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一〇二冊目次

淵鑑類函四百五十卷目錄四卷（十）

（清）張英　王士禎等輯　清康熙四十九年內府刻雍正印本

淵鑑類函四百五十卷目錄四卷（十）

（清）張英　王士禎等輯

清康熙四十九年內府刻雍正印本

京邑總敘一

原 釋名都者國君所居人所都會也邑猶偪聚會之稱也 增 爾雅絕高謂之京 廣雅四起曰京 說文邑國也今有城郭之聚曰邑 汲冢周書國杞維都都杞維邑 原 周禮距國五百里爲都 增 又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 又曰量人掌建國之法以分國爲九州營國城郭營后宮量市朝道巷門渠造都邑亦如之 又曰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 周禮注六遂之地自遠郊以達於畿中有公邑家邑小都大都焉 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 毛詩彼都人士狐裘黃黃 又曰惠此京師以綏四國 又曰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 毛詩傳京師者諸夏之根本 又曰京師之父母也 毛詩箋京師者諸夏之以諸夏爲藩蔽 毛詩集註京師山高而衆居也 禮記千里之內曰甸京邑在其中央 人曰凡居民必量地以制邑度邑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 又曰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是月也可以築

城郭建都邑 又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 原 左傳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 公羊傳京師天子之居也師者衆也京者大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 帝王世紀天子畿方千里曰甸服甸服之內曰京師 又曰天子所居曰都 增 國語晉文公請隧襄王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 春秋疏都邑者人之聚也 穀梁注建國立城邑有定所高下大小存乎王制 綱目凡例凡建都曰都自他所來徙曰徙都屢徙而後定曰定都 綱目釋義都猶總也天子居以天下總會之所故曰都 漢書司徒楊虎遷都史記注京師天子所居畿內也 漢書匡衡傳教化原本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觀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取則或見侈靡而做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 續漢書徒楊虎遷都改制天下大事皆當因民之心隨時之宜 原 管子凡立國都非大山之下必廣川之上高無近旱而水用足下無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 增 又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萬家之都不可平以準 荀子大略篇欲近四旁莫如

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禮也　山海經曰要之山實惟帝之密都　又曰帝之下都崑崙之墟　原鹽鐵論燕之涿薊趙之甘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陳鄭之陽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內皆爲天下之名都　風俗通丘之絕高大者爲京謂非人力所能成天地之性自然也京師義亦取此　增漢官儀京兆絕高曰京京大也十億曰兆欲令帝都殷盛也　蔡邕獨斷天子所都曰京師京大師衆也故曰京師也　譙周法訓王者居中國何也順天之和而同四方之統地上之衆者莫過於人京大水也地下之衆者莫過於水

陸贄奏議王畿者四方之本京邑又王畿之本其勢當令京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斯乃居重馭輕天子之大權也　韓愈潮州謝表畿甸之閒輦轂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　原初學記唐虞以前都名不著自夏以後各有所稱白虎通夏爲夏邑商爲商邑周爲京師是也　皇甫謐帝王世紀伏羲都陳神農亦都陳又營曲阜（陳今陳州曲阜今兗州曲阜縣）黃帝都涿鹿或曰都有熊（涿鹿今涿州有熊今鄭州界新鄭縣）少昊都窮桑（窮桑在魯北故春秋傳曰命以少昊之虛又尚書傳曰窮桑北海之北）顓頊都高陽（高陽在周爲衛地故春秋傳曰衛顓頊之墟地或謂之帝丘今濮州濮陽縣）帝嚳都亳（一曰商丘今睢州睢陽縣）堯始封於唐後徙晉陽即帝位都平陽（唐今定州唐昌縣晉陽今太原府晉陽縣平陽今晉州）舜都蒲坂（今蒲州河東縣）禹本封於夏爲夏伯及舜禪位都平陽或在安邑（安邑蒲州縣名一曰夏禹在陽城蓋踐舜子商均非都也按尚書五子之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言堯至禹及太康皆在冀州界少康中興復還舊都故春秋傳曰復禹之迹不失舊物）湯都亳或云西亳（偃師爲北亳穀熟爲南亳亳即南亳也或云西亳）至仲丁遷囂或曰囂即敖倉也　河亶甲居相（相今相州）祖乙居耿（耿河東皮氏縣）及盤庚遷復南都亳之殷地（則亳也殷西也）周文王都酆武王都鎬（酆鎬並今京兆之界）周公相成王以酆鎬偏處西方方貢不均乃營洛邑（今東都也）成王即洛邑建明堂朝諸侯復還酆鎬至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遷乃居洛邑及敬王時又遷成周（今洛陽城是也）秦非子始封於秦（秦在隴西自非子之後莊公徙襄公徙汧寧公徙平陽平陽今岐州鄠縣界非堯之平陽也）後都咸陽（咸陽今涇州涇陽縣也至德公又居雍獻公徙櫟陽孝公徙咸陽）後都漢都長安東觀漢記光武中興都洛陽又於南陽置南都三國時魏畧魏以長安譙許昌鄴洛陽爲五都吳志吳都鄂後遷建業蜀志蜀都成都晉書晉都洛陽至永嘉南居建康（建康今潤州江寧縣宋齊梁陳並同居建康梁元帝及後梁蕭詧又別居江陵晉亂十有六國各建都邑前涼張軌都姑臧南涼禿髮烏孤都西平後涼呂光都姑臧南涼禿髮烏孤都西平後涼呂光都姑臧南涼禿髮烏孤都西平後涼呂光

帝遷鄴號東魏魏禪北齊高洋以鄴為上都晉陽為下都西起禪周周禪隋並都長安隋高祖營大興城徙居之更名長安即今西京城也隋煬帝遷洛陽於故周之王城南對伊闕即今東都地也

事詞類奇唐都長安號西京以河南府為東都按玉海唐京城

建元年詔以京兆為上都蒲州為中都太原為北都梁為南都太原為北都唐末帝即位大梁為東京河南為西京應天為南京大名為北京是也四京見時憎國夏趙元昊都夏州齊劉豫都大名後徙都汴梁

至高宗南渡都建業又徙都吳會即今杭州

遼史遼都臨潢號曰皇都更名上京以遼陽為東京大定為中京析津為南京又號大興為中都尋改聖都

金史金都會寧即金舊土海古之地海陵遷於燕襲

遼制建五京以遼陽為東京大興為南京又號大興為中都尋改聖都貞元元年又以汴州為南京宣宗南遷都焉

元史元太祖初都和林世祖

改燕京為中都置城而遷居焉元末僭國宋韓林兒初都亳州後徙汴梁漢陳友諒都江州夏明玉珍都成都吳張士誠都平江

都之改曰應天府成祖徙都北平改曰順天號北京應

天曰南京今言云洪武元年詔以應天為南京大梁為北京吾學編洪武二年又以臨濠為中都

盛京志我

大清

太祖高皇帝龍飛興京天命六年取遼陽於城東築城號

東京尋遷瀋陽因舊城增拓其制更名曰盛京至

京邑總敘二

增拾遺記春皇者庖犧之別號所都之國有華胥之洲一統志柳城在河南開封府西華縣一名媧城世傳為女媧氏之都　通鑑外紀黃帝邑於涿鹿之阿遷徙無常以兵師為營衛　拾遺記虞舜在位十年有五老遊於國都舜以師道尊之　原尸子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三徙成國　增一統志夏城即禹所都內有青臺高百尺

書盤庚上不常厥邑於今五邦　周書武王克商頓河洛而歎曰此天室也　博物志周在中樞三河之分風

孤必與焉　會稽記秦望山南有焦峴峴裏有大城越王無餘之舊都也　地理志秦并天下改立郡縣而京師所統特號內史言其在內以別於諸郡守也　後漢書董卓謂陳紀曰三輔平敞四面險固土地肥美號爲陸海今欲西遷何如紀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宜修德政以懷不附若欲徙萬乘以自安將有纍卵之危崢嶸之險也　吳錄劉備曾使諸葛亮至京因觀秣陵山阜歎曰鍾山龍蟠石頭虎踞帝王之都也　晉書周馥傳馥建策迎天子遷都壽春上書曰淮陽之地北阻塗山南抗靈岳名山四帶有重險之固宜相土遷宅以光永祚又王導傳溫嶠議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導曰古之帝王不以豐儉移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績其麻則樂土爲墟矣今特宜鎮之以靜羣情自安　世說新語補謝公時兵厮逋亡多近竄南塘下諸舫中或欲求一時搜索謝公不許云若不容置此輩何以爲京師　後趙錄張賓說石勒曰邯鄲襄國趙之舊都依山憑險可擇此二邑而都之然後命將四出授以奇略王業可圖也　後魏書文帝卜遷都鄴登銅雀臺御史大夫崔吉等請都之孝文曰鄴城非長久之地石虎傾於前慕容滅於後國富主奢暴成速敗

且西有枉人山東有列人縣縣北有柏人城君子不飲盜泉惡其名也遂止都洛陽　經濟類編梁元帝下詔曰建康王氣已盡古老相傳將還建康將軍胡僧祐諫曰建康洞殘江陵全盛卒從僧祐云荊州洲數滿百當出天子今枝江生洲百數已滿陛下龍飛是其應也帝曰建康王氣已盡古老相傳議　隋書文帝夜與高熲蘇威定議遷都庾季才旦而奏曰仰觀元象俯察圖記龜兆允襲必有遷都且漢營此都將八百歲水皆醎鹵不甚宜人願協天人之心爲遷徙之計帝愕然謂熲等曰是何神也自今以後信有天道矣　舊唐書貞觀四年詔發卒徙洛陽宮張元素上書曰昔漢高將都洛陽婁敬一言即日西駕豈不知地惟土中貢賦所均但以形勢不如關中也太宗顧謂房元齡曰洛陽土中朕意在於便百姓今元素上表宜即停之　經濟類編唐德宗至梁州糧用頗窘欲西幸成都衆議未決會李晟表至言陛下駐蹕漢中所以係億兆之心若規小舍大遷都岷峨則士庶失望雖有猛將謀臣無所施矣德宗乃止　五代史唐莊宗遣李嚴聘蜀王衍與俱朝上清而蜀都士庶簦帷珠翠夾道不絕　天中紀晉天福三年詔曰汴州水陸要衝山川形勢乃萬庾千箱之地是四通八達之郊　宋史上幸西

京愛其地形勢得天下中有留都意李懷忠乘間進曰東京有汴渠之漕歲致江淮米數百萬斛帑藏重兵皆在焉一旦遽欲遷徙臣實未見其利上嘉納之　通鑑

宋紀高宗建炎元年詔暫駐淮甸捍禦稍定即還京闕宗澤曰京師天下心腹不可棄也　遼史太祖取天梯

議遂中輟　又曰京師謂燕負重山面平陸地饒魚鹽穀馬果窳之利又轉漕東南財貨駢集天險地利汴洛關中江左皆不及也　八編類纂北直隸古冀州地京師即金元舊都也居山帶海有金湯之固

京邑三

原作豐　管洛　毛詩文王世紀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豐下詳東京　三亳

二周皇甫謐帝王世紀殷有三亳二亳在梁國一亳在河南也穀熟為南亳即湯都也蒙為北亳即景亳湯所盟地偃師為西亳史記報王時東西周分境報王徙都西周　千里

四縣白虎通京師者何謂也千里之邑號也法曰月之徑千里故事周后稷封邰公劉遷邠亶父遷岐山之陽三輔黃圖秦德公自汧徙雍　居

邰徙雍三輔故事周后稷封邰公劉遷邠亶父遷岐山之陽三輔黃圖秦德公自汧徙雍

法曰象漢上詳千里注下詳西京　再徙

五遷呂氏春秋一徙成邑再徙成國尚書盤庚遷將治亳殷　武營

漢作帝王世紀武王伐紂營洛邑而還定鼎焉今洛陽西南洛水北有鼎中觀是也　漢之西遷作我上都　定鼎

建領上見試營下詳西京　伊洛

嵩函上見傳穀洛都賦張良曰夫關中左崤函右隴蜀正　制畿

正封畿周制其畿方千里以正邦國　天邑

皇州　帝里　王畿　甸服

皇都　王城　帝畿　王室　帝宅　增神畿　天

關　天中記孝文自代還洛詔司州主簿裴仲規曰朕開置神畿郡望優重卿既宿德司隸美舉復督我名都何能自致也仲規曰陛下窮神盡聖應天順民棄彼黑壤來宅紫縣臣方督心力躬馬吳會豈一郡而已宋鄧伯温見開錄隋文帝登山對關塞而歎曰真天關也色

帝宅　棠棣詔曰楚毅之下謂之浩穰萬國駿奔四方繁會　魏曹植詩注天莊帝居佳麗殊百城　天莊

帝宅　棠棣詔曰楚毅之下謂之浩穰萬國駿奔四方繁會　魏曹植詩注天莊帝居佳麗殊百城　天莊

湊　上見前晉書周顗傳　顗於洛水北因於邙山以爲天下之大湊

宮雉　京薤　謝朓詩引領見京室宮雉正相望　潘岳詩自我違京薤四載迄於斯　車

闕　騎擁　上見高惟望都邑詩下　行　斗城　華域　事類　合璧漢高祖修長安宮城東北斗形至今人呼漢京城爲斗城　梁苑詳注華域帝

鄉也即神州方州帝都也　五都　二宅　唐志肅宗寶應元年詔曰五都之繁其來已久宜以京兆爲上都河南爲東都鳳翔爲西都江陵爲南都太原爲北都兩京朕東西二宮謂韋機曰兩京制度何如對曰昔漢高帝增之南爲南斗形北爲斗城梁苑詳注華域帝京邑部

四市　明敬大任燕京篇九衢走馬如流水　玉海漢宣帝四長安　謝靈運詩祇役出皇邑天中記

皇邑　帝基　謝靈運晉陵公主誄序曰皇邑運屬艱荒帝基維新中興伊洛之間重隆周漢州置北都詔曰我國家龍躍晉水鳳翔太原繼成湯之居亭有周之興岐今王業正興宮親猶在列於編郡情所未安其非宜置北都　前漢王鳳疏臣嘗下漕轉責躬詩來至止之日馳心營轂　天室　日畿

周書度邑解武王曰瞻于伊洛無遠天室其曰茲度邑　晉束皙補亡詩曰白金陵壞古詩地又登鳳皇臺詩鳳皇臺上鳳皇遊　王氣存　天文照　天中記張衡東京賦下見班固西京賦　傳毅樂都賦下見統四方注　增建首善　居上游　史記教化之行也建首善　挾成皐　據函谷　上見

龍虎　遊鳳皇　李白金陵懷古詩虎盤　王氣存　天文照　天中記張衡東京賦下見班固西京賦　傳毅樂都賦下見統四方注　增建首善　居上游　史記教化之行也建首善　挾成皐　據函谷　上見

建丹陵　宅紫縣　天中記唐明皇并州置北京詔曰堯理唐郊武建丹陵之縣漢居洛　起風雨　會日月　上見總敘二引博物志　岡邦

邑更表南陽之都下見前神畿注　虞詡汴都日月所會天地之中　原統四方　兼六合　五經要義王者受命創始建國立都必居中土所以總天地之和據陰陽之正均統四方旁制萬國者也　下見左思蜀都賦　交風　氣攸凝斷連岡改名林陵今處所依存地有其氣天之所命宜爲都邑　杜詩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　景

之極毛萇注商邑京師也下見在邑鎬都賦體國經野　建邦設都周禮匠人經野注謂畿方之里數也下見尚書　申畫郊畿　封樹險固　各申畫其規畫也　周禮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注謂本溝上所以表助險固也　商邑翼翼　周原膴膴俱見詩　宅中圖大　無外稱尊　邦畿千里　城邑　武成曰先王建邦啓土　都立邑　禮記曰天下有置都立邑　水木滋茂　川原秀麗　周書作雒解曰此能自古有此　金堤玉渠　上見前京邑賦　紅塵紫陌　金堤玉渠　上見後京邑賦　唐宋四輔　上見前京邑敘一

爰居爰處　詩公劉篇　爰及姜女　詩大雅篇　聿來胥宇　詩文王有聲篇　宅是鎬京　詩文王有聲篇　維龍見于雒　禮記曰雒陽者天地之中也四方輻輳道里均也　金城萬雉　左傳鄭伯使卒出入于許東門北門以攻其南北偏子產曰彼有亟心我有城與人　衛阮相險　阮籍詠懷詩曰洪生資王業　三條九陌　漢書京兆尹治長安中故老傳曰三條大路中央一條天子馳道旁一條廣六丈三尺為中道三條容九軌　四方輻輳　天下之中　萬廬千箱　上見後駢資王業　四方輻輳　天下之中　衝阮相險　阮籍詠懷詩曰洪生資王業　三條九陌　金堤玉渠　上見前京邑賦　紅塵紫陌　金堤玉渠　上見後京邑賦　唐宋四輔　上見前京邑敘一

阮籍詠懷詩曰洪生資王業　三條九陌　漢國之大都也　祥雲輝映　王氣氤氳　杜牧長安雜詩洪祥雲輝映王氣氤氳　金城萬雉　左傳鄭伯使卒出入于許東門北門以攻其南北偏子產曰彼有亟心我有城與人　衛阮相險　阮籍詠懷詩曰洪生資王業　三條九陌　金堤玉渠　上見前京邑賦　紅塵紫陌　金堤玉渠　上見後京邑賦　唐宋四輔　上見前京邑敘一

朱城臨玉道　通翠憲　沒金堤　勢大威遠　根深蒂固　國光　勝概　大唐高李輔傳　盤內數州實　秦川是天下之上腴關中者海內之大而威震含之則勢小而城近　宜設於今得休息強本弱枝自古常事　洛陽故謂曰陛下都洛陽欲與周室比隆哉　高祖　人關不血其吭拊其背束手就擒　高祖曰陛下入關　西都據秦之故地此亦視天下之咽而扼其肩也今陛下入關　東能全勝也今陛下入關而治其肩也　西都據秦之故地此亦視天下之咽而扼其肩也今陛下入關　東能全勝也今陛下入關而治其肩也　末　之長策矣　王者居中　蒼生大慶　上見京邑總敘一　蓋聞百世　下見京邑總敘一　蓋威昭德　居重馭輕　宜賦今之關中事　建制域　考工記匠人建國水地置槃睘　景星　即古者郅歲十里之地也王畿千里之大可以蓋威昭德　居重馭輕　宜賦今之關中事　建制域　考工記匠人建國水地置槃睘　景星　即古者郅歲十里之地也王畿千里之大可以蓋威昭德　居重馭輕　宜賦今之關中事　建制域　考工記匠人建國水地置槃睘　景星　即古者郅歲十里之地也王畿千里之大可以蓋威昭德　居重馭輕　宜賦今之關中事　建制域　考工記匠人建國水地置槃睘　景星　即古者郅歲十里之地也王畿千里之大可以

所會乃建東京於洛梁　野董氏曰所謂京師者蓋起於此其後世因以所都為京師也　洛誥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晉成帝紀溫嶠勸徙都豫章曰陛下龍興江左繼中興之業雖曰中興猶未及光宅中原任城以為何如嶠曰臣聞此應當大興宇宙之業在京師萬國朝宗　羣方表儀　漢唐高祖本紀或說之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以為固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以給京師西陲守戰之國也　祥雲輝映　王氣氤氳　杜牧長安雜詩洪祥雲輝映王氣氤氳　金城萬雉　左傳鄭伯使卒出入于許東門北門以攻其南北偏子產曰彼有亟心我有城與人　衛阮相險　阮籍詠懷詩曰洪生資王業　三條九陌　金堤玉渠　上見前京邑賦　紅塵紫陌　金堤玉渠　上見後京邑賦　唐宋四輔　上見前京邑敘一

首善自京師賦 冀冀京室 耽耽帝宇 左思 同幽土之始基 應春陵之王氣 宋升爲南京詔 西賓屈無外之談 庾江海之重潤乃據上游 漢書劉敬說上都關中 張良曰名中小不過數百里地 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 夫關中左崤函右隴蜀天野千里南有巴蜀 北有胡苑之利 阻三面而守 獨以一面東制諸侯 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 實惟地之神皐 漢相論都首識金城之廣 四塞三成 奉地域山帶河四塞之國 天府 神皐 天府之祥 宋孝武千里賦 呂公相宅前知墨食之祥 宋孝武千里賦 天府 神皐 貫渭 三輔黃圖秦王業帝王之都 貫都以象天漢橫南慶以法牽牛 下見班固西都賦 以 在鎬 近蜀 王在郊野之 近蜀爲 鎬秦法 跨周制 左右險阻 表裏山河 千里之國 急管朱絃 豐貂長袖 唐太宗帝京篇 急管朱絃 雙闕 杜牧長安雜詩 雙闕 雄虓戰狡白雪 貂長戰組金張筆 馬文本許史家 秦之興也 天府之國 形勝之國 都賦 城高屋之上建瓴水也 鄭白之沃 陸海之饒 百二之都 漢書婁敬說高帝 天府名都 坤靈正位 帝王之宅 形勝之國 中形勝之國 都賦 城高屋之上建瓴水也 鄭白之沃 陸海之饒 百二之都 漢書婁敬說高帝 改山川 有宋別都具嚴營鑰 漢之遺制 卞而作邑聞宗周之經營 居以爲都見炎漢之遺制 卞 重城 雙闕 吳國倫帝篇重城 雙闕倚明霞 瓊臺 瓊島 玉泉 黃文山大都賦 瓊島 玉泉 內海以爲沼 即瓊 萬歲山峻太液池派玉泉 元 秦之興也天 背重關 面廣澤 金谷 銅街 述征記 金谷 銅街 周禮地官土訓 建國經營作邑 中土 向洛 東澗西瀍 漢書 瀍水出河南 穀城北 東入洛 瀍水西 惟洛 天地之中 水陸所湊 先王之經 也 度天地之 中 水陸所湊 先王之經 也 度天地之 中 河洛大都 成周故地 建都河洛即 土之中 河洛大都 成周故地 建都河洛即 土之中 帶河泝洛 左伊右澗 於處 帶河泝洛 左伊右澗 於處 建 土 以測景 得天地之 中 建 土 以測景 得天地之 中 洛邑 東周廷祚 後漢中興 平王東遷而 廷祚 光武都洛 王 洛邑 東周廷祚 後漢中興 平王東遷而 廷祚 光武都洛 王 尚 書成王在豐 欲宅 邑 使名公先相宅 既得卜 往營成 周使來告卜 曰澗水 東瀍水西 惟洛 食 主食北 也 天地之中 所會陰陽之所和 雨風之所 交 四時之所 交風雨之 所會

此直載而廣大也沙名自北之地上鶴天垣之制微自古建都之地上得天時下得地勢中得人心未有過此者也　朱子語類冀州山脈從雲中來嵩爲第一重案江南諸山爲第二重案江南五嶺諸山爲第三重案博物策會范鎮之賦幽州也繩直砥平　星羅基列　翰藻星羅基列璧聚珠連　鶯翠蛟騰　龍翔鳳舞　余光北京賦有黃花之山蜿蜒曲鶯翠蛟騰而盤裁龍翔鳳舞以自天志閶闔臨北渚環繞於東南　風氣敦厚　長安之下此其最也京風氣敦厚長安之下此其最也　山雄西北　山川形勢雄壯　山川形勢雄壯也　道里均平　道里均平　廉基圖賦　瞻恒嶽而控西山　楊榮　瞻恒嶽而控西山　梁本之表　控河朔上流之上　居今日中原之中　元徐世隆文　軒轅邑之以分州　唐堯階之以爲都邑之會　陰陽風雨當天地之中　唐李時敏賦　玉帛梯航　玉帛梯航　俱陽賦　北襟山勢直龍虎之區　東帶海濤盡魚鹽之利　萃王氣　創神畿　盛京志曰盛京形勝長白秀結平岡滄海南迴混同東注王氣所萃在乎山川又曰遼金二祖發祥地肇創神畿　龍灣青草　元袁桷上京詩白榆速鴈塞青草補龍灣　前俯滄溟　鴈塞白榆　後控沙漠　唐以金箭兆基　長白以慶雲啓瑞　京邑四　增　從極之都　山海經從極之都百物惟永夷都焉　天子常居　穀梁傳天下之中自唐虞及夏殷皆都焉是天子之常居　三河若鼎足　史記貨殖傳昔周人都河洛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洛數百十歲　居九鼎大史公曰學者多稱周之成王使之居中治天下之中也自雒陽東南五百里天地之中也　王乃建名　東遷失計　晉之蘇軾東遷之論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過也　立五均　食貨志秦兼天下立五均　世合大如曜　晉左思蜀都賦有此句　乃築城自固　天啓神安　後漢書公孫述傳述自稱天之所啓神之所安　收功西北　史記六國表夫作事者必於其微始之於甚易慮之於未亂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北狄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興自雍州始漢之興自豐沛起　此中可避　三國志注英雄記董卓謀欲遷都長安公卿議者皆以爲不可卓乃大會議曰往者光武都洛陽後漢書董卓傳卓以洛陽已殘壞又以逼近西羌遂遷都長安黃琬曰董公之議建都長安臣以爲不可卓曰關東兵起皆以洛陽之富足而關西天子之所都以制天下之勢故遷都耳琬曰昔秦都咸陽傳二世而亡漢都長安歷十二帝而安今天下雖亂秦之末而關東之地殷周之墟也自古以來未有棄之者也頃王之神聖諸侯莫敢干命況乎邦畿之內乎卓不從遂西遷　言非所急　類編高平陵之變司馬懿謂蔣濟曰今天子幼沖曹爽兄弟專政濟曰君言非所急也懿曰何也濟曰名君受託而君陳事而君陳之不問徒事所急也懿乃止　蒲子崎嶇　晉書郭璞傳王敦將反璞筮之以明其必敗璞曰蒲子崎嶇以長安宇文愷制度統有巧思領營新都副監首　神明之奧　唐書宗室傳高平獻王恪中先司根本使人可以定都　宇文巧思　周書宇文愷傳愷雍州長安人也　建都伐謀　宋史慶曆中契丹聚兵聲言南下呂夷簡請建都以備之帝不聽簡曰陛下如有甚不得已者可往洛陽陛下不往則敵騎必至矣帝曰卿有何策簡曰請定都大名示將親征以發敵謀為北征大名仁宗景祐三年論康定都　備巡幸　通鑑唐敬宗寶曆二年上欲幸東都以備巡幸東都宜修葺之詔下等部降之諸將皆曰陛下新即位宜安居深宮無動於天下之望以成山東之觀臣不見其可使者諫曰昔高祖平關中先定根本可以定都太宗貞觀中契丹聚兵聲言南下呂夷簡請建都以備之帝不聽簡曰陛下如有甚不得已者可往洛陽陛下不往則敵騎必至矣帝曰卿有何策簡曰請定都大名示將親征以發敵謀為北征大名仁宗景祐三年論康定都　四戰之地

職之地太平寰宇郡有帝必居汴郡有帝必
宮名陽當新隋儲舊隋宮宮室 氣象雄偉 玉海宋張
自六朝為帝王都江流險闊氣象雄偉 上京天險 建康實錄史上京太祖創業之地負山抱海天險
足以為周 百日訖事 又云神龜二年始建都康獸記 金
主授圖 金匱經至元四年仲冬成勸趨百日而訖事 董役人
之修 勝勢在長江 吾學編地地勝勢在長江 太子相宅 又云
洪武二十四年勑太子正西上意欲都陝遣太子相宅也 升崇北平 永樂元年成祖實錄
禮部尚書李至剛等言自古帝王或由外藩入承大統其於
千希牧司實望上興王之地皆有升崇窮見北
皇帝中都之制立為京師制曰可

京邑五

原詩題曹植名都篇曰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寶劍直千金被服麗且鮮闘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馳騁未能半雙兔過我前攬弓捷鳴鏑長驅上南山左挽因右發一縱兩禽連餘巧未及展仰手接飛鳶觀者咸稱善衆工歸我妍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膾鯉鵬胎鰕炮鴛炙熊蹯鳴儔嚼匹侶列坐竟長筵連翩擊鞠壤巧捷惟萬端白日西南馳光景不可攀雲散還城邑清晨復來還 宋鮑照代陳思王京洛篇曰鳳樓十二重四户八綺窗繡桷金蓮花桂柱玉盤龍珠簾無隔露羅幌不勝風寶帳三千所為爾一朝容楊芬紫煙上垂綠綠雲中春吹回白日霜歌落塞鴻但懼秋塵起盛愛逐衰蓬坐視青苔滿卧對錦筵空琴瑟縱橫散舞衣不復縫古來共歌薄君意豈獨濃唯見雙黃鵠千里一相從 原 梁簡齊謝朓還望京邑詩曰灞涘望長安河陽視京縣白日麗飛甍參差皆可見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喧鳥覆春洲雜英滿芳甸去矣方淹留懷哉罷歡宴 原 梁簡文帝長安道詩曰神皐開隴右陸海實西秦金槌一作推輪一作人抵長樂複道向宜春落花依度憾垂柳拂行輪一作人 金張及許史夜夜尚留賓 又京洛篇曰南遊偃師縣斜上霸陵東回瞻龍首堞遥望德陽宮重門遠照耀天閣復宵窗城傍疑複道樹裏識松風黃河一作沙入洛水丹泉續射熊夜輪懸素魄朝光蕩碧空秋霜曉驅鷹春雨暮成虹曲陽造甲第回臨故漢外戚王氏舊地也 高安還禁中劉蒼歸作相實意出臨戎此時車馬合茲晨冠蓋通誰知兩京盛歡宴遂無窮 又洛陽道詩曰洛陽佳麗所大道滿春光遊童初挾彈蠶女始提筐金鞍照龍馬羅袂拂春桑玉車爭晚入潘果溢高箱 元帝長安道詩曰西接長楸道南望小平津飛蓋臨綺翼輕軒影畫輪雕鞍承赭汗槐路起紅塵燕姬雜趙女淹留重上春 又洛陽道詩曰洛陽開大道城北達城西青槐隨慢拂綠柳逐風低玉珂鳴戰馬金爪閙場雞桑菱日行暮多逢秦氏

妻　晉　沈約詩曰登高眺京洛街巷紛漠漠迴首望長安城闕鬱盤桓日出照鈿黛風過動羅紈齊童曜朱履趙女揚翠翰春風搖雜樹歲燧綠且丹寶瑟玫瑰柱金巵滿鵜鶘珥鞍淹留宿下蔡置酒過上蘭解帶還復斂方知巧笑難佳期空靡靡舍睇未成歡嘉客不可見因君寄長歎　唐　庾肩吾賦得橫吹曲長安道詩曰桂宮連複道黃山開廣路遠聽平林鐘遙識新豐樹合殿生光彩離宮起煙霧日落歌吹還回作塵飛車馬度　又洛陽道詩曰微道臨河曲層城傍洛川金門纔出柳桐井半含泉日起累恩外車迴雙闕前潘生時未返遙心徒眷然　車數洛陽道詩曰洛陽道八達洛陽城九重重閨如隱起雙闕似芙蓉王孫重行樂公子好遊從別有傾人處佳麗夜相逢　晉　周王褒詩曰京洛出名謳豪俠多少年競交遊河南期四姓開西謁五侯闕雞橫大道走馬出長楸桑陰徙將夕槐路轉淹留　梁　陳後主長安道詩曰建章通未央長樂屬明光大道侈甲第甲第玉爲堂遊蕩新豐裏戲馬渭橋傍當壚晚留客夜夜苦紅妝又洛陽道詩曰日光朝杲杲照耀東京道霧帶城樓開啼侵曙色早佳麗嬌南陌香氣含風好自憐釵上纓不歎河邊草　又曰建都開洛汭中地乃城陽縱橫肆八達左右闕康莊銅溝飛柳絮金谷落花光忘情伊水側稅駕河橋傍　又曰百尺瞰金埒九衢通玉堂柳花塵裏暗槐色露中光遊俠幽并客當壚京兆妝向夕風煙晚金羈滿洛陽　又曰青槐夾馳道御水映銅溝遠望凌霄閣遥看井幹樓黃金彈俠少朱輪盛徼侯桃花雜渡馬紛披聚陌頭　孔奐名都一何綺詩曰京洛信名都佳麗擬蓬壺九華彫玳瑁百福上椒塗黃金絡驟裹都一何綺春日吐光輝高樓雲母扇複殿琉璃扉昭儀無勝執金吾　沈炯詩曰名同輦出高安連騎歸欲知天子貴千門應漏微　周弘正詩曰名都宮觀綺金壁藻華璫吹臺望鳷鵲舞殿接披香繡轂遊丹水彫鞍出平陽陸離徒照眼何解憂人腸　徐陵長安道詩曰輦道乘雙闕豪雄被五都橫橋象天漢法駕應坤圖韓康賣良藥董偃鬻明珠喧喧擁車騎非但執金吾　又洛陽道詩曰綠柳三春暗紅塵百戲多東門向金馬南陌接銅駝華軒翼綵吹飛蓋響鳴珂潘郎車欲滿無奈擲花何　又曰洛陽馳道上春日起塵埃灌龍望如霧河橋渡似雷聞珂知馬蹀傍憾見覺開相看不得語密意眼中來　唐　張正見帝王所居篇曰崤函惟帝宅宛洛壯皇居紫微臨複道丹水亘

通渠沈沈飛雨殿鵲鵲承明廬兩宮分概日雙闕並凌虛沐氣充青瑣榮光入綺疏霞明仁壽鏡日照凌雲書鳴鸞背鵠鵲詔躍幸儲胥長楊飛玉輦御宿徙金輿柳葉飄緹騎槐花影屬車薄暮歸平樂歌鐘滿玉除（原）

又洛陽道詩曰曾城啓旦扉上路滿春暉柳影緣溝合槐花夾岸飛蘇合彈珠罷黃間負弩歸紅塵暮不息相看連騎稀　江總長安道詩曰翠蓋承輕霧金鞿照落暉五侯新拜罷七貴早朝歸轟轟紫陌上鶗鴂紅塵飛山暮延平客風花拂舞衣　又洛陽道詩曰德陽穿洛水伊闕過河橋仙舟李膺棹小馬王戎鑣杏堂歌吹合槐路風塵競綠珠含淚舞孫秀強相邀　又曰小平路一作四達長楸聽五鐘玉節迎司隸錦車歸濯龍紘歌聲不息環珮響相從花障湯舟笑日映下山逢　顧野王長安道詩曰鳳樓臨廣路仙掌入煙霞章臺京兆馬逸陌富平車東門疏廣餞北闕董賢家渭橋縱觀罷安能訪狹斜　蔡君知長安道詩曰長安馳道上鐘鳴宮寺開殘雪銷鳳闕宿霧斂章臺騎轉金吾度車鳴丞相來鵲鵲東都晚羣公騁御回　岑之敎洛陽道詩曰喧洛水濱磬小平津路傍桃李節陌上採桑春聚車看衢玠連手望安仁復有能留客莫愁嬌態新　陳瑄

長安道詩曰長安開編陌三條向綺門張敞車單馬韓嫣乘副軒龍策久借殿功多競置園將軍夜夜返紘歌著曙喧　又洛陽道詩曰洛陽九達上雖綺四時春路傍逢驄馬車中看玉人鎮西歌數曲臨淄逢麗神欲知雙壁價潘夏正連茵　王瑳洛陽道詩曰洛陽夜漏盡九重平旦開日照蒼龍闕煙曉鳳皇臺浮雲翻似蓋流水倒成雷曹王閨雞返潘仁載果來（增）　蕭賁長安道詩曰前登灞陵道還瞻渭水流城形類北斗橋勢似牽牛飛軒駕良駟寶劒雜輕裘經過狹斜里日暮與淹留　（原）　隋許善心奉和還京師詩曰重光開帝圖肆覲荷

綺觀璇題敞蘭宮複道東西合交衢南北通萬國朝前殿羣公議宣室鳴佩合早風華曜朝日柏梁宴初罷千鍾歡未畢端拱賦簫叢廊思賢聽琴瑟遶逸萬雉列隱軫千閒布飛甍夾御溝曲臺臨上路處處歌鍾鳴喧闐不開驚風四面集飛雪千里回狐白登廊廟半衣出草萊詎知韓長孺無復重然灰　何安長安道詩曰長安狹斜路縱橫四達分車輪鳴鳳轄箭服耀魚文五陵多仕俠輕騎自連羣少年皆重氣誰識故將軍鳳轄用宿沈事庾自直初發東都應詔詩曰二龍承玉軸萬騎切林塘

縱觀此何事巡駕幸淮楊伊雒山川轉江河道路長照日秋原淨分花曲水香稻粱叨歲月翻仰思光後塵歸舊里還如仙鶴翔　增　唐太宗帝京篇曰秦川雄帝宅函谷壯皇居綺殿千尋起雄宮百雉餘連甍遥接漢飛觀迥凌虛雲日隱層闕風煙出綺疏　旅　庾世南賦得南薰宇文物象昭回鈞陳宿衛蘭祀壁沼浮槐市銅羽應風迴金莖乘露起校文天祿閣習戰昆明水朱鄧杭平臺黃扉通戚里平臺戚里帶崇墉炊金饌玉待鳴鐘小堂綺帳三千户大道青樓十二重寶蓋雕鞍金絡馬蘭騎瞥纓滿舍章詞賦新得上仙槎路無待訪嚴遵　李殿羣公議宣室鳴佩合早風華曜朝日柏梁宴初罷千鍾歡未畢端拱賦簫叢廊思賢聽琴瑟遶逸萬雉列隱軫千閒布飛甍夾御溝曲臺臨上路處處歌鍾鳴喧闐不開驚風四面集飛雪千里回狐白登廊廟半衣出草萊詎知韓長孺無復重然灰　何安長安道詩曰長安狹斜路縱橫四達分車輪鳴鳳轄箭服耀魚文五陵多仕俠輕騎自連羣少年皆重氣誰識故將軍鳳轄用宿沈事庾自直初發東都應詔詩曰二龍承玉軸萬騎切林塘

帳　增　駱賓王帝京篇曰山河千里國城闕九重門不睹皇居壯安知天子尊皇居帝里崤函谷鶏鳴連龍山侯甸服五緯連影集星躔八水分流橫地軸泰壑重關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桂殿陰岑對玉樓椒房窈窕連金屋三條九陌麗城隈萬户千門平旦開複道橫通鵷鷺觀交衢直指鳳皇臺劒履南宮入簪纓北闕來磬名冠寰宇文物象昭回鈞陳宿衛蘭祀壁沼浮槐市銅羽應風迴金莖乘露起校文天祿閣習戰昆明水朱鄧杭平臺黃扉通戚里平臺戚里帶崇墉炊金饌玉待鳴鐘小堂綺帳三千户大道青樓十二重寶蓋雕鞍金絡馬蘭

窗繡柱玉盤龍繡柱璇題粉壁映鏘金鳴玉王侯盛王侯貴人多近臣朝遊北里暮南鄰陸賈分金將燕喜陳遵投轄正留賓趙李經過密蘭朱交結親丹鳳朱城白日暮青牛紺幰紅塵度俠客珠彈垂楊道娼婦銀鉤采桑路娼家桃李自芳菲京華遊俠盛輕肥延年女弟雙飛入羅敷使君千騎歸回心結綠帶連理織成衣春朝桂尊尊百味秋夜蘭燈九微翠幌珠簾不獨映清歌寶瑟自相依　盧照鄰長安古意曰長安大道連狹斜青牛白馬七香車玉輦縱橫過主第金鞭絡繹向侯家龍舍寶蓋承朝日鳳吐流蘇帶晚霞百丈遊絲爭繞樹

一羣嬌鳥共啼花啼花戲蛺千門側碧樹銀臺萬種色複道交窗作合歡雙闕連甍垂鳳翼梁家畫閣中天起漢帝金莖雲外直樓前相望不相知陌上相逢詎相識借問吹簫向紫煙曾經學舞度芳年得成比目何辭死願作鴛鴦不羨仙比目鴛鴦眞堪羨雙來雙去君不見生憎帳額繡孤鸞好取門簾貼雙燕雙燕雙燕飛繞畫梁羅幃翠被鬱金香片片行雲著蟬鬢纖纖初月上鴉黃鴉黃粉白車中出含嬌含態情非一妖童寶馬鐵連錢娼婦盤龍金屈膝御史府中烏夜啼廷尉門前雀欲棲隱隱朱城臨玉道遙遙翠幰沒金堤挾彈飛鷹杜陵北

探丸借客渭橋西俱邀俠客芙蓉劒共宿娼家桃李蹊娼家日暮紫羅羣清歌一轉口氣氳北堂夜夜人如玉南陌朝朝騎似雲南陌北堂連北里五劇三條控三市弱柳青槐拂地垂佳氣紅塵暗天起漢代金吾千騎來翡翠屠蘇鸚鵡杯羅襦寶帶爲君解燕歌趙舞爲君開別有豪華稱將相轉日回天不相讓意氣由來排灌夫專權判不容蕭相專權意氣本豪雄青虹紫燕坐生風自言歌舞常千載自謂驕奢凌五公節物風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須臾改昔時君家白玉堂即今惟見青松在寂寂寥寥揚子居年年歲歲一牀書獨見南山桂花發

飛來飛去襲人裾　宋之問長安路詩曰秦地平如掌層城出雲漢樓閣九重春車馬千門旦綠柳開復合紅塵聚還散日晚鬬雞場經過狹斜看　儲光羲長安道詩曰西行一千里暝色生寒樹暗聞歌吹聲知是長安路　杜牧長安雜詩曰雨晴九陌鋪江練嵐嫩千峰疊海濤南苑草芳眠錦雉夾城雲暖下霓旌少年羈絡青紋玉遊女花簪紫縹桃江碧柳深深人盡醉一歌顏巷日空高　又曰洪河清渭天池濬太白終南地軸橫樣雲輝映漢宮紫春光繡畫秦川明草如佳人鈿朶色風迴公子玉衡聲六飛南幸芙蓉苑十里飄香入夾城　金

吳漱長安懷古詩曰佳氣猶能想鬱蔥雲開雙闕峙蒼
龍春風十里灞陵樹曉月一聲長樂鐘小苑花開紅漠
漠曲江波漲碧溶溶眼前疊嶂青如畫借問南山第幾
峰　元宋本大都詩曰拋却漁竿滄海邊拂衣來看九
重天畫開九陌橋如月綠影千門樹似煙南國佳人王
幼玉中朝才子杜樊川紫雲樓上如澠酒孤負春風二
十年　又曰繡錯繁華徧九衢上林詞賦漢西都朱門
細柳金條脫紫禁材官玉鹿盧萬堅星辰開上界四朝
冠蓋翊皇圖東門白面生紈綺笑殺揚雄卧一區　又
曰盧溝曉月隔蒼煙十二門開日色鮮海上神仙無弱

水人間平地有鈞天寶幢珠絡曬曇寺豪竹哀絲玳瑁
筵春雨如膏三萬里盡將嵩呼祝堯年　宋粲燕都詩
曰萬户千門氣鬱蔥漢家城闕畫圖中九關上徹星辰
界三市橫陳錦繡叢玉盤金杯丞相府珠幢寶刹梵王
宮遠人縱睹爭修貢不用雕戈塞徼通　又曰風物鮮
妍飾禁城豪家戚里競留情花圍錦幄清明宴香擁珠
樓乞巧棚叱撥馬搖金轡具騁蒙車颺繡簾旌他年定
擬持鉛槧細數繁華紀太平　又曰流珠琴調錦琵琶
韋曲池臺似館娃羅袖舞低楊柳月玉笙吹綻牡丹花
龍頭瀉酒紅雲濫象口吹香綠霧斜却笑西鄰盡書客

牙籤湘帙費年華　趙孟頫金陵懷古詩曰銅雀春深
漢苑空邯鄲月冷照秦宮煙花樓閣西風裏錦繡湖山
落照中河水南來非禹跡冀方北去有唐風滿城秋色
催遲暮愁對黃雲沒斷鴻　馬伯庸上京寓直詩曰萬
里雲沙碣石西高樓一望夕陽低谷量牛馬煙霞錯天
險山河海岱賚貢篚銀貂金作籍官窰磁盞玉爲泥未
央殿下長生樹還許尋巢彩鳳棲　袁桷上京詩曰帝
京環陸海平野接氷天龍吐青林火狼沈紫塞煙風花
秋黠淡雲葉雨連綿昔日君臣意深符卜洛年　又曰
土屋層層綠沙坡簇簇黃馬鳴知雹急鴈過識天涼墨
菊清秋色金蓮細雨香內園通閶苑千樹壓羣芳　柳
貫上都詩曰出塞行瞻日趨朝喜近天離宮開苑囿馳
道絶風煙瑤水巡非遠桐山曆更綿甘泉多法從獻賦
憶當年　又曰昔建寧中業初開徼外山雉城平兀兀
沙水淨灣灣朱夏宴遊正清秋武衛閙叩陪文學乘空
愧鬢毛斑　馬祖常上京詩曰龍沙秋淺雲光薄盡羅
宮衣侵曉著吳娃楚娘侍團扇象輿鳳輦明珠絡椒花
染紫風雨香三十六盤天路長南都北都望行幸千秋
萬歲迎君王　余闕長安陌詩曰浩浩長安陌瓊樓夾
廣塵鴛鴦御溝上芳藥吹樓前駿馬追韓嫣金尊約鄭

處功名有時有且得樂當年　過賢京城詩曰神京極高峻風露愜冷然憧憧十二門車馬如雲煙紫霞擁宮闕玉氣浮山川峨峨龍虎臺日月開中天聖祖肇洪基永保萬億年　明高啓望都邑詩曰落日登高望帝畿龍蟠山下見龍飛雲霄雙闕開黃道煙樹芙宮接翠微沙苑馬閑秋獵罷天街車騎晚朝歸明朝欲獻昇平頌還逐仙班入琐闈　又曰秦金不厭氣佳哉紫蓋黃旗此日開殘雪已銷鴻鵠觀浮雲不隱鳳皇臺山如洛下層層出江自巴中渺渺來六代衣冠總塵土幸逢昌運莫興哀　李維楨南都詩曰旌旗劒佩擁椒除尚想戎衣革命初綠草不侵雕輦路紅雲常護紫宸居金銀宮闕三山外煙雨樓臺六代餘誰謂長江天作塹八荒今日共車書　李昌期長安道詩曰層城迢遞入雲賒處處春風面面花長樂鐘聲催漏箭新豐樹色擁行車妖姬舞榭留明月貴主妝樓結綺霞日暮鄉塵迷九陌鸞輿傳幸五侯家　熊鼎長安懷古詩曰立馬平原望故宮關河百二古今雄南山雙闕阿房近北斗連城渭水通龍去野雲收王氣鶴巢陵樹起秋風英雄事業昭前哲看取秦皇漢武功　陳繼儒南都詩曰太平風景是京華白馬黃衫七寶車寒食鬬雞歸去晚院門新月印梨花　沈恩長安道詩曰西望長安道東風吹綠塵鬬雞三市曉躍馬五陵春柳色迷行客花香撲麗人金張居盛里遊宴不辭頻　王伯稠長安道詩曰白日照馳道高天雙闕開黃金丞相閣清吹五侯臺馬蹴香塵起花藏翠幰來新豐白首客彈鋏夜歌哀　薛蕙洛陽道詩曰風關正中天龍池帶洛川層城三市列複道兩宮連錦帳藏歌妓羊車戲少年更逢嵇阮輩長嘯酒壚前又長安道詩曰神州應東井天府擅西秦雙闕南山下千門渭水濱公卿畏主父賓客慕平津方朔何為者虛稱避世人　陳子龍洛陽詩曰洛陽亦是漢東京伊闕

服何雄麗到處煙花夾朱第崔嵬古臺黃金築迤遞離宮白玉砌儲胥百萬護嚴更十二交衢繞鳳城見啓北門封將校新開左掖名儒生連艘千里吳陵粟擐甲三兵馬東南富國儲太平兹樂土非夢亦華胥

歌行梁沈約長安有狹斜行曰青槐金陵陌丹轂貴遊士方駿萬乘臣炫服千金子咸陽不足稱臨淄詎能擬過慶卿談天何處逢鄒衍走馬東門繡陌新角弓珠彈鬬芳春曾持紫綺裁行帳共屑梅檀作遠塵　吳國倫燕京篇曰擬賦燕京勝三都未足誇霸圖雄鴈塞古戍扼龍沙北谷回陽令西山擁帝家天平恆嶽迴地險薊門賒秦楚慚難口侯王屬劍牙重城開御氣雙闕倚明霞芳樹華陽館高臺易水煙

涯談天曾碣石望海即瑯琊帶甲環三輔梯航走八遐風雲森劍佩雨露足桑麻紫陌新豐酒紅樓宛洛花輕塵飛白縠旭日麗青繐雪色并兒劒星杓漢使槎羽林矜節俠戚里競紛奢接軫超長樂揚鞭過狹斜悲歌逢擊筑斥堠警鳴笳七校傳清蹕諸陵望翠華豎儒何敘冥抱影獨長嗟　張時徹長安道詩曰曙動開長樂鶯鳴繞建章龍媒馳道出鳳吹彩莊揚繡陌生朱霧銅溝映綠楊渭橋春水漲日日泛鴛鴦　王廷相帝京詩曰帝京南面俯中原王氣千秋湧劒門渤海東波連肅慎太行西脊引崑侖九皇天運坤維奠萬國星羅北極尊

堯舜昇平見今日按圖形勝不須論分星野軒轅肇帝墟燕山蟠王氣瀛海帶辰居西北饒兵馬東南富國儲太平兹樂土非夢亦華胥

增歌行梁沈約長安有狹斜行曰青槐金陵陌丹轂貴遊士方駿萬乘臣炫服千金子咸陽不足稱臨淄詎能擬過慶卿談天何處逢鄒衍擬　周王褒前題曰威紆狹斜道車騎動相喧博徒稱劇孟遊俠號王孫勢傾龍侯府交盡羿公門路斜勞夾轂塗難倦折轅日斜宜曲觀春還御宿園塗歌楊柳曲巷飲榴花尊猶有遊梁倦還守孝文園

原梁戴嵩煌京洛行曰欲知佳麗地爲君陳帝京由來稱俠窟爭利復爭名鑄銅門外馬刻石水中鯨黑龍過飲渭丹鳳俯臨城羣公遊郭解天子問黃瓊詔幸平陽第騎指伏波營五侯同拜爵七貴各垂纓衣風飄飄起車塵暗浪生舞見淮南法歌聞齊后聲揮金留客坐饌玉待鐘鳴

獨有文園客偏嗟武騎輕　陳張正見前題曰千門儼西漢萬戶擅東京凌雲霞上起鵲鵲月中生風塵暮不息簫管夜恆鳴唯當貴藥處不入長安城　又長安有狹斜行曰少年重遊俠長安有狹斜路窄時容馬枝高易度車簷高同落照巷小共飛花相逢夾繡轂借問是誰家　隋越王侗京洛行曰青春上陽月結伴戲金華

龍媒王珂馬鳳軫繡香車水映臨橋樹風吹夾路花曰
唐歡宴罷相將歸狹斜
增 李巨仁煌煌京洛行曰京
洛類神仙露霧却雲煙漸臺臨太液玉樹并甘泉車喧
平樂外騎擁灌龍前競結蒲朱綬爭攀李郭船獨悲韓
長孺死灰猶未然 唐李白南都行曰南都信佳麗武
闕橫西關白水眞人居萬商羅廣閙高樓對茱陌甲第
連青山此地多英豪渺然不可攀陶朱與五羖名播天
壤閒麗華秀玉色漢女嬌朱顏清歌遏流雲蘭舞有餘
閒趨遊盛宛洛冠蓋隨風還走馬紅陽城呼鷹白河灣
爭拂地嬌鶯百囀競啼花紫電龍光飛武庫雕鶚甲第
列侯家 何景明大梁行曰大梁自古號名區富貴繁
華代不殊高樓歌舞三千戶夾道煙花十二衢合沓輪
駒交紫陌鳴鐘暮入王侯宅紅妝不讓掌中人珠履皆
爲門下客片言立賜萬黃金一笑還酬雙白璧 劉鳳
京洛行曰宅中形勝淵澄深作洛千年王氣沈關控河
流當地軸嶽分嵩少壓天心西來驛路通雍畤北枕秦
城接華陰禹跡茫茫數九土獨令磐石誦虞箴 顧璘
南遷舊京歌曰北固江濤控海門南都山勢鬱崇墉金
宮暫啓雙龍見玉殿遙臨萬馬屯 又曰六代繁華何
足誇而今四海共爲家暫看吳苑環城水終憶燕臺夾
路花

淵鑑類函卷三百三十三

京邑部二　京邑

京邑五

【原】賦漢揚雄蜀都賦曰蜀都之地古曰梁州禹治其江渟泉彌望鬱乎青蔥丹龍石鱗水蟠於近則有瑕英菌芝玉石江珠於遠則有銀鉛錫碧馬犀象焞西有鹽泉鐵冶橘林銅陵其傍則有期牛兕旄金馬碧雞其竹則宗生族攢俊茂豐美夾江緣山尋卒而起其深則有徧獺沈鱓水豹蛟蛇其都門二九四百餘閭兩江飾其市九橋帶其流苴竹浮流龜鼈磧石風胎雨穀衆物

駭目百華投春隆隱芳芬蝟燭若揮錦布繡望若芒兮無幅其布則簡中黃潤一端數金雕鏤鉛器百枝千工乃使有伊之徒調夫五味甘甜之和勺藥之羹江東鮨鮑隴西牛羊五肉七菜勝腴腥臊若其吉日嘉會期於□□倍春之陰迎夏之陽置酒於榮川之閒宅設坐於華都之高堂延帷揚幕接帳連岡鄰公之徒相與如平陽類臣沼羅車百乘期會投宿觀者方隄行舟競逐也

後漢班固西都賦曰漢之西都在乎雍州左據函谷二崤之阻表以終南太華之山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英俊

之域俄見所興冠蓋如雲七相五公其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穹谷陸海珍藏藍田美玉其陰則冠以九嵕陪以甘泉下有鄭白之沃衣食之源提封五萬疆場綺分溝洫刻鏤原隰龍鱗決渠降雨荷鍤成雲離宮別館神池靈沼其中乃有九眞之麟大宛之馬黃支之犀條枝之鳥其宮室也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樹中天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因瑰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列蜚檻以布翼荷棟桴而高驤雕玉瑱以居楹裁金壁以飾璫左城右平重軒三階閨房周通門闥洞開列鐘虡於中庭立金人於端閨增盤崔嵬登降炤爛殊形詭制每各異觀乘茵步輦唯所息宴後宮則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茝若椒蘭披香發越蘭林蕙草鴛鸞飛翔之列昭陽特盛隆於孝成隨侯明月錯落其間金釭銜璧是爲列錢翡翠火齊流耀含英珊瑚碧樹周阿而生後宮之號十有四位窈窕繁華更盛迭貴又有天祿石渠典籍之府講論乎六藝稽合乎異同周以鈎陳之位衛以嚴更之署周廬千列徼道綺錯輦路經營脩除飛閣陵墄道而超西墉混建章而連外屬神明臺名也參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躋軼雲雨於太半虹蜺迴帶於棼橑攀井幹而未半目眩轉而意迷靈草冬華神木叢生抗仙

聖皇掘乾符闢坤珍披皇圖稽帝文赫然發憤應若興雲蓬超大河跨北嶽立號高邑建都河洛系唐統接漢緒茂育羣生恢復疆宇若乃脩時節而蒐狩簡車徒以講武歷踰虞覽馳驟嘉車攻采吉日禮官整儀乘輿乃出於是發鯨魚鏗華鐘登玉輅乘時龍元戎竟野戈鋋彗雲羽毛蜚旄旗拂天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車霆激騶騎電驚相顧俟忽獲車已實衆不極殺不盡物於是爲三犲效五牲禮神祇饗百靈覲明堂臨辟雍登靈臺考休徵列百僚而蒞明堂詩曰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煌煌辟

雍詩曰乃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莅止造舟爲梁靈臺
詩曰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寶鼎詩
曰岳修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歙浮雲寶鼎見兮色紛
紜煥其炳兮被龍文白雉詩曰啓靈篇兮披瑞圖獲白
雉兮效素烏嘉祥阜兮集皇都　張衡南都賦曰於顯
樂都既麗且康陪京之南居漢之陽割周楚之豐壤跨
荆豫而爲疆體爽塏以閑敞紛郁郁其難詳爾其地勢
則武闕關其西桐柏揭其東流溶浪而爲隍廓方城而
爲墉湯谷涌其後滇水蕩其胸推淮引湍三方是通其
實利珍怪則金采玉璞陸產水育則有黿鼉鰋鱣鮫龍
魚鰅鰐鯉鱒鱨鯊鰬鮭鯷鱯鮦鮫鱮鰋

增成谷歡蘭林披香鳳凰鴛鴦鸞殿皆後宮殿名故其館室次舍采飾織縟裏以藻繡文以朱綠翡翠火齊絡以美玉流懸黎之夜光綴隋珠以爲燭於是鉤陳之外閣道穹隆屬長樂與明光徑北通乎桂宮恣意所幸下輦成燕窮年忘歸猶不能徧覩音徧往昔之遺館獲林光於秦餘趣甘泉而爽壇乃隆崇而弘敞既新作於迎風增露寒與儲胥通天眇以連峙徑百常而莫擬翔鵠仰而勿逮況青島與黃雀伏櫺檻而俯聽閶雷鼓之相激柏梁既災越不陳方建章是經開歐火祈闕闕連以造天苞雙碣之相望鳳闕寨於蓬標戚迎風而欲翔下雲霧而上達

狀亭亭以岩岩神明崛其特起井幹疊而百增上飛閣而仰眺正觀瑤光與玉繩列瀛州與方丈交蓬萊而駢羅長風激於別島起洪濤而揚波海若游於元渚鯨魚失流而蹉跎立脩莖之仙掌承雲表之清露承瓊蕊以朝餐必杜命之可度爾乃廓開九市通闕帶閭旗亭五重俯察百隧也上林禁苑跨谷彌阜東至鼎湖斜界細柳掩長楊而聯五柞繞黃山而款牛首乃有昆明靈沼黑水元泚周以金堤樹以柳杞豫章珍館揭焉中峙峯牛立其左織女處其右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與濛汜其魚則鮪鯉鱣鮫修額短項大口折鼻詭類殊種

態麗服颺菁睞邀流盼一顧傾城列爵十四競媚取榮
盛衰無常唯愛所丁衛后興於驕戾飛燕寵於體輕
又東京賦曰是時也七雄並爭競相高以奢麗楚築章
華於前趙建叢臺於後秦政利觜長距終得擅場思專
其侈以奠已若也乃構阿房起甘泉結雲閣觀南山百
姓不能忍是用息肩於大漢高祖膺籙受圖順天行誅
掃項軍於垓下紲子嬰於軹途困秦宮室據其府庫且
夫天子有道守在海外守位以仁不恃隘害秦負阻於
二關卒開項而受沛彼偏據而規小豈若宅中而圖大
昔先王之經邑也掩觀九隩靡地不營土圭測影不縮

之際擢威中原歲惟仲冬大閱西園乃馭小戎撰車轄
戈矛若林牙旗繽紛迄乎上林結徒爲營敎和樹表司
鐸授鉦坐作進退節以軍聲火列具舉武士星敷鵝鸛
鳧鷖翼舒翅不翫遏射不剪毛升獻六禽時膳四
膏成禮三驅解罘放麟不窮樂以訓儉不殫物以昭仁
爾乃卒歲大儺驅除羣厲侲子萬童丹首元製桃弧棘
矢所發無枭飛礫雨散剛癘必斃煌火馳而星流逐赤
疫於四裔　傅毅洛都賦曰惟漢元之運會世祖受命
而弭亂體神武之聖姿握天人之契贊尋往代之規兆
仍險塞之自然被崑崙之洪流據伊洛之雙川挾成皋

之嚴阻扶二崤之崇山分畫經緯開正塗執序立廟祧
面朝後市歎息起雾霧奮袂生風雨覽正殿之體制承
日月之皓精騁流星於突陁追歸鴈於軒轒帶螭龍之
疏鏤垂蒨苕之斐縈顧濯龍之臺觀望永安之園藪濟
清沼以泛舟浮翠虬以汎舲與元武乘宮闕館回制有規后帥
九嬪躬敕工女近則明堂辟雍靈臺之列宗祀揚化雲
物是察其後則有長岡芒阜屬以首山通谷峻岏石瀨
寒泉於是乘輿鳴和按節發軔列翠蓋方龍輈備五路
之時副槛三辰之旗旃旆傳說作僕羲和奉時于乘雷騎
萬騎星錯絡繹相屬揮沐揚鑣羣仙列於中庭發魚龍

之巨偉羨門拊鼓偓佺操麈講武農隙校獵因田搜逋
林以集禽激通川以御獸跨乘黃射遊麋弦不虛控目
不徒睎解腕分心應箭殪處然後弭節容與渌水之濱
垂芳餌於清流出旋瀨之潛鱗 杜篤論都賦曰天命
有聖託之大漢大漢開基高祖有勳斬白蛇屯黑雲踰
滄海跨崑崙劉敬建策初都長安太宗承流守之以文
孝武因其餘財府帑之蓄深入匈奴割裂王庭連綴耳
鎖雕題摧天竺孳象犀沃野千里原隰彌望保植五穀
桑麻條暢濵據南山濟以浮渭號曰陸海蠢生萬類城
池百尺阸塞要害一人奮戟三軍沮敗於時聖帝赫然

是羽旌威興毛羣盡起上蔽穹庭下被皋藪　劉楨魯都賦曰昔大廷氏肇建厥居少昊受命亦都茲焉山則連岡屬嶺噎觜崆峽北紫金揚暉於鴻崖水精潛光乎雲六代宗遵其層秀千氣霧以高越其木則赤棣青松文

堂蕙棠洪幹百圍高徑穹皇竹則填彼山垠陵彌坂域夏篤攢包勁條並殖翠實離離風風攸食水產衆夥各有彝倫賴首華尾豐頤重斮戴兵挾刃盤甲曲鱗且觀其時謝節移和族綏宗招歡合好肅戒友朋蛾眉清眸顏若雪霜插曜日之珍笄珥明月之珠瑞舞人就列整飾容華和顏揚眸盼風長歌飄乎蔡發身如轉波尋虛

騁迹顧與節和縱脩袖以終曲若奔星之赴河及其素秋二七天漢指隅民胥被襖國於水游緹帷彌津丹帳覆洲蓋如飛鶴馬如游魚應門巖巖朱扉舍光路殷歸其隆崇文陛巘其高驤聽迅雷於長除若有闇而復亡其園囿苑沼駢田接連漯池分浪以帶石垠文瓊隅岸華玉依津邦乃大符振揚炎威敖民即我講習興師落幕包括連結營圍毛羣隕殪羽族殲剝填畤塞畎不可勝錄　劉劭趙都賦曰且敞邑者固靈州之故守而天下之雄國南則有洪川巨瀆黃水濁河發源積石徑拂太華灑為九流入於元波其東則天浪水麻百川是鍾

包絡坤維連薄大濛其北則有陶林元墠增氷沍寒其西則有靈丘平圖邪接崑崙其近則有天井句注飛壺太行璀錯磔硌屬阜連岡龍首嵯峨以弗鬱羊坂崙嵷以峭嶕清漳發源濁淫汨越湯泉涌沸洪波漂厲爾乃都城萬雉百里周迴九衢交錯三門旁開層樓連棟結陛崎嶂以表蔑若翔風之將飛正殿儼其造天朱榱赫以舒光盤蚪蟠之蜿蜒承雄虹之飛梁結雲閣於南宇立叢臺於少陽及至暮秋涉冬朔風烈寒猛豺鷙鷹集鶡翰鳴乃講武狩於清原駕鶩冥之駿駮抗沖天之旌旆北連昭餘南屬呼池西盼太陵東結樂河

然後嵯子放機支矛亂發決拔旁破文額當手斃僵應弦倒越踊乃進夫中山名倡襄陵妖女秋瑳妙音邯鄲才舞六八駢羅遞奏洪舉體凌浮雲聲哀殷楚其珍玩服物則崑山美玉元珠曲環軒紬啓綃織繢綈紈其器用良馬則六弓四弩綠沈黃間堂磎魚腸丁令角端飛兎奚斯常驪紫燕豐臆碩顱參精迅踶飛浮軼響追聲若乃至季春元巳辰火熾光挺新贈往被於水陽朱幕敝野綠帷連岡妖冶呈飾顏如春英　晉左思蜀都賦曰夫蜀都者蓋兆基於上世開國於中古廓靈關而為門包玉壘而為宇帶二江之

雙流抗峩眉之重阻水陸所湊兼六合而交會焉於前則跨躡犍牂枕倚交趾經途所亘五千餘里於是乎箘竹緣嶺蘭桂臨崖芳挺結朱實之離離孔翠翔翥象競馳白雉朝雊猩猩夜啼金馬騁光而絕影碧鷄倏忽而曜儀火井沈熒於幽泉高燭飛煽於天垂於後則邻背華容北指昆侖緣以洞閣阻以石門流黃湯湯驚浪雷奔望之天迴即之雲昏水物殊品鱗介異族或藏蛟螭或隱碧玉其樹則有木蘭桂杞楩楠梗柟幽蔣於谷底松柏蒴蔚於山峰楷脩幹竦長條扇飛雲拂輕霄羲和假道於峻岐陽烏迴翼乎高標於東則有左綿巴中百濮所充外負銅梁於宕渠內函要害於膏腴丹沙趫熾出其坂窒房郁毓被其阜山圜採而得過赤谷服而不朽交讓所植蹲鴟所伏百藥灌叢寔丹名餘其中則有青珠黃環碧砮琴瑟消或豐綠黃或蒨丹椒紅蕤紫飾柯葉漸包數百成蔭落英飄颻溝洫脈散疆里紛錯桑稷由油粳稻黍漠指梁門以為雲門滬瀆也而為陸澤爾乃邑居隱軫夾江傍山家有鹽泉之井戶有橘柚之園百果甲坼異色同榮朱櫻春熟素柰夏成若乃大火流涼風厲白露凝微霜結紫梨津潤榛栗鮮發蒲桃亂潰石榴競裂畏鳥盱

至候鷹衝蘆木落南翔氷泮北徂雲飛水宿哮吭胡郎反

清渠其深則有鱣鮪鰋鮫鰅鱮鮭鯉鯊差鱗次色錦質報章闢二九之通門畫方軌之廣塗營新宮於爽塏擬承明而起廬結陽城之延閣飛觀榭乎雲中開高軒以臨山列綺窗而瞰江內則宣化之閨崇禮之闈華闕雙邈重門洞開金鋪交映玉題相輝亞以少城接乎其西列隊百重羅肆巨千賄貨山積纖麗星繁都人士女袨服靚才性反妝布有桐華麴有桄椰邛竹傳節於大夏之邑蒟醬流味於番禺之鄉闔闔之裏伎巧之家百室離房機杼相和貝錦斐成濯色江波若夫王孫之屬郤公之倫從禽於外巷無居人並乘驥子俱服魚文西踰金隄東越玉津戟食鐵之獸射噬毒之鹿拍貙氓於蓼草彈言鳥於森木拔象盧戾力結犀角鳥鍛翮獸廢足殆而所伏百藥灌叢寔丹名餘其中則有青珠黃環碧砮琴瑟消或豐綠黃或蒨丹椒紅蕤紫飾柯葉漸包數百成蔭落英飄颻溝洫脈散疆里紛錯桑稷由油粳稻黍漠指梁門以為雲門滬瀆也而為陸澤爾乃邑居隱軫夾江傍山家有鹽泉之井戶有橘柚之園百果甲坼異色同榮朱櫻春熟素柰夏成若乃大火流涼風厲白露凝微霜結紫梨津潤榛栗鮮發蒲桃亂潰石榴競裂畏鳥盱

至候鷹衝蘆木落南翔氷泮北徂雲飛水宿哮吭胡郎反

清渠其深則有鱣鮪鰋鮫鰅鱮鮭鯉鯊差鱗次色錦質報章闢二九之通門畫方軌之廣塗營新宮於爽塏擬承明而起廬結陽城之延閣飛觀榭乎雲中開高軒以臨山列綺窗而瞰江內則宣化之閨崇禮之闈華闕雙邈重門洞開金鋪交映玉題相輝亞以少城接乎其西列隊百重羅肆巨千賄貨山積纖麗星繁都人士女袨服靚才性反妝布有桐華麴有桄椰邛竹傳節於大夏之邑蒟醬流味於番禺之鄉闔闔之裏伎巧之家百室離房機杼相和貝錦斐成濯色江波若夫王孫之屬郤公之倫從禽於外巷無居人並乘驥子俱服魚文西踰金隄東越玉津戟食鐵之獸射噬毒之鹿拍貙氓於蓼草彈言鳥於森木拔象盧戾力結犀角鳥鍛翮獸廢足殆而所伏百藥灌叢寔丹名餘其中則有青珠黃環碧砮琴瑟消或豐綠黃或蒨丹椒紅蕤紫飾柯葉漸包數百成蔭落英飄颻溝洫脈散疆里紛錯桑稷由油粳稻黍漠指梁門以為雲門滬瀆也而為陸澤爾乃邑居隱軫夾江傍山家有鹽泉之井戶有橘柚之園百果甲坼異色同榮朱櫻春熟素柰夏成若乃大火流涼風厲白露凝微霜結紫梨津潤榛栗鮮發蒲桃亂潰石榴競裂畏鳥盱

燕岷有陟方之館行宮之基歟而吾子獨未聞大吳之壯麗乎且有吳之開國也造自泰伯宣於延陵故共經略上當星紀拓土畫疆指衡嶽以鎮野目龍川而帶垌百川派別歸海而會控清引濁混濤幷瀙噴薄沸騰寂寥長邁出乎大荒之中行乎東極之外於是乎長鯨吞航脩鯤吐浪躍龍騰蛇蛟鰐琵琶沂洄順流噏喁沈浮鳥則鵾鷄鶤鵬鸛鶴鷺鷗鵠鶂鷖鷹鵰鶚鸇鵜鶬鸕鷀鷁避風候鴈造江湛淡羽儀隨波參差理翮整翰容與自玩彫琢蔓藻刷盪漪瀾蚌蛤珠胎與月虧全巨鼇之元龜冠靈山大鵬縉翻翼若垂天洪桃盤屈丹桂灌叢瓊枝抗葩敷蕊珊瑚於是宇江妃於是往來海童宗生高岡族茂幽阜擢本千尋垂蔭萬畝與風飄颺瀏飂鵾鳴條律暢飛音響亮其竹則篔簹林箊於音悲桂箭射筒柚梧有篁籜筍有叢苞筍抽節往往縈結綠葉翠莖冒霜停雪梢雲無以踰懈谷弗能連鷹鷙食其實鵷鸞栖其果則丹橘餘甘荔枝之林檳榔無柯椰葉無蔭其琛貽則琨瑤之阜銅鐵之埏火齊之寶駭鷄之珍紫貝流黃緹碧素玉其荒阬谽谺詭則有龍穴內蒸雲雨所儲陵鯉若獸浮石若桴雙則比目片則王餘竇陸飲木極沈水居泉室潛織而卷綃淵客康慨而泣珠象耕鳥耘此之自與憑海為鹽采山鑄錢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綿遠姑蘇之高臺臨四達而特建帶朝夕之滀池佩長洲之茂苑闚東山之府則環寶溢目罷海陵之倉則紅粟流衍雕樂鏤簜青琅丹榴園以雲氣畫以儷靈高閨有閒洞門方軌朱闕雙立馳道如砥樹以青槐亘以漢水桃笙象簟韜於筒中檀葛升越弱於羅紈命官師而擁鐸將校獵兮具區吳王乃巾玉輅駟騏驎騑羽毛揚雄雌戰耀芒貝胄象弭繡文鳥章六軍衿服四騶龍驤猩猩啼而就舍鸞鸞扶反笑而被格屠巴蛇出象骼斬鵬翼掩廣澤結輕舟而競逐迎潮水而振緡精衛銜石而遇繳文鰩夜飛而觸綸指包山以為期集洞庭而淹留數軍實乎桂林之苑饗戎旅乎落星之樓

又魏都賦曰魏國先生有睟其容乃盱衡而誥曰昇乎交益之士劒閣維嶠嶠音驕也憑之者駭阿庭維濬負之者北且魏土者畢昴之所應虞夏之餘人先王之桑梓列聖之遺塵爾其疆域則旁極泰結湊冀道開胸殷

衛跨躡燕趙墨井臨池元滋素波厥田惟中厥壤惟白
思重交摹大壯覽荀卿采蕭相枌榛複結樂櫨疊施丹
梁虹申以並亘朱楠林布而支離綺井列疏以懸帶華
蓮重葩而倒披於前則宣明顯陽順德崇禮重閣洞出
鏘鏘濟濟於後則椒鶴文石永巷窗衛椒梓木蘭次舍
而數穎竹則篠風簡篠條篁林箐單林箐莎翥蘇疎
貞條梢風動節集霧望之猗猗即之倩倩蒼琅之竿東
南之箭其林可遊其芳可薦其則陵茗海藻山英江蘺
綸組菁茅繁露卷舒歐則駒駿俊猊鋸牙披蹄登重巘
蹲蠋巖噫氣則風生噴沫則雨灑其間則有騰猴天矯
閃儻柯杪風毋果然星流電遷或陵虛赴絕或繚繞希
聞烏則鷗鴞孔翠丹穴之羽鳴鳳白歌翔鷺白鷺魚則
鮫鱣鱨鮪比目鮭鮒修鯉橫海徼鯨偃波其中則有靈
蛟白龜之族種繁六眸類豐三足鸚螺蜺骨寄居負敖
餘泉如輪文蚨如琢果則黃甘朱橙楊桃枇杷林蔚八
桂之叢色燿三珠之華爾其寶怪則有瑤琨琅玕青璧
元珉陽珠散火陰甲潛珍雲英水玉錯耀龍鱗煥若金
膏晃若燭銀琉璃氷朗而外映珊瑚觸石而搆翹牙筭
列文於象蟲火布濯穢於炎燄西徂石城則舟車之所
混并東盡金塘則方舄之所連箱其中則有龍城華屋
之會泮五嶺而分流鼓浘潛而碎沛建渤瀹潢漾擁

晨皃之舸青雀飛艦餘皇鼓棹鵾首鋪於黃宮盤蛟纏於赤馬爰有蘭堂華屋高門重構羅鼎玉食絲竹並奏龍駒汗血於廣塗朱輪擊轂而輻輳　傅元正都賦曰

撫琴瑟陳鐘簴吹鳳簫擊鼉鼓奏新聲理秘舞乃有材童妙妓都盧迅足緣脩竿而上下形既變而景爲忽跟桂而倒絕若將墜而復續蚴紫龍蛇委隨紆曲杪竿首而旋承嚴節之繁促於是神微雙立岡巒參差靈草敷崖嘉木成林東父騁青蓋而遐望西母使三足之靈禽丹蛟吹笙文豹鼓琴素女撫瑟而發歌聲可意而入心偓佺企而鶴立和清響而哀吟　虞羲庾西都賦

曰其地勢也負泰章臨渭漢甘泉帶涇眉之宮流棘南之壽山指重城於二華拓外門於兩關兀泰文川滿滻在焉斷虹飛塞而巨梁拖輪走渠而蹄奔度萬國以向朝趨魏闕之通門赤縣統劇俾阡帝鄉長安萬年乾封明堂藍田左椅鄠杜前張分坊連乎馮翊畫疆接乎岐陽排吳山而抵蜀亘氏谷而通商其中則御水分溝昆明下流在野決瀆入宮環洲蕊織蒲紛芝菱羞渚戲青鷁沙眠白鷗其遠也深有蛟潭派作龍湫淡接河漢波通女牛其近也方塘含春曲沼潛秋戶閉燈滿家藏畫舟土厚地中溫寒以宜門多杖老室有蕃兒承化

矣雄圖昭然聖謨謂陳留天下之衝要大梁海內之喜
睢漢祖得之則睥睨楚之敵敗亡相繼成就擒而即誅梁
王守之則七國之師不敢西向盡為臧而為俘實王氣
之長在宜萬世而作都也莫不廣封溝設險固襄平割
宋之美田戴邑裂豐之沃土滑分屬邑之二城陳咸太
康之萬戶頓川之鄢陵扶溝滎陽之中牟陽武咸命洛
編民於州籍升地圖於天府故得雄臨九州陋視三輔
經營歷於五代法則垂於萬古圖書載詳境土斯見開
封則漢志之名邑今二京之首冠祥符則天書之降年
易新名於舊縣穗秸之入斯為近甸若乃百萬衆之分

營十二市之環城囂然朝夕異彼郊坰其東則有汴水
之陽宜春之苑向日而亭臺最麗迎郊而氣候先暖鶯
囀何早花開不晚瞻太乙之清宮壯先朝之命工構宇
煙霞之外出俗囂塵之中其南則有崇崇清壇肅肅齋
宮卜是吉土龜從永奉禋祀郊見昊穹別有景象
仙島園名玉津珍果獻夏奇花進春百亭千榭林間水
濱其西則有池鑿金明波寒水殿鵠首萬艘而壓浪虹
橋一道而通策太液無瀾鰋之深靈沼有潢汙之淺一
派如飛通漕架虛貫都注御溝之口轉漕通廣濟之渠
京索導源而於彼金水名河而在茲其北則含芳舊苑

瑞聖新名十洲象景三島分春彼沙臺之崔嵬聳佛刹
之千尺岡阜連延於西南原田平坦於東北何沙海之
飛揚忽到此而止息若夫八澤九溝二池三固周流原
野表界境土宿萬勝以遥觀見斗門之雙注吸驚浪以
橫來絶長堤而可懼西望河流襟帶二邑高岸山立回
湾箭急右倚太行橫絶雲霧夫雍阻二崤之險洛憑九
河之固方之於是彼若平路過濮水之長渠經封國之
舊域寥落兮桐宇之卉湮沒兮黄池之迹何昔也明誓
重申諸侯於此會同今也京邑翼翼四方於此取則
周邦濬洙都賦曰惟此洙都禹畫為豫周封鄭地黄鱗

如砥與羊腸之詰曲或踠轖而折轅若夫帝居安麗人所未聞南有宣德北有拱辰延亘五里百司雲屯兩觀門峙而竦立采思選望而相吞天河羣神之闕紫微乙之宮擬法象於穹昊故閶闔而居至尊樸桷不斲素題不枅上圓下方制爲明堂告朔朝歷頒宣憲章陋甘泉與楚宮緣延壽與阿房其西則有寶閣靈沼巍峩泛灩繚以重垣防以回隄雲屋連簷瓊欄壓墀池水則溶溶沄沄洋洋湜湜僊鶴景以徘徊與方壺帝谷鬼鑿而神移其中則有菰蒲菱芡蔣蓴莕蓮蘋蘅蕙其魚則有鱣鯉鮪鮫鱮鯉鮆鮀鱒鰋鯊鱨鯖鱯鯔鱖鯷鮫鱮鯛鱸之神翰接鴻藻之天章於是建南京陪上國首諸夏作民極對列乎浚郊相輝乎洛宅頒慶洞開歸德峻峙正陽曰歸德端門曰頒慶偉宮室之光明仰觚稜之神麗儉不至陋奢不逾侈旁立原廟歸嵬宮崇殿實有三一祖二宗顯文謨而承武烈彌萬祀而無窮俯浪宕之舊渠迴伊洛之清流灑江吳之漕粟浮寶鷁之千舟若乃昭仁崇禮迴鸞祥輝南極四連闕帶開列隊通衢萬商千賈鱗集羽歸星布纖麗山積瑰奇其原野則田疇彌望不可計數浸以灌漁之源被以沃壤之土舉趾即雲荷鉏迺雨茂茂離離禾麥穆穆其亭館內之則有流觴漾波檜陰

四合照碧妙峰武備道接外之則有朝雨暮雲暖風殘月又有玉觸金樓光華奕喜嘶馬落帆芳草柳枝之列聽觀光與望雲指中天之巍闕其池沼則東西二湖湍湍迢迢水澄似鏡波泛如潮窺馴鷺於別渚識海鷹於舊橋陟高臺而環望悟神意之自如臨綠水而暫止疑放曠於江湖若乎之所舉僅知其縣轄十分未得其一隅　明李時勉北京賦曰惟北都在冀之域右挾太行左據碣石宗恒嶽其巍巍鎮畧閣而奕奕冠九州之形勝實爲天府之國於是仰瞻析木俯測地靈龜筮兆吉天人叶應爾乃懸水樹槀識景表營建不拔之不扯

拓萬雉之金城引天泉於西阜環湯池而鏡清九衢百廛之通達連甍遼宇之縱橫若乃四郊砥平皇道正直視萬國之環拱適居中而建極其南則萬流宗海平林藪天潘淤恒衡經其野濡磁淶桑匯其前界以大陸廣阿之弘壤拖以大茂井陘之連山膏腴之地綿亘三千餘里而極於黃河伊穎之川其水陸之所產卓犖繁盛蓋莫得而計焉其北則疊嶂巀嶭層巒岧嶢虧蔽長城矗乎雲表百泉湧乎山隈壯天開而設險守一夫而莫開包狼山上谷之阻據野狐獨石之危掩祖山木葉之離立連白登紫塞之遶迤其東則潞河通漕控引江淮肥如

潔淶灌注縈迴環以大海衆水所歸洪濤巨浪洶湧崔嵬蓋不知其幾千萬里而繼商番舶帆檣隱天上下不絕而往來又有蓬瀛方壺鳳麟聚窟十洲三島靈異非一琉精之闕瓊華之室墉城岱巒金臺崒嵂紫氣丹青景雲曜目靈圖偓佺安期羨門之徒相與從遊於其間出入隱見而慌惚其西則崇山鬱翠高把泰岱北接居庸南首河內奇峰擁關龍門阻隘玉泉垂虹青煙浮黛上藏巢兮倚空下蟠據而際海其麓則有渾河湯湯西湖決決鹽溝琉璃桑乾廣陽雪波泛湧灝瀁汪洋一瀉千里會流帝鄉又有上林禁苑種植畜牧連郊踰畿綠

丘彌谷澤渚川匯若大湖瀛海渺瀰而相屬其中則有奇花珍果嘉樹甘木禽獸魚鱉豐殖蕃育飈飈籍籍不可得而盡錄若其宮室之制則居高而臨下背陰而向陽奉天凌霄以磊砢謹身鎮極而崢嶸華蓋穹崇以造天儼特處於中央上象天體之圓下法坤德之方兩觀對峙以嶽立五門高矗乎昊蒼飛閣屹以莫乎四表瓊樓巀嶭以立於兩旁廟社幷列左右相當闕閭閶闔其蕩蕩儼帝居於將將玉戶爓華星之炯晃璇題納明月而輝煌寶珠焜燿於天閨金龍夭矯於虹梁其後則奉先之殿仁壽之宮乾清坤寧耽麗穹窿複庭椒房閨闥閣通

其前則郊建圜丘合祭天地山川壇壝恭肅明祀至於五軍庶府之司六卿百僚之位京尹赤縣之治所王侯貴戚之邸第守羽林而掌依飛者至九十有四衛莫不井列而棋布各雄壯而偉麗　金幼孜皇都大一統賦曰維此北京太祖所屬天造地設靈鍾秀毓總交會於陰陽盡灌輸於海陸南臨鉅野東瞰滄溟西有太行之巀嶭北有居庸之崢嶸瀉玉泉之瓊島上聳以盤礴太液下澈而泓澄乃卜良辰乃蠲吉日以相以度以構宮室棟宇崇崇簷楹秩秩以蓋以覆陶冶埏埴以繪以圖黝堊丹漆煥五彩之輝煌作九重

之嚴密天地洞開馳道相連金鋪絢日玉柱凌煙星羅綦布璧燦珠聯虹飛霞擁龍翔鳳翥超凌氛埃壯觀宇宙規模恢廓次第畢就詭千門之雲矗敞萬戶之輻輳至若丹闕巍巍飛觀凌空觚稜上聳閣道遙通左祖右社莅乎穹窿禁城之下金水溶溶畫棟凌雲繡柱含空璇題耀日綠橋駕虹若夫御苑遙迤上林深窈有山有泉爲臺爲沼叢谷谿谷鬱雲霞縈繞走有奇獸飛有靈鳥樂寬閒以棲息恣回翔以馴擾又若百司庶府有綱有紀太學郡庠之並建琳宮梵宇之森羅列九衢之坦坦引六街而相續閭閻櫛比閨闥雲簇馬馳聯轡車行擊轂又若歌樓舞榭豔態穠粧羅袖回雪清聲遶梁管絃嘔啞狎坐傳觴娛青陽之麗景駐白日之飛光桑悅南都賦曰明之南都宿分於斗職域於揚斗則日月之所佐樞五星之所乘營是謂天維揚則拓上畫疆卓犖兼并是謂地綱論大形勢桐柏之源東馳殷汨揖濁灉而招沂泗者於此乎會岷山之支東累綿行出庾嶺而包彭蠡者於此乎盡誠江海之都會也山林之總藪也而況口以三吳足以荊蜀八閩二廣可伸可縮堪輿之精盡於是矣細論藩屏則天設雄墅表以鍾山揚以長江山則掩謫巖聳龍蟠虎踞鳳翔裘垾磅礴盡尖台嶷亢嶽業

墳兀追詭廉盪晴今黛黃晦今璋瑋氣雲薄今凝封秀黍挹今可綱江則膠戾蛟殺砰湧便注丕摩頒溢浩混澶泱逢漫溶瀆洚洞流滭今格格允今統統喜沄沄今穆協怒趫趫今譬闔均山惟榆豫驩類楚漢之相當挾以石頭秦望之蔓羅蒂以後湖元武之汪洋嶺一頭今千熊羆浪一頭今幾城墮欲纖纂其詭異洵一桂而萬亡其洞則有華陽玉柱良常羅姑各有眞府神切天帑門隧隧今混沌未鑿室閎閎今氣化馴刳丹崖甲乎連櫂翠壁貫乎稜觚其泉則有白乳一人玉皃喜客婁地籟之千千垂天紳之默默欽川后之津液苗山靈之骨脈雨或嘲而器風或擊而噴噴其池則有覆盃石異天淵連花昔人留今指爪朽名潤今無涯又有堤名太平堰名余家潮名投金亦名丹砂九曲霹靂溝河淵菜芳草躍馬淵河滿華又有田疇則黍稌咸宜桑柘斯植水耕火耘風經雨織一犁鞅鞅今斛粟半筐繅絲今尺帛異中華之心而四方之極者也帝省山川可爲皇堣惟古帝王或命於陶或命於牧惟豐惟鎬文武是處儲該地髓以俟天牧於是役吳載柞命晉其耘宋齊爲畚梁陳爲斤共建金華赤烏玉燭重雲太極清暑之儀麗結綺永安之青蓱孰非先烋我

金門之路清吾玉殿之塵也哉建元脫紐宇宙沸騰閃
茲地也鬱鬱蔥蔥暐暐煌煌增渥補泊衛紫浮緗虹經
撮彩雲緯成章旒兮若燭龍之燄裕兮類若木之光盛
踞虎而將躍臺盤龍而欲翔其在水也漫汎氤氳逐洼
增鉅量乎若巢金之欲彰其在山也窈谷就實危峰
揚灑乎若頹波之弄陽裨簷瞻望而躑躅景純睥睨
而周章非名都之將建而先發其祥耶　又北都賦曰
閻北之為都宿扈於箕地名幽州神堯之聖域召公之
賢丘地勢累崇臨臨抆抆牌奢舉為柏緩趙邊作旅東
院逶迤而左連太行巍莞而右通湯湯無涯峻峭莫倚

天合其所人凝其績築城伊洛作都伊匹規乾準坤以
究安宅五門環環千廬拒拒雙華嫚嫚井閭頡頡峙以
文武列以順抴東連宋鄭西掍社稷南薄仁智前經後
緯思善翼善左輔右弼奉天前迤斯斯特特若圖倪之
無極華蓋中荏鎒鎒磐磐若森益之可即謀身後擁環
環赫赫若混池之未鑿憑盼其楠悉扛其楹剡柱乳楣
巨纖孤擢攢楹疏成列通陽樓其正陰止其冥懸
魚倪凜而下垂拒鵲嫣牌而上騰彼榴榴之雄梁夥崇
壜而獨承羣材麕職集渠渠迺成遊衍之區爰暨西苑泓
以太液之歊歊峙以瓊華之宛宛池則汪洋漫衍濫潢

爲東都上棟下宇彼勞昔以難前廣廈高臺我名今而
改彼仍茲舊貫式表宸居 增 宋高宗定都臨安詔曰
昔在光武之興雖定都於洛而車駕往返見於前史者
非一用能奮揚威靈遷行天討上繼隆漢朕甚慕之朕
荷祖宗之休克紹大統夙夜危懼不常厥居比者巡幸
建康撫綏淮甸既已申問遷園陵率六軍是故復還臨
安內脩政事繕治甲兵以定基業非厭雨露之苦而圖
宮室之安也遂定都故今以臨安府爲行在所 增
頌明鄧林皇都大一統頌曰天作神京山河葦固聖
皇宅之永隆實祚惟此北京冀域堯封龍潛舊邸王氣

所鍾爰法天經爰因地義斷自宸衷率由舊制乃營三
殿三殿堂堂乃立九門九門將將乃築園丘乃除方澤
父天母地於焉昭格乃嚴廟社乃定市朝規模位置秩
焉有條龍樓中屹鳳闕前峙禁城萬雉邦畿千里乃廓
阿閣玉戶金鋪赫然壯觀偉矣弘模府第星羅廬井櫛
比萬象一新兩京駢麗洪惟聖皇與天合德營此北京
象彼北極惟北有極環拱衆星惟北有京包舉八瀛日
月貞明山河帶礪聖子神孫本支百世 增 表唐李嶠請車駕還洛表曰載祀七百卜年非豐鎬
之地時乘九五啓聖由瀍洛之鄉所以受龍圖龜書所

萃物爽憑成周鼓文漢代瑞像膛翼謂何氣先符應他若潭雲塔影龍螺洞光木石幻氣精熙游盛今古雖留更僕未可悉數也

增 辨元吳澄東西周辨曰東西周有二一以前後建都之殊而名一以二公封邑之殊而名昔武王西都鎬京而東定鼎於郟鄏周公相成王宅洛邑營澗水東瀍水西以朝諸侯謂之王城又謂之東都實郟鄏於今爲河南又營瀍水東以處殷頑民謂之成周又謂之下都於今爲洛陽自武至幽皆都鎬京平王畏敵之逼去鎬而遷於東都平以下都王城曰東周幽以上都鎬京曰西周此以前後建都之殊而名也自平王東遷傳世十二而景王之庶長子朝與王猛爭國猛東居於皇晉師納之入於王城入之次月猛終丐立踰半期而子朝又入王辟之東居於翟泉子朝據王城曰西王敬王在翟泉曰東王越四年子朝奔楚敬王雖得返國然以子朝餘黨多在王城乃徙都成周而王城之都廢至考王封其弟揭於王城以續周公之官職是爲周桓公自此以後東有王西有公而東西周之名未立也桓公生威公威公生惠公惠公之少子班又別封於鞏以奉王爲東周惠公之父子同謚以發輿成周皆在王城之東故班之兄則仍襲父爵居於王城是爲西周武公以王城在成周之西故自此以後西有公二公各有所食而周尚爲一也顯王二年趙韓分周地爲二二周公治之王寄焉而已矣周之分東西自此始此以二公封邑之殊而名也前後建都之殊者以鎬京爲西對洛邑爲東周而言也二公封邑之殊者又於洛邑二城之中以王城爲西周對成周而言也一王城也昔以東周稱後以西周稱夫周東西之分因武惠二公各居一而名王則或東或西東西之名繫乎公不繫乎王也鮑氏云報徙都西周西周鎬京也嗚呼鎬京去王城成周八百餘里自平王東遷之後不能有而以命秦仲曰能逐敵人即有其地鎬之爲秦已四百年于茲其地在長安上林昆明之北虎狼所穴而王得往都於彼哉

原說文曰州疇也疇其界也 風俗通曰周禮五黨爲州之言殊也合同類異其土而生之也 春秋說題辭曰爲州州疇也中有長使之相周足也 增釋名曰州注也郡國所仰注也又曰郡羣也人所羣聚也 原尚書大傳曰古之處師八家而爲鄰三鄰而爲朋三朋而爲里五里而爲邑十邑而爲都十都而爲師州有十二師焉

增周書曰郊田方六百里因四土爲方千里分以百縣縣有四郡郡有鄙鄙不過百室以便野事 詩曰奄有九有 周禮曰大司徒以天下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 王制曰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二十五里之國六十附庸間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 呂氏春秋曰天有九野地有九州河漢之間爲豫周也兩河之間爲冀晉也河濟之

間兗衛也東方爲青齊也泗上爲徐魯也東南爲揚越也南方爲荆楚也西方爲雍秦也北方爲幽燕也 淮南子曰天地之間九州八極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 漢孔安國尚書序曰九州之志謂之九丘 春秋文耀鉤曰北斗七星主九州 摘輔象曰兗豫屬上台（九州繫於上台） 荆揚屬下級（上台之下下台之上） 梁雍屬中土（中台之上下） 冀州屬下土（下台之上） 徐州屬下下（下台之下） 青州屬下下（下台之下） 五經異義曰地有九州足以承天 詩含神霧曰比鄰五國者千里之城處州之中名曰地軸 廣輿記曰統論天下之大勢如人之有一身京師元首也 玉門遼陽上公雲朔肩背也河渠咽喉也伊洛襄漢河淮之間腹心也齊魯秦晉左右手也吳蜀股也閩廣滇粵足也肩背厚咽喉通腹心實左右手股強足無跂蟲以奉元首而營衛灌注焉斯形充體暢外邪不奸矣

州郡總載二

廣輿記曰人皇氏依山川土地之勢度爲九州謂之九有於是州有九土土有九山山有九藪澤有九藪水有六品東南神州曰晨土正南大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井土正中冀州曰中土正北北括州曰肥土正北幽州曰隃土正東北薄州曰成土東北薄州曰隃土正東陽州曰申土是謂九介會稽泰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是謂九山太汾逕陘荆沇方城敖阪井陘令疏句注居庸是謂九塞具區雲夢陽紆大陸圃田孟諸海隅昭餘祁是謂九藪河水赤水洛水黑水江水雒水淮水是謂六水 周禮職方疏曰自神農已上有大九州柱州迎州神州之等至黄帝以來德不及遠惟於神州之內分爲九州 文獻通考曰顓帝所建帝嚳受之創制九州統領萬國（雍荆豫梁冀青徐兗） 楊北至於幽陵（幽州南至於交趾（交州西至於流沙（在張掖居延縣） 東至於蟠木（東海中山也） 日月所照莫不砥屬（砥平也四遠皆下而來服） 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 廣輿記曰唐堯命禹平水土分天下爲九州（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 爾雅曰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漢南曰荆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間曰兗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 隋經籍志曰禹別九州定其山川分其圻界條其物產辨其貢賦 淮南子曰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又使竪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 漢郊祀志曰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 晉志曰大禹觀於濁河而受綠字嬴瀛之內可得而言也天有七星地有七表天有四維地有四瀆八紘之外名爲八極 尚書曰禹別九州九州攸同 初學記曰堯禪天下至舜即位分冀州爲幽州并州爲

州爲營州始置十二州禹受命復爲九州　又曰殷湯受命因夏九州也　廣輿記曰周立職方掌天下之土東南曰揚州正南曰荆州河東曰兗州正西曰雍州正北曰幽州東北曰青州東曰徐州河南曰豫州西南曰梁州正中曰冀州　又分天下爲九畿之外方五千里謂之藩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鎮各五百里謂之要服侯甸男采衛蠻夷各五百里謂之荒服　原　輿地志曰至周成王時周公作輔定官分職政禹九州以徐梁合之於青雍分冀州之域爲幽幷二州大司徒之法五黨爲州職方氏掌天下之地辨九州之國保章氏掌天文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之國皆有分星以視吉凶　史記曰周

制天子方千里分爲縣縣有四郡故左氏傳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至秦始皇初置三十六郡以監縣大事記曰春秋時郡屬於晉大夫受郡是也戰國時時置時廢秦兼天下分置三十六郡三十六郡者隴西北地上郡太原雲中九原鴈門上郡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東胡東海南郡九江郡會稽南海桂林象郡黔中郡蜀郡巴郡漢中郡南陽

郡又分立零陵郡合十七郡昭帝增金城平帝合新舊郡國一百十一改雍曰涼梁曰益置徐州并荊揚青豫幽并冀暨交阯朔方凡十三部分隸焉

續漢書郡國志曰光武中興命并省郡國明章和至於順帝凡郡國一百五仍爲十三部刺史所部也南尹河東弘農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司隸校尉所部也潁川汝南梁國陳國魯國沛國汝南郡南陽郡山陽郡東平國任城國太山郡北海國東萊郡青州刺史所部也濟陰郡平原郡徐州刺史所部也清河郡勃海郡冀州刺史所部也九江郡廬江郡揚州刺史所部也南陽郡江夏郡荊州刺史所部也漢中郡巴郡廣漢郡蜀郡犍爲郡越巂郡益州刺史所部也隴西郡天水郡武都郡金城郡并涼州刺史所部也

正吳蜀三方鼎跱疆場不定漢建安中置郡十二新興西平新平洛陽陰平梓潼永昌也又省上郡湖方五原雲中定襄鴈門朔方合十七郡獻帝建安十八年復禹貢九州之舊文帝受禪又置七郡朝歌陽平弋陽平公孫度得遼西遼東帶方元菟樂浪又置上庸一郡少帝又置平陽一郡并得漢舊郡國五十四平蜀得二十郡劉備初置九郡巴東巴西梓潼江陽文山涪陵南安越巂朱提雲南興古牂牁漢興也明帝置六郡永昌益州漢中永昌南安始昌武都是也魏置四十三郡新城義陽安豐弋陽魏興上庸西城廣平陳留濟陰梁國譙沛國汝南郡南陽郡河南尹河東弘農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司隸校尉所部也潁川郡魯國陳國東平國任城國太山郡北海國東萊郡青州刺史所部也濟南郡平原郡徐州刺史所部也清河郡勃海郡冀州刺史所部也九江郡廬江郡揚州刺史所部也南陽郡江夏郡荊州刺史所部也漢中郡巴郡廣漢郡蜀郡犍爲郡越巂郡益州刺史所部也隴西郡天水郡武都郡金城郡并涼州刺史所部也吳之後天下一統涼州并省郡國明章和至於順帝凡郡國一百五仍爲十三部刺史所部也吳蜀三方鼎跱疆場不定漢建安中置郡十二新興西平新平洛陽陰平梓潼永昌也又省上郡湖方五原雲中定襄鴈門朔方合十七郡獻帝建安十八年復禹貢九州之舊文帝受禪又置七郡朝歌陽平弋陽平公孫度得遼西遼東帶方元菟樂浪又置上庸一郡少帝又置平陽一郡并得漢舊郡國五十四平蜀得二十郡劉備初置九郡巴東巴西梓潼江陽文山涪陵南安越巂朱提雲南興古牂牁漢興也明帝置六郡永昌益州漢中永昌南安始昌武都是也魏置四十三郡新城義陽安豐弋陽魏興上庸西城廣平陳留濟陰梁國譙沛國汝南郡南陽郡河南尹河東弘農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司隸校尉所部也潁川郡魯國陳國東平國任城國太山郡北海國東萊郡青州刺史所部也濟南郡平原郡徐州刺史所部也清河郡勃海郡冀州刺史所部也九江郡廬江郡揚州刺史所部也南陽郡江夏郡荊州刺史所部也漢中郡巴郡廣漢郡蜀郡犍爲郡越巂郡益州刺史所部也隴西郡天水郡武都郡金城郡并涼州刺史所部也

至乎劉曜陷洛陽於是司冀雍涼青并兗豫幽平秦營十二州并淪沒矣

增廣輿記曰晉版圖歸一分天下爲十九州共郡國一百七十九南齊都建康北之二百二十有八縣千一百七十九地所統少州凡二十有二郡一百九十有五縣千四百七十四文獻通考曰梁氏州郡多沿舊制天監中州二十有三郡三百五十縣千二百有五其後更有析

置大同中州百有七郡縣亦稱於此自侯景逆亂建康傾陷墳籍散逸不可得而詳焉　又曰陳氏土宇彌蹙於梁北失淮淝以長江爲境有州四十有二地轉狹而鎮十二郡國二百八十九矣天平年凡州六十八至武定年凡州一百一十一郡五百一十九周明帝受魏禪至大象二年凡州二百一十一谷璧事類曰後周宇文氏都關中郡五百有八縣千二十四括地志曰隋文帝受周禪至開皇三年罷天下郡其縣但稱州而已九年平陳以後四海一家大業三年罷州爲郡四年大簿凡郡國一百八十三谷璧事類曰隋文帝

成巖莫及淮南十四州又增置之州五而廢者三合一百一十八州以爲周至於開寶自江南二十一州爲南唐自劍南十六州爲蜀自湖南北十州爲楚自大原以北十州爲東漢而荊蜀三州爲南平合中國所有二百六十八州而軍不在焉宋太祖皇帝受周禪凡州府軍監一百三十九縣六百六十一建隆四年荊南高繼沖來朝得州三縣一十七是年平湖南得州一十五監一百四十開寶四年平蜀得州府四十六益彭邛眞邛蜀綿漢資簡百四十開寶四年平廣南得州六十一廣南西路轉運使治桂賀昭梧象藤容宕白廉貴鬱林融賓横潯龔柳思唐高集開南昌潯循連竇化瓊萬安振縣二百一十四八年平江南得州一十九軍三百一十三軍一抗蘇湖秀杭睦歙宣饒信池江南東路吉撫虔南康臨江建昭南豐袁筠南東路福建路汀漳泉興化南劍邵武建寧福寧路共縣一百八太宗太平興國三年陳洪進獻其地得州二縣十四是年錢俶亦獻其所管得州一十三軍一抗蘇湖秀杭睦歙宣饒信池江南東路吉撫虔南康臨江建昭南豐袁筠南東路福建路汀漳泉興化南劍邵武建寧福寧路共縣八十六四年平太原得州十軍一抗蘇湖秀杭睦歙宣饒信池江南東路吉撫虔南康臨江建昭南豐袁筠南東路福建路汀漳泉興化南劍邵武建寧福寧路共縣四十一是年李繼捧來朝得州四縣八天下凡十八路州府軍監三百二十三至道三年分天下爲十三路其後又增三路天下凡二十六京府二十九州軍四十六監二十二軍四十六縣一千二百五十二

有二屬國六十東至於海西至金山暨於流沙北至臚朐河南至白溝幅員萬里 余史地理志曰金襲遼制建五京置十四總管府爲十九路共間散府九節鎮三十史都七十三軍十有六縣六百三十二後或陞軍爲州陞城堡寨鎮爲縣凡京府州百七十九縣加於舊五十一城寨堡關百二十二鎮四百八十八 元地理志曰元北逾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東南所至不下漢唐而西北則過之世祖平宋全有版圖立中

書省一統山東西河北之地行中書省十有一曰嶺北曰遼陽曰河南曰陝西曰四川曰甘肅曰雲南曰江浙曰江西曰湖廣曰征東分鎮藩服路一百八十五府二十七廣輿記曰明分天下爲兩京十三省永樂平交阯設布政司一錯安南郡縣內屬領於六部故曰隸南直隸即京師北直隸即京師山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四川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南直隸即京師北直隸即京師山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四川廣東廣西雲南貴州

國朝定天下爲兩京十四省直隸即京師盛京即遼東江南分二布政司一錯江寧蘇松鎮鳳陽七府徐州一錯安慶徽寧池太廣德三府滁和廣德州一錯鳳陽七府滁和廣德三府徐州一錯淮安揚

又改州爲郡刺史爲太守大凡郡府三百二十有八縣千五百七十有三

川之勢過日月之表通地

居其一而爲之長人皇氏依山川七十有二氏因天時分九州命之曰神農氏因地利度爲九州謂之九圍各乘雲車使風雨至中州以制八輔六合之內以九州爲之地過日月之表伯於高陽之東

山川千古不易鄭樵曰州郡千古不易所以禹貢分明必以山川之形定是爲禹貢爲萬世不易之遷定故

州郡總載四

以名字典郡漢朱浮與彭寵書曰伯通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以名字典郡有依命之功

跨州兼城

三刀爲州晉王濬傳

說定五州齊王融策問曰昔二帝三代論曰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連城小者連數十昭三碑文曰公攬轡升車指麾風靡建民表非待數月牧

先請典州唐韋湖立傳陸內朝廷重

州郡總載五

讀蕭子顯郡國讚曰郡國既建因州而部離過十三合不逾九分城列邑名號即阜遷移區併代王代有

冀州一

釋名曰冀州取地以爲名也其地有險有易帝王所都亂則冀治弱則冀彊荒則冀豐也爾雅曰兩河間

曰冀州周官曰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揚紆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春秋元命苞曰昴畢間爲天街散爲冀州分爲趙國立爲常山淮南子曰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於是女媧殺黑龍以濟冀州漢書天文志曰昴畢爲趙其分野

冀州二

漢班彪冀州賦曰夫何事於冀州聊託公以遊居歷九州而觀風亦哲人之所娛望常山之巍巍登北嶽而高遊建封壇於岱宗瘞元玉於此丘徧五嶽與四瀆觀滄海以周流

漢揚雄冀州箴曰洋洋冀州鴻原大陸嶽陽是都島夷被服潛沒河流表文作以碣伯隆周之末趙魏是宅冀土麋沸炫炫如湯更盛更衰載從載橫陪臣擅命天王是替趙魏相及秦拾其瞰北築長城恢夏之場漢興定制改列封作藩王仰覽前世厥力歷合作孔多初安如山後崩如崖故治不忘亂安不忘危周宗自怙云禹有予驟六國奮矯果絕其維牧臣司冀敢告在階

論魏盧毓冀州論曰冀州天下之上國也尚書何平叔鄭元茂謂其土產無珍人生質朴上古以來無應仁

賢之例冀徐雍豫梁州也廬釋曰除黃帝以前未可備
聞略自唐虞已來冀州乃聖賢之淵藪帝王之寶地東
河以上西河以東南河以北易水以南帶壤千里天地
之所會陰陽之所交所謂神州也

揚州一

原 尚書禹貢曰淮海惟揚州厥貢瑤琨篠簜惟木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
周官曰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
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 春秋元命苞曰
牽牛流爲揚州分爲越國立爲揚山 漢書天文志曰
牽牛婺女爲揚州分野 續漢書曰張衡拜揚州刺史

當濟江行部七人皆以江南子行之神數於治涉禹廟
聲云子行若其有知當忘志行津祭祀必能我設令
鼓擂而過歷行部亦必大雨 舊傳云嚴遵爲揚州刺史行部問道旁女子哭聲不哀
問所哭者誰對云夫遭喪吏云死人自道不燒死遭救吏舁尸到與語訖而
吏云死人自道不燒死擂女令人守尸云當有枉吏白
有蠅聚頂所遭今攻之果得銀簪頂考問深殺夫

揚州二

原 後漢揚雄揚州箴曰矯矯揚州江漢之滸彭蠡既瀦
陽烏攸處橘柚羽貢珠璣篠簜既敷筱蕩既除厥

所受去鎮之日秋毫無犯計在州以來內外然油及私牛馬食費以私錢六十萬補裨之

荊州二

原 歌梁宋史荊州樂歌曰章華遊獵去絕郢從禽歸溶溶紫煙合鬱鬱紅塵飛 又歌曰朝發江津路暮宿靈溪道平衢廣且直長楊鬱鬱夾

源 蔵漢揚雄荊州箴曰奄有荊州巫山在荊之陽江漢作汶山作朝宗其流湯湯夏后遭洚荊衡是調雲夢坌泥包匭菁茅金玉砥礪象齒元龜貢篚百物世世以饒戰戰慄慄至桀荒溢曰在帝位若天有日不順庶國敦敖余服復尊京師小白既沒周卒陵遲嗟茲天王附命下土雖安平無敢逸豫牧臣司荊敢告執御

奪亦有成湯果棄其鉞放之南巢號之以桀南巢茫茫包楚與荊風靡以悍氣銳以剛有道後服無道先強世失其法廢喪其文武牧臣司青敢告執矩

徐州一

原 尚書禹貢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枱怪石 周官曰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其利蒲魚 春秋元命苞曰虛危之精流爲青州分爲齊國立爲萊山

漢書天文志曰奎婁胃爲徐州之分野 王隱晉書曰荀

源 蔵漢揚雄徐州箴曰海岱伊淮東海是渚徐州之土邑於蕃宇大野既瀦有羽有蒙孤桐蟠珠泗沂攸同實

列蕃蔽侯衛東方民好農蠶大野以廣帝癸及辛不祇不恪沈湎於酒而忘其東作天命湯武勤絕其緒祚降周任姜鎮於琅琊姜氏絕苗田氏攸都事由細微不慮不圖禍如丘山本在萌牙牧臣司徐敢告僕夫

兗州一

兗 尚書禹貢曰濟河惟兗州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於濟漯達於河　周官曰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沛其浸盧維其利蒲魚　春秋元命苞曰五星流爲兗州兗之言端也言陰精端故其氣織殺分爲鄭國　漢書天文志曰角亢氏爲兗州之分野

兗州二

兗 蔵 漢揚雄兗州箴曰悠悠濟河兗州之寓九河既導雷夏攸處草繇木條漆絲絺紵濟漯既通降丘宅土成湯五徙卒都於亳盤庚北渡牧野是宅丁感雊雉祖巳伊忠爰正厥事遂緒高宗厥後陵遲顛覆厥緒西伯戡黎祖伊奔走以天咸命不恐不震婦言是用牝雞晨三仁既知武果戎殷牧野之禽豈復能耽甲子之朝豈能復笑有國雖久必畏天咎有民雖長必懼人殃箕子歔欷厥居爲墟牧臣司兗敢告執書

豫州一

豫 尚書禹貢曰荆河惟豫州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浮於洛達於河　周官曰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滎洛其浸波溠其利林漆絲枲　春秋元命苞曰鉤鈐星別爲豫州豫之爲言序也言陰陽分布各得處也　漢書天文志曰房心爲豫之分野

豫州二

豫 蔵 漢揚雄豫州箴曰郁郁荆河伊洛是經滎播泉漆惟用攸成田田相聲廬廬相距夏殷不都成周攸處豫野所居爰在鶉墟四隩咸宅萬內莫如陪臣執命不慮不圖王室陵遲喪其爪牙靡哲靡聖捐失其平方伯不維韓卒擅命文武孔純至厲作昏成康孔寧至幽作傾故有天下者毋曰我大莫或余敗毋曰我強靡克余亡夏宅九州至於季世放於南巢成康大平降及周微帶敵屏營屏營不起施於孫子王赧爲極實絕周祀牧臣司豫敢告柱史

雍州一

雍 尚書禹貢曰黑水西河惟雍州厥貢惟球琳琅玕浮於積石至於龍門西河　周官曰正西曰雍州其山鎮

曰岳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洛其利玉石
春秋元命苞曰東井鬼星散爲雍州分爲秦國東距殽
阪西有漢中南含高山北阻唐得東井動深之萌其
氣險也　春秋文耀鉤曰華岐以北龍門積石南至三
危之野雍州屬魁星　河圖曰泰地方千里　漢書曰
秦得百二蘇林曰言秦地險固以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　天文志曰東井
與鬼爲雍州分野　太康地記曰雍州兼得梁州之地
西北之位陽所不及陰氣雍閼故取名焉

雍州二

晉摯虞雍州詩曰於皇先王經啓九有有州惟雍
居京之右土載奧區山包神藪嘉生惟繁庶類伊阜悠
悠州域有華有戎外接皮服內含岐豐周餘既沒夷德
未終莫不慕義易俗移風

箴漢揚雄雍州箴曰黑水西河橫截崑崙邪指闇閎
晝爲雍垠上侵積石下礙龍門自彼氐羌莫敢不來庭
莫敢不來匡每在季王常失厥緒侯紀不貢荒侵其寓
陵遲衰微秦據以庾興兵山東六國顛沛上帝不寧命
漢作京隴山以徂列爲西荒南排勁越北啓彊胡幷逮
屬國一護攸都蓋安不忘危盛不諱衰牧臣司雍敢告
繇衣

益州一

春秋元命苞曰脊參流爲益州益之言隘也謂物類
並決其氣急切決列也　漢書天文志曰脊蟠參爲益
州分野　揚雄蜀本紀曰蜀始王曰蠶叢次曰伯雍次
曰魚鳧　又曰武都人有女蜀王納以爲妃疾卒葬於
成都作石鏡一枚以表其墓　十州志曰蜀王杜宇自
號望帝　左思蜀都賦曰外負銅梁宕渠內函要害膏
腴

益州二

箴漢揚雄益州箴曰巖巖岷山古曰梁州華陽西極
黑水南流茫茫洪波鯀堙降酅于時八都厥民不懌禹
導江沱岷嶓啓乾遠近底貢磐錯碧丹絲麻條暢有稷
有稻自京徂畛民攸溫飽帝有桀紂洒沈頗僻過絕苗
民滅夏殷績爰周受命復古之常幽厲夷業破絕爲荒
秦作無道三方潰叛義兵征暴遂國于漢拓開疆宇恢
梁之野列爲十二光燄虞夏牧臣司梁是職是圖經營
盛衰敢告士夫

幽州一

釋名曰幽州在北幽昧之地也　周官曰東北曰幽
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貕養其川河沛其浸留

時其利魚鹽　春秋元命苞曰箕星散爲幽州分爲燕國幽之爲言窈也言風出入窈冥敏動易曉故其氣躁急　漢天文志曰箕尾爲幽州分野

幽州二

【晉】薛瓚漢揚雄幽州箴曰蕩蕩平川惟冀之別北阨幽都戎夏交偏伊昔唐虞實爲平陸周末蕞蟄迫於獯鬻矢其陪周使不阻六國擅權燕趙本都東限滅貊羨及東胡強秦北排蒙公城壇大漢初定介狄之荒元戎屢征如風之騰義兵涉漠偃我邊萌既定且康復古虞唐盛不可不圖衰不可不扶或忘隄潰蟻穴器漏鍼芒牧臣司幽敢告侍旁

并州一

【晉】周官曰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虖池嘔夷其浸涞易其利布帛　春秋元命苞曰營室流爲并州分爲衛國之鎮立爲明山并之爲言誠也精舍交并其氣勇抗誠信也　漢書天文志曰營室東壁爲并州分野　太康地記曰并州不以衡水爲號又不以恒山爲名而云并者蓋以其在兩谷之間乎韓魏趙謂之三晉即并冀二州是其地也

【晉】薛瓚漢揚雄并州箴曰雍別朔方河水悠悠北辟獯鬻南界涇流書茲朔土正直幽方自昔何爲莫敢不來王周穆遐征犬戎不享爰貊伊德侵玩上國莫敢不來王周穆遐征犬戎不享爰貊伊德侵玩上國宣王命將攘之涇北宗周罔職日用爽蹉既不俎豆又不干戈犬戎作難斃於驪阿太上曜德其次曜兵德兵俱廢靡不悴荒牧臣司并敢告執綱

交州一

【晉】萬恭交廣記曰漢武帝元鼎中開拓土境北開朔方南置交阯刺史建安二年南陽張津爲刺史交阯太守士燮表言伏見十二州皆稱曰州而交獨爲交阯刺史何天恩不平乎若普天之下可爲十二州者獨不可爲十三州詔報聽許拜津交州牧加以九錫形弓形矢禮樂征伐威震南夏與中州方伯齊同自津始也　太康地記曰交州本屬揚州取交阯以爲名虞之南極也周有天下越裳氏慕聖人之德重九譯貢白雉泰滅六國南開百越置桂林象郡以趙佗爲龍川令因秦之末自擅南裔漢高革命加以王爵始變椎髻襲冠冕焉

交州二

【晉】薛瓚漢揚雄交州箴曰交州荒裔水與天際越裳是南荒國之外爰自開闢不羈不絆周公攝祚白雉是獻昭

王陵遲周室是亂越棄絕貢荊楚迭叛四國內侵蠶食宗周臻於李赧遂入滅亡大漢受命中國兼該南海之宇聖武是恢稍稍受羈遂臻黃支杭海三萬來牽其犀盛不可不憂隆不可不懼顧瞻陵遲而忘其規摹亡國多逸豫而存國多難泉竭中虛池竭瀕乾牧臣司交敢告執憲

河南郡一 案河南郡一部所載京師及京兆扶風事與京尹所載互異

【原】應劭漢官儀曰河南尹所治周地秦兼天下置三川守河雒伊也漢更名河南 洋京 謝承後漢書曰華嶽為河南尹優賢養民興教崇化至其蠲治強宗威烈不

虧遂見譖毀 又曰羊陟遷河南尹下車計日受俸嘗食乾飯茹菜禁斷豪右囑託書疏不與交通斷理寃徒進用善士節操者旌表異行 魏志曰司馬芝為河南尹抑強撫弱私請不行芝為敎與羣下曰蓋君能設敎不能使吏必不犯也吏能犯敎而不能使君必不聞也夫設敎而犯君之羣也犯敎而聞吏之禍也若歩於上吏禍於下此政事所以不理也可不各勉之哉 傅子曰傅嘏為河南尹治以德敎為本然持法有恒簡而不可犯見理識情獄訟不任檟楚而得其實不為小惠 詳京

尹 又曰樂廣為河南尹郡中前廳多怪病後人皆於廊下督郵傳中治事無敢在廳事者惟廣處之白日戶自閉二子凱橫等憚怖廣使掘墻孔得狸乃絕

河南郡二

【原】臧後漢崔駰河南尹箴曰茫茫天區畫冀為京商邑翼翼四方是營唐虞商周河洛是居成王郟鄏以處鎮墟諸夏勁強是從是橫徹我墻屋而師尹不匡霸奪其權宗器以分圖籍遷移九鼎入秦

京兆郡一

【原】漢書曰趙廣漢為京兆尹以和顏接士事善推功歸之下曰某掾屬所為非二千石所及吏皆書寫心腹無

所隱匿 又曰張敞守京兆尹尹自趙廣漢誅後皆不稱職市師寖廢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敞既視事求問長安偷盜首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僮僕閭里以為長者敞皆召既見責問因貸其罪乃署吏令致諸偷以自贖為置酒小偷皆來賀之飲酣偷長陰以赭汙其衣裾吏坐門閱赭汙者輒收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由是抱鼓希鳴市無偷盜 又曰王駿為京兆尹成帝欲大用之故試以政事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駿皆有名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京兆郡二

碑後漢蔡邕京兆尹樊陵碑曰於顯哲尹誕德孔彰膺帝休命謂篤不忘爰納忠式規悟聖皇欽崇園邑大孝允光九命車服昭示采章軒輊四牡承祀蒸嘗多士時貢縣役永息進路孔夷民清險棘同體諸舊兆萌蒙福惠垂無疆守以罔極

宣城郡一

陶陶氏家傳云陶汪晉咸康中爲宣城內史君從父獻先爲之君到郡乃招隱逸廣開學舍以此教民民有向方者則辟爲掾吏百姓歌之曰人當勤學得主簿誰使爲之陶明府　晉中興書曰桓彝少孤家貧而性度高與書曰桓彝分俸祿以賑給之

會稽郡一

司馬彪續漢書曰任延拜會稽南部都尉時年十九迎吏見其少皆驚會稽多名士延到官皆聘請高行俊乂敬待師友之禮及掾吏貧乏輒分俸祿以賑給之

晉中興書曰諸葛恢爲會稽太守臨行上爲置酒謂之曰會稽晉之關中足食足兵在於太守以君有在任之方是以相屈四方分崩當匡振否運治之所先君爲言之恢陳謝因對曰今天下喪亂之餘風俗陵遲宜尊五美屏四惡進忠貫之士退浮華之黨中宗深納之　又曰王彪之爲鎮軍將軍會稽內史加散騎常侍居郡八年豪強斂跡亡戶出者三萬餘口　又曰王述作會稽太守外白請諱答曰惟祖惟考四海所知過此無所復諱

會稽郡二

詩宋秦淑登宣城郡詩曰帳焉訊舊老茲前乃楚居十代關州記百祀絕方書　齊謝朓始之宣城郡詩曰露雲雨慶方繈參多士振鷺徒追飛羣龍難隸盛烹鮮止貪競共理屬廉恥伊余昧損益何用祇千里解劒北

啓齋謝賜為王敬則謝會稽太守啓曰臣本布衣不謀遠大折衝之勳不舉敦理之義何階常恐覆餗是貽各徵斯應陛下燭曆勝統日月重光得以桓珪衮服拜奉歲時視濯獻牲郊廟而鴻恩妄假復授龜符玉節邁於雙璜表裏侔之四履臨邊三事既謝張溫顒川再撫亦慙黃霸

淵鑑類函卷三百三十五

禮部二十四

會葬部

河南道一

河南道者即禹貢豫徐青兗四州之域（案尚書兗南北距河東至濟）（河南古九河之地今滄州等州即古九河之地今景州北境是也）海南及淮西至荊山盡其地也（河南府周地也風雨之所交也陰陽之所和也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中昔周公營洛邑至平王居之）宋州宋地也（古豫州域）古商丘也閼伯之墟周封微子是為宋也（案舊地理志云古豫州宋也）

之分野（漢代梁孝王都之）青州齊地也古爽鳩氏之墟周封太公於營丘為齊也（今臨淄）兗州魯地也（舊地理志云今兗州曲阜魯國古奄地）古少昊氏之墟周封周公後為魯侯之分野（漢代梁孝王都之）青州齊地也古爽鳩氏之墟周封太公於營丘為齊也（今臨淄）兗州魯地也（舊地理志云今兗州曲阜魯國古奄地）古少昊氏之墟周封周公後為魯侯

陳州陳地也（古豫州域）平王東遷鄭武公居之（今新鄭）其後韓哀侯滅鄭而居其地（韓自子孫以前皆在晉陽哀侯徙鄭）汝鄧面西得河南府之陽翟福昌新安盡韓地也（案其地理志陳韓鄭汝之分野）汴州魏地也（汴州大梁是也）魏初居河北（謂絳安邑）惠王以安邑近秦乃徙都焉（今汴州）分得韓之鄭滎等數州之東界屬於魏也（地理志云魏之分野）

帝臺　天室　山海經云嶽之山帝臺之所以鬻百神也郭璞注云鬻生養也

在伊闕西南者曰伊闕在洛陽南者曰天門武王曰我南望岳鄽其邑於洛汭前至黃昏後至岳鄽

史記曰周室之盛也

龍門　地理志云河東郡有龍門山

戴延之西征記曰龍門口廣二里餘兩山相對望若闕焉

水經注云龍門口廣二百餘步兩山高峙大禹所鑿也

阜洛川　西山記曰阜谷連東垣口阜相連東垣口阜相連東垣口阜相

無鹽 宿城縣東平湖左近東平湖以上鄆州

穀 漢書音義曰穀在東平無鹽縣東

陽穀 漢書音義曰穀在東平湖以上鄆州

荷 澤 水理注曰荷水出濟陰乘氏縣西北平地溝水東南流逕乘氏縣故城北又東南流逕鉅野縣故城北又東南流逕東平湖左近東平湖以上鄆州

蔡丘 尚書曰導菏澤被孟瀦既豬會諸侯於蔡左傳曰宋公以諸侯會楚子於蔡丘

五丈溝 左傳曰宋公以諸侯會楚子於蔡丘

穀林 穀梁傳曰會于穀林

甑子春秋 呂氏春秋曰齊桓公與管仲甑子而謀伐莒

狼水 水經注曰狼水出大狼山杜預曰狼水出琅琊姑幕縣西北野王莽之姑幕也

魚山 水經注曰魚山即魚山也西征記曰魚山西北臨河

萊邑 左傳曰魯莊公城諸及防以備萊

濟河 又曰高氏邑于濟西

泰亭 盧邑 左傳曰魯莊公城諸及防以備萊杜預曰泰亭盧邑在東平剛縣東北

狼水 魚山 注水經曰狼水出大狼山杜預曰狼子城西北有泰亭盧邑亭又曰高氏邑于濟西

蒲臺 水經注曰小清水又東北逕蒲臺縣故城西北又東北逕蒲臺縣北入於海

甲山 水經注曰小清水又東北逕甲山西

柴阜 焦原 齊地記曰柴阜嶂北谷口名焦原

朱矢 侯苞北征記曰下邳城北征韓記曰宿預城下邳之中路

白樓 博物志曰徐

邳 徐州上

梁 舊邳縣西征記曰梁即此地也

濛 注水經注曰有舊魚梁莊子謂於濛注即此也

關 中記曰函谷關東有崤山崤山之險二方千里周都鄭鎬秦都咸陽漢都長安今武功縣東自隴而西分為隴右道

西楚 北陵 漢書曰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都彭城

五丈 三鼓 漢書曰河以五丈溝以上鄆州

穀林 甑子 呂氏春秋曰齊桓公與管仲甑子而謀伐莒

龍臺 馬耳大冲 三齊略記曰龍臺臨白門樓博物志曰徐州上

聖石 儀祠 三齊略記曰梁鄒城西南有聖石儀祠

甲山 水經注曰小高百丈冲龍出入於其中故名龍臺城北谷口名甲山

九穴 城縣有三曲山有九穴

呂母冢 田橫島 後漢王霸末有呂母者其子為縣宰所殺母散財以招少年共殺宰而入海中今海中去岸百里山有亭盧人謂之田橫島

始皇碑 郯城 非山有秦始皇碑琅琊定天下田橫自殺徙琅琊五千家以奉其墓

石室 觀 石室乃生觀焉見一通人人每居島中

石橿 金輿 翼奉以宅術說曰石橿金輿之地

蒙 毛詩曰保有鳧繹又曰奄有龜蒙

費邑 左傳曰季孫使役如費南山有神頃公不與神頃之費人攻公公孫于邾

華泉 歷井 左傳曰華泉取清以濯征記曰歷井汲之不竭

表海 天齊 地鏡 漢書齊地者以天齊所以主祭天地鏡也

大峴 吏岡 緡伍 史記曰尹封公乎於齊大山中峴伍公孫子糾之地

磐丘 左傳曰齊侯登丘而見牛山北臨其國曰美哉國乎

龍溝 鶴壟 張華博物志曰彭城水五里一溝溝上東導一川

青州 青州藪澤地遠望青山如黛

郯城 費邑 左傳曰季孫使役如費南山有神頃公不與神頃之費人攻公公孫于邾

華泉 歷井 左傳曰華泉取清以濯征記曰歷井汲之不竭

表海 天齊 地鏡 漢書齊地者以天齊所以主祭天地鏡也

大峴 吏岡 緡伍 史記曰尹封公乎於齊大山中峴伍公孫子糾之地

磐丘 左傳曰齊侯登丘而見牛山北臨其國曰美哉國乎

龍溝 鶴壟 張華博物志曰彭城水五里一溝溝上東導一川

青州 青州藪澤地遠望青山如黛

古鄭國也鄭元詩譜曰周宣王封其弟於咸林是爲鄭國

之所也夏州赫連氏之都也

岐州秦德公初居

開內道二

四塞 八川 漢書敘云關中被山帶河四塞之固上林賦曰蕩蕩乎八川分流高誘曰關中有涇渭灃滻豐鎬潦潏八川也

神皋 福地 西京賦曰實惟興寶神皋奧區甲閎山曰駕山西有阜通谷東有三成名曰三崤

金城 石柱 漢書曰關中金城千里轄舊事曰石柱以南屬京兆以北屬扶風

細柳 長楊 漢書敘云關中被山帶河四塞之固上林賦曰蕩蕩乎八川分流高誘曰豐鎬潦潏八川也

溫水 雞頭鶉首 溫水三秦記曰長安西北有溫湯水流入渭雞頭山記曰甘泉谷口北有山山頭在山上有池池中有物狀如雞頭鶉首之野史

滄池 三秦記曰長安西北有滄池池中有魚水流入渭

渭水 黃山 山海經曰南山多黃丹水出焉西流注於渭

漢京 秦里 西都賦曰弘農華陰之東有湯谷桃林之塞左傳曰晉侯使詹嘉守桃林之塞杜預曰今弘農華陰縣東北有秦亭秦里之名

桃塞 柏原 左傳曰晉侯使詹嘉守桃林之塞杜預曰今弘農華陰縣東北有秦亭秦里之名

整洛 分華 史記曰秦獻公二年城櫟陽東北築冀闕是也

蒲谷 柏城 水經注曰水出谷水原南流注於渭水又曰渭水南自谷口至長城北入丹川渭水又東北流注於洛水

丹川 烏水 酈元詩譜曰秦文公有青雀黃龍之瑞以上騂牛祠上帝於鄜時雄雞一鳴天下白故作畤鄜衍又曰文公獲若石於陳倉北阪以爲陽寶祠於陳倉北阪下其聲殷殷云

青牛 白帝 酈元詩譜曰秦文公有青雀黃龍之瑞以上騂牛祠上帝於鄜時雄雞一鳴天下白故作畤鄜衍又曰文公獲若石於陳倉北阪以爲陽寶祠於陳倉北阪下其聲殷殷云

芹川 芮水 又曰宜陽縣北有芹川又曰出流丘於谷峽八泉二流丁水西南水注於渭水

漆水 桐池 水經曰漆水出扶風杜陽山東北流注於渭水

岐下 梁丘 史記曰古公亶父自豳遷於岐下梁丘公豐父北

黃 重 高誓於韓原之傳成云張掖之水出焉北流注於弱水

蒲池 擧市 雲泉 古今地名云華山上有雲泉水出焉西流注於蒲池

韓原 姚谷 韓武子食采於此

隴坻 漆 蓮池 青鹽澤 十六國春秋云赫連勃勃以田三交至秋也而蓮青鹽水經注云河水東北經典農城又東北經三交城又東北流注於青鹽澤

漆水 典農城 悽渾障 悽渾障在典農城之南

龍尾 龍谷 又曰龍尾水出東南流注於渭

白水 蒲川 又曰白水源出分水嶺東流注於蒲川水

藍山 那邑 藍山三秦記曰地通記曰俗歌云隴頭水嗚咽流西入秦川

芹谷 柞亭 芹谷水出雕川東流注於渭水

兎川 雞水 兎川西流入洛水

烏亭 昆壤 漢烏氏縣王莽改爲烏亭昆壤漢書敘云關中被山帶河四塞之固上林賦曰蕩蕩乎八川分流高誘曰豐鎬潦潏八川也

隴水 吳山 三秦記曰隴山一名吳山

以上涇州

以上慶州

以上坊州

以上延州

以上鄜州

以上丹州

以上鹽州

以上靈州

以上勝州

河東道一

綜 秦河東道者禹貢冀州之域也舜置十二州分冀兩州之地西南距河北爲幽州幷州今河東道即幷冀兩州之地也

盡朔垂悉其地 河東本堯之所都周成王封其弟叔虞其子燮是爲晉侯及三家分晉自蒲州略河東至懷

屬趙 太原府昔高辛氏子實沈及金天氏子臺駘之所居也又爲唐國帝堯爲唐侯所都帝堯舊都地理志云

州屬魏 隰州今屬河北道 自澤潞而南至衛州盡太原府已北

平陽 蒲州帝舜所都太康地記云蒲坂是也

絳州晉獻公遷

河東道二

堯墟 禹跡鄭元詩譜曰堯都晉陽曾孫帝相遷帝丘于舊都復禹之跡少

太夏 中都名春秋地名云晉太康中興還于舊都復禹之跡少

六名五尉 春秋地名云晉太康一名太夏太原太夏

六名 晉太康地志曰并州有大陵中都南部北部右部也

五尉 晉太康地志曰并州有太原中都南部北部右部也

萬垣 部都尉五

葦澤 春秋後語云張孟談謂趙襄子曰君在晉陽公宮之垣皆荻葦也

潛丘 都名云晉有潛丘郭璞曰晉有潛丘在太原晉陽西北

墓 介祠後漢書云晉文公葬于介山又曰晉陽有介子推祠

滹水 源出雁門繁畤東南流注于滹沱

夏屋 都名云晉有夏屋山在代郡

都 都名春秋地名云晉陽有都城

凍水 滹山泉水經注云凍川水在晉地道記曰桑乾水東流入于海

介 祠後漢書云晉文公葬介山又曰晉陽有介山

九原 晉大康地志曰并州有九原縣

三會 水出九原縣西北入于汾

紫川 黃谷縣水經注曰紫川水源出宜州上宜縣東北黃谷

黃谷 縣水經注曰紫川水出宜州上宜縣東北黃谷

青谷 太原中都名春秋地名云晉陽有青谷

晉水 源出晉祠水經注曰晉水出太原晉陽縣西南晉祠北

汾關 呂氏春秋曰大昭之關

澤 春秋後語曰晉永嘉中兩雁生子于汾澤

潛丘 晉永嘉中兩雁生子于汾澤潛丘郭璞曰晉有潛丘在太原晉陽縣西北

門 八門城高九仞周回九里有八門

壁 六壁堡十六里有六壁

石 石勒會生之時北山石上草木變爲鐵騎形

青谷 太原中都名春秋地名云晉陽有青谷

黃巖 水經注曰清水出武鄉縣西清水名黃巖

午臺 左傳曰晉侯代晉八年午臺亭在晉城縣北晉侯代晉八年午臺亭在晉城縣北

鐵騎 四望文字纂書人不能識

壺山 風穴虞書曰太原郡十六有壺山有穴如輪風氣盛則常不正

火井 故老又曰火井在北屋縣東南屋西南山上火井一日十數

壺臺 火井故老又曰火井在北屋縣東南屋西南山上火井一日十數

風穴 虞書曰太原郡十六有壺山有穴如輪風氣盛則常不正

單于 地晉太康記曰屋兰縣有單于臺

石 水經注曰屋兰縣有石門山

黃巖 水經注曰清水出武鄉縣西清水名黃巖

汾關 呂氏春秋曰大昭之關

澤 春秋後語曰晉永嘉中兩雁生子于汾澤潛丘郭璞曰晉有潛丘在太原晉陽縣西北

門 八門城高九仞周回九里有八門

壁 六壁堡十六里有六壁

石 石勒會生之時北山石上草木變爲鐵騎形

青谷 太原中都名春秋地名云晉陽有青谷

晉水 源出晉祠水經注曰晉水出太原晉陽縣西南晉祠北

紫川 黃谷縣水經注曰紫川水出宜州上宜縣東北黃谷

三會 水出九原縣西北入于汾

九原 晉大康地志曰并州有九原縣

夏屋 都名云晉有夏屋山在代郡

都 都名春秋地名云晉陽有都城

介 祠後漢書云晉文公葬介山又曰晉陽有介子推祠

滹水 源出雁門繁畤東南流注于滹沱

潛丘 都名云晉有潛丘在太原晉陽西北

澤 春秋後語曰晉永嘉中兩雁生子于汾澤潛丘郭璞曰晉有潛丘在太原晉陽縣西北

葦澤 春秋後語云張孟談謂趙襄子曰君在晉陽公宮之垣皆荻葦也

萬垣 部都尉五

凍水 滹山泉水經注云凍川水在晉地道記曰桑乾水東流入于海

介 祠後漢書云晉文公葬介山又曰晉陽有介子推祠

墓 介祠後漢書云晉文公葬介山又曰晉陽有介子推祠

六名五尉 春秋地名云晉太康一名太夏太原太夏

六名 晉太康地志曰并州有大陵中都南部北部右部也

五尉 晉太康地志曰并州有太原中都南部北部右部也

堯墟 禹跡鄭元詩譜曰堯都晉陽曾孫帝相遷帝丘于舊都復禹之跡少

太夏 中都名春秋地名云晉陽有青谷

西河圄惠帝末陷於劉元海至石勒時置永石郡後魏改爲潞石郡十六國春秋云雖石單于所徙之庭以上石州

河北道一

案河北道者即禹貢冀州之域舜置十二州分冀州爲幽州幷州分青州爲營州而幽冀營等三州及兗州之北界今並爲河北道南距河東至海北盡幽營悉其地河北本殷之舊都在周滅殷分其甸爲三國邶鄘衛是也至衛懿公爲狄所滅其地屬晉趙韓魏三家分晉而悵屬魏漢書地理志云冀分置幷州也自衛相洛趙貝冀北盡恒山東至海其地屬趙幽平巳北東至海屬燕

洛州邯鄲爲趙國史記趙敬侯所都趙徙北齊文宣帝並都之洺州因名焉

季龍前燕慕容儁自薊徙都之薊城也晉永嘉亂後薊城宮室燬盡季龍所營也

相州爲鄴魏武帝後趙石

河北道二

分晉　接燕　南

北部　二臺　九殿　井臺　有季龍自冀國至鄴二百里輒立一宮宮有夫人侍婢數十凡要行宮四十四所

紫陌　赤橋　軹縣　苑鄉　水經注丹水之城

平津　陸阜　晉陽秋曰遣河橋於富平津即此

蘇嶺　錫盆　典也

鵝澤　商墟　虞險　成史記王伐

狗山　三年傳衰六月公

塘泉　研冢　床丘　平

沙鹿　石　水經注曰陸津阜南有皇母二泉東南合注於吳城以殷餘人封康叔爲衛君居帝丘故虞國之險湛水出黃石山東北流注於河

水經注曰丹水出黃石山東北流注於河

西北三十里譬如醍醐以盆其味似之衛州

會軍頃公及諸侯小會盟於鵝澤今在臨澤縣西

注曰絢泉南北四十里東西二十里以下二同上有絢陂

水經注曰洛水東北流注於鵝澤故縣城西水積成澤

水經注曰洛水東北流注於鵝澤故商墟也

水經注曰洛水東北流注於鵝澤故虞險也

水經注曰洛水東北流注於鵝澤故塘泉也

水經注曰洛水東北流注於鵝澤故研冢也

水經注曰洛水東北流注於鵝澤故床丘平也

水經注曰洛水東北流注於鵝澤故沙鹿石也

故臺波曰武陽以上觀州

參水　蘇亭　水經注曰龍門水一名參水出襄國有蘇人國

百蘢　千步　名引水記注曰參水一名百蘢水故城在房子縣西今步

臺山　左傳云昭公八年趙鞅帥師城下縣屬焉今在磁州

水經注曰洛水東北流注於鵝澤故臺也大城東南門外有沙又有鹿

邑　水經注曰洛水東北流注於鵝澤故邑也

柏亭　槤水　石柱　圭碑　水經注曰洛水東北流注於鵝澤故亭也

又那州水出黃石山東北流注於洛水

槤水一名百蘢水出襄國有蘇人國

石柱圭碑皆明帝永平中記王以上高邑南有蘆清河郡即位所建

甘泉　清河　重丘　浮水　堂邑　靈城　苑鄉　晉陸

漢書地理志曰歷城縣有甘泉鄉

晉書地道記曰清河國兄須清河郡王以上善陸

漢武帝封河間獻王子德爲成縣侯以上重丘

水經注云浮水南左會水出聊城東北堂邑縣又東北過博陵則縣東津又東北過重丘縣之苑鄉城

水經注云浮水出聊城東北堂邑侯國王莽之靈城也

漢書地理志曰東郡聊城縣東北有靈城屋祖封陳嬰爲堂邑侯以上聊城

水經注云浮水南左會水出聊城東北堂邑侯國王莽之靈城也

水經注曰清河郡兄須縣西王莽之靈城屋祖封陳嬰爲堂邑侯以上聊城

今在鹽城縣界千童百薄
應劭注漢書曰千童縣雹帝改
經富平故北城分爲二水南水
注曰漢水經注曰滿河東北
注海此水爲百薄溝東東北注海
龍額縣 晉太康地記云龍額縣有管輅家
以上德州 新館
曼倩祠 魏志曰平原縣有管輅家
安德縣 漢書曰武帝封中山靖王子劉勝爲新綿侯
以上德州 漢書
興亭 漢武帝封中山靖王子來央爲興亭侯 樊城
續漢書曰武帝封中山靖王子爲樊奧侯亭故城在
又曰武帝時趙敬肅王子劉吉
馬頰河 漢平原郡領鬲縣有馬頰上廣下狹
東方朔祠 漢書
以上德州
管輅家 新館
柏國 漢書苑縣東南有柏陵侯今清苑縣
以上清苑縣
爲柏國故城 水經注曰徐水東北經柏國故城北
北有僊人巖 水經注曰黑水出清王子來央二十里有樊奧侯亭故城
曰玉女井 華雨天井 晉太康地記曰行唐縣北二十里有如意
故宮處簡爲文選釣 臺戚馬之觀 鴻關 水經注曰黑水出清苑縣西三十九里
處爲戲頭臺 即晉書所謂鴻上關 又曰定水東流歷
山名謂是 又曰行唐城有大井若輪 水東流歷
又曰泰城有大井若輪 水北流經
輪井 州郡部 核山 騰水經注曰定水東北有貂中山
不測 注曰行唐縣地記
又曰泰城有大井若輪 水東流歷
核山 騰水經注曰黑水出清苑縣西三十九里
不測 注曰行唐縣地記
又曰泰城有大井若輪 水北流經
大城 女廟 晉太康地記云趙武靈王經注曰行唐城北門側有王女神
廟前碑云趙武靈王經注曰行唐城北門側有王女神
歷室 史記曰燕昭王築碣石宮以延賢士
第曰樂毅與燕王謀伐齊得寶器設祭於寧臺
燕王書曰大呂陳寶於寧臺 戰國
於歷室並 仲理金 元英故鼎反
薊州界 伯雍壁 山中僊傳曰仲理居
薊門人所觀以敬百姓 神僊傳曰伯雍入
以石遺之 谷中合神丹作黃金五斤
桑谷 郭璞注穆天子傳曰桑谷之名一
以上薊州 三城 七渡 水經注曰南流歷三城東南流出縣路故
又鮑丘水注之 水經注曰鮑丘水東流七渡故名也
阪泉 繹野史軒轅之戰蚩尤氏作大霧三日不散軒轅乃
周書曰黃帝擒蚩尤於中冀名曰絕轡之野
史記曰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
以上涿州
覆釜 裂溝 有後魏時置水經注曰天水郡武帝
歷山形似覆釜 以爲名 黑城

注曰傳言昔時地裂遂成溝壑有水今懷戎縣東北有龍窠
分家水
刀巖 水經注曰徐州東北經郯山西
立石嶄巖似劒 又曰梁父山層巖壁
立直上 水南經藏刀山層巖壁
千尋 寫魚岳 巨馬水 禹貢曰晉荀瑤代中山
以上易州 素河 黃洛 水經注曰素河水出今皮縣
山 元水 藍山 水經注曰元水出肥如縣兒豁
有藍山 水經注曰高平川水出西北平川 長谷 平川 十六國春秋曰馮跋弟弘
以上平州 水經注曰高平川 狼河 龍苑 弘葬之長谷陵
附黃龍城東北下 龍右道一
龍右道 按隴右道者禹貢爲雍州之域雍州自岐隴已北爲
得禹貢平州之北地爲隴右道 自隴而西盡其地也 秦州有秦亭秦
之先非子爲周孝王養馬於汧渭之間孝王封之附庸
邑於秦也 涼州漢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也前涼
張軌後涼呂光北涼沮渠蒙遜並都之 甘州漢張掖
郡故匈奴昆邪王地也西秦乞伏乾歸都之子熾盤從
都於河州 肅州漢酒泉郡前涼張軌西涼李暠北涼
沮渠蒙遜並都之 西州漢車師國之高昌壁也 昔漢
兵西討師次柳中尤劇其中尤劇者因住焉 武遣
其地形高而人物昌盛因名高昌也
隴右道二
泉 天水 神泉 漢書曰天水郡武帝時置水
經注曰渭水東南與仲泉合也 黑城

朱圉　縣道元水經注曰渭北抵渭川、又曰渭水出鳥鼠同穴山東南流經武山縣有五溪合流注之又東南流經首陽縣南、左則天水經注水東北流注之又東南流注渭水出渭源縣西傾朱圉鳥鼠至於太華山下

艾亭　荊谷　漢書曰荊谷艾亭北流注渭川

鷄聚　馬谿　漢書曰渭水東南流經武山縣有五鷄聚、水經注水出首陽縣南谿山下有百頃池池壁立百仞一人守道萬夫莫向

百頃　四山　沈約宋書曰揚威將軍馬氏以上參差翼附

望曲　漢書水東忽經甘泉亭鹿臺西北經望曲縣故城西水經注水出北地泥陽北山東流注于洛水又東南流經望曲縣故城西

水墊江　沙州記曰水出北山東南流注于洛水即墊江也

石鋪銅　注曰書曰薛水北流注于渭水東北經銅鋪城西有銅鋪谷萬水注之

狼種　應劭注漢書曰參狼種武都羌也

望曲　漢書水東忽經甘泉亭鹿臺西北經望曲縣故城西水經注水出北地泥陽北山東流注于洛水又東南流經望曲縣故城西

水墊江　沙州記曰水出北山東南流注于洛水即墊江也

石鋪銅　注曰書曰薛水北流注于渭水東北經銅鋪城西有銅鋪谷萬水注之

狼種　應劭注漢書曰參狼種武都羌也

馬谿　漢書曰渭水東南流經武山縣有五鷄聚、水經注水出首陽縣南谿山下有百頃池池壁立百仞一人守道萬夫莫向

百頃　四山　沈約宋書曰揚威將軍馬氏以上參差翼附

艾亭　荊谷　漢書曰荊谷艾亭北流注于渭水東南流經武山縣有五鷄聚、水經注水出首陽縣南谿山下有百頃池池壁立百仞一人守道萬夫莫向

川　鷄聚　馬谿　漢書曰渭水東南流經武山縣有五鷄聚、水經注水出首陽縣南谿山下有百頃池池壁立百仞一人守道萬夫莫向

渭　鷄聚　馬谿　漢書曰渭水東南流經武山縣有五鷄聚、水經注水出首陽縣南谿山下有百頃池池壁立百仞一人守道萬夫莫向

秦州　艾亭　荊谷　漢書曰荊谷艾亭北流注于渭水東南流經武山縣有五鷄聚、水經注水出首陽縣南谿山下有百頃池池壁立百仞一人守道萬夫莫向

華山　秦州　艾亭　荊谷　漢書曰荊谷艾亭北流注于渭水東南流經武山縣有五鷄聚、水經注水出首陽縣南谿山下有百頃池池壁立百仞一人守道萬夫莫向

朱圉　縣道元水經注曰渭北抵渭川、又曰渭水出鳥鼠同穴山東南流經武山縣有五鷄聚、水經注水出首陽縣南谿山下有百頃池池壁立百仞一人守道萬夫莫向

崖鹿寨　伐洛記曰鹿寨在州城東北十里是也

觀鳥城　清取天國春秋以前舊城也城不方正以不以上東北西南繞城下有葛子崖秋縣南十里是也

柳谷　蘭池　漢書曰始皇發謫徙蘭池宮注曰蘭池在咸陽東北

合黎　臨澤　書曰導弱水至於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狄道　夷鎮　周地圖記曰狄道縣西南有夷鎮

漆水　金泉　其水有脂如漆但不可食此方人取若蓋中主黑如不凝者

酒泉　肥水　漢書曰酒泉郡武帝初有金泉之石泉味若酒

龍城　水經注曰渭水東南流經龍城西

雞谷　龍城　水經注曰渭水東南流經龍城西

龍右道三

歌　後魏溫子昇涼州樂歌曰遠遊武威郡城車馬相交錯歌吹日縱橫　又歌曰路出玉門關城接龍城坂但事絃歌樂誰道山川遠

山南道一

原　紫山南道者禹貢荊梁二州之域也今管荊州之南界入鄂南道界自鄖歸而北距荊州南道東界為鄂南道其北距荊州又入鄂右道　荊州楚文王始都之江陵記曰楚文王始自丹陽徙都於郢今州北城南是也　襄州古襄國也是漢水而南至江西距劒閣盡其地也　荊華二山之陽絶

襄州禹貢荊豫二州之界 鄧州後漢之南都也光武起焉

山南道二

南荊 西楚 景洲 春秋 今 南郡 江陵 荊州 古 郢都 楚 雲澤 夢 南峴 北津 習鑿 習池 葛井 襄陽 隨國 唐鄉 春邑 羸鄉 白水鄉 黃龍 白帝 九坂 三路 馬水 麗湖 獸牙 狼尾 涪陵 明月峽 縉雲山 龍蹊 牛道

南荊 西楚

禮曰正南曰荊州史記曰荊及衡陽惟荊州淮北沛陳汝南南郡爲西楚

景洲 春秋 今 江陵 荊州 古 郢都

左傳曰楚子濟江入於雲夢今安陸縣界有雲夢城是其地也別以放南郡爲東至雲夢北至江陵西至荊山吳志曰瑯琊特夏江東謂山下藪爲雲夢

南峴 北津 習鑿 習池 葛井 襄陽

南峴山在襄陽縣南北津戍在縣東北習鑿齒曰襄陽城本荊州治也習池在城南葛井在城西四十里道北有井深四丈廣一尺九寸池東西六十步有習家池梁州記曰襄陽城南有大小二池

隨國 唐鄉 春邑 羸鄉 白水鄉

隨縣是也春秋隨國姬姓漢東之國最大杜預曰隨今義陽縣是也又曰晉楚之間隨爲大國唐侯以封於此杜預注曰唐縣東南有唐城是也春邑羸鄉白水鄉皆在縣東南

黃龍 白帝 九坂 三路 馬水 麗湖 獸牙 狼尾 涪陵 明月峽 縉雲山 龍蹊 牛道

黃龍 白帝

荊州記曰南郡枝江縣有黃龍山山有四石壁其形如明月因名爲明月峽縉雲山志曰巴郡縉雲縣有縉雲山山上大江以上屬巴郡縉雲以下屬涪陵郡巴郡縉雲縣今屬渝州

九坂 三路

荊州記曰二京之路有三坂名爲九坂

馬水 麗湖 獸牙 狼尾

荊州記曰麗湖北岸有馬水注之湖中有龍形白色有牙甚形似獸牙南岸有狼尾形似狼尾湖水北流注大江

涪陵 明月峽 縉雲山 龍蹊 牛道

涪陵郡巴郡縉雲縣以上屬巴郡縉雲以下屬涪陵郡巴郡縉雲縣今屬渝州

明月峽 縉雲山 龍蹊 牛道

荊州記曰枝江縣有明月峽峽首有石壁有隨侯珠如明月因名爲明月峽縉雲山志曰縉雲縣有縉雲山山上合神丹藥越山得道家雜記曰張皇女曾完衣於道於山下有白鶴掌身遂學取

之自縊臨死誦辭曰死後城一雙蓮入漢水女擲於山頂龍子後數十年能變金於尾下言此天牛能變金羽人信之乃斫石牛五頭覓牛未知所在

牛道 成道 今在 襄城縣界 巴嶺山 北流 鄧縣界 以上 屬 明月峽

牛道成道今在襄城縣界巴嶺山北流鄧縣界以上屬明月峽

讓水 廉川 讓水 流 廉川 今在 梁州 以上 屬 縉雲山

讓水流廉川今在梁州以上屬縉雲山

駱谷 龍亭 駱谷 水源出 駱谷南 龍亭 水經注曰漾水出駱谷南谷口北流注沔

駱谷龍亭

水源出駱谷南谷口北流注沔

黃花川 紫柏坂 黃花川 水經注曰漾水出黃花川西南流注沔 紫柏坂 大散 水經注曰大散水出西

黃花川紫柏坂

水經注曰漾水出黃花川西南流注沔大散水出西

武關 文邑 武關 史記曰楚懷王絕齊約結秦昭王遺楚懷王書曰願與武關面約結盟今在洛南縣東北商文邑在縣西南 文邑 水經注曰漾水東北流逕武關西又東北逕文邑西又東北逕商城縣故城內有虞舜祠漢高帝過

武關文邑

史記曰楚懷王絕齊約結秦昭王遺楚懷王書曰願與武關面約結盟今在洛南縣東北商文邑在縣西南

梅谿 棘 梅谿 水南 雍州記曰南陽縣北有梅谿水水經注曰梅谿水出梅谿東流注於淯 棘 雍州記曰南陽縣北有棘水出棘谷東南流注於淯

梅谿棘

雍州記曰南陽縣北有梅谿水水經注曰梅谿水出梅谿東流注於淯雍州記曰南陽縣北有棘水出棘谷東南流注於淯

五壟 六門 五壟 荊州記曰五壟在宜城縣西山上有五大冢相連接曰六門 六門 荊州記曰宜城縣西山上有六門

五壟六門

荊州記曰宜城縣西山上有五大冢相連接曰六門荊州記曰宜城縣西山上有六門

熊川 龍井 熊川 南荊州記曰豐利都鎮西有熊川水又東爲龍井水經注荊州記曰豐利縣西有熊川水東流爲龍井 龍井 南荊州記曰豐利縣西有熊川水東爲龍井臨龍井者以上均屬金州

熊川龍井

南荊州記曰豐利都鎮西有熊川水又東爲龍井水經注荊州記曰豐利縣西有熊川水東流爲龍井臨龍井者以上均屬金州

景山 粉水 景山 海經曰南暘谷有羲和之國羲和者帝俊妻生日十個浴於甘淵甘淵在暘谷羲和方浴日於甘淵而拜乘車以行日景山多金玉 粉水 荊州記曰景山之首曰粉水東流注於沔

景山粉水

海經曰南暘谷有羲和之國羲和者帝俊妻生日十個浴於甘淵甘淵在暘谷羲和方浴日於甘淵而拜乘車以行日景山多金玉荊州記曰景山之首曰粉水東流注於沔

雁塞 狼山 雁塞 荊州記曰雁浮山雁塞也以上屬房州 狼山 水經注曰狼山水經新野縣故城東又南流注於淯水

雁塞狼山

荊州記曰雁浮山雁塞也以上屬房州水經注曰狼山水經新野縣故城東又南流注於淯水

鳴水泉 街東 鳴水泉 後魏書曰鳴水泉在房州東南入洵陽縣 街東 後魏書曰鳴水泉在房州東南入洵陽縣以上屬房州

鳴水泉街東

後魏書曰鳴水泉在房州東南入洵陽縣以上屬房州

金谿 銅水 金谿 益州記曰葭萌縣南十里有金谿水出焉以上利州 銅水 益州記曰葭萌縣南十里有銅水北流注於白龍盤山南有石名爲銅梁山赤銅水出焉以上利州

金谿銅水

益州記曰葭萌縣南十里有金谿水出焉以上利州益州記曰葭萌縣南十里有銅水北流注於白龍盤山南有石名爲銅梁山赤銅水出焉以上利州

銅梁 石戶 銅梁 蜀都賦曰外負銅梁宕渠戶及益州名人掩閉古老以爲長三十丈高五丈當中有玉女房以上合州 石戶 左思蜀都賦曰外負銅梁宕渠戶及益州名人掩閉古老以爲長三十丈高五丈當中有玉女房以上合州

銅梁石戶

左思蜀都賦曰外負銅梁宕渠戶及益州名人掩閉古老以爲長三十丈高五丈當中有玉女房以上合州

劒南道者圖經曰禹貢梁州之域也自劒閣而南分爲益州是爲劒南道梁州劒閣之東而分屬山南隴右二道其始王則有備居之

劒南道二

原 籃叢 杜宇 並見事 石鏡 銅梁 蜀王紀卒葬以石鏡銅梁詳見益州下詳山川道以上益州

銀水 金山 華陽國志以洛陵有銀鏞益州記曰金山東至湔水光水其源有銀鏞

飛梁 絕澗 華陽國志曰諸葛亮相蜀鑿石架空爲飛梁渡大江古劒閣道也維抗鄧艾於此臨絕澗劒南道益州記曰自淮以南略江而西盡其地也今維州抗鄧艾下詳山川道以上劒州

南鄭道 東至斜以今在斜以上梓州

射洪 漢鄭道以寄虔維等開通之後漢末公孫述居之後漢末劉璋分巴郡置永寧郡以射洪屬焉晉因之

龍鶴山 魚地水 華陽國志曰魚地水東隅山陵

魚地水 華陽國志曰魚地水東隅山陵

池西水 益州記曰南在縣之西水縣本秦置中縣東南入里又有地名葛蟾坡乃引軍由廣漢之中縣以上闕州

射洪 蜀志曰姜維等屯駐涪縣以寄虔維等屯駐涪縣以上梓州

龍鶴山 益州記曰南在縣之西水縣本秦置中縣東南入里又有地名葛蟾坡乃引軍由廣漢之中縣以上闕州

銅宮山 華陽國志曰五城縣西縣有金堂山永通於巴漢高出雲表山上有銅宮山高六十丈周迴二里有銅宮山永通於巴漢高出雲表山上有銅宮山高六十丈周迴二里

東峰 簡州以上

晁井 鄧艾鑿益州記曰南六里有晁井鑿井又曰縣東北有晁井

錦山 綿水 華陽國志曰合江縣有錦山綿水水至江陽郡水下虞州

金堂水 華陽國志曰金堂縣有金堂山永通於巴漢高出雲表山上有銅宮山高六十丈周迴二里

三山 相對陵州

原 淮南道者在禹貢爲揚州之域又得荆州之東界今案揚州之東偏爲江南偏西爲淮南道自淮以南略江而西盡其地也今揚州漢廣陵郡更名江都吳王濞居之廣陵屬王江都易王並居之廬州古廬子國烈王都之南巢之地今案廬州記曰南巢縣本漢舒縣也後漢改爲南巢縣屬廬江郡晉因之壽州楚考烈王都之今案壽州圖經曰成陽故城在州東南六十里

温水 曲池 華陽國志曰旦水穴名以漢書云蘇初縣西北有温水冬夏常熱也

伏犀灘 騰龍水 益州記曰伏犀灘水出南豁縣又曰龍騰溪水源出南豁縣以上戎州

原 南兗 東陽 興地志曰南兗州在淮南境內西北在淮之東南在江之北故以名焉宋元嘉八年始置南兗州治廣陵又曰廣陵王遵坦爲南兗州刺史劉穆之以廣陵之廣陵縣以上揚州

鈞臺 輿浦 輿浦在南兗州記曰輿浦之爲瑞也奪淮之津以灌之鈞臺之陂以有臺高二丈

鹽瀆 漢書曰廣陵有鹽瀆與貧人

浦 苞湖 水趣又注曰江水北入湖又注曰江水得天吟塘水北入烏塘湖水又注曰江水北入湖

横津 洞浦 刺史劉志曰在揚州東北洞浦東通橫津

龍 江上

禹聚 秦墟 帝王世紀曰禹聚於塗山秦墟有禹聚

鵲甫亭 馬丘聚 水經注曰淮水又東逕鵲甫亭北又東逕馬丘聚南

廬國 舒城 應劭曰廬子國也今廬江舒城是也

温水 曲池 華陽國志曰旦水穴名以漢書云蘇初縣西北有温水冬夏常熱也

伏犀灘 騰龍水 益州記曰伏犀灘水出南豁縣又曰龍騰溪水源出南豁縣以上戎州

又曰廬江大城有舒城縣東有新城村入永
舒州上鏤里鼓川水
洞臺隱室黃庭有二門其中有五香芝飛華之實
山有水經注曰八公山石井受數十斛大如盆
羊頭澗龍泉陂水經注曰破虜磯東有趙屯城內有倉
有周瑜廟水經注曰吳志曰吳使孫緝大發卒屯鏤里
吳志曰孫權下有洞臺方二百
步高十丈
巢邑漢書曰朱邑舍桐鄉喬夫
子曰桐鄉人愛我必葬我於桐鄉
巢邑廬平有思德冢墓存焉
左傳曰楚名巢邑以上廬州
趙屯
伏滔正淮論曰破虜將軍討袁術屯
以上壽州
車積
萬頃陂水經注曰陂東北以築圍車城
水北以築圍車城
山南俗謂之積布磯
積布磯
又曰羅思縣茅胙祭周公之胤是也
杜預注曰弋陽期思縣東有蓼城
弦子都
左傳曰楚人伐黃十三州志曰殷城
東有虞丘郭
左傳曰楚人都也
又曰羅思縣茅胙祭周公之胤是也
杜預注曰弋陽期思縣東有蓼城
弦子都
左傳曰楚人伐黃十三州志曰殷城
東有虞丘郭
左傳曰楚人都也
石城
南朝十五步對門有
南有伍子胥
天井
水經注曰弋陽郡東有虞丘城山
水經注曰弋陽郡東有虞丘城山
山甚高峻入
九塞
三關大汾冥阨南子曰何謂九塞高誘曰九塞
齊志曰後魏置平靖關以申州
以上申州
竹田
竹不得去名之曰竹田相望
竹田即鹽中
鹽田
東海有鹽官即漢鹽瀆縣境也
東海有鹽官即漢鹽瀆縣境也
包山
包山有洞庭室
洞庭經注曰震下有洞庭山
洞庭山有橘柚
橘柚
橘柚出東南
橘柚出東南
于陵
于陵國名
于陵國名
橫山
橫山在吳縣西南
橫山在吳縣西南
長瀆
長瀆於橫山
長瀆於橫山
若下
若下人取若下水以釀酒有若酒
若下人取若下水以釀酒有若酒
蜀中
吳錄云長城古蜀中即有
吳錄云長城古蜀中即有
沌陽鎮
沌陽鎮於沌陽居也
沌陽鎮於沌陽居也
象山城
水經注曰舉水出龜頭山
龍驤水
龍驤水口
龍驤水口
龜頭山
龜頭山在安陸縣東南臨舉水
龜頭山在安陸縣東南臨舉水
新城
漢水入新城縣三百里得鄭城楚邑也
漢水入新城縣三百里得鄭城楚邑也
楚邑
又曰晉永嘉六年王敦以龍驤將軍鎮於沌陽居也
又曰晉永嘉六年王敦以龍驤將軍鎮於沌陽居也
臨沔
水經注曰舉水出龜頭山上有城吳江夏太守所居也
水經注曰舉水出龜頭山上有城吳江夏太守所居也
以上沔州

按江南道者即禹貢揚州之域又得荊州之南界
自江北爲淮南道北距江東際海南至嶺盡其地也
自江南爲南嶺南道
蘇州爲吳泰伯之墟
地理志曰吳分野泰伯卒仲雍立傳
國至曾孫周章武王克殷因而封之也
少康封少子無餘以奉禹祠
地理志曰越地牛婺女之分野
春秋之朱方江寧縣楚之金陵邑也吳晉宋齊梁陳六
代都之
潤州
江南道二
東府
西州山連之丹陽記曰東府城地則晉蕃文
爲會稽王時第東則丞相會稽王道子
領揚州故俗稱東府
府通子
領揚州故俗稱東府
孫陵岡
孫陵岡在縣東南三十里
蔣山
又曰揚州之鎮山
蔣山
又曰揚州之鎮山
廟
廟在丹陽記曰蔣侯名子文爲秣陵尉
廟在丹陽記曰蔣侯名子文爲秣陵尉
廟畫
廟畫孫權時發使封子文爲
廟畫孫權時發使封子文爲
鍾山
鍾山因以名焉
以上潤州
鼓川
吳志曰吳使孫綝大發卒屯鏤里鼓川
水經注曰霍山下有洞臺方二百步高十丈
鏤里
鏤里有倉
倉
倉在鏤里
以上舒州
桐鄉
桐鄉故巢邑漢喬玄爲廬江太守
桐鄉人愛我必葬我於桐鄉
巢邑
巢邑廬平有思德冢墓存焉
左傳曰楚名巢邑
以上廬州
趙屯
趙屯
伏滔正淮論曰破虜將軍討袁術屯
以上壽州
車積
車積
萬頃陂水經注曰陂東北以築圍車城
水北以築圍車城
山南俗謂之積布磯
積布磯
羊頭澗龍泉陂
羊頭澗龍泉陂
水經注曰破虜磯東有趙屯城內有倉
有周瑜廟水經注曰吳志曰吳使孫綝大發卒屯鏤里
吳志曰吳使孫綝大發卒屯鏤里
水經注曰霍山下有洞臺方二百步高十丈
洞臺隱室黃庭有二門其中有五香芝飛華之實
洞臺
洞臺隱室
以上舒州
城
城周瑜廟水經注曰楚名巢邑
城周瑜廟水經注曰楚名巢邑
上州
上州鏤里
上州鏤里
鼓川
鼓川水經注曰霍山下有洞臺方二百步高十丈
水川
水川

山也以上湖州

西部東安漢書曰鐵塘西部都尉居之吳志曰黃武五年丹陽會

樹呼龜人化鶴異苑曰孫權時有一大龜特異衆龜流以上杭州

橫峴長塘

蒼蛟黔白

獺穴周氏志云三害四望石有手掬出穴口常濕土記曰長橋下有白獺若化成白鶴

慧姥舍姑字姑孝南陽記曰江中有鼈洲長三里與萬洲相接

玉牛渚山記曰江中有鼈洲長三里與萬洲相接

玉山在富春三里高峻有泉飛入空中即蔣賢所葬地多深石有大橫峴以上宜州

石蓋地志云蓋出玉多有白鵠即鵠也

二礫音歷碓下根反

三姑輿地志皆壇名迅礫為三峰始山三年一遇

三姑輿地志云姑孝二女與父採薪於此見清泉甚美因共飲之誓不復嫁父感其義為立祠

獺穴周氏志云三害四望石有手掬出穴口常濕土記曰長橋下有白獺若化成白鶴

慧姥舍姑字姑孝南陽記曰江中有鼈洲長三里與萬洲相接

玉牛渚山記曰江中有鼈洲長三里與萬洲相接

玉山在富春三里高峻有泉飛入空中即蔣賢所葬地多深石有大橫峴以上宜州

石蓋地志云蓋出玉多有白鵠即鵠也

二礫音歷碓下根反

三姑輿地志皆壇名迅礫為三峰始山三年一遇

樹呼龜人化鶴異苑曰孫權時有一大龜特異衆龜流以上杭州

橫峴長塘

蒼蛟黔白

相傳常在幽昧之中似魑魅鬼物又曰廬陵有木客與衆鳥相聞云是太客所化鳥大如鵲千百爲羣不以上

吉州

金鷄石

雁南次衡永初中見拳鷄石傍有金鷄時飛鳴又曰獲筒山在水每至夜氣衝天則雞鳴

雁汴

潭

輿地志曰鴈美山有形似松雁如雙闕

葉廣丈

餘垂柯數畝吳自衆下水童女皆溺死至今沖時有歌唱之音以

上虔州

甘渚窗巖

臨川記曰東興人家兒以木試沈井中乃流出達樊甘者得之此泉穴相通也又曰五章山絕嶺有室蜂依之爲房其形如筐望者皆謂

米砂雪壁

似女城城記曰虛谷東茨曰山數丈然後得平其所上產臟腑風腦則致雨晴

石人楓鬼

臨川記曰石上人形眼鼻口面無異凡人登之以上有

日便東體顫慄朗然干淨俗名之又曰祖子鬼也

物

贛州

宜春水羅雪

贛縣圖經曰羅霄山在縣西北一百五十里高十餘丈一峯獨秀若一丈夫者盧相似皆產羣若雪然

鸚洲

武昌記曰城上安城記曰羅霄山在縣西北一百五十里高十餘丈一峯獨秀若一丈夫者盧相似皆產羣若雪然

鄂渚樊山

灘縣云樊口之東有鄂渚名曰樊山

風關輿地志曰夏口

東南角有岡名曰風關

沅水

史記曰泰始皇浮江至湘山

江門

湘中記曰君山有洞庭湖中方會於江水也

橘洲

湘中記曰橘洲在鄱南對南昌城

潭渚

羽瀨湘州記曰

潭州

檀渚

其上沅澧之交灣湘之流在九江之門以上

橘洲

者對岸古城

地道

孫權遣程普所立與地志曰橘洲南對南昌城

鹿穴

龍門

慈

鎮

名山

龍池

鶴澤

鼎口

風門

湘

神

廟

義帝

優人祠

松梁

九疑山五

熱石温泉

會水

菁口蘭巖

青壇紫蓋

寶洞優宮

石牀 雲水 湘州記曰文上有石牀方高一丈四面緣竹扶疎常隨風委拂水經注曰郡陵縣有八樹在番禺東以上郡州

陵水東會雲泉 浪水 舞谿水經注曰浪水出武陵西北界山谷荊州記曰浪水源出武陵城北十里至石門周地圖記曰江水又東注沅水又曰舞谿水出武陵西北界山谷荊州記曰舞谿東流注沅水又曰舞谿水源出盤石山羅列十餘丈狀如重疊又曰舞谿水出盤石山羅列十餘丈狀如重疊又曰舞谿水出盤石山羅列十餘丈狀如重疊

銅柱 石門 周地圖記曰江陵東有石門山其狀若門又曰枸江東有石門山其狀若門又曰枸江東有石門山其狀若門

清臺 神窟 史記曰陵清臺能守其業秦皇帝以爲貞婦清臺益州記曰黃葛樹大有相思崖芳泉岡

銀甕 始興記曰陵貞婦銀甕方而不可斛之源出盤石山羅列十餘丈狀如重疊又曰舞谿水出盤石山羅列十餘丈狀如重疊

鏡石 玉山 湘州記曰玉山東有石鏡石鏡故名山曰其山有石鏡其狀若鏡故名山曰其山有石鏡其狀若鏡故名山曰其山有石鏡其狀若鏡故名山曰其山有石鏡其狀若鏡故名山曰其山有石鏡其狀若鏡故名山曰其山有石鏡其狀若鏡故名山曰其山有石鏡其狀若鏡故名

潮穴 泉山 廣州記曰潮穴泉山在番禺東以上縣有番二山因以爲名以上縣有番二山因以爲名以上縣有番二山因以爲名以上縣有番二山因以爲名以上縣有番二山因以爲名以上縣有番二山因以爲名以上縣有番二山因以爲名

桂林 湘州記曰桂林有八樹在番禺西通淮水其穴曰泉若井有或竭或壅週而復流以上連州

飛流 酒泉 十道志曰飛流酒泉在縣西南有地名石鼓東北有石泉懸注沅水又曰飛流酒泉在縣西南有地名石鼓東北有石泉懸注沅水又曰飛流酒泉在縣西南有地名石鼓東北有石泉懸注沅水又曰飛流酒泉在縣西南有地名石鼓東北有石泉懸注沅水又曰飛流酒泉在縣西南有地名石鼓東北有石泉懸注沅水又曰飛流酒泉在縣西南有地名石鼓東北有石泉懸注沅水又曰飛流酒泉在縣西南有地名石鼓東北有石泉懸注沅水

孫陵曲衍江寧之邑楚曰金陵吳晉梁宋六代都興

□□潤州箴曰洋洋潤州江川秀遠蔣廟鍾山

嶺南道一

案敘嶺南道者禹揚州之南境其地皆粵之分志曰今嶺括蒼林邑九真日南南海蒼梧合浦交趾北戶象郡秦末趙佗王有其地

嶺南道二

自嶺而南至海盡其地故南越志曰昭安縣東北有葛洲成安北有芝蘭湖並注西海又成都記曰廣州負山面海有端谿鸚鵡洲洲上多白鷺鷥一丈人曰此葛洲之精也忘老

貪泉 涓水 皆中鵬先生所鉤可以支百歲先生所鉤可以支百歲先生所鉤可以支百歲先生所鉤可以支百歲先生所鉤可以支百歲先生所鉤可以支百歲先生所鉤可以支百歲

蘭湖 南越志曰昭安縣東北有葛洲成安北有芝蘭湖並注西海又成都記曰廣州負山面海有端谿鸚鵡洲洲上多白鷺鷥一丈人曰此葛洲之精也忘老

貪泉 涓水 皆中鵬先生所鉤可以支百歲先生所鉤可以支百歲先生所鉤可以支百歲先生所鉤可以支百歲先生所鉤可以支百歲先生所鉤可以支百歲先生所鉤可以支百歲

皆以上五色

圜洲 合浦 賀水 冨川 二鼓 三田

合浦 後漢書曰合浦八十里有圜洲 周迴百里 漢書曰合浦南臨大海 賀水 賀州記曰賀水東南至蒼梧廣信縣入鬱水 冨川 賀州記曰冨川縣東南至蒼梧廣信縣入鬱水 二鼓 廣志曰二鼓鳴下分 三田 輿地志曰三田鳴上分

梁 梁寧南越志曰梁口村有梁浦邑記曰南康縣有梁山山下有梁水

蟻漆 鷄潮 麻嶺 蘇嶠 石堠 竹止

蟻漆 廣志曰蟻漆以春取之 鷄潮 廣志曰鷄潮以夏 麻嶺 寧浦記曰麻嶺上多麻 蘇嶠 廣志曰蘇嶠生南越 石堠 廣志曰石堠以上分為一堠 竹止 廣志曰竹止以上分為一止

金 成 雛 都 沃 極 外 海 中 巢 居 稚 紵 僧 耳 鏤 類 文 蚊 朱 鼈 水 犀

金 漢書云廣州出金 成雛都 太平寰宇記曰成雛都在廣州東南海中 沃極外海中巢居 晉太康地記曰沃極外海中有巢居之人 稚紵 廣志曰稚紵生交趾 僧耳 廣志曰僧耳以上鏤其頷下垂肉如鳥垂 鏤類 漢書曰鏤類以為儋耳郡 文蚊 廣志曰文蚊似蚊而大 朱鼈 廣志曰朱鼈狀如肺尾有四眼六脚而生王又似珠馬牛尾一尾兩口 水犀 南越志曰水犀似牛黑而猛入水

光水為上高州關

州郡部二 京師 山東 江南

京師北直省一

增 廣輿記曰按直隸為王畿之地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南襟河濟北枕燕然所謂勢拔地以崢嶸氣摩空而崩岁者也地理家謂北幹從崑崙發源縣亘萬餘里始入中國為燕雲直隸大同為山後曰代復東行起天壽山就平行方廣千里實有維視海內之勢保定真定地接宣大廣平順德大名為畿晉河洛襟喉而河間屬東馬之衝永平當山海之戶宜府作屏居庸之藩皆所以拱衛京師者也

京師北直省二

增 廣輿記曰順天府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尾箕分野陶唐曰幽都虞則曰幽州夏殷曰冀州春為上谷漁陽地漢曰廣陽曰燕國晉唐曰范陽宋曰燕山遼為南京曰幽都曰析津曰燕山金為中都曰大興元為燕京曰大都明洪武初為北平府永樂都此為北京曰順天 國朝因之領州六 通州 漷縣 武清 寶坻 順義 密雲 薊州 遵化 玉田 平谷 縣二十 大興 宛平 良鄉 固安 永清 東安 香河 三河 文安 大城 保定 玉田 平谷 豐潤 又曰保定府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尾箕兼昴畢分野戰國屬趙秦屬上谷鉅鹿

漢爲涿郡信都地隋曰清苑五代晉割屬契丹曰泰州宋曰保州金元曰順天明爲保定府　國朝因之領州三縣十七清苑滿城安肅定興新城唐縣博野蠡縣安州容城雄縣祥符縣易縣

又曰河間府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尾箕分野春秋爲東陽國戰國爲燕趙齊地秦屬鉅鹿上谷二郡漢曰渤海郡隋曰河間唐曰瀛州元明俱爲河間府　國朝因之領州二景縣十五河間肅寧任丘交河青縣獻縣阜城東光故城南皮鹽山慶雲又鎮州宋元明曰眞定府禹貢冀州之域天文昴畢分野周爲鼎州地秦屬鉅鹿漢曰恒山曰眞定唐曰恒州曰鎮州宋元明俱爲河間府　國朝因之領州五眞定藁城井陘新樂無極平山阜城深澤束鹿高邑贊皇寧晉

十七眞定藁城井陘新樂無極平山阜城深澤束鹿高邑贊皇寧晉縣二

戰國屬趙秦屬鉅鹿郡漢曰恒山曰眞定唐曰恒州曰鎮州宋元明曰眞定府　國朝因之領州五代唐曰鎮州宋曰眞定元曰眞定路明曰眞定府禹貢冀州之域天文昴畢分野周爲鼎州地秦屬鉅鹿上谷二郡漢曰渤海郡隋曰河間唐曰瀛州元明俱爲河間府　國朝因之領州一景縣十五河間肅寧任丘交河青縣獻縣阜城東光故城南皮鹽山慶雲又

鉅鹿漢屬鉅鹿常山郡隋曰邢州唐曰鉅鹿五代梁曰保義唐曰安國宋曰信德元明爲順德府　國朝因之領縣九邢臺南和平鄉鉅鹿廣宗平鄉任縣唐山內丘邢臺

廣平曰平干隋曰武安唐曰洺州元曰洺邢明曰廣平府　國朝因之領縣九永年曲周肥鄉成安廣平邯鄲威縣雞澤清河又曰大名府禹貢冀兗二州之域天文室辟分野商舊都周封

武庚於此春秋爲晉地戰國爲魏衛之境漢曰魏郡魏曰陽平後周曰魏州隋曰武陽唐曰天雄五代唐陞爲東京曰興唐尋改鄴都晉曰廣晉漢曰大名宋陞爲北京金曰武安元明復爲大名　國朝因之領州一開縣十元城大名魏南樂清豐內黃濬滑浮丘東明長垣

天文尾分野虞爲幽州秦爲遼西右北平二郡地魏曰盧龍北燕曰樂浪後魏曰北平隋唐平州五代唐曰遼興金陞爲南京曰興平元曰平灤明爲永平府禹貢冀州之域天文昴畢分野周爲幽州即其地商爲孤竹國周屬幽州秦爲遼西右北平二郡地魏曰盧龍北燕

一縣五盧龍遷安撫寧昌黎樂亭又曰延慶州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尾分野漢爲廣甯地屬上谷後屬晉戰國屬趙秦置信都縣屬

曰儒州遼曰縉陽元曰龍慶明初改隆慶又改延慶州　國朝因之　又曰保安州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尾分野戰國屬燕秦屬上谷郡漢曰涿鹿唐曰新州遼曰武定曰奉聖金曰德興元明俱爲保安州　國朝因之　又曰萬全都指揮司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尾分野戰國屬燕秦屬上谷郡漢屬幽州魏因之後魏曰文德唐曰武州曰毅州遼曰德州金曰宣化元號上都曰開平曰宣德明置萬全都指揮使司　國朝因之領衛十一守禦千户所二堡六

玉泉 藍水 一統志曰玉泉在順天府西元丁氏提環抱景氣蕭爽沙禽水鳥多聚其間為都人賞佳麗之所又其色如藍水出樓桑玉田三學臺山石間澄亭可鑒毛髮樓桑郁郁蓋然因號樓桑郁家朱集詩

潭柘 舊記潭淵海曰樓桑如車蓋在涿州即冀昭烈居東南五丈許有泉高五尺餘即玉泉之上源也

櫻桃泉大樹翠蔭紛風鳥鳴時曾一聞會使本支垂百世

記知功業只三分

一統志曰桑谷在順天府西北山中多蓮繞池中有百花山上多花

百花 萬柳 一統志曰順天府西有百萬柳堂臨池記幕

南載耕錄云萬柳堂在海淀李園東亦名燕谷廣輿記

植柳每夏柳陰蓮香風景可愛

冷水 溫泉 日溫泉在湯山下四時常溫谷之愈疾記

又曰溫泉極冷不可浴後於田中得白玉池一段蓋

柏山 一統志曰柏山在順天府西南一百二十里以柏谷山多柏名

有谷地美而寒不生懷柔東亦名燕谷向云燕都衍吹律以溫其氣

故名山曰泰谷又曰柏山在府西北山曰穹多產柏故名

在霸州東南北岸

白鐵 黃金 又曰白鐵山在雄縣北高二百餘仞山下曰黃金臺在府東南一里小金臺按燕昭王於此為郭隗築臺故名

雁頭 魚鼻 紀異錄海曰雁頭山在雄縣北多白鐵山下曰魚鼻山在霸州東南北岸

泰谷

金溝 玉河 又曰金溝在府東南一十七里至金溝館將至館之一名曰金臺夕照

宮雲王粵上哭在府東南一十七里至金溝館將至館之一名曰金臺夕照

川原平曠遠望如帷至磨盤山入山五十里至金溝館將至館之一名曰金臺夕照

事記順州潮入山五十里至金溝館將至館之一名曰金臺夕照

但以馬行記日又曰玉河源出玉泉山流經大功出都城東南注大通河

山流經大功出都城東南注大通河

直沽 曲水 一統志曰直沽在武清東南後合流於此入白河丁香占

又曰直沽在武清東南後合流於此入白河丁香占

每元王惲傳時云經直沽入白河丁香占

東吳納海納馬到業撒地鮮水竹圃獨鏡富記曰

曲水園期萬納統給一夕潮來集萬船廣輿記

洗馬 一統志曰源出玉泉流經西城西洗馬潭舊傳張飛於此飲馬臺在洗馬潭西有泉

馬鈞泉 一統志曰源出玉泉流經西城西洗馬潭舊傳張飛於此飲馬臺在洗馬潭西有泉

駐馬 臥龍 一統志曰實地縣南駐馬臺金

潭出臣為池其水至冬不

時王變隆此

章宗駐蹕處也又曰府西地名雅此同石獨堅白同異堅白同異按疑約二十餘丈狀如臥龍

金蓋淀 玉帶山 又曰金蓋兒在玉田三學臺山石間澄亭可鑒毛髮

有白石若帶故名

九龍池 山在昌平東北山腰有花開似金

南泉出九穴穴穿石為龍吻水曰錦鹿山在永州城西下有瘦水流石時有

田時曰月作金徽風作清聲

又曰琴峽在居庸關水流石時有

櫻桃泉大樹翠蔭紛風鳥鳴時曾一聞會使本支垂百世

記知功業只三分

一統志曰桑谷在順天府西北山中多蓮繞池中有百花山上多花

馬鬧峪 一統舊有志曰魚池舊

上舊有志曰魚池舊

又在順天府西北山腰有白石若帶故名

彈琴峽 種玉 又曰彈琴峽在居庸關水流石時有

自是而東凡三十一關

摘星嶺 披雲樓 一統志曰順天府南舊有摘星嶺披雲樓在順天府西北三十里

青龍橋 紅螺山 又曰青龍橋在縣東北高二丈狀如臥龍紅螺山在縣東北高二丈狀如臥龍

二螺色赤以夕照名山

土人謂之因以名山

上有殿今廢居人歲時即此一也昔燕昭王於易水東南築黃金臺延天下士俊人其門有十

舊城東南隅高處即燕昭王於易水東南築黃金臺延天下士俊人其門有十

龍門 銅馬 一統志曰順天府南舊有銅馬門在舊城東南隅高處即燕昭王於易水東南築黃金臺延天下士俊人其門有十

得奇馬鑄銅像之以上順天府南舊有銅馬門在舊城東南隅高處即燕昭王於易水東南築黃金臺延天下士俊人其門有十

在唐縣一名洪城昔項羽於此得奇馬鑄銅像之以上順天府南舊有銅馬門在舊城東南隅高處即燕昭王於易水東南築黃金臺延天下士俊人其門有十

中其一及不中人已知其終云此

保定南相傳

有龍居焉

紫泉 白溝 一統志曰易州城西廣

落水天慈匹馬新城家與遠分界燕

記曰白溝在新城寇渡白溝燕

拒馬 東鹿 一統志曰拒馬河源出代郡廣昌縣北拒馬山東南至定興縣

中川異

紫荊關 一統志曰易州城西廣昌縣北外邑內廣可記

海曰紫荊關在易

歷代白楊嶺人曰

寨之記

白楊鎮 晉劉琨守此以拒石勒故名

來處鹿藏在東鹿縣北外邑內廣

龍迹山 雞跡泉 八渡關 五墨九城 五回嶺 桂巖 蒲嶺 董里 獨流鎮 房湖 千

龍迹山在興北清苑縣西北有仙人龍迹又有龍迹泉出焉

雞跡泉在興北清苑縣西北有泉出如雞跡大如車輪中有魚出焉

八渡關在興北清苑縣西北有水出西北一統志曰出保定府城西北一百里與元張柔擊西城之交柔知城不可下引兵渡水凡八渡而入

五墨九城在興北清苑縣西北一統志曰在保定府城西北一百里與元張柔擊西城之交柔知城不可下引兵渡水凡八渡而入

五回嶺在興北清苑縣西北一統志曰在保定府城西北一百里與元張柔擊西城之交柔知城不可下引兵渡水凡八渡而入

桂巖在興北清苑縣西北一統志曰在保定府城西北一百里與元張柔擊西城之交柔知城不可下引兵渡水凡八渡而入

蒲嶺在興北清苑縣西北一統志曰在保定府城西北一百里與元張柔擊西城之交柔知城不可下引兵渡水凡八渡而入

董里在興北清苑縣西北一統志曰在保定府城西北一百里與元張柔擊西城之交柔知城不可下引兵渡水凡八渡而入

獨流鎮在興北清苑縣東南一統志曰在天津府靜海縣東南九十里

房湖在興北清苑縣西北一統志曰在保定府城西北一百里與元張柔擊西城之交柔知城不可下引兵渡水凡八渡而入

千

崖山 清泉井 鵲山 狼溝 沙丘石 紫山 白塔 天臺 聖井 歸雁 潛龍 駐馬 蒙鴻

崖山在井陘縣西南有仙人龍迹又有龍迹泉出焉

清泉井在井陘縣西南有仙人龍迹又有龍迹泉出焉

鵲山狼溝在井陘縣西南有仙人龍迹又有龍迹泉出焉

沙丘石在井陘縣西南有仙人龍迹又有龍迹泉出焉

紫山在井陘縣西南有仙人龍迹又有龍迹泉出焉

白塔在井陘縣西南有仙人龍迹又有龍迹泉出焉

天臺在井陘縣西南有仙人龍迹又有龍迹泉出焉

聖井在井陘縣西南有仙人龍迹又有龍迹泉出焉

歸雁在井陘縣西南有仙人龍迹又有龍迹泉出焉

潛龍在井陘縣西南有仙人龍迹又有龍迹泉出焉

駐馬在井陘縣西南有仙人龍迹又有龍迹泉出焉

蒙鴻在井陘縣西南有仙人龍迹又有龍迹泉出焉

興北清苑縣

客館 閻山 月明沽 華宮 雪浪 水簾 釣盤 射

客館在興北清苑縣東南二十里舊志云館在慶雲西南海口之北

閻山在興北清苑縣東南二十里舊志云山在慶雲西南海口之北

月明沽在興北清苑縣東南二十里舊志云沽在慶雲西南海口之北

華宮在興北清苑縣東南二十里舊志云宮在慶雲西南海口之北

雪浪在興北清苑縣東南二十里舊志云浪在慶雲西南海口之北

水簾在興北清苑縣東南二十里舊志云簾在慶雲西南海口之北

釣盤在興北清苑縣東南二十里舊志云盤在慶雲西南海口之北

射

望海 牛口峪 熊耳峯 繁馬石 抱犢山 金堤 鐵丘 金泉 石洞 鵲山 鵲阪 鶴城 鹿臺 鳳皇

望海在興北清苑縣東南二十里舊志云海在慶雲西南海口之北

牛口峪在興北清苑縣東南二十里舊志云峪在慶雲西南海口之北

熊耳峯在興北清苑縣東南二十里舊志云峯在慶雲西南海口之北

繁馬石在興北清苑縣東南二十里舊志云石在慶雲西南海口之北

抱犢山在興北清苑縣東南二十里舊志云山在慶雲西南海口之北

金堤在興北清苑縣東南二十里舊志云堤在慶雲西南海口之北

鐵丘在興北清苑縣東南二十里舊志云丘在慶雲西南海口之北

金泉在興北清苑縣東南二十里舊志云泉在慶雲西南海口之北

石洞在興北清苑縣東南二十里舊志云洞在慶雲西南海口之北

鵲山在興北清苑縣東南二十里舊志云山在慶雲西南海口之北

鵲阪在興北清苑縣東南二十里舊志云阪在慶雲西南海口之北

鶴城在興北清苑縣東南二十里舊志云城在慶雲西南海口之北

鹿臺在興北清苑縣東南二十里舊志云臺在慶雲西南海口之北

鳳皇在興北清苑縣東南二十里舊志云皇在慶雲西南海口之北

崖山 清泉井 鵲山 狼溝 沙丘石 紫山 白塔 天臺 聖井 歸雁 潛龍 駐馬 蒙鴻

崖山在井陘縣西南有仙人龍迹又有龍迹泉出焉

清泉井在井陘縣西南有仙人龍迹又有龍迹泉出焉

鵲山狼溝在井陘縣西南有仙人龍迹又有龍迹泉出焉

沙丘石在井陘縣西南有仙人龍迹又有龍迹泉出焉

紫山在井陘縣西南有仙人龍迹又有龍迹泉出焉

白塔在井陘縣西南有仙人龍迹又有龍迹泉出焉

天臺在井陘縣西南有仙人龍迹又有龍迹泉出焉

聖井在井陘縣西南有仙人龍迹又有龍迹泉出焉

歸雁在井陘縣西南有仙人龍迹又有龍迹泉出焉

潛龍在井陘縣西南有仙人龍迹又有龍迹泉出焉

駐馬在井陘縣西南有仙人龍迹又有龍迹泉出焉

蒙鴻在井陘縣西南有仙人龍迹又有龍迹泉出焉

赤峯鎮 水河 蟒山 水巖 石門 龜谷 花井 射虎石 釣魚臺

赤峯鎮在清水河東一統志曰

水河在清水河東一統志曰

蟒山在清水河東一統志曰

水巖在清水河東一統志曰

石門在清水河東一統志曰

龜谷在清水河東一統志曰

花井在清水河東一統志曰

射虎石在清水河東一統志曰

釣魚臺在清水河東一統志曰

學舊已淳寒明洪武中省其故道置閘積水以通海運又曰赤

竹國五花城 廣輿記曰孤竹國在府西上有公孫康築又曰孤竹君所封地又曰五花城在撫寧縣大江口

瀕時築城以禦水平府 西螺東嶺一統志曰西螺山在延慶州東嶺在永寧州又曰苗香東嶺在保安州西南本錄

清水 香峯 又曰清水河在保安州西南流入洋河水極清故名清水 又曰香峯在隆慶州東南流入洋河水極清故名香峯

拂雲 疊翠 又曰疊翠天堆金太初更名拂雲疊翠 廣輿記曰疊翠山在保安州西北

入桑乾山在保安州西北

孤竹 金蓮 廣輿記曰孤竹君廟在府西殷孤竹君所封地又曰孤竹城在撫寧縣大江口

又曰青山在保安州西南本錄

又曰香峯在隆慶州東南本錄

又曰金蓮在永寧縣東南本錄

又曰雙峯在保安州東南本錄

又曰雙峯在隆慶州東南本錄

又曰雙峯在永寧縣東南本錄

又曰雙峯在永寧縣西南本錄

又曰雙峯在永寧縣北本錄

又曰雙峯在永寧縣東北本錄

又曰雙峯在永寧縣西北本錄

又曰雙峯在永寧縣東本錄

又曰雙峯在永寧縣西本錄

又曰雙峯在永寧縣南本錄

又曰雙峯在永寧縣

增 盛京志曰京師者天下之本陪京者帝業之基也周公營洛而王居在鎬光武東都而長安罷京兆我國家肇基遼海尊盛京以明大業所自始近奉山陵遠垺畿輔鴻圖式固實歷靈長有光於周漢矣

盛京遼東省二

增 盛京志曰興京周秦為肅慎地漢晉曰邑婁隋屬高麗初置燕州後為渤海大氏所據改屬定理府遼金屬濱州明建州衛地皇清為盛京遼東省二所

永陵　又曰奉天府禹貢青州之域天文箕尾分野舜分青州東北為營州商周秦俱肅慎地漢晉為邑婁國唐睿宗時屬渤海大氏置瀋州隸定理府遼曰興遠軍曰昭德軍金改顯德軍元曰瀋州後改瀋陽路明置瀋陽衛

皇清建都尊為盛京設奉天府領州一遼陽縣五承德海城蓋州開原鐵嶺又曰錦州其所統地也夏因之商為孤竹周屬燕秦曰遼西郡漢曰無慮曰望平屬遼東郡晉慕容氏置西樂郡唐曰柳城遼置錦州臨海軍金因之元省軍曰錦州明置廣寧三衛松山大凌河二所皇清改廣寧府又改錦州府領州一卑遠縣二寧錦南

增 金口　鐵背　盛京東北哈丹河出小金口入渾河又曰鐵背山在城西北有水流入渾河望藍嶺　納threadneedle河　盛京志曰納threadneedle河在城西南又曰納threadneedle河源出納threadneedle山即馬佛河東流入渾河又曰納threadneedle河源出納threadneedle山即馬佛河東流入渾河又曰納threadneedle河在城東南北源出曹秀山即馬佛河東流入渾河又曰花嶺在遼陽州東南北源出千山即馬佛河東流入渾河又曰千山在遼陽州東南即馬佛河東流入渾河又曰千山八嶺高麗舊輿記

黃花 臧京志曰二山俱在城西

翠幕 花樓 又曰翠幕山在城北又曰花樓山在義

廣寧縣 珠山 玉泉 又曰珠山在府東又曰玉泉在廣寧縣西

鳳頭龍爪 又曰鳳頭山在廣寧縣西南龍爪山在城西南

木葉山

桃花島 遼史曰有神人乘白馬自馬盂山浮出河而來至黃河而下至盛瀦後族瀦盛配為偶生八子後族盛花島

木葉山在廣寧縣西北遼外

又曰有女駕青牛車由平地松林之間出河而下至盛瀦後族瀦盛配為偶生八子後族瀦盛花島

又曰木葉山在廣寧縣西北遼外

臧京志曰在城西北

增 詩隋煬帝遼東雜言曰遼東海北薊長鯨風雲萬里清方當銷鋒散牛馬旋師宴鎬京前歌後舞振軍威飲至解戎衣判不徒行萬里去空道五原歸 唐于濆遼陽行曰遼陽在何處妾欲隨君去義合齊死生本不誇機杼誰能守空閨虛問遼陽路

江南省一

增 廣輿記曰按江南東濱滄海西接楚湘北連齊豫南引江浙而大江貫其中審寰寓全勢特偏隅而人文財賦甲天下豈地利區殊歟蓋自六朝南宋夙為都會其在勝國始稱輦轂繼作陪京故冠蓋萃焉保境息烽民久不見兵革故生聚繁焉其由來非朝夕矣

江南省二

增 廣輿記曰江寧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時屬吳地後屬越戰國屬楚秦屬鄣郡漢屬丹陽晉曰當塗劉宋曰太平元為太平路明為

後屬越戰國屬楚秦爲郡郡地漢曰廣德梁曰石封曰大梁隋曰綏安唐曰桃州曰宣州南唐宋元曰廣德明爲廣德州　國朝因之領縣一建平又曰徐州禹貢徐州之域天文房心分野古大彭氏國春秋爲宋地戰國屬楚秦置彭城縣項羽自稱西楚霸王都此漢曰徐州晉隋唐宋元明及　國朝皆因之領縣四蕭帝豐山又曰滁州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時爲吳楚之交戰國屬楚秦爲九江郡漢初隸淮南東晉曰南譙北齊曰北譙隋唐宋元明曰滁州　國朝因之領縣二全椒皆楚地秦置歷陽縣屬九江郡漢初屬淮南國三國屬吳北齊曰和州唐宋因之元隸廬州明初改歷陽縣隸廬州尋復爲和州　國朝因之領縣一含山

江南省三

龍洞

在江南廣寧寺前山上有石洞湖山環繞曰龍洞山

雁門

方輿勝覽曰雁門山在府東南山勢連亘舊記曰雁門山在府東南山勢連亘又曰雁門山在府西南舊名落雁

積金

聚寶山峯在中茅峯陶弘景所居又曰積金峯在中茅峯陶弘景所居又曰府南聚寶門外產金石

白鷺

方輿勝覽曰白鷺州在江中心上有白鷺故名一統志曰青龍山在縣北一里舊名白鷺洲

來賓

嘉客又曰來賓樓在聚寶門外洪武間在東南門外四方賓客又曰嘉客泉在茅山客至則出

投金

疊玉　廣輿記曰投金瀨在深陽即疊玉山磐石而去方輿勝覽曰疊玉山在深陽縣南十里有石如疊玉

金山

玉澗　一統志曰金山在深陽縣南十里有石如疊玉

鍾山

又曰蔣山在府城東北十里舊名金陵山

石羊

又曰石羊山在府城東北十里舊名金陵山

玉兔

又曰玉兔山在府城東北十里舊名金陵山

東山

又曰東山在府城東南舊名金陵山

西浦

又曰西浦在府城西南舊名金陵山

望雲

占星

邀筍

覆盃

廣輿記曰貴溪縣西北有覆盃山山形如覆盃

石羊

玉兔

又曰石羊山在深水縣東南舊名石羊山有石如羊形又曰玉兔山在深水縣東南舊名石羊山有石如兔形

巖山

碧峯寺

在府城東南舊名赤山丹陽之巖山又曰碧峯山在府城東南舊名赤山

獻花

方輿勝覽曰花山在府西南舊名赤山又曰獻花巖相傳宋張永建守郡獻花於此

折柳

舊記曰折柳亭在府西南舊名赤山

蓮花池

桃葉渡

方輿勝覽曰桃葉渡在府城南一統志曰桃葉渡在縣北秦淮之源

躍馬澗

一統志曰躍馬澗在縣北秦淮之源

赤嶺

黃墩

釣臺

漁梁

結綺閣

讀書臺

三鶴山

伏龍山

五馬渡

方輿勝覽曰五馬渡在縣南五馬浮渡前山晉元帝與諸王渡江五馬浮渡一名化三山在縣北十里有故名舊傳晉時三人化鶴於此得道故名

在府城南以新安江下流而下為漁梁以緩水勢黃山白嶽廣輿記曰黃山一名黟山在府城西上有峯三十六溪八十四黃帝嘗與容成子浮丘公練丹於此方輿勝覽曰在休寧縣西北山在休寧縣西北山高數十丈亦名五霞洞山下有三石門水周可出入李白詩云我尋黃山道清晨度絕溪溪流石磴水聲如鳴鼙又白蓮華改為九華勝覽以上池州府菊所在廣輿記曰菊在建德縣東流縣彭蠡湖中亦有菊花傳記曰湖於此練丹成跨白鹿上有鹿跡

墨嶺　廣輿記曰墨嶺在婺源縣東北又曰墨嶺在婺源縣西北又名墨山又曰墨嶺在婺源縣西北又名墨山人採之婺源出墨

落嶺　翡翠巖　原記曰落嶺在婺源縣東北翡翠巖在婺源縣西北巖高數十丈山有三十六峯又曰休寧西溪有二十四峯又曰休寧西溪有四十七瀨以上皆小溪名

魚磯　鳧山　一統志曰魚磯在婺源縣西北下有三尺鯉魚隨波出沒鳧山在婺源縣西北下有沸泉則魚隨泉出

紀纂淵海曰烏山在婺源縣西北有烏山白鳥山在婺源縣西北有白鳥山

藏書閣產笑　一統志曰藏書閣在婺源縣西北下有一石室廣輿記曰藏書閣在婺源縣西北下有一石室又曰墨嶺在婺源縣西北下有墨嶺又曰墨嶺在婺源縣西北下有墨嶺又曰墨嶺在婺源縣西北下有墨嶺

四十七瀨　一統志曰婺源縣有四十七瀨

鹿迹石　虎林城　一統志曰虎林城在婺源縣東北下有虎林城傳記曰虎林城練丹成跨白鹿上有鹿迹

螺雪　碧雲　廣輿記曰螺雪亭在府治圖中舊名杏花邨一統志曰螺雪亭在府城上

牛渚　又曰螺磯在太平縣東北下有一石大廣輿記曰螺磯在蕪湖縣北下有一石大如牛者一名焚犀磯或乘車駕著赤衣幘狀告曰與君幽明道別何意相犯

九井七磯　一統志曰九井山在府城北下有九井傳記曰廣輿記曰府城北下有九井山在府城北下有九井山在府城北下有九井山在府城北下有九井山在府城北下有九井山在府城北下有九井山在府城北下有九井山在府城北下有九井山在府城北下有九井山在府城北下有九井山在府城北下有九井山在府城北下有九井山在府城北下有九井山在府城北下有九井山在府城北下有九井山在府城北下有九井山在府城北下有七磯山在府城北下有七磯山在府城北下有七磯

投龍潭　在府城西南水出山下南入太湖舊志在定初有人採藥吳越所發金龍玉簡盡出焉

簡報　在府城西南水出山下南入太湖舊志在定初有人採藥吳越所發金龍玉簡盡出焉

又在縣西南一統志在縣西南一百二十里太湖之濱有穴深不可測

顧山　在縣西南一統志在縣西南一百二十里太湖之濱有穴深不可測

居上自焉記其事

銷夏　吳越錢氏行春西山之顧瑛也

行春　西山一統志在縣西南一百二十里太湖之濱有穴深不可測

標緲　滄浪　亭覽曰滄浪亭宋蘇舜欽流觴於水方與勝覽曰滄浪亭宋蘇舜欽流觴於水方輿勝覽曰滄浪亭宋蘇舜欽流觴於水

橫山　橫山山寺在縣西南一統志在縣西南一十五里山下有橫山寺其山橫亘如屏

曲水　曲水亭在慧山寺前其水曲一名

飛霞　飛霞洞在慧山寺東北虛敞高爽東北一統志在縣西南一十五里山下有橫山寺其山橫亘如屏

疑露　疑露一統志曰飛霞洞在慧山寺東北虛敞高爽東北一統志在縣西南一十五里山下有橫山寺其山橫亘如屏

金泉　金泉在慧山寺前西池一統志曰金泉在慧山寺前西池

錫山　錫山寺記曰錫山東西兩麓相望宛若屏障

留雲　喜雨　一統志曰留雲喜雨二亭在金山之勝觀

望海　望海亭在金山之勝觀

送江　送江在金山如志曰送江在金山之勝觀

鐵甕城　金山寺實方輿勝覽曰鐵甕城在金山寺東武帝時築以貯水時金山寺在金山東武帝時築以貯水

清風　綠水　廣輿記曰清風橋在府城內規模宏壯古今罕比

清風橋　在府城內規模宏壯古今罕比

綠水　廣輿記曰綠水在府城內規模宏壯古今罕比

望海　望海樓在城內規模宏壯古今罕比

攢雲鎖　西方千佛勝覽曰攢雲鎖在西方千佛

龍洞　鶴坡　又記曰攢雲鎖在西方千佛

聽雪　樓雲　廣輿記曰聽雪樓雲在府城東北虛敞高爽東北一統志在縣西南一十五里山下有橫山寺其山橫亘如屏

顧林　又鶴唳千巖雙宅而今何處不見荒王維輞川別墅曾在此府城東記曰顧林在府城東北虛敞高爽東北一統志在縣西南一十五里山下有橫山寺其山橫亘如屏

白苧城　黃耳　環立如城惹能解又

塚　林塚在府城東記曰南白陳處士墓在縣西南一十五里山下有橫山寺其山橫亘如屏

宅　顧林宅在府城東記曰南白陳處士墓在縣西南一十五里山下有橫山寺其山橫亘如屏

弓河　魁井　鼈傍九衢

漆塘　滕山　退老其間

錫與慧山東西相望宛若屏障

曲水　橫山　廣輿記曰曲水亭在慧山寺前其水曲一名橫山寺前覽曰橫

飛霞　疑露　一統志曰飛霞洞在慧山寺東北虛敞高爽東北一統志在縣西南一十五里山下有橫山寺其山橫亘如屏

金泉　錫山　廣輿記曰金泉在慧山寺前西池一統志曰金泉在慧山寺前西池

留雲　喜雨　一統志曰留雲喜雨二亭在金山之勝觀

望海　望海樓在城內規模宏壯古今罕比

鐵甕城　金山寺實方輿勝覽曰鐵甕城在金山寺東武帝時築以貯水時金山寺在金山東武帝時築以貯水

清風　綠水　廣輿記曰清風橋在府城內規模宏壯古今罕比

清風橋　在府城內規模宏壯古今罕比

綠水　廣輿記曰綠水在府城內規模宏壯古今罕比

白水　黃石　又記曰黃石公在府城內規模宏壯古今罕比

羽潭　角城　又曰羽潭在府城內規模宏壯古今罕比

綠野亭　紫極觀　方輿勝覽曰綠野亭在府城內規模宏壯古今罕比

蓮塘　遊龍　記篇烈海曰戲馬臺在府城內規模宏壯古今罕比

增華閣　讀書處　廣輿記曰增華閣在府城內規模宏壯古今罕比

多景樓　一統志曰多景樓在金山寺東武帝時築以貯水時金山寺在金山東武帝時築以貯水

白水　黃石　又曰白水在甘露寺內太子讀書處以上鎮江府

羽潭　角城　又曰羽潭在府城內規模宏壯古今罕比

綠野亭　紫極觀　方輿勝覽曰綠野亭在府城內規模宏壯古今罕比

蓮塘　戲馬　遊龍　記篇烈海曰戲馬臺在府城內規模宏壯古今罕比

廣輿記曰如皋縣通大江又名九十九灣在府東北晴日遙望煙波如畫又名九龍灣在府東北晴日遙望煙波如畫又名九龍灣在府東北晴日遙望煙波如畫又名九龍

增晉陸機吳趨行詩曰楚妃且莫歎齊娥且莫謳四坐並清聽聽我歌吳趨吳趨自有始請從閶門起閶門何峩峩飛閣跨通波重檐承璇極回軒起曲阿謠謠慶雲被泠泠鮮風過山澤多藏育土風清且嘉太伯導仁風仲雍揚其波穆穆延陵子灼灼光諸華王迹頹陽九帝功興四遐大皇自富春矯首頓世羅邦彥應興運槃若春林葩鬱鬱城有十何郡最爲多八族未足珍四姓實名家文德熙洋懿武功侔山河禮讓何濟楚流化自滂洪淑美難窮紀首按爲此歌　梁武帝登北固樓詩曰南城連地險北顧臨水側深潭下無底高岸長不測舊嶼與石若構新洲花若織　唐李白金陵詩曰龍蟠虎踞帝王州帝子金陵訪古丘春風試暖昭陽殿明月還過鴟鵲樓　又詩曰地即帝王宅山爲龍虎盤金陵空壯觀天軼靜波瀾　又曰苑方秦地少山似洛陽多古殿吳花草深宮晉綺羅　又送人歸黃山白鷺峯詩曰黃山四千仞三十二蓮峯丹崖夾石柱蒼翠金芙蓉伊昔升絕頂下窺天目松仙人鍊玉處羽化留餘蹤赤間溫伯雪獨往今相逢採秀辭五嶽攀巖歷萬重歸來白鷺峯銜湯飲丹砂井鳳吹我時來雲車爾當整去去陵陽

東行芳樹叢迴溪十六度碧嶂盡晴空他日漫相訪乘橋蹋綠虹　杜甫壯遊詩曰東下姑蘇臺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餘恨不得窮扶桑王謝風流遠闔閭丘墓荒劒池石辟仄長洲荷芰香嵯峨閶門北清廟映回塘每懷吳太伯撫事渡浪浪　張籍送弟戴元之蘇州詩曰楊柳閶門外悠悠水岸斜乘船向山寺著屐到人家夜月紅柑樹秋風白藕花江天詩境好迎日莫全賒　劉禹錫石頭城詩曰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牆來　白居易蘇州詩曰半酣憑檻起四顧七堰八門六十坊遠近高低寺間出東西南北橋相望　又吳中好風景詩曰吳中好風景八月如三月水荇葉仍香木蓮花未歇海天微雨散江郭繡埃滅暑退衣服乾潮生船舫活兩衙漸多暇亭午初無熱騎吏語使君正是遊時節　又曰吳中好風景無朝暮曉色萬家煙秋聲八月樹舟移管弦動轎擁旌旗駐改號齊雲樓重開武丘路況當豐歲歲好是歡遊處州民勸使君且莫拋官去　杜牧寄揚州韓綽判官詩曰青山隱隱水迢迢秋盡江南草木凋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　李紳盱眙詩曰山凝翠黛孤峯迥淮起銀花五丈高天外綺霞明海鶴日邊

紅樹豔仙桃岸驚目眩同奔馬浦溢心疑覩杵鰲寄謝
雲帆疾飛鳥莫誇迴雁卷輕毛　羅隱廬州詩曰勝境
天然別青藍入畫圖一山分四頂三面瞰平湖　宋蘇
軾建康詩曰江令蒼苔園故宅謝家語燕集華堂先生
笑說江南事祇有青山遶建康　潘閬九華詩曰將齊
華嶽猶多六苦并巫山又欠三好是兩餘江上望白雲
堆裏發濃藍　沈括太平府詩曰射塘春水綠泱泱謝
市煙深柳線長卷帽夕陽留不住好風將雨過梅塘

王安石吳王獵場詩曰吳王好射虎但射不操戈匹馬
掠廣地萬兵助遮羅時平事非昔此地桑麻多猛獸亦
常心何處在春風秋月兩茫然　韓駒泰興道中詩曰
信仲連東去不須歸　來苛和孫少述潤州詩曰雲間
錢鏐近青天飄渺飛樓百尺連三峽江聲流筆下六朝
山影落尊前幾番畫角催紅日無事滄洲起白煙忽憶

縣郭連青竹人家繞綠蘿地偏春事少山迴夕陽多暗
水披崖出輕船掠岸過傳呼細扶杖吾老怯風波　孟
無咎赴廣陵道中詩曰醉臥符離太守亭別都紆筦記
曾稱淮山楊柳春千里尚有多情憶小勝　又曰急鼓
簫鼙下泗州却瞻金塔在中流帆開朝日初生處舡轉
春山欲盡頭　又曰楊柳青青欲暗烏一春風雨暗隋
渠落帆未覺揚州遠已喜淮陰見白魚　又揚州雜詠
曰阜莢郵南三里許春江不隔一程遥雙堤關起如牛
角知是隋家萬里橋　又曰龍興寺裏青雲幹后土祠
中白雪葩五百年間城郭改空留鴨脚伴瓊花　朱服

過廣州詩曰昔年吳魏交兵地今日承平會府開沃壤
欲包淮甸盡堅城猶抱蜀山回柳塘春水藏舟浦蘭若
秋風散梵臺獨有無情原上草青青還入燒痕灰　李
泰定題廣德州子城三峯樓詩曰一川花柳擁雕欄滿
綠浮空四面山便欲攜家來此住不將名姓落人間
歐陽修滁州詩曰滁陽幽谷抱山邪我鑿清泉手種花
故事留傳父老說世人今作畫圖誇　元薩都剌江南
樂歌曰江南樂春水紅橋漏城郭出門不用金馬絡門
前畫船如畫閣綠紗虛窓春霧薄隔窓蛾眉秋水活翡
翠冠高羅袖閣楚舞吳歌勸郎酌紫竹瑤絲相間作船

頭柳花如雪落船尾彩旗風綽綽乘燭夜遊隨處泊人
生無如江南樂　又彭城雜詠曰城下黃河去不回四
山依舊翠屏開無人會得登臨意獨上將軍戲馬臺
又曰雪白楊花拍馬頭行人春盡過徐州夜涼一片城
頭月曾照張家燕子樓　又曰黃河三面遶孤城獨倚
危欄眼倍明柳絮飛飛三月暮樓頭猶有賣花聲　又
曰歌扇春風嘆酒香舞裙落日動鶯黃柳邊今夜孤舟
發水遠山遥空斷腸　戴表元過姑蘇詩曰水天彌望
接青蕪雲氣漫漫近又無一色好風三百里挂帆安坐
過姑蘇　陳孚常州詩曰昆陵城西漁火紅家家夜夜

山東省一

廣輿記曰按山東舊魯舊域海岱雄區外引黃淮内
包遼海西面以臨中原眞川陸之衝也

山東省二

戰國並齊地秦爲齊郡漢初爲濟南國景帝時分郡曰

平原曰千乘曰泰山曰渤海後魏曰齊州唐曰臨淄宋曰興德元改濟南路明爲濟南府　國朝因之領州四泰安德州縣二十六歷城章丘鄒平濟川長山新城齊河陵縣泰安德平平原陽信海豐樂陵商河利津霑化蒲臺

又曰兗州府禹貢徐兗二州之域天文奎婁分野春秋魯地戰國屬楚秦爲薛郡漢曰魯國曰山陽東漢曰任城晉曰魯郡隋唐曰兗州宋曰泰寧曰襲慶元明爲兗州府　國朝因之領州四曹濟寧縣二十三城陽曲阜寧陽鄒滋陽金鄉魚臺單縣武城上東可平嶧城文上東可平嶧城鉅野鄒城費

又曰東昌府禹貢兗州之域天文危室分野春秋齊西鄙聊攝地戰國魏齊趙三國之境秦爲東郡鉅鹿郡漢曰濟陰曰清河魏曰陽平唐曰博平清平冠館陶恩縣武城范觀城朝城

又曰青州府禹貢青州之域天文虛危分野周禮正東曰青州蓋以土居少陽其色青故名太公封此爲齊國秦曰齊郡曰琅邪漢曰北海魏曰益都隋唐曰青州宋曰鎮海金元爲益都明爲青州府　國朝因之領州一縣十三益都臨淄博興高苑樂安壽光昌樂臨朐安丘諸城蒙陰日照

又曰登州府禹貢青州之域天文危分野古萊夷地春秋爲萊子國秦屬齊郡漢曰東萊後魏曰東牟隋曰登州宋屬京東路元屬益都路明爲登州府　國朝因之領州二縣五蓬萊黃縣福山棲霞招遠萊陽文登

又曰萊州府禹貢青州之域天文危分野古萊夷地春秋爲萊子國秦屬齊郡漢曰東萊後魏曰光州隋唐曰萊州元明俱爲萊州府　國朝因之領縣三掖平萊高密昌邑

山東省三

藥

柏　泰松廣輿記曰柏在泰山下漢武帝東封時過風雨柏下四面封爲大夫又曰秦始皇登泰山遇風雨柏下可蔽也圭表山下水極美號王母瑤池又曰泰山在新泰縣西北小名馬谷又曰馬谷山在泰山下

瑤池　寶泉在新泰縣西北小名馬谷又曰馬谷山在泰山下

鰲山　在泰山下漢武帝東封時

海　豐中有四

廣文　縣西北

華泉　在泰山下

龍亭　鳳江東記萊下南龍池一統志曰鳳

落鳳

獲麟　記纂淵海在鉅野東南海曰落

曝書　澤筆一統志曰曝書臺在鄄縣

觀魚　鬬雞

望海　想

綸江　華泉　輿記縱橫五十里在泰山下一統志曰綸江一名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下南流經泰安縣西又南流經寧陽縣東又西南流經汶上縣東又西南流經東平州東又南流經東平所南入大清河

龍亭　鳳江東記萊下南龍池一統志曰鳳

落鳳

獲麟　記纂淵海在鉅野東南海曰落

曝書　澤筆一統志曰曝書臺在鄄縣

觀魚　鬬雞

望海　想

金堤　閣里　披雲　在單縣北十里一統志曰在城東北十里閣里披雲在城南十里

玉版　廣輿記曰在城南十里在縣北

清城蒙陰冰日照

又曰登州府禹貢青州之域天文危分野古萊夷地春秋牟子國戰國屬齊漢屬

運土家所燒也在聊城縣志曰舊城東北魏時築以備邊人困則入保

鶴之館在一統志曰在平陰縣境相傳衛成公養鶴於此記築臺遺書於此

孟館陳臺又曰在一統志曰在舊城東昌府城西元魏懷王所築臺遺書於此

芹泉艾山在一統志曰芹泉在艾山之陽泉流入於海

薄姑城在博興縣東北魏封陳王於此

雨羅山在一統志曰山在安丘縣上有其氣羅布雲間山之陰常雨

納川召石納川又曰召石山在諸城縣西南山下石行不駛神人所驅

珠磯石煙霞洞又曰丹崖山下石丈水中小石高數百枝春石高千丈

蓬萊閣宋蘇軾嘗取數百枝春石高一二丈置海中大山間望之如蓬萊

寒亭溫泉又曰溫泉在即墨縣西北流入於海

九穴井又曰九穴井在即墨縣西北流入於海

八角池統志曰八角池在萊州府城內

山東省四

詩晉陸機青州詩曰營丘負海曲沃野爽且平洪川控海濟崇山入高冥　隋煬帝登州詩曰遠水繞如帶孤山倒似雲方知小姑射誰復語臨汾　又曰浮天迴無岸涵靈固非一委輸百谷歸朝宗萬川溢　又萊州詩曰分空碧霧晴連洲彩雲碧映同夫子觀深愧元虛筆　虞茂青州詩曰十洲雲霧遠三山波浪高長瀾疑浴日連島類奔濤　唐元宗關里詩曰仰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造即魯王宮歎鳳嗟身否傷麟怨道窮今看兩楹奠尚與夢時同　杜甫望岳詩曰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盪胸生層雲凌決皆入歸鳥會當凌絕頂一覽衆山小　劉禹錫萊州詩曰八月壽聲吼地來頭高數丈觸山迴須臾却入海門去卷起沙堆似雪堆　宋蘇軾濱州詩曰橫風吹雨入樓斜壯觀應須好句誇雨過潮平江水碧電光時掣紫金蛇　又青州詩曰霜風收練錦萬頃水雲秋海氣朝成市山光晚對樓　又登州海市詩曰東方雲海客明中蕩搖浮世生萬象皆有貝闕藏珠宮心知所見皆幻影敢以耳目煩神工歲寒水怜天地閉為我起斸鼇魚龍重樓翠阜出霜曉異事驚倒百歲翁人間所得容力取世外無物誰為雄率然有請不我拒信我人厄非天窮斜陽萬里孤鳥沒但見碧海磨青銅新詩綺語亦

安用相與變滅隨東風

山西省一

增廣輿記曰按山西西據大河東列太行北收代馬之用南望雒洛之勝有表裏河山之勢故唐虞夏都焉

山西省二

增廣輿記曰太原府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參井分野虞封此曰唐國春秋爲晉戰國屬趙秦分置并州周叔虞封此曰唐國春秋爲晉戰國屬趙秦曰晉陽曰太原唐曰北京五代唐曰西京宋曰河東金曰武勇元曰冀寧明爲太原府

國朝因之領州五平定州一寧武縣七汾陽孝義平遙介休寧鄉靈石臨縣二十陽曲太原榆次太谷祁清源文城太平岳陽曲沃翼城襄陵浮山趙城洪洞霍州汾西蒲臨晉河津萬泉河津安邑夏縣鹽池解縣芮城平陸垣曲絳縣平定樂平和順遼州榆社左權

又曰平陽府禹貢冀州之域天文觜參分野堯都平陽即此春秋屬晉戰國屬韓後屬趙秦漢爲河東郡地後魏曰唐州隋曰平河曰臨汾唐曰晉州五代梁曰晉寧明爲平陽府

國朝因之領州六縣二十

臨汾襄陵浮山趙洪洞霍州太平岳陽曲沃翼城汾西蒲臨鄉寧河津萬泉河津安邑夏縣吉縣解縣芮城平陸垣曲絳縣

又曰潞州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參井分野商爲黎侯國後爲赤狄潞子國戰國初屬韓後屬趙秦曰上黨後周曰潞州唐曰昭義宋曰昭德曰隆德元曰潞州屬平陽路明初爲潞州嘉靖中陞爲潞安府

國朝因之領縣八長治長子屯留襄垣潞城壺關黎城平順

又曰汾州府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參井分野虞夏都焉分置并州周叔虞封此曰唐國春秋爲晉戰國屬趙秦曰晉陽曰太原唐曰西京宋曰河東金曰代唐曰大同遼爲西京元明因之

國朝因之領州一永寧縣七汾陽孝義平遙介休寧鄉靈石臨

又曰大同府禹貢冀州之域天分昴畢分野虞周屬并州春秋北狄所居戰國屬趙秦曰雲中曰雁門曰代郡後魏曰恒州唐曰雲州五代唐曰大同遼爲西京元明爲大同府

國朝因之領州四應渾源縣七大同懷仁山陰馬邑

又曰沁府禹貢冀州之域天文觜參分野堯都地後魏曰義寧隋曰沁州屬韓後屬趙秦漢爲上黨高都地漢曰唐曰陽城宋曰威勝元隸平陽路明爲沁州

國朝因之領縣二武鄉沁源

又曰澤州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參井分野春秋屬晉戰國屬韓後屬趙秦漢爲上黨高都地漢曰河東後魏曰建州後周曰高平隋曰澤州曰長平唐曰蓋州宋屬河東元屬平陽明曰澤州

國朝因之領縣四高平陽城陵川沁水

又曰遼州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參井分野春秋屬晉戰國屬韓後屬趙秦漢爲上黨地後魏曰遼陽隋曰遼山唐曰遼州曰箕州曰儀州曰樂平宋曰平定元屬平陽路明爲遼州

國朝因之領縣二榆社和順

晉雪山風穴 相記纂淵海曰雪山在岢嵐北東西兩山峙一統志曰風穴在陽曲西傳云神至則穴內有聲去則否 五臺 四角 出廣輿記曰五臺山五峰高聳四角名 崞岫 湧泉 珠岫在孟一統志曰在平定州其形孤峙一統志曰在平定州其勢勇泉亭在平定州南又曰清涼山也 鷲城 象谷 又曰鷲城在清涼山西南者飛出白者止此劉曜源出謂為永嘉已瑞初洛陽地陷有二鷲舊築城以應之又曰象谷水在太谷縣源晉永嘉中有象出谷中因名 柳溪 廣輿記曰柳溪在太谷縣東北禹水所出繫舟記曰駐舟柳溪上太原府以北 虎峪 龍灣 又曰虎峪口在陽和衛境又曰龍灣山在應州故城其味甘 琴泉 甲水 又曰在忻琴泉源高祖自在太原起兵遣武安君白起伐趙經此遂圍晉陽城隋改甲水縣為陽曲 金波 玉華 又曰金波玉華美一名文水又名文谷河廣輿記曰石馬山在府西南者飛出白者止此劉曜源出謂為永嘉已瑞初洛陽地陷有二鷲舊築城以應之又曰象谷水在太谷縣源晉永嘉中有象出谷中因名 飛狐口 倒馬關 又曰倒馬關在廣昌以上大同府廣輿記曰甲水在廣昌以上下有雲泉水東流入滱水在州北廣輿記曰王莽遣將軍嚴尤陳兗佐策一境植物數千株志曰在州南十五里 龍泉 羅雲 羅雲記曰有羅雲山在州南十五里有龍泉噴海出白雲巖如雪在解州 禹門 舜井 禹門記曰在趙城西晉永和東南有禹門山兩峰對峙黃河流經其間相傳禹所鑿舜井記曰在平陽城南有井一統志曰在平陽府又曰廣輿記曰舜井在蒲州東南 石馬 金龍 一統志曰石馬山在府西南者偶拾巨卵歸育之得金龍兒也在府治西北 雲津 風陵 廣輿記曰風陵渡一名茅津後魏時置關於此 飛虹橋 臥雲觀 一統志曰臥雲觀在城中有泰書畫兩卷傳為王烈所藏今觀已圮 抱犢 發鳩 廣輿記曰抱犢山在府東北發鳩山在府東南 藍水 白巖 藍水在長子縣西北白巖在縣西南 雲霧 雲霧山在趙城東南 天池 雷澤 記纂淵海曰天池橫亘數十里雷澤在州東南 梅谷 松嶺 梅谷松嶺一統志曰在府東南 鳳臺 鹿苑 又曰鳳臺在府南山上鹿苑在臺下 千畝 九京 一統志曰千畝在九京山南 晉詩唐張九齡平陽詩曰魏武中流處軒轅問道回長堤春樹發高掌曙雲開龍負王舟渡人占仙氣來河津會日月天仗役風雷東顧重關盡西馳萬國陪遙閩股肱郡元首詠康哉 張說臨汾州詩曰黃雲隨寶鼎紫氣

逐真人東詠唐虞迹西觀周漢塵　暢當蒲州詩曰迴林飛鳥上高出世塵間天勢圖平野河流入斷山　駱賓王河中府詩曰山路猶未盡南巖河源自北流晚風連朔氣新月照邊秋　杜甫平陽詩曰姑射聊長望平陽遂遠川　楊景山潞安詩曰鼓宛然舜耕餘草木禹鑿舊山川發秋光河源收地心猶壯笑角因風飄湖氣旌旗映水發秋光河源收地心猶壯笑向天西萬里霜　又詩曰天晴紅幟當山滿日暮清笳入塞長年少功高人最羨漢家壇樹月蒼蒼　周昂平定軍詩曰再宿殊鴻合相看獨鶴山旆沽新雨過鳥逐暮雲還　宋延清澤州詩曰浩渺浸雲根煙嵐出遠郊望水知柔性看山欲斷魂　宋邵雍嵐軍詩曰煙嵐一簇峙崔巍到此令人心自灰上有神仙不知姓洞門閑倚白雲開　蕭起汾州詩曰漢家亭起向汾陰俯瞰中流百尺深昔日遺基微有迹多年古柏自成林　金趙秉文代州詩曰金波曾醉雁門州端有人間六月秋萬古山河雄朔部四時風月入南樓漢家戰伐雲千里唐季英雄土一丘繫馬朱闌重回首煙波誰在釣魚舟　元元好問過應州詩曰平野風埃接戍樓邊城三月似窮秋人家亡屋纔容膝驛路旌車不斷頭隨俗未甘嘗馬湩敵寒直欲御羊裘十年紫禁煙花夢此日雲山是應州　表楠寒州詩曰天闊雲中郡潮風起沃洲房聯淵曲土屋覆山椒植布朝朝市通新户燒瑤暮暮愁深霍嫖姚　明程敏政朔州行詩曰朔州行行古城下沙如雪赫連古成幻草枯一路角頭塞雲結朔州城下沙如雪赫連古成幻草枯一路角聲吹不歇居民半是防秋兵卜里屯軍營偏師夜坐烽火息飛輓小兒歌太平

河南省一

增 廣輿記曰按河南居中夏之中地形四達東控淮陽北連趙魏西有成皐雒陽之固南撫汝鄧陳蔡之饒九州之有河南猶一身之有腹心也 又曰開封宋舊都河南周故邑令人想先代遺風衛輝地本朝歌懷慶地逼河雒彰德地雜軍民河北土風夙勁故剛而難馴與汝寧之尚節義南陽之勤稼穡不相侔也歸德地連數省統轄匪易而人則忠義淳厚居多云

河南省二

增 廣輿記曰開封府禹貢兗豫二州之域天文角亢分野春秋鄭衛陳之境戰國魏都此曰大梁秦屬三川郡漢為陳留郡地東魏曰梁州曰開封後周隋唐曰汴州五代梁及宋皆都此曰東京金曰南京元曰汴梁明為開封府 國朝因之領州四 陳許禹鄧縣三十 祥符陳留杞通許太康尉氏洧川扶溝中牟鄭原武陽武滎陽汜水 又曰歸德府禹貢兗豫二州之域天文角亢分野春秋宋地周封微子啓於此秦曰商丘曰毫邑漢曰睢陽隋唐曰宋州曰睢陽五代曰歸德宋曰應天明初改歸德州嘉靖中陞為歸德府 國朝因之領州一 睢 縣六 商丘寧陵鹿邑夏邑永城考城虞城柘城 又曰彰德府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室壁分野商河亶甲居相即此春秋為晉東陽地戰國為魏鄴地秦為上黨郡鄴二郡地漢曰魏郡魏曹操封此曰鄴都後趙前燕並都此後魏曰相州東魏曰司州北齊都之曰清州五代晉曰彰德金元明及 國朝因之領州一 磁 縣六 安陽林 武陽 滏陽 又曰衛輝府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室壁分野商畿內地周初為衛國地秦屬三川郡漢曰河內後魏唐曰懷州金曰沁南元曰懷孟明曰懷慶府 國朝因之領縣六 河內 修武 汲 新鄉 獲嘉 淇 又曰河南府禹貢豫州之域天文柳分野武王克商定鼎於郟鄏成王營洛為王城下都平王自鎬京東遷乃居王城秦曰三川漢曰河南東漢都此三國魏曰司州晉亦都此後魏曰洛州後周曰東京隋煬帝徙都此曰豫州唐曰東都五代梁曰西京金曰中京

曰金昌元曰河南明爲河南府　國朝因之領州一縣十三（洛陽偃師鞏鞏新安澠池嵩縣宜陽永寧盧氏）又曰汝寧府禹貢豫州之域天分角亢氏分野春秋沈蔡二國地秦屬潁川漢曰汝南劉宋曰縣瓠後魏曰豫州後周曰舒州又曰汝州唐曰蔡州宋曰淮康金曰鎮南元曰汝寧明曰汝寧府　國朝因之領州二（信陽光山固始商城）縣十二（汝陽上蔡西平遂平新蔡確山羅山）又曰南陽府禹貢豫州之域天文張分野春秋楚鄭地戰國屬韓後屬魏秦屬三川漢屬河南三國魏屬舞陽晉屬襄城後魏屬魏屬魯陽東魏曰北荊州後周曰和州隋曰汝州唐曰臨汝宋曰陸海元屬南陽明爲汝州　國朝因之領縣四（魯山郟縣寶豐伊陽）

河南省三

增金堤（在開封府南）玉津（在開封府南）竹川（在汝寧府）柳河（一曰柳河一在陳州一在新鄭）鴻溝（在河陰東即楚漢分界處）龍井（在府城內統志曰龍井在府治西北金時有石如羊首自

天而墜成井）聽水（在陳州之西圃宋張詠築書有上聽宅其南有聽水亭又曰軾下載水聽之詩云昨日憑高向西望西湖湖上臺又曰湖在城下通西華南幾一舉名湖望臺在陳州城內漢高帝過陳置酒臺上即此）望湖（又曰載酒亭在許州西湖上宋祁詩云西湖湖上臺又曰湖在城下通西華南幾一舉名湖望臺在陳州城內漢高帝過陳置酒臺上即此）宜春苑（在府城內漢梁孝王築苑周回三十餘里）漆園（莊子爲蒙漆園吏又在曰小漆）雎水（源出確山縣大胡山東流入汝寧府境）

柳城（在汝寧府遂平縣西南）暴落（又曰暴落城在遂平縣西南）迎秋臺（在陳州城內）五松（雙桂）金虎（銅）紫

（大銅雀高一丈五尺其瓦何以爲別）

（又曰金虎臺在汝寧府治中）

（陌赤橋又曰赤橋在汝寧府治中）

（崔一統志曰崔在汝寧府治中）

（黑麓青巖望嶽懷川）

（柳亭九芝嶺又曰九芝嶺在汝寧府治東）

（煉丹淬劍濟瀆）

（白澗沁河）

（卵鵠觀魚）

（邀月摘星）

（其源出確山縣大胡山東流入汝寧府境）

（其繞武陽入黃河）

（其源出確山縣大胡山東流入汝寧府境）

（其源出確山縣大胡山東流入汝寧府境）

人上懷慶府

繡嶺　錦屏　又曰繡嶺宮在陝州李商隱詩春
玉繡嶺宮前鶴　錦屏山在宜陽武后幸此陽名元太平曲　又曰
靖山　又曰洞水源在蜀也　又曰洞水東流即此一安洛陽
入於洛焉書所謂伊瀍既入於渭亂流東北至西鞏縣北
泰於河即此　七峯　五渡　又曰七峯在崇山春秋時晉人及荔戎戰
于伊雒之間相去三十五里路極險絕　又曰五渡水在嵩山東谷
下注為一十八渡山丁丈南山有七峯山東谷尖自山頂
石高廣丈餘其水停委流名五步故名　九龍五鳳　一統志曰五龍山在
宜陽縣北九龍泉在縣西北五泉有九龍祠　鏡臺　一統志曰在縣北
縣城內後靠太祖即位初取以為行宮　觀影　臺在縣北
五里相傳周公測影處　望氣　臺在縣東北
宋周輝清波雜誌　測影　以驗四時日中立表測日以驗四時
五風樓賦　望氣　臺寶春秋時有望氣者尹喜見紫氣東來
作五風樓賦　羊角　一統志曰羊角山在陝州城西南
廣輿記曰九龍泉在府城內後靠太祖即位初取以為行宮
淵鑑類函卷三百三十七　河南省　一

北澗高百丈上有掖雲亭　又曰鄭山在宜陽縣治名非山上多美玉下多金甘水出焉　飲馬　又曰飲馬溝在縣西北流入洛　又曰飲馬於此　憩鶴　又曰憩鶴泉在縣北　桃林　柏谷　一統志曰在陝州城羊角山西南　九曲　三灣　又曰九曲河在宜陽縣南　又曰曲曲折折名九曲　又曰三灣水在宜陽縣西　出雞頭山東流入洛　又曰出雞頭山在宜陽縣北　修竹　又曰修竹園在宜陽縣南　幽蘭　又曰幽蘭在谷在宜陽縣南　紫水　黃水　宋袁說友武帝軍事各以上可南作　小谷　一統志曰小谷在陝州西南　會景　浮光　又曰會景浮光在府治東　臨波　環翠　又曰臨波亭環翠亭在府治東　柏亭　杏山　又曰柏亭杏山在光山縣北　紫金　白玉　一統志曰紫金山在光山縣北　又曰環翠堂在信陽州一名淨土山　又曰會景閣在固始宋紹聖間建　又曰杏山在光山縣北　又曰白玉岡在光山縣北　又曰柏亭橋在西平縣北　又曰杏山書院在光山縣北　又曰臨波亭在府治東　又曰紫金山在光州東南　又曰白玉岡在光州東南　又曰杏山在光州東南　又曰柏亭橋在西平縣北　又曰杏山書院在光山縣北　又曰臨波亭在府治東　又曰紫金山在光州東南　又曰白玉岡在光州東南　又曰杏山在光州東南　又曰柏亭橋在西平縣北　又曰杏山書院在光山縣北　又曰臨波亭在府治東　又曰紫金山在光州東南　又曰白玉岡在光州東南

白玉山在固始縣南　五龍　七峯　又曰五龍山在鄧州有五峯連接　又曰峭山在鄧州北三十里有山七峯　菊潭　蓮池　唐盧綸菊潭蓮池詩　菊水極甘醫有數十家惟飲菊潭短花大其味甘美異於他菊　又曰菊水出酈縣北水壽多至百歲之上其一統志曰蓮池在鄧州西北有山形若蓮花　又曰鯉魚出鄧縣西北有山形若鯉魚　又曰鯉魚山在汝州西南　鳳翅　魚齒　州左傳楚伐鄭次於魚齒之下即此　陸渾　山在伊陽縣南　空桐山　一統志曰在汝州西南陸渾成子隱此今在嵩縣東南　嵩陽觀　在縣北嵩山南麓　道士梯山接　又曰嵩陽觀在嵩山南麓　道士梯山接　又曰嵩陽觀在嵩山南麓　道士梯山接　又曰嵩陽觀在

晴後綠江色晚來清借問東流水何時到玉京　包融
獻臺詩曰荒臺森荊杞蒙龍無上路傳是古人証阮公
長歎處　胡曾三陵詩曰春到三陵淑氣和雪初消處
翠嵯峨梅花未知開多少策杖攜壺試一過　杜甫吹
臺詩曰氣酣登吹臺懷古視平蕪芒碭雲一去雁鶩空
相呼　岑參詩曰春城月出人皆醉野戍花深馬去遲
寄聲報爾山翁道今日河南勝昔時　王建詩曰回看
巴路在雲間寒食離家夢數還日暮數峯青似染商人
說是汝州山　宋汪元量封丘詩曰今夜宿封丘明朝
過汴州雲橫邐遠塞水落見長洲樹折衆初剥藤枯瓜
未收領囊古一斗聊以慰羈愁　劉子翬豐樂樓詩曰
梁園歌舞足風流美酒如刀解斷愁憶得承平多樂事
夜深燈火上樊樓　劉敞玉津園詩曰乘楊再再臨清
籞細草茸茸覆路沙長閉園門人不入禁渠流出雨殘
花　孔武仲發蔡州詩曰悠悠清曉歷長陂楊柳溝塍
雁鶩池風色著人寒料峭日光生野煖融怡鶴歸雲海
心空在雁渡湖天力已疲客路馳驅元不定西遊應有
再來時　明薛瑄滎陽懷古詩曰蕭蕭涼吹動秋空千
古山河一望中廣武連營秋草碧鴻溝分壤夕陽紅石
麟有甲含蒼蘚鐵馬無聲散曉風何限英豪俱泯滅白

涼以西雍肅州舊爲內地藩蔽猶荅林之蔽延安花馬
池之蔽慶陽固原之蔽平涼莊浪之蔽臨洮岷文之蔽
鞏昌爲爾

陝西省二

廣輿記曰西安府禹貢雍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周
王畿地秦曰關中漢初曰渭南曰內史武帝立京兆馮
翊扶風爲三輔東漢曰雍州唐曰關內曰祐國自周秦
漢晉西魏後周隋唐並都於此五代梁曰永平晉曰晉
昌宋曰永興元曰安西曰奉元明爲西安府　國朝因
之領州六（商州華州乾州）縣三十一（長安咸寧咸陽興平鄠藍田臨潼高陵涇陽三原盩

春秋戰國屬秦與楚秦曰漢中漢高祖初爲漢王都此
魏曰梁州後周曰漢川唐宋元曰興元明爲漢中府
國朝因之領州一寧羌縣八南鄭褒城城固西
府禹貢雍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周岐周地春秋秦地
秦爲內史地漢曰右扶風與京兆左馮翊爲三輔晉曰
秦國後魏曰秦平西魏曰岐陽隋曰岐州唐曰鳳翔曰
西京五代曰關西宋曰秦鳳金曰天興元明曰鳳翔
國朝因之領州一寶雞縣七鳳翔岐山扶風郿
府禹貢雍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春秋白翟所居秦上
郡地漢曰翟國後魏曰統萬曰金明曰東夏西魏曰延
州隋唐曰延安後唐曰彰武宋金元明爲延安府國
朝因之領州三延安甘泉保安安定
中部宜川延長膚施延川洛川
神木府谷葭州吳堡
府禹貢雍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春秋朝那地秦北
分野秦北地郡漢曰安定後魏曰武州隋
唐曰平涼宋曰涇原金元明爲平涼府國朝因之領
州三平涼華亭崇信
固原靜寧
雍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周之先不窋所居號北豳春
秋爲義渠戎國秦曰北地東漢至晉復陷於戎後魏曰
翔州隋曰岐州曰弘化唐曰順化曰安定五代
曰隴西晉曰狄道劉宋曰武始隋曰金城唐曰臨州曰
臨洮宋曰鎮洮曰熙州金元明爲臨洮府國朝因之
領州二岷縣三衛所
府禹貢雍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戰國西羌所居秦漢
漢曰隴西郡漢曰天水東
文井鬼分野春秋羌戎所居秦屬隴西郡漢曰天水東
漢陽曰南安唐曰渭州宋曰肅州金元明爲肅昌
府國朝因之領州三秦州清水徽縣
又曰與安叫禹貢梁雍二州之域天文井
鬼分野周爲庸國地春秋戰國屬楚秦屬漢中郡東漢
末分置兩城郡魏曰魏興郡梁曰東梁州西魏曰金州
隋曰西城唐曰金州曰安康郡曰漢南郡又置昭信軍
改昭武軍王建改雄武軍宋改昭化軍紹興後屬利州
路元屬興元路明初曰金州改興安州屬漢中府國
朝陞爲直隸州領縣六洵陽
貢雍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春秋羌戎地秦漢曰翊方
晉夏赫連勃勃都此後魏曰夏州西魏曰弘化後周曰
隋遠唐曰夏州曰朔方宋曰興州曰慶曰中興元曰

寧夏明初爲府後改寧夏衛　國朝因之　又曰寧夏中衛唐靈州地元置應理州明建寧夏中衛隸陝西都司領千户所五　國朝因之　又曰洮州衛禹貢雍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秦漢諸戎地晉爲吐谷渾所據後周曰洮陽隋曰臨洮唐宋金曰洮州明置洮州衛隸陝西都司領千户所五　國朝因之　又曰岷州衛禹貢雍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古西羌地秦曰臨洮魏隋唐曰岷州宋曰西和明改置岷州衛隸陝西都司領千户所四軍民千户所一　國朝因之　又曰河州衛禹貢雍州之域古西羌地秦漢爲隴西隋曰枹罕唐曰河州明置衛隸陝西都司領千户所六　國朝因之　又曰靖虜衛禹貢雍州之域古西羌地秦爲隴西漢爲金城後魏曰會寧唐曰粟州曰西會曰會寧宋曰數文金曰保川明置靖虜衛領千户所四　國朝因之　又曰榆林衛禹貢雍州之域古戎狄地秦爲雲中漢五原郡地隋唐曰勝州曰榆林明正德置榆林衛隸陝西都司　國朝因之　又曰陝西行都司

金泉　錫谷　雁塔　鴻臺　紫閣　藍田　赤水　七盤　落雁　望雲　玉笛　凝雲　卓筆　藏劒　石簫　豆積　米倉

北涼後魏曰西涼西魏曰甘州唐沒於吐蕃宋金俱爲夏所據元爲甘肅路明置陝西行都指揮使司領衛十二中衛千户所二　國朝因之

陝西省三

雁塔　鴻臺

統志曰雁塔在府城南慈恩寺中唐時進士題名於上又曰鴻臺在府城東長樂宮中唐時進士題名於上又曰今俱在漢中府

金泉　錫谷

統志曰金泉在寧夏衛城東南隅又曰錫谷在寧夏衛城東南有路通甘肅安西

細柳　長楊

統志曰細柳在咸陽縣西南渭北長楊在盩厔縣東南渭北

白堂　紫閣

統志曰白堂山在省城西南紫閣峰在鄠縣東南終南山中唐時進士題名於上又曰今俱在漢中府

藍田　鹿苑

統志曰藍田山在藍田縣東南終南山中其陰多玉又曰鹿苑在寧夏衛城東南

赤水　七盤

統志曰赤水在寧夏衛城東南賀蘭山下其水色赤又曰七盤山在寧夏衛城東南賀蘭山下其山有十二峯盤曲而上

葛斛　廣澤

統志曰葛斛在寧夏衛城東南賀蘭山下其地有鹽池又曰廣澤在寧夏衛城東南賀蘭山下其地有鹽池

落雁　蟠龍

統志曰落雁在鄠縣北渭水中唐時進士題名於上又曰今俱在渭水中蟠龍在鄠縣北渭水中唐時進士題名於上又曰今俱在渭水中

望雲　玉笛

統志曰望雲在鄠縣北渭水中唐時進士題名於上又曰今俱在渭水中玉笛在鄠縣北渭水中唐時進士題名於上又曰今俱在渭水中

凝雲　卓筆

統志曰凝雲在鄠縣北渭水中唐時進士題名於上又曰今俱在渭水中卓筆在鄠縣北渭水中唐時進士題名於上又曰今俱在渭水中

藏劒　石簫

統志曰藏劒在鄠縣北渭水中唐時進士題名於上又曰今俱在渭水中石簫在鄠縣北渭水中唐時進士題名於上又曰今俱在渭水中

豆積　米倉

統志曰豆積山在鄠縣北渭水中唐時進士題名於上又曰今俱在渭水中米倉山在鄠縣北渭水中唐時進士題名於上又曰今俱在渭水中

王時賞藏卻于北
方輿勝覽、披錦擁翠錦亭在
華山削出如筆、
洋縣東蘇軾寄文同詩煙
日長誰首使君賀且老
山業
鳳泉
鴻澤廣輿記曰鳳泉驛
南上流一百八十里至漢口
以上漢中府
又在城固漢水自魏興
府西
又曰寶頂山在府西
石鼻
金牙
記曰鳳泉驛
玉谷
寶頂山
又曰玉谷漢口
以上漢中府
青峯紫蛾
統志曰青峯山在隰州南
十里
龍尾水
鳳翅山
統志曰龍尾溪
出龍尾山一
統志曰鳳翅山
在隰州西
華谷
柳湖
川廣輿記曰柳湖
在隰州西
范仲淹華谷寺種柳
即
龍尾水
鳳翅山
統志曰龍尾溪
出龍尾山一
統志曰鳳翅山
在隰州西
華谷
柳湖
川廣輿記曰柳湖
在隰州西
范仲淹華谷寺種柳
即
鳳泉
鴻澤廣輿記曰鳳泉驛
南上流一百八十里至漢口
以上漢中府
又在城固漢水自魏興
府西
又曰寶頂山在府西
石鼻
金牙
記曰鳳泉驛
玉谷
寶頂山
又曰玉谷漢口
以上漢中府
青峯紫蛾
統志曰青峯山在隰州南
十里
龍尾水
鳳翅山
統志曰龍尾溪
出龍尾山一
統志曰鳳翅山
在隰州西
華谷
柳湖
川廣輿記曰柳湖
在隰州西
范仲淹華谷寺種柳
即

山在宜
川東南
馱麓河
蘭芝谷
一統志曰馱麓河
在宜川東南
多蘆葦故名
又在芝川
蘭芝谷在宜君
北
百泉
三水泉
廣輿記曰百泉在渭州西
一統志曰三水泉
在鎮原東
一川上有皂鶴
泉水在二
會歸一川
東
青龍洞
一統志曰青龍洞
在崆峒山上
兩峰對峙
雲氣時出如
龍狀
乘風橋
凌雲閣
又名歸雲閣
又曰乘風
橋在府東
又名
歸河
必主兵革
又曰歸河
見一
統志曰歸河
源出
寧州
玉梅
紅柳
又曰玉梅
紅柳俱
出子午山
東流入
華池
景山
華池
一統志曰
景山在
合水縣
東北奇
木異草
自保安
縣至此
合豹子
川平戎
驛河
一統志曰
驛河在
合水縣
東北
石溝
一統志曰
石溝在
合水縣
西
柳池
在府北
其東
二十六
里
蓮花池
在府北
關外
又曰
蓮花
池在
柳池
西
保安縣
山水
合水縣
與延
安府
交界
又曰
保安縣
山水
在府
西
保安縣
山水
合水縣
與延
安府
交界
又曰
保安縣
山水
在府
西

花石峽
一統志曰花石
峽在階
州北
峽中有
林木叢
生屋月
之狀可
以上
藥水泉
一統志曰藥
水泉在
成縣
東南
又曰藥
水真在
成縣
北中有
塊石其
色青黃
形天矯
若屋狀
廣輿記曰藥
水泉
唐時天
寶初改
名道濟
泉曾有
人病目
飲之即
愈又曰
黃屋
山有巖
穴可容
百人
紫燕
黃屋
山有暴布
巖腦
青泥
一統志曰青
泥嶺在
階州東
南
嶺上有
池水清
冽
鸚鵡
廣輿記曰鸚
鵡山在
西和縣
西北
又曰鸚
鵡山有
石如堆
疊狀
華川
寶井
廣輿記曰華
川寶井
在茂州
西
又曰得
寶牛
赤谷
川唐杜甫
寓居發
赤谷
又曰壽
泥山在
鹽州界
唐
又曰壽
泥川在
通渭草
牛
嶺上有
松柏人
物漢
橋
渥洼
廣輿
記曰渥
洼水
在肅
州南
又曰渥
洼水
出西
域中有
神馬
生渥
洼中
積石
又曰積
石山在
西寧
衛西
南即
禹導
河之
所
積石
山
居延海
廣輿記曰
居延海
在
甘州
北
又曰居
延海在
肅州
北
鳴沙
又曰鳴
沙山在
沙州
城南
其沙
如乾
糖天氣
清朗
時或聞
於城
內其
聲如
雷
空峒
廣輿記曰
空峒
山一
名崆
峒山
在平
涼府
西
又曰
黃帝
登崆
峒問
道廣
成子
處
鳴沙
又曰鳴
沙山在
沙州
城東
南
其沙
如乾
糖天氣
清朗
時或聞
於城
內其
聲如
雷
空峒
廣輿記曰
空峒
山一
名崆
峒山
在平
涼府
西
又曰
黃帝
登崆
峒問
道廣
成子
處
積石
又曰積
石山在
西寧
衛西
南即
禹導
河之
所
積石
山
居延海
廣輿記曰
居延海
在
甘州
北

川州界
以上諸水流入
鄜
州廣輿記曰
鄜州西
有大小
白石故
縣在州
北
青泥
又曰青
泥谷亭
嶺險方
自
鄜州
至
清泥嶺一
統志曰
清泥嶺
在鳳
州
柳溝
榆谷
溝在
蘭縣
東
臨川閣
望江樓
赤谷
白石紅泥
金城銀
川廣輿記曰
金城關
在蘭
泥縣
東南
以山多
產金
故名
金城
關口
在蘭
泥縣
北
銀川
驛在
蘭泥
縣東
南
又曰
銀川
在蘭
泥縣
北
臨川
閣在
府城
中臨
河
望江
樓在
蘭州
臨
清流
一統志曰
臨洮府
之勝
赤谷
川唐杜甫
寓居發
赤谷
又曰壽
泥山在
鹽州界
唐
又曰壽
泥川在
通渭草
牛
嶺上有
松柏人
物漢
橋
渥洼
廣輿
記曰渥
洼水
在肅
州南
又曰渥
洼水
出西
域中有
神馬
生渥
洼中
積石
又曰積
石山在
西寧
衛西
南即
禹導
河之
所
積石
山
居延海
廣輿記曰
居延海
在
甘州
北

花石峽
水又曰
石山林
壑屋日
月之狀
可以上
藥水泉
一統志曰藥
水泉在
成縣
東南
又曰藥
水真在
成縣
北中有
塊石其
色青黃
形天矯
若屋狀
廣輿記曰藥
水泉
唐時天
寶初改
名道濟
泉曾有
人病目
飲之即
愈又曰
黃屋
山有巖
穴可容
百人
紫燕
黃屋
山有暴布
巖腦
青泥
一統志曰青
泥嶺在
階州東
南
嶺上有
池水清
冽
鸚鵡
廣輿記曰鸚
鵡山在
西和縣
西北
又曰鸚
鵡山有
石如堆
疊狀
華川
寶井
廣輿記曰華
川寶井
在茂州
西
又曰得
寶牛
赤谷
川唐杜甫
寓居發
赤谷
又曰壽
泥山在
鹽州界
唐
又曰壽
泥川在
通渭草
牛
嶺上有
松柏人
物漢
橋
渥洼
廣輿
記曰渥
洼水
在肅
州南
又曰渥
洼水
出西
域中有
神馬
生渥
洼中
積石
又曰積
石山在
西寧
衛西
南即
禹導
河之
所
積石
山
居延海
廣輿記曰
居延海
在
甘州
北
鳴沙
又曰鳴
沙山在
沙州
城東
南
其沙
如乾
糖天氣
清朗
時或聞
於城
內其
聲如
雷
空峒
廣輿記曰
空峒
山一
名崆
峒山
在平
涼府
西
又曰
黃帝
登崆
峒問
道廣
成子
處
積石
又曰積
石山在
西寧
衛西
南即
禹導
河之
所
積石
山
居延海
廣輿記曰
居延海
在
甘州
北

川州界
以上諸水流入
鄜
州廣輿記曰
鄜州西
有大小
白石故
縣在州
北
青泥
又曰青
泥谷亭
嶺險方
自
鄜州
至
清泥嶺一
統志曰
清泥嶺
在鳳
州
柳溝
榆谷
溝在
蘭縣
東
臨川閣
望江樓
赤谷
白石紅泥
金城銀
川廣輿記曰
金城關
在蘭
泥縣
東南
以山多
產金
故名
金城
關口
在蘭
泥縣
北
銀川
驛在
蘭泥
縣東
南
又曰
銀川
在蘭
泥縣
北
臨川
閣在
府城
中臨
河
望江
樓在
蘭州
臨
清流
一統志曰
臨洮府
之勝
赤谷
川唐杜甫
寓居發
赤谷
又曰壽
泥山在
鹽州界
唐
又曰壽
泥川在
通渭草
牛
嶺上有
松柏人
物漢
橋
渥洼
廣輿
記曰渥
洼水
在肅
州南
又曰渥
洼水
出西
域中有
神馬
生渥
洼中
積石
又曰積
石山在
西寧
衛西
南即
禹導
河之
所
積石
山
居延海
廣輿記曰
居延海
在
甘州
北

花石峽
水又曰
石山林
壑屋日
月之狀
可以上
藥水泉
一統志曰藥
水泉在
成縣
東南
又曰藥
水真在
成縣
北中有
塊石其
色青黃
形天矯
若屋狀
廣輿記曰藥
水泉
唐時天
寶初改
名道濟
泉曾有
人病目
飲之即
愈又曰
黃屋
山有巖
穴可容
百人
紫燕
黃屋
山有暴布
巖腦
青泥
一統志曰青
泥嶺在
階州東
南
嶺上有
池水清
冽
鸚鵡
廣輿記曰鸚
鵡山在
西和縣
西北
又曰鸚
鵡山有
石如堆
疊狀
華川
寶井
廣輿記曰華
川寶井
在茂州
西
又曰得
寶牛
赤谷
川唐杜甫
寓居發
赤谷
又曰壽
泥山在
鹽州界
唐
又曰壽
泥川在
通渭草
牛
嶺上有
松柏人
物漢
橋
渥洼
廣輿
記曰渥
洼水
在肅
州南
又曰渥
洼水
出西
域中有
神馬
生渥
洼中
積石
又曰積
石山在
西寧
衛西
南即
禹導
河之
所
積石
山
居延海
廣輿記曰
居延海
在
甘州
北
鳴沙
又曰鳴
沙山在
沙州
城東
南
其沙
如乾
糖天氣
清朗
時或聞
於城
內其
聲如
雷
空峒
廣輿記曰
空峒
山一
名崆
峒山
在平
涼府
西
又曰
黃帝
登崆
峒問
道廣
成子
處
積石
又曰積
石山在
西寧
衛西
南即
禹導
河之
所
積石
山
居延海
廣輿記曰
居延海
在
甘州
北

川州界
以上諸水流入
鄜
州廣輿記曰
鄜州西
有大小
白石故
縣在州
北
青泥
又曰青
泥谷亭
嶺險方
自
鄜州
至
清泥嶺一
統志曰
清泥嶺
在鳳
州
柳溝
榆谷
溝在
蘭縣
東
臨川閣
望江樓
赤谷
白石紅泥
金城銀
川廣輿記曰
金城關
在蘭
泥縣
東南
以山多
產金
故名
金城
關口
在蘭
泥縣
北
銀川
驛在
蘭泥
縣東
南
又曰
銀川
在蘭
泥縣
北
臨川
閣在
府城
中臨
河
望江
樓在
蘭州
臨
清流
一統志曰
臨洮府
之勝
赤谷
川唐杜甫
寓居發
赤谷
又曰壽
泥山在
鹽州界
唐
又曰壽
泥川在
通渭草
牛
嶺上有
松柏人
物漢
橋
渥洼
廣輿
記曰渥
洼水
在肅
州南
又曰渥
洼水
出西
域中有
神馬
生渥
洼中
積石
又曰積
石山在
西寧
衛西
南即
禹導
河之
所
積石
山
居延海
廣輿記曰
居延海
在
甘州
北

花石峽
水又曰
石山林
壑屋日
月之狀
可以上
藥水泉
一統志曰藥
水泉在
成縣
東南
又曰藥
水真在
成縣
北中有
塊石其
色青黃
形天矯
若屋狀
廣輿記曰藥
水泉
唐時天
寶初改
名道濟
泉曾有
人病目
飲之即
愈又曰
黃屋
山有巖
穴可容
百人
紫燕
黃屋
山有暴布
巖腦
青泥
一統志曰青
泥嶺在
階州東
南
嶺上有
池水清
冽
鸚鵡
廣輿記曰鸚
鵡山在
西和縣
西北
又曰鸚
鵡山有
石如堆
疊狀
華川
寶井
廣輿記曰華
川寶井
在茂州
西
又曰得
寶牛
赤谷
川唐杜甫
寓居發
赤谷
又曰壽
泥山在
鹽州界
唐
又曰壽
泥川在
通渭草
牛
嶺上有
松柏人
物漢
橋
渥洼
廣輿
記曰渥
洼水
在肅
州南
又曰渥
洼水
出西
域中有
神馬
生渥
洼中
積石
又曰積
石山在
西寧
衛西
南即
禹導
河之
所
積石
山
居延海
廣輿記曰
居延海
在
甘州
北
鳴沙
又曰鳴
沙山在
沙州
城東
南
其沙
如乾
糖天氣
清朗
時或聞
於城
內其
聲如
雷
空峒
廣輿記曰
空峒
山一
名崆
峒山
在平
涼府
西
又曰
黃帝
登崆
峒問
道廣
成子
處
積石
又曰積
石山在
西寧
衛西
南即
禹導
河之
所
積石
山
居延海
廣輿記曰
居延海
在
甘州
北

川州界
以上諸水流入
鄜
州廣輿記曰
鄜州西
有大小
白石故
縣在州
北
青泥
又曰青
泥谷亭
嶺險方
自
鄜州
至
清泥嶺一
統志曰
清泥嶺
在鳳
州
柳溝
榆谷
溝在
蘭縣
東
臨川閣
望江樓
赤谷
白石紅泥
金城銀
川廣輿記曰
金城關
在蘭
泥縣
東南
以山多
產金
故名
金城
關口
在蘭
泥縣
北
銀川
驛在
蘭泥
縣東
南
又曰
銀川
在蘭
泥縣
北
臨川
閣在
府城
中臨
河
望江
樓在
蘭州
臨
清流
一統志曰
臨洮府
之勝
赤谷
川唐杜甫
寓居發
赤谷
又曰壽
泥山在
鹽州界
唐
又曰壽
泥川在
通渭草
牛
嶺上有
松柏人
物漢
橋
渥洼
廣輿
記曰渥
洼水
在肅
州南
又曰渥
洼水
出西
域中有
神馬
生渥
洼中
積石
又曰積
石山在
西寧
衛西
南即
禹導
河之
所
積石
山
居延海
廣輿記曰
居延海
在
甘州
北

花石峽
水又曰
石山林
壑屋日
月之狀
可以上
藥水泉
一統志曰藥
水泉在
成縣
東南
又曰藥
水真在
成縣
北中有
塊石其
色青黃
形天矯
若屋狀
廣輿記曰藥
水泉
唐時天
寶初改
名道濟
泉曾有
人病目
飲之即
愈又曰
黃屋
山有巖
穴可容
百人
紫燕
黃屋
山有暴布
巖腦
青泥
一統志曰青
泥嶺在
階州東
南
嶺上有
池水清
冽
鸚鵡
廣輿記曰鸚
鵡山在
西和縣
西北
又曰鸚
鵡山有
石如堆
疊狀
華川
寶井
廣輿記曰華
川寶井
在茂州
西
又曰得
寶牛
赤谷
川唐杜甫
寓居發
赤谷
又曰壽
泥山在
鹽州界
唐
又曰壽
泥川在
通渭草
牛
嶺上有
松柏人
物漢
橋
渥洼
廣輿
記曰渥
洼水
在肅
州南
又曰渥
洼水
出西
域中有
神馬
生渥
洼中
積石
又曰積
石山在
西寧
衛西
南即
禹導
河之
所
積石
山
居延海
廣輿記曰
居延海
在
甘州
北
鳴沙
又曰鳴
沙山在
沙州
城東
南
其沙
如乾
糖天氣
清朗
時或聞
於城
內其
聲如
雷
空峒
廣輿記曰
空峒
山一
名崆
峒山
在平
涼府
西
又曰
黃帝
登崆
峒問
道廣
成子
處
積石
又曰積
石山在
西寧
衛西
南即
禹導
河之
所
積石
山
居延海
廣輿記曰
居延海
在
甘州
北

川州界
以上諸水流入
鄜
州廣輿記曰
鄜州西
有大小
白石故
縣在州
北
青泥
又曰青
泥谷亭
嶺險方
自
鄜州
至
清泥嶺一
統志曰
清泥嶺
在鳳
州
柳溝
榆谷
溝在
蘭縣
東
臨川閣
望江樓
赤谷
白石紅泥
金城銀
川廣輿記曰
金城關
在蘭
泥縣
東南
以山多
產金
故名
金城
關口
在蘭
泥縣
北
銀川
驛在
蘭泥
縣東
南
又曰
銀川
在蘭
泥縣
北
臨川
閣在
府城
中臨
河
望江
樓在
蘭州
臨
清流
一統志曰
臨洮府
之勝
赤谷
川唐杜甫
寓居發
赤谷
又曰壽
泥山在
鹽州界
唐
又曰壽
泥川在
通渭草
牛
嶺上有
松柏人
物漢
橋
渥洼
廣輿
記曰渥
洼水
在肅
州南
又曰渥
洼水
出西
域中有
神馬
生渥
洼中
積石
又曰積
石山在
西寧
衛西
南即
禹導
河之
所
積石
山
居延海
廣輿記曰
居延海
在
甘州
北

花石峽
水又曰
石山林
壑屋日
月之狀
可以上
藥水泉
一統志曰藥
水泉在
成縣
東南
又曰藥
水真在
成縣
北中有
塊石其
色青黃
形天矯
若屋狀
廣輿記曰藥
水泉
唐時天
寶初改
名道濟
泉曾有
人病目
飲之即
愈又曰
黃屋
山有巖
穴可容
百人
紫燕
黃屋
山有暴布
巖腦
青泥
一統志曰青
泥嶺在
階州東
南
嶺上有
池水清
冽
鸚鵡
廣輿記曰鸚
鵡山在
西和縣
西北
又曰鸚
鵡山有
石如堆
疊狀
華川
寶井
廣輿記曰華
川寶井
在茂州
西
又曰得
寶牛
赤谷
川唐杜甫
寓居發
赤谷
又曰壽
泥山在
鹽州界
唐
又曰壽
泥川在
通渭草
牛
嶺上有
松柏人
物漢
橋
渥洼
廣輿
記曰渥
洼水
在肅
州南
又曰渥
洼水
出西
域中有
神馬
生渥
洼中
積石
又曰積
石山在
西寧
衛西
南即
禹導
河之
所
積石
山
居延海
廣輿記曰
居延海
在
甘州
北
鳴沙
又曰鳴
沙山在
沙州
城東
南
其沙
如乾
糖天氣
清朗
時或聞
於城
內其
聲如
雷
空峒
廣輿記曰
空峒
山一
名崆
峒山
在平
涼府
西
又曰
黃帝
登崆
峒問
道廣
成子
處
積石
又曰積
石山在
西寧
衛西
南即
禹導
河之
所
積石
山
居延海
廣輿記曰
居延海
在
甘州
北

川州界
以上諸水流入
鄜
州廣輿記曰
鄜州西
有大小
白石故
縣在州
北
青泥
又曰青
泥谷亭
嶺險方
自
鄜州
至
清泥嶺一
統志曰
清泥嶺
在鳳
州
柳溝
榆谷
溝在
蘭縣
東
臨川閣
望江樓
赤谷
白石紅泥
金城銀
川廣輿記曰
金城關
在蘭
泥縣
東南
以山多
產金
故名
金城
關口
在蘭
泥縣
北
銀川
驛在
蘭泥
縣東
南
又曰
銀川
在蘭
泥縣
北
臨川
閣在
府城
中臨
河
望江
樓在
蘭州
臨
清流
一統志曰
臨洮府
之勝
赤谷
川唐杜甫
寓居發
赤谷
又曰壽
泥山在
鹽州界
唐
又曰壽
泥川在
通渭草
牛
嶺上有
松柏人
物漢
橋
渥洼
廣輿
記曰渥
洼水
在肅
州南
又曰渥
洼水
出西
域中有
神馬
生渥
洼中
積石
又曰積
石山在
西寧
衛西
南即
禹導
河之
所
積石
山
居延海
廣輿記曰
居延海
在
甘州
北

花石峽
水又曰
石山林
壑屋日
月之狀
可以上
藥水泉
一統志曰藥
水泉在
成縣
東南
又曰藥
水真在
成縣
北中有
塊石其
色青黃
形天矯
若屋狀
廣輿記曰藥
水泉
唐時天
寶初改
名道濟
泉曾有
人病目
飲之即
愈又曰
黃屋
山有巖
穴可容
百人
紫燕
黃屋
山有暴布
巖腦
青泥
一統志曰青
泥嶺在
階州東
南
嶺上有
池水清
冽
鸚鵡
廣輿記曰鸚
鵡山在
西和縣
西北
又曰鸚
鵡山有
石如堆
疊狀
華川
寶井
廣輿記曰華
川寶井
在茂州
西
又曰得
寶牛
赤谷
川唐杜甫
寓居發
赤谷
又曰壽
泥山在
鹽州界
唐
又曰壽
泥川在
通渭草
牛
嶺上有
松柏人
物漢
橋
渥洼
廣輿
記曰渥
洼水
在肅
州南
又曰渥
洼水
出西
域中有
神馬
生渥
洼中
積石
又曰積
石山在
西寧
衛西
南即
禹導
河之
所
積石
山
居延海
廣輿記曰
居延海
在
甘州
北
鳴沙
又曰鳴
沙山在
沙州
城東
南
其沙
如乾
糖天氣
清朗
時或聞
於城
內其
聲如
雷
空峒
廣輿記曰
空峒
山一
名崆
峒山
在平
涼府
西
又曰
黃帝
登崆
峒問
道廣
成子
處
積石
又曰積
石山在
西寧
衛西
南即
禹導
河之
所
積石
山
居延海
廣輿記曰
居延海
在
甘州
北

川州界
以上諸水流入
鄜
州廣輿記曰
鄜州西
有大小
白石故
縣在州
北
青泥
又曰青
泥谷亭
嶺險方
自
鄜州
至
清泥嶺一
統志曰
清泥嶺
在鳳
州
柳溝
榆谷
溝在
蘭縣
東
臨川閣
望江樓
赤谷
白石紅泥
金城銀
川廣輿記曰
金城關
在蘭
泥縣
東南
以山多
產金
故名
金城
關口
在蘭
泥縣
北
銀川
驛在
蘭泥
縣東
南
又曰
銀川
在蘭
泥縣
北
臨川
閣在
府城
中臨
河
望江
樓在
蘭州
臨
清流
一統志曰
臨洮府
之勝
赤谷
川唐杜甫
寓居發
赤谷
又曰壽
泥山在
鹽州界
唐
又曰壽
泥川在
通渭草
牛
嶺上有
松柏人
物漢
橋
渥洼
廣輿
記曰渥
洼水
在肅
州南
又曰渥
洼水
出西
域中有
神馬
生渥
洼中
積石
又曰積
石山在
西寧
衛西
南即
禹導
河之
所
積石
山
居延海
廣輿記曰
居延海
在
甘州
北

花石峽
水又曰
石山林
壑屋日
月之狀
可以上
藥水泉
一統志曰藥
水泉在
成縣
東南
又曰藥
水真在
成縣
北中有
塊石其
色青黃
形天矯
若屋狀
廣輿記曰藥
水泉
唐時天
寶初改
名道濟
泉曾有
人病目
飲之即
愈又曰
黃屋
山有巖
穴可容
百人
紫燕
黃屋
山有暴布
巖腦
青泥
一統志曰青
泥嶺在
階州東
南
嶺上有
池水清
冽
鸚鵡
廣輿記曰鸚
鵡山在
西和縣
西北
又曰鸚
鵡山有
石如堆
疊狀
華川
寶井
廣輿記曰華
川寶井
在茂州
西
又曰得
寶牛
赤谷
川唐杜甫
寓居發
赤谷
又曰壽
泥山在
鹽州界
唐
又曰壽
泥川在
通渭草
牛
嶺上有
松柏人
物漢
橋
渥洼
廣輿
記曰渥
洼水
在肅
州南
又曰渥
洼水
出西
域中有
神馬
生渥
洼中
積石
又曰積
石山在
西寧
衛西
南即
禹導
河之
所
積石
山
居延海
廣輿記曰
居延海
在
甘州
北
鳴沙
又曰鳴
沙山在
沙州
城東
南
其沙
如乾
糖天氣
清朗
時或聞
於城
內其
聲如
雷
空峒
廣輿記曰
空峒
山一
名崆
峒山
在平
涼府
西
又曰
黃帝
登崆
峒問
道廣
成子
處
積石
又曰積
石山在
西寧
衛西
南即
禹導
河之
所
積石
山
居延海
廣輿記曰
居延海
在
甘州
北

川州界
以上諸水流入
鄜
州廣輿記曰
鄜州西
有大小
白石故
縣在州
北
青泥
又曰青
泥谷亭
嶺險方
自
鄜州
至
清泥嶺一
統志曰
清泥嶺
在鳳
州
柳溝
榆谷
溝在
蘭縣
東
臨川閣
望江樓
赤谷
白石紅泥
金城銀
川廣輿記曰
金城關
在蘭
泥縣
東南
以山多
產金
故名
金城
關口
在蘭
泥縣
北
銀川
驛在
蘭泥
縣東
南
又曰
銀川
在蘭
泥縣
北
臨川
閣在
府城
中臨
河
望江
樓在
蘭州
臨
清流
一統志曰
臨洮府
之勝
赤谷
川唐杜甫
寓居發
赤谷
又曰壽
泥山在
鹽州界
唐
又曰壽
泥川在
通渭草
牛
嶺上有
松柏人
物漢
橋
渥洼
廣輿
記曰渥
洼水
在肅
州南
又曰渥
洼水
出西
域中有
神馬
生渥
洼中
積石
又曰積
石山在
西寧
衛西
南即
禹導
河之
所
積石
山
居延海
廣輿記曰
居延海
在
甘州
北

花石峽
水又曰
石山林
壑屋日
月之狀
可以上
藥水泉
一統志曰藥
水泉在
成縣
東南
又曰藥
水真在
成縣
北中有
塊石其
色青黃
形天矯
若屋狀
廣輿記曰藥
水泉
唐時天
寶初改
名道濟
泉曾有
人病目
飲之即
愈又曰
黃屋
山有巖
穴可容
百人
紫燕
黃屋
山有暴布
巖腦
青泥
一統志曰青
泥嶺在
階州東
南
嶺上有
池水清
冽
鸚鵡
廣輿記曰鸚
鵡山在
西和縣
西北
又曰鸚
鵡山有
石如堆
疊狀
華川
寶井
廣輿記曰華
川寶井
在茂州
西
又曰得
寶牛
赤谷
川唐杜甫
寓居發
赤谷
又曰壽
泥山在
鹽州界
唐
又曰壽
泥川在
通渭草
牛
嶺上有
松柏人
物漢
橋
渥洼
廣輿
記曰渥
洼水
在肅
州南
又曰渥
洼水
出西
域中有
神馬
生渥
洼中
積石
又曰積
石山在
西寧
衛西
南即
禹導
河之
所
積石
山
居延海
廣輿記曰
居延海
在
甘州
北
鳴沙
又曰鳴
沙山在
沙州
城東
南
其沙
如乾
糖天氣
清朗
時或聞
於城
內其
聲如
雷
空峒
廣輿記曰
空峒
山一
名崆
峒山
在平
涼府
西
又曰
黃帝
登崆
峒問
道廣
成子
處
積石
又曰積
石山在
西寧
衛西
南即
禹導
河之
所
積石
山
居延海
廣輿記曰
居延海
在
甘州
北

川州界
以上諸水流入
鄜
州廣輿記曰
鄜州西
有大小
白石故
縣在州
北
青泥
又曰青
泥谷亭
嶺險方
自
鄜州
至
清泥嶺一
統志曰
清泥嶺
在鳳
州
柳溝
榆谷
溝在
蘭縣
東
臨川閣
望江樓
赤谷
白石紅泥
金城銀
川廣輿記曰
金城關
在蘭
泥縣
東南
以山多
產金
故名
金城
關口
在蘭
泥縣
北
銀川
驛在
蘭泥
縣東
南
又曰
銀川
在蘭
泥縣
北
臨川
閣在
府城
中臨
河
望江
樓在
蘭州
臨
清流
一統志曰
臨洮府
之勝
赤谷
川唐杜甫
寓居發
赤谷
又曰壽
泥山在
鹽州界
唐
又曰壽
泥川在
通渭草
牛
嶺上有
松柏人
物漢
橋
渥洼
廣輿
記曰渥
洼水
在肅
州南
又曰渥
洼水
出西
域中有
神馬
生渥
洼中
積石
又曰積
石山在
西寧
衛西
南即
禹導
河之
所
積石
山
居延海
廣輿記曰
居延海
在
甘州
北

花石峽
水又曰
石山林
壑屋日
月之狀
可以上
藥水泉
一統志曰藥
水泉在
成縣
東南
又曰藥
水真在
成縣
北中有
塊石其
色青黃
形天矯
若屋狀
廣輿記曰藥
水泉
唐時天
寶初改
名道濟
泉曾有
人病目
飲之即
愈又曰
黃屋
山有巖
穴可容
百人
紫燕
黃屋
山有暴布
巖腦
青泥
一統志曰青
泥嶺在
階州東
南
嶺上有
池水清
冽
鸚鵡
廣輿記曰鸚
鵡山在
西和縣
西北
又曰鸚
鵡山有
石如堆
疊狀
華川
寶井
廣輿記曰華
川寶井
在茂州
西
又曰得
寶牛
赤谷
川唐杜甫
寓居發
赤谷
又曰壽
泥山在
鹽州界
唐
又曰壽
泥川在
通渭草
牛
嶺上有
松柏人
物漢
橋
渥洼
廣輿
記曰渥
洼水
在肅
州南
又曰渥
洼水
出西
域中有
神馬
生渥
洼中
積石
又曰積
石山在
西寧
衛西
南即
禹導
河之
所
積石
山
居延海
廣輿記曰
居延海
在
甘州
北
鳴沙
又曰鳴
沙山在
沙州
城東
南
其沙
如乾
糖天氣
清朗
時或聞
於城
內其
聲如
雷
空峒
廣輿記曰
空峒
山一
名崆
峒山
在平
涼府
西
又曰
黃帝
登崆
峒問
道廣
成子
處
積石
又曰積
石山在
西寧
衛西
南即
禹導
河之
所
積石
山
居延海
廣輿記曰
居延海
在
甘州
北

川州界
以上諸水流入
鄜
州廣輿記曰
鄜州西
有大小
白石故
縣在州
北
青泥
又曰青
泥谷亭
嶺險方
自
鄜州
至
清泥嶺一
統志曰
清泥嶺
在鳳
州
柳溝
榆谷
溝在
蘭縣
東
臨川閣
望江樓
赤谷
白石紅泥
金城銀
川廣輿記曰
金城關
在蘭
泥縣
東南
以山多
產金
故名
金城
關口
在蘭
泥縣
北
銀川
驛在
蘭泥
縣東
南
又曰
銀川
在蘭
泥縣
北
臨川
閣在
府城
中臨
河
望江
樓在
蘭州
臨
清流
一統志曰
臨洮府
之勝
赤谷
川唐杜甫
寓居發
赤谷
又曰壽
泥山在
鹽州界
唐
又曰壽
泥川在
通渭草
牛
嶺上有
松柏人
物漢
橋
渥洼
廣輿
記曰渥
洼水
在肅
州南
又曰渥
洼水
出西
域中有
神馬
生渥
洼中
積石
又曰積
石山在
西寧
衛西
南即
禹導
河之
所
積石
山
居延海
廣輿記曰
居延海
在
甘州
北

花石峽
水又曰
石山林
壑屋日
月之狀
可以上
藥水泉
一統志曰藥
水泉在
成縣
東南
又曰藥
水真在
成縣
北中有
塊石其
色青黃
形天矯
若屋狀
廣輿記曰藥
水泉
唐時天
寶初改
名道濟
泉曾有
人病目
飲之即
愈又曰
黃屋
山有巖
穴可容
百人
紫燕
黃屋
山有暴布
巖腦
青泥
一統志曰青
泥嶺在
階州東
南
嶺上有
池水清
冽
鸚鵡
廣輿記曰鸚
鵡山在
西和縣
西北
又曰鸚
鵡山有
石如堆
疊狀
華川
寶井
廣輿記曰華
川寶井
在茂州
西
又曰得
寶牛
赤谷
川唐杜甫
寓居發
赤谷
又曰壽
泥山在
鹽州界
唐
又曰壽
泥川在
通渭草
牛
嶺上有
松柏人
物漢
橋
渥洼
廣輿
記曰渥
洼水
在肅
州南
又曰渥
洼水
出西
域中有
神馬
生渥
洼中
積石
又曰積
石山在
西寧
衛西
南即
禹導
河之
所
積石
山
居延海
廣輿記曰
居延海
在
甘州
北
鳴沙
又曰鳴
沙山在
沙州
城東
南
其沙
如乾
糖天氣
清朗
時或聞
於城
內其
聲如
雷
空峒
廣輿記曰
空峒
山一
名崆
峒山
在平
涼府
西
又曰
黃帝
登崆
峒問
道廣
成子
處
積石
又曰積
石山在
西寧
衛西
南即
禹導
河之
所
積石
山
居延海
廣輿記曰
居延海
在
甘州
北

川州界
以上諸水流入
鄜
州廣輿記曰
鄜州西
有大小
白石故
縣在州
北
青泥
又曰青
泥谷亭
嶺險方
自
鄜州
至
清泥嶺一
統志曰
清泥嶺
在鳳
州
柳溝
榆谷
溝在
蘭縣
東
臨川閣
望江樓
赤谷
白石紅泥
金城銀
川廣輿記曰
金城關
在蘭
泥縣
東南
以山多
產金
故名
金城
關口
在蘭
泥縣
北
銀川
驛在
蘭泥
縣東
南
又曰
銀川
在蘭
泥縣
北
臨川
閣在
府城
中臨
河
望江
樓在
蘭州
臨
清流
一統志曰
臨洮府
之勝
赤谷
川唐杜甫
寓居發
赤谷
又曰壽
泥山在
鹽州界
唐
又曰壽
泥川在
通渭草
牛
嶺上有
松柏人
物漢
橋
渥洼
廣輿
記曰渥
洼水
在肅
州南
又曰渥
洼水
出西
域中有
神馬
生渥
洼中
積石
又曰積
石山在
西寧
衛西
南即
禹導
河之
所
積石
山
居延海
廣輿記曰
居延海
在
甘州
北

花石峽
水又曰
石山林
壑屋日
月之狀
可以上
藥水泉
一統志曰藥
水泉在
成縣
東南
又曰藥
水真在
成縣
北中有
塊石其
色青黃
形天矯
若屋狀
廣輿記曰藥
水泉
唐時天
寶初改
名道濟
泉曾有
人病目
飲之即
愈又曰
黃屋
山有巖
穴可容
百人
紫燕
黃屋
山有暴布
巖腦
青泥
一統志曰青
泥嶺在
階州東
南
嶺上有
池水清
冽
鸚鵡
廣輿記曰鸚
鵡山在
西和縣
西北
又曰鸚
鵡山有
石如堆
疊狀
華川
寶井
廣輿記曰華
川寶井
在茂州
西
又曰得
寶牛
赤谷
川唐杜甫
寓居發
赤谷
又曰壽
泥山在
鹽州界
唐
又曰壽
泥川在
通渭草
牛
嶺上有
松柏人
物漢
橋
渥洼
廣輿
記曰渥
洼水
在肅
州南
又曰渥
洼水
出西
域中有
神馬
生渥
洼中
積石
又曰積
石山在
西寧
衛西
南即
禹導
河之
所
積石
山
居延海
廣輿記曰
居延海
在

北魏溫子昇涼州樂歌曰遠遊武威郡遥望姑臧城車馬相交錯歌吹日縱橫路出玉門關城接龍城坂但事弦歌樂誰道山川遠　又燉煌樂詩曰客從遠方來相隨歌且笑自有燉煌樂不減安陵調　梁庾肩吾隴西詩曰借問隴西行何當驅馬征草合前迷路雲濃後暗城寄語幽閨妾羅袖勿空縈　唐王維送李太守赴上洛詩曰商山包楚鄧積翠露沈沈驛路飛泉灑關門落照深野花開古戍行客響空林板屋春多雨山城書欲陰甘泉通虢路白羽抵荆州若見西山爽應知黄綺心

朱慶餘熙州詩曰玉關西路出臨洮風卷邊塵入馬毛寺寺院中無竹柳家家辟上有弓刀惟憐戰士垂金甲不尚遊人著白袍深巷獨吟秋色裏平原一望戍樓高　無名氏商州詩曰和如春晚靜如秋五月商山是勝遊當晝大雲生不得一溪分作萬重流　唐彦謙題郃陽劉仲城詩曰千載遺踪寄薛蘿沛公鄉里漢山河長陵亦是閑丘隴異日誰知與仲多　崔顥華州詩曰岩兒大華俯咸京天外三峯削不成河山北枕秦關險驛路西連漢畤平　杜甫九成宮詩曰舊土襄口　又鄜州詩曰三斷如杵臼層宮憑風迴岌業土襄口　又鄜州詩曰三川不可到歸路晚山稠落雁浮寒水飢烏集戍樓　又

東柯谷詩曰傅道東柯谷深崖數十家對門藤蓋瓦映竹水穿沙　又秦中雜詩曰秦州城北寺傳是魄鄱宮苔蘚山門古丹青野殿空月明垂葉露雲逐度溪風清渭無情極愁時獨向東　又曰莽莽萬重山孤城山谷間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羌笛何嗚咽煙塵一長望哀颯正摧顏　又曰雲氣接崑崙涔涔寒雨繁羌童看渭水使客向河源煙火軍中暮牛羊嶺上村邨所居秋草靜正閉小蓬門　又曰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神魚人不見福地語眞傳近按西南境長懷十九泉何時一茅屋送老白雲邊　又曰邊秋陰易夕不復辨晨光簷雨亂淋幔山雲低度牖鸛鵠寒淺井蚯蚓上深堂車馬何蕭索門前百草長　劉禹錫送令狐相公鎮梁州詩曰雲裏襄中樹風煙漢上城前旌轉谷去後騎踏橋聲　李延壽詩曰一株豪逞人爭賞寧似廷安花滿山遠近隨風香馥郁高低迎日錦斕斑　無名氏谷水臨玉泉詩曰山股迴飛泉泓澄俯巖石亂垂寒五條碎灘眞珠滴　又寧州泉詩曰澄波涵萬象明鏡瀉天色有時乘月來賞詠還自適　方干路入金州絕句曰棹尋椒岸索迴去數里時逢一兩花知是從來貴金處江邊牧豎亦披沙　宋蘇軾磻溪石詩曰開道磻

溪石猶存渭水頭蒼崖雖有迹大鈞本無鉤　王慶長過華州詩曰拔地三峯冷翠微落巖飛瀑噴珠璣十丈玉蓮秋不謝半楞掌月書還飛　游師雄崆峒詩曰崆峒十何高烟起乾坤闢峻極倚杳冥崢嶸亘今昔又野石橋詩曰石橋跨兩岫野叟嘗遠躡旁有杯基處云是神仙奕　又雪山詩曰寒光欺夏日素彩爍天河自笑經過客相看鬚易皤　陸游漢中詩曰雪棱屏山日月遊馬蹄初喜踏梁州地連秦雍川原壯水下荆揚日夜流　蔣之奇慶陽府詩曰陝右號名郡慶陽乃雄鎮臨樹多時才結構甚閑峻城端隼華閣千里歸一瞬不

密陵廟存其旁接烽燧人家住深崦簷瓦俯可認陶穴尚遺風前書自傳信俯窺鵝池泉窕黑深萬仞黃流繚如帶澈激似湍迅地險誠在茲賊騎安可近　金蔡松年銀州道中詩曰小渡霜螯賤於土重嘗野菊大如錢此時最憶浩翁語無酒令人意缺然　明王禕蘭州詩曰洮雲隴草都行盡路到蘭州是極邊誰信西行從此始一重天外一重天　郭登甘州即事詩曰黑河如帶向西來河上邊城自漢開山近四時常見雪地寒終歲不聞雷牦牛互市番岷出宛馬臨關漢使回東望玉京將萬里雲霄何處是蓬萊　薛蕙涼州詞曰隴西西去抵涼州邊塞蕭條處處愁青草不生青海曲黑雲常聚黑山頭

湖廣省一

廣輿記曰按湖廣大江中貫五溪外錯漢水爲帶衡岳爲鎮洞庭雲夢爲池此形勢之大槩也荆州當巴蜀之衝鄂陽綰商陝之要襄德北枕河維辰沅南蔽滇黔郴永上連兩粤蘄黃下接三吳地之四通五達莫楚若矣

湖廣省二

廣輿記曰武昌府禹貢荆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周

夷王時屬楚自楚熊渠封其子紅爲鄂王始名鄂渚春秋曰夏汭秦屬南郡漢曰江夏三國吳曰武昌都此劉宋曰郢州隋唐曰鄂州五代唐曰武清宋曰鄂州元明爲武昌　國朝因之領州一興國縣九江夏武昌嘉魚咸寧蒲圻崇陽通城大冶山又曰漢陽府禹貢荆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春秋鄖國地戰國屬楚秦屬南郡漢屬江夏三國屬魏後屬吳唐曰沔州曰漢陽宋廢爲縣元明爲漢陽府　國朝因之領縣二漢陽漢川又曰黃州府禹貢荆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春秋黃國地後屬楚楚徙鄂君於此曰鄂城秦屬南郡漢曰西陵屬江夏三國魏爲重鎮後屬吳晉曰

西陽南齊曰齊安曰蘄州隋曰永安唐曰黃州元隸河南明爲黃州府　國朝因之領州一（蘄州）縣八（蘄水黃陂黃岡黃安麻城羅田黃梅）又曰鄖陽府禹貢荆豫二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古麇國地春秋屬楚爲錫穴漢爲錫縣隋曰鄖鄉唐曰南豐曰淅州宋爲均州元爲鄖縣明初爲隋州屬襄陽成化陞鄖陽府　國朝因之領縣六（鄖陽房縣竹山鄖西竹溪）又曰襄陽府禹貢荆豫二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周爲穀鄧地春秋屬楚爲錫穴漢爲南郡三國魏曰襄陽晉曰荆州東晉曰雍州西魏曰襄州隋曰山南唐宋元明曰襄陽府　國朝因之領州一（襄陽）縣七（襄陽光化宜城南漳棗陽穀城）又曰安陸府禹貢荆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春秋戰國屬楚秦拔鄂置南郡漢曰臨江曰鄂中秦屬南郡漢曰雲杜齊曰竟陵三國魏曰鄂州梁爲南司北新二州境西魏曰安州曰溫州後周曰石城唐曰京山曰富水元曰安陸明初爲安陸州嘉靖初陞爲承天府　國朝改安陸府領州二（潛江景陵）又曰德安府禹貢荆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周爲隨國春秋屬楚秦爲南郡漢屬江夏劉宋曰安陸西魏曰安州後周曰鄖州初改爲州尋陞爲府　國朝因之領州一（潛縣）又曰常德府禹貢荆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商周時爲蠻夷所居春秋戰國屬楚秦曰黔中漢曰武一（陽縣五安陸應城雲夢孝感應山）又曰荆州府禹貢荆豫二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春秋爲楚都秦拔郢置南郡漢曰臨江曰荆州三國初屬蜀漢後屬吳晉曰新都梁元帝都此隋唐曰江陵曰南都宋曰荆南元曰中興明爲荆州府　國朝因之領州二（夷陵）縣十一（江陵公安石首監利枝江松滋遠安宜都長陽巴東興山）又曰長沙府禹貢荆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軫旁有小星曰長沙應其地周曰景沙春秋戰國楚黔中地昔熊繹封此曰熊湘秦漢曰長沙三國初屬蜀漢後屬吳晉曰湘州隋唐曰潭州宋曰武安元曰天臨明爲長沙府　國朝因之領州一（茶陵）縣十一（長沙善化湘潭湘陰寧鄉瀏陽醴陵益陽安化）又曰寶慶府禹貢荆州之域天文軫分野春秋戰國屬楚秦漢屬長沙郡三國吳曰邵陵隋曰建州唐曰邵州曰邵陽五代曰敏州宋元明曰寶慶　國朝因之領州一（武岡縣四邵陽新化城步新寧）又曰岳州府禹貢荆州之域天文軫分野周三苗地春秋麇國羅國地戰國屬楚秦長沙郡地三國吳爲重鎮晉曰建昌劉宋曰巴陵梁曰巴州隋唐曰岳陽元曰岳州路明初爲州尋陞爲府　國朝因之領州一（澧縣七巴陵臨湘華容石門慈利安鄉）又曰辰州府禹貢荆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商周時爲蠻夷所居春秋戰國屬楚秦曰黔中漢曰武

陵曰義陵項羽弑義帝于此漢高帝即位而義之故名 三國初屬蜀後屬吳梁曰武州曰沅州隋唐曰朗州宋曰鼎州曰常德府 國朝因之領縣四武陵龍陽沅江又曰辰元明曰常德府 國朝因之領縣四武陵龍陽沅江又曰辰溪盧溪瀘溪麻陽 又曰衡州府 國朝因之領州一衡陽縣九衡陽安仁衡山耒陽常寧酃茶陵攸桂陽永興宜章桂東

又曰施州衛軍民指揮使司禹貢荊梁二州之域天文翼分野春秋戰國屬楚秦屬黔中漢屬武陵郡三國初屬蜀後屬吳梁曰武州曰沅州隋唐曰朗州宋曰鼎州曰常德府 國朝因之領縣四武陵龍陽沅江又曰辰溪盧溪瀘溪麻陽 又曰衡州府 國朝因之領州一衡陽縣九衡陽安仁衡山耒陽常寧酃茶陵攸桂陽永興宜章桂東

又曰施州衛軍民指揮使司禹貢荊梁二州之域天文翼分野春秋戰國屬楚秦屬黔中漢屬武陵郡三國初屬蜀後屬吳梁曰武州曰沅州隋唐曰朗州宋曰鼎州曰常德府 國朝因之領縣四武陵龍陽沅江又曰辰溪盧溪瀘溪麻陽 又曰衡州府 國朝因之領州一衡陽縣九衡陽安仁衡山耒陽常寧酃茶陵攸桂陽永興宜章桂東

又曰施州衛軍民指揮使司禹貢荊梁二州之域天文翼分野春秋戰國屬楚秦屬黔中漢屬武陵郡三國初屬蜀後屬吳梁曰武州曰沅州隋唐曰朗州宋曰鼎州曰常德府 國朝因之領縣四武陵龍陽沅江又曰辰溪盧溪瀘溪麻陽 又曰衡州府 國朝因之領州一衡陽縣九衡陽安仁衡山耒陽常寧酃茶陵攸桂陽永興宜章桂東

又曰施州衛軍民指揮使司禹貢荊梁二州之域天文翼分野春秋戰國屬楚秦屬黔中漢屬武陵郡三國初屬蜀後屬吳梁曰武州曰沅州隋唐曰朗州宋曰鼎州曰常德府 國朝因之領縣四武陵龍陽沅江又曰辰溪盧溪瀘溪麻陽 又曰衡州府 國朝因之領州一衡陽縣九衡陽安仁衡山耒陽常寧酃茶陵攸桂陽永興宜章桂東

白羊山在通山東晉時有三人乘白羊入此山故名

龍蟠山　鳳棲山　一統志曰龍蟠山在武昌東北江上舊有龍蟠於此故名又有鳳棲山在大冶縣東北

飛雲洞　月臺　黃庭內景玉書述記曰飛雲洞在人冶縣東北大冶山之南臨龍蟠之所又曰金少府在府城西南大江中有金山寺在與國州北後有一統志曰飛雲洞在大冶縣東北大冶山之南臨龍蟠之所又曰金少府在府城西南大江中有金山寺在與國州北後有月臺在黃鶴樓傍

金沙洲　銀山寺　又曰銀山寺在府城西南大江中有金山寺在與國州北後有

松風閣　又曰地當衝要勝覽曰松風閣在武昌府

梅山　柏水　以上武昌府

煙波灣　寶花臺　方輿勝覽曰煙波灣在武昌府

煉丹井　卓錫泉　方輿勝覽曰煉丹井在武昌府

遊說過此

流浪狀　散花洲　晉書曰毛寶守邾城

蘋花溪　方輿勝覽曰蘋花溪在武昌府

聚寶　散花　一統志曰聚寶散花二洲在武昌府

鳳陂　一統志曰鳳陂在武昌府

黃梅水　一統志曰黃梅水在武昌府

綠楊橋　一統志曰綠楊橋在武昌府

環翠　一統志曰環翠亭在武昌府

涵輝　一統志曰涵輝樓在武昌府

鴻軒　一統志曰鴻軒在武昌府

疊嶂　一統志曰疊嶂在武昌府

樓霞　一統志曰樓霞在武昌府

噴雪　一統志曰噴雪在武昌府

花　一統志曰花在武昌府

七星石　一統志曰七星石在武昌府

九螺山　一統志曰九螺山在武昌府

清涼河　一統志曰清涼河在武昌府

滄浪水　一統志曰滄浪水在武昌府

鳳林　一統志曰鳳林在武昌府

鹿門　一統志曰鹿門在武昌府

仙人洞　一統志曰仙人洞在武昌府

白馬　一統志曰白馬在武昌府

鳳溪　一統志曰鳳溪在武昌府

九室山　千尺井　一統志曰九室山在武昌府

沈碑　一統志曰沈碑在武昌府

解珮　一統志曰解珮在武昌府

灌筆磨鉞　一統志曰灌筆磨鉞在武昌府

君子巖　一統志曰君子巖在武昌府

俊逸亭　清涼亭　臨泉亭　橫江館　一統志曰俊逸亭在武昌府

龍驤水　鴻宿洲　一統志曰龍驤水在武昌府

志曰清涼河在南漳東北流入漳水

廣輿記曰沱源溪水以上襄陽府

青泥白雪

一統志曰青泥山即志曰青泥山即此

西邊下臨漢江上壕高十二丈取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東鄰之美人在牆東即此

天向平蕪盡處望斷江南煙水碧

更凄涼關千曲眼愁盡白雲

撒花

撒一作灑馬統志

又曰撒花之地在方輿勝覽白雲之南為名唐劉賓客詩云

雁名雁蕩湖處廣輿記曰雁蕩山在樂清縣東北一名雁湖

以雁宕之在山頂有湖故名

釣魚渡蟻

方輿勝覽曰釣魚渡在小溪上有巨石如釣魚狀

又曰蟻渡在小溪上有巨石如蟻狀

井三山

一統志曰井三山在神農谷北有九井中有兩重皆九井在廟山有兩重皆九井自穿成一井則衆井皆動

又曰三井山在名山縣西北有三井年常自動

白雲

方輿勝覽曰白雲山在名州西北有九井

龍山

一統志曰龍山在江陵縣北一名紀山

鶴澤

嘉泰高坎帽處廣輿記曰鶴澤在龍山

鸛鵝

鸛鵝島在州西北海中

方山

圖經曰方山在方山之上

落帽

襲曰九月九日孟嘉落帽處在江陵縣西一名宜都記曰黃牛峽之一名龍山

西陵

東漵

廣輿記曰東漵溪在應城縣東北流入漳水

又曰東漵溪在當陽縣東北流入漳水

龍影

廣輿記曰龍影潭在平陽府西

象骨

一統志曰象骨在臨湘縣北

接龍洞

方輿勝覽曰接龍洞在臨湘縣北

放鶴坡

記曰在羅雲山海口

風洞

一統志曰風洞在臨湘縣北

月山

一統志曰月山在臨湘縣北

赤

又曰猴洞在懷化縣北

門相對昔公孫述將侯丹築城遣將侯二山名侯牙又名武牙以上荊州府

銀山

金水

白

青泥

白雪

雁橋

湖處廣輿記曰雁湖在雁蕩山頂湖之東有二湖一名小龍湖一名大龍湖

又曰雁湖在雁蕩山頂有芙蓉花數千株

又曰雁湖在雁蕩山頂有芙蓉花數千株

又曰雁湖在雁蕩山頂有芙蓉花數千株

州在龍陽縣東李衡種橘處戶侯等謂此又曰芷生洲衡白芷故名

雙石 一統志曰雙石屏風崖三面如一在黔陽縣西二十五里

金粟 玉砂 洗鉢流 寒亭 煖谷 龍巖 蝸室 寒泉

秀巖錦石 其又曰衡山江盡有此石景行永州故名下瀟水入洞門有數十步煖入右出

桃花山 楠木洞 廣輿記曰

下上人神之自福莫敢侵海曰七寶山在黔陽縣西高吾射鹿

生杜衡白芷故名 鹿山 鶴湖 芷水在龍陽縣西北流入洞庭 廣輿記曰鹿山在府西高吾射鹿

鶴湖在沅江縣西桑成林其後再

逢入穴中見一石梯因上之莫知所在 又曰鶴湖在沅江縣西桑成林其後再

盃 一統志曰盃山在黔陽縣西北一名盃山上有九曲引水繞山傍流而下

烏石燕 又曰金烏井在府西北井在道傍水淺不滿舊記曰石燕山在府西北出

桂陽頑石斑夏秋雨濕相比可為驗

一統志曰寒亭在江華縣東北

上元結當大暑登之疑有異氣之侵故名

真之侵故名 廣輿記曰蝸室在府西唐元結所築

青波湖 黃石寨 方輿勝覽曰青波湖在綏寧縣西北

龍渡 蛟潭 又曰龍渡山在桂州東四

芙蓉江 菖蒲嶺 記曰湖南海曰芙蓉江在通道縣東

熱水寒泉 又曰

與寧遠東地名閭門有數池其沸如湯不可洗 盤龍

又曰寒泉在州南春夏尤冷 以上郴州

涉 又曰寒泉在州南春夏尤冷 以上郴州

飛鳳 方輿勝覽曰盤龍溪在衛北馬公泉脈下

昔有龍飛於此 又曰飛鳳山在衛北

瀾 問月 一統志曰瀟南石上鐫觀瀾二字又曰問月亭在衛北有臺孤高獨出碧波峰之中舊常建此亭於上李白謫夜郎數過於此賞月 以上施州衛

詩 漢馬援武陵深曲曰滔滔武陵一何深鳥飛不渡獸不能嗟哉武陵多毒淫 晉武陵歌曰仰茲山兮迢迢層石搆兮嵯峨朝日麗兮陽巖落景梁兮陰阿鄣壑兮生音吟籟兮相和數芳兮綠林恬淡兮濁波樂茲潭兮安流緩節權兮詠歌 宋襄陽樂歌曰朝發襄陽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諸女兒花豔驚郎目 梁宋元徽荊州樂詩曰迢遞樓雉縣參差臺觀雜城闕自相望雲霞紛風香章華遊獵去紀郢從禽歸落落紫煙合鬱鬱紅塵飛朝發江津路暮宿靈溪道平衡廣且直長楊鬱裊裊唐李白江陵詩曰楚地八千里槃桓此都會巍峩數里城遠水相映帶 又峽州詩曰春水月峽來浮舟望安極正見桃花浪依然錦江色江色綠且明茫茫與天平淩遲巴山盡遙曳楚雲情 又送儲邕之武昌詩曰黃鶴西樓月長江萬里情春風三十度空憶武昌城送爾難為別銜杯惜未傾湖連張樂地山逐泛舟行諾謂

楚人重詩傳謝朓清滄浪吾有曲寄入棹歌聲　又襄陽詩曰峴山臨漢江水綠沙如雪上有墮淚碑青苔久磨滅且醉習家池莫看墮淚碑山翁欲上馬笑殺襄陽兒　又上三峽詩曰巫峽夾青天巴水流若茲巴水忽可盡青天無到時三朝上黃牛三暮行太遲三朝又三暮不覺鬢成絲　又岳州詩曰帝子瀟湘去不還空餘秋草洞庭間淡墳明湖開玉鏡丹青畫出是君山　又武陵詩曰昔日狂秦事可嗟直驅雞犬入桃花至今不出煙溪口萬古滄浪二水斜　又曰霧暗煙濃草色新一番流水滿溪春可憐漁父重來訪只見桃花不見人

又送王昌齡詩曰楊花落盡子規啼聞道龍標過五溪我寄愁心與明月隨君直到夜郎西　又白居易郡州詩曰江邊黃鶴古時樓勞置華筵待我遊楚思沾沾雲水冷商音清脆管弦秋白花浪濺頭陀寺紅葉林籠鸚鵡洲總是平生未行處醉時堪賞醒堪愁　又峽州詩曰上有萬仞山下有千丈水蒼蒼兩崖間闕狹容一葦　李羣玉漢陽詩曰漢陽袍青山飛樓映襄渚白雲蔽黃鶴綠樹藏鸚鵡　杜牧歙州詩曰陳溪春盡碧泱泱水閣花雨後香楚國大夫顛頷日應尋此路去瀟湘　戴叔倫歙州詩曰歙水城西向北看桃花落盡柳花殘朱旗半卷山川小白馬連嘶草樹寒　崔湜襄陽詩曰廟堂初解印郡底忽腰章按節巡河右鳴騶入漢陽城臨南峴出樹繞北津長好學風猶扇誇才俗未亡江山距七澤煙雨接三湘蛟浦荷菱淨魚舟橘柚香醉中求習氏夢裏憶襄王宅毀仍思鳳碑存更憶羊下車慚政美閉關幸時康多謝征南術於今尚不忘　李百藥郢城懷古詩曰客心悲暮序登牆瞰平陸林澤宦芳縣山川繞重複霸功資設險名都距江澳方城次北門漢海窮南服長策推吳冢雄圖競周鹿萬乘重沮漳九鼎輕秦穀大蒐雲夢掩壯觀章華築人世更盛衰吉凶良倚伏遠見鄰交斷仍睹賢臣逐南風忽不競西師日侵盛運圮屬驅除時屯恣敲扑莫救夷陵火無復秦庭哭鄢郢遂丘墟風塵俄慘黷征兔竟遊踐露霧日沾沐釣渚曲池平神臺曾宇覆陣雲埋夏首窮陰慘荒谷悵矣丘壑遷悲哉年代修雖異三春望頗傷千里目　皮日休送弟歸復州詩曰羨爾遂丘墟風塵俄慘黷征兔竟遊踐露霧日沾沐釣渚曲池平神臺曾宇覆陣雲埋夏首窮陰慘荒谷悵矣丘壑遷悲哉年代修雖異三春望頗傷千里目　皮吳川車馬近岸無妨取船艦隨風不費牽處處路傍千頃稻家家門外一渠蓮殷勤莫笑襄陽住為愛南游縮頸鯿　韓愈自安陸寄周循州詩曰行行指漢東暫喜笑言同雨雪離江去蒹葭出夢中面猶含瘴色眼已見

華風歲暮難相值酣歌未可終　又峋嶁峯詩曰峋嶁
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摹奇蝌蚪拳身蘿倒披鸞飄
鳳泊拏虎蟠事嚴迹怪鬼莫窺道士獨上偶見之我來
咨嗟涕漣洏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猱悲　又
合江亭寄鄒使君詩曰江亭枕湘江蓀水會其左瞰臨
渺空闊緣淨不可唾維昔經營初郇君實王佐剪林遷
神祠員地費家貨棟梁宏可愛結構龍匪過伊人去軒
騰茲宇遂摧挫老郎來何暮高唱久乃和樹蘭盈九畹
裁竹逈萬个長綆汲滄浪幽蹊下坎坷波濤夜俯聽若
樹朝對臥初如遺宦情終乃最郡課人生誠無幾事往
悲豈那　又郴江詩曰山作劒攢江瀉鏡偏舟斗轉疾
於飛回頭笑向張公子終日思歸今日歸　李商隱潭
州詩曰潭州官舍暮模糊空今古無端入望中湘淚淺深
滋竹色楚歌重疊怨蘭叢陶公戰艦空難覓賈傅承塵
破廟風目斷故園人不至松醪一醉與誰同　戎昱送
張秀才長沙詩曰君向長沙去長沙僕舊諳雖之桂嶺
北終是悶迂南山露生朝雨江煙作夕嵐松醪能醉客
慎勿住湘潭　張籍送林邵詩曰詞客南行寵命新滿
湘郡入曲江津山幽自足探微處俗樸應無爭競人
戴叔倫郴州詩曰地盡湘南戍山分桂地林火雲三月
合石路九疑深暗谷蟲風過危橋共鳥尋羈魂愁似絕
不復待猿吟　宋崔鶠黃州道中詩曰春草門前已沒
鵝更無人過野人家離離細竹時聞雨潺潺疎簾不隔
花　孔武仲黃州詩曰客路深秋一轉蓬淮天牢落此
將窮城門雲水茫茫處人在茅簷望掩映中對岸武昌風
月近千年赤壁是非空愁思慷慨誰能會把筠竿伴
釣翁　張舜民房州詩曰有客當談解散卅偶閑晴景
到山前溪流似鏡清無底石辟無門翠插天夜氣結成
三洞雨春漿飲盡一川田臨行始覺房陵好更欲遲留
住一年　陳師道巢州詩曰滁浪幽蹊下坎坷雙水抱城
隅高誼前
賢季大夫九十九岡風俗厚人人況已握靈珠　趙師
秀德安道中詩曰餐餘行數步稍覺一身和蠶月人家
閉春山瀑布多鶯啼聲出樹花落片隨波前路東林近
慚因捧檄過　陸游荊州歌曰楚江鱖鱖綠如釀銜尾
江邊繫朱舫東征打鼓挂高帆西上湯豬聽百丈伏波
古廟占好風武昌白帝在眼中倚樓兒女笑迎客清歌
未盡千觴空沙頭巷陌三千家煙雨冥冥橘花峽人
住多楚人少土錯爭響笨黃茶　又道州詩曰雲斷蒼
梧竟不歸江邊古廟鎖朱扉山川不爲興亡改風月應
憐感慨非　汪元量江陵詩曰見月到荊江上輕帆莫遠

楊水搖龍影動風送雁聲長北斗回秋柄南辰耿夜光
徘徊舒一歎詩興落瀟湘　又巴陵詩曰重到巴陵秋
正清岳陽城下繫孤舲江湖萬里水雲闊天地一涼河
漢明月出洞庭魚婢舞氣蒸夢澤雁奴膩篙工又鼓瀟
湘柁漁笛漁榔上下鳴　蘇軾荊州詩曰遊人出三峽
楚地盡平川北客蒼梧南貫吳橋閒蜀船江侵平野斷風
卷白沙旋欲問興亡意重城自古堅　又曰南方舊戰
國慘澹意猶存慷慨固劉表淒涼為屈原廢城猶帶井
古姓聚成村亦解觀形勝昇平不敢論　又曰朱檻域
東角高王此望沙江山非一國烽火畏三巴戰骨淪秋
草危樓倚斷霞百年豪傑盡撾撾見魚蝦　又曰沙頭
煙漠漠來往厭喧卑野市分廛閉宮帆過渡遲遊人多
問卜傴叟盡攜龜日暮江天靜無人唱楚詞　又曰殘
臘多風雪荊人重歲時客心何草草里巷自嬉嬉臘竹
驚鄰鬼驅儺逐小兒故人應念我相望各天涯　又曰
江水深成窟潛魚大似犀赤鱗如琥珀老枕勝玻瓈上
客舉雖俎住人搖翠篦登庵更作器何以免屠刲　又
鐵溝行詩曰城東坡壠何纍纍所似風吹海濤低復起城中
病守無所為走馬來尋鐵溪水鐵溪水淺不容舟恰似
當年韓與侯有魚有魚何足道駕言聊復寫我憂　又

送喬施州詩曰恨無負郭田二頃空有載行書五車江
上青山橫絕壁雲間細路躡飛蛇雖號黑暗通蠻貨蜂
鬧黃昏採蜜花共怪河南門下士不應萬里向長沙
黃庭堅岳州詩曰滿川風月獨憑欄窈窕夢澤雁奴膩篙工又鼓瀟
可惜不當湖水面銀山堆裏看青山　陶弼常德詩曰
曲臺風月德山雲夢想中間今幾春臣葬江魚終愛楚
民逃花洞不思秦　劉克莊祁陽道中詩曰昨過知岑
寂重來況雪天人居雞柵裏路在鳥巢邊草樹開還閉
茅山斷復連瀟江清似鏡海不問歸船　元張養浩黃
州道中詩曰濯足常思萬里流幾年塵迹意悠悠閒雲
一片不成雨黃葉滿城都是秋落日斷鴻天外路西風
長笛水邊樓夢回已悟人間世猶向邯鄲話舊遊　明
李東陽長沙竹枝歌曰三十六灣灣對灣人家多住白
茅間直過洞庭三百里長沙城北是彤關　又曰南船
北船過洞庭蕭公祠前牲酒馨二妃枉作君王后君看
君山山自青　又曰汨羅江頭春水生汨羅江上楚歌
聲人間若解三閭苦水底魚龍亦有情　又曰馬殷宮
前江水流定王臺下暮雲收有井猶名賈太傅無人不
祭李潭州　又曰江頭彩旗耀日明船上擂鼓不停聲
湖南樂事君記取五月五日潭州城邊　又曰潭州城邊

多野田黃茅白葦遠連天莫言楚國無生理畝地如今倍直錢　又曰湘江女兒愁落暉湘江江上鵜鴣飛行人試看君山竹竹不成斑君始歸　又曰戍門旌節擁高臺軍士南邊戍未回紅巾小兒齊擊鼓知是官船江上來　又曰湘江水深天下清何如隴頭秋月明離人到此不得醉況是高樓吹笛聲　又曰長沙少年無柰春青衫白面不生塵勸君莫向湘潭住江燕銜泥解污人　薛瑄沅州雜詩曰辰沅風壤帶三苗一望乾坤納納詰冀軫衆星朝北極岷嶓諸嶺導南條天鄰巫峽當多雨江過潯陽始有潮近日詩懷殊浩渺謾將新句寫芭蕉

州郡部五 江西 福建 廣東

浙江省一

增 廣輿記曰按浙江負海倚山浙水中貫南走閩關北通廣澤西則接天都連台郡而東望滄溟亦宇內要津也　人口杭州當山川江海之會南宋都焉然地鮮儲積而仰給他郡嘉湖稱澤國風俗纖嗇其人機變寧波府之大概有然紹興古越都其俗纖嗇其人機變寧波温台濱海巖徼當江閩孔道金華處州風氣剽悍浙兵皆產二郡浙東八府之大概有然獨是比屋弦誦士多君子之修則浙省所稱雄於天下者耳

浙江省二

增 廣輿記曰杭州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屬吳越戰國屬楚秦屬會稽東漢屬吳陳曰錢塘隋曰杭州唐曰餘杭宋高宗南渡都此曰臨安元改杭州路明爲杭州府　國朝因之領縣九錢塘仁和海寧富陽餘杭臨安於潛新城昌化又曰嘉興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曰長水曰檇李初爲吳越分境後爲越境秦爲會稽郡地三國吳曰嘉禾曰嘉興隋屬蘇州唐屬杭州五代曰秀州宋曰嘉禾元曰嘉興路明爲嘉興府　國朝因之領縣

七嘉興秀水嘉善海鹽平湖桐鄉石門又曰湖州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牛分野古防風氏之國春秋屬吳越戰國屬楚曰菰城秦曰烏程漢屬會稽丹陽三國吳曰吳興隋唐曰湖州宋曰昭慶元明俱爲湖州府　國朝因之領州一安吉縣六烏程歸安長興德清武康孝豐又曰寧波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　國朝因之領縣五鄞慈谿奉化鎮海象山定海又曰紹興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禹會諸侯計功於此命曰會稽少康封少子無餘於會稽屬吳元曰慶元明初爲明州府尋改爲寧波府領縣五　國朝因之添縣一鄞慈谿奉化鎮海象山定海又曰紹興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禹會諸侯計功於此命曰會稽少康封少子無餘於會稽屬越國秦置會稽郡屬吳東漢徙會稽郡治山陰劉宋曰東揚隋唐曰越州宋曰紹興元明曰紹興府　國朝因之領縣八山陰會稽蕭山諸暨餘姚上虞嵊新昌又曰台州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春秋戰國爲越地秦屬閩中郡漢初屬東甌東漢曰章安三國吳曰臨海梁曰赤城唐曰海州曰德化曰台州宋元因之明曰台州府　國朝因之領縣六臨海黃巖寧海天台仙居太平又曰金華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春秋爲越西界秦屬會稽三國吳曰東陽梁曰金華陳曰縉州隋唐曰婺州明爲金華府　國朝因

之領縣八金華蘭谿東陽義烏永康武義浦江湯溪又曰衢州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春秋屬吳越戰國屬楚曰菰城秦曰烏程漢屬會稽丹陽三國吳曰吳興隋唐曰湖州府　國朝因之領州一安吉縣六烏程歸安長興德清武康孝豐又曰寧波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春秋屬越戰國屬楚秦置鄞鄭句章三縣屬會稽丹陽孫吳曰新都晉曰新安隋唐曰睦州曰新定宋曰嚴州曰建德元仍之明初爲建安府後改爲嚴州府　國朝因之領縣六建德淳安桐廬分水遂安壽昌又曰温州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春秋戰國屬越秦屬閩中郡漢爲東甌王國晉曰永嘉唐曰東嘉曰温州宋曰瑞安元曰温州明爲温州府　國朝因之領縣五永嘉瑞安平陽樂清泰順又曰處州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戰國屬越秦屬會稽漢初爲東甌國晉爲永嘉郡地隋曰括蒼唐曰括州曰縉雲宋元復爲處州明曰處州府　國朝因之領縣十麗水青田縉雲龍泉松陽遂昌慶元雲和宣平

浙江省三

風篁　月桂　竹閣　柏堂

方輿勝覽曰風篁嶺在府西楊簡記石一統志曰月桂峯在武林山傳月中桂子嘗墜此峯大木其花白其實丹生成大木其葉冬青易詩曰晚坐松齋下南眼竹關閒白居易詩曰竹閣在孤山唐孤山有陳時相二株傳之至今又曰柏堂在府治相堂與竹閣相連蘇軾

苕溪　樟樹　嶺　統志曰苕溪在餘杭縣西北源出天目山之東流經縣南又東北流入太湖　輿勝覽曰樟嶺在富陽縣西北一名樟樹嶺　六井　雙溪　方輿勝覽曰雙溪在富陽縣西北一名雙溪　統志曰雙溪在富陽縣西北源出天目山之東流經縣南又東北流入太湖　瀑布　灌纓泉　又曰瀑布泉在昌化縣西北一統志曰灌纓泉在昌化縣西北一名瀑布泉　龍山　舊嶺　統志曰龍山在餘杭縣西北一名舊嶺　輿勝覽曰龍山在餘杭縣西北一名舊嶺　又曰龍山在餘杭縣西北一名舊嶺　又曰龍山在餘杭縣西北一名舊嶺　又

王羲之所比善筆札性愛鵝池是也

時出宋陸游詩鵝井兩昏猶聲唱軋軋

浣浦 錢劉又曰錬塘在府城東越水際人家尚開門候潮

完於此紗 披雲落星石又曰披雲樓在高七八尺上廣至不滿丈

金鼇井 石匱山統記第一山在府東南二十五里山形如一

玉峴 瓊臺 東鎮名黃石在府城東南三十里

雷山 有一統志曰雷山在府城東南二十六里山

參雲摘星 又曰參雲在府治後山上路難通又曰摘星在府治後山頂可以摘星

銀地銅溪 又曰銀地銅溪在天台縣西北二十里

萬竹山八桂嶺 在府城東南一十五里山

花溪月榭 在府城東南一十五里

龍巔象鼻 又曰龍巔在寧海縣西北一十五里形如乾陳相向

石馬金鼓 又曰石馬在府城東南一十五里山

畫溪鶴 又曰畫溪在府城東南一十五里

巖龍峯 又曰龍峯在府城東南一十五里山

采月靚星 又曰采月在嶺頭又曰靚星在府城東南一十五里山

芝池時其高 又曰芝池在嶺頭相遞在府城中並在府城東南一十五里山

鹿溪龍井 又曰鹿溪在府城東南一十五里山

雲山閣月波亭 又曰月波亭在府城東南一十五里山

文公書屬潮水主簿馬迹一統志曰文公書屬潮水主簿馬迹在府城東南一十五里山

橋一統志曰橋在府城東南一十五里山

龜石 又曰龜石在府城東南一十五里山

白水朱龍池 又曰白水朱龍池在府城東南一十五里山

龍潭 又曰龍潭在府城東南一十五里山

垂雲洞聚星橋 又曰垂雲洞在府城東南一十五里山

觀潮 清統志曰觀潮樓在海寧縣城東南

紅梅閣 一統志曰紅梅閣在樂清縣治西南

集雲山飛霞洞 又曰集雲山在府城東南一十五里山

紫芝觀 又曰紫芝觀在府城東南一十五里山

浣紗瀑布 又曰浣紗瀑布在嵊縣東南一百餘丈

竹嶼梅山 又曰竹嶼梅山在府城東南一十五里山

突星瀑 又曰突星瀑在府城東南一十五里山

鹿溪龍井 又曰鹿溪在府城東南一十五里山

雲山閣月波亭 又曰月波亭在府城東南一十五里山

文公書屬潮水主簿馬迹 一統志曰文公書屬潮水主簿馬迹在府城東南一十五里山

橋 一統志曰橋在府城東南一十五里山

龜石 又曰龜石在府城東南一十五里山

白水朱龍池 又曰白水朱龍池在府城東南一十五里山

龍潭 又曰龍潭在府城東南一十五里山

垂雲洞聚星橋 又曰垂雲洞在府城東南一十五里山

觀潮 清統志曰觀潮樓在海寧縣城東南

紅梅閣 一統志曰紅梅閣在樂清縣治西南

集雲山飛霞洞 又曰集雲山在府城東南一十五里山

紫芝觀 又曰紫芝觀在府城東南一十五里山

浣紗瀑布 又曰浣紗瀑布在嵊縣東南一百餘丈

竹嶼梅山 又曰竹嶼梅山在府城東南一十五里山

突星瀑 又曰突星瀑在府城東南一十五里山

鹿溪龍井 又曰鹿溪在府城東南一十五里山

雲山閣月波亭 又曰月波亭在府城東南一十五里山

文公書屬潮水主簿馬迹 一統志曰文公書屬潮水主簿馬迹在府城東南一十五里山

橋 一統志曰橋在府城東南一十五里山

龜石 又曰龜石在府城東南一十五里山

白水朱龍池 又曰白水朱龍池在府城東南一十五里山

龍潭 又曰龍潭在府城東南一十五里山

垂雲洞聚星橋 又曰垂雲洞在府城東南一十五里山

觀潮 清統志曰觀潮樓在海寧縣城東南

紅梅閣 一統志曰紅梅閣在樂清縣治西南

集雲山飛霞洞 又曰集雲山在府城東南一十五里山

紫芝觀 又曰紫芝觀在府城東南一十五里山

浣紗瀑布 又曰浣紗瀑布在嵊縣東南一百餘丈

竹嶼梅山 又曰竹嶼梅山在府城東南一十五里山

突星瀑 又曰突星瀑在府城東南一十五里山

鹿溪龍井 又曰鹿溪在府城東南一十五里山

雲山閣月波亭 又曰月波亭在府城東南一十五里山

文公書屬潮水主簿馬迹 一統志曰文公書屬潮水主簿馬迹在府城東南一十五里山

橋 一統志曰橋在府城東南一十五里山

龜石 又曰龜石在府城東南一十五里山

白水朱龍池 又曰白水朱龍池在府城東南一十五里山

龍潭 又曰龍潭在府城東南一十五里山

垂雲洞聚星橋 又曰垂雲洞在府城東南一十五里山

觀潮 清統志曰觀潮樓在海寧縣城東南

紅梅閣 一統志曰紅梅閣在樂清縣治西南

集雲山飛霞洞 又曰集雲山在府城東南一十五里山

紫芝觀 又曰紫芝觀在府城東南一十五里山

浣紗瀑布 又曰浣紗瀑布在嵊縣東南一百餘丈

竹嶼梅山 又曰竹嶼梅山在府城東南一十五里山

突星瀑 又曰突星瀑在府城東南一十五里山

又曰王氏舊宅在縉雲樓霞寺廣輿記曰拂雲亭在府治內少微閣下其像如玉一統志曰樓霞寺在青田以上處州府

拂雲亭　樓霞寺

浙江省四

摺詩　唐孟浩然送謝錄事之越詩曰清旦江天逈涼風西北吹白雲向吳會征帆亦相隨想到耶溪日應探禹穴奇仙書倘相示余在此山陲　李白送人尋越中山水詩曰聞道稽山去偏宜謝客才千巖泉灑落萬壑樹榮迴東海橫秦望西陵繞越臺湖清霜鏡曉濤白雪山來八月枚乘筆三吳張翰杯此中多逸興早晚向天台

又送王屋山人魏萬詩曰緇雲川谷難石門最可觀思惡溪去寧懼惡溪惡鳴嘷七十灘水石相噴薄路創李北海嚴開謝康樂　白居易杭州春望詩曰望海樓明照曙霞護江堤白踏晴沙濤聲夜入伍胥廟柳色春藏蘇小家紅袖織綾誇柿蔕青旗沽酒趁梨花誰開湖寺西南路草綠裙腰一道斜　又餘杭形勝詩曰餘杭形勝四方無州傍青山縣枕湖遶郭荷花三十里拂城松樹一千株夢兒亭古傳名謝敎妓樓新道姓蘇獨有使君年太老風光不稱白髭鬚　劉禹錫寄東陽令詩曰東陽本是佳山水何況曾經沈隱侯化得邦人解吟

詠如今縣令亦風流新開潭洞疑仙府遠寫丹青到薊州　落在尋常畫師手猶能三伏稟生秋　杜牧睦州詩曰州在釣臺邊溪山實可憐有家皆掩映無處不潺湲好樹鳴幽鳥晴巒入野煙殘春杜陵客中酒落花前

方干越中言事詩曰異日舍和合聖明湖光浩氣去澄清郭中雲吐啼猿寺山上花藏調鹿角城香起荷灣傳棹飲絲垂柳陌約鞚行遊人今日又明日不覺鏡中新髮生　又曰雲霞水木共蒼蒼元化分功秀一方百里湖波輕撼月五更軍角慢吹霜沙邊賈客喧魚市島上潛夫醉筍莊終歲逍遙仁術內無名甘老買臣鄉　又送人遊天台詩曰東南去路落斜行入樹穿邨見赤城遠近常聞皆藥氣高低無處不泉聲映巖月向城頭沒濕竹雲從柱底生更有仙龍與靈草恐君多半不知名

鄭谷寄獻湖州從叔員外詩曰顧渚山邊郡溪將署畫通遠看城郭裏全在水雲中西閣歸何晚東吳興未窮茶香紫筍露洲迴白蘋風歌緩船低翠杯明螺甬紅成尋往事輟棹問漁翁　宋蘇軾新城道中詩曰東風知我欲山行吹斷簷間積雨聲嶺上晴雲披絮帽樹頭初日掛銅鉦野桃含笑竹籬短溪柳自搖沙水清西崦人家應最樂煮芹燒筍餉春耕　元薩都剌過嘉興詩

曰三山雲海幾千里十幅蒲帆掛秋水吳中過客莫思家江南畫船如屋裏蘆牙短短穿碧沙船頭鯉魚吹浪花吳姬蕩槳入城去細雨小寒生綠沙我歌水調無人續江上月涼吹紫竹春風一曲鷓鴣詞花落驚啼滿城綠　明孫賁湖州樂詩曰湖州溪水穿城郭傍水人家起樓閣春風垂柳綠軒窓細雨飛花濕簾幙四月五月南風來當門處處芰荷開吳姬畫舫小於葉蕩槳出城沿月回採蒲浪深迷白紵有時隔花聞笑語鯉魚風起燕飛斜菱歌聲入鴛鴦渚

江西省一

增 廣輿記曰按江西三面距山背沿江漢當吳楚閩粵之交地瘠而窄民悍而爭然樸質儉苦有憂勤之思故秀傑之士往往出於其間　又曰南昌其都會也雄踞上流者九江也襟州介在南服南安阻憑庾嶺南康鏡州夾彭蠡以列壤而撫州古安人才獨甲諸郡亦地靈然歟建昌事簡而殷瑞州地僻而阜廣信衝而疲臨江衝而逸袁州密邇楚境通民客户綏馴維艱此江右之大較也

增 廣輿記曰南昌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戰國爲吳楚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戰國屬吳楚秦屬會稽郡漢爲豫章郡唐曰洪州南唐遷都于此曰南昌州一　縣七　南昌　新建　豐城　進賢　奉新　靖安　武寧　又曰瑞州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屬吳戰國屬楚秦屬九江漢屬豫章郡唐曰靖州曰米州曰筠州宋曰高安元曰瑞州明爲瑞州府　國朝因之領縣三　高安　新昌　上高　又曰饒州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時楚東境後屬吳戰國屬楚秦屬九江郡漢屬豫章梁曰吳州隋唐宋曰饒州明初爲鄱陽府後改饒州府　國朝因之領縣七　鄱陽　餘干　樂平　德興　浮梁　安仁　萬年　又曰南康府禹貢荆揚二州之域天文斗牛分野春秋爲吳楚地戰國屬楚秦屬九江郡漢爲彭澤地屬豫章唐屬江州宋元曰南康明爲南康府　國朝因之領縣四　星子　都昌　建昌　安義　又曰九江府禹貢荆揚二州之域天文斗牛分野春秋爲吳楚地秦屬九江郡漢爲豫章東漢屬彭澤魏屬武昌晉曰潯陽梁曰江州隋曰九江宋元曰南康明曰星子都昌建昌安義　又曰九江府禹貢荆揚二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戰國雜隸吳楚秦屬會稽郡漢爲餘汗太末二縣地唐宋曰信州隸江南元曰信州

隸浙江明爲廣信府　國朝因之領縣七（上饒玉山弋陽貴溪鉛山永豐興安）又曰撫州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時吳境戰國屬楚秦屬九江郡漢屬豫章三國吳曰臨川（崇仁金谿樂安宜黃東鄉）又曰建昌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吳境戰國屬楚秦屬九江郡漢屬豫章曰旴江三國吳曰安城隋唐宋元曰建武宋元曰建昌明爲建昌府國朝因之領縣五（南城新城南豐廣昌又曰古安府）禹貢荆揚二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屬吳戰國屬楚秦屬九江長沙二郡漢曰廬陵三國吳曰安城隋唐宋曰吉州元曰吉安路明爲吉安府國朝因之領縣九（廬陵泰和吉水永新永寧安福龍泉永豐萬安）又曰臨江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屬吳戰國屬楚秦屬九江郡漢豫章地隋唐洪吉二州地宋元曰臨江明爲臨江府　國朝因之領縣四（清江新喻峽江）又曰袁州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屬吳戰國屬楚秦屬九江漢曰宜春三國吳屬安成郡唐宋元曰袁州明爲袁州府　國朝因之領縣四（宜春分宜萬載）又曰贛州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屬吳越戰國屬楚秦屬九江漢曰南康隋唐曰虔州宋元曰贛州明爲贛州府　國朝因之領縣十二

朝雩都信豐興國寧都瑞金會昌定南龍南安遠石城長寧）又曰南安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時豫章郡曰橫浦隋唐爲虔州宋元曰南安明爲南安府　國朝因之領縣四（大庾崇義上猶南康）

江西省二

蛟穴　龍湫（一統志在豐城東一百里蛟穴有石龍秋冬水涸時不屆豐城記舊在豐城西南四十里有石龍蟄處深潭常興雲雨）　劍池　井（一統志在豐城東一百里舊名雙劍合龍而去）　繡谷　華林（一統志在豐城東一百里舊名雙劍合龍而去）　西山（一統志在豐城東一百里舊名雙劍合龍而去）　南浦（廣輿記曰西山之南有浦名南浦）　接書渚　磨劒池　湖風雨山（一名梅福種梅處有梅福墓即梅福讀書處記又曰梅福種梅處有梅福墓即梅福讀書處）　待月　凌雲　金石　珠湖（又曰金石珠湖在府城南世傳丁王二仙遺珠於此）　劒池　琴嶺（廣輿記曰琴嶺在府城南一名立鶴山又曰琴嶺又名待月山上有一統志

西北東晉丁仙驥鶴白日飛昇故名鶴州府有異人指其臥榻曰異日葬此則望見盧山又曰看安仁巷錦石如馬下有華山

金魚　玉馬　又曰金魚山在孚梁縣西北有石形似金魚又曰玉馬山在縣東南與金魚山相對

宋程節之以魚釣為業有異人指其臥榻曰異日葬此則望見盧山又曰看安仁巷錦石如馬下有華山

錦江　又曰華山在安仁山最奇秀類池州九華又曰錦江在縣東南與金魚山相對

五彩　九英　又曰五彩山在縣西南與九英山相對

雲氣在縣西南與九英山相對

乘風　看雲　又曰乘風亭在寇山右有登覽之勝

又曰看雲亭在寇山右有登覽之勝

五彩　又曰五彩山在縣西南與九英山相對

九英　又曰九英山在縣西南與五彩山相對

淬劍　流杯　又曰淬劍池在縣東北又曰流杯池在縣東北

總興相傳漢吳芝所興

芝山　梅巖　又曰芝山在縣北

府北

芙蓉峯　芭蕉山

廣輿記

六角九疊　又曰六角亭在彭澤縣治後唐刺史李渤建

九疊故名以上九江府

玉溪　石室　方輿勝覽在縣南

又曰六石峯在永豐縣西南有石室在貴溪縣

六石三峯

又曰九疊山樓在貴溪縣治後北倚弋陽縣

神石　仙巖　又曰神石在弋陽縣治北倚巨石狀如人因呼此山以神石名

又曰仙巖在貴溪縣治北倚巨石狀如人因呼此山以仙巖名

鶴山　龍窟　又曰鶴山在永豐縣東南有龍窟山在貴溪縣

雲臺　風洞　廣輿記曰雲臺山在弋陽縣東南有風洞在貴溪縣

銅山　錢倉　方輿勝覽曰銅山在弋陽縣東南有錢倉在弋陽縣東南

玉溪　石室　又曰玉溪在貴溪縣東南有石室在貴溪縣東南

明水　疎山　又曰明水在府西南有疎山在府西南

東臺　西澗　又曰東臺在府西南有西澗在府西南

龍溪　象山　又曰龍溪在府東北有象山在府東北

浸月　又曰浸月亭在府東北

雲　又曰雲在府東北

朱井　紅泉　又曰朱井在府西南有紅泉清洌

又曰朱井在府西南有紅泉清洌

玉田　金窟　即舊輿記曰玉田在城西下其仁銅山下潮壹運鼓

又曰玉田在府西南有金窟即舊輿記曰玉田在城西下其仁銅山下潮壹運鼓

明水　疎山　又曰明水在府西南有疎山在府西南

東臺　西澗　又曰東臺在府西南有西澗在府西南

龍溪　象山　又曰龍溪在府東北有象山在府東北

浸月　又曰浸月亭在府東北

雲　又曰雲在府東北

五峯　三港　又曰五峯在永豐縣東南有三港

金石臺　錦繡谷　又曰金石臺在永豐縣東南有錦繡谷

六角九疊　又曰六角亭在彭澤縣治後唐刺史李渤建

九疊故名以上九江府

玉溪　石室　方輿勝覽在縣南

又曰六石峯在永豐縣西南有石室在貴溪縣東南

六石三峯

又曰九疊山樓在貴溪縣治後北倚弋陽縣

神石　仙巖　又曰神石在弋陽縣治北倚巨石狀如人因呼此山以神石名

又曰仙巖在貴溪縣治北倚巨石狀如人因呼此山以仙巖名

鶴山　龍窟　又曰鶴山在永豐縣東南有龍窟山在貴溪縣

雲臺　風洞　廣輿記曰雲臺山在弋陽縣東南有風洞在貴溪縣

銅山　錢倉　方輿勝覽曰銅山在弋陽縣東南有錢倉在弋陽縣東南

玉溪　石室　又曰玉溪在貴溪縣東南有石室在貴溪縣東南

明水　疎山　又曰明水在府西南有疎山在府西南

東臺　西澗　又曰東臺在府西南有西澗在府西南

龍溪　象山　又曰龍溪在府東北有象山在府東北

浸月　又曰浸月亭在府東北

雲　又曰雲在府東北

朱井　紅泉　又曰朱井在府西南有紅泉清洌

又曰朱井在府西南有紅泉清洌

玉田　金窟　即舊輿記曰玉田在城西下其仁銅山下潮壹運鼓

又曰玉田在府西南有金窟即舊輿記曰玉田在城西下其仁銅山下潮壹運鼓

明水　疎山　又曰明水在府西南有疎山在府西南

東臺　西澗　又曰東臺在府西南有西澗在府西南

龍溪　象山　又曰龍溪在府東北有象山在府東北

浸月　又曰浸月亭在府東北

雲　又曰雲在府東北

五峯　三港　又曰五峯在永豐縣東南有三港

金石臺　錦繡谷　又曰金石臺在永豐縣東南有錦繡谷

溪玉澗

北羅漢峯下宋朱子詩欽紀瑤琴題玉澗五字

然青夜月明時祇今峯下宋朱子詩欽紀瑤琴題玉澗五字

無心久知白山高處又伸一清泉

即陶公墓在盧山大林峯之北慧遠於此地作淨社

杉寺在盧山僧大超方植杉萬本

東臺在府治內宋劉安禮乘醉作亭其上後改名

黃瓚往來其地山僧四十年保

取黃瓚詩題壁堅退棲曰謖謖清風自足

五柳　萬杉

廣輿記曰西晉在府西南隅

柳館在府西統志曰

東臺　西澗

統志曰三港出崖山

金石臺　錦繡谷

金石臺舊與第五峯曰金臺分承船出之

有金石臺第四峯曰金臺分承船出之

水流其中故有金石第五峯曰金臺分承船出之

龍溪　象山

一統志曰錦繡谷在金溪縣東北

鯉石　鱉溪

一統志曰鯉石在府西晉吳鎮築魚池

五峯　三港

在府東北

金石臺　錦繡谷

一統志曰三港出崖山

擁青　照碧

廣輿記曰擁青照碧在南城新

飛魚　歇馬

廣輿記曰飛魚歇馬臺在大林峯之北慧遠於此地作淨社

墨亭在湖口陶潛釐以濂溪者

洗墨　緣夾

統志曰歇馬臺在湖口陶潛釐以濂溪者

大魚　聚至

一統　作魚

悉飛　樹上

擁筆　洗墨

歇馬　齊雲

浸月　又曰

又曰　浸月

亭其上後名

擁筆　洗墨

歇馬　齊雲

浸月　又曰

又曰　浸月

亭在府東北

擁筆　洗墨

歇馬　齊雲

浸月　又曰

又曰　浸月

亭在府西

城在西石峽下臨深潭

筆架墨池

池在南豐宋曾鞏先現之所

南潭西池

記篇湖海曰南潭在南豐一統志曰西池在金溪縣西舊有清暉水心冉香碧圓亭綠漪連滿六亭環列其上

金嶂山石辟潭

又曰金嶂山在府北百餘里高三十餘丈上有海眼昔里人海龍於此辟之

雙鳳十龍

一統志曰雙鳳十龍如鳳又曰在金溪縣西

適軒

又曰適軒在永清縣道人劉龍掃之以廣遠景每志歸清筆

又

雪浪雲騰

又曰雪浪閣在吉水呂洞賓遊景詩峯業堪步尋真宿清景又一宵吟不足月在窗潭現在吉州刺史吳

日岡月山

在吉水北廣數丈其型如日月在安福西山嶺在泰和縣西南二里高十餘丈上有亭名曰望遠者在石辟上府職以上建昌府也

江西省

文溪武山

文溪在泰和縣西南廣可容百餘人張麗英詩曰雲騰在府西唐吉州刺史王簡山道成仙去

和靖梅詩

和靖梅詩在安福縣西南廣袤數畝皆梅花霜林薄暮漁權人去畫碧溪青嶂遠風湖山在信豐南上有池井

琴亭書岡

琴亭書岡如琴形廣輿記曰一統志曰琴亭水在永新石灘水灘水源出於江廣書岡在安福縣西南廣輿記曰一統志曰書岡有平石為讀書臺以上吉安府

銀嶂玉筍

銀嶂玉筍府東北峙立如

竹坡

一統志曰竹坡在新淦縣西南廣輿記曰竹坡在新喻宋謝枋得居此

黃金水碧

黃金水在新淦縣西南廣輿記曰黃金水在新淦縣西南海上有三十二峯桂湖在新淦縣西南廣輿記曰桂湖在新淦縣西南海上有三十七處道書第十七福地梁簫子雲修道處也

屏障天漢

屏障天漢廣輿記曰王筍山在新淦縣西南海上有三十二峯桂湖在新淦縣西南廣輿記曰桂湖在新淦縣西南海上有三十七處道書第十七福地梁簫子雲修道處也

玉池一統

玉池一統志曰在玉筍山上

浮香

浮香以上臨江府

聳翠府西

聳翠府西嶋鮮記曰孤峙千仞與青天連登臨在府治上唐盧肇詩巍巍直上插青天連登臨在府治上

鳴玉響石

鳴玉響石一統志曰鳴玉響石在府城南唐刺史張後胤後晉天福中重修

池在府城南獅子嶺後

雲峯

雲峯一統志曰故名雲峯在府城南獅子嶺後

谷

又曰雲峯洞在萬載雪谷潭在府南仰山上

樓在仰山上

樓在仰山上方輿勝覽曰樓閣在府城內

房山在府東南

房山在府東南又名赤石山有石塔在信豐塔高九層石

志曰石塔在信豐

屏寶蓋

屏寶蓋又曰錦屏山在府北瑞金峯在瑞金縣

又曰寶蓋峯在寧都廣輿記曰

江

又曰梅嶺在寧都信豐縣出龍南桃江在信豐縣南上建昌府也

愛雲亭在金精山

愛雲亭在金精山漢女張麗英飛昇之所又曰御風亭在府西南廣可容百人又曰螺亭石在府東昔賀女採螺為巨石螺殼無數床蘇軾詩螺亭以上贛州府

簡石

簡石在上猶有玉簡無影影見則雷至

又曰簡石在上猶有玉房瓊室一統志曰

銀渡

銀渡館在南康北二十里

玉潭

玉潭在南康縣西玉潭館建

梯雲樓

梯雲樓霞閣又曰梯雲樓在仰山上

玉房石塔

玉房石塔記篇湖海曰玉房在南潭西池記篇湖海曰南潭在南豐一統志曰西池在金溪縣西舊有清暉水心冉香碧圓亭綠漪連滿六亭環列其上

錦繡

錦繡又曰錦屏山在府北狀如屏風

梅嶺桃

梅嶺桃又曰梅嶺在寧都縣東南名赤石山有石塔高九層石

凌雲御風

凌雲御風志曰一統志曰

螺亭石鳳湖山

螺亭石鳳湖山螺為紫暮宿此亭為家石螺殼無數床蘇軾詩

涼熱水

涼熱水又曰一冷一熱水池一溫一涼水凍流又曰溫泉在上猶有二溫一冷一熱水池一溫一涼水凍流又曰溫泉在上猶有二源一溫一冷一熱水池一溫一涼水凍流

蕉溪

蕉溪以上贛州府

增

詩宋謝靈運詩曰攀巖照石鏡產葉入松門三江事多往九派理空存　唐李白詩曰廬山東南五老峯青天削出金芙蓉九江秀色可攬結吾將此地巢雲松

又袁州詩曰家家生計只琴書一郡清風似魯儒山色東南連紫府水聲西北屬洪都煙霞盡入新詩卷郭邑閒開古畫圖正是江邨遮仙子宅落花紅視賈人船　又袁州詩曰南昌城郭枕江煙漲水悠悠浪拍天芳草綠

春酒熱更聞春鳥勸提壺　姚合送張使君詩曰郡陽盛事聞難比千里連連是稻畦山寺去時通水路郡園開處得詩題　羅隱上江州陳員外詩曰寒江九派轉城樓東下鍾陵第一州人自中臺方貴盛地從西晉即風流舊班久望鴻晴翥餘力猶閒虎夜浮應恨屬官無健令異時佳節阻閒遊　張濱鷺湖詩曰鷺湖山下稻梁肥牝柵雞棲對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歸　宋王安石詩曰今分野遺荊俗經綸屬漢疆蒲輪徐孺子錦幄許旌陽　又烏塘詩曰烏塘渺渺綠平堤堤上行人各有攜試問春風何處好辛夷如雪柘岡西

蘇軾廬外亭詩曰楚山清絕地庾信最知名不見柴桑老空餘栗里情外遊麾手謝斯世高山惜人力十步輒一憩却立浮雲端俯視萬井麗幽人宴坐處龍虎爲斬蕃馬駒獨何疑豈隔山鬼計夜垣非助我謬敬欲其逝戲留一轉語千載起攘袂　陳堯佐詩曰南昌爲郡好樓閣枕江潛地煖春生早山寒日下遲　曾鞏送撫州錢郎中詩曰名郎元是足風流得郡東南地更優翠幙管弦三市晚畫堂煙雨五峯秋黃柑巧綴星垂檻香稻新舂雪滿甌應與謝公資健筆邦人才薄詎能酬　楊萬里萬安道中書事詩曰玉峯雲剡逕斜明花遲泥乾得晚行細細一

福建省一

增 廣輿記曰按福建西北阻山東南濱海提封甚促阻山者建延汀邵也濱海者福興漳泉及福寧也山多田少粒食仰給於廣浙不但急於防守而尤急於糗糧特溪山秀美民用以和斯有聲明文物之盛耳

福建省二

增 廣輿記曰福州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周時七閩地戰方氏注閩子蛇種故曰七閩分秦曰閩中漢初封無諸爲閩越王都此晉曰晉安隋曰閩州曰泉州唐曰建州曰福州曰長樂五代時王審知據此曰彰武宋曰威武元明爲福州府　國朝因之領縣九閩侯倚古田屏清源屬又曰泉州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周時爲七閩地漢屬會稽梁曰南安隋曰温陵唐曰泉州曰

清源宋曰平海元明爲泉州府　國朝因之領縣七晉江南安惠安同安德化永春安溪又曰興化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周爲七閩地漢屬會稽郡三國吳曰邵武晉曰邵武唐改爲建州宋元明俱爲邵武府　國朝因之領縣四邵武光澤建寧又曰延平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周爲閩越地漢屬會稽晉唐曰延平五代曰鐘州南唐曰劒州宋曰南劒元因之明曰延平府　國朝因之領縣七南平尤溪順昌將樂沙縣又曰建寧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周爲七閩地漢屬會稽三國吳曰建安唐曰建州宋元明爲建寧府　國朝因之領縣八建安甌寧崇安建陽建寧浦城松溪政和又曰汀州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周爲七閩地漢屬會稽晉曰新羅唐曰汀州曰臨汀五代時初屬王氏後屬南唐宋元曰汀州明爲汀州府　國朝因之領縣八長汀清流寧化上杭連城武平永安歸化又曰漳州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周爲七閩地漢屬會稽晉曰晉安梁屬南安隋屬閩州唐初屬泉州後曰漳州曰漳浦五代晉國朝因之領縣十龍溪漳浦龍

南靖詔安海澄長泰平和又曰臺灣府本荷蘭國所屬明末鄭芝龍據有其地　國朝設立臺灣府領縣三臺灣鳳山諸羅又曰福寧州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周爲七閩地秦曰閩中晉曰溫麻隋唐曰長溪宋曰福安元曰福寧州　國朝因之領縣二福安寧德

明初爲福寧縣屬福州嘉靖中改爲福寧州

福建省三

宿霧　鵠月　統志曰宿霧樓在府內有古杉二株一真覺月也在雪峯寺傍舊有師手植一閩雪峯　月嶼　方輿勝覽曰嶼在府西池高多曰寒夏月猶有積雪一統志曰在府南海邊　浴鳳　釣龍臺　釣龍山　又曰釣龍臺在府北約二十里山上有石刻以記之相傳閩越用漢中大夫嚴助計誘閩王殺其君衍降漢事也　白龍洞　在府城東北隅洞內有白龍時現　石門堂　在府布政司後有天然石門堂在大江中如堂之狀　五色雀　出於此今絕不可見　浴鳳池　在府內有池水常溫冬夏不竭　又曰鵠月池在雪峯寺傍舊有師手植一閩玉留知手植一統志曰在南海邊　又曰鵠月池在府城東北隅人傳閩王以中秋玩月池在府城東北隅人傳閩王以中秋玩月

又曰釣龍臺在府城東北隅人傳閩王以中秋玩月　鵠盤餐　必具因密伺之乃一蛛醫其白水素女天帝遣我爲君具食今去留矣　螺江鱔　閩人謝肇淛覽曰螺江鱔長數尺頭有二角每出必風雨作　荔枝軒　芙蓉洞　築洞在府城東北隅人傳閩王以中秋玩月時有鱔長三丈餘射中之鱔以尾擊去甚急　筠枝軒　繡屏　寶傘　崖如屏又曰寶傘一崖如傘　金鞍　玉柱　又又曰金鞍山在同安南　牧馬　登龍　又曰唐柳又曰若登以次登龍門為縣令在惠安牧馬突起狀如王柱　藏雲　喜兩　在又曰藏雲喜兩山頂

高聳雄跨數里常有雲氣集其上廣輿記曰府東南雨峯延袤若紱腰然宋景克宋嘗請名於朝自海還自海還在府南上有石塔高船為標識又曰雲頂峯在府東北此山在府東南廣輿記曰實蓋山在府東北其山腹然宋景克宋嘗請名於朝自海還自海還在府南上有石塔高船為標識

金釵

寶蓋

雲頂

霞塘

仙游縣志曰雲頂峯在縣之西南上有倒書千年二字今存石乳

銅鼓

石鍾

木蘭陂

筱簹溪

留仙山

迎賓亭

壺公山

天妃廟

金雞石

鐵獅頂

象洞

蛟湖

垂珠

環翠

露巖

鐘峯

石形圖

石鼓

鐵

甘露

凝翠閣

拱秀樓

金樓

石臺

秀

含清

月溪

聚星

笛亭

滿月

紫霞

碧雲

雲谷

貢珠

橫翠

留珮

蘿溪

荊嶼

丹霞嶼

紫雲巖

風月

水雲

瑞榴

夜七星潭底見分明神劒化爲龍　歐陽詹詩曰想像精靈欲見難通津一去水漫漫空餘昔日凌霜色長與

登潭生晝寒　陳陶詩曰崆峒一派瀉蒼煙長揖丹丘逐水仙雲樹杳冥通上界峯巒迴合下閩川　史維翰

詩曰漳溪郡有佳山水仙客因之作盛遊怪石千峯聳晴巖枯槎百尺擁寒流　僧法振送人遊閩越詩曰不

須行借問爲爾話閩中海島春寒雨江帆來去風道遊元度宅身寄朗陵公此別河陽遠如今關塞通　僧皎

然送沈秀才之閩中詩曰楚客未成歌春風起綠波嶺重寒不到海近瘴偏多野樹桃榔發人家翡翠過蠻疑

此中好君問定如何　宋陳俊卿詩曰共樂臺前花木深登臨當暑豁衣襟紅垂荔子千家熟翠擁貧當十畝陰老去已尋居士服清歡時伴醉翁吟憑欄四望豐年稼羞慰平生憂國心　朱子邵武道中詩曰風色戒寒侯歲事已遷勢生尚行役莽子能不悲林壑無餘秀野草不復滋禾黍經秋成收斂已空畦田翁喜歲豐婦子亦嬉嬉而我獨何成悠悠長路岐凌霧即曉裝落日命晚炊不惜容鬚鏡日長空飢征鴻在雲天浮萍在青池微蹤政如此三歎復何爲　徐璣建劒道中詩曰雲巒煙巒知幾層一灣清溪轉一灣清行人只在清灣裏

盡日松聲雜水聲　陳堯佐詩曰蠻煙漁火接鯨波樹樹花枝處處歌況是天涯好行樂莫教顦顇鬢霜多

元張養浩泉州詩曰萬里飄零兩鬢華瘴煙爲屋海爲家山無高下皆行水樹不秋冬盡放花得句珠還合浦月亂懷杯吸赤城霞蓬萊咫尺無由到慙媿當年犯斗槎　盧琦汀州道中詩曰兩過山城野水清夕陽黃犢臥籬根吳塘父老應相語昨夜南船到海門

廣東省一

廣輿記曰按廣東處五嶺之外昔號偏陬今爲樂土蓋恃山海之利土產饒而番貨集也　又曰南雄韶州通荊吳肇慶連梧桂與內地相比無事設防高州廉州雷州爲西路非海道最衝防守無難惟惠州潮州爲東路廣州爲中路環郡大洋衝突甚易然莫便於東路而中路次之至瓊州懸隔海外外藥番倭內搗珠寇固南溟之雄鎮也

廣東省二

廣輿記曰廣州府禹貢揚州之南境天文牛女分野春秋爲南越地舊稱羊城秦置南海郡趙佗竊據漢武帝收復三國吳曰廣州隋曰番州唐宋曰清海元明爲廣州府　國朝因之領州一連縣十六南海番禺順德東莞從化龍門

天文牛女分野戰國屬楚秦屬南海郡漢曰番禺縣屬桂陽三國吳又曰南雄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秦屬南海郡地漢曰合浦三國吳又曰廉州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春秋爲百粵地戰國屬楚秦屬南海漢屬桂陽郡三國吳又曰韶州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春秋爲百粵地戰國屬楚秦屬南海漢屬桂陽郡三國吳又曰南雄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秦爲象郡漢曰徐聞梁隋曰合州唐曰海康唐曰雷州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秦爲象郡漢曰徐聞梁隋曰合州唐曰海康唐曰雷州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秦爲象郡漢曰番禺縣梁隋曰廣興唐宋元曰韶州明爲韶州府國朝因之領縣六曲江樂昌仁化翁源乳源英德又曰惠州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秦爲南海郡地漢曰番禺縣梁曰梁化隋曰循州曰龍川唐曰海豐曰禎州宋曰惠州曰博羅元曰廣興唐宋元曰韶州明爲韶州府國朝因之領縣三始興又曰韶州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秦爲南海郡漢曰曲江梁隋曰廣興唐宋元曰韶州明爲南雄府國朝因之領縣二始興又曰韶州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秦爲南海郡漢曰番禺縣梁隋曰廣興唐宋元曰韶州明爲韶州府國朝因之領縣一仁化又曰南雄

珠江寶

與花偶記曰花田在州西平田中有花又曰珠江在南土大夫載酒泛舟花香甚於他處

山又曰賓山在東莞山多產銅鼎玉鏡一統志曰銅鼎出賓山石窠飛泉之地其聲如鼎玉鏡出賓山石窠在飛泉之南其大如鏡臺之背面光潔可鑑人

荔枝洲方輿勝覽在府一統志曰荔枝洲在府東北昔咸平中郡人種荔枝於此洲多富焉

浦里南安期生所釣也

墨江青嶂廣輿記曰墨江在府城東南有青嶂山山上有石如墨

九姑山六祖塔九姑山在府東南舊志云山上有六祖塔

放鉢石卓錫泉一統志曰在高要北石上有鉢跡一云佛祖卓錫之地泉出石穴甘美可愛相傳昔大鑒禪師在此

浦澗廣輿記曰在府城東北一統志曰浦澗在府城東北一名浦口源出羅浮山下流入東江

鸚鵡鳳凰石一統志曰在府城東南高要縣北

漱玉巖在府城西北一統志曰在高要縣北

望海亭在府城東南一統志曰在高要縣北

竹岡梅峯一統志曰在東莞山有竹岡梅峯

溪風水廣輿記曰在東莞縣西南三十里溪水自北而南入海

金城石室廣輿記曰在東莞縣西南三十里有石室高廣各丈餘

浣花池廣輿記曰在東莞縣西南三十里有池方廣各丈餘

登雲海一統志曰在東莞縣北一名大忠海

待月亭一統志曰在東莞縣北

桂水桃溪一統志曰桂水在府城東南一名桃溪

紫微碧落萬壽觀與記曰紫微碧落萬壽觀在大南上縣南雄上南雄府

桂山南雄府志曰桂山在縣東南

澄光臺潤暉谷一統志曰澄光臺在英德縣北潤暉谷在英德縣北

鶴城鶴嶺一統志曰鶴城在英德縣北鶴嶺在英德縣北

南海東江一統志曰南海東江在廣州府城東

金魚石龍一統志曰金魚石龍在廣州府城東

黃牛嶺白鶴峯一統志曰黃牛嶺白鶴峯在廣州府東

點翠激玉一統志曰點翠激玉在廣州府東

石鳥又曰石鳥又曰今無此鳥在長如鸛雙鳴雌在上雄在下

石人在英德縣西北有洞其水溢出如人以木擊之聲如鼓鼙

金魚下志曰金魚下於白鶴峯下

鸛鵝者以北山也有合江樓在宋時已賀知章等題詠今圮

竹岡梅峯一統志曰在府城東南土大夫載酒泛舟於此

金城石室廣輿記曰在東莞縣西南三十里有石室高廣各丈餘

溪風水廣輿記曰在東莞縣西南三十里水自北而南入海

浣花池廣輿記曰在東莞縣西南三十里有池方廣各丈餘

登雲海一統志曰在東莞縣北一名大忠海

待月亭一統志曰在東莞縣北

鸚鵡鳳凰石一統志曰在府城東南高要縣北

漱玉巖一統志曰在高要縣北

望海亭一統志曰在高要縣北

鸛鵝者以北山也有合江樓在宋時已賀知章等題詠今圮

竹岡梅峯一統志曰在東莞縣西南三十里有竹岡梅峯

溪風水廣輿記曰在東莞縣西南三十里溪水自北而南入海

金城石室廣輿記曰在東莞縣西南三十里有石室高廣各丈餘

浣花池廣輿記曰在東莞縣西南三十里有池方廣各丈餘

登雲海一統志曰在東莞縣北一名大忠海

待月亭一統志曰在東莞縣北

江亭在府城東北甘泉封川人銀海勝覽一名觀音巖

上遇大風雨雷雹其聲如鼓

州登橋在德慶州西二門上

北清溪可愛有泉味甘其上列

仙石天然如棋局

龍山茂嶺廣輿記曰在化州西北二十里

白馬鵠鸞又曰在化州西北二十里

聚鱗池在陽春縣東

羅鳳水又水出在陽春縣東南入海

石龍又西入羅水在陽春縣東

銅魚又水出在陽春縣東南入海

金塘又水出在陽春縣東南入海

屯雲城月一統志曰屯雲城月在茂名縣東

駐馬鵠鴻又曰駐馬鵠鴻在茂名縣東

橫舟覆盂一統志曰橫舟覆盂在茂名縣東

瑞星又曰瑞星在茂名縣東

鸛鵝者以北山也有合江樓在宋時已賀知章等題詠今圮

竹岡梅峯一統志曰在府城東南土大夫載酒泛舟於此

金城石室廣輿記曰在東莞縣西南三十里有石室高廣各丈餘

溪風水廣輿記曰在東莞縣西南三十里溪水自北而南入海

浣花池廣輿記曰在東莞縣西南三十里有池方廣各丈餘

登雲海一統志曰在東莞縣北一名大忠海

待月亭一統志曰在東莞縣北

以瑞星池在府城內寇準所鑿池一少星池於中求之得一石因架軒池上名曰瑞星亭

黃稻綠蘆　唐一統志云黃稻山在靈山縣西北五里有綠蘆一統志云綠蘆山在靈山縣西北五里有綠蘆山

五湖　廣東記云五湖在欽州城外東南一統志云五湖在欽州上多孔雀其上有鉛山出銅柱石欄又曰銅柱在欽州南一統志云銅柱在欽州南安南界又名銅柱山

雷廟　又在欽州上鳥雷多有雷廟在欽州

息風湧月　又在欽州南山東

龍堆　又曰龍堆在欽州南

栖龍　又曰栖龍塔在欽州南

抱虎　又曰抱虎山在欽州南

落筆洞　又曰落筆洞在欽州南

雁塔　雁塔在欽州南

綠雲溪　綠雲溪在欽州南

烏雲　烏雲在欽州南

雁湖　雁湖在欽州南

鹿井　鹿井在欽州南

三山　三山在欽州南

試劍峯　又名試劍石在欽州南

露山　露山在欽州南

風月臺　風月臺在欽州南

詩

唐張九齡送廣川周判官詩曰海郡雄鎮落津亭壯越臺城隅百雉映水曲萬家開里樹桃柳出時禽翠岑觀風猶未盡蚤晚使車迴　高適餞宋判官詩曰猿啼山不斷爲玷路難登海岸出交阯江城連始興韓愈送鄭尚書赴海南詩曰番禺軍府盛欲說暫停杯

蓋海旌幢出連天觀開衙時龍戶集上日馬人來風靜鷁鷁去官廉蜂蛤回　又詩曰州南數十里有海無天地颿風有時作掀簸眞差事　白居易送客春遊嶺南詩曰已訝遊何遠仍嗟別太頻離容君感促贈語我殷勤迢遞天南面蒼茫海北垠訶陵國分界交趾郡爲鄰翁鬱三光晦溫暾四氣勻陰晴變寒暑昏曉錯星辰瘴地難爲老蠻陬不易馴土民稀白首洞主盡黃巾戰艦猶驚浪戎車未息塵紅旗圍井服紫綬裹文身麪苦桄榔裹酸橄欖新牙檣連海舶鉤鼓賽江神不凍貪鰕鱠多鰕路足鸚棲泉援無霜毒草春雲煙蜂蛇氣刀劒鰐魚鱗

爲篋中書未獻便來此地結茅庵　李德裕崖州詩曰
獨上江亭望帝京烏飛猶見半年程碧山也恐人歸去
百匝千遭遶郡城　宋蘇軾詩曰羅浮山下四時春盧
橘楊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顆不妨長作嶺南人
又曰赤鯉白蟹箸屢下黃柑綠橘觴常加糖霜不待蜀
客寄荔枝未信閩人誇　又雷州詩曰粵嶺風俗殊有
疾時勿藥東帶起房祀用史巫紛若弦歌薦酬粟如至
洽鵜酌呻吟殊未央更把雞骨灼　又曰粵女市無常
所至輒成區一日三四遷處處售鰕魚青裾脚不襪臭
味猱與狙孰云風土惡白州生綠珠　又曰海康臘已

盡不論冬孟仲發牛擲鼓祭城郭鳥傾動雖非堯頒曆
自我先人用若笑荊楚人嘉平臘雲夢　又佐姜唐佐
詩曰適從瓊管魚龍窟秀出羊城蜃墨場滄海何曾斷
地脈白袍端合破天荒　劉克莊潮惠道中詩曰春深
絕不見妍華極目黃茅際白沙幾樹半天紅似染居人
云是木棉花　楊萬里揭陽道中詩曰地平如掌樹成
行野有郵亭浦有梁舊日潮州底處所如今風物冠南
方　郭祥正詩曰新江自南來西與端江匯屹然鵲奔
亭遺音垂千載　陶弼詩曰商詩合浦珠胎賤民樂占
城稻米豐火炬影沈江岸北潮聲流過郡城東

廣西省一

增 廣輿記曰按廣西亦粵地也而風壤氣習與廣東特異蓋猺獞多而編氓少也襟帶三江（府江左江右江）提封甚廣省會桂林偏於東北與楚爲界一門户也梧州與粵東爲界一門户也泗城之與滇界鎮安南寧太平思明之與安南界皆閉關塞道爲藩籬不爲門户也

廣西省二

增 廣輿記曰桂林府禹貢荆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古百粵地戰國爲楚粵之交秦屬桂林郡東漢三國吳曰始安梁曰桂州唐曰建陵後曰靜江宋元因之明改爲桂林府 國朝因之領州又曰平樂府禹貢荆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周爲百粵地秦屬桂林郡漢屬荅（荅音合）三國吳曰始安唐曰樂州宋曰昭州元明曰平樂 國朝因之領州一（永安州）縣七（臨桂興安靈川陽朔永福義寧）

象郡唐曰龍城曰柳州五代時屬南漢宋仍爲柳州元曰柳城明爲柳州府 國朝因之領縣三（羅城雒容馬平）又曰太平府古南粵地漢屬交阯郡曰麗江唐爲羈縻州宋平嶺南立五寨其一太平元置太平路明爲太平府 國朝因之領州十二（永康結倫茗盤龍安龍英新緑）縣三（宣化隆安永淳）又曰南寧府禹貢揚州西南境天文翼軫分野周爲百粵地秦屬桂林郡漢屬鬱林唐曰邕州曰朗寧（橫上林）縣三（羅陽賓）又曰柳州府古百粵地天文翼軫分野秦屬桂林漢屬鬱林郡陳曰

野秦屬桂林郡漢屬鬱林蒼梧梁曰桂平唐曰潯江曰潯州府 國朝因之領縣三（桂平平南貴縣）又曰南寧府禹貢揚州西南境天文翼軫分野周爲百粵地秦屬桂林郡漢屬鬱林唐曰邕州曰朗寧宋曰永寧元曰南寧明改爲南寧府 國朝因之領州一（新寧橫上縣三宣化隆安永淳）又曰太平府古南粵地漢屬交阯郡曰麗江唐爲羈縻州宋平嶺南立五寨其一太平元置太平路明爲太平府 國朝因之領州十二（永康結倫茗盤龍安龍英新緑）縣三（羅陽崇善）又曰柳州府古百粵地天文翼軫分野秦屬桂林漢屬鬱林郡陳曰

象郡唐曰龍城曰柳州五代時屬南漢宋仍爲柳州元曰柳城明爲柳州府 國朝因之領縣三（羅城雒容馬平）又曰慶遠府古百粵地天文翼軫分野漢屬交阯郡唐置思明州宋隸永平元改思明路明爲思明府 國朝因之領州四（思恩上林忻城武宣遷江）縣一（賓）又曰思恩府古百粵地漢屬交阯郡唐置思恩州宋隸邕州元屬田州路明爲思恩府 國朝因之領州一（武緣）縣二（西林）又曰鎮安府古百粵地漢屬交阯

郡宋於鎮安洞建宣撫司元改鎮安路明爲鎮安府
國朝因之領州一 舊奉又曰泗城府古百粵地漢屬交阯
郡宋置泗城州明因之屬慶遠 國朝陞爲府領州二
果化思誠 又曰田州古百粵地漢屬交阯郡宋置田州 國
朝因之領州五 舊統南寧左江右江鎮安泗城慶遠

廣西省三

增

奚水 辰山之旁繞東北兵城南是年果定兵水仁化東西記曰奚水一名蒲下歲石室幽曠二年水忽大發山在府東北山有碧蓮峰在陽朔縣西北一名蒲山之陽一名蒲山之陽桂林

白竹 碧蓮寶峰在陽朔縣西北一名蒲山之陽一名蒲山之陽桂林

梅萬桂 一統志曰萬桂堂在陽朔縣西北一名蒲山之陽一名蒲山之陽桂林

龍川 一統志曰龍川橋在府東北山有碧蓮峰在陽朔縣西北一名蒲山之陽一名蒲山之陽桂林

犀潭 一統志曰龍川橋在府東北山有碧蓮峰在陽朔縣西北一名蒲山之陽一名蒲山之陽桂林

龍門 一統志曰龍門山在府東北山有碧蓮峰在陽朔縣西北一名蒲山之陽一名蒲山之陽桂林

夢還 一統志曰夢還堂在府東北山有碧蓮峰在陽朔縣西北一名蒲山之陽一名蒲山之陽桂林

環秀堂 一統志曰環秀堂在府東北山有碧蓮峰在陽朔縣西北一名蒲山之陽一名蒲山之陽桂林

擷烟閣 一統志曰擷烟閣在府東北山有碧蓮峰在陽朔縣西北一名蒲山之陽一名蒲山之陽桂林

飛雲 高與記曰飛雲山在府東北山有碧蓮峰在陽朔縣西北一名蒲山之陽一名蒲山之陽桂林

漢月 高與記曰漢月山在府東北山有碧蓮峰在陽朔縣西北一名蒲山之陽一名蒲山之陽桂林

碧梧堂 青

灌陽 清陽縣一統志曰灌陽縣在府東北山有碧蓮峰在陽朔縣西北一名蒲山之陽一名蒲山之陽桂林

龍門 一統志曰龍門山在縣北山有碧蓮峰在陽朔縣西北一名蒲山之陽一名蒲山之陽桂林

蘿閣 一統志曰蘿閣山在縣北山有碧蓮峰在陽朔縣西北一名蒲山之陽一名蒲山之陽桂林

倶在全州 上桂林府

碧梧 一統志曰碧梧山在縣北山有碧蓮峰在陽朔縣西北一名蒲山之陽一名蒲山之陽桂林

朝風 一統志曰朝風山在縣北山有碧蓮峰在陽朔縣西北一名蒲山之陽一名蒲山之陽桂林

捲雨 一統志曰捲雨山在縣北山有碧蓮峰在陽朔縣西北一名蒲山之陽一名蒲山之陽桂林

懷澤樓 凌波閣一統志曰懷澤樓在縣北山有碧蓮峰在陽朔縣西北一名蒲山之陽一名蒲山之陽桂林

涵碧亭 一統志曰涵碧亭在縣北山有碧蓮峰在陽朔縣西北一名蒲山之陽一名蒲山之陽桂林

澄霽閣 一統志曰澄霽閣在縣北山有碧蓮峰在陽朔縣西北一名蒲山之陽一名蒲山之陽桂林

碧梧堂 青

火山 冰井紀異一統志曰火山在府東北山有環翠鬱秀一統志曰火山在縣北山有環翠鬱秀

冰井 五夜一見如野燒之狀一統志曰冰井在縣北山有環翠鬱秀

環翠 鬱秀一統志曰環翠鬱秀又曰翠鬱山在縣北山有環翠鬱秀

鸛奔 一統志曰鸛奔在雷龍縣將軍磯駐在縣北山有環翠鬱秀

赤水 一統志曰赤水在縣北山有環翠鬱秀

龍泉 高與記曰龍泉水味在縣北山有環翠鬱秀

蓮塘 丹

馬嶺 龍田一統志曰馬嶺龍田在貴縣南江岸一統志曰馬嶺龍田在貴縣南江岸

銀甕 石鐘紀異曰銀甕石鐘在貴縣南江岸一統志曰銀甕石鐘在貴縣南江岸

澄碧閣 一統志曰澄碧閣在貴縣南江岸一統志曰澄碧閣在貴縣南江岸

馬退 魚流一統志曰馬退魚流在貴縣南江岸一統志曰馬退魚流在貴縣南江岸

甘泉井 秀林山一統志曰甘泉井在府東一統志曰甘泉井在府東

白雲 綠蘘廣與記曰白雲綠蘘在府東一統志曰白雲綠蘘在府東

浮金 注玉山一統志曰浮金注玉山在府東一統志曰浮金注玉山在府東

碧山 同巖一統志曰碧山同巖在府東一統志曰碧山同巖在府東

象臺　龍壁九如臺勝覽已載又曰象在象山西北其山平在象州東北宋時象州治在象山之東南

詩豐年亦侯山水記　鐵船　銅磬　俱在融縣志曰銅山在縣北宋時鑄銅船銅磬各一沉於銅山之下又曰銅山有古銅磬一沉於銅山之下

磐山在柳城西南有古寺一僧居之詩曰磐山古寺僧居松　柳城西南有古寺一僧居之詩曰古寺僧居松柏間

左右兩石門一石門一詩曰兩石門前一石門　思恭

黃鶴山在融縣西北有黃鶴樓詩曰黃鶴樓前水東流　思恭

青鳥　白龍　鳳山　碑水　俱在融縣西北有青鳥山白龍山鳳山碑水

環江渡　滿溪水　俱在融縣西北有環江渡滿溪水

如何如流入海江　又曰慶遠府環江縣有環江流入海江

鳳山在縣西北有鳳山

陶淵明之詩曰鳳山在西北水在東南　又曰鳳山在縣西北水在東南

以上融縣

廣西省四

州郡記

增

詩唐王維送桂州嚴大夫詩曰鏡吹喧京口風波下洞庭　又曰鏡吹喧京口風波下洞庭

趙嘏將赴岸擊大溪初發詩曰落江湖白潮來天地青明　又曰落江湖白潮來天地青明

珠歸合浦應須更星　未之問發藤州詩曰朝夕苦　未之問發藤州詩曰朝夕苦

滿征衣淚長自灑泥舟依島泊投館聽猿啼石磯緣溪　又曰假守昭平暫當門桂水清

夔林衣端地輕雲峰劃不似苔辭盡難成露憂千花氣　宋薛綜詩曰吟拾江邊金忍羽醉騎海上玉麟腰清

泉和萬籟聲擊幽紅處歌踏險綠中行惠結芝蘭砌悲　談試茗遊冰井至樂觀魚出檻橋　余靖寒山詩曰空

纏松柏聲浮心江北死白髮為誰明　韓愈送桂州嚴大　疑紛紛冷不流風雲長足護霜洲寒山神鞭起龍行雨散

海外情勞歌意無限今日為誰明　韓愈送桂州嚴大　作炎州六月秋　徐安國詩曰羣嶺中推古鉢尊山川

夫詩曰蒼蒼森八桂茲地在湘南江作青羅帶山為碧　羅列掌中存亭臺突兀睹婆廟丘塋遶逸山子郡　陶

玉簪戶多輪翠羽家自種黃柑遠勝登仙去飛鸞不暇　弼柳州詩曰子厚才名甲有唐謫官分得荔枝鄉羅池

水盡黃柑死獨有空碑在書堂　八寶州詩曰金鼓聲闐劒戟收使君迴上雅歌樓尊前一曲清商曲消盡窮邊萬里愁

四川省一

增廣輿記曰按四川取氓江沱江黑水白水四大川以為名海輿區也北走秦鳳有鐵山劒閣之塞東下荊襄有瞿塘灩澦之險南通六詔有瀘水大城之固西拒土番有石門崆峒之障山水襟束自為篇籍

四川省二

增廣輿記曰成都府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古蜀國秦曰蜀郡漢曰廣漢曰益州蜀漢都此晉曰成都國朝因之領州六縣二十成都溫江新繁金堂新都華陽雙流郫縣崇慶漢縣又曰益州蜀漢都此晉曰成都曰錦城唐曰劒南曰南京曰西川宋曰益州元明為成都　國朝因之領州六縣二十成都溫江新繁金堂新都華陽雙流郫縣崇慶漢縣又曰龍安府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古蜀國秦為氐羌地漢曰陰平後魏曰江油唐曰平武唐曰龍門宋曰龍州明初為龍州宣撫司嘉靖間改龍安府　國朝因之領縣三平武石泉江油又曰順慶府禹貢梁州之域天文參井分野周為雍州地春秋戰國為巴郡漢末曰安漢劉宋曰宕渠隋曰巴西唐曰南充曰果州宋曰順慶元曰東川明為順慶府　國朝因之領縣一西充又曰遵義府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古夷僚所居漢武通西南夷始置郡縣曰犍為曰牂柯唐曰馬湖宋為羈主所屯元明仍為馬湖府　國朝因之領縣一珙又曰重慶府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周為巴子國秦置巴郡漢曰江州漢末曰永寧梁曰楚州隋曰渝州唐曰南平宋元明曰重慶府　國朝因之領州二巴江津長壽永川榮昌南川綦江南川黔江酆都州三忠萬縣十一巴涪陵武隆彭水又曰夔州府禹貢荊梁二州之域天文軫翼分野周為魚復國春秋為夔國地秦屬巴郡漢曰魚復又曰永安宋元明曰夔州　國朝因之領州一大寧縣九奉節雲安巫山巫梁山大昌建始東鄉太平又曰敘州府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古楚國漢犍為郡治此梁隋曰戎州唐曰南溪宋曰敘州元曰敘南路明為敘州府　國朝因之領縣十宜賓慶符高縣興文又曰馬湖府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古夷僚所居漢武通西南夷始置郡縣曰犍為曰牂柯唐曰馬湖宋為羈主所屯元明仍為馬湖府　國朝因之領縣一珙又曰遵義府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古秦為夜郎且蘭二縣地漢屬牂柯唐曰郎州曰播川宋曰順慶元曰東川明為

曰播州曰遵義元曰播州明初爲播州宣慰使司萬曆中改遵義府　國朝因之領州二縣四遵義桐梓綏陽仁懷又曰潼川州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春秋戰國屬蜀地漢曰廣漢蜀漢曰梓潼晉曰新都梁曰新州西魏曰昌城隋曰梓州唐曰東川宋曰梓川明爲潼川州　國朝因之領縣六射洪鹽亭中江安合江蓬溪遂寧又曰瀘州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春秋戰國爲巴國地東漢曰江陽梁曰瀘州隋唐宋曰瀘川明爲瀘州　國朝因之領縣三江安合江瀘溪又曰嘉定州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秦爲蜀郡地漢屬犍爲郡曰漢嘉隋曰眉山唐宋曰嘉州元明爲嘉定州　國朝因之領縣五峨眉夾江樂山犍爲又曰邛州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周職方屬雍秦漢曰臨邛梁曰邛州西魏曰蒲原唐宋元明俱爲邛州　國朝因之領縣二大邑浦江又曰眉州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周屬雍州秦漢曰嚴道屬蜀郡西魏曰蒙山隋曰臨邛唐宋元明曰雅州　國朝因之領縣三名山榮經蘆山又曰東川軍民府禹貢梁州之域天文參分野烏蠻仲由之裔居之屬南詔蒙世襲置東川郡元初置萬户府後改爲東川府明初因之縣雲南後改爲東川軍民府隸四川又曰烏蒙軍民府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古爲賓地甸漢屬牂牁郡唐時烏蠻仲由牟之裔曰阿統者遷居於此傳十一世曰烏蒙始強號烏蒙部元初內附置烏蒙路明初改爲烏蒙府尋陞爲烏蒙軍民府又曰烏撒軍民府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舊名巴凡古後名巴的甸自昔烏蠻居之宋時烏些後據其地號曰烏撒部元爲烏撒路招討司明爲烏撒軍民府又曰鎮雄軍民府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古爲屈流大雄甸昔烏蠻之裔阿統與其子芒布居此號芒布元爲芒布路明初爲芒布軍民府嘉靖中改爲鎮雄府領長官司四

增金堂　玉壘　一統志曰金堂在金堂縣山相峙河中相傳古謝望帝時其相開鑿所鑿一統志曰玉壘山在汶川縣出鮮玉　雲頂　方輿勝覽曰雪山在威州西南一名雪山一名雲頂與乳川白狗嶺相連山有九峰上有積雪春夏不消　雪山　一統志曰雪山在金堂縣西南一名西山又名雪山一名雲頂方輿勝覽曰雪山在威州西南一名雪山一名雲頂與乳川白狗嶺相連山有九峰上有積雪春夏不消　浣花　一統志曰金堂縣志其中相傳古謝望帝時其相開鑿所鑿一統志曰雲頂山在汶川縣出鮮玉　折柳　唐與地紀勝曰浣花潭在府西一名百花潭一名萬里橋在簡州薛濤家濱江其旁僧隱汚梁爲濯其衲百花潭以柳水造十色箋又曰折柳橋在府城西北杜宇自立爲蜀王號望帝祠在府城北魚鳧王張伯子昇仙號望帝昇仙橋在府城東北

倶乘虎而仙去橋因以名長卿東遊題其柱曰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

志曰玉女山在簡州仙人李八百修煉於此

又曰錦官樓在府治東

琴臺 一統志曰琴臺與浯溪覽曰琴臺架在山東宋元豐中呂大防建

在縣西北一名九子山即漢司馬相如彈琴臺

又曰萬歲池在府東

萬歲池 一統志在府東

千秋 在縣西

萬歲橋 一統志在縣西

金盤 石紐少方輿勝覽名

飛鸞閣 躍龍池 一統志在府北昔張儀築城取土成池廣袤數十里

紫蟾東 一統志又云曰紫繞岸沿山在西乘時駕鶴

綠沼 一統志在府東南時欲伐竹穿池引水灌之多生大龜

珠 一統志在府東南穴二口泉源如貫珠

又曰在府城內蜀王衙前起臺以望成都府

臺月泉 一統志在府東南

詩酒邀月 見山川門

望月樓 一統志在縣東

古星 在縣東

翻閣 書巖 書藏在巖上

望江樓 一統志在縣東

鹿神 一統志在縣西

七曲雙圓 一統志在縣西

山燈 一統志在縣北

鑿水猊峰 如猊

石燃 一統志在縣北

石門 一統志在縣東

又曰在縣東北

又曰在縣東

又曰在縣東南

又曰在縣東南

又曰在縣東南

道西流爲陽溪一道南流爲濮水又已萬流在巫山縣東以上夔州府

姑臺一統志曰龍女井在長寧昔人見小女出入井間故名

廣輿記曰姑臺在府北理縣故名

宋楊真君遇姑仙於此

芙蓉山

海濱洞廣輿記曰姑臺芙蓉山在府北理縣故名

金堤

一統志曰芙蓉堤在長寧

月波驛

雲臺山驛在宜賓

龍女井

鬱

一統志曰雲臺山在南溪縣小溪口上石崖古有人家汲井間有女出入井中以上馬湖府

鳳山

虎溪

一統志曰雲臺山在南溪縣小溪口上石崖古有人家汲井間有女出入井中以上馬湖府

紫霄

碧雲

一統志曰雲臺山在南溪縣小溪口上石崖古有人家汲井間有女出入井中以上馬湖府

出楊慎

委家望

州閒

雲峰在宜賓縣西北青碧如雲以上屬敘州府

沈水

一統志曰沈水在宜賓縣東南公孫述時今延岑盛兵於此水又曰湧泉在遵義縣西

湧泉

一統志曰玉堂山在遵義縣之寧

落馬

一統志曰落馬山在州南唐易元

飛鳥

一統志曰飛鳥山在州南唐易元

子安里至此崖上忽落下水中

鵝溪

一統志曰玉堂山在遵義縣之寧

龍穴

在縣東北崖上有穴深不可測

玉堂

一統志曰玉堂山在遵義縣之寧

寶臺

一統志曰寶臺山在遵義縣之寧

洗筆

一統志曰洗筆池在遵義縣之寧

浴丹

在中江縣北色如墨

青石

白崖

一統志曰青石白崖在遵義縣之寧

雙井

三泉

一統志曰三泉在寶山縣北

元閻蘇得元所鑿一統志曰雙井在州北宋

昔王大通鑿山唐泉楊旦西山三泉

已上盧州

霧山

雷洞

一統志曰霧山在大邑縣張俞詩霧山環合似雲川戶有清風種玉田又曰雷洞在縣西北霧山上

蒲水

花溪

一統志曰蒲水在蒲江縣又曰花溪在縣西北蒲水下流爲濮水以上邛州

白鶴臺

青霞嶂

紀勝曰海山中有青霞嶂圖紀勝曰海山中有白鶴臺圖紀勝曰海山中有以上邛州

蘇頤

熊耳

一統志曰熊耳山在蒲江縣東南與名山縣接界山上有熊耳峰峰下有熊耳關以上邛州

金堤

一統志曰金堤山在蒲江縣東南與名山縣接界山上有金堤關以上邛州

火井

一統志曰火井縣在臨邛縣西南火井俱在縣西南

繫龍

喚魚

一統志曰繫龍喚魚二石在縣東南

石倉

一統志曰石倉在彭山縣東南

釜

一統志曰釜山在彭山縣東南與青神縣接界山上有釜石釜形如釜故名

九折坂

七縱

一統志曰九折坂在名山縣西北蜀時今延岑盛兵於此又曰七縱橋在名山縣西北蜀時今延岑盛兵於此

橋山

一統志曰橋山在名山縣西北蜀時今延岑盛兵於此

增 詩唐王勃送杜少府任蜀州詩曰城闕輔三秦風煙望五津與君離別意同是宦遊人　盧照鄰劍州送別詩曰金谷銅關寒僧遇忠孝所爲道送動征鞍地險綿川暗雲疑劍閣人稀蜀道難相逢屬晚歲相憶在長安　岑參醋泉東谿送程錄事元鏡徵入蜀詩曰蜀郡路漫漫梁州過七盤二人來信宿一縣醉衣冠溪遍

春衫泠林交宴席寒西南如噴酒遥向雨中看　王維
送楊長史赴果州詩曰褒斜不容憾之子去何之鳥道
一千里猿啼十二時官橋祭酒客山木女郎祠別後同
明月君應聽子規　又梓州李使君詩曰萬壑樹參天
千山響杜鵑山中一半雨樹杪百重泉漢女輸橦布巴
人訟芋田文翁翻教授不敢倚先賢　李白蜀道難詩
曰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蠶叢及魚
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烟西
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横絶峨眉巔地崩山摧壯士死然
後天梯石棧相鈎連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下有衝波
逆折之回川黄鶴之飛尚不得過猿猱欲渡愁攀緣青
泥何盤盤百步九折縈巖巒捫星歷井仰脅息以手撫
膺坐長歎問君西遊何當還畏塗巉巖不可攀但見悲
鳥號古木雄飛雌從繞林間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
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使人聽此凋朱顔連峰去天不
盈尺枯松倒挂倚絶壁飛湍瀑流爭喧豗砯崖轉石萬
壑雷其險也如此嗟爾遠道之人胡為乎來哉劍閣崢
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匪親化為狼與
豺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雖云
樂不如早還家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

若風長年三老長歌裏白晝攤錢高浪中　又曰閶風元圃與蓬壺中有高堂天下無偕問夔州歷何處峽門江腹擁城隅　又曰武侯祠堂不可忘中有松柏參天長干戈滿地客愁破雲月如火炎天涼　張祐送楊秀才往夔州詩曰鄂渚逢遊客瞿塘上去船南連萬里海狹入一條天鳥影沉沙日猿聲隔樹煙新詩逢北使爲遣幾巴牋　又送曹鸞遊夔州詩曰不遠夔州路層波灩澦連下來千里峽入去一條天樹色秋帆上灘聲夜枕前何堪正危側百丈半山巔　又送李長史歸涪州詩曰涪江江上客歲晚却還鄉裹過高唐雨秋經巫峽霜急灘船失次疊嶂樹無行好爲題新什知君思不常

李遠送人入蜀詩曰蜀客本多愁今君是勝遊碧蕨呼名語巴江作字流不知煙雨夜何處夢刀州　李洞送東宮賈正字之蜀詩曰南雲外樹紅露驛邊樓杜魄呼名語巴江作字流不知煙朝獻晉史東蜀厭巴樓長棧懷宮相疎峰露劒州半空飛雪化一道白雲流若次江邊邑宗詩爲遍搜　李端送夏侯審遊蜀詩曰西望煙綿樹愁君入蜀時同林宿商客隔棧見樵師石滑羊腸險山空杜宇悲琴心本幽怨莫奏鳳凰詩　又送友人遊蜀詩曰嘉陵天氣好百里見雙流帆影綠巴字鐘聲出漢州綠原春草晚青木

暮猿愁正是風流地遊人易白頭　又重送鄭甫歸蜀詩曰黃花西上路何如青壁連天雁亦疎爲報長卿休滌器漢家思見茂陵書　徐凝送馬向遊蜀詩曰遊子去咸京巴山萬里程白雲連鳥道青壁遞猿聲雨露經泥坂烟花望錦城工文人共許應記蜀中行　白居易送武士曹歸蜀詩曰花落鳥嚶嚶南歸稱野情月宜秦嶺宿春好蜀江行鄉路通雲棧郊扉近錦城鳥臺陟岡送人羨別時榮　耿湋送夏侯審入蜀詩曰暮峰和玉壘回望不通秦更問蜀城路但逢巴語人石林鶯囀曉板屋月明春若訪嚴夫子無媿卜肆貧　鄭谷蜀中詩

雲裏飛泉灑辭轡　宋范成大夔州竹枝歌曰五月五日嵐氣開南門競船爭看來雲安酒濃麴米賤家家扶得醉人迴　又曰赤甲白鹽碧叢叢半山人家草木風榴花滿山紅似火荔枝天涼未肯紅　又曰新城果園連瀼西枇杷壓枝杏子肥半青半黃朝出賣日午買鹽沽酒歸　又曰瘦婦赴虛城裏來十五五市南街行又莫笑女粗醜兒郎自與買銀釵　又曰白頭老媼篸紅花黑頭女娘三語了背上兒眠上山去採桑已聞當採茶　又曰百衲畬山青間紅粟莖成穗豆成叢東平屯田稅來歛不到貧人飯甑中　又曰白帝廟前無舊城荒山野草古今情只餘峽口一堆石恰似人心未肯平　又曰灩澦如橫瞿塘深魚復陣圖江水深大呂鹽船出巫峽十日浙流無信音　又曰當筵女兒歌竹枝一聲三疊客忘歸萬里江邊有船到繡羅衣服止光輝

蘇軾送張嘉州曰少年不願萬户侯亦不願識韓荊州但願身爲漢嘉守載酒時作凌雲遊　又寄黎綿州詩曰滕西高處望西川應在孤雲落照邊瓦屋寒堆春後雪峨眉翠墮雨餘天

陸游青霞嶂詩曰千巖角逐互吞吐一峰拔起矜崔巍曰光微漏見潭底水氣上薄雲成堆

增銘晉張載劒閣銘曰巖巖梁山積石峩峩遠屬荆衡近綴岷嶓南通邛僰北達褒斜狹過彭碣高踰嵩華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劒閣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秦得百二并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籌劃茲狹隘土之外區一人荷戟百人趑趄形勝之地匪親勿居昔在武侯中法而喜山河之固見屈吳起興實在德險亦難恃洞庭孟門二國不祀自古及今天命匪易憑阻作昏鮮不敗績公孫既滅劉氏啣璧履車之軌毋或重跡勒銘山阿敢告梁益

貴州省一

增廣輿記曰按貴州古羅施鬼國其地不足以當中國大郡明永樂中始置省嘉靖中始開科則其地之荒瘠可知已　又曰貴陽都勻與廣西接壤銅仁偏處萬山思州石阡孤懸一隅鎮遠平越當湖廣之衝黎平寄荆楚之裔惟思南以江通舟楫商賈行旅不甚蕭條近則水西臣服增設平遠太定黔西威寧四府幅員既廓反側全消規模迥殊前代矣

貴州省二

增廣輿記曰貴陽府禹貢荆梁二州之南境天文參井

分野本西南夷羅施鬼國地漢屬牂柯郡宋置大萬谷樂總管府元改順元路初隸四川後隸湖廣明初設貴州宣慰使司隸四川永樂間置貴州初設程番府後改貴陽府　國朝因之領州三（一間在廣順一番在程番縣四皆苗蠻所居定設流官）又曰安順府古荒服地元置甘安州屬雲南普安路明初為安順州後改為府　國朝因之設州三（普安永寧俱安南寧縣五）又曰都匀府古西南夷地元置都雲安撫司明初為都匀衛成化間改都匀府　國朝因之領州一（獨山縣二都匀又曰鎮遠府禹貢荊州之南境舊為大田溪洞元明為鎮遠府　國朝因之領州一（施秉縣二鎮遠又曰黎平府禹貢荊州荒裔天文翼軫之餘分野在夜郎牂柯漢屬牂柯五代時思州田氏據其地元置潭溪長官司明改黎平府　國朝因之領縣二（又曰思州府禹貢荊州荒裔天文翼軫之餘分野在夜郎牂柯漢屬武陵郡唐曰思州曰寧夷元為思州安撫司明為思南宣慰司永樂中改思州府　國朝因之又曰思南府禹貢荊州荒裔春秋戰國屬楚秦為黔中地漢屬武陵郡隋曰務川唐曰務州曰思州曰寧夷宋為羈縻州元為思州安撫司明為思南宣慰司永樂中為思南府　國朝因之領縣三（安化婺川又曰石阡府　國朝因之領州一（龍泉又曰銅仁府禹貢荊州南裔天文星分野古為溪蠻地元置銅仁長官司明改銅仁府　國朝因之領縣一（仁銅又曰威寧府古羅甸鬼國向為安氏居之相傳為傲象遺裔　國朝平其地改設黔西大定二州平遠永寧畢節三縣又曰平越府禹貢荊揚南境秦屬黔中號黎峨里歷代叛服不常明初置平越衛軍民指揮使司萬曆間改為府　國朝因之領州一（黃平縣四都匀麻哈清平俱安又曰貴州宣慰司禹貢荊梁二州之南境天文參井分野古西南夷地漢為羅甸國元屬順元宣慰司領長官司九又曰新添衛古荒服地宋為新添路元屬湖廣改屬雲南明置新添衛領長官司五又曰威清衛秦漢黔中地唐宋屬羅甸國明平壩衛又曰安莊衛唐宋屬羅甸夷地唐宋羅鬼國明平壩衛又曰寧夷元為思州安撫司地明初置思州宣慰司永樂中改思州府　國朝因之又曰思南府禹貢荊州荒裔春秋戰國屬楚秦為古黔夷之境唐置黔州元為永寧路明初設普市守禦千戶所後改凱里安撫司

貴州省三

增 清水　烏江一統志曰清水出貴定縣東南慰司東南流與烏江合又曰烏江水源有二其一出貴州宣慰司東南流與清水江合又曰烏江河在宣慰司北流與清水江合又曰烏江一統志曰烏江水源有二其一出貴州宣慰司東南流與清水江合又曰烏江河在宣慰司北流與清水江合

銅鼓　石門一統志曰銅鼓山在宣慰司城

東監兩間山中有聲如鋼鼓又曰石門山在宜
慰司城東絕頂二石對立儼如門焉以上貴陽府
紅崖 白水 廣輿記曰紅崖山在永寧州慕役司縣崖
自高山二流合入於城南水洞又曰十二營司臨鎮
清水井 在寧谷寨長官司東 又曰碧波橋在府東 一統志曰
三一溪十二營 廣輿記曰三一
通于越南與居其中焉 以環一水繞一都匀府
紫岡 清浪 一統志曰紫岡清浪關在府西北
鐵溪 石屏 廣輿記曰鐵溪在府西產異蠻
四寨 六疊 一統志曰
雙江渡 在新化府
青山 烏江 在貴州
獨巖山 在貴州西南 一統志曰獨巖山一名紫霞山又曰在貴州西南
譽水 福泉 廣輿記曰福泉在畢節
蜀狼 黔豐 廣輿記曰水西地於黔為極邊之區今以上俱屬威寧府

貴州省四

增 詩 元范梈貴州詩曰雖思久不悟幽情晚旋添天宜
明月獨山與宿雲蕉蛩語通支柱蛛絲映卷簾若無光
霽在何以破朱炎 明郭登普安道詩曰竹暗藤荒路
欲迷一重山度一重溪枯槎偃蹇如人立蠻語侏儒似

鳥啼花底雨晴飛蛺蝶水邊冬暖見虹霓祇應風味堪
題處三寸黃柑壓樹低

雲南省

增 廣輿記曰按雲南自楚蹻開疆秦政通道始入中國
唐之世南詔自王命將征討全軍盡沒宋鑒唐禍以玉
斧畫大渡河絕不與通蒙氏段氏遂通婚媾諸夷以長
世遠元及明其地始盡入版圖犬牙相制漢夷雜處政
布敦行浸浸與中原比盛矣 又曰雲南大理澈江永
昌鶴慶楚雄姚州元江路納交阯曲靖彈壓烏蠻
騰衝地擁百夷麗江遠接吐番順寧外通緬甸惟東境

貴州斯為內地耳

雲南省二

增 廣輿記曰雲南府禹貢梁州之界天文井鬼分野古
徼外西南夷所居楚莊蹻西略王其地歸滇國漢曰益
州武帝朝彩雲見南中雲南之名始此蜀漢曰建寧晉
曰寧州隋曰昆州唐初曰南寧後為蒙氏據分立六詔
而南詔最彊元曰中慶明置雲南府 國朝因之領州
四嵩明晉寧縣七昆明富民宜良安寧昆陽縣又曰曲靖軍民府
禹貢梁州之界天文井鬼分野漢夜郎味縣地蜀漢曰
興古梁曰西爨唐曰南寧曰曲州曰靖州後據蒙氏曰

石城元立宣慰司曰曲靖明爲曲靖軍民府　國朝因之領州五（羅盤陸涼羅平馬龍尋甸）縣二（南寧平彝）又曰臨安府禹貢梁州之界天文井鬼分野古句町國漢牂牁郡地唐南詔蒙氏曰秀山元改附曰阿僰屬臨安明爲臨安府　國朝因之領州四（建水石屏通海阿迷）縣五（河陽嶍峨新平）又曰澂江府禹貢梁州之界天文井鬼分野古西南夷戰國爲滇池漢立俞元縣屬益州隋曰昆州蒙氏置通海郡宋段氏曰秀山元改附曰河陽元曰澂江明爲澂江府　國朝因之領州二（新興路南）縣二（河陽江川）又曰廣西府禹貢梁州之界古滇國東南境漢爲益州牂牁地唐曰羈縻州元置宣慰司曰廣

西明爲廣西府　國朝因之領縣二（師宗彌勒）又曰廣南府宋時名特磨道儂智高之巢居此元立廣南宣撫司明爲廣南府　國朝因之又曰元江軍民府古西南夷極邊之境唐時南詔屬銀生節度宋僭智高之窟穴此元始內附曰元江明爲元江軍民府領長官司一　國朝因之又曰楚雄府禹貢梁州之界天文井鬼分野古滇國地漢屬益州晉曰安州唐曰傍望宋爲元江府又曰楚雄府禹貢梁州之界天文井鬼分野古滇國地漢屬益州晉曰安州唐曰姚州元曰姚安府　國朝因之領州一（大姚）縣一（姚安）又曰定武軍民府禹貢梁州之界天文井鬼分野古滇國地漢屬益州隋曰昆州唐屬我州宋爲段氏所據元曰武定明爲武定軍民府　國朝因之領州二（和曲祿勸）縣一（元謀）又曰景東府古徼外荒僻之地曰柘南唐時南詔蒙氏立銀生府元曰開南明置景東府領州二（和曲祿勸）縣一（元謀）又曰景東府古徼外荒僻之地曰柘南唐時南詔蒙氏立銀生府元曰開南明置景東府

大理元始內附明置大理府　國朝因之領州四（趙州雲龍）縣二（太和雲南）又曰蒙化府漢爲益州郡地唐屬姚州自蒙氏細奴邏築城號蒙舍詔永泰初曰陽瓜元曰蒙化明爲蒙化府　國朝因之又曰永寧府古名樓頭賊地接吐蕃又名答籃唐時屬南詔蒙氏宋屬段氏元始內附置永寧州明爲永寧府領長官司四　國朝因之又曰永昌軍民府禹貢梁州之界天文井鬼分野古滇國地漢武帝置不韋縣東漢曰澐唐開元後南詔據宋段氏高氏據元立金齒宣撫司明初立金齒衛仍置府後省府改衛爲軍民指揮使司嘉靖中改爲永昌

軍民府　國朝因之領州一鵠縣二保山永平又曰麗江軍民府禹貢梁州之界天文井鬼分野漢爲越巂益州地隋唐屬巂州元曰麗江軍民府　國朝因之又曰鶴慶軍民府東漢屬永昌郡唐時越析詺地曰鶴川又曰鶴慶明爲麗江軍民府　國朝因之領州一劒又曰開化府舊爲馬龍他郎二甸地阿棘諸部蠻所據元內附爲千戶所明初爲馬郎他郎甸長官司後改爲新化州　國朝改開化府又曰鎮沅府古西南極邊地濮落雜蠻所居唐時南詔爲銀生府地元初內附屬威遠州明置鎮沅府領長官司一　國朝省止設經歷司

以治之又曰孟定府舊名景麻元立爲孟定路明改置孟定府領安撫司一又曰孟艮府舊名孟掯自古不通中國明始內附置孟艮府又曰北勝州戰國兩漢屬白國唐貞元中南詔異牟尋始開其地名北方狹徙瀾河白蠻及羅落婆諸蠻實其地號曰銀生府明改爲州　國朝因之又曰威遠州唐南詔銀生府勝明改爲州　國朝因之地舊爲僕各雜蠻所居元置威遠州明因之又曰灣甸州蠻名細歹元內附屬鎮康路明置灣甸州編戶五里又曰鎮康州蠻名石歹本果葠所居元內附立鎮康路明初爲鎮康府尋改爲州又曰大侯州蠻名孟祐白夷所居元屬麓州路明初立大侯長官司後改爲州又曰者樂甸長官司漢時爲荒服地唐屬馬龍他郎二甸元隸元江路明置者樂甸長官司又曰瀾滄衛領州一又曰騰衝軍民指揮使司元爲北勝州地明置瀾滄衛領州一又曰騰衝軍民指揮使司漢爲永昌郡西境即越賧地元置府曰騰衝明爲騰衝軍民指揮使司又曰車里軍民宣慰使司蠻名車里倭兒務納滿剌果甸諸蠻雜居自古不通中國元遣將降之置微里路明初設車里軍民府尋改宣慰使司又曰木邦軍民宣慰使司舊爲孟都一名孟邦元置木邦路明初改木邦府後改軍民宣慰使司又曰孟養軍民宣慰使司地名香柏城元置雲遠路明初改爲府後改孟養軍民宣慰使司又曰緬甸軍民宣慰使司古西南夷不知何種其地舊有江頭太公馬來安正國蒲甘緬王五城元置邦牙宣慰司明改緬甸軍民宣慰使司又曰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司世傳土酋有妻八百各領一寨因名八百媳婦元初征之道路不通而返明內附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司又曰老撾軍民宣慰使司俗呼曰撾家古即越裳氏明永樂初內附立老撾軍民宣慰使司又曰南甸宣撫司舊名南宋元置南甸路明初爲南甸府永樂改爲南甸州正德間改

宣撫司又曰千崖宣撫司其地舊名千賴腋夷居之元內附置鎮西路明初爲鎮西府復改千崖宣撫司又曰隴川宣撫司舊爲麓川地皆夷所居元麓川路明初置麓川緬宣慰司正統間土酋思任發叛討平之革其司後復置隴川宣撫司與龍把又曰鈕兀長官司蠻名也兀自古不通中國明宣德間歸附立鈕兀長官司又曰芒市長官司其地舊曰怒謀曰大姑賧曰小姑賧即唐史所謂茫施蠻也元內附立茫施路明初置茫施府後改爲芒市長官司

雲南省三

星宿

統志曰星宿河在騰越州東南一百二十里源出武定縣境流入金沙江

雲津

統志曰雲津在府城東

玉龍

統志曰玉龍山在府城東北一百二十里山有十三峰常積雪望如玉龍故名又曰玉龍山在府西南一百二十里山有十三峰常積雪望如玉龍故名元張雄飛詩玉關謝後音書斷金馬題殘雨雪寒又曰白

碧雞

統志曰碧雞山在府西南一百二十里山有三峰相傳有碧雞棲其上又曰碧雞山在騰越州東北其山火溢出於外夜則有光又曰碧雞人浴三日乃歸謂之上巳節及三月三日相傳有仙人降於此時以上巳日會祭祀如雨數百人謂之碧雞會羅

白鶴

統志曰白鶴山在府西南一百二十里山有一石高八尺廣半之數人搖之則動百人搜之不動

鳳羽

統志曰鳳羽山在府西南一百二十里山有一石狀如鳳羽

龍首

統志曰龍首關在騰越州北一百二十里關有二石高數丈對峙如龍首關氣吞西洞冰勢軋點蒼山北元王明嗣詩萬里雲南道壯哉龍首關氣吞西洞冰勢軋點蒼山北元王明嗣詩萬里雲南道壯哉龍首關氣吞西洞冰勢軋點蒼山北元王明嗣詩

金馬

統志曰金馬山在府城東南一百二十里山有二峰東曰金馬西曰碧雞相傳有仙人騎金馬碧雞於此山上故名又曰金馬山在騰越州東南一百二十里山有二峰東曰金馬西曰碧雞相傳有仙人騎金馬碧雞於此山上故名

玉泉

統志曰玉泉在府城東南一百二十里山有二峰東曰金馬西曰碧雞相傳有仙人騎金馬碧雞於此山上故名

井

温泉

統志曰温泉在治西南一百二十里水如湯氣投以竹木即爛夜則有光又曰温泉在騰越州東北其火溢出於上名龍山高

龍川鳳山

統志曰龍川在府北一統志曰鳳山在府西

赤石青峰

統志曰赤石山在定遠山多赤石有一石高八尺廣半之數人搖之則動百人搜之不動又曰青峰山在府城北七十里山有一石高數丈對峙如青峰又曰赤石青峰一統志曰赤石山在府北一統志曰鳳山在府西

楚雄府

有鳳羽于此又曰龍首關氣吞西洞冰勢軋點蒼山北元王明嗣詩萬里雲南道壯哉龍首關氣吞西洞冰勢軋點蒼山北元王明嗣詩

金沙江

玉泉井

玉案

鐵柱

華石寶

龍川江在府北一統志曰鳳山在府西

赤石青峰

統志曰赤石山在定遠山多赤石有一石高八尺廣半之數人搖之則動百人搜之不動又曰青峰山在府城北七十里山有一石高數丈對峙如青峰又曰赤石青峰一統志曰赤石山在府北一統志曰鳳山在府西

以上楚雄府

鳳羽

統志曰鳳羽山在府西南一百二十里山有一石狀如鳳羽

龍首

統志曰龍首關在騰越州北一百二十里關有二石高數丈對峙如龍首關氣吞西洞冰勢軋點蒼山北元王明嗣詩

金沙江

玉泉井

玉案

鐵柱

華石寶

居處總載

原 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此其始也（白虎通曰黃帝作宮室以避寒暑世本曰禹作宮室二說不同）董生書曰禮天子之宮前清廟左凉室右明堂後路寢四室者足以避寒暑而不高大也夫高遠陽廣室多陰故室逆形而止　鹽鐵論曰賢人之家棹元斬巨爲小以圓爲方上成雲氣下成山林仲長統昌言曰今爲宮室者紫臺致十層長階十百仍延

表臨浮雲上樹九丈旗珠翡翠以爲飾連帷爲城構帳爲宮起臺榭則高數百丈辟帶珠玉上被綵錦 增 漢 淮南子曰大構駕興宮室延樓棧道雞棲井幹欂枅榛櫨以相支待木巧之飾盤紆刻儼藏鏤雕琢詭文回波涌游灩滅菱杼紛拖芒繁亂澤巧爲紛拏以相摧錯此道於木也　王海曰朝寢堂室牖戶房夾具有儀則非以奉己也所以疏視論聽儲神習體清政令之原也

原 漢書曰梁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 增 西京雜記曰梁孝王好營宮室苑囿作曜華之宮築兎園

飛燕外傳曰帝作露華殿合風殿博昌殿求安殿皆爲前殿後殿又爲溫室凝紅室浴蘭室曲房連檻飾黃金白玉以壁爲表裏千變萬狀 原 漢書曰五侯大治第宅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廓閣道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陽家怒壞決高都（水名高都使水入長安城高都在城西）連竟外杜（杜陵也）成都侯商營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又穿長安城引內漕水以行船立羽蓋張周帷槨權越歌上幸商第見赤墀青瑣 東觀漢記曰琅邪孝王京就國都雅好宮室窮極技巧辟帶珠玉飾以金銀 張璠漢記曰山陽都督張儉奏中常侍侯覽起第十六區皆高樓四周連閣洞門綺井蓮花壁柱綵畫魚池臺苑擬諸宮闕 摘 魏明帝紀曰青龍三年大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 鄴中記曰自襄國至鄴四十里輒立一宮宮有一夫人侍婢數十黃門宿衛兵虎所造內外大小殿臺觀行宮四十四所 原 羅含別傳曰桓宣武以含爲別駕以官廨寺諠擾非靜默所處乃於城西池小洲上立茅茨之屋竹果蓽宇伐木爲牀織葦爲席布衣蔬食宴若有餘 增 綱目發明曰隋大業間於毘陵郡置宮苑內有離宮十六所正殿曲閣周廊飛橋相貫百餘所模倣洛陽西苑形勢而秀麗奇靡過之 隋書秦王楊

俊爲水殿香粉塗壁玉砌金階梁柱棟棟之間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營飾之美 宋居白幸蜀記曰蜀王衍於宣華苑內起重光太清延昌會眞之殿清和延仙之宮降眞蓬萊丹霞之亭土木之功窮極奢巧衍數於其中爲長夜之飲 五代史曰南漢劉龔好奢侈悉聚南海珍寶以爲玉堂珠殿 綱目曰宋政和四年新作延福宮成東直景龍西抵天波其間殿閣亭臺相望鑿池爲海疏泉爲湖鶴莊鹿砦文禽奇獸孔翠諸柵蹄尾動以數千嘉花名木怪石巖壑幽勝不類塵境後又爲郊居野店酒肆青帘於其間 原 楚辭曰像設居室靜閑安高堂邃宇檻層軒層臺累榭臨高山俯尺朱級刻方連冬有突廈夏室寒經堂入奧朱塵筵 承塵施也 砥室翠翹挂曲瓊窗阿拂壁羅幬張翡帷翠擣飾高堂紅壁沙版元玉梁仰觀刻獝蓋龍蛇坐堂伏檻臨曲池芙蓉始發雜芰荷紫莖屏風文繡波 又曰築室兮水中蓱之兮以荷蓋芙蓉爲壁紫壇播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橑辛夷楣兮藥房 晉楚表曰詔使周觀初玩雲盤北觀疏圃遂步九華神明特處誦詭天然誠可謂帝室皇居者矣雖崑崙閬風之麗文昌之居不是過也

原 釋名曰城盛也盛受國都也郭廓也廓落在城外也
又曰城上垣謂之睥睨言於孔中睥睨非常也亦曰
陴禆也禆助城之高也亦曰女牆言其卑小比之於城
若女子之於丈夫也說文所謂堞者亦女牆也 說文
曰城以盛民也墉城垣也 周易曰城復于隍其命
亂也 周禮曰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
爲諸侯之城制 周禮疏曰欲置國城先當以水平地
欲高下四方皆乎乃始營造城郭也 汲冢周書曰城
廓溝渠高厚是量 又曰旁隧外權隨城深淺 原 毛
詩曰俟我乎城隅 禮記曰毋

聚大衆毋置城郭 又曰登高不指城上不呼
今曰每歲孟秋之月補城郭仲秋之月築城郭 原 左傳曰無我而城
語曰邑無百雉之城古之制也 增 淮南子曰高築城郭設樹險阻終日
譬必保焉 又曰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
方議沈溜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餘糧以令役此築
城之義也 公羊傳曰城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
百雉而城 公羊傳注曰天子之城千雉高七雉公侯
百雉高五雉子男五雉高三雉 增 公羊注曰天子周
城諸侯軒城軒城者缺南面以受過也 穀梁傳曰古
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禮也 原 許隋五
經異義曰天子之城高九仞公侯七仞伯五仞子男三
仞 漢書曰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
百萬而無粟不能守也 增 漢竇錯言邊事曰選常居
者家室田作爲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荅復爲一城其
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
千家爲中周虎落先爲室屋具田器募人居之 原 管
子曰內之爲城外之爲郭 增 管子曰夫國城大而田
野淺狹者其野不足以養其民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
民不足以守其城 莊子曰鵲上高城之絕而巢於高
樹之顛城壞巢折凌風而起故君子之居世也得時則

爲關藩屏自衛安上無患　文選曰金墉巍其萬雉

鄱陽記曰仙人城在縣東南其城皆峭壁危石直千仞自古呼爲仙人城每天空無雲秋日清澈其上宮殿倉廩歷歷可見　原齊地記曰不夜城在陽邑東南蓋古有日夜出此城以不夜名異之也　荊州圖經曰江夏郡所治夏口城其西南角因磯爲高墉枕流上則迴眺山川下則激浪崎嶇是曰黃鵠磯實乃舟人之所艱也　增文心雕龍曰萬雉之城傾墜於一樴　王氏蒙莊曰粉堞城垛也以堊爲之

城二

原淮南子曰鯀作九仞之城　吳越春秋曰鯀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　博物志曰禹作城池郭自禹始也　周書曰周公云余畏周室不延以爲天下宗乃作大邑成周於土中立城方千六百二十丈郛方七十二里南繫於洛水北因於陝山　增毛詩傳曰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於齊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　管子曰桓公與楚王遇於召陵之上因以鄭城與宋水爲請於楚楚人不許遂退七十里而舍使軍人城鄭南之地立百代城焉曰自此而北鄭自城之而楚不敢隨也東發宋田夾兩川使水復東流而楚不敢塞也　左傳曰孟懿子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士伯怒乃執仲幾以歸城三旬而畢　又曰楚令尹薳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版幹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趾具餱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於素　又曰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旬之間楚克其三都　又曰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　原列女傳曰齊人杞梁襲莒戰而死其妻無所歸乃枕夫屍於城下而哭之七日而城崩妻遂投淵水而死　增莊子曰孔子說盜跖曰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跖曰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也　說苑曰中行穆子圍鼓鼓人有以城叛者不許軍吏曰師徙不勤可得城奚故不受曰有以吾城叛者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我獨奚好焉

吳越春秋曰闔閭曰夫築城郭立倉庫因地制宜豈有天氣之數以威隣國者乎子胥曰有乃使相土嘗水象天法地造築大城周圍四十七里陸門八以象天八風水門八以法地八聰　原盛弘之荊州記曰樊城西北有鄧城西百餘里有穀城穀伯綏之國城門有石人焉刊其腹云摩兜鞬摩兜鞬慎莫言疑此亦周太史廟金人緘口銘背之流也　增韓詩外傳曰趙簡子薨未

蜂中牟叛之既蜂五日襄子興兵攻之圍未匝而城自壞襄子擊金而退軍吏曰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天助也何爲退襄子曰吾聞君子不乘人於利不陋人于險使其城成然後攻之 呂越春秋曰范鞅觀於天文擬法於紫宮築作小城西北亡龍飛翼之樓以象天門東南伏漏石實以象地户陵門四達以象八風外郭築城而闕西北示服事吳也不敢雍塞內以取吳故缺西北而吳不知也 韓子曰靖郭君城薛客諫曰君失齊國雖城薛至於天猶無益也靖郭君乃不城薛 原益州記曰益州城入海三十里射魚水變色如血者數里於今猶爾 晉伏琛三齊略記曰始皇登青城山築石史記曰秦二世欲漆城傍曰善哉漆城蕩蕩寇來不得上漆固易耳難爲塗室二世乃止 增三輔黃圖曰惠帝更築長安城周迴六十五里城南爲南斗形北爲北斗形至今人呼漢舊京爲斗城 原太康地記曰梁孝王築睢陽城方二十里以鼓唱節杵而後下和之者稱睢陽因以爲名 漢書曰膠東前國王治膠河水分流繞

城下故號膠河 增漢書曰武帝太初元年使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 原秦州記曰金城關中記曰長安年置應劭曰初築城得金故曰金城 城皆墨壤城今赤如火堅如石父老所傳盡鑿龍首山土爲城又諸臺闕亦爾 襄陽耆舊傳曰龐德公在沔水上至老不入襄陽城 增干寶晉紀曰魏文帝之在廣陵吳人大駭乃臨江爲疑城白石頭至於江乘以木爲楯衣以蘆席加彩飾焉一夕而成 原丹陽記曰石頭城因山爲城江以爲池地形險固尤有奇勢 王隱晉書曰京州城有臥龍形故名臥龍城南北七十里東西三十里本匈奴所築也 增水經注曰江陵城地東南傾故緣以金隄白靈溪始枸溫令陳遵造遵善於防攻使人打鼓遠聽之知地勢高下依傍創築略無差矣 夏錄曰赫連勃勃下書曰古人制起城邑或因山水或以義立名今都邑已建萬堵斯作宜有美名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國可以統萬爲名 通鑑曰魏中書監高閭上表凡長城有五利罷遊防之苦一也北部放牧無鈔掠之患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三也息無時之備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匱五也 唐張說梁四公記曰梁天監中杰公嘗與諸儒言句麗國王宮內有水精

城可方一里天未曉而明如晝城忽不見其月便餓
南史曰梁武帝攻郢城夜有數百毛人踰堞且泣因投
黃鵠磯蓋城之精也及旦城降　通鑑曰齊斛律光築
十三城於西境馬上以鞭指畫而成拓地五百里而未
嘗伐功　北齊書曰唐邕有治世才具齊文宣嘗登童
佛寺望并州城曰此是何等城或曰此是金城湯池天
府之國常云我謂唐邕是金城此非金城也　隋何稠
本傳曰稠為煬帝制行殿及六合城帝於遼左夜中施
之其城周圍八里城及女垣合高十仞上布甲士立仗
建旗四隅置門面別一觀觀下三門邊明而畢高麗望
琪請修南京裏城上曰此役一興疲民九年城南市廛初

見謂若神功　唐書地理志註東都都城前直伊闕後
據邙山左瀍右澗洛水貫其中以象河漢　又列傳曰
朝方總管張仁愿於河北築三受降城六旬而就　會
要曰天寶二年築神都羅城號曰金城　唐書曰韓滉
築石頭五城自京口至土山修塢鱗起建業抵京峴櫻
雉相望　唐沈亞之新城錄曰元和九年吳元濟以其
土叛詔執金吾李將軍出守之於萬勝岡築新城繚垣
周固自吟曰城乎城乎使增高數仞雖蚩尤寧敢犯我
乎諸將曰乃者將軍之詞得無意其高耶吾黨亦醜其
畢矣遂增其築於是新城始具　唐書地理志注節度

使李祐築烏延宥州臨塞陰河陶子等城於蘆子關北
以護塞外　新唐書曰李德裕築仗義城以制大度青
溪關之阻作禦侮城以控榮經犍角勢作柔遠城以阨
西山吐蕃　畫墁錄曰周世宗展汴京外郭登朱雀門
使太祖走馬以馬力盡處為城也　天中記曰蜀後主
聚於成都城上種芙蓉花開爛熳如錦因以為名　玉
海曰宋建隆三年築伏羌城祥符九年城南市廛慶曆初
守臣韓琦以東西城外有民居軍營恐資寇乃廣外城
十一里與內城聯合秦民德之號韓公城　金史曰高
琪請修南京裏城上曰此役一興病滋甚矣城雖完固

年建程諭於承天府榜其城樓曰顒覲達孝之城舊京遺事曰初英廟居南城垣墉峻密及復辟之日令人推壞曰我得出此城天也至今皇城谿達如洞雖每歲修治城垣而此未嘗版築

城三

却月城

下臨馳道昭英城賦武元年元武定作中傳浚治兵二百餘人南鄭皇后城得其名長史句山藏師遺翼遇胡騎二千使與戰虜兵敗胡騎北至臨洮大破之

長雲城

在西一里記曰池陽縣西有馬跡高五丈周回一里

皇后夫人城

之趙昔園有歷觀遺元注云經曰曾陽縣西建水北有山西處光烈皇后於環陽故

西安南武城

雍州記曰漢高帝五年先主與項羽戰於彭城敗走從此道步歸於沛即此城也

臨江踐華城

東北有甲第高臺基趾猶存

黃金城

在

千里九重城

東方朔天城高一百一十里

元菟白鹿城

漢書曰始元六年募

紫土城

黃山有增城九重其高一千一百一十里

險地中城

四面絕崖惟兩道可上皆險峻水人田種於山上時之經年食盡取池魚為王部之始與城中人張敞作令十年

丈九仞城

二百丈西北高一百丈東南高一百九十丈敞事下

天險

州圖記曰東二百四十里陵縣南對岸有陸抗故城周四面天險

下魚遊

禮曰魚尾九尺有五寸謂之所台也乃建王國焉

鹿表城

山在都記曰狼山縣東四面絕崖惟兩道可上皆險水人田種於山上時之經年食盡取池魚為王部之始與城中人張敞作令十年

固國表城

之趙昔園有歷觀遺元注云經曰曾陽縣西建水北有山西處光烈皇后於環陽故之有城縣部以為表裏以為固國

顏田廖葬

葬子不以不以五十故足以為書曰錯

解帶保民廣衆

超沙

曹子線

四壩百雉廣袤高單

赤甲

赭圻白帝錦官

無益不

處土楚囊功烈成城

盈廬

金斗鐵甕

五羊

三牛

十里初有仙人騎五色羊執六韜稍而至故城名五羊城內西北角有金墉城王思政所築齊神武再次圍之智力皆困設險禦暴城者禦暴之所

增陴

度忍反陽託霖雨增陴免皇初州陽汾為東西二城神武為築千丈

結葦賦茅

數丁丈

營城自護結葦為門門別築城處呼曰東城營門既成其城處門出就營

鄂州置武昌節度使鄂城土卑民吏倚以為捍修補陶隍備禦陶隍不固居處靡寧

築千里據萬丈

仲秋築孟冬圮不

又仲秋築冬圮城

金墉

玉壺

陽記曰洛陽城內西北角有金墉城名五羊城故城名五羊城

周書列傳曰王思政後周玉壁城後魏玉壁城

後周書韋孝寬傳曰孝寬代思政鎮玉壁城即高齊時築故城

又曰之城七里

又曰

周書韋孝寬傳曰齊神武攻玉壁城不下有一門色曰是易攻下令填塞而去孝寬知之簡募勇士夜縋而入填門之土神武平旦見之大驚以為神人

又北齊斛律金傳曰金為前鋒攻玉壁城不下神武令築長圍以逼之金乃於城東北隅築土山欲以臨城城中亦築土山以應之金山漸高城內亦漸增堞以逼金山金山頹城中地陷神武以為神助

又曰神武攻玉壁城不下會大雪軍士凍餒死者十二三神武嘆曰我不如韓信背水而陳使士卒死戰今我有生路安得不走乃燒營而退

又曰神武攻玉壁城不下有一門色曰是易攻下令填塞而去孝寬知之簡募勇士夜縋而入填門之土神武平旦見之大驚以為神人

又曰神武攻玉壁城不下會大雪軍士凍餒死者十二三神武嘆曰我不如韓信背水而陳使士卒死戰今我有生路安得不走乃燒營而退

繫水因山　象天法地　上見城二引周書

先登　懸布復上　左傳曰隱公十一年公會齊侯許鄭伯之旗發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隊考叔取鄭伯之旗發弧以先登子都拔棘以逐之及門子都反射之考叔以旗蓋公又以旗張登周麾而呼曰君登君登師人懸布則又懸布蓋父登之乃復上者三　又曰襄公十年諸侯圍偪陽主人縋而出之

謝安遲想　魏璀前詩曰魏曜侍郎初知廣州于城有四大字云委於鬼工乃魏字之後罷運未獲懷智高寇廣州外城堅民據以生賊平朝廷以公前知嘉之

石頭必爭　錢塘可灌　石頭城六朝宋陳皆為重鎮晉王濬伐吳王渾自西陵順流而東濬下三山直指石頭吳主皓面縛輿櫬降于軍門

擬法紫宮　合氣后土　趙曄吳越春秋曰范蠡之去越也之齊變姓名為鴟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與百姓同勤期年之間致產數萬乃歎曰居家則致千金為士則顯其名此非布衣之極也乃歸其財分與知友鄉黨故人所貧者而懷其寶器以輕舟浮於江湖之上莫知其所之

比角為城　掉舌下城　王充論衡曰蘇秦為諸侯欲得三公而兒不聽怒其角可以為城犀尾以為旌

丹樓如霞　金泉似酒　世說桓宣武北征經金城見前為琅琊內史所種柳皆已十圍感而泫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慨然攀枝執條不覺泪落　又曰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狀顧答曰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　又曰桓宣武平洛陽經金墉城見舊宮人或乘車或騎馬或坐青布輿或著青衣或著白帢望之如二部鼓吹　晉王嘉拾遺記曰燕昭王以十月登碧臺以候氣氛氳四合有黃雲如蓋從西北而來入於臺內王喜曰此神人之氣也

相如完璧　仲連射書　史記曰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請以十五城易璧趙王與大臣計議欲予秦恐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加藺相如乃請奉璧往秦城不入則臣請完璧而歸趙王遂遣之相如既至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觀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悉召群臣議皆以為秦貪負其強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相如度大王特以一布衣之交尚不相欺以忘強秦之歡而況大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強秦之驩不可大王其圖之秦王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得璧而絕秦趙秦必發兵以加誅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豈以一璧之故傷兩國之驩哉秦王度之終不能以城取璧遂廷見相如相如既得璧傳之美人以示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秦王亦笑而以相如為賢大夫遂不誅相如歸之　又曰魯仲連聞趙且降秦秦將白起坑趙卒四十萬人新垣衍將兵圍邯鄲魏王使衍將卒二十萬救趙秦王聞之為卻軍五十里會魏王使人徵新垣衍而秦亦罷邯鄲圍魯仲連適在趙說新垣衍曰秦所以急圍邯鄲者欲復得其前與齊湣王爭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於周天子周天子固卑也卑固宜也而魯連乃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魯連乃一布衣之士所欲者人之所惡也而曰烹醢梁王是何也曰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好女而入紂紂以為不善而殺之鄂侯爭之強辯而死之文王聞之喟然而嘆而拘之牖里之獄百日而欲殺之何為與人俱受死於湯武之間乎

飛鳥啣標　關龍躍澤　文苑彙集曰吳興郡城又為項王故城郭璞城又為秦時越城小娘子從璞廟祀焉　下見後

蹊隧險絕　濠塹重複　唐高適陳留行曰高城數仞壁立萬尋深池百丈旌樓東馬之路坐甲無人之鄉建康城李景所作其高三丈周回二十里今清涼寺王敦是也東北兩面臨塹重複皆可堅守經世當環視我塘謂曰此城何攻城軍中發劉寵頭以銘記之曰三城既就孰主其凶其降年後階如之　又曰梁簡文帝入為武帝所召造雲梯攻宋豐于築城豐于九卻之不能入遂

立言畫地　山堂肆考曰為城者先畫地而後築之

利木標槍　立仗建旗　公羊傳曰劉寵守反乘堙而入　又曰王圍宋司馬子反乘堙而窺宋城　又曰五代新傳曰李華韓公廟碑

阿利蒸土　子反乘堙　仁恭穴地　公羊傳曰莊公築臺臨黨氏見孟子反乘堙而入　又曰仁恭能穴地為道以攻城軍中發劉窟頭以銘記之曰三城既就孰主其凶其降年後階如之

雲梯攻城　李景所作其高三丈周回二百餘年所增不及十堅民據以生賊平朝廷以公前知嘉之　又曰世祖自陽翟令何伯祥作雲梯攻宋豐于九卻之不能入遂

會兵攻鄆　元史列傳曰世祖自陽翟令何伯祥作雲梯攻宋豐于九卻之不能入遂張柔

驚車掘城　王氏彙苑曰公輸班九攻而班輸其機墨子九距之公輸班之攻宋也墨子聞之起於魯行十日十夜而至郢見公輸班公輸班為雲梯將以攻宋墨子解帶為城以帶為城牒以木為兵公輸九設攻城之機墨子九拒之公輸之攻不能入墨子之守有餘

踰險絕　濠塹重複　數城階級　唐高適陳留行曰高城數仞壁立萬尋深池百丈旌樓東馬之路坐甲無人之鄉建康城李景所作其高三丈周回二百餘年所增不及十堅民據以生賊平朝廷以公前知嘉之　又曰宋陸游老學庵筆記曰建康城東北兩面臨江山為險固其受敵惟西南一面而已

雲梯攻城　李景所作其高三丈周回二百餘年所增不及十堅民據以生賊平朝廷以公前知嘉之　又曰宋陸游老學庵筆記曰建康城東北兩面臨江山為險固其受敵惟西南一面而已

供亦宜加罪 增今京不度既百雉以貽憂 夫魯有
初諒三都之必毀 余修城請隧 依山爲障踞怒虎於崇
岡引水爲池住飛龍於曲地 墨翟多能九攻閒解
帶之術 鄭丹遠識五大有在邊之識

城四

增城守之胡傳曰凡書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城中丘也城中丘曰城
囊遺言左傳曰襄公十四年楚子囊將死遺言謂子庚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心也
必城郢君子曰子囊忠矣增其名謂死不忘衛文公時築城有陽
指撝可不 化雙雉 詞林海錯曰秦文公時築城有雙雉集伯者逐雨童子化爲雙雉名雉
城 蕞城 以草圍城也 爲遊治所 吳地志曰吳王闔廬作亞字形闕以石甃
城爲通台之所 亞字形 闕以石甃城爲通台之所 長城巨防 有長城巨防
北長十二里東西九里城中有大河三橫四直蘇州城大略以壕爲固水利
名擬十望地號六雄八門皆通水陸郡郭三百餘巷 依龜築 搜神記曰秦惠王
二十七年使張儀依龜築之便疏故名龜化城 卑子城 至鄭地志曰始皇
築咸都城屢崩頹忽有大龜出負土而行依龜築之便疏故名龜化城 候神
人 史記孝武本紀曰方士有言黃帝時爲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名曰迎年
漢書曰李延年頗人能自度曲爲新聲變聲數十曲聞人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
傾人城再顧傾人國豈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 邊城晏閉 又曰師古云
晏閉牛馬散放不收也 候城 漢制邊塞要害處別築爲城置人候望 候神
祠之城 史記封禪書曰梁山宮在下有三山及諸神人之石閭之屬皆在渤海間
蓬萊之屬 織錦 辛氏三秦記曰梁山宮在好時城皆文石名織錦城 爲國得城
南史曰齊武帝欲修白下城難於動役劉係之後武帝謂白下城在東者上從之
伐柳灌水 北史曰魏太武伐蠕蠕軍中有告失驢耳者司馬過此則沙有聲
處別築爲城置人候望 南史曰齊武帝欲修白下城難於動役劉係之後武帝謂白下城在東者上從之
爲國得城 南史曰齊高帝將手刃之際寧夏 伐柳灌水 北史曰魏太武伐蠕蠕軍中有告失驢耳者司
馬過此則沙有聲

城四

城守之胡傳曰凡書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城中丘也城中丘曰城
囊遺言左傳曰襄公十四年楚子囊將死遺言謂子庚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心也
必城郢君子曰子囊忠矣增其名謂死不忘衛文公時築城有陽
指撝可不 化雙雉 詞林海錯曰秦文公時築城有雙雉集伯者逐雨童子化爲雙雉名雉
城 蕞城 以草圍城也 爲遊治所 吳地志曰吳王闔廬作亞字形闕以石甃
城爲通台之所 亞字形 闕以石甃城爲通台之所 長城巨防 有長城巨防
北長十二里東西九里城中有大河三橫四直蘇州城大略以壕爲固水利
名擬十望地號六雄八門皆通水陸郡郭三百餘巷 依龜築 搜神記曰秦惠王
二十七年使張儀依龜築之便疏故名龜化城 卑子城 至鄭地志曰始皇
築咸都城屢崩頹忽有大龜出負土而行依龜築之便疏故名龜化城 候神
人 史記孝武本紀曰方士有言黃帝時爲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名曰迎年
漢書曰李延年頗人能自度曲爲新聲變聲數十曲聞人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
傾人城再顧傾人國豈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 邊城晏閉 又曰師古云
晏閉牛馬散放不收也 候城 漢制邊塞要害處別築爲城置人候望 候神
祠之城

小地祖河丈鈴思蜆城方數丈外重雉堞皆具子城道
雖工若雕刻城內分衙經小堰相次每堰有蜆數十種
幢不絕蜆中有一蜆一就色長寸餘足作金
色一有羽細腰赤白翅有金脉疑是雌者

城五

原 詩晉陸機遨遊出西城詩曰遨遊出西城按轡循都
邑逝物隨節改時風肅且烈遷化有常然盛衰自相襲
靡靡年時改苒苒老已及行矣勉良圖使爾修名立
宋謝靈運初發入南城詩曰弄波不轫手玩景豈停目
雖未登雲峰且以歡水宿 又發石首城詩曰出宿薄
京畿晨裝搏曾魄重經平生別再與朔知辭故山日已
遠風波皆還時遥遥萬里帆茫茫終何之欽瞿若旦暮

城

懷賢亦淒其皎皎明發心不爲歲寒欺 梁簡文帝從
頓還城詩曰漢渚水初綠江南草復黃日照滄心暖風
吹梅慈香征艫艤湯墜歸騎息金隍舞觀衣恒襲歌臺
弦未張持此橫行去誰念守空牀 又登城詩曰日影
半東簷靖念空杼軸小堂卷縹書華池厭修竹寂寞餘
寒除登城望原陸遥山半吐雲巖壑時變谷靡靡見墟
煙森森視寒木落霞乍續斷晚浪時迴復遠矚既濛翰
徒自勞心目短歌雖可裁緣情非霧轂 又登城北望
詩曰登樓傳昔賦出薊表前聞霸陵忽迴首河隄徒望
軍茲焉聊迴眺極目杳難分一水斜開岸雙城遥共雲

煙霞浮玉署清餘熱金城舍暮秋水光凌却敵槐影帶
重樓 江淹登紀南城詩曰恭承嘉惠末官至南荆
斂衽承光彩端笏奉仁明再逢綠草合重見翠雲生江
甸知禮富漢渚聞教清君王澹以思樹羽望楚城年積
衣劒滅地遠宮館平 劉孝標江州還入石頭城詩曰
鼓枻浮大川延眸洛城觀洛城何鬱鬱杳與雲霄半前
望蒼龍門斜瞻白鶴館槐垂御溝柳綴金堤岸迟馬
展風趨輕輿流水散高歌梁塵下細雨思江樹羽望楚
海遊曾無朝市玩忽寄靈臺宿空彭及關歎仲子入南

城

楚伯鶯出東漢何能棲樹枝取巇王孫彈 王筠和新
渝侯巡城詩曰閭閻曖已昏鉤陳杳將暮樓烏城上喧
晚雀林中度屯衛時巡警凝戍肆安步關道趨文昌禁
兵連武庫銅烏迎早風金掌承朝露梁思分曉色曄晛
生秋霧維城任寄崇空想靈均賦伊余方病免丘園保
恬素 庾肩吾登城北望詩曰檐師屠六郡登城望九
嵕山沈黃霧裏地盡黑雲中霜戈曜龍日哀笳斷塞風
又和衛尉新渝侯巡城詩曰維城寄右戚巡警屬勤
王南瞻通灞岸北眺指橫芒入漢飛延閣臨雲出建章
步逐天津遠城隨秋夜長露槐落金氣風寒上新涼

增 何遜登石頭城詩曰關城乃形勢地險差非一馬嶺逐紆回犬牙傍隆窣百雉極襟帶億庾蕪童出至理歸無爲善守竟何恤眺聽從耳目遠近備幽悉擾擾見行人暉暉視落日連檣入迴浦飛蓋交長衢天慕遠山青潮去遥沙出薄官忝師表屬辭慙念疾願乘散誡牛還棲蘭此江稱豁險茲山復巍盤麦修篁壯下屬危樓峻上干登陴起遐望回首見長安

金溝朝瀟灑甬道入喬鱗鮮車驚華轂汗馬躍銀鞍少年負壯氣耿介立衡冠懷紀燕山石思開函谷九豈如

瀟上戲羞取路傍觀寄言封侯者數言良可歎 原後魏溫子昇從駕幸金墉城詩曰茲城實佳麗飛甍自相並膠葛擁行風岧嶢景御溝屬清洛馳道通丹屏湛淡水成文參差樹交影長門久已閉離宮一何靜細草緣玉堦高枝蔭桐井微夕渚暗蕭蕭暮風冷神行

楊翠旗天臨肅清警伊臣從下列逸思信多幸康衢雖已泰弱力將安騁 陳張正見遊龍首城詩曰關外山川濶城隅虛霧浮白雲凝絶頃滄波間斷洲四面觀長薄千里眺平丘河津無桂樹構酒自淹留 沈炯望郢州城詩曰魂兮何處返非死復非仙坐柯如昨日石合未淹年歷陽頓成浦東海果爲田空憶扶風詠誰見峴山傳世變才良改時移民物遷悲哉極襟帶億庾蕪童出至理歸

天 唐李百藥秋晚登古城詩曰日落征途遠悵然臨古城頹墉寒雀集荒堞晚烏驚蕭森灌木上迢遞孤煙生霞景煥餘照霧氣澄晚清秋風轉搖落此志安可平

增 劉禹錫登司馬錯古城詩曰將軍將秦師西南莫過眼故壘清江上蒼煙晦喬木登臨真蕭辰周覽壯前躅暫平陳葉滿墉高秋蔓縈廢井抽寒菜毀臺生魯穀耕人得古器宿雨多遺鏃楚塞巒重疊巫溪分詰曲留此數仞基幾人生遠目 杜審言登襄陽城詩曰旅客

三秋至層城四望開楚山橫地出漢水接天回冠蓋非新里章華即舊臺習池風景異歸路滿塵埃 杜甫上白帝城詩曰城峻隨天壁樓高更女牆江流思夏后風至憶襄王老去聞悲角人扶報夕陽公孫初作險躍馬意何長 皇甫冉早春登徐州城詩曰落日憑危堞春風似故鄉川流通楚塞山色遶徐方鼓鼙依寒草旌旗動夕陽無戎資上策南畝起耕桑 張祐江城晚眺詩曰重檻構雲端江城四繫盤河流出郭靜山色對樓寒浪草侵天白霜林映日丹悠然此江思樹杪幾檣竿韋莊臺城詩曰江雨霏霏江草齊六朝如夢鳥空啼無

情最是臺城柳依舊煙籠十里堤 錢起同王員外雁城詩曰三軍版築脫金刀黎庶翻憨將士勞不憶新城連嶂起唯驚畫角入雲高 李益登長城詩曰漢家今上郡秦塞古長城有日雲長慘無風沙自驕當今聖天子不戰四夷平 雍陶河陰新城詩曰高城新築壓長川虎踞龍盤氣色全五里似雲根不動一重如月暈長圍河流暗與溝池合山色遙將堺塊連自有此來當汴口武牢何用鎖風煙 宋梅堯臣新霽登周王城詩曰行行古城頭歷覽古城下水鳥傍人煙河流隔桑柘秋山落晴翠野老親時稼民訟今已稀閑登厭官舍 陸游楚城詩曰江上荒城猿鳥悲隔江便是屈原祠一千五百年閒事只有灘聲似舊時 楊萬里城頭晚步詩曰古城秋後不勝荒人跡新行一逕長竹影已搖將午日草根猶有夜來霜 陳襄古城詩曰蘆葦蕭踈天氣清水含山色照重城綠蕪何處管絃地碧落舊時鐘鼓聲三峽橋邊秋雨過六朝宮裏夜潮生蕭郎秦女無歸約十二樓臺空月明 林景熙鹿城晚眺詩曰古城仙鹿遠百感赴斜曛海氣千年聚山形九斗分神鴉飢啄薛宰木蠹藏雲門處鳴鉦發春屯又易軍 金朱自牧郡城秋望詩曰城高野濶思何窮人在西風一笛中樓影不搖溪水靜森聲相答草山空海天引望能供碧霜樹經秋更倚紅回首客魂招不得蓴鱸歸興滿江東 李益登長城詩曰漢家今上郡秦塞古長城有日雲長慘無風沙自驕當今聖天子不戰四夷平 雍陶河陰新城詩曰高城新築壓長川虎踞龍盤氣色全五里似雲根不動一重如月暈長圍河流暗與溝池合山色遙將堺塊連自有此來當汴口武牢何用鎖風煙 宋梅堯臣新霽登周王城詩曰行行古城頭歷覽古城下水鳥傍人煙河流隔桑柘秋山落晴翠野老親時稼民訟今已稀閑登厭官舍 陸游楚城詩曰江上荒城猿鳥悲隔江便是屈原祠一千五百年閒事只有灘聲似舊時 楊萬里城頭晚步詩曰古城秋後不勝荒人跡新行一逕長竹影已搖將午日草根猶有夜來霜 陳襄古城詩曰蘆葦蕭踈天氣清水含山色照重城綠蕪何處管絃地碧落舊時鐘鼓聲三峽橋邊秋雨過六朝宮裏夜潮生蕭郎秦女無歸約十二樓臺空月明 林景熙鹿城晚眺詩曰古城仙鹿遠百感赴斜曛海氣千年聚山形九斗分神鴉飢啄薛宰木蠹藏雲門處鳴鉦發春屯又易軍 金朱自牧郡城秋望詩曰城高野濶思何窮人在西風一笛中樓

改築者殊人事往往如傳舍荒碑斷礎悉興致仙宮梵宇空無餘歡呼閙街走童孺明年移家城裏住抱關舊卒驍如絲淚隨鴉啼城下樹城堅池浚俾金湯此地他年爲戰場 王逢登越城故基詩曰吳王臺對越王城歲歲春風燕麥生一片范家湖上月照人心事獨分明

增 歌齊杞梁妻援琴歌曰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哀感皇天城爲隋 漢平城歌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

增 江齊王融望城行曰金城十二重雲氣出表裏萬户如不殊千門反相似車馬若飛龍長衢無極已簫鼓相

逢迎信哉佳城市　宋劉克莊築城行曰萬夫喧喧不停杵杵聲丁丁驚后土徧郊開田起窑竈望青斫木作樓櫓天寒日短工役急白棒訶責如風雨漢家丞相方憂邊築城功高除美官舊時廣野無城處而今烽火列屯戍君不見高城鬱鬱如魚鱗城中蕭疎空無人　金劉迎修城行曰淮安城郭眞虛設父老年前向予說築時但用雞糞土風雨即摧乾吏梨秖今高低如堵牆舉頭四野青茫茫不知地勢實衝要東連鄆渚西襄陽誰能一勞謀永逸四壁依前護甎石免令三歲二歲問費盡千人萬人力

【補】曲　唐溫庭筠故城曲曰白馬金絡頭東風故城曲

【增】詞　唐張籍築城詞曰築城處千人萬人齊把杵重重土堅試行錐軍吏執鞭催作遲來時一年深磧裏盡着短衣渴無水力盡不得拋杵聲杵聲未盡人皆死家家眷男當門戶今日作君城下土

【增】話　唐李賀古鄴城童子謠曰棘爲鞭虎爲馬圍圍走鄴城下

【原】賦　魏文帝登城賦曰孟春之月惟歲權輿和風初暢有穆其舒駕言東道陟彼城樓逍遥遠望乃欣以娛平原博敞中田關除嘉麥被壟緣路帶衢流渠散葉列倚相扶水幡幡以長流魚裔裔而東馳回睨曖而西移望舊館而言旋永優游而無爲　晉孫楚登樓賦曰有都城之百雉加層樓之五尋從明王以登遐臨清流而遊戲觀八陵於北陽之素輝羨綠竹之茂陰望秦墳於驪山覩昭蕪城賦曰幸若岑營巷基峙列宅萬區黎民布野商旅充衢杞柳綢繆芙蓉吐芳俯依青川仰翳朱楊體象濛汜幽若扶桑白日爲之蓋昏鳥禽爲之頡頏　宋鮑照蕪城賦曰幸若斷岸盈似長雲製磴石以礫衝糊頹壞以飛文觀基窟之固護將萬祀而一君出入三代五百餘載竟瓜割而豆分至若白楊早落寒蕖前衰稜稜霜氣簇簇風威孤蓬自振驚沙坐飛通池既已夷峻嶺又以頹直視千里外唯見起黃埃若大漠扁帳歌臺舞閣之基璇題玉砌雕墉綺錯金鋪銀飾之館吳蔡齊秦之聲魚龍爵馬之觀皆悉變滅光沈響絕東都妙姬南國佳人蕙心紈質王貌絳脣莫不埋魂幽石委骨窮塵豈憶同輦之愉樂離宮之苦辛歌曰邊風起兮城上寒井徑滅兮丘壠殘千齡萬代共盡兮何言　梁吳筠吳城賦曰古樹荒煙幾百千年云是吳王所築越王所遷東有鑄劒殘水西有舞鶴故壘榮具區之廣澤帶姑蘇之遠山僕本蕃怨千

悲億恨況復荊棘蕭森叢桂彌蔓葦梧百尺皆歷地而生枝階筠萬丈或至杪而無葉不見春荷夏槿唯聞秋蟬冬蝶木魅晨走山鬼夜驚不知九州四海乃復有此

吳城賦 唐呂令問雲中古城賦曰夫其規典章辨封疆池桑乾之水苑秦城之牆百堵齊矗九衢相望歌臺舞榭月殿雲堂開儒士於辟沼貯美人於玉房翕習沸渭焚熒煌煌武破六州之內文宅三川之陽何其壯也

張嵩雲中古城賦曰魏祖發大號鼓洪爐天授宏略神輸秘圖一太陰以建極則廣莫而論都遂微版幹庀徒卒鏟嶕嶢剖崛岈因方山以列榭按長城以爲窟既

雲和而星繁亦丘連而岳突月觀霞閣左社右鄽元治泓汰湧其後白樓巍巍輿其前闕士子之詞館列先王之藉田靈臺山立辟水池圓雙闕萬仞九衢四達羽旄林森堂殿膠葛當其士馬精彊都畿浩穰始摧燕而滅夏終服宋而平梁故能出入百祀聯延七主擊魯衛之諸侯廓秦齊之土宇禮興樂盛修文輝武講六代之寓章布三陽之風雨

崔損北斗城賦曰峻址雲蟠曾譙錦章羅赬壤以疊形凝皓粉以飛光門結黃金之石橋施白鮮之瑞堞盤紆於曲檻池徑復於圓塘城勢遶迤若台岑之隱映樓形宛轉似崑崙之相望接千門之宮

闕通八達之康莊

陳諷新築峨和城賦曰元侯以制敵之雄略期方隅之永清得奔衝之故地緝備守之新城四合分形見岡壑之表裏百堵定制變勝負之虛盈而外明我有巨防師無遺鏃神謀洞啓而機張天險載興而版築於以藝披岡削嶺門崖谷雉堞霜鳴麗譙雲森數萬落於屈指睇連營於寸目何斬費於經營永無虞於敗覆

又華山爲城賦曰千尋辟立萬雉雲屯龍蟠口月虎視乾坤大河自北而東呀爲濬洫窮谷從中而斷窞若重門誠百二之光宅見九五之天尊偉夫襟帶望都咽喉上國磅礴乎崤函之外隱軫乎豐鎬之側所以羅羣象吞八極展萬祀而成在衆心冠三秦而位居一德況乎天地初寨雲霞四披紅塵滅影碧落標奇宿霧市之氣尚疑煙闕聳連峰之色不讓文陴顧萬夫之莫向信六國而奚爲岌岌神才言天設連岸抱九州之路壯氣折諸侯之節蕭韶鼓鯨鯢想飲寇之初還隱隱輕雷訝鳴鼓之不歇天包地束鳥過雲輕萬仞垂峭千峰入冥髣髴虹蜺盡識旌旗之色依稀星月皆分弧矢之形

宋蘇軾昆陽城賦曰淡平野之靄靄忽孤城之如塊風吹沙以蒼莽悵樓櫓之安在橫門豁以四達

故道宛其未改彼野人之何知方偃僂而畦菜嗟夫昆陽之戰屠百萬於斯須曠千古而一快

增須唐符載新廣雙城門頌曰鍾陵古城隘不工麗譙隊之廢崇墉右貊作鎮寢前蹤中央砥平詭蒙籠巖城朝旦日曈曈高開四門車馬通此邦此績垂無窮敢紹華藻揚清風

增銘後漢李尤京師城銘曰天險匪登地險丘陵帝王設險乾坤是承　唐呂溫東周城銘曰文王受命肇興西土周公作洛始會風雨居中正本招統開祚盛則駿奔京則夾輔二霸之後時無義聲大夫長弘言抗其傾

坐名諸侯廣崇王城雖微遠猷實被令名位臣之本委質定分爲仁不卜臨義不問興亡理亂在德非運罪之違天不可以訓　又三交降城銘曰韓侯受命平在朔易北方之强制以全策宣漢橫塞揭茲雄壁如三嶋龍躍出大澤並入襟帶各閉風雷俯視陰小仰看昭回一夫登陴萬里洞開日晏秋盡纖塵不來　明李攀龍肥城縣城銘曰天不可升地險丘陵維休維戚肇自中丞倚嵫如天設治承視之則崇岡連阜捷若神化迴合叢

城

增序唐與人關名新州新城門頌序曰城於防春秋書之重時也城於斷與人誦之美功也大唐庚辰歲岳鄂觀察使鄭公前牧於斷春始佩銅虎符是年蔡人不恭民大愁恐若寇暴至是邦也夙昔無事城隍不張頹壞堞僅爲平野公乃度舊址量客土備畚鍤嘯丁壯勃焉而興於是謹刀布以索力考鼛鼓以蕩氣嚴進退以設令立師伍以程課烝徒雷呼萬鎚星飛誅情聲勞閒無留時凡甲子五旬即卒然城成矣墉高三雉門容兩轍門臺睥睨霞翬雲截如崇山斷岸邈不可窮議金湯者我居首焉

增晉蔡邕議曰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守邊之衛李牧善其略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

增記唐楊夔歙州重築新城記曰遠而望之則疊巘層巒屹如天設治而視之則崇隅連堞捷若神化迴合叢城記曰以三歲之績易數百年因循之陋崇墉屹然周五十里一百六十五步橫度之基五丈九尺高度之四丈而睥睨七尺堅若埏埴直若引繩惟我沛京氣象宏

偉平廣四達岡阜絡轉隱磷地中若龍盤虎伏睨而四據渴河限其北漕渠貫其內氣得中和土號沃衍霏煙屯雲映帶門闕望之者知其為天子之宅周世宗廣而新之逮此百二十有五年矣睚主營於無為圖於弗用取羨卒共其力兵不踰一萬分部者六版幹遞遷番鋪貫序創機輪以登土為鐵疏以固溝擊於丙方環於四決度功五百七十九萬有奇所省者十之三其作怡然其成裕然人不及計士不及議而城以全新奏矣　明張四維京師新建外城記曰易垂設險守國之文詩有未雨桑土之訓帝王城郭之制豈以勞民所以固圉宅師以隆王者居重之威以奠下民安土之業以絕姦宄觀觀之念此固聖人因時之政不得不然者酮

櫓一

原釋名曰櫓露也露上無覆屋也　孫子兵法曰攻城之法修櫓枴楯具器械三月而後成　增說文曰城上望樓戰陣高櫓車皆曰櫓　綱目集覽曰櫓通作楯城上守禦樓也　史記列傳曰江河為陰泰山為櫓

合辭事類曰邊方備寇作高土曰櫓櫓上貯薪蒿至聚火相告即今之嚮櫓也

櫓二

原陸機洛陽記曰洛陽城周公所制城上百步有一樓櫓外有溝渠　增唐馬燧傳曰設一門為譙櫓　宋史曰郭廷瓚初仕周世宗為樓櫓戰權左右廂都監　又曰李繼先為高陽關行營都監於易州平塞軍長城口至高陽為望櫓七所樂烽以候警急　又曰荊嗣鄣於莫州城下領百人斧敵望櫓邀擊屢敗之　又曰程琳判大名度要害繕脩城隍增守禦備植雜木數萬曰異時樓櫓之具可不出於民矣　遼史曰南京析津府城方三十六里崇三丈衡廣一丈五尺敵樓戰櫓具　金史曰侯小叔駐樂李山寨聚兵畏偪夜半攻城以登焚樓荊南至襄陽與宋兵戰屢勝之遂為梯登樊城焚樓櫓勇冠三軍　又曰蔡公直從諸軍南伐至隆興宋軍突出城門逆戰公直敗之追抵城下遂踰壕拔木焚其樓櫓　增信錄曰陳勝與李文忠議以諸暨新築一城不可日樓櫓度地去諸暨六十里許五箇營豪柵靡不畢具　明選部侯傳曰都督同知孫岳建文中充鳳陽守將靖難兵起大修戰守器械所為戰艦樓櫓戈甲皆有法

櫓三

增 蒙韁入　畜禦登宋史自固獻王均叛城陷郡以城月城以悉焚其樓櫓樓石均突圍而遁元史曰查剌從征圍南京城堅如鐵畜長禦大呼登西南角推其飛樓登

花木叢植　旅葆四垂

李山樓城陳設十種叢植各數百株

中有戈船樓船各數百艘

矛刁角悉垂旛旄旅

葆者盛以翠羽之飾

知遼州秦葛其城樓櫓雉堞皆施

曰于先臣請沉原五州為

樓船上建樓櫓戈船上建戈船曰昆明也

西京雜記曰昆明池

櫓上

雉堞何

飾者

汴京藻飾　鳳陽堅完

閭閻奏黃其規一撤而方之如

飾高萬然無棄時之堅模矣

折向時陽堅安皆衝道

堅完非攻不下淮安有事

舟共濟事可立

定鎮居節

創百步之制　標三城之功

上見前

洛陽記

奏葺　堯臣請徹

了翁奏

又翁

李華輔公翔碑路以

三城既就表木譙樓

水上言家昂見前谷鎮衆流寇退三

樓臨白太上樓櫓事答火

櫓四

原 賦晉歐陽建登樓賦曰登茲樓以遐眺闕曾軒以高眄仰天空之綿邈俯平原之曠衍嘉春之令節悅和風之微扇傍觀八隅周覽四垂面孤立之峻峙俎曲岸之修崖植桂樹以成列插垂柳之差差寫目忽以終日情悵悵而忘疲

淵 鮑昭蕪城賦曰版築雉堞之殷井

宮一

源 釋名曰宮穹也屋見於垣上穹隆然也 增 說文曰宮室也 周禮曰王后以陰禮教六宮注前一後五人一宮九嬪一宮二十七世婦一宮八十一御妻一宮凡百二十人 又曰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 又曰喪服凶器不入宮 考工記曰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 源 毛詩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宮 又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禮記曰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 又曰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 增 禮記注曰宮謂之室室謂之宮 爾雅鄭箋曰天子之宮加以庫雉 孝經援神契曰布政之宮在國之陽上圓下方八窓法八風四閤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重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旬七十二牖法七十二候 史記封禪書曰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 又天官書曰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 漢五行志曰左氏以爲西宮公宮也東宮太子所居 魏志曰孔晏又奏曰禮天子之宮有斷鼇之制無朱丹之飾宜循禮復古 綱目前編曰蘇氏演義云宮中也言處都邑之中也 墨子曰聖人作爲宮室之法高足以避潤溼中足以禦風寒上足以待霜雪牆高足以別男女故以便生不以爲樂也 呂覽纂曰巧匠爲宮室爲圓必以規爲方必以矩爲平直必以準繩 淮南子曰崑崙之山上有鴻宮 又曰孟秋之月天子西宮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鐘 源 楚辭九歌曰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 增 楚辭曰璋瑛雜於甌室兮牆麾與孟娵同宮 源 神異經曰東方有宮青石爲牆高三仞左右闕高百丈畫以五色門有銀牓以青石碧鏤題曰天地長男之宮西方有宮白石爲牆五色元黃門有金牓而銀鏤題曰天地少女之宮中央有宮以金爲牆門有金牓以銀鏤題曰天皇之宮南方有宮以赤石爲牆赤銅爲門闕有銀牓題曰天皇中女之宮北方有宮以黑石爲牆題曰天地中男之宮東南有宮以黃石爲牆以黃牓碧鏤題曰天地少男之宮西北有宮以黃銅爲牆題曰地皇之宮 十洲記曰青丘山上有紫宮天真仙女多遊於此 又曰方丈山上有琉璃宮 風俗通曰自古宮室一也漢來尊者以爲帝號下乃避之也 增 黃圖

曰后宮在西秋之象也秋主信故宮殿皆以長信長秋爲名　眞誥傳曰方諸宮天仙上眞之宮室也　王嘉傳注師古曰三宮天子太后皇后也　玉海曰貢禹云古者宮室有制牆塗而不琱木摩而不刻　後漢霍諝傳注曰天有紫微宮是上帝之所居也王者立宮象而爲之兩觀謂闕也

宮二

增 及家周書曰乃命少昊請司馬鳥師以正五帝之宮　莊子曰頷頊得之以處元宮　王人君恭敬之宮

曰黃帝有合宮以祀昊　增 蓋錯傳曰五帝神明處於宮

法宮之中明堂之上　六韜曰帝堯王天下宮垣屋室不崇觀榱桷不斲茅茨徧庭不剪　梁任昉述異記曰帝舜都鄄門古宮存焉宮前有堯臺舜館銘記古文莫有識者　王子年拾遺記曰虞舜時南海之國獻毛龍一雄一雌故置蔡龍之宮　原 世本曰禹作宮室　增 論語曰禹吾無間然矣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唐韋溫傳門周文王爲太子雞鳴問安西宮　原 大戴禮曰周時德澤和洽萬茂大以爲宮柱者名曰萬宮　呂氏春秋曰武王勝殷清箕子之宮　增 左傳椒舉曰康有酆宮之朝　注酆在始平鄠東有酆水酆宮在鄠東南諸侯朝宗於酆　原 穆天子傳曰天子升於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　列子曰周穆王時西胡國有化人來王執化人之袪騰而上天與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實爲清都紫微也　增 王子年拾遺記曰穆王東巡大騎之谷指春宵宮集諸方士仙術之要時已將夜王列瑠膏之燭遍於宮中　竹書曰穆王西征崑崙丘見西王母其年西王母來朝賓於昭宮　穆天子傳曰甲寅天子作居范宮以觀桑者乃飲於桑中　漢桓驎西王母傳曰西王母所居宮闕在龜山春山西都之都崑崙之圃閶風之苑有城千里玉樓十二　左傳曰季文子以鞍之功立武宮非禮也　春秋曰九月考仲子之宮　左傳曰號公爲王宮於蛚文公作王宮於踐土　原 趙絕書曰美人宮周五百九十步土城者句踐所習教美人西施鄭旦宮室　方言曰吳有館娃之宮　增 左傳曰子產云銅鞮之宮數里　銅鞮宮晉之離宮其廣數里　原 孟子曰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　說苑曰楚使使聘齊齊王享之梧宮使者曰大哉梧乎王曰江海之魚吞舟況大國之樹也　史記曰驪子之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　漢書曰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　倚猶也言懸法於其上也　增 史記穆天子傳曰

居宮無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　又曰奉毋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實之　三輔舊事曰阿房宮東西三里南北五百步庭中可受十萬人車行酒騎行炙千人唱萬人和置鉤人十二於宮前　史公傳曰漢興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於魯南宮　高帝紀曰上破黥布軍於會甀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　漢書曰武帝元封六年冬幸雍回中春作首山宮　又曰立祠神人於交門宮若有拜者作交門之歌　又曰幸河東之明年正月鳳凰集枍梁設枍於所集處得五實起延壽宮

又曰柏梁災越巫勇謂帝曰越國有火災復大起宮室以厭勝之於是起建章宮為千門萬戶　東觀漢記曰帝遣單于饗賜作樂百戲上幸離宮臨觀　漢武帝故事曰上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之建章未央長樂三宮皆輦道相屬棟飛閣不由徑路　又曰有鼎湖宮宜春宮谷口宮　三輔故事曰桂宮周匝十里內有光明殿走狗臺土山縈複道橫北度從宮中西上城至神明臺　三輔黃圖曰長安有夜光宮望遠宮昭臺宮葡萄宮竹宮棠梨宮扶荔宮資陽宮長平宮

五柞宮　漢宮闕名曰長安有長樂宮未央宮長門宮鼓簧宮承光宮林光宮宜春宮池陽宮長平宮黃山宮望仙宮長楊宮集靈宮萬歲宮延壽宮祈年宮通天宮駃騠宮長樂諸宮或在中或在外或在城或在城西北或在城東北或在城東南或在城西南或在城西或在城西北或在城東或在城東北或在城南或在城西南或在城北或在城東南或在城西北或在城南或在城西南或在城北或在城東南或在城西北或在城南或在城西南或在城北或在城東南或在城西

鋪黑綈之幕器服乘輿皆尚黑色　又曰漢安帝好微行於郊坰或露宿起帷宮皆用錦罽文繡　原魏略曰大秦國城中有五宮相去各五十里宮室皆以水晶爲柱食器亦然　初學記曰案敘昔堯有貳宮（帝王世紀曰堯見大舜處於嵩高之陽有鑵宮見莊子）周有萬宮（見史記）鄭宮春宮（見史記王所居宮）秦有蘄年宮信宮梁山宮（見史記並始皇所居）漢有沛宮甘泉宮龍泉宮太一宮思子宮後漢有南宮北宮胡桃宮（見漢記東觀）魏有鄴宮（見魏略）吳有太初宮昭明宮（見吳志）此諸宮皆範金合土而爲之以爲貴也（見禮記）亦猶天文之有紫宮文昌及五宮（見史記天官書）神僊之有金玉琉璃宮矣（見卜商洞冥記）　增逸鑑曰吳主權詔徙武昌宮材修建業宮有司奏故宮歲久恐不堪用宜下所在通伐權曰大禹以卑宮爲美今軍事未已所在賦斂若更通伐恐妨農業武昌材瓦自可用也　晉張華傳曰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畫地成圖左右屬目帝甚異之　原王隱晉書曰高堂隆刻鄴宮屋材云後若千年當有天子居此宮惠帝止鄴宮治屋者土剝更泥始見刻字計年正合　增齊書曰高祖永明元年車駕幸青溪舊宮設金石樂在位者賦詩　南部煙花記曰陳後主爲張麗華造桂宮於光昭殿後作圓

門如月障以水晶後庭設素粉屏風庭中植一桂樹麗華被素袿常梳凌雲髻時獨步於中謂之月宮　隋文帝本紀曰開皇十三年詔營仁壽宮於岐州之北使楊素監之封德彝爲土木監於是東山堙谷以立宮殿崇臺累榭宛轉相屬　大業雜記曰自東都至江都二千餘里每兩驛置一宮計離宮四十餘所　會要曰高祖以秦王有克定天下之功建弘義宮以居之　唐書曰太宗將幸九成宮姚思廉諫曰離宮遊幸秦皇漢武之事固非堯舜禹湯之所爲也　又曰高宗幸萬年宮水暴至辭仁貴大呼以警宮內　唐書列傳曰帝造奉天宮御史李善感上疏極言時人喜之謂爲鳳鳴朝陽居處卑濕曰王者必據高明燭幽隱先皇所以因龍首而建望春也　唐順宗紀曰順宗爲太子嘗侍宴魚藻宮張水戲綵艦宮人爲棹歌衆樂間發德宗歎甚顧大子曰今日何如太子謝訖好樂無荒以對　宋陶穀清異錄曰蜀主孟昶高祖晚年作以畫屏七十張開百紐而關之用爲寢所　楓窗小牘曰壽山艮嶽在國之艮位嶽之正門名陽華亦號陽華宮　金圖經曰金主亮欲都燕遣畫工寫京師宮室制度濶狹修短令左相張浩輩按圖修之　金史曰大定初宮女

内

宮三

焉徵宮 北極天一太一帝座天宮徵宮北極天一太一鉤陳後宮也 史記天官書曰北宮上詳宮二

元武 一名玄武亦名龜蛇 漢書高祖七年長安蕭何修未央宮上詳宮二

六星 五潢為春秋又曜鉤曰雖戴文昌宮六星曰文昌宮史記天官書曰咸池為五潢輔黃圖曰有上詳宮二

未央 望仙 望儀 集靈 集靈臺下

步高 望遠 步高輔黃圖三年起望仙臺高二十丈上有九室望儀臺其下有渾天儀候日影以定晷漏

長樂 本秦興樂宮漢高帝七年更名 西安記曰漢武帝建元三年起長樂宮其下有鐘室

懸圃 在崑崙山上 淮南子曰崑崙之山或上倍之是謂懸圃

養德 西京雜記曰太液池中有漸臺高二十丈名曰養德臺

曜華 三輔黃圖曰曜華宮漢武帝造以處趙婕妤

張旗 顏師古曰張旗以為候也 漢書曰乾封元年張旗於寢宮之庭

昭臺 可圖曰瑤光貫月感女樞於此 房之宮生黃帝下詳宮二

馭娑 逍遥 上詳

綵嶺 顯慶二年置 又曰綵嶺宮在陝州城南五里唐朱家山東鄭州西北

原唐 顯慶年置 獻頌 製銘 七年獻大鍾銘曰通鑑目錄

八區 唐書九成宮本隋仁壽宮更名 黃圖曰武帝時有八區宮

九成 增成合歡 林披 香鳳凰鸞鵲等殿 作歌 度曲 音律當於此度曲也

象天極 帝德 祠太一 太一於此 乾位 甘泉就乾位也

隋十宮 林修洞 高跨阜 隨地形置 為並 隋煬帝立 仁壽宮 仁壽春風秋月冬冰夏雪 天極閣 閣上有銅仙人掌承露盤 迎夏 迎夏風於此宮 宜春 大趙 宇紹書舍有春 今宜春 苑內 苑內有 宜春 宮 慕容 熙造 遵宮 慕容熙記曰武帝為七寶牀設於桂宮嫌人謂之曰寶牀 寶床 寶床 黃書曰武帝後元 寶 桂 桂宮 二年幸盩厔五柞宮張晏 曰有五柞樹以宮名 逃夏 逃夏風於此宮 申 君所 造後殿屋以處 下詳宮二

萬柱 崇黎 並詳宮二 四寶 五

大夏 長秋 王莽改皇后宮名 昭仁 弘義 皇后宮名 積翠 凝華 作仙人掌玉承露盤 館娃 思子 成帝為趙飛燕 相賀 詩如舞子口大廈 飛 相賀 雅喻子口大廈 飛燕之義故以為 大夏 長秋 王莽改皇后宮名 昭仁 弘義 皇后宮名 積翠 凝華 作仙人掌玉承露盤 館娃 思子 成帝為趙飛燕

凌波 飛山 在崑崙山上 承光 搖景 在崑崙山上 綺岫

也山歸碣宮回洋宮九里宮松林宮楓林宮大富宮小宮光分宮是曰十宮地理志曰龍

朝後皇帝在禁苑東大明宮居大明宮之西內神龍元年曰太極宮東北隅曰東內本永

安宮在皇城東南隅注曰大明宮以備太上清暑興慶之東關元初置十四年增廣之

南西接宮城之東北隅曰東內本永安宮九年曰大明宮以備太上清暑興慶之東關元初置十四年增廣之

遂河夾穀水森大都宮殿考曰興龍宮中建小直殿引河分東其下焚以白石兩京記曰

上陽宮西有西上陽宮中穀水架虹橋以通往來

準乾坤引陰陽晉記曰趙

王獻長門園上大悅更名賣太平園上平用郭甘泉園丘華宮雖因山藉水無下見上

林徐賢妃傳曰正觀中言事徵入禁掖門至采女鉤連中書筆微之作列岸修廊在於

方塘門內古之陂也疊拳埋堦皆在深水小女走入橫城門閣入仁軌謂之內臯仁軌

之作列岸修廊在於埋堦之外第方朝謁無不親也唐紀曰貞觀元年秋八月黃鵠羣

集苑中帝紀曰始元元年秋八月黃鵠羣集上林昭帝紀曰始元元年秋八月黃鵠羣

集上林苑中公卿上壽引漢書大此時儀禮注曰宮公有牖戶之異作上準乾坤下順人

情中發水架虹橋以通往來傳曰人之所以濟曰景引參陽也

仗宮望拜郊祀如雲如雲者三志曰玉兆上宰用郭甘泉圜丘

居處無常

宮增成宮增成宮有修成宮修成宮有長安宮長安宮有廣陵宮廣陵宮有甘泉宮甘泉宮

在甘泉也宮

蒲宮在前輦道相屬傳曰楚公子勤築蒲宮於前輦道以屬乎宮

高大爲貴豐約折衷禮以高爲貴者天子大夫五尺士三尺

車宮輦門

宮二門林之一名曰棄雷之聲四闕八窓千門萬戶方朝傳曰一門萬戶

正體毓德宅心儲神

以宅心儲神玩意昭曠

退居長門會朝長信

責十餘年而無子元光五年冊曰皇后失序惑於巫祝飛退居長門宮東方朔傳曰武

朝長信宮注曰長信宮在皇城東南隅曰東內本永安宮也

在堙墀外入鉤盾中

四年造鑿桂宮鳳闕北臨駕道仁軌謂之內臯仁軌之作列岸修廊在於堙墀之外第

方朝謁無不親也唐紀曰貞觀元年秋八月黃鵠羣集苑中帝紀曰始元元年秋八月

黃鵠羣集上林苑中公卿上壽引漢書大此時儀禮注曰宮公有牖戶之異作上準乾坤下順人

情中發水架虹橋以通往來傳曰人之所以濟曰景引參陽也

因山藉水傍澗依

王獻長門園上大悅更名賣太平園上平用郭甘泉園丘華宮雖因山藉水無下見上

林徐賢妃傳曰正觀中言事徵入禁掖門至采女鉤連中書筆微之作列岸修廊在於

方塘門內古之陂也疊拳埋堦皆在深水小女走入橫城門閣入仁軌謂之內臯仁軌

以宅心儲神玩意昭曠

貴十餘年而無子元光五年冊曰皇后失序惑於巫祝飛退居長門宮東方朔傳曰武

朝長信宮注曰長信宮在皇城東南隅曰東內本永安宮也

在堙墀外入鉤盾中

於滻也唐紀曰貞觀元年秋八月黃鵠羣集苑中帝紀曰始元元年秋八月黃鵠羣

集上林苑中公卿上壽引漢書大此時儀禮注曰宮公有牖戶之異作上準乾坤下順人

情中發水架虹橋以通往來傳曰人之所以濟曰景引參陽也

因山藉水傍澗依

王獻長門園上大悅更名賣太平園上平用郭甘泉園丘華宮雖因山藉水無下見上

林徐賢妃傳曰正觀中言事徵入禁掖門至采女鉤連中書筆微之作列岸修廊在於

方塘門內古之陂也疊拳埋堦皆在深水小女走入橫城門閣入仁軌謂之內臯仁軌

以宅心儲神玩意昭曠

貴十餘年而無子元光五年冊曰皇后失序惑於巫祝飛退居長門宮東方朔傳曰武

朝長信宮注曰長信宮在皇城東南隅曰東內本永安宮也

在堙墀外入鉤盾中

於滻也唐紀曰貞觀元年秋八月黃鵠羣集苑中帝紀曰始元元年秋八月黃鵠羣

集上林苑中公卿上壽引漢書大此時儀禮注曰宮公有牖戶之異作上準乾坤下順人

情中發水架虹橋以通往來傳曰人之所以濟曰景引參陽也

因山藉水傍澗依

王獻長門園上大悅更名賣太平園上平用郭甘泉園丘華宮雖因山藉水無下見上

林徐賢妃傳曰正觀中言事徵入禁掖門至采女鉤連中書筆微之作列岸修廊在於

方塘門內古之陂也疊拳埋堦皆在深水小女走入橫城門閣入仁軌謂之內臯仁軌

以宅心儲神玩意昭曠

貴十餘年而無子元光五年冊曰皇后失序惑於巫祝飛退居長門宮東方朔傳曰武

朝長信宮注曰長信宮在皇城東南隅曰東內本永安宮也

在堙墀外入鉤盾中

於滻也唐紀曰貞觀元年秋八月黃鵠羣集苑中帝紀曰始元元年秋八月黃鵠羣

集上林苑中公卿上壽引漢書大此時儀禮注曰宮公有牖戶之異作上準乾坤下順人

情中發水架虹橋以通往來傳曰人之所以濟曰景引參陽也

因山藉水傍澗依

王獻長門園上大悅更名賣太平園上平用郭甘泉園丘華宮雖因山藉水無下見上

林徐賢妃傳曰正觀中言事徵入禁掖門至采女鉤連中書筆微之作列岸修廊在於

方塘門內古之陂也疊拳埋堦皆在深水小女走入橫城門閣入仁軌謂之內臯仁軌

以宅心儲神玩意昭曠

貴十餘年而無子元光五年冊曰皇后失序惑於巫祝飛退居長門宮東方朔傳曰武

朝長信宮注曰長信宮在皇城東南隅曰東內本永安宮也

在堙墀外入鉤盾中

於滻也唐紀曰貞觀元年秋八月黃鵠羣集苑中帝紀曰始元元年秋八月黃鵠羣

集上林苑中公卿上壽引漢書大此時儀禮注曰宮公有牖戶之異作上準乾坤下順人

情中發水架虹橋以通往來傳曰人之所以濟曰景引參陽也

因山藉水傍澗依

王獻長門園上大悅更名賣太平園上平用郭甘泉園丘華宮雖因山藉水無下見上

林徐賢妃傳曰正觀中言事徵入禁掖門至采女鉤連中書筆微之作列岸修廊在於

方塘門內古之陂也疊拳埋堦皆在深水小女走入橫城門閣入仁軌謂之內臯仁軌

以宅心儲神玩意昭曠

貴十餘年而無子元光五年冊曰皇后失序惑於巫祝飛退居長門宮東方朔傳曰武

朝長信宮注曰長信宮在皇城東南隅曰東內本永安宮也

在堙墀外入鉤盾中

於滻也唐紀曰貞觀元年秋八月黃鵠羣集苑中帝紀曰始元元年秋八月黃鵠羣

集上林苑中公卿上壽引漢書大此時儀禮注曰宮公有牖戶之異作上準乾坤下順人

情中發水架虹橋以通往來傳曰人之所以濟曰景引參陽也

因山藉水傍澗依

王獻長門園上大悅更名賣太平園上平用郭甘泉園丘華宮雖因山藉水無下見上

林徐賢妃傳曰正觀中言事徵入禁掖門至采女鉤連中書筆微之作列岸修廊在於

方塘門內古之陂也疊拳埋堦皆在深水小女走入橫城門閣入仁軌謂之內臯仁軌

以宅心儲神玩意昭曠

貴十餘年而無子元光五年冊曰皇后失序惑於巫祝飛退居長門宮東方朔傳曰武

朝長信宮注曰長信宮在皇城東南隅曰東內本永安宮也

在堙墀外入鉤盾中

於滻也唐紀曰貞觀元年秋八月黃鵠羣集苑中帝紀曰始元元年秋八月黃鵠羣

集上林苑中公卿上壽引漢書大此時儀禮注曰宮公有牖戶之異作上準乾坤下順人

情中發水架虹橋以通往來傳曰人之所以濟曰景引參陽也

因山藉水傍澗依

王獻長門園上大悅更名賣太平園上平用郭甘泉園丘華宮雖因山藉水無下見上

林徐賢妃傳曰正觀中言事徵入禁掖門至采女鉤連中書筆微之作列岸修廊在於

方塘門內古之陂也疊拳埋堦皆在深水小女走入橫城門閣入仁軌謂之內臯仁軌

以宅心儲神玩意昭曠

貴十餘年而無子元光五年冊曰皇后失序惑於巫祝飛退居長門宮東方朔傳曰武

朝長信宮注曰長信宮在皇城東南隅曰東內本永安宮也

在堙墀外入鉤盾中

於滻也唐紀曰貞觀元年秋八月黃鵠羣集苑中帝紀曰始元元年秋八月黃鵠羣

集上林苑中公卿上壽引漢書大此時儀禮注曰宮公有牖戶之異作上準乾坤下順人

情中發水架虹橋以通往來傳曰人之所以濟曰景引參陽也

因山藉水傍澗依

王獻長門園上大悅更名賣太平園上平用郭甘泉園丘華宮雖因山藉水無下見上

林徐賢妃傳曰正觀中言事徵入禁掖門至采女鉤連中書筆微之作列岸修廊在於

方塘門內古之陂也疊拳埋堦皆在深水小女走入橫城門閣入仁軌謂之內臯仁軌

增作游成陽漢地理志曰昔堯作游成陽注作游者言爲宮室游止之處、隱蔽之言周禮曰婦人編寢以待王之燕息是爲至尊所居之稱

人曰殿人掌王之內外內外皆有門禁非其人不得入

重屋四阿禮冬官匠人

淖陽木蘭在昉述異記曰木蘭川在淖陽江中多木蘭樹昔吳王闔閭植

林蘭於此用

構宮殿也

細腰宮

山堂肆考曰古楚宮在夔州府巫山縣楚襄王所遊地宋黃庭堅至長樂宮使梁國士衆築甬道潮大謂之細腰宮是也

堅有石刻

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其西武庫正直其東未央宮在其西北陽傳曰樂毅孝王上書願賜之地

在

頹賜容車地

史記曰栲栳里于幸葬於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年是

智則栲栳里

漢建章宮

三輔黃圖曰元封二年甘泉房中產芝九莖

黃圖曰元封二年甘泉房中產芝九莖

宮引前爲從東門入更名東又門

神爵翔集

又曰神爵元年萬歲宮南門

甘泉產芝

漢書百官公卿表曰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屬官有廟令

太常掌宗廟禮儀

少府言作甘泉宮中爲臺室臺天地

太乙諸鬼神而置壇祠之

日武帝嘗從董仲舒言祭具以致天神

主置酒宮室明時

宮遊戲北宮駕千乘於是上爲寶太

居處部

宮

三

后漢建章宮在西北承水東臣

置酒北宮

東方朔傳

致天神

漢郊祀志曰

武帝用齊人

神爵翔集

漢書百官公卿表曰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屬官有廟令

祠黃老

祠黃帝於北宮九年曰石勒

水漂巨木

載志曰石勒欲營鄴宮先

廬山三宮

謝靈運廬山賦序曰元興之初遁迹匡山南障之表人跡不及次

宮在懸崖之表人跡不及次

宮七宮在懸崖之表人跡不及次

宮在半嶺

宮在山巖下兩邊有雉陽溝有石壽馬夾道相對下宮

朝望三朝

唐書憲宗紀后傳曰玮小祖位后

意欲廢

宮成

宮成宮中爲壽或崇歲時慶佛事環佩之聲滿宮

宮在禁苑

宮在禁苑之及是霖雨從中山西北梁水漂巨

宮在禁苑之及是霖雨從中山西北梁水漂巨木百餘萬積於

宮前勒大匠謂公卿曰諸卿知吾天

宮前勒大匠謂公卿曰諸卿知吾天意欲作

宮前勒大匠謂公卿曰諸卿知吾天意欲作

宮前勒大匠謂公卿曰諸卿知吾天意欲作

王維奉和賈舍人早朝大明宮詩曰絳幘雞人報曉籌尚衣方進翠雲裘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日色纔臨仙掌動香煙欲傍袞龍浮朝罷須裁五色詔佩聲歸到鳳池頭　又敕借岐王九成宮避暑應教詩曰帝子遠辭丹鳳闕天書遥借翠微宮陽窓雲霧生虛牖松上風泉入鏡中林下水聲喧笑語巖間樹色隱房櫳仙家未必能勝此何處吹簫向碧空　杜甫奉和賈舍人早朝大明宮詩曰五夜漏聲催曉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朝罷香煙攜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欲知世掌絲綸美池上於今有鳳毛　王建上陽宮詩曰上陽花木不曾秋落水穿宮處處流畫閣紅樓宮女笑玉簫金管路人愁慢城入澗橙花發玉輦登山桂葉稠曾讀列仙王母傳九天未勝此中遊　又過綺岫宮詩曰玉樓傾倒粉牆空重疊青山遠故宮武帝去來羅袖盡野花黃蝶領春風　李商隱吳宮詩曰龍檻沈沈水殿清禁門深掩斷人聲吳王宴罷滿宮醉日暮水漂花出城　又成宮詩曰十二層城閬苑西平時避暑拂虹霓雲隨夏后雙龍尾風逐周王八馬蹄吳岳曉光連翠巘甘泉晚景上丹梯荔枝盧橘沾恩幸鸞鶴天書溼紫泥　劉滄望未央宮詩曰

渭水如飛出綠楊舞席歌塵空歲月宮花春草滿池塘香風吹落天人語綵鳳五雲朝漢皇　吳融華清宮詩曰四郊飛雪暗雲端惟此宮中落便乾綠樹碧簫相掩映無人知道外邊寒　宋謝翱過杭州故宮詩曰禾黍何人爲守閽落花臺殿暗銷魂朝元閣下歸來燕不見前頭鸚鵡言　金章宗宮中詩曰五雲金碧拱朝霞樓閣崢嶸帝子家三十六宮簾幕捲東風無處不楊花　明高啓迎駕還宮詩曰鳴蹕聲中曉仗迴錦裝馴象踏紅埃半空雲影看旗動滿道天香識駕來漢酎祭餘自之才

增　歌梁劉孝威行幸甘泉宮歌曰漢家迎夏畏避暑甘泉宮裏起離宮棧車鳴里鼓駟馬駕相風校尉烏桓騎待制樓煩弓後旌猶五柞前箭度九嵕才人豹尾內御酒屬車中輦迴百子閣扇動七輪風鳴鐘休衛士披圖名後宮材官促校獵涼秋戲射熊　隋煬帝江都宮樂歌曰揚州舊處可淹留臺榭高明復好遊風亭芳樹迎早夏長堤青草送餘秋漾潭桂楫浮青雀果下金鞍躍紫騮綠觴素蟻流霞飲長袖清歌樂戲州

【附】曲 唐王昌齡春宮曲曰昨夜風開露井桃未央前殿月輪高平陽歌舞新承寵簫外春寒賜錦袍 韓翃漢宮曲曰五柞宮中過臘看萬年枝上雪花殘綺窓夜閉玉堂靜素綆朝穿金井寒

【增】詞 唐李白宮中行樂詞曰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樓巢翡翠金殿鎖鴛鴦選妓隨雕輦徵歌出洞房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 又曰盧橘爲秦樹蒲萄出漢宮煙花宜落日絲管醉春風笛奏龍吟水簫鳴鳳下空君王多樂事還與萬方同 又曰繡户香風暖紗窓曙色新宮花爭笑日池草暗生春綠樹聞歌鳥青樓見舞人昭陽桃李月羅綺自相親 又曰水綠南薰殿花紅北闕樓管歌聞太液鳳吹繞瀛洲素女鳴珠珮天人弄綠毬今朝風日好宜入未央遊 顧況宮詞曰玉樓天半起笙歌風送宮嬪笑語和月殿影開閒夜漏水晶簾捲近秋河 王建宮詞曰蓬萊正殿壓金龍紅日初生碧海濤開著五門通北望柘黃新帕御牀高 又曰金殿當頭紫閣重仙人掌上玉芙蓉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雲車駕六龍 李洞編嶺宮詞曰春日遲遲春草綠野棠開盡絮風香玉編嶺宮前鶴髮翁猶唱開元太平曲 元葛邏祿通賢宮詞曰廣寒宮殿近瑤池千樹長楊綠影春報道夜來新雨過御溝春水已平堤 周憲王

元宮詞曰月宮小殿賞中秋玉宇銀蟾素色浮宮裏猶思舊風俗鵾鵜長笛序梁州 薩都剌宮詞曰清夜宮車出上陽紫衣小隊兩三行石闌干外銀燈過照見芙蓉葉上霜 王蒙宮詞曰南風吹斷采蓮歌夜雨新添太液波水殿雲廊三十六不知何處月明多

【增】賦 漢司馬相如長門宮賦曰下蘭臺而周覽兮步從容於深宮正殿堀以造天兮鬱並起而穹崇閒徙倚於東廂兮觀夫靡靡而無窮擥玉户以撼金鋪兮聲噌吰而似鐘音刻木蘭以爲榱兮飾文杏以爲梁羅丰茸之游樹兮離樓梧而相撐施瑰木之樽櫨兮委參差以槺梁時髣髴以物類兮象積石之將將 【原】漢劉歆甘泉宮賦曰軼凌陰之地室過陽谷之秋城迴天門而鳳舉躡黃帝之明庭冠高山而爲居乘崑蒲而爲宮按軒轅之舊處居北辰之閎中背共工之幽都向炎帝之祝融封巒爲之東序緣石閣之天梯桂木雜而成行芳脅鬱之依依翡翠孔雀飛而翱翔鳳皇止而集梧甘醴湧於中庭兮激清流之潺湲黃龍遊而蜿蟺兮神龜沈於玉泥離宮特觀接比相連雲起波騭星布彌山高巒峻阻臨眺曠衍深林蒲蘆涌水清泉芙蓉菱荇蘋繁豫

章雜木梗松柞械女貞鳥栩桃李棗梠泉賦曰遂遂離宮般以相燭兮於是大廈雲譎波詭椎嵯而成觀仰矯首以高視兮目冥眴而無見正亂盪以弘惝兮指東西之漫漫徊徊以湟湟兮魂眇眇而昏亂據軒轓軒石周流兮忽坱圠而無垠翠玉樹之青蔥兮鮮馬犀之璘瑞金人仡仡其承鍾虡兮嵌巖巖其龍鱗揚光曜之燎爞兮垂景炎之炘炘配帝居之懸圃兮象太乙之威神洪臺崛其獨出兮概北極之嶕嶕列宿運施於上榮兮日月繞經於枕旁雷鬱律於巖突兮電倏忽於墻藩鬼魅不能自逮兮半長途而下顧歷倒景而絕飛梁兮浮蜮蠑而撇天左槐棨而右元冥兮前熛闕而後應門陰西海與幽都兮涌醴汩以生川蛟龍連蜷於東廙兮白虎敦圉乎崑崙滲流於高光兮溶汸洸於西清前殿崔嵬兮和氏珍瀹抗浮柱之飛榱兮神莫莫而扶傾閌閬閬其寥廓兮似紫宮之崢嶸駢交錯而曼衍兮猥崔嵬乎其相嬰後漢班固賦西都曰其宮室也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據坤靈之正位倣太紫之圖方樹中天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圜壞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列梵榜以布翼荷棟桴而高驤雕玉璟以居楹裁金辟以飾璫發五色之

宮

在焉

原

觀卞蘭許昌宮賦曰入南端以北眺望景福之嵯峨飛棟列以山峙長途遷以委蛇見槾檻之交錯都陽焉之承阿轉捩轉以相因若流風之揚波木無小而不礧材靡隱而不華懿采色而發越璋巧飾之繁多雙轅承枌丹梁端直明窓列布綺井疊嶷其陰則有望舒涼室義和温房隆冬御絺盛夏重裳同一宇之深邃致寒暑於陰陽修欄檻於階砌崇棟拂乎昊蒼綺組發華翡翠生光丹草周漫盡木成行非窈窕之至貴孰能升於斯堂坐金人於闇閤列鐘簴於黃庭天禄軒翥以揚怒師子奮拂而負楹珍果數葩蘭芷垂榮百辟照曜

飛響應聲扣角則春氣至彈商則秋風征歷神芝之峻觀幸安昌之巍巍進歌舞之秘伎絶世俗而入微與七盤之遞奏觀輕捷之翩翻或遲或速乍止乍旋似飛鳧之迅疾若翔龍之游天趙女撫琴楚媛清謳秦箏慷慨齊舞絶殊衆技並奏捷巧驕奇千變萬化不可勝知樂戲閑遊觀足登承光坐華幄論稽古反流俗退虚偽進敦樸實賢良賤珠玉豈必世而後仁在時主之所欲

又楊修許昌宮賦曰於是儀北極以構榛希形制乎太微□□□□□□結雲閣之崔嵬植神木與靈草紛翁蔚以參差爾乃置天臺於庶角列執法於西南築舊章之兩觀緻長廊之步櫩重閨禁之窈窕造華蓋之幽深儉則不陋奢則不淫黎民子來不督自成於是天子乃具法服戒羣僚鐘鼓隱而雷鳴鸞蹕嘈而響起暮鴈高低徊天行地止以入乎新宮臨南軒而向春方負黼扆之屏風憑玉几而按圖書想往昔之興隆　北齊邢子才新宮賦曰擬二儀而構路寢法三山而起翼室何大厦之虧虧一躡四海力餘氣盈爰覽德水至於人庶遺雷行焱馳一躡四海力餘氣盈爰覽德水至於人庶遺智天不愛杜石城金墉屹立亭峙則又經廣輪度棟宇爾其狀也則瓌譎崛奇瀾漫陸離嵯峨崔嵬巖豸差若密雲之乍舉似鵬翼之中垂布菱華之與蓮蒂咸反植而倒施若承露而將轉似含風而欲披土成黼畎木

之間而氣候不齊嬪妃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於秦朝歌夜弦爲秦宮人明星熒熒開妝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轆轤遠聽奇不知其所之也　宋祠天行地止以入乎新宮臨南軒而向春方負黼扆之屏風憑玉几而按圖書想往昔之興隆　北齊邢子才新宮賦曰君王佩乾符安坤靈封岱禪云亭則政宜房宮賦曰君王佩乾符安坤靈封岱禪云亭帝之府於是楩柟豫章華喧靈龍鸑鷟鳳凰鸛川流浩長歌神哉沛君心和惠去喜至無所後加可謂樂矣　王仲寶南都賦

曰作曜華之宮擬阿房與林光鬱正殿之崒蕞巍然起乎中央散形彩而淪漪漸復煒煒以煌煌鷁虬龍於金極作矯首以騰驤軒騫翥於飛甍欲乘風而下翔歷太階之實砌駢辟瑛與玉璫光陸離而眩目足幾往而徜徉旁有曲室後連洞房叫窈窕窈窕仰不見陽列方疏而散騎玉女晛而悠颺　明黃佐乾清宮賦曰其爲狀也豐融曼衍揭業崢嶸緜緜莫莫橑流交婴邏穹窿以閶壯亘砰磷而靖寞畎欽赫以崴嵬倏巖良而翕淳茗菀紅綠於天漢紛攢羅而混成璚琳俶儻不可殫形悅兮忽兮橛膠葛騰九閎接耀嵬之威神幹璇璣而綽高明羌跰

躚以輷輷磈陳棟其若鶚翻乃脅泰階之三重遵軌涂之蠖曲釣陳綴橫以迮衢路道駮騤而延屬仰而瞻之若罥龍之蜿蟤引抶尤而噴若木頫而複之若巨蘧之舄舄巖連九埏而迫百谷閶殿般紛以離立珠煩黃以相燭函絪縕之元氣文炳炳之彪彪增城與縣圃昔傳聞而今驗曠其上則觚稜高標金爵翅翹琬璃鱗鱗劃突出沒扶桑此菲來以榮旬始荏菥拽梁千樓而致極棚若神扶羅萬户而窺天藐如化立離乎斗杓覺冥冥而阿閣翬絢景而翻碧寥其下則釦砌瑶砌石平左城承以峻基廣以夷石盤以蛟螭塗以朱碧巢若崑崙鎮真南極前勞繒綾磅礴即即其中則

縣縣房植眈眈層覆梅梁揭宇藻井承潘櫨楹標栱修棪曲校飛梴浮柱支撐環句題鄂衡薇以霞張桷棟婷婀而霓紃傍天蟜以紺閫遠沛艾以赴螭上瓏麗以互經下神欽而騰湊玉繩倚柂於奧宦瑶光爛朗於突牖轉櫨度閫蝼略鴻溶網户羅錢金鋪瑣窓五采爭勝流煙走虹辟門洞開璀璨玲瓏流蘇縣璫招搖從風文鏡曲瓊燧燧雍雍雝雝未夜光之飾與灝氣而相通談蕩蕩以窅窈忽眇眇而寘濛窈五城而張六幕終紛員而莫窮其外則輦路纚連繚垣周迴複道遐阪達於平臺元厲黃碩間以攻現菟菟蔓蔓倩垂楊大樓永巷迤邐是爲

總衛乃顧二門葉葉將將日精月華左右相望鸞儀鶴舒駐轡而驟重閨逾延開閣陰陽試舉其名則維百福與千祥杏騁鶩以容窗隣重櫚而攀天梁

序唐王勃九成宮頌序曰分閣井而圖芯陰奏星而耀阯仙都密邇猶連上苑之扃靈宮蕞然直透崇岡之曲即喬基於碉逈利存斯干固棋木於虞衡規同涯日梁千樓而致極棚若神扶羅萬户而窺天藐如化立離堂早照曒日笼光於綺窓谷殿宵深歸雲約影於重牖珉房砥室畫栱相望綠岫紅巖雕襯出轉飛檐於秀粤上出重宴蔭反宇於迴谿下臨無地紅葩熠熠的垂倒

井而披文金鎖銀鋪接重扃而炫色華瑞壁散挂明月於崇朝密網珠連落奔星於已曙丹梁發秀彩翥虹文皓鮮凝鮮光涵昼氣銅龍對霤接飛泉而瀑流鐵鳳連甍素還磯而停立至若氣清乾步景霽山維柄緊論於崇崇列朱霞於複樹瓊枝累道移燄文桃碧樹周阿光搖鏤檻靜籟惟丁泪啓穆羽村和蕭坻墀而天臨纖塵不動寒儀有睟蓬萊與滅暖俱榮羣后多歡羅辞共醉裾合賞巖花落砌綴龍扆而成文卓荣文軒拂鷺旗而追影

漢王褒甘泉宮頌曰甘泉山天下顯敞之名處也前接大前後臨北極左襟仁鄉右望素域其宮室也仍巖葺而爲觀據抗岸以爲臺階壅波瀾而鱗坻軌道列以遠邐賢除罟之麗靡覺堂殿之巍巍徑落莫以差錯編玭瑁之文槐鏤蟠龍以造蟠采雲氣以爲楣神星羅於題鄂虹蜺往往而繞旃縵條忽其無垠意能了之不誰窮想睟王之優游時娛神而歆從坐鳳凰之堂聽和鸞之聲臨麒麟之域驗符瑞之貢詠中和之歌讀太平之頌

宋孝武帝巡幸舊宮頌曰陛皇敬眷永慕徐京列裝商野動軫丹庭榮和首律景澤開華林坰發色川郊引泉沿派逕衍登阯迴懸踐域負外即宮臨山思申陵

洛分瑶水花踰珠林鄭庭未遠塗山有娶都宥穆宇克乾步徙蓋帝屋光總大猷允歸天祿宋歐陽修會聖宮頌曰惟此園陵先后之宅既宅且安后來游止弗宮弗室神何以驩廼相川原乃得善地地高惟丘廼以荊灼廼訊龜寶龜告曰猷帝命家臣之來事而事惟寅一毫一絲給以縣官無取於民家臣之來役夫萬名三年有成宮伐翼翼在陵之側須后來格有門有宇有廊有廡有庭有序殿兮眈眈廡兮嚴嚴庭兮植植鉤盾虎戟容衛以飭聖靈威神馭其宮肅然

記唐裴素重修漢未央宮記曰嘗因勝日聿思閑遠
倦大厦之講習想鮮原之遊衍乃命法駕備宮馭細草
迎輦神飈引衣超然肆行遊適自得視往昔之遺館覆
漢京之餘址於是名左護軍中尉志弘楫之曰此漢遺
宮也其金馬石渠神池龍闕往往而在吾欲崇其頹基
建斯餘構勿使華麗罹舊規而已於是命工度材審
曲面勢裁成法度以就斯宮攢櫨栱窓玉石碧瓦龍錯
層軒鳥跂崇墉粉靜旋題月照舒廊四注以雲委隆臺
分據而山屹蟠虹蜿蜒鱗動梧桷蹲獸却騁姿雄欄檻
宏袤乎谿達跨臨乎涇渭綠竹凝遠繁松蔭深奇樹流
光丹墀迴遠於是闢戲馬之廣場開遠目之閒館天地
景新山川勢重迴大華之秀氣列終南之翠屏九嵕巀
嶭而固護八水分流以縈帶而又揚太液之波綠周帝
之垣原隰成文丹素含華翼樓杳以分張雄虹直而中
時神機一發廟若懸寓祥煙瑞彩鬱鬱蔥蔥瞻迴途以
下濟撫璇璣而高視見秦川風物漢原邊迤感前王興
廢知稼穡艱難吾君用此鏡是非閑思慮豈獨資耳目
縱遊玩也

宋王曾諫作玉清昭應宮疏曰自經始以來庇徒
斯廣葺他山之石相屬於道途伐豫章之材遠周於林
麓累土陶甓揮鍤運斤功極彌年費將鉅萬臣以爲今
之興作有不便之事五焉所創立宮規制宏大凡用材
木莫匪梢楠般運赴宮尤傷人力此未便之事一也過
者方畢封崇頗煩經費今茲興造尤費資財雖府庫之
中貨賮山積奈之下工徒子來然而內帑則積代之
蓄藏百物盡生民之膏血雖極豐盈尤宜重惜此未便
之事二也今雙闕之下萬衆畢臻暑氣方隆作勞斯甚
其或鼠竄郊鄽狗偷都市有一於此足貽厞憂此未便
之事三也臣謹按孟夏無發大衆無起土功無伐大樹
今肇基下築衙冒鬱蒸傚擾厚坤乖違前訓此未便之
事四也臣竊聆中間特命之文有清淨育民之誡今所
修宮闕蓋本靈篇而乃過興剖掇之功廣務雕鏤之巧
雖屢殫於物力恐未協於天心此未便之事五也伏望
遽思回慮懲往念來詔將作之官息勤苦之衆輟寧羣
品對越高穹如此則遐邇宅心人祇快望必若光昭大
瑞須建靈宮將畢相勞聿爰成績則臣敢效愚計亦可
必行但能損彼規模減其用度止敦樸素無取瑰奇俾
四海之內知陛下愛重民力之意豈不美歟

後漢李尤永安宮銘曰合歡黃堂中和是遵舊廬
悵本新果暢春後臺集道俾司辰曹業廣德以協天

人萬福來眇鼎娛永欣

原 表樂沈約爲柳惲州世隆上舊宮表曰舊宮蘊靈千古合祥百代萬祇相社八神籍宅事超昔甸義邁雄宮故能蓋道於天階命帝閎於睿路實樹開琉璃寫極

增 文元表梅與瞿宮上梁文曰旭日蒼龍崔帝京之積翠層霄彩鳳沈阿閣之飛煙成少廣之居盛極東朝之禮陛下茗嚴沿湯都謂神遊秦初當廣警儀之宇而養以天下爲訴是樂之宮庶民子來百堵皆作彩宇周遭於禁雉實華流曳於驂軨臣石繕完奢龜告

吉舉修梁於地上川岳無華成巨構於城中雲霞得色敢伸舊頌屬贊良辰

殿一

增 釋名曰殿典也 說文曰殿堂之高大者也 蘇氏演義曰殿共也取衆屋擁從如軍之殿 漢書曰丹地以丹泥塗殿上地也 莊子曰入殿門不趨 顏師古曰古者屋之高嚴通呼爲殿不必宮中也 西京賦注曰天子殿高九丈階九齒各爲九級

原 風俗通曰殿堂象東井形刻作荷菱荷菱水物也所以厭火 摯虞決疑要注曰凡大殿乃有陛堂則有階無陛也左城右平者以文軾相亞次城者爲階級也九錫之禮納陛以登謂受此陛以上殿

增 摯虞決疑要注曰殿堂之上唯天子居牀其餘皆鋪幅席席前設筵凡天子之殿東西九筵南北七筵

殿二

增 玉海曰秦孝公強盛時大築冀闕由是天子殿初見商子定分篇臣侍殿上兵陳殿下後載史記荊軻傳大抵秦制也

原 秦始皇本紀曰始皇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

增 郭憲洞冥記曰景帝坐崇蘭閣見赤氣如煙霧來

蔽户牖上有丹霞翡翠而起乃改崇蘭閣爲翡翠殿

漢書曰漢宣帝幸河東考之明年鳳凰集上林乃作鳳凰殿以答嘉瑞

拾遺記曰漢成帝好夕出遊幸造飛行殿方一丈選羽林之士負之以趨

漢書曰班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召見宴昵殿中誦說有法拜爲中常侍時上方向學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　東觀漢記曰明帝欲起北宮尚書僕射鍾離意上書諫出爲魯相後起德陽殿殿成百官大會上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不得成此殿　范曄後漢書曰中平二年復修玉堂殿

漢官典職曰德陽殿周旋容萬人激洛水於殿下　三輔黃圖曰長樂宮有臨華殿神仙殿鳳闕門未鳥殿增城殿宣室殿永明殿鳳凰殿飛雲殿昭陽殿鈞臺殿合歡殿蕭何曹參所造未央宮有麒麟殿椒房殿　又曰長樂宮前殿宣德殿通光殿高明殿漢宮閣名曰長安有臨華殿神仙殿鳳闕門未鳥殿增城殿宣室殿永明殿鳳凰殿飛雲殿昭陽殿鈞臺殿合歡殿蕭何曹參所造未央宮有麒麟殿椒房殿　又曰長樂宮前殿宣德殿通光殿高明殿　

似直然詐也豈不知此殿我所營乃曰煬帝耶對曰臣但見璃宮瑤臺非受命聖人所爲帝益重之　又曰太宗謂侍臣曰今天下無事惟須守此成功以養百姓因詣殿而言曰安百姓者如造此舍經始斯畢安可改移若易一棟增一瓦良工捨墨揉其樂棟取壞益多　景龍文館記曰中宗令諸學士入甘露殿其北辟列書架前有銀硯碧鏤牙管銀函盛紙　通鑑曰開元十三年上與中書門下及禮官學士宴於集仙殿上曰仙者憑虛之論朕所不取賢者濟理之具今與卿曾合宴宜更名曰集賢　泊宅編曰唐含元殿前龍尾道凡詰曲七轉由丹鳳門北望宛然龍尾下垂於地　會要曰開元十六年唐昌公主出降有司進儀注紫宸殿行五禮石柱闕施敬本等上疏曰紫宸殿者漢之前殿周之路寢不所以負黼扆正南屋謹案國朝諸侯人臣至敬之所猶元極可見不可僭而升也　金鑾密記曰天寶初賀知章見李白文歎曰子謫仙也言於元宗名見金鑾殿論當世事　長安志曰天寶六載改溫泉爲華清宮殿曰九龍以待上浴曰飛霜以奉御寢曰長生以備齋祀　會要曰德宗謂裴延齡曰所居浴堂殿一棟將厭念易之未得也延齡請以本分錢治殿數十猶不乏

況一棟哉　唐書曰李絳常盛夏對延英殿帝汗浹衣絳欲趨出帝曰朕宮中所對惟宦官女子欲與卿講天下事乃其樂也　通鑑曰楚王希範作九龍殿刻沈香爲八龍飾以金寶長十餘尺抱柱相向希範居中自爲一龍其幞頭展角長丈餘以象龍角　春明退朝錄曰宋朝文德殿曰外朝凡不簪笏官曰起焉是謂常朝垂拱殿曰內朝宰臣以下并武班曰起焉是謂常起居每五日文武朝官并赴內朝謂之百官大起居　聞見前錄曰太祖受命之初即遣使開西京大內按以改作既成坐萬歲殿洞開諸門端直如引繩歎曰此如吾心小有邪曲人皆見於　玉海曰太宗於禁中建清心殿藏圖籍以資游覽視朝之暇日讀太平御覽三卷有蒼鶻飛止殿之鴟尾遽掩卷而去興日語侍臣宰相宋琪曰好學所感也　綱目曰仁宗皇祐元年御寶岐殿觀刈麥謂輔臣朕作此殿不欲植花木而欲種麥庶知稼穡之不易也　宋史曰大慶殿設祈福道場高若訥奏曰大慶殿非行禮不御非法服不坐國之路寢也豈可聚老釋爲清漫哉　太清樓侍宴記曰會春閣下有殿曰玉華玉堂之側有御書殿榜曰三洞瓊文之殿　玉海曰淳熙四年名侍讀史浩錫宴澄碧殿抵莫送以金

蓮燭宿玉堂直廬　又曰孝宗皇帝開便殿於禁垣之東名曰遴德規模壯爲陛一級中設漆屏書郡國守相名氏羣臣有圖方略來上可采者棲以辟以備觀覽　遼史營衛志曰四時各有行在之所謂之捺鉢冬捺鉢有壽寧殿皆木柱竹椽以檀爲蓋彩繪韜柱錦爲壁衣加緋繡額又以黃布繡龍爲地障窓櫺皆以檀爲之傅以黃油絹　遼史曰暉宗詔翰林待詔陳升爲南征得勝圖於上京五鶯殿　攬轡錄曰金朝北京營制宮殿其屏扆窓牖皆破汴都輦致於此汴中宮匠有名燕用者製作精巧凡所造下刻其名及用之於燕而名已先見　金史五行志曰大定五年大安殿楹產芝其色如玉　又世宗紀曰大定七年敕有司宜示以儉德不當與至尊宮室相侔乃罷之　元掖庭記曰元肇建內殿制度精巧題頭刻螭形以檀香爲之螭頭向外口中銜珠下垂珠皆五色用綵金絲貫串負柱融滾霞紗爲猊怒目張牙有欲動之狀瓦滑琉璃與天一色朱砂塗壁務窮一時之麗殿上設水精簾階琢龜文繞以曲檻皆白玉石爲之又有紫檀殿以紫檀香木爲之光天玉德七寶瑠光通雲凝翠廣寒等殿不能

出五色瑞光園囿如日正當御座終日不收　遵聞錄曰文皇將營北京宮殿時有神木出四川馬湖山中命禮部尚書潘賜齎香帛往答神休聞山呼聲若三踴歸奏上命立石記之　春明夢餘錄曰皇極殿九間中爲寶座座傍列鎮器兩壁列大龍櫥中貯三代鼎彝每遇正旦冬至聖壽則御焉　翰林記曰宣德三年名尚書蔣義等同遊東苑前至一殿金碧煜爛其後瑤臺玉砌環植花卉前有二石左如龍翔右若鳳舞奇巧天成

殿三

敬法　含章東觀漢記曰明德馬皇后常有不安時在敬法殿東暇上令太夫人及兄弟得

入見洛陽宮殿簿曰太極殿近含章殿

增城疏圃上群殿二洛陽宮殿簿曰疏圃殿

在華林園中飛羽披香

又曰長安有披香殿鴛鴦殿飛

翔殿聽政宣德殿清暑以上並詳殿二

乾景福延休洛陽宮殿名見魏安昌殿延休殿

嘉德徽音九華百福式

玉堂銅柱漢宮闕名見玉堂殿銅柱殿

廣大也大夏殿也

戴輪焉宣室重檐漢舊殿名在未央宮中蓋在前殿之閒

離宮偃殿離宮別館二十六所輪奐

加木爲兩下

寢宇雲構金鋪

增艾泰合

歡會委曰天寶十載造交泰殿成遍賜百官有增城合歡等殿

鸞儀鵷德

過望門貴主聰爲劉后起鸞儀殿名見魏二京賦六典曰東都有儀鸞殿

和十年劉昕作指南車記里鼓卓於輦徒殿

飛雨

舍風飛雨門漢殿名見飛翔注

會要曰華微宮正殿在東門曰關曰藝微門曰朝陽殿名合華微殿殿名合

銅馬金鷺宸殿銅馬後漢殿名見殿二

會要曰元

金鷺等殿

朱雀赤烏

朱雀飛雲昭陽清宮有大夏長廈又曰昭

張皓以赤烏殿之南五代史曰開元

嚴正

端明集賢行此已廢正殿在東北光天

端明宮正殿崇教殿之北光

玉虹金露大都

玉虹金海內京雜記二年焚錦繢珠玉於前

武德文思

殿擬東宋潛曰顯慶元年奉詔於武德內

結綺凝芳

殿擬新書

題版

書屏世說補曰太極殿始成王子敬時爲謝公長史謝送版使王題之王有不平色謝後見王曰題之上

桂華蕙草前漢殿名見玉海

蕙草隋殿名見玉海

設紗帷施縫帳穆帝紀曰永和元年

設玉鉤飛金

玉海曰小殿垂白玉鉤金屑飛空如落雪

擬詩曰紅蘭燭正

紅蘭燭文帝安陽殿前天梁降

金屑琅璫

金屑琅璫繁金殿暖碧笑蕊

梁虹負檐壯王室廊帝居

東城詩曰小殿臨高蓋以五彩金閨

歐曰晉武帝泰始十年造太極殿名見飛翔注

鵠立鴟鳴侍東坡詩曰鵠立鴟鳴

端明殿上帝命善射者射之終日未能中

垂玉鉤飛金

原虹亘

梁虹負檐壯王室廊帝居

東城詩曰小殿臨高蓋以五彩金閨

焚錦繢設羅幃

玉海曰開元二年焚錦繢珠玉於前殿

海內京雜記曰晶室以繢珠金雕飾屏風

以繢珠金雕飾屏風

設紗帷施縫帳穆帝紀曰永和元年

擬詩曰紅蘭燭正

紅蘭燭文帝安陽殿前天梁降

出綠槐降朱李

昉述異記曰行殿栽綠槐文帝安陽殿前栽出綠槐

朱李入牧哦一數日不食

杜詩曰夜深宮殿突風動金環瑞

笑水宮秋

太后設飢帷於太極殿寶座前紗帳帝臨軒集上書中書爲

帝紀曰有司當奏太后臨軒元

對策山堂

山堂肆考曰翰苑在西安府城中

命直龍圖閣王廣淵

書洪範一篇於屏

校經

漢明帝舊集公卿有文學者八十人於此刊校經史

漢書曰成帝召直之上杜經

請雨拜日

湖廣傳曰陽嘉三年二輔大旱天子露坐

德陽殿東廂請雨

八年帝拜日於仁政殿

知砌珠櫳

造劇說錄曰含元殿圖初建爲基趾形

臥簷

組幘雜志五

梅梁楹柱

李武太元二

金史曰海陵營建

梁虹負檐壯王室廊帝居

東城詩曰小殿臨高蓋以五彩金閨

歐曰晉武帝泰始十年造太極殿名見飛翔注

鵠立鴟鳴侍東坡詩曰鵠立鴟鳴

端明殿上帝命善射者射之終日未能中

垂玉鉤飛金

原虹亘

焚錦繢設羅幃

玉海曰開元二年焚錦繢珠玉於前殿

海內京雜記曰晶室以繢珠金雕飾屏風

以繢珠金雕飾屏風

設紗帷施縫帳穆帝紀曰永和元年

擬詩曰紅蘭燭正

紅蘭燭文帝安陽殿前天梁降

出綠槐降朱李

昉述異記曰行殿栽綠槐文帝安陽殿前栽出綠槐

朱李入牧哦一數日不食

杜詩曰夜深宮殿突風動金環瑞

笑水宮秋

太后設飢帷於太極殿寶座前紗帳帝臨軒集上書中書爲

帝紀曰有司當奏太后臨軒元

對策山堂

山堂肆考曰翰苑在西安府城中

命直龍圖閣王廣淵

書洪範一篇於屏

校經

漢明帝舊集公卿有文學者八十人於此刊校經史

漢書曰成帝召直之上杜經

請雨拜日

湖廣傳曰陽嘉三年二輔大旱天子露坐

德陽殿東廂請雨

八年帝拜日於仁政殿

知砌珠櫳

造劇說錄曰含元殿圖初建爲基趾形

臥簷

組幘雜志五

梅梁楹柱

李武太元二

金史曰海陵營建

帷遂令冬施青布
夏施青紗帷帳

樓窗窈窕畫神仙西京雜記曰漢
雲光殿九華殿鳴鸞殿不在簿籍皆繁華窈窕之所樓
宿爲南史曰齊東昏爲潘妃起神仙永壽玉壽三
殿皆匝銷金玉其玉壽中作飛
仙帳四面繡綺窗間畫神仙接龍津臨瑶水晉文
獻詩曰水晶宮殿龍津瑶水鑄四鍾立二鶴宣和
畫譜曰晉明帝鑄四鍾皆受二千
貫文憲公摘撮曰講
閣名花觀瑞穀後周玉海
名花至金蕚殿名出西幸
京記不之又曰天聖
年八月於元具殿觀瑞穀
成帝元延四年行幸甘泉
黍口武德九年甘露降甘泉宮
於中華殿之廂未詳光侍講宣室受釐
小雅
奏絲竹置鼓吹天中記曰貞觀二十年七月
五品以上於晉霍殿練竹
居貴嬪宴命婦太平御覽曰晉有昭陽殿二殿
綰昌明西苞東綰居永明中興太后所居太后東宮
元年春正月以立太子宴百官及命婦於宣政殿
東筆入脫爲登官志曰起居郎舍人掌
殿下記事漢官儀曰尚書郎主
南郊奉太祖高皇帝配帝脽爲壇
造銅儀授玉冊命會要曰開元十三年新造銅儀成
置於武成殿前又
成殿前人元百察
導延壹冊至日上御宣政殿受冊
柳植槐楸古詩歌曰白楊
何晏景福殿賦曰植槐楸與梓
有嚴椅翠柏蒼松
列庭實禮志曰元日大
會之庭設宮座之榮設公卿
方貢獻列爲庭實
藻梲朱甍青綺彤軒綵柱文樓華梁壯麗之

規飛動之勢三間四表八維九隅靈光殿賦注宣室每三
間則有四表四角四方八維九隅中央爲九
上文山堂畫考曰承明殿在未央宮漢成帝時
有鷹揚雄文似相如者上名雄待詔
芝九莖神雀五采漢書曰金
池中又曰宣帝時雀五采以集
數甘泉太時殿中華光侍講宣室受釐
釐帝賜傅曰建事初
傳於華光殿之廂未詳光侍講宣室受釐
三公選通尚書柏君章句風有名者三公翠賜侍講
漢書曰文帝思賈誼貶長沙王太傅後
問鬼神之本事比四部書
宣因感鬼神設十部樂曰開元中
詔鑑曰貞觀十六年上及獻馴
等於乾陵前奏之十部樂者謂無
御相思鬼大樂雅樂
華亞設十二行風三調兩夏
時立見者駭爲神光降甘露零
雕梁綺棟錬檻雲櫳大業拾遺記曰觀
大業初造
錬檻百重窠拱千攢雲柱
編珠注見上文
蛟龍負山鵠鴻棲木數集
注見上文
天中記曰明皇
梁綺棟碧檻雲櫳之壯麗
珠窓綺戶玉除彤庭
延木翔禽
之友棲禽
玉綃羅帳琉璃屏風都賦曰王
忘歸后傳曰開成中正月望夜
獨處后奉觴迎壽
迎三宮太后奉觴迎壽
殿李綱之禮中官物公
堦皆此地也
列綵彤之繡桷垂琬琰之文瑞烈若鉤星
在漢煥若雲梁承天福殿賦
大壯於喬枝飛重簷以切霞
帝座于三辰衡天街之九達
鶱龍首而張鳳翼
擢一幹於千木規

芟樹顛而幸雲末 華恪玩殿賦見唐李
夕閉易寒暑而夏清冬溫 續見茨不剪衡室之工
猶與辟門既開總章之閣 華順晦明而朝啓
連閨闥洞開於黃道 朱熹星列鉤陳環映於紫垣 續見江淹築臺殿賦賀表 宋張寫棟雲

殿四

續 劒履上殿 史記曰蕭何
設樂陽明 會稽典錄曰嚴遵字子陵建武五年詔召
臨冠小侯 馬融傳曰融當吐
通經釋義 漢書曰尊
法太極曰水經注
前殿受策 朱博傳曰拜於
事京紀曰始於大極東門
弘傳曰能執元年於宮客
宗等初文思殿集瑤山玉彩
德殿也
有三殿而故名
大同玉芝 舊紀曰天寶七載三月大
殿柱生玉芝有神光照
殿詔百
延英巡對 唐書曰德
司長官二
言閣夫謂之巡對
握髮
殿宋陳彭年重修廣韻元年詔楊億等刊定
殿相傳云魯靈光殿筆記曰
錢塘人送謂
試八陣圖 王海曰慶曆八陣圖於荊
未喻通明 胡里傳曰張守真朝玉皇大
因焚香告曰通明之義
玉帝上昇金殿之光明照於金殿光明通
之光明照於帝身
方袖朵殿 史遊
國號年號先見

春明夢餘鎖曰漢之正殿曰洪武元之正殿曰洪武之大明後之周隋年號先見於此謂非定數也
殿名野說 山海經曰大極之山帝之下都多百步
更其名曰皇極大朝會正殿曰奉天殿世宗更有六極殿曰中極殿曰建極殿
蓋取共範之義漢者以火德王華蓋象天皇考所定旨意義不美請改仍舊
稽正獨不及殿名乞存之以表三年無改之義
環轉如蓋 藏龍舟鳳舸 金鑾退食筆記曰自
甫田集曰承光殿在太液池上圖
寢龍二深十六間藏龍舟鳳舸
詩梁簡文帝侍宴林光殿詩曰芳年留帝賞應物動天襟挾苑連金障分衢度羽林帷宮對廣被層殿過高岑風旗爭曳影雲鳥共生陰林光初轉帶池荷欲吐心
沈約侍林光殿曲水宴詩曰宴鎬銷玉蹕遊汾舉仙蛟榮光泛彩旌修風動芝蓋淑氣婉登晨天行餐雲旆帳殿臨春藥帷宮繞芳蓍漸席周羽鸞分墀引迴瀨穆穆元化深潛濟皇階泰壻御遺風軫遠侍瑤臺會 劉幸綿侍華光殿曲水宴詩曰薰祓三陽暮濯禊元已初皇心睠樂飲帳殿臨春渠豫游高夏詠凱樂盛周居復以焚林日丰茸花樹舒羽觴環堦轉清瀾傍席疏妍歌已嘆亮姬舞復紆餘九成奏絲竹百戲起龍魚 陳張正見重陽殿成詩曰周王興路寢漢后成甘泉共知崇壯麗迢遞與雲連抗殿疏龍首峻陛激天泉東西跨函

谷左右曠伊瀍百常飛觀竦三休複道懸拱鳥遥造日擇虬遠架煙雲棟疑飛兩風窓似望仙玉女臨芳鏡金璫映彩檬梅梁橫發藻蓮井倒披蓮雲光開御宿佳氣層祈年霜曆排空斷寒花映日鮮負扆憑宸極台司列象躔登臺誼大厦御氣響鈞天北斗承三獻南風入五弦奪歌鵾鵲右獸舞射熊前翔鵾仰不進燕雀徒聯翩

隋煬帝乾陽殿受朝詩曰新邑建嵩嶽雙闕臨洛陽圭景正八表道路均四方碧空霜華淨朱庭皎日光纓珮鏗濟濟鐘鼓何鍠鍠文戟翊高殿彩旄分修廊

江總侍宴瑤泉殿詩曰水亭通杪詣石路接堂皇野花不識采旅竹本無行雀驚疑欲曙蟬噪似含涼何言金殿側垂奉瑤池觴

又侍宴臨芳殿詩曰鍾箭自徘徊皇堂薦羽杯橋平疑水落石迴見山開林前瞑色靜花處近香來西巖傷撫夕北閣濫遊陪

牛弘乾陽殿受朝應詔詩曰恭已臨萬寓宴居御八埏作貢菁茅集來朝圭瓚連司儀三揖盛掌禮九賓虔重欄映如碎複殿繞非煙

唐李嶠甘露殿侍宴應制詩曰月宇臨丹地雲窓網碧紗御筵陳桂酎天酒酌榴花水向浮橋直城連禁苑斜承恩恣歡賞歸路滿煙霞

宋之問麟趾殿侍宴應制詩曰北闕層城峻西宮複道懸乘輿歷萬戶置酒望三川花柳含丹日山河入綺筵欲知陪賞處

空外有飛煙

杜甫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詩曰天門日射黃金榜春殿晴薰赤羽旗宮草霏霏承委珮爐煙細細駐遊絲雲近蓬萊常五色雪殘鶺鴒亦多時侍臣緩步歸青瑣退食從容出每遲

又紫宸殿退朝詩曰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晝漏稀聞高閣報天顏有喜近臣知宮中每出歸東省會送夔龍集鳳池

宋汪元量萬安殿夜直詩曰風咿紫詔下雲端千載明良際遇難金閣曉明天表近玉堂夜直月光寒宮木屢賜思榮重御宴時開禮數寬却憶元都人去後桃花零落倚闌干

明楊基奉天殿早朝詩曰雙闕翬飛紫蓋高日華雲影映松濤萬年青旛連枝橘千葉紅開並帶桃仗以玉龍銜寶玦珮將金兕錯銀刀乍晴風日忻妍美閶殿齊穿御賜袍

又曰錦襴編帽列金貂玉館龍旂拱翠華甘露欺霜凝煖液卿雲如蓋結丹霞鶯聲近隔宮中柳駿騎遥穿仗外花聖主直教恩澤遍香羅先到小臣家

文徵明清虛殿詩曰漢王游息有離宮璞閣朱扉迥還通別殿春風巢紫鳳小山飛澗駕晴虹圖雲芝蓋翔林表噴壑龍泉轉地中簡樸由來堯舜事故應梁苑不相同

又承光殿詩曰小苑平臨太液池金鋪約户鏁盤螭雲中帝座飛華蓋城上鉤陳繞翠旗景氣曾迴雙鳳闕青松猶有萬年枝從來清躅深嚴處開盡碧桃人未知

增曲唐劉長卿昭陽曲曰昨夜承恩宿未央羅衣猶帶御爐香芙蓉帳小雲屏暗楊柳風多水殿涼

增賦漢班固賦西都曰爾乃正殿崔嵬層構厥高臨乎未央經駘盪而出馭娑洞杪詣以與天梁上反宇以蓋載激日景而納光神明巃其特立遂偃蹇而上躋軼雲雨於太半虹霓迴帶於棼橑雖輕迅與飄狡猶愕眙而不能階攀幷幹而來半目眩轉而意迷捨櫨枅而卻倚若顛墜而復攡魂悅怳以失度迴迴遠而下低既懲懼於發望降周流以彷徨步甬道以縈紆又杳窅而不見陽排飛闥而上出若遊目於天表似無依而洋洋

漢李尤德陽殿賦曰開三階而參會錯金銀於兩楹入青陽而窺總章歷户牖之所經連壁組之潤漫雜虬文之蜿蜒爾乃周閣迴匝峻樓臨門朱闕巖巖嵯峨槩雲青瑣禁門廊廡翼翼蟲龍異密采珍綷達蘭林以西通中方池而特立果竹籬茂以蓁蓁鴻鴈沛薁而來集德陽之北斯曰濯龍葡萄安石蔓延棠籠橘柚含桃甘果成叢文榱曜水光映煌煌　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序曰魯靈光殿者蓋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之所立也遭

規矩應天上憲皆陬侔造化雲起嶔崟離樓三間四表八維九隅萬楹叢倚磊砢相扶爾乃懸棟結阿天窓綺疏圖洲方井反植荷渠發秀吐榮菡萏披敷綠房紫的窊垂珠雲桑漂梧龍楠雕鏤飛禽走獸因木生姿朱鳥舒翼以時衡騰蛇蟠虬而繞棟白鹿子蜺於楣極蟠蟠蜿蜒宛轉而承楣狡兎跧伏於樹側徐狡攀援而相追胡人遥集於上楹儼雅踞而相對神僊詭譎於棟間王女窺窗而下視圖畫天地品類羣生雜物奇怪山神海靈寫載其狀託之丹青千變萬化事各繆形隨色象類曲得其情上紀開闢遂古之初五龍比翼人皇九頭伏羲鱗

身女媧蛇軀洪荒樸略厥狀睢盱漸臺臨池層曲九城屹然特立的爾殊形高經華蓋仰看天庭飛陛揭孽緣雲上征中坐垂景俯視流星千門相似萬户如一巖突洞出遘連詰屈周行數里仰不見日　魏何晏景福殿賦曰立景福之祕殿備皇居之制度爾乃豐層覆之耽耽建高基之堂堂羅疏柱之汩越肅堁鄂之鏘鏘飛簷翼以軒翥反宇轙以高驤遠而望之若擣朱霞而曜天文近而察之若仰崇山而載垂雲爾乃開南端之窈達張筍簴之輪奐華鐘杭其高懸悍歌伎以儛陳爾其結構則修梁彩制下寨上奇桁梧複疊勢合形離赩如蜿虹赫如奔蜧皎皎白閒離離列鏡晃光內照流景外燭金楹磉列玉爲承跋青瑣銀鋪是爲閨闥溫房承其東序涼室處其西偏開建陽則朱炎蠲啓金光則清風臻清露瀼瀼漙水浩浩樹以嘉禾植以芳草悠悠元魚雚雚白鳥爾乃文以朱綠飾以碧丹黼以銀黃爛以琅玕清風翠而成響朝日曜而增鮮　韋誕景福殿賦曰瞻大廈之穹崇結層構而高驤脩棟迪以虹揭飛甍竦而鳳翔棷桷駢遍以星羅軒檻曼延而悠長伏應龍於反宇乘流猋以飄揚於是周覽升降流目評觀叢極負極飛檻承櫩桁梧綺錯棻桜鱗攢芙蓉側植藻井懸川望

舒涼室羲和溫房元冬則煖炎夏則涼總寒暑於區宇制天地之陰陽又有外城金狄狀詭貌殊安列於應門肅有容威若乃離殿別館棊若列星安昌延休清宴永寧美百號之特居嘉休祥之令名步雕輦以逍遙時容與於蘭庭又有敎坊講肆才士布列新詩變聲曲調殊別吟清商之激哇發角徵與白雪音咸靈以動物超世俗以獨絕然後御龍舟兮騁翠蓋吳姬權歌越女鼓枻詠採菱之清謳奏漾水之繁會　夏侯惠景福殿賦曰周步堂宇東西兼眄彩色光明棊烟流延素壁暎濛赫奕倩練爾乃察其奇巧觀其微形嶽岑紆曲盤牙欹傾或亞而相經若乃仰觀綺窓周覽菱荷流彩的皪微秀發華纖莖葳蕤順風揚波含光內燿婀娜紛葩曾檻外周棷桷內附或因勢以連接或那說以盤構於是乎飛閣連延馳道四周高樓承雲列觀若浮抱朝露之華精漱醴泉之清流　宋孝武華林清暑殿賦曰若夫瑤榭未清瓊室流炎薰風夕烈熾景晨嚴高寮廢寫遊衢輟駿思延寒於夏堂豈徒聞於遺籌伊涼燠之可變粤在今之猶昔密昵林梁俯眺池藥起北阜而置懸湖沿西原而殿清暑編茅樹基採櫟成宇轉流環堂淨清淡室開

西檐而鑒斜月高東軒而望初日粤乃炎精待戒青祇將畢濯禊在辰風光明密婉祥鱗於石治儀瑞羽於林俯浮觴無屆展樂有時惟歡洽矣含歌受辭歌曰山懷風穹谷叶泉清澄遙分遠氣宜符深情兮應遥心促千里兮測雲天　劉義恭華林清暑殿賦曰構槃暑之清殿傍側景之西岑列喬梧以蔽日樹長楊以結陰醴泉湧於椒室迅波經於蘭庭叢芳芝以爭馥合百草以競鮮飾丹壤以和壁加琉椒以連城至於朱明在運籌夕晨寒堂涼結清觀風臻覽茲宇之靈緯啓曜情以寤神崇宮曲之妄擬高甘泉之足陳　何尚之華林清暑殿賦曰梁列雕刻之華櫳網户翠錢青軒丹墀若乃奧室曲房深沈冥密始知易循終焉難悉動微物而風生踐椒塗而芳流觸遇成宴暫遊縈匝却倚危石前臨滄谷終始蔭森激清引濁湧泉灌於堦陀遠風生於檻曲暑雖殷而不炎氣方清而含育哀鵾唳暮悲猿啼曉靈芝被崖儷華覆洛　楊李白明堂賦曰舉措採殷制酌夏步雜以代室重屋之名括以辰次火木之數壯不及奢麗不及素層簷屹其霞矯廣厦鬱以雲布掩日道過風路陽烏轉影而翻飛大鵬橫霄而側度近則萬木森下千宮對出烟乎碧光之堂炅乎瓊華之室錦爛霞駁星錯波湖瀲簫寥以飄颻宵陰鬱以增密舍佳氣之青蔥吐祥煙之鬱律九室窈窕五闥聯綿飛楹磊砢走栱賁絲雲楣立岌以橫綺綵桷攢蔣而仰天皓鮮畫朗朱熒晴鮮頹櫚名落倭窺宵漢翠楹迴合蟬聯汗漫眇茫宇之絶垠跨皇居之太半遠而望之赫煌煌以輝輝忽天旋而雲昏迫而窮之桀仰煥以照爛修山訛而碧撰跨蓬壺之海樓吞岱宗之日觀猛虎失道潛虬蟠梯徑通天而直上俯長河而復低玉女攀星於綱户金娥納月於璇題旋井綵錯以舒蓬天窓龜冀而衛覽　李華含光殿賦曰丕赫哉如翚如跂若會若離森修邃以宜儆悦業職而嚴藩觀曜衡陛激海竹漩瀠淪以無底奔雷觸山勢掉嶽而傾敧石鮫拖首於堂廡狀出雲而撐瑇瑁萬高之制靈丘上盤隣斗極之光曜通天漢之波瀾密鑿枘之吞吐吸山蔌而水攢建升龍之大旆邈不至於階端崢嶸顛下視南山焰燭無間七耀迴環儼欽赫以突兀攢闕弘以廬撥捧帝座於三

辰衡天街於九達進而仰之霧龍首而張鳳翼退而瞻之災樹顛而崒雲末嶷兮峨峨巨鼇載仙山而出滄波劃兮煌煌燭龍拆穹穴而臨北方排層城而廓帝居豁閶闔而面蒼蒼左翔鸞而右棲鳳翹兩闕而爲翼環阿閣以周墀象龍行之曲直夾雙壺之鴻洞啓重閨之呀絕趨堂塗而未半望宸居而累息惟上帝之欽明爰聽政而崇德去雕璣與金玉紬漢京之文飾熾丹艧於嶕嶢抗重霄而競色若乃熹微晨曒彤墀夜明雲薄萬栱風交四榮冬止其陽則釋褰而燠夏休其與則捐絺以清旅徵風而振響葉隆露而成聲懸櫨駢湊連柱舛列

複檻層綴高窓景燕鵾日翳而采連曜天開而中絕形持神而欲離足懷步而將跌貯昭訓之崇崇曒光範之晻晻　樊鏞明光殿粉壁賦曰煥北極而閒瓊室殷南風而生玉塵月桂低檐失蟾暉於五夜御柳垂砌惹絮色於三春達上下而明通晝夜之杲杲日昃之後慰天勤而暝遲風興之時副晨恩而曙早信可大而可久實永堅而永好懿夫榮雖待畫飾不至驕樫業以莫變洞閎華而自昭可使楚客具瞻羞持練而稱獻荊人仰止聿懷寶而來朝豈止光動玉戶氣射金屋秋露懷慙冬霜自伏蛾眉夜侍意瑶臺之已升王新曉臨茗瑞

雲之相逐而已哉　宋劉攽鴻慶宮三聖殿賦曰黎百圓而置楹兮度千仞以架棟擇一木於萬章兮顧餘美者猶衆般倕獲人之傳獻巧而林林兮莫不心競而賈用亘長廊其如城兮開重門其似洞棨拱棨其如星兮侏儒屹其承重閣陰房之密靜兮雖六月其必寒闢陽榮之故麗兮蓋中夜而已旦陟廣除而徑上兮每百尺而一級歷青珉之瑩滑兮曾不得而側立顧風雨之在下兮足以避夫燥溼良非人之力所爲兮宜鬼神之攸集　明李若琳三殿賜新賦曰寢居端拱穆然深思爰以爰續爰度爰著爰四序以向方拓幽儀而宏規揭八

表以提綱導九垓而布維黎星分於笑宿映黃道之赫曦魁奇巢斷名材於地脈晶牀盤載旁午丹運充斥紛河輸而海會肆丘蘊而嶽積雷動雲興紜紜繹繹乃羲和告良辰營緯計晝庶人道斤均人削墨精論巧思殫時力作蟻聚蜂羣砰砰磕磕鶩肚麗於崇朝覩崔嵬於信宿其正殿則皇極之尊嚴是萬國所朝宗而一人所臨軒也此中天以鬱起抗浮雲而上征激日景以納光耀丹碧於紫清含靈曜以欲翔望北辰而高興其中曰中極衡梧綺錯礱橫施懸綵虬於修梁躍蒼龍而翬翼璿題屈奇湛澹陸離或先勞以

作息或居安而慮危其後曰建極詰曲兮遂宇興突兮
祕室暑不溢燥寒不加栗辟璿星明華榱玉瑟木化螭
以檻樓雲而成裔或退思以恭默或名論乎丞弼莫不
肅肅或或亭亭翼翼輔以文昭武成之前芳廉以左閤
右闕之博敞遒天開以恩之玲瓏日華射旋題以激盪神虬虯於顧盼睫周流
而矚疏於時萬象維新三光以爽麗丹霞於碧霄散煙於蒼莽

增 序 唐王勃乾元殿頌序曰宸規相宅考周舊於靈都
睿覽思和獲秦餘於正殿羣臣列陛奏蕭相之遺模天
方內宗朝貢外示遐荒 陳徐陵太極殿銘曰夫粹蓋

于臨軒採荀卿之故事炎洲八桂遵仙栱於林衡層吠
五松委靈村於梓匠儻宮記範萬機抗九五之尊海嶠
移璿千藥省十家之費飛廉卷謁徵煙極而浮夢人翳
收津劃星墟而罷築瑤階百雉光懸實露之壇瓊扉萬
尋影絳榮霞之閣拖虹梁而四注星漢虧於上榮霊雲
棟而三休寒暑隔於中雷雕榴鶴企沓勢分規繡桷虬
彖殊形別起圓瑞布藻磬羽翬於狼泉方鏡披蓮孕化
瓌於盤浦芝樓對幄重傳五日之風芸閣列錢彩鍛三
旬之霧文疏罩迴陰兔息肩於綺寮翠幌籠霄陽烏鍛
翼於珠網禮隆按節下複掾而司階列缺施鞭代叢楹

而假道溫房停幸煦芳景於佳辰涼室乘閑凜徂暑於
火序金鋪夕照若帝圖之輝璞英實緻展懸類阿房之
聚銀燭

增 頌 唐王勃乾元殿頌曰望雲裁構籠宵建宇方鏡星
離圓璫月聚梓匠傾思林衡授矩畫栱棲煙文軒架雨
芝房疊翠桂廡流丹霞張萬戶霧葺千簷重扃駐爍洞
燗棲寒神加有敘昵入無端

原 銘 後漢李尤德陽殿銘曰皇穹垂象以示帝王崇徵
之則弘誕爾光大漢體天承以德陽崇弘高麗苞受萬
方內宗朝貢外示遐荒 陳徐陵太極殿銘曰夫粹蓋

黃旗揚都之王氣長久虎踞龍蟠金陵之地體貞固天
居爽塏大殿尊嚴高應端門仰模營室歸於有德譬彼
河圖傳我休明義同商鼎太極殿者法氏象元王者之
位以尊左平右城天子之堂爲貴往朝煨燼多歷年所
世道隆平宜其休復監軍鄒子度啓琱即日忽有一大
梓柱從流來泊在後諸岸嵯峨容與若漢水之傻槎搖
漾波濤似新亭之龍利孤拔靈山允彰天貺昔梁氏承
聖將圖繕修東廂窺江西胡犯蹕定之方中亟興師旅
揆之以日輒有災故是知秦人所止實漢祖而爲宮吳
都佳氣乃元皇而斯宅千櫨赫奕萬栱峻層植綠芰而

動微風舒丹蓮而制流火甘泉遠望觀正殿之崢嶸函谷遥看美皇后之佳麗信可以齊三光而示宇宙會萬國而朝諸侯爰命微臣乃爲銘曰雍師迴顧崔嵬德陽高揭太乙正暗瑤光莪巖柱赫流樟芙宮室佳哉令日御扆垂旒當朝靖躁樂備韶夏禮兼文質帝旅無誼王旗斯臨肅肅卿士邕邕承承天子萬齡

增 記明宣宗廣寒殿記曰萬歲山在宮城西北隅皆奇石積疊以成左右二道宛轉而上飛樓複閣廣亭危榭東西拱向最高者爲廣寒軼雲霞納日月天下之偉觀莫加於此矣

原 梁王筠上太極殿表曰四海爲家義存威重萬國來朝事惟壯觀憲北辰之居所正南面之尊貴繡楯鏤檻延曜光輝虬柱虹梁奇寶雲霧非許鄴之敢倫豈雍豫之能擬且工徒樂業庶民自競一勞永逸不日而成信可以宴樂百神朝覲羣后者矣臣遇荷寵榮祿秩優潤謹率丹款上表一千不足微申款懇

宋李劉賀皇帝御殿表曰祕殿鼎新昭鴻名而日燭宸居雖麗鱗龍儛以天臨風來南面之尊星拱北辰之所恭惟陛下體元居正圖大宅中福庶民以是訓之奚啻萬國以惟和之政盡力致美既畢夏禹之宮修政攘災

復考宣王之室棟取諸壯都轉而豐鶴聲既便於觀旂鶴鴈仍通於閒寢誕敷文德素觀舞羽於兩階載縋武功式燕躋堂之萬壽

增 文元徐世隆廣寒殿上梁文曰析木星臨士馬雄強之地瓊華仙島營帝王遊豫之宮蓋因前代規模便有內都氣象遠至干戈之載戢始令棟宇之量修壯夷而襲秦風鄙蕭相重成之設莫唐王去泰之心即廣寒之廢基應清著之故事徵開穀旦爰慰柏梁敢陳工誦之言庸代予來之詠 虞集東宮正殿上梁文曰玉冊金文既正重離之位桂宮蘭殿載新游宴之居蓋將別築嫡以繫人心所以敬儲闈而貳宸極於是少府獻圖冬官督役僦盡出內帑經費不煩大農萃梗概於豫章之材範模於斤斧般輸梓匠之技規模素定屋宇告成施繡柄華榱拱星辰於閶闔飛橋複道接雲氣於蓬萊

宮殿制造

原 唐構 觀材 增 大修 大營 大造 大起 通典曰修舊如舊曰修大改作曰營宋大興也是故謂營宋書大隊齊劉大人傳曰大造北宮漢書曰為武帝大興土功也

原 宗制規 遵王度 增 漢廣訓 由余笑 史記秦穆公使由余觀中國之侈曰此使鬼為之乎此傷民必矣由余歸以告公公以為憂乃與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辟遠服

一勞永逸 時維艱隙 民自子來 增 有司按圖

後宮付式 宋史曰建隆二年有司繪唐之制修後宮之圖命韓重贇等按其圖以聞

市木籃田 會要曰太和宮既成式宮人方二十一年公卿百官請修宮室以備臨幸從之

捉吃奪食 勞民費財 元史陳光遠諫曰大興土木勞民傷財臣知其不可

將作大匠之象 必考定星之期 雖欲克壯宏居 亦可式遵時制

宮殿奢

增 鑿沙 握土 漢書曰夏禁之時為長夜之宮於深谷之中物二旬不出聽政其後大風飄沙一夕填此宮谷 觀春秋說曰黃帝五色大石於大行殼城之上以觀四海百役驚興帝解自鑿石三公以下漢不履力

龍壇都鄴太武殿東西宮殿皆漆瓦金瑠銀榼金柱珠簾王辟寒極侈巧窮雅記曰德陽殿上設九金龍皆銜九子金鈴五色流蘇帶以綠紋紙級金銀花鏤每殿鈴鐶之聲動左右好風日晴飛光影照耀一殿

原 詭漢制跨周法 漢詭制宮下門萬戶建章

麗苑吳志曰俊王起新宮於大開之東南度九廣又大開城北作樓觀加極珠玉製以奇名又開城北為樓橫跨池水九二年大發士民治苑囿起土山於其上使人入山伐木以運之又於宮中為山谷之勢引水注其間為魚梁釣臺鑿池通渠以行輕舟又於苑內堆土為山使自山頂注水下流分為十二道轉動機輪晝夜各異

和氏璧 極華麗 塗壁刻畫裝飾窮極壯麗 後漢書曰梁冀大興第宅窮極土木

原 麟閣圖畫 漢書曰蕭何治未央宮因高顯以為闕壯麗甚設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

原 丹 雘 漢書曰文帝以慎夫人常衣綈履不加文飾以示天下

增 鑿池築山 疏廢劉敞 通鑑大宁山

原 極棟宇之規 隋百王之制

銅溝玉鑑 雕櫳綺窓 宋史曰太宗以太平興國二年大修宮殿又於宮中為小溪引玉泉注之

增 但取 匪雕 宋文選

無以加 人為則苦 漢書曰侈後世不以加奢後世無以加儉

楹刻桷 峻宇雕牆 傳曰山節藻梲

舊不翦 茅茨不剪 史記曰堯之時茅茨不翦采椽不斲

增 榮睟德 敦淳化 書曰敦德允元而化

木無雕 堂無文飾 漢書曰吳王宮殿雕文刻鏤

茅不翦 采不斲 茅茨不翦采椽不斲

無觀 不陋 晉文無觀臺而不陋

棬桷 素題 綱目曰棬桷不斲素題不枅

編蒲 編竹 春秋主曰公子翬以白狐與公子翬明曰昔唐堯居帝位茅茨不翦采椽不斲

增 崇不 崇不已 漢書曰文帝以治霸陵因其山不起墳不藏金銀為飾

增 行節儉 成康 書曰成王既伐管蔡商奄將營成周以為東都建康朝宴所臨止東西二門之外編竹以為牆雖地有奇草不除以為與民同利

原 夏禹 閻閭 史記曰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增 樸桷 素題 綱目曰樸桷不斲素題不枅

無觀 不陋 晉文無觀臺而不陋

棬桷 素題 綱目曰棬桷不斲素題不枅

編蒲 編竹 春秋主曰公子翬以白狐與公子翬明曰昔唐堯居帝位茅茨不翦采椽不斲

增 崇不 崇不已 漢書曰文帝以治霸陵因其山不起墳不藏金銀為飾

增 行節儉 成康 書曰成王既伐管蔡商奄將營成周以為東都建康朝宴所臨止東西二門之外編竹以為牆雖地有奇草不除以為與民同利

原 夏禹 閻閭 史記曰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增 樸桷 素題 綱目曰樸桷不斲素題不枅

之力 宮殿儉

原 詭漢制跨周法 漢詭制宮下門萬戶建章

麗苑吳志曰俊王起新宮於大開之東南度九廣又大開城北作樓觀加極珠玉製以奇名又開城北為樓橫跨池水九二年大發士民治苑囿起土山於其上使人入山伐木以運之又於宮中為山谷之勢引水注其間為魚梁釣臺鑿池通渠以行輕舟又於苑內堆土為山使自山頂注水下流分為十二道轉動機輪晝夜各異

和氏璧 極華麗 塗壁刻畫裝飾窮極壯麗 後漢書曰梁冀大興第宅窮極土木

原 丹 雘 漢書曰文帝以慎夫人常衣綈履不加文飾以示天下

增 鑿池築山 疏廢劉敞 通鑑大宁山

原 極棟宇之規 隋百王之制

銅溝玉鑑 雕櫳綺窓 宋史曰太宗以太平興國二年大修宮殿又於宮中為小溪引玉泉注之

增 但取 匪雕 宋文選

舊不翦 茅茨不剪 史記曰堯之時茅茨不翦采椽不斲

增 榮睟德 敦淳化 書曰敦德允元而化

木無雕 堂無文飾 漢書曰吳王宮殿雕文刻鏤

茅不翦 采不斲 茅茨不翦采椽不斲

無觀 不陋 晉文無觀臺而不陋

棬桷 素題 綱目曰棬桷不斲素題不枅

編蒲 編竹 春秋主曰公子翬以白狐與公子翬明曰昔唐堯居帝位茅茨不翦采椽不斲

增 崇不 崇不已 漢書曰文帝以治霸陵因其山不起墳不藏金銀為飾

增 行節儉 成康 書曰成王既伐管蔡商奄將營成周以為東都建康朝宴所臨止東西二門之外編竹以為牆雖地有奇草不除以為與民同利

原 夏禹 閻閭 史記曰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增 樸桷 素題 綱目曰樸桷不斲素題不枅

之力 宮殿儉

原 詭漢制跨周法 漢詭制宮下門萬戶建章

麗苑吳志曰俊王起新宮於大開之東南度九廣又大開城北作樓觀加極珠玉製以奇名又開城北為樓橫跨池水九二年大發士民治苑囿起土山於其上使人入山伐木以運之又於宮中為山谷之勢引水注其間為魚梁釣臺鑿池通渠以行輕舟又於苑內堆土為山使自山頂注水下流分為十二道轉動機輪晝夜各異

和氏璧 極華麗 塗壁刻畫裝飾窮極壯麗 後漢書曰梁冀大興第宅窮極土木

原 丹 雘 漢書曰文帝以慎夫人常衣綈履不加文飾以示天下

增 鑿池築山 疏廢劉敞 通鑑大宁山

原 極棟宇之規 隋百王之制

銅溝玉鑑 雕櫳綺窓 宋史曰太宗以太平興國二年大修宮殿又於宮中為小溪引玉泉注之

增 但取 匪雕 宋文選

舊不翦 茅茨不剪 史記曰堯之時茅茨不翦采椽不斲

增 榮睟德 敦淳化 書曰敦德允元而化

木無雕 堂無文飾 漢書曰吳王宮殿雕文刻鏤

茅不翦 采不斲 茅茨不翦采椽不斲

無觀 不陋 晉文無觀臺而不陋

棬桷 素題 綱目曰棬桷不斲素題不枅

編蒲 編竹 春秋主曰公子翬以白狐與公子翬明曰昔唐堯居帝位茅茨不翦采椽不斲

增 崇不 崇不已 漢書曰文帝以治霸陵因其山不起墳不藏金銀為飾

增 行節儉 成康 書曰成王既伐管蔡商奄將營成周以為東都建康朝宴所臨止東西二門之外編竹以為牆雖地有奇草不除以為與民同利

原 夏禹 閻閭 史記曰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增 樸桷 素題 綱目曰樸桷不斲素題不枅

之力 宮殿儉

原 詭漢制跨周法 漢詭制宮下門萬戶建章

麗苑吳志曰俊王起新宮於大開之東南度九廣又大開城北作樓觀加極珠玉製以奇名又開城北為樓橫跨池水九二年大發士民治苑囿起土山於其上使人入山伐木以運之又於宮中為山谷之勢引水注其間為魚梁釣臺鑿池通渠以行輕舟又於苑內堆土為山使自山頂注水下流分為十二道轉動機輪晝夜各異

和氏璧 極華麗 塗壁刻畫裝飾窮極壯麗 後漢書曰梁冀大興第宅窮極土木

原 丹 雘 漢書曰文帝以慎夫人常衣綈履不加文飾以示天下

增 鑿池築山 疏廢劉敞 通鑑大宁山

原 極棟宇之規 隋百王之制

銅溝玉鑑 雕櫳綺窓 宋史曰太宗以太平興國二年大修宮殿又於宮中為小溪引玉泉注之

增 但取 匪雕 宋文選

制性飾儉寢殿
設垂拱二殿修廣
舊殿門止三間六
與徐慶國相近宮
約去華飾裁為百
韋弘機傳曰高宗
仆不全改更作治
費二十萬緡以作
世宗謂秘書監李
成興修即省宮人
充之今亦不復營
建矣

形而未可

宮殿落成一

原 禮記曰廟成則釁之而不祭注宗廟初成以
牲血塗釁之尊神明也居也
考之書曰殷盛德既明以樂之

增 綱目發明曰宮殿書

宮殿落成二

原 左傳曰魯昭公七年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
之王宮室始成
公子皆往賀

宮殿落成三

會宴 受朝

原 大宋紀曰八年春王月諸王各合
會宴安宮落成又祖本紀
嘉靖正殿安望大會殿
之命夏六月訓典彙門
名訓名成下始
凝右曰勤上
旒懋學勤政義起善
殿上神光

製文 揆額

辟閒俊氣

原 御製文曰十一年春正月諸王各合
嘉靖十年秋九月訓典彙門
嘉靖十四年秋九月訓典彙門
名訓名成下始
凝右曰勤上
旒懋學勤政義起善
殿上神光

露光獨存

原 相梁既災
通鑑曰師道罷相
梁既災
竹木和元年太武暉華
東京相

作云殿上神龍
後世宗實錄曰正
居之神史臣本紀
陛下踐阼之初通
嘉納之
諸臣以意作制
意料量比落成竟
不逕宮
尺徐慶規
自宣德間再建後

營構有成 料量不失

宮殿焚燒

清宮成世宗自文華殿入
清宮入年營構一旦落成
之日正思危之時也上
以安

增 鵲鳴

名為鵲鳴

吳宮焚 司鑰火

原 吳宮焚司鑰宋史王
清路應宮災章獻
太后以此言
左傳名

增 畏天威 重民勞

出入急如
人不堪命
使親入閭
閻之苦
中宮恭
天垂戒
常恩增
其役
太重民勞
太子少
師
金門
都
勘火踪

增 鼠火勢

蓼花閙
又燒王

帝裕

帝裕宴
後宴大
中宮恭
中日敬
常恩增
其役
太重民勞
太子少
師
金門
都
勘火踪

增 鼠火勢

蓼花閙
又燒王

幸上林

引

石田草木此
于路之
天圖
火可
究之除
里
路
以
所
通等
人
多
引
籍
火
起
一時
燒
倒
年
大
內
諸
王
宮
左
右
小
殿
虛
時
災
閒
封
宗
具
獄

焚寶玩 燔金

焚寶玩藝計

梁解災祈雨歌火拜靈鼉鼓從之掌其禁令凡屋注

易漸濡物業惟幕覆財可爲也季植子

火延三月

濡帷以蒙傷人則止

香聞百里

史記元史列傳曰項羽屠咸陽殺其宮室三月火不滅大國也地方八千里勝兵數十萬邯鄲以倪兵至屠西城又破其東城東

匿草後

遷舉簾乃拜

以通鑑曰盜起驚走匿草間火定乃還閒平樓上御昇平樓閒之

魚形覆火

熊兆

見近錄曰仁宗朝禁中夜火燔之香聞百里

匿草後

垂簾呼班唱拜如常儀許公植子注

顏許公曰時久宮中火令聚薪乃拜面天

能火

直門有熊入城兵部於中宮以竿多方擾之

災術者言天上有魚尾形覆火上有熊之兆

曾汜宋紹興火既而禁中火乾明果然燒宮

宜慎火既而禁中火乾明果然燒宮

自空中下

從帳內起

漢武十三年再拜見火災自空中下乃野閒曰

荊棘滿地煙火

盡是夜武張一火始下詔赦

一棚

宋寶慶三年大火自西北延燒至明遠樓下

報慶恭之德

宋寶慶三年天旱祈雨於高禖向奏云連年天旱亦能於高堂隆曰高且及清場所

解警結之氣

宋紹興十九年冬夜人於御街上見一尺高始一火如盞大漸長丈餘光燄燭天

災之處不改於此有所立作必生此地以報陛下處恭之德

觀一

原 釋名曰觀者於上觀望也 增 又注曰觀觀也周置兩觀以表宮門其上可居登之可以遠觀故謂之觀 禮閽人疏曰魯有三門雉門有兩觀 司馬彪續漢志曰洛陽南宮雉門有兩觀 劉澹儀曰泰山東南有山名曰觀維一鳴時見日始出太三丈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 司馬相如上林賦曰登龍臺掩細柳 又

外 泉山 揚雄校獵賦曰先罷乎白楊之南 原 漢宮殿名曰長安有臨仙觀渭橋觀仙人觀霸昌觀蘭池觀平樂觀九華觀豫章觀三章觀昆明觀走馬觀華光觀封巒觀走狗觀天梁觀瑤臺觀汙渠觀相思觀長平觀宜春觀華池觀射熊觀迎風觀露寒觀 陸機洛陽地記曰宮中有臨高臺高陵宣曲廣望閣風萬世修齡總章聽訟凡九觀皆高十六七丈以雲母蓍窗裏日曜之煒煒有光輝 增 又曰洛陽南宮有承風觀洛陽城外有宣陽千秋鴻城泉城揚威右樓等觀 晉潘岳關中記曰析觀虎圈觀昆明觀北觀朗池觀走馬觀又陽禄觀靈臺觀則陽觀陰觀德觀並在上林苑中 原 華延儁洛陽記曰洛陽城十八觀皆施元樞鐵龍疏雲母幌 華山記曰南嶺東巖北面有二小山一山有雙石竪生號曰石門一山石孤崖特秀上有客觀望之遠者眺千里 增 阮勝之揚州記曰揚子縣有揚子宮宮中有元珠觀 建康宮闕簿曰洛宮中有元覽觀東泥觀清暨觀高平觀竹林觀見親觀高樂觀凌雲觀章臺觀宣曲觀萬年觀 韋述東京記曰東京紫微宮有一柱觀 蔡質漢儀曰宮城門左右採樓二觀 宮殿額名曰

二 樓登門兩斜廡十二門闕上兩觀 宮殿額名曰大仙都有曲流觀

觀二

增 閻尹傳曰尹喜結草為樓積思至道周康王聞拜為大夫以可觀望故號此宅為閻令草樓觀即觀之始也 埤史曰周穆王好神仙召尹軌仲居終南山尹眞人草樓因號觀曲是奉神仙之地皆名曰觀 左傳曰公羊傳曰子家駒衛侯夢於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曰諸侯階於天予大夫階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階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天子之禮也 原 列子曰

岱輿山上臺觀皆金玉仙聖飛相來往　史記曰公孫卿謂武帝曰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作飛廉桂觀甘泉則作延壽觀

岱三輔黃圖曰武帝起鵾鵠觀神明觀集靈觀陽祿觀　又曰上林有豫章觀武帝造在昆明池中亦曰昆明觀　又曰武帝作迎風觀於甘泉山後加露寒儲胥二觀建元中作石關封巒鵾鵠觀

泰漢書曰甘露二年冬十二月上幸甘泉宮屬玉觀　又曰孝成皇帝元帝太子也生甲觀畫堂

岱漢書應劭注曰明帝永平五年至長安迎取飛廉銅馬至上西門外名平樂觀　漢書曰和帝永元十三年帝幸東觀

覽書林閣書籍博選英術之士以充其官　又曰竇章好學有文章與馬融崔瑗同好更相推薦永初中學者轉東觀為老氏藏書室道家莫逢萊山太僕邴廉虞章入東觀為校書郎　洛陽宮殿名曰南宮有東觀漢氏圖籍所在有石渠石室延閣廣內蓄之於外府又有御史掌圖書秘書及麒麟天祿二閣藏於內禁桓帝延熹二年始置秘監官秩六百石掌典書籍古今文字考古今同異嚴太常　綱目曰靈帝光和五年起百尺觀　蜀志曰李輔為守門將計破羌虜築平羌觀於秦亭　晉又曰

明帝青龍二年大治洛陽宮築總章觀建翔鳳於其上使八方才人宮女尚書居之引穀水過九龍殿前玉井綺欄水轉百戲　晉載記曰劉曜立太學於長樂宮東宮簡百姓年二十五以下十三以上五百人選朝賢宿儒明經篤學以教之命起鄧明觀於西宮　輿地志曰石虎起靈臺九殿宮女十有八等又女妓三千為鹵簿皆著紫陽巾蜀錦袴銀縷帶五紋織成靴遊於戲馬觀

晉書張駿傳曰境內漸平使其將楊宣率衆越流沙伐龜茲鄯善於是西域並降鄯善王元孟獻女號曰美人立賓遐觀以處之　又晉書曰孝武帝講孝經於通天觀僕射謝安侍座尚書陸納侍講黃門侍郎謝石吏部侍郎袁宏執經丹陽尹王雅讀句論者榮之　綱目曰晉孝武帝寧康三年秦置聽訟觀　南史曰明帝泰始六年立總明觀召學士以充其官置東觀祭酒一人學士二十人分為儒道文史陰陽五部學言陰陽者遂無其人　清宮故事曰劉宋臨川王義慶在鎮於羅公洲立觀甚大而惟一柱號一柱觀　北史曰周明帝尚學藝內有崇文之觀外重成均之職握素懷鉛重席解頤之士間出於朝廷員冠方領執經負笈之士著錄於京邑　又曰周武帝建通道觀　會要曰唐永徽二年七

月詳定明堂門闕制度三年六月有司奏方垣四門去堂步數准太廟南門仍立四門八觀休太廟別各安三門施元闕四角造三重鵲闕　唐書百官志曰御史大夫正百官班序違明則於兩觀　又曰唐高宗乾封元年兗州置紫雲仙鶴萬歲三觀　綱目曰唐武宗會昌三年築望仙觀於禁中　宋史曰真宗祥符七年詔以祥符門新建觀宜以元符為名　御製資善堂序曰祥符九年以御製元符觀頌刻石天禧元年與宰相臨幸歷覽觀中丹雘藻飾之品　禁扁曰金以幽州為中都汴為南京有西涼觀黃興觀

增飛雲　樓霞　凌霄　齊雲　凌霄　明志　帝作東

後人見城外漢上復起兩觀　通天　麗日　一百步高

臨春　望秋　北齊有望秋觀

青梧　白鶴　五代許宮有

走馬　射熊　宮殿名　戲馬　御龍　臨馬觀　熊地志

涼風　明月　後魏有涼風宮殿名　太忠　太子治下

迎風　馮雲　上詳後魏有馮雲觀　有馬京觀

望仙　通真　唐武宗會昌

三年夏作望仙觀於禁中　宣武　崇文　晉武帝紀泰始九年十一月丁酉臨宣武觀大閱諸軍　風涼　露寒　後魏天興三年起風涼觀　漢宮殿名　千秋　萬年　上詳下詳建康宮闕名　別創紀勳　晉刑法志光武中興留五代史紀賞彭湯之功別為紀勳之觀　平樂角觝　大壯　闕武　晉武帝紀泰始九年十一月丁酉臨平樂觀大壯武闕西城

別名　千秋　萬年　上詳下詳建康宮闕名　別創紀勳　晉刑法志光武中興留五代史紀賞彭湯之功別為紀勳之觀　平樂角觝　大壯　闕武　晉武帝紀泰始九年十一月丁酉臨平樂觀大壯武闕西城

增望高唐　宋玉賦昔者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　陳虎旅　賦陳虎旅於飛廉之上觀注飛廉觀名　馮融三入　晉華嶠白冤向父子皆典史籍

馬融博通三入東觀　鍾成漢書曰成帝好古及天文詔就東觀而成之　讀未見書　後漢書盧植傳曰植嘗讀未見書於東觀　起百尺　後漢書雷義起百尺觀於河梁側　圖形像　後漢書東觀有騶虞麒麟二枚又有白虎青龍朱雀玄武之像　長樂祖　平樂講武　晉武帝紀泰始九年正月丁酉臨平樂觀大閱講武於平樂觀　盧山第一　高僧傳晉帝時京兆劉遺民以書召不起作廬山第一茂　錢史　高僧傳曰史者錢塘人也少有志節常遊名山登廬山第一峯　商飈賜宴　南齊府白鶴觀宋孝武帝紀云盧

源詩陳江總侍宴元武觀詩曰詰曉三春暮新雨百花朝新宮移渡漢天馭動行鑣旆轉蒼龍闕塵飛飲馬橋翠觀迎斜照丹樓望落潮鳥聲雲裏出樹影浪中搖歌吟奉天詠未必待聞韶

唐崔國輔奉和華清觀應制詩曰天子慈珠宮樓臺碧落通豫遊皆汗漫高處即崆峒雲物三光裏君臣一氣中道言何所說寶曆自無窮

杜甫玉臺觀詩曰浩劫因王造平臺訪古遊彩雲留宛轉金闕通翠帝乾坤到十洲人傳有不驚之遲鄰徒觀平樂之制鬱崔嵬以離婁赫巖巖其鑒嶺紛電影以盤紆彌平原之博敞處金商之維陬大廈崇而鱗次承岩甍之翠樓過洞房之轉闥歷金環之絡節朝遂有馮夷來擊鼓始知嬴女善吹簫江光隱見

又曰中天積翠玉臺遥上帝高居笙鶴時過北山頭

龍鱗宛石勢參差烏鵲橋更有紅顏生羽翰便應黃髮老漁樵

王維奉和聖製降聖觀應制詩曰鳳扆朝初啓龍樓曙欲分碧落龍蟠耀金鏡維岳降三臣載天臨萬姓山川八校滿井邑三農竟比户皆可封誰家不相慶林疎遠村出

野曠寒山靜帝城雲裏深渭水天邊映喜氣含風景頌聲溢歌詠端拱能任賢弼章聖君聖

元虞集雪巖樓觀詩曰閶闔九仞離合上下或以馳騁覆車顛倒烏獲杠鼎千鈞若羽吞刃吐火燕躍鳥時陵高履索踴躍旋舞飛丸跳劒沸渭回擾巴渝隈一踰宿相受有仙駕雀其形蛺蝶紛　揭傒斯題先天觀圖詩曰聞說先天觀重重絶壁環鳥啼青嶂裏花落白雲間樵子能長嘯居人識大還洞門無處認惟有水潺湲

賦後漢崔駰大將軍臨洛觀賦曰濱曲洛而立觀營高壤而作廬處崇顯以開敞超絶鄙而特居列阿閣以環匝表高臺而起樓步輦道以周流臨軒檻以觀魚於是迎夏之首末春之垂桃枝夭夭楊柳猗猗既乃日垂西陽中曜內光弛衡縱策逸如奔麗

東觀賦以敷策實於雍宮集幹質於東觀之藝孳
孳洋洋上承重閣下屬周廊步西蕃以徙倚綠樹之
成行歷東崖之激座庇蔽芾之甘棠前望雲臺後面德
陽道無隱而不顯三代而采宜包郁郁之周文　張曹植遊觀賦曰靜閒居而無事將遊目
以自娛登北觀而敞路涉雲路之飛除從熊羆之武士
荷長戟而先驅罷若雲歸會如霧聚直不及迴塵不獲
舉奮袂成風揮汗如雨　又臨觀賦曰登高墉兮望四
澤臨長流兮送遠客春風暢兮氣通靈草含幹兮木交
莖丘陵窈兮松柏青南園愛兮果菽榮樂時物之逸豫
悲予志之長笶歎東山以遲歌式微以詠歸進無路
以効公退無隱以管私俯無鱗以遊逸仰無翼以翻飛

原 銘後漢李尤東觀銘曰周氏舊區呈漢實術房閣內
布政綺外樂升降三除貫啟七門是謂東觀書籍林林
列位弘雅洽掌藝文

增 後漢崔子玉東觀成曰洋洋東觀古之史官左書
記事右記其言辛尹顧訪文武明宣倚相見實制冏以
安

闕一

原 廣雅曰象魏闕也

增 爾雅曰觀謂之闕　原 釋名曰闕在門兩傍中央闕然爲道也　增 古今注曰
闕觀也古者每門樹兩觀宇其前所以標表宮門也其
上可居登之則可遠觀人臣至此則思其所闕其上皆
丹堊土其下皆畫雲氣仙靈奇禽怪獸以示四方蒼龍
白虎朱雀元武並畫其形　說卦傳曰艮爲門闕　易
注曰治之見於象者爲治象書治象之法者爲象魏兩
觀之垂治象者爲魏闕　原 周官曰太宰以正月懸治
法於象魏　增 百官志曰公車令一人掌宮南闕門凡
吏民上章四方貢獻及徵詔公車者　原 史記曰建章
宮東闕高二十丈　增 漢書曰祥祠郡有桂蒲闕

原 三輔舊事曰未央宮東有蒼龍闕北有元武闕漢書所
謂北闕者也建章宮闈闕臨北道鳳在上故曰鳳闕也
闕闕門外東有祈風闕一名朗風闕　增 洛陽故宮名
曰有朱雀白虎蒼龍闕北闕南宮闕也東觀記曰北闕
鐵柱門即斯闕也今闕闕門外夾建巨闕以應天宿門
前水南道右置登聞鼓以納諫　西京記曰東都城有
闕闕闕在映日堂東臨城之上闕北及南皆有觀象臺

女史仰觀之所　攬總集曰宮闕門戶純用青琉璃瓦
輟耕錄曰宮城正南崇天門兩斜廡十二闕

仙關

原 史記曰蓬萊方丈瀛洲此三山在海中諸仙人不死藥皆在焉黃金銀爲闕 增 拾遺記曰崑崙山第九層山形漸小下有芝田蕙圃皆數百頃羣仙種靈芝傍有瑤臺各廣千步皆五色玉爲臺基最下層有流精闕直上四千丈東有風雲兩闕 原 神異經曰東南有石井其方百丈上有二石闕俠東南面上有蹲熊有榜著穴題曰地戶 又曰東北大荒中有金闕高百丈上有天門 十洲記曰崑崙山有水精闕

闕 增 左傳曰莊公二十一年鄭伯享王於闕西辭 原 又曰哀公三年司鐸火踰公宮季桓子至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 象魏門闕也法令懸之故謂其書爲象魏 列女傳曰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今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敬於事上必不閨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　禮記曰昔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仲尼之歎蓋歎魯也 觀闕也 注觀 增 史記曰秦孝公築冀闕臨渭水上在咸陽西四四十里　又曰東海郡朐縣始皇立石海上以爲東闕　又曰高祖八年蕭何造未央宮立東闕北闕 注云未央宮殿雖南面而北闕公車司馬門在焉是以北闕亦稱闕之從皆數百頭羣仙種靈芝傍有瑤臺各廣千步皆五色玉爲臺基最下層有流精闕直上四千丈東有風雲兩闕 原 神異經曰東南有石井其方百丈上有二石闕俠東南面上有蹲熊有榜著穴題曰地戶　又曰東北大荒中有金闕高百丈上有天門　十洲記曰崑崙山有水精闕

闕上有銅鳳凰　廟記曰鳳凰闕漢武帝造高七十丈五尺一名別風闕 原 魏志曰明帝作凌霄闕　蜀志曰譙周嘗問杜瓊曰昔周敬君羣以爲當塗者魏也其義何也瓊曰魏闕名也當塗言高聖人取類言爾

王隱晉書曰漢末博士蝗煌侯瓘善內學語弟子曰涼州城西有泉水當竭當有雙闕起於上魏嘉平中武威太守起學舍築闕於此 原 山謙之丹陽記曰大興中都亦不服立門闕遂廢 增 又曰孫氏無闕大晉南議者皆言漢司徒許或墓闕可徙施之王茂弘弗欲後陪乘出宣陽門南望牛頭山兩峰曰天闕也豈煩改作

帝然之 增宋書曰孝武大明七年博望梁山立雙闕南史曰天監七年作神龍仁獸闕於端門大司馬門外詔曰昔晉氏青蓋日不暇給而兩觀莫禁懸法無所今禮盛化光役務簡便可營建象闕以表舊章於是逕匠量功鐫石爲闕窮極壯麗冠絕古今奇舍異羽莫不畢備 又曰武帝雅好辭賦獻文章於南闕者相望奉勑與陸倕等各製新闕銘 唐書曰貞觀二十年司空元齡及將作大匠立德大營北闕 金史曰泰和六年詔建昭烈武成王廟於闕之右 金圖經曰金主亮徙汴築巨闕於南城之南曰太廟標曰初慶之宮 元史曰世祖十一年正月朔宮闕告成帝始御正殿受皇太子諸王百官朝賀

仙闕

增水經曰昔大禹鑿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間北流故謂之伊闕陸機云洛有四闕斯其一焉東嚴西嶺並鐫石開軒高甍架峰西側靈巖下泉流東注入於伊水 十洲記曰崑崙山有三角一正東有墉城金臺玉闕亦元氣之所合天帝之居住處又曰崑崙山上有金臺玉闕華林園中天之前綜闕而後應門 長安雙闕 雙闕上有雙銅雀一下三重石墉闕邊各有子闕 鄧德明南康記曰南康縣歸義山去縣七百里下有石城高數丈遠望嵯峨靈闕騰空故老謂之神闕 增類書曰謝自然欲求師或謂蓬萊去弱水三十萬里不可到天台有司馬子微身居赤城名在鳳闕

闕三

增白虎 蒼龍 並詳洛陽故宮記 百常 雙立 七命 墉 故宮記 蜀朱闕巖巖以雙立 王母治 天帝居 並詳洛陽故宮記 青龍 朱雀 上詳闕中下詳洛陽 建銅鳳 西都賦設璧門之內建銅鳳而棲金 下詳十洲三島記 布憲 達聰 皆官名 梗金爵 三島記

石闕銘云經禮垂布憲之都賦曰龍門以暢化闕伊以流雲靈光殿賦崇墉岡連以嶺峙 流雲靈露 元氣合 西京賦延年直來宮詩云下詳十洲三島記 晨霞弄曙 色分 元稹長安道詩云晨霞出沒丹闕間綠楊宮殿分雙闕下 龍車峻 華路移 鄭箋詩曰龍旂承祭以車駕早朝宮詩云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温泉宮即事詩筆路移雙闕新

闕四

原心在魏闕 文子曰老子之上心在江海之下身處廊廟之上心在魏闕之下 華闕 西都賦曰崇華闕而仰天 貝闕 楚辭曰分龍堂紫貝闕兮珠宮 燕闕 甘泉賦曰燎五榛生燔五殽飲 長安雙闕 雙闕上有雙銅雀一 魚鱗屋 西京雜記曰漢武帝以五色琉璃爲屋狀如魚鱗

原詩陳江總詠雙闕詩曰象闕連馳道天宇照方疏刻鳳樓清漢國龍入紫虛墟逢春露灑幾遷祥煙初競吉百尺麗寧方萬丈餘 增唐蔣防藩臣戀魏闕詩曰剖竹隨皇命分憂鎮大藩恩波懷魏闕獻納望天閽政奉南風順心依北極尊夢魂通玉陛動息寄朱軒直以蒸黎念思陳政化源如何子牟意今古道斯存 包何關下芙蓉詩曰一人理國政昇平萬里呈祥頌聖明天上河從闕下過江南花向殿前生慶雲垂蔭開難落湛露為珠滿不傾更對樂懸張簨簴歌工欲奏採蓮聲 鄭谷閣下春日詩曰建昌宮殿紫雲飄春漏遲遲下絳霄

綺陌暖風嘶去馬粉廊初日照趨朝花經宿雨香難捨鶯在豪家語更嬌秦楚年年有離別揮鞭拂袖灞陵橋 明蔡羽過關詩曰虎闕沈沈列校屯龍池滾滾湧泉温燈前御柳迎春舞雪後宮鶯近午喧盡道紫霞隨玉輦遥瞻仙旆下彤軒萬年枝傍長生殿重海歌中祝至尊 鄭琰春晚望闕詩曰魚藻門前曉角殘日斜鵲鵲露華濃金輿欲動宜宮使銀鎖初開擁侍官遼左羽書東海沸秦京烽火隴雲寒漢庭何日無封事不許書生策治安 高啟晚登南岡望都邑宮闕詩曰落日登高望帝畿龍蟠山下見龍飛雲霄雙闕開黄道煙樹三宫

接翠微沙苑馬開秋獵罷天街車闕晚朝歸明朝欲獻昇平頌還逐仙班入紫閨 又曰秦金不厭氣佳哉紫蓋黄旂此日開殘雪已消鵝鶴觀浮雲不隱鳳凰臺山如雒下層層出江自巴中渺渺來六代衣冠總塵土幸逢昌運莫興哀 又關下候朝詩曰月明立傍御溝橋半啟宮門未放朝騶吏忽傳丞相至火城如畫曉寒銷 原賦魏繁欽建章鳳闕賦曰築雙鳳之崇闕表大路以遐通上規圓以穹隆下矩折而縄直長楹森以駢停修棁揭以舒翼象元圖之層樓肖華蓋之麗天當蒸暑之暖赫步北楹而周旋鵾鵬振而不及豈歸雁之能翔抗

神鳳以甄覺似虞庭之鏘鏘檻六翮以撫跱俟高風之清涼華鍾金獸列在南廷嘉樹夾池萬種千名周櫚蕙道屈繞紆縈 原銘後漢李尤闕銘曰皇上尊嚴萬姓載依國都攸處建設端闈表樹兩觀雙闕巍巍 梁陸倕石闕銘曰昔聖格文祖禹至神宗周變商俗湯點夏政雖革命殊乎因襲揖讓異於干戈而易緯冥合天人啟基克明克俊大庇生民其揆一也在齊之季昏虐君臨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路地無歸瞻烏靡託我皇帝拯之乃操斗極把鉤陳翼百神禔萬福指麾而四海隆平下車而天下大

定以爲象闕之制其來已遠春秋設舊章之教經禮垂布憲之文載記顯遊觀之言周史書樹闕之夢北荒明月兩極流精海岳黃金河廷紫貝蒼龍元武之制銅雀鐵鳳之下或以聽窮省寃或以布治懸法或表正王居或光崇帝里晉氏寖弱宋歷威衰禮經舊典寂寥無記鴻規盛烈堙沒罕稱乃假雙闕於牛頭託遠圖於博望有欺耳目無補憲章惟帝建國正位辨方周營洛涘漢啟岐梁居因盛業文以化光爰有象闕是惟舊章青蓋南洎黃旗東指懸法無聞藏書不紀大人造物龍德休否建此百常與茲雙起偉哉偃蹇壯矣巍巍傍映重疊

上連皐傲布教方顯挾日初暉懸書有附委篋如歸

原 表梁沈約上建闕表曰恭惟哲后舊章必修昭晰前王復古爲貴伏惟陛下欣洛故實率由令典昔王晉經創江左郭訓莫臻遠圖多缺萬雉之外兩觀弗興空指南峰懸法無所世歷三代年將二百非所以經世成務垂業後昆天德圓應憲章自遠宜詔匠人建茲象闕俯藉愛禮之心以申子來之願式表端閫儀型萬國使觀風而至復聞正歲之典迟想之士少寄懷古之目

增 周禮曰閽寺掌王宮中門之禁注王有五門　又曰閽人掌守王之宮門以時啟閉　又曰宮正以時比官府次舍注諸居守舍以諸伎直廬也　後漢書曰衛尉掌宮門屯兵宮衛士於垣下爲區廬區廬今伎宿屋也　又曰虎賁中郎將比二千石本注曰主虎賁宿衛　又曰凡居宮中者皆有口籍於門之所屬宮名兩字爲鐵印文符案省符乃納之

漢官儀曰公車司馬掌殿門司馬夜徼巡宮中及闕下凡徼名皆總領之令秩六百石　又曰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建宮城南面周廬以居宿衛之士　又元貞二年各司門郎中員外各一人掌門闌出入之籍凡有名者降墨勅勘銅木然後入監尉　元史曰至治元年東內皇城建宿衛屋二十五楹命五衛內摘軍二百五十人居之以備禁衛　儀衛志曰承天城門以蒙古軍列衛及周橋南置戍樓以警昏旦又門內則左右衛挾門隊列東西廊下外則左右驍尉挾門隊列東西廊下天子升黃路黃門侍郎靖發鑾駕動警蹕鼓傳音駕出承天門　又曰百官就文武列於兩觀監察御史立於東西朝堂甕道以莅之平時傳點畢內開門監察御史領百官入夾階監門校尉執門籍曰唱籍序班於通乾觀象門南入宣政門朝堂置左右引駕三衛六十人　明武宗實錄曰舊制皇城外紅鋪七

十二座鋪設官軍十人夜巡銅鈴七十八長安門初更遣軍人一一搖振環城巡警歷西安東安北安三門俱會長安左門而止每十鈴以兵部火牌一面後復造本牌五十六面付五門驗發鈴收鈴之數　六典曰城門郎掌京城皇城宮殿諸門之節奉其管鑰而出納之師古曰衛侯有八屯司馬主衛士徼巡宿衛每面各二司馬秩比二千石故謂公門外爲司馬門　九輿集曰金殿門外衛士三百人分兩傍立盡戴金花帽錦袍宣政門外直至外廊皆甲士青絹甲居左旗執黃龍紅絹甲居右旗執紅龍

禁衛二

原戰國策曰趙左師觸龍言於太后曰臣賤息舒祺最少願補黑衣之闕以衛王宮　史記曰楚穆王使潘崇掌環列之尹宮衛之宮列兵而環王宮也　又曰秦法羣臣侍殿上者無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　又曰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泣寒優旃而衰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旃曰我即呼汝疾應居頃之殿上上壽呼萬歲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幸雨立我雖短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

又曰皇帝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　漢書曰霍光自上官謀後出入自慎引見言事者先露索然後召見蕭望之不肯　又曰嚴延年爲御史大夫劾大司農田延年持兵千騶車大司農自訟不干事下御史中丞譴責延年何不移書宮門禁止大司農而令得出入宮門於是覆劾延年闌內罪人法死（注故事有所赦非入奏並移宮門禁出不得入）　又曰元帝令從官給事司馬門中者得爲大父母父兄弟通籍（注云從官者虎賁羽林太官謁者也）　又曰石顯欲取信於上嘗使諸公先奏恐漏盡宮門閉請召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上書言顯專命矯制夜開門天子笑以書示顯顯因訟曰陛下過任小臣羣下無不嫉妒事類此非一後有譖顯者不信也　唐書曰段志元與宇文士及勒兵衛章武門太宗夜使至二將軍士及披戶納使志元拒之使者示詔曰夜不能辨太宗歎曰眞將軍周亞夫何以加　又曰太宗勤勞庶政其司門式曰無門籍者有急奏令監司與仗家引對不得關礙防壅蔽也

禁衛三

原爪牙　管鍵（許慎文子玉之爪牙胡綺子子細雖所止居周禮司門掌授管鍵以啟閉國門）　列兵　索客（上詳序事左傳開門而索客好人也）　掌屯兵

比次舍上詳漢書下詳周禮

事

除籍宿衛上詳序事下詳序事

次七兵周禮夕擊柝以比戒守王宮文選注

閽寺閽人閽守王之門詳序事

警衛爲郎夫之事

畫巡夜警設服離衛畫巡夜三更出入環衛

從官令通籍

補應門擊柝

鼓人上堂擊鼓以警衆

晨昏奏管鑰六典云凡皇城宮殿諸門之鑰晨昏則奏之節而啓閉焉

挾隊人掌國中之道路與城門之啓閉及國之大禁修其徒役而平其道路

重宮禁尊皇后上詳序事

先門後成先門六典凡皇城門之鑰先啓而出後成而入開門之鑰後啓而出先入而開之

介胄執鉞介胄執鉞禁衛兵部尚書介胄執鉞於雍門中

申警露索申宮警備注申勅宮中令備也下詳序事

八次七兵周禮夕擊柝以比戒守王宮文選注

閽寺閽人閽守王之門詳序事

干掫周衛行夜出入環衛

令要上宿王嘉字第仲爲郎坐戶閤門決閤免注云戶止

太子不下車下詳序事

黑衣之閤厥承明之廬晉式賦書

限以內外不可踰楚辭

赴察其出入何莫由斯

晨昏奏管鑰六典云凡皇城宮殿諸門之鑰晨昏則奏之節而啓閉焉

挾隊人掌國中之道路與城門之啓閉及國之大禁修其徒役而平其道路

先門後成先門六典凡皇城門之鑰先啓而出後成而入開門之鑰後啓而出先入而開之

後申先予六典凡皇城宮殿諸門之鑰後申而出先予而入開

介胄執鉞介胄執鉞禁衛兵部尚書介胄執鉞於雍門中

下詳序事

掌開閽防禁蔽百官志門下省城門郎四人掌京城宮殿諸門開閉之節上送管鑰

武德五年置門僕八百人番上詳序事

宗勤勞庶政其同門式曰無門籍者不得宿衛

伏家引對不得閽寺防禁蔽也

保氏守閽周禮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又教之六藝

郎中執兵中門侍衛

鉄印文符序事俱詳書題

依杜散手北堂書鈔集外編皆依杜預左傳門人之稱

晨昏旦警昏旦嚴禁衛詳

皇城門人雜集皇城門人雜集

丁詳於錄

有差一杜一依凡門屋皆有差

擁旛呼陛楯王僚侍長鈹傳王僚使兵陳白專諸於內會

黃綬紅絹花帽錦

紅綾方勝丁詳於錄

金帶人依一杜一依凡門屋皆有差

擁旛呼陛楯王僚侍長鈹傳王僚使兵陳白專諸於內會

優旃呼陛楯王僚侍長鈹傳王僚使兵陳白專諸於內會

黃綬紅絹花帽錦

紅綾方勝丁詳於錄

金帶人依一杜一依凡門屋皆有差

衛

禁衛四

元楊載送林季羽入京宿衛詩曰青雲自致身磊落見斯人奏袞辭蒼龍垂纓侍紫宸漏殘珠閣曉香暖

元史校尉執籍宰相下馬周廬宿衛

自兩長安門東華門下馬步趨雖宰相亦然

玉爐春儻嚴承明事歸來衣錦新

駝道 附

原 太子絕武帝為太子詔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上馳後乃著令太子得絕馳道西至直城門得絕乃度上還之具

馳道中宣出達之使史鉤止丞相掾吏從事下御史中丞至司隸官欲捕從事入其車罹辱宰相孔光四時幸園開門不納宣坐拘閉使

者無人臣禮大不敬

司隸校尉入車馬

坐主守

劾奏及入車馬處

青松

公主被呵

家使屬吏

淵鑑類函卷三百四十四　馳道

兆坐發民

左入右出

飛觀

榆槐夾

琉璃覆

董下定宅

門外植柳

達衢

閭道

淵鑑類函卷三百四十三

分一詣一行人行者各從其道中央御道兩旁種樹外青赤各三丈中道高於兩旁道二丈以廣狹為差

金

公車令丞主馬行馳道中

金椎貫山奉馳道之制廣五十步三丈而植厚五丈

工充妻謁見長公主行馳道中

原 帝為霸宮銘馳道修治供帳名扶風武帝為霸宮銘馳道修治供帳京兆尹坐發民治馳道不先以聞

詳前陳機洛陽記

簡大業元年發丁男十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江廣四十步

原 又曰掌舍掌王會同之舍設梐枑再重

原 釋名曰門捫也言在外為人所捫摸障衛也　爾雅曰閎謂之門正門謂之應門　許慎說文曰門從二戶象形也　又曰開閭天門也楚人名門曰閶闔

周禮曰司門掌授管鍵以啟閉國門譏其出入

增 又曰閽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　又曰師氏居虎門之左司王朝（庄虎門路寢門也）

門畫虎以明事猛

又曰天子有九門法陽九之義宮門有五法五行外門有四法四時合為九門一曰關門二曰遠郊門三曰近郊門四曰國門五曰皐門六曰庫門七曰雉門八曰應門九曰路門皆從外而數諸侯七門一曰閶門二曰遠郊門三曰近郊門四曰國門五曰皐門六曰應門七曰路門魯以周公之故雉門兩觀天子應門制庫門燕天子皐門制

原 又曰掌舍掌王會同之舍設梐枑再重設車轅門為壇壝宮棧門為壇壝宮棧門以竹竿為門

旌門無宮則供人門無宮棧門門車宮棧以竹為之

增 又曰太史閏月詔王居門終月　又曰季秋之月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　又曰門尹除

祭又曰春官司常祭祀各建其旗會同賓客亦如置旌門 原 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又曰艮爲門闕 增 書曰旬于四門四門穆穆 又曰逆子釗于南門之外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 又曰王出在應門之內大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 原 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詩義問曰衡一本作橫門上無屋謂之衡門 又曰兩立阜門阜門有伉兩立應門應門將將 又毛萇詩注曰王之正門曰應門郭門曰皐門 禮記曰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閎右不踐閾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主人請入爲席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 鄭元禮記注曰皐門庫門雉門應門路門天子門也 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者 諸侯以下三門庫雉路者 漢書注曰內至禁省爲殿門外出大道爲掖門 掖名 應劭漢書注曰東郭南出東頭第一門曰宣平門民間所謂東都門其郭門亦曰東郭南出東頭第一門曰覆盎門又號杜門其南有下杜城故名下杜門南出第二門曰安門亦曰鼎路門南出第三門曰西安門一曰便門即平門也西出南頭第一門曰章城門亦曰光畢門又曰便門西出南頭第二門曰直城門亦曰龍樓門西出北頭第一門曰雍門本名西城門其水北入函里民名曰函里門北出東頭第一門曰洛城門又曰高門又名鵲雀臺宮門衛士宮中徼巡事宮掖門宮掖門每門司馬一人千石南宮南屯平城門蒼龍司馬主東門朱雀司馬主南掖門元武司馬主元武門北屯司馬主北門東明司馬主東門朝平司馬主北門凡七門 又禮志曰皇太子加元服設文武官門外位於順天門外道東西賓贊入立於太極門東西面元正以諸州貢物陳於太極門東 又曰仲冬之月講武於都外建旗和門如方色都壝之中及四角皆建五彩牙旗 風俗通曰閑城外郭內之門也 原 三輔黃圖曰漢長安城周回皆十二門門皆三涂洛城門 增 又曰長安城東都有章城門直城門洛城門民見門色青名曰青城門東出南頭第一門曰霸城門 原 毛詩曰東都門或曰青門廟記亦曰青綺門東出第二門曰清明門一曰藉田門以門內有藉田倉一曰凱門漢宮疏第二門名城東門東出北頭第一門曰宣平門民間所謂東都門其郭門亦曰東郭南出東頭第一門曰覆盎門又號杜門其南有下杜城故名下杜門南出第二門曰安門亦曰鼎路門南出第三門曰西安門一曰便門即平門也西出南頭第一門曰章城門亦曰光畢門又曰便門西出南頭第二門曰直城門亦曰龍樓門西出北頭第一門曰雍門本名西城門其水北入函里民名曰函里門北出東頭第一門曰洛城門又曰高門又名鵲雀臺

門第二門曰廚城門北出西頭第一門曰橫門城門皆有掌侯掌侯時謹啟閉也 原 漢宮殿名曰長安有宣平門覆盎門萬秋門橫門東都有宣德門禮成門青綺門章義門仁壽門磌石門壽城門 增 漢宮殿疏曰洛陽有泰夏閶闔萬春蒼龍千秋景福永巷西舍鴻都含華不老章臺濯龍定鼎之門 原 洛陽故宮記曰洛陽有上西門廣陽門津門小苑門開陽門中東門上東門 增 洛陽宮名曰洛陽有司馬門北闕門元武門南掖門北掖門東掖門西掖門止車門南端門金門九龍門白虎門春興門青瑣門金商門雲龍門神武門宣秋門 增 洛陽宮名曰洛陽有飛龍含章建禮廣樓明禮閶闔南止車北止車東西止車西華神虎金鎬神仙却非含德九華宣秋之門 漢官儀曰辟雍四門外有水節觀者門外皆有橋觀者水外故云圜橋門也 漢典職曰尚書郎主作文起草畫夜更直於建禮門內 水經注曰魏武封於鄴城有七門南曰鳳陽門中曰中陽門次曰廣陽門東曰建春門北曰金明門一曰白門鳳陽三臺洞開高二十五丈 又曰廣莫門漢之穀門也建春門即上東門也閶闔門即上西門也 漢宮紀曰上西門所以不純白者漢家尼於戎故以丹纏之南直千秋門又宮門也又一水自千秋門南流經神虎門下對雲龍門又南經通德門又於洛陽南宮起太極殿於崇德殿之故處改雉門爲閶闔門 晉宮閣名曰洛陽有大夏門長春門朱明門青陽門 增 陸機洛陽記曰太子宮在大宮東薄室內中有承華門 原 古今地記曰河南有鼎門九鼎所定 增 西京記曰大福殿重樓連閣綿亘西殿有走馬樓長百餘步樓下即九仙門 又曰太極殿日月樓有日月華門 六典曰京城左河華右龍坻前終南後九嵕南面三門中曰明德左曰啟夏右曰安化東面三門中曰春明北曰通化南曰延興西面三門中曰金光北曰開遠南曰延平 又曰東都城

曰南薰普潛宣化廣利安上東門曰上善通津朝陽寅賓西門曰順天大通開遠金耀咸豐北門曰通天景陽永泰安肅西京宮城南三門中曰五鳳東曰興教西曰光政東一門曰蒼龍西一門曰金虎北一門曰拱宸京城南三門中曰定鼎東曰長夏西曰厚載東三門曰羅門建春上東西一門曰關門北二門曰安喜徽安宮城東西有夾城東二門曰賓耀啟明西二門曰金樞乾通皇城南三門曰端門左右掖東一門曰宣化西三門曰麗景開化應福　又曰祥符七年建南京城門曰重熙須慶東二門曰延和昭仁西二門曰順城回鑾南一門釘釘上有重樓制度宏大三門並立中門惟車駕出入乃開兩偏雙度日開一門　攬轡集曰備東西御廟北行將至宮城廊即東轉又百許間其西亦有三門　又曰宮城之前廊東西各二百餘間分為二節節為一門展義東一門曰東安西一門曰西安順豫門內東西各二門曰左右保成班瑞殿前東西門二曰凝祥麗澤時巡殿前東西二門曰景清景和　又曰紹興二年新作行宮城門名南曰麗正北曰和寧　禁扉曰遵以幽州故樓戰櫓具八門東曰安東迎春南曰開陽丹鳳西曰顯西清普北曰通天拱辰大內在西南隅東曰宣和南曰大內內門曰宣教外三門曰左曰門曰顯西設而不開北曰子北度盧溝河六十里至幽州號曰燕子城就羅郭西南為之正南曰啟夏東曰宣和　大金國志曰都城四圍凡七十五里城門十二每一面分三門其正門四傍又設兩門正東曰宣耀陽春施仁正西曰灝華麗澤彰義正南曰豐宜景風端陽正北曰通元會城崇智此四城十二門也　又曰宮城四圍凡九里三十步自天津橋之北曰宣陽門內城之南門也中門綽龍兩偏繪鳳用金釘釘上有重樓制度宏大三門並立中門惟車駕出入

西曰健德北之東曰安貞宮城正南曰崇天左曰星拱右曰雲從東曰東華西曰西華北曰厚載大內前宮正門曰大明左曰日精右曰月華西有麟瑞東有鳳儀寶雲東北向曰嘉慶西北向曰景福大內延春在寶雲之後左曰懿範南對嘉慶右曰嘉則南對景福東曰景耀西曰清瀾與聖宮正門曰興聖左曰明華右曰肅章宣則在延滿之北弘慶在凝暉之北隆宮正門曰光景左曰崇華右曰膺福青陽在翥鳳之北明暉在騶龍之北門輟耕錄曰隆福殿在大內之西與聖之前南紅門又曰大都宮南麗正門內千步廊可七百步建櫺星門一又曰厚載門北為御苑外周圍紅門十有五內苑紅門五御苑紅門四此兩垣之內也明皇城門名城門凡六曰大明門長安門長安右門東安門西安門北安門俗呼厚載門仍元舊也紫禁凡六曰承天門端門午門即俗所云五鳳樓也東曰左掖門西曰右掖門再東曰東華門西曰西華門北曰元武門春明夢餘錄曰午門之內有皇極門弘政門歸極門會極門雲臺門後左門後右門景運門隆宗門乾清門日精門月華門龍光門鳳彩門景和門隆福門端則門基化門崇仁門順德門咸和門麟趾門千婁門嘉德門蒼震門廣和門大成門遵義門仁蕩門義平門百子門螽斯門天一門順貞門崇本門徽音門關雎門寶善門蓮花門思善門慈寧門　宮殿額名曰南城中路曰永聚門昭祥門端拱門昭德門重華門廣愛門咸熙門肅雍門康和門麗春門長春門景華門宣明門洪慶門景和門其西長街曰興善門麗景門長春門清華門高明門集祥門　又曰大仙都殿嘉靖二十八年建有大道門清虛門　野獲編曰南內禁垣之巽隅亦有首門二門以及兩掖門即景泰時禁錮英宗處所稱小南城是也　古和稿曰西宮既建有萬順門曠福門朗福門永綏門含祥門成瑞門永康永順門常寧常和常春常輝門攸順攸利門迎祉門納康門　明皇城門名嘉靖四十四年作玉芝宮宮門曰芝祥前曰寶慶

門二

原 淮南子曰周文王作玉門言以玉飾也　補 春秋曰魯城凡十有二門北名上東左傳定公公敛處父帥邾人自上東門入是也西五門一曰鹿門臧紇斬鹿門以出是也三曰稷門圉人犖能投蓋於稷門是也南曰雲門左傳曰

楚子囊鄭子耳圍於桐門　又曰王叔之宰曰華門圭寶之人而皆凌其上其難爲上矣　又曰鄭大水龍鬬於時門之外　增又曰周有圉門　又曰公及邾師戰敗績邾人獲公冑懸諸魚門　又曰杞子自鄫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　原越絶書曰楚門春申君時進楚人從入故號楚門　吳越春秋曰子胥爲吳造大城陵門八象天八風水門八法地八窗　吳地記曰閶闔門者吳王闔閭所作也名爲閶闔高樓閣道後由此出伐楚故曰破楚門　增水經曰蘇州府城西郭門曰閶闔門夫差所作以天門通閶闔故名東城門曰名丘門以有干將墓在也本名將門後訛爲匠門盤門古作蟠以吳嘗刻木爲蟠桃象以壓勝越故名齊門吳爲太子聘齊女思齊而病閭閻乃起望齊門令女遊其上故名　家語曰孔子觀乎明堂觀四門墉　莊子曰原憲居魯蓬戶不全桑以爲樞　又淮南子曰北極之山有寒門　原魯連子曰先生見孟嘗君於杏之門　史記曰金馬門者宦者署也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　增又曰項羽名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　原賈誼書曰天子宮門曰司馬門　又曰高帝瓜分天下以王有功之臣擇良日立諸侯洛陽上東門之外　漢書曰陳平家貧以席爲門然門外多有長者車轍　增又曰張釋之爲公車令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毋得入殿門遂劾不下殿門不敬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使丞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　又曰公孫弘元光五年對策天子擢第一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　漢書曰黃門郎屬黃門令日暮入對青瑣門名曰夕郎　又曰趙倢伃居鉤弋宮太始三年生昭帝任身十四月乃生上曰聞堯十四月而生乃命所

生門曰堯母門　漢武故事曰玉堂內殿十二門階陛咸以玉爲之門三層臺高十餘丈椽首欂以壁爲之因名壁門　又曰元帝爲太子謹慎初居桂宮上急召太子出龍樓門　張晏注曰門樓上有銅龍也不敢馳道　又曰太液池南有壁門　說苑曰于公築治廬舍謂匠人曰爲我高門我治獄未嘗有冤後世必有封侯者令容高蓋駟馬及後定國果爲丞相封西平侯　增應劭曰開陽門始成未有名宿昔有一柱來在樓上琅邪開陽縣上言縣南城門一柱飛去光武使人識視悵然遂堅縛之刻記其年月以名焉　後漢書曰光和元年詔名蔡邕

又楊賜等詣金商門引入崇德殿就問災異 原又曰
孔融曰鄭君里門四方所由觀禮其廣令容高車結駟
名爲通德門 世說曰楊修爲魏武主簿作相國門始
構榱桷魏武自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修見即令壞
之既竟曰門中活闊字也王嬪門大也 魏書曰文帝
初在東宮集諸儒於朝華城門內講論大義侃侃無倦
增又曰黃初元年幸洛陽帝居北宮以建始殿朝羣
臣門曰承明陳思王詩謁帝承明廬是也 蜀志曰臧
宮乘兵入小雒郭門歷成都城下 注漢武帝元鼎三年立成都郭十八門小雒郭門蓋其數焉
之土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後權因出過其門呼
昭辭疾篤權燒其門欲以恐之昭更開戶權使人臧火
住門良久昭諸子共扶昭起權載以還宮 晉書曰賀
循時廷尉張闓住小市將奪左右近宅以廣其居乃私
作都門早閉晏開人多患之訟於州府皆不見省會循
出連名詣循質之循曰見張廷尉當爲言閭閻而遽毀
其門詣循致謝 又曰江左不復晨賀夜漏未盡十刻
開宣陽門平旦始開殿門書漏上午刻皇帝乃出 又
曰咸康元年四月帝觀兵於廣莫門分命諸將 南史
曰梁元帝令胡僧祐援王僧辯將發泣下謂其子玘曰

汝可開朱白二門吾不捷則死吉則由朱門凶則由白
門元帝開而壯之後大敗侯景於橋其將任約送江陵
周書曰武帝建德三年朝羣臣露門 隋書曰梁元會
廷尉三官與建康三官皆法冠元服朝服以監東西中
華門 又曰高祖初爲定州總管先是定州城西門久
閉不行齊文宣帝時或請開之以便行路帝不許曰當
有聖人來啟之及高祖至而開焉 唐書曰高莫不警異
嘉豐公主與晉寧公主同降有司具冊禮光順門 又
曰員半千爲弘文學士與路敬淳分日待制顯福門下
又曰開元中上寶器諸置提象門 又曰天寶初韓

闕下上御興安門詰其反狀十二年十一月平淮西擒吳元濟以獻上御興安門大陳甲士旌旗十四年三月斬李師道上御興安門受俘大和三年斬李同捷丁亥御興安門受俘會昌四年八月平澤潞梟劉稹傳首京師十八日御興安門受俘　王海曰乾德二年五月乙丑修大內丁丑明德門成先是同州節度使張美進材木及成命學士陶穀為之記　宋史曰開寶元年正月大內營繕畢賜諸門名上坐寢殿洞開諸門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　又曰太宗修大內令諸門對啟　又曰慶曆四年御迎陽門名輔臣觀閱畫八年三月御迎陽門名諸制誥以至臺諫問得失　遼史曰聖宗統和二十四年改南京宮宣教門為元和門外三門為南端左掖門為萬春右掖門為千秋　金史曰大定元年殺英以軍至中都同留守璋詰至府議事英疑璋有謀乃陽許諾排鄣伏若將往者遂率騎從施仁門出見世宗於三河

門三

原

羅龍　飛兔　表宏漢紀曰建初一年有司依舊典請封諸舅馬太后不許曰前過濯龍門見外家車如水馬如龍吾亦不遠怨之但絕其歲用萬數止洛陽故宮名曰洛陽南宮青綺門　黃金　上洋序事金為君門白玉為君堂　舍章　建禮　洛陽故宮名曰

金馬　上洋序事張瑩漢南北掖序事金馬門紀曰馬援奏曰武帝時有建禮門銅馬法獻之有詔更名曰金馬門　聽政　登賢　劉澄之山川古今記曰武帝聽政殿前有登賢門　廣德　明禮　洛陽宮名晉太康中作　西暑　東陽　洛陽故宮名曰西暑門東陽門　銅馬　石牛　為蜀時序事石牛門今謂之牛門　清明　閶闔　宮殿門名上洋序事清明門閶闔門之西又曰閶闔門　定鼎　望鐘　洛陽有序事定鼎門故曰周鼎著焉望鐘門故宮名　仁壽　神仙　上洋序事仁壽門故宮名　含德　承明　洛陽故宮名晉有含德門承明門　敬法　崇禮　洛陽故宮名晉有敬法門崇禮門　會福　洛陽故宮名晉有會福門　授管鍵　修閻扇　伊上春之月序事授管鍵門修閻扇門　秋　東門通也元水在上曰秋門　雲龍風虎　萬春千秋　雲龍風虎之狀萬春千秋門　三過　九重　禹三過其門重記洛陽有萬春門　蹈閽　攜閽　公羊傳曰蹈門而哭君入注閽門介冑而立　旌儒　拘老　鄭元有一宇康成北海高密人在內一人在外張兇入孔子賢之門　

而無四牡之路可廣門衛令容馬則
讓成城氏城昭伯使拔逐之及葬執於季氏中門之外季平子怒曰何故以兵
入吾門拘拔氏老
五日生子文俗云此日生子及戶損其父妄留養之文
長曰受命於天受命於戶何不高其戶及戶損其父留養之文
淵鑑曰按三沛宮故事門戶號閉先
淵鑑曰按三沛宮故事門戶號閉先
淵鑑曰按三沛宮故事門戶號閉先

門東朝門即東都之郭門也

銀臺紀事

金液聽政會要貞觀十二年左右十

出入升降上下皆通九道以為往

懸弧於門左

虎闈龍門王元長曲水詩序入虎闈而品

左右

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左僕射上柱國燕國公于志寧可特進

銀青光祿大夫行中書侍郎上柱國臨海縣開國男杜正倫可太子右庶子

銀青光祿大夫行黃門侍郎上柱國東光縣開國男劉洎可中書侍郎

銀青光祿大夫行中書侍郎上柱國東光縣開國男劉洎可黃門侍郎

銀青光祿大夫行黃門侍郎上柱國東光縣開國男劉洎可中書侍郎

銀青光祿大夫行中書侍郎上柱國臨海縣開國男杜正倫

閉戶讀書　孫敬閉戶讀書　閉門埽軌　劉勝閉門埽軌　不欲異門　蕭子尚裹城公主詔以園地充第主辭以公主榮戚不欲異門　天子榜門　唐田游嵓舊宅在宮左高宗詔不聽毀天子自榜其門曰隱士田游嵓宅　晉司走門　李林甫為相或惡走其門臺省官為之一空　車馬輻輳　王暢子承幼簡貴有風格車馬填門有田英好危言忤權右貴指昇門曰此門輻輳不至者大小東陽承幼弟也並為東陽太守　門當列戟　韓滉門不忍滉乃不請以父時列戟　門植六闥　楊元宗貴妃楊氏四方獻餉結納門若市然　原以孝著三代表其門閭門植六闥　門若市然　高甲合禮　啟閉從時　華門圭竇　甕牖繩樞　通往來　作限內外　不出戶庭　而知天下　可以棲遲　詩杞戶祭先脾　杞門祭先肝　於門外順陰也凡杞門為祖祭先肝　月令孟春陽氣出杞之戶孟秋陰氣出杞之　卧戶　風俗通曰卧戶幽者居處之縮其頭令人病頭

原詩陳何胥賦得待詔金馬門詩曰漢家一統軌濟濟萬國朝飛纓拂曉霧輕輦逐晨飆槐衢映綠紱日彩麗金貂此時參待詔誰復想漁樵　增北周王褒入朝守東華門開詩曰鳳池通複道嚴駕早凌晨鐵符行警曙銀燄未開闔塹暗城無影晴新路不塵屯兵引畫劒騎吹動斑輪徒知仰齊藻抽辭殊未申　唐宋之問龍門應制詩宿雨霽氛埃流雲度城闕河堤柳新翠苑樹花先發洛陽花柳此時濃山水樓臺映幾重羣公拂霧朝翔鳳天子乘春幸鑿龍鑿龍近出王城外羽從淋漓擁軒蓋雲蹕繚臨御水橋天衣已入香山會山辟嶄巖斷復連清流澄徹俯伊川塔影遥遥綠波上星龍奕奕翠微連層巒舊長千尋木遠望初飛萬丈泉綵仗紅旗遠香閣下攢登高望河洛東城宮闕擬昭回南陌溝塍殊綺錯林下天香七寶臺山中有酒萬年杯微風一起祥花落仙樂初鳴鳳鳥來鳥來花落紛無已稱觴獻壽香霞裳歌舞淹留景欲斜石間猶駐五雲車鑾旗翼翼留芳草龍騎駸駸映晚花千乘萬騎鑾輿出水靜山空巖警蹕郊外喧喧引看人傾都南望屬車塵罷聲引飛閒幸漢故青門詩曰漢王建都邑渭水對青門朝市俱東逝墳陵共北源荒涼蕭相關燕沒郤平園全盛今何在物新吾君不事瑤池樂時雨來觀震處春　沈佺期從英雄復重論故基仍岳立遺堞尚雲屯當極土功壯安知人力煩天遊戒東首懷昔駐龍軒何必金湯固無如道德藩微臣諒多幸參乘偶垂恩預此陳古事敢奏興亡言　杜正倫元武門侍宴詩曰大君臨宸暇睿賞狎林泉開軒臨禁籞藉野列芳筵參差歌管颺容裔羽旗懸玉池流若醴雲閣聚非煙湛露晞堯日薰風入舜絃

大德侔元造微物荷陶甄謬陪瑤水宴仍厠柏梁篇闕名徒上月鄒辨詎談天既喜光華旦還傷遲暮年猶冀升中日簪裾奉肅然　張說元武門侍射詩曰射觀通元闕兵闌闢御筵雕弧月半上畫的暈重圓羿后神猶贊靈王法暗傳貫心精四返飲羽妙三連雪鶴來銜箭星麟下集弦一逢君宴合萬慶武功宣　王建早朝午門詩曰百官朝下午門西塵起春風滿御堤黃帕蓋鞍呈了馬紅羅纏項鬪回雞館松枝重墻頭出渠柳條長水面齋惟有教坊南草色古城陰處冷淒淒　李嶠詠門詩曰奕奕彤閨下煌煌紫禁禮阿房萬戶列閶闔九重開疏廣遺榮去于公待駟來詎知金馬側方朔有奇材　宋歐陽修徽安門曉望詩曰都門守宿霧佳氣鬱葱葱曉日寒川上青山白露中樓臺萬瓦合車馬九衢通恨乏登高賦徒知京邑雄　元李俊民杜門詩曰近來人事頗相乖獨坐何曾得好懷犬吠爲連酤酒市雞鳴常傍讀書齋門終待擧張家設閫恐難當噲等排恩客就中多氣岸時時下馬擊堂階　劉因登鎮州陽和門詩曰百尺市門起重過爲暫停憂分秋物色來聚趙禁形北望雲開嶽東行氣犯星憑闌天宇在人事聽浮萍　范柟詣東華門奉迎香輿詩曰天香曉報出宮城

已辦隅頭合樂迎黃鳥低斜衝隊過紫騮踈蕩著班行百王盛事無遺典萬乘深居有至情失喜快傳湯沐賜禮官識姓未知名

【增】歌唐李泰青門歌送東臺張判官曰青門金鎖平旦開城門日出使車回青門柳枝正堪折路旁一日幾人別東出青門路不窮驛樓官樹霸陵東花撲征衣看似雪鶴來銜箭四返飲羽妙三連雪鶴來銜箭星麟下集弦一逢君宴合萬慶武功宣　王建早朝午門詩曰百官朝下午門西塵起春風滿御堤黃帕蓋鞍呈了馬紅羅纏項鬪回雞館松枝重墻頭出渠柳條長水面齋惟有教坊南草色古城陰處冷淒淒　李嶠詠門詩曰奕奕彤閨下煌煌紫禁禮阿房萬戶列閶闔九重開疏廣遺榮去于公待駟來詎知金馬側方朔有奇材　宋歐陽修徽安門曉望詩曰都門守宿霧佳氣鬱葱葱曉日寒川上青山白露中樓臺萬瓦合車馬九衢通恨乏登高賦徒知京邑雄　元李俊民杜門詩曰近來人事頗相乖獨坐何曾得好懷犬吠爲連酤酒市雞鳴常傍讀書齋門終待擧張家設閫恐難當噲等排恩客就中多氣岸時時下馬擊堂階　劉因登鎮州陽和門詩曰百尺市門起重過爲暫停憂分秋物色來聚趙禁形北望雲開嶽東行氣犯星憑闌天宇在人事聽浮萍　范柟詣東華門奉迎香輿詩曰天香曉報出宮城百王盛事無遺典萬乘深居有至情失喜快傳湯沐賜禮官識姓未知名

【增】歌唐李泰青門歌送東臺張判官曰青門金鎖平旦開城門日出使車回青門柳枝正堪折路旁一日幾人別東出青門路不窮驛樓官樹霸陵東花撲征衣看似雪鶴來銜箭四返飲羽妙三連雪鶴來銜箭星麟下集弦一逢君宴合萬慶武功宣　王建早朝午門詩曰百官朝下午門西塵起春風滿御堤黃帕蓋鞍呈了馬紅羅纏項鬪回雞館松枝重墻頭出渠柳條長水面齋惟有教坊南草色古城陰處冷淒淒　李嶠詠門詩曰奕奕彤閨下煌煌紫禁禮阿房萬戶列閶闔九重開疏廣遺榮去于公待駟來詎知金馬側方朔有奇材　宋歐陽修徽安門曉望詩曰都門守宿霧佳氣鬱葱葱曉日寒川上青山白露中樓臺萬瓦合車馬九衢通恨乏登高賦徒知京邑雄　元李俊民杜門詩曰近來人事頗相乖獨坐何曾得好懷犬吠爲連酤酒市雞鳴常傍讀書齋門終待擧張家設閫恐難當噲等排恩客就中多氣岸時時下馬擊堂階　劉因登鎮州陽和門詩曰百尺市門起重過爲暫停憂分秋物色來聚趙禁形北望雲開嶽東行氣犯星憑闌天宇在人事聽浮萍　范柟詣東華門奉迎香輿詩曰天香曉報出宮城

【增】銘後漢李尤門銘曰門之設張爲宅表會納善閉邪擊柝防害　又中東門銘曰中東處仲月值當卯倉庚有聲葦鷹匿爪除去桎梏獄訟勿考　又開陽城門銘曰開陽在孟位月惟巳清門冠節太陽進起　又津城門銘曰津名自定位月在未溫風鼓暑著鷹鳥習鷙　又廣陽門銘曰廣陽位孟厥月在申涼風從時白露已分　又雍城門銘曰雍門處中位月在酉盲風寒濁鷲歸山阜　又夏城門銘曰夏門值孟位月在亥陰陽不通蝯蝝匿彩迎冬北壇從陰所在　又穀城門銘曰穀門北中位當於子太陰主刑殺伐爲始　晉摯虞門銘曰

祿無常家福無定門人謀鬼謀道在則尊

原 文後魏溫子昇閶闔門上梁祝文曰維王建國配彼太微大君有命高門啟扉良辰是簡穆卜無違雕梁乃架綺翼斯飛八龍杳育九重巍巍居宴納祜就日垂衣一人有慶四海攸歸

坊一

增 說文曰坊邑里之名 檢 漢宮闕名曰洛陽故北宮有九子坊 晉宮闕名曰洛陽宮有顯昌坊修成坊綏福坊延祿坊休徵坊承慶坊桂芬坊椒房坊舒蘭坊藝文坊

增 韋述兩京記曰東宮宜春門外有左春坊

春明夢餘錄京師雖設順天府兩縣而地分屬五城每城有坊中曰南薰澄清仁壽明照保泰大時雍小時雍安福積慶東城曰明時黃華思城居賢朝陽南城曰正東正西正南宣南宣北崇南崇北西城曰阜財金城鳴玉朝天河漕關外北城曰崇教昭回靖恭靈椿發祥金臺教忠關外等坊每城設御史巡視所轄有兵馬指揮使司都指揮副都指揮知事

坊二

補 王隱晉書曰東宮坊有醉相殺者中丞奏郎官從事孫鑠杖一百鑠奏東宮是行馬內而推行馬外官爲違法令詔中丞令史各杖一百 王珉答徐邈書曰見傅咸彈孫詹事或云是宮或云坊或云寺此東宮中別有坊又中庶子稱坊詹事稱寺寺同於九卿耳坊是通名如天朝之稱臺省也

增 韋述兩京記曰東京洛陽坊有薛王北領軍大將軍史萬歲宅 又曰東京洛陽坊有薛王侍郎許欽明宅欽明尚書圖盛師猶子與中書令郝處俊鄉黨親族兩家子弟類多醜陋而盛飾車馬以游於里巷京洛之語曰衣裳好儀貌惡不姓許即姓郝 又曰永興坊西北門有魏徵宅本宇文愷宅及徵居之太宗臨幸時將營小殿賜徵爲堂 又曰通化坊東南鄰公殷開山宅時人謂之無鬼坊 又曰延壽坊北門之西有尚書閻立本宅 又曰岐王範宅在尚書坊東北隅 又曰昭教坊隆興觀西有宋璟宅 又曰岐王範宅在尚書坊東北隅有太子太師鄭公魏徵宅之西中書令蘇味道宅在焉 見聞錄曰天寶中御史大夫王鉷有罪縣官簿錄太平坊宅數日不能遍 又曰崇仁坊西南隅有長寧公主宅既承恩加雕飾朱樓綺閣一時絕勝 又曰浮屠泓云長安永寧坊東南是金盞地 譙皇帝傳開元二年賜寧王薛王第於勝業

坊申王岐王於興安坊　玉海曰五坊唐德宗所立曰鵾坊鶻坊鵾坊鷹坊狗坊　又曰宋西京坊一百二十祥符建南京坊十八慶曆建北京坊二十一祥符有惠寧坊熙寧有崇化坊置來遠驛又有延秋坊置同文館

又曰祥符八年賜錢惟演第於昭化坊　又曰禮賓院在歸德坊掌蕃夷朝貢及互市　又曰司馬光判西京留司御史臺遂居洛濱置園於尊賢坊以獨樂名之

仙傳拾遺曰陽翁伯龍盧人有人與以白石一斗令種之當生美玉果生白辭長二尺者數雙北平徐氏有女翁伯欲求婚徐謂媒曰得白辭一雙可矣翁伯以白辭五雙遂婚徐氏數年雲龍下迎夫婦俱昇天今謂所居為玉田坊翁伯仙去後子孫立大石於田中以紀其事

原賦梁簫子範直坊賦曰余以天監六年為洗馬十七年復直中舍之坊感恩懷舊凄然而作歲惟庵茂清明送風承恩從官自府游宮信吾生之多幸達六合之大同何坊禁之寥閒對長庭之蕪永門幽幽而重閉室情悄而內靜應曉刻而坐朝聽雞鳴而自警雖生風於蟭螟終罕曜於陽景頗留連於九思恒殷勤於三省於時也春果餘英夏條垂實殿宇隆而起陰櫚連拳而負日傍高墉之邐迤觀層排之鬱律寫學宮於洛都摹畫堂於漢室臺榭千名仙靈間出

宅舍一

原 釋名曰宅擇也言擇吉處而營之也　周禮曰載師凡任地國宅無征鄭衆注云國宅城中宅無征也　尉繚子曰天子宅千畝諸侯百畝大夫以下里舍九畝　初學記曰宅亦曰第言有甲乙之次第也　魏王奏事曰出不由里門面大道者名曰第爵雖列侯食邑不滿萬戶不得作第其舍在里中皆不稱第　增 淮南子曰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循道理之數因天地之利然則六合不足均也　韓子曰有與猛者鄰欲買宅避之人曰是其賈將之滿矣子姑待之荅曰吾恐以我賈滿也遂去之　文子曰古之為道者量腹而食容身而居原 風俗通曰宅不西益俗說西者為上上益宅者妨家長也原其所以西益者禮記曰南向北向西方為上爾雅曰西南隅謂之奧長者之處也不西益者難動搖之耳　審西益有害增廣三面豈能獨吉乎　增 地鏡圖曰人望百家宅法中有赤氣者家有況財白氣人家財不保黑氣有五其伏在宅中青氣者有銀地寶也　嵇康宅無吉凶論曰設三公之宅而命愚民居之必不為三公

宅舍二

原 戴延之西征記曰潼關北去蒲坂城六十里中有舜廟城外有宅井及二妃壇南去城二十里有山舜所耕山上亦有廟　增 國語曰魯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使人謂之曰吾欲利子於外之寬者對曰夫位政之建也署位之表也車服表之章也宅章之次也祿次之實也君議五者以建政為不易之規也今有司來命易臣之命也不敢聞命　原 晏子曰景公使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居請更諸爽塏辭曰臣之先臣居此宅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　酈道元水經注曰齊城北門外有晏嬰宅　瀕鄉記曰老子祠在瀕鄉曲仁里譙城西出五十里老子平生時教化學仙故處也漢桓帝修建屋宇為老子廟　北二里李夫人祠是老子舊生宅也　盛弘之荊州記曰新野郡西七里有梅溪源出紫

山南流注涓故老傳漢西有百里奚宅 增 淮南子曰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以為西益不祥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睢曰吾欲西益宅而史以為不祥子以為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說而喜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欲不止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

蘇州記曰孔子弟子言偃宅在常熟縣西 原 范汪荊州記曰宛有三女樓伍子胥宅 庾仲雍荊州記曰柿歸縣有屈原宅伍胥廟檮衣石猶存 漢書曰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壞復於壁中得古經傳 述征記曰豐圻豐水西九十里有漢高祖宅 漢舊儀曰高皇帝家在豐中陽里為沛泗上亭長及為天子立沛廟祠豐故宅 又漢書曰高祖詔列侯食邑皆賜大第室吏二千石受小第室 又曰蕭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不治垣舍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無為勢家所奪 又曰夏侯嬰以太僕事惠帝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間乃賜嬰北第一曰近我以尊異之 增 又曰宣帝為皇孫時會朝請舍於長安尚冠里元平元年遭宗正至曾孫尚

冠里舍洗沐賜御府衣太僕以輜車奉迎曾孫就齋宗正府 又曰宣帝賜霍光甲第一區 原 又曰張放以公主子取皇后弟平恩侯嘉女成帝賜甲第 增 又曰揚雄處嵊山之陽有田一廛宅一區家貧嗜酒人稀至門有好事者載酒肴以游學 成都記曰成都縣南百步有嚴君平司馬相如揚雄宅今草元餘跡尚在 後漢書曰光武建武三年幸春陵祠園廟因置酒舊宅大會故人父母 原 又曰建武十七年幸章陵修園廟舊宅田里舍 范汪荊州記曰義陽六縣安昌里有光武宅枕白水陂所謂龍飛白水也 後漢書曰吳漢營出征妻子在後買田宅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分以與昆弟外家 增 又曰包咸於東海立精舍講授劉淑檀敷李允俱立精舍講授 原 又曰竇氏一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相與並代自祖及孫官府邸宅相望 又漢第 增 魏志曰張遼字文遠為雁門陽侯屢有戰功文帝臨氏世老壽後移子孫輒殘折他人居其故宅復稟世

壽乃知是宅所爲不知其何故疑井水赤乃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數十斛丹汁入井是以飲水而得壽

劉楨京口記曰糖頴山周衛二里餘山南隅隔路得都鑒故宅五十餘畝　戴延之征西記曰東陽門外道北吳蜀二主第宅去城二里墟墓猶存　述征記曰山陽縣東北二十里魏中散大夫嵇康園宅今悉爲丘墟而父老猶謂嵇公竹林地以時有遺竹也　吳志曰周瑜與孫策同年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令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　襄陽記曰李衡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於武陵龍陽洲上作宅種橘千樹臨死敕兒曰汝母每慈吾治家故窮如是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用汝衣食歲上一匹絹亦當足用爾亡後二十餘日兒白母母曰此當種柑橘也汝家失十戶客七八年必汝父遺爲宅冨咸康中柔宅上枯樹猶存　郡國志曰洛陽有董卓宅在永和里掘地輒得金玉寶貨後魏邢巒掘得丹砂及錢銘曰董太傅之物後夢卓來索欒不與女取劒寫去不還荀氏所養當起宅材者云當出書與女學荀手跡作書與女取劒寫去不還荀氏

餘萬於是家業用展病者亦愈　又曰孔愉爲會稽內史在郡三年營山臨湖南倏山下數畝地爲宅草屋數間便棄官居之送資數百萬一無所取　世說曰鍾會荀濟二人滿好不協荀有寵幼徒百萬常在母鍾太夫人所鍾善隸書學荀手跡作書與母取劒寫去不還荀後知是鍾而無由復思所以報之會鍾兄弟二人共以千萬起宅始成甚精麗未得移住荀善畫於是潛往畫鍾門堂並作大傢形像衣冠狀貌如平生之容鍾來入門便感動宅遂空廢　輿地志曰襄陽城東南有白沙洲元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洲之陽魚梁洲望言樹心知其意便使兄住

衛對宇歡情自接每至相思則褰裳涉水豈待還柱杪於千里貢深心於永思哉

【原】婁承先傳曰婁元到廣州遂徘徊躑躅於仲翔宅故處哀咽悽愴不能自勝

三輔決錄曰郭詳爲太尉長史起大宅在高陵城西世稱曰長史宅

搜神記曰魏郡張氏本富忽衰死財散賓宅與程應應舉家疾賣於何文文先獨持大刀暮入北堂梁上一吏中有一人長丈餘高冠赤幘呼曰細腰細腰應諾何以有人氣答無便去文因叮細腰問向赤幘人是誰答曰金也在西壁下問君是誰答云我杵也今在籠下文掘得金三百斤燒去杵由此大富宅遂清

【寧】【宅】襄沔記曰韋獻少時有南陽人蔡郎善望氣象嘗宅應出三公刺史貴不可言時獻宅上有草屋數間鄰宅在城南悉是瓦屋求換獻宅疑而不許後奉龍飛遂成宅相簡文徵書至望氣之言驗矣　宋書曰張鏡與顏延之鄰居顏談義飲酒叫呼不絕而鏡靜默後與客談延之從籬邊取胡牀坐聽辭義清玄乃曰彼有人焉由是不復叫呼　後魏書曰王椿於鄉造宅廳事極高壯本郡人呼椿爲王太原一日時人忽云此乃太原王宅豈王太原未幾爾朱榮果居椿宅封太原王　又曰孝文因行藥至司徒府南見蠻賊謂曰朝行藥至此見卿宅乃住東望德館情有依然繼對曰陛下移構中原方建無窮之業臣意在於魏昇降寧容不務求寧之宅帝謂司空穆亮射李沖曰蠻之此言其意不小　北史三輔決錄曰郭詳爲太尉長史起大宅在高陵城西世稱曰宇文護執政廣營第宅嘗名所居曰安樂宅信宇子山府吾之子居宋玉故宅信哀江南賦所云誅茅宋玉宅是也　長安志曰隋煬帝在藩舊宅武德中賜尚書右僕射蕭瑀爲園後瑀子銳尚襄平公主諂別營主第主辭以姑婦異居有乖禮則因陳因請乃以園

地充主第又辭公主終戟不欲異門乃併瑀之院門

閻見記曰魏徵嘗朝重臣也所居室宇卑陋太宗欲爲營第輒讓不受洎徵寢疾太宗將營小殿遂輟其材爲造正堂五日而就　朝野僉載曰宗楚客造一宅新成皆是文柏爲梁沉香和紅粉以泥壁開門則香氣逢勃磨文石爲階砌及地著吉莫靴者行則仰仆楚客被遣昌王推得贓萬餘兄弟配流太平公主就其宅看歎曰觀其行坐處吾輩虛生浪死　見聞錄曰則天以後王侯妃主京城第宅日加崇麗天寶中御史大夫王鉷有罪賜死縣官簿錄太平坊宅數日不能遍宅內有

自兩亭從舊上飛流回注當夏處之凜若高秋又有寶鈿井欄不知其價他物稱是　明皇雜錄曰貴妃姊虢國夫人恩傾一時大治第宅棟宇之盛世無與比所居韋嗣立舊宅韋氏諸子方亭午偃息於堂廡間忽見一婦人衣黃披衫降自步簷有侍婢數十笑語自若謂韋氏諸子曰聞此宅欲貨其價幾何韋氏降階而言曰先人舊廬所未忍捨語未畢有工人數百登兩廂掘其瓦木韋氏既不能制乃率家僮擊其琴書委於衢路而自歎曰不才無為勢家所奪古人之戒將見於今日乎而與韋氏賠地十畝餘其他一無所酬　兩京記曰崇仁坊西南隅長寧公主宅既承恩盛加雕飾朱樓綺閣一時絶勝又有山池別院山谷虧蔽勢若自然中宗及韋庶人數游於此第留連彌日賦詩飲宴上官昭容操翰於亭子柱上寫之韋氏敗遂奏為觀詞人名士竟入游賞　唐書曰浮圖泓與張說市宅成無穿西北隅他日怪氣索然視西北隅果有三坎皆深丈餘驚曰公富貴一世而已諸子將不終說將平之泓曰客土無氣與地脈不連譬身有瘡病補以他肉無益也後子均均為安祿山委任克復後均遠流均賜死　又曰張垍尚主即同光中始賜明宗梁租庸使趙巖宅雖華以趨內遠乃禁中置內宅岐陽公主下嫁杜悰開第昌化里　又曰

族仕者千餘人議曰家世盛衰係權者喜怒不可拒損曰今尺寸土皆先人舊貲非吾等所有安可奉權貴耶窮達命也卒不與　窮幽記曰白樂天得楊憑宅竹木池館有林泉之致因為池上篇題曰都門風水土木之勝在履道里　五代史曰漢初以晉入蕃將相第宅賜隨駕大臣以趙榮第賜太祖太祖名榮子前刑部郎中易則告之曰所賜除薰屬版籍外如有別墅勝己所置者可歸本直即以千緡遺易則慙恐辭讓太祖堅與之乃受　又曰羅紹威前唐時常建第洛陽福善里莊宗同光中始賜明宗梁租庸使趙巖宅雖華以趨內遠乃

名絡威于周敬易其第後明宗即位一日夢中見一人儀形瓌秀若素識者上夢中曰此得非前宅主羅氏乎及寤訪其子孫左右對曰周敬現列明宗名至頻符夢中所見上謂侍臣曰朕不欲使大勳之後久無土地因授左馮掖非承家爲善何以致此　宋史曰建隆元年宋州以歸德軍旌節詔置潛龍宅　又曰開寶九年詔於朱雀門外馳道之左建大第甲於輦下既成名曰禮賢宅以待錢俶　又曰祥符二年令江州縣修唐白居易第以江州有舊宅畫像故命葺之　玉海曰范文正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以爲游逸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況居室哉　山堂肆考曰王荊公宅在金陵鍾山四無居人其宅僅蔽風雨又不設垣墻望之若逆旅之舍　宋史曰熙寧四年詔賜濮王子通州防禦使宗隱芳林園宅一區六年賜彰武留後承選芳林園宅　又曰紹興三年詔南班宗室新第以睦親爲名　山堂肆考曰岳少保宅在杭州治北郡人即其地立廟祀之廟有井相傳飛被害時有女尚幼挾銀餅投井而死故廟亦祀焉　夷堅續志曰理宗時丞相崔與之歸蜀建第甚麗有豪商李姓者亦從而效之即用崔府匠人規制落成崔往觀之歸名

宅舍三　探索

原萬里　千畝司馬相如大人賦曰時有大人今在乎中州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況居室哉　山堂肆考曰王荊公宅在金陵鍾山四無居人其宅僅蔽風雨又不設垣墻望之若逆旅之舍　宋史曰熙寧四年詔賜濮王子通州防禦使宗隱芳林園宅一區六年賜彰武留後承選芳林園宅　又曰紹興三年詔南班宗室新第以睦親爲名　山堂肆考曰岳少保宅在杭州治北郡人即其地立廟祀之廟有井相傳飛被害時有女尚幼挾銀餅投井而死故廟亦祀焉　夷堅續志曰理宗時丞相崔與之歸蜀建第甚麗有豪商李姓者亦從而效之即用崔府匠人規制落成崔往觀之歸名

第必極壯麗下詳序事　晉腴　宋璟傳曰璟子晉腴官監察御史璟之宅爲里人所市時有大人以分在乎下詳序事　推讓親　王詳序事　推友　齊

一區三畝揚雄之制遷爲司徒裁有一宅後爲司徒史揚季有田一區有宅一區復推與兄子及宅三畝時人美之

種竹操書世說王子猷每假人宅必種竹人詰之曰不可一日無此君

市宅劉廣後漢張霸受厭氏春秋博覽五經門徒數百教養諸生慕之各市宅於其旁成寢

呈材晉季武子成寢呈材文選注西易

板屋部屋

詩曰在其板屋亂我心曲注西易

欲客長執幡旗衆咸笑之

容幡旗衣綿錦晉王濬字士治恢廓有大志嘗起宅門前路廣數十步或問之濬曰吾

長者車轍詩君子攸寧

人構館於驛流

究安宅假大宅詩其究安宅如長安假大宅今其子孫求仕生無

仰屋而歎容身而居蓋覓兔窟狐穴見古書

居無崔寔貧產以已賣田宅爲業

仲爲盜魯莊公非禮也後漢張仲蔚隱於平陵門多賓客仲蔚爲蒿萊滿徑

美田蚡請益王爲相宮擴刻桓宮槐非禮也君子以爲慢矣

卜工占宅晉有司限宅一所五丈官擬造新宅後作漢司徒裁有一宅復推與兄子及宅三畝時人美之

起白屋列東第漢書三公九將

塞谿宣知行人置屋舍內以欲以開道

書繒惠及晉桓元欲以開道謝安宅之爲誓其孫謝混曰名伯之仁德獨不能保五畝之宅耶元慙而止

第一徑五畝辭上即張仲蔚事詳漢

宇敘在宥風流爲江左

相由窮巷起白屋列東第司馬相如揚雄居東第

淵鑑類函卷三百四十五　宅舍　十四

宅舍

逆旅北史陽固宇敬安魏世宗時中尉王顯起宅既成集僚屬宴酒酣問固曰此宅何如固曰晏嬰此蓋司馬傳舍耳惟有有德者能卒願公勉之顯默然於周易豫徐勉戒子書曰吾清白傳家世無穢濁門第宅西邊既施宣德寺不復方幅意調亦逆旅舍耳何事頻華營怪時人謂是我宅其死矣

定是誰室特賜近第改築新宅漢書上即夏侯嬰事詳蘇子由因

十氏故居改築新宅其題事詳甚有柴氏鄭三閭求售易其尤舊而卜氏之舊而易其

三百餘萬後力不能致子遲已四千

無不可子孫若

賢當師公儉

龍原書窟笠澤幽居楊震宅西有志號州尤古書

龍望原南有太尉藏書窟大元初人逐歌入穴見古書

一千卷

陸龜蒙宅在笠澤其

中書棚復名主人曰此住樹

得無久憤乎又與之鎮四千

直唐田游岩隱其山高宗拜爲弘文館學士乘傳赴都

直帝管事天宮游岩舊宅在宮

居處部

淵鑑類函卷三百四十五　宅舍　十五

其門曰隱士曰游岩宅

宅衆以其起書生素無貲皆竊笑之紀日所遣之人白

有住宅直二百萬周以閻

有可給直并賜奴婢什物治第京師侈其堂無慮費錢二

宮第唐馬璘家富不貲治第京師侈其堂無慮費錢二萬緡及璘卒妻歸都人爭入賀其第觀之德宗即以其第進

假王涯唐王涯再爲人爭入賀其第觀之德宗即以其第進

鑿馬璘中寢假王涯

天子榜門有司給唐馬周初拜御史置一第受庭中樹復名主人曰此住樹

得無久憤乎又與之鎮四千

直唐田游岩隱其山高宗拜爲弘文館學士乘傳赴都

直帝管事天宮游岩舊宅在宮

居處部

逆旅北史陽固宇敬安魏世宗時中尉王顯起宅既成集僚屬宴酒酣問固曰此宅何如固曰晏嬰此蓋司馬傳舍耳惟有有德者能卒願公勉之顯默然於周易豫徐勉戒子書曰吾清白傳家世無穢濁門第宅西邊既施宣德寺不復方幅意調亦逆旅舍耳何事頻華營怪時人謂是我宅其死矣

定是誰室特賜近第改築新宅漢書上即夏侯嬰事詳蘇子由因

十氏故居改築新宅其題事詳甚有柴氏鄭三閭求售易其尤舊而卜氏之舊而易其

三百餘萬後力不能致子遲已四千

無不可子孫若

賢當師公儉

龍原書窟笠澤幽居楊震宅西有志號州尤古書

龍望原南有太尉藏書窟大元初人逐歌入穴見古書

一千卷

陸龜蒙宅在笠澤其

中書棚復名主人曰此住樹

得無久憤乎又與之鎮四千

直唐田游岩隱其山高宗拜爲弘文館學士乘傳赴都

直帝管事天宮游岩舊宅在宮

居處部

南山敝廬裝晉公治第於集賢坊貝援館涼臺賢里洛石林叢壞垣幽勝

作別墅名伯之仁德獨不能保五畝之宅耶元慙而止

玉溆然詩北關休

上書南山歸敝廬

結怨者多憂刺客竊

唐白居易所居重脩上知遇爲當時所忌乃夕

疏洛構樓唐李林甫自知

再徙人莫之知

東都別墅

放意詩酒無立功名意於東都履道里疏名種樹構石
樓與僧如滿結香山社鑿龍門八節灘爲游賞之所

第開康衢宅通永巷

高門大屋以奪龍山之一中通永巷

東田結廬北渚

無妻子結廬北渚

竹徑花溪

杜甫浣花里在成都南門外百步有竹徑通幽花溪抱村

安宅之東唐天寶辟難於此俗呼爲燒杵掘金

上即仙文事詳搜神記在洛陽舊仁私第

居陸處水宿

太白有居廬山詩曰我愛陸處士閒棲愛水雲

張融舟居

融爲中書郎常以舟爲居出入門巷

呂保崖穴

保崖穴在洛陽舊仁私第

洛城破屋

武夷精舍

韓愈爲國子先生名城理城南有故太保鄭公廢宅愈

以居近喧雜屋室隘陋不足棲息乃即廢寺之西偏

葺而新之名曰精舍始往居之與所親書曰吾聞古

之人有言曰大丈夫處世不爲公卿則爲農工商賈今

吾既不得爲公卿又不肯爲農工商賈其勢固不容

不爲吾所有也吾將老焉其中庭有池臺竹樹之勝

安道起宅

康節遷居

治第衢州

卜居陽羨

趙抃知衢州卜居陽羨既而起即作別館以待人之

買者一居相傳百年吾子不賣舉以示子也彼亦以

一旦訣別所以立也彼亦悲吾所售不必深悲當以

是館即公以五百緡所得者因再三駢之即命

取屋券劉施焚之呼其子毋遷舊宅不忘其自

乘燭周覽乘車一游

郭義鎮從

恐傷蟻蟲

僅容旋馬

文暉爲國子博士分務東都履道里有池一區竹木

數叢而已僅容旋馬

莫嫌地窄

敢辭湫隘

陸羽嘗以竟陵地形如鼎足者軸為南高北下中間

窪而受水水自山下流出東岸如偃月形羽於是

結廬於其上以適其用名曰疑亭

青山金陵故市

南朝至陳故市在今上元縣南青溪之東

日長簷短

侯嘉之青山之南人呼為太子湖北岸有大業中

築宮之遺址

洽比親善

擇鄰而居

五家三徙

孟母三遷以擇鄰

爲擇仁里

里仁爲美以有仁德之人爲鄰也

不擇是卜

論語

非卜其里是卜其鄰

許學可居

春不相連墻

居必擇善

孟子曰居必擇善不善則失其心之安故君子之

居也必擇其善者而處焉

穿壁引光

匡衡勤學而家貧鄰舍有大書而燭不及衡乃穿壁

引其光以書映之

祭竈請鄰

送酒乞醯

陶潛貧不能常得酒親舊知其如此或載酒及肴

遇潛輒設潛無不飲期於必醉既醉而退曾無吝

情去留之意

百萬買鄰

唐鄭相如家於洛陽宣平里門多長者相如每出行

坊曲見閒地即指畫步尺丈與鄰人約曰此地幾何

尺為我買之鄰人笑而從之相如歸即署券牙保

一文益地

梁呂僧珍為南康郡中正僧珍問鄉人何以得此

一千萬買宅一百萬買鄰

爲鄰夜竊置簫地自益喜見之伺伯去後密拔其簫以爲地一丈益伯覺之慙懼既還所侵又却一丈

宅舍四　擇鄰附

源 儒宮儒者之宮　蝸舍蝸牛之舍

功呈巧呈巧致功期不阨非石非董時能居此

去詩風雨攸除鳥鼠攸去　利田宅復其戶利田宅也　發屋居無貲

卜築經營　汰侈　完繕　修治　寧宇閒居　浦云安也

甲第宮騎　舊宅支壞　傳天之所壞也　田宅不蠲　蠲除也

居處不淫　我圖爾居　貽燕尚懼蓋侯之誡　趙文考度土而居　軫騫崩之慮

貽燥溼之憂　許伯延賓　聚崔喧　見吳融詩詳後　園荒蓋古

室猶欽張老之言　增 娃聚同上　宅舍

淵鑑類函卷三百四十五　居處部

見唐大宗詩詳後　野蒿生庭　見唐太宗詩詳後　池草侵沙　見宋祁詩詳後

閒花舍笑　見方干詩詳後　巧樹經陰　見張文潛詩詳後　買宅

白污　史記高祖數使使候何何數使人問其安今何不多買田宅賤貸以自汙上心乃安　方吳蕭相

不因人熱　漢書鄧通文帝嘗燭之　食比部其乳　童子不爲人熱者也　鬼營　周地名　見范蠡

青矣第二兒夜忽見人來燭之不得至曉乃解　見鬼　令人笑拙　顏延之所受器服貴重傾一時

見縮項在此宅先是吳前將軍謂曰　古人誰比　南齊書裴

檐甘破來　不改宅宇如舊　見梁起宅記也　昭明永明時鷹

舊爲之好令後人笑拙中使虞選授始安內史在郡時鷹

曰裝明還郡歸還無宅第舍華僭至　連樓走馬　唐書許敬宗

妓走馬其上　枯柿復生

舊記唐睿宗景雲二年詔以興聖舊宅爲寺是高祖舊宅有枯柿復生赦天下　木妖德宗實錄大曆十四年歲

元載馬璘劉忠翼之第自天寶中京師堂寢已極宏麗而第宅未甚踰制然猶國公李靖廟已爲變人楊氏廢

矣及安史二逆之後大臣宿將競崇侈靡乃上人謂之木妖　居寢鬱然　唐書楊行

人請之　紅紗籠盂　蜀杜城王衍幻術之類　宅注

延璘之第以避璘之嫌即衍之舊宅也　蜀中以舊宅爲宅注

上書孟字以戲之　紗籠之知祥見而笑曰孟知祥我爲代居此耶　泣葬光　錄顧全武於越中廣拔檄楠建宅極其宏麗而卒

書畢亦預知我爲代居此耶　工之際　陳梁皆出水戶編凌濕竟不得入斯屋而卒

治第於羅刹極爲宏麗綿亘數百步宅成升之已疾甚不得居不得賣不得　登西樓而已人謂孟知祥至蜀時盜起王建發兵討之未

修不　擇鄰　原　陸乃四鄰之教三不得居不得賣不得修仲　肩輿一登　承相陳升之時　筆談神宗時　守在四鄰　諸侯守在四鄰

源 詩蓼彼蕭斯零露湑兮　幽花滿樹　見杜子美詩詳後　宜作兩

家春　見白居易詩　相看萬事休　見劉和詩　隙壁透燈光　見梁昭

臨山原石道步步新情迴池繞雞同渠　見于鄴詩後

聊用述心詩曰訪宇北山阿卜居西鄰外幼賞悅禽魚

閑外往歲羈役浙東備歷江山之美名都勝境極盡登

臯性美蓬艾　陳江總歲暮還宅詩曰悵然想泉石驅

駕出城闉翦竹春前筍驚花雪後梅青山殊可對黃卷

復時開　又南還尋草市宅詩曰紅顏辭洛白首入轅轅乘春還故里徐步采芳蓀徑毀悲求仲林殘憶巨源見桐猶識井看柳尚知門花落空難遍鶯啼靜易喧無人訪語默何處敘寒溫百年獨如此傷心豈復論

隋元行恭過故宅詩曰頹城百戰後荒邑四鄰通將軍已折步兵途轉窮吹臺有山鳥歌處聒野蟲草深斜徑滅水盡曲池空林中滿明月是處來春風惟餘一廢井尚夾兩株桐　唐太宗過舊宅詩曰新豐停翠輦舊邑駐鳴笳園荒一徑斷臺古半階斜前池消舊水昔樹發今花一朝辭此地四海遂成家　楊師道還山宅詩曰暮春還舊嶺徙倚對芳草無人徑空山正落花垂藤埽幽石臥柳礙浮槎鳥散茅簷靜雲披澗戶斜依然此泉路猶是昔烟霞

增　唐太宗過舊宮詩金輿巡白水玉輦駐新豐紐落藤披架花殘菊破叢葉鋪荒草蔓流竭半池空紉佩蘭洞徑舒洼樂剪桐昔地一藩內今宅九圍中架海波澄鏡韜戈罷反農八表文同軌無勞歌大風　許敬宗奉和詩曰飛雲臨紫極出震表清光白龕家寰海今茲反帝鄉情深感代國樂甚讌謳方太常岐鳳鳴層閣鄧崔賀雕梁桂山猶總翠蘅薄尚流芳攀鱗有遺皓沐德忭稱觴　上

張說奉和詩曰蕙蕙興王郡殷憂啟聖圖周成會西土漢武幸南都歲卜鎣與邁農祠馬政敷武威稜外域文教靡中區警蹕千戈振朝宗萬國趨舊藩人事革新化玉容殊鑿有眞龍畫庭餘鳴鳳梧叢鸑鷟祝堯壽合鼎獻湯厨陽樂寒初變春思轉共蘇三者領命服五稔復田輸君賦大風起人歌湛露濡從臣觀玉葉方願紀靈符

蘇頲奉和詩曰潞國臨淄郡天王別駕輿出潛離隱際小往大來初東陸行春典南陽即舊居約川星早駐扶道日旂舒雲覆連行在風迴助埽除太行城邑望皐落土田疏昔試邦興后今過俗後予示威寧校獵崇讓

不陳漁府史遵宸扆鄉耆捧帝車帳傾三飲處闕整六飛餘盛業銘汾鼎昌期應洛書願陪歌賦末留此蜀相如　劉憲奉和幸禮部尚書竇希玠宅應制詩曰北斗樞機任西京肺腑親疇昔王門下今茲制幸辰恩光山水被聖化管絃新遊座薰紅葉當軒暗綠筠摘荷纔早夏聽鳥尚餘春行漏金徒晚風煙起觀津　李乂奉和詩曰家住千門側亭臨二水傍貴游開北地宸眷幸西鄉曳屨迎中谷鳴絲出後堂浦疑觀萬物峰似駐三光草向賡筵樂花承繡扆香聖情思舊重留飲賦雕章沈佺期奉和詩曰北闕垂旒暇南宮聽履迴天臨翔鳳宅

轉恩沾濯龍開蘭氣承仙帳櫚花引御杯水從金穴吐雲是玉山來池影搖歌扇林香散舞臺不知行漏晚清蹕尚徘徊　蘇頲奉和詩曰尚書列侯地外戚近臣家飛棟臨青綺迴輿轉翠華日文當戶樹泉漾滿池花圖高石方流權魏沙豫游今聽履侍從昔鳴笳自有天文隆無勞訪海查　元宗過大哥宅詩曰魯衛情先重親賢寵轉多冕旒豐暇日乘景暫經過咸里申高宴平臺奏雅歌復尋為善樂方驗保山河　張說奉和寧王宅應制詩曰進酒忘愛館簫韶喜降尋帝堯敦睦禮王季友兄心竹院龍鳴笛梧宮鳳繞林大風將小雅一

守重千金　李嶠游漏宅詩曰寂寂蓬萬徑喧喧湫隘廬屢逢長者轍時引故人車孟母遷鄰罷將軍辭第初惟憐草元處獨對一牀書　張說奉勅宴梁王宅詩曰北斗虎殿成鴻業猿岩題鳳賦既荷大君恩還蒙小山遇秋吹迎絃管涼雲生竹樹共昔朱邸歡無辭洛城暮　武三思奉和詩曰岩居多水石野宅滿風煙本謂開三徑俄欣降九天穿林移步輦拂岸轉行旃鳳竹初垂籜龜荷未吐蓮願持山作壽恒用劫為年　杜甫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詩曰寒城朝煙淡山谷落葉赤陰風千里來吹汝江上宅鵾鷄號江渚日色傍阡陌借問持斧翁

翁幾年長沙客哀哀失木狄矯矯避弓翮亦知故鄉樂未敢思宿昔昔在鳳翔都共通金闕郊暗長戟兵家忌間諜此輩常接跡臺中領棄劾君必慎剖析不忍殺無辜所以分黑白上官權許與失意見遷斥仲尼甘旅人向子識損益朝廷非不知閉口休歎息佘時忝諍臣丹陛實咫尺相看受狼狽至此難塞責行邁心多違出門無與適於公負明義惆悵頭俱白　又入宅詩曰奔峭背赤甲斷崖當白鹽客居媿遷次春色漸多添花亞欲移竹鳥窺新巷簾衰年不敢恨勝槩欲相煎　又曰亂後居難定春歸客未還水生魚復浦

雲暖麝香山半頂梳頭白過船柱杖斑相看多使者一
一問函關　又曰宋玉歸州宅雲通白帝城吾人海老
病旅食豈才名峽口風常急江流氣不平只應與兒子
飄轉任浮生　又南鄰詩曰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
栗未全貧慣看賓客兒童喜得食階除鳥雀馴秋水纔
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
門月色新　又過南鄰朱山人水亭詩曰相近竹參差
相過人不知幽花欲滿樹小水細通池歸客村非遠殘
樽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　又比鄰詩曰明
府豈辭滿藏身方告勞青錢買野竹白幘岸江皐愛酒
子繡初成翦翠雕芳褥眞珠帖小纓何時學健舞闕取
落花輕　錢起宴曹王宅詩曰賢王馴馬退朝初小苑
三春帶雨餘林洛蕙龍多貴氣樓臺隱映接天居仙雞
引敎穿紅藥宮燕銜泥落綺疏自歎平生相識願何如
今日剛應徐　于鵠題鄰居詩曰僻巷鄰家少茅簷喜
並居蒸梨常共竈澆薤亦同渠傳履朝尋藥分燈夜讀
書雖然在城市還得似樵漁　白居易卜居履道詩曰
游宦京都二十春貧中無處可安貧長羨蝸牛猶有舍

不如碩鼠解藏身且求容止錐頭立免似漂流木偶人
但道吾廬心便足敢辭湫隘與囂塵　又曰莫嫌地窄
林泉小莫厭家貧活計微大有高門空鎖宅主人到老
不曾歸　又刺處奢詩曰杏爲梁桂爲柱何人堂堂李
開府碧砌油軒色未乾去年身沒今移主高其墻大其
門誰家第宅盧將軍素泥木板光未滅今歲官收別賜
人開府之堂將軍宅未造成時頭已白逆旅重居逆旅
中身是主人心是客更有愚夫念身後心雖甚長計非
久窮奢極麗越規模付子傳孫令保守莫教門外過客
聞撫掌回頭笑殺君君不見馬家尚猶存宅邊頭作奉
誠園君不見瑰家扁他人詔贖賜還五代孫倫存奢失
今在目安用高墻圍大屋　吳融廢宅詩曰風飄碧瓦雨摧垣却有鄰人爲鎖門幾樹好花閒白晝滿庭芳草
易黃昏放魚池涸蛙爭聚栖燕梁空雀自喧不獨凄涼
眼前事咸陽一火便成原　皮日休襄川漢陽王故宅
詩曰碑字依稀廟已荒猶聞耆舊說賢王林園一半爲
他主山水虛言是故鄉戟戶野蒿生翠瓦舞樓栖鴿污
雕梁潑天功業緣何事不得終身是霍光　方干題故
人廢宅詩曰舉目凄凉入破門鮫人一飯尚知恩開花
舊識猶含笑怪石無情更不言樵叟和巢伐桃李牧童

兼草踏蘭蓀壺觴笑引隨風去惟有聲聲蜀帝魂 宋張耒京師廢宅詩曰當道朱門日日扃高堂歌吹久無聲古窗積雨昏殘壁朽樹經陰常寄生門下老人時灑掃舊時賓客歎平生鹽姬嬌馬知何處獨有庭花空自榮 又司馬光和景仁卜居許下詩曰壯盛相知約歲寒索居今日驥俱斑拂衣已解虞卿印築室何須謝傅山許下田園雖有素洛中花卉足供閒他年決意歸何處便見交情厚薄間 元李俊民宋玉宅詩曰離騷經裏見文章水綠山青是楚鄉往事一場巫峽夢秋風搖落在東墻 趙孟頫德清閒居詩曰已無新夢到清都空有高情學隱居貧尚典衣貪賒畫病思棄研厭求書圍人焚積夜防虎豹女叩皮雇朝賣魚囷即杭書饑即飯謀生自笑一何疎 宋元廢宅詩曰金谷花開得幾春東風吹逐路傍塵蛙鳴私地為官地燕認新人是故人朱履賣錢豪客散玉釵乘傳舞蛾輩歌環一鎖歌鐘斷時有鵑聲恐四鄰 周權張氏新居詩曰小雨東風拂袂寒神仙華屋畫圖看茶香入座午煙歇花影壓簾春晝閒翠竹白沙泉細細朱闌玉樹鳥關關客來一笑推棋局坐占溪南十里山 明高啟丁令威宅詩曰令威作仙天上去舊宅留在空山阿千年宅廢但移井何處

更聞華表歌南陌黃塵促去客東流碧海絕迴波鶴歸重覽應惆悵地上丘墳今又多 又寄題內弟周思敬野人居詩曰野人何處是幽棲閒道天隨舊宅西半屋圖書春落盡一村花柳晝鳴雞分泉自汲烹茶水待雨惟耕種藥畦日暮扁舟欲相訪恐驚鷗鳥過前溪 **賦** 魏曹植閒居賦曰何吾人之介特去朋匹而無儔出靡時以娛志入無樂以消憂之無常感陽春之發節聊輕駕而遠翔登高丘以延企時薄暮而起予仰歸雲以載奔過蘭蕙之長圃冀芬芳之可服結春蘅以延佇入虛廊之閒館步生風之廣廡踐蜜邇之修除即蔽景之元宇翠鳥翔於南枝元鶴鳴於北墅青魚躍於東沼白鳥戲於西渚遂乃背通谷對綠波藉文茵翳春華丹轂更馳羽騎相過 晉潘岳閒居賦曰岳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以巧宦之目未嘗不慨然廢書而歎曰嗟乎巧誠有之拙亦宜然於是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池沼足以漁釣春秋足以代耕灌園鬻蔬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俟伏臘之費此亦拙者之為政也乃作閒居之賦於是退而閒居於洛之涘身齊逸民名綴下士陪京泝伊面郊後市浮梁黝以徑度靈臺傑而高峙窺天文之祕奧究

人事之終始爰定我居築室穿池長楊映洛芳枳樹籬游鱗瀲瀲清蓴敷披竹木蓊蔚蘿蔓果參差張公大谷之梨植三桃表櫻胡之別二李曜丹白之色石榴蒲萄之珍磊落曼衍乎其側梅杏郁棣之屬繁榮藻麗之飾華實照爛言所不能極也菜則薤韭蒜芋青笋紫薑蘘荷依蔭時蘆向陽綠葵含露白薤負霜柳垂陰車結軌陸摘紫房水掛赬鯉或宴於林或禊於汜　庾闡閑居賦

庭林燕巢於幕既乃青陽結陰木槿開榮森條霜重綠葉雲傾陰興則暑退風來則氣清前臨塘中眇目長洲晨渠吐溜歸潮夕流顧有崇臺高觀凌虛遠游若夫左瞻天宮右眄西嶽鳧飛形素嶺數翠綠朝霞時清滄浪靡濁黃綺絮其雲棲漁父欣其濯足至於體散元風神陶妙象靜因虛來動率化往簫然忘覽豁爾遺想榮悴庸期孰測幽朗故細無形骸之狹巨非天地之廣音興於輕浪覆碧葉於澄湖其陸卉則紫蘇黃芩蘼蕪芍藥蘭石衣海髮蓴綠菰天著山韭雁齒麋舌牛唇鼠首若乃閑宅殊制田園異區李衛則橘林千樹石崇則雜果萬株並豪情之所侈非儉志之所娛欲令紛披翁鬱吐綠攢朱開丹房以四照舒翠葉而九衢其林鳥則翻泊頡頏遺音下上楚雀多名流鶯

徇物徒羈紲於天壤應屬歎於牽絲陸興言於世網爾乃傍窮野指荒郊編霜葵蓍寒茅構柄噪之所集築町疃之所交因犯檐而刊樹由妨基而剪巢織宿楚而成門籍外扉而爲戶既取陰於庭樾又因籬於芳杜其水藻則蘋萍芡芰菁蓴蒹菰石衣海髮黃荇綠蒲動紅荷於輕浪覆碧葉於澄湖其陸卉則紫蘇雁齒麋舌牛唇鼠首若乃閑宅殊制田園異區李衛則橘林千樹石崇則雜果萬株並豪情之所侈非儉志之所娛欲令紛披翁鬱吐綠攢朱開丹房以四照舒翠葉而九衢其林鳥則翻泊頡頏遺音下上楚雀多名流鶯

雜響或斑尾而綺翼或綠衿而絳頷好葉隱而枝藏乍
間關而來往其水禽則大鴻小雁天鵝澤鳧秋鶩寒鶩
修鷁短鳧翅拍流而起沫翼鼓浪而成珠其魚則赤鯉
青魴纖鯈巨鱗碧鯖朱尾修顱偃頷小則戲渚成文大
則噴流揚白惟鍾巖之隱鬱表皇都而作峻蓋望秩之
所宗含風雲而吐潤孤嶸橫插洞穴斜經千丈萬仞三
襲九成亘繞州邑款跨郊坰素煙晚帶白霧晨榮近循
則一巖異色遠望則百嶺俱青時言歸於陋宇聊暇日
以翱翔獸依庭而莫駭魚忉沿而不綱晚樹開花初英
落葱異林而分丹素因風而雜紅紫紫蓮迺發紅荷曉
舒輕風微動芬芳襲余冰懸焰而帶城雪縈松而蔽野
鳴屯飛而不散雁高翔而欲下傷余情之頹暮憂與愁
其相溢悲異軫而同歸歡殊方而並失時復託情魚鳥
歸閒逢葺傍闕吳姓前無趙瑟惟以天地之恩莫報書
事之官靡述徒重於高門之地不載於良史之筆長太
息以何言羞愧心之非一

原銘晉習鑿齒諸葛武侯宅銘曰達人有作振此頹風
雕薄蔚采鴻闡惟宣義範蒼生道格時雄自昔爰止於
焉盤桓躬耕西畝永嘯東岡迹逸中林神凝巖端閑窺
其奧誰測斯歡堂偉匠妃翬朝傾巖搜寶高羅九

室遂得歌笑於斯　又爲武陵王謝賜第啟曰竊以南
望朱鳥北距蒼龍右帶御溝左迴青路異姿嬰之秋隘
同潘岳之閒居臣幼自宮掖長游城府雖輪奐之美多
門而館第之私未暇今輕舟將反高門遽錫蓽家築
室百堵皆興雲屋連甍一朝弘敞　庾肩吾謝東宮賜
宅啟曰竊吾居異道南才非巷北流寓建春之外寄息
靈臺之下豈望地無湫隘里號乘軒巷轉旛旗門容憲
蓋況乃交垂五柳若元亮之居夾石雙槐似安仁之縣
却瞻鍾阜前枕洛橋池通西舍之流窗映東鄰之棗來
歸高里翻成待封之門夜坐書臺非復通燈之辟才下

應王禮成溫阮官成名立無事非恩

原 表晉陸雲聞起西園第且遵節儉之制表曰臣聞有國者不患宮室之不崇患在令名之不立是以賢人之在富貴莫不卑身節欲損已抱情用能保其國家令聞百世歷觀古今以約失之者實寡以奢失之者蓋多世祖武皇帝富有四海貴爲天子居無離宮之館身御家人之服先帝豈欲以此道止於治身而已者哉固將必欲遺訓百世貽燕子孫此固殿下所宜祇奉也

天子之堂高九雉諸侯七雉伯子男五雉 雉長三丈也 漢書大傳曰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 增 書曰玉堂在太液池南 漢武故事曰玉堂去地十二丈基階皆用玉也 管子曰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堂上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堂下有事十月而君不聞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門庭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此謂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庭遠於萬里 莊子曰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 楚辭曰魚鱗屋兮龍堂 論衡曰王者之堂墨子稱堯舜堂高三尺儒家以爲卑下假使之然高三尺之堂糞菱生於階下須臨堂

原 說文曰堂殿也 釋名曰堂猶堂堂高顯貌也 增 又曰古者爲堂堂自半以前虛之謂堂半以後實之謂室堂者當也謂當正向陽之屋 原 禮記曰堂上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武 武迹也 又曰觀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 又曰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 增 書曰若考作室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 原 尚書大傳曰

察之起視堂下之英執與縣日歷於泉坐顧輒見之也

魏名臣奏有蔣吳堂水經注有魏茅堂　摯虞決疑要注曰殿堂之上惟天子居牀其餘皆幅席前設筵几禮天子之殿東西九筵南北七筵故曰度堂以筵度室以几　晉宮閣名曰洛陽宮有則百堂鑫斯堂休徵堂延祿堂承慶堂仁壽堂綏福堂舍芳堂樂昌堂椒華堂芳音堂永光堂　又曰有堯母堂永光堂長壽堂風俗通曰殿堂象東井形刻作芰菱　增洛陽宮殿簿曰有九華芳香琴堂百戲堂徽音堂承慶堂昌福堂嘉德堂虛德堂修成堂　又曰洛陽有桃間堂皇李間堂皇竹間堂皇魚梁堂皇醴泉堂皇

原山川古今記曰永康縣有縉雲堂黃帝鍊丹處覽北有積弩堂晉成帝作　十洲記曰崑崙山有光碧之堂西王母所居　都城記曰郡國魯城北有孔子學堂　增拾遺記曰海人以龍骨爲燈獻於燕昭王王具燈坐於通靈堂　原齊地記曰臨淄城西門有古講堂基柱猶存齊宣王修文學處也　增吳地志曰雞坡之側即春申君子爲假君之殿也後太守居數失火故塗以雌堊之君不敢辭元凱之譽　梁書曰天監六年改閱武堂爲德陽堂聽訟堂爲儀賢堂　北史曰齊文襄於

右衛將軍太夫人年高求解職被召不聽特假百日迎侍東歸起堂養親親集會作詩言志　增後魏書曰孝武南征還洛引見王公侍臣於清徽堂帝曰此堂成來未與王公行宴樂之禮今與諸賢欲無高而不升無小而不入因之流化渠洗煩池次之凝閑堂帝曰此堂取天子閑居之義不可縱奢以忘儉自安以忘危故作此堂後作茅茨堂謂李沖曰此東曰步元廡西曰遊凱廡此座雖無堯舜之君卿當無愧元凱沖對曰臣既遭逢堯舜之君不敢辭元凱之譽　梁書曰天監六年改閱武堂爲德陽堂聽訟堂爲儀賢堂　北史曰齊文襄於

歸東起山池游觀時俗眩之孝瑜遂於第作水堂龍舟
植蓏稍於舟上數集諸弟宴射為樂武成幸其第見而
悅之故盛興後苑之說於是貴賤慕效處處營造　又
曰若干惠事母以孝聞周文帝造射堂新成與諸將宴
射惠竊歎曰親老矣何時辦此乎周文帝聞之即日徙
堂於惠宅　唐書曰太原府晉陽有號令堂高祖誓義
師於此　又曰唐初三長官議事於門外省之政事堂
高宗弘道元年裴炎自侍中遷中書令乃徙政事堂於
中書省　又曰北都宮有起義堂開元十一年幸并州
上親製起義堂頌　又曰天寶八載張博濟為戶部郎
中部有考天下歲會計處博濟廢為廳事別取都水監
地為考堂　又曰裴度時閹寺擅權天子擁虛器搢紳
道喪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集賢里午橋作別
墅具暖館涼臺號綠野堂激波其下度野服蕭散與白
居易劉禹錫為文章把酒窮晝夜歡不問人間事　又
曰顏彥暉為東都門節度使梓州有鏡堂世號其麗彥
暉嘗會諸將堂上　又曰馬總為鄭曹濮節度觀察使
為堂於其居之西北隅號曰谿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
之志又饗其從事　又曰崔鄆貝州武城人崔氏四世
絲麻同爨兄弟六人至三品郎鄆凡為禮部吏部者

五唐興無有也居光德里架便齋宣宗聞而歎曰鄭一
門孝友可為士法因題曰德星堂　宋史曰祥符九年
詔以元符觀南皇子就學新堂宜以資善為名因製記
又曰宮中有清淨堂明道元年改曰壽寧奉太祖御
容於壽寧堂　又曰祥符中改開封府舊射堂名曰繼
照堂設帝張樂許士庶遊觀三日六年繼照堂芝草生
作歌賜近臣天聖二年改為繼聖堂　又曰慶曆八年
韓琦帥定州郡圃有亭琦廣之為堂既成乃撫前代良
守將之事可載諸圖而為法者凡六十條繪於堂之左
右辟名為閱古堂　又曰治平元年增置同知大宗正
事一員以宗惠領其職又詔申儆之宗惠即所居築堂
曰閱義日與學士大夫講肄其間以身倡率宗屬　又
曰政和五年御書褫文堂賜學士院　玉海曰宋德壽
宮禁藥周迴分四地東則有香遠梅堂情深竹堂南則
載忻大堂　宋史曰淳熙二年夏始創射堂為游藝之
所圃中有榮觀玉淵清賞等堂皆宴息之地六年上作
翠寒堂於禁中以日本松為之不施丹雘嘗名宰輔王
淮趙雄奏事堂下古松數十清風徐來上曰松聲甚清
遠勝絲竹　又曰淳熙十四年詔皇太子參決庶務詔
右相周必大討論資善堂典禮必大奏天禧時仁宗尚

幼始見輔臣恐不可用西晉有宣猷堂今作議事堂可也　松雪齋集曰延祐四年詔作上林園於大都健德門外以賜太保曲出中園爲堂構亭於其前列樹花果松柏榆柳之屬孟頫請名其堂曰賢樂孟子所謂賢者而後樂此也　遼史曰遼以幽州爲南京有天膳堂金史曰大都宮有芳潤堂拱宸堂　元史曰荅里麻除大都留守帝命修七星堂先是修繕必用赤緑金銀裝飾荅里麻獨務樸素令畫工圖山林景物車駕自上京還入視之乃大喜以手撫辟歎曰有心哉留守也　又曰順帝開端本堂命皇太子入學以右丞相脫脫大司徒兼端本堂事而命李好文以翰林學士兼諭德好文取史傳及先儒論說關治體協經旨者倣眞德秀大學衍義例爲書十一卷名曰端本堂經訓要義奏表以進詔付端本堂命太子習焉　按庭記曰大內有春熙堂緝熙堂　春明夢餘錄曰明皇極閣下有仁德堂文華殿有精一堂禮部有寅清堂　燕史曰北安門內街西曰安樂堂內官有疾者徙此　又曰內書堂教授讀書曰陳山始以後詞臣任之奉旨收入宮人選年十歲上下者二三百人掖內書堂讀書本監提督總其綱掌司分其勞擇日拜孔子每學生一名具白蠟手帕龍

掛香以爲庚修　又曰玉熙宮內安樂堂在焉成化間萬貴妃專權孝穆紀皇后有娠托疾居此誕生孝宗殿閣詞林記曰翰林左有史官堂右有講讀堂　翰苑須知曰院中有遵道堂修吉堂　劇州志曰州治在城東景泰三年芝產於堂後知州姚恭因扁曰靈芝堂

堂三

承慶　昌福堂　洛陽宮殿簿曰承慶昌福堂綠福堂　松雪齋集曰楊震好學講書有鸛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進曰蛇鱣者大夫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後漢書曰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　延祐中天子自此升矣　潘尼詩曰鸞鳳棲堂廡

徽音　嘉德　洛陽宮殿簿曰洛陽宮地記曰洛陽有虛德修成有虛德堂有修成堂

鑑集　鳳樓　東山表之華陽雪冠山之朱堂　延射陳元達極諫聽怒將斬之聰元達柏堂下樹叫曰臣所言社稷計聰之於是易李中堂爲愧賢堂　洛陽其西則堂博敞正鵠是施帶以綠流樹以青梢　洛陽記曰洛陽山中都亭堂皇大小屋五十間植五果木華竹箱之屬有五千七百二十九株　九華　百戲　各芳香陽宮殿簿有九華又有百戲

去地　冠山　上詳山川古今洲記見前

遠百里　上詳論劇見前下詳管子見前　上必揚聲　坐而掩淚　上堂讀必揚文選衆滿堂而飲酒先獨坐而掩淚　老子倨　仲由升　老子見倨孔子請升堂而應由　堂除　堂皇　考工記堂脩十二分脩二分謂階漢胡建爲軍正斬監察御史於堂皇　垂堂　滿堂　千金之子坐不垂堂　金玉滿堂莫之能

宇又曰寤虎
我今滿堂

平山列岫

宋慶曆中郡守歐陽修

建江南諸山拱列眉下夏月公每攜客堂中遣人走郤
伯拆荷花百柔插四瓶命坐傳花以鼓為客行酒往往載月
而歸堂左右竹樹參天坐者忘暑到山堂在成都府
茂州治因九頃山列於南屏風盤臺則於西巨人章駝
之曰列岫故名

三賢九老

蘇軾林逋三賢像尚存孤山有白居易
九老堂在洛陽即白居易宅胡果吉畋劉貞白台鄭據
盧嶺張渾李元爽僧如滿并居易九人結香山社

七葉半開

白居易賈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臺榭作半閒堂於第芸暉
宋咸熙中襄樊圍急賈有七葉堂詩

芸暉竹林

元葉造芸暉堂於第四子棵堂於其中
白氏像王入主不動器玩悉如舊芸暉故號芸暉居之
宋丁棠紹興中為秘書郎與群玉綠女侍衛與於竹林堂
朝罷於林堂引泉水為祓禊之所臨時構造事竟燕集
起白公林堂記之且欲與馬山結緣他日入
林逋隱於孤山不為生客所知聖俞為記

流杯載酒

史二月上旬於此泉每年剩
宋景泰記馬泉在廬州府安仁縣東北十里舊
廬濮張渾李元爽僧如滿并居易九人結香山社

遷建堂

其父而建養其祖之祖父務其子而及鞠其孫之孫
畫錦堂在鄧州治北宋韓琦以宰相判鄧建於居第
歐陽修為記

鈞深平遠

鈞深堂在重慶府治北即普淨院
茶廩書石
程明諫堂注易黃庭堅為記
在建昌府治東地勢高下
鈞深堂注易黃庭堅為記
一望如畫

偃月聚星

偃月堂欲擬斥太臣必居守
李林甫有堂如偃月形在鳳翔府治歐陽修
此堂思中傷之
郡日建有聚星堂其
為壽相問蓋公所以安集百姓蓋公為古治道貴清靜
而民自定矣是避
府學宋知軍管鋭增修學舍士民德之立生祠於
學信公修閣宮而詩讀之意

頌德公堂

守脫西建自為之記昔曹參之治道貴清靜
公堂在諸城縣境內蘇軾參
頌德堂

經萬卷

一經堂在鳳翔府隴川治東唐太守韋皐建
取廩韋賢一經教于之意
張鎬辰所居萬卷
春堂蘇子
贈有詩

碧澗

在湖州府城東霅溪之西唐
即裴度事見前
碧澗堂

敕史杜牧建牧有錄書碧澗
堂三大字宋陳堯佐有詩

東籬植宮唐太和仙女綠鶯
齡請書堂在南雄府始興縣
庭戶皆石琢就

醉白景韓

江南
建炎
宋紹興中襄樊圍急賈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臺榭作半閒堂於第芸暉
宋咸熙中襄樊圍急賈有七葉堂詩

初鄭嵒津陽門詩八姨新起合歡堂元張九思
九思當作本與公
大德冬公於此

三槐

第時手植三槐於廨中吾子
鳴相子孫因建槐堂也中多蓮
憲別墅堂臨池也中多蓮
風景可愛每招客賞蓮飲酒
志林曰子由作樓貯書記讀之
森草木勝葛也僕當為書之
山不為生客也
府汝水縣有思聖堂

萬柳

開封府有三槐堂宋
部侍即王祐創居
天聖初祐中嶺擢

合歡遂

順天府有海初
之勝甲於都城
水石
竹花
堂花竹合歡
寫菜韓之意
詩以為醉白之意
興初鄭守陳瑤立景韓堂以
賜林逋三賢像尚存
寫韻讀書
南昌府城
寫韻堂在
寫孫逋唐韻於此
新山幽水秀花木長春凡業
彰德府治有醉白堂韓琦
居弟池上取白樂天池上
贈九老
張九

賜詩以寵之其首章云地有湖山美東南第一州因以
有美名堂
無訟堂在秦州治宋建炎間郡守阮閱建

接武攝齋

上詳禮記見
下詳禮記見

桓公讀書

叔向聞言

莊十桓公請書於堂上輪扁斲於堂下釋椎鑿而
公曰寡人之讀書輪扁曰臣事親之於心應輪徐則甘
人之讀柏也桓公曰寡人安得議乎輪扁曰不然臣不
以臣事觀之古有數存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子亦不
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也古之人與其
不可傳也古之人在傳叔向聞之曰善哉向問之曰敢
問何謂也叔向曰子若無古吾讀書者古人糟粕已夫
如是夫

堂四

原詩宋謝靈運晚出西射堂詩曰步出西掖門遥望城
西岑連嶂疊巘嶸青翠香深沉曉霜楓葉丹夕曛嵐氣

陰節往感不淺感來恨已深鶺雌戀舊侶迷鳥懷故林
含情尚勞愛如何離賞心撫鏡華鬢帶緩促衿安
排徒空言幽獨賴鳴琴　梁庾肩吾詠疏圃堂詩曰北
堂多暇豫時駕總鸞鑣路靜繁霞徹輪輕羽蓋飄臨空
坐飛觀迴首望浮橋風長曙鐘近地迫洛城遙疎林不
礙日涸浦暫通潮徒然等賓從並作愧羣僚　晉劉苞
九日侍宴正陽堂詩曰六郡良家子幽并遊俠兒立乘
爭飲羽側騎競分馳鳴珂飾華眊金鞍映玉羈膳羞殫
海陸和奏盡雲飛雅琴奏風起洞簫吹曲終高宴
罷景落樹陰移微薄承嘉惠飲德良不訾取效績無紀

感恩心自知　劉孝綽侍宴集賢堂應令詩曰北閣時
旣啟西園又已開官屬引鴻鵠朝行命金碧伊臣獨何
取隆恩徒自昔布武登玉墀委坐陪瑶席綢繆參宴笑
淹留奉觴釂壺人告扃晚煙霞起將夕反景入池林餘
光映泉石　陳江總宴樂修堂應令詩曰爾城通甲觀
承華啟畫堂北宮降惠賞西園度羽觴殊私奉玉裕終
宴在金房庭暉連樹彩簷影接雲光仙如伊水駕樂似
洞庭張彈絲命琴瑟吹竹動笙簧慚疎溫應阮衰朽愧
生谷頗憶嚴子瀨勝事猶可追斯人邈千載　盧象題
武林臨草堂詩曰草堂列仙樓上在青山頂戶外窺數
峰階前對雙井雨來花盡濕風度松初冷登棧行不疲
翠帳全臨戶金屏半隱扉風花意無極芳樹曉禽歸
唐虞世南侍宴歸雁堂詩曰歌堂面綠水舞館接金塘
竹開霜後翠梅動雪前香鳧歸初可侶雁起欲分行刷
羽同栖集懷恩媿稻粱　晉王昌齡裴六書堂詩曰閒
堂閉空陰竹木但清響窗下長嘯客區中無遺想經綸
精微言兼濟當獨往　杜甫晚登瀼上堂詩曰故躋瀼
岸高頗免崖石擁開襟野堂豁繫馬林花動雉堞粉如
雲山田麥無隴春氣晚更生江流靜猶湧四序嬰我懷
羣盜久相踵黎民困逆節天子渴垂拱所思注東北深
峽轉修聲衰老自成病郎官未爲冗妻其望呂葛不復

入溪語彌靜未能去塵服兼欲事金鼎正直心所存詣
諫長自省適知幽遁趣已覺煩慮屏更愛雲林閒吾將
卧南穎　盧照鄰文翁講堂詩曰錦里淹中館岷山稷
下亭空梁無燕雀古辟有丹青槐落猶疑市苔深不辨
銘良哉二千石江漢表遺靈　劉長卿過橫山顧山人
草堂詩曰祇見山相掩誰言路尚通人來千嶂外犬吠
白花中細草香帶雨垂楊閉自風却尋樵徑去惆悵綠
溪東　韋應物題鄭拾遺草堂詩曰借地建茅棟橫竹
掛朝衣秋園雨中緑幽居塵事違陰井夕蟲亂高林霜
果稀子有白雲意構此想巖扉　王建過趙居士擬置
草堂處詩曰休師竹林北空可兩三間雖愛獨居好終
來相伴閒猶嫌近前樹爲好看南山的有深耕處春初
須早還　薛能老圃堂詩曰郤平瓜地接吾廬穀雨乾
時偶自鋤昨夜春風欺不在就牀吹落讀殘書　白樂
天七葉堂詩曰鬱鬱復鬱鬱此熱何時畢宜人七葉堂
煩暑隨步失簷雨稍霏微窗風正蕭瑟清閒一覺睡可
以消百疾　宋蘇軾萬卷堂詩曰君家四壁如相如卷
藏天祿如石渠豈惟鄴侯三萬軸家有世南行祕書
黃山谷雙松堂詩曰文殊堂下松永日如鳴琴我登雙
松堂時步雙松陰中有寂寞人安禪無古今　王安石

平山堂詩曰城北橫岡走翠虬一堂高視兩三洲淮岑
日對朱欄出江岫雲齊亂冕浮　陳堯佐碧瀾堂詩曰
苕溪清淺響溪斜碧玉寒光照萬家誰向月明終夜聽
洞庭漁笛隔蘆花　范成大玉堂寓意詩曰橋文窗戶
九霄中岸幘燒香愧老農上直馬歸催下鑰傳更人唱
促鳴鐘金城裁菓雲千雉碧磨鼠參差月萬重骨冷魂清
都不夢玉階簫瑟聽秋蛩　元趙孟頫萬柳堂詩曰萬
柳堂前數畝池平鋪雲錦蓋漣漪主人自有滄洲趣游
女仍歌白雪詞手把荷花來勸酒步隨芳草索題詩誰
知咫尺京城外便有無窮萬里思　又山堂詩曰手種
青松一萬栽山堂留得翠屏開推窗綠樹排簷入臨水
紅桃對鏡開山雉雛迎朝日去野禽啼傍夕陽來老妻
亦有幽棲意數日遲留不肯回　虞集題儋耳東坡載
酒堂詩曰翳翳儋耳城歷歷桄榔樹百年遺故丘新堂
設宴作清風海上至朝陽在庭戶丹丘五色鳳覽德屢
來下甘辛熟桂酒羅列雜諸藉荐黎多孫子食飲祭先
具蛟龍波浪深歸來風雨除　楊載題文丞相畫梅堂
詩曰大廈就傾覆難以一木支惟公抱忠義挺然出天
資死既得所處白顧乃不疑删愴大江南名與日夕垂
我行見遺墨再拜瞻淚洟名堂有深意亦惟歲寒枝可

知平昔心慷慨非一時峨峨者棟宇昭昭示民知勿使
風雨敗永慰千古思　薩都剌野潛堂詩曰高隱有深
意情閒直萬金溪魚鮮作膾竹筍長成林鶴有還巢夢
雲無出岫心讀書風雨夜燈火野堂深　郝經帥正堂
詩曰秋渚芙蓉濯潛香新亭爽氣釀新涼晚風吹斷溪
南雨一片金煙掛夕陽　明魏觀大本堂詩曰翠葆戲
雞九鳳旗東華遥望立多時都堂啟事貂蟬集本衙輪
班虎豹馳月繞珠簾陛墀花迎金轄晝朝儀六皇炳
炳前星後珠緯聯輝上玉墀　又曰六齋帝子聯龍袞
三島神仙列雁行繡轂青鸞金羽蓋錦韉白馬紫游韁
御潛細柳雲生暖禁籞飛花雨送涼鄭國書閒能第一
玉盤濤畫爲分香

原 賦陳江總雲堂賦曰覽黃圖之棟宇規紫宸於太清
何面勢之膠葛信不日之經營仰一時之壯麗跨萬古
之威靈吐觸石之奇色混高臺之舊名若乃三階八戶
百楹千楹瑩以玉琇飾以金英綠芰懸插紅蕖倒生於
是木葉聲寒壺人唱靜承露擎虛相風照迫天予乃下
聲開宴出豫娛神文縣日月思華風塵實附鳳之多幸
愧屠龍之不眞

頌 晉庾闡樂賢堂頌曰峨峨隆構岌岌其峻階延白

屋寢登髦俊神心所寄莫往非順靈圖表象平敷玉潤
遊虬一壑棲鸞一叢川澤華洽樹拂椅桐林有晨風翮
有西雍高觀迴雲疎飈倚窗洋洋帝猷恢恢天造思樂
雲基克配祖考仰瞻崑丘俯懷明聖元珠雖朗離人莫
映清風徘徊徽言絶詠有邈高峙永廓靈命

銘 後漢李尤堂銘曰因邑制宅爰興殿堂夏屋渠渠
高敞清涼冢以師禮蓋奉蒸嘗延賓西階主近東廂宴
樂佳客吹笙鼓簧

贊 唐李翺舒州新堂銘曰先時寢壞有隘有盧乃作斯堂高嚴旗旗六楠四楹裝重架虛
欒拱不設簷楣祛祛嚴不越度險而有餘左立嘉亭繚
以環除延其泉源志肆其舒吏事既退齋心以居

記 唐柳宗元永州新堂記曰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其
始度土者環山爲城有石焉斲於奧草有泉焉韋公之
來既踰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乃作棟宇以爲觀
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效伎於堂廡之下外之連
山高原林麓之崖間厠隱顯通延野綠遠混天碧咸會
於譙門之外　宋歐陽修畫錦堂記曰仕宦而至將相
富貴而歸故鄉此一介之士得志於時而意氣之盛昔
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魏國公則不然自公
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

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誇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為公榮桓圭袞冕不足為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誇一時而榮一世哉　又有美堂記曰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於杭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能而兼焉者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閒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衢舟車之會而後足焉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工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　蘇軾王君寶繪堂記曰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樂留意於物不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以為樂都尉王君晉卿雖在戚里而其佩服禮義學問詩書常與寒士角平居攘去膏粱屏去聲色而從事於書畫作寶繪堂於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求文為記庶幾全其樂而遠其病也

室一　仙室附

釋名曰室實也人物實滿其中也　禮記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駿奔走　冬官曰匠人營國室中度以几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　毛詩曰斯干又曰樓之以日作于楚室　又曰築室百堵西南其戶　又曰築室于茲　原

又曰匠人營國室中為五室象五行也又曰匠人營國夏后氏世室注堂上四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央夏之世室皆東西廣於南北周亦五室與夏

異制　百官志曰漢有畫室長一人宦者主中官別處
漢書云霍光止畫室中　五行志曰劉向以爲凌室所
以供養飲食織室所以奉宗廟衣服　百官表曰少府
有考工居室甘泉居室令丞　又曰少府有東織室西
織室令丞　唐書曰大明宮有溫室殿　原老子曰鑿
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管子曰堯有衢室之
問者下聽於民也　淮南子曰西方有金室　增董子
曰天子之宮左清廟右凉室前明堂後路寢四室者足
以避寒暑而不高大也夫高室近陽廣室近陰故室適
形而止　楊子曰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爲帡幪、

三輔黃圖曰明堂有十二室法十二月　增又曰宣
室溫室皆在未央宮殿北溫室殿武帝建冬處之溫煖
也　西京雜記曰溫室以椒塗壁被之文繡香桂爲柱
設火齊屏風鴻羽帳規地以罽賓罽毯　括地志曰曆
室燕宮名樂毅傳曰薊有御龍室　原楊龍驤洛陽記曰顯陽
殿北有避雷室西有御龍室　雷次宗豫章記曰望泰
縣有一石室入室十餘里有水廣數十步清淺遊者伐
竹爲筏以過水幽邃無極莫能究其源出好鍾乳　盛
弘之荊州記曰始興機山東有兩巖相向如鵲尾石室
數十所經過時聞有金石絲竹之聲　洛陽宮殿名曰

室二　仙室門

增莊子曰黃帝立十九年聞廣成子在空同之上往見
之退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順下風問至
道　孟子曰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　管子曰成公

問曰吾念有而勿忘爲之有道乎對曰勿創勿作時至而隨毋以私好惡害公正審民所惡心自爲戒因作噴室之議以東部平爲之此人能以正事爭君者也 原 晏子曰景公謂晏子曰寡人欲朝夕相見爲夫子築室於閭內可乎對曰臣聞之隱而顯近而結唯至賢耳如臣者飾其容止以待命猶恐罪戾也今君近之是遠之也 又曰景公問晏子曰吾欲服聖人之服居聖人之室如此則諸侯其至乎對曰法其節儉則可法其服室無益 尚書大傳曰子夏讀書畢見夫子夫子問焉子何爲於書對曰書之論事昭昭若日月之明離離若參辰之錯行上見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商所受於夫子者志之不敢忘也雖退而窮思河濟之間深山之中壤室編戶於中彈琴瑟詠先王之道則可以發憤慷慨矣 增 史記索隱曰同州河西縣有子夏石室 家語曰原憲居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樞而甕牖上漏下濕坐而絃歌 拾遺記曰燕昭王即位二十年坐祇明之室升泉昭之館 外戚傳曰漢王入臧室見薄姬 原 漢書曰文帝徵賢詣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因感鬼神之事與誼言之 漢宮殿名曰神明臺武帝造高五丈上有九室今人謂之九天臺武帝

求神仙恒置九天道士百人 增 拾遺記曰漢元息於延涼室 華陽國志曰文翁爲蜀郡守造講堂石室安帝初烈火爲災惟石室獨存 京房傳曰元帝時奏考功課吏法上令公卿朝臣會議溫室 孔光傳曰孔光爲上書令歸休與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溫室省中植何木光不應 馬后紀曰置織室蠶於濯龍中數往觀視以爲娛樂 原 謝承後漢書曰陳蕃家貧不好埽室客怪之者曰可一埽平蕃曰大丈夫當爲國埽除天下豈徒室中乎 仁安雜記 增 晉傳曰嵇舍好學能屬文家在譙縣亳丘白號亳丘子門曰歸厚之門室曰愼終之室 埤史羅含列傳曰明帝嘗獨引瞻發憤慷慨矣 增 史記索隱曰同州河西縣有子夏石室 家語曰原憲居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樞而甕牖上漏下濕坐而絃歌 拾遺記曰燕昭王即位二十年坐祇明之室升泉昭之館 外戚傳曰漢王入臧室見薄姬 原 漢書曰文帝徵賢詣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因感鬼神之事與誼言之 漢宮殿名曰神明臺武帝造高五丈上有九室今人謂之九天臺武帝

求神仙恒置九天道士百人 增 拾遺記曰漢元息於延涼室 華陽國志曰文翁爲蜀郡守造講堂石室安帝初烈火爲災惟石室獨存 京房傳曰元帝時奏考功課吏法上令公卿朝臣會議溫室 孔光傳曰孔光爲上書令歸休與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溫室省中植何木光不應 馬后紀曰置織室蠶於濯龍中數往觀視以爲娛樂 原 謝承後漢書曰陳蕃家貧不好埽室客怪之者曰可一埽平蕃曰大丈夫當爲國埽除天下豈徒室中乎 仁安雜記 增 晉傳曰嵇舍好學能屬文家在譙縣亳丘白號亳丘子門曰歸厚之門室曰愼終之室 埤史羅含列傳曰明帝嘗獨引瞻顗傳曰元帝名顗於廣室 紀瞻傳曰瞻於中彈琴瑟詠先王之道則可以衆陰宇伐木爲牀織葦爲席布衣蔬食晏若有餘 周處風土記曰元帝名睿於廣室 宋書曰孝武大明六年置凌室修藏冰之禮洛都要記曰王維居輞川室宇既廣山林亦遠而性好溫涼地不容浮塵日有數十埽飾者使兩童掌縛帚而有時不給 唐書曰張鷟齡恐弟志和遁世不還爲築室越州東郭欵以生草椽梁不施斤斧 宋史曰慶曆四年益州守蔣堂廣其舍爲宮以教諸生治平中韓

絳建講堂於文翁石室之西　仙室　增　地里志曰金城郡臨羌縣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　類　列仙傳曰彭祖殷大夫也歷夏至商末號七百歲歷陽有彭祖仙室

原　楚辭曰糜何爲兮庭中蛟何爲兮水裔朝馳余馬兮江皐夕濟兮西澨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以荷蓋　又曰鑿山楹而爲室兮下拔衣於水渚霧濛濛其晨降兮雲依斐而承宇　又曰網戶朱綴刻方連些冬有突夏夏室寒些　增　魏都賦曰窺玉策於金縢案圖錄於石室　西京賦曰宣室玉堂譬衆星之環極　許昌宮賦曰其陰則有望舒涼室羲和溫房　李庾西都賦曰左閣當辰延英耽耽宣徽洞達溫室隅南

室四梁　杜甫　漢書馬援征五溪會暑乃穿岸爲室　張老

原　宣王考　馬援穿上林苑作狡兔窟　獻子尤　增記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賀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以訊之　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望子有令聞子孫保之　武論丞相　武論丞相治家也　晉屋文超　考工記葺屋三分瓦屋四分　在宇下　築室無量　注各分其一爲壖緡　無量　無數也　無毀宮室無毀我室　環堵之室　則有

羣居而不相與　江　目巧之在宇下　羣處而論道　羣處而論道　羣處而論道

列子共工氏與顓頊爭帝位觸不周山崩天柱折
列女傳對作銅柱以成火然之令有罪者抱其柱懼

應炤而哭 抱而哭倚

觀君何愁之甚復譬臣夏侯元倚柱作書辭旨不驚

倚不驚吳越春秋曰越王念吳欲報之夜抱柱而哭羣臣曰

八窗四達上圖下方

孝經注曰明堂之制

三咸曰金梁鐵柱

後漢馬援紀功而歸

蠻樹銅柱樹銅柱紀

斷之乃斃精也

得長鳴雞龍著窗間忽作人語與宋武帝射史宋武論終日

御不窺

張曜澤記曰昭帝爲皇后不喜出遊未嘗臨老子不窺牖而見天道廣雅云窗

窗兩夾

四達周禮四旁兩夾注助戶牖明

金柱

鐵柱帝王世紀築作金柱

金玉上詳淮南子三華濟曜

石土鐵漢祖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藏之金匱石室史表

雲母琉璃漢武故事曰神室有雲母

不

鹿精

難語宵寢夢鹿精也

雞語晉書祖逖聞雞起舞

方朔窺

漢武故事曰西王母臨東方朔從窗中窺之

夏后作

決疑要注曰夏后作堂四旁開窗

人呼郝嘉人

嘉尚書孤子也

窺范雲

晉書孤子嘉尚好學夜恕窗中有人呼云郝嘉人間甚苦不可階所得未毛錐所

嘉旦乃悟飾人矣

水晶縹碧

吳外國傳曰縹碧水晶也

銅雀

博物志鄴臺遺址掘得古銅雀瓦

投地成沫漢書貢禹傳曰禹年老齒墮上疏乞骸骨賜黃金安車駟馬罷就第數月卒

載弄吹飛

列仙傳曰蕭史善吹簫秦穆公女弄玉好之公爲作鳳臺日教玉吹簫作鳳鳴數年而成

人見有人宅先屋上樓觀吹人屋瓦飛入人家

投孟陽中郡守

晉張載字孟陽

現不見形聲如之

合吹

方兆合漢平帝元始元年冬風吹長安城東門屋瓦並盡

室與窦

爾雅西南隅謂之奧室中隱奧之處又東南之窦音杳禮曰婦室窦窦宋

屋漏中霤

雅爾又曰中霤古者穿穴中古者霤下之處也閨

內水中

上即晏子事下詳楚辭

天地

歎曰此天室也遂定武王克商瞻河洛而

九嶷於洛邑左傳成公十二年楚子使鄧廖帥師屯於訾梁以逼鄭

金玉上詳淮南子三華濟曜

金

石土鐵漢祖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藏之金匱石室史表

內具上經曰上清宮有玉室

宏宇夏商黨事作以安老不能遠遊乃築土室自牖納

有宿宿

有路室

九嶷於洛邑左傳成公十二年楚子使鄧廖帥師屯於訾梁以逼鄭

桑鑒室近川而爲之養蠶者

火窗刑罪中風入密室乃全

居處部

衙路

上詳官署子周禮地官司徒掌三十里置

壞岸

上詳尚書大傳下詳司馬援事

溫涼

漢高帝建未央宮作前殿北臨洛陽南臨長安

織屨

五行志對曰屨以爲履履以爲安

傳舍

周禮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委積

碧深

上詳歸之於京師實

衣襞幅書笏珥形

禮記曰充耳以黈纊所以蔽明也

織綃懸磬

左傳云通云室如懸磬野無青草

青布練帷石室金匱

晉元帝紀有司奏太極殿廣

延庸以避賢岩盥室以

宣室以奉天子諸侯必有公

居請夫漢

暴室

泰山難爲陰室欲泰城優旃諫

鐘冰

乾位傳曰大寒冰堅鑿以爲室

窮窟

呂氏春秋曰北方窮窟之

御龍避雷

並詳揚龍驤名

施繩帳帝令冬施青布夏施綠帷太史公自序遷爲太史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 東西廂

西南戶 爾雅云室東西南戶 下詳詩

西弟特家熟貴各矜寧處乃父時故處無所增廣 常恐失墜 唐時李勉

中唐崔郾室處甲陋鄰人謂爲不稱其位 丁謂爲人寢室無步廣至窄則容膝以寬於鄰借人室屋居其中

不蔽風日 恐傷蠹蟲 穿屐就位 借屋居

朝所居之室堂蔽風雨敗壞清加修葺公曰時方大冬牆壁皆石間蟲穿結羣蠹屬室暴如也 宋曹

泰然堂屋敗壞不堪其憂而榱桷不可爲之 陽修

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 宜寢 寢臥也室東北隅謂之宦說文曰宦養也 突

又曰東南隅謂之突名曰突幽也忘取冥也 不窟 楚詞

云元王之梁 虹梁 莊周曹于說七啟曰彤軒綠柱虹梁雲楣

梁金玉 魏曰金梁鐵柱宅全 梁影扶旅之威 梁

華 莊周西都賦曰抗應龍之虹梁 詩話云宣

栖燕生芝 吳融詩曰栖燕梁空雀自喧 王粲明詩曰芝生芳草而有以深 芝

楚詞九歌曰桂棹兮蘭橈 蘭橈 玳瑁 沈佺期詩曰海燕雙栖玳瑁梁

朱長 漢官典職 西京雜記 漢李廣琴高射飛雁隸校射時張羅弟鴈野王令貪戾無道至厭罪逃還京師因置兄讓第舍乃殺孕婦胃厭威服 柱破題

漢書 注中廣知其狀事將軍付洛陽獄受訶畢即殺之 三輔決錄 長陵人雨物名予爲十字時曰相公陽感宮書厚朱漆上生芝草爲甚脫下來賜少府維如之長梁

秦者車馬臨幸爵久和第梁上生芝草爲甚脫下來賜少府維如之長梁

缺飛 侯景英太極殿及梁平至陳武受梁禪飛去 黑綠 江陵記沔水大十八圍長四丈

帝議欲營之爾鈇鉞斫之鈇一下輒飛去 成未有名宿者有一柱飛去武使人識視因刻記其年月以名門焉

五尺來在壁上琅邪開陽縣上言南陽宛縣內有赤湖客舍襄陽大道經柱至是有蟑木大十八圍長四丈

城一柱飛去先武使人識視因刻記其年月以名門焉

十年連雨城南門壞得土中故物

連錢及青臣部老板 天窗 屋窗 漢范史又曰在牆曰鑿戶也於內視外 不窺見道 詩話云宣

於內視外 不窺見道 詩話云宣 名窗牖也 老子曰不窺牖見天道 執手 崔駰論曰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 手髮通照 奴婢著守 西京雜記廣多是綠曰昭陽殿窗皆琉璃窗 髮通照不詳藏點聖賢愚庸死葬生所幸奴婢著錢財賄罪逃還京師因置兄讓第舍 窗 道人受鍊 古謂云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 主諸窗以得道隱人受諸

錬品目 瓦 銅瓦 金瓦 漢武故事曰柱堂宇張東兆之田隨殿 飾瓦設色太極殿及梁平至陳武受梁禪 飛 侯景英太極殿及梁平至陳武受梁禪

子曰瓦注者巧注射瞄物 瓦注 瓦投 莊子曰瓦注者巧注射瞄物以瓦投者憒憒以黃金者殫殫巧者下即張孟 瓦投也所賭輕則意 瓦 瓦 莊子曰雖有巧心不忍瓦 瓦 莊子曰雖有巧心不忍

瓦 瓦 莊子曰瓦 瓦 莊子曰瓦 瓦 莊子曰瓦 瓦 莊子曰瓦

武昌陽之戰會大雷風晝昏雨下如注溝川盛滿皆飛雨下如江溝川盛滿

室五

原詩宋吳邁遠游廬山觀道士石室詩曰蒙茸衆山裏往來行迹稀尋嶺達仙居道士披雲歸似著周時冠狀披漢時衣安知世代積服古人不衰知我宿昔情知我道無爲　齊王融移席琴室應司馬教詩曰雪崖似留月蘿徑若披雲瀑漫石溜瀉縣鄰山雨聞　梁任豫夏深省室詩曰風樟出天階星言指沈室頓機俄毀垣槐然牕窮陌春爲發大道夏爲敷湖折貴者陋懷居鄙人安朝夕生長數十載幸祐兒衰白堂遺孤孩音庭餘笄

亂迹入似聚族慰出爲里人惜　增唐杜甫一室詩曰一室他鄉遠空林暮景懸正愁關塞笛獨立見江船巴蜀來多病荊蠻未幾年應同王粲宅留井峴山前　楊衡題元和師藥室詩曰白山邊蕭寂室石掩浮雲扁逸室微有路松煙深冥冥入松汲寒水對鶴問仙經石几香未盡水花風欲零何年去華表幾度窮滄溟却顧宜遊子耿如霜中螢　蔡希寂登福先寺上房然公禪室詩曰名都標佛刹萬構臨河干舉日上方峻森森青翠攢步登諸劫盡忽造浮雲端當暑敞扃闥却嫌絺綌寒禪房最高頂靜者殊閑安疎雨向江城數峰簷外盤午鐘

振衣坐招我同一餐眞味雜飴露衆香惟菴蘭晚來恣俛仰茶果仍留歡　元稹集賢無隱丹室詩曰碧雲雙引樹重重除却丹經戶牖空一徑綠陰三月雨數聲啼鳥百花風年深不記栽桃客夜靜長留賣藥翁幾度到來渾不語獨依秋色數歸鴻　袁易陳仲淵別室詩曰琴中流水調翻落畫棄秋山雜沓開更欲移牀傍修竹卧看饑鶴啄莓苔　明于慎行丙戌廷試讀卷賜宴文華西室詩曰臨軒五度擢英才品第連朝直帝臺香案前頭文字進殿門西畔組筵開清班許從元公列曲宴傳教內監陪聖代得賢應有頌遭逢惟祝泰方來

原賦晉潘岳狹室賦曰歷田第以遊觀旋陋巷而言歸伊余館之褊狹良窮褻而極微閣寥戾以互掩門崎嶇而外雍室側戶以攢楹檐接柘而交榱當祝融之御節熾朱明之隆暑沸體愁其如鑠珠汗揮其如雨若乃重陰晦冥天威震曜漢潦沸騰叢溜奔激曰竈爲之沈溺器用爲之浮漂彼處貧而不怨嗟民生之攸難匪廣廈之足榮有切身之近患青陽萌而畏暑白藏兆而懼寒獨味道而不悶喟然向其時歎　庾闡狹室賦曰居不必陋食不求簞豈獨蓬蓽可永而隆棟招患奚必膏粱非美而飲疏以養酵俎可以充性不極欲以析龍肝清

室可以避暑不涸冰而興夏寒於是融火炎炎鶴精共
耀南薰熾暑夕陽傍照遍乃登通扉闢櫺幌紓暮褰開
堂敞微颸凌閨而直激清風乘虛以曲蕩溫房悄悽以
興涼軒楹寥豁以外朗
增銘唐劉禹錫陋室銘曰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
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階綠草色入
簾青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可以調素琴閱金經無
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
孔子云何陋之有

齋一

增說文曰齋潔也或曰齋謂夫閒居平心以養心慮若
於此而齋戒也故曰齋　桂洲集曰明北宮有始陽齋
西苑齋　又曰明乾清宮後有養德齋貞德齋遊藝齋
皇太子所居小苑有龍德齋隆德殿後有無逸齋坤寧
宮後有樂志齋文華殿有九五齋　宮殿額名曰雷霆
洪應之殿有清一齋　又曰太素殿內有正心齋持敬
齋

齋二

原王孚成安記曰太和中陳郡殷府君引水入城穿池
殷仲堪又於池北立小屋讀書百姓於今呼曰讀書齋
增山堂肆考曰晉桓溫初於南州起齋齋中悉畫盤
龍因號盤龍齋及桓元篡位劉毅討之元死於齋而毅
居之毅小字盤龍　又曰梁宣王爲揚州刺史顧野王
及王褒爲賓客野王好丹青王於東府起齋舍野王畫
七賢於中命王褒書贊褒爲兩絕　原國史補曰梁武
造寺命蕭子雲飛白大書一蕭字在焉李約自江淮竭
產買歸於洛中隔於小亭號曰蕭齋　增襄沔記曰金
城內刺史院有高齋梁昭明於此齋造文選鮑至云晉
安王鎮襄陽曰又引劉孝威庾肩吾徐防江伯搡孔敬
通惠子悅徐陵王圓孔鏘等於此齋綜覈詩集於時鮑

至亦在凡數十人資給豐厚日設餚饌於時號爲高齋
學士　又曰白土齋南道又一齋以栗爲屋梁武帝臨
州寢卧於此齋中常有五色雲迴轉狀如盤龍屋上恒
紫雲騰起形如燾蓋遠近望者莫不異焉梁武帝於此
龍飛　呂文正公集曰劄州邻權平衡於東門之外翁
向山下構一室曰約齋　研北雜記曰漁陽鮮于樞伯
機於廢圃中得怪松一株移植所居傍曰支離叟名其
齋曰困學又作霜鶴堂落成之日會者凡十有二人
燕都遊覽曰米仲詔湛園有石丈齋　又曰古墨齋在
宛平縣署內唐李北海所書雲麾將軍碑邑令李蔭購

得之甃之署辭傍構小亭植柳蒔花以爲公餘退思之地

齋三

增 王肅東齋 蔡凝西齋 與地志曰漢正朗爲會稽大守子書語至曉別贈一丸墨書隨之郡住東齋中夜覺才思開悟 陳蔡凝字子居博學多識晉人 法帖 河南主簿張應之 貯古文 宋蒂出有女子從地出稱趙王女與書隨之郡住東齋中夜覺才思開悟 陳蔡凝字子居博學多識晉人 法帖 河南主簿張應之 貯古文 宋蒂出

步極傳尤工草隸嘗與交接大建初除吏部郎 竹茅 唐杜甫有題 名蒲萇字永固略陽臨渭人也父洪稱帝於仇池國號大秦以萇爲平西將軍涼州牧封武都王洪死萇襲位 藏法帖 貯古文 宋蒂出

第馮州刺史竹齋詩 唐杜甫有題 名蒲萇字永固略陽臨渭人也父洪稱帝於仇池國號大秦以萇爲平西將軍涼州牧封武都王洪死萇襲位 藏法帖 貯古文 宋蒂出

甫有題已公上人茅齋詩 唐杜甫有題 名蒲萇字永固略陽臨渭人也父洪稱帝於仇池國號大秦以萇爲平西將軍涼州牧封武都王洪死萇襲位 藏法帖 貯古文 宋蒂出

守細爲軍作賓晉書曰人法帖 河南主簿張應之 貯古文 宋蒂出

素病處然力自爲學每體之不康則取六經百氏若古 長梁畫舫 僧虔之文章通之爲學每體之不康則取六經百氏若古

必人制作之文章通之爲學每體之不康則取六經百氏若古 長梁畫舫 僧虔之文章通之爲學每體之不康則取六經百氏若古

乎以思揚乎以 長梁畫舫 僧虔之文章通之爲學每體之不康則取六經百氏若古

於 長梁畫舫 僧虔之文章通之爲學每體之不康則取六經百氏若古

齋名曰東齋詩 唐杜甫有題 名蒲萇字永固略陽臨渭人也父洪稱帝於仇池國號大秦以萇爲平西將軍涼州牧封武都王洪死萇襲位 藏法帖 貯古文 宋蒂出

居處部

晉制度小過僧虔曰竟不入戶 徐卿 敬 隱晦庵有敬居齋在梁州府治太守張載建南軒張斌命名仍緩 周必名名其齋曰思無邪 元 觀善治 無倦無邪 齋在靜山府治經畧使 成名名其齋曰學易 德 秀越山新居成名之 洋子爭安成記見前 真德 秀上洋子爭安成記見前 真德 秀上洋子爭安成記見前 真德 秀上洋子爭安成記見前

日毀之歐陽修記有書無齋 隱晦庵有敬居 張栻建南軒張斌命名仍緩 周必名名其齋曰思無邪 元 觀善治 無倦無邪 齋在靜山府治經畧使 成名名其齋曰學易 德 秀越山新居成名之 洋子爭安成記見前 真德 秀上洋子爭安成記見前 真德 秀上洋子爭安成記見前

損 大戶 曹記梁州府治太守張載建南軒張斌命名仍緩 周必名名其齋曰思無邪 元 觀善治 無倦無邪 齋在靜山府治經畧使 成名名其齋曰學易 德 秀越山新居成名之 洋子爭安成記見前 真德 秀上洋子爭安成記見前 真德 秀上洋子爭安成記見前

爲作記梁州府治太守張載建南軒張斌命名仍緩 周必名名其齋曰思無邪 元 觀善治 無倦無邪 齋在靜山府治經畧使 成名名其齋曰學易 德 秀越山新居成名之 洋子爭安成記見前 真德 秀上洋子爭安成記見前 真德 秀上洋子爭安成記見前

掌曹記梁州府治太守張載建南軒張斌命名仍緩 周必名名其齋曰思無邪 元 觀善治 無倦無邪 齋在靜山府治經畧使 成名名其齋曰學易 德 秀越山新居成名之 洋子爭安成記見前 真德 秀上洋子爭安成記見前 真德 秀上洋子爭安成記見前

蓋州府治太守張載建南軒張斌命名仍緩 周必名名其齋曰思無邪 元 觀善治 無倦無邪 齋在靜山府治經畧使 成名名其齋曰學易 德 秀越山新居成名之 洋子爭安成記見前 真德 秀上洋子爭安成記見前 真德 秀上洋子爭安成記見前

取盧諶之義朱文公爲之記 蓋 取盧諶之義朱文公爲之記 蓋 取盧諶之義朱文公爲之記 蓋 取盧諶之義朱文公爲之記 蓋

爲作記梁州府治太守張載建南軒張斌命名仍緩 周必名名其齋曰思無邪 元 觀善治 無倦無邪 齋在靜山府治經畧使 成名名其齋曰學易 德 秀越山新居成名之 洋子爭安成記見前 真德 秀上洋子爭安成記見前 真德 秀上洋子爭安成記見前

謂損齋扉去聲色散宋高宗謂宰執曰朕宮中書閣一室名周必名名其齋曰思無邪 元 觀善治 無倦無邪 齋在靜山府治經畧使 成名名其齋曰學易 德 秀越山新居成名之 洋子爭安成記見前 真德 秀上洋子爭安成記見前 真德 秀上洋子爭安成記見前

其中嘗少燕坐亦嘗作記以自儆 浩 潛 才有高志 馬子 浩 潛 才有高志 馬子 浩 潛 才有高志 馬子 浩 潛 才有高志 馬子

記 齋無咎作潛齋記 浩 潛 才有高志 馬子 浩 潛 才有高志 馬子 浩 潛 才有高志 馬子 浩 潛 才有高志 馬子

崇安記 夷山有峰夷平號大隨屏 朱子 筠窗 其下有仁智堂觀善齋聽止宿察石門塢蕉徑館 事 晚對亭晚庵釣磯茶竈韓元吉 事 晚對亭晚庵釣磯茶竈韓元吉 事 晚對亭晚庵釣磯茶竈韓元吉 事 晚對亭晚庵釣磯茶竈韓元吉

居處部

賢等 齋 寶月 凝香 宋范又作寶月齋名舊司治北凝香齋基取唐韋應物燕寢凝清香之句改今名 秋聲 松雪 治後老屋數椽人

琳至 湖州府城內甘棠橋西有松雪齋乃元趙孟頫之別第也 少陵居夔 安定 杜少陵居夔二徙居皆名高齋 安定 杜少陵居夔二徙居皆名高齋

帝城之高齋也曰依藥餌者凜 安定 杜少陵居夔二徙居皆名高齋 安定 杜少陵居夔二徙居皆名高齋

二川者東屯之高齋也曰 宋胡安定先生教學於蘇湖 安定 杜少陵居夔二徙居皆名高齋 安定 杜少陵居夔二徙居皆名高齋

閒二十餘年東修弟子計時方 尚詞賦 獨胡里有 安定 杜少陵居夔二徙居皆名高齋 安定 杜少陵居夔二徙居皆名高齋

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揮 張通有 畜局者居之治事 安定 杜少陵居夔二徙居皆名高齋 安定 杜少陵居夔二徙居皆名高齋

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 事知邊防水利之類故天下 安定 杜少陵居夔二徙居皆名高齋 安定 杜少陵居夔二徙居皆名高齋

謂胡學多秀彥其出而第仕往往取 仲堪 高第及爲 仲堪 高第及爲 仲堪 高第及爲 仲堪 高第及爲

政多通於世用名老於吏事者由 蒲習有素 仲堪 高第及爲 仲堪 高第及爲 仲堪 高第及爲 仲堪 高第及爲

讀書 德秀學易 真德秀上洋子爭安成記見前 無倦無邪 齋曰學易之要無倦而已 真德秀上洋子爭安成記見前 無倦無邪 齋曰學易之要無倦而已 真德秀上洋子爭安成記見前 無倦無邪 齋曰學易之要無倦而已

倦 無邪 齋在靜山府治經畧使 成名名其齋曰學易 德秀越山新居成名之 洋子爭安成記見前 真德秀上洋子爭安成記見前 真德秀上洋子爭安成記見前

無邪 齋在靜山府治經畧使 成名名其齋曰學易 德秀越山新居成名之 洋子爭安成記見前 真德秀上洋子爭安成記見前 真德秀上洋子爭安成記見前

東坡故居 熙此 所築堂曰德有鄰 事 晚對亭晚庵釣磯茶竈韓元吉 事 晚對亭晚庵釣磯茶竈韓元吉 事 晚對亭晚庵釣磯茶竈韓元吉 事 晚對亭晚庵釣磯茶竈韓元吉

居處部

齋四

詩 晉湛方生後齋詩曰解纓復褐辭朝歸數門不容軒宅不盈畝茂草籠庭滋蘭拂牖撫我子姪攜我親友茹彼園蔬飲此春酒開檻攸矚坐對川阜心焉孰托托心非有素構易抱元根難朽即以匪遠可以長久 梁簡文帝山齋詩曰玲瓏繞竹澗間關通權藩缺岸成新浦危石久爲門北榮下飛桂南柯吟夜猿暮流澄錦磧晨冰照采鸞 庾肩吾竹齋詩曰百拱橫節節千檀跨

纂罕迴龍仍作柱通笛且成樂向嶺分花徑隨階轉藥欄蜂歸憐蜜熟燕入重巢乾欲仰天庭挼終知學步艱

增 周庾信山齋詩曰寂寥尋靜室蒙密就山齋滴瀝泉遶路穹窿石卧階淺搓全不動盤根惟半埋殘珠墜曉菊細火落空槐直置風雲慘彌憐心事乖

唐 陳徐陵陵奉和簡文帝山齋詩曰架嶺承金闕飛橋對石梁竹密山齋冷荷開水殿香山花臨舞席水影照歌牀

增 隋薛道衡敬酬楊僕射山齋獨坐詩曰相望山河近相思朝夕勞龍門竹箭急華岳蓮花高嶽高嶂重疊鳥道風煙接遥原樹若薺遠水舟如葉葉舟旦旦浮驚波夜夜

夜流露寒洲渚白月冷函關秋秋夜清風發彈琴即鑑月雖非莊易歌吟詠常思越 唐王昌齡巴陵劉處士齋詩曰劉生隱岳陽心遠洞庭水假帆入山郭一宿楚雲裡竹映秋館深月寒江風起煙波桂陽接日夕數千里嫋嫋清夜猿孤舟坐如此湘中有來雁雨雪候音旨

岑參郡齋閒坐詩曰負郭無良田屈身徇微禄平生好疎曠何事就拘束幸曾移丹墀數得侍黄屋故人盡榮寵誰念此幽獨州縣非宿心雲山欣滿目頃來廢章句終日披案牘佐郡竟何成自悲徒碌碌 張九齡郡內閒齋詩曰郡閣晝常掩庭蕪日復滋簷風落鳥毳窗

葉掛蟲絲拙病宜情少羈閒秋氣悲理人無異績為郡但經時 李白秋日與張少府楚城韋公藏書高齋詩曰日下空亭幕城荒古跡餘地形連海盡天影落江虛舊賞人雖隔新知樂未疎綠雲思作賦丹壁問藏書楢擁隨流葉萍開出水魚夕來秋興滿回首意何如 杜甫已上人茅齋詩曰已公茅屋下可以賦新詩枕簟入林僻茶瓜留客遲江蓮搖白羽天棘夢青絲空忝許詢輩難酬支遁詞 劉長卿贈大理黄主簿高齋詩曰閉門湖水畔白與白鷗親竟日窗中坐千岫終年林下人俗輕時服敝家厭法官貧多雨茅簷故空洲草遥春桃源君

莫愛且作漢朝臣 王建秋過龍武李將軍書齋詩曰高樹蟬聲秋巷裏朱門冷靜似閒居重茨墨畫數莖竹長著香薰一架書語笑侍兒知禮數吟哦野客任狂疎就中愛讀英雄傳欲立功勳恐不如 白居易松齋偶興詩曰置心思慮外疲跡是非間約俸為生計隨官換往還耳煩聞曉鼓眼醒見秋山賴此松簷下朝迴半日閒 賈島荒齋詩曰草舍徑微微終南對掩扉晚涼疎雨絶初曉遠蟬稀落葉無情地閒身著白衣朴愚由本性不是學忘機 元稹好問西齋夜宴詩曰飄零無物慰天涯酒伴相逢飲倍加誤謬君當畧彭澤迴旋我亦

笑長沙金釵翠鞭迎春驄銀燭光搖半夜花只欠東山
遊録事不來堅坐看紛譁 又王子文琴齋詩曰天上
秋風月底霜求凰一曲鬢絲長相如四壁消無物直要
文君典鵷鶵 倪瓚春日雲林齋居詩曰池泉春漲深
遲苔夕陽滿諷詠紫霞篇馳情華陽館晴嵐拂書幌飛
花浮茗盌階下松粉黄窗間雲氣暖石梁雛鳥垂翳翳
行踪斷非與世相違冥棲久忘返 明高啟送張羽後
夜坐西齋詩曰閒齋聽鐘坐真憂緒悵百端鳴雁雨中急
離人江上寒秋燈下木葉夜艇隔風湍別後情蕭索方
知舊會歡

原 晉宋顏延年新喻侯茅齋賛曰輦草作壯采茅昭儉
哲人素質貴而能貶鶴結淡危瞰臨涯隰
原 銘陳江總永陽王齋後山亭銘曰叢臺造日淵館連
雲錦墻列繢繡地成文吾王卓爾逸趣不羣梅梁蕙閣
桂棟蘭枌竹深蓋雨石暗迎曛激流疑疏構峰似削苔
滑危磴藤攀聳嶂樹影摇窗池光動幕月澄遥激風清
近壑雪岸難消花園易落高桐百尺垂楊五株開榮九
晚結秀三珠山條紫的水葉紅鬚抽芳繞露接翠分衢
亭謹旅鶴浦噪驚鳧前列牧馬後招鄶伯諷誦楚詩精
微沛易叢桂留賞散金匪惜不羨睢陽還嗤竭石馳聲

終古服義無歎

原 記宋歐陽修書舫齋記曰子至滑之三月即其署東
偏之室治爲燕私之居而名曰畫舫齋凡入子室者如
入乎舟中其温室之奥則穴其上以爲明其虚室之疏
以達則欄檻其兩傍以爲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者
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醬草佳花美木之植列於兩岸
之外又似汎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故
因以舟名焉 又東齋記曰河南主簿張應之素病羸
然力自爲學每體之不康則取六經百氏若古人述作
之文章誦之爰其深博閎達雄富偉麗之說則必茫乎

以思暢乎以平釋然不知疾之在體因多取古人文字
貯之齋少休則探以覽焉夫世之善醫者必多畜金石
百草之物以毒其疾須其瞑眩而後爽應之能安是齋
以養思慮又以聖人之道和平其心而忘厥病可謂善
藥者歟 洪景盧馬遂良怡齋記曰自子之去親戚遠
墳墓行遊四方有年矣僅歲時歸休覲父母再拜寒温
龍入室則剌剌與子女勞苦平生百未一厥復別去上
馬憮然無一分樂易色行年三十七杜腹五千卷未能
合有司程度掇取一第恥恥榛榛不自聊賴顧方以怡
自悦傲視容膝之室得毋太其我歟遂良且笑且怒曰

子貌則士也夫何言之陋方吾家居入怡顏以事父母出怡色以與兄弟處暇時讀書以怡我心食與口怡寢與體怡吾窮到骨矣而其怡常自在也　張栻曾節夫拙齋記曰稽諸洙泗之門子之家子與非百代之師乎聖人始以魯稱之而其於是道終以魯得之所謂三省其身自反而縮與夫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皆平日之所爲用力者也戰兢臨履至於啟手足之際而後以爲知免其學之有始有卒幾於聖人而全其天益如此子請無他求以子之家子與爲標準而從事焉其可若夫安其所已能而倦其所未進是拙之流生害也吾子必不然矣

廬一

增 說文曰廬寄也春夏居秋冬去　釋名曰寄此爲廬

衆 周官曰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　增 周禮曰楚廬氏掌達國路　原 漢書曰武帝詔嚴助君厭承明之廬　左傳曰冀除先人敝廬　增 列子曰燕人生于燕長于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同行者誑之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泫然而泣　酉陽雜俎曰北方昏禮用青布幔中廬在南宮中　衆 洛陽故宮名曰侍

爲屋謂之青廬于此交拜行禮　潛確類書曰楚人結草爲廬形如蝸牛殼寢處其中以守室

廬二

增 左傳曰齊侯歸祀梁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　後漢書曰光武建武十七年幸章陵修園廟祠舊宅視田廬　又曰陸烈平原人爲吳令行稱鄉里有爭田者將質之或至途望廬而返　原 東觀漢記曰耿純率宗族歸光武時郡國多降邯鄲純兄歸燒宗家廬舍上以問純純曰恐宗人賓客卒有不同故焚燒

廬舍絕其反顧之望上大笑　又曰承宮少孤年八歲爲人牧豬鄉里徐子明春秋授諸生數百人宮過其廬下見諸生講好之因忘其豬而聽經豬主怪其不還行求索見宮欲笞之門下生共禁乃止

增 華嶠後漢書曰汝南薛苞字孟嘗憎苞分之出外日夜號泣不能去被毆杖不得已廬于門外旦入灑掃進食父怒遂之又廬于里頭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

魏 皇甫謐高士傳曰世莫知焦先所出或言生漢末無父母兄弟見漢衰乃不言常結草爲廬冬夏袒露垢污如泥後野火燒其廬先因露寢遭大雪先袒卧不移人以爲死就視如故　魏志曰管寧閑公孫度令行于海外遂至遼東度虛館以待之既還乃廬于山下時避難者多居郡南而寧居北示無還志

增 魏署曰楊沛前後宰歷城守不以私計分意身退家無餘積無他婢占河南亭部荒田二頃分牛廬止其中　晉書曰征虜將軍石崇河南金谷澗中有別廬冠絕時輩引致賓客日以賦詩　唐書曰李建子訥居與宰相楊收接收欲市訥居舍以廣第訥叱曰先人舊廬爲權貴優笑地邪

廬三

周 聚國史觀諸軍虎旅百萬蓋天下武事之萃也即建二帥以護周廬之師　賈山傳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　又居

草爲廬　學精

倚曰精廬暫建謂講讀之舍　漢志曰在野曰廬在邑曰里　莊子仁義先生之蓄廬句　匈奴傳匈奴父子同穹廬卧　詩北鄉三十載草蓬蒿滿　風雨流舊廬　李德裕謝少室秋川陸鴻漸羣對蓬廬　北渚南山

唐仲長子結廬北渚之上詳諸葛出師表南山歸敝廬　三顧千列

上詳諸葛出師表　文選周處在人境而無車馬喧　陶潛詩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蘇東坡詩北窗風雨惡　陶潛詩扶杖候風雨　愛吾廬　有此屋

陶潛詩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韓愈利于詩始我來京師三十年以有此屋　庵

所增明皇雜錄曰隱夫人思須一時間此所增宅欲貨其價幾何韋氏諸子曰先人舊廬未忍舍李德裕兄弟諸家動數百萬蓋天下武事之萃也即建二帥以護周廬之師　賈山傳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　又居陸廬惟想所處乃父時所故廬無所增飾庇風雨而已　庇風雨蔽

林席仕通曰有先人之故廬足以自樂聊　陶潛詩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館物讀書歌茗足以風雨蓋也受賜多矣不仕也　未忍舍無

廬四

增 詩陳江總賦得謁帝承明廬詩曰霧開仁壽殿雲繞承明廬輪停紺幰引馬度紅塵餘香貂拜斂哀花綬拂元除謁帝升清漢何殊入紫虛　唐李參虢州送鄭與宗弟歸扶風別廬詩曰佐郡已三載豈能長後時出關

少親友賴汝常相隨今旦忽告別愴然俱淚垂半生倉
洲意獨有青山知州縣不敢說雲霄誰敢期因懷東溪
老最憶南峯緇我爲多種藥還山應未遲　又送梁判
官歸女几舊廬詩曰女几知君憶春雲相逐歸草堂開
藥裹若壁取荷衣老竹移時小新花舊處飛可憐眞傲
吏塵事到山稀　孟浩然題楚人園廬詩曰與客園廬
意欲尚頗亦同耕釣方自逸壺觴趣不空門無俗士駕
人有上皇風何處先賢傳惟稱龐德公　元劉因玉溪
精廬詩曰居然山四須免檻俯晴春川氣生不極翠澗
流衣巾林陰起薄暮酒色生微醺歌聲忽落谷驚鳥欲
飛雲

原碑後漢張超雷雹帝河閒舊廬碑曰赫赫在上陶唐是
承繼德二祖四宗景慶乃因舊宇福德所基修飾經構農
元首既明股肱惟良乃因舊宇福德所基修飾經構農
隙得時樹中天之雙闕崇冠山之華堂通閣閒道丹階
紫房金窓藝律玉壁內瑞青蒲充庭朱草棲箱川魚踊
躍鳥舞翔煌煌大漢合德乾剛體効日監化陰陽
格于上下震暢八荒三光宜曜四靈効祥天其嘉享豐
年穰穰騶虞奏樂鹿鳴騶鵷工祝致告福祿來將永保
萬福南山無量

樓一

原爾雅曰陝而修曲曰樓　說文曰樓重屋也樓澤中
守竹樓也　釋名曰樓言牖戶之間有射孔慺慺然也
史記曰仙人好樓居設具而候神人　墨子曰城備
二十步置坐候樓出堞四尺百步一木樓樓前面九尺
二百步一立樓去城中二丈五尺　淮南子曰亂之所
由生者皆在流遁大構架興宮室延樓棧道雖樓井榦
榍木樽檻以相支持木巧之飾此遁下木也　袁宏羅
山疏曰仰望石樓渺然在雲中　晉宮闕名曰總章觀
儀鳳樓一所在觀上痛望視之南又別有翔鳳樓

又曰洛陽有鳳凰樓慶雲樓何晏樓　十洲記曰崑
崙山有十二玉樓　瀟湘記曰老子廟有皇天樓九柱
樓靜念樓皆畫仙人雲氣　故宮遺錄曰崇天門分
爲五總建開樓其上翼爲迴廊低連兩觀旁出爲十字
角樓　金臺集曰大安殿基今爲酒家壽安樓　輟耕
錄曰鐘樓又名文樓在鳳儀南鼓樓又名武樓在麟瑞
南

樓二

原吳氏家記曰吳小城白門樓蓋吳王闔閭所作也至
秦始皇守宮史燭鷰窟失火燒宮而此樓故存　增吳

越春秋曰范蠡爲勾踐立飛翼樓以象天門 原莊子曰魏武侯謂徐無鬼曰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凡成美惡器君雖爲仁義幾且僞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無盛鶴列于麗譙之間 注曰麗譙樓名也 史記曰方士言于武帝曰黃帝爲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帝乃立神明臺井幹樓高五十丈輦道相屬 漢書曰武帝時濟南公玉帶上黃帝明堂圖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蓋樓之始也 又曰甘延壽少以良家子善騎射

當超踰羽林亭樓由是遷爲郎 增又曰趙充國爲護羌校尉屯湟中留金城郡不還 注曰謂湟水北也 金華子曰李景讓爲御史大夫貴戚有看街樓閣畏其糾彈皆泥之 原東觀漢記曰上至廣阿止城門樓上披輿地圖指示鄧禹曰天下郡國如是我乃始得一處卿言天下不足定何也 增又曰公孫述造十層赤樓 蜀志曰劉元德在陳登席謂許汜曰天下擾擾方且求田問舍吾當臥百尺樓上臥汝于地下耳豈特上下牀之別 原吳志曰劉基美容姿孫權愛敬之權暑時嘗船中宴樓上作雷雨權以蓋自覆又命覆基餘人不得也 述異記曰荀環宇叔偉憩江夏黃鶴樓上望西南有物飄然降自雲漢乃駕鶴之賓也寔主歡對離去跨鶴騰空眇然煙滅 幽明錄曰鄴城鳳陽門五層樓去地二十丈長四十丈廣二十丈安金鳳凰二頭十上一頭飛入漳河清浪見在水底一頭今猶存 世說曰凌雲樓樓觀極精巧先稱平衆材艸重當宜然後造構乃無錙銖相負楊臺雖高峻而隨風搖動視明帝登臺懼其勢危別以大材扶持之樓即便頹壞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 增又曰桓冀征西治江陵城甚壯麗顧長康曰遥望層城丹樓如霞 水經注曰謝元田居所在右濱長江左傍連山平陵修通澄湖遠鏡于曲江起樓樓側悉是桐梓森聳可愛居民競爲相學樓樓兩面臨江盡升眺之趣蕩人漁子汎濫滿塢 輿地志曰黃鶴山在縣界晉王恭爲刺史改創西南樓名萬歲西北名芙蓉樓至今存焉 又曰宋元嘉二十二年修廣華林園築景陽山始造景陽樓 宋書曰紫氣出景陽樓狀如烟薄久之詔改景陽爲景雲樓 原劉季直京都記曰宋華林園造凝雲樓 齊書曰置鍾于景陽樓上令宮人聞鍾聲早起妝飾 增又曰武帝登烽火樓詔羣臣賦詩蕭穎胄詩合旨帝謂穎胄曰宗室便不乏才 又曰齊武帝與

光樓上施青漆世人謂之青樓東晉曰武帝不巧何不純用琉璃　梁書曰隱士陶弘景于句曲山築三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　又曰大同十年幸京口城北固樓曰此不足以固守然北望江山實爲壯觀乃改名北顧　魏書曰房佛貍世至勱民世增雕飾正殿西築臺謂之白樓樓南又有伺星樓　周書曰孫儉爲荆州刺史人安其業吏人表請爲儉構清德樓樹碑頌朝議許焉　百官志曰南齊宮城諸却敵樓上本施鼓持夜者以應更唱太祖以鼓多驚眠改以鐵磬　唐書曰高宗永徽三年御安福門樓觀百戲謂侍臣曰昨登樓欲觀人情風俗　又曰神龍三年改元武門爲神武門樓爲制勝樓　又曰初滻水衙苑有望春樓韋堅于其下鑿爲潭以通漕元宗爲昇樓詔羣臣臨遊賜名廣運潭　讓皇帝傳曰開元二年盡以隆慶舊邸爲興慶宮而賜寧王薛王于勝業坊申岐二王居于興安坊環前宮側天子于宮西南置樓西曰花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　會要曰元宗咸諸王曰吾奉先帝宮室不敢有加興慶制作所以表休徵之地新作南樓本欲採風謡察泯俗是亦開門達聰之意時有游宴不徒然也　又曰清暑宮天寶八載新作觀

風樓　又曰貞元十三年戶部尚書裴延齡奉敕修望仙樓　舊史曰和元二年詔左神策軍新築夾城置元化景輝樓　李德裕傳曰文宗太和中自兵部侍郎爲劒南西川節度使建籌邊樓樓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相接者圖之右其部落衆寡鎖餉遠近曲折咸具　宋宇記曰浚儀城西門樓本無名唐文宗太和中節度使令狐綯重修因登臨賦詩名爲望京樓　又舊史曰太和九年詔左右軍各一千五百人建紫雲樓　又曰宣宗大中元年修百福殿成名曰雍和樓曰親親以會諸王子孫　又曰大中二年敕修右銀臺門樓屋宇及南面城牆至敞武樓五年詔修正性忠孝好功名起樓聚書萬卷通春秋左氏與賓屬講論終日　舊唐書曰高駢于府第別建道院有迎仙樓延和閣高八十尺飾以珠璣金鈿侍女數百皆羽衣霓服新聲廣曲凝之鈞天日與呂用之張守一二人授道家法籙談論于其間賓佐罕見其面　南唐書曰唐主于宮中作百尺樓命羣臣觀之衆皆歎美蕭儼曰恨地不高耳唐主問其故對曰所以不及景陽樓唐主

怒貶于舒州、又曰木平和尚者南唐保大初徵在閣下常出入禁中他日從上登百尺樓上曰新建此樓制度佳否木平曰尤宜望火上初不喻其旨居數載木平卒淮甸大擾自龍陽置烽候以應龍安山旦夕上多登覽以瞻動靜　成都古今記曰盡紅樓王蜀先主所建綵繪華侈初穎川人華洪隨先主入蜀賜姓名宗侃至是造紅樓城中相率來觀曰看盡紅樓先主以為應洪之識乃誅之　宋史曰建隆三年重修東京大內崇政殿西北迎陽門內有後苑苑有太清樓走馬樓與延春儀鳳翔鸞相接貯四庫書　又曰太平興國三年享太廟合祭南郊御丹鳳樓大赦五年作端拱樓　又曰咸平二年建屬籍樓藏宗籍　又曰祥符元年名兗州府門樓曰回鑾景慶河中府市中樓唐廣明中王重榮誓衆于此名為克復祥符四年上幸河中曰克復一時事不若因舜都為號賜名薰風　又曰廣政殿後有玉華樓東有紫雲樓明道元年改曰昇平樓宮中觀宴之所

遼史曰南京北隅有燕角樓　禁扁曰澄以幽州為南京有五花樓五鳳樓鴟丹樓　金史曰世宗大定七年幸東宮敕有司于東宮涼樓前增甲殿位　又曰海陵登瑞雲樓納涼命楊伯雄賦詩　又禁扁曰金以幽州為中都汴為南京樓之扁有嘉福喜瑞丹鳳瑞雲瑞光　又曰大都樓之扁有凝暉延灝騏驥龍翥鳳　元掖庭記曰順帝秋夜乘船泛月池上起浮橋三處每分三洞洞上結草為飛樓樓上置女樂　燕都遊覽志曰朝夾樓雙塔寺後呂氏園中樓也　又曰玉泉呂公巖有捲幔樓　又曰米仲詔湛園有飲光樓　改轟齋雜疏曰綠雨樓陸文裕深舊邸也在正陽宣武二門之間

樓三

井幹　麗譙注詳樓一　盤龍　儀鳳樓十二重四戶八注詳樓一　望氣　候神　職虹　翔鳳

井幹　緯略曰漢武作井幹樓高五十丈構木為樓轉相交結如井幹狀　又曰張華博物志曰漢武帝作井幹樓高十五丈　又曰三輔故事曰井幹樓高五十丈上見長安城東北角南北道如綺閣中西北角金馬門城東北角有樓高百尺題文帝造　又曰張華解天文舊望氣者云常有雲氣如樓臺而見一氣起十牛間華景乱章曰此何氣也對曰夜半當有貴臣死　又曰太平寰宇記曰洛陽地記曰洛陽城內西北角金馬門城東北角有樓高百尺題文帝造　又曰張華解天文舊望氣者云常有雲氣如樓臺而見一氣起十牛間華景乱章曰此何氣也對曰夜半當有貴臣死　又曰太平寰宇

飛簷通隱嵐中候　唐元稹在武昌統作使宅盡其勝以滅其景秋夜佳序

共登南樓不覺夜　唐李白與諸人自武昌乘秋夜登南樓賦詩序

在老子此興復至　唐李白與諸人自武昌乘秋夜登南樓賦詩序

蓋結仙樓

人皇好結居　晉郭璞遊仙詩

視氣銷憂

多令奴更直于上樓　晉周處志

彭氏樓　秦氏樓

黃昌彭氏樓秦氏樓皆臨江

焦度

仲龍有能名至夏口度作樓即荊州刺史宋歸帝陽縣城樓作駁樓漢上築迴雪樓在城上廣袤各數十丈起

齊雲　落星

王勔宅勔吳都賦所云在齊雲落星樓之間

揚塵　散花

拾遺石虎起高四十丈起

仲宣

跨鶴　迎

遠景　望

穿劍　擊

烽火　鼓吹

昭明聚賢　建封

夕陽　春風

勝賞

居妾

張陵

百

名

燕

子

樓

後在建鄴城西北有陳後主張貴妃孔貴人所居樓上作臨春結綺望仙三閣臨春閣在最南結綺閣在北望仙閣在最北各高數十丈三閣之間以複道相通其窗牖欄檻皆以沈香木為之又飾以金玉珠翠間以雜寶懸之外施羅網微風一至香聞數里

登樓有感　陳後主

梁

陳

多

有

集

三

名

妓

名

百

首

詩

封

答

樓

作

庾

上

等

宋

元

明

昭

王

孫

綽

唐

中

書

令

白

居

易

裴

度

劉

禹

錫

牛

僧

孺

李

紳

諸

人

會

于

東

都

履

道

里

第

各

賦

詩

一

章

以

紀

其

事

時

謂

之

七

老

會

詩

樓

在

洛

陽

履

道

里

第

宋

朝

重

建

樓

上

有

白

樂

天

劉

夢

得

畫

像

石

刻

在

蘇

州

南

禪

寺

唐

貞

元

中

建

其

下

即

虎

丘

劍

池

相

傳

闔

閭

葬

劍

處

也

上

有

二

仙

亭

憑

欄

遠

望

可

盡

太

湖

諸

山

之

勝

宋

范

成

大

詩

自

注

云

樓

在

閶

門

城

上

下

瞰

通

衢

車

馬

闐

咽

晝

夜

不

絕

宋

元

明

清

修

葺

名

稱

不

一

今

名

海

涌

樓

宋

慶

曆

四

年

滕

宗

諒

修

岳

陽

樓

屬

宋

祁

為

記

內

巴

陵

有

八

咏

樓

在

城

西

南

角

唐

元

稹

徐

太

守

馮

使

君

建

樓

南

有

八

咏

樓

宋

鄧

守

貞

建

以

紀

其

事

八咏

萬卷

金

華

府

治

南

門

城

西

北

隅

嵐

中

候

宇

元

規

在

武

昌

統

作

使

宅

盡

其

勝

以

滅

其

景

秋

夜

佳

序

雪紫雲

白

雪

被

在

安

陸

州

漫

水

曲

江

有

觀

御

宮

等

即

部

曲

江

神

祠

公

餘

得

到

紫

雲

樓

紫雲

白

意

唐

文

宗

外

祖

杜

曲

南

杜

氏

樓

天寶時環江

明作

嘯來帝秋燕

劉

現

在

晉

陽

為

劉

無

騎

為

三

朝

樓

落星

聞之

東

城

父

老

傳

云

樓

昔

有

仙

人

降

之

故

名

唐

李

白

詩

白

登

南

樓

不

覺

夜

復

至

不

知

樓

高

幾

許

但

聞

人

吹

玉

笛

直

入

青

雲

裏

唐

李

白

與

諸

君

少

登

此

樓

因

賦

詩

詠

懷

仙居

盡結仙

人

是

好

結

樓

居

視氣銷憂

多

令

奴

更

直

于

上

樓

彭氏樓　秦氏樓

黃

昌

為

彭

氏

作

焦度

仲

龍

有

能

名

至

夏

口

度

于

城

上

起

樓

即

荊

州

刺

史

宋

歸

帝

陽

縣

城

樓

作

駁

樓

漢

上

築

迴

雪

樓

在

城

上

廣

袤

各

數

十

丈

起

齊雲　落星

王

勔

宅

勔

吳

都

賦

所

云

在

齊

雲

落

星

樓

之

間

揚塵　散花

拾

遺

石

虎

起

高

四

十

丈

仲宣

跨鶴　迎

遠景　望

穿劍　擊

烽火　鼓吹

昭明聚賢　建封

夕陽　春風

勝賞

居妾

張陵

百

名

燕

子

樓

在

建

鄴

城

西

北

陳

後

主

張

貴

妃

孔

貴

人

所

居

樓

上

作

臨

春

結

綺

望

仙

三

閣

臨

春

閣

在

最

南

結

綺

閣

在

北

望

仙

閣

在

最

北

各

高

數

十

丈

三

閣

之

間

以

複

道

相

通

其

窗

牖

欄

檻

皆

以

沈

香

木

為

之

又

飾

以

金

玉

珠

翠

間

以

雜

寶

懸

之

外

施

羅

網

微

風

一

至

香

聞

數

里

心曠神怡之句　下洋蘇東坡聚遠樓詩北起高樓碧瓦朱甍照城郭　望湖觀風杭州府城西下詳李白攜花樓詩　吳越錢忠懿下建鎮風樓水光山色與高樓加采入戶霄漢連墀帶于崔日知應制中外旅不居八座　芙蓉海棠上詳興地志見前李回出為

碧瓦朱甍　金窓珠箔　杜甫詩城西

年于石頭東城勾起一樓　望省晉書羊祜參差　入漢　望

于史部後起一樓望省樓

尚書相望號望省樓　紅樓　白樓西陽雜俎安國寺紅

錦南西川節度使下成都建樓高宴賓客在宮中時元和中宰臣白樂天自江州司馬宜上人住此有詩名

郡國志馬已白樓四時登望餘以紀物故名之

規模雖欲干雲　制作亦宜揆日　雲構　層構

崇制　陸降

樓五

古詩曰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交疏結綺窗阿閣三重階　晉張載登成都白菟樓詩曰重樓結曲阿飛宇起層區累棟出雲表蕤藥臨太虛高軒啓朱扉迴望暢八隅西瞻岷山嶺崩差戴似荊巫蹲鴟蔽地生原隰植嘉蔬雖遇堯湯世民食恒有餘鬱鬱小城中芃芃百族居街術分綺錯高甍夾長衢借問楊子舍想見長卿廬　宋文帝登景陽樓詩曰崇堂臨萬雉層樓跨九成瑤軒籠翠幌組幕翳雲屏階上曉露潔林下夕風清蔓

帆入雲裏遥星出海中　又登烽火樓詩曰聳樓排樹出却堞帶江清陟峯試遠望巒巘盡郊京萬邑王畿曠三條綺陌平亘原橫地險孤興派流生悠悠歸棹入渺渺去帆驚水煙浮岸起遥禽逐霧征　又水中樓影詩曰水底眾思出萍間反宇浮風生色不壞浪去影恒留凌風樹迴望川之陰岸險每增減端平互淺深水流本才力終瞻棟梁深彌懷矜樂志更懼戒盈心懷制勞居逸方規十產金　又春日登陝州城樓詩曰碧原開霧隈綺巘峻霞城煙峯高下翠日浪淺深明斑紅褰蕊樹圓青壓溜荊踪巖勞傳想窺野訪草情巨川何以濟舟

檝佇時英　元宗登蒲州逍遥樓詩曰長榆息烽火高柳淨風塵北征巡九洛展豫出三秦昔是潛龍地今爲上里晨時平承道泰聊賞遇年春黃河分地絡飛觀接天津一覽遺芳翰千載肅如神　又夏首花萼樓觀羣臣宴寧王山亭迴樓下詩曰今年通閏月入夏展春輝樓上風花媚城隅賞宴歸九歌揚政要六舞散朝衣天喜時相合人和事不違禮中推意厚樂處感心微別賞陽臺樂前旬暮雨飛　張說奉和花萼樓下宴羣臣應制詩曰萬心翹樂宴三舍緩昌時山接夏雲險臺留春日遲節移芳未歇興隔賞仍追醉後傳嘉惠樓前舞聖

慈皇思與時合天意若人期故廢前旬雨新垂湛露詩

孫逖奉和御製鶺鴒樓應制詩曰玉輦下離宮瓊樓上半空方巡五年狩更闢四門聰井邑觀秦野山河念禹功停鑾留宴作軒檻起南風　王維奉和聖製御春明樓應制詩曰複道通長樂青門臨上路遥聞鳳吹喧閣識龍舆度褰旒明四日伏檻紆三顧小苑接侯家飛甍映宮樹商山原上碧滻水林端素銀漢下天章瓊筵承湛露將非富人寵信以平戎故從來簡帝心詎得迎天步　又登河北城樓詩曰井邑傍巖上客亭雲霧間高城眺落日極浦映蒼山岸火孤舟宿漁家夕鳥還寂寥天地暮心與廣川閒　孟浩然登萬歲樓詩曰萬歲樓頭望故鄉獨憐鄉思正茫茫天寒雁度堪垂淚月落烏啼欲斷腸曲引古堤臨凍浦斜分遠岸近枯楊今朝偶見同袍友却喜家書寄一行　杜詠泗上馮使君南樓詩曰井邑連淮泗南樓向晚過望灘沙鷺起尋岸浴童歌近海雲偏出兼秋雨更多明長擬回棹鄉思恨風波　杜甫登岳陽樓望洞庭詩曰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　又登兗州城樓詩曰東郡趨庭日南樓縱目初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孤嶂秦碑在荒城魯殿餘從來多古意臨眺獨躊躇　李白與夏十二登岳陽樓詩曰昨夜吳江上浩然洞庭秋王孫正離別月滿洞庭流　又上半空方巡五年狩更闢四門聰井邑觀秦野山河念禹功停鑾留宴作軒檻起南風　王維奉和聖製御春明樓應制詩曰玉輦下離宮瓊樓上半空方巡五年狩更闢四門聰井邑觀秦野山河念禹功停鑾留宴作軒檻起南風　王維奉和聖製御春明樓應制詩曰複道通長樂青門臨上路遥聞鳳吹喧閣識龍舆度褰旒明四日伏檻紆三顧小苑接侯家飛甍映宮樹商山原上碧滻水林端素銀漢下天章瓊筵承湛露將非富人寵信以平戎故從來簡帝心詎得迎天步　又登河北城樓詩曰井邑傍巖上客亭雲霧間高城眺落日極浦映蒼山岸火孤舟宿漁家夕鳥還寂寥天地暮心與廣川閒　孟浩然登萬歲樓詩曰萬歲樓頭望故鄉獨憐鄉思正茫茫天寒雁度堪垂淚月落烏啼欲斷腸曲引古堤臨凍浦斜分遠岸近枯楊今朝偶見同袍友却喜家書寄一行　杜詠泗上馮使君南樓詩曰井邑連淮泗南樓向晚過望灘沙鷺起尋岸浴童歌近海雲偏出兼秋雨更多明長擬回棹鄉思恨風波　杜甫登岳陽樓望洞庭詩曰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　又登兗州城樓詩曰東郡趨庭日南樓縱目初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孤嶂秦碑在荒城魯殿餘從來多古意臨眺獨躊躇　李白與夏十二登岳陽樓詩曰昨夜吳江上浩然洞庭秋王孫正離別月滿洞庭流　又上半空方巡五年狩更闢四門聰井邑觀秦野山河念禹功停鑾留宴作軒檻起南風　王維奉和聖製御春明樓應制詩曰玉輦下離宮瓊樓上半空方巡五年狩更闢四門聰井邑觀秦野山河念禹功停鑾留宴作軒檻起南風　王維奉和聖製御春明樓應制詩曰複道通長樂青門臨上路遥聞鳳吹喧閣識龍舆度褰旒明四日伏檻紆三顧小苑接侯家飛甍映宮樹商山原上碧滻水林端素銀漢下天章瓊筵承湛露將非富人寵信以平戎故從來簡帝心詎得迎天步　又登河北城樓詩曰井邑傍巖上客亭雲霧間高城眺落日極浦映蒼山岸火孤舟宿漁家夕鳥還寂寥天地暮心與廣川閒　孟浩然登萬歲樓詩曰萬歲樓頭望故鄉獨憐鄉思正茫茫天寒雁度堪垂淚月落烏啼欲斷腸曲引古堤臨凍浦斜分遠岸近枯楊今朝偶見同袍友却喜家書寄一行　杜詠泗上馮使君南樓詩曰井邑連淮泗南樓向晚過望灘沙鷺起尋岸浴童歌近海雲偏出兼秋雨更多明長擬回棹鄉思恨風波　杜甫登岳陽樓望洞庭詩曰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　又登兗州城樓詩曰東郡趨庭日南樓縱目初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孤嶂秦碑在荒城魯殿餘從來多古意臨眺獨躊躇　李白與夏十二登岳陽樓詩曰昨夜吳江上浩然洞庭秋王孫正離別月滿洞庭流　又

秦碑在荒城魯殿餘從來多古意臨眺獨躊躇　李白與夏十二登岳陽樓詩曰昨夜吳江上浩然洞庭秋王孫正離別月滿洞庭流　又上半空方巡五年狩更闢四門聰井邑觀秦野山河念禹功停鑾留宴作軒檻起南風　王維奉和聖製御春明樓應制詩曰複道通長樂青門臨上路遥聞鳳吹喧閣識龍舆度褰旒明四日伏檻紆三顧小苑接侯家飛甍映宮樹商山原上碧滻水林端素銀漢下天章瓊筵承湛露將非富人寵信以平戎故從來簡帝心詎得迎天步　又登河北城樓詩曰井邑傍巖上客亭雲霧間高城眺落日極浦映蒼山岸火孤舟宿漁家夕鳥還寂寥天地暮心與廣川閒　孟浩然登萬歲樓詩曰萬歲樓頭望故鄉獨憐鄉思正茫茫天寒雁度堪垂淚月落烏啼欲斷腸曲引古堤臨凍浦斜分遠岸近枯楊今朝偶見同袍友却喜家書寄一行　杜詠泗上馮使君南樓詩曰井邑連淮泗南樓向晚過望灘沙鷺起尋岸浴童歌近海雲偏出兼秋雨更多明長擬回棹鄉思恨風波　杜甫登岳陽樓望洞庭詩曰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　又登兗州城樓詩曰東郡趨庭日南樓縱目初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孤嶂秦碑在荒城魯殿餘從來多古意臨眺獨躊躇　李白與夏十二登岳陽樓詩曰昨夜吳江上浩然洞庭秋王孫正離別月滿洞庭流　又上半空方巡五年狩更闢四門聰井邑觀秦野山河念禹功停鑾留宴作軒檻起南風　王維奉和聖製御春明樓應制詩曰複道通長樂青門臨上路遥聞鳳吹喧閣識龍舆度褰旒明四日伏檻紆三顧小苑接侯家飛甍映宮樹商山原上碧滻水林端素銀漢下天章瓊筵承湛露將非富人寵信以平戎故從來簡帝心詎得迎天步　又登河北城樓詩曰井邑傍巖上客亭雲霧間高城眺落日極浦映蒼山岸火孤舟宿漁家夕鳥還寂寥天地暮心與廣川閒　孟浩然登萬歲樓詩曰萬歲樓頭望故鄉獨憐鄉思正茫茫天寒雁度堪垂淚月落烏啼欲斷腸曲引古堤臨凍浦斜分遠岸近枯楊今朝偶見同袍友却喜家書寄一行　杜詠泗上馮使君南樓詩曰井邑連淮泗南樓向晚過望灘沙鷺起尋岸浴童歌近海雲偏出兼秋雨更多明長擬回棹鄉思恨風波　杜甫登岳陽樓望洞庭詩曰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　又登兗州城樓詩曰東郡趨庭日南樓縱目初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孤嶂秦碑在荒城魯殿餘從來多古意臨眺獨躊躇　李白與夏十二登岳陽樓詩曰昨夜吳江上浩然洞庭秋王孫正離別月滿洞庭流　又

江靜聞山狄川長數塞鴻登樓白雲晚流恨此遺風　又登黃鶴樓詩曰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王昌齡萬歲樓詩曰江上巍樓萬歲名千秋年年喜見山長在日日悲看水獨流狄何曾離暮嶺鶴鵝空自遶寒洲誰堪登望烟雲裏向晚茫茫發旅愁　皇甫冉同溫司徒登萬歲樓詩曰高樓獨上思依依極浦遥山滿翠微江客不堪頻北望塞鴻何事獨南飛維揚古渡寒煙積瓜步空洲遠樹稀聞道王師猶

轉戰誰能談笑解重圍　張瑞登鸛雀樓詩曰迴臨飛鳥上高謝世人間天勢圍平野河流入斷山　王之渙登鸛雀樓詩曰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李嘉祐晚登江樓有懷詩曰獨坐南樓晚佳興新青山綠水共爲鄰爽氣遥分隔浦岫斜光偏照渡江人心閒鷗鳥時相近事簡漁竿私自親祇憶帝京不可到秋琴一奏欲沾巾　盧綸奉陪渾侍郎五日登白鶴樓詩曰高樓倚玉梯朱檻與雲齊顧盼臨滄海諧息鼓鼙洪河斜更直野雨急仍低今日陪樽俎還應醉似泥　劉長卿九日隨蔡國公主樓詩曰主第何人在重陽客暫尋水餘龍鏡色雲罷鳳簫音昨牖藏晉旦蒼苔換古今晴山捲幔出秋草閉門深籬前仍新吐庭槐尚舊陰年年盡梁燕來去獨無心　崔峒登潤州芙蓉樓詩曰上古人何在東流水不歸往來潮有信朝暮客空悲切江東曲已殘　李易八詠樓詩曰千古事成非烟樹臨沙靜雲帆入海稀郡樓多逸興良牧謝元暉　李益同崔邠登鸛雀樓詩曰鸛雀樓西百尺檣汀洲雲樹共蒼蒼迴看漢家簫鼓空流水魏國山河半夕陽事去千年猶恨遠愁來一日即爲長風烟並起思鄉望遠目非春亦自傷　張籍登咸陽北寺樓詩曰高秋原上寺下馬一登臨渭水西來直秦山南向深舊宮人不

見荒碧路難尋日暮涼風起蕭條多遠心　白居易庾樓曉望詩曰獨憑朱檻立淩晨山色初明水色新竹露晚籠銜嶺月蕨風暖送過江春子城陰處猶殘雪衙鼓聲前未有塵三百年來庾樓上曾經多少望鄉人　又題岳陽樓詩曰岳陽樓下水漫漫獨上危樓憑曲欄春岸綠時連芳草夕陽紅處近長安猿攀樹立啼何苦雁點湖飛渡小難此地惟堪圖畫掩畫堂張與貴人看　李商隱夕陽樓詩曰花明柳暗繞天愁上盡重城更上樓欲問歸鴻何處去不知身世自悠悠　宋況志寧春風樓詩曰晴日遊絲拂畫櫳酒帘輕颺碧雲端春風蝴蝶渾無賴又向樓前月滿川　抱關飢卒

鍵知何處愁切江東曲已殘　李易八詠樓詩曰千古風流八詠樓江山留與後人愁水通南國三千里氣壓江城十四州　蘇軾聚遠樓詩曰無限青山散不收雲奔浪捲入簾鉤直將眼力爲疆界何有塵寰幽人隱几寂又聞說樓居似地仙不知門外有車馬語心在飛鴻滅沒閒　又李公擇求黃鶴樓詩曰舊所聞于馮當世者詩曰黃鶴樓前月滿川抱關飢卒老不眠夜聞三人笑語言羽衣著履響空山非鬼非人意其仙石扉三扣聲清圓洞中鏗鉉落門關縹緲入室如飛烟雞鳴月落風馭還迎拜稽首願執鞭汝非其人

晉腥膾黃金乞得重莫肩持歸包裹弊席聖夜穿茅屋光射天里閭來觀已變遷似石非石鉛非鉛或取而有衆忿喧訟歸有司今幾年無功暴得喜欲顛神人戲汝真可憐願君與考然不然此語可信馮公傳　元元好問鄧州城樓詩曰鄧州城下滿水流鄧州城隅多古丘隆中布衣不復見浮雲西北空悠悠長鯨駕空海波立老鶴叫月蒼煙愁自古江山感遊子今人誰解賦登樓　趙孟頫魚樂樓詩曰樓下南來水清泠百尺深蒲終夜響楊柳半溪陰日月馳人世江湖動客心向來歌舞宴違曉看橫參　又八詠樓詩曰山城秋色淨朝暉極目登臨未擬歸羽士曾閒遼鶴語征人又見塞鴻飛西流二水玻璃合南去千峯紫翠圍如此山川良不惡休文何事不勝衣　楊載題豐樂樓詩曰崢嶸飛構壓名邦西望平湖東望江氣合重元蒙沆瀣標存九域莫洪龐朝來散霧縈朱栱夜後流星透碧窗倚徧闌干愁目眩飛蓬旋轉故雙雙　薩都剌層樓晚眺詩曰廣寒世界夜迢迢醉拍闌干酒易消河漢入樓天不夜江風吹月夜初潮光搖翠幕金蓮炬夢斷涼雲碧玉簫休唱當時後庭曲六朝宮殿草蕭蕭　明王逢登悠然樓詩曰百尺飛樓俯碧湍六峯秀色遠闌干杏花落盡東風惡燕子歸來社雨寒夢裏香烟生繡幌酒醒紅蠟賦銅盤一春樂意朝來好千里家書席上看　楊維楨多景樓詩曰極目心情獨倚樓荻花楓葉滿江秋地雄吳楚東南會水接荊揚上下流鐵甕百年春雨夢銅駝萬里夕陽愁西風歷歷來征雁又帶邊聲過石頭　又丹鳳樓詩曰十二危樓百尺梯飛飛丹鳳五雲齊天垂翠蓋東皇近地拂銀河北斗低花醞秋空我馬順神燈夜燭海雞啼仙童與報庶姑會應說蓬萊水又西　高啓寄題安慶城樓詩曰層構初成百戰終憑高應喜楚氛空山隨粉堞連雲起江引清淮與海通遠客帆檣秋水外殘兵鼓角夕陽中時清莫問英雄事回首長坰滅去鴻　又齊雲樓詩曰境臨烟樹萬家迷勢壓樓臺衆寺低斗柄正垂高棟北山形都聚曲欄西半空曾落佳人唱千載猶傳醉守題劫火重經化平地野烏飛上女垣啼　楊基岳陽樓詩曰春色醉巴陵闌干落洞庭水吞三楚白山接九疑青空闊魚龍舞娉婷帝子靈何人吹夜笛風急雨冥冥　魏王粲登樓賦曰登斯樓以四望聊銷日以銷憂覽斯宇之所處實顯敞而寬仇挾清漳之通浦倚曲沮之長洲北彌陶牧西接昭丘雖信美而非吾土曾何足

以少留憑軒檻以遥望向北風而開襟平原遠而極目蔽荆山之高岑路逶迤而修迴川既漾而濟深昔尼父之在陳有歸與之歎音鍾儀幽而楚奏莊舄顯而越吟人情同于樂土豈窮達之異心惟日月之逾邁俟河清其未極冀王道之一平假高衢而騁力步棲遲而徙倚白日忽其西匿風蕭瑟而並興天慘慘而無色獸左顧以求羣鳥相鳴而鼓翼原野闃其無人征夫行而未息循階除而下降氣交憤于胸臆夜參半而不寐仰盤桓以反側 晉孫楚登樓賦曰暇日以娛心鳴觴拂羽于桑梓路合彩烟遊俯窺淮海仰眺荆吳我王結駕藻思神居宜此萬春修盡所扶

遊鳥濯翅于素波牧豎吟嘯于行陌舟人鼓枻而揚歌五典擇里捄之所裁 桑據登樓賦曰懷讙客之遠思情依鬱而惆悵登茲樓以逍遥聊因高以遐望感斯州之欣域實帝王之舊疆挹清漳之長流帶曲沮之通渠百條雲集促坐華堂嘉肴有滿紅旨酒盈觴琴瑟既調而咏五典擇里捄之所裁

原銘 宋鮑昭凌煙樓銘曰瞰江列檻望景延除積清風路含彩烟遊俯窺淮海仰眺荆吳我王結駕藻思神居乎講柱籍落華而增怪歎飛馳之過戶陟茲樓以曠眺情慨爾而懷古

記 唐閻伯理黃鶴樓記曰州城西南隅有黃鶴樓者圖經云費禕登仙嘗駕黃鶴返憩于此遂以名樓事列神仙之傳遊存遺異之忘觀其聳構巍峩高標龍從上倚河漢下臨江流重簷翼館四闥霞敞坐窺井陌俯拍雲烟亦荆吳形勢之最也何必瀟湘之濱洞庭之岸可實觀時物會集靈仙也哉 李德裕懷崧樓記曰此地舊施曲軒旁隱堆坭竹樹陰合簷楹盡晝喧雀所休涼風淫至余盡去危堞敞爲虛樓前植木而始見前山除窗篠而近對佳樹延清輝于月幌留愛景于寒簟晨趨宵遊皆有殊意周視原野永懷崧峯肇此佳名且符

風憾庶庾公不淺之意寫仲宣極望之心　宋王禹偁黃州竹樓記曰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用代陶瓦比屋皆然以其價廉而工省也予城西北隅雉堞圮毀蓁莽荒穢因作小樓二間與月波樓通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闃遼夐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和暢宜詠詩詩韻清絕宜圍棊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然皆竹樓之所助也　范仲淹岳陽樓記曰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衘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若夫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沈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　蘇軾遠景樓記曰嗟夫軾之去鄉久矣所謂遠景樓者雖想見其處而不能道其詳矣然州人之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記焉者豈非上有易事之長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若夫登臨覽觀之樂山川風俗之美軾將歸老于故丘布衣幅巾從邦君遊于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以頌黎侯之遺愛尚未晚也　明宋濂閱江樓記曰登覽之頃萬象森

列千載之秘一朝軒露豈非天造地設以俟大一統之君而開千萬世之偉觀者歟當風日清美法駕幸臨升其崇椒憑闌遥矚必悠然而動遐思臣知斯樓之建皇上所以發舒精神因物興感無不寓其致治之思豈止閣夫長江而已哉

閣

增　廣雅曰棧閣也　禮記內則曰大夫七十而有閣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　周書曰明堂成有四阿然則閣有四阿謂之阿閣　唐書曰秘書省中外三閣掌典圖書古今文字皆在禁中兩漢或徙金馬門外歷代不常其處　宋史曰龍圖閣在含光殿西偏北連禁中閣上藏太宗御製御書并文集其下列六閣曰經典閣史傳閣子書閣文集閣天文閣圖畫閣　尸子曰秦山中有神房阿閣　三輔黃圖曰未央宮有白虎閣屬車閣洛陽宮殿簿曰高平觀南行至清覽觀高閣二十四間修齡觀南行至臨商觀高閣五十五間太極殿前南行仰閣三百二十八間南上總章高閣十三間東望凌臺閣十一間永寧宮連閣二百八十六間連閣上下數見親觀差閣九間　洛陽地記曰雲臺高閣十四間乘風觀閣十二間　丹陽記曰漢魏殿觀多以複道相通

故洛宮之閣七百餘閒

閶閶閣　東京記曰紫微宮有臨渡閣洲金露方壺大內後宮有延春徽儀延華奎章　元按庭記曰大內有廷涼之所曰清林閣又有眺遠閣　春明夢餘錄曰皇極門內東曰文昭閣西曰武成閣乾清宮有東暖閣西暖閣乾清宮後有隆道閣原名道心閣即皇極閣坤寧宮後有清望閣　宮殿額名曰南城內有清和閣澄輝閣　桂洲集曰北宮有無上閣

春秋緯曰黃帝坐于阿閣鳳凰銜書致帝前其中得五始之文　毛爽曰黃帝聽鳳于阿閣之下始造十二律　戰國策曰田單棧道木閣以迎襄王及后于城陽山反之國　二輔舊事曰秦二世欲起凌雲閣與南山齊　漢宮殿疏曰天祿閣麒麟閣蕭何造以藏秘書畫賢臣凌雲閣秦二世造　蘇武傳曰宣帝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圖霍光等至蘇武凡十一人于麒麟閣明著中興輔佐列于方叔召虎仲山甫焉

楊惲傳曰楊惲觀西閣上畫人指桀紂畫謂昌樂侯王武曰天子過此一二問其過可以得師矣　隋經籍志曰魏採掇遺亡藏在秘書中外二閣　唐書曰太極宮中有凌煙閣在凝陰殿內功臣閣在凌烟閣南頡利既平置酒于此　太宗紀曰貞觀十七年圖功臣于凌煙閣　百官志曰光宅二年改中書爲鳳閣令爲內史

代宗紀曰廣德元年給功臣鐵券藏名于太廟圖形于凌煙閣　又曰代宗平河北時德宗爲兵馬元帥與功臣郭子儀李光弼等皆賜鐵券圖形于凌煙閣廣德初又圖廣寧郡王僕固懷恩　李絳傳曰大中初詔史官差第元和將相續圖凌煙閣絳在焉　五代史曰宰相桂璨奏西京舊有凌煙閣圖畫國初功臣今遷幸東都比末崇建四鎮副元帥梁王勳業冠古請近凌煙閣別創一閣圖畫梁王以旌德業詔曰魏賞彭陽之功創紀勳之觀齊旌泗水之績乃崇嘉德之樓式從新規爰從舊典宜令所司于皇城擇善地別造凌煙閣圖寫賜名曰天祐施功之閣　玉海曰淳化二年詔增修秘閣先是度崇文院之中堂爲秘閣基址而層宇未立書籍止扃偏廡庶無內至是始命修之八月閣成上作新秘閣贊以賜近臣宰相李昉等請立石閣下李至上表引蘇易簡乞上飛白書玉堂之署爲比願賜新額以光秘府戊辰詔近臣觀新秘書賜上尊酒大官供膳遣中使賚飛白書秘閣二字以賜李至三館咸預焉又賜御書

以美其事　又曰祥符初建龍圖閣以藏太宗御書又曰寶元元年作舍人院閣上親篆其牓曰紫微閣以賜之　又曰寶元元年改萬春閣爲延春閣閣在禁中北臨後苑遊幸之所經也　又曰至和二年以五臺山眞容院新修太宗眞宗御書閣爲寶章閣　又曰嘉祐七年幸寶文閣帝親爲飛白書賜從臣御製觀書近臣皆屬和學士王珪撰詩序刊石寶文閣　又曰熙寧二年令中書樞密院開便門通天章閣欲與兩府坐而論道也　又曰元符四年詔建閣藏神宗御集名顯謨建中靖國元年詔以顯謨閣爲熙昭閣置學士直學士院置大學士五員供奉學士二員承置學士二員供奉學士二員承制尋復舊名　又曰大觀二年詔諸路州學藏書閣賜名稽古　又曰紹興十年建閣藏徽宗聖製詔以敷文爲名　又曰淳熙十五年建閣藏高宗聖製詔以煥章爲名　又曰淳熙中詔建石經閣于國子監上親題額　又曰嘉泰中建寶謨閣藏光宗聖製　又曰寶慶中建閣藏寧宗聖製詔以寶章爲名　又曰端平中樞密院北司故與開元宮爲鄰紹定四年灾寫睦親宅五年詔以天慶坊魏王府舊址爲之端平元年成上書屬籍之閣四大字　又曰太宗正

實錄曰嘉靖二十六年圓明閣工成　又曰慈寧宮有乾文閣　禁扁曰金以幽州爲中都汴爲南京閣之扁有芳華景福燕昌光昭清徽翠微蓬萊瓊華　戴司成集曰玉泉山有芙蓉閣金章宗避暑處　元史曰文宗建奎章閣蒐羅中外才俊置其中　又曰嘉祐閣爲宣文閣時周伯琦爲宗文閣授經郎教戚里大臣子弟每進講輒稱旨日備顧問帝以伯琦工書法命篆宣文寶閣仍題扁宣文閣及摹王羲之所書蘭亭序智永所書千字文刻石閣中　輟耕錄曰奎章閣隸東宮屬官後文宗復位乃陞爲奎章閣學士院置大學士五員供奉學士二員承制兼知經筵事侍書學士二員承置學士二員供奉學士二員承制兼經筵　春明夢餘錄曰大學士直舍所謂內閣也在午門內東南隅外門西向閣南向入門一小坊上懸聖諭過坊即閣也永樂初開內閣于東角門簡解絡黃淮楊士奇胡廣楊榮金幼孜胡文儼入直文淵閣辦事蓋宣德以前內閣與外九卿爲平交至宣德後三楊眷重漸柄朝政英宗九歲登極凡事啓太后太后不欲專多令內閣議行此內閣票旨所由始也　世宗

燃藜杖　藏秘書　劉向校書天祿閣有黃老人植杖叩閣而進吹杖端煙然火

臨事唐穆宗忠用尤重為翊王時已習知宮禁事

為兄飾于宮壁謂之四書閣宋宣和中建秘書省

閣又有崔令欽教坊記

賢人不及以禮為家之私

人不以嗜好為己之累

唐有神明閣在華清宮高宗所建今將軍閻立德

服慈　崇德　唐貞觀初東都建昭慶殿慈服殿崇德殿虞世南

文武百官至乾元殿參朝元年又增置之上有重屋下有複屋

書禹命鄭康成記明堂制度以為二重三重古詩顯

置　以藏諸都　帝聽有天講　藏書　賀文　曰藏書閣

藏秘書　投楊子　園功臣　故書下天祿閣上圖畫功臣　漢成帝命劉向校書天祿閣上自投而下欲以死明己之不治　使揚雄

阿閣　棲梧食竹　賞花釣魚　雍陶

鳳巢　延閣書府　魏王世紀黃帝時白鳳巢于阿閣內庫書也賦云阿閣結陽

凌雲　陸士衡七哀詩層閣凌天居華陽綠空飛

翔鸞　飛鳳　唐元閣工部郎中元凱門外中元凱二閣左曰翔鸞右曰

王勃作序　陳瓘讀書　王勃道出鍾陵九日都督閻公大宴滕王閣命其婿孟學士作序勃在客中

四香三瑞　宋大宴後苑賞花釣魚詩

者　綠綸　蓬萊　中書職掌綸誥蓬萊閣在登州前枕巨海

那守朱處約建至今為州人遊賞之所　合薰　延和王元寶起高樓以待異風代

薰閣之延閣飛觀在京師語曰天下圖籍成三閣　王莽以符命自閣上自投而下天鳳自上治明堂辟雍使

雲中　肅天居　陸士衡七哀詩層閣臨天居華陽綠空飛

符　崇眞　子孫俾奉事無怠乃為格言　望仙　崇道　享元化元年朗州修桃源觀太宗親書額以賜之

應宮實符閣二年改降眞閣下　茅拈　真閣曰崇眞　梧桐食竹　實錄身不去天德二年賞竹於閣內庫書也賦云阿閣棲梧竹

觀五百仙人留贈名望仙內中有恭天崇道閣奉二清諸聖　翔鸞閣作　賞花釣魚　詩翔鸞後苑登

隨一見秘書恰曰秘閣萬卷豈時日能盡乃觀直未幾試閱與前略同命其婿孟學士作序　假直　給札　李德裕曰見

章閣上閣等連大署又題仲尚父祠堂恐褻瀆退而到奏修之不敢　凌煙圖形　貞觀十七年詔司徒趙國公長孫無忌

大中十年詔李暐等三十七人畫于凌煙閣　景雲賜宴　春瓊傳十七年詔司徒趙國公長孫無忌

唐乾封元年封泰山還至東都賜宴于合璧宮　等二十三人圖形凌煙閣又忠義傳宣宗

華協堯章　文光舜捨　歲元三年建閣藏考宗聖製

詔曰華協堯章之煥文光舜捨之明其文為閣名

連閣　東宮飛閣　文苑飛閣　謝靈運

小閣　閣道　菌閣　謝元暉詩寄雲陽諸尚書

芸閣　劉向校書天祿閣芸閣　階三重　古詩

作三閣　王作三閣陳後作

臨春結綺望春三閣以沈檀香木為之飾以金玉珠翠下施鉤欄檻外施軒檻又施重欄皆雕鏤通

望春之北結綺之南張貴妃居之臨春之後居孔貴嬪之北

閣道　張衡西京賦曰鉤陳之外閣道穹隆狀若虹蜺自雲屋而降長樂與明光徑北通乎桂宮

飛閣　逶迤　初賦曰考天石之高閣飛流丹以激霤

閣道　張衡西京賦曰鉤陳之外閣道穹隆狀若虹蜺自雲屋而降長樂與明光徑北通乎桂宮

紫閣 在終南山 一名紫閣峪 一名紫閣谷 一名紫閣山 一名紫閣峰 一名紫閣嶺 一名紫閣原 一名紫閣川 一名紫閣村 一名紫閣寺 一名紫閣觀 一名紫閣祠 一名紫閣關 一名紫閣道 一名紫閣路 一名紫閣橋 一名紫閣水 一名紫閣煙 一名紫閣雲 一名紫閣霞 一名紫閣晴 一名紫閣雪 一名紫閣月 一名紫閣風 一名紫閣雨 一名紫閣露 一名紫閣霜 一名紫閣雷 一名紫閣電 一名紫閣虹 一名紫閣霓 一名紫閣日 一名紫閣星 一名紫閣雲漢 一名紫閣銀河 一名紫閣牛女 一名紫閣織女 一名紫閣天台 一名紫閣赤城 一名紫閣曲閣 一名紫閣重座曲閣 一名紫閣上林 一名紫閣青綺 一名紫閣錯 一名紫閣七寶 一名紫閣昭詩已前 一名紫閣霞 一名紫閣陽 一名紫閣間 一名紫閣飛閣 一名紫閣綴紅帶 一名紫閣陸機詩 一名紫閣雕閣霞連 一名紫閣張景陽七命 一名紫閣李青蓮 一名紫閣雕閣霞連

詩 周庾信登州中新閣詩曰跨虛凌倒景連雲拒少陽璇極龍銜上雕甍鸑翥翔翅張千尋文杏照十里木蘭香開窗對高掌平步望河梁歌響鬧長樂鍾聲徹建章賦用王延壽書須韋仲將龍來驚畫壁風起逐吹簧石作芙蓉影池如明鏡光花承反披葉蓮井倒垂房徒然思燕賀無以預鸑翔 又登宇文內史重陽閣詩曰北原風雨散南宮容衛疎待詔還金馬儒林歸石渠徒懸仁壽境空聚茂陵書竹淚垂秋節蓮衣落夏葉碩成始移廟陽陵正徙居舊閭憔悴長殘花烟嫂舒別有昭陽殿長悲故婕妤 唐太宗三層閣上置音詩曰綺莖移景紫閣引宵煙陽棟歌塵合分階舞影連聲流二處管響亂一重絃不似秦樓上吹簫空學仙 宋之問登鳳林寺山閣詩曰香閣臨青漢丹梯隱翠微林窗天際客人世谷中違苔石銜仙洞蓮舟泊釣磯山雲浮棟起江雨入庭飛信美隨南國嚴程限北歸幽情不可再留步惜芳菲 張九齡晚憩王少府東閣詩曰披軒肆流覽

檻泯萬慮倚櫺檻 嚴維晚霽登玉六東閣詩曰試上江樓望初逢山雨晴連空青嶂合向晚白雲生俊美要殊觀蕭條見遠情情來不可極日暮水流清 賈彥璋宿山閣詩曰與望香山閣梯雲宿半空軒窓閉潮海枕席拂煙虹朱網防樓鴿紗燈護夕蟲一聞雞唱曉已見日曈曈 宗楚客奉和人日清暉閣宴應制詩曰窈窕神仙客參差雲漢間九重中葉啓七日早春還太液天為水蓬萊雪作山今朝上林樹無處不堪攀

劉公輿望凌烟閣詩曰畫閣凌虛構遥瞻在九天丹極崇壯麗素壁會勳賢鶴鶴浮元氣亭亭出瑞煙丘壇

分百辟遠揖羣仙圖畫青霄外儀形紫禁前望中空
霧繞驥首幾留連　白居易登天宮閣詩曰午時乘興
出薄暮未能還高上煙中閣平看雪後山委形羣動裏
任性一生閒洛下多閒客其中我最閒　杜牧題宣州
開元寺水閣詩曰六朝文物草連空天澹雲閒今古同
鳥去鳥來山色裏人歌人哭水聲中深秋簾幕千家雨
落日樓臺一笛風惆悵無因見范蠡參差煙樹五湖東
　李羣玉湖閣詩曰楚色龍秋草秋光洗洞庭夕霏生
水寺初月落雲汀棹響來空閒漁歌去杳冥欲浮欄下
艇一到斗牛星　曹松滕王閣春日晚眺詩曰凌春帝

子閣偶眺日移西浪勢平花塢帆陰上柳堤凝嵐藏宿
翼曉鼓碎歸蹄只此長吟咏因高思不迷　宋趙抃蓬
萊閣詩曰山嶽危構此蓬萊水潤風長亦快哉天地涵
容百川入晨昏浮動兩潮來　鄭獬四照閣詩曰湖山
天下之絶境羣山繞湖千百里碧筍四插明鏡圓此閣
正在明鏡裏　元虞集滕王閣詩曰城頭高閣插蒼苔
百尺闌干背夕陽秋雨魚龍非故物春風蛺蝶是何王
帆檣急急來彭蠡車蓋童童出豫章燈火夜歸湖上路
鼓鼙呼酒說干將　明袁凱登浦上閣詩曰高閣春波
上登臨獨愴然故鄉從此別久客未言還花好誰家屋

帆輕何郡船朝來有微雨應灑郭西田　高啓登白蓮
閣對雨詩曰遠愁高樹共離離風送湖聲上浦遲海客
市中烟起處江僧閣下雨來時船歸杳靄惟聞櫂店隱
蒼茫不見旗回首南朝今幾改可堪重咏牧之詩　又
涵空閣詩曰滾滾波濤漠漠天曲闌高棟北山巔置身
直在浮雲上終日長過去鳥前數杵秋聲荒苑樹一帆
暝色太湖船老僧不識興亡恨只向遊人說往年

增　賦　唐錢起題元閣賦曰上將按帝宇壯神皋斷景山
之松用而有節感子來之衆役不告勞成仙閣之弘敞
配紫極之崇高先是微規模宏大壯經始聖述責成梓
匠當桂戶而八水悠遠植玉階而千巖相抗升陽户于
赤霄之表棲玉兔于翠微之上可以吞貝闕磨崑閬盛
矣哉亦神明之化也　孫翊仁朝元閣賦曰波朝元之
爲狀厥高因于嵩嶽岌彙今初謂踊于山巔崔嵬今又
謂居于天上崇崇之勢博敞宏壯斜窺渭北笑玉樹而
徒空俯對終南與余閒而相抗迴出象外信非人間羣
鳥乍轉以翔翼翔鵠不逮而空還七聖同遊罷還襄野
萬國以會自是塗山

增　序　唐王勃滕王閣序曰時維九月序屬三秋潦水盡
而寒潭清煙光凝而暮山紫儼驂騑于上路訪風景于

崇阿臨帝子之長洲得仙人之舊館層巒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鶴汀鳧渚窮島嶼之縈迴桂殿蘭宮列岡巒之體勢披繡闥俯雕甍山原曠其盈視川澤盱其駢闐閭閻撲地鐘鳴鼎食之家舸艦迷津青雀黃龍之軸虹消雨霽彩徹雲衢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雁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

又記唐元結茅閣記曰已巳中平昌孟公鎮湖南將二歲矣時與賓客嘗欲因高引望以抒遠懷偶愛古木數株垂覆城下遂作茅閣蔭其清陰長風寥寥入我軒楹扇和爽氣滿于閣中世傳衡陽暑濕鬱蒸休息于此何爲不然今天下之人正苦大熱誰似茅閣陰而麻之韓愈新修滕王閣記曰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于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爲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爲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爲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于此公曰諾于是棟楹榱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甎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修前人無廢後觀工既訖功公以衆飲而以書命愈乃不辭而承公命　宋王安石芝閣記曰太丘陳君學文而好奇芝生于庭能識其爲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閣于其居之東偏掇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或貴于天子或貴于士或辱于凡民夫豈不以時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于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

廨署一

增 山堂肆考曰周禮以八法治官府釋之者曰百官所居曰府此則官廨之說也　左傳疏曰自漢以來三公所居謂之府九卿所居謂之寺　宋史曰元豐初建東西二府于右掖門之前每府相對謂之八位　續世說曰近代通謂府廷爲公衙即古之公朝也天子御正朝名曰正衙　王沂公上幷丹事曰燕京南門外有越王廨爲宴集之所　石林燕語曰國初京師職事皆無公

廨雖宰相執政亦僦舍而居每過出省或有中批外奏急速文字則省吏徧持私第呈押既覺稽遲又多泄漏　瑣綴錄曰翰林直房在右關門內錦衣衛直房之次凡三間每早朝時諸閣老分坐北楹諸學士居中楹其餘居南楹俟門吏報三鼓乃俱赴左掖門　國史唯疑曰端門左有直房五間係坊局官候朝公會及收貯卷箱之所　又曰凡係東宮官屬侍班講讀亦于此伺候

廨署二

增 漢書曰何並性清廉爲潁川太守妻子不至官舍　水經注曰光武建武二年西河鮮于冀爲清河太守作

觸在任者鮮以吉終及昭至有人夜見甲兵出曰傅公善人不可侵犯乃騰空而去有頃風雨忽至飄郡聽事入廕中自是郡遂無患　又曰蔡凝字子居為中書侍郎遷晉陽太守及將至郡更令左右修中書廨宇曰庶來者無勞　舊唐書曰房琯開元中歷慈谿宋城濟源縣令所在為政多興利除害繕理廨宇頗著能名　又曰李聽起為邠寧節度使邠州衙廳相傳不利葬修以致隳壞聽曰帥臣鎮邠門而出豈有狗于巫祝而隳公署耶遂命葺之卒無異變

廨署三

原

飾官舍　毀舊府　詳前　一曰必葺其牆屋云之如始至　伐樹織葦　繕圃葺舍　晉羅含字君章為相州別駕以才學知名以廨舍宜植竹樹遂為林藪葦為席而居去塒完城圍葦為牆屋舍恪不然深以為恥

二

府寺　**官舍**　上詳下詳廨署一　**治**　**官府**　**公衙**　上詳廨署一下詳廨署

不入　始至　上詳前二叙張雖

九棘三槐　**二府**　周禮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右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　上詳廨署二　南史蕭惠明泰始初為吳興太守郡界有卞山山下有項羽廟相承云羽負居郡縣事前後太守不敢上焉惠明未聞有災遂命盛設牲牷接神宴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項而卒　避正堂　虛正寢　長慶惠元年曹鎮為齊相薛悅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悅言人殊參未知所況閒門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蓋公至為言治貴清靜不擾正堂舍蓋為　揮麈錄曰微仲之大中辭微仲云界以中自陝漕入朝徵仲虛正寢以待之私家也時安厚卿在政府父曰華夫蹄曼然居東序時人以北別二公之賢否　**鳥棲**　漢芋詡為相府遂以為招賢神雀　尹張敞下見敞舍鵲巢事見前　五代晉羅紹威起廳事極其華侈道州司馬萊公謫道州司馬

得鯉　**廳事鳴蛩**　晉樂廣為河南尹遂宮舍多蛩前尹悉去之廣後為本州刺史舊廨蛩不敢居之　唐李德裕為相州別駕以益私宅僧珍怒珍居廣陵舊宅德裕自于城西小湖安茅屋使臨之　**公宇**　**越王**　**公衙**　上詳廨署一下詳廨署

廨元术宮　上王沂公起第宮之陽楚公詩云銀鉤已元术不督而會公宇百如盛之觀前人成頗亦宏麗守土者習于朝廷有海康之命　**直房**　**廋閣**　上詳廨署一宣宗實錄宣德十年置宣宗御書之所于承天門內　**候朝公會**　**待班講讀**　上下俱詳廨署一　**鑿池蒔蓮**　**參天蔽日**　林後風結青風亭下蓊然若眞登嵩洲者　**鮭飧**　玉寶饌語柯昔饒總院章就詞柯亭學士柯潛所建在公署後堂之左前後二間凡八

寢　漢惠帝元年曹參為齊相舉擾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況閒門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蓋公至為言治貴清靜而民自定參于是避正堂舍蓋為　揮麈錄曰微仲之大中辭微仲云界以中自陝漕入朝徵仲虛正寢以待之私家也時安厚卿在政府父曰華夫蹄曼然居東序時人以北別二公之賢否　**烏棲**　漢芋詡為相府遂以為招賢神雀　尹張敞下見敞舍鵲巢事見前　五代晉羅紹威起廳事極其華侈道州司馬萊公謫道州司馬

得鯉　**廳事鳴蛩**　晉樂廣為河南尹遂宮舍多蛩前尹悉去之廣後為本州刺史舊廨蛩不敢居之　唐李德裕為相州別駕以益私宅僧珍怒珍居廣陵舊宅德裕自于城西小湖安茅屋使臨之　**公宇**　**越王**　**公衙**　上詳廨署一下詳廨署

廨元术宮　上王沂公起第宮之陽楚公詩云銀鉤已元术不督而會公宇百如盛之觀前人成頗亦宏麗守土者習于朝廷有海康之命　**直房**　**廋閣**　上詳廨署一宣宗實錄宣德十年置宣宗御書之所于承天門內　**候朝公會**　**待班講讀**　上下俱詳廨署一　**鑿池蒔蓮**　**參天蔽日**　林後風結青風亭下蓊然若眞登嵩洲者　**鮭飧**　玉寶饌語柯昔饒總院章就詞柯亭學士柯潛所建在公署後堂之左前後二間凡八

增詩 宋楊萬里題太和主簿趙昌父官署詩曰西昌主簿如禪僧日餐秋菊嚼春氷西昌官舍如佛室一物也無惟有竹倏錢三月不曾支竹陰過午未晨炊大兒怒叫小兒啼乃翁對竹方哦詩 明高啓京師寓廨詩曰誰言舊隱非靜里且相依綠樹城通苑青山寺對扉官閒休直早客久夢還稀是物春來典惟存舊賜衣 又曰久夜頻聽雨經春不見花麓無青渚燕楊柳白門鴉拙宦危機遠工吟僻性加閒坊車馬少不似住京華 又曰寂寞過芳時幽懷只自知袖無投相刺篋有寄僧詩鼠跡塵凝帳蛙聲雨到池疎慵堪置散不敢怨名卑

衰齋宿院署詩曰壁鷰崇元日郊禋戒百工泰壇雲霧裏象輅羽儀中越席陳陽位元端處法宮甘泉徒欲賦文藻媿揚雄 李東陽齋居和舜咨侍讀院署見寄詩曰綠槐庭館坐春風十九年前此興同未老身猶書卷裏不眠人在漏聲中大鵬南去雲連海羣鳥西飛月繞空燈火憶君連夕話不勝幽思滿齋宮

增記 唐顧況宛陵公署記曰博陵崔公端憲臺出九江涉吳換號三牧作乂仁聲上騰上褒之以宣歙等州圖練觀察採石軍使內建茂行外傳純德德鋪生人生人受賜所部無事緝乎井屋高棟大廡樓傳高亭署以崇

矛度君命也畧五千架圬墁藉堊燭乎一州竹頭木屑皆適所用前鎮未之有也兵馬使南陽張伯陽承公指揮應接不暇廣而不費華而中儉堅有嚴析封有巨防巢洞之寇化爲平民銅官戰馬牛渚姑熟之隘籠波洛谷莫不帖焉 楊夔烏程縣修建廨宇記曰叔孫昭子聘于晉晉受邦人之憩執昭子賓于箕使吏藩之昭子不以拘爲意止之舍有壞必葺去之如始至故春秋賢之今有受九重之命母百里之民惆瘵者繫之以綏訛弊者籍之以移既休于公宇親其隳摧圮漏忍而不治者無乃取譏于君子丹陽某公以再命尹于烏程降車之期月察訟決獄之暇周視官署其門傾其廳敬其牆圮其廡頹簷側楹倒稷傾倚風雨罔庇寒暑是窘公歎曰建之者何人壞之者何心既叨守邑其敢不力自懋以圖嗣修乎

館一

原說文曰館客舍也 周禮曰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以待朝聘之官也 又曰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及郊勞視館致餼注曰謂以上卿之禮禮之左傳曰圬人以時塓館宮室注曰塓飾也 荊州圖副曰襄

陽縣南有桃林館是則餞行送歸之所萃也 館 南部
新書曰荆南五花館待客之上地也故蔣元曰不是上
台憐姓氏五花賓館敢從容
有館土人謂之黃公客堂 郡國志曰台州仙石山
兆府治之內外宮館一百四十五所三輔四十五所郡
國宮館百四十五所 兩京記曰西京承天門第一鴻
臚寺次鴻臚客館 開元文字曰凡事之賓客館焉舍
也館有積以朝聘之官是也客舍逆旅名候館也公館
也公宮與公所為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 王
沂公上幷丹事曰燕京南門外有永平館舊名碣石館

清和後易之 又曰檀州五十里至金溝館將之館川
原平曠謂之金溝淀國主嘗于此過冬自此入山詰屈
登陟無復里堠但以馬行計日約其里數 又曰古北
口兩傍峻崖中有路僅容車軌口北有鋪設弓連繩本
范陽防胡幷丹之所最為隘束出口度得勝嶺盤道數
屈俗名思鄉嶺八十里至新館過雕窠嶺偏槍嶺四十
里至臥如來館 使遼行程記曰自檀州北行八十里
又八十里為虎北口館 禁扁曰金以幽州為中都汴
為南京有會同館歸仁館同文館思華館棨文館來寧
館來同館懷德館肅儀館 石湖集曰會同館燕山城外館也 燕都
遊覽志曰四夷館在玉河橋之西 又曰望京館在城
東北五十里孫侯村邊建為河北使臣宿昔餞飲之所

館二

左傳曰子產相鄭伯如晉以魯喪未見子產欲壞其
館垣以納車馬士文伯讓之曰緒垣甚牆以待賓客今
吾子壞之其若異客何子產曰諸侯舍于隸人門不容
車而不可踰越寘見無時命不可知請執事將何所命
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趙簡子曰信我實不德
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我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

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
又曰秦伯改館晉侯饋七牢焉 又曰楚令尹子
元欲盡文夫人為館于其側而振萬焉 又曰晉分曹
衛之田公使臧文仲往宿于重館重館人曰晉新得諸
侯必親其恭不速行將無及也 又曰叔孫所館雖一
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 禮記曰孔子之衛遇舊
館人之喪使子貢脫驂而賻之子貢曰于門人之喪未
有所脫驂脫驂于舊館無乃已重乎 戰國策曰燕
昭王見郭隗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隗曰帝者與
師處王者與友處古者人君以千金求千里馬涓人得

千里馬已死買其骨返以報君大怒對曰死馬尚市況生馬乎暮年千里馬至者三王欲士先從隗隗且見事況賢于隗者乎乃築館而師之樂毅鄒衍劇辛皆爭走燕遂以破齊　增郊祀志曰武帝七年上幸雍郊見五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毓氏館　黃圖曰河間獻王德築日華宮置客館二十餘區以待學士　原漢書曰公孫弘起徒步數十年至宰相封侯起客館開東閤以延賢人與參謀議故人賓客仰衣食俸祿皆以給之弘年八十終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爲丞相者客館益廢而已至賀屈氂時壞已爲馬廄

車庫奴婢舍矣　又曰元帝幸長楊射熊館布車騎大獵楊雄作賦以諫　魏志曰管寧幼安與同縣邴原相友俱遊學于異國聞公孫度令行于海外遂與平原王烈等至于遼東度虛館以候之　世說曰魏明帝爲外祖母築館于甄氏既成謂左右曰館當何以爲名侍中繆襲曰陛下聖思齊于搭王閎極過于曾閔此館之興情鍾舅氏宜以渭陽爲名　晉雷次宗傳曰元嘉中召詣京邑爲築室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　宋書曰元嘉十五年立儒學館于北郊命雷次宗居之　齊書曰褚伯玉字元璩居剡瀑布山宋孝建二年徵聘不至

齊太祖即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又辭疾上不欲違其志敕于劍白山立太平館以處之　又曰永明五年立商飇館于孫陵岡　幽怪錄曰竟陵掾劉諷夜投空館有女郎至歌曰明月清風良宵會同星河易滅歡娛不終綠尊翠杓爲君斟酌今夕不飲何時歡樂忽有黃衣人曰婆提王屈娘子速來女郎皆起明日拾得翠釵數隻　玉海曰淳化四年始置四方館使列于內職　思陵錄曰淳熙十五年遣留守司頒師魯高震至燕京燕京館宴畢入來寧館蓋迓使之館也　成祖實錄曰永樂初設北京會同館改順天府燕臺驛爲之　明會典曰正統六年定爲南北二館北館六所南館三所

館三

原歸祖飾厨　禮曰大饗君三牲之俎歸于賓館宣十一年楚子使屈巫聘于晉及鄢將師還晉侯饋之以大牢　又曰饗禮既畢賓出公再拜送于門外　魏略曰文帝徵諸都護將校還京師使侍中辛毗勞之于館　明紀獻俘禮曰凡獻俘于太廟之門內　又曰凡軍旅賀勝于廟　又曰凡軍事既畢乃飲至以訊馘告于社　元訓蒙曰凡祭祀之前期一日齋戒沐浴更衣于別室　晉蔡謨別傳曰謨爲侍中詣門下通名　又曰謨與客談至一更盡驚曰王孫有

異材吾不如也吾家書籍盡與之不問所舍

互市　與商人雜居

十五年上請侍臣曰古者諸侯入朝有湯沐邑務禾百畝以供齋盛今京城頃聞都督刺史充貢使至京師多忽下即親臨幸焉或逗留數月或往還頻數或因商人雜居或別置邸第三百餘所上親臨幸焉或因商人雜居或別置邸第三百餘所上親臨幸焉或因商人雜居或別置邸第三百餘所上親臨幸焉

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　裴迪竹裏館詩曰來過竹裏館日與道相親出入唯山鳥幽深無世人　李白題宛溪館詩曰吾憐宛溪好百尺照心明何謝新安水千尋見底清白沙留月色綠竹助秋聲却笑嚴湍上千今獨擅名　沈佺期岳館詩曰洞壑仙人館孤峯玉女臺空濛朝雨合窈窕夕陽開荒澗含輕霧虛巖應薄雷正逢鸞與鶴歌舞出天來　孟浩然次蔡陽館詩曰日暮馬行疾城荒人住稀聽歌疑近楚投館忽如歸魯堰田疇廣章陵氣色微明朝拜嘉慶須著老萊衣　杜甫山館詩曰南國晝多霧北風天正寒路危行木杪身遠宿雲端山鬼吹燈滅厨人語夜闌雞鳴問前館世亂敢求安　元劉因寓萬壽宮館舍詩曰來時殘雪點征衣落盡庭花尚未歸夢裏不知身尚病春山歸路馬如飛　黃庚王修竹館即事詩曰池館翠涼處覓閑稱客居未仙猶閬苑不夢亦華胥竹靜堪居鶴荷香欲醉魚心清無箇事長日一編書　劉秉忠客館詩曰客館蕭條動客情飛螢箇箇傍窓明樓頭鼓角聲吹斷漏下銀河第一聲　郝經新館感春詩曰東風吹敝褐水氣撲虛簷月窟星河澹江城鼓角嚴年深愁不醒春至恨猶添爲問秦通守何顏說錦簾　虞集赤城館詩曰雷起

龍門山雨灑赤城館蕭騷山木高浩蕩塵路斷魚龍起新波燕雀集虛幌開戶微風興倚杖衆雲散　明劉養晦野館詩曰安穩桐溪上時危久索居蟻穿庭下穴蝸築壁間書野水臨秋迴山窓映月虛十年戎馬亂歸計定何如　高啓晚至西陵館詩曰匹馬倦嘶風蕭蕭逐轉蓬地經兵亂後歲盡客愁中晚渡隨潮急寒山舊驛空可憐今夜月相照宿江東　又客館秋懷詩曰獨卧愁空館牆陰野豆開暑將潮氣斂秋與竹聲來身賤多違志時清少棄材慙非張仲蔚門戶有高萊　楊基宿高季迪京館詩曰歲晚此相逢鄉情似酒濃語長銷夜燭夢短及晨鐘急雪風鳴葦微雲月照松雞前趨闕去寒樹曉龍葱

原賦晉張協元武館賦曰爾乃地勢夷敞既膏且腴環以翠林帶以赤渠尋厥先之攸基實張氏之舊墟何魏后之周覽遂築館而起廬既號元武是曰石樓于是崇墉四匝豐屋詭譎飛觀皎如素雪璀璨皓旰華瑞四垂接棟連阿崿嶪參差朱戸清鋪幽閨秘闥于是高樓特起連峙嵩飛翬四注上縣浮霄直亭亭以孤立迎千里之清飈陽扉南啓陰軒北達春牖左開秋窓右豁仰視雲根俯臨天末木則楸梓夾路翁蔚如林洪榦

十圍修枝百尋　潘尼東武館賦曰東武館者蓋東武陽侯之館也嘉大雅之洪操美明哲之保身懲都邑之殆險厭里巷之囂塵慕古公之胥宇羨孟氏之審鄰將遷居于爽塏乃投迹于里仁前則行旅四湊通衢交會水泛輕舟陸方羽蓋後則崇山崔嵬茂林幽藹彌望遠覽混滄夷泰表裏山河出入褰帶若乃潛流旁注飛渠脉散芙蓉映渚靈芝蔽岸于是逍遥靈沼遊豫華林彎弓撫彈娛志蕩心栝不空縱綸不苟沈遊鱗雙躍落羽相尋膳夫進俎虞人獻新春醴九醞嘉豆百薦隨波泝流乍往乍旋

後漢李尤高安館銘曰巍巍高安明聖是修嶕嶢麗館窓闥列周長除臨起檻檻相承聖朝明察同保休徵　又平樂館銘曰乃興平樂弘敞麗光層樓通閣禁闥洞房梁梁照曜朱華飾當駟駉武舒秘以示幽荒如榮普覆然後來王

驛一

說文曰驛置騎也　玉海曰郡國朝宿之舍在京者謂之邸郵騎傳遞之館在四方者謂之驛　廣雅曰郵驛也置亦驛也　風俗通曰漢改郵爲置置者度其遠近之間置之也　玉藻曰士曰傳遽之臣注云遽以車馬給使者也

驛二

漢書曰鄭當時字莊陳人以任俠自喜爲太子舍人五日一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郭詣謝賓客夜以繼日常恐不徧　又曰魏相爲茂陵令御史大夫桑弘羊客

詐稱御史止傳丞不以時遏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奸收捕案致其罪論棄客市茂陵大治　又曰王溫舒爲河內太守令郡具私馬五十匹爲驛自河內至長安奏行不過二日得可事論報河內皆怪其奏以爲神速　後漢書曰趙孝字長平父普王莽時爲田禾將軍任孝爲郎每告歸常白衣步擔嘗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先時聞孝當過以有長者客掃灑待之卒既至不自名長不肯內因問曰聞田禾將軍子當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于是遂去　又曰劉寵累登卿相家無貨積當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灑掃以待劉

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　又曰衛颯建武時遷桂陽太守三縣去郡遠月千里每一吏出往及數家颯乃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列亭傳置郵驛于是役省勞息　會要曰開元十六年七月敕傳驛因御史出使察之二十五年五月御史鄭審檢校兩京館驛循末稱使令驛門前十二辰堆即審創焉　舊唐書曰裴潾元和中兩河用兵初憲宗寵任內官以充館驛使有曹進五者恃恩暴戾遷四方使多倍有至捽辱者宰相李吉甫奏罷之十二年淮西用兵復以內官為使潾上疏曰館驛之務每驛皆有專知官幾內有京兆尹外道有觀察使刺史迭相監臨臺中又有御史充館驛使專察過關若令宮闈之臣出參館驛之務則內臣外事職分各殊竊恐寒侵官之源絕出位之漸言雖不用帝意嘉之　新唐書曰元稹為御史分司東都召還次敷水驛中人仇士良夜至稹不讓中人怒擊稹敗面罕相以稹年少輕樹威失憲臣體貶江陵士曹參軍　舊唐書曰柳公綽長慶元年為京兆尹時河朔復叛朝廷用兵補授行營諸將朝令夕改驛騎相望公綽素曰自幽鎮用兵使命繁併館遽員之鞍馬多闕又敕使行李人數都無限約其衣緋紫乘馬者二十三十四衣黃綠者不

下十匹五匹驛吏不得視券牒隨口即供驛馬既盡遂奪路人鞍馬衣冠士庶驚擾怨嗟遠近喧騰行李將絕伏望聊為定限乃下中書條疏人數自是吏不告勞

驛三

聚檁　績食　野處

　氏掌建國路至野之有相息井樹之地之人聚檁之者則誅之有負客則冷市有負客則冷市有負馬四不迎賓路次與績食使令供之　舊唐書曰顏當時為劉寵判官路次顏當時也

息　趙孝止　上詳驛二條

一宿去　三日館

　莊子曰仁義先王之蘧廬也左氏曰晉侯使屠蒯饋一宿而去

乘驛　請地

　左傳三日館穀梁傳曰古者諸侯相朝必有舍館以待賓客好有加貨地以賓之好有加地以賓之好有加禮以賓之　舊唐書曰裴潾上疏以肥牛亭地暗之上以暗弄之此地當平驛路至求衣冠所經之道又使境舊亭館居處卑陋不受中層傳不合宜賜他地上奉以肥牛亭地暗之下詳館二

賦傳　避傳

　傳翻曰賦給也　避傳　杜預曰避舍見美婦人以其宿莊宿客舍

傳命　奏事　上下詳驛一二

置驛　謝不修　私具　郵館　自段

　王勃與趙王閨之絕交趙王至杜之郵館自段不修之客矣　王子淵曰如不修之客至杜之郵館自段不修之客矣王子淵曰如不修之客至杜之郵館自段不修之客矣

賓飾　傳稱客　上下詳驛二

一　杜鄴賜劒　望華辭書

　王莽與趙戒書曰今日見君君必有以報我不負君君不負我寧不相信之重意哉　漢書曰杜鄴為京兆尹時河朔復叛朝廷用兵使命繁併館遽員之鞍馬多闕又敕使行李人數百匹五匹驛吏不得視券牒隨口即供驛馬既盡遂奪路人鞍馬衣冠士庶驚擾怨嗟遠近喧騰行李將絕伏望聊為定限乃下中書條疏人數自是吏不告勞　劉寵　舊唐書曰劉寵判官路次顏當時也　趙孝止　上詳驛二條　一宿去　三日館　莊子曰仁義先王之蘧廬也左氏曰晉侯使屠蒯饋一宿而去　乘驛　請地　左傳三日館穀梁傳曰古者諸侯相朝必有舍館以待賓客好有加貨地以賓之好有加地以賓之好有加禮以賓之　舊唐書曰裴潾上疏以肥牛亭地暗之上以暗弄之此地當平驛路至求衣冠所經之道又使境舊亭館居處卑陋不受中層傳不合宜賜他地上奉以肥牛亭地暗之下詳館二　賦傳　避傳　傳翻曰賦給也　避傳　杜預曰避舍見美婦人以其宿莊宿客舍　傳命　奏事　上下詳驛一二　置驛　謝不修　私具　郵館　自段　王子淵與趙戒書曰今日見君君必有以報我不負君君不負我寧不相信之重意哉　漢書曰杜鄴為京兆尹時河朔復叛朝廷用兵使命繁併館遽員之鞍馬多闕又敕使行李人數百匹五匹驛吏不得視券牒隨口即供驛馬既盡遂奪路人鞍馬衣冠士庶驚擾怨嗟遠近喧騰行李將絕伏望聊為定限乃下中書條疏人數自是吏不告勞　賓飾　傳稱客　上下詳驛二　一　杜鄴賜劒　望華辭書

傳詣洛　乘傳過家　史記漢高祖謂酈商曰橫曰田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仰子陵與黔中遣隨乘傳來大者侯不來且滋兵加誅

詭避賢　史記齊悼惠王乃揭其舅乃出而殺之徵去吾欲買而代之是欺吾欲吾王死恐人議王曰齊有告臣者以鳥獸之故若此令士大夫何以自解

取善　蓋公取沒已久元稹陽城驛詩曰商有傅說交流桐曹諫有善驛名同陽道州陽欲

遊公　諫改名避賢郵

羊祜此驛何不佳我欲改名避賢郵

盛稱　為相乘傳而行中使事分遣之所至誅太山與惡少年數輩少年不能禁命劍之所至誅太山與惡少年數輩少年不能禁命劍

已斬女巫　不讓官　以嘉王宗

上曰臣已斬女巫請以待中使送上臣請死朝廷以為盛稱為相乘傳而行中使事分遣之所至誅太山與惡少年數輩少年不能禁命劍

奪馬以聞　上即召拜為繡衣使者

驛馬元起之曰天子置驛以期故

安堅　盧鈞

命左右奪之遣史關輔驛馬

拜為華州刺史

三歲一易

無所寫

宿黃丞見迎　常宿于此驛欽酒有一人頻犯驛使問其前後即置酒黃丞明日進詩曰三百所置屯騎三百匹前也

亭障井陘烽燧　十二年與武

飛狐　市健馬募驛足　唐溫造建使驛馬募健足

龍道塢　驛前池　永和五記

驛達警　唐李德裕在鎮奏驛路三百里內置驛以備警急

驛取至京　卜擇史彙中編驛取至京昭陽宗善

埋輪等筆　江淹常在應天府東八里治亭昔江淹曾于此掘得彩筆十數枚因不曉去令遷秀才問其形容騎驢

以備招來　金臺觀為來遠驛從市北過以備招來之諸國貢使招

劉諫議院　無能發潛德者天層閒昌平人屍建劉諫議院

草上煙　東馬鋪有驛

陳橋擁立　陳橋驛在開封城北即擁

飼馬宿隼　雜論孫權云秦城驛飼馬宿隼公有飼馬宿

湖岸聞歌　酉陽雜俎劉元房在湖岸驛中夜聞有人語似對曰幸上亭驛

鈴聲郎當　詩話明皇幸上亭驛聞鈴聲謂高力士曰此當驛

十五年　御史鄭審校兩京館驛

今驛門前十二辰堆即審所創

天下傳驛凡三千九百七十一驛八千一百六十六所水陸相兼

水陸相兼　六典郎中掌

十二辰堆　閻元雯

赤幘　赤白囊　驛吏衣赤白囊即裝券也

赤幘走千里一驛置馬三匹

御史知驛　會要大曆中各以御史知驛

無憂客使　左傳高其閭廓其牆垣

星軺軺車也使　軍書

行人供其乏困　行李主來則行其困乏

傳舍公食使車驛騎　漢文帝召太僕見馬通財足給宿食傳置注遣留止財與縱同傳置驛也

乘傳　傳置

以無憂使　遣征遣往　戴驢載驅

驛吏持赤白囊即券也

來至馹史因隨驛騎至公車會費大曆中各以

皆未　虛館

高元裕以右補闕

命于午門上布卦乃問英國公征南事昭陽占曰此大勝之兆時正午當得捷音其時果有飛檄至報安南平上大悅賜鈔帶遣歸鄉里

驛五

增 詩 梁庾肩吾亂後經吳郵亭詩曰郵亭一回望風塵千里昏青袍異春草白馬即吳門徒戎鯷伊洛雜種亂軒轅輦道通關塞王城似太原休明鼎尚重秉禮國猶存殷編文雖蹟堯城吏轉尊泣血悲東走橫戈念北奔方憑七廟畧誓雪五陵冤人事今如此天道共誰論

唐張說古泉驛詩曰昔聞陳仲子守義辭三公身賃妻織屨樂亦在其中豈無窮賤苦蓋與傾巧同長白臨河星隨波無限好的的近南暆 李商隱筆驛詩曰魚鳥猶疑畏簡書風雲長為護儲胥徒令上將揮神筆終上於陵入濟東我今行至此感歎古泉空 又深渡驛詩曰旅宿青山夜荒庭白露秋洞房懸月影高枕聽江流猿響寒巖樹螢移石驛樓他鄉對搖落併覺起離愛

宋之問至端州驛見杜五審言沈三佺期閻五朝隱王二無競題壁慨然成咏詩曰逐臣北地承嚴譴調到南中每相見豈意南中岐路多千山萬水分鄉縣雲遥雨散各飄飛海闊天長音信稀處處山川同瘴癘自憐能得幾人歸 又題大庾嶺北驛詩曰陽月南飛雁傳聞至此迴我行殊未已何日復歸來江靜潮初落林昏瘴不開明朝望鄉處應見隴頭梅 王勃白下驛餞唐少府詩曰下驛窮交日昌亭旅十年相知何用早懷抱即依然浦樓低晚照鄉路隔風烟去去如何道長安在日邊 蘇頲曉發方舊驛詩曰傳置淹征蓋遄山踰龍鍾蹴澗泥片陰常作雨微照已生霓驂駿愁氛換心情險路迷方知向蜀老偏識子規啼 李白至鸊鵜溝驛上白馬磯贈裴侍御詩曰側壘萬古石橫為白馬磯亂流若電轉舉棹揚珠輝臨驛卷緹幕升堂接繡衣情親不避馬為我解霜威 杜甫宿白沙驛詩曰水宿仍餘照人烟復此亭驛邊沙舊白湖外草新青萬象皆春氣孤槎祇客星隨波無限好的的近南暆 李商隱筆驛詩曰魚鳥猶疑畏簡書風雲長為護儲胥徒令上將揮神筆終見降王走傳車管樂有才終不忝關張無命復何如他年錦里經祠廟梁甫吟成恨有餘 元黃庚書山陰驛詩曰迢遞三山道重來感舊遊潮聲寒帶雨山色淡生秋寄驛通鄉信題詩記旅愁江湖十年客兩度到西州

范梈過三合驛詩曰一春歸計又蹉跎窮粵風光奈病何總有青山千萬疊行人長少鷓鴣多 陸都剌至龍潭驛詩曰野草山花知姓氏人生踪跡是浮萍帆衝細雨空江白鳥沒長淮遠樹青今夜故人離水驛明朝別酒盡沙瓶夙夜又入丹陽去暮鼓晨雞已候聽 又

題茶陽驛詩曰白雲出山怒壁蒼峽裂幽谷濕晴雲絶壁灑飛雪萬折入滄海龍宮水晶闕簸揚弄珠人氷簾挂寒月　又題揚州驛詩曰銀燭高燒照不眠呼兒飲馬吸清泉寒砧萬戸月如水塞雁一聲霜滿天金樓款歌來枕上銀瓶索酒到亭前明朝走馬燕山道贏得紅樓說少年　明劉基發安仁驛詩曰雞鳴發山驛天黑路彌險煙樹出猿聲風枝落螢點江秋氣轉夕嶂濕雲難徵佇立山雨來客愁紛冉冉　又夜泊桐江驛詩曰伯夷清節太公功出處非邪豈必同不是雲臺與帝業桐江煞用一絲風　汪廣洋登胥江驛亭詩曰小閣開簾望遠岑煖風晴日轉幽禽胥江流水清無底較比春愁一樣深　曾棨駕次江心驛詩曰清蹕初傳日未西鴻臚將引唱班齊營門風暖千旗動輦路雲香萬馬嘶草綠夜塘多是水雨晴沙道不成泥忽傳四鼓鑾輿發不寐時時聽曉雞　王守仁書草萍驛詩曰一戰功成未足奇親征消息尚堪危邊方西北傳方警民力東南已盡疲萬里秋風嘶甲馬千山斜日度旌旗小臣何爾馳驅急欲請回鑾罷六師

增記唐李勉滑州新驛記曰余命試光祿卿兼同州別駕裴萬以恪以幹俾主剏坼墁之工授其意曰無尚

雕木之異無榮飾土之奇揆時勿奪詳費就簡惟疎楹棟將達暑也廣庭廡將達風也取寧體之用去娛目之奢形彩爲文刻劇像物有益勞費豈利陰麻況玩巧蕩神誇麗踰度乎　崔祐甫滑亭新驛碑陰記曰連帥尚書汧公爲國垣翰干東土軍禮肅人謠興新其亭傳以待賓旅謀之有程設之有所力肆于悅巧悛于淫勿亟而成得其時制博敞高明倬其閒閎沈深奧密杳然其堂室　鄭就宋州重修五驛記曰我季父適守睢陽大軍頓其所資糧器械且靡闕一毫明年九月賊平我公念雁池泊會亭五驛前爲賊熾焰所滌況沿河旁午豈可使廈屋不修乃剏材庳工未數月而畢其創匠輪奐

增說文曰閭里門也　又曰里居也　爾雅曰巷門謂之閭　風俗通曰五家爲軌十軌爲里里者止也五十家共居止也　周禮曰太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三曰聽閭里以版圖　又曰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若國有大故則鄉大夫各守其閭以待政令　又曰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以邦比之法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

爲聰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和萬民又曰遂人掌邦之野以上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　毛詩曰將仲子兮無踰我里　尚書曰表厥宅里、禮記月令曰孟夏門閭無閉　淮南子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

閭里二

增 列子曰燕人生于燕長于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問行者誰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若里之社也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泫然而泣指隴曰此若先人之冢哭不自禁洞行者啞然大笑曰子皆紿若此晉國其人大慙及至燕悲生更徵　水經注曰齊景公欲更晏子宅辭曰敢煩里旅吾生則近市死豈易志因葬故宅後人名之曰清節里　漢書曰武帝以璽書敕褒船卒軍協僕山將軍兼傅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黍王組奉鄉里　又曰萬石君慶徙居平陵里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張湛爲馮翊告歸平陵里望里門而步　後漢書曰荀淑有子八人儉絕時人謂之八龍初荀氏舊里

名西豪頴陰令渤海苑康以爲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今荀氏亦有八子因改其里曰高陽里　齊書曰劉繪爲南康相郡人有姓賴者所居名穢里繪蒞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答曰未審孔子有何闕而居闕里繪歎其辨速　南史曰花柏年漢中人常詣宋明帝因言及南海貪泉帝問年曰鄉里中有此水否對曰臣漢中唯有文里武鄉廉泉讓水足以表名　唐書曰劉仁軌咸亨中進爵爲公子及兄子授上柱國者三人州黨榮之號所居爲樂城鄉三杜里　又曰劉知幾封居巢縣子鄉人以知幾兄弟六人進士及第文學知名改其鄉里爲高陽鄉居巢里　又曰張嘉貞爲相弟嘉祐爲金吾將軍每上朝軒蓋騶導盈閭巷人號所居坊爲鳴珂里　五代史曰鄧佑擢童子科弟吉擢三禮科改所居爲揚名鄉兩秀里　宋史曰趙清獻公之里表曰故孝子太師趙清獻居其里曰孝悌里

閭里三

原 五比爲閭　五鄰爲里　上詳前　門閭溝步　上詳前　龐公　上詳前龐公類　迴車　閭之步　史公慶酌酒入里門不下車　式商容　過商容閭　式于木　武王式商容閭　式爲美　義不入里

為美載閭賊不入閭事詳義感

聽以版圖掌其刑禁俱詳前一為

聯為比相愛相和

閭左　漢盧綰與高祖同里九百人

上詳前一比長谷掌其比之治五家相愛相和

同里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又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興舞大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二曰不睦三曰不婣四曰不弟五曰不任六曰不恤七曰造言八曰亂民

增三物八刑

義行見稱豐約與共　東漢羊續為南陽太守府丞時郡遭大旱穀貴續乃糶其衣物以賑貧窮一郡賴全後為光祿勳

表正鄉閭索隱　晉中書何琦尚為鄉閭所敬琦卒門人欲為之制服琦子劭曰先君在鄉閭之表正宜遵儉約使王彥方知之

居鄉里　東漢陳寔為太丘長時鄉人有爭訟者輒詣寔寔為之平理或不即從其志或密加譴厲或引致臥內以情感之皆悔悟而去或為子孫誡約令不復訟其為鄉閭所重如此

高陽樂成　上詳前一

賢人里　孝子鄉　揚名鄉

見任宦官宇下俱詳前二

累德里　上詳前二

北史鉅鹿宋孝政父母喪廬墓周年生麻一株其大合抱父母墳前二株亦大合抱

冠蓋里　巾車鄉

東漢汝南應奉每月朝許劭與兄靖俱有高名好愛論鄉里人物每月輒更其題謝安邑子有簡棄扇五代馬全義行見稱事詳前二

賊那可入　君有何穢　即任瓌事見前

蒲葵扇　鄭公鄉　趙公里

東漢鄭元字康成北海人元好學學者從之數千百人國相孔融深敬之令詣門下講元特立一鄉曰鄭公鄉

從至數千人國相孔融深敬之令詣門下講元特立一鄉曰鄭公鄉

調元鄉　唐陳陵崔邠兄弟六人自德里一宅宋李昉字明遠所居鄉曰調元鄉

詳前二下

聚鈴里　錦里　樗里　張儀等益州成都故錦里也號錦官城故錦江也號錦里高滿曰其里有樗樹故曰樗里焉疫居滑南樗里子名疾

詳前二下

尚冠里　持羊酒賀　分肉食均　漢貢禹與高祖同里同日生里中壯老皆賀禹家及高祖即位禹治產不如客從入漢為將軍以客從入漢為將軍中壯士也

下即張湛事見前注 反貽患苦不宜剪殘 東坡志林司馬長卿始以令行不歲于蜀人既而以賦得幸天子未能有所建明士緣臺之善以自贖也而創開西夷遣君之惡以忠苦其父母之邦乃復矜其車服雄麗宣詩人致恭桑梓篤石君下里門之意子唐李勉徽時往從韋成翌讓盛齒說之曰所居鄉里不宜自爲敷隧 增毛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 原又曰新臺有泚河水瀰瀰 增神鑒度曰庖羲氏建治天子有三臺靈臺以觀天文時臺以觀四時施化園臺以觀鳥獸魚鱉諸侯畢不得觀天文無靈臺但有時臺周爲靈臺 老孫不忘 與著老相樂 王令至師範以青州父母所藉每聘坐拜庭中乃出或謙不可曰子盛不遺強不犯弱衆不侵寡不忘吾子孫不忘也 老窮不遺 守望相助 示子孫守望相助 司空圖每歲時祠賽歌舞圜子問里者老相樂

原劉熙釋名曰臺持也言築土堅高能自勝持也 爾雅曰四方而高曰臺 禮統曰夏爲清臺商爲神臺周爲靈臺 老子曰九層之臺起于累土 增神鑒度曰庖羲氏建治于宛墟園宋陳留縣有八卦臺 史記曰趙武靈王建聚臺于邯鄲 又曰淮南王安立思仙臺 原又曰漢武帝起柏梁臺高數十丈 增又曰濟陰郡城陽有堯靈臺 後漢書曰尚書爲中臺御史爲憲臺謁者爲外臺 東京記曰兗州有娥皇女英臺 原三輔故事曰凌雲臺高二十丈登之見孟津 增黃圖曰酸棗城西有韓王望臺龍臺高六丈去豐水縣五里 三輔宮殿簿曰長樂宮有臨華臺神仙臺 楊龍驤洛陽記曰建安十五年作金虎臺又作氷井臺 原又曰黃初六年築東巡臺七

年築九華臺　晉宮闕名曰鄴有銅爵臺織室臺
又曰晉有崇天臺　原鄴中記曰鄴城西北立臺皆因
城爲基趾中央名銅雀臺北則氷井臺　增述異記曰
會稽山中都郭門古宮存焉宮前有堯臺舜館　宋史
曰太平興國二年築講武臺于城西之楊村　又曰慶
元四年秘書省築渾儀臺高二丈一尺　實錄曰景泰
元年築東直門外望京村墩臺　尚書曰散鹿臺之財
于虛賦曰靈王遊于雲夢之中息于荊臺之上　上
林賦曰累臺增成　甘泉賦曰洪臺獨出　思元賦曰
聘王母于銀臺　長門賦曰覽曲臺之央央　文選曰
級平臺之逸響

臺二

原左傳曰夏后啓有鈞臺之饗　歸藏曰昔者夏后啓
筮享神于晉之墟爲作璿臺于水之陽　又曰享神于
大陵而上鈞臺　增淮南子曰夏桀之時容臺振而掩
覆　新序曰周文王作靈臺及于池沼澤及枯骨　晉
束晳汲冢書抄云周武王親禽受于南單之臺　列子
曰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以王之宮室車陋而不
可處王乃爲之改築土木之功赭堊之色無遺巧王府
爲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山之上號曰中天之

臺　原穆天子傳曰盛姬之長乃爲之臺是曰重璧之臺　山海經曰王母
之山有軒轅臺射者不敢西向畏軒轅之臺　增拾遺
記曰昭王時廣延國來獻善舞者二人一名旋娟一名
提謨王登崇霞之臺乃召二人處之　述征記曰周靈
王二十三年起昆明之臺一名宣昭之臺聚天下異木
神工飾水精爲泥臺高百丈升之以望雲色時有蓑弘
能招致神異王登臺忽見二人乘空而至乘游飛之輦
駕以青螭其衣皆縫緝毛羽王即迎之上席時天下大
旱地裂木燃一人先唱能爲雪霜引氣一噴則雲起雲

飛坐者皆口禁井池冰堅可啄又設狐腋素裘紫羆大
褥是西域所至施于臺上又一人以指彈席上而暄風
入室裘褥皆棄臺下　左傳曰僖公五年春王正月辛
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　列
仙傳曰簫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鵠穆
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以妻焉遂教弄玉作鳳鳴居數
十年吹簫似鳳聲鳳凰來止其屋爲作鳳臺夫婦止其
上數年皆隨鳳飛去秦爲作鳳女祠于雍宮時聞簫聲
焉　史記曰晉平公置酒于施惠之臺　說苑曰晉平
公使叔向聘于吳吳人栈舟以逆之左五百人右五百

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叔向歸以告平公平公曰吳其亡乎奚以敝舟奚以敝民叔向對曰君為馳底之臺上可以發千兵下可以陳鼓鐘諸侯聞君者亦曰奚以敝民所敬皆異也下足平公乃罷臺 原 陳留風俗傳曰浚儀有師曠倉頡城城上有臺名思烟臺 韓詩外傳曰景公使人于楚楚王與之上九重之臺顧使者曰吾君有治位之坐七階三等茅茨不翦樸椽不斲者猶以為不美不剪樸椽不斲者猶以為

為之者勞居之者泰吾君惡有臺若此者乃是楚王益悒如也 說苑曰齊威王游于瑯臺成侯卿來奏事從車羅綺甚衆王望之謂左右曰來者何為者也左右曰來者何為者也成侯卿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 原 王孫子曰昔衛靈公坐重華之臺侍御數百隨珠照日羅衣從風光耀百里煙色丹紫國人望之咸言瑞光也遥拜之燈以火浣布為纏山西有照石去石十里見人物之影如鏡焉碎石片片皆能照人而盾方一丈則重一兩昭王

吞此石于泥泥于通霞之臺與西王母游居此臺上常有鐘鼓琴瑟之鳴神光照耀如日月之出臺左右種恒春之樹葉如蓮花芬芳似桂花隨四時之色 述異記曰燕昭為郭隗築臺令在幽州燕王故城中士人呼之為賢士臺亦為之招賢臺 原 左傳曰楚子成章華之臺以與諸侯落之 賈子曰翟王使使者之楚楚王欲誇之饗客章華之臺三休乃至于上 增 家語曰楚王將遊荊臺司馬子期諫王怒之令尹子西駕于殿下曰今荊臺之觀不可失也王喜拊子西之背曰與子同樂之矣子西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夫子期者忠臣也而

臣者諛臣也願王賞忠而誅諛也王曰善乃還 說苑曰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諸御已曰土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君受諫者聖因歷陳天子諸侯不爲賢用諫身死國亡之事遂趨而出楚王處而追之曰已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明日選解層臺而罷民楚人歌曰薪乎薪乎無諸御已乾無子乎菜乎菜乎無諸御已乾無人乎 英華集曰九思臺楚莊王樊姬墓也一名九里臺 淮南子曰令尹子佩請飲莊王莊王許諾子佩疏揖北面立于殿下曰昔者君王許之令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莊王曰吾聞

子其于強臺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反 原 陸賈新語曰楚靈王作乾谿之臺五百仞之高欲登浮雲窺天文 增 子虛賦曰楚王乃登雲陽之臺孟康云雲夢高唐之臺宋玉所賦者言其高出雲之陽也 列女傳曰貞姜者楚昭王夫人也王出遊留夫人斬臺之上而去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其符使者至請夫人夫人不去于是使者取符則水大至臺崩夫人流而死 原 吳地記曰吳王闔閭十一年起臺于姑蘇山因山爲名西向去國三十五里春夏遊

姑蘇望五湖五湖去此臺二十五里 增 史記曰勾踐二十五年徙都瑯琊立觀臺以望東海 吳越春秋曰范蠡于東武山起游臺其上東南爲司馬臺立層樓冠其山巔以爲靈臺起離宮于淮陽中宿臺在于高平篤臺在于成丘苑于樂野燕臺在于石室齊臺在于襟山勾踐之出游也休息食于令厨 魏策曰梁惠王觴諸侯于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擇言曰昔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余主君前夾林而後簡臺強臺之樂也可無戒歟 原 新序曰魏襄王將欲爲中天之臺願加一力臣聞天與地相去萬九千里其趾當方一千里盡王之地不足以爲臺趾王默然罷築者 呂氏春秋曰有娀氏有二佚女爲九成臺飲食必以鼓 增 東京記曰魏砚子臺云是張儀家似砚也 史記曰始皇作琅琊臺刻石頌德 原 伏琛齊地記曰秦始皇二十八年至琅琊大樂之留三月作琅琊臺臺亦孤山也然高顯出于衆山之上 史記曰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貲清寡婦也能守業其用財自衛不見犯秦始皇以爲貞婦而客之爲女記曰建章宮北有涼風臺積水爲樓長樂宮有魚池臺酒池臺始皇造又有著室臺閨雞走狗臺韓信射臺又未央有果臺東西山二臺未央宮有鉤弋臺通靈臺望鵲臺眺蟾臺桂臺商臺避風臺 原 漢書曰文帝嘗欲作露臺召工計之直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 增 又曰文帝嘗夢欲

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即推上天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自求推者即見鄧通夢中所見也 原嵩高山記曰山有玉女臺云漢武帝見三仙玉女因以名臺 增戴延之西征記曰嵩中嶽也東謂太室西謂少室相去十七里嵩高總名也武帝作登仙臺在少室山下 又曰揚州雷陂有臺高二丈南齊州記云即吳王濞之釣臺也

史記曰漢武帝元封二年公孫卿言于帝曰仙人好樓居帝乃使卿持節候神作通天臺高三十丈雷雨悉在其下 洞冥記曰武帝起招仙之臺于明庭之北明庭宮者其臺之別名也于臺上撞碧玉之鐘挂懸黎之磬吹霜條之篪嘯來雲依日之曲使臺下聽而不聞歌管之聲 又曰神明臺祀仙人處有銅仙舒掌捧雲表之露 漢武內傳曰鈎弋夫人卒既殯尸香聞十餘里因葬之雲陵帝甚哀悼又疑其非常人乃發冢開視棺無屍唯衣履存焉乃起通靈臺于甘泉常有青鳥集臺上往來至宣帝時乃止 趙飛燕傳曰成帝于太液池中起為瀛洲臺榭高四十尺帝御流波文殼無縫衫趙后衣南越所貢雲英紫裘碧瓊輕綃廣榭上后歌舞歸風道遠之曲帝以文犀擊玉甌令后所愛侍女馮無方吹笙以倚后歌 後漢書曰永平初以馬援女立為皇后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于雲臺以椒房故獨不及援東平王蒼觀圖言于帝曰何不畫伏波像帝笑而不言 漢書曰王允為司徒及遷都關中允收斂蘭臺石室圖書秘緯要者以從至長安皆分別條上經籍具存允有力焉 又曰建安十五年冬作銅雀臺于鄴十七年春悉召諸子登臺使各為賦臨淄侯植援筆立成 原博物志曰江陵有臺甚大而惟一柱衆梁皆共此柱 廣州記曰尉佗立臺以朝漢室圓基千步直峭百丈螺道登進頂上三畝朔望升拜號為朝臺 增洞冥記曰市山中有韓夫人愁思臺望子陵也 李膺記曰市橋西二百步得相如舊宅今海安寺有琴臺故墟 兩京記曰東都城有流杯殿在麗春臺北連弘徽殿南頭皆亭子間以山池殿上作溝渠九曲 東京記曰祥符縣西九里有岳臺圜經云昔魏王遥事霍山神築此臺禱于上因以為名 又曰汴城上有列仙吹臺西有牧澤甫道二百里漢梁孝王所造今謂之隄赤城東有繁臺本吹臺也云蒼頡師子野所造後有繁姓居側因名焉西有崇山即顏率云嬋臺之下涉海之上是也 又曰洛州溫明臺後漢世祖晝卧于此殿耿弇入造牀下勸帝即位處 原幽明錄曰

海中有金臺出水百丈結搆巧麗窮盡神工橫光嚴渚竦曜星漢 戴延之西征記曰宮渡臺去青口驛六十里魏武所造也破袁紹于此 增 長安志曰姚興集沙門五十餘人有大道者五十人起造浮圖于永貴里立之初出乃流光照耀 增 魏畧曰黃初五年文帝東行留郭后于永始臺霖雨城樓多壞有司請移止后曰昔楚昭王出遊貞姜留漸臺江水至使迎而無符不去卒 原 鄴中記曰鳳窓皆銅籠疏雲母幌日奇異歌木草精

沒令帝在遠未有急而移止奈何 述征記曰魏文帝築臺高四十丈列燭置于臺下名曰燭臺遠望如列星之墜地以處美人薛靈芸焉 又曰魏明帝五年昆明國貢嗽金鳥帝將此鳥畜于靈禽之園飴以珍珠飲以龜腦鳥常吐金屑如粟鑄之以器服畏霜雪乃起小屋以處之名曰辟寒臺皆用水精爲戶牖使內外通光而風露恒高宮人爭以鳥所吐之金用飾釵珮謂之辟寒金 又曰吳主以潘夫人爲神女每與夫人遊昭宣之臺恣意幸適既盡酣醉吐于玉壺中使侍婢寫于臺下納火璽指環即挂石榴枝上因其處起臺名曰環榴臺 洛陽伽藍記曰千秋門內道北有西遊園園中有凌雲臺即魏文帝所築者臺上有八角井高祖于此造涼風觀登之遠望目極洛川東有靈芝釣臺累木爲之出于海中去地二十丈風生戶牖雲起棟梁刻石爲鯨魚背負釣臺既如從地踊出又似空中飛下釣臺凡四殿皆有飛閣向靈芝往來三伏之日皇帝在靈芝臺避暑

晉書曰涼張茂築臺約臺周輪八十餘堵其高九仞武陵人聞曾夜叩門呼曰武公遣我來曰何故勞百姓築臺姑藏令辛巖以曾妖妄請殺之茂曰吾信勞人曾稱先君之令何謂妖乎太府主簿馬舫曰今世難未夷

唯當弘尚道素不宜勞役崇飾臺榭比年以來轉覺衆務日奢于往每所經營輕違雅度實非士民所望于明公茂曰吾過也命止作役 原 益州記曰雁橋東有嚴君平卜處土臺高數丈也 荆州圖記曰江陵縣東有天井臺飛軒光映背邑面河實郊壓遊憩之佳處也 鄴中記曰宮北有玉臺方廣數丈周迴盡是白石柱自然石覆如瓦形也四面多松杉遥眺巖嶂像羽人之館風雨之後景氣明淨頗聞山上有鼓吹之聲山都木客爲舞唱之節 增 關中記曰宮北有井餘臺高五十丈積水爲樓言築累方木轉相交架如

輶　類書曰爾雅臺在夷陵州郭璞注爾雅于此　水經注曰固安縣金臺陂東西六十里南北五十步陂西北有釣臺高十丈方可四十步陂北十餘步有金臺金臺上高東西八十步南北加減高十餘丈昔慕容垂之為范陽也成之即斯臺也又有小金臺　又曰魏天師道場東北舊有靜輪宮魏神龜四年造抑亦柏梁之流也臺高廣超出冥間欲令上廷霄漢下絕囂浮　東京記曰夏州朝方郡諸連勃勃僭號築土起珍珠樓中天臺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赫連勃勃大破南涼僖檻并殺衆數萬以人頭為京觀號髑髏臺　北齊書曰文宣高煬之大起宮室及遊逸園至是三臺成改銅雀曰金鳳金虎曰聖應冰井曰崇光十一月登三臺御乾象殿朝宴羣臣並命賦詩　成都記曰蠡臺梁孝王所築于兔園中迴道似蠡因名之　太宗實錄曰貞觀十九年十月班師次漢武臺餘基三成傍有祠室塋域率顧問侍臣對曰此是燕齊之士為漢武求仙之處其地俯臨大海長瀾接天岸多峻石奇怪之狀帝製文刻于石　唐書曰杜甫少與李白齊名嘗從白及高適過汴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之測　舊紀曰會昌五年正月敕起望仙臺于南郊壇時道士趙歸眞特承恩禮

杜陽編曰大中中日本國王子來朝云本國之東三萬里有集眞島島上有凝霞臺臺上有手譚池池中生玉碁子不由制度自然黑白分明　宋史曰雍熙四年內降手札來年有事東郊行籍田禮十月詳定所言舊禮于先農壇東立觀耕臺　又曰慶曆三年上閱兩露立殿廷御衣露潤戊子兩輔臣稱賀辛卯築欽天臺于禁中　成都記曰望鄉臺在明光殿西高八丈累塼作道通至臺上登迴眺究觀洛邑蟹南望少室亦山丘之秀極也　帝京景物畧曰過沙河二十里至新井庵有松林陰一畝西數里柳林中有臺曰景梁臺土人立以思狄梁公　金臺集曰妝臺李妃所築今在昭明觀後妃嘗與章宗露坐上曰二人土上坐妃應聲曰一月日邊明上大悅　燕都遊覽志曰玉泉山有呂公巖下臨一潭廣丈餘山上有看花臺　歸潛志曰王爵字飛伯少居釣臺潛心述作未嘗輕求人知李欽叔過釣臺得其所著賦及碑大驚遍薦于諸公自此去釣臺遊四方　元史曰世祖中統中于麗正門東七里建祭臺設昊天上帝皇地祇位自是國有大典禮皆即南郊告謝　又曰至元五年十月敕二分二至及聖誕節日祭星于司

天臺　又曰至元三十一年五月祭紫微星于雲仙臺雲仙臺即今之望日臺　元掖庭記曰九引臺七夕乞巧之所至夕宮女登臺以五綵絲穿九孔針先完者爲得巧遲完者爲輸巧各出資以贈得巧者　方輿記要曰晾鷹臺在縣西南二十五里高數丈周一頃元時遊獵多駐于此　明一統志曰釣魚臺在府西花園村臺下有泉涌出滙爲池其水至冬不竭金人王爵隱此

臺三

五仞

九層　仞詳前二　觀天　望月　上詳前二　候日　候星　楚辭曰登崑崙兮食玉英與天地兮同壽　淮南子曰崑崙山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一百一十四里二百步上有木禾其修五尋其大五圍珠樹玉樹在其東旁絳樹青木在其西北弱水環其下乃至炎火之山投物輒燔不可以至　又曰崑崙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涼風登之而不死　又曰崑崙之虛以下地之出水也其高萬一千一百一十四里二百步上有木禾其脩五尋其大五圍珠樹玉樹在其東旁絳樹青木在其西北弱水環其下乃至炎火之山投物輒燔不可以至　又曰崑崙之虛方八百里高萬一千一百一十四里二百步上有木禾其脩五尋其大五圍珠樹玉樹在其東旁絳樹青木在其西北弱水環其下乃至炎火之山投物輒燔不可以至　又曰崑崙之虛有九門三層內閣四面旁有百獸守之百神之所在　又曰崑崙之丘有五城十二樓　又曰崑崙之丘有玄圃臺　又曰崑崙之丘有黃金柜屋上詳前二　觀天　望月　上詳前二　候日　候星　楚辭曰登崑崙兮食玉英與天地兮同壽　淮南子曰崑崙山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一百一十四里二百步上有木禾其脩五尋其大五圍珠樹玉樹在其東旁絳樹青木在其西北弱水環其下乃至炎火之山投物輒燔不可以至　又曰崑崙之虛方八百里高萬一千一百一十四里二百步上有木禾其脩五尋其大五圍珠樹玉樹在其東旁絳樹青木在其西北弱水環其下乃至炎火之山投物輒燔不可以至　又曰崑崙之虛有九門三層內閣四面旁有百獸守之百神之所在　又曰崑崙之丘有五城十二樓　又曰崑崙之丘有玄圃臺　又曰崑崙之丘有黃金柜屋上詳前二　觀天　望月　上詳前二　候日　候星　楚辭曰登崑崙兮食玉英與天地兮同壽　淮南子曰崑崙山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一百一十四里二百步上有木禾其脩五尋其大五圍珠樹玉樹在其東旁絳樹青木在其西北弱水環其下乃至炎火之山投物輒燔不可以至　又曰崑崙之虛方八百里高萬一千一百一十四里二百步上有木禾其脩五尋其大五圍珠樹玉樹在其東旁絳樹青木在其西北弱水環其下乃至炎火之山投物輒燔不可以至　又曰崑崙之虛有九門三層內閣四面旁有百獸守之百神之所在　又曰崑崙之丘有五城十二樓　又曰崑崙之丘有玄圃臺　又曰崑崙之丘有黃金柜屋上詳前二　觀天　望月　上詳前二　候日　候星　楚辭曰登崑崙兮食玉英與天地兮同壽　淮南子曰崑崙山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一百一十四里二百步上有木禾其脩五尋其大五圍珠樹玉樹在其東旁絳樹青木在其西北弱水環其下乃至炎火之山投物輒燔不可以至　又曰崑崙之虛方八百里高萬一千一百一十四里二百步上有木禾其脩五尋其大五圍珠樹玉樹在其東旁絳樹青木在其西北弱水環其下乃至炎火之山投物輒燔不可以至　又曰崑崙之虛有九門三層內閣四面旁有百獸守之百神之所在　又曰崑崙之丘有五城十二樓　又曰崑崙之丘有玄圃臺　又曰崑崙之丘有黃金柜屋上詳前二　觀天　望月　上詳前二　候日　候星　楚辭曰登崑崙兮食玉英與天地兮同壽　淮南子曰崑崙山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一百一十四里二百步上有木禾其脩五尋其大五圍珠樹玉樹在其東旁絳樹青木在其西北弱水環其下乃至炎火之山投物輒燔不可以至　又曰崑崙之虛方八百里高萬一千一百一十四里二百步上有木禾其脩五尋其大五圍珠樹玉樹在其東旁絳樹青木在其西北弱水環其下乃至炎火之山投物輒燔不可以至　又曰崑崙之虛有九門三層內閣四面旁有百獸守之百神之所在　又曰崑崙之丘有五城十二樓　又曰崑崙之丘有玄圃臺　又曰崑崙之丘有黃金柜屋上詳前二

十成

九累　楚辭曰層城九重其高可以眺遠　淮南子曰崑崙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涼風登之而不死　又曰崑崙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涼風登之而不死　又曰崑崙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涼風登之而不死　又曰崑崙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涼風登之而不死　又曰崑崙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涼風登之而不死

接星

臺所以候天文人之變　晉陽秋曰范甯起遊臺于城北臺高十丈甯每升臺輒累日不下　搜神記曰楚莊王築五重臺于層山以望天氣　又曰楚靈王作章華臺臨漳水與雲夢通　又曰楚靈王作乾溪臺　又曰楚靈王作南臺　又曰楚靈王作乾溪臺　又曰楚靈王作南臺　又曰楚靈王作乾溪臺　又曰楚靈王作南臺　又曰楚靈王作乾溪臺　又曰楚靈王作南臺　又曰楚靈王作乾溪臺　又曰楚靈王作南臺　又曰楚靈王作乾溪臺　又曰楚靈王作南臺　又曰楚靈王作乾溪臺　又曰楚靈王作南臺　又曰楚靈王作乾溪臺　又曰楚靈王作南臺

柏寢

臺名　晉書曰石崇每要客燕集必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輒殺美人　又曰石崇每要客燕集必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輒殺美人　又曰石崇每要客燕集必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輒殺美人　又曰石崇每要客燕集必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輒殺美人　又曰石崇每要客燕集必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輒殺美人　又曰石崇每要客燕集必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輒殺美人　又曰石崇每要客燕集必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輒殺美人

匏居

游小海　楚辭曰登崑崙兮食玉英與天地兮同壽　淮南子曰崑崙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涼風登之而不死　又曰崑崙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涼風登之而不死　又曰崑崙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涼風登之而不死　又曰崑崙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涼風登之而不死　又曰崑崙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涼風登之而不死

十成

九累　楚辭曰層城九重其高可以眺遠　淮南子曰崑崙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涼風登之而不死　又曰崑崙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涼風登之而不死　又曰崑崙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涼風登之而不死　又曰崑崙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涼風登之而不死　又曰崑崙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涼風登之而不死

集鳥

臺狀如翬翟　史府亦曰集鳥臺　又曰集鳥臺在越王臺下詳前二　觀天　望月　上詳前二　候日　候星　楚辭曰登崑崙兮食玉英與天地兮同壽　淮南子曰崑崙山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一百一十四里二百步上有木禾其脩五尋其大五圍珠樹玉樹在其東旁絳樹青木在其西北弱水環其下乃至炎火之山投物輒燔不可以至　又曰崑崙之虛方八百里高萬一千一百一十四里二百步上有木禾其脩五尋其大五圍珠樹玉樹在其東旁絳樹青木在其西北弱水環其下乃至炎火之山投物輒燔不可以至　又曰崑崙之虛有九門三層內閣四面旁有百獸守之百神之所在　又曰崑崙之丘有五城十二樓　又曰崑崙之丘有玄圃臺　又曰崑崙之丘有黃金柜屋上詳前二　觀天　望月　上詳前二　候日　候星　楚辭曰登崑崙兮食玉英與天地兮同壽　淮南子曰崑崙山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一百一十四里二百步上有木禾其脩五尋其大五圍珠樹玉樹在其東旁絳樹青木在其西北弱水環其下乃至炎火之山投物輒燔不可以至　又曰崑崙之虛方八百里高萬一千一百一十四里二百步上有木禾其脩五尋其大五圍珠樹玉樹在其東旁絳樹青木在其西北弱水環其下乃至炎火之山投物輒燔不可以至　又曰崑崙之虛有九門三層內閣四面旁有百獸守之百神之所在　又曰崑崙之丘有五城十二樓　又曰崑崙之丘有玄圃臺　又曰崑崙之丘有黃金柜屋上詳前二　觀天　望月　上詳前二　候日　候星　楚辭曰登崑崙兮食玉英與天地兮同壽　淮南子曰崑崙山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一百一十四里二百步上有木禾其脩五尋其大五圍珠樹玉樹在其東旁絳樹青木在其西北弱水環其下乃至炎火之山投物輒燔不可以至　又曰崑崙之虛方八百里高萬一千一百一十四里二百步上有木禾其脩五尋其大五圍珠樹玉樹在其東旁絳樹青木在其西北弱水環其下乃至炎火之山投物輒燔不可以至　又曰崑崙之虛有九門三層內閣四面旁有百獸守之百神之所在　又曰崑崙之丘有五城十二樓　又曰崑崙之丘有玄圃臺　又曰崑崙之丘有黃金柜屋上詳前二

狀虎

如史府亦曰集鳥臺　曲陽侯王根作　又曰集鳥臺在越王臺下詳前二　觀天　望月　上詳前二　候日　候星　楚辭曰登崑崙兮食玉英與天地兮同壽　淮南子曰崑崙山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一百一十四里二百步上有木禾其脩五尋其大五圍珠樹玉樹在其東旁絳樹青木在其西北弱水環其下乃至炎火之山投物輒燔不可以至　又曰崑崙之虛方八百里高萬一千一百一十四里二百步上有木禾其脩五尋其大五圍珠樹玉樹在其東旁絳樹青木在其西北弱水環其下乃至炎火之山投物輒燔不可以至　又曰崑崙之虛有九門三層內閣四面旁有百獸守之百神之所在　又曰崑崙之丘有五城十二樓　又曰崑崙之丘有玄圃臺　又曰崑崙之丘有黃金柜屋上詳前二　觀天　望月　上詳前二　候日　候星　楚辭曰登崑崙兮食玉英與天地兮同壽　淮南子曰崑崙山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一百一十四里二百步上有木禾其脩五尋其大五圍珠樹玉樹在其東旁絳樹青木在其西北弱水環其下乃至炎火之山投物輒燔不可以至　又曰崑崙之虛方八百里高萬一千一百一十四里二百步上有木禾其脩五尋其大五圍珠樹玉樹在其東旁絳樹青木在其西北弱水環其下乃至炎火之山投物輒燔不可以至　又曰崑崙之虛有九門三層內閣四面旁有百獸守之百神之所在　又曰崑崙之丘有五城十二樓　又曰崑崙之丘有玄圃臺　又曰崑崙之丘有黃金柜屋上詳前二　觀天　望月　上詳前二　候日　候星　楚辭曰登崑崙兮食玉英與天地兮同壽　淮南子曰崑崙山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一百一十四里二百步上有木禾其脩五尋其大五圍珠樹玉樹在其東旁絳樹青木在其西北弱水環其下乃至炎火之山投物輒燔不可以至　又曰崑崙之虛方八百里高萬一千一百一十四里二百步上有木禾其脩五尋其大五圍珠樹玉樹在其東旁絳樹青木在其西北弱水環其下乃至炎火之山投物輒燔不可以至　又曰崑崙之虛有九門三層內閣四面旁有百獸守之百神之所在　又曰崑崙之丘有五城十二樓　又曰崑崙之丘有玄圃臺　又曰崑崙之丘有黃金柜屋上詳前二

呼鷹

上詳前二　觀天　望月　上詳前二　候日　候星　楚辭曰登崑崙兮食玉英與天地兮同壽　淮南子曰崑崙山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一百一十四里二百步上有木禾其脩五尋其大五圍珠樹玉樹在其東旁絳樹青木在其西北弱水環其下乃至炎火之山投物輒燔不可以至　又曰崑崙之虛方八百里高萬一千一百一十四里二百步上有木禾其脩五尋其大五圍珠樹玉樹在其東旁絳樹青木在其西北弱水環其下乃至炎火之山投物輒燔不可以至　又曰崑崙之虛有九門三層內閣四面旁有百獸守之百神之所在　又曰崑崙之丘有五城十二樓　又曰崑崙之丘有玄圃臺　又曰崑崙之丘有黃金柜屋上詳前二　觀天　望月　上詳前二　候日　候星　楚辭曰登崑崙兮食玉英與天地兮同壽　淮南子曰崑崙山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一百一十四里二百步上有木禾其脩五尋其大五圍珠樹玉樹在其東旁絳樹青木在其西北弱水環其下乃至炎火之山投物輒燔不可以至　又曰崑崙之虛方八百里高萬一千一百一十四里二百步上有木禾其脩五尋其大五圍珠樹玉樹在其東旁絳樹青木在其西北弱水環其下乃至炎火之山投物輒燔不可以至　又曰崑崙之虛有九門三層內閣四面旁有百獸守之百神之所在　又曰崑崙之丘有五城十二樓　又曰崑崙之丘有玄圃臺　又曰崑崙之丘有黃金柜屋上詳前二　觀天　望月　上詳前二　候日　候星　楚辭曰登崑崙兮食玉英與天地兮同壽　淮南子曰崑崙山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一百一十四里二百步上有木禾其脩五尋其大五圍珠樹玉樹在其東旁絳樹青木在其西北弱水環其下乃至炎火之山投物輒燔不可以至　又曰崑崙之虛方八百里高萬一千一百一十四里二百步上有木禾其脩五尋其大五圍珠樹玉樹在其東旁絳樹青木在其西北弱水環其下乃至炎火之山投物輒燔不可以至　又曰崑崙之虛有九門三層內閣四面旁有百獸守之百神之所在　又曰崑崙之丘有五城十二樓　又曰崑崙之丘有玄圃臺　又曰崑崙之丘有黃金柜屋上詳前二

望海

城西北八十里有平臺亦古縣名　一統志曰平臺在城西北八十里有平臺亦古縣名　一統志曰平臺在城西北八十里有平臺亦古縣名　一統志曰平臺在城西北八十里有平臺亦古縣名　一統志曰平臺在城西北八十里有平臺亦古縣名　一統志曰平臺在城西北八十里有平臺亦古縣名　一統志曰平臺在城西北八十里有平臺亦古縣名　一統志曰平臺在城西北八十里有平臺亦古縣名

觀避九

人居　孔臺上帝所仙人所居　觀避九　望抱腕　晉書公不君從望上　望夏臺　齊臺夏桀

望仙

惠子　上詳前二　避風　曜漢　臺漢曜星漢　望仙　惠子　上詳前二　避風　曜漢　臺漢曜星漢　望仙　惠子　上詳前二　避風　曜漢　臺漢曜星漢　望仙　惠子　上詳前二　避風　曜漢　臺漢曜星漢　望仙　惠子　上詳前二　避風　曜漢　臺漢曜星漢　望仙　惠子　上詳前二　避風　曜漢　臺漢曜星漢　望仙　惠子　上詳前二　避風　曜漢　臺漢曜星漢

經始

靈臺　詩大雅文王有聲之三篇名　經始　靈臺　詩大雅文王有聲之三篇名　經始　靈臺　詩大雅文王有聲之三篇名　經始　靈臺　詩大雅文王有聲之三篇名　經始　靈臺　詩大雅文王有聲之三篇名　經始　靈臺　詩大雅文王有聲之三篇名　經始　靈臺　詩大雅文王有聲之三篇名

落成

靈臺　詩大雅文王有聲之三篇名　落成　靈臺　詩大雅文王有聲之三篇名　落成　靈臺　詩大雅文王有聲之三篇名　落成　靈臺　詩大雅文王有聲之三篇名　落成　靈臺　詩大雅文王有聲之三篇名　落成　靈臺　詩大雅文王有聲之三篇名　落成　靈臺　詩大雅文王有聲之三篇名

臨高

望思　武帝爲思婦臨高臺以望思之所　臨高　望思　武帝爲思婦臨高臺以望思之所　臨高　望思　武帝爲思婦臨高臺以望思之所　臨高　望思　武帝爲思婦臨高臺以望思之所　臨高　望思　武帝爲思婦臨高臺以望思之所　臨高　望思　武帝爲思婦臨高臺以望思之所　臨高　望思　武帝爲思婦臨高臺以望思之所

通靈

臺　漢書藝文志曰九篇如淳曰此道家書　通天　上詳前二　夢武臺名　通靈　臺　漢書藝文志曰九篇如淳曰此道家書　通天　上詳前二　夢武臺名　通靈　臺　漢書藝文志曰九篇如淳曰此道家書　通天　上詳前二　夢武臺名　通靈　臺　漢書藝文志曰九篇如淳曰此道家書　通天　上詳前二　夢武臺名　通靈　臺　漢書藝文志曰九篇如淳曰此道家書　通天　上詳前二　夢武臺名　通靈　臺　漢書藝文志曰九篇如淳曰此道家書　通天　上詳前二　夢武臺名

上帝居

仙人所居　觀避九　望抱腕　晉書公不君從望上　望夏臺　齊臺夏桀　上帝居　仙人所居　觀避九　望抱腕　晉書公不君從望上　望夏臺　齊臺夏桀　上帝居　仙人所居　觀避九　望抱腕　晉書公不君從望上　望夏臺　齊臺夏桀　上帝居　仙人所居　觀避九　望抱腕　晉書公不君從望上　望夏臺　齊臺夏桀　上帝居　仙人所居　觀避九　望抱腕　晉書公不君從望上　望夏臺　齊臺夏桀　上帝居　仙人所居　觀避九　望抱腕　晉書公不君從望上　望夏臺　齊臺夏桀

嘯臺

吹臺　陳留風俗傳曰宋有吹臺師曠所吹聲與琴聲相和　嘯臺　吹臺　陳留風俗傳曰宋有吹臺師曠所吹聲與琴聲相和　嘯臺　吹臺　陳留風俗傳曰宋有吹臺師曠所吹聲與琴聲相和　嘯臺　吹臺　陳留風俗傳曰宋有吹臺師曠所吹聲與琴聲相和　嘯臺　吹臺　陳留風俗傳曰宋有吹臺師曠所吹聲與琴聲相和　嘯臺　吹臺　陳留風俗傳曰宋有吹臺師曠所吹聲與琴聲相和　嘯臺　吹臺　陳留風俗傳曰宋有吹臺師曠所吹聲與琴聲相和

諧陳留有阮公嘯臺也仍有阮公之墟百姓好之開財門於城南阮嘯臺即吹臺也

平臺 十里大台曰平臺下傳曰冀奉上命平臺而還

龍臺 鹿臺 玉臺 琁臺 曲臺

紫宮有鴻臺故號宮為鴻臺

高臺 白百尺曰高臺

青臺 寒臺 吉日甲申廣雅曰青臺寒臺

桂臺 商臺 高四丈周回百步名曰桂臺

鴻臺 雞臺 黃圖曰長安城西南有鴻臺雞臺

九子八公 子黃臺下種瓜詩曰九子八公共一瓜分得普天皆遍嘗

閻馬 龍 五丈列觀曰閻馬龍

教農 地理志曰許商大鴻臚有教農講武臺名

觀象 古人以測天紀有觀象臺

尋真 舊天紀有尋真臺

厄臺 愁臺 禹貢作厄臺爾雅曰宋有厄臺

麟臺 鶴臺 白虎通曰麟臺鶴臺

望母思妻 水經注曰長城西秦望母思妻臺在城西北有望母思妻臺

韓信 水經注曰白起東南二里秦長城在上黨郡南秦臺西北有韓信臺

露臺 雲臺 史記曰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乃罷之漢明帝永平三年圖二十八將于南宮雲臺

明臺 漢明帝中興功臣圖形于南宮雲臺

涼臺 黃帝時起今九成臺上有涼臺

白起 韓信 水經注曰白起在城西秦望母思妻臺東南二里秦長城在上黨郡南秦臺西北有韓信臺

伯牙 仲連 水經注安陽縣故城北有魯仲連伯牙臺

昭君 單 水經注安陽縣故城北有魯仲連伯牙臺昭君單于臺

凌敬 鄧孤 水經注安陽縣故城北有魯仲連伯牙臺昭君單于臺凌敬鄧孤臺在其上

子午 春秋 左傳之地名起一時已畢春人謂之子午春秋臺又

妙高 凌虛 妙高臺在鎮江府城北金山上丁元建

玄虛臺在鄴城西北宋陳希亮守鄴時建

遂于城林之下三里得古人小府曲堰四面人以為豐臺

畫卦 經星 舊有元龜以望四星起騰光臺編次甲申為甘石星

九子八公 子黃臺下種瓜詩曰九子八公共一瓜分得普天皆遍嘗

閻馬 龍 五丈列觀曰閻馬龍

教農 地理志曰許商大鴻臚有教農講武臺名

觀象 古人以測天紀有觀象臺

尋真 舊天紀有尋真臺

厄臺 愁臺 禹貢作厄臺爾雅曰宋有厄臺

麟臺 鶴臺 白虎通曰麟臺鶴臺

望母思妻 水經注曰長城西秦望母思妻臺東南二里秦長城在上黨郡南秦臺西北有韓信臺

韓信 水經注曰白起東南二里秦長城在上黨郡南秦臺西北有韓信臺

伯牙 仲連 水經注安陽縣故城北有魯仲連伯牙臺

昭君 單 水經注安陽縣故城北有魯仲連伯牙臺昭君單于臺

凌敬 鄧孤 水經注安陽縣故城北有魯仲連伯牙臺昭君單于臺凌敬鄧孤臺在其上

子午 春秋 左傳之地名起一時已畢春人謂之子午春秋臺又

妙高 凌虛 妙高臺在鎮江府城北金山上丁元建

握日 書雲 拾遺記曰西王母與穆王書雲色如黃蓋三分日發此望雲色一千二百里

書雲 舊天可攜日書雲臺在此

望母思妻 水經注曰長城西秦望母思妻臺東南二里秦長城在上黨郡南秦臺西北有韓信臺

韓信 水經注曰白起東南二里秦長城在上黨郡南秦臺西北有韓信臺

伯牙 仲連 水經注安陽縣故城北有魯仲連伯牙臺

昭君 單 水經注安陽縣故城北有魯仲連伯牙臺昭君單于臺

凌敬 鄧孤 水經注安陽縣故城北有魯仲連伯牙臺昭君單于臺凌敬鄧孤臺在其上

子午 春秋 左傳之地名起一時已畢春人謂之子午春秋臺又

妙高 凌虛 妙高臺在鎮江府城北金山上丁元建

昌邑爲揚伯起建太守狄咸宴蘇軾于此軾即席作詩銘之自書刻石厭氣

凌雲臺氣壓臺在徐州豎際之征記曰秦始皇東遊以厭王氣因築此臺

白樂天高堂隆等凍之皆不驗明帝起凌雲臺以厭之又乘千里馬輒曰好手也馳騁臺上王莽時謂風山南風山東風山北風山西風築臺其上王莽以王

草元翻經造字說經

晉荀勗校經臺在魏大梁城內

晉束皙補亡詩序曰晉武帝太康二年汲郡人發魏襄王墓得竹書古文科斗書皙補其闕

晉荀勗校經臺在魏大梁城內

晉束皙補亡詩序曰晉武帝太康二年汲郡人發魏襄王墓得竹書古文科斗書皙補其闕

縹緲逍遙

晉荀勗校經臺在魏大梁城內

晉束皙補亡詩序曰晉武帝太康二年汲郡人發魏襄王墓得竹書古文科斗書皙補其闕

視草授經

唐玄宗開元十九年置集賢院學士張說等修撰經籍於麗正殿之東廂又於光順門外置待制官以備顧問謂之視草臺

唐玄宗開元十九年置集賢院學士張說等修撰經籍於麗正殿之東廂又於光順門外置待制官以備顧問謂之視草臺

玉鏡瓊花

王氏鏡臺在二水亭上

王氏鏡臺在二水亭上

瓊花觀內花臺在揚州城東蕃釐觀內

宋王令瓊花詩序曰揚州瓊花天下無有今在蕃釐觀內

夜香雨

唐武帝時有異僧自西域來帝以夜香貫之香經七晝夜不滅帝焚之於通天臺上

唐武帝時有異僧自西域來帝以夜香貫之香經七晝夜不滅帝焚之於通天臺上

挂劍

晉徐君墓在延陵縣北

晉徐君墓在延陵縣北

千秋八景

臺在長洲縣西宋嘉祐中知縣平江落雁烟寺晚鐘八景詩序曰蘇臺八景一曰蘇臺秋色二曰靈巖晴雪三曰天平山上白雲四曰楞伽山下桃花五曰石湖風月六曰虎丘劍池七曰上方晚鐘八曰鴻山越王城

歌風粘雨

臺在長洲縣西宋嘉祐中知縣平江落雁烟寺晚鐘八景詩序曰蘇臺八景一曰蘇臺秋色二曰靈巖晴雪三曰天平山上白雲四曰楞伽山下桃花五曰石湖風月六曰虎丘劍池七曰上方晚鐘八曰鴻山越王城

勾龍

在處州縣西南二十里上有孝女祠

宋嘉泰志孝女葉氏名法純父母早沒純事兄嫂以孝聞兄嫂相繼亡純撫孤侄如己子鄉人稱之

花臺

在處州縣西南二十里上有孝女祠

宋嘉泰志孝女葉氏名法純父母早沒純事兄嫂以孝聞兄嫂相繼亡純撫孤侄如己子鄉人稱之

玉鏡臺在二水亭上

晉劉令嬡有才貌姑以金玉鏡臺聘之嬡以紙燭自照而與之

晉劉令嬡有才貌姑以金玉鏡臺聘之嬡以紙燭自照而與之

瓊花觀內花臺在揚州城東蕃釐觀內

宋王令瓊花詩序曰揚州瓊花天下無有今在蕃釐觀內

夜香雨

唐武帝時有異僧自西域來帝以夜香貫之香經七晝夜不滅帝焚之於通天臺上

唐武帝時有異僧自西域來帝以夜香貫之香經七晝夜不滅帝焚之於通天臺上

挂劍

晉徐君墓在延陵縣北

晉徐君墓在延陵縣北

千秋八景

臺在長洲縣西宋嘉祐中知縣平江落雁烟寺晚鐘八景詩序曰蘇臺八景一曰蘇臺秋色二曰靈巖晴雪三曰天平山上白雲四曰楞伽山下桃花五曰石湖風月六曰虎丘劍池七曰上方晚鐘八曰鴻山越王城

歌風粘雨

臺在長洲縣西宋嘉祐中知縣平江落雁烟寺晚鐘八景詩序曰蘇臺八景一曰蘇臺秋色二曰靈巖晴雪三曰天平山上白雲四曰楞伽山下桃花五曰石湖風月六曰虎丘劍池七曰上方晚鐘八曰鴻山越王城

勾龍

在處州縣西南二十里上有孝女祠

宋嘉泰志孝女葉氏名法純父母早沒純事兄嫂以孝聞兄嫂相繼亡純撫孤侄如己子鄉人稱之

數百斛酒使胡人于壩上飲酒風至聲如雷霆壩上戴笑之聲聞百里因築此臺在徐州豎際之征記曰秦始皇東遊以厭王氣實役者畢

靈武華陽

武德中記曰劉武周據并州太原之地東宮武衛將軍置酒于華陽臺出美人以王

日費萬金

王莽起八風臺以別四方之風天地之氣蓋世所謂八風也

落帽灌纓

嘉洛帽臺在襄陽城北世傳

見孟任·龍西施

魯莊公三十二年冬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而與之約秋以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而見于臺下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

望鶴聽蟾

漢長樂宮中有望鶴臺聽蟾臺

漢長樂宮中有望鶴臺聽蟾臺

伯奇撫琴

釣臺在夔州東夔子陵釣臺在嚴州富春山東

伯奇被讒自悲

釣臺在夔州東夔子陵釣臺在嚴州富春山東

絳帳青陵

絳帳臺在北門吉甫于伯奇被讒自悲

絳帳臺在北門吉甫于伯奇被讒自悲

青陵臺在長洲縣西宋嘉祐中知縣平江落雁烟寺晚鐘八景詩序曰蘇臺八景一曰蘇臺秋色二曰靈巖晴雪三曰天平山上白雲四曰楞伽山下桃花五曰石湖風月六曰虎丘劍池七曰上方晚鐘八曰鴻山越王城

測景望氣

臺在處州縣西南二十里上有孝女祠

宋嘉泰志孝女葉氏名法純父母早沒純事兄嫂以孝聞兄嫂相繼亡純撫孤侄如己子鄉人稱之

絃歌金石

臺在江西金谿縣西

金石臺在江西金谿縣西

弦歌臺在滁州城西南

宋歐陽修滁州二百丈游宴之地

闘雞走狗

臺在滁州城西南

宋歐陽修滁州二百丈游宴之地

子陵垂釣

釣臺在嚴州富春山東

釣臺在嚴州富春山東

君山有斬蛟臺一名鼎臺黃帝鑄鼎山下鼎成騎龍上昇吹笙臺在

獲麟判虎

晉定遠縣治後有虎傷人捕虎縣令包拯判之曰所後人于此綠臺

風觀星

廣載門東有觀星臺

黃鳥銜書

馴鹿產女

曝書吟詩

望

聚燕

晾鷹

月影瑤光

成訪安期

射雉鈞

讀書梳妝

問廣

馬望麟

歐

羅罪昂

章黃

府城南門冀武帝訪安期生登此碑猶尚存　周公

五十步臺南四里許則孔廟即大成之故宅也

人曰陽殼有黃山臺黃石公與張子房期處　連弩

發箭

有銘

前臺

臺四

原春臺衆人熙熙如登春臺　陽臺朝朝暮暮之下　蘭臺不能自木

容臺書式商容之門　雲臺故雲臺二十八將圖　新臺衛宣公之妻作新臺之詩　漸臺中央水

臺臨四達　高臺四達吳都賦之高

危基累築成人力九層臺二年不就　公造九層臺二年不就　公曰成人之子何以公曰成人不能成公之子

臺五

原詩晉陸機擬古詩曰高臺一何峻迢迢而安綺窓出塵冥飛階躡雲端佳人撫瑤瑟纖手清且閒芳音隨風結哀響馥若蘭玉容誰能顧傾城在一彈　梁簡文帝琴臺詩曰鳳階踐昔徑復愁鳴琴游音容萬春態高名千載留弱枝生古樹舊石染新流由來遞相歎訢川終不改　庾肩吾過建昌故臺詩曰魯國觀遺殿韓城

想舊臺仲宣原隰滿子建悲風來夏蓮猶反植秋窓尚
左開圖雲仍淵雨晝水即生苔及君歡四望知余念七
哀　陳祖孫登宮殿名登高臺詩曰獨有相思意聊敬
鳳凰臺蓮披香稍上月明光正來雜鶴將雲散飛花似
雪迴遥想竹林友前窓夜夜開　唐太宗登三臺言
志詩曰未央初壯漢阿房昔侈秦在危猶騁麗居奢遂
役人豈如家四海日宇罄朝倫肩天栽戶舊砌地剪基
新引月挙霄桂飄雲逼曙鯨露除光炫玉霜開映雕銀
舞接花梁燕歌迎鳥路塵鏡池波太浓莊苑麗宜春作
異甘泉日停非路寢宴念勞軽逸已居曠及勞神所欣

成大廈宏材佇渭濱　元宗泰臺望詩曰暇景屬三春
高臺聊四望目極千里際山川一何壯太華見重巖終
南分翠嶂郊原紛綺錯參差多異狀佳氣滿通溝遥步
入綺樓初鶯一鳴紅樹歸雁遲遲去綠洲太液池中
下黄鵠昆明水上映牽牛聞道漢家全盛日別館離宮
趣非一甘泉逶迤亘明光五作連延接未央周廬徹道
縱横轨飛閣迴軒左右長須念作勞居者逸勿言我後
焉能恤為想雄豪壯柏梁何如卑儉安茅室陽烏熠熠
向山沈久烏喧喧入上林蕭蕭賞餘回鳳輦還念中人
罷百金　盧照鄰相如琴臺詩曰聞有雍容地千年無

四鄰園院風烟古池臺松槓春雲疑作賦客月似聽琴
人寂寂鳥啼處空傷遊子神　又文翁講臺詩曰錦里
淹中館岷山稷下亭空梁無燕雀古壁有丹青槐落猶
疑市苔深不辨銘良哉二千石江漢表遺靈　岑參司
馬相如琴臺詩曰相如琴臺古人去臺亦空臺上寒蕭
條至今多悲風荒臺漢時月色與舊時同　又文翁講
臺詩曰文翁不可見空使蜀人傳講席何時散高臺豈
復全豐碑文字滅冥冥不知年　又楊雄草元臺詩曰
吾悲子雲居寂寞人已去始始西江月猶照草元處精
怪意無人睢盱藏老樹　高適登子賤琴臺詩曰宓子
昔為政鳴琴登此臺琴和人亦閒千載稱其才臨眺忽
悽愴人琴安在哉悠悠此天壤性有頌聲來褚亮臨
高臺詩曰高臺暫俯臨飛翼聳輕音浮光曉日度藻影
逐波深迴瞰周平野開懷暢遠襟獨此三休上還傷千
里心　王維臨高臺送黎拾遺詩曰相送臨高臺川原
杳何極日暮飛鳥還行人去不息　又登裴廸秀才小
臺詩曰端居不出戶滿目望雲山落日鳥邊下秋原人
外閒遥知遠林際不見此簷間好客多乘月應門莫上
關　沈佺期臨高臺詩曰高臺臨廣陌車馬紛相續回
首思舊鄉雲山亂心曲遠望河流緩周看原埜綠向夕

林鳥還憂來飛景促　宋之問登粵王臺詩曰江上越王臺登高望幾回南溟天外合北戶日邊開地濕煙常起山晴雨半來冬花采盧橘夏果摘楊梅跡類虞翻枉人非賈誼才歸心不可見白髮重相催　張九齡登古陽臺詩曰庭樹日衰颯風霜未云已駕言遣憂思乘興求相似楚國茲故都蘭臺有餘址傳聞襄王世仍立巫山杞方此全盛時豈無嬋娟子色荒神女至魂蕩宮觀裏蔓草今如積朝雲爲誰起　李白凌歊臺詩曰曠望登古臺臺高極人目疊嶂列遙空雜花間平陸開雲入窓牖野翠生松竹欲覽碑上文苔侵豈堪讀　又登金

陵鳳凰臺詩曰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　又蘇臺懷古詩曰舊苑荒臺楊柳新菱歌不勝春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裏人　杜甫相如琴臺詩曰茂陵多病後尚愛卓文君酒肆人間世琴臺日暮雲野花留寶靨蔓草見羅裙歸鳳求凰意寥寥不復聞　劉長卿秋日登吳公臺上寺遠眺詩曰古臺搖落後秋入望鄉心野寺來人少寒峯隔水深夕陽依舊壘寒磬滿空林惆悵南朝事長江獨至今　張繼題嚴陵釣臺詩曰舊隱人如在清風亦似秋客星沉夜壑釣石俯春流鳥向喬枝聚魚依淺瀨游古來芳餌下誰是不吞鉤　包融阮公嘯臺詩曰荒臺森荊棘蒙龍無上路傳是古人跡阮公長嘯處至今清風在時時動林樹逝者昔已遠升攀想遺趣靜然荒榛間久之若有晤靈光未歇千載知仰慕　歐陽詹題嚴光釣臺詩曰舁棹歷塵跡悄然關我情伊無昔時節豈有今時名辭貴不辱賤是心誰復行欽哉此溪曲永獨古風清　許渾凌歊臺詩曰宋祖高臺樂未迴三千歌舞宿層臺湘潭雲盡暮烟出巴蜀雪消春水來行殿有基荒棘合寢園無主

野棠開百年應作萬年計嚴上古碑空綠苔　李商隱青陵臺詩曰青陵臺畔日光斜萬古貞魂倚暮霞莫許韓憑爲偶婉孌等閒飛上別枝花　曹鄴姑蘇臺詩曰吳宮酒未銷又宴姑蘇臺美人和淚去半夜閶門開相對正歌舞笑中聞鼓鼙星散九重門血流十二街一去成萬古臺盡人不回時聞田野中拾得黃金釵　溫庭筠登盧氏臺詩曰勝地當通邑前山有故居臺高秋盡出林斷野無餘白鷺鳴蛩急天晴度雁疎由來放懷地非獨在吾廬　張喬題賈島吟臺詩曰吟魂不復游臺亦似荒丘一徑草中出長江天外流暝煙寒鳥集殘月

夜蟲愁願得生禾黍鋤平恨即休　羅鄴凌敲臺詩曰高臺令古意長開因想興亡白慘顏四海已歸新雨露六朝空認舊江山槎翹獨鳥汀洲畔風亞荒榛雪浪間好是輪蹄來往便誰人不向此躋攀　又望仙臺詩曰千金壘土望三山望鶴無踪羽衛還若說神仙求便得茂陵何事隔人間　羅隱姑蘇臺詩曰讓高泰伯開基日賢見延陵復命時未會子孫因底事假崇臺棚為西施　宋蘇軾章貢臺詩曰清濤頭寂寞打城還章貢臺前暮靄寒倦客登臨無限意孤雲落日是長安　黃魯直題大雪寺觀臺詩曰瘦藤拄破風烟上乞與遊人眼豁空臺日月東西見湖山表裏開從知爽鳩樂莫作雍門哀　楊廷秀朝漢臺詩曰梭樹梢頭訪古臺下看碧海一瓊杯越王歌舞春風地今日春風獨自來　元元好問光武臺詩曰東南地上遊荊楚兵四衛遊子十月來登高送長鴻當年赤帝孫提劒起萬邦一顧漢水斷再顧新都空雷霆萬古青天看飛龍歸然此遺響落日荒烟重誰見經綸初指揮走羣雄白水日夜東石麟幾秋風空餘廣武歎無復雲臺功　又聚仙臺夜飲詩曰

日陪驄馬繡衣行　又宿青陽詩曰縣門遙接九華山日月天開圖畫看雲氣曉連銅柱濕翠光晴鎖硯池寒人間官府紅塵馬天上神仙白玉盤高臥雲松定何日仰攀北斗夜闌干　周權再次邵本初韻釣臺詩曰羊裘人已遠猶說漢江山不為三公貴輕拋半日閒遺臺蒼樹杪清瀨白雲灣千載惟鷗鳥相看不厚顏　揭傒斯歌風臺和李提舉韻詩曰萬乘東歸火德開漢皇曾此宴高臺沛中父老謳歌入海內英雄倒載迴湯沐空餘清泗在風雲猶似翠華來穹碑立斷蒼崖上靜閱人間幾劫灰　黃潛題雪竇妙高臺詩曰偶為清

遊宿梵宮凌晨試上最高峯水翻雪色寒猶落雲遠丹光遠更重舊有一僧能跨虎近聞三祠盡藏龍下方車馬應難到烟際惟聽日暮鐘　明張羽姑蘇臺詩曰荒臺獨上故城西輦路淒涼草樹迷廢塚已無金虎踞壞牆時有夜烏啼采香迴斷來麋鹿響屧廊空變蒺藜欲弔伍員何處是淡烟斜日不堪題

【原】賦　魏文帝登臺賦序曰建安十七年春遊西園登銅雀臺命余兄弟並作其詞曰登高臺以騁望好蹇雀之麗嫺飛閣堀其特起層樓嶫以承天步逍遥以容與聊游目于西山溪谷紆以交錯草木變其相連風飄飄而吹衣鳥飛鳴而過前申躊躇以周覽臨城隅之通川曹植登臺賦曰從明后而嬉遊聊登臺以娛情見天府之廣開觀聖德之所營建高殿之嵯峩浮雙闕乎太清立冲天之巖觀連飛閣乎西城臨漳川之長流望衆果之滋榮仰春風之和穆聽百鳥之悲鳴天工坦其既立家頴得而獲呈揚仁化于宇內盡肅恭于上京惟桓文之爲盛豈足方乎聖明休矣美矣惠澤遠揚翼佐皇家寧彼四方同天地之矩量齊日月之輝光　晉陸機登臺賦曰永寧中巡幸鄴宮三臺登高有感乃作賦曰爾乃佇瑶軒流目綺寮中原方華綠葉振翹歷玉陛而

容與步蘭堂以逍遥曲房縈而窈眇長廊邈而蕭條于是聊樂近遊薄言儻佯綺疏列于東序朱戶立于西廂感舊物之咸存悲昔人之云亡憑虛檻而遠想審歷命于斯堂于是精疲遊倦白日藏輝鄒春登之有情嘉荆臺之忘歸聊弭節而駕言悵將逝而徘徊　孫楚韓王臺賦曰酸棗寺門外夾道左右有兩故臺訪諸故老云韓王聽訟觀也望韓王之故臺尋往代之所營雙闕碣以峻峙貫雲氣而上征歷千載而特立顯妙觀于太清薄邯鄲之叢臺陋楚國之章華巍茗冀以亢極豈岑樓之能加至乃宮觀弘敞增臺隱天伐文梓于萬仞發玉石于三泉優唱角鳥鳥之聲蛾眉戲白雪之舞紛淫衍以低仰翳修袖而容與　盧諶登鄴臺賦曰顯陽睨其顯遂文昌鞠而爲墟銅雀隕于臺側洪鐘寢于兩除窕帝王之靈宇爲狐兔之攸居　【增】唐鮑防問津臺賦曰惟歲臨于田午余經蔡以游陳見蹄然之故臺沒路隅之荒榛側聞夫子于此問津敢問夫子何負于人淒淒夫子魯不容身乃泫然而出涕聊托詞以自申已矣夫子時乎時乎進皆鳥獸之羣退異沮溺之徒霜雪昏其大澤荆棘穢其通衢撫川陸之險難憫人世之崎嶇范榮測景臺賦曰大聖榮業萬象潛通據河洛之要創

遷化之功建以黃壤亘以紫宮左輔伊闕右連轘嵩銀臺比而可擬瀛壺方而詎同掩扶桑于日域包蓬萊于海濛式均霜露之氣以分天地之中于是仰元穹之文俯黃壤之理下塵坤德上羅乾緯垂形象物既不假于銀衡司刻探元何必邀夫銅史 又曰瞻彼古臺揆日爰設載徵經始之旨將測運行之節天地之心可見風雨之交既別玉律非先土圭是揭以徵陰陽之短長以察浮晷之晷輸 又觀風臺賦曰我天子德廣虞夏業傳禹啓展義之心攸克觀風之禮必登故臺之用也斯建臺之名也是弘然後度材比德奢而不盈興工俾役儉而不亟萬物是集百工是湊從繩因慾運斤以斲款以山立揚焉雲構及夫西成罷務北陸將寒霜封原隰雲藪峯經金興斯御採仗初撰寧侈心以攸往必風伶之所覩設教陳詩事必彰于禮備承天統物政本在于人安 楊系通天臺賦曰伊昔炎漢功高化洪樂率土之暨阜築通天而且崇初一簣之發地終百尋以隱空構之梗概飾以丹紅浮彩外鑠流光內融赫兮烜兮獨出煙雲之表壯矣麗矣迴標天地之中栢梁不同井幹非匹孝武皇帝紹作邨脩登眺遠騁高揖八極俯窺萬井拂軒楯之宛虹步簷楹之倒影乃言曰可以臨萬國

可以游九垓凡厥脩構孰先斯臺窺地底以豁險邪天門以崔嵬謂四夷不遐將拓跡以開統見百神咸在則祈禱而禳灾既玉女之下視復金烏之上廻 張良器集靈臺賦曰大造之德曰生大君之位曰究未有離于兆庶而復謂之至道願獻華封之壽上祝唐堯之盛殷肱爲良元首作聖用壯辟雍之美乃經靈臺之政豈必沐咸池陵倒景脫徒乎寓縣棲真乎絕嶺屆中天之峻極從化人兮習靜然後居無何之鄉去有爲之境者也于是情冥其一作慾德貴性恒可大可久不騫不崩動植風靡雍熙日弘宜其四溟後度材比德奢而不盈興工俾役

臺賦曰士有利于鴻漸者觀乎憲臺降太液邇蓬萊風威四警霜氣傍催地疏曹而獨秀居對禁而分開提綱必理舉職惟材門淩晨而多出樹夕陽而烏來旌良表正癉惡繩回乍以飛驚淒其嶷矣時爲搏擊吁可畏哉庾繾玉策盡臣惟哲法省應劉臺兼負薛昂涼階宇奮迅霜雪耿獨坐而情雄逸翮司而位絕獨人廣衆望影而魂驚暴鬣煩雄睹形而膽折豈徒以聳動察案邊巡朝列儆吾道之將行庶從茲而振節 陸贄登春臺賦曰春發生以煦物臺居高而處明俯而望焉舒郁郁之和氣登而樂也暢怡怡之遠情纏類斯感衆芳俱榮風

出谷以天霽雲歸山而景晴俛視平皐傍臨遠嶠窮漢苑以周覽匝秦城而迴眺林巒彩翠浮佳氣于遥天宮觀參差麗飛甍于夕照　又傷望思臺賦曰當武帝之季年德不勝而耄及浮誕之士鑿至詭怪之巫繼集忠見疑而莫售讒因隙而競入忘嗜欲之生疾意巫詛而是固將搜蠱以滌災縱庸瑣之姦臣嫌何微而莫別寃雖毒而冥申構儲后以掛戾引具寮與齊人旋激怒而誅充竟奔湖而滅身異哉漢后因奸邪之是誘俾冢嗣而罹咎彼傷魂之冥冥故築臺其何有嗟爾戾嗣盍入觀而宇宙天開返道載梁兮漫延紅蕤繞壁兮徘徊連雙闕于日表飛累榭于雲隈率如五岳千霄而岌立對

寘　張式燕昭王築黃金臺賦曰昔銅雀創于鄴都陽臺起于荆國聳高顯之殊觀備珍奇而盡餚徒竭用而殫人自矜豪而逞力洎夫遺情總帳徒愴淫心結蔓亟山空資穢德豈同夫慮成經始所寶惟賢初假物以求士終得魚而忘筌不然者烏將棲于茂樹魚自躍以深淵臣亦效誠于大國人誰遠仕于弱燕及夫劇辛不召而至樂毅無媒而萃咸委質而納忠願長途而騁驥然則賢爲強國之器臺實招賢之餌　任公叔登姑蘇臺賦曰吾聞周道既衰諸侯抑主中無霸王巒戎振旅始闔閭以伸威終夫差以極武左與勁越同壤右與強楚

爲鄰內有高臺之築外有遠畧之勤積如莽而暴骨亦如譬而視人是以疆場日駭板築未弭方五載而厥成造中天而特起因土累以臺高宛岳立而山峙徘徊舊德惆悵前聞試遊目于寥廓曾歸然而參雲聽逶虒而弊諫竟糜鹿而爲羣高天放曠平湖泱漾奕奕孤嶼茫茫極浦悲旱雁于海風嘯寒鴻于江雨　張鼎銅雀臺賦曰六府垂象制文昌之廣殿百工獻藝造銅雀之高臺壯闕闔于昭回軼亢瀣于烟埃俯臨而凉塗水合仰觀而宇宙天開返道載梁兮漫延紅蕤繞壁兮徘徊連雙闕于日表飛累榭于雲隈率如五岳千霄而岌立對若三山出海而崔嵬金雀踞震而欲翥玉螭盤柱而將俳佪詞人于華屋留舞客于瑤杯登高必賦無遠不該

原 銘後漢李尤雲臺銘曰周氏舊居惟漢襲因崇臺增峻上凝蒼雲垂示億載俾率舊章人修其行而國其昌

增 唐呂温望思臺銘曰人倫大統天性是寶雖曰自然亦資斧藻漢皇父子一失其道四海爲家不能相保荒臺鼎峙而千古之悲悔日空斷寃魂不歸疑生于微禍積于基苟有明義誰其間之嗣維邦本本動邦危於乎後王鑒茲在茲

增 記宋蘇軾凌虛臺記曰物之興廢成毀不可得而知

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麏狐虺之所窟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邪廢興成毀相尋于無窮則臺之爲荒草野田皆不可知嘗試與公登高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于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彷彿而破瓦頹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爲禾黍荊榛丘墟隴畝久矣而況于此臺歟　又超然臺記曰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予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酒淪脫粟而食之曰樂哉游乎方是時予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予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涛于物之外也

壇一

說文曰壇祭場也　尚書注曰築土曰壇除地曰墠　左傳曰鄭伯如楚舍于汜不爲壇子產曰大適小則爲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作壇　漢書曰甘泉泰時紫壇八觚宣通象八方　後漢書曰圜壇八陛方壇四陛　金史禮志曰大定七年建社稷壇于中都壇南栽栗以表之　又曰明昌五年爲壇于景風門外東南歲以立春後丑日祀風師又爲壇于端禮門外西南以立夏後申日祀雨師是日祭雷師于位下　元史曰大德元年正月建五福太乙神壇時　又曰至元中田忠良請建太社于朝右建郊壇于國南　又曰至元中大司農請于立春後丑日祭風師于東北郊立夏後申日祭雷雨師于西南郊延祐五年乃即二郊定立壇壝之制　又曰先農之祀始自至元九年武宗至大三年從大司農請建農壇二壇

壇二

管子曰桓公即壇而立寧戚鮑叔隰朋賓須無皆差肩而立　莊子曰孔子遊乎淄帷之林休坐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終有漁父者下船而來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子路曰魯之君子也

肩而立　莊子曰孔子遊乎淄帷之林休坐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終有漁父者下船而來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子路曰魯之君子也

雜記曰孔子出東門過故杏壇曰該藏文仲祭盟之壇也睹物思人命琴而歌　新序曰秦欲伐楚使往觀楚王之寶器楚王聞之召昭奚恤問焉恤對曰此觀吾國之得失而圖之寶器于賢臣大珠玉玩好之物非國之重寶也遂使恤發精兵三百人陳于西門之內爲東面之壇一爲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恤曰貴客也請

就上位 增 洞冥記曰東方朔得神馬一匹高九尺武帝問朔是何獸也朔曰王母乘靈光之輦適東海王公稅此馬于芝田臣之王公之壇因騎此馬繞日三匝入漢開門猶未掩 帝王世紀曰雍初有五時壇漢武獲麟處 原 徐靈期南岳記曰南岳山上有飛壇懸水激石飛湍百仞即孫溫伯所喪身處也又有曲水壇水行石上成溝瀆如世人臨河壇也三月三日時來逍遥梁州記曰沔陽城先沔陽縣所治也在漢水南舊蕭何所築也劉備爲漢王權住此城盟于城下今門外有盟壇猶存 增 金史禮志曰明昌六年章宗未有子尚書

省臣奏行高禖之祀乃築壇于景風門外東南端地與園丘東西相望歲以春分日祀青帝伏羲氏女媧氏位壇上南面西上姜嫄簡狄位于壇之第二層東向北上前一日布神位省牲器陳御弓矢鞬于上下神位之右其齋戒與玉幣進熟皆如大祀儀 又曰金自天德以後始有南北郊之制大定明昌其禮寖備南郊壇在豐宜門外圜壇三成成十二陛壝三重四面各三門齋宮東北府庫在南壇壝皆以赤土圬之北郊方丘在通元門外方壇三成四正陛壝三重四面亦三門朝日壇曰大明在施仁門外之東南門壇之制皆同方丘夕月壇曰夜明在彰義門外之西北掘地汙之爲壇其中常以冬至日合配昊天上帝皇地祇于圜丘夏至日祭皇地祇于方丘春分朝日秋分夕月 元史曰至元中建社稷壇和義門內稷壇一如社壇之制惟土不用五色壇皆北向社主用白石刻其上如鐘埋其半于土中稷不用主樹以松于社稷二壇之南各一株 甘水仙源錄曰至元二年眞人張志敬就長春宮設金籙大醮有羣鶴忽掠壇墠去而復來者累日天子命詞臣作瑞應記刻之碑 詞苑叢談曰元東岳有石壇繞壇皆杏花道上董宇定王用亨少後居之 長安客話曰東岳

廟南數百武即朝日壇壇外古松萬株森沈蔽日都人所謂黑松林也 北京歲華記曰四月初一日戒壇開城中人多往西山 野獲編曰京師最重午節天潤游人極盛聯鑣飛轂棨門大佔之外則中官戚畹競以騎射爲娛蓋皆腸沐請假而出者 瀟碧堂集曰成壇入山二十餘里始見山門壇在殿內閣前古松四株翠枝穿結覆蓋一院 永清縣志曰劉越石壇在柏馬河之陰晉太尉劉琨欲圖燕薊築壇與段匹磾歃血向盟載玉堂今遺址尚存

壇三

增詩唐馬戴宿王屋天壇詩曰星斗半沈蒼翠色紅霞遠照海濤分折松曉拂天壇雪投簡寒窺玉洞雲絕頂醮迴人不見深林磬度鳥應聞未知誰與傳金籙獨向仙祠拜老君　周朴王霸壇詩曰王君上昇處信首古居前皁樹即須朽白龜亦應全雲閒猶一日塵裏已千年碧色壇如黛時人誰可仙　儲光羲祭風伯壇應張太祝作詩曰聖主御青春綸言命使臣將修風伯祀更福太平身帝幕宵聯事壇場曉降神帝心矜動物不爲屬車人　元黃庚鶴林仙壇詩曰古壇歸鶴杳野鹿自成羣嵐氣浮清曉鐘聲出白雲樹穿僧屋老水到寺門分人世無窮事山中了不聞　元好問遊天壇雜詩曰芳樹陰陰鳥語譁綠雲晴雪映紅霞青山可是堪人恨藏著中巖十里花　又曰漫山白白與紅紅小樹低叢看不供總道查花香氣好就中偏愛玉瓏鬆　又曰溪童相對采椿芽指似陽坡說種瓜思得近山營馬少青林深處有人家　又曰湍聲洶洶落懸崖見說蛟龍擘石開安得天瓢一翻倒踏雲平下看風雷　又曰仙壇倒影鳳麟洲一道雲光插素秋也是天公開不得海東梭著海西頭　明高啓毛公壇詩曰欲觀漢壇符東上縹緲峯高花隱寒露夕飲清心胸月出太湖水鶴鳴空

碉松真境久寂寥蒼苔閟靈蹤嘗聞綠毛叟變化猶神龍世人豈能見偶許樵夫逢舉陰力易疲探元志難從歸出白雲外空聞仙觀鐘

增原銘周庾信登壇銘曰登壇洛汭玉河湄丹圖馭馬練甲乘龜榮光上幕休氣連帷雖存堯讓終見文思

增記唐顏眞卿麻姑仙壇記曰麻姑者葛稚川神仙傳云王遠字方平欲東之括蒼山過吳蔡經家經家云七月七日王君當來蟬蛻也經去十餘年忽還語家云七月七日王君當來過到期日方平乘羽車駕六龍各異色旌旗導從威儀赫奕如大將也既至坐須臾引見經父兄因遣人與麻姑相聞亦莫知麻姑是何神也言方平敬穀久不行民間今來在此想麻姑能暫來有頃聞麻姑來來時不先聞人馬聲既至從官當半天方平也麻姑既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許頂中作髻餘髮垂之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繡光彩耀目不可名字皆世間所無有也麻姑自言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爲桑田向聞蓬萊水乃淺于往者會時略半也豈將復還爲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言海中行復揚塵也麻姑手似鳥爪蔡經心中念言背痒時得此爪以爬背乃佳也方平已心知經所言即使人牽經鞭之曰麻姑神人汝何忽謂

其爪可以爬背那見鞭著經背亦不見有人持鞭者方
平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

庭一

增說文曰庭宮中也　玉海曰堂下至門謂之庭　易
曰揚于王庭　毛詩曰灑掃庭內　又曰殖殖其庭
又曰子有庭內弗灑弗掃　又曰有鼛有鼓在周之庭
書曰廸簡在王庭　禮記曰諸侯之庭　論語曰鯉
趨而過庭　又曰孔子謂季氏八佾舞于庭　原左傳
曰初楚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既乃與巴
姬密埋璧于太室之庭　增管子曰湯有總街之庭

漢書曰黃帝接萬靈明庭明庭者甘泉也　又曰太初
元年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渤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
幾至殊庭焉作建章宮其西則商中數十里（舊本作人庭也如淳曰商中數十里今本作古今殊庭蓬萊中）
自生蘭此德行幽感之應　原羅含別傳曰含致仕還家庭中忽
馬著作之庭　又曰玉除彤庭　晉書曰謝晦為右衛
將軍寶客輻湊門巷填塞兄瞻曰此豈門戶之福乃以
雞鶩州庭曰吾不忍見此　原語林曰謝太傅問諸子
姪曰子弟何豫人事正欲使佳諸人莫有言車騎荅
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庭階也　增鮑明遠詩曰

疑霞登綠閣解玉飲椒庭

庭二

原賦陳沈炯幽庭賦曰矧幽庭之閒趣具春物之芳華
轉洞房而引景偃飛閣而藏霞築三川于戶牖帶林苑
于東家草纖纖而垂綠樹搔搔而落花于是素人清歌
趙女鼓筑嗟光景之遲暮咏翬飛之棲宿顧留情于君
子豈舍安于嬌淑于是起而長謠曰故年花落今復新
新年一故成故人那得長繩繫落日年年月月但如春

庫藏一

原劉熙釋名曰庫舍也舍物之所在之舍也

說文曰庫兵車所藏也　又曰太初
謂之庫藏焉　增周禮春官天府曰天府掌祖廟之守
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
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
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　原禮記曰季春之月審
五庫之量（審所用多少也）　蔡邕月令章句曰五庫者一曰車
庫二曰兵庫三曰祭器庫四曰樂庫五曰宴器庫　吳
越春秋曰凡安國治民從近制遠者必先實之　春秋
文曜鉤曰軫南衆星曰天庫　韓暘天文要集曰天積
者天子之藏府　韓詩外傳曰王者藏于天下諸侯藏

于百姓農夫藏于囷庾商賈藏于篋匱　鍾會物莽論曰國之稱富者在乎豐民非獨謂府庫盈倉廩實非上天所降皆取之于民民困國虛矣

增 元史桑哥傳曰萬億庫有舊牌條七千餘條　輟耕錄曰文宸庫在宮垣西　又曰內殿之傍有妃嬪庫房門一間縫紉女庫房三間　又曰生料庫在學士院南又南爲鞍轡庫又南爲軍器庫藏珍庫在宮垣西南隅　禁扁曰本朝庫曰廣源寶源綺源賦源廣貯生料財用輔用器備收支平盈壽武利器廣勝資乘內藏左藏右藏御帶異珍資成資用法物儀從申興武功承天

宣惠廣樂福寧奉宸廣禧藏珍文成供需備用尚用豐衍藝林資善永需　蕪史曰內承運庫在東下馬門其職掌庫藏在宮內者曰東裕庫曰寶藏庫皆謂之裏庫南城磁器等庫則俱謂之外庫　光祿寺志曰光祿寺大門內左爲茶葉庫月進房右爲錢鈔庫後有銀庫鹽庫　張衡西京賦曰武庫禁兵設在閶鎡　潘岳詩曰微火不戒延我寶庫

庫藏二

原 左傳曰昭公十八年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杜預注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于其處作庫

增 列子曰范氏之藏大火商丘開入火往還無難色埃不漫身不燋子華之客乃謝之　商君書曰湯武破桀紂海內無患築五庫藏五兵

原 漢書曰漢高祖七年蕭何立東闕前殿武庫

增 又曰枚乘諫吳王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轉輸錯出軍行數千里不絕于郊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如淳曰吳王之府藏也

原 東觀漢記曰更始至長安御府帑藏武庫皆安堵如故

增 王子年拾遺記曰糜竺用陶朱公計術益億萬之利貨凝王家有實庫千間　太平治迹統類曰宋太祖置封樁庫常密謂近臣曰石晉苟利于已割幽以賂契丹使一方之人

與丞相完澤議之丁等庫于內府四年以新造天財甲乙丙丁等庫成欲盤移庫藏命魏國公徐顯宗行在戶部右侍郎吳璽總理其事。

庫藏三

寶臺　珠府　韓詩外傳曰晉平公藏寶之臺燒燬三日三夜乃止公子晨貢曰臣聞諸侯藏于天下藏于外而賦斂不已背棄群臣殘賊萬姓今皇天降災于君之臺是君之福也譙周古史考曰天子藏于須臾之間也　宴器　禁兵　上洋前一後許水上書曰秦皇帝禁天下兵所在聚之咸陽銷以為鐘鐻金人十二重也　天潢　御府　秩中黃圖曰天潢五帝車舍也宋均曰天潢主禁兵名口舍也　聚甲藏　居處部

金　焦贛易林曰武庫軍府甲兵所聚非邑非里不可以處　魚　集屋上龍　平中魚一集于武庫屋上一曰龍見于武庫井中　見井中　魏志曰嘉平中魚一集于武庫屋上一曰龍見于武庫井中　書曰太康五年有二龍見于武庫井中

小史守藏　令史佐曹　上即留後　唐德宗始出車奉兵關以士人時選其法遷中悉以其人充之大用生銅朝親頗理其事劉文靜曰唐家之天下宿員八百萬緡為員庫物實三百萬緡為職庫掾素出以色入者為月庫　官庫饒豐　牛缺陽士雖馬強官庫缺豐以給供養勢陽一出少府益不以本藏給耒用　有司出幣帛　張溥伐太原引薦為判官教所在教

自供乘輿　請列別舍　上即留後　唐德宗始出車奉兵關以士人時選其法遷中悉以其人充之大用生銅朝親頗理其事劉文靜曰唐家之天下宿員八百萬緡為員庫物實三百萬緡為職庫掾素出以色入者為月庫　官庫饒豐　牛缺陽士雖馬強官庫缺豐以給供養勢陽一出少府益不以本藏給耒用　有司出幣帛　張溥伐太原引薦為判官教所在教

彈耗　給事劉文靜留陳倉曰以名器假人時遷侍中悉以其人充之大用生銅朝親頗理其法劉文靜曰唐家之天下宿員八百萬緡為員庫物實三十萬緡為庫藏天下歲貢不貲耗不可校請列別舍以備乘輿字君房　藏兵　還玉　漢書曰立武庫以禁兵凶器也　矛戟在前　式　儲攸歸　又曰裴楷有才幹儲攸歸　劒如龍蛇　庫有雜雜　拾遺錄曰太上皇以黃幼賜高祖呂后藏于戶中出賜如龍蛇呂后更　瑤庫名曰雲倉藏及諸呂據權白氣亦藏惠帝即位以此時禁兵名口憲金物　雜雜張華曰此必蛇化　收書籍　貯畫像　林庫專一　東則內承運庫再東曰香庫　牧貯書籍史皇揖之　稍北有石碑曰古今通集庫以貯古今君臣畫像并券

藏兵　還玉　漢書曰立武庫以禁兵凶器也　矛戟在前　式　儲攸歸　又曰裴楷有才幹儲攸歸　劒如龍蛇　庫有雜雜　拾遺錄曰太上皇以黃幼賜高祖呂后藏于戶中出賜如龍蛇呂后更　瑤庫名曰雲倉藏及諸呂據權白氣亦藏惠帝即位以此時禁兵名口憲金物　雜雜張華曰此必蛇化　收書籍　貯畫像　林庫專一　東則內承運庫再東曰香庫　牧貯書籍史皇揖之　稍北有石碑曰古今通集庫以貯古今君臣畫像并券

六府　周禮天子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財之藏物　五　周禮天子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財之藏物　輸實　子產曰其輸實之府　充貢　周禮凡萬民以充貢之賦以充府　庫　穆天子傳曰天子之庫有五　庫

紂鹿臺　紂所積之鹿臺　魯長府　藏名　受九貢　周禮九貢九賦九功之貢以待邦國之用　供百物　外府掌邦布之出入以供百物而待邦之用注曰泉行而物布小用則賜之布帛也藏曰泉行而物布小用則賜之布帛也　王府　內大府　白　藏名　充物　無聚水衡錢　禁庫　受藏　天子私藏　不竭　管子曰藏于不竭之府　守藏　侯晉　秦廢周禮編其貨　環寶溢目　則寰山東之府　餘錢朽　及其出積須千藏者及其出積須千藏以進　買　武帝初府庫餘財京師錢眾百巨萬錄買物不可校　司農供乘輿　母將隆字君房言太司農錢自供乘輿不以給供養勢陽一出少府益不以本藏給耒用　有司出幣帛

月令季春命有司開庫出幣帛聘名士閉者無關鍵而不可開

管籥　漢書薛宣傳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扃鐍　啓籥　書金縢乃并是啓籥見

修鍵　月令孟冬修鍵閉慎管籥

司門　周禮司門掌授門之管鍵以啓閉國門

管庫　禮記晉楚文子聚管之士十有餘家

北門之管　掌其北門之管鍵以啓閉者以牡所以下之又云長轄

玉匙金籥　黃庭經玉匙金籥常完堅

牡籥　漢五行志牡是出籥者

自繫管籥　結也說曰漢吏部張元家貧計牲畜自繫管籥如貴官無僕妾嗜酒陶然

外無關籥　魏傳載王武俊田悅李納侵逼河朔王武俊曰劉玄佐外要名利內無籥皆賊德也

天地之籥　見上

琅當鐵鎖　琅當

納四金籥　唐史元德秀傳下

不爲扃籥　唐史徐商爲給事中北門鎖鑰國老門戟曰施革至自時管籥大名府北使曰魚了回紇秀陸軍住山本居之不朝廷無事北門鎖籥非卿不可魚籥　東坡詩曰魚永晝籥永夜清夜以相公望重何不在中書公日皇上

自持管鑰　居處部

庫藏五

原銘　後漢李尤武庫銘曰搏噬爪牙鋒鉅之先毒螫芒刺矛矢以存聖人垂象五兵以陳　晉擊虞武庫銘曰有財無義惟家之殃無愛糞土以毀五常

增　釋名曰倉藏穀物也　說文曰倉穀藏也倉黃取而藏之故謂之倉　周禮曰藏栗曰廩　詩經曰胡取乎三百囷兮囷倉也　老子曰田甚蕪倉甚虛　說苑曰子路爲蒲令備水災與民春修溝瀆爲民煩苦故人與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夫子曰由也以衆而勝至恐有水災故與民修溝瀆以備之而民多匱於食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而夫

子使賜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子曰汝不明君之惠見汝倉廩以給食之而以適私讌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見汝之私義也速已則可矣否則爾受責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　越絕書曰君均東倉春申君造西倉名曰君均西門倉周一里八十步　史記曰宜曲任氏之先爲督道倉吏秦之敗豪強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及楚漢交兵民不得田而豪強分貧人仰其食以此富埒王者　漢書曰任氏　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　鄒陽上吳王書曰吳有諸侯之位而實

宵於天子轉粟西向陛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　鹽鐵論曰匈奴因山谷為城池水草為倉廩　後漢書曰虞詡朝歌韓魏之郊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而青黃之人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城皐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　益州記曰今成都縣東有頓城毀垣土人云古白帝倉也　述征記曰東城二石橋舊於王城之東北開渠引洛水名曰陽渠東流經洛陽於城之東南然後北迴通運至建春門以輸常滿倉　唐書曰樂相幽徐青并泰蒲州皆置常平倉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濕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

皆著於令　拾遺記曰曹魏世亂家家焚廬會蓄書萬於應其先文泯沒乃積石如倉廩以藏書世謂書家書倉焉　元史百官志曰河西務十四倉曰永備南倉永備北倉廣盈南倉廣盈北倉充溢倉崇墉倉大盈倉大京倉大稔倉足用倉豐積倉恒足倉既備倉

又曰京師二十二倉萬斯北倉千斯倉永平倉永濟倉惟億倉既盈倉大有倉屢豐倉積貯倉豐樸倉廣濟倉廣衍倉大積倉既積倉盈衍倉相因倉順濟倉通濟倉慶貯倉豐潤倉豐實倉　又曰通州十三倉曰有年曰富有曰廣儲曰及稌曰通積曰樂歲曰慶豐曰足食曰富衍曰及衍　成祖實錄曰永樂七年七月修通州衛十三年三月設北京通州左右衛神武中衛定邊武清五衛倉十六年八月置通州衛通濟倉　宣宗實錄曰宣德元年設順天府薊上南北兩倉專貯馬房草料　英宗實錄曰正統九年朝陽門外倉成名大軍倉隸後軍都督以貯操備馬料

倉廩二

原　鉅橋　細柳　武庫　玉堂　殿　鉅橋　三輔故事曰鉅橋在細柳倉西北　細柳倉　周亞夫軍於細柳今呼石碏是也　敖倉　東有滎陽城毀垣土人云古白帝倉也　述征記曰滎陽大軍於細柳倉東有敖倉　不固　常平　管子曰積於不固之

倉者務五穀也又曰積於不盡之倉管氏之輕重李悝之平糴弘羊之均輸壽昌之常平人皆蒙其利是也　敖　不盡　無滯　管子曰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盡　公無滯貨　實　實災　管子

皆滿足二年衆心以安堅守關倉職給已若須報是衆人也樂以身救百姓況桑之博曰楚莊王賑乏無異樂也

漢故倉　白帝倉城西漢故倉地顧謂左右莫有知者緯具以狀對拜行白帝倉丞記公孫述有及蜀國使騎制發倉粟之主者以為舊典宜先表聞元帝從之開倉賑給所活三千人

後漢章帝為武陵令太倉紅腐鐵關倉賑給所活二千餘人

後漢韓韶字仲平為長陵不入界部中豪長賊不敢入界界果索不得甚案之萬於戶主老爭為不可韶曰此衆皆無遠志出穀乎皆對言無遠曰說言不可信道路王

寰南晨子曰近救倉者不

倉廩

陵上石廩　園中大鼠

陵上雙石廩所食則盈毀則減記曰昔元哩善算友人康廣漢有二室忘其石數後莫

太倉紅腐　海陵流行太倉之粟

如坻如京　我倉我庾　詩曰

增輜減糧　秋斂春頒

貧志漢宣帝時年穀大司農中耿壽昌上奏以為豐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

時減其價而糶以救貧民

增熒星　倉神　天四星主倉

常滿園　常滿倉名曰均輸

鄭國置　漢王運　地理志曰鄭縣有鄭國渠在山鄭國所置

泥倉放火　養親分難　又曰舜父使浚井舜穿井旁旁為空旁出舜入空中填塞其戶舜從空出去

昆弟謀殺舜舜告之曰吾懼汝謀殺我我出去矣

其實以身免之曰養母者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分

子見疑吾將以身免之曰養及親者身分

倉廩三

太倉之粟　陳相氏旋露積　敕倉之粟　漢獨敕倉之粟　囷鹿　國語

廣積　均節　美耗　出如珠玉　取如糞土（史記）

智合於權　利如其義　豐凶不常　斂散有典　豐儉適宜　公私交利　既有無之相均　亦豐儉而交利　吳中有均輸之號（吳倉春申君所治名均輸）　洛陽有常滿之名（見洛陽記）　荀悅之　餘糧豐年不斂　則在野之餓莩　凶歲疇依　當其豐歲雖多京坻之謠　守在司職宜謹豆區之量

廚一

增 說文曰廚庖屋也　又曰食廚也　易曰庖有魚義不及賓也　毛詩曰大庖不盈　禮記曰君子遠庖廚

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　又曰獵之禮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　孟子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　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後漢書曰　桓衡許都人或問荀文若趙稚長云何衡曰文若可使借田弔喪稚長可監廚請客　七賢傳曰阮籍以步兵校尉　古詩曰左顧右盼令我忘餐

廚二

原 不盈　或飾大庖不盈（禮記）　過客盈庖廚爲之忘食（田鳧君之爲君也）　刀七　廚車（膳夫設食供食車）

增 庖屋　食廚（說文曰御庖屋也又曰庖食廚也）　庖魚　宰肉（易曰庖有魚義不及賓也）　越俎而代　庖（莊子曰使平得宰天下而已矣如是則代之矣）　步兵有酒　禁中置庖（上震厚廚長一數）　不發　中廚內（梁昭明太子王文正頻太平興國中李昉等公退每有干請不許輒特去剛勇大臣怒吃掛之情寵少帝為晉王時文章多出其手）　不忍　治莊子之傳里中社平陳孺子之為宰中平社日庖人不殺牛羊分肉食落均又善曰善庖人解牛公人曰解牛數千所刀不缺一所何謂乎曰滿乎目得乎手一發人所私食其半為鮑公食人日庖人

燃布 隋書曰祭祀之禮實以籩豆隋代王炯隋陵連守東都擅盧山積乃以絹為以燃布以為以燼 許子金甕 文殊執洗 孟子曰許子以織布以為以燼 許子金甕 文殊執洗 孟子曰許子以織布以為以燼 許子金甕 文殊執洗 孟子曰許子以織

曰更始李軼朱鮪擅命山東王匡張印樊崇三輔其所官爵皆濿小宂豎或有腊夫庖人多著綉衣錦袴襦諸子嶌譽道中長安爲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開內侯　東觀漢記曰周澤爲滷池令儉約妻子自親爨竈　唐語林曰王彥伯醫既著列三四竈煮藥於庭老幼塞門來請彥伯指曰熱者飲此寒者飲此風者飲此飲者皆瘥　茅善仙傳曰在名山深谿無人跡之處臨水上作神竈屋長四丈廣二尺起基四尺又嘗先掘基下令上必無故陷井家瘥之處所也開南戶西戶東戶三也立竈於尾中央口向西竈四邊

令去釜九寸也以磚及細土搆立之亦勿令穿析神竈之法畢矣　光祿寺志曰文華殿孟夏祀竈孟冬祀井

竈二

原禮祀　騷除　埽去曰竈上驛除萬世一時也騷音掃　生

竈黔突　戰國策曰智伯攻晉陽而水灌之城不沒者墨子無黔突　漢書曰霍去病過大將軍青舍青人馬牛羊滿谷

徙薪　分煙　玉海曰賈山五分煙者突也

坐竈北　王子年拾遺記曰孔子賈客冬至於冥海之濱見一婦人坐竈北伸尼請春秋向明其竈於冥海之濱

孫臏滅　虞詡增　踞竈觚　後漢書曰虞詡爲朝那長始到官人庶以爲不能詡乃令悉移竈更爲新灶又令一家炊滿五竈後漢書曰虞詡爲朝那長始到官人庶以爲不能詡乃令悉移竈更爲新灶又令一家炊滿五竈後漢書曰虞詡爲朝那長始到官人庶以爲不能詡乃令悉移竈更爲新灶又令一家炊滿五竈

臘日祭　孟夏祀　酹以臘日祭也　祀竈之義及井也黃帝是也爲主滷遂祭竈神每月晦日上天言人罪狀大者奪紀小者奪算紀三百日算

一百日　祭夏從熱　蟠柴非禮　孟夏其他竈祭先肺注於盆熱氣盛熱外汁少於竈也　禮藏文仲蟠此於竈北盛屋上祭竈者孝婦之祭也盛多失禮蟠柴於竈神則不享也　注曰多少咽風角竈之義

李女占風　燧人造火　女見疾風幸趣竈突及井為避火也　南史曰周澤爲太常齋宿不與妻接嘗疾篤妻問所欲食曰欲食羊肝妻乃買肝以進澤不食問其故曰吾以不與妻接故欲食羊肝以絕後業陰陽方驗曰晨妖而竈神見則不祥也黃帝以三世至滅繁昌遠子曰孟夏可以祀竈竈神每月晦日上天言人罪狀大者奪紀小者奪算紀三百日算

致神親祠　署官遣祭　上辭曰一祭竈五月已丑祀竈吉四月丁巳祀竈吉正月己巳祀竈吉書曰四月丁巳伯玉祀竈書曰正月己巳祀竈吉

竈庶人祭竈　莊子或曰竈行書正月己巳祀竈吉四月丁巳祀竈吉書曰四月丁巳伯玉祀竈吉正月己巳祀竈吉

祭禁五月　白維祭竈宜　倍東陽郡竈正遶火

雞入突　豕出壞　自經無人跡之處臨水上作神竈屋長四丈廣二尺起基四尺又嘗先掘基下令上必無故陷井家瘥之處所也

開南戶西戶東戶三也立竈於尾中央口向西竈四邊

伾冬作夏　廿辱取婿　身後事

燕雀處　蝦蟇出　出蝦蟇鳴陽雀處卑竈

名除　無青蠅　無塵埃　李約性不恒又似狂坐於竈北廠屋上日晨吹竈突及井為避火也南史曰周澤爲太常齋宿不與妻接嘗疾篤妻問所欲食曰欲食羊肝妻乃買肝以進澤不食問其故曰吾以不與妻接故欲食羊肝以絕後業陰陽方驗曰晨妖而竈神見則不祥也黃帝以三世至滅繁昌遠子曰孟夏可以祀竈竈神每月晦日上天言人罪狀大者奪紀小者奪算紀三百日算

主食　安柴　晉鳥曰竈主食安柴

致媚　大骨出狂　僧道行書雞毛入竈出狂子　又曰大骨入竈中致非

增 詩宋范致能祭竈詩曰古傳臘月二十四竈君上天欲言事雲車風馬少留連家有杯盤豐典祀猪頭爛熟雙魚鮮豆沙廿鬆粉餌圓男兒酌獻女兒避酹酒燒錢竈君喜婢子爭關君莫問猫犬觸穢君莫嗔送君醉飽門扉長枸短勿復云乞取利市歸來分

增 銘後漢李尤竈銘曰煙人造火竈能以分五行接備陰陽相乘 晉摯虞竈屋銘曰大孝養志厥次養形事親以敬美過三牲

增 魏王朗竈箴曰家人有嚴君焉井竈之謂也俾冬作夏非竈孰能俾夏作冬非井孰言

徐光錄曰台州有民姓王常祭廁神一日至其所見著黃女子云某台州人也君開螻蟻懷中取小含子以指點少膏如口脂塗民右耳下戒之曰或見蟻子側耳聆之必有所得民明旦見柱礎下羣蟻紛紜聽之果聞相語移穴去暖處傍有問之何故云其下有寶甚寒住不安民伺蟻出訖尋之獲白金十錠

廁二

原 曳羅穀 過香煙 石崇廁常令婢之持箱中盛新穀與客如廁畢輒與一人使執香爐隨後熏衣 孔愷盟 郭璞祭 陷晉侯 拋范睢

笑食粟入君內

上計廁一劉晁謂入君內石崇曰廁上有幔入廁中上賈姬如廁有鼠畏人不往上欲自往驅入廁中上之不樂太后伏諫太后如廁夜行必擁蔽以燭

心動露頭

李斯之賜都金焉李斯上書曰臣聞之厠中鼠畏人食不潔之物近人而驚之如相見引而去之如此者以人之勢不得接也

隨侯見人

隨侯珠者隨侯行清夜聞有物以口銜而置前其明如月因以名焉

窮子除糞

窮子除糞喻佛說法也

鴻門如廁

鴻門如廁項羽范增欲殺劉邦羽不許邦如廁出羽使項莊殺之

柏仁如廁

柏仁如廁道同車門門閉不開如廁出門入門閉不開如廁出門入門閉不開如廁出門入

共王時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
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蝌蚪文
字 原 漢書曰司馬相如家成都家徒四壁 又曰趙
婕妤居昭陽舍殿壁帶往往爲黃金釭 增 洞冥記曰
元狩二年帝復起陵霞觀去地九十丈累白玉爲壁以
八分篆寫羲皇以來迄周成王封禪之事所謂登壁文
蓋帝王之本績也 西京雜記曰哀帝爲董賢起大第
於北闕下重五殿洞六門柱壁皆畫雲氣仙鶴山靈水
怪或衣以綈錦或飾以金玉 原 後漢記曰鄧琅王京
都喜好宮室理殿館壁帶飾以金銀 增 又曰建明與
同郡徐房平原步子雲王君公相友善並曉達陰陽懷
德緻行房與子雲養徒各千人君公遭亂獨不去倉牛
自隨時人語曰避世牆東王君公 又曰史叔宴者陳
留人也少有盛名郭林宗見而告人曰牆高基下雖得
必失後果以論議污柱毀名云 吳志曰呂蒙病孫權
時在公安迎置內廄治護萬方欲數見顧色又恐勞動
常穿壁瞻之見其飲食喜不能則咄嗟也 埤史九國
志曰吳崔太初多疑好察每通街交會之所牆必置耳
謂人曰還聞牆有耳否非牆耳乃吾耳 魏畧曰趙岐
避難青州市孫嵩知岐避事置岐於複壁中 齊書曰

原 千仞 九丈 晉灼漢書注曰仞八尺 高九
丈之城 刻字 徽書 萬寶常曰南方人北入門高
一丈四尺北方人南入門高一丈二尺 丹青 紫素
之縑有竟 舜紀之像而名何之坡 禹之狀貌之
坂 被 及肩 被曰論語曰陽之貉也及丁詳事類書序 飾銀
漢書賈誼云髹漆之飾 引光 桂詔西京雜記曰甘泉
高殿引其光以書 堯像 禹文 家語曰孔子觀
今與州刺史自建陵書綠意之語曰州命駕如羣證得書
上詳教事 戴延之西征記 忠臣 祠四壁皆有青石隱起忠
臣孝子貞婦形容象

周世宗聞之遣小黃門就壁錢之覺而彌善因拜水部員外郎清異錄臨川李善字之子十歲能即席賦詩親友嘗以貧家壁試之署人揩思吟曰椒氣侵衣冷桐花滿地香光華動筆硯佳客繞牀忙

牆壁四

雕 書曉晉咬宇 厚傳學其牆垣 築詩綠之登也力 杇塗土之不可 圬杇塗地 修垣 葺傳以結加對賓客 版築 賽崩陷 方氏 毀垣 土物既陳 高卑是揣 乘彼垝 垣 徹我牆屋

牆壁五

原 詩唐宋之問詠省壁畫鶴詩曰粉牆畫仙鶴昂藏真氣多奪飛竟不去當是戀思波

原 彈文梁沈約奏彈御史孔稟請省壁悖慢事曰謹案奉朝請臺侍御史臣孔稟淺劣無聞謬列華省假攝去來仕子常務況東皐賤品非蔣豐貧旬日暫勞豈云甲辰啓而肆此謁名題勤禁省比物連類非所宜稱黜之流伍實允朝憲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稟所居官輒下禁止

藩籬

原 折柳 樹枳 周柵 樊圃 賦其菜 詩曹風刺奢侈不能以禮自防 園有桃其實蕭蕭兮其葉 詩園有桃其實蕭蕭兮其葉 游藩 樹籬 莊子曰騶虞 詩騶虞之德 說文騶虞仁獸也 藩雞 楚辭 雞鶩 傳曰楚人謂鶩曰雞 羝羊觸 藩 鵜鶘長頸 鵜鶘賦 於

藩籬之下

增 藩角觸 青蠅營

其篇物嘶之曰畫非羸者多造門觀賦詩至厥敗 詩營營青蠅止于樊 注營營往來貌 魏志太守鄧渾課自姓皆輸布渾曰姓各有分布安可動令史新立法絕二為十丈 晉傅玄為御史中丞奏公卿以下舍子服業伯以相子貴公會吳郡吳人簪衛侯之會事畢而侯不行禮於衛侯曰夫諸侯之會

帝少陽院食自實進五行志至 私開潛入劉私
德二年秋霖雨連月梁冀生魚 園池高陵今劉君清杜
實澤不及下泄田園盡沒 五代之亂民庶私實使種
秉流請遵田令陳留郡 已城朱焊等在外焊等
悉有竟郡乃使人決注 城中悉積土實出入之可
者得羅城下水實入 以步兵從冰實入襲
上詳原對入 芝已錢陸
門家人出於 實中實公
先達戲 潘岳於河陽縣 鄰家爭 鄭家爭
光逸窺實 忠宜窺門 濟王匿 尚 公塞其 以發伏兵

書由不當干紘人夜入城及門開來迫之 大實先王之 宮中之實考工
記匠人 進出自實門 坤實類書
實傳 實宋書 實宋書 實宋書

子西征至元池乃植竹即此是也 原 雜陽文天文要集曰匏瓜為天子果園又天園主果實菜茹儲蓄 增 李文叔洛陽名園記曰大宇寺園唐白樂天園樂天嘗云吾有第在履道坊五畝之宅十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即此 名園記曰環溪者王開府園亭南臨池左右翼而北過涼榭復滙為大池周圍如環故名榭南有多景樓以南望則萬安少室龍門大谷層峰翠嶽盡收可於前榭北有風月臺以北望則隋唐宮闕樓殿千門萬戶若羣璋延亘十餘里左太沖十餘年極力而賦者可恠曰茂陵富人袁廣漢築園北邙山下築園東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內 西京雜記曰樂遊園自生玫瑰樹樹下多苜蓿亦名懷風時人或謂懷風在樹間常肅肅然日照其花有光彩故名曰苜蓿曰懷風茂陵謂之連理枝 析津日記曰遼於南京置栗園司蕭韓家收苞頭造與南京栗園是也 長安客語曰大通橋東有鹿園方廣十餘里地平如掌古松偃仰高冢相錯傳是金章宗故址 輟耕錄曰萬壽山為雲圃奇獸珍禽在焉車駕歲巡上都先宴百官於此

園圃二

原 莊子曰子貢過漢陰見一丈人鑿隧抱甕汲井取水而灌園子貢曰有機於此日浸百畦挈水若抽名曰桔槔丈人曰吾知之恥而不為 增 又曰曹參代蕭何相國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遊園中閒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名按之乃取酒張坐飲亦歌呼相與應和 原 又曰董仲舒下帷講誦三年不窺於舍園 增 類書曰樂遊園漢宣帝所立唐長安中太平公主置亭其間安上已重陽士女遊戲裞禪登高車馬塡塞詞人賦詩傾於京師故少陵有樂遊園歌 西京雜記曰茂陵富人袁廣漢積錢巨萬家僮八九百人於北邙山下築園東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內構石為山高十餘丈連延數里養白鷺鴻紫鴛鴦牝牛青兕奇獸怪禽委積其間蹟沙為洲嶼激水為波瀾其中致江鷗海鶴孕雛產穀延蔓林池奇樹異草靡不具植屋皆徘徊連屬重閣修廊行之移晷不能遍也廣漢後有罪沒入為官園 原 漢書曰和帝詔有司自京師果園悉假於貧人 增 後漢書曰梁冀恣意以賤直請奪人永公主田園主畏遏不敢言後書冀惡曰貴主尚見侵奪何況小人哉國家棄寇如孤雛腐鼠耳寇大震懼 原 謝承後漢書曰法眞隱居大峯講論術藝歷年不問

一作園圃 又曰吳祐遷滕東侯相時濟北戴宏父爲縣丞宏年十六從在丞舍祐每行園常聞諷讀之音甚奇之與爲友宏卒成儒宗知名東夏爲河間相因自免歸家不復仕灌園蔬以經書教授年九十八卒 魏志曰明帝起景陽山於芳林園中 又曰京城內有園患無水傳元先生乃作翻車令童轉之灌水更入其功百倍 又曰明帝詔先帝時靈芝生芳林園中自吾建成承露以來甘露復降芳林園 向秀別傳曰秀常與呂安灌園於山陽收其餘利以供酒食之費 桂陽先賢記曰蘇統常塗門庭有衆賓來統告母曰人招統去已

種藥著後園梅樹下可治百病一葉會一人賣此藥過足供養 世說曰簡文帝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翛然林水使自有濠濮間想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又曰王子敬人會稽經吳門顧辟疆有名園先不識主人徑往其家頓方策肩輿遊歷竟日旣出門王獨坐輿上展轉顧望而僕從不逮移時 華陽國志曰何隨家養竹園人盜其筍隨行遇見恐盜者覺怖走竹傷其足挈廚徐步而歸 晉書曰華廙旣廢黜武帝後又登凌雲臺望見廙舊宅

園阡陌甚整依然感舊太康初大赦乃襲封 又曰晉惠帝在華林園聞蝦蟇聲曰鳴者爲官乎爲私乎 王隱晉書曰涼州牧張駿增築四城廂各千步東城殖園果命曰講武場北城殖園果命曰元武園 長安志曰姚興常於逍遙園引諸沙門聽番僧鳩摩羅什演講佛經起逍遙宮殿庭左右有樓閣高百尺相去四十丈以麻繩大一圍兩頭各繫樓上會日令二人各從繩行過以爲佛神相遇 齊書曰永明九年幸芳林園禊宴勅王融爲曲水詩序 梁書曰何點信佛居東籬園孔德璋爲築室豫章王嶷命駕造點點從後門遁去園有下

忠貞塚點植花塚側每舉酒必酹之園在應天府東雞門外 唐書曰馬燧之子暢以第中大杏餉賓文場文場以進德宗德宗未嘗見怪問令中使封暢杏樹暢懼因進宅爲奉誠園 賈氏談錄曰贊皇平泉莊周迴十里建堂榭百餘所今基址猶存天下奇花異草珍松怪石靡不畢致其間故總裕自製平泉草木記今悉蕪絕惟雁翅檜珠子栢蓮房玉蕊等蓋僅存之怪石名品甚衆爲洛陽有力者取去惟禮星及師子二石今爲陶學士徙置梨園別墅 宋史曰開寶五年幸玉津園觀刈麥 類書曰眞州東有東園宋皇祐中施昌言爲發運

使得州之監軍廢營以作此園歐陽修記蔡君謨書嘗謂人曰吾用頗筆作褚體故其字遒媚異常後人因名園爲三絕　又曰洛陽名園多因隋唐之舊獨富鄭公園無所因襲景物最勝遊此園者自其第東出探春亭四景堂則一園勝槩可顧覽而得鄭公還政歸第謝絕賓客燕息此園幾二十年亭臺花木皆出其目營心匠故遶迴衡直闔爽深容皆曲有與思　司馬溫公記曰洛之園池惟公家洛五年爲園其中爲堂聚書五千卷命之曰讀書堂志倦體疲則投竿取魚執衽採藥決渠灌花操斧斫竹濯熱盥水臨高縱目不知天地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因名之曰獨樂園　元城語錄曰溫公營獨樂園丁呂直性愚公以直名之春時人遊園丁得茶湯錢十千園丁日與主人分之一日來納公公曰此汝錢可持去再三欲留公怒該持之顧曰只端明不受錢者後十許日公見園中新創一井亭問之乃前不受十千所創也　類書曰宋文路公園地薄東城水渺瀰甚廣況舟遊者如在江湖間也涑水二堂宛在水中湘廬藥圃二堂間列水石潞公年九十官太師尚時杖屨遊之　又曰宋楊誠齋東園新開九逕將江梅海棠桃李橘杏紅梅碧桃芙蓉九種花木各植一逕命曰三

三徑　宋史曰高宗南渡紹興十七年又建玉津園於杭州南龍山之北即史彌遠誅韓侂胄處　又曰紹興十七年建玉津園乾道淳熙間初復燕射飲餞親王皆以爲講禮之所後又有德壽宮東園集芳園太上皇后下西竺御園　又曰淳熙元年詣德壽宮請太上皇同幸聚景園　燕石錄曰循宜泉橋北少東園內有金太祖武元皇帝碑扁守嚴秘園後有小亭四旁卉木成列崎嶇靈壁石於巽坤隅　大金國志曰大定十年燕羣臣於同樂園之瑤池語及古帝王成敗之跡大率以不嗜殺人爲本數年休兵民力稍蘇獨貪殘之吏去行朝

稍遠恐爲百姓盜宜時加猜察中書省字詰烈稽首曰陛下言及此社稷之福也　金史五行志曰大定二十三年廣樂園燈山焚延及熙春殿　又章宗記曰泰和七年五月幸東園射柳明昌二年幸熙春園六年幸後園閱軍器　寰宇通志曰崔氏園亭在鄜縣南小安邨邑人崔禮仕金爲四鄉學諭金亡隱居於此作園亭盛植花卉以自娛元名人時往遊觀焉　春明夢餘錄曰元董宇定杏花園在上東門外植杏千餘株至順辛未王用亨與華陰楊廷鎮高安張順賢夫莆陽陳衆仲讌集是日風氣清美飛英時至巾袖杯盤上人皆有詩虞集

為之記周伯琦揭傒斯歐陽元功和其詩

園圃三

靈芝 上詳敘事下有贊

蒲萄 上詳敘事下有贊

鸚鵡 司馬彪續漢書曰罽賓國出鸚鵡

樹桃 毓果 上詳敘事下有贊

假貧 史記曰甯越以耕農為業苦學三年博通經術周威王聞之使人以幣請之越固辭不受後又請之越曰吾聞之也修身者不以貧賤而移志隱處者不以王公而變節故貧賤者士之所以自守也

持鋤 得印 漢東觀記曰甯為泰山都尉到官發卒數萬人開通水火持鋤自理閤不設門時有國哀鋤其家貧為買一牛後漢書曰甯為京兆尹署侯文為門下掾文和元年為京兆尹署侯文為門下掾文和元年為京兆尹署侯文為門下掾文和元年

儒置到宋時爲御部
李昉所有搆亭其中
韋嗣立置張說爲之記
御使以擊疾致仕治園
內

京兆梨園

秦淮諸園

逍遥園

在西安府東山曲唐逍遥公化門外唐開元初更置有宮女白敏之謂元和皇帝利在左右教坊以教谷樂又選樂工命太常卿王大竹二十載置其中以入西京師軍居之故園池未除侍宴和韋王以下皆居子孫皆居

東明賞菊 金史世宗記大定三年以重五幸廣樂射柳大會臣僚賜宴三年冬賞菊於東明園見屏間畫宣和艮嶽致仕帝安國生帝命圖之以為戒宋臣乃用事黨采歸成故耳蓋譏怨曰宣和之亡不緣此石乃用事黨采歸成故耳蓋譏

彼園我園 詩上詳敘事我園比義舉杜甫詩名園依綠水

竹 杜甫詩名畫依綠水下詳蘇軾李家園詩

作醉鄉 付閒人 薛能南園偶題

暮花飛 野梅開 崔塗春晚

破千家 開三徑 蘇軾等

依綠水 見修竹 上詳

抱琴鶴去 枕石雲歸 俱見前詩

山帶雨 水生風 俱上詳劉禹錫黃處士林居後

小亭荒榭 青山流水 上詳

半晴花影 具詳楊巨源春晴

午暖柳條 上詳

飽麥夫洛下園池詩

下詳蘇東坡偃竹居園詩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百五十

園園四

汲水溉園 淮南子曰夫臨江之魚其人及小水蹶其口水涸乌也

園有蟄蟲 淮南子曰有狂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蟄蟲蓂莖為之不

夕余至於縣圃 楚辭曰朝發於蒼梧兮夕余至於縣圃

園中柳 古詩園中柳生葳蕤

鴻園不絕 花木雲詳見孔傳

外園之外 不樹桑者無

園園五

名園記曰園圃之勝不能兼者六務宏大者少幽邃人力勝者少蒼古多水泉者艱眺望兼此六者惟湖園而已在唐為裴晉公園園中有湖湖中有堂曰百花洲曰四井堂其四達而當東西之路者桂堂也截然出於湖之右者迎暉亭也過橫池抜林斧徑而後得者梅臺知止菴也自竹徑望之超然登之翛然者環翠亭也涉涉重蘾揖花卉之盛而前據池亭之勝者翠樾軒也若夫百花酣而白晝眩青蘋動而林陰合水靜而跳魚鳴木落而羣峰出雖四時不同而景物皆好則又不可殫記者也

詩 魏文帝鄴園詩曰朝遊高臺觀夕宴華池陰大酒奉甘醪狩人獻佳禽膾鯉發東鄰奏秦箏奏西音有客從遠來為我彈清琴五音紛繁會拊者激微吟遥相尋

曹子建公讌詩 曹植

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參差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潜鱗躍清波翔鳥鳴高枝神飆接丹轂輕輪隨風移飄颻放志意千載不足時

王仲宣公讌詩 王粲

秋日何悠悠涼風厲清節曜靈逝西陸繁露中夜結衆賓會華屋廣宴敞中堂琴瑟發東廂簫管奏西堂

陸士衡園中詩 陸機

靈芝耀朱柯嘉木垂綠蔭清川帶長流中有鳧與鴈雙翔戲其陽和風動輕幔鳴鶴奮清音感物戀所托悲鳴亦相尋

謝靈運園中詩 謝靈運

卜室倚北阜啓扉面南江門臨滄海澤林無極疆卉木繁且豐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

謝朓同謝諮議銅爵臺詩 謝朓

高台臨舊國通望極情田

仞壑總巒萬尋巔流沫不足險石林豈爲艱夫子昭情素探懷授佳篇　謝莊北宅秘園詩曰夕天霽晚氣輕霞澄暮陰微風清幽悅餘日照青林收光漸窗歇窮園自荒深綠池翻素景秋槐響寒音伊人儻同愛絃酒共棲尋　齊竟陵王遊後園詩曰託性本禽魚棲情閒物外蹤徑轉連綿松軒方杳靄丘壑每淹留風雲多賞會下羣臣樂遊園宴詩曰選日巖廊暇需雲宴樂初萬方朝玉帛千品會簪裾地入南山近城分北斗餘池塘垂細苗顧循慙振藻何用擬瓊瑤　王儉春日家園詩曰徙倚末云暮陽光忽已收義和無停晷壯士豈淹留尊卑各解紱歸山丘　梁簡文虞夏伊吕冀商周撫躬謝先哲解紱歸山丘　梁簡文帝遊韋黃門園詩曰息車寇蓋里停轡仲長園簷疎遠竹徑轉連綿松軒方杳靄丘壑每淹留風雲多賞會外蹤徑轉連綿松軒方杳靄丘壑每淹留風雲多賞會

興積賓至羽觴繁　又夜遊北園詩曰星芒侵鎖樹月暈隱城樓暗花舒不覺明波動見流　又臨後園詩曰隱淪遊少海神仙入太華我有道遥趣中園復可嘉千株同落葉百尺共尋霞　元帝遊後園詩曰暮春多淑氣斜景落高臺春日照池光淺雲歸山望農人林迷曲徑度渚隔危峰　又晚景遊後園詩曰高軒聊騁望煥景入川梁波橫山渡影雨罷葉生光日移花色異風散水文長　沈約宿東園詩曰梯簷羅疎竇荊扉新乱故樹頂鳴風颺草根積霜露鸞去不息征鳥時返顧節棟嘯愁鴟平岡走寒兔夕陰帶晨霧長煙引輕素　又行

園詩曰寒瓜方臥壟秋旅亦滿陂紫茄紛爛漫綠芋鬱參差初菘向堪把時韭日離離　庾肩吾從皇太子出元圃詩曰春光起麗譙屣步陟山椒閣影臨飛蓋鷰鳴入洞簫水還登故渚樹長合前橋綠荷生綺葉丹藤上細苗顧循慙振藻何用擬瓊瑤　增唐元宗同二相已下羣臣樂遊園宴詩曰選日巖廊暇需雲宴樂初萬方朝玉帛千品會簪裾地入南山近城分北斗餘池塘垂柳密原野雜花疎帝幕看逾暗歌鐘聽自虛興闌歸騎轉還奏弼違書　宋之問春日芙蓉園侍宴應制詩曰芙蓉秦地沼盧橘漢家園谷轉斜盤徑川迴曲抱源風

來花自舞春入鳥能言侍宴瑤池夕歸途騎吹繁　又曰年光竹裏遍春色杏間遥煙氣籠青關流文蕩畫橋飛花隨蝶舞艷曲伴鶯嬌今日陪歡豫還疑陟紫霄　張說奉和思賜樂遊園宴應制詩曰漢苑佳遊地軒庭近侍臣共持榮幸日來賞艷陽春饌玉須王筵擬金下帝鈞池臺草色徧宮觀柳條新花綬光連榻朱顏暢飲醇聖朝多樂事天意每隨人　又崔禮部園亭詩曰窈窕留清館虛徐步晚陰水連伊闕近雲接夏關深柳夔藤垂拂藤苗愛上尋詩君軒蓋偶非復俗人心　沈佺期禁園侍宴詩曰九重馳道出上已禊堂開畫鷁中川

動青龍上苑來野花飄御座河柳拂天杯日晚迎祥處笙鏞下帝臺　蘇頲芙蓉園應制詩曰御道紅旗出芳園翠輦遊繞花開水殿架竹起山樓荷芰輕薰幄魚龍出負舟寧如穆天子空賦白雲秋　又小園納涼即事詩曰煩暑避蒸鬱歸閒習高明長風自遠來層閣有餘清散灑納涼氣蕭條遺世情奈何吟大隱終日繫塵纓

張九齡奉和恩賜樂遊園宴應制詩曰實筵延錫命供帳敘羣公形勝宜春望威儀建禮同晞陽人似露解節物從風朝慶千齡始年華二月中輝光變草木和氣發絲桐歲歲長無事徒知九仞功　又三月三日申王園亭宴集詩曰稽亭追往事睢苑勝前聞飛閣凌芳樹華池落綵雲藉草人留酌衛花鳥共來同賞處惟恨碧林曛　宋燾奉和恩賜樂遊園應制詩曰侍飲終晡會承恩續聖遊戴天惟慶幸選地即殊尤北面祇雙闕南臨賞一丘曲江新溜緩上苑雜花稠盛盛韶絃屢奏貴臣周醉歸填昤陌榮耀接軒裘　王翰奉和恩賜樂遊園應制詩曰古巷牛羊出重門接柳陰閒看入竹路自有向山心種藥春幽石耕田到遠林願同詞賦客得與謝家深

權德輿春同諸公過兵部王尚書園詩曰休沐君相近時容曳履過花間留客久臺上見春多松色明金艾鶯聲雜玉珂更逢新酒熟相與藉庭莎　司空曙題鮮于秋林園詩曰雨後園林好幽行迴野通遠山芳草外流水落花中客醉悠悠懶鶯啼處處同夕陽自一望日暮杜陵東　李端題崔端公園林詩曰上士愛清輝開

門向翠微抱琴看鶴去枕石待雲歸野坐苔生席高眠竹挂衣舊山東望遠惆悵暮花飛　韋應物南園詩曰清露夏天曉荒園野氣通水禽遙泛雪池蓮披拂紅幽林詎知暑環舟似不窮頓瀝塵喧意長嘯滿襟風　于鵠過張老郎園詩曰身老無修飾頭巾用白紗開門朝埽徑鑿水夜澆花藥氣聞深巷桐陰到數家不愁還酒債腰下有丹砂　呂温題從叔園林詩曰阮宅閒園暮窗中見樹陰樵歌依野草僧語過長林鳥下花間井人彈竹裏琴自嫌身未老已有住山心　許渾西園詩曰西園春已盡芳草徑難分靜語惟幽鳥閒眠獨使君客寒食負先生　蘇軾獨樂園詩曰青山在屋上流水在門前

林生兩氣古石帶苔文雖去清朝遠朝朝見白雲　又題裴處士園林詩曰桑柘滿江村西齋接海門浪衝高岸轡潮入小池渾巖樹陰棋局山花落酒樽相逢每留宿還似識王孫　李郢園居詩曰暮雨揚雄宅秋風向秀園不聞砧杵動時看桔槔翻釣下魚初食船移鴨輳喧橘寒才弄色須帶早霜繁　鄭谷郊園詩曰相近復相尋山僧與水禽籜衣春釣靜雪屋夜棋深雅道誰開口時風未醒心恩光何以報秖有醉和吟　趙嘏南園詩曰雨過郊原綠尚微落花惆悵滿塵衣芳樽有酒無人共日暮看山還獨歸　宋范鎮田千秋園詩曰自古

桃林漢相園至今有舍號田村蒼山綠水依然在不獨青編事業存　高似孫聚景園詩曰翠華不向苑中來可是年年惜露臺水際春風寒漠漠官梅却作野梅開卻疑洛下園池不閉門洞天休用別尋仙雍洛下園詩曰洛下園池不閉門洞天休用別尋春縱遊只郤輸閒客遍入何嘗問主人更小亭欄花自好儘荒臺榭景纔眞虛名誤了無涯事未必虛名總到身　楊廷秀春晴懷故園詩曰竹邊臺榭水邊亭不要人隨只獨行乍暖柳條無氣力半晴花影不分明一番過雨來幽徑無數飛禽有喜聲只欠翠紗紅映肉兩年寒食負先生　蘇軾獨樂園詩曰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畝園花竹秀而野花香襲杖屨竹色侵釀斝尊酒樂餘春棋局消長夏洛陽古多士風俗猶爾雅先生卧不出冠蓋傾洛社雖云與衆樂中有獨樂者才全德不形所貴知我寡先生獨何事四海望陶冶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持此欲安歸造物不我捨名聲逐我輩此病天所赭拊掌笑先生年來效喑啞　劉子翬朱勔園詩曰晨輝麗丹楹翼翼俾帝居向來堂上人零落煙海隅聯翩際時會振跡皆刑餘閑帷尚帝主皂緑乘軒車流威被東南生殺在指呼樓船載花石里下無袴襦至今江左地風雲亦嗟吁叨榮已過量受禍如償

連荒涼戟門路尚想冠蓋趨客船維岸柳鄰人曾池魚徘徊極幽觀曲折迷歸途夜月窗綺戶春風散羅裾繁華能幾時喪亂實感予曹鄶子何譏此曹員人奴　元好問西園詩曰百草千花雨氣新今朝陌上有游塵皇州春色濃於酒醉殺西園歌舞人　黃庚西園晚步詩曰為愛園林好節枝伴獨行花香能醉蝶柳色欲迷鶯但得青春在何妨白髮生斜陽紅盡處一抹暮山橫

陳深小園即事詩曰淡黃楊柳著煙輕細草茸茸襯屐行行到水邊心會處夕陽一樹杏花明　耶律楚材遊西園詩曰河中春晚我邀賓詩滿雲箋酒滿巡對景怕看紅日暮臨池羞照白頭新柳添翠色侵凌草花落餘香著莫人且著新詩與芳酒西園佳處送殘春　又過心園有感詩曰昔年曾賞心園春今日重來迹已陳水外無心修竹古雪中含恨瘦梅新垣頹月樹經兵火草沒詩碑覆劫塵羞對尊懷昔時月多情依舊照行人

趙孟頫都南張氏園寓居詩曰尺五城南跡似幽鄉心空析火刀頭杏花飛盡燕脂雪日日東風未肯休

薩天錫過孫虎臣園詩曰洛陽花木昔如霞冷雨酸風盡委沙金谷東風只芳草綠窗晴日自楊花鶯兒老去空臺榭燕子歸來無主家回首繁華歌舞地景陽宮沼

夜聞蛙　倪瓚山園詩曰春水鳧鷖野外堂山園細路橘花香樓樓身世畫盈簏漠漠風煙酒一觴豈為佞臣真無禮法也須從俗著冠棠不營產業人應笑竹本桃栽已就行　明袁凱新治園成詩曰隙地所自治剪剃去龍茸幸無勞穢雜況此清泉湧灌滋竟朝夕勾萌各森森青浦已彌澤黃瓜方卧隴春菁向堪把秋梨日應重自余通宦籍職事勞紛冗祿食雖云美私心恒自恐歸來得蕭節采擷聊自奉且遂丘園樂永謝承明寵　又春園詩曰春園江水上江霧日昏昏沙暖常垂釣花深不閉門家童鋤藥麥野客共盤飧衰老仍耽酒經年懶出邨　又灌園詩曰荒陂渺渺接連筒蔥葉青青芥葉紅不道廣卿著書手白頭衣食野人同　高啟園中詩曰席暖林中憩衣涼水上歸腐瓜蟲食徧空樹鶴巢稀遐迹幽尋得參差薄願違喜無來往者秋草沒園扉

又晚步園池詩曰振衣隨秋葉落心共曉雲舒稍改新題句渾忘舊讀書林深移樹鳥池闊貯食游魚無限悠然意涼天獨步餘　楊基方氏園居詩曰北野花連屋東園菊繞廬病長陪客坐老不厭人狂鷖鴨雙波雨植梨小樹霸他年倘相遇里邑定名方　馬汝驥芭蕉園詩曰蓼道山樓直宮園水殿低碧荷春檻出紅藥晚階齊釣

石蛟龍隱歌臺鳥雀啼翠華華當日幸花木五雲迷

【原】詠晉湛方生遊園詠曰諒茲境之可懷究川阜之奇勢水窮清以澄鑒山鄰天而無際乘初霽之新景登北館以悠矚對荊門之孤阜傍漁陽之秀岳乘夕陽而舍詠杖輕策以行遊襲秋蘭之流芳攀長椅之森修任緩步以升降歷丘墟而四周智無涯而難括性有方而易通差一毫而遠乖徒理存而事隔故羈馬想其華林籠雉想其皐澤矧流客之思歸豈可忘於疇昔

【原】引謝莊懷園引曰鴻飛從萬里飛河岱起亭勤越霜霧聯翩迴江汜去舊國違舊鄉舊海悠且長迴首瞻東路延翮向秋方登楚都入楚閨凝地蕭瑟山寒歲去氷未已春來雁不還風肅肅而葉青朱光蔼蔼雲英英離禽喈喈又晨鳴蜩有秀兮松有凝憂來年去容駭衰流飡斯景不可追臨堂危坐悵欲悲試託意兮向芳絲心綿綿兮屬荒樊想綠頴兮既官沼念幽蘭兮已盈園夭桃晨暮發春鶯旦夕喧青苔無石路宿草塵蓬門

【原】賦漢枚乘梁王兔園賦曰修竹檀欒夾池水旋兔園並馳鵷鶵鵷鵷鵷鵷翡翠鴝鵒枝巢穴藏被塘臨谷聲音相聞啄尾離屬於是晚春早夏邯鄲襄國相與雜沓而往

時遊遊以蕩志正殿則華光弘敞重臺則景陽秀出菲菲暖陰臨鬱律絶塵霧而上征尋雲霞而蔽日經增城而斜趨有空龍之石室在盛夏之方中曾飈風而自慄溪谷則沱潛派別峭峽則險難望立積峻實溜闌干草石苔蘚駁犖叢攢既而登望徒倚臨遠遡空廣觀迭聽雕有不通　江淹梁王兔園賦曰或重古輕今者僕曰何爲其然哉無知音則已矣聊爲古賦體以畜枚叔之製云於是金塘緬演綠竹被阪繚繞青翠若近復遠水鳥鴛鴦鸂鶒鴻雁上飛衡陽下宿汚漢十十五五忽合而復散於是大夫之徒稱詩而歸春陽始曉朱華未

稀卒逢邯鄲之女蔥色玉質綺羅下見錦衣上出　周庾信小園賦曰若夫一枝之上巢父得安巢之所一壺之中壺公有容身之地豈必連閣洞房南陽樊重之第緑墀青瑣西漢王公之宅余有數畝蔵拙寂寞人外聊以擬伏臘聊以避風霜雖復晏嬰近市不求朝夕之利潘岳面城且閑居之樂爾乃窟室徘徊聊同鑿坏琴號珠柱書名玉杯有棠梨而無館足酸棗而非臺猶得歌側八九丈從斜數十步榆柳三兩行梨桃百餘樹拔蒙密今見窗行畝斜今得路蟬有翁今不鳴雉無羅今何懼草樹混清枝格相交山為置履水有堂坳崎嶇今蘚花隨四時心則歷陵枯木疑狹室穿漏今訪芙蓉直倚而妨帽戶平行而礙着坐帳無鶴支牀有龜鳥多閒暇則睢陽亂絲一寸二寸之縢爛漫無處之蒨落葉半牀狂花滿屋名為野人之家是謂愚公之谷誠偃息於茂林乃久羨於抽簪雖有門而長閉實無水而恒沈草無忘憂之意花無長樂之心鳥何事而逐酒魚何情而聽琴薄晚閒閨老幼相攜蓬頭王霸之子椎髻梁鴻之妻樹搔搔而風急天慘慘而雲低聚空倉而雀噪嬾婦而蟬啼昔早濫而吹噓藉文言而慶餘門有通德家藏賜書遂山崩川竭木碎瓦裂關山則風月悽愴隴木則肝腸斷絕百齡今倏忽

菁華今已晚不雪雁門之羈先念房陵之遠非淮海今可變非金石今能轉不曝骨於龍堆今龍門終低頭今馬阪

原　頌晉潘尼後園頌曰芒芒在晉悠悠結繩太樸未散元化寓凝羲皇繼踵三代相承五德更王文質迭興天命匪諶祐謙輔信乃眷我皇光有大晉應期納祚天人是順和氣四充惠澤旁潤神祇告祥四靈效貢游龍升雲儀鳳翔日甘露晨流醴泉涌溢華夏既寧八荒靜謐人亦有言我何以休乃廷卿士從皇以遊長筵遠布廣幕四周嘉肴惟芳旨酒思柔蘭蘼蘼峻岳湯易元流翔鳥鼓翼游魚載浮明明天子肅肅庶官文士濟濟武夫桓桓講藝華林肄射後園威儀既具弓矢斯閒恂恂謙德穆穆聖顏賜以宴飲詔以話言泰稷既登貨財既豐仁風潛運皇化彌隆征夫釋甲戰士罷戎遐夷慕義絕域望風無或慢易在始慮終無或安逸在盈思沖

原　銘陳江總元圃石室銘曰仙巖石墉仙宇石牆地云正域道示修羊紫煙碧露絳雪元霜廣成不踐王烈未翔移華甲觀徙構震方遠跨飛梁俛臨倒景瓊蕊珠樹金階玉井映日分輝搖風共影岫濃翠合林虛桂靜朔去倫桃董來貨杏檐非刻削户恣登臨迎春花近避暑

涼深秋雲捲閒冬霰停陰桐棲鳳采竹化龍吟輕飛亂色激韻成音天縱儲容生知作雨絲補餘隙仁智為賞河曲停遊洛濱息往祥黎時吐秀瑞燕流響一物或繆萬國斯仰

原 敬梁張纘謝東宮賚園啟曰性愛山泉頗樂閒曠雖復服膺堯門情存魏闕至於一丘一壑自謂出處無辨常願卜居幽僻屏跡喧塵傍山臨虎面郊負郭依林結宇憩桃李之夏臨對芰荷之秋實而王畿陸海故號 金涅槃經曰雪象傑所競徙居好時必待使越之裝別館河陽亦資牧荊之富此園左帶平湖修陂千頃右臨長薄清潭百仞前通通陌朝夕爽塏後望鍾阜表裏煙霞每勝春迎夏導卉競發背秋向冬雲物益霽歸蹤戶牖不異登臨升降階除已窮歷覽舟楫所屆累日不能究其源魚鳥之豐山澤不能窮其美

增 唐李白春夜宴桃李園序曰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況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會桃李之芳園聚天倫之樂事羣季俊秀皆為惠連吾人詠歌獨慚康樂幽賞未已高談轉清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有佳作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

金谷酒數

增 記宋歐陽脩真州東園記曰芙蕖芰荷之盛清香白芷之芬芳與夫佳花美木列植而交陰此前日之煙白露而荊榛也高甍巨棟俯水光日景動搖而下上其寬閑深靚可以答遠響而生清風此前日之頹垣斷壁而荒墟也嘉時令節川人士女嘯歌而管絃此前日之晦昧風雨雜鳴鳥獸之音也吾於是信有力焉凡圖之所載蓋其一二之略也若乃升於高以望江山之遠近窺於水而遊魚鳥之浮沈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覽者各自得焉凡工之所不能畫者吾亦不能言也

苑囿一

原 應劭風俗通曰苑蘊也言薪蒸所蘊積也　說文曰苑有垣曰囿　增 又曰養禽獸曰囿　原 毛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注曰囿所以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　周禮曰囿人掌國游之獸禁鄭康成注云囿小苑游觀處　漢書曰漢有上林東方朔曰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強國富人者　後漢書曰後漢有鴻德畢圭靈昆廣成諸苑　增 漢宮典職曰宮內苑聚土爲山十里九坂種奇樹育麋鹿麑鳥歌百種激上河水銅龍吐水銅仙人銜杯受水下注天子乘輦游獵園中　隋天文志曰天苑十六星在鬼畢南天子之苑囿　唐六典曰禁苑翠微宮龍山也在大內宮城之北北臨渭水東距滻川西盡故都城禽獸蔬果莫不毓焉　百官表曰水衡都尉屬官有上林御羞九官令丞（如淳曰御羞官名）　宋史曰瓊林苑在順城門（如淳曰古門卿宿今長安也羞宿聲相近）外道南乾德三年置以三班及內侍監飲池苑兵校軍隸及主典三百三十三人歲時節物進入每歲駕幸金明池則幷至苑中上巳重陽唯中書樞院或宗室及殿

前諸司選勝賜宴過放榜進士閱喜於此　金史曰瓊林苑有橫翠殿寧德宮西園有瑤光臺又有瓊華島又有瑤光樓　原 園語曰園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莫非穀土　呂氏春秋曰昔先王之爲苑囿園池也足以觀望形勞而已非好儉節乎性也　增 淮南子曰湯初作圃以奉宗廟簡士卒習射御戒不虞　又曰及其衰也馳騁游獵以奪人之時勞人之力也　原 晉闕名曰晉有平樂鹿子桑梓諸苑　注 南朝宮苑記曰桂林苑在落星山之陽南苑在臺城南鳳臺山　兩京記曰東都苑隋曰會通苑又改爲芳華神都苑周迴一百二十八里　長安志曰唐禁苑在宮城之北東西二十七里南北二十里東接西湖水西接長安故城南連京城北枕渭水西接太倉北距中渭橋於長安故城接故城東西十三里南北十三里亦隸苑中有四面監　五雜俎曰禁苑中四方鳥獸畢備其不可馴者盛以樊籠有鸇鳥高六七尺諸禽獸皆畏之不知其何名也　大都宮殿考曰御苑西有翠殿又有花亭毬閣金殿前有野果名紅姑娘外垂絳囊中空如桃子大丹朱苑外重繞長廡廡後出內牆東連海以接厚載門門上建高閣東百步有觀臺臺傍有雪柳萬株　大政記曰南苑方一

百六十里苑中有按鷹臺傍有三海子皆元之舊也
國朝開四名線以周垣設海戶千人守視自永樂定都
以來歲時蒐獵於此

苑囿二

增 左傳曰昭公九年冬蔡朗囿書時也季平子欲速成
叔孫昭子曰焉用速成其以勑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
可乎 韓非子曰秦大饑應侯請曰五苑之草著蔬菜
橡栗棗栗足以活民請發之昭襄王曰吾秦法使民有
功而受賞有罪而受誅今發五苑之蔬草者使民有功
與無功俱賞也 史記曰漢二年東略地諸故秦苑囿
園池皆令民田 漢書曰武帝廣開上林周袤數百里
東方朔曰鄧鄧之閒號爲上膏其價畝一金今規以爲
苑絕陂池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因奏奏符六符之
事上拜朔爲大中大夫然遂起上林苑 又曰昭帝元
鳳三年春正月罷中年苑賦貧民 西京新記曰宣帝
樂遊廟亦曰樂遊苑亦名樂遊原其地最高四望寬敞
又曰初元二年詔罷水衡禁苑宜春下苑少府傾飛
外池嚴籞池田假與貧民 帥古云宜春下苑即今京城東南隅曲江也是其門 顧時苑也 又曰順帝陽嘉元年起西苑修飾宮殿 又曰
桓帝延熹二年七月初造顯陽苑置丞 又曰鍾離意

顯宗時爲尚書僕射車駕數幸廣成苑意當車諫以爲
從禽廢政天子即時還宮 又曰梁冀多拓林苑禁同
王家西至弘農東界滎陽南極魯陽北達河淇包含山
疏遠帶丘荒周旋封域殆將千里又起兔苑於河南城
西徑亘數十里 又曰楊賜爲司徒帝欲造畢圭靈昆
苑上疏諫曰今城外之苑已有五六宜推夏禹畏宮太
宗露臺之意 諸宮故事曰湘東王於子城中造湘東
苑穿池構山長數百丈植蓮蒲岸綠雜以奇木其上有
通阪閣跨水爲之 晉載紀曰慕容熙大築龍騰苑廣
袤十餘里役徒二萬人起景雲山於苑內基廣五十步

峯七十丈又起逍遥宮甘露殿連房數百觀閣相交鑿
天河渠引水入宮又爲其昭儀符氏鑿曲光海清涼池
石虎鄴中記曰鄴城西三里桑梓苑有宮臨漳水凡
此諸宮皆夫人侍婢又苑囿猿鹿雉兔虎數游宴
其中 南史紀曰齊東昏以閱武堂爲芳樂苑窮奇極
麗當暑種樹朝種夕死死而復種卒無一生於是徵求
人家望樹便取毀撤牆屋以移置大樹合抱亦皆移掘
插葉繫花取玩俄傾刻取細草來根階庭烈日之中至
便萎爛紜往遝無復已極山石皆塗以采色跨池水
立紫閣諸樓 梁傳曰齊世青溪宮改爲芳林苑天監

初賜南平王偉爲第偉又加穿築植嘉樹珍果窮極雕麗每與賓客遊其中命從事中郎蕭子範爲之記梁世藩邸之盛無以過焉　隋五行志曰齊後主武平四年大興土木之工於仙都苑穿池築山樓殿間起窮華極麗功始就而亡　續世說曰隋煬帝大業元年築西苑周三百里其內爲海周十餘里爲方丈蓬萊瀛洲諸山高出水百餘丈臺觀宮殿羅絡上下向背如神海北有龍鱗渠縈紆注海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彫落則剪綵爲花葉綴於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洛內亦剪綵爲藻芰菱芡乘輿遊幸則去冰而布之好以月夜從

宮女數千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　唐書曰太宗與侍臣閻立本泛舟苑池見異鳥容與隨波上下賞玩良觀四年帝狩於鹿苑遣侍中王珪賜賀人爲賭帝與皇后臨觀武崇訓與駙馬都尉楊謹交注箭築場以利其澤用功不苦人皆苦之　又曰張說上疏曰御苑東西二十里以外無垣牆禁內有榛叢谿谷猛獸所居是憲所憑陛下往往輕行警蹕不常歷家容乘險巇卒有逸獸狂夫驚犯左右豈不殆哉易曰思患預防願爲萬姓持重　又曰武后作興泰宮於萬安山盧藏用上疏曰陛下離宮別館多矣又窮人力以事土木臣恐議者以陛下爲不愛人而奉己也且頃歲穀雖頻登而百姓未有儲陛下巡幸訖靡休息斤斧之役歲月不空而又廣宮苑臣恐下未易堪　續資治通鑑曰順帝制龍舟於內苑其船式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尺用水手二十四人皆衣金紫自後宮至前宮山下海子內往來遊戲行時龍首眼口爪尾皆動　大政記曰宣德八年少保黃淮辭歸上宴餞之於西苑太液池親灑宸翰製詩送之賜金織衣一襲　翰林記曰嘉靖十五年名輔臣李時禮宮夏言武定侯郭勛況舟西苑帝以五日率先朝故事況舟西苑特名時言勛侍行先命太監舟勛一舟自芝蘭園歷金鰲玉蝀至瓊碧亭頒賜御膳宴無逸殿乃還又命楫人盪槳近龍舟顧問已而賜宴畢還

苑囿三

黃山　白水　取獸　戲狐　因原　跨谷

甘泉上林 三輔黃圖曰甘泉苑中起仙人觀緣山谷行至雲陽三百八十一里入右扶風界周回五十里 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方三百里苑中養百獸天子秋冬射獵取之以充庖廚 漢舊儀云上林苑離宮七十所皆容千乘萬騎 漢武故事曰上林苑廣成苑中置鴻德苑 薛瑩 後漢記曰桓帝延熹元年置鴻德苑 博望 西京雜記曰廣川王好博戲廣營宮館臺榭以招賓客 後漢書曰永初六年詔越萬置長利高望始元五年校獵廣成苑 平昌 後漢書曰永初六年詔益州置萬歲苑建為置漢平苑 思賢 後漢書曰虞詡為太子立思賢苑以招賓客 鴻德 廣成 觀東 漢書曰文帝為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 桂林苑 河內十二境簿曰洛陽城西有桑梓苑 桑梓 養獸 射鴻 陶季直京邦記曰建康苑北有一石倉上詳前一石倉曰月祭 高望 漢書曰元帝為太子既冠就宮為立博望苑以招賓客 思賢 漢平苑 始元五年詔越萬置長利高望始元和六年詔益州置萬歲苑建為置漢平苑 秋築 大戴禮曰正月農事將起命田大夫初脩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詔農事 傅咸成公十八年秋築鹿囿者罷之蕭者非時也 禁山 周禮雍氏禁山林而為之守禁以時入而斬材 築土 周禮雍氏禁土 禁土性也 植木 植木為苑 永曰苑木為歌食草 收藁 豫遊 御幸 帝王之威儀遊豫其中宣帝詔池籞希御幸者假與貧人注斫竹以繩縣連梵御不得往來律名為籞在水中作室以捕鳥鳥入則捕之 何以捕貧人主養馬苑不禁 養馬 縱禽 漢武羅馬苑始皇欽大苑囿優游善多 長洲 平樂 如長洲之苑 晉苑名 林 平樂如長洲之苑乘輦吳王曰上林不 廣開 可盤 開上林東南方來止 築修 公羊傳云築鹿囿有司京師果園悉以假貧人 假貧人 後漢安帝詔賜貧人 築 修築鹿囿 後漢賜貧人 假貧人 雙鳧共觚 假貧人 雙鳧共觚 假貧人 雙鳧共觚

東魏永興三年於北苑作三千盞白兔訓之腹中有三子盡白唐倫從太宗獵四系一系踏及馳騁及上將擊賊斃長史不見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獻帝場羅鵰定四方豈快心於一獸哉帝曰善乃以馬治之進御上林苑賜從臣二品以上二館學士宴於翫芳園王安石詩云宜春苑外春光早禁御園林苑中花柳新賞花釣魚

解帶移鞍宋太祖雨霽林苑在門封西鄭門外宋書曰進士於此

寺無數一寺當一令丞總監

上林苑令丞掌苑囿禽獸以供祭祀賓客進御上林苑總監東京苑囿之事凡供奉薪炭木石等事屬焉

宴父老賜貢人

太宗幸西苑五月拜天西苑擊毬射柳宴父老賜貢人

擊毬

如齊書曰東昏侯於芳樂苑為市肆閱武堂楊柳至尊屠肉沽酒射柳

屠肉酤酒

後漢明帝永平十五年於北苑作三千盞白兔訓之腹中有三子盡白唐倫從太宗獵四系一系踏及馳騁及上將擊賊斃長史不見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獻帝場羅鵰定四方豈快心於一獸哉帝曰善乃以馬治之進御上林苑賜從臣二品以上二館學士宴於翫芳園王安石詩云宜春苑外春光早禁御園林苑中花柳新賞花釣魚

解帶移鞍宋太祖雨霽林苑在門封西鄭門外宋書曰進士於此

寺無數一寺當一令丞總監

上林苑令丞掌苑囿禽獸以供祭祀賓客進御上林苑總監東京苑囿之事凡供奉薪炭木石等事屬焉

宴父老賜貢人

太宗幸西苑五月拜天西苑擊毬射柳宴父老賜貢人

擊毬

如齊書曰東昏侯於芳樂苑為市肆閱武堂楊柳至尊屠肉沽酒射柳

屠肉酤酒

苑囿四

沉月

宋史太平興國乃置改名每歲內苑賞花則諸苑進奉以備宴賜

牡丹及緑花本及緑花進花七夕上元進奉巧製雜果實馬盛上已重陽則宰臣修禊賜宴及與軍臣修禊之月武宇王津橋聖節會於天漢橋

賞花

凡月色射波池光映天漢橋

燔香

每歲禁苑禁園王安石詩云宜春苑外春光早禁御園林苑中花柳新賞花釣魚

解帶移鞍宋太祖雨霽林苑在門封西鄭門外宋書曰進士於此

寺無數一寺當一令丞總監

上林苑令丞掌苑囿禽獸以供祭祀賓客進御上林苑總監東京苑囿之事凡供奉薪炭木石等事屬焉

宴父老賜貢人

太宗幸西苑五月拜天西苑擊毬射柳宴父老賜貢人

擊毬

如齊書曰東昏侯於芳樂苑為市肆閱武堂楊柳至尊屠肉沽酒射柳

屠肉酤酒

苑囿四

沉月

宋史太平興國乃置改名每歲內苑賞花則諸苑進奉以備宴賜

牡丹及緑花本及緑花進花七夕上元進奉巧製雜果實馬盛上已重陽則宰臣修禊賜宴及與軍臣修禊之月武宇王津橋聖節會於天漢橋

賞花

凡月色射波池光映天漢橋

燔香

每歲禁苑禁園王安石詩云宜春

苑囿四

註梁紀少瑜遊建興苑詩曰丹陵抱天邑紫淵更十

林玉臺極百尺銀樹起千尋水流冠蓋影風揚歌吹音

踟躕拾翠顧步惜遺簪日落庭光轉方憾屢移陰願言樂未極不道愛黃金

梁庾肩吾九日侍宴樂遊苑應令詩曰輟跡先周頌巡遊盛夏功鈞陳萬騎轉閣九開通秋暉逐行漏朔氣繞相風獻壽重陽節迴鑾上苑中疏山開蠭道閒樹出離宮玉醴承叢菊銀牀落井桐御梨寒更紫仙桃秋轉紅飲羽山西射浮雲冀北驄塵飛金埒暗蕤破柳條空騰猿疑矯箭驚雁避虛弓彫材灑杞梓花綴接鴻鴻鵠慙王庭藻徒參文雅雄

丘遲侍宴樂遊苑送徐州應詔詩曰詰旦闓閶開馳道聞風吹輕蓋承玉葉細草藉龍騎風遲山尚響雨息雲猶積巢空初鳥飛荇亂新魚戲實爲北門重匪親孰爲寄參差別念舉肅穆恩波被小臣信多幸投生豈酬義

陳江總秋日侍宴婁苑湖應詔詩曰翠渚還鑾輅瑤池命羽觴千門警雲蹕四澤動榮光玉軸昆池浪金舟太液張紅旗驃島與鳳蓋繞林塘野靜重陰闊淮秋水氣涼霧開樓闕近日迴煙波長洛宴諒斯在鎬飲詎能方朽劣叨榮遇簪笏奉周行

釋洪偃遊故苑詩曰龍田留故苑汾水結餘波悵望傷遊目辛酸思緒多寒煙慘高樹凝露變輕蘿澤葵猶帶荷池竹尚侵荷秋風徒自急無復白雲歌

唐盧藏用奉和立春遊苑詩曰

天遊御蹕駐城闉上苑池光晚更新瑤蓋半入黃山路
玉檻傍臨元瀚津梅香欲待歌前落蘭氣先迎酒上春
幸預玉臺稱獻壽願陪千畝及農辰 沈佺期奉和立
春遊苑詩曰東郊暫轉迎春仗上苑初飛行慶杯風射
蛟冰千片斷氛衝魚鑰九關開林中覓草纔生蔥殿裏
爭花并是梅歌吹衙杯歸路晚栖烏半下鳳城來
崔日用奉和立春遊苑詩曰乘時迎氣正璿衡滿漸煙
氛向曉清剪綵裁紅妙春色宮梅殿柳訝天情瑤筐綠
燕先呈瑞金縷晨鞋未學鳴聖澤陽和宜宴樂年年捧
日向東城 李適奉和立春遊苑詩曰金輿翠蓋迎嘉
節御苑仙宮待獻奉淑氣初衙梅色淺條風半拂柳條
新天杯慶壽齊南岳聖藻光輝動北辰稍覺披香歌吹
近龍驂薄暮下城闉 韓偓苑中詩曰上苑離宮處處
迷相風高與露盤齊金堦鑄出俊倪立玉柱雕成翡翠
啼外使調鷹初得按中官過馬不教嘶笙歌錦繡雲霄
裏獨許詞臣醉似泥 宋王安石宜春苑詩曰宜春舊
臺沼日暮一登臨解帶依蒼蘚移鞍坐綠陰 明林鴻
春日遊東苑應制詩曰長樂鐘鳴玉殿開千官步輦出
蓬萊已教旭日催龍馭更借春流泛羽杯堤柳欲眠驚
喚起宮花乍落鳥銜來宸遊好續簫韶奏京國于今有

風臺 楊士奇從遊西苑應制詩曰廣寒宮殿屬天家
曉從宸遊駐翠華瓊波總頒仙掌露金支皆插御街花
植穿萍藻波間雪旗颺芙蓉水上霞身世直超人境外
玉盤親捧棗如瓜 文徵明遊西苑詩曰宛轉瀛洲帶
慢坡蓮蜼玉蝀壓銀河廣寒遙見空中樹太液微生雨
後波雲捲紅妝千步障風吹瑤蓋萬年柯太平見說宸
遊簡馳道青青長薛蘿 又秋日再經西苑詩曰內苑
秋清宿露晞盈盈日采動金扉松間翠殿團華蓋天外
銀橋入紫微錦纜稀遊青雀暗璃池波無際白鷗飛彤牆
高柳無人折時見中官一騎歸 夏言西苑寓直事詩

曰水風清透芰荷香會景庭中捧御牀朱箔黃簾垂四
面銀燈寶炬列千行 又曰湧玉亭前夜放舟碧荷香
靜雨初收遙看北岸紅煙裏水殿珠簾盡上鉤 又曰
黃金盤子熱龍涎波面風來香滿船銀燭光搖簾影細
水晶宮裏夜朝天

賦 漢班固西都賦曰西郊則有上林禁苑林麓藪澤
陂池連乎蜀漢繚以周牆四百餘里 張衡東京賦曰
灌龍芳林九谷八溪 苑名 晉左思吳都賦曰代間秦餘地仍周
於桂林之苑 唐徐元弼靈囿賦曰
舊俯皇都之近域有文王之古圃

關一

康 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　又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周禮曰遺人掌門關之委積以養孤老(鄭司農曰門謂十二門關謂十二關出入皆有稅)　又曰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　增 又曰凡四方之賓客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注門關謂司關也貨賄主通貨賄之官謂司市也)　康 禮記仲夏之月關市無索順陽數不難物也　又鄭注曰關境上門也　漢書曰漢興都關中置關都尉以察偽遊用傳出入　增 唐書百官志曰天下關二十六所有上中下之差度者本司給過引出塞踰月者給行牒獵手所過給長籍三月一易蕃客往來閱其裝重入一關者餘關不議　又曰六典曰司門郎中几關二十有六爲上中下之差上關六中關一十三下關七以限中外隔華夷設險作固閉邪止暴　康 蔡邕月令章句曰關在境所以察出禦入也　增 賈誼新書曰所爲建武關函谷臨晉者大抵爲備山東諸侯也今大諸侯多其力因建關而備之豈若定地勢使無可備之患　潘岳關中記曰秦西以隴關爲限東以函谷爲界二關之間是爲關中此說未盡顏師古曰自函谷關以西總名關中徐廣注項羽關

塞語曰東函谷南武關北蕭關西散關其說是也他如大震在隴州薤亭在原州駱谷在盩厔子午在長安同之蒲津洋之華陽雖建置在後其設險守國一也　源 洛陽記曰漢洛陽四關東成皋關南伊闕關西函谷關北孟津關秦有翻中關在漫鄉有玉門關陽關五原關蕭關在邊郡天井關在太行山居庸關在上谷江關在吳楚間虎牢關在滎陽汜水關在太行山居庸關在上黨嶺南關在秦西南武關在秦南商洛間有盧關在函谷東郭有陽安關在南鄭褒斜關在秦西南太行關在上黨羊腸關在上黨鴻上關在中山白馬關在滑州黎陽關在鄴縣井陘關在常山土門關在真定飛狐關在代郡高柳關在代郡平城關在大同馬耳關在吳郡皇甫關在代郡段國沙州記曰龍涸北四十里有白馬關關甚險峻使十人固守雖萬人不能前　增 方言曰關西秦晉之間戶樞之閒謂之扉自關而東陳楚之閒謂之戶　水經曰江水自關東逕弱關扞關注扞關扼君浮夷水所置也弱關連平秭歸界昔巴楚數相攻伐藉險置關以相防扞　又曰河在關內南流潼激關山因謂之潼關或說因潼谷水以名地潼關東北水側有長坂謂之黃巷坂傍絕澗涉此以升潼關所謂泝黃巷以濟門關矣　又曰濕餘水出上谷居庸關南則絕谷累石爲關址崇墉峻辟非輕功可舉山岫層深側道褊峽林嶂邃嶮路才容軌曉禽暮獸寒鳴相和羈官游子聆之莫不傷思矣　杜氏通典漢中褒城縣有漢陽平關在縣

西北蜀先主破魏軍於此　漢南記曰蜀有陽平關江關白水關此爲三關　方輿紀要曰鐵門關外有大潭即喜峰水之源也關南十五里爲宵窿山山多洞穴高與鐵門齊　寰宇記曰鬼門關在北流縣南三十里有兩石相對漢馬援討林邑蠻於此立碑　又曰昔時趨交趾皆由鬼門關其南尤多瘴癘罕得生還諺曰鬼門關十人去九不還　會要曰京西有關二房州平安關行慶關河北有關一灤州高陽關峽西有關十環慶龍平關涇原渭州制勝關熙州南北關河州通會關蘭州鞏昏關金城關會州會寧關京玉關安鄉關綏遠關成都路有關一茂州雞宗關　地里志曰凡十道有關一百四十三關內三十二京兆之藍田庫谷大橫華之潼渭津同之龍門商之武關鳳翔之大散駱谷隴之安戎安夷原之木峽石門驛藏制勝石峽木嶺并渭州六盤爲七關又有鹿亭蕭關寧之定安舟之烏仁延之合嶺蘆子會之會寧烏蘭綏之魏平勝之榆林河滸豐之中受降城單于之雲伽河南十五河南之河陽轅轅陸渾伊闕高門松陽鶏鵡大谷汝之魯山陝之大陽古函谷湲津虢之潼大谷鳳陵朱陽鄆之石碣津齊之鹿角濮之靈津沂之穆陵河東三十三河中之風陵蒲津龍門

晉之府城絳之武太平隰之馬關永和太原之白馬井陘盤石葦澤赤塘天門汾之陰地長寧沁之紫店嵐之樓煩合河蔚汾憲之雁門石之孟門忻之石嶺代之東陘西陘石門雲之牛皮蔚之孔嶺潞之井谷壺口昂車澤之天井長平河北二十四孟之河陽虎牢成皐旋門故軹懷之大斜博之四口衛之故延津故臨清黎陽澶之盧津鎮之白馬故井陘德之張谷定之安陽八度倒馬委粟幽之納款平之明垤臨渝大海嶠之居庸塞鐵門山南五鄧之魯陽與元之甘寧百牢利之石門興之興城隴石六泰之大震河之藍鳳林蘭之金城沙之陽關王關淮南十二處之故東光之木陵定城安之故黃峴武陽百雁平靖黃之大活白沙木陵陰山申之故平靖江南一處之橫浦劍南十二彭之靜塞蠶崖漢之鹿頭嘉之平羌烏之青溪瀘津雅之靈關雞棲邛崍茂之古桃綿之松嶺龍之涪水嶺南四廣之康浦賀之荔平連之故秦湟溪容之鬼門羈縻壯州之桂嶺　國朝名臣奏議曰富弼上仁宗封事言松亭關古北口居庸關爲中原險要又河朔士卒精悍與他道不類得其心可以爲用失其心大可以爲患安得不留意於此而輕視哉　實錄曰關隘之要有四曰古北口曰居庸曰喜

峰口曰松亭關烽相望者一百九十六處　金國行程
曰渝關居庸可通餉饋松亭金陂古北口止可通人馬
不可行車山之南五穀百果良材美木無所不有出關
未數里則地皆瘠鹵矣　陷蕃記曰幽州西北石門關
關路崖狹一夫可以當百此中國控扼契丹之險也
金節要曰燕山之地易州西北乃金坡關昌平之西乃
居庸關順州之北乃古北景州東北乃松亭平州之東
乃渝關凡此數關一夫禦之可當百朝之割地若得諸
關則燕山之境可知矣　長安客話曰漢唐都關中去
邊幾千餘里今京師北抵居庸東北抵古北西南抵紫
荊關近者百里遠不過三百里耳　職方圖考曰京師
扆山帶海有金湯之固真定以北至於永平關口不下
百十而居庸紫荊山海喜峰口古北口黃花鎮險要尤
著

關上

左傳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
又曰季孫攻臧氏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季孫用
孟敭之言盟臧氏曰無或如臧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鍵
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盂椒乎　水經注曰左
傳魯襄二年七月晉成與諸侯會於戚遂城虎牢以通

東欲燒關門關門乃開　漢書曰秦王子嬰誅滅趙高遣將將兵拒嶢關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尚強未可輕願先遣人益張旗幟于山上爲疑兵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果欲連和因而攻之　增史記曰周亞夫爲太尉東擊吳楚至霸上趙涉說亞夫曰將軍何不從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雒陽　漢書曰元封四年冬行幸雍祠五時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歷獨鹿鳴澤　原又曰武帝時揚僕征南越有功恥爲閭外人元鼎三年冬徙函谷關於新縣以故關爲弘農縣　增又曰西域以孝武時始通東接漢扼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　又曰司馬相如略定西南夷邛莋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爲臣妾除邊關邊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柯爲徼通靈山道橋孫水以通邛莋還報天子天子大說　原又曰終軍初從濟南嘗詣博士入閤閤吏與軍繻問以此何爲吏曰爲復傳還當以合符曰大丈夫西遊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後軍爲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吏識之曰此使者乃前棄繻生也　東觀漢記曰隗囂將王元謂囂曰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　又曰郭丹初之長安從宛人陳兆買入關符以入函谷關既入封符語人曰不乘使者車不出關丹自從入關後不歸家十二年後奉使乃出關竟如本心　後漢書曰建武元年正月鄧禹自箕關將入河東　又曰元和二年幸河東至天井關　又曰元和五年冬鮮卑入上谷攻居庸關北匈奴與車師入寇議者因欲閉玉門關陽關張璫上書陳三策　增水經曰散關部自南山橫洛水北屬於河皆關塞也即楊僕家童所築矣其城西阻寒垣北抗惠水靈帝中平元年以河南尹何進爲大將軍五營士屯都亭置函谷廣成伊闕大谷轅轘旋門小平津孟津八關都尉治此函谷爲之首在八關之限故世人總其統曰有八關之名矣　典略曰昭烈起館築亭障從成都至白水關四百餘區　蜀志曰魏延欲請精兵萬人與諸葛亮異道會於潼關亮制而不許　通典曰魏正始元年弘農大守孟康上言移函谷關更號大崤關又爲金關　原何楨集曰以正始六年爲弘農太守表省崤關曰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孟軻云古者關譏而不征關險之設所由尚矣　吳書曰陸凱奏曰臣愚以西陵國之關首宜重其備備重則敵不敢輕備輕則爲敵所侮　增北史曰元魏郢州司馬彭珍等叛魏潛引梁兵趙義陽三關魏中山王英出汝南救之英至義陽

將取三關先策之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克一關兩關不待而破且先攻東關又向西關以分其勢　嵩山集曰周以數千之師伐契丹不血刃而取益津關繼取瓦橋又繼取高陽關是三關者晉人棄之以為契丹之元首非特其為右臂也　地里志曰榆林郡開皇二十年置勝州仁壽二年置金河縣帶關　雜記曰唐馬周入秦關西舍新豐逆旅主人不之顧周命取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衆皆異之　唐書曰時有司議關市盡征之崔融謂周宮九賦其七曰關市雖啟士商不及往來天下之關必險道或致驟動　又曰至德二載攻崔乾祐于潼關乾祐敗退保蒲津約趙復等為內應進收永豐倉關陝始通　又曰賊分兵略太和關去鳳翔五十里命郭子儀以朔方兵擊之　又曰開成五年詔振武節度劉沔屯雲伽關備回鶻　又曰會昌五年作昭武廟于虎牢關　會要曰太中六年詔隴州薛逵移築故關三月奏移要會之中臨水挾山當川限谷危牆深塹克揚營壘之勢乞改為定戎關正月廿七起三月十七日畢畫工圖進上勅云新置關成得其要害　五代史補曰周世宗末年大舉以取幽州契丹聞其新征君臣恐懼沿邊城壘皆望風而下凡蕃郡之在幽州亦連宵

遁去車駕至瓦橋關探還得實甚喜以為大勲必集登高阜以觀六師　河陽汜水縣舊關題曰虎牢西題曰玉關祥符四年三月戊戌真宗西巡至虎牢關改行慶關慶曆四年五月己丑省汜水縣為行慶關隸河南府

宋史曰康定元年詔潼關設備慶曆元年毀潼關新置樓櫓王堯臣陳不可乃詔撤之　又曰慶曆二年秦州築東西關成初守臣韓琦以州之東西民居軍營皆附城因請築外城凡一十里自元年起至是成計工三百萬　又曰崑崙關廣源州蠻儂智高叛連破七州仁宗遣狄青為宣撫使率衆擊之至賓州時儂寇還守邕州青懼崑崙關為所據乃下令具五日糧休士卒賊諜知不為備是夜青率衆度崑崙關近邕州賊方覺遂戰於歸仁鋪遂大敗　九域志曰利州路劍門關景德三年以劍州劍門縣隸關以兵馬監押主之熙寧五年縣復隸劍州　奉使行程錄曰幽州之地沃野千里北限大山重巒複障有渝關居庸松亭金坡古北口前此經營邊事與金人歲幣加契丹之倍以買幽薊五州之地而平涘營三州不與焉是五關我得其三而金人得其二也以天下視燕為北門失幽薊則天下常不安幽燕視五關為襟喉無五關則幽燕不可守五關止得

其三縱藥師不叛邊患終無寧歲也　北征記實曰劉
延慶既潰阿骨打以全節自居庸關入四軍大王奉蕭
后由松亭關遁　金史曰温迪罕阿魯帶以兵四千屯
古北口薊州石門關等處各以五百人守之窩幹收合
散卒萬餘人時時出兵寇東魯古淀古北口興化之間

關

北守　東封　賓叩　旅悅　據兩　秦許　漢徙　楚塞　蜀門　蔡槩　何留　石臺　銅嶺　飛牲　亡珠　白馬　青牛　劉向　公孫龍　常論　爭論　曰公　孫龍　無符　傳欲　出關　關吏　不禁　故曰　羅思　歸乃　上書　曰馬　非馬　人不　白馬　之論　以馬　非馬　後乘　白馬　過關　其日　果見　老翁　乘青　牛從　東來　乘青　牛薄　故車　勿得　乘來　度關　校事　道德　經二　篇令　至白　水關　解印　綬棄　官去　老翁　復乘　青牛　車從　東來　度關　今尹　喜先　期掃　地而　待老　子果　乘青　牛車　而至　喜迎　而拜　曰今　者見　紫氣　東來　應驗　之至　老子　遂著　上下　篇言　道德　之意　五千　言而　去莫　知所　終　關尹　喜亦　異人　也　葉縣　解印　爲廣　其路　令至　白水　關解　印還　葉縣　范曄　後漢　書曰　李固　李燮　爲南　陽太　守行　至葉　縣解　印綬　棄官　去客　舍人　無識　者唯　一老　翁知　其異　人候　其閑　獨進　謁固　因隨　之去　莫知　所終　固燮　並以　忠直　爲梁　冀所　害　中　裴傳　封符　張瑩　裴傳　張瑩　漢南　記曰　鄖月　絕道　乘軍　經節　武關　出謁　更始　下詳　前二

白水　青泥　劉昭　登之　梁州　記曰　白水　關北　有白　水關　書曰　高祖　北伐　沈田　子入　尸乾　弘及　李大　眾數　萬奔　至武　關也　青泥　關地　西南　百八　十里　昔李　固解　印綬　處　孫盛　宋

馬入　上詳　前二　迎高　九尺　武帝　于樓　閑戰　背天　梁爲　天關　何天　梁云　天關　云東　方就　得神　馬記　曰東　王公　之筆　以高　東王　公之　出閑　騎日　三迎　北州　記曰　金城　有金　馬入　漢關　門猶　未掩　金城　五門　關驅　上地　十三　州井　開設　壁壘　龍勒　有玉　門關　陽關　記曰　關設　鎖禁　以譏　禁姦　也　晉元　注譏　呵察　之也　金日　磾傳　武帝　病以　霍光　爲大　將軍　受遺　詔輔　少主　光讓　金日　磾乃　上疏　曰臣　外國　人又　以此　自輕　重於　朝廷　且匈　奴貴　壯賤　老今　臣年　五十　九尺　六寸　齒未　平不　禁故　曰羅　思歸　乃上　書曰　馬非　馬人　不白　馬之　論以　觀其　意閑　後乘　白馬　過關　果不　復以　馬爲　名也　桓譚　新論　曰公　孫龍　好辯　常與　人爭　論曰　馬無　符傳　欲出　關關　吏不　聽龍　乃曰　以馬　有形　不可　以形　止故　可以　有馬　不可　以無　馬止　今龍　無馬　形而　欲使　馬形　出關　是以　有形　止無　形也　龍遂　不得　出關　商老　亡至　關不　得自　通關　其日　果見　老翁　乘青　牛薄　故車　從東　來乘　青牛　車來　度關　校事　道德　經二　篇令　至白　水關　解印　還葉　縣范　曄後　漢書　曰李　固李　燮爲　南陽　太守　行至　葉縣　解印　綬棄　官去　客舍　人無　識者　唯一　老翁　知其　異人　候其　閑獨　進謁　固因　隨之　去莫　知所　終　關尹　喜亦　異人　也　葉縣　解印　爲廣　其路　令至　白水　關解　印還　葉縣　范曄　後漢　書曰　李固　李燮　爲南　陽太　守行　至葉　縣解　印綬　棄官　去客　舍人　無識　者唯　一老　翁知　其異　人候　其閑　獨進　謁固　因隨　之去　莫知　所

牢　馬陵　古關名　在閿鄉縣南　馬陵關　在陝州硤石縣東南

平靖大慶　平靖關　在淮南道滁州全椒縣西南　大慶關　在平陽府蒲津關西南　蒲津關　即秦孟明焚舟處　府長子　即秦白起所築關名　大散關　在鳳翔府寶雞縣西南　仙人關　萬震記曰

關石置矣　蒲坂　門戶撤矣　華陰　唐肅宗幸靈武　井陘　按地理志　井陘關即此　下井陘擊趙　謂此

亭　來自　竹書　於魏　年歸　王　七年　秦　王　在平定軍　趙　東北

長平　大散　在秦州西南　白馬關　在興元府西北　武興　即漢武興縣　興元　即漢南鄭縣　漢中　即此

關之　名　一點　及一名　漢城　昔項羽於此　人已　知其不　吟

白石　驛名　白石　驛名　在常山郡井陘縣西南　常山　幽谷　山名　在常山郡井陘縣西南　書傳　南唐書

鴻山　鳳林　鴻山　在南康軍都昌縣西南　其　定時　中　其　高

橫浦　清流　橫浦　在南雄州保昌縣東北　清流　關名　在撫州臨川縣東南　臨川　即漢臨汝縣　汝　即汝水　漢置成皋縣　縣　隋為虎牢　即虎牢關　在汜水縣西北　汜水　即汜水縣　汜　音祀　縣　即漢滎陽縣　滎　音熒　陽　即滎陽縣　滎陽　即滎陽縣　滎陽　即滎陽縣　滎

美陽關　本彭衙也　劉泓進屯宋書

臧宮擊散長驅入江關　姚泓奄至

高祖北伐次青泥　屯弘農　及車大衆數萬

奄至武關　劉泓傳會昌二年拜東河節度兼招撫回鶻使　唐書回鶻傳

雁門關　越繩橋　立鐵柱　舊唐書回鶻傳朝廷以君長縛繩橋而戰款玉門

小祖山　在安慶府宿松縣

凡立鐵柱於此長二丈有零

漢置　周更子許

名曰居庸疊翠　楊葉榆林　庾信詩

居庸疊翠　真觀十二年置　唐志勝州榆林縣東有榆林

入漢　長歌入　鮑昭樂府升高臨四關

電埽　鐵裏　晉仁貴傳壯士長歌

立一水於沈關　汧南北四十里懸崖峭壁最爲險要關

之南重巒疊嶂　春商時杜秀蕃翠河愛爲京師八景之一

名曰居庸翠　楊葉榆林　庾信詩

居庸翠疊　真觀十二年置　唐志勝州榆林縣東有榆林

入漢　長歌入　鮑昭樂府升高臨四關

電埽　鐵裏　晉仁貴傳壯士長歌

立一水於沈關　汧南北四十里懸崖峭壁最爲險要關

之南重巒疊嶂　春商時杜秀蕃翠河愛爲京師八景之一

溫泉古北口鎮東　韓愈詩

門關至老王谷　雪擁馬　鬼作關　公詩雪擁藍關馬不前

張均赴北庭去　金史

山多積雪　南窮鬼作關

哨見深　孝武帝紀

三哨未開關留滯行人更斟酌

關四

詩陳子昂弘正入武關詩曰武關設地險遊客好遨遊

將軍天上落童子葉編來揮汗成雲雨車馬驚塵埃難

鳴不可行天曉莫先開　隋虞茂入關絕句曰隴雲低

不散黃河咽不流關山幾道里相接幾重愁　唐太宗

入潼關詩曰崎嶇函稱地險襟帶壯兩京霜峰直臨道冰

河曲繞城古木參差影寒猿斷續聲寵蓋往來合風塵

朝夕驚高談先馬度偏曉預雞鳴棄繻懷遠志封泥負

壯情向有眞人氣安知名不名　徐賢妃秋風函谷關

詩曰秋風起函谷朔氣動河山偃松千嶺上雜雨二陵

間泫雲愁廣隰落日慘重關此時飄紫氣應詔眞人還

來濟出玉關絕句曰斂轡遵龍漢銜樓度玉關今日

流沙外垂涕念生還　李行言秋晚度蘆關詩曰秦郊

平舊險周德眷遺黎始聞清夜柝俄見落封泥物色來

無限津途去不迷空亭誰問馬開戍但鳴雞山月寒彌

淨河風晚更淒贈言楊伯起非復是關西　宋之問過

函谷關詩曰二百四十載海內何紛紛六國兵同合七

雄勢未分從成拒秦帝策決問蘇君雞鳴將狗盜論德

不論勳　楊齊哲過函谷關詩曰地險崤陵北途經分

陝東遷施泉石盈荒涼古塞空川光流曉日樹影散朝

風聖德今無外何處是關中　唐元宗早渡蒲關詩

曰鐘鼓嚴更曙山河野望通鳴鑾下蒲坂飛旆入秦中

地險關逾壯天平鎮尚雄春來津樹合月落戍樓空馬

色行朝景雞聲逐曉風所希常迫泰非復棄繻同　張

說奉和聖製早渡蒲關應制詩曰蒲坂橫秦晉華芝曉

望秦關城雄地險橋路拒天津樓映行宮日隄含翠樹

春黃雲隨寶駕紫氣逐眞人東詠唐虞跡西觀周漢塵

山河非國實明主愛忠臣　又奉和聖製潼關口號應制詩曰天德平無外關門東復西不將千里隔何用一丸泥　張九齡奉和聖製早渡蒲關應制詩曰魏武中流處軒皇問道迴長堤春樹發高掌曙雲開龍負王舟渡人占仙氣來汀津會日月天象設風雷東顧重關盡西馳萬國陪還聞股肱郡元首詠庶哉　又奉和聖製經函谷關詩曰函谷雖云險黃河復已清聖心無所隔空此置關城　又奉和聖製潼關口號應制詩曰隱嶙故城墅荒涼空戍樓在德不在險方知王道休　元遺山高閑詩曰高門關頭霜樹老細路千山鳥山繞亂

餘村落不見人雪霰霏霏暗清曉萃川百里如掌平開田滿眼人得耕山中樹藝亦不惡誰遣多田知姓名許李中楊竟何得只今惟有石灘聲　又南關詩曰風裏秋蓬不自由一生幾度過隆州無情園柏關前水流盡朱顏到白頭　又曰路轉川迴失繫舟更教兩驛過徐溝多情圖柏關前水却共清汾一處流　劉秉忠過居庸關詩曰車箱來往若流泉絕壁巉嵓倚翠煙限破中州四十里鑒開大路幾千年函關不謂平如地蜀道無知險似天萬里揮鞭猶咫尺誰能掌上保幽燕　又過天井關詩曰雲冷風高天井關太行嶺上看河灣九州占絕中原地一塹控迴左界山王霸分爭圖未捲英雄塞戰血猶殷華陽春草年年綠汗馬南來不放閑　薩都剌度閩關詩曰曉度分水嶺身在雲霧中手扣天上關聲落山下風雷霆走澗壑神人過虛空既訝奔豐隆亦可招視融頃刻開萬象赤烏飛嶺東　又曰白雲下千峰盡入懷袖裏振衣度閩關灑作山下水仰登天無梯俯視井無底古來守關人豪傑存有幾寒食百草青春風吹不起　揭傒斯雲關詩曰君子荷初服恩至若無榮穆穆芳雨散悠悠蒼山行危關擁霧黑飛術綠雲青苔蘚滑如積杉松宵冥冥時逢負岑翁忽聞流水聲舉足向益高嬌然欲遐征徒隸各忘倦矧彼高人情柳貫晨度居庸關至南關門詩曰雲梯忽斷山峻平霧霧初寒林嶺明兩都扼喉南北鎮九州通道東西行蠢崖巨石擊佛屋辟門遺築開軍城當時苦說天下險一卒前臨強萬兵　明劉基過閩關詩曰建溪激箭向西流石齒如鉏關客舟篙子踏歌渾不畏行人遥望替生愁　謝榛居庸關詩曰控海幽燕地彎弓豪俠兒秋山牧馬處朔塞用兵時嶺斷雲飛迥關長鳥度遲當朝有魏尚復此駐旌旗

賦　漢李尤函谷關賦曰惟皇漢之休烈兮包八極以

據中混無外之蕩蕩今惟唐典之極崇勳國喜而洞洽
今何天衢以流通標要約之險固今制關鍵以擒并其
南則有蒼梧荔浦離水謝沐涯浦零中以窮海陸於北
則有蕭舍天井壺口石陘貫越代朔以臨胡庭緣邊邪
指陽會王門凌測龍堆或置於西則有隨龍武夷白水
江零洒漢阻曲路由山泉奮水遠濫沐落是經兩乃周
覽以泥觀歷衆開以遊日惟夸闕之顯麗羌莫盛乎函
谷施雖舉以作好建峻敞之堅重殊中外以隔別冀巍
巍之高榮命尉臣以執簡統羣類之所從嚴固守之猛
厲探戈鉞之普肥蕃鎮遣而惕息侯伯過而震惶惟函

谷之初設險前有姬之苗流睢背魏而西逝托衾衣以
免搜大漢承斁以建德革厥舊而運修准令宜以就制
因宜勢以立基蓋可以詰非司邪拓執咽喉季末荒戎
墮黜有年天照肇黎命我聖君稽符皇乾孔適河文中
興再受二祖同勳永年承緒欽明奉循上羅三關下列
九門晉江統函谷賦曰登彼函谷爰覽丘陵地險
遥迤山岡相承深谿累降修嶺重升下眷冥而幽曖上
窮崇而高興帶以河洛重以崤阻經略封疆因固設險
異服則呵奇言必檢消姦究於未萌殿邪僞於萌漸及
之新號變函谷之舊名杜史赫連大華而爲城掘中代
童子建使節而東行文仲不仁廢六關而興誚王元有

說封一丸而永清若用備不虞取諸繫棗作邦家之襟帶杜奸究之來徃長塘晶今雲屯層樓赫以霞敞登臨者有知其地雄踰越者無漏於天網　王啟武關賦曰

地勢爭雄山形互對西連蜀漢之險北接崤函之塞鎖百二都綿幾千載世亂則扼限區宇時清則通流外內當其六國連謀關防日修則斯地也雲屯貔虎雪耀戈矛張儀出以行詐懷王入而竟留縱下客之雞鳴將開莫可任公孫之白馬欲度無由及乎塵起九州波搖四海太鹿失而群雄難保漢祚興而山河遽改豈料衛之所此日全平未知擊柝之徒當時安在

後漢崔瑗關都尉箴曰莊莊九州據爲關津唐堯稽范三代修仁越季不軌爰失厥人聖賢不用頑嚚是親漢遣武關項破函谷秦王子嬰繫爲俘僕尉臣司關戒告如歟

後魏李尤函谷關銘曰函谷險要襟帶咽喉尹從李老留作　一篇孟嘗離秦奔齊夜造稽疑論以難鳴笳雖捋入門感以囊元鳥革移錯之祈安舍彼西徂東即高原長塘電關開固不踰閒易從與乾合符

虎牢關銘曰虎牢天設巨防攻在坤下拒在離防昃恃以滅聖憑而王崢嶸豁呀孟門相向伊昔漢祖戡秦統周勍敵相及此焉淹留終爽海春遂割鴻溝乘興而東遂有九州隨氏敗績黎人艱阻帝命太宗陳師勒旅鐵騎傳傳雲旗容與檛夏剋鄭在此一舉日月永清昆蟲得所歲在戊子西經登茲祇聖肅然懷亡悛其號叔反道復隍燿師項氏窓苛莫能守之險易同途成敗異時德不在昜王孫布詞三苗不循魏武忸怩遜失順獲古今同期申鑒勒銘庶警將來　獨孤及古函谷關銘曰天地爾雨英雄文爭設險守固作藩于京姓易時移山空塞平千秋陵谷想見精雲仙鶴長往雄圖杳冥于以志之勒銘岩

橋一

原 說文曰橋水梁也東楚謂橋爲圯　爾雅云梁莫大於溴梁郭璞注梁即橋也或曰梁石橋也石杠謂之徛亦石橋也廣志云獨木之橋曰榷曰徛曰徇（徇一木爲渡徇今謂之橋）

增 尚書發鉅橋之粟　詩云造舟爲梁　唐書百官志曰諸津令掌舟梁灞橋永濟橋以勳散一人莅之天津橋中橋以衛士拂掃便橋渭橋萬年三橋有丞河渠令供祀事則自便至東渭橋禁民漁

原 初學記曰凡橋有木梁石梁舟梁謂浮橋即詩所謂造舟爲梁者也周文王造舟於渭秦公子鐵弃晉造舟於河（在蒲坂夏陽津）秦都咸陽渭水貫都造渭橋及橫橋南渡長樂宮漢作便橋以趨茂陵（數便門橋以其便門橋故也）跨渭以木爲梁漢又作霸橋以石爲梁長安又有飲馬橋洛陽魏晉以前跨洛有浮橋洛北富平津跨河有浮橋即杜預所建又有車馬橋鄠坂有黃橋吳有朱雀橋歷晉逮王敦及後改爲乘雀橋又有枝橋羅洛橋張侯橋張昭所造故名之又有赤欄橋白虎橋雞鳴橋蜀有七橋一沖十二載授彼有司傑鐵代竹賦晉圖之一鼓法周官之六齊結爲連鎖鎔爲伏牛偶立於兩岸襟帶於中潭鎖

以持航牛以縈纜亦將厭水物莫浮橋奔測不突積凌不隘　述征記曰方輿縣鬼橋忽一夜聞人呼喚聲車行雷駭曉而石橋自成家家牛皆喘息未定　段國沙州記曰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長一百五十步兩岸累石作基陛節節相次大木從橫更鎮壓兩邊俱發而橋存其北土近泉宜花居人以種花爲業冬則蘊火暄之十月中旬牡丹已進御矣橋去鄯臺十里中多亭館元廉右丞之萬柳堂趙參議之瓠瓜亭棄院使之玩芳亭要在彌望間高林疎柳沿溪夾岸依依有江南之色　故宮遺錄曰紅門內數十步許有河河上建白石橋三座名周橋皆啄龍鳳柱雲明瑩如玉橋下有四白石龍擎戴水中甚壯繞橋盡高柳蟬鳴萬株遠與內城西宮海子相望　又曰西出內城臨海子海廣可五六里駕飛橋於海中西渡半起瀛洲圓殿環爲石城圈門散作州島拱門以便龍舟往來由瀛洲殿後北引長橋上萬歲山高可數十丈皆奇石因形勢爲嚴壑耕錄曰萬歲山前有白玉石橋長二百餘尺直儀天殿後橋之北有玲瓏石擁木門五門皆爲石色內有隙地

對立日月石西有石棋枰又有石坐牀左右皆有登山迤徑禁紆萬石中洞府出入宛轉相迷至一殿一亭各擅一景之妙山之東有石橋長七十六尺闊四十一尺半爲石渠以載金水而流於山後以汲於山頂也　燕都遊覽志曰出東便門有大通橋水從玉河中出波流演迤帆檣往來可達通州二三園亭依澗臨水小舫從几案前過林間桔槹相續大類山莊　明實錄曰京師九門舊有木橋今悉易之以石兩橋之間各有水閘濠水自城西北隅環城而東歷九橋九閘從城東南流出大通而去

橋二

增 拾遺記曰堯命禹疏川奠嶽濟巨海則龜鼈以爲橋梁　原 紀年曰周穆王三十七年伐楚大起九師至於九江比龜鼈爲梁　增 水經注曰霸水古曰滋水秦穆公更名以顯霸功水上有橋謂之霸橋　原 史記曰秦昭王四十九年初作河橋　燕丹子曰燕太子生與婦人期於梁下不來水至抱梁柱而死　戰國策曰豫讓欲爲智伯報讎丹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乃求歸秦王爲機發之橋故以陷丹丹過之無虞　戰國策曰豫讓子曰微趙襄子當出伏於橋下至橋馬驚曰必是豫讓也求之

果是 增 黃圖曰始皇造渭橋鐵鍛重不能移乃刻石作力士孟賁像祭之鍛乃可移動今石人在 漢書曰代王乃進渭橋羣臣拜謁稱臣 原 史記曰文帝行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使騎捕之屬廷尉張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見車騎即走耳張釋之奏一人犯蹕當罰金 增 漢書曰元帝初元中酺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薄廣德當乘渭而免就橋首門宜從橋 水經曰渭水逕漢長安東跨水有橋 水經曰渭水又東逕咸陽南別王莽時霸橋災數千人以水決故不成更作橋 水經注曰渭水又東逕咸陽南石橋下橋之右柱銘云陽嘉四年論書以成下曹掾東門河南引江淮方貢委輸所由而至使中謁者趨郡清洲馬寮監作石橋梁林勅工匠無得疑怠 扇 論衡曰高祖圍有侍婢自云有氣如雞子來下我故有身後生子曰東明東明善射王恐奪其國欲殺之東明走之淹水以弓擊水魚鱉浮而為橋東明渡 元和志曰大陽橋長七十六丈廣二丈架黃河為之在陝縣東北三里貞觀十一年太宗東巡遣武侯將軍丘行恭營造 又曰天津橋在河南縣北四里隋大業元年初造以鐵鎖維舟約連南北夾路對起四樓其樓為日月表勝之象貞觀十四年更令石工累

方石爲脚　舊唐書曰初都城洛水天津之東立德坊西南隅有中橋及利涉橋以通行李上元中司農卿韋機始移中橋置於安衆坊左街當時夏門都人甚以爲便因廢利涉橋所省萬計然歲爲洛水衝注常勞治葺李昭德創意積石爲脚銳其前以分水勢自是竟無漂損　又曰金橋景龍三年帝經此橋之京師　又曰鐵牛纜橋蒲坂夏陽津天下之要津也唐明皇詔鑄鐵牛八頭柱二十四條連鎖三十二條山架八所牧人八枚於中流分立亭亭有虹蜺之狀實萬代之奇絶也　又曰史思明自魏至王師南潰郭子儀以朔方軍保河陽新航橋以控賊　又曰建中四年命韓游瓌拒朱泚於便橋劉德信以東渭橋有積粟十萬斛癸亥進此東渭橋十一月李晟自蒲津濟軍於東渭橋　唐舊史曰裴度集賢里有風亭水榭掃橋架閣　又曰王周四鎮皆有善政定州橋壞覆民租車周曰橋梁不修刺史過也乃貸民租治其梁　唐詩紀事曰雍陶典陽安送客至情盡橋問其左右曰送迎之地止此故橋名情盡陶命筆題其柱曰折柳橋自後送別必吟其詩曰從來只有情難盡何事名爲情盡橋自此改名爲折柳任他離恨

一條條　逸史曰崔生入山遇仙女爲妻還家得隱形符潛遊宮禁爲術士所知追捕甚急生逃還山中隔洞見其妻告之妻擲其領巾成五色虹橋渡崔追者不及矣　傳奇曰元徽柳實二人泛海抵孤島上見玉虛尊師南冥夫人拜謁求歸路夫人曰有百花橋可行俄有長橋上有異花二人登岸回視已無橋矣　五代史曰李存進爲振武軍節度使築德勝兩城往來頗以爲勞而河北無竹石乃以葦笮維大艦爲浮橋莊宗大喜解衣以賜之　六帖曰杜重威朔州人契丹寇眞定轉運使李谷教重威以三脚木爲橋募敢死士過河擊賊又宋會要曰景德四年西京新造營店渡橋賜名奉先又曰祥符四年詔洛水橋名迎暉渭水橋名省方　又曰祥符五年車駕臨視新造延安橋先是七日戊辰徙汴河廣濟橋於相國寺前舫曰延安又作橋跨惠民河舫曰安國　又曰祥符六年詔昇平名曰迎眞以欽迎眞像由飛梁登寶座故也　又曰祥符六年賜南薰門惠民河新橋名曰延　皇祐三年以惠民河新作橋爲安濟橋　又曰祥符六年賜太清東渦水橋名曰崇眞亳州北門外渦水橋曰靈津應天府穀熟汴水橋曰按暉開封陳留汴水

橋曰凝祥　宋史曰洛陽橋在福建泉州府城東北跨洛陽江郡守蔡襄建先是海渡咸溺死者無算襄欲壘石爲梁慮潮浸不可以人力勝乃遣檄海神遣一吏往吏酣飲睡於海岸半日潮落而醒則文書已易封矣歸呈襄啟之惟一醋字襄悟曰神其令我廿一日酉時興工乎至期潮果退舍凡八日夕而功成費金錢一千四百萬　會要曰治平三年初河中浮梁用鐵牛八維之一牛數萬斤後水漲絕梁牛沒於河眞定僧懷丙以二大舟實土夾牛維之用木鉤牛徐去土舟浮牛詔賜懷丙紫衣　又曰熙寧六年熙州浮梁成賜名永通橋延州浮梁成賜名永通橋延前考唐洛陽圖舊有四橋曰紹聖二年申嚴黃河浮橋之禁揭於兩岸　又曰政和四年宋昇奏西京端門堰曰分洛自唐以來引水入小河東南入伊　又曰政和五年詔居山至大伾山浮橋名天成大伾至汶子山浮橋名聖功　六帖曰康承訓屯海州作機橋維以長絚賊半渡絚絕士半溺死渡者不得戰殲之　北盟會編曰宣和五年金人遣趙良嗣過盧溝橋即焚橋梁次舍　元柂庭記曰順帝爲英英起採芳館於瓊華島癸巳秋乘龍船泛月池上池起浮橋三處每處分三洞洞上結綵爲飛樓樓上置女樂橋以木爲質飾以錦繡九洞不相直達　革除備遺錄曰李景隆徵兵諸路合五十萬引兵渡盧溝橋遂圍北平築九壘於九門又結九營於鄭村壩景隆攻麗正門幾破城中婦女竝乘城擲瓦景隆令不嚴驟退北平守益堅　內閣藏書目錄曰永樂十五年鼎建北京宮殿有瑞露浮空金水橋河冰凝結浮圖諸像又慶雲呈彩圍圖如日當御座中且現五色天花於是大小臣工咸爲歌頌有聖德瑞應詩二十卷　宣宗實錄曰宣宗三年命通州修白河富河橋梁四年上謂行在工部尚書吳中等曰天氣向寒白河等處人難徙涉不當治橋梁中奏惟白河水深沙溜橋梁難成宜用官船爲梁以濟餘皆用民修治從之

橋三

造舟

鞭石

上詞前一欽源海觀日出處船皆地記曰秦始皇作石橋以通軌道　飛洛　浮河

皆東向隱軫以有名石石皇以指揮驅勞役驅鬼神成公竣各載其驍勇造舟爲橋浮渡曰飛洛浮河

潛犀

陷馬

舉杯

受履

潛犀陷馬舉杯受履　史記曰張良遇黃石公於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良因長跪履之父以足納履良因長跪履之父以足納履良因長跪履之父以足納履

者長橋是懸太湖自下有蒼鮫下吞殺人周處刺蛟斬之遇出於橋上設祭祝曰若有大重橋下流血滿溪自處乃入水擊蛟三日三夜乘死有聲聞數里風土記曰陽羨縣前有兵動輒出穴口西向而嘯則風雨之河上作橋名曰白沙橋五十步橋勢高峻見者莫不驚懼

萬里五丈河

晉書載記慕容德等引兵要宇之冤至而免之

應星

晉書天文志曰東北七星橋上應七星故光風霽月

牽牛飲馬

似虹

張侯呂

漢書張良傳良為韓報讎始皇帝東遊良與客狙擊秦皇帝誤中副車

車馬

蠻龍

華延儁後漢書馬法傳法為豐令政有威惠人吏畏而不冶之不知為不可限以土功孟子曰子路以人濟人豈可以一一橋梁之間為小成哉

擊楫

折柱

晉書吳紀曰孫皓寶鼎元年作大橋橋柱三重柱間相去二丈五尺橋高十丈施大船舉帆過橋

淮陰屠

司馬梅

伯

晉書載記慕容德等引兵要宇之冤至而免之

石沈以繫

水涸而成

都

晉成王

伐蜀而作

邊陳不梁

魏志鄧艾傳艾伐蜀先作浮橋以木字長丈以繩貫之兩頭著地名曰石鱉水涸通河北景之以南阻深橋者本張子房所造張良為韓報讎始皇帝東遊良與客狙擊秦皇帝誤中副車始皇大索天下良乃變名姓為人所在隱匿下邳圯上有老父墮其履良為取履因長跪履之老父以足受之良殊驚老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後五日平旦與我會良如期往老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後五日早來良夜半往老父復先在又怒曰後何也去復還曰當復早來良雞鳴往老父又先在又怒曰後何也去里所復還曰當復早來良不敢臥半夜往有頃老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為王者師後十年興後十三年見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良因異之常誦習之後為漢王佐定天下封為留侯

晉惠舍

張飛斷

吳漢錯

晉書載記李雄公孫仇歸等攻涪城劉璋將張任拒守雄等不能克乃於涪水上橋西結營相持大雨流漂橋斷雄等大懼欲還任追擊之雄等乃於橋斷流上更作一橋夜潛渡襲任後任大敗退保雒城

梁

河

晉書載記慕容德等引兵要宇之冤至而免之

應星

萬里

五丈

蜀都賦注常璩華陽國志曰成都北門曰升仙橋門內東北有石橋名曰昇仙橋門外西北有石橋名曰萬里橋門內西南有石橋名曰笮橋門外西南有石橋名曰夷橋從萬里橋西上折至笮橋乃分路也

尾生期

豫讓寢

晉惠舍

隋書丁上公傳上公為人好學善屬文大業中為虎賁郎將從征遼東還至懷遠鎮屬楊玄感作亂上公與其子行本行儼等率兵擊破之玄感敗走上公追之及於上谷之石門山玄感與麾下數百人結陣自守上公縱兵擊之玄感大敗與其弟積善及麾下十餘人皆被擒送於涿郡斬之傳首京師

玩月

觀燈

張飛斷

吳漢錯

晉惠舍

瑣窗抱樓

補置宮

蘇軾捐犀帶

玉杵

裴航得

丁卯

子午

丁晉公集賢院學士月中否取杜撫之化為汎月橋色如銀行數百步城中公遠曰此宮地仙女數百人見設之盛五色雲大四方知元稹少年何至此時之盛石橋在開元觀東白居易以雁集兩岸小兒於下鑽之有三歲不知其姓以得重之鳥無下鑽之有人見其可用為僕乃以雁集兩岸小兒於下鑽之有三歲不知其姓以得重之鳥無下鑽之有人見其可用為僕乃以雁集兩岸小兒於下鑽之有三歲不知其姓以得重之鳥無下鑽之有人見其可用為僕乃

採虹橋 吹簫橋 鳳凰橋 烏鵲橋 銷魂橋 歸老橋 懸燈橋 累石橋 魁星橋 跨石橋

跨長津已數逢仙客乘虹渡猶人參下位司職渭之陽富平移

玉河橋在順天府治東南玉河之上凡三跨長安街一跨文德坊一跨城垣一

竹橋 楓橋 杜南有竹橋在城西杜牧詩暮煙秋雨過江樓橋在開封府汴梁故道上

橋四

原詩梁簡文帝賦得橋詩曰浮梁既衡險通汲信可陵乘空寫渭石跨岸擬河冰斜開隱濁霧布影入清澠方知歌淚水無復榜荼鷹 又詠壞橋詩曰虹飛亘林際星渡斷山隅斜梁懸水跡畫柱脫輕朱 又石橋詩曰惠子臨濠上秦王見海神寫虹便欲飲圖星逼似真庾肩吾石橋詩曰秦王金作柱漢帝玉為梁仙人飛往易道士出歸難 蕭若靜石橋詩曰連延過絕澗迫遞跨長津已數逢仙客乘虹渡猶人參下位司職渭之陽富平移鐵鎖甘泉運石梁跨虹連絕岸浮鼇續斷航春舟鸂鶒色流水桃花香星精逢漢帝釣叟遇周王平堤石岸直高堰柳枝長美言杜元凱河橋獨舉觴 王褒和治渭橋詩曰東流仰天漢南渡似牽牛長堤通甬道飛梁跨造舟使者開金堰太守擁河流廣陵侯濤水荊陝望陽侯波生從故舶沙漲涌新洲天星識韓對檢玉應沈鈞空悅浮雲賦非復採蓮謳 宗羈登渭橋詩曰仲山朝

飲馬還坐渭橋中南路臨別館北望盡雜宮四面衣裾合三條冠蓋通關香想和季雲起憶成公地上相知早雞鳴幸共同　陳陰鏗賦得渡岸橋詩曰畫橋長且曲傍險復憑流寫虹晴尚飲凋星盡不收跨波連斷岸接路上危樓欄高荷不及池清影自浮何必橫南渡方復似牽牛　唐太宗賦得浮橋詩曰曲岸非千里斜橋異七星虧低逢鵲渡還高值浪驚水搖文鷁動纜轉錦花縈遠近範輪影輕重應人行　張文琮賦橋詩曰造橋浮渭日觀石表秦初星文通漢虹勢向凌虛已授文成履空題武鄴書別有臨濠上樓傍獨觀魚

齡天津橋臨宴詩曰清洛象天河東流形勢多朝來逢燕喜春盡却娑和泉鮪散時躍林禽恩頻若此為樂奈人何　韓愈方橋詩曰非閣復非船可居兼可過君欲問方橋方橋如此作　杜甫竹橋詩曰伐竹為橋結構同褰裳不涉往來通天寒白鶴歸華表日落青龍見水中顧我老非題柱客知君才是濟川功合歡却笑千年事驅石何時到海東　宋鄭毅垂虹橋詩曰三百闌干鎖畫橋行人波上踏瓊瑤插天帶蜃玉腰闊跨海鯨鯢金背高路直鑿開元氣白影寒壓破大江豪此中自是銀河接不必仙槎八月濤　劉彥沖洛陽橋詩曰跨海飛梁疊石成曉風千里渡瑤瓊雄如建業虎城峙勢若常山蛇陣橫脚底江濤時洶湧望中煙嶼晚分明往來利涉歌遺愛誰復顯橋繼長卿　況志寧百花橋詩曰波光清淺玉虹橫過客誰題柱上名錦繡鋪張春色滿小車花下麗人行　蘇軾惠州東新橋詩曰群鯨貫錢索背負橫空覺首搖翻雪江尾插崩雲溪機牙任伯縮張落隨高低輒轆轤卷巨索青蛟挂長堤犇舟免狂觸脫筏防撞撐一橋何足云誰傳廣東西父老有不識喜笑爭攀躋魚龍亦驚兆雷霆生馬蹄嗟此病涉久公私留滯民食此險出沒如鳧鷖似賣失船壺

如去登樓梯不知百年來幾人如沙泥豈知濤瀾上安若堂與閣往來無晨夜醉病休扶攜使君領我言妙割無牛雞不云二子勞歎我捐腰犀我亦壽使君一言聽扶桑常當修未壞勿使後嗟臍　又西新橋詩曰昔橋本千柱挂湖如斷覓浮梁陷積淖破版隨奔溪笑看遠岸沒坐覺孤城低聊因三農隙稍進百步隄炎洲無堅植滾水輕推擠千年誰在者鐵柱浮羅西獨有石鹽木白蟻不敢蹄似開銅駝峯如鑿鐵馬蹄崇崇類鞭石山川非會稽嗟我久閣筆不書紙尾驚蕭然無尺壁欲駕飛空梯百尺下一栈椓此百尺泥探囊賴故侯寶錢出

金閨父老喜雲集簞壺無空攜三日飲不散殺盡西村雞似聞百歲前海近湖有犀那知陵谷變枯瀆生荻蘆

後來勿忘今冬涉水過臍

王安石垂虹橋詩曰三江五湖口地與天不隔日月所敲虧東西渺然白漫漫北斗浩浩浮南極誰投此虹蜺欲濟兩間阨中流雜蹙氣機橋相承冀初疑神所爲滅沒在頃刻晨興在其上傲兀至中眞獨監造化工不謂因人力今君持酒漿談笑顧賓客頗誇九州物壯麗此無敵焚煌丹砂柱璀璨黃金闕中家不應始助我皆蒙殆憾予獨不可愚當采歸夕陽寺掩暗鳥在秋水橋空孰鴨飛寄語里閭休復

淵鑑類函卷三百五十二 十八

物力

陸游丁卯橋詩曰小橋流水繞孤村一徑桑麻帶雨昏老漁無事作詩句閑鷗不解喚人呼

丁卯橋應勝午橋

曾鞏海

岸風月江山主丁卯橋應勝午橋

宋祁空曲洶洶投奔川蕩光下照之忽作龍騰天常恐

晁回愛中有瞿塘船

黃潛金陵天津橋詩曰五雲雯

落渺天涯陳迹蒼茫月自斜畫角已吹邊塞曲紅藍新

長內園花可憐遺老埋黃壤曾倚春風望翠華好在北

山猿與鶴依然同住舊煙霞

明劉西村分題楓橋詩曰涼風起蘋末送子過楓橋落日聞征雁空江生暮潮

星沉吳渚闊雲入楚山遙歸去秋堪把芙蓉葉未凋

王逢垂虹橋詩曰長虹垂絕岸形勢壓東吳風雨三江合梯航百粵趨葑田連沮洳鮫室見鼅魚危私怪鵾夷子初心擅霸圖

高啟歸吳至楓橋詩曰遥看城郭尚疑非不見青山舊塔微官秩加身應謬得鄉音到耳是眞歸夕陽寺掩暗鳥在秋水橋空孰鴨飛寄語里閭休復

淵鑑類函卷三百五十二 十九

賦

唐杜頠滿橋賦曰溶溶元灞分經秦川之有餘褰紅幡兮代造舟之欣初飛梁黔以霞起綵柱曄其星舒九陌成湊三條所如連山疊翠而西轉羣樹分形而東睇見咸陽之爲墟杲杲初霽黃塵滿路登望長安之如綺黃翻車度將軍之獵騎以旣上已禊于洪源晚具遊宴戚出國門七葉衣冠憧憧而遥度五侯車馬奕奕而騰軒鐘鼓既列絲竹亦繁秦聲嘔哇楚舞叢雜帷帘紛其霧委羅綺霑以雷沓掉輕舟之悠悠順清流之納納時憑倚以觀此喜煙花之環合

閻伯理河橋賦曰憑險作固夾帨喉之重關用舍而通連秦晉之長道東西水游義非待於秦求襟帶山河固可兼於魏寶爾其憧憧往還曳曳空閒華柱上征殊馬援之標界石臺中聳若鼇

力之負山偉哉武侯時賞兹國況天極要作限通塞旁
達無垠下臨不測舟形崎嶬似火龍之飲川梁勢編綿
疑海鵬之點翼其極物也有來斯適其濟時也遐方不
極　張仲素河橋竹索賦曰因大索以橫流俾羣材之
攸仰皆恃此以綰繫故不憂夫版蕩徒謂其動挺爲質
連延不一或指遠岸以孤引或自中灘而對出苟易志
而殊途亦齊勞而共逸縱奔湍激射浮滿迅疾駭聲騰
雷驚波湊日雖前後之鼓怒終上下而駢比拔山之倫
扛鼎之疋雖則取之大壯抑亦乾之或失豈不以順事
安排故能守乎元吉斯乃道濟行路功深模軌人有觀

於投足物寧憂於濡尾　韋充鞭石成橋賦曰在昔靈
氏八表初吞言巡日域遂瞰海門感名初牽以表迴山
之力崚嶒斯至皆呈見血之疹誠陰陽之不測與天地
而長存當其大駕臨流羣官列位皇威赫其斯震巨石
砥以前至豈惟溫玉皆符投水之姿不俟造舟自叶濟
川之利所以驅汗漫走嶙峋駕巨鰲越通津始蔵蔵而
聚轉忽蕩蕩而惟新岳立星馳異成名於隕宋神符鬼
助若受命於強秦故得勢壓長源影分高浪似迫宮刑
之急如構凌波之壯萬靈却走譙朝景以先驅五色爭
臨杳如虹之可望　陸賦曰目斷波中過巫

峯之十二心馳路半到荊門而五千徒觀夫隱塞東流
峥嶸二邑揭華表以相攸刻仙禽而對立俄鷁迴復潮
生而夕月初明孰敢爭先帆去而秋灘正急眇天末之
殊方有人間今與鄉顧盼而層陰動色徘徊而浮柱生
光飾丹艧以雖同彼臨淮海度軒車而既易此對銅梁
古來幾許行人曾經此路跨綠岸以長存俯清流而下
注寧爲駐足之所莫問傷心之故
增　鮑溶元宗石橋銘曰恭聞勝蜀館住遊苔深石暗
山斜路幽橋非七夕節是三秋愛停舟共此淹留
張說石橋銘曰兵梁架海石鞭空上鎖銀河

中橫漢鵲規天拖虹仙聖來往風雲路通
增　記宋參襄萬安渡石橋記曰梁州萬安渡石橋始造
於皇祐五年四月庚寅以嘉祐四年二月辛未訖功營
址於湔氐水爲四十七道長二千六百丈廣丈有五尺
翼以扶闌如其長之數而兩之歷金一千四百萬緡其
事者虞錫王實許忠淳屠義凌宗善等十有五人既成
太守蒲陽蔡襄爲之樂合燕飲而樂之明年秋蒙召還
京路由是出因記所作勒於岸左

道路一

原　劉熙釋名曰道蹈也路露也言人所蹈而露見也

釋名曰塗度也言所由得通度也堂塗曰陳言賓主相迎陳列之處　又曰城下路謂之濠步所用道謂之蹊

增 周禮曰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　原 又曰匠人營國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凡道路之舟車轠互者叙而行之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爲辟禁野之橫行徑踰者之岐旁二達謂之劇旁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七達謂之劇驁八達謂之崇期九達謂之逵廟

中路謂之唐　廣雅曰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歧旁二達謂之劇旁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七達謂之劇驁八達謂之崇期九達謂之逵廟

晉陳阡陌衛亦道路別名　五經要義曰將行者有祖道一曰祀行言祭祀道路之神以祈也　三輔故事曰桂宮別遶十里內有複道橫北渡西至神明臺　任豫益州記曰江曲由左攡道按圖在陰平北於成都爲西北道　鄧艾束馬懸車之處　風俗通曰南北爲阡東西爲陌　增 三輔決錄曰長安城面三門四面十二門皆通達九達以相經緯衢路平正可列車軌十二門三塗洞開隱以金椎周以林木左右出入爲往來之徑行者升降有上下之別　郡國志曰

雍州軹道在道化門東北十里

道路二

增 淮南齊俗曰帝顓頊之法婦人不得通度也堂塗曰陳言賓主相迎陳列之處　又曰城下路謂之濠步所用道謂之蹊之於四達之衢令之國都男女切踦肩摩於道其於俗一也　原 博物志曰文王以太公爲灌壇令暮年風不鳴條文王夢一婦人甚麗當道而哭問其故曰我泰山之女嫁爲西海婦欲歸灌壇令當直道而德吾不敢以乘風雨過　增 韓子曰管仲從桓公伐孤竹春往冬返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

原 呂氏春秋曰子產相鄭桃李垂於衛　增 呂

樂成曰孔子用魯三月男子行乎途右女人行乎途左財物之遺者民莫之舉　列女傳曰楚野辯女者貉氏妻也鄭簡公使大夫聘於荊於狹路有一婦人來車與大夫遇擊折車軸大夫怒將執而鞭之女曰妾聞君子不憂怒不貳過今狹路之中妾之避也極矣而子大夫之僕不肯少伺是以廢大夫之車而反執妾豈非遷怒哉不怨僕而怒妾豈非貳過哉　水經注曰漳水北逕祭陌西戰國之世徐亞爲河伯娶婦祭於此陌西門豹投亟河中漘祀雖斷絕地留祭陌之名　史記曰張良至襄中因說漢王燒絕棧道以備諸侯盜兵亦示項王

無東意 原 漢書曰惠帝爲東朝長樂宮作複道方築高帝廟南叔孫通曰陛下築複道高帝寢衣冠月出遊高廟子孫奈何宗廟道上行哉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矣願陛下益廣宗廟大孝示愼夫人新豐曰此走邯鄲道也 增 前漢書曰鮑宣爲司隸丞相孔光四時行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宣沒入其車馬 又曰王霸爲上谷太守治飛狐道堆石做上道迷不知東西曰朝兵所從我者爲聰明睿智有

功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之爲耶止其役帝壯之曰眞丈夫哉 通鑑曰陝州水陸運 原 東觀漢紀曰逢萌被益矜改方向不知安能濟政即駕而歸 增 後漢書曰建初八年鄧弘爲大司農舊文趾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治泛海而至風波艱阻沈沒相系弘奏開零陵桂陽嶠道至今爲常路 雒記曰隋煬帝發江淮民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凿渠廣四十步傍皆築御道植以柳焉 大唐新書曰高制京城內金吾曉禁傳呼以戒行者馬周獻封章始置街鼓俗號鼕鼕公私便焉有道人裴修然歌詞曰遮莫鼕鼕鼓須傾滿滿杯金吾倘借問報道玉山頹 通鑑曰貞觀二十一年以鐵勒回紇等十三部內附諸酋長奏稱臣等旣爲唐民往來天至尊所如請父母請於回紇以南突厥以北開一道謂之參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驛各有馬及酒食以供過使歲貢貂皮充租稅 地里志曰洋州興道有駱谷路南口曰儻谷北口曰駱谷真符本華陽天寶八載開清水谷路復置因鑿山得玉冊更名 又曰韶州始興有大庾嶺新路開元十七年詔張九齡開 唐書曰帝幸汾陽宮狄仁傑爲知頓使并州刺史沖元以道出妬女祠俗言咸服過者致風雷之變更發卒數萬改馳道狄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之爲耶止其役帝壯之曰眞丈夫哉 通鑑曰陝州水陸運使李泌奏自集津至三門開車道十八里以避砥柱之險 國史補曰度支欲取兩京道中槐樹爲薪吏栽小樹先下符牒華陰華陰尉張造判牒曰名伯所憩尚不翦除先皇舊迹豈宜斬伐乃止 地里志曰貞元七年刺史李西華自褒田至內鄉開新道七百餘里迴山取途人不病涉 尚書故實曰李白嘗爲蜀道難歌曰蜀道難難於上青天白以刺嚴武也後陸暢復爲蜀道易易於履平地暢以俊辭显也 唐新語曰陸象先爲益州長史奏嘉邛路遠請鑿峨之南以從捷近發卒從役民人不堪多道亡病死左拾遺張宣明監姚崇諸軍

事兼招慰使乃親驗其路審其難險移牒益州曰此路高山臨雲深谷無影至有斗絶巨險殆不通人跡徑之者必搏壁傍崖脅息而度雖竟日登頓二十許里未人猶堪下淚鐵馬亦可蹄穿象先覽之兢惕遽罷役仍舊路以聞蜀人賴焉　唐史曰高駢鎮安南使者歲至乃鑿道五所置兵護送其徑有青石或傳馬援所不能治有雷碎其石乃得通因名道曰天威

原

劇駭　方軌　上詳

羊腸　詳見武帝紀

鹿蹊　馬跡　四衢　八達　九線　上詳

交會　多岐　雉閒　狗迎　鏡

除礙　掩骼　開通　平易　蕩塞　樹阻　設祖　燒棧　有蕩　無

必循　不徑　達陷　絶　掌修　除　且長　保路　閉塗　甚夷

禁馳騁 禁歌哭 修閭氏掌以兵

司空視 國語雨畢而除道十月塞

司寇詰 道禁

可南北通子午 楊雄王莽時通子午谷後漢語羅子午北

合方掌 詳前

雨畢除十月塞 國語雨畢而除道十月塞謂修治

合方掌達天路絕 合方氏掌采造天子之道路不得使人采造

禁馳騁 禁歌哭 修閭氏掌以兵

司空視 禁

龍尾垂地 鶴阿黃翰入山來路忽見大龍駢其甘路即谷元設斛龍尾道自平開凡屈曲七轉由井泉門北望宛如龍尾垂於地焉所以書石爲之至今石住猶存焉

阻塞 四會五達道路謂道路壅塞不通也

修迴 迴遠也路長也暗塞迴遠石修迴會達之遠也

邏倚 一高一下一曲一直長遠也

危阻 巉巖倚崎

可畏之道也畏懼也

畏途 迷路畏險

路人 行路非親戚朋友

迷途失路 迷惑也

麻映 謝元驛詩麻映青郊

連雲 俊星連雲

桃李成蹊 史記李將軍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望芝田 俯青郊望芝田

分綺 出帝京升裝泰皇穆列野扇淥淚聯郊遊河服日

映青丘 島虛起嶼鄧陸江移林岸微岩深煙岫複歲嚴

摧碧草 年寒散崎木發扇夕聽卷蹄踐晚雲伏霞忘非易從旌軀信難牧豈慕淄官梧方辭兔園竹羈心亦何言迷蹤庶能復 隋孫萬壽東歸在路詩曰學宦兩無成歸心自不平故鄉兩千里山林猿夜鳴人愁慘雲色客意慣風聲羈恨雖多緒俱是一傷情 唐李百藥途中述懷詩曰伯喈遷塞北亭伯之遊東伊余何爲客獨守寒壘中途遥已日暮時泰道斯窮落巖桐目送衡陽雁情傷江上楓福兮良所伏今也信難逢丈夫自有志寧傷宦不公 元稹長安道詩曰漢家宮殿含雲煙兩宮十里相連延晨霞出沒弄丹闕

古道 經途古道也又通也

紫路 霧衢紫路帝京也都邑中通也

夷塗 阿房宮賦夷塗周行也

印鳥路入山煙 封詮路危行木杪

道路四

**宋謝靈運入東道路詩曰整駕辭金門命旅惟詰朝限居顧歸雲指塗泝行潮陵隰繁綠杞墟圃榮紅桃鶯鳥聲轉方雉鳴雊相應感和節榮華感物謠彰邑里密緬邈江海遊滿目皆古事心賞貴所高譬連

春雨依微自甘泉春雨依微春尚早長安費遊愛芳草
寶馬橫來下建章香車却轉避馳道費遊誰最貴衛霍
世難比何能蒙主恩幸遇邊塵起歸來甲第供皇居朱
門歲歲臨九衢中有流蘇合權之寶帳一百二十鳳凰
羅列含明珠下有錦繡翠被之燦爛博山吐香五雲散
麗人時閣情態頭上鴛鴦金印授盧兒歡榮若此何所苦
聚散一聲愁碧霄山珍海錯棄藩籬烹犢炮羊如折葵
既請列侯封部曲還將金印授盧兒歡榮若此何所苦
但苦白日西南馳　宋歐陽修奉使道中作詩曰執手
意遲遲出門還草草無嫌去時速但願歸時早北風吹
雪犯征裘夾路花開問馬頭若無一月還家樂爭奈千
山遠客愁　又曰爲客莫思家家客行方遠道還家自有
時空使朱顏老禁城春色暖融怡花倚春風待客歸勸
君還家須飲酒記取思鄉未得時　元熊鉌越州道中
詩曰野田秋溜正凝凝新翠喬林繞舍環淡日凝煙橫
別浦斜風吹雨過前山紫鹿初放牛羊出漁艇方攜蟹
蛤還自笑平生好遊覽天教長在水雲間　元好問陽
翟道中詩曰長路伶俜傍裹羈懷蒼莽中千山分晚照鴈
籟入秋風須見參旗縮虛傳朔漠空故園歸未得細問
北來鴻　又藥山道中詩曰西風砧杵日相催著破征
衣整未迴白雁已銜霜信過青林間送雨聲來　又岳
山道中詩曰野禾成穗石田黃山木無風雨氣涼流水
平岡儘堪畫數家村落更斜陽　耶律楚材王屋道中
詩曰勝克河中號令齊神兵入自太行西暮暮煙鎖天
壇暗漠漠雲埋王屋低風軟却教冰泛水寒輕還使雪
成泥行吟相像曹懷景多少梅花折玉溪　劉秉忠嶺
北道中詩曰雨霽輕煙鎖翠嵐五更殘月照征驂王戈
定指何方去天意仍教我輩參霸氣堂堂在西北長庚
朗朗照東南江山如舊年年換誰把功名入笑談　郝
經滿城道中詩曰十二西郎縹緲中顛行辟立插晴空
欲攜天地諸山去不逐秦鞭過海東　趙孟頫清河道
中詩曰楊舲清河流開篷秉秋曉潮斑被堤花委蛇順
流藻天清去雁高野闊行人小故園歸有期客愁淨如
埽　張養浩中都道中詩曰細草和煙展荒郊雜花勻
簇道旁春鳴禽暗野樓無樹破屋荒山住有人露濕收
袍寒視月風餐行缽暗凝塵去年閩海今沙漠贏得霜
華鏡裏新　薩都剌吉安道中詩曰西風吹雁不成行
萬里孤舟下夕陽度峽冷風欹客帽卷簾涼月落琴牀
江湖水滿鷗偏樂花柳春深馬正忙又看青原山色好
故鄉歸計喜相將　黃鎮成東陽道中詩曰出谷蒼煙

薄穿林白日斜岸崩迂客路木落見人家野碓喧春水
山橋枕淺沙前林烏相熟疑是早梅花　劉汪廣洋嶺
南道中詩曰過盡梅關路灘行喜順流湟江元到海橫
石不容輈嶺樹垂紅果汀沙聚白鷗從來交廣地還是
古揚州　張羽金陵道中詩曰孤舟曉出古關西江樹
蕭疎遠壞堤七閩前夜雪三茅峯頂暮雲齊酒家
寂寞人稀醉車馬縱橫客易迷迢遞漸看宮闕近月明
時聽夜烏啼

原　碑　陳徐陵丹陽上庸路碑曰臣聞在天成象咸池屬
於五潢在地成形滄海環於四瀆國險者固莫金湯儲
蓄者因於轉漕貨財爲禮專侯會通厥田爲上皆賚涔
滹大矣哉坎德之爲用也是以握圖之主財以利民御
斗之君因之顯教上哉少昊初命水官逖矣高陽爰重
寶職弃爲大司於是九澤藏疏禹作司空然後百川成
章開華山於高掌鑿靈泊於周原莫匪神功皆由聖德
我大梁之受天明命勞已濟民有道稱皇無爲曰帝若
夫雲雷草創商點之動鑄寶鼎於昆吾安能紀勒
陳鳴鐘於豐鎬豈或揄揚斯固名言之所絕也及乎膺
斯寶圖大極橫流屆至道於汾陽勞凝神於藐射聖人
作樂籥韶備以九成盡禮春宮總於三代豈止金門桴

竹玉尺調鐘公帶獻明堂之圖匡衡建后土之議若斯
而已矣天降丹鳥既序孝經河出應龍乃弘周易若夫
固天將聖垂意藝文五色相宣八音繁會不移漏刻纔
命口占御紙風飛天章海溫皆紫庭黃竹之詞晨露卿
雲之藻漢之兩帝徒有詠歌魏之三祖空云詩賦以爲
彭老之教終沒愛河儒墨之宗方難火宅豈如五時八
會之殊文天上人中之妙典雪山羅漢爭造論門鷲嶺
名僧俱傳經藏香象之力特所未勝秋兔之毫書而莫
盡忠信爲寶優游免於白馹明德惟馨山川含於騂犢
至如月雄金虎泥染石牛蓍蔡朝興旁池晚至而清曜

幾動纖羅不搖高閈將臨油雲自關陽烏馭日寧曜武
貴之功飛雨啟天無待期門之蓋震維聚德非曰尚年
若發居鄧德莊在漢壽如白馬既凝廣陵之江山曰金
牛用險海湖之路專州典郡青鬼赤馬之船皇子天孫
鳴鳳飛龍之乘莫不欣斯利涉玩此修梁乍擁節而長
歌乃擬金而鳴籟斯實曠世之奇功無疆之鴻烈者也
銘曰后王降德于衆兆民高文象緯如義殷神業冠遷
夏功踰入秦時維大禹象及阿人慧而方雷禪枝獨春
帝德惟厚皇恩甚深覩乎禹迹見我堯心

封疆一

增 說文曰封爵從之從土從寸徐曰各之其土地寸守其制度也隸作封從圭所執也疆界也　又曰封封也兩國之界曰疆　周禮曰大司徒制其畿疆而溝封之（王畿穿地爲阻區也封謂起土界也）　又曰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二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又曰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　又曰職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國曰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在王畿外

各方五百里　大戴禮曰五十里爲疆　書曰侯于之疆　詩曰徹申伯土疆　又曰侯自阮疆　前漢書曰同十爲疆疆十爲畿畿方千里　又曰分境畫疆

封疆二

原 白帖曰燕莊王送齊桓公入齊境公曰非天子命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地與之

增 左傳曰宋鄭之間有隙地宋鄭爲盟曰勿有是　史記曰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傍陰山下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　又曰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衆北擊胡悉收河

封疆三

申畫　愼守畫　申明守事愼守其一端其小者

溝封　立封溝爲畿地王子弟所居之邑四郊之內曰郊四郊之外曰甸甸外曰稍稍外曰縣縣外曰都都之外曰畿畿外曰野

地域　六遂　遂士掌四郊之法以治其政令之禁與其戒命之事以教其所治之民而平其獄訟之中以聽其辭訟之成以行其賞罰之令以糾其守職而賞罰之凡作事用衆則掌其政令之禁與其戒命之事以教其所治之民而平其獄訟之中以聽其辭訟之成以行其賞罰之令以糾其守職而賞罰之凡作事用衆則掌其政令

脫簡 綺分絲里谷馬生駒曰地圖文

四郊　四郊之本也其餘皆爲縣都之所屬也

治都　都鄙之官掌

有定疆 疆場之邑一彼一此側有定分也 溝洫 諸侯正封疆之法 都家 子產
云田有溝洫主之封疆溝洫以通水道都家治四百里
至五百里公卿食邑都主治之 地送迎 拓畫送使人典其事 客聘送迎
前引 封疆之法 令尹開 領谷以人主令尹 封人典
如國之有封疆者拓土畫疆 封人
宋鄭之隙 吳楚之釁 入境割地 無主啟戎 諸侯撫封 井疆
二家怨讎盛衰邑也而
一破吳楚之釁始於爭女
主則啟戎心 天子經略 表助險固 提舉封數
周禮職方氏乃
掌四方之圖以
辨其邦國都鄙
四疆 九服 禮夏官職方
疏之服宮服之
外侯甸男采衛
蠻夷鎮藩各
在王畿外各
方五百里 侵徹 尚書
大傳曰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各在王畿外各方五百里 周名主
封疆
吳蜀界之 公羊傳白狼白馬
黃山縣有銅 閉玉關 立銅柱 恢復
公羊傳曰自陝而西召公主之自陝而東周公主之二年程善與蜀將
記馬援到交阯分界 開拓 河本紀宋文帝有恢復
主曰河南舊是索土中分
末嬛已關 房元齡等陸下拓地開疆土
前漢地理志分境畫疆據
唐記王忠嗣徙河東
度白雲中至朔方 養廣數千里據要險築城
本傳忠嗣之庭口
口唐薛仁貴取漢
河北三受降
險斥地 堡斥地 甚遠
城首尾應以絕寇之路 明皇實錄曰朔方軍北
與突厥以河為界河北有
雲神祠祭酹而
牧馬料兵而後渡河
易生顧望 欲無侵漁 赤嶺界碑 玉斧畫地 前二洋
先諭神祠祭酹而
牧馬料兵而後渡河
易生顧望 欲無侵漁 忠紀 味之田尚且如此況
節度田觀博覽群書
金節要數述地議
山之路盡得關內之
路也由是破吐蕃
關內之地築漢
欲無侵漁之患得乎
赤嶺界碑 玉斧畫地 前二洋
溝洫 都家 子產
云田有溝洫主之封疆溝洫以通水道都家治四百里
至五百里公卿食邑都主治之 地送迎 拓畫送使人典其事 客聘送迎
前引 封疆之法 令尹開 領谷以人主令尹 封人典
如國之有封疆者拓土畫疆 封人
宋鄭之隙 吳楚之釁 入境割地 無主啟戎 諸侯撫封 井疆
二家怨讎盛衰邑也而
一破吳楚之釁始於爭女
主則啟戎心 天子經略 表助險固 提舉封數
周禮職方氏乃
掌四方之圖以
辨其邦國都鄙
四疆 九服 禮夏官職方
疏之服宮服之
外侯甸男采衛
蠻夷鎮藩各
在王畿外各
方五百里 侵徹 尚書
大傳曰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各在王畿外各方五百里 周名主
封疆
吳蜀界之 公羊傳白狼白馬
黃山縣有銅 閉玉關 立銅柱 恢復
公羊傳曰自陝而西召公主之自陝而東周公主之二年程善與蜀將
記馬援到交阯分界 開拓 河本紀宋文帝有恢復
主曰河南舊是索土中分
末嬛已關 房元齡等陸下拓地開疆土
前漢地理志分境畫疆據
唐記王忠嗣徙河東
度白雲中至朔方 養廣數千里據要險築城
本傳忠嗣之庭口
口唐薛仁貴取漢
河北三受降
險斥地 堡斥地 甚遠
城首尾應以絕寇之路 明皇實錄曰朔方軍北
與突厥以河為界河北有
雲神祠祭酹而
牧馬料兵而後渡河
易生顧望 欲無侵漁 赤嶺界碑 玉斧畫地 前二洋
先諭神祠祭酹而
牧馬料兵而後渡河
易生顧望 欲無侵漁 忠紀 味之田尚且如此況
節度田觀博覽群書
金節要數述地議
山之路盡得關內之
路也由是破吐蕃
關內之地築漢
欲無侵漁之患得乎

淵鑑類函卷三百五十二

佛寺一

原 釋名曰寺嗣也治事者相續於其內本是司名西僧乍來權止公司移入別居不忘其本還標寺號文殊師利菩薩經曰佛初得道在摩伽陀國伽耶山寺增一阿含經曰波斯匿王白世尊此僧伽戶水劍福妙最是神地次造寺世尊曰汝等五王此處造寺長夜受福世尊即申右手從地中出如來而告曰欲作神寺當依此法　佛遊天竺本記曰達嘓國有迦葉佛伽藍穹大石山作之有五重最下爲鷹形第二層作獅子形第三層作馬形第四層作牛形第五層作鴿形名爲波羅越　支羅越名鳥　增 六帖曰佛圖有精舍五一給孤園二靈鷲三栴檀池四蘇羅樹五竹林園　又曰精舍梵宮寶地化城淨山鷲峰紺園雖殊字皆佛寺名　事物紀原曰漢明時自西域以白馬馱經來初止鴻臚寺遂取寺名置白馬寺即僧寺之始也　釋氏要覽曰招提菩薩皆古佛號即今十方住持寺故寺謂之招提或名伽藍或名道場其實一也　白樂天草堂記曰匡廬奇秀甲天下北峰曰香爐峰北寺曰遺愛寺　舊在城中今在城外宋閔忠寺有唐景福元年重藏舍利記其銘曰大燕城內地東南隅有憫忠寺門臨康衢憫忠寺舊在城中今在城外西南僻境矣　又曰臥佛寺西南里許爲廣應寺寺有白松箕踞其下望見碧雲香山諸寺寺西爲木蘭陀

佛寺二

增 法苑珠林曰西方有八神相貌猙獰身被金甲手持寶刀名曰金剛常衛世尊說法於雷音寺　陸元暢云周穆王時文殊自遠來化穆王從之即列子所謂化人也　示穆王四高臺是迎葉佛說法處因造二會道場

原 高僧傳曰漢明帝於城門外立精舍以處摩騰爲即白馬寺也名白馬者相傳云天竺國有伽藍名招提其處大富有慈國王利於財將毀之有一白馬繞塔悲鳴即停毀自後改招提爲白馬處多取此名焉　增 後漢書曰以助仁祠伊蒲之供　伊蒲食也　又曰陶謙大起浮圖寺上累金盤下爲重樓堂閣周迴可容三千許人作黃金塗像衣以錦綵每浴佛輒多設飲食布席於路其就食及觀者且萬人　高僧傳曰晉惠遠住廬峰龍泉精舍刺史桓伊又於山東立房殿即東林寺

也絕塵清勝之實不期而至彭城劉遺民豫章雷次宗雁門周續之新蔡畢穎之南陽宗炳等凡百有二十三人並棄世遺榮依遠游止得入白蓮社陶淵明曰若許飲即往矣遠許之遂造因勉令入社陶攢眉而去　廬山記曰惠遠居廬山東林寺送客不過溪一日與陶淵明陸靜脩共話不覺踰之虎輒遂嘯三人大笑而別後建三笑亭　雜記曰義里有京兆人杜子休宅時有隱士趙逸之是晉武帝時人晉朝舊事多所記錄正光初來止京師指子休宅歎息曰此中朝時太康寺也時人未之信遂問寺之由逸曰龍驤將軍王濬平吳之後始立此寺本有三層浮圖用磚為之指子休園曰此是故處掘而驗之果有磚數萬并有石銘曰晉太康六年歲次乙巳九月甲戌朔八日辛巳儀同三司襄陽侯王濬造子休竟捨宅為靈應寺　宋書曰謝尚嘗夢其父曰西南有氣至衡之必死汝宜脩福造塔寺可禳之若未暇立寺可杖頭刻作塔形見氣來指之可却尚遂刻小塔施杖頭後果有異氣從天而下直衝尚家以杖指之氣便迴散闔門獲全尚遂於永和四年捨宅造寺名莊嚴寺　又曰巢尚之甚聰敏時百姓欲為孝武立寺疑其名尚之應聲曰宜名天保詩曰天保下保上也　又

曰虞愿為散騎常侍明帝起湘宮寺帝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販婦錢所為佛若有知當慈悲哀愍罪高浮圖何福之有　又曰明帝以故宅起湘宮寺費極奢侈以孝武莊嚴寺七層帝欲起十層不可立分為二刹各五層梁志曰天監初天竺僧智藥自西土來泛船至韶州曹溪水口聞其香掬其水嘗味口此水上流有勝地尋之遂開山立石　國史補曰梁武帝造佛寺令蕭子雲飛白大書一蕭字號曰蕭寺　梁書曰武帝以三橋舊宅為光宅寺敕周興嗣與陸倕各製寺碑及成奉帝以興嗣所製自題　又曰謝舉宅內山齋捨以為寺泉石之美殆若天成舉託情元勝尤長佛理註淨名經嘗自講說　又曰江紑年十三父蔭患眼紑夢一僧曰針慧眼水即癒蔭與草堂寺僧智者善乃因智者啓捨牛屯里舍為寺乞賜嘉名敕荅曰近見智者曰慧眼者五眼之一可以慧眼為名及就創泄故井井水清冽異常依夢取水洗眼遂癒　又曰何氏自晉司空充宋司空尚之世奉佛法建立塔寺至敬容又捨宅為伽藍趨勢者因助造構敬容蓋亦不拒故此寺堂宇弘麗時輕薄者因呼為衆封寺　建康實錄曰一乘寺梁邵陵王綸造寺

門徧畫四面花代稱張僧繇手迹其花乃天竺遺法朱及青綠所成遠望眼暈如四面就視即平世咸異之乃名四面寺　又曰牛頭山西峰中有窟不識深淺故老相傳曰辟支佛所出梁武帝於窟中置寺名曰仙窟有石鉢莫知其所由來形狀甚古　隋史曰常琛侍煬帝遊寶山帝曰幾時得到上方琛曰昏暗應須到上方左右皆失笑　傳燈録曰六祖初寓法性寺風揚旛動有二僧爭論一云風旛動一云旛動六祖曰風旛不動心自動耳　萬花谷曰唐顯慶中王元策使西域見維摩故宅所築石室以千版縱橫量之得十笏因名曰方丈室

六帖曰武后將造浮屠大像度費數百萬官不能足更詔天下僧日施一錢助之狄仁傑諫曰今邊陲未寧宜寬征鎮之徭省不急之務　又曰景隆中盛興佛寺公私疲匱辛替否上疏曰佛者清淨慈悲體道以體物不欲利以損人不禁身以害敏今三時之月掘山穿地損命也殫府虛幣損人也廣殿長廊禁身也損命則不慈損人則不愛禁身則不清淨寧佛者之心乎　雜俎曰大同坊雲花寺唐大曆初僧儼講經天雨花至地咫尺而滅故名　又曰都下佛寺神像往往有鳥雀不污者夙翔山人張盈言或有佛寺金剛鳥不集者非其靈

驗也蓋由取土處及塑像時偶與辰王相相符也　唐書曰憲宗元和中吐突承璀領功德使盛脩安國寺奏立聖德碑先搆樓請學士撰文欲以萬緡酬之上命李絳為之絳言堯舜禹湯未嘗立碑自言聖德惟秦始皇刻石高自稱述未審陛下欲何所法且敘脩寺之美豈所以光聖德耶上命曳倒碑樓承璀言樓大不可曳上厲聲曰多用牛曳之承璀不敢言乃用百牛曳之遂倒

高僧傳曰智藏宿靈曜寺夜暫用心見金光照曜一室洞明問其故答曰此中奇妙未可得言　金山寺記曰金山舊名浮玉唐有頭陀斷手以建伽藍忽一日於

江獲金數鎰來聞賜名金山寺　帝京景物略曰杭州上天竺觀音大士像晉天福中僧道翊見瑞光發澗得奇木刻之後漢乾祐中僧從勲自洛陽奉舍利安大士頂至宋建炎四年兀术入臨安高宗遜於海兀术聞佛像所在遂與玉帛圖籍盡航而北僧智完率徒以從至燕舍都城西南五里之玉河鄉建寺奉之此觀音寺也天順壬午土人權五脩之成化丁酉僧德顯又脩之因得石土中乃金大定十七年所刻載天會七年梁王徙像事甚悉今寺中所奉又非晉像矣　元史世宗紀曰至元七年建大護國仁王寺於高梁河十一年三月寺

成十六年八月置大護國仁王寺總管府二十二年發諸衛軍六千八百人給護國寺脩造　紫柏禪師語錄曰潭柘寺有元妙嚴公主拜甄雙趺隱起幾逸碑背相傳妙嚴爲元世祖女削髮居此日禮觀音不輟遂留此跡　元史曰文宗天曆二年五月以儲慶司所貯金三十錠銀百錠建大承天護聖寺九月帝故宋大后全氏田爲大承天護聖寺永業十月立大承天護聖寺營繕提點所　燕都遊覽心曰順天保明寺是比丘尼焚脩處寺建白呂始正統間諫阻北征不聽後復辟念之封爲御妹建寺賜額藏天順手敕三道有寺人司户人不易入　北京歲華記曰四月初八日各寺浴佛

二梵　三利　增一阿含經曰世尊說四苦諦能補是爲二梵之福　譬喻經曰王舍國人欲作寺錢不足入海得名寶珠上國王言我有二利欲作寺入海安隱名得金寶而不貪惜三利　白馬　青鴛　上詳畜獸　須臾記曰大藏經曰白鴛伽藍　四廟　兩塔　一增一阿含經曰起四廟塔　譬喻經曰閻浮提有兩塔寺　鵠本經曰拘薩羅國寫阿比丘君依塔彌受法成此大塔　波羅越　麗跋藍　上詳敘事　麗跋藍石名阿麗跋藍石三寺尼多是薩羅以東王侯婦女也　鴻臚寺者本四夷遠國尋令別擇洛陽西廂門外蓋館舍以白馬駄經來故名白馬寺　雞園　鹿苑　昔有野火燒林林中有雉入水清羽以投其災即雞頭摩寺佛成道處　鷲嶺　鷹堂　西域有靈鷲山狀如鷹形如鷹字一名鷲嶺　舍衛　天女散花　須達布地　迦蘭施園　往唯有稠陀太子園廣八十頃太子戲問高以金布便當相與須達出金布八十頃太子精舍告成凡千三百區亦曰給孤獨園施外道以園施佛建立精舍　金像現光　相輪飛至　洛陽城西廂門外蓋有靈鷲山常聞有鐘磬時見五色光明聰於菩薩堂跌字上隱其異之宜壽里內立以光所得金像一軀高三尺弁二

四臺三會並敘事詳　化城　梵剎　法華經云法華導道中化作一城是時疲極之衆安隱想莊嚴差別名之爲剎　法華玄贊曰梵語僧伽藍此云衆園或名寺院　金繩寶坊　金繩界道黃金布地而嚴飾之　金　寶池　法華經云高顯大千寶池八功德水充滿其中　雙林　傳大士捨宅於松下建寺因雙樹名雙林　給孤長者以　祇樹　伽藍譯爲衆園梵語祇陀此云勝林給孤長者名須達多買祇陀太子園建精舍請佛居之故名祇樹給孤獨園　衆香　維摩室　維摩居士遺八菩薩萬二千人問疾維摩於是詣室天女散花　須達布地　迦蘭施園　須達出金布地與祇陀太子共造

二年五月十五日侍中中書監荀勗造聞遂捨宅爲光明寺時人咸云此地爲荀冥宅　建康實錄曰晉許詢捨永興山陰二宅爲寺家財珍異悉皆是給既成落奏孝宗詔曰山陰二宅爲寺舊是給既成落奏永興居爲崇化寺造四層塔猶欠相輪自當訪問乃是劉縣飛至西域記云諸僧伽藍頗極奇制層榱招梁棟奇形雕鏤户牖垣圖畫衆彩

寶塔　**猴池**　**鷲峰**　上下並敘事

長干　**少林**　長干寺在

龍宮　**隱樓**　四起重閣三層

重閣　**三角**　**相輪**

金陵聚寶門外吳赤烏間所製寶樓四起重閣三層相輪高聳出雲表其下並製龍宮隱樓四起重閣三角相輪高聳出雲表其下並製龍宮隱樓四起重閣三角相輪高聳出雲表其下並製龍宮隱樓四起重閣三角相輪高聳出雲表其下並製龍宮隱樓四起重閣三角相輪高聳出雲表其下並製龍宮隱樓四起重閣三角相輪高聳出雲表其下並製龍宮隱樓四起重閣三角相輪高聳出雲表其下並製龍宮隱樓四起重閣三角相輪高聳出雲表其下並製龍宮隱樓四起重閣三角相輪高聳出雲表其下並製龍宮隱樓四起重閣三角相輪高聳出雲表其下並製龍宮隱樓四起重閣三角相輪高聳出雲表其下並製龍宮隱樓四起重閣三角相輪高聳出雲表其下並製龍宮隱樓四起重閣三角相輪高聳出雲表其下並製龍宮隱樓四起重閣三角相輪高聳出雲表其下並製龍宮隱樓四起重閣三角相輪高聳出雲表其下並製龍宮隱樓四起重閣三角相輪高聳出雲表

甘露　**棲霞**　甘露寺在

飛錫　**卓龍**　飛錫卓龍

甘露棲霞名由有僧慧可容百餘人常居此寺及所鑄大鐘二口容百斛筆又有石如牛謂之很石相傳孔明仲謀論曹公坐居處記

金　**長干**　**少林**　長干寺在

龍宮　**隱樓**　**太子**　太子樓隱

金陵聚寶門外吳赤烏間所製寶樓四起重閣三角相輪高聳出雲表其下並製龍宮隱樓四起重閣三角相輪高聳出雲表其下並製龍宮隱樓四起重閣三角相輪高聳出雲表其下並製龍宮隱樓四起重閣三角相輪高聳出雲表其下並製龍宮隱樓四起重閣三角相輪高聳出雲表其下並製龍宮隱樓四起重閣三角相輪高聳出雲表其下並製龍宮隱樓四起重閣三角相輪高聳出雲表其下並製龍宮隱樓四起重閣三角相輪高聳出雲表

重閣　**三角**　**相輪**

公主創建　**開先**　**碧堂**　**集東**　**塔下**　**梁昭明太子**　**樓隱之地**　**風氣**　**修竹**　**楊成林**　**門白**　**寺特上有**　**石牧**　**類石**　**點頭**　**虎丘**　**鶴林**　**王珣**　**亭上**　**開**

北魏如蓮花在水中央東晉卿士公主所建五重之外環以巨塘塘植修竹楊成林風氣修竹楊成林風氣修竹楊成林風氣

謝王澗山唐僧自空中飛來衡水湄覩之出處紀

元章隸碑

柳公權書額

在京口城鶴門外與鶴林古竹院相望

市田

唐敬寺唐代宗朝所賜為章敬寺以資冥福

毀院

章隸碑之出處紀

刻絲觀音

畫辟羅

漢

宋元物也

百尊宮觀極壯麗之勢集曰珠山德清江紀游曰昌化寺殿鮮繪觀音輪墜於海神通力拾之及華

香火院

孟蘭會

荻園雜記京師

公權書額

唐僧自空中飛來衡水湄覩之出處紀

元章隸碑

柳公權書額

在京口城鶴門外與鶴林古竹院相望

市田

唐敬寺唐代宗朝所賜為章敬寺以資冥福

毀院

章隸碑之出處紀

刻絲觀音

畫辟羅

漢

宋元物也

百尊宮觀極壯麗之勢集曰珠山德清江紀游曰昌化寺殿鮮繪觀音輪墜於海神通力拾之及華

香火院

孟蘭會

荻園雜記京師

塔附

輪相

露槃

浮圖

脂帝

分圖一名寧塔也

瘞鶴

縣華

於昔有比丘持錫飛來此山

刻杖頭

見海中

記曰永寧寺元年靈

舍利

洛陽伽藍記曰西方佛以少許國王覆其上後忽人授奪復處

珠網

宋書曰晉元嘉中扶南國獻之

佛告禮塔

神靈造塔

陸元

佛寺四

蓮藏

蓮界

花宮

蓮宮

寶地

香剎

梵宇

法宮

梵宮

法門

雞足山

鐵圍山

諸佛攸

館衆聖所居

恢弘象教

開設仁祠

日月天宮

瑠璃地道

布金之地

多寶之室

象法之教既

務恢張

棟宇之規所宜壯麗

塔附

夜役鬼神

宋書

施槃蓋

累甎石

佛告禮塔

神靈造塔

陸元

佛寺四

蓮藏

蓮界

花宮

蓮宮

寶地

香剎

梵宇

法宮

梵宮

法門

雞足山

鐵圍山

諸佛攸

館衆聖所居

恢弘象教

開設仁祠

日月天宮

瑠璃地道

布金之地

多寶之室

象法之教既

務恢張

棟宇之規所宜壯麗

塔附

夜役鬼神

宋書

施槃蓋

累甎石

養東藏有舍利塔中藏戒珠六十粒佛牙一具遼太康中釋惠源明成化中釋本原嘉靖中釋圓成以次營葺又有雜物殿黃龍殿每歲塔中有神燈之異馬進士及第遂爲故事　韋肇題名唐韋肇及第偶題名於慧思雁塔後

佛寺五

原詩宋謝靈運石壁立招提寺精舍詩曰四城有頓躓三世無極已浮歡昧眼前沈照貫終始壯齡緩前期頹顏迫暮齒揮霍夢幻頃飄忽風電起良緣迫未謝時逝不可俟敬擬靈鷲山尚想祇洹軌絕溜飛庭前高林映窗裏禪室栖空觀講宇析妙理　梁武帝遊鍾山大愛敬寺詩曰才性乏方便智力非善權歎逝比悠愁交臂后懷初照不與伊川同方應捧馬出永得離塵蒙　周庾信和同泰寺浮圖詩曰岩岩岱陵太清照殿比東京長影臨雙闕高層出九城栱積行雲礎幡搖度鳥驚鳳飛先駕言追善友迴輿尋勝緣面勢周大地繁帶極長川後層疊嶂遠邏迤朝日照花林光風起香山慧泉住圖雲色半輕露晚盤猶滴珠朝火更明雖連博望苑還接銀沙城天香下桂殿仙梵入伊篪庶聞八解樂方遣六塵情　陳陰鏗開善寺詩曰驚嶺春光徧王城野望通登臨情不極蕭散趣無窮驚隨入戶樹花逐下山風棟裏歸雲白窗外落暉紅古石何年臥枯樹幾春空淹留惜未及幽桂有芳叢　又遊巴陵空寺詩曰日宮朝絕磬月殿夕無扉網交雙樹葉輪斷七燈輝香盡寺浮圖詩曰遙看佛圖帶辭復垂珠銀燭踰漢汝寶鐸邁昆吾日起光芒散風吟宮徵殊露落盤恒滿桐生鳳不雛飛幡雜晚虹音絳畫鳥卵晨鳧梵世凌空下應直敲景趨帝馬咸千轡天衣盡六銖意樂開長表多寶現金軀能令苦海渡復使慢山踰願能同四忍長當出九居　庾肩吾詠同泰寺浮圖詩曰望園臨柰苑王城對鄴宮還從飛閣內遙見崛山中天衣疑拂石鳳翅欲凌空雲驚猶帶雨蓮井不生桐盤承雲表露鈴搖天上風月出琛舍水天晴幡帶虹周星疑更落漢夢似今通我后懷初照不與伊川同方應捧馬出永得離塵蒙　周

奢猶馥幡塵畫漸微借問將何見風氣動天衣　張正見陪衡陽王遊耆闍寺詩曰甘棠聽訟罷福宇試登臨兔苑移飛蓋王城列飛簪階荒猶累玉地古尚填金龍橋丹桂偃鷺嶺白雲深秋窗被旅葛夏戶響山禽清風吹麥隴細雨濯梅林　江總明慶寺詩曰十五詩書日六十軒冕年名山極歷覽勝地殊留連幽崖聳絕壁洞穴瀉飛泉金河知證果石室乃安禪夜梵聞三界朝香徹九天山階步皎月澗戶聽涼蟬市朝雷草露淮海作桑田何言望鍾嶺更復切秦川　隋薛慤和崔侍中從駕經山寺詩曰鉤陳夜聽徹河漢曉參橫游騎騰文馬

寶席菊葉散花臺御氣鸞雲迴升高鳳野開天歌將梵樂空裏共徘徊　王勃遊梵宇三覺寺詩曰香閣披青磴瓊臺控紫岑葉齊山路狹花積野壇深蘿幌栖禪影松門聽梵音遠忻陪妙躅延賞滌煩襟　又觀佛跡寺詩曰蓮座神容儼松崖聖趾鈐餘年長金跡淺地久石文疎顙華臨曲磴傾影赴前除共嗟陵谷遠俄視化城虛　盧照鄰石鏡寺詩曰古墓芙蓉塔神銘松柏煙鶯沈仙鏡底花沒梵輪前鉢衣千古佛寶月兩重圓隱隱香臺夜鐘聲徹九天　駱賓王和王記室從趙王春日遊陀山寺詩曰鳥嶺陪訪道梵宇洽棲眞四禪明靜業三

空廣勝因祥河陳盤澗慧日皎重輪葉暗龍宮密花明鹿苑春膠談筌與旨妙辨漱元津雅曲終難和徒自奏巴人　沈佺期樂城白鶴寺詩曰碧海聞龍藏青雲起雁堂湖聲應法鼓雨氣濕天香樹接前山暗溪承瀑水凉無言謫居遠清淨得空王　又遊少林寺詩曰長歌遊寶地徙倚對珠林雁塔丹青古龍池歲月深紺園潛夕霽碧殿下秋陰歸路煙霞遠山蟬處處吟　宋之問遊韶州廣果寺詩曰影殿臨丹壑香臺隱翠霞巢飛衡象鳥砌躡雨空花寶鐸搖初霽金池映晚沙莫愁歸路遠門外有三車　又宿清遠峽山寺詩曰香岫懸金刹飛泉界石門空山惟習靜中夜寂無喧說法初聞鳥看心欲定猿寒寥隔塵市何異武陵源　又遊梅心寺詩曰釋事懷三隱清襟謁四禪江鳴潮未落林曉日初懸寶葉交香雨金沙吐細泉望諧舟客趣思發海人煙顧攄仍留馬乘杯久棄船未遊龜負岳且識鳥耘田理契都無象心冥不計筌安期庶可揖天地得齊年　又題杭州天竺寺詩曰鷲嶺鬱岧嶢龍宮鎖寂寥樓觀滄海日門聽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刳木取泉遙霜序花更發冰溪葉未凋風齡尚遐異樓對滌煩囂會入天台裏看余漱石橋　張說清遠江峽

山寺詩曰流落經荒外逍遥此梵宮雲峰吐日月石壁瀉煙虹寶塔凌仙漢應龕造化功天香涵竹氣虛唄引松風檐牖飛花滿廊階激水通猿鳴知谷靜魚戲見江空靜默將何貴所貴心鏡同　又遊湖山寺詩曰空山寂歷道心生虛谷迢遥野鳥聲禪室從來塵外賞香臺豈是世中情雲間東嶺千重出樹裏南湖一片明若使巢由同此意不將蘿薜易簪纓　蘇頲武擔獨蒼然境山下玉泉鑿靈時共盡龍女事同遷松柏衡泉處幡花種福田詎知留鏡石長與法輪圓　張九齡祠紫蓋山塗經玉泉諸山寺詩曰指塗蹄楚望策馬傍荊岑稍稍松筵入泠泠澗谷深觀奇逐幽映歷覽忘嶇嶔上界投佛影中天揚梵音焚香懺在昔禮足誓來今靈異若有對神仙真可尋高僧聞逝者絕俗是初心蘇頲經行處猿啼宴坐林歸真已寂滅留跡豈堙沈法施自茲廣何云千萬金　蔣煥登栖靈寺塔詩曰三休尋磴道九折步雲霓潭澗臨江北郊原極海西沙平瓜步出樹遠綠楊低南指睛天外青峰是會稽　孫逖奉和崔司馬遊雲門寺詩曰繫馬青溪樹禪門春氣濃香臺花下出講坐竹間逢覺路山童引經行谷鳥從更言窮寂寞迴策上南峰　王維遊化感寺晏與上人山

院詩曰暮持策竹杖相待虎溪頭催客聞山響歸房逐水流野花藂發好谷鳥一聲幽夜坐空林寂松風直似秋　又登辯覺寺詩曰竹徑從初地蓮峰出化城窗中三楚靜林外九江平嫩草承趺坐長松響梵聲空居法雲外觀世得無生　孟浩然臘月八日於剡縣石城寺禮拜詩曰石壁開金像香山繞鐵圍下生彌勒見迴向一心歸松竹禪庭古樓臺世界稀夕嵐增氣色餘照發光輝講席邀談柄泉堂施浴衣願承功德水從此濯塵機　杜甫山寺詩曰野寺殘僧少山園細路高麝香眠石竹鸚鵡啄金桃亂水通人過懸崖置屋牢上方重閣晚百里見纖毫　又上兜率寺詩曰兜率知名寺眞如會法堂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庾信哀雖久何顒好不忘白牛車遠近且欲上慈航　又同諸公登慈恩寺塔詩曰高標跨蒼天烈風無時休自非曠士懷登茲翻百憂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仰穿龍蛇窟始驚枝撐幽七星在北戶河漢聲西流羲和鞭白日少昊行青秋秦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迴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惜哉瑤池飲日晏崑崙丘黃鵠去不息哀鳴何所投君看隨陽雁各有稻粱謀　李白廬山東林寺夜懷詩曰我尋青蓮宇獨往謝城闕霜清

東林鐘水白虎溪月天香生虛空天樂鳴不歌宴坐寂不動大千入毫髮湛然冥眞心曠劫斷出沒　高適登廣陵栖靈寺塔詩曰淮南富登臨茲塔信奇最直上造雲族憑虛納天籟迴然碧海西獨立飛鳥外始知高興盡適與賞心會連山黯吳門喬木吞楚塞城池滿窗下物華歸掌內遠思駐江帆暮晴結春霽軒車疑蠢動造化資大塊何必了無身然後知屢退　綦毋潛題鶴林寺詩曰道林隱形勝向背臨層霄松覆山殿泠花藏溪路遙珊珊寶幡挂欲欲明燈燒遲日半空谷春風連上潮少憑水木興暫忝身心調願謝攜手客茲山禪誦曉又宿龍興寺詩曰香刹在丈室珠幡比丘衣白月傳心淨青蓮喻法微天花落不盡處處鳥銜飛　王昌齡過香積寺詩曰不知香積寺數里入雲峰古木無人徑深山何處鐘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禪制毒龍　劉眘虛登廬山峰頂寺詩曰孤峰臨萬象秋氣何高清庭際南郡出林端西江明山門二緇叟振錫聞幽聲心照有無界業緣前後生徒知眞機靜尚與愛網并方首金門路未遑參道情　劉長卿登思禪寺上方詩曰西峰上方處臺榭隱朦朧遠磬秋山裏清猿古木中衆溪連竹路者嶺共

松風儻許棲林下甘成白首翁　又宿北山禪寺詩曰上方鳴夕磬林下一僧還密竹傳人少禪心對虎閒青松臨古路白月滿寒山舊識窗前桂經霜更待攀　李頎宿香山寺石樓詩曰夜宿翠微半高樓閣暗泉漁舟帶遠火山磬發孤煙殿壯雲松外門清河漢邊峰巒低枕席世界接人天露花出霧輝輝星映川東林曙鶯滿惆悵欲言旋　張謂長沙失火後戲題蓮花寺詩曰金園寶刹半長沙燒劫傷延一萬家樓殿總隨煙燄盡火中何處有蓮花　李參與羣公過報恩寺詩曰乘興忽相招僧房暮與朝雪融雙樹濕紗閉一燈燒竹外山低塔藤間院接橋歸家好欲嬾處俗向來銷　李嘉祐奉陪韋潤州游鶴林寺詩曰野寺江城近雙旌五馬過禪心超忍辱梵語問多羅松竹開僧老雲煙晚日多寒塘歸路轉清磬隔微波　皇甫曾奉和陪韋中丞使君游鶴林寺詩曰古寺傳燈久層城閉閣開香花同法侶雨氣新山寺綠無塵遂結雲莊栖入深山寒磬虛空裏孤雲起滅間謝公憶高臥徒望欲東還　褚朝陽題少室山寺詩曰飛閣青霞裏先秋獨早涼天花映窗近月桂拂檐香華岳三峰少黃河一帶長空閒指歸路煙際有垂楊　郎士元柏林寺南望詩曰溪上遙聞精舍鐘泊舟微徑渡深松青山暮後

雲猶在盡出西南四五峰　顧況題攝山棲霞寺詩曰明徹君舊宅陳後主題詩跡在人亡處山空月滿時寶研無破響道樹有低枝已是傷離客仍逢靳尚祠　耿湋兩中宿義興寺詩曰遙夜宿東林蟲聲階草深高風初葉落多雨未歸心家國身猶負星霜鬢已侵滄洲縱不去何處有知音　司空曙游靈雲寺詩曰春山古寺繞滄波石磴盤空鳥道過百丈金身開翠殿萬龕燈燄歇陽煙離雲生客到侵衣濕花落僧禪覆地多不與方袍同結社下歸塵世竟如何　李益與王楚同登青龍寺上方詩曰連岡出古寺流睇移芳讌鳥沒漢諸陵草平秦故殿摇光淺深樹拂木參差燕春心斷易迷遠目傷難徧壯日各輕年暮年方自見　盧綸題雲際寺上方詩曰松高蘿莫輕中有石牀平下界水方急上方燈自明空門不易啓初地本無程迴步忽山盡萬緣從此生

又登西巖寺詩曰林香雨氣新山寺綠無塵遂結雲外侶共遊天上春鶴鳴金閣麗僧話竹房鄰待月水流急惜花風起頻何方非壞境此地有歸人回首空門外皦然一幻身　嚴維奉和獨孤中丞游雲門寺詩曰絕壑開花界耶溪極上源光輝三石座登陟五雲門深木鳴騶馭晴山曜武貢亂泉親坐臥疎磬發朝昏蒼翠新

秋色苔積雨痕上方看度鳥後夜聽吟猿異跡焚香劉新詩酌茗論歸來還捨俗諸老莫攀轅　又和皇甫天夫夏日遊花嚴寺詩曰初地花嚴會王家少長行到宮龍節駐禮塔雁行成蓮界千峰靜梅天一雨清禪庭未可戀聖主寄蒼生　崔峒登蔣山開善寺詩曰山殿秋雲裏香煙出翠微客尋朝磬食僧背夕陽歸下界千門見前朝萬事非看心兼送目竟莫依依　戎昱題招提寺詩曰招提精舍好石壁向江開山影水中盡松聲天上來一燈傳歲月深殿長莓苔日暮雙林磬冷冷送客迴　李涉題鶴林寺詩曰終日昏昏醉夢間忽聞春盡強登山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　朱放題竹林寺詩曰歲月人間促煙霞此地多殷勤竹林寺能得幾迴過　陳潤登西靈塔詩曰塔廟出招提登臨碧海西不知人意遠漸覺鳥飛低稍與雲霞近如將日月齊遷喬未得意徒欲蹈雲梯　朱長文題虎丘西寺詩曰王氏家山昔在茲陸機爲賦陸雲詩青蓮香匝東西宇日月與僧無盡時　王定題石甕寺詩曰青崖古寺夾城東泉脈鐘聲內稟通地壓神龍山色別座連宮殿丘名同檻燈經夏紗籠黑溪葉先秋臘樹紅天子親題詩總在畫扉長鎖碧龕中　楊巨源同趙校書題

普救寺詩曰東門高處天一望幾悠然白浪過城下青山滿寺前塵光分驛道嵐色到人煙氣象須文字逢君大雅篇　楊衡題山寺詩曰千峰白露後雲碧林殘燈曙色海邊日經聲松下僧意閑門不閉年去水空澄稽首如何問森羅盡一乘　韓愈題臨瀧寺詩曰不覺離家已五年仍將衰病入瀧船潮州未到吾能說海氣昏昏水拍天　白居易題東虎丘寺詩曰香刹看非遠祇園入始深龍蟠松嬌矯玉立竹森森怪石千僧坐靈池一劒沈海當亭兩面山在寺中心酒斟憑花勸詩成倩鳥吟寄言軒冕客此地好抽簪　又夜遊西武丘寺詩曰不厭西丘寺閒來即一過舟船轉雲島樓閣出煙蘿路入青松影門臨白月波魚跳驚秉燭猿戲怪鳴河搖曳雙紅旆婷婷十翠娥香花助羅綺鐘梵雜笙歌領郡時將久遊山數幾何一年十二度非少亦非多　賈島早秋寄題天竺靈隱寺詩曰峰前峰後寺新秋絕頂高窗見沃州人在定中聞蟋蟀鶴曾棲處挂猶依山鐘夜渡空江水汀草寒生古石樓心憶戀帆身未遂謝公此地昔年遊　溫庭筠月中宿雲居寺上方詩曰虛閣披衣坐寒階蹋葉行衆星中夜少圓月上方明露盡無林色喧餘有澗聲抵應愁恨事還逐晚光生　又清涼寺

詩曰黃花紅樹謝芳蹊宮殿參差黛獻西詩閣曉窓藏雪嶺畫堂秋水接藍溪松飄晚吹撥金鐸竹映寒苔上石梯妙跡奇名竟何在下方煙暝草萋萋　杜牧之寄題甘露寺北軒詩曾上蓬萊宮裏行北軒閒檻是留情孤高堪弄桓伊笛縹緲宜聞子晉笙天接海門秋水色煙籠鹿苑暮鐘聲他年會著荷衣去不向山僧道姓名

許渾題恩德寺詩曰樓臺橫復重猶在半巖空蘿洞深巢鶴和鐘吹詩僧倚錫吟煙莎後池水前跡杳難尋　張喬遊歙州興唐寺詩曰淺深水竹廊高下風晴山疎雨外秋樹斷雲中未竟平台竹裏尋幽境雲邊上古臺鳥歸殘照出鐘斷細泉來生意孤帆又向東　喻鳧題翠微寺詩曰沿溪又涉嶺為愛澄溪月因成隔宿廻　周繇縣登甘露寺詩曰盤江始喜入前軒鐘度鳥沈壑殿扃雲濕幡涼泉隨衆石古水徹疎猿月上僧偕近茲遊豈易言　趙嘏越中寺居詩曰遶客疎林下斜溪小艇通野橋連寺月高竹半樓風水靜魚吹浪枝閙鳥下空數峰相向綠日夕郡城東

李洞題新安國寺詩曰佛亦遇艱難重興疊磨壇偃松枝舊折畫竹粉新乾開講宮娃聽拋生禁鳥餐鐘聲澄空院落花深獨憶西窓夜鐘聲盡北林　又金山寺詩曰一宿金山頂微茫水國分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因悲在朝市終日醉醺醺常入夢天竺化長安　張祐杭州孤山寺詩曰樓臺從碧岑一徑入湖心不雨山常潤無雲水自陰斷橋荒蘚澀空院落花深獨憶西窓夜鐘聲盡北林　又金山寺詩曰一宿金山頂微茫水國分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因悲在朝市終日醉醺醺

薛能題龍興寺詩曰高戶列禪房松門到上方象開祇樹嶺人施蜀城香地徧磷石江移了了牆林僧語不盡身後事梁王　皮日休遊棲霞寺詩曰不見明居士空山但寂寥白蓮吟次破青露坐來銷泉泠無三伏松枯有六朝何如石上月相對論逍遙　鄭谷題興善寺詩曰寺在帝城陰清虛勝二林蘚侵隋畫暗茶助越醞深巢鶴和鐘吹詩僧倚錫吟煙莎後池水前跡杳難尋　張喬遊歙州興唐寺詩曰山橋通絕境到此憶天台竹裏尋幽境雲邊上古臺鳥歸殘照出鐘斷細泉來為愛澄溪月因成隔宿廻　周繇縣登甘露寺詩曰盤江始喜入前軒鐘度鳥沈壑殿扃雲濕幡涼泉隨衆石古水徹疎猿月上僧偕近茲遊豈易言　趙嘏越中寺居詩曰遶客疎林下斜溪小艇通野橋連寺月高竹半樓風水靜魚吹浪枝閙鳥下空數峰相向綠日夕郡城東猶有星樓高鐘尚遠殿古像多靈好是源淺水房房伴誦經　周朴福州開元寺塔詩曰開元寺裏七重塔遙對方山影擬齊雜俗人看離世界孤高僧上覺天低惟堪片片紫霞映不與濛濛白霧迷心若無私羅漢在參差免向日虹西　羅隱春日獨遊禪智寺詩曰遠樹連天水接空幾年行樂舊隋宮花開花謝長如此人去人來自不同蠻鳳調高何處酒吳牛蹄健滿車風思量只

合騰騰醉煮酒平陳盡夢中　裴說題道林寺詩曰獨立凭危闌高低落照間寺分一派水僧鎖半房山對面浮世隔垂簾到老閒煙雲與塵土寸步不相關　宋黃更築書閣諸天中三后在天謚聖恩百神受職扶琳宮山谷慈雲寺詩曰城東寶坊金碧重道人修惠前萬竿文思帝澤餘濕洲雨露下國常年豐貢川章川結襟帶一研一鉢三十年瓊猿碧瓦上秋空稻田摩衲擁黃埃梅嶺桂嶺來朝宗參旗斗柄略關樞清坐耳聞河漢風道人鮑家口挂錫願嘉作詩加已公家風秀句刺琬琰笑我落筆何能工安得雄文壓聖境九原喚起杜陵翁

又落星寺詩曰落星開士深結庵龍閣老翁來賦詩小雨藏山客坐久長江接天帆到遲宴寢清香與世隔畫圖絕妙無人知蓬房各自開戶牖處處煮茶藤一枝

孫覿寒山寺詩曰白首從來一夢中青山不改舊時容烏啼月落楓漫寺敲枕猶聞半夜鐘　趙汝愚鼓山寺詩曰倦遊借禪榻客意稍從容落日江船鼓孤流水去天風常送海濤來　沈存中甘露寺詩曰丞相高齋半草萊舊時風月滿亭臺地從日月生時見天到江山盡處回三國是非春夢斷六朝城闕野花開心隨流水漫漫去流徧煙邨半日來　元李俊民宿海會寺

詩佛堂光未放桑下喚難回是處皆堪歌何山不可開泉因龍吐出經自兔銜來徑向黃沙過尋僧問劫灰又曰青山雲水窟杖錫幾時來竹待香嚴擊松經道者栽西江無水吸震旦忽花開三笑圖中友同傾破戒杯　劉因山寺早起詩曰松窗一夜遠潮生斷送幽人睡失明夢覺不知春已去半簾紅雨落無聲　郝經抱陽寺詩曰屏顏蒼玉抱幽郎突兀雙龍窟宅尊回首萬山東盡處冷煙平遠半乾坤　黃潛湖心寺夜坐詩曰蕭涼月滿池臺水檻風櫺四面開一炷殘燈何熠煜半牕衰柳故徘徊謬持微祿知無補未謝餘園得重來塵土馬蹄何日事何容良夜廢銜杯　薩都剌清明遊鶴林寺詩曰青青楊柳曉乳鴉滿山爛開紅白花小橋流水過古寺竹籬茅舍通人家潮聲卷浪落松頂騎鶴少年酒初醒若將何物賞清明且作山僧煮新茗　又宿龍潭寺詩曰倦遊借禪榻客意稍從容落日江船鼓孤燈野寺鐘竹雞啼雨過山白帶雲春半夜波濤作長潭中懷觀見應稀鐵鳳樓檐勢欲飛天半寶花飄閣道月起臥龍　又登鎮陽龍興寺閣觀銅鑄觀音像詩曰眼中桂子落僧衣高擎玉露仙人掌上礙銀河織女機全趙堂堂遺物在山川良是昔人非　宋无靈巖寺上方

詩曰霸業銷沈煙樹濃吳王臺殿梵王宮屧廊人去土花碧香徑僧歸秋葉紅屧廊女射巖風動地蛟精徒穴霧迷空明朝江郭重回首寺在翠微蒼靄中　周權游山寺詩曰空林淨如埽石徑窅穹嶺細紺廬出深樹飛滿下雲際偶逢赤髭侶屬我聽真諦茲肥齋鉢豐樾古佛燈暮入被夕磬兩三聲半巖花雨露野遵橋棘籬短野杪香入被夕磬兩三聲半巖花雨露

又焦山寺詩曰赤霞夜出扶桑東海雲卷浪凌虛空剛風浩浩吹不去崔嵬化作青蓮宮萬納月笑清梵寂四面沈沈皆海色鐘聲不許到人間自送潮音落寒碧

陳泰遊定林寺詩曰一燈何處超千載續黃梅世與身俱幻吾攜影獨來山空鐘自響日潛鶴將回寄語沙頭鷺相逢慎勿猜　胡天游遊法興寺詩曰山色挹光入袖涼松陰十丈印迴廊老僧讀罷楞嚴咒一殿神風柏子香　明劉基晨詣祥符寺詩曰上馬雞始鳴入寺鐘未歇草際起微風林端澹斜月僧房湛幽寂假寐待明發松徑斷無人經聲在清樾　楊維禎詠白塔寺詩曰天山乳鳳飛來小東渡衣冠又六朝劫火不焚楊建塔箭鋒猶抵伍胥潮燐光夜附山精出龍氣春隨海霧銷獨有宮人斜畔月多情猶自照吹簫　高啓寓天界寺詩曰雨過帝城頭香凝佛界幽果園春乳雀花殿午

鳴鳩萬履隨鐘集千燈入鏡流欄外留　又甘露寺詩曰勝地江山壯名林歲月遙北窗藏京口樹鐘送海門潮月黑龍光發天清盞氣銷何當尋狠石閒坐話前朝　徐賁夜投白蓮寺詩曰飲別東家叟行投西寺僧無風收閣幔有月罷廊燈竹夜聲偏集池寒色似疑無端值詩景清興覺逾增

康碑銘齊王功頌陀寺碑銘曰蓋聞挹朝夕之池者無以測其淺深仰蒼蒼之色者不足知其遠近況視聽之外若存若亡心行之表不生不滅者哉　梁簡文帝善覺寺碑銘曰蓋聞在天成象俾彼雲漢在地成形嵩高惟嶽蒼蒼斡運鑪槌猶且去來巖巖峻極巫咸可以升降穆貴嬪宿植達因已於恒沙倆所經受記劫有緣娑婆降跡斯土行邁英皇德降華胥河南望浮雲之瑞新野表升天之祥光前絕後建茲福地乃於建康之太清里建善覺寺焉大通元年龍集己酉有令使立碑文未獲搆撰居諸不息寒暑推移軒曜風傾前星次捨歲在娵訾始得補綴何言之陋何事之降竊等仲由空悲負粟之哽復異桓良終無維山之日永言纏纂獨咽丹心銘曰玆彼毗城建茲福舍四柱浮懸九城靈架重欒交時迴廊遥逗掩映花臺崔嵬蘭榭陽燧暉朝青蓮開夜

又相宮寺碑曰真人西滅洎羅漢東遊五明盛士並宣北門之教四姓小臣稍罷南宮之學超洙泗之濟濟比舍衛之洋洋是以高檐三丈乃爲祀神之舍連閣四周並非中官之宅雪山忍辱之草天宮陀樹之花四照芬吐五衢異色能令扶解說法果出妙衣鹿苑豈殊祇林何遠皇太子蕭緯自昔藩邸便結善緣雖銀藏蓋寡金地多闕有懃四事久立五根泗州出鼎尚刻之栴石嵽峨作鎮猶鳴劒舜之山紹伊福界寧無鐫刻銘曰洛陽白馬帝釋天冠開基紫陌峻極雲端實惟爽塏棲心之地譬若淨土長爲佛事銀鋪曜色玉磴金光塔如

仙掌樓疑鳳皇珠生月魄鐘應秋霜鳥依交露幡承杏梁窗舒惠葉室度心香天琴夜下紺馬朝翔生滅可度離苦獲常相續有歸歸乎道場　梁元帝善覺寺碑曰金盤上疏非求承露玉爲前臨寧資潤磴飛軒絳屏若丹氣之爲霞綺井綠泉如青雲之入呂寶繩交映無輟紫紺之宮花口照日有跡白林之地銘曰聿遵勝業代彼天工四園枝翠八水池紅旋風翼殿若龍宮銀城睒沼金鈴響風露臺舍月珠幡拂空　又鍾山飛流寺碑清梵夜聞風傳百常之觀寶鈴朝響聲揚千秋之宮同符上隴望長安之城闕有類儇師瞻洛陽之臺殿瞰

連甍而如綺雜卉木而成帷銘曰雲聚峰高風清鐘徹月如秋扇花疑春雪極目千里平原迢遞　又曠野寺碑曰雲楣膠葛桂棟陰崇刻蚪龍於井月殿朗而相暉雪宮穆以華壯轍轍璇題虹梁生於暮雨璞璞銀牓飛觀入乎雲中銘曰圓瑞旦暉方諸夜朗金盤曜色寶鈴成響　又郢川晉安寺碑銘曰鳳皇之嶺芊緜映色蓮花之洞照曜增暉山云黃鶴疑釣天之夜響城稱却月似輕雲之霄蔽銘曰虹梁紫柱螭桷丹牆綺井飛棟華榱辟瑞應龍若動威鳳疑翔玉爲霄潤金池夕光朱城却稅紫陌潛通塹柳朝綠江暉暝紅

落霞將暮鮮雲夕布蜂下陽烏林生陰兔分珮陽浦皇橋隱霧俱聽法鍾同觀寶聚　又攝山棲霞寺碑金池無底已通寶塹之側玉樹生風偷臨綠船之上七重闌楯七寶蓮花通風承露舍香映日銘曰菩依翠屋樹隱丹樞澗浮山影山傳澗聲風來露歌日度霞輕三災不毀得一而貞　又歸來寺碑曰幡影颺於絳臺梵聲依於應塔三相不留蕭蠶終壞八苦遐長燈蛾未已銘曰鈴隨風振盤依露泣丹桂無枝朱陽自蔚九苑萌枯三昧葉卷疏樹搖落飄流清淺　沈約法王寺碑昔周師集於孟津漢兵至於垓下前商肇乎茲地殪楚由乎斯

域慧雲匪由觸石法雨起乎悲心驅之仁壽度之彼岸濟方劃於有頃撲滅燎於無邊陸旗風靡水陣雲披螢山爲堞失其九天之險負壑爲隍曾無一葦之閑昏師反接僞牧泥首拘指則河舟尚虛委甲則熊貔非峻乃按兵江漢誓衆商郊因斯而運斗樞自茲而廓天步業隆放夏功高伐殷濟橫流而臣九服握乾綱而子萬姓眷言四海莫不來王此惟予宅寧止西顧臨朝夕之濤池帶長洲之茂苑藉雜宮於漢舊因林光於秦餘廻廊啟巾複殿重起連房及睇周堵如雲銘曰往劫將謝災難孔多炎炎烈火森森洪波聚爲丘岳散成江河俗緣浮詭眞諦遐長匪因希尚曷寄舟梁標功顯德事歸道場祁郊法泉同茲無我振錫經行祇林宴坐戢思寂滅式念薪火憫悵三明徘徊四果　陸倕天光寺碑曰法雲日聚則凌潤被乎重沙慧日晨登則曜光燭於有頃皇帝乃把神珠握靈境擊天鼓撞地鐘驅日月之師勒星辰之陣九流外籍五明內典鳥策餘文龍宮遺教莫不神遊房奧跡徧門牆思洞希微言窮名象珉陛凌虛瓊鏘響起可使龍城魏飾鴈塔慙珍日宇奪暉月宮掩麗昔者姬水壽丘載紀山川之日丹陵負夏僅傳鄉黨之名歌酒故邑賜復窮乎身世壎篪舊里高會止於當年銘曰被物如露偃民猶草解髮傳珠抽衣受寶化違宅火功超河岸捨我神居與茲靈館八龍豐殿四柱高廊並陳金辟旁達玉扉縱橫雜樹間厠衆芳　王筠開善寺碑曰妙門關鍵之者既難法海波瀾遊之者未易是以軒轅俊堯曰欽明韶濩有美善之風文武致時雍之業地平天成惟事即世移風易俗匪止金身至如訪道峒山乘風獨遠凝神汾水宴然自喪或宗仰黃老之談景慕神仙之術斯蓋不度羣生事局諸已鴈而爲論道有未弘熏風琦露散馥流甘辭月珠星聯華颺槃修蒲繞於雲根和鈴響於天外玉池動而揚文寶樹搖而成樂銘曰亭亭切漢耿介凌煙層甍霞聳飛棟星懸　張綰龍樓寺碑曰蓋聞井魚之不識巨海夏蟲之不見冬冰故知局於泥甃者未測滄溟之浩汗篤於一時者寧信寒暑之推移何異乎玩即世而弗悟於生死之流眩假樂而迷於真覺之親銘曰識相裁萌無明重蔽五住次起四生無際苦海倒流業風橫厲彼岸何遙津航絕濟輕毛易轉花水難留實逢衆正悟彼生脩照眞法遊遙寶舟占彼勝地爰宇攸宅遙川繁帶峻矩盤桓霞生連堞風起長瀾冬室傳燠夏臺增寒　王僧孺中寺碑曰夫玉律追天故暄灰之期不變綴室候景

則發斂之氣罔踰是以忘言種覺絕累於後心寄像聲形啓機於前教兼真假之雙燭均空有而兩忘蘊三明而遍十地圓萬行而包四等道周百億化起大千獎導羣有滋潤萬類是用發廣大心吐微妙理將同商主取喻醫王開方便門示真實相固以灌之慈水銷以慧力永言六趣用均一子中寄者旨太元五年會稽王司馬道子之所立也斜出旗亭事非湫隘傍超僻水望異狹斜天監十五年上座僧慈等更搆日締架赫然寶立信以填金可埒引繩斯擬妙寫金模模靡瑰閎嵓堯偃蹇故三休而可至窈窕周流方中宿而斯盡萬楹百栱合

峯映燭龍天矯將舉復宛威鳳鏗鏘如鳴更戢旁攀鏤檻斜登鈿砌煜燿金鋪玲瓏綺構無風自響不拂而淨耽耽肅肅信息心之勝地穆穆惛惛罔忘想之嘉所銘曰元黃雖弭權輿未測生滅相輪成壞不極簸蛇爭赴藤鼠無息情塵莫捨心火方赫是用三明實開五力湛寂無方示現多所踟躕吉樹殷勤禪淵斯道眭匡燕哉我王施踰寶鉢供等檀牀蕭宮改構梵宇方壯階飛瑞采地起泥香日流閃爍風度清鏘道踰厥極固與天長　任孝恭多寶寺碑銘曰寶傳塔義同列辟豈潛濛水之淪胥漂鹵倒戈之勢浮江架海之力孰不臘息相摧飛馳共盡泡沫不足成踰風雷茲日法像斯時瞻風候景日陸開基準繩鷲子取則迦

夷業隆千載道盛一期上當星紀下接蓮峯還瞻朱閣却背青松朝雲曖曖夕霧溶溶階通獸迹徑有禽蹤衣移峻岳錫叩飛泉土木綵錦玉石雕鐫寶階雲構綺辟霞鮮蓮舒藻井芰繞蘭檻法堂每喧禪室恒靜藏韜仙說臺含佛影葉下秋林煙生春嶺　劉孝綽栖隱寺碑曰開方便門示真實相置甘露室遵甘露津苦語輒言隨方弘訓俯心降迹逐物重輕中枝小葉各隨業根愍□自妙法東注寶化西漸公卿貴仕賢哲偉人莫不嚴事非湫隘傍超僻水望異狹其四流五結有來而不散八慢九邪一淪而莫曉如彼醫王等之藥樹去聖茲遠思聖茲深誠敬所先是歸命

事招提師仰慧覺欲使法燈永傳勝因長久銘曰給孤焚蕩善勝崩淪堂堂宗匠克紹慧因地雖舊城其宇惟新召棠且思羊碑猶泣況我仁祠義踰生立潰愛伊何形於南邑亦有庶民經始攸急珠殿連雲金房輝景衢交巷達門臨樹屏五居推妙三空媿靜銘施柱側記法窟前孰云千載餘迹方傳敢宣重說敬勒雕鐫芬域未滅斯文在旃　北齊邢子才景明寺碑曰九土殊方四生幷類昏識異受修短共時德表生民不救太山之朽壞義同列辟豈濟濛水之淪胥漂鹵倒戈之勢浮江架海之力孰不臘息相摧飛馳共盡泡沫不足成踰風雷

詎可爲言而皆遷延愛欲馳逐生死業彼深塵迷茲大
夜坐積新於火宅負沈石於苦海結習靡倦憂畏延長
身世其由夢想榮辱諸幻化未能照彼因緣罹茲空
假祛洗累惑擯落塵埃苦氣易彫危城難久自發迹有
生合道無上劫代緬邈朕迹遐長草木不能況口塵沙
莫之比形日晷停流星光暫逝香雨旁注甘露上懸降
靈迦衛攄迹忍土智出須彌德踰大地道尊世上義重
天中銘曰大道何名至功不器理有冥適法無殊致能
以託生降體凡位正覺如遠一念斯在德尊三界神感
四天川流自斷大室不然衣生寶樹座踊芳蓮智固有
極道暢無邊　又并州寺碑曰夫至道密微無跡可覩
神功感應有理斯存雖慧日已照而大夜莫曉香雨時
流而深塵未息曠劫悠緬歷代遐長眇眇世羅無能免
其一日汎汎欲網孰能解其三面自大敬遷流行於中
土希向之士煙踊沙屬恒沙未忍爲言積塵所不能喻
皆云出沒生死之河浮沈愛慾之海未有矯然獨悟脫
落身名望彼岸而修往汎寶船而利涉　陳徐陵孝義
寺碑曰臣聞道階八地猶見后妃願生千佛無非賢聖
汲引之義雖同隨機之感非一至如潟汭有禮皇源所
以前興周女斯歸陳宗所以流慶大矣哉神基帝系淑

養三千餘年春秋八十三古人云道存人亡法師之謂
見我門徒感風微之緬邈傷誌悟之永滅故以淺見揚
德金石銘曰九流依眞三乘歸佛道往絕迹慈還接物
執是發蒙昭我慧日攝亂以定闕邪以律秦皇雄戎蔽
理通情王孫偏解遠死滯生夫子之悟萬劫獨明寒暑
迭易悲欣桑壤秋蓬四轉春鴻五響孤松獨秀德音長
往節有推遷情無遺想　周王褒善行寺碑曰蓋聞在
天成象羣星仰於北辰在地成形百川趨於東海是知
璿璣盈縮並運天樞江漢所宗爭環地軸塵沙日月同
渤海之輪迴百億鐵圍等閻浮之數量哀步驟豈盡

世界之邊隸首忽微寧窮劫海之算象牛犄力方十行
之階梯兔馬渡河譬三乘之等級定水壞須彌之山智
炬熒金剛之利敬表六瑞現沙門之進止永垂四教示
聲聞之律儀至於千疊火熒鵠林變色四禪災起鴿影
傳輝羽林出使漢開灌龍之祀桑門傳譯晉虔洛陽之
拜　又京師突厥寺碑曰夫六合之內存乎方冊四天
之下聞諸象教百億閻浮算而不盡三千日月世
界數而無邊至於周星夕隕漢宮霄夢身高梵世力減
須彌應現十方分身百佛上極天中下窮地際轉法輪
於稔國留妙象於嚴賓至於善見神通蹔沙瑞相波斯
鑄金優填雕木莫不歸依等覺迴向佛乘棄形骸而入
道捨國城而離俗突厥大伊尼溫木汗夏后餘基惟天
所置威加窮髮兵歷無革小大當戶左右賢王麟膠角
觸之弓鶡羽射鵰之箭跨蔥嶺之酋豪靡不從化踰天
山之君長咸皆賓屬人敦信契國實親鄰太祖文皇帝
道被寰中化覃無外提羣品而萬福濟蒼生於六道大
冢宰晉國公功高寅亮位隆光輔命司空而度地監匠
人而置泉帶二條之逶陌面九市之通廓圖木緹錦雕
榱鏤密香隨微雨自灑風塵幡雜天花常調絲竹四禪
大惠淨界無毀六珠芬盡法身常住銘曰七華妙覺三

空勝境意樹已彫心猿斯盡靈城僊色空衣滅影索隱
鶖源振衣提領　隋江總大莊嚴寺碑曰蓋聞僧迦水
濱波斯創以禪地醍醐山頂舍那肇其梵域此乃往劫
之勝因上方之妙範於是俯察地勢懸之以水仰惟星
極揆之以日百堵成作千坊洞啓前望則紅塵四合見
山市之盈虛後睇則紫閣九重連雙闕之聳峭加以園
習歡喜水成功德池溢甘露不因玉掌樹搖音樂無待
金奏熏爐夜發遙來海岸之香法鼓早譁非動泗濱之
石擢莖金表跨八萬之俱成界道銀繩面四衢而拓製
厠錄綴珠凌丹霞而結宇雕光鏤采望紫極而開軒俯

看驚電影徹瑠璃之道遥拖宛虹光徧水精之域層楹刻桷風伯走而未升靈棟飛甍雨師攀而不遽銘曰灼爍金莖崔嵬銀表翔鸞仰書威鳳靈矯木密聯縣香泥線繞日圖檐外荷披棟秒翠落陰蚪朱填陽鳥高僧累萃願學滋多弘宣方等博綜圖陀皆傷寸□並悟天波

序齊王巾神仙寺碑序曰天地始終僊長不極劫數沙塵寂寥誰辨雖鐵界銅圍如影如幻補石擎金隨生滅獨有鷲岳靈境淨土不燒螺髻金質聲聞難睹故

疑塔喜園流名天上者山鵲苑布迹人中自非莊嚴妙土吉祥福地何以標茲淨域置此伽藍皇太子殿下幾

圓上聖智周物外澄明離日照影春星長歌安勝表察書之獨見馳道迴車驚班輪而不絕　梁簡文帝慈覺寺碑序曰竊以易表含貞記稱厚載龍星啓曜璧月儀暉是以河外黃雲沙衝崩鹿故能發緯伊緒重闡劉系亦有觀津美於西漢扶風盛彼東京未若樊川之邦宛葉之境休祥茂祉獨繁前跡莊姬流譽之所烈后興業之地南陽稱其何氏新野猶曰鄧家逖彼遐宗復履今慶貴嬪金聲早振淑範增徽才實母師行爲女楷窮茲四德洞彼六經溫明内湛慈慧天發綢綴慶璇枝聯休

紫漢幸得僊無負斧任重東蕃實以契闊言提綱繆善誘事其徒居義深則盼而叨恩作牧豐結幽祇一詶椒慈長違寶幄風枝弗靜陟屺何期祗奉儲訓謬茲刊撰道長業大遺範事隆嗟素油之可捐懼故老之難述

梁元帝揚州梁安寺碑序曰竊以陽之有宗者莫擬於靈烏夜之有光者孰踰於陰兔故以日門見羲和之色月殿望姮娥之象而合辟迢遞丈尺猶且莫量朗鏡悠遠積空之所不算復有紫鳳青龍之水却月朝霞之山白珪元辟餞瑶池之上金闕銀宮出瀛洲之下空臺四柱隨仙衣而俱飄寶塹三重映瑞園而涵影梅檀散馥昇寒陵山寺碑序曰昔晉文尊周績宣於踐土齊桓霸世威著於召陵並道寇諸侯勳高天下衣裳會同之所兵車交會之處寂寞銷沈荒涼磨滅言談者空知其名遥遇者不識其地然則樹銅表跡刊石紀功有道存焉可不尚歟永安之季數鍾百六天災流行人倫交喪爾朱氏既絕彼天綱斷茲地紐祿去王室政出多門銅馬競馳金虎亂噬九嬰暴起十日並出破鋒毀珪人物既盡頭會箕斂杼柚其空大丞相渤海王命世作宰惟機成務標格千仞崖岸萬里運鼎阿於襟抱納山岳於胷

又印山寺碑序曰自結繩運往觀象代興禮樂相因詩書間出前是非於一指後論道德於二篇九流之義遂開百家之古並作皆以賦命有遭喧攝養致夭壽愛惠超於吉凶情偽動於利害潛改張顯之兇未易覺鐘之性因果之業未由咸應之途猶蔽是以修短有命子夏論之而未詳報施在天史遷言之而未悟大丞相渤海王甫河岳之靈成依象之氣貞賢與蘭桂齊芳自然共珪璋比潔加以體備百行智周萬象道兼語默思極天人固以兆云非虎自懷公輸之德世稱臥龍實任王佐之器道足以濟天下行足以通神明表立人之上才含

能屈道成樹下光燭天上變化靡窮神通無極置須彌於芥蔕納世界於微塵閱慈悲之門開仁壽之路極煩惱於三塗濟苦難於五濁非但化及天龍教被人鬼固亦福霑行雁道洽游魚但羣生無感獨尊罷應雜色照爛諸山搖動布金沙而弗受建寶蓋而未留遂上微妙之臺永升智慧之殿而天人慕德象法興靈闕影西山承光東辟主上乃據地圖攬天鏡乘六龍朝萬國牢籠宇宙襟帶江山道濟橫流德昌頹曆四門穆穆百僚師師乘法船以極度駕天輪而高舉神功實業既被無邊

能已乎　又定國寺碑序曰蓋兩儀交運萬物並生始自苦空終於常樂而緣障未開業塵猶擁漂淪欲海顛墜邪山雖復光華並於日月術數窮於天地有扶危定傾之力爲濟世夷難之功登塗山而未歸遊建水而不返並馳於苦樂之境皆入於生死之門幽陰長夜未覩平旦無昏墊之患斯誠事周於世用功濟於生民不論過去之因緣詎辯未來之果報惟無上大覺均悟元機應現託生方便開敎聖靈之至無復等級威神之力不可思議動三乘之駕況八解之流引諸子於火宅渡羣生於海岸自一音輟響雙樹潛神智慧雖徂象法猶在光照金盤言留石室徧諸世界咸用歸仰

【唐】北齊武成帝以二臺宮爲大興聖寺詔曰思展孝修起寺詔曰孝感通神瞻天罔極莫不布金而構祇園流銀而成寶殿方知鹿苑可期鶴林不遠敢緣雅頌仰藉菲薇嚴欽使功作天地興歌不日太師晉國公紹監冥陟屺陟岵修寺營造　唐貞觀年爲戰陣處立寺詔曰有隋失道九服沸騰朕靜總元戎致茲明罰誓牧登陑覃無寧歲其有禁犬嬰此湯羅街鬚義憤終乎握節各徇所奉成布可嘉日往月來逝川斯遠雖復項籍致命封樹紀於紅塵鮑信捐生丹青著於圖象猶恐九泉之下尚淪鼎鑊八難之間永纏冰炭愀然疚懷用忘興寢所以樹其福田濟其營魄可以建義以來交兵之處爲義士亡徒殞身戎陣者各建寺刹招延勝侶望法鼓所振愛炎火於青蓮清贊所聞易苦海於甘露所司是量定處所并立寺名支配僧徒及脩院宇具爲事條以聞稱朕哀矜之意也仍命窶世南李百藥褚遂良顏師古岑文本許敬宗朱子奢等爲碑銘紀功業

【唐】記柳宗元法華寺西亭記曰法華寺居永州地最高有僧曰覺照照居寺西鑿下庵之外有大竹數萬又其外山形下絕然而新蔭條蕩榮雜擁蔽吾意伐而除之必將有見焉照謂余曰是其下有陂池芙蕖深以湘永之流衆山之會果去是其見遠矣遂命僕人持刀斧

輩而翦焉叢莽下顓萬類皆出曠焉記焉天爲之益高地爲之加闢丘陵山谷之峻江湖地澤之大咸若有增廣之者夫其地之奇必以遺於後不可曠也余時謫爲州司馬官外嘗閒而心得無事乃取官之祿秩以爲其亭其廣且高蓋方丈者二焉或異照之居於斯而不早爲是也余謂昔之上人者不起宴坐足以觀於空色之實而遊乎物之終始其照也迥寂其覺也迥有然則向之閣之者爲果閟耶今之閣之者爲果閟耶彼所謂覺而照者吾詎知其不由是道也豈若吾族之挈挈於通塞有無之方以自狹耶 費冠卿九華山化成寺記九

華山古號九子山崛起大江之東揖灊廬於西岸儼削成於天外旁臨千里高峰峻嶺臣焉連岡走壑子焉自元氣凝結幾萬斯年六朝建都此爲關輔人視山而天長山閉人以波遊 白居易脩香山寺記曰洛都四郊山水之勝龍門首焉龍門十寺觀遊之勝香山首焉香山之壞久矣樓亭甍崩佛寺暴露士君子惜之予亦惜之佛弟子恥之子亦恥之頃予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時性好閒遊靈泉勝槩靡不周覽每至玆寺慨然有完葺之願焉迨今七八年幸爲山林主是償初心復始願之秋也似有緣會果成就之於是龕像無燥濕陊汚之危寺僧有經行宴坐之安遊者得息肩觀者得寓目關寒之氣色龍潭之景象香山之泉石石樓之風月與往來者耳目一時而新士君子佛弟子豁然如釋憾刷恥之爲者 劉禹錫成都府新脩福成寺記曰益城有石門街大達坦然西馳自石筍街之北有仁祠形焉直啓曰福成寺寺之殿臺與城之樓交錯相輝繡於碧霄望之如崑閬間物太和四年蜀帥非將材不脩邊備南詔君長謀得內空乘隙入闕於城下或縱火以驚衆此寺乃焚高門脩廊委爲寒燼如是者再歲帝念坤維承相復來山川如迎父老相識環視故地寺爲丘墟與起廢之難乃命主僧吏以吾繡三十萬爲經營之基自公衆思蜀號爲無事時康歲稔人樂檀施公言既先應如涉川乃傾囊裙乃出懷袖勝因化愚慧力懾慳男奔女驟急於徵令匠者度材以指衆徒藝者運思以役衆技斤鋸磨礱丁丁登登陶者儲精巧者効能歎自火宅復爲金繩沿故鼎新因毀成妍華夷縱觀萬目同聳既告訖役公來慶成雲鮮日潤輝映前後於是都人舞抃而謠曰昔公去此福成以燬今公重還福成復宇民安軍治亦如此寺庸可勿紀乎 柳宗元柳州復大雲寺記曰越人信祥而易殺傲化而佞佛仳仳俚人病且憂則聚巫師用

雛卜之始則殺小牲不可則殺中牲又不可則殺大牲而又不可則設親戚飾死事曰神不置我已矣因不食斃面死以故户易耗田易荒而畜宇不蕃董之禮則頒衣之道非能踰仁義以無害故天子許留國中前者緇衣無狀徙其居西岡之上侵社地壞丘冢大社國之尊祭也丘冢人之返本也今毀無害耶某昔爭之不得身常懆懆抱痛願得自効以快意今能急復幸善不能亦且論擊矣民聞之大喜故以其年十二月悉還其故九年余東適邯鄲走蒲關朝邑令爲具既酣前泰酒於余因請其事敘於文

佛廟爲學者居會其徒而委之食使擊磬鉦鼓以厭其道而傳其言而人始復去異息役而務趣於仁愛病且愛其有告焉而順之庶乎教舜之道也 沈亞之復戒業寺記曰皇都左輔其屬縣朝邑縣令王鄆言能改作便民嘗有緇衣遷寺戒業民不便鄆復之初蒲寇李懷光既虜其屬將收其散卒聚之長春宮城環刻邑室宇皆殘燼寺守益毀其後緇衣以爲居近郭苦遊賞乃聚黨與謀遷之西岡繁坦侵社地又治殿廡諸墓墳壠當其下者輒平去是時鄆爲尉固止之緇衣之魁得他吏與交通爲取故尉終不能制日級其徒於民間爲禍福

道觀一

增 釋名曰觀樓也　諸天內音經曰太上觀罪福之賜開死生之門九靈觀主天地大期洞靈上觀主御帝君紫陽觀主雲氣北靈觀主開八書於空洞通陽觀主得度之人功德輕重太靈觀主得度升仙人　列子曰岱輿山上臺觀皆金玉仙聖飛相來往　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二金闕高百丈銀盤五十丈二闕相去百丈有明月徑三丈光照千里

道觀二

增 關令內傳曰老子與尹喜登崑崙上金臺玉樓七寶之宮殿晝夜光明為天帝四王之所遊處有珠玉七寶之林　原 太和真人尹軌樓觀先師傳曰周穆王問杜沖靈宅棲元為修觀　道學傳曰茅山南洞有崇元觀道士張允之觀前別地為舍陵觀女道士王道憐入龍山自造觀宇名元曜觀張元始復於茅山南洞造元明觀

增 史記曰公孫卿謂武帝曰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作飛廉桂館甘泉作延壽觀　真鏡錄曰漢武帝創祥符觀改洞霄宮山有五洞交扃九峰面抱千巖萬壑秀聚其中　晉書曰許邁不慕仕進未忍違親立精舍於餘杭元溜山朔望還家定省親歿遺婦改名元觀偏遊名山莫知所終　紀異曰唐頗慶中營道宮於城西發一石上題曰瑞雲靈跡　明皇雜錄曰李遐周者有道術唐開元中嘗召入禁中後求出住元都觀天寶末祿山跋扈遠近憂之但於所居壁上題詩數章其末篇云燕市人皆去函關馬不歸若逢山下鬼環上繫羅衣燕市人皆去者祿山悉幽州之衆而起也函關馬不歸者哥舒翰潼關之敗匹馬不還若逢山下鬼者馬嵬驛名也環上繫羅衣者貴妃小字玉環高力士以羅巾縊貴妃於馬嵬是也其先見皆類如此　六帖曰景隆初作金仙等觀韋湊諫曰方晨興工雖貲出公主然高直售傭則農人舍耕取雇趁未棄本恐天下有受其飢者　雲仙集曰盤山紫峰之下爽塏明秀號曰中盤時榮奉道敕樓霞長春真人應召來燕門下有樓雲子飛易擇地其後張志和搜及此山遂營卜築丙戌講長春真人建醮因其額曰樓霞觀　神仙傳曰陳摶亳州真源人始隱武當山後居華山靈臺觀　宋史曰祥符中真宗建玉清照應宮王魏公旦為首相始命充使宮觀置使自此始　又曰宋時設祠祿之官以佚老優賢祖

宗時員數絕少侍臣以禮雖年及桂冠未嘗直令致仕皆以宮觀處之假以祿耳熙寧以後乃增焉　又曰張虛白通太乙六壬經留心丹竈遇真人得秘訣宋徽宗聞其名召管太乙宮太虛大夫金門羽客出入禁中姬志真夏真人道行碑曰夏志誠章丘人國朝遣使召宗師公亦北行及還燕宗師命主玉虛觀事提點長春宮　盤谿樵志曰廷祥觀初名元寶觀至元中丘長春過此觀有枯柏拂之復榮

道觀三

玉虛金洞

外國效品經曰北方有元州地方三千里在終南太乙間或云桂陽宮多詭靈異名色象形景甫于虛等觀同元經曰太素元君所居之宮也上有元圃五城天闕玉樓金室紫館之記曰紫館丹房龍文駁於紫館之上綴以金鋪玉戶行經曰子留心丹竈遇真人得秘訣宋徽宗聞召主玉虛觀事提點長春宮太虛大夫金門羽客出入禁中姬志真夏真人道行碑曰夏志誠章丘人國朝遣使召宗師命主玉虛觀事提點長春宮　盤谿樵志曰廷祥觀初名元寶觀至元中丘長春過此觀有枯柏拂之復榮

道觀三

紫館丹室

玉局西華

北靈

瓊樓玉宇

叢霄明霞

金闕

瓊樓玉宇

桂宮

松壇

仙壇洞府

天使見

王母降

問道宮

蕃釐觀

青羊宮

白鶴觀

問道宮

龜臺

錦帷還飛

枯柏復榮

琳宮

靈境

福區

宅

陳摶居

蔡經宅

慢亭綠屋

茂林

清泉

九嶷

著一鞭

築

名見問所願也帝尊之部志曰即其處作崇唐觀
茂林清泉臣
千樹油白永曰鑑湖在紹興府城南繞城郭遶堦
湖一曲桃花水繞若鑑湖一曲後以翠巖互相映帶若鑑湖一曲
羽節珠佩鶴壇龍辟金胯玉環聖唱仙衛
瑤臺歌舞
霞壇琳房
珠庭琳館
金胯玉環
霞館琳宮
始元
宿天寶除職方司
貞觀
貞宮神館
貞庭
金鑾觀
晨觀
大絕觀
無極觀
名山洞宮
上清觀
九龍觀
道觀四
光外宿天寶除職方司總制曰總制自閫門出入房又出入館陞館貞觀
靖館
貞宮神館
貞庭
金鑾觀
晨觀
大絕觀
無極觀
名山洞宮
上清觀
九龍觀
道觀四
濬泊境
簡寂居
靖館
貞庭
祠庭貞觀

爲念在元蹤朋來握石髓賓至駕飛鴻都令人徑絕惟使雲路通一舉凌倒景無事適華嵩寄語賞心客歲暮爾來同　庾肩吾道觀詩曰仙人白鹿上隱士青溪邊試取西山藥來觀東海田　周弘正和庾肩吾詩曰石橋有舊路靈室儼衆仙菊潭溜餘水丹竈起殘煙桃花經作實海水屢成田逆愁歸舊里追問斧柯年　周王褒過藏矜道館詩曰松古無年月鵠去復來歸石壁藤爲路山窓雲作扉　蕭撝和梁武陵王遵望道館詩曰神境留精闕仙居紫竹房今有尋真地邁遊麗通莊九柱含蚪重三臺飾夜光金輝碧海桃玉笈紫書方拂筵

青鳥集吹笙白鳳翔履歸堪是燕石在詎非羊煙霞四照藥風月五名香於茲喜臨眺願得假霓裳　陳張正見遊匡山簡寂館詩曰三梁礎本絕千仞路猶通即此神仙內銀牓映仙宮鏡似臨峰月流如飲澗虹幽桂無斜影深松有勁風惟當遠人望知在白雲中　陰鏗遊始興館詩曰紫臺高不極清溪千仞餘壇邊逢藥銚洞裏閱仙書庭舞經乘鶴池游被控魚稍昏蘧葉斂欲暝槿花疎徒敬斧柯闕會自不凌虛　唐李嶠幸白鹿觀應制詩曰駐蹕三天路回車萬仞溪眞庭羣帝署洞府百靈棲玉酒仙爐釀金方暗壁題佇看青鳥入遥陟紫雲梯　崔湜白鹿觀應制詩曰御旗探紫籙仙仗闢丹丘捧藥芝童下焚香桂女留鸞歌無歲月鶴語寄春秋臣朔其何幸常陪漢武遊　沈佺期白鹿觀應制詩曰紫殿眞人府斑龍太上家天流芝蓋下山轉桂旌斜聖藻垂恩露仙杯落晚霞惟應問王母桃作幾時花又武平一白鹿觀應制詩曰玉府凌三曜金壇駐六龍綵旒懸倒景羽蓋偃喬松元圃靈芝秀華池瑞液濃謬應雷霄渥長願奉堯封　王維朝碧落龍闕曜金鏡維岳降二臣戴天臨萬姓山川八校滿井邑三農竟比屋皆可封誰家不相慶林疎遠邨

雲衢　楊炯和劉侍郎入隆唐觀詩曰福地陰陽合仙都日月開山川凌四險城樹隱三臺伏檻排雲出飛軒繞澗迴參差凌倒景滿澗軼浮埃百果珠爲實羣峰錦作苔懸雖暗疑霧瀑布響成雷方士燒丹液眞人泛玉杯還如問桃水更似得蓬萊漢帝求仙日相如作賦才自然金石奏何必上天台　又遊廢觀詩曰青嶂倚丹田荒涼數百年猶知小山桂尚識大羅天藥敗金爐火苔昏玉女泉歲時無辭畫朝夕有階煙花柳三春節江山四望懸悠然出塵網從此狎神仙　駱賓王遊紫霞觀詩曰紫霞未可攀祇應傾玉醴特許寄顏顏　又遊靈公觀詩曰靈岑標勝地神府枕通川玉殿斜連漢金堂迴架煙斷風疎晚竹流水切危絃別有青門外空懷元圃仙　陳子昂春日登金華觀詩曰白玉仙臺古丹丘別望遙山川亂雲日樓榭入煙霄鶴舞千年樹虹飛百尺橋還疑赤松子天路坐相招　張說一柱觀詩曰舊說江陵觀初疑神化來空山結雲閣綺靡隨風迴柰何任一柱斯爲容衆材奇巧非長世今餘草露臺　孫逖同郡判官尋龍湍觀詩曰星使下仙京雲湖喜晝晴更從探穴處還作棹歌行絃管荷風入簾帷

竹窗清莫愁歸路遠水月夜虛明　孟浩然宿天台桐柏觀詩曰海行信風帆夕宿逗雲島緬尋滄洲趣近愛赤城好捫蘿亦踐苔輟棹恣窮討息陰憩桐柏采秀弄芝草鶴唳清露垂雞鳴信潮早願言解纓絡從此去煩惱高步凌四明元蹤得三老紛吾遠遊意學此長生道旦夕望三山雲濤空浩浩　綦毋潛宿太平觀詩曰夕到玉京窟官冥雲漢低魂交仙室蝶曙聽羽人雞滴瀝花上露清泠松下溪明當訪眞隱揮手入無倪　韓翃題玉眞觀李秘書院詩曰白雲斜日影深松玉宇瓊臺知幾重把酒題詩人散後華陽洞裏有疎鐘　又同題仙遊觀詩曰仙臺下見五城樓風物淒淒宿雨收山色遥連秦樹晚砧聲近報漢宮秋疎松影落空壇淨細草香聞小洞幽何用別尋方外去人間亦自有丹丘　皇甫冉宿洞靈觀詩曰孤煙洞靈觀積雪暮山寒松柏凌高殿薜荔封古壇客來清夜久仙去白雲殘明日開金錄焚香又沐蘭　盧綸題天華觀詩曰峰嶺徘徊霞影新一潭寒水絕纖鱗朱字靈書千萬卷蒼顏道士兩三人芝童解說空中事玉管能留天上春昨見仙丹求不得漢家簫鼓在巒身　李端題雲陽觀寄袁稱詩曰花洞滿沈沈仙壇隔杳林漱泉春谷冷擣藥夜窗深石上開

仙酌松閒對玉琴戴家溪北住雲後去相尋　朱放經故賀賓客鏡湖道士觀詩曰已得歸鄉里逍遙一外臣耶隨逝水去不得鏡湖春雪裏登山屐林間漉酒巾空餘道士觀誰是學仙人　王建題應聖觀詩曰精思堂上畫三身迴作仙宮度美人賜藥御書金字貴行香天樂羽衣新空廊雨滴花甎縫小殿蟲緣玉像塵頭白女冠猶說得枯株不似己前春　又題東華觀詩曰路盡煙光外院門題上清鶴雛雲解語瓊葉軟無聲白髮道心熬黃衣仙骨輕還家對憂樂何處覓長生　劉禹錫元都觀詩曰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元都道士房詩曰四面杉松合空堂晝老仙蠹根停雪水曲

角積茶煙道至心機盡宵清琴韻全獨嫌來又去不得坐經年　薛逢題春臺觀詩曰殿前松柏晦蒼蒼杏繞仙壇水繞廊垂露額題精思院博山爐裏降眞香苔侵古碣迷陳事雲到中峯失上方便擬尋溪弄花去洞天誰更待劉郎　李渾重遊蘇州玉芝觀詩曰道士無白髮語音靈泉下秋初過重來寄舊居月過碧窗冷夜酒兩淋紅壁舊年書玉池露冷芙蓉淺金井煙分薜荔疎從此扁舟更東去仙翁應笑憶鱸魚　趙嘏早出洞仙觀詩曰露濃如水靄蒼蒼洞口煙蘿閉不開殘月色低當户後曉鐘聲迥隔山來春生藥圃芝猶短夜醮齋壇鶴未廻愁善吹簫江光隱見龍鸞窟山勢參差鳥鵲橋更有紅顏

是獨尋歸路去人間步步是塵埃　馬戴宿陽臺觀詩
白玉洞仙何在爐煙容獨董雲壇坦圖古木石磬響寒雲
曙月孤霞映愁流啼碎分心知世上陽坐與鶴為羣
方干題龍瑞觀兼呈徐尊師詩曰或雲或雨常不定地
靈雲雨自無時世人莫識神方宇仙鳥偏棲藥樹枝深
春度年如晦朔陰溪入夏有凌澌此中惟是師知我未
得尋師即夢師　李羣玉玉真觀詩曰高情帝女慕乘
鸞紺城初暮玉葉冠秋月無雲生碧落素渠寒露出清
闌層城煙霧將歸遠浮世塵埃久駐難一日簫聲飛去
後洞深空採碧瑤壇　張祐餘姚縣龍泉觀詩曰四明

山一面臺殿倚嵯峨中路見江遠上方行石多山晴花
氣漫地暖鳥聲和徒漱葛仙井此生真柔何　鄭谷終
南白鶴觀詩曰步步景通真門前衆水紛檀蘿洞口合
鐘聲上清聞古木千尋雪寒山萬丈雲終期堦壇級來
尋紫陽君　張喬題終南山白鶴觀詩曰上徹煉丹峰
永元意未窮古壇青草合往事白雲空仙境日月外帝
城煙霧中人間兄頻屢欲去慈松風　又題古觀詩曰
急景遽衰老此經誰眷真松留千載鶴碑隔六朝人洞
水流花草壺天閉雪春其如為名利歸蹈五陵塵　唐

倚春叢酔中篇什金聲在別後音書錦字空長憶映碑
逢若士未曾攜杖逐壺公東風狼藉苔侵徑蕙草香銷
杏帶紅　宋蘇軾道觀詩曰山行漸覺鳥聲殊漸近神
仙簡寂居門外長溪容淨足山腰苦筍耿盤蔬脩松定
有藏丹處大石仍存拜斗餘弟子蒼顏年八十養眞世
世投遺書　又仙都觀詩曰空山棧觀何崢嶸眞人王
遠陰長生飛符御氣朝萬嵐悟道不復誦黃庭龍車虎
駕來下迎去如旋風捲紫清眞人厭世不回顧世間生
死如朝暮學仙度世豈無人餐霞絕粒長辛苦安得獨
從逍遙君泠然乘風駕浮雲　元劉因宿洪崖觀詩曰

雲山不受紛心降無限西風撼客窓應是夜深知月出
却收風雨入清江　黃庚贈通元觀庶道士竹鄉詩曰
通元道士苦修行坐見桑田幾變更雲屋苔封燒藥竈
風林花落煮茶鐺休糧勝有青松嗽却老應無白髮生
月滿竹廂騎鶴去欲邀子晉學吹笙　虞集秋水觀詩
曰湖深山影碧天淨月光空幸自無波浪蘋花滿晚風
　薩都剌入五雲觀詩曰道人采藥出山遲菌閣秋高
藥羽衣半夜忽聞孤鶴唳五雲相伴一僧歸　余闕先
天觀詩曰仙客鍊金地蒼山深幾重至今龍虎氣猶在
琵琶峰峰前石路整金澗垂楊嶺萬壑閟阿宮千年奉

丹鼎日采三秀人人吹玉笙既要王子晉復命董雙成方朔金門步春來多自豫青鳥幾時還衛書寄君去北關懷芙蓉南山思遠遊勞心如御水東去復西流

原碑齊孔稚珪元館碑曰夫朋白兔而侶青鳥啓銀函而講金字者有道存焉故能大叩元宗攀爲物範則天地正六合照日月而尊蒼生神道無門陰陽不測是故赤松家石室之下神農行弟子之敬廣成在崆峒之上軒轅稟順風之禮洛浦笙飛之秀闕山駕鳳之英凡此之儔希世間出皆齊容以沐咸池或瀟灑而開閶閶梁簡文帝招眞觀碑曰夫東瀛泱水三變成田西岳靈

桃千載未子尚以星起牽牛詩首迢遞律生甲子氣數杳冥況復上遊玉清損之又損高排金闕元之又元豈言象之能筌非時節之所辨高巖鬱起帶青雲而作峰瀑水懸流雜天河而供灑雖日門采藥之地楚望懷椒之歌陽反流沙之魂鎮識汾陰之鼎無以喻書銘曰玉龍二始金書八會洪地心功浮天外故帝可小惟貞能大德起同塵善生寂冗保物自然人符交泰掩映綠蘿穹隆紫蓋儼治之美此焉爲最雄柱千步陽臺百丈水均下鳴山踰高掌野寂雲興禽繁山響升虹絳夕栖豐窗朝上書藏玉柙藥蘊銀筒燒鉛雜鯉折柱和蔥斧柯雖朽碎石無窮　梁元帝南岳衡山九貞觀碑曰蕭鼓騰空栖霞相接星辰奪彩燈燭非明風觴雲梁千門萬户樓施九柱已同瀛鄉之地山帶五城復類元州之所玉版之經猶蘊金丹之處存焉上月臺而遺愛登景雲而忘老欣欣然不知所以而然日暉石瓦東眺靈壽之蜂月蔭玉牀西瞻華蓋之嶺竹類黃金既蔵蕤而防露木似紅蓮且芬披而拂石杯傳九醞隱淪之車晨至堂開四扇西檻之鍾夜響　又青溪山館碑曰原夫法象莫過於天地著明莫過於日月鼓之以雷電潤之以風雨咸秩無文所以名山致祭峻極於天青谿山者荊

羣帝悠哉遊乎與天地相畢　又桐柏山金庭館碑曰若夫上天奥遠言象斯絕金簡玉字之書元霜絳雪之寶俗士所不能窺學徒不敢輕慕非天稟上才未易可擬自惟凡劣識鑒鮮方早尚幽棲屏棄情累留愛林壑託分魚鳥既遠出天台定居茲嶺所謁之山實惟桐柏仰出星河上參倒景高崖萬仞邃澗千回翹心屬念晚臥晨起采三芝而延竚飛九丹而宴息乘鳧輕舉留寫忘歸銘曰日爲車馬芝成宮觀虹旌拂月龍舟漸漢萬春方華千齡始旦　陶弘景詩長史舊館壇碑曰悠哉曠矣宇宙之靈也固非言象所傳文跡可紀熏然則後之人奚闚乎銘曰昔在西漢三茅來賓爰暨東晉二許懷貞栽其浚井棲道接神允膺輔聖錫茲符震勝殿密響瀉屏揚芬瑤宮碧澗絢采垂文瓊函玉檢綺席繡巾蘭缸烈耀金爐爇熏　又茅山長沙館碑曰夫萬象森羅不離兩儀所育百法紛湊無越三教之境縕絨之士飾禮容於閨閣耿介之夫揚旌麾於門裔銘曰至哉坤元萬物資始皇王受命三才乃理惟聖感神惟神降社德被歌鐘名昭圖史友於兄弟敬惟西宣言追茂實用表遺光敢循舊制有革雜章刊字弗朽奕代留芳　又太平山日門館碑曰日門館者東霞啓暉開巖引燭以

爲名也先是吳郡杜微君聲高兩代德冠四區教義宣流播聲數郡拓宇太平之東結架菁山之北爰以此處幽奇別就基構棲集有道多歷世年　陳沈炯林屋館記曰夫元之又元處衆妙之極可乎不可成道行之致斯蓋寂莫冥希微恍惚故非淮南八仙之圖瀨鄉九井之記至若崑山平圖銀榜相暉蓬閭仙宮金臺崛起南瞰晉臺傍連飛閣桂柱星羅瓊軒雲構銘曰大道既隱衆聖無門悠悠太極誰見元根祈年立秦望仙表漢琴嫋神靈依稀宮觀峨峨林屋輪奐徘徊庭羅花鳥室靜塵埃

原銘梁陶弘景茅山曲林館銘曰層嶺外峙蓬宮內映仄穴旁通榮泉遠鏡尚德依仁祈生翊命且天且地若凡若聖連甍比棟各謂知道參差經術跌宕辭藻孰曰曲林獨爲勁好奄跡韜功守茲偕老　周王褒靈壇館銘曰雲橋啓館景曜開扉明庭朝禮仙館羽衣燕履霄去鳥爲晨歸錄石三轉燒丹七飛昆吾陶鑄丹陽鎔鈒畫爲龍文圖開雕篆聲隨地氣調均天辨九官方應萬靈稱善

原詔後周武帝立通道觀詔曰至道弘深混成無際體包空有理極幽元但岐路既分流源愈遠淳濫朴散形

氣斯乘遂三墨八儒朱紫交競九流七略異說相勝

田一

產業部一　田　美田　膏田　土宜　瘠土附　水田　井田　賈田　換田　求田　田訟附　助爲田

釋名曰土已耕曰田田填也五穀填滿其中心也

爾雅曰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　詩曰倬彼甫田　又曰秭於桑田　又曰大田多稼　又曰徹申伯土田　又甫田疏曰神農始造田法典田大夫以其法教民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爲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　書無逸曰即康功田功　禮記月令季夏曰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　周禮不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三易之地家一百畝（法不易歲種美地也一易歲種薄地也）　漢書東方朔曰開隴以東商洛以西厥壤肥饒濶澤以西涇渭之地此天下陸海之地貧者得以家給無飢寒之憂　後魏書高允爲著作郎太武問萬幾何者爲先時多禁封良田允因曰臣少也賤所知惟田請言農事古人云地方一里則爲田三頃七十畝萬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勤之則畝益三升不勤則畝損亦如之損益之率爲粟二十二萬斛況以天下

之廣乎帝善之除田禁　函史宋陳靖疏曰復業請佃者其田驗肥瘠為三等上田人百畝中田人百五十畝下田人二百畝　呂覽任地篇曰上田棄畝下田棄畛五耕五耨必審　貞山子曰田畴不修男女矜飾家無斗竹鳴琴在室　盛弘之荆州記曰桂陽郡界有溫泉其下流有田恒資以浸灌常十二月種至明年三月新穀便登溫液所周正可數畝過此水氣輒冷不復生苗　陵章記曰郡江之西岸有磐石下良田極膏腴者一畝二十斛米之精如玉映澈於器中　唐文粹歐陽詹文曰田疇將植而求實必分其畦壟嘉穀由是乎生

續文獻通考曰遵道宗時餘民應募或治閒田或治私田計畝出粟　又曰金時民田業各從其便　又曰元太祖時無牛可耕張振議差官於濾溝橋索軍回所驅牛十取其一以給農民得數千頭民大悅

田二

原家語曰虞芮二國爭田而訟連年不決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則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虞芮之君曰嗟吾儕小人不可以入君子之朝遂以其所爭為閒田　漢書曰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有田三十畝與伯兄常耕縱平使游學　又曰貢禹上書曰臣禹年老家貧資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衹褐不完有田百三十畝陛下過意微臣臣棄田百畝以供車馬　又曰張禹為人謹厚內殖貨財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灌溉極膏腴　又曰太始二年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溉田千五百餘頃名白渠民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為渠為而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　又曰汝大才當晚成漢書曰馬援辭兄欲就遊郡田牧兄曰汝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　原華嶠後漢書曰周燮專精禮易不讀非聖之書不修賀問之好有先人草廬結於岡畔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給非自所耕漁不食自餘饒　蜀志曰初諸葛亮自來成都有田十五頃子弟食

田數頃及授節度各以本地契書分付所管令長令召還本主時人稱美　明皇雜錄曰上命宇文融爲拓田使融方恣睢諸不附己者因密奏盧從願廣置田園有地數百頃上素器重顧欲倚爲相者數矣而又族望官婚鼎盛於一時故上亦重言其罪因目爲多田翁　文獻通考曰宋高宗紹興七年漳州守臣呂頤浩修復馬氏龜塘田萬頃　元史曰福寧人王薦好義有蠲田於薦而死者貧不能葬薦即以田歸之

原 沃壖　田三美曰壖土也謂充地之上則瘠土之下則饒也　肥磽曰肥饒曰磽負郭

不腴 詩義田既臧傳云謂充子駒支曰我土則瘠子土則充子何以富對曰羆也食之　沒梁　漢書陳平有負郭田　後漢書張堪負郭田數頃　多稼　大田多稼詩

原 膏腴　衍沃　土兼倍也沃土衍也　原隰　沮洳　詩彼汾沮洳言采其莫　悉種　稑　本傳曰令吾所種悉稑五十畝種稑五十畝種稑五十畝　三更稻　本草圖經曰稻有二種有一頃五十畝之田請種稑乃使一頃五十畝種稑五十畝種稑五十畝種稑

增 苦下地薄瘠北流多
雜此類而時有
京路卑濕　河漢汚萊
之間多
萊蕪下沒　稊長苗稀
秋聲集中田家苦
土　終歎乏於良田
穫斯至空嗟似磬之懸
風雨雖調莫覩如雲之稼　收

增 寒溫以宜　墳衍則大
又柳宗元武功縣丞記土地美而民
墳衍之大其植物豐暢茂蓬自和
牧之不暇　孔帖柳宗元文引郭
又韓文操來郭而
又宜麻宜麥宜菽宜禾宜黍
又宜桑柘荏菽之宜　動物
山居多墦　塞地實寒　又杜
少陵詩山居秋暮詩
山下旅人愁　元稹詩
山川同一氣　風土各殊宜
山林辨京陵　以鳩藪澤以
又以鳩藪澤以
表淳鹵數疆　瀦澤也來聘記其財物
瀦澤者計數處其
敏樹　自生　中庸地道敏樹注生
生也敏疾也
地理　勵禮藏師掌任土之法以
物事也　禮地理有宜
度　詳其
土事　地理
土訓周禮　五穀種　九土殊
土宜　五土　九穀　周禮以
土之名物以
辨其
十有二土之名物以
任土所宜生
青草木以
任土貢生
山澤平地丘陵墳衍原隰
九穀　黍稷菽麥
分野十二次以
各有所宜也
土地宜東墻東桑柘
土宜似鄰子至久十月
實似鄰子至久十月
土也　曰土所
宜黑之
詳其
土物　周索　興事　索求去也以周索治注
索猶治也
敏疾也　敏樹注生
自生
荒第　棘楚叢生
閒田　荒穢　穢草
荒穢　言念地征　罕臻蔇極
罕少也　蔇極
庸陝坐廢
又柳宗元
政鞫爲蓬萬
荒第　認遣上耕牛
歸賦原田種穀
州屯田紀績碑
又韓愈封內阡
又韓愈荒
歸本未盡復
土宜　五土　九穀　周禮以
土之名物以
辨其
十有二土之名物以
任土所宜生
青草木以
任土貢生
山澤平地丘陵墳衍原隰
九穀　黍稷菽麥
分野十二次以
各有所宜也
土地宜東墻東桑柘
土宜似鄰子至久十月
實似鄰子至久十月
土也　曰土所
宜黑之
詳其
土物　周索　興事　索求去也以周索治注
索猶治也
敏疾也　敏樹注生
自生
荒第　棘楚叢生
閒田　荒穢　穢草
荒穢　言念地征　罕臻蔇極
罕少也　蔇極
庸陝坐廢
又柳宗元
政鞫爲蓬萬
荒第　認遣上耕牛
歸賦原田種穀
州屯田紀績碑
又韓愈封內阡
又韓愈荒
歸本未盡復
土宜　五土　九穀　周禮以
土之名物以
辨其
十有二土之名物以
任土所宜生
青草木以
任土貢生
山澤平地丘陵墳衍原隰
九穀　黍稷菽麥
分野十二次以
各有所宜也
土地宜東墻東桑柘
土宜似鄰子至久十月
實似鄰子至久十月
土也　曰土所
宜黑之
詳其
土物　周索　興事　索求去也以周索治注
索猶治也
敏疾也　敏樹注生
自生
荒第　棘楚叢生
閒田　荒穢　穢草
荒穢　言念地征　罕臻蔇極
罕少也　蔇極
庸陝坐廢

增 霜早　氣遲宋史食貨志
何承矩知瀛
短取江東
酌月即　寒溫以宜　墳衍則大
又柳宗元武功縣丞記土地美
墳衍之大其植物豐暢茂蓬自和
宜介　毛物宜羽　元稹蟲豸詩序
蟲豸其動物
宜介
酌民衆寡　量地肥磽　唐陳
定地則原隰陂池辨
色以黑墟赤淤　元史宋祁
地計量以地及色
以定稅之　陂塘聯絡　畎澮縈紆　元和
及河陽入於春陵
塘聯絡畎澮縈紆
稍縣都宜分地域　封疆畎畝不奪人時　唐韓
活民
原宋鄭隙地　虞苟閒田　唐宋祁
了取之注
爲多曠土　地廣不治　田萊多荒
此指地廣大而不治
土之辟也詩
政鞫爲蓬萬
荒第　認遣上耕牛
歸賦原田種穀
州屯田紀績碑
又韓愈封內阡
又韓愈荒
歸本未盡復
土宜　五土　九穀　周禮以
土之名物以
辨其
十有二土之名物以
任土所宜生
青草木以
任土貢生
山澤平地丘陵墳衍原隰
九穀　黍稷菽麥
分野十二次以
各有所宜也
土地宜東墻東桑柘
土宜似鄰子至久十月
實似鄰子至久十月
土也　曰土所
宜黑之
詳其
土物　周索　興事　索求去也以周索治注
索猶治也
敏疾也　敏樹注生
自生
荒第　棘楚叢生
閒田　荒穢　穢草
荒穢　言念地征　罕臻蔇極
罕少也　蔇極
庸陝坐廢
又柳宗元
政鞫爲蓬萬
荒第　認遣上耕牛
歸賦原田種穀
州屯田紀績碑
又韓愈封內阡
又韓愈荒
歸本未盡復
土宜　五土　九穀　周禮以
土之名物以
辨其
十有二土之名物以
任土所宜生
青草木以
任土貢生
山澤平地丘陵墳衍原隰
九穀　黍稷菽麥
分野十二次以
各有所宜也
土地宜東墻東桑柘
土宜似鄰子至久十月
實似鄰子至久十月
土也　曰土所
宜黑之
詳其
土物　周索　興事　索求去也以周索治注
索猶治也
敏疾也　敏樹注生
自生
荒第　棘楚叢生
閒田　荒穢　穢草
荒穢　言念地征　罕臻蔇極
罕少也　蔇極
庸陝坐廢

飛　夫田無征望窮脂而何啄　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　荊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　宋鮑

田四

著　在田易經在田　甫田詩甫田南田　所宜書所宜廣所宜土　地所有周禮大地所有者　華離之地周禮離也　汶陽之田左傳齊人歸汶陽之田　不腆之田腆厚也　上膏東方朔曰上膏腴之地　沈斥沈斥法志斥山川居水　廣輪之數廣輪居處廣百畝曰廣　一成左傳少康一成　原　版田詩聘彼版田　廣一夫田一廛廛居也一夫百畝曰廛　石田石田磽确也

田五

原　晉陶潛雜詩曰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　梁劉孝綽報王永興觀田詩曰重門寂已暮案牘罷鼂塵輕涼生簟席微風起扇輪浮瓜聊可貴溢酒亦成珍復有寒泉井兼以營心神眯彼忘言客閒居伊洛濱顧已慙固地徒知蓋桂辛但願榮明德無謂德無鄰　唐儲光羲田家雜興詩曰種桑百餘樹種黍三十畝衣食既有餘時時會親友夏來葅菜

飯秋至菊花酒獨人喜逢迎稱子解趨走日暮閭園裏團團陰榆柳酩酊乘夜歸涼風吹户牖清淺望河漢低昂看北斗數雞猶未閑明朝能飲否　又同王十三維偶作詩曰我念天時好東田有秀苗巢溝洫徘徊顧衡宇僮僕邀我餐臥覽牀頭書坐看機中織　又張谷田舍詩曰縣官清且儉深谷有人家一往入寒竹小橋穿野花雞喧春鬬漫梯倚綠桑斜日說牟來稔前期酒可賒　丘爲題田父廬舍詩曰東風何處至已綠湖上山湖上春色早閑居田家日不閉滿塍流水處來耜平蕪間薄暮餉牛後歸來掩柴扉　杜甫暫往白帝復還東屯詩曰復作歸田去猶殘穫稻功築場憐穴蟻拾穗許鄰童落杵光輝白除芒子粒紅加餐可扶老倉廩慰飄蓬　耿湋贈田家翁詩曰老人迎客處雞落稻畦間鑿屋朝寒閉田家晝雨關門閣新蘿草蹊徑舊詰山自道誰相及邀余試往還　王維渭川田家詩曰雉雊麥苗秀蠶眠桑葉稀田夫荷鋤至相見語依依　韋應物觀田家詩曰微雨衆卉新一雷驚蟄始田家幾日閒耕種從此起丁壯俱在野場圃亦就理歸來景常晏飲犢西澗水　章孝標長安秋夜詩曰田家無五行水阜下蛙聲牛犢乘春放兒孫候暖耕池塘煙未起

桑柘雨初晴歲晚香醪勸鄰邨邨自送迎　宋歐陽修田家詩曰綠楊高下映平川賽罷田神笑語喧林外鳴鳩春雨歇屋頭初日杏花繁　王禹偁畬田調曰大家齊力翻羣頸耳聽田歌手莫閒各願種成千百索豆其禾穗滿青山　北山種了種南山相助力耕豈有偏願得人間皆似我也應四海少荒田　金趙元田間秋日詩曰禾穗纍纍豆角稠崧前邨落太平秋熙熙多少豐年意都在農家社案頭　又姚孝錫邨居偶成詩曰土瘠稅租隨力薄年豐禾黍過時收　元張養浩四季歸田樂春曰日月底天廟陽廂土脈生習習協風來顆顆衆

蟄驚農人服厥畊簿言書春耕鼓堤流灌灌灌木鳴嚶嚶白扉晚青帘綠野晴丹英蘸婦喜盈色牧豎歌俜聲天隨野色遙山與吟懷清向來慳一際今者幸四并　前子真谷萬事秋毫輕　夏曰北陸展修晷熏風薦微涼麥波浩無津細路如橋梁溪光林樾潤雨氣桑麻香春聲破幽寂人影來微茫皴垣誰所居紅碧相低昂翁媼老瓦盆兒女前春觴我亦適見之亦覺心樂康　昔閻太古俗今歷華胥鄉向令早知此詎使田園荒迷途諒非遠淑景良未央於焉遂平昔孤陋庸何傷　秋曰黃雲豆郊野農力今有功益乃民之天治理根其中我雖

未及粒已覺飢腸充田頭父老過輒擊壤令歲豐自媿無寸積坐享雍熙風秋成既如彼況對菊與楓氣澄天宇高心寂塵累空木落山獻體波縮沙留蹤選興何悠悠迅景何悤悤俯仰田舍底或能保初終　冬曰歲晏日南至場圃靡所勞告成三務功盈耳康衢謠鴻飛嶺外陂虹斷林邊橋將期養疎拙詎厭居寂寥負暄坐晴檐煦煦春滿袍對山閱吾書懷古酌彼醪此樂天所新何幸及草茅雖非鹿門龐或庶彭澤陶爲詩寫幽尚刊落華與豪集以貽知音悵望心遙遙　明秦凱早出田所詩曰媿無經濟術徒有茂異名行游三十年不見有所成歸來得荒地俛仰始學耕方春多雲氣甘雨亦時行大澤含澄淵溝澮皆滿盈清晨出閭門去露與煙霧并庶幾望秋實敢懷勤苦情日午有濁醪揮汗且復傾　高啓蔡邨田家詩曰田中耒聲歌煙火西林起獨立候歸人柴門夕陽裏　陳獻章新年田家詩曰古田同井今同邨同坐杯盤到子孫合是田家愛元日白頭莊杖拜入門

原　晉陸機大田議曰臣聞隆名之主不改法而下治陵夷之世不易術而民怠夫商人逸而利厚農人勞而報薄導農以利則耕夫勤節商以法則游子歸

論魏王粲務本論曰古者之理國也以本為務八政之於民也以食為首是以黎民時雍降福孔嘉故仰觀星辰以審其時俯耕籍田以率其力封祀農稷以神其事祈穀報年以寵其功設農師以監之置田畯以董之黍稷茂則喜而受賞田不墾則怒而加罰都不得有游民室不得有懸耜野積冬奪者無罪場功過限竊者不刑所以競之於閉藏也先王籍田以力任力以丈議其老幼度其遠近種有常時耘有常節收有常期此賞罰之本種不當時耘不及節收不應期者必加其罰苗實論等必加其賞也農益地辟則吏受大賞也農損地

狹則吏受重罰也夫火之焚人也甚於怠棄慎火之力也輕於耘耔而邑大都有嚴令則火稀無嚴令則燒者數非賞罰不能濟也

判唐傅昇卿祈田判曰常籍為重鄉青郊於雲壇終畝維勤法朱紘於御典假鳥星之仲月闢龍鱗於上腴援枹而進耆坎坎於田郊嘉粟佇登福穰穰於歲報又姚重成前題判曰闔家風雷順動乘稷惟馨野雞五色先呈必稔之期銅鵲再鳴即告非豐之驗千箱萬庾實所荷於聖人土鼓汗簪徒有祈於田祖　張璜田中有樹判曰乙有嘉樹森乎甫田上含煙飈下潤溝油握本抽幹豈彭澤之五柳負陰向陽等翠木誉秀何妨百穀用成　李覿新田判曰三秦奧壤陸海良田原隰條分溝塍脈散秔稻漠漠黍稷油油無爽蟬鳴之期有至鳳冠之稔其地則上厥價惟高準丁而詩則無妨廢據動來射交爽事宜

水田一

詩瀧池北流浸彼稻田毛萇曰浸漸也　書濬畎澮距川周禮稻人掌稼下地以瀦蓄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種之芒種皆治水也　管子地員篇曰夫管仲之治天下也其施七尺澮田盡徙虞氏

田謂菜畦間泄水處也畎其地有年皆須易也　文獻通考曰白居易為杭州刺史浚錢塘湖作湖石記曰若隄防如法蓄洩及時則瀕湖千餘頃田無凶年矣　又曰江東水鄉堤河南渥而田其中謂之圩農家曰圩者圍也內以圍田外以圍水蓋河高而田在水下沿堤通斗門每門疏港以溉田故有豐年而無水患　又曰宋謙議大夫史才言浙西瀕湖之地軍下累土增高名曰塢田　又曰寶文閣待制李光言明越之境皆有陂湖大抵湖高於田田又高於江海旱則放湖水溉田澇則泄田水入海　又曰詔户部員外郎莫濛等檢視逐路沙田　續文獻通考

曰遵道宗大安中禁挾私引水犯田　又曰金宜宗貞祐中程淵言陽山諸縣陂河水至則畦爲稻田水退則以之種麥所收倍於陸地　又曰元至大初修浚圍田以水爲平平者爲第一等田高一尺爲第二等田高二尺爲第三等田高三尺爲第四等田高四尺爲第五等

又曰明永樂初河州張良興言麻澧二湖之田五萬餘頃唐宋俱係職田比歲輒爲水淹乞自本州至舍山縣界增築圩埂以防水潦從之

水田二

原又獻通考曰魏史起爲鄴令引漳水灌鄴以田魏之河內人歌曰引漳水灌鄴旁千古斥鹵生稻粱　又曰鄭國爲秦鑿涇水旁北山東注洛渠成用注填閼之水溉爲鹵之地四萬頃皆畝一鍾無凶旱　又曰漢文帝以文翁爲蜀郡太守前脥人獲其饒　漢書武帝曰泉流灌溉所以育五穀也左右內史地名山川原甚衆細民未知其利故爲通溝瀆蓄陂澤所以備旱也　漢書曰召信臣爲南陽守行視郡中泉通溝瀆以廣溉灌人得其利爲作均水約束刻石立碑以防紛爭　晉張閔字敬緒爲晉陵內史所部四縣以旱田遂立河曲新豐塔溉田八百餘頃每年豐

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往蘇松諸郡相度水田

水田三

原作塘均水上法敘事溝防蓄泄上承敘事蓄水洩水沃野灌流原缺據實錄補溉岡陵下敘事斗門堰水開渠灌田水訣式水利交口置斗門堰清水恒準每五分二分上中下原二分入畝多則上下用水盡相開放毫入畝水三月以後任開放二日以前八日以前二十日以前開六輔決田詳渠倶堰且溉且糞如茨如梁

旱暵之憂得沮洳之澤變雲雨於黃汚化膏腴於鹹鹵白公開涇以溉秦史起引漳而灌鄴變

逸於勞力移地利 以濃易增智竊天功 洩爲雨之
渠泥惟數斗 收如雲之稼畝乃一鍾 一溉之功且
糞後枯之效 萬頃之潤寧虞首種之艱 早苗繁經一溉亦後枯也

月令首種不入 增 鑿汾水 治孟瀆 上詳 敬事 築二塘 浚
六門引泉水 古浦爲淮南節度使 溉田萬頃 右史渠 翟玉陂
上洋二 遠度翟王彼創民田 公主塵爲水爲碓民頗不得溉 下詳二
田又曰大農令民能以財自 陳人賴之 以水與民棄地爲
田京兆尹張敞以水與民請詔增雉 文數通考宋宣和中修琵琶
白繞 三百餘石蕾長丈 琶二 上詳二 又曰
如芸田種 也詳下 名 陂名清獻 灃號白蓮 金章宗承安中
載致白蓮章東 水與百姓溉田 原吉相度 炳文經營 上詳二
又曰明洪

武中命吳興侯耿炳文督工灌洪渠 河分南北壤雜
溉中陽縣之田大獲其利 擁左右之 倪防
下田境空青徐土爲上賦 詳下 鄧
便淺深之耕耨

水田四

原 引漳水 鑿渭水 治舊渠 後漢何敞爲汝南太守百
姓便之 修三渠 詳後 流爲田 溉萬頃 歲獲杭稻滿魚
法 增 流爲田 溉萬頃 歲獲杭稻滿魚 又曰
引新渠 又曰 作水均

詩唐杜甫夔州歌曰東屯稻畦一百頃北有澗水通
青苗 杜牧弄水亭詩曰滕泉落環珮畦田差纂組
宋蘇軾詩曰波光碧繡畦 明高啓詩曰貧爲湖田長
半沒拙因世事本多疎
記劉公非七門廟記曰子爲廬州從事始以事至舒
城觀所謂一門三堰者問於居人其田溉幾何對曰凡
二萬頃考於圖書則漢羨頌侯信始基而魏陽州刺史
實修其廢昔先王之興有功及民則祀之若信者可謂
有功矣

增 疏晉杜預疏曰既以水爲田當恃魚菜螺蜂而洪陂
汎濫貧弱者終不能得今若宜大壞充及荊河州東界
諸陂隨其所歸而寬導之令百姓不出境內朝暮野食
此日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鍾至
春大種五穀五穀必盛此又明年之益也

井田一

增 黃帝以八家爲井井開四道分八宅而鑿井其中
詩徹田爲糧注徹通也一井之田九百畝八家皆私百
畝同養公田 書殊厥井疆 禮方一百里者爲田九
百畝注方里而井井九百畝 公羊傳曰什一天下之

中正貧富兼并雖魯陶不能使彊不凌弱故聖人制以
口分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食父母妻子五口爲一家
公田十二畝所謂什一廬舍二畝半凡田一頃十二畝
半　漢書食貨志曰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
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　魏志曰司馬朗以爲宜復井
田往者民各有累世之業難中奪之今承大師之後宜
及此時復之　函史宋廣州教授林勳上本政書請倣
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一井十六夫爲什
一之稅東陽陳亮以爲考古驗今世爲井地之學者莫
能加也　又曰元虞集言古遺知民事之人相地宜修城

郭春秋爲興發補助則經界可正守望相支三代之民
復見於空虛之域矣　宋張子欲買田一方畫爲數井
地有坳垤處不管只觀四標竿以爲準中間地雖不平
與民無害　一程子則曰地形不必方只用算法折計
地畝授民　唐陸贄奏議曰國朝著令賦役之法有三
曰租二曰調三曰庸古者一井之地九夫共之公田
在中籍而不稅事頗纖微難於防檢春秋之際已不能
行　續文獻通考曰遵道宗太康中力耕公田不輸稅
賦此公田制也

井田二

原　殊井疆注詳　爲溝洫周禮匠人　制強弱注詳
合巧拙八家九頃共爲一井無貴賤地有肥瘠三家
二同風俗四合巧拙五通財貨國井田爲市一家
田之法以　制遠近　業安而不遷　度廣狹　修阡陌阡俱
安其業　度貧富而稅之　均勞逸而作之　通財策同人井田之制
租庸著令　制貢賦之高下　均徭役之輕重　計工商之利
民詳俱　林勳本政　權年經界　折算授
田　傳我疆而治我理　軍賦所由
井田三

淵鑑類函卷三百五十五　井田　十七

爲夫井董人戶之衆寡分爲邑居使地利足以食人人
力足以闢土邑居凡以處衆衆心足以安家故臣請斟
酌時宜參詳古制人稀土廣者且修其阡陌戶繁狹
者則復以井田使都鄙相維有名夫家漸有數夫然則丘
田井邑之地衆寡相維比閭族黨之居有亡相保相維
則兼并者何所取相保則游情者何所容如此則庶乎
人無浮心地無遺力財庫盈足役賦均平市利歸於農
生業著於土矣

原　採書致　買賣田　採田頃畝　起冢葬　禮載田宅者採書致書致契書
後漢崔寔曰遵父令賣田宅無令葬

益子孫爲商賈漢書疏廣傳廣曰子孫賢而多財則損其志富而過度則生其怨今君已有餘金復增益之以教子孫後生見而怠惰非所以遺子孫也且賢而有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怨之所聚也

勸農桑

不關不私

租稅人賦人賦謂民之戶口出錢也

債負

吳志天下亂魯肅不治家業以賑人爲務

蕭何自污

實憲賤直

蕭何曰何以自污後世以貪汙名之

帖田

劉歆移書太常博士曰古者稅民不過什一今民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或減其半而官家以足食之法不改是豪民收太半之實而貧民蒙重困之苦也

勸農桑

不關不私

租稅人賦人賦謂民之戶口出錢也

債負

吳志天下亂魯肅不治家業以賑人爲務

蕭何自污

實憲賤直

蕭何曰何以自污後世以貪汙名之

帖田

劉歆移書太常博士曰古者稅民不過什一今民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或減其半而官家以足食之法不改是豪民收太半之實而貧民蒙重困之苦也

移田

漢書疏廣傳廣謂其兄子曰吾聞古賢人通士不爲子孫廣其田宅今老矣日有所減不爲之早有以教化之恐後悔難及今賣以共供養以終餘日使子孫勤力其中猶有所樂又使後生不忘其先也

移易

辭假

漢書貢禹傳禹上書曰臣禹幸以年老蒙恩使領兗州今齒加長發白齒動搖恐卒然填溝壑不復奉職願乞骸骨歸故鄉以保餘年

求田

漢書貢禹傳禹上書曰臣禹幸以年老蒙恩使領兗州今齒加長發白齒動搖恐卒然填溝壑不復奉職願乞骸骨歸故鄉以保餘年

移田

漢書疏廣傳廣謂其兄子曰吾聞古賢人通士不爲子孫廣其田宅今老矣日有所減不爲之早有以教化之恐後悔難及今賣以共供養以終餘日使子孫勤力其中猶有所樂又使後生不忘其先也

移易

辭假

漢書貢禹傳禹上書曰臣禹幸以年老蒙恩使領兗州今齒加長發白齒動搖恐卒然填溝壑不復奉職願乞骸骨歸故鄉以保餘年

求田

漢書貢禹傳禹上書曰臣禹幸以年老蒙恩使領兗州今齒加長發白齒動搖恐卒然填溝壑不復奉職願乞骸骨歸故鄉以保餘年

移田

漢書疏廣傳廣謂其兄子曰吾聞古賢人通士不爲子孫廣其田宅今老矣日有所減不爲之早有以教化之恐後悔難及今賣以共供養以終餘日使子孫勤力其中猶有所樂又使後生不忘其先也

移易

辭假

漢書貢禹傳禹上書曰臣禹幸以年老蒙恩使領兗州今齒加長發白齒動搖恐卒然填溝壑不復奉職願乞骸骨歸故鄉以保餘年

求田

漢書貢禹傳禹上書曰臣禹幸以年老蒙恩使領兗州今齒加長發白齒動搖恐卒然填溝壑不復奉職願乞骸骨歸故鄉以保餘年

移田

漢書疏廣傳廣謂其兄子曰吾聞古賢人通士不爲子孫廣其田宅今老矣日有所減不爲之早有以教化之恐後悔難及今賣以共供養以終餘日使子孫勤力其中猶有所樂又使後生不忘其先也

移易

辭假

漢書貢禹傳禹上書曰臣禹幸以年老蒙恩使領兗州今齒加長發白齒動搖恐卒然填溝壑不復奉職願乞骸骨歸故鄉以保餘年

人田自占給與農約歸歸其半是歲大旱農告無入令曰我知入不知旱也責之急農往訴秀實署牒

免之

曲能掩直　訴可爲謝

強家泄流爲田人羅其害曲能掩直爲者以得之秀實華復練塘頃岸溉州練民四十里其旁大姓

增說文曰耕也　開土殖穀曰農　易曰不耕穫不菑倉　又繫辭曰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　詩曰我田既臧農夫之慶　書曰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又曰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周禮太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注山農澤農平地農也　又地官下曰凡任民以耕事貢九穀　又考工記曰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　禮記月令孟春曰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　孟夏曰命野虞出行田原爲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　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於都　季夏曰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　季秋曰乃命冢宰農事備收畢五穀之要藏瘞籍之收於神倉　孟冬曰是月也勞農以休息之　季冬曰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有司出土牛以送寒氣　左傳曰庶人力於農穡注種田農敏曰穡　又曰譬如農夫是穡

助爲田

官廉往勘

元史譚登爲交城令有文石水分溉交城田數千頃每歲春耕者憂秋成者喜一縣之利與民共之

譚登折理

計耦耕　興勸利

合耦爲耡　二耜爲耦

增潛耕　借治　佃田

送師移用　民族師掌　耡粟

是菜雖有饑饉必有豐年　又曰九扈爲九農正正義云扈有九種春扈鴳分鵝赤相五土之宜趣民耕種者夏扈竊玄趣民耘苗者秋扈竊藍趣民收斂者冬扈竊黃趣民蓋藏者棘扈窫丹爲巢鳥鳥者宵扈嘖嘖爲農勗歟者桑扈竊脂爲蠶驅雀者老扈鷽鷽趣民收麥令不得妄起者以九扈爲九農之號設一人爲九農正而責以數事令隨其宜以教民使民自爲勤作也　史記曰神農教民耕農故號曰神農　漢書武帝曰農者天下之本也　又曰以貧求富農不如工　原又曰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　增唐六典曰肆力耕桑者爲農　增又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鎒一耨一鋤然後成農也　又曰一農之量包百畝也　又曰上農挾四下農挾二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饑者一女不織民有寒者　原管子曰先王爲民興利除害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者也　增又要有桑田神農共耕而王所以勸耕也　原尸子曰有農氏身有南畝妻有桑田神農共耕而王所以勸耕也　增孫卿子曰農精於田不可爲農師　又曰良農不爲水旱不耕呂子曰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於農民農非徒爲地利也貴其志也民農則朴朴則易用民農則重重則少私　明郁離子曰水泉動而播其種漆疏壅塞不違時然後可以望有秋　董生書曰禹見耕者五耦而軾　賈誼曰欲民務農在於貴粟　唐韓愈曰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　陸龜蒙曰耒耜者古聖人之作也余在田間一日呼耕畦就而數其目恍若登農里之庭受播種之法因書爲耒耜經以備遺忘　宋蘇軾曰農末之相傾平糴之法不立　續文獻通考曰遼之初年農穀充溢賑饑恤難旁及鄰國元虞集曰田疇之廣衣阡陌之羅絡因荒易以察其

勤怠

農二

原增祭法曰庸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　原增韓子曰歷山農者侵畔舜往耕期年讓畔　史記曰棄爲兒時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教者耕稼穡之民皆法則之　增管子曰北宅火燒照下管仲入賀桓公曰吾田野闢農夫必有百倍之利也　原漢書曰楊季官至盧江太守元鼎間避仇後遁江上處岷山之陽曰郫有田一頃有宅一區世世以農桑爲業　東觀漢記曰樊重世善農稼好貨殖

增 漢書曰龔遂為渤海太守民有帶持刀劍者曰何為帶牛佩犢乎　後漢書曰王丹每歲豐時輒載酒殽於田間候勤者勞之惰者自勵　魏略曰常林帶書耕鋤其妻嘗自提飯餽之雖在田野共相敬如賓　晉孫盛作南蒼令教曰凡欲先婚配境內然後皆其農業　蘇軾詩陶潛懷古田舍詩曰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非古之耕耘秫者不能道此非子之世農亦不識此語之妙　元史世祖紀曰平大理即以姚樞為京兆勸農使教民耕植　又史明太祖實錄曰洪武二年命世子行田間還論之曰汝當知吾農民之勞苦至此乎夫農樹藝五穀身不離泥塗手不釋耒耜國家經費又所從出故令汝知之

耕桑交趾文生與未耜為業文身不畏蛟龍之害　明高啓詩好坐張仲子廂與看種時雙步記曰冀水有魚名曰鱣其狀似鱏鱏似鱘太平御覽曰陸伯翔先生當著曰魚名可驗俗名為鱣左右則良回冀以美農桑古俗語曰雨多可驗　唐莊岳詩鼓吹行田扇

原 侯大駒出土牛辭節　今之土牛以送寒　五種百穀播殖之總名　逢年望歲　史記曰不如逢年　傳曰君如望歲　土膏起地財生興農時　土膏脈起謂農時也　食力勸功　力謂農人食其力　稽事稼政　書舍我播事　生洋一　作苦而歎　管子曰旦暮從事於田農身不殺植　少智不遷　物生而有知不見益物而遷焉　天子祈穀　祈穀于上帝　周禮　巡狩視稼　禮月令天子乃以元日

南畝詩　平秩東作　書　稼穡艱難　手足胼胝之艱難　食哉惟時　書　農之有畔　傳　服勤畎畝　力耘耔　必資人力　以長地財　趙岐曰常林帶書耕　歲計　荀能敦業　必是厚生　朝疲夕倦　春作秋　成　美鄭白之沃　忘沮溺之勞　服勞於鎡鎛　敦　葉於田疇　趙三時之務　二時謂春夏秋務農　忘四體之勤　必資四體之勤　乃穫千箱之利

增 就功肆力　孔帖　及時　孔帖疏臣願及　及時雨詳前　待雨詳一　淺種深耕　把鉏荷畚　柳宗元龍城錄曰子厚嘗　未耜為業

子102-410

萬古傳戒子孫對泥宜子孫誠哉斯言又子子孫孫與商人書七比耦以艾殺此地漸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

郭翻立表注詳 李尚古翻 龔田疇美土疆注詳田一

其草木闢無 開廢 曲直記關 訓導 以人術 賈馬給貧 又曰陸宣公奏

曰盧坦表請重募為 代北水運使開發田 謹所責田野墾闢者宣不 又曰李大亮有文武才幹為 責所乘馬分給貧者勸以耕 歲周大給太宗下書詔棄 又曰徐申募人徙牛耕墾 率一鴻斟諸工計所傭受粟 十有五年身率士墾 田二年而軍有羨食 聖和中募民耕藥州荒 世祖中統中勸 耕墾 等充

國之大開時興歲足 類信臣之廣闢每冰凍農閒 李昭明 荊楚疆土皆入于版圖 顛沛流民盡安于畎畝 趨民歛 如寇至 刈麥 為臺妨農 兵至刈麥 務納 肯穫 千耦其耘 三日于耜 十月滌場 八月其穫 十月滌場 稱 獲百千，收十二 獲 收穫登穀 敛稍 月令七月農乃登黍 書舜文 趣民歛 如寇至 月令仲 兵至刈麥 為臺妨農 書舜文 務納 肯穫 稱 獲百千，收十二

畢力 將植油油之苗 糞穫艾之有和乃宜乃理 及王瓜之生夏戒鎛戒銍 原 耕耘 原 耕耘 原 耕耘

句使農圃畢勞六
飛徐駰公私交奉
南畫雲碑頻海桑地
古農利沛然嘉生
不有畫粟即滿穀也萬穀一粟當地之
萬穗歸一粟當其一千
用庶
百物既阜
而茂
衍
百穀
土反其澤之年
水歸其壑
之候
我稼既同則田祖斯饗
地廣部
仲春之月
不樹者罰
不蠶者繭
婦功毋
罰屋粟
報
農師察民
里老致罰
農
農桑既登秋種
宿麥既登唐蘇頌
仆鼓決漏蘇軾石鼓歌
記七月既望殺仗
又歐陽詹上鄭相公書大田斯穫
將俟農收
方明績
耕植
勤以農桑
又曰劉寬策杖
植
又曰韓愈表
閑四井之間舍
爾酒既旨故畜夫載
臺笠于中田
閉蓬門于故里
耕灌不修
桑檟靡
樹
曝背拘牛屢空于畎畝
績麻治絲無閒于窒巷
播植務農實粟盛之備
貿遷變業非禮節之
宜唐蘇
執轅暫怠則如懸比室
柔機或惰則無褐
鞭賊稍
四力勸也
罰屋粟
報
鹵莽
有罰屋粟
凡宅不毛者
凡田不耕
徒云種稚
地有遺利
人有餘力
耦且殊于二
五
稼寧望于十千
苟萬束之不除
何黍稷之能
藝
農祥啓候既失天時
稼政靡終無窮地力
農
之脩業但見蓬蒿
罰以勒人宜懲敖麥
當于耜之
日曾莫力田
及其穫之時不能償種
四體不勤既
力穡于東作
八月其穫獨無望于西成
或耘或耔
則冀十千之賦
不耕不穫胡取三百之廛
增
察不
勤
按耒作
孔帖唐百官志迎按州縣察農桑不勤者按之
又曰唐貢舉名州都督下令諸縣有
拱手曳裾
游閑浮食
力安得聽拱手而曳裾
又曰唐李叔明傳序
匪云天生蒸人必將有職游閑浮食
人多游心地有遺
又白居易曰方今
耕植
勤以農桑
又曰劉寬策杖
植
又曰韓愈表
使無
怠惰
農師察民
里老致罰
農
者白州縣論罪
又曰唐玄宗
武中命及時服田若有不勤者里老
以狀游蕩
意
絕歸耕業
靖疏
閑四井之間舍
爾酒既旨故畜夫載
臺笠于中田
閉蓬門于故里
耕灌不修
桑檟靡
廢五溝之種藝
委
樹
曝背拘牛屢空于畎畝
績麻治絲無閒于窒巷
播植務農實粟盛之備
貿遷變業非禮節之
宜唐蘇
執轅暫怠則如懸比室
柔機或惰則無褐
終年
劉元
幼
農四
原
躬稼
增
艾杵
晉皇甫謐
笨杵舂米聲
不耕而穫
服田力穡
是刈是穫
詩
不耕而穫
服田
勞書傳農自安不
啓作勞啓強也
岡有黍稷
書周
岡有黍稷書不
啓作勞啓強也
有使
無失時
禮記假
擊土穀以
勤稼穡
勤勞稼穡
必有豐年
樂田晚
請暇
不勤不分
又曰四體不
勤五穀不分
學稼
增
敏蹴雅
周禮地官
司徒篇章凡國祈
年于田祖敏卹雅
于田祖敏卹雅
原
飭田事
學稼
論語
不治
禮記曰地廣
大荒而不治
不昏作
無
增
舍體塗足
國語農曰脩衣就功有戴等滿身服
體塗足曰脩衣就功有戴等滿身服
其髮膚盡其四肢之

力以從事 長兄去弟 呂覽曰善耘者長其兄而去其弟不善耘者長其弟而去其兄弟茶蓼也

原 茭草把土 揉木關土 增 耨鉏 漢書 耨鉏借父書 不備書 漢

耨鉏嘗有德色 鉏耨而去草也 耨鉏嘗有德色 鉏耨而去草也 漢百畝田耨鉏而去草 漢王景守洛百姓不知十餘年池力有餘 長百姓不能忘種子也 不能忘種子也 教牛耕 漢百姓不知十餘年池力有餘 為置學官教牛耕 漢百姓不知十餘年池力有餘 為置學官教牛耕 常食不足 晉書 常食不足 晉書 不知稼穡之艱難 晉書 不知稼穡之艱難 教耕 晉書 田景乃奉人教耕 晉書 田景乃奉人教耕 盬書 盬以其直益市牛 盬書 盬以其直益市牛 勉民以哈之 勉民以哈之 可議也 苦戀本元 又吉凶本元無 又吉凶本元無 買牛給 魏略 買牛給 魏略 不穀復 晉語 不穀復 晉語 農國之本 孔帖 農國之本 孔帖 農 國語 農 國語 不勸而耕 唐史 不勸而耕 唐史 以田為業 唐史 以田為業 唐史 農者 杜 農者 杜 農五

增 詩 唐錢起 南溪春耕詩曰荷蓑趨南徑戴勝鳴條枚 溪雨有餘潤土膏寧厭開溝塍花落盡耒耜度雲興誰 道耦耕儻仍兼勝賞催日長農有暇悔不帶經來 杜 甫茅堂檢校收稻詩曰香稻三秋末平田百頃間喜無 多屋宇妨不礙雲山御秧侵寒氣穿新破旅頰紅鮮終 日有玉粒未吾慳 宋蘇軾和陶勸農詩曰天不假易 亦不汝匱春無遺勤秋有厚糞雲舉而決婦姑舉耜我 良考友相跣何愧 又曰逸諧戲侮博逸頑鄙投之生 黎俾勿寇履霜降稻實千箱一軌大作爾社一醉醇美 陸游岳池農家詩曰春深農家耕未足原頭叱叱兩 黃犢泥融無堰水初渾雨細有痕秧正綠綠秧分時風 日美時平未有羨科起買花西舍喜成婚持酒東鄰賀 生子誰言農家不入時小姑晝得城中眉一雙素手無 人識空村相喚看綠絲農家樂復樂不比市朝爭 奪惡官游所得真幾何我已三千廢東作 元趙孟頫 題耕織圖詩之一曰良農知土性肥瘠有不同時至萬 物生芽蘖由地中秉耒向畎畝忽徧西與東舉家往於 田勞瘁在兩農春雨及時降被野何濛濛乘茲各布種 庶望西成功培根利秋實仰天望年豐但使陰陽合自 然倉廩充 明高啓看刈禾詩曰農工亦云勞此日始 告成往穫安可後相催及秋晴父子俱在田札札鐮有 聲黃雲漸收盡瞰望空郊平日入負擔歸謳歌道中行 鳥雀亦羣喜下啄飛且鳴今年幸稍豐私廩各已盈如 何有貧婦拾穗猶悽悽

增 賦 唐人觀農賦歲起于東丁壯就功杏花毓樹蒲葉 抽叢美夫原隰底績溝塍刻鏤耒耜和陶勸農詩曰天不假易 暖至喜室家相歡揷鍤去莠築堰浚蕩野餉曉持千斜 徑春鋤暮荷于扉鷹鳩山之樹密悅臨流之地寬且 人生在勤勤則不匱欲物末以敦本在用天而分地八 政之中食居一四人之衆農為二故土爰稼穡舍靈是

貢歲稔則家知禮讓食足則國賛雍熙迹泰門人得承
規于孔父心將詣學恐貽責于樊遲

勸農 勞農 錄銘(附)

原 驅游食 出夫布 實粟出夫布一人不能出一夫之布 復耕緡 徵情游 民戀物安耕 史漢武帝元狩六年令民有能入粟甘泉各以其物多少級爵至千乃復一人 史漢武帝元狩六年令民有能入粟甘泉各以其物多少級爵至千乃復一人 盡地利 鑄田器 作耒耜 九穀之利 下蔡長 領信臣字翁卿為南陽太守以為南陽戶口多而田少民雖墾闢而田有限乃勸民墾闢不得過其力以故人皆盡其地利 南陽守 下蔡長領信臣字翁卿為南陽太守以為南陽戶口多而田少民雖墾闢而田有限乃勸民墾闢不得過其力以故人皆盡其地利 勸種 具使耕種 勸農

親耕 漢武帝親耕於鉅定 勸農 漢武帝種苗於勸農 曹掾 真復 漢蔡掾以好農使復其田 曹掾 請置 蔡楼勸郡國到六官 蔡楼勸郡國到六官 今宜 仲舒勸種麥 龔遂勸務農 龔遂為渤海太守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曰賣劍買牛何傷也 以依舊 以舊 聖人于五穀重麥禹承天之序以重宜勸播種 是知聖人于五穀重麥禹承天之序以重宜勸播種 抑末 勸農勉人 均功 董作 秋唐大宗末錄 又曰五穀為陸六穀為水稻是也 又曰五穀為陸六穀為水稻是也 巡歲 諭蒙 展器授方 朝巡夕課 農器 又曰農器以名聞 又曰農器以名聞 裴清勸穡 張儉教營 自洽雨暘 躬行阡陌 謝業書大 抵勸務農 舫夕課又一朝巡一時也 民墾田至萬畝收穀數萬斛 又曰張儉教民營田歲收穀數萬斛

勸農 勞農 孟冬休息 蜡日休老 勞酒 飲勞 載看 載看 載耒耜 載耒耜 其穫 耕穫 聚百物以饗 聚百物以饗 息人大義 為一日之 勞之畎畝 勞之畎畝 哀 哀 其饁 饁 饁伊黍 饁伊黍 蜡非賜 蜡非賜 能知 能知 唐陸 唐陸 蜡之敬 蜡之敬 相待如賓 相待如賓 有喻其饁 有喻其饁 冀缺敬 冀缺敬 葛伯仇 葛伯仇 饁 饁 日隨歲貢 日隨歲貢 黎泰遲炊 黎泰遲炊 壺漿隨稱 壺漿隨稱 自洽雨暘 自洽雨暘 躬行阡陌 躬行阡陌

蠶 一

蠶 書曰蠶爲龍精日直大火則浴其種 博物志曰蠶三化先孚後交不交者亦產子子後者無眉目 書曰桑土既蠶 詩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績 又曰蠶月條桑 禮記月令季春之月省婦使以勸蠶事 周禮夏官馬質掌質馬禁原蠶 焦贛易林兌之坎曰饑蠶作室繒多亂纏端不可得 又震之兌曰秋蠶不成冬有牛名曰日及割取肉一二斤明日瘡愈漢人入國示之以爲珍異漢人曰吾國有蠶大如小豬名曰蠶食桑葉爲人吐絲外國復不信之 原 續漢書曰光武建武一年野蠶成繭野民收其絮 增 永嘉郡記曰永嘉有吳錄曰南陽郡一歲蠶八繅 隋書曰江湖之南一年蠶四五熟 唐書曰天寶中益州獻二熟蠶白淨與常蠶不殊 韓子曰鱣似蛇蠶似蠋人見蛇驚駭見蠋則毛起而漁者持鱣婦人拾蠶利之所在皆貪育也 淮南子曰蠶食而不飲三十日而化 又曰食桑者有絲而蛾 又曰蠶餌絲而商絃絕 商主金音也春蠶吐絲金死故也 春秋考異郵曰蠶陽著火惡水故食不飲桑者土之液木生火故蠶以三月食葉 抱朴子曰始以藥粉桑

長蠶蠶得十月不死 郁離子曰蠶吐絲而爲繭以自衛也卒以烹其身 東方朔占曰正月旦竟日不風清明宜蠶 原 古今注曰元帝永元四年東萊郡東牟山有野蠶爲繭蜀生蛾蛾生卵卵著石收得萬餘石民以爲蠶絮 孟 廣志曰有原蠶有久蠶有野蠶有柞葉可以柞棉 仲長子昌言曰均之蠶也寒而餓之則引日多溫而飽之則用日少此寒溫飢飽之爲修短驗于物者也 狄康養生論曰火蠶十八日寅蠶三十餘日 裴頠崇有論曰蠶以無胃而盲有牛名曰日及割取肉一二斤明日瘡愈漢人入國示之以爲珍異漢人曰吾國有蠶大如小豬名曰蠶食桑葉爲人吐絲外國復不信之 增 永嘉郡記曰永嘉有八蠶蠶一曰蚖珍蠶三月續二曰柘蠶四月初續三曰蚖蠶四月續四曰愛珍五月續五曰愛蠶六月末續六曰寒珍七月續七曰四出蠶九月初續八曰寒蠶十月續凡蠶再熟者皆曰珍 唐會要曰貞觀中宋木種樹書曰養蠶法收取種繭必取居簇中者近上則絲薄近下則子不生按五行書曰欲知蠶善惡常三月三日天陰而無日不雨蠶主大善蠶繭腰小者雄蛾大者雌蛾桑葉濕不可飼蠶雨中採至必拭令乾恐有傷也 宋蘇軾物類相

感志曰蠶過小滿則無絲　莊綽雞肋篇曰鄜陵蠶出獨早常以端午充貢　續文獻通考金太宗天會中錦州野蠶成繭詔賞其長吏　明顧元慶簷曝偶談曰元楊廉夫嘗論蠶有六德衣被天下生靈仁也食其食死其所以答主恩義也身不辭湯火之厄忠也必三眠三起而熟信也象物以成繭色必尚黃素智也蔣而蛹蛹而蛾蛾而卵卵而復繭神也此六德也

蠶二

【增】疏仡紀黃帝元妃西陵氏是始爲蠶　謝承後漢書曰南陽范克爲吳桂陽太守教民植桑養蠶民得利益

東方朔別傳曰武帝求神仙朔言能上天取藥上知其謾即遣方士與朔上天朔曰當有神仙來迎我後方士晝臥朔呼曰吾方從天上還方士以聞上謂西欺下朔獄泣曰臣幾死者再天公問臣下方何衣朔曰衣蠶衣若曰冢啁類馬斑斑類虎天公以臣爲諛繫臣司空使使下問還報有之乃出臣今陛下以臣爲詐願使使上問上曰齊人多詐欲喻我止方士也　司馬徽別傳曰人有臨蠶求徵蔟者徵便以與之自養其蠶　續齊諧記曰張成見一婦人立宅東南角曰此地是君蠶室正月半日可作白瓣產訖于其上以祭之當令君家

蠶利百倍成如其言果得大蠶　女仙錄曰園客姜婆親常種五色香草忽有五色蛾集其上客收之生花蠶焉有一女自來養蠶以香草飼之得繭百二十枚大如甕繰訖此女與園客俱去漸陰今有華蠶祠焉　唐書曰大曆中太原府清源縣人韓景輝養冬蠶成繭詔給復終身　合璧事類曰唐开思貞爲青州刺史所治州有蠶一歲四熟黠吏使路敬潛至部歎曰是非善政致祥乎表言之　五代史張全義督民蠶桑人言公見蠶色未嘗笑惟繭良則笑也

蠶三　採桑附

【增】頌絲　吳都賦曰嬋娟之蠶出日南　中琴瑟六録記曰一歲八蠶出日南員外館驛絲注員外置錄東海員外有水蠶長七寸有鱗角以雪霜霍之則弭令香春蠶事既登凡今蠶又續弓蠶則續而蠶有管者不帛不練者不袞所以不勉注詳一　周禮庶人不蠶

【增】貢縣　頌絲　吳都賦曰嬋娟之蠶出日南　中琴瑟六録記曰一歲八蠶出日南員外館驛絲注員外置錄東海員外有水蠶長七寸有鱗角以雪霜霍之則弭令香春蠶事既登凡今蠶又續弓蠶則續而蠶有管者不帛不練者不袞所以不勉注詳一　周禮庶人不蠶

覆雪霜　既登　薦乃修之文器宜合禮　趙既登之日事必及時

【增】四熟　二眠注詳　時不食者　有二眼者　有四眼者　食蠶　飼柘蠶　氷蠶　火蠶　出炎洲案來一蠶止用一兩遍則有獨蠶之氣　繰絲　有四明燈亮通宵不斷蠶　滿箔蠶　老客來歸白云

田聯句已絕句飛又春蠶又看第簡城州至滇池食蠶如蜂如山以此以出絲如綿如縷

扶桑卯南詔繭長七尺卵大又曰扶桑蠶生閩二月曲靖州至滇池食蠶

馬頭娘苑廙

氏搜神記曰蜀二句而曲靖織錦繅絲繭女不知姓氏父為人所掠惟所乘馬在家念父不食其母警之曰有人所掠但當好養吾今還當迎汝父曰有得父還者以女嫁之馬聞其言絕不食芻草跳躑悲鳴父還告之乃殺馬曝皮于庭皮蹶然而去數日父出行皮卷女以行至其所皮又蹶然言曰女子所處不宜與馬為偶非所以自全也父不聽又射殺之曝皮于庭皮復卷女以行如前父怒曰畜生而殺我女乃以刀刺之皮又蹶然曰不忘我女之殺我父也當何以報之言未已有頃雷雨晦冥乘龍而去數日父母但見女乘雲駕龍從天而下其馬亦在焉旁有侍衛如天官狀謂其父母曰我為太上司馬以我女有義授以九宮仙嬪今已配為紫姑神矣因名其所出之村為馬頭娘廟

蠶自作錦

民取為繒晉文獻通考晉永平晉馳民利通商家承

蠶良則笑

絲吐為忽注譯二明王浙曰蠶始

蠶妖閙岐路

窮高柯崔豹古今注曰蠶月設

蠶祠以繭為夫人像披以綵衣女工之事即未婚之前中宮不出蠶室躬桑以勸天下也

蠶室

蠶月條桑

農桑輯要曰蠶月條桑謂枝條稠密者採其嫩葉以飼蠶也

蠶月可條

蠶月令季春無伐桑枝

蠶月不伐

蠶月始斬

唐吳融詩曰蠶月斬桑柘

蠶事既畢

蠶事既畢謂蠶老將上簇時也

蠶畢

蠶畢謂蠶老將上簇時也

蠶簇

蠶簇謂蠶將上簇時也

蠶簇

蠶簇謂蠶將上簇時也

蠶簇

蠶簇謂蠶

之喬正月蠶生二月熟飼池中又曰大輪圍以五色石甃沙塘採大桑葉飼蠶于池中始生如蚊蚋及老可長五六寸池中有起荷大者可圍四五尺蠶經十五日即入荷中成繭形大如升色金其絲碧絲碧杜陽雜編編羅圍有桑連延十數頃其上有蠶長四寸其色金其蠶若布蠶欲作繭者王承福傳若布與帛必蠶繞而後成也

蠶五

原詩古詩曰羅敷善採桑採桑城南隅青絲為籠繩桂枝為籠鉤

淵唐王建蠶蔟詞曰蠶欲老箔頭作繭絲皓皓場寬地高風日多不向中庭喚萬草神蠶急作莫悠揚年老為繭祭神求福採桑但得青天不下雨上無蒼蠅下無鼠新婦拜蔟煩稠女澆桃漿男打鼓三日開箔雪上下百辟兆民使咸務焉是以仲春之月吉日庚午既差我馬惟蠶之祖編使童男作以童女温室既調蠶母入

處陳布況種柔和得所晞用清明浴用穀雨爰求桑桑切若細縷豈止得時燥濕是候逍遥偃仰進止自如俯似龍騰伏似虎跌員身方腹列足雙眠昏明相推日時不居粤名夫役築室于房于房伊何在庭之東東愛日景西望餘陽既酌以酒又挹以漿壺餐在側脯脩在旁我鄰我黨我助我康於是乎蠶事畢矣大務時成閤紝卷簿洒掃宮庭蠶母須飾從容自寧再宿三日乃開閣啓房是瞻是觀方者四張圓者紆盤縱者相屬橫者交連分薪柴而解著薾絲互而相攀競以拏攫截笑載言家却少一鉤絲未到打門先自舉　明高啓養蠶詞曰東家西家罷來往晴日深窓風雨響二眠蠶起食葉多陌頭桑樹空枝柯新婦守箔女執筐頭髮不梳一月忙三姑祭後今年好滿簇如雲繭成早簉前綠車急作絲

又是夏稅相催時

原賦晉楊泉蠶賦曰惟陰陽之產物氣陶化而播流物受氣而含生皆纏綿而自周伊夫蠶之為物功巨大而弘優成天子之袞冕著皇后之盛服昭五色之元黃作四時之單複是以王者貴此功焉使皇后命三宮之夫人及世婦之吉者親桑于北宮二月初吉遂布令于天下百辟兆民使咸務焉是以仲春之月吉日庚午既差我馬惟蠶之祖編使童男作以童女温室既調蠶母入

禮獻繭于寢廟皇后親繅三盆然後布于夫人世婦至于百辟卿士下及兆民咸趨繅事爾乃絲如凝膏其白伊雪以爲衣裳冠冕服飾禮神納宥各有分職以洽百禮罔不斯服夫功也起于緜緜成于冀冀領之難周論之罔極殷斯勤斯如何勿憶 增 唐陸龜蒙蠶賦曰遠蠶賦

織一

增 說文曰織作帛總名也經織從絲也緯織橫絲也經緯綜機縷也織績餘也 原 毛詩曰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 跂周視貌織女在漢旁跂然如隅 增 書禹貢曰厥篚織文 孔氏曰織綺屬 原 禮記曰女子十年不出母教以婉娩執麻枲理絲繭組紃學女事以供衣服 增 又玉藻曰士不衣織 周禮曰展其功織緝功也 列女傳曰文伯相魯敬姜教之曰吾語汝治國之要盡在經耳晝者所以正社也不可不強故幅可以爲將晝所以均不服也故晝可以爲正物所以治撫也故物可以爲都大夫持而不出入而不絕者捆也以爲大行人推而往引而來者綜也可以爲關內之師主多少之數者均也均可爲內史服重行遠任道正直而因者軸也可以爲相舒而無窮者揲揲者可以爲三公文伯載拜受教

漢書食貨志曰女修蠶織則五十可以衣帛 原 又百官表曰少府屬有東織室西織室詳少府官屬 增 吳志官屬 曰自昔後宮列女及諸織絡數不滿百 又曰華覈上疏云今吏士之家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戶有一女十萬家則十萬人人績織一歲一束則十萬束矣使四疆之內同心戮力數年之間布帛必積恣民五色唯所服用禁綺繡無益之飾此富國之本業也 墨子非樂曰使婦人爲之廢紡織績紝之事 莊子曰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 原 毛詩曰一婦不織有受其寒者 搜神記曰南海之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績織 增 沈約高士贊曰取足落毛寧懷組織 原 賈誼曰一婦不織或受其寒 宋莊綽雞肋篇曰定州所織刻絲不同大機以熟色絲縣經於木椎上隨所欲作花草禽獸以小梭織緯時先疏其處方以雜線綴於經緯之上合以成文視之如雕鏤之象 又曰單州成武縣織薄縫修廣合於官度而重才百銖望之如露 又曰涇州能櫟茸毛爲線織方勝花一疋只十四兩 又宋方勺泊宅編曰閩廣多種木棉紡績爲布名曰吉貝海南織爲中巾疑作上出細字雜花卉尤工巧 續文獻通考元世祖二十八年九月命尚衣局造無縫衣 函史明方域志四川有織作

染練之鏡

織二

原 戰國策曰曾參母方織人告參殺人母曰吾子不殺人也織自若有頃人又曰曾參殺人曾子母懼投杼踰牆而走 列女傳曰孟子母方織見軻學歸母問學所至軻曰未能博習母以刀斷機曰子之廢學若子之斷機也孟子後遂勗勵成天下之名 又曰樂羊子遠遊尋師學業一年來歸妻問其故樂羊子曰久行在外懷思無他妻乃引刀趨機曰此織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以至寸累寸不已遂成於尺累尺遂成丈疋今若斷之則損前功積廢時日當日知所無以就懿德羊感之七年不返 韓子曰吳起示其妻以組曰為我織組令如是妻織異善起曰非詔也歸之 原 博物志曰近世有居海渚者每八月有浮查來此人乃立于查上忽忽不覺晝夜至一處有城郭屋舍望舍中多見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於渚次飲之驚問此何處答曰君可詣蜀問嚴君平 增 後漢崔寔字子真為五原守土宜麻枲而民俗不知織績寔為作紡績織絰練組之具以教之民得免於寒苦 原 魏志曰中山恭王嬰徙封濮陽太和二年就國尚儉約敎妻妾紡績織絰習為家人之事

增 南史曰齊孝宣陳皇后家貧少勤織作或止其勞后終不改 又曰梁武帝丁貴嬪少與鄰女月下紡織諸女並患蚊蚋而貴嬪弗覺也武帝鎮楚城時常登樓以望見漢濱雲氣五彩加龍下有女避洗則貴殞也帝于是贈金環納之時年十四 孝子傳曰董永性至孝父死賣身以葬詣主人時路逢一女自云能織願為永妻永不得已與同詣主人主人問其故永具以對主人曰必爾者但令爾婦為我織縑百疋永妻織一日俱足主人大驚即遣永夫妻出門妻謂永曰我天之織女以卿至孝天使我為卿償債耳言已不見 唐傳奇曰太和處士盧曠于雙美亭遇女稱織綃娘子蓋洛浦龍王之處女善織綃于水府臨別出輕綃一疋贈曠曠甚寶之 元史晉陵秦閏夫繼室柴氏秦病且死以前妻子為託柴為辛勤紡績撫二子有篤恩遺就學教之

織三 績附

原 女事 婦工 周禮仕婦以女事貢布帛也 又云縑絲染以成之謂之婦工 注謂成布帛

投杼 下機 注詳二史記蘇秦妻不為下機 漢札札弄機杼 錦文 縑素 實名妻蘇氏織錦回文字 古詩機故人工織素 織日一疋織 素五丈餘 牽挺 杼軸 列子云晝擁機杼其空 公儀 公儀休焚機去織婦曰欲使女工去婦 崔寔敎民 公儀休焚機去織婦安所售其貨哉 注詳二

孟母喻學　吳起示妻（詳二）　中數中量　載元載黃　猗其女功（周禮）　展其功績（詳一）　三盆既綠　八月載績　教以婦功　供其女事　理其絲麻　以爲布帛　淵室之人雖閒潛織　河漢之女不見報章（詩）　勞都城云泉客織綃室泉谷之所居）　風驚蠭蜂鬧織婦之鳴機　月滿蟾蜍見天河之弄杼　增　珮毫　玉簟（唐仙史傳東方）　又曰以百珮之毫繫之背織室中　又考白仕城應記杜韜和鳴機罕喉之女　又陸贊曰田婦凍而織理　又唐文粹陸龜蒙詩序曰（詳二）　風開花勝（周庾信三月三日等）　蚕織而縷　不緯何經（宋元郭）　女不

自紝有妻　爲績得嫂（又曰鮑敬言爲風揚簸右）　原績辟纊（又曰鮑敬言使婁白紝我衣給）　紡纏（陳仲子遇兄鵝母度以于）　傭織婦孝　勤績母慈　投梭折齒　挂壁成龍（晉書）　蔡不恤緯　母猶勤績（傳）　冬夜相從　餘光以接（良曾志曰）　振冬民既入（詩）　蔗化刀尺　女學紡纏（曰天寒晝刀尺機杼）

可細答故女學紡　機聲足疾且輕　杼弄日長　紡燈雪照（又曰七月暑尚機長）　日弄機杼　明窗寒迴詩照雪紡時燈　蠶隨春令　杼秉秋成　子有文伯之尊無忘機杼　夫有安世之貴豹猶紡績（周庾信）

織四

原　化理（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七曰嬪婦化理絲枲）　織論（傅咸文仲妻織論爲）　又周勃以織薄曲爲生（注箪簿一名曲）　織雁（漢亦婦人之稱）　化財（又曰絲枲）　織出（又王丹持織出曰如丹此）　方母（織履）　緝（緝一疋與友人）　履（出自機杼）　女修（文選女修）　男耕（機杼）　女（織）　勤織紝（又曰列女饒）　人生小家（勤織紝）　蝸力蠶織（北陸資織西輸賄幣）　龍梭（手）　金梭（資治通鑑馬者尚不足以塞其煩言）

織五

原　詩古詩曰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　札弄機杼　梁簡文帝詠中婦織流黃詩曰翻花滿階　砌愁人獨上機浮雲西北起孔雀東南飛調絲時繞腕　易躡乍牽衣鳴梭逐動釧紅妝映落暉　劉孝威在鄰　縣遇見人織寄婦詩曰妖姬含怨情織緯起秋聲度杭　環玉動踏躡珮珠鳴經稀疑杼澀緯斷恨絲輕蒲萄始　欲罷鴛鴦猶未成雲棟共徘徊紗牕相向開牕疎眉語　度紗輕眼笑來朧朧隔淺沙的的見妝華鏤玉同心結　雜寶連枝花紅巾向後結金簪臨鬢斜機頂挂流蘇機

旁垂結珠青絲引伏兔黃金繞鹿盧艷采裙邊出芳脂
口上渝百城交問遺五馬共踟躕直爲閨中人守故不
要新夢啼漬花枕覺淚濕羅巾獨眠眞白難重余猶覺
寒久憶凝脂緩彌想橫陳歡行驅金絡騎歸就城南端
南端稍有期想子亦勞思羅襦久應罷花鈿堪更治新
妝不點黛余還自畫眉　陳徐陵詠織婦詩曰織織運
玉指脫脈正蛾眉振躡開文縷停梭續斷絲簷前初月
照洞戶未垂帷弄機行掩淚令織素遲　蕭詮賦婀
娜當軒織詩曰東南初日照秦樓西北織婦正嬌羞綺
牕猶垂翡翠幌珠簾半上珊瑚鉤新妝入機映春牖弄

梭鴛鴦挑纖手何曾織素讓新人不捲流蘇帷中婦三
日五匹未言遲衫長腕弱繞軒絲線中轉躡成雜鵲錦
上迴文作別詩不惜綺素回霜雪更傷秋扇篋中辭
唐李賀染絲上春機詩曰玉罌汲水桐花井倩絲沉
水如雲影美人懶態臙脂悄春梭拋擲鳴高樓綠線結
茸背復暈白袷玉郎寄桃葉爲君挑鬱金裙處
處宜春雪　又無名氏鮫人潛織詩曰珠館馮夷室靈
鮫信所潛幽閨雲碧牖況灌水晶簾機動龍梭躍絲縈
藕絲添七寶牛女恨三日大人嫌透手擊吳練凝氷笑
越縑無因聽札札空想權纖纖　宋范成大田園雜興

詩曰小婦連宵上絹機大蚕催老急于飛今年幸甚蠶
桑熟留得黃絲織夏衣　元虞集題機杼詩曰咿啞機
杼隔林幽夢覺江湖憶舊遊滿地月明涼似水數聲柔
櫓過揚州　明高啓古詞曰妾刀不斷機郎行當早歸
還將機中錦作郎身上衣

賦　後漢王逸機賦曰帝軒龍躍庶業是昌俯覃聖恩
仰覽三光爰制布帛始垂衣裳於是取衡山之孤桐南
岳之洪樟結靈根於盤石託九層於巖旁性條暢以端
直貫雲表而剖良儀鳳晨鳴翔其上怪獸羣萃而陸梁
於是乃命匠人潛江奮斤斲五嶺越九岡斬伐剖析擬

度短長勝復回轉赴象乾形大匡潛泊擬則川平光爲
日月蓋取昭明三軸列布上法台星兩驥驂首儀若將
征方開綺錯微妙窮奇蟲禽品獸物有其宜兔耳跧伏
若安若危猛犬相守窻身陪踞高樓雙峙下臨清池游
魚銜餌灑灑其陂鹿盧並起織繳俱垂一往一來匪勞
匪疲于是暮春代謝朱明達時蠶人告訖含罷獻絲或
黃或白蜜蠟凝脂織織靜女經之絡之爾乃窈窕淑媛
美色貞怡解鳴佩釋羅衣披華幕登神機乘輕杼覽昧
帷動搖多容俯仰生姿　晉楊泉織機賦曰伊百工之
爲伎莫機巧之最長似人君之列位象百官之設張方

匡郭之制度如城隅之圓方應萬機以布錯實變態之有章是以孟秋之月首殺庶物工民呈材取彼椅梓貞幹修枝名匠騁工美乎利器心暢體通膚合理同規矩盡法因事作容好無不媚事無不供於是乎女工就素絲輕貫綜紀簡蕤清機女揚擧美乎如芒麗姿妍雅動有令光足開蹈躡手習檐匡節奏相應五聲激揚濁者含宮清者應商和順成柔慷慨成剛屈申舒縮沈浮抑揚開以厥間閭以高梁進以慈魚退以俠疆氣變相應陰感乎陽儇佞不及進郤頡頏事物之宜法天之常既合利用得道之方 增 孫得施維車賦曰惟工藝之多

門偉英麗乎創形擬老氏之轉轂應天運以迴行乘轉屈以成規不辭勞以自傾故其用同造物功參天地軒轅垂衣因之以濟袞冕龍旂用康上帝制以觀木絡以奇竹才藝要妙工巧是嘉或成錦組或疋綾羅舒皓腕于輕輪撙擬景乎鏡華象蟋蟀之鳴戶類寒蟬之吟家 增 李唐元稹判曰王衡指孟冬之野促織鳴寒金鼎臨短景之昏厥人當燠戒坐墾之里胥稽其既入率同巷之衆婦績以相從素緒霜涼共紛如于永漏紅光炎上俱省費于餘輝故令風俗會習家室乃宜太師典樂允被克諧之恭按察觀風何為失職之禁

織一

原 說文曰織綴史也 增 禮記內則曰織管線 左傳曰楚伐魯臨又曰舅姑衣裳綻裂紉織請補綴 增 荀子曰亡織者以執織百人 管子曰先織而後縷可以成帷先縷而後織不可以成衣織成幕黼成城 增 淮南子曰女必一刀一織然後成為女 增 又淮南終日求之而不得其得之非目益明也眸而見之也 原 萬畢術曰首澤浮織 原 抱朴子曰彈鳥則千金不及九泥縫緝則長劍不及數分之織而兒走織綴丹帶而蛇行 魏武上雜物疏曰中宮雜

物象牙管織筒一枚 宋劉義恭啓事曰聖恩賜金銀織七色絲縷以協嘉辰 開元天寶遺事唐宮中七夕妃嬪各執織以五色線向月穿之 宋蘇軾物類相感志曰磁石引織 元拙庭記曰七夕宮女登九引臺穿九孔織

織二

增 莊子曰支離疏挫織治繲足以餬口 列子曰詹何以織鉤為釣引盈車之魚 原 漢劉向說苑曰不知君之過嘗君寄于齊王而不用客反見孟嘗君曰不因織而急也臣之罪孟嘗君曰夫纕因織而入不 增

拾遺記曰魏文帝美人薛夜來妙於鍼工雖處深閨之內不用燈燭之光裁製立成非夜來縫製帝則不服宮中因號為鍼神

方朔之上寫以五岳河海行陣之形既成乃進於吳主時人謂之鍼絕焉

又曰姚興以妓女十人逼鳩摩羅什受之諸僧多欲效之者羅什懸鍼盈鉢謂諸僧曰若能見效食此者乃可畜室因舉七進鍼與常食不別羣僧愧服乃止

原 吳書曰虞翻年十二有客詣翻兄不過之乃與客書曰磁石不受曲鍼 晉書曰顧愷之嘗畫一鄰女挑之不從乃圖其形於壁以棘鍼釘其心女遂患心痛愷之因致其指女從之遂密去鍼而愈

宋書曰傅剡為山陰令賣鍼賣糖老姥爭園絲來詣剡剡謂園絲于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

唐馬詡桂苑叢談曰鄭侃女采娘七夕祈于織女夜夢織女遺一金鍼長寸餘繫于紙上置裙帶中令三日勿語女當奇巧不爾化成男子經二日告其母母啓視之鍼注紙在已空紙矣采娘尋卒母逾時生男子乃復身也

宋蘇軾仇池筆記云道人徐問真能以指為鍼元史隆與翟榮妻段氏榮卒諸父汶利其田宅逐之段乃引鍼刺面墨漬之終不貳

鍼三

增 浮花宛署雜記燕都女子七月七日以盆水暴日下各自投小針浮之水面視水底日影或散如菊或聚如雲細如線物如椎以小女之巧試醉與論其醉

九孔 詳前一 鍼四

增 詩 唐杜甫詩稱子敲針作釣 李商隱詩小來兼可隱針鋒 元孫道闡詩慈親教婢迴金剪嬌妹嗔人奪繡針 又曰小牕今夕繡針閒

原 賦 楚荀況鍼賦曰有物於此生於山阜處於室堂與知無功善治衣裳不盜不竊穿窬而行日夜合離以成文章已能合從又善連橫下覆百姓上飾帝王 漢曹大家鍼縷賦曰鎔秋金之剛精形微妙而直端性通遠而漸進博庶物而一貫惟鍼縷之列迭信廣博而無原退遠迹以補過似素絲之羔何斗筲之足算咸勒石而升堂

產業部三　市　商賈　抑商　市籍　附　互市　貨殖　附　商賈　百工　考課　奇巧

材木　膠　皮　附

市一

增 說文曰市買賣所也

風俗通曰市恃也言交易而退恃以不匱也

又曰市亦謂之市井言人至市有所鬻賣者當于井上洗滌令香潔然後到市也或曰古者二十畝爲井因井爲市故云也又市巷謂之閭市門謂之閎巷門謂之閎市中空地謂之廛一夫一廛也鄭元周禮注

市樓謂之旗亭張衡西京賦云旗亭五重俯察百肆薛綜注云市樓也亭所以上其市名

一云雲臺日昃朝夕之市見三輔黃圖

金市在大城中金市洛陽記曰洛陽有三市

有九市四市三市三輔舊事曰長安有九市市有門洛陽記曰洛陽有三市

一云雲臺日昃朝夕之市見三輔黃圖

金市在大城中金市洛陽記曰洛陽有三市

有九市四市三市三輔舊事曰長安有九市市有門洛陽記曰洛陽有三市

闕場市在丹陽記曰苑城南門外有闕場市

都市在仙傳云元俗京師有都市

市見王肅聖證論

又有花市山堂肆考云揚州每花時開明繡之人謂之花市

香市述異記云南嶽有香市

虛市南越誌謂野市曰虛墟市之所在有人則墟貿易無人則散

海市載宋蘇軾云登州海市舊矣以不見爲恨乃請于神禱明日見之俗亦謂之蜃市

女市男子生家

玄市別集于市故謂之玄市

易繫辭云神農氏日

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噬嗑卦名也言物也一曰祝融作市見世本宋均注曰祝融

其麻市也婆娑　書曰貿遷有無化居

周禮建國

詩曰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書曰貿遷有無化居

周禮建國

後立市設其次置其敘正其肆陳其貨財出度量建國面朝而後市王立朝后立市陰陽相成之義司市掌市之治教刑政量度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物靡者易售而無以商賈之則市平

使成價而徵賈徵召也物有定賈以質劑結信而止訟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也若今下書手書言符物要束也同券云質劑月平也

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婦爲主　又曰司虣掌禁姦游飲食于市者司稽掌巡市察其犯與不物者肆長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

增 又曰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羣吏平肆展成貨賈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師涖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爲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涖于介次思次皆候館名也

禮王制曰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　又曰有圭璧金璋不粥于市命服命車不粥于市宗廟之器不粥于市犧牲不粥于市戎器不中度不粥于市布帛精麤不中量不粥于市奸色亂正色不粥于市錦文珠玉成器不粥于市衣服飲食不粥于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

不粥于市大不中伐不粥于市禽獸魚鱉不中殺不粥于市　左傳蔡景公謂晏子曰子之宅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公曰近市識貴賤乎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公曰近市識貴賤乎原史記曰夫繡文不如倚市門比言末業貧者之資增又曰玉積出于崑山明月之珠出于四海傳賣于市聖人得之以為大寶　越絕書曰吳市者春申君所造在湖里　越書曰國營市五日一會　隋書曰天弁九星市官之長也主列肆閱若市籍之事原老子曰美言可以市　列子曰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問之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增管子曰市者貨之準也是故百貨賤則百利得　又曰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五十里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五十餘里原魯連子曰孟嘗君逐于齊謁於薛裕子曰富貴則就貧賤則去此物之必至而理固然也願君勿怨請以市論市朝則盈夕則虛非朝愛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求亡故去勢使然也增論語比考讖曰從善繹繹機貿而歸市相譚新論曰扶風郃亭部言本太王所處其人有會日相與夜市如不為期則有重災害　西京雜記曰長安市人語各有不同有葫蘆語鏁子語紐語練語三摺

語通名市語　三輔黃圖曰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長安城南北為會市但列槐數百行而無牆屋諸生朔望會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貨物及經書傳記筮罄器物相與買賣雍容揖讓或議論槐樹下原漢名臣奏曰太尉屬應劭等議以為鮮卑隔在漠北大羊為羣無君長帥廬落之居又其天性貪而無信故自漢興于茲數犯障塞且無寧歲吏民創禁不與交關唯至互市乃來靡服非畏威懷德實欲中國珍異之貨耳　戴延之西征記曰洛陽舊有三市一曰金市在宮西大城內　運命論曰遊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增隋唐嘉話曰洛陽南市隋之豐都市也初築外垣掘得一冢中有銘曰箕言居朝龜言近市五百年間于斯見矣考其年月當觀黃初二年也　唐六典曰以二物平市以三賈均市　又曰諸市令建標立候陳器辨物　宋祁得翁古杭夢游錄曰大內和寧門外新路南北實玉珍異花果時新鮮味奇品悉集於此其夜市則撲賣奇巧器皿百物與日間無異其早市則朝馬將動復起開張如遇元宵尤盛排門私貨民居作肆觀玩鱗次不可勝記　蘇軾曰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價　續文獻通考曰遼聖宗統和中詔禁行在市易布帛不中尺度　又太祖

神冊中置羊城于炭山之北以通市易　又曰太祖置南京城北有市東平郡中置看樓分南北市日中交易市北于漏下交易市南　又曰金章宗昌明中詔罷西北路蝦蟆山市場　又曰天德二年更市買司爲市買局　又曰元世祖至元中立回易庫于諸路掌市易幣帛諸物　虞集文曰徑寸之珠不弼于三家之市　續文獻通考曰明太祖洪武中立管市司三日一次較勘街市秤尺併依時估定其物價　劉基文曰百廛之市不畜噬犬　帝京景物略曰大明門左右日日市曰朝前市東華門外歲燈節十日市曰燈市東華門內月三日市曰廟市

增謝承後漢書曰王根縱橫恣意大治室第中立土山而立兩市殿上赤堊戶下青瑣　又曰哀帝謂鄭崇曰君門如市門如市臣心如水　漢書曰楚王戊與吳通申公白公二人諫不聽衣之赭衣使杵臼椎春于市　後漢書曰張楷字公超能作五里霧　東觀漢記曰樊重治家產業起廬舍高樓連閣陂池灌注竹木成林閉門成市

史記曰司馬相如解光曰王根縱橫恣意大治室第中立土山而立兩市殿上赤堊戶下青瑣　又曰哀帝謂鄭崇曰君門如市門如市臣心如水　漢書曰楚王戊與吳通申公白公二人諫不聽衣之赭衣使杵臼椎春于市　後漢書曰張楷字公超能作五里霧　東觀漢記曰樊重治家產業起廬舍高樓連閣陂池灌注竹木成林閉門成市

華嶠後漢書曰宋登爲汝陰令爲政能明號稱神父出爲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　增謝承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會稽人家貧無書常遊洛陽肆閱所賣書　魏書魏時衣冠無不遊市華歆爲吏休沐出府閭門自守　譙子顯齊書曰帝于芳樂苑中立市大官每旦進酒肉雜肴使宮人屠酤貴人潘氏爲市令帝爲市魁執罰爭者就潘氏判決　神仙傳曰李阿者蜀人也世傳見之不老常乞於成都市所得隨以與貧者夜去朝還市人不知其宿處　鑑誡錄曰唐賈島初赴名場日以八百舉子所業悉不如已高吟閭市旁若無人　山

往哲記曰明王仲光先生志不願仕居無妻子鬢髻布袍游行市中

原設次　開場上詳前一班同西部賦曰列廛分肆殷室齊宮太公六韜曰殷王紂發鉅橋之粟以賜貧民又發鹿臺之財以賜貧民得二美人聞曰殷國將亡亦有妖乎其宮室大者宮室之市殘國滅宮室之市有妖乎其市中有人曰賣棺者一人曰賣繒者二人問曰殷國將亡亦

唐崔融疏：市必要津，貨賤分廛，物次駢連，中署市師，夕徊朝昏。

天子遊

唐百官志：金部郎中掌與庫藏錢帛貨賣繒綵丹漆等事。

萬貨叢集　百工填委

唐羅隱貨叢集百工填委，引日長視日促，如蜂如蟻，紛紛日何可勝記。

貨盈則盈　貨散則散

又曰：貨盈則盈，貨散則散，對時雖是乖非工，如善事緣賤賢，善惡相混，或虧或虧。

羣氓萬族　各安其宅

羣氓萬族，各安其宅，東海魚鹽，南海寶貝，及北而鬻，南而賣，必貴善賈，必貴善賣，籍記何所之。

人營升斗　以官錢市

升斗若皆以官錢市，則本乾支納之，以南北府市，又曰：宋璟開奇峰路通易洲市，令收買物色，並依民間常價。

早休暮宿　部車赴集

李白詩：日落鳥鵲噪，人少宜事，當部車乘赴集，百用資米薪，

安城西柳市號曰城西萬千夏

遊市前二不遊龍馬

增 錦市 文選迎小

梅市 潛確類書梅市在紹興府城西以梅市名多虎

夜市 又曰馬跡多處夜市

宮市 孔帖薛能上疏極陳宮市之弊

多逕巧 劉宮七

外 司市 孔帖薛能上疏極陳宮市之弊

市者兼受好惡 又曰市者兼受好惡若甚則細人無所

區琛琲 孔帖王方慶書貢州都督府所出區琛琲

市儈 賈師憲定物賈高下所賣物多虛價欺而取猶相傳也

首率 典書曰節儈主節

君公 物莫干君公隱號曰儈東注君公

子顏 又曰吳王若干子顏為東注命

邪贔 在儈下

千木 昆吾子千木晉大夫駟儈主也

增 儈賣 後漢書曰羊公官雍伯世沽米以儈賣為業

原 劉仲 長安市儈劉仲其足學問經行閭巷海內後人有

貼額辨履 晉令曰儈買奴婢馬牛駝騾不立券過三日不

官私牙 明大法于天下私牙一切容商去

禁越市 漢書高后時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

出入有閘 又曰渾邪王至當死五百餘人降詔曰渾邪

貿遷海壖集朝夕于泉寶

原 貨殖 子貢 後漢黃瓊辟司空府舉賢良民使奉憲夫市買長安

通 鹽市習許于空城

梁習貴延 魏志梁習字子義為西部都督

蜀賈 又曰張騫通滇國蜀賈出私物賣賜

鮮卑大人育延五千騎請互市

中交易胡候民習乃責延斬之餘不敢動

鹽市忘

義晉周浚隨王渾伐吳在弋陽北創五市而諸將相與將在秣陵與敏書曰疆埸之上往往襲擊五市此甚不可無以小利而忘大義

滕修破賊 晉滕修修數討南賊不能制

陶璜 璜曰兩岸即吾鹽鐵藏而不出若如此二年可以戰而滅從之眾又詐此在鎮石革求互市不許

市于郡東 晉令市于郡東

彭州羌市 金部格大收其利五市易去時若上佐一人守護

官司物價 官司檢校其市四面穿塹及立籬門市易之日官司先與番人對定物價後交易

虞懷寶以越邦 雖獻環寶以越邦舟航所聚

鹿門設將 赤文曰鹿門設將

舟航所聚 周禮舟師掌舟楫之政以通貨賄

鹽銀不鬻 又曰金銀銅鐵不鬻于市

權場各置 又曰金皆謂以為市吏所在為場

珠玉無用 弟是以中統元年詔中外市易珠玉無用之物

江立市 又曰江立市高麗鴨綠江西中立互市

出入有閘 又曰水軍出入有閘

交易頓徵得關石于他山 唐人判曰商人交易頓徵得關石于他山

計然 合璧事類計然者范蠡師事之人善計算

樊重 後漢樊重好貨殖資

販脂 貨殖傳白萬恩加販脂

洗

削又云貿氏以洗削而食充削治刀劒諸以胃腸易蒋羊胃以末椒薑桂暴之使綠是也

馬醫擊鐘又云張里以擊鐘馬醫而擊鐘等千

戶侯又云水居千日魚陳山北千章之梓安邑千樹棗漢江淮間千樹橘江淮南山以南河濟之間千樹栗燕秦千樹栗蜀漢之間千樹陳夏千樹竹名國萬家之城諸侯千戶侯等比千乘之家又云大都一歲千醞酷酒千瓮漿千屠牛羊千口千豚千羊千貫節駔儈亦比千乘之家

乘家千瓮漿千屠牛羊千口千豚千羊千貫節駔儈亦比千乘之家

計算執籌合璧事類田水碓每自執籌算晝夜計算若不足

自障二麗好財有品物

券又曰宋弘不能止後漢之了綠出員券一大厨悉令焚之語達近背不復還綠

鬼笑勢

眾繁論又曰萬吏部情如張元夫繁眾論家貲萬計而性吝不肯小麗嶼身陰之妻子自繫宗論于太守加凋佩聲郭威入京以爭板蕩而隆秉如此

父焚債

通舟楫元宴集曰通舟楫以足貨殖明黃省曾吳風錄曰元世祖來清眾貨多賈備諷文虎達以戶部尚書領漕取路

貿易交通每運一雜物交通諸蕃市易

善轉移

大洋由是焉一雜物在旁掌大定伯

市五

詩梁庾肩吾看放市詩曰旗亭出御道游目暫迴車

既非隨舞鶴聊自索枯魚一作入賒龜識季主勝酒見相如日中人已合黃昏故未疎陳張正見賦得日中市朝滿詩曰雲閣綺霞生旗亭麗日明塵飛三市路蓋入九重城竹葉當壚一作沽滿桃花帶綬輕唯見爭名利安知大隱情

賦晉成伯陽平樂市賦曰惟市之由興自炎帝之所創聚財貨以利用等廝事之莫尚豁乃列巷千所羅居百族街衢相望連棟接屋則有日語額瞬動頤塞鼻談智于尺寸之間窺睿於分毫之利

明楊慎樂市賦曰貿局磨鏡之箭籠捕講易之叟扶龜牀于行阿策鴆杖於林數嚴護之芳乳平分玉烈之香膏共剖是月也江波錦落火井星還楓瑟瑟而鳴籟菊英英而綴斑訪名迹于古昔路藥市於重關被開明廣都之野帶杜宇天墟之山

【漢】藏晉成公綏市長箴曰貿遷有無市朝有處人以攸資貨以攸敘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曹參相齊清淨以義安不可擾顧託有寄市臣掌肆敢告執事

【後漢】教晉王彪之整市教曰古人同市朝者豈不以衆之所歸宜必去行物近檢校山陰市多不如法或店肆錯亂或商估沒漏假冒豪強之名擁護貿易之利凌賤貨弱之人專固要害之處觸城承寬亦皆如之　梁建文帝移市教曰臨淮作守白鹿隨而忘返蕭令解綬黃雀從而不歸況復衛卒遶車追民擁樓瞻言前古眇愧弘多吾旅泊冬川阻絃涸水日中總會交貿遷移雖樊無定業者列廛館陳廛餌而茲然業於酒者舉酒旗漿杯盂而澤然鼓刀之人設高俎解豕羊而赫然華實之毛畋漁之生交蜚走錯水陸羣狀類名入隧而分韞藏而待價者負挈而求沽者乘射其時奇蔵以遊者坐賈賤

賣逞逞利心中鶩貪日不暇于是質劑之曹較估之倫合彼此而騰躍之易良苦于巧言數量衡于險手杪忽之差鼓舌偕停詆欺相高說態橫出鼓簧譁望烟埃奮搤腥羶市儈嗑而合之異致同歸雞鳴而爭赴日午而駢闐萬足一心恐人我先交易而退陽光西徂守大鳥烏樂得腐餘是日倚衡而閱之感其盈虛之相尋也故著于篇

【增】記明劉基市隱齋記曰賈君性之居越之蕭山築室一區在闤闠中高其垣而不覩車馬之塵深其宮而不聞閭閻之聲以其徑路宛轉戶庭清謐而不與鄙俗者

接也王君子充過而命之曰市隱而賈君俾子記夫隱所以全身遠害也市者商販所集爭利錐刀之所也故士不樂居焉而古人乃有隱于市者以其卑賤混濁足以自藏而泯其名也今賈君居于市而不與市人同其行事得無異于古之隱于市者乎

商賈一

白虎通曰商賈何謂也商之爲言商也商其遠近通四方之物以聚之也賈之爲言固也固有用物以待民來以求其利者也　詩曰如賈三倍君子是識言利二倍非君子所宜識也　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　周禮

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六曰商賈阜通貨賄（注于曰商處曰賈坐曰鬻市曰賈）又曰任商以市事通財貨又曰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人謂之商賈　禮記月令孟秋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注易關市來通商旅）　春秋傳曰賈欲贏而惡諰乎　史記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注貪賈大富而賈使得利少）又曰夫用資求富工不如商　漢書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　又漢高祖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爲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　唐史韓琬上言往者商賈出入萬里今市井至交業　管子曰處商就市井合羣萃而別其郡之貨以知其市之價負任擔倚以周四方料多少貴賤以有易無是以奇怪異珍以時相陳以知價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故商之子恒爲商　又曰商人通貨倍道兼行以夜續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　韓子曰楚人有賣其珠于鄭者爲木蘭之櫃薰桂椒之櫝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翠羽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爲善賣櫝也未可謂善鬻珠也　淮南子

曰賈多端則貨不一也　唐譚子化書曰賈所以務財　明郁離子曰賊叔商于汶上必相貨之急于時遇之無所往而不與人爭比得而趨者畢至輸不獲市反謂之善賈者收人所不爭時來利必倍此白圭之所以富也　弗聽十年而大困　唐六典曰屠酤興販者爲商　又曰以三賈均市精爲上賈次爲中賈粗爲下賈　崔融疏曰商賈藏于篋爲之賈以通其有無　房喬上節度使書曰夫賈居閭塵藏其貨物候有求者雖巨人必恭然而請價人言其直必高之曰若干乃得求者率不能小減而市矣及其

人持物貨歷戶而自唱曰某好物某好貨其將市雖小兒童則色然視之問其直幾何誠金玉其物貨秖以盜有而竊置焉疑然何以至是彼不求此望售也　宋蘇軾上曾參政書曰鬻千金之璧者不之于市而之于家則顧觀者稀矣其門觀者歎息而主人無言焉　續文獻通考曰遼聖宗統和中耶律隆運為大丞相請平諸郡商賈價從之　又曰金正隆中詔汝州百五十里內州縣童遣商賈赴溫湯置市　又元成宗元貞中諸使外國者不得為商　又英宗至治中置市舶司于泉州慶元廣東三路聽海商貿易歸徵其稅禁于女金銀絲綿準庫以均平物價　又曰明世宗時凡販鬻之徒賣物以貴為賤者杖

商賈二

增 左傳衛文公通商惠工　又曰鄭桓公與商人俱出自周斬蓬藋而共處盟曰爾無我叛我無彊貨爾有利市寶貨我勿與知　又曰晉荀罃因于楚鄭賈人將寘諸楮中以出　又曰秦師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　史記呂不韋陽翟大賈以販賣為事家累千金　漢書桑弘羊賈人子以心計

言利事析秋毫洞心計不用筭算　論衡曰揚子雲作法言蜀富賈人齎錢十萬願載于書子雲不聽　魏志曰范雲為宇彥方辟公孫度長史以商賈自穢　齊書曰范雲為始興內史撫以恩德罷去停候商賈露宿　異苑曰晉陵曲阿楊晚資財數千萬計三吳人皆取值為商賈治生輒得倍值或行長江卒遇暴風及劫盜者若貸晚錢多獲免濟也　孔帖唐崔陵為湖南觀察使商賈流通貨物益饒　又曰徐申進嶺南節度使外番歲以珠璣瑁香文犀浮海至申于常貢外未嘗賸索商賈饒盈　又曰盧鈞擢嶺南節度使海道商船始至異時帥府爭先往賤售其珍鈞一不取　宋元憲於河南往來客商攜長安秦漢間碑刻求售于士大夫多得善價　續文獻通考余泰定中御史辛鈞言西商鬻寶動以數千萬計請節其費　元史劉濬戰死子健散家貲結死士百人詐為工商入賊中以復父讎　明郁雒子曰濟陽之賈人渡河而亡其舟棲于浮苴之上號焉有漁者以舟往救之賈人曰救我與百金漁者載而升諸陸則與十金他日賈人浮呂梁而下舟薄于石又覆漁者在焉人曰盍救之漁者曰是許金而不酬者也立而視之遂沒

原通賄　用資俱詳前一　欲贏　自藏俱詳前一　百族　三商賈列百族下詳前一　市事　爭賈區上詳前一　漢書胡建爲軍正丞監軍御史穿軍壘垣爲賈區建轅之注賈區立虛道考賈物　服賈　通商上詳一下詳二　相語　阜財貨　通珍異上詳市一下詳前一　開市無索　貨財不匱　公不仁市不爭利　不求豐上詳一傳曰晉文人易資不求豐爲明微其罰也　百　阜財貨　刀　操奇贏傳雜貨錄其奇贏　刀之末將盡爭之　利　析秋毫俱詳前二　夏則資皮冬則資絺　貪賈三之廉賈五之　周語言貪人也下詳一　識其處將出倍詳二　家累千金　事　市利以貿遷　通五都之貨　有十倍之價　乘時射利通天下之財　以有易無趨日中之市　浚農工以生利宜招攜　急開市之稅貨則不通　興販　流通上詳一下詳二　黠商　愚賈孔昭曰今逃人私度者幾數萬騶商大賈詭名僞爰　又曰劉元子云無才徭愚賈據金不能貨殖　通有無　均上下俱詳　萬商往來　四海絲歷孔晁曰絲歷往賦歷記　坐賈顧賈　行賈遑遑詳前劉禹錫船纜至　百貨錯出害文拾雅德賈　得錢立本　合賢事類伯樂有相馬法公牟南遺愛碑　貲計息　貲之貲市伯夔中心計曰此夔劃之若干其息已倍矣　吾得倍息遂可販二夔自二億而爲四所得倍息其利無窮遂喜而舞不覺蹁躚者早遇戶必聞聲歌當盧名與萬錢令多其本日取餘償之後過其戶給何貉歌之產子對曰本領餓人

矣　貸錢致金　治生倍值　漢書貨殖傳計然曰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　藏篋俱詳一　託資閭閻　徇價　主人無言　俱詳一　河南售碑　曲江陳貨上詳二　晉灼曰時可逢急夜論曰唐時最重曲江宴是日集賢學士以金物置陳列　量遺溫湯　禁商　海外　金正隆中事詳前一　有禁金銀　不關子女　文獻通考金成宗元貞中禁以金銀通商　下詳一　燕都物貴　今幸鈞事詳前二　收所不爭　利來必倍　必籍美言　爰資善價　化其小大　是等精粗　顧惟遷貨　何必守株　人情　商旅轉販　有無相易　高劍父漢高重稅　孝惠弛律　秦內史掌錢穀及鹽鐵市租之入以給國用　不得爲吏　不得名田　調謫戍邊　令相糾告　漢張湯傳湯爲內史時以舉人相糾告爲事　有籍不官　經任解黜　漢書百官公卿表注漢制吏二千石及大父母有市籍者皆調令高賈自相糾告出身力所得勿占　諸官人身及同籍大功已上親有市籍者不得任其舊經賤任自解黜必去　唐嘉話劉伯芻侍郎所居百有餘餅者早遇戶必聞聲歌當盧名與萬錢令

秩商也史諸富者無秩祿爵
芭之人與封君比者命曰素封無衣錦不鬻斜上
前一料不中尺度物鬻良雜苦良善也苦惡也專利奪人急商
緩農去末反本乘堅策肥睨其邊鄙履絲曳縞專
市之商兼人之利政貴得中法惟經久縱則
不可無之亦難關市之征必專其利商旅不至
則匱于財通四方之財誠宜加惠專三倍之利何
用損多如欲贏之罔極下必兼并償知懼而莫來
上將乏用增稅歸頭下者官位居九品之下及庶人商賈之家征稅各遵
又曰金宣吉與定中承和而邊境軍輸無得物貴賤下
民平準平物商賈賣貴錢元世祖事詳前以收
無詘均勞于蕪菱南唐人物

商賈四

原擇利而行放利而行喻利小人喻于利趨利增
權貴賤貨殖論賣上極則反賤下極則貴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與時俯仰
貨殖傳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嗇田蘭韋
家深氏其韋尤異者也皆與時俯仰獲其贏利雍
樂之業貨殖傳行賈丈夫賈行也而雍樂南陽行賈
又曰宛孔氏之先梁人也以鐵冶為業秦伐趙過孔氏
于南陽因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通商賈之利

有游閑公子之名然其贏得過愈于蜀卓
致富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算緡武帝
初算緡商以取利者錢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二
千而算一注婚姻也以貫錢一貫千錢率計以二千錢
者則出一算者百二十錢一算者百二十
謂儲積錢者計其緡貫而算之師古曰
後代之所鬻均利唐陸贄田賦曰以均利
劉晼獻南海崔尚書書南海雜寶
之地有金珠貝甲修牙文犀之貨冤摧

商賈五

增詩北周庾信江中賈客詩曰五兩開船頭長橋發新
浦懸知岸上人遙振江中鼓 陳後主估客樂曰三江
結侶萬里不辭遙恒隨鷁首舫屢逐雞鳴潮 唐李
白賈客樂曰海客乘天風將船遠行役譬如雲中鳥一
去無踪跡 劉禹錫賈客詞曰賈客無定遊所遊惟利
并眩俗雜良苦乘時取重輕心計析秋毫搖鈎佯懸衡
錐刀既無棄轉化日已盈徽福禱波神施財遊化城妻
約雕金釧女垂貫珠纓高資比封君奇貨通倖卿趨時
鷁鳥思識鑪盤龍形大艑浮通川高樓次旗亭行止皆
有樂聞梁白無征農夫何為者辛苦事寒耕 張籍賈
客樂曰金陵向西賈客多船中生長樂風波欲發移船
近江口船頭祭神各澆酒停杯共說遠行期入蜀經蠻
誰別離金多衆中為上客夜夜算緡眠獨遲秋江初月
猩猩語孤帆夜發瀟湘渚水工持楫過暗灘直過山邊

又前侶年年逐利西復東姓名不在縣籍中農夫稅多長辛苦棄業長爲販賈翁　劉駕反賈客樂曰無言賈客樂賈客多無墓行舟觸風浪盡入魚腹去　黃滔賈客曰大舟有深利滄海無淺波鯨鯢齒上路何如少經過

百工一

增說文曰工巧飾也　書曰工執藝事以諫諫失常也　又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周禮智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百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作　又曰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五曰百工飾化八材　注謂球象玉石木金

革刊飾成謂冶之也材方面勢曲直之宜以治之　又曰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　注審察也　又曰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四者然後可以爲良　禮記曲禮曰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　月令季春曰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　孟冬曰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爲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　春秋傳曰五雉爲五工正主工之官　又曰山有木工則度之　漢書曰作工成器曰工　唐史百官志凡工匠以州縣爲團五人爲火置長一人　又曰少府鈿鏤之工教以四年車輅樂器之工三年平墁刃稍之工二年矢鏃竹漆屈柳之工半焉冠冕弁幘之工九月　又曰工匠四月至七月爲長功二月三月八月九月爲中功十月至正月爲短功　元史耶律楚材曰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　老子曰代大匠斲者無不傷其手　莊子曰工倕旋而蓋規矩指以物化而不以心稽　又輪扁對齊桓公曰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應之於心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　文子曰規矩繩墨者巧之具　韓愈原道篇曰爲之工以贍其器用　又進學解曰大木爲杗細木爲桷欂櫨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以成宮室者匠氏之能也　又祭柳宗元文曰不善爲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就閒　宋姚亮西溪叢語曰唐秘書省有熟紙匠十人按要術云凡打紙欲生生則堅厚然則熟紙匠者乃打紙工也　宋蘇軾思治論曰夫富人之營宮室也必先料其資財之豐約以制宮室之大小然後擇工之良者而用一人焉必告之

曰吾將爲屋若干度用材幾何役夫幾人幾日而成土石竹葦吾於何取之其工之良者必告之曰某所有木某所有石用財役夫若干主人率以聽焉及期而成既成而不失當則規矩之先定也　續文獻通考曰金裁造署掌造龍鳳等所用物　又曰元兩都有宮殿縣漆之工又有殿宇繪之工　明王世貞觚不觚錄曰吳中陸子剛之治玉鮑天成之治犀朱碧山之治銀趙璧之治錫馬勳治扇周治治商嵌及鼠皮李文甫之治琴張越之治鞋皆有名其人名優師所造能倡者再倍也

列子曰周穆王巡守有獻工人名偃師所造能倡者趨步俯仰信人也鎮其頤則歌合律拊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王與盛姬內御並觀之伎將終倡者嘿挼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欲誅偃師　莊子曰郢人堊慢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去之匠石運斤成風盡堊而鼻不傷　雜俎魯般爲木鳶以窺宋城拾遺錄始皇起雲明臺窮四方珍木天下巧工有二人皆虛騰緣木運斤于雲中手時浮屠作木爲每擊楔三下乘之以歸六國時公輸班亦爲木鳶以窺宋城

聖作　巧具　運斤　居肆　論語百工居肆以成其事　依法　善事　禮記工依于法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審材

辨器詳一　飾材　貢器上詳一　周禮曰任以飾材事貢器物　六工

四良俱詳一　惠工　食力上詳一　傳說文公下農工　執藝事

盡變態上詳一　西京賦盡變態乎其中　雜變

足財用上詳一　管子則財用足　賦命班輸之匠巧者　勤撲斲

百工則財用不良　注公輸班並巧者　勤撲

美工巧然而不良　藝成而下　業在其中　離婁督

不得天時地利也　材美工巧　事勤功倍上周禮材

繩　公輸削墨　原　彘漆　落繪元事俱詳前一　雕木　銷

金續文獻通考元有雕木髹漆落繪之事下詳前一　作竅　熟紙素苑注

古之上家貧常為人作簫　傷　機巧有思　造作無程

手流弟宋姚鉉語詳前一　規模先定　制

關卫德事詳前一　孔帖唐杜元穎作無理

為劍南西川節度使白孔帖唐劉

度不立宋蘇軾文詳前一　梓人中處

資策曰百工受職不

巧匠考觀　梓人傳詳後一　州縣為圍　營繕必諮唐百

韓文詳前一　孔帖唐杜元穎

宮室器用之營繕所司必審度而有序　裁造龍鳳　掌造金

銀金事詳前一　續文獻通考令銀器物又裝釘之事尚

考課　考成

精器上詳前一　獻藝百工

知巧　精事　禮記敬

掌其工正管子曰聖人必就官府舉事而知其器

就功　就功不作無用之器皆不成功注窮惡也

周禮指其工事　就于官府

教以月論功唐史俱詳前一　監督有官　牢固無罰續文獻通考左右廂官掌監督工役

原　奇巧　棘猴　木為燕端造王好徵巧人日能棘刺之

人即造也　楮葉　雲梯　列子曰使造化三年而成一葉

于日使造化三年而成一葉　墨子公輸班造雲梯之械

者鮮矣　目巧　大巧禮目巧老子大巧若拙　智憂心

前二詳　木牛　木人

匠勞上莊子智者憂　創造攻器　施巧鴨欄周處風土記鴨欄在至廣東

智者憂　之未嘗復在形器未遂絕也　陸機文賦在至廣東

巧運乃工色之名從有覺　物貴考成　器惟致用　諫未聞于執藝

當巧禮

巧自見于湯心　荀子功之不審　則雖巧而何為

圖畫　鏤雕　元命苞與老曹植元宗畫如揚子金玉琢　不帖元宗畫太子所

晴宮文台等金玉琢　金玉琢　不帖元宗畫太子所

巧　凝神之伎　宋玉賦　指歌吹笙　行觴酌酒　亮事朝

詳前二　木僧執楔　刻獺取魚　雖雪于水中取魚引

刻木為獺雪于水中取魚　轉物以石繫之　轉物以石繫之

象貝冠佩器四載　明也貴賤異採百色　象貝　佩器四載

造塔續博物志曰漢長安巧　造塔常甲又作七輪　一人運之　丁緩作　預浩

詳前二　二鉢相盛　一球可轉　掌聊陸家戰　丁緩作玩弊香爐　預浩造

已預浩造　作

二玉鉉相成可轉而不可出瑀瑾三升玉璧之皆西世謂之器工明曾世昭格古要論曰嘗有象牙圓錄一簡中直通一竅內車二重皆可轉動故謂器工錄云宋內院作者

中伐時新 禮記曰仲春之月毋伐大木毋覆巢殺胎夭飛鳥毋麛毋卵毋聚大衆毋伐桑柘蠶事既登然後伐薪為燎禮記曰季春之月田獵罝羅毒藥麋置罘羅網餧獸之機殺獸之藥毋出九門以畢春氣仲夏之月毋伐大樹

有美不禁 周禮山虞掌山林而時禁焉仲春斬木而剝材以時入之仲冬斬陽木而剝材以時入之凡邦工入山林而剝材不禁不物其日也

椅梓 詩衛風淇奧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諠兮

度之 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丁丁 坎坎 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坎坎伐鼓于嗟鳩侯人咸和鈞任咸和鈞任

伐檀 詩伐檀坎坎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掌木 周禮地官掌山林而時禁焉仲春斬木而剝材以時入之仲冬斬陽木而剝材以時入之凡邦工入山林而剝材不禁不物其日也

斧 抱器 又弦韋先生墨子曰公輸子削竹木以為鵲成而飛三日不下公輸子自以為至巧天下莫能過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為鵲不如匠之為車轄須臾劘三尺而任五十石重致遠而勞久引之不絕

斤 入繩墨 陳禮記曰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夫晝學必有業習業必有正夜學必有業習業必有正

斫 丁丁 坎坎 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坎坎伐鼓于嗟鳩侯人咸和鈞任咸和鈞任

破 丁丁 坎坎 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坎坎伐鼓于嗟鳩侯人咸和鈞任咸和鈞任

椅梓 詩衛風淇奧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諠兮

材木 周禮地官山虞掌山林而時禁焉仲春斬木而剝材以時入之仲冬斬陽木而剝材以時入之凡邦工入山林而剝材不禁不物其日也

伐社樹 禮記曰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夫晝學必有業習業必有正夜學必有業習業必有正

斬近木 晉阮修字宣子為陳留令縣有大社樹修伐之或以為不可修曰社所以神其地也又以細物乃以大木為之故伐之

斫 丁丁 坎坎 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坎坎伐鼓于嗟鳩侯人咸和鈞任咸和鈞任

伐遠揚 周禮地官山虞凡服耆欲王之用邦財者以其物為之期而頒之凡邦工入山林而伐其木凡斬木不以其物為之期而頒之者不與其財

斫 丁丁 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坎坎伐鼓于嗟鳩侯人咸和鈞任咸和鈞任

斬 季材 禮記曰季春之月田獵罝羅毒藥麋置罘羅網餧獸之機殺獸之藥毋出九門以畢春氣仲夏之月毋伐大樹

伐 社樹 禮記曰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夫晝學必有業習業必有正夜學必有業習業必有正

斬 近木 晉阮修字宣子為陳留令縣有大社樹修伐之或以為不可修曰社所以神其地也又以細物乃以大木為之故伐之

木 陳章大木 同州

伐 檀 穿雲 杜風 摧雷 詩伐檀坎坎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斧 入繩墨 陳禮記曰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夫晝學必有業習業必有正夜學必有業習業必有正

斤 入繩墨 陳禮記曰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夫晝學必有業習業必有正夜學必有業習業必有正

材木 周禮地官山虞掌山林而時禁焉仲春斬木而剝材以時入之仲冬斬陽木而剝材以時入之凡邦工入山林而剝材不禁不物其日也

可棄 始因斧克 終以功成 審輪轅於曲直 定枘鑿於方圓 增即山求材 填溪伐木 孔貽劉禹錫先心記即山求材盤羅列而伐者頓抗河漢下谷登梁球後後

魏村梁取 遷木運斤 孔貽劉禹錫先心記即山求材盤羅列而伐者頓抗河漢下谷登梁球後後

木陰木 火之 水之 周禮地官山虞掌山林而時禁焉仲春斬木而剝材以時入之仲冬斬陽木而剝材以時入之凡邦工入山林而剝材不禁不物其日也至今開之冬日至令開陰木夏日至令開陽木而火之

匪斧不克 薄繩不頗 不材見棄 朽木不雕 山林以才見棄 本實先撥 木之蔽也 木之蔽也 本實先撥 木之蔽也

隨山刊木 日令冬季夏始伐木方盛 隨山刊木 日令冬季夏始伐木方盛

斧乃斤 以與以廢 會稽風俗傳 斧乃斤以與以廢

置使 文獻通考元時民戶 置使 文獻通考元時民戶

直木不可以為輪 曲者不可以為規 大為矩圖 方為矩圖為規 大為矩圖

採木有司 受材 萬工舉 採木有司 受材 萬工舉

斧乃斤 以與以廢 會稽風俗傳 斧乃斤以與以廢

斧斤 千人乃引 物宗之敬怪和不 泉泉之塗墨根紋 周色 孔帖曰則天時戶 斧斤千人乃引 物宗之敬怪和不 泉泉之塗墨根紋 周色 孔帖曰則天時戶

五十尺者延緣妄奏 周制 吾開元時生山 材之良耶 延論門罪 材生 乃出今牛 近雜 童開元 萬工舉 五十尺者延緣妄奏 周制 吾開元時生山 材之良耶 延論門罪 材生 乃出今牛 近雜 童開元 萬工舉

斧斤 千人乃引 物宗之敬怪和不 泉泉之塗墨根紋 周色 孔帖曰則天時戶 斧斤千人乃引 物宗之敬怪和不 泉泉之塗墨根紋 周色 孔帖曰則天時戶

徵般石之匠 下荊陽之材 唐李賀賦

疏 寢處 敛獻 川綿郭指石蜿剔禮

疏 膠皮 毳服 禮記 衣皮 西方曰夷皮服 被髮衣皮 其肉而寢處其皮 剔曰二子者習知鳥獸且食其肉 天官掌皮 秋斂皮冬斂革 也處謂藏其皮 革民者 注革給用也 以入 漆身 膠柱上張設 虎豹鞹 周禮地官掌皮 掌秋斂皮冬斂革 以共其物 注革太羊之類 合羽毛成膠名曰鞹 以待邦事 鳳麟膠 論語虞舜以鳳麟 注鳳麟皆取其遠害 供毳毛 征漆林 周禮草人 凡糞種 用合羽毛 成膠名曰鞹 以待邦事 二十而 五也 頒於百工 比之千乘 少故半之 皮比之 千乘家 食貨志 屠牛 無或不良 不能止濁 禮記 脂膏 不以 紅甸 白硝 綸文獻通考 皮局 織造 考元 周禮地官 載師 凡 以 其 之 甲 胄 百 舉 屏 人 之 甲 胄 百 舉 函 人 之 甲 胄 百 舉 櫜 而 持 之 注 甲 鎧 也 櫜 韜 也 持 之 持 擊 而 制 聞 引 弓

庸鞮愈巧者王承福傳曰巧之爲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爲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爲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棄之來歸喪其土田千鏝衣食餘三十年舍于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爲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巧之贏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饑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生養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偏爲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此而育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急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放鏝以嬉夫鏝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維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爲而無愧者取焉又曰功大者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

產業部四 宅業 屋 舍 隱 附 牧 治 陶 冶 釣 碓 磑 附 利

守業

巧述 代守 上詳百工一下左代守其業

不敢雜事 謂兼他業 篤守 相高 管子 代書院考竹宝物風考動子 肯堂 別肯構 下詳築高 管子曰四人者國之石人也可量地如今之杜下石也則其業 相示以功 不見異物 管子曰四人各守其業不可雜處雜處則其業不精 不可遷 不可雜 管子曰聖人必就官府而就市利相示以功相高以知器用事相高以知器用而事成功相高以知器用而事成功相高以知器用而事成功

屠

解牛　屠狗　貫穿曰屠牛所排擊割皆中理會至於窾解

改業　為蓋無成　又劉基郁離子曰鄭之翳人擊為蓋三年蓋無所用乃棄而為梏又三年蓋成而大雨梏敗而盜起民盡改攻服鮮有用蓋者欲學為兵則老矣

無隕于前搆　偶垂裕于後昆　撫韋家之宿事徒想欽承　語王氏之門風深違祖述　並唐張

屠龍盡巧　市肉談書　莊子曰朱泙漫學屠龍千金之家技成而無所用其巧於謀者也

肉知牛數　皮適市尸　子曰屠者割肉知牛長少一刀而已

公敗其皮　屠者　淮陰少年　郎書曰太祖常遊上黨有市屠壯健多畏憚太祖人氣志之甚酢命屠

壯健　淮陰少年　郎書曰太祖常遊上黨有市屠壯健多畏憚太祖人氣志之甚酢命屠進几割肉小不如意即叱之史記曰淮陰屠中少年有侮辱信者曰汝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信孰視之俛出跨下

中殺　莫尸　禮記詛咒不行於公門之外小人不得與焉君子不得與焉

遊刀　操刀　莊子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今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而刀刃若新發於硎

封羊　屠羸　易土封羊注曰羊觸藩羸其角

聚鐘　反肆　孟子齊王將大有為之臣數反覆王之過王大慚見於顏色王變乎色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公羊傳曰昔者莊公好勇而民多疾病齊桓公好田而民多禽荒

聽政避仇　史侯贏謂魏公子曰臣所知屠者朱亥賢而世莫知隱于屠間耳公子數請之亥故久與公子相善公子聞之乃間往請之亥為公子殺晉將軍晉鄙奪其軍救趙破秦兵公子竟不顯名也戰國策魏安釐王時有侯生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侯生謂公子曰聞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公子不往救秦且攻趙趙王且旦夕降秦公子乃往救趙趙王及諸侯皆以公子為賢而侯生乃屠於市間公子往數過而侯生故不肯見公子乃間往謝侯生侯生曰臣為公子計亦已過矣而公子猶不悔臣故不復言也公子再拜請之侯生乃為公子畫計公子從其計而救趙侯生果北鄉自剄以報公子

過市設飲　向門大　嚼書曰王敬則少時屠狗商販徧于三吳後為吳興太守從市過見屠者析肉數斤是我少時在此作也

漁釣一

說文曰漁捕魚也按尸子庭人以漁其後堯使人水處者漁又番漁于雷澤蓋因修其法也文子曰堯使禾緣者漁山者木事以城城宜其人

網罟筌罩罾簀　反側支反罩洛　晉箔捕魚竹網罾梁罾筌簍之屬

之類各以用之得魚一也　雖之為之異得魚一也

者謂以獨繭絲為綸芒針為鉤荊篠為竿剖粒為餌引盈車之魚于百仞之川汨流之中綸不絕竿不撓固水勢而施舍也　已上虞何已列子或有以桂為餌銀黃金之鉤錯以銀碧垂翡翠之綸已上魯人已列子

所謂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也筌者以竹爲之（廣雅曰筌苔謂之筑是也）莊子曰筌所以取魚得魚而忘筌也眾大網也詩曰施眾濊濊鱣鮪發發罿者曲梁也又曰魚麗于罶魴鱨鰋鯉也罩者編細竹以爲之（汕所諫反郭璞注云今之罩魚籠）爾雅曰罿謂之罩（罿音烝反）涔者積柴木于水中以爲之爾雅曰梭謂之涔是也罾者樹四木而張網于水車輓之上下（說文曰罾魚網）又楚辭曰罾何詳今未上是也筍者曲竹以爲之詩曰敝笱在梁其魚唯唯篧者以綸爲之廣雅曰罿謂之篧梁者以木絕水取魚詩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見何承天纂文云鈐有跳於竹則發）皆漁之器用也此近世爲之故詩人所不載淮南子曰聖人以道德爲竿綸以仁義爲鉤餌投之天地間萬物孰非其有哉張天下以爲籠因江海以爲眾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故矢不若繳繳不若網網不若無形之象此亦漁釣之義也

增唐陸龜蒙漁具詩序曰天隨子漁于海山之巖有年矣矢魚之具莫不窮極其趣大凡結繩持網者總謂之罟之流曰眾曰罾曰罛縮而升降曰罔緡而竿者總謂之筌筌之流曰筒曰車橫川曰梁永虛曰筍編而沈之曰算矛而卓之曰豭棘而中之曰又鈒而繳之曰射和而駭之曰根置而守之曰種列竹于海邊曰籠錯薪于冰中曰篥所載之舟曰舴艋所貯之器曰笭箵其他或術以招之或藥而盡之皆出于詩書雜傳及今之聞見可考而駁之不誣也今擇其任用者作十五題以諷噫試魚之具也如此予既歌之矣矢明之具也如彼誰其刷之鹿門子有高漉之才必爲我同作（皮日休添漁具詩序曰天隨子爲漁具詩十五首以遺余凡有獻以來術之與器莫不盡于是也噫古之人或有溺于漁者行其術而不能言用其器而不能狀此與澤助之斂者

又何異哉如吟魯望之詩想其致則江風海雨檝楫生齒牙間眞世外漁者之才也余昔之漁所在洞上則爲菴以守之居峴下則古磯以待之江漢間時率多雨惟以簑笠自庇每伺魚必多俯簑笠不能庇其上由是織背蓬以障之上抱而下仰字之曰背蓬今觀魯望之十五篇未有是作因次而詠之用以補其遺者漁家生具獲足于吾屬之文也（原）詩曰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增）又曰三星在罶又之子于釣言綸之繩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禮記月令季冬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

往乃嘗魚先薦寢廟　周禮獻人掌以時獻爲梁春獻
王鮪膳獻物爲鱻薨以共王膳羞　春秋公羊傳公矢
魚于棠公羊曰公如棠觀魚登來百金之魚而張之（注云張網羅也登來美問大得也）　原論語曰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增焦贛易林曰曳綸江海釣挂魴鯉王孫利得以饗仲
友　禮樂志曰臨川羨魚不如退而結網　後漢書曰
明帝時下令禁人二業劉毅上言郡國以官禁二業至
有田者不得漁捕令濱江湖郡率少饒桑人資漁採以
助口食且以冬春閑月不妨農事夫漁獵之利爲田除
害有助穀實無關二業也　晉書曰翼莊惟以弋釣爲
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
其一何哉莊曰獵自我釣自物且夫貪餌忘鈎豈我哉
管子曰漁人入海海深百仞就波逆流乘危百里宿
夜不出者利水也　原墨子曰鈞者之恭非爲魚也餌
鼠以肉非愛之也　呂氏春秋曰善鈞者引魚于千仞
之下餌香也　增孫綽子曰海人與山客辨其方物海
人曰橫海有魚額若華山之頂一吸萬頃之波山客曰
鄧林有木圍三萬尋直上千里有人曰東極有大人斬
木爲策短不可支鈞魚爲鮮不足充饑　傅子曰劉子
責楊豎曰夫鈞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

宋莊綽雞肋篇曰鈞絲之半繫以荻梗謂之浮子視
其沒則知魚之中鈞緩退之鈞魚詩云羽沉知食駛則
唐世蓋浮以羽也　使遼錄曰北人打圍一歲各有處
所五月鈞魚海上于水辰鈞大魚　演繁露曰遼俗鈞
牛魚以其得否占歲好惡近世周茂振使金主賜之
魚曰手所親鈞者亦用遼制也　明宋濂元竹溪逸民
傳曰逸民閒私謂其友曰吾于世味愈孤矣將漁于山
樵于水矣其友疑其誕逸民曰樵于水志豈在薪漁于
山志豈在魚是無所利也無所利樂矣　劉基集曰聲
墜之魚穿于一絲之溜　又曰鈞鯨鯢不適兩盈之溝

原說苑曰呂望年七十釣于渭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與農人言農人者古之老賢人也謂望曰子將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之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鮒次得鯉刳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于齊望知當貴

呂氏春秋曰太公釣于滋泉文王得而王　地穆天子傳曰天子北征舍于珠澤以釣于流水又曰辛未天子北還釣于漸澤食魚于桑野又曰天子乃釣于河觀姑繇之木　莊子曰莊子釣于漢水之上楚王使二大夫往見為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　又曰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為餌蹲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陷沒而下騖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輝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浙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　列子曰渤海之東有五山焉曰岱輿員嶠方壺瀛洲蓬萊帝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而龍伯之國有大人一釣而連六鼇于是岱輿員嶠二山沉于大海　劉向新序曰楚人有獻餘魚于王者王不盡貴之不售棄之可惜故來獻王　王子年拾遺記曰帝嚳以季秋之月泛衡瀾靈鵲之舟窮晷繼夜釣于臺下以香金為鉤霜絲為綸丹鯉為餌得白蛟長三丈若大蛇無鱗甲帝曰非珍祥也命大官為鮓肉紫骨青味色香美　劉向列仙傳曰陵陽子明好釣釣于旋溪得白龍子明解釣拜謝放之後得白魚腹中有書教子明服食三年白龍來迎之　葛洪神仙傳曰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少有神道嘗在曹公座公曰今日高會珍饈略備所少者吳江鱸魚為鱠耳元放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盆貯水以竿餌釣于盆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會者皆驚　祖沖之述異記曰漆澄豫章人有志幹絕倫常乘船釣魚得見頭尾闊船餘許澄獨色不變　宋書曰王弘之性好釣常垂綸于上虞江石頭北過者不識也問漁師得魚賣否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　又曰文帝常以羣臣臨天井池帝垂綸良久不獲王景文越席言曰臣以為垂綸者清故不獲貪餌衆皆緝善　又曰太康孫緬為潯陽太守落日逍遙渚際輕舟凌波隱顯一漁父神韻瀟灑垂綸長歌緬問有魚賣乎漁父笑而荅曰其釣非釣蓴魚賣魚者耶乃歌曰竹竿籠籠河水悠悠相忘

為樂貪餌忘鉤非夷惠聊以忘憂于是悠然鼓棹而去　山堂肆考唐時楚江有漁者換酒飲醉輒自歌舞不言姓氏江陵守崔鉉見而問之曰君之漁隱者之耶漁者之漁耶漁者曰昔姜子牙嚴子陵皆以為隱者之漁也殊不知不釣其魚釣其名耳　合璧事類唐張志和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又曰陸龜蒙高放皆好奇士常扁舟設篷席中貯書冊茶竈筆牀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甫里先生自比浩荡漁父　江上大人　函史宋仙居呂徽之家深山中樵漁自給偶雪中詣富家易穀方集客分韻賦詩一人得勝字苦吟弗就徽之寒因矢笑衆知其能詩邀入坐賦有蛺蝶飛來妙過勝之句坐客歎服問姓字不答與之米不受刺船去雪霽共往迹之深谷草屋一間問無人吟之米桶中有人聲乃其妻也因天寒坐其中門前安在舍曰方捕漁溪上至溪見之隔溪遥謂曰諸公先至舍我得魚當換酒飲諸公也少頃携魚與酒至盡歡而散後去不知所之　夷堅志卓彦恭常過洞庭月下有小漁舟過其旁卓問有魚否應曰無魚有詩卓喜曰願聞一篇可乎其人鼓枻高吟曰八十滄洲一老翁蘆花江上水連空世間多少乘除事良夜月明收釣筒　宋二老

堂雜志曰周樞密麟之充金哀謝使金主愛之拿以所釣牛魚　明郁離子曰蔡人漁于淮得符文之玉

漁釣三

玉璜　金鏤　尚書大傳曰周文王至磻溪見呂望文王望釣得玉璜刻曰高受命呂佐昌德合于今昌　金鏤詳二

磻溪　珠澤　上詳　竿　桂餌　上詳　坐茅　倚柳　大公曰呂尚坐茅以漁文王往問政呂尚曰君好利祿乃服于芳而君故以餌取魚小釣釣以利祿大釣釣以德君可與游可與處可與安可與樂人食其德人可得而用之萬國諸侯尚不出手豈石之能動魚之能釣哉　濮水　芳餌　香鉤　西京雜記梁孝王苑中有池池中有鳧鷖鸂鶒鴛鴦鵁鶄奇鳥怪獸孝王日與賓客遊其中或泛舟池上或鼓琴水濱或垂釣池邊　滅泉　泉上詳

引鱸　上詳下詳前一詳前二　桂鯉　上詳下詳前一詳前二　翠綸　紫貝　曰螺詳前一詳前二　鮫餌　上詳孔盍子前一詳前二　白龍　汴溪　浩水　列仙傳曰呂尚釣于渭水之陽三日三夜魚不食尚乃自沉水中底仰而笑曰吾始下釣垂一尺得一魚重千斤思居海畔者子如何得之對曰釣魚之法半體則食以香之以死餌投之魚乃食之以生餌投之魚乃食之以直鉤投之魚乃食之以曲鉤投之魚乃食之

長橋元耶律楚材詩曰醉眠江國一無事夢想松江漁者樽小舟長橋往來如雁酬歌有關人潘岳

者異之起揖之曰先生非漁者也雖自居牛渚我乎笑而不答故把魚為事宋張芸叟南遷錄湯陽甘棠湖南有孟氏者世業漁釣訪之孟

曾與滄洲白鳥盟　元郭鈺漁詩曰子何爲漁碧海之五長虹爲綸月爲鈎六鼇昂首相向愁眼看海水不揚波扁舟穩繫珊瑚柯邂逅徐家兒與女拔劍屠龍共君煮煙淡淡雨疎疎人間彈鋏食無魚吁嗟歸來乎吾與爾漁　明高啓捕魚詞曰後綱初沉前綱起夫婦生來業淘水忽驚網重力難牽打得長魚滿船喜不敢持賣去南津且向江頭祭水神願得年年神作主無事全家臥煙雨不論城中魚貴賤換得酒歸儂不怨

晉潘尼釣賦曰抗余志於浮雲樂余身於蓬廬渭濱之遠迹且游釣以自娛左援脩竹右縱飛綸金鉤萬鉅甘餌垂芬衆鯨奔涌游鯨橫集觸飢捨餌執長繳纘紛輕竿翕翅雲往颸馳光飛電入曜靈未及謬策蓋已獲其數十且夫燔炙之鮮煎熬之味百品千變殊芳異氣隨心適好不可勝紀乃命宰夫膾此潛鱗霜剖星流芒散纖解隨風離銛連翩雪累西戎之蒜南夷之薤鹹酸調適齊和有方和神安體易思難忘

唐周鍼釣魚盈舟賦曰傍通汀依極浦下綸而任運舍紅鱗而必取綸抽獨鶴釣屈芒針級香餌半粒裂前條數尋迄萬頃之閑投百丈之深不爭之以手而爭之以心躍濤戲瀨掉尾揚鰭入其口挂其頤據洪津而曾不浞而穴處何故在鉤乎於是放之江流豈其生

之理也時同行者顧詰余曰夫至人之處物也擬跡而後投隱心而後動始終不易其業悔吝不生其情而吾子沈緡於川登魚於陸烹之可以習政術羞之可以助庖厨曩求之將何圖今舍之將何欲余笑而應之曰聖人不凝滯於物智士必推移於時知微之謂神舍生之謂道殷乙聖也因於夏矣孔丘賢也畏於匡矣以明哲之資尚罹幽憂之患況乎鱗羽之族能無弋釣之累哉故曩吾有心也恐求之而不得今吾無心也既得之而亡求夫求與舍不亦雙美乎烹與羞不亦兩傷乎況瘞饑者半菽可以充腹爲政者一言可以興邦亦寃必固

小鱗而後明二異之規勗大命而後寄一餐之飽揣而不豫可不謂仁乎獲而不饗可不謂廉乎且夫垂竿而爲事乎太公之遺術也形坐磻溪之石兆應滋水之璜失如是者將以釣川耶將以釣國耶然後知古之善釣者其惟太公乎又有妙於此者其惟文王乎夫文王制六合爲鈎懸四履爲餌薦之於清廟投之於巨川一引而獲太公再舉而登尚父由此觀之蹲會稽而負鼇者漁父之事也斯並眇小之所習安知大丈夫之所釣哉

牧一

毛詩曰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　尚書曰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　禮記月令季春曰是月也乃命牧人收其蓄積令百縣勿刈勿伐勿火行山林名川之禁毋竭陂池毋焚藪澤毋漉陂池以魚鼈爲事　又曰仲夏之月令牧養繭馬游牝別羣則絶其配合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班之孟春焚牧　元史董文用傳右丞盧世榮建議立法治財歲當增倍而民不擾文用問曰此錢取于右丞之家耶將取之於民耶牧羊者歲嘗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其毛而獻之則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矣然而羊無以避寒熱即死且盡毛又可得哉世榮不能對

莊子曰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所事不同其于亡羊均也　列子曰初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言治天下何也曰君見夫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亦不能前之矣　符子曰漢王問宋縢子方牧羊於巨澤鼓而歌南風之詩使者進曰漢王聞先生之賢使使者致命于先生委國政焉宋縢子矍然曰是何言歟令漢王待四海之士與十羣之羊

其于職司也奚以異乎而大王廢其牧羊之任委以四海之政是錯亂天位不願爲也乃遁于陰山之陽 唐次山子曰元子戲牧兒曰爾爲牧歌當不責爾暴牧兒歌去乃暴他人之田田主鞭之啼而冤元子元子友眞卿過元子曰彼牧兒望欠山猶儕隸不敢干其主及荀戲乃或與次山猶仇讎斯豈盛德也歟元子報眞卿曰吾戲牧兒得過幾不免彼行于世有愛憎相忌是非相反焉得不因荀戲以及者乎吾當以戲爲規 明郁離子曰穆王得八駿以造王母歸而伐徐偃王滅之乃立天門內外之廄八駿居天閑食粟日石其次乘居內廄食粟日八斗又次居外廄食粟日六斗其不企是選者爲散馬日食粟五斗又下者爲民馬弗盡于官牧以造父爲司馬故天下之馬無遺良而上下其食者莫不甘心焉 唐張說開元十三年隴右監牧頌德碑序云元年牧馬二十四萬匹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匹上顧謂監牧張景順曰我馬幾何其蕃育卿之力也仲之令也臣何力之有焉 宋蘇軾策曰里有畜馬者患牧人欺之而盜其芻敖也又使一人焉爲之廄長廄長立而馬益瘦 續文獻通考曰遼初諸牧監北面有倒塔嶺西路羣牧使司有洋河北

馬羣司有漠南馬羣司有漠北滑水馬羣司 又曰金羣牧所掌檢校羣牧畜養蕃息之事 又曰明初江北諸郡縣限于長江馬至京難又滁介江淮多山山下故多曠土饒蔓草水泉可牧

牧二

史記公孫弘淄川人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禮記 又曰卜式入山牧羊十餘歲羊致千餘上名之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乃布衣牧羊歲餘羊悉肥上過見其羊喜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去無令敗羣上以式爲奇拜爲郎

後漢書曰承宮年八歲爲人牧豬鄉里徐子盛明春秋授諸生數百人宮過其廬下見諸生講好之因亦從博士乞得百餘字牧羊之暇折草木書之叔乃悟曰此吾家千里駒也 續文獻通考遼聖宗時簫蒲奴幼孤貧傭于醫家牧牛傷人稼數遭笞辱醫者嘗見蒲奴熟寢有蛇繞身異之教以讀書聰明好學不數年涉獵經史習騎射仕終奚部六大王蓋龍種也 宋濂王冕傳曰元王冕者諸暨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

學參聽諸生誦書聽已輒默記纂歸亡其牛或牽牛來
責蹊田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　又王先生小傳先生
名穀字剛叔父機命牧牛挂書牛角而讀之隨牛而東
西行日入忘歸

牧三

增 飯牛　牧豕　牛車下曰南山崇曰石爛中有鯉魚長尺半生不遭奕
飯牛　南山崇曰石爛中有鯉魚長尺半生不遭奕

牧豕　雒牛車下曰南山崇曰石爛中有鯉魚長尺半生不遭奕

稱爲天師　小童曰爲天下亂者亦吳以異乎牧馬者哉吾
稱爲天師　莊子曰黃帝問爲天下於大隗之門適遇牧馬童子問塗弥詳前二

知其君子　莊子曰黃帝問爲天下於大隗之門適遇牧馬童子問塗弥詳前二

聞誦失豕　上詳前一　下詳前二

蕃育　調習　前上詳

荷簞而隨　乞字以牧　上詳前一

博塞亡羊

諸路羣司　滁州水草　上詳前一　下詳前一

檢校　繪會要耗租

牧四

增 詩唐儲光羲牧童詞曰不言牧田遠不道牧陂深所念牛馴擾不亂牧童心圓笠覆我首長蓑披我襟方將夏暑雨亦以懼寒陰大牛隱曾坂小牛穿近林同類相鼓舞觸物成謳吟取樂須臾間寧問聲與音　張籍牧

時使之以養之不以敝之以身是以肥也穀公知其君子相之　博塞亡羊

春煙碧草何披紛大牛隱重陂小牛飲芳津旦出露未晞及歸景常曛時復扣角歌歌俚合全吾眞取樂田野閒世事非所聞歌闌臥牛背仰見天際雲　明高啓牧牛詞曰颺牛角驚環我牛尾亮速共拈短笛與長鞭南隴東岡去相逐日斜草遠牛行遲牛勞牛饑惟我知牛上唱歌牛下坐夜歸還向牛邊臥長年牧牛百不憂但恐輸租賣我牛

網罟

原 伏羲作　成湯祝　易云伏羲作網以田以漁蓋取諸離　湯出見野張四面曰上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三面祝之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不用命者入吾網　史記詳田獵

原 元黃朱綠 詩載元黃之以為飾 禮記遠朱綠之元獻文章 注謂二宮世婦所獻飾之以祭服

元纁 儀禮士冠禮曰爵弁纁裳 注纁淺絳也

緇白 書臧晉元纁裳 周禮冬官鍾氏以朱湛丹秫三月而沸出之淳而灰之 注湛漬也丹秫赤粟也

孔不論語孔子紫之 周禮冬官鍾氏以朱湛丹秫三月而沸出之淳而灰之 注湛漬也丹秫赤粟也

三纁五色 又云入而成纁 注云染纁入赤汁又入黑汁則成矣再入黑汁則成緅 語曰君子不以紺緅飾 禮記玉藻曰君子不以紺緅飾

掌絲帛 周禮冬官鍾氏掌絲帛之入 注云絲帛之事也

紫奪朱 白受采 朱綠語下 禮記玉藻曰白受采

增 柳汁黿茶

唐李肇國史補九江之間多茶商 各以其名品 如舒州有溫湯白露 壽州有霍山黃芽 蘄州有蘄門團黃 江陵有南木 湖南有衡山 岳寺有方山 東川有神泉 小團 峽中有明月 劍南有蒙頂 石花 或小方 或散芽 或紫筍 或橫紋 或輕餅 或細串 或麤末 或腦 或沫 或花 或果 或葉 或筍 或魚 或爪 或牙 皆以其初造時 採摘芳烈 蒸搗壓實 各臻其極 有得之者 其家以為常 賓客至 則設之 以為敬 其待遇有淺深 其informal有濃淡 以別貴賤 又有以薑鹽或用蔥橘皮茗片 椒茱萸薄荷 或以酥乳 或以果實 或以香草 凡十餘種 隨其所好 而調之 其煮器 則有鐺 有銚 有注子 有滓盎 有熟盂 有碗 有畚 有札 有鹺簋 有水方 有漉水囊 有羅合 有交床 有胡牀 有竹筴 有鹿盧 有巾 有貯畚 有悉具 有都籃 有刷 有夾 有鑿 有碾 有拂 有甑 有襯 有盆 有承 有臺 有撲 有焙 有棨 有覆 有坐 有穿 有育 有封 有藏 有瓶 有缶 有鍵 有紙囊 有竹籠 有木案 有巾 有漆 有雞毛撢子 有甘草 有竹夾 有鹽

又曰金世宗大定中驍人射賈寶山縣銀冶又諸淦銀燒冶驍悍民間未無得收稅

冶銀望雲 又曰元世祖中統中令益都濱藉戶四千登州棲霞縣海戶輸金歲四錢又二十八年置望雲銀冶

原 虞陶紀麗 周禮有虞氏上陶注貢質傳寶嬪人賂晉師以紀麗駿無辰馳也貢嬪人也

陶 陶器并入陶

凝土合土 周禮凝土以爲器合土謂陶器也

不苦必良 陶冶實器必良不苦窳史記范蠡曰陶之時候伺而取之

陶人 埴器 冬官考工記陶人爲簋

弄瓦鼓缶 詩乃生女子載弄之瓦易曰見小利不鼓缶

鼓盆運甓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鼓盆而歌晉陶侃爲廣州刺史常運甓於齋外欲以習勞

爲甓用缶 周禮陶人爲甓實簋實豆

建甌 盤坏埴之工 瓦旋之事 又曰凡瓦旋之事皆仕各有宜考工記石有時而泐水有時而涸土有時而敝唯聖人爲能飭之

合土 凝土 周禮凝土以爲器合土謂陶器也

金碧相鮮 純粹如玉 金官考工記陶人爲簋實一豆實二

裹著書 唐韓愈韋丹墓志江南民間未無得收稅丹聚瓦屋觀察使韋丹聚瓦材于場名工教爲陶瓦屋以絕大患瓦屋之費爲估人能爲屋者受材于官免其半賦

埏在署側 陶于水涯 柳宗元零陵亭記陶土以相埏

負擔

任力 息肩 說文曰擔何也任也所以負擔也

荷蕝旅 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之謂也蕝旅陳楚南野之外郢謂之蕝旅東越吳之外郢謂之蕝馬駘戴凡以驢馬駘載物者謂之負他亦謂之荷

荷蕝負薪 言能負薪又人以荷蕝負薪之重擔

擔簦 負書 易曰負且乘也

代擔 晉書使殊異也 周公負成王 周公輔成王也 負扆 扆戶牖之間也 負斧 斧斫也 負笈 笈書箱也 負劍 劍所以防身也 負弩 弩所以禦敵也 負弓 弓所以射也 負矢 矢所以射也 負戈 戈所以擊也 負戟 戟所以刺也 負鼎 鼎所以烹也 負甕 甕所以盛也 負瓶 瓶所以汲也 負囊 囊所以盛也 負笠 笠所以禦雨也 負笥 笥所以盛衣

財利一

總說

文曰財人所寶也　廣韻曰貨也賄也　易曰何以聚人曰財　又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　書洪範八政二曰貨　禮記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　又曰禮也者合于天時設于地財　周禮曰以人民九兩繫邦國之民六曰以利得之　莊云因其所利而利之　又曰凶年荒政則舍利　注無斂也　左傳晏子曰人各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爲急義利之本也　後漢書曰劉毅字伯興上書云郡國禁業致使畋者不得漁今江濱海朝廷人資漁採且以閑月無關二業　管子曰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不盈　文子曰使信士分財不如採篝使廉士守財不如閉戶　呂氏春秋曰白公勝中論中書省議弘論館檢討記曰吳民田灌溉老以遺後世故穿物務縣東三十里記曰吳

運

運歲儉興故穿物務縣東三十里記曰吳有梅溪山湖直望二石可高百餘丈至青而圓如兩屋大其上復有磐石圓如車蓋頗特如磨磬若風雨十人號爲石窌轉快則年豐運則資給已衛宣磨舊泰聽雖新穿自出云西人皆縣竹以春風動機局以磨麥又云西人作磨驢驢以石碓米一斛明亭日能舂一石碓米工擬其磨皆業石細於一石磨一石碓左右轉上解飛件貨不用盤致也

轉

漢書曰疏廣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宴樂相與娛樂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即以爲暇時爲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誖不念子孫哉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于是族人悅服　後漢書曰樊重三世共財　孔帖唐蕭嵩家饒于財　又曰武攸緒築大庫百餘舍聚所得財　續文獻通考宋高宗時使慮允文總領四川財賦至之望自利

州往會之望數以軍興費廣爲言朝廷令勸民戶獻
納之望因是親至梁洋諭衆民使之輸財焉　元史
天倪傳天倪永清人曾祖倫因築室發土得金始饒于
財　又曰姜義姑睹字道眞以貲雄于鄉　明敎英東
谷贊言曰曹月川洛中名儒也里中常有二吏訪之一
吏劇談世利紛華一吏略談尋孟弔古月川評之曰一
吏胸襟是黑風暗月一吏胸襟是青山白雲

源　兵盡民同　兵者財用之蠹民同則與民共之謂與民同利也　藩身
生孽　左傳曰貨以藩身又曰藩身之貨與其過也寧亡何　罕言
寡悉　論語子罕言利　放
八政九兩　洪範一曰食二曰貨　無禁
自封　禮記曰山林之利與人共之謂與人共利也　公無禁利
厲禁　周禮調人野之禁與其時入而不禁也　漢張
發身　鹽鐵論曰古者以時發身　錯云諸侯
齊民之利　孟子曰畜馬乘不察于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
喻小人　晉平原王幹察于雞豚若不在己伐冰布帛若有餘
小人會　孟子曰小人利之謂也　于利而多怨也
雞豚不察　布帛露積　禮記曰人生厚而用利　凶荒無禁
侵奪不赦　孟子曰畜馬乘不察于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
察于雞豚若不在己伐倦若有餘　趨利如水　正德以幅趨利之
幅　晁錯云諸侯令諸富人入粟受爵得以除罪及減刑　官書積
中以上　漢張敞上注詳前一　仕無販賣　上注詳前一
民禁二業　周禮調山野之林麓澤有能取薪蒭竹木者以時入而不禁
者請免官及削爵　民禁奢侈　禮記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
寧固　人知水走下　曼子曰人生厚而用利　無厭不
是乎上注詳前一　德以幅一　不敖　孟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不敖　惠而不費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亦惠而不費乎　積而能散
地材　邦禁　聚庶所資　職司是掌　物既阜蕃

國寧乏用　道存利物　政在養民　公不害私　利
惟和義　與衆共之　禮不獨有　將思佐賦　曾不
卹人　惡其棄于地　不必藏之已　王制　國有四人
業惟區別　職無貳事　利不兼并　爲罪以禮　財則有
餘　作法于貪　人將安仰　禁彼山林　苟以利之　爲利
之名　正制三節之獻　俱虞元錢貨論　義姑雄貸　里叟說
日銷　利勝于名則貪暴滋起　唐薛登疏　不足則取
博而有益于官　利爲官專　則源狹而有損于民　晉胡母輔之
語　利爲民得　則源
禁　周禮司出入　周禮地官下曰司關司貨賄之出入　比財
不殖　書不殖貨利　悖入　禮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盈厭　國禁　野
聚人　一詳前　奪人　專利奪人　不回　不爲利回　不盡　一詳前

徇財　莊子曰貪夫徇財　爭財　風俗通曰沛中有富豪家貲三千萬小婦子是男文早失母其大婦女甚不賢公病困恐死後爭財兒不得全因呼族人為遺令云悉以財屬女但以一紐與男第十五以付之兒後大姊不肯與紐兒乃詣官訴之司空侯武曰所以斷決也服年十五有智功足也女及婿溫飽十五已耳安議者皆服年十五當出于一祖宗朝天下財計盡以利與民三司請遣制源各歸舊計五曰羅掘以利于民

財計歸司　續文獻通考宋建中靖國言財利金梁盡生財計用不足于用由此觀之夫財豈有多少哉

增策　宋蘇軾策曰夫天下未嘗無財也昔周之興文王武王之國不過百里當其受命四方之君長交至于其庭軍旅四出以征伐不義之諸侯而未嘗患無財方此之時關市無征而山澤不禁取于民者不過什一而財有餘及其衰也內食千里之租外收千八百國之貢而不足于用由此觀之夫財豈有多少哉

火一

原　釋名曰火化物也亦言燬也物入即皆毀壞也　說文曰熯蒸火也煨盆中火也熛火飛也焰燄火光也　元命苞曰火之為言委隨也故其立字人散子者為火易曰離為火　又曰燥萬物者莫熯乎火　又曰火就燥　又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增　又曰天與火同人山下有火賁澤中有火革木上有火鼎山上有火旅火在水上未濟　詩曰叔在藪火烈具舉　又曰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　原　尚書曰炎炎崑岡玉石俱焚言火燒玉石　又曰若火之燎於原不可撲滅其猶可撲滅又炎不可近尚可撲滅也不可信尚可撲滅也　又曰予若觀火　增　又曰予若觀火　又曰洪範火曰炎上炎上作苦　增　又曰予若觀火　原　禮記月令曰孟夏之月盛德在火　又曰仲春無焚山林　增　又曰季春出火為焚也　又禮運曰後聖有作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炮以燔以烹以炙　又表記曰火之於民也尊而不親　周禮曰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

國火以救時疾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時則施火令凡祭祀則祭燿凡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焉　又曰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注夫遂燧也鄭司農云出火謂鑽木取火也　處及備禦　原　左傳曰火紀官故爲火師而火名　又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嘒或食於咮以出內火是故咮爲鶉火心爲大火謂火正之官配心鶉星也嘒星也咮星也大火謂火星也建辰之月謂夏之八月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也以令民內火者也　又曰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火謂之大火　增　又曰鄭鑄刑書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火如象之不火何爲　又曰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鄭玄曰孛星之出辰西光芒及天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天道恒以象告於人　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今火向伏故須火乃布散當知當爲災　原　山海經曰厭火國獸身黑色火出口中言能吐火　增　又曰令丘之山無草木其上多火　又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後黑水前有山名曰崑崙之丘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即然今扶南東徼東山國經常有火常燃有白鼠常出入山穴求食人捕之以毛作布而令之火浣布此類也　原　譙周古史考曰古者茹毛飲血燧人初作燧火人始熟食　國語曰火焚其舍器子孫爲疑由王者薦棄五則則常也　增　又曰火無災曰燀　史曆書曰顓帝命火正黎司地　漢書曰蒯通曰臣之里婦與諸母相善夜亡肉姑以爲婦盜遺之里母即東組請火亡肉家曰昨夜犬得肉鬬相殺請火以理之　五行志曰火南方揚光輝爲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向明而治　後五行志注曰火者陽之精也火性炎上人所用熹飪者也　原　魏武帝明罰令曰聞太原上黨西河鴈門冬至之後百有五日皆絕火寒食云爲介子推　增　北史王劭上請變火曰在晉時有人以洛陽火渡江者世世事之火色變青令溫酒及炙肉用石炭木炭火竹火草火麻荄火氣味各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　隋天文志曰火爲威德　元史祭祀志光祿卿以陽燧取明火供饌　又曰鑽火改木以爲火　孫子曰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　又曰利害相摩生火甚多　原　尸子曰燧人上觀星辰下察五木以爲火　莊子曰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以指喻薪火傳也以理故火傳而不滅養之中故命續而不絕也　增　又曰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　又曰利害相摩生火甚多　原　尸子曰燧人上觀星辰下察五木以爲火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輜四曰火庫

五曰火燧　增荀子曰施薪若一火就燥也　原春秋繁露曰若火不炎上秋多電由王者視不明也　又曰若人君惑於讒邪內離骨月外疎忠臣咎及於火則大旱必有火災　淮南子曰陽燧見日則燃而爲火陽燧全池之士傳有頃焦吹之則得火　增又曰練木生火練日崇艾承之方諸得水　原抱朴子曰南方有炎山焉在扶南國之東加營國之北諸薄國之西山從四月而火生十二月火滅正月二月大不然山上但出雲氣而草木生葉枝條至四月火然草木葉落如中國寒時草木葉落也行人以正月二月三月行過此山下取柴以爲薪然之無盡時取其皮績之爲火浣布　十洲記曰炎洲在南海中地方二千里去岸九萬里上有風生獸似豹青色大如狸張取之積薪數車以燒之薪盡而此獸在火中焚其毛不焦所刺不入打之如皮囊以鐵錐鍛其頭數十下乃死以其口向風須臾便活而起以石上菖蒲塞其鼻即死取其腦和菊花服之盡十斤得壽五百歲　又曰有火林山山中有火獸大如鼠毛長三四寸或曰山可百里許取其獸毛績以爲布名曰火澣布國人衣服之垢污以水浣濯之終日不潔以火燒布兩食久許出其垢即去白如雪　增西京雜記曰樊噲問陸賈曰自古人君受命於天有瑞應豈有是乎賈曰有之夫目瞳則但不成炭炊熱則灌滅之後復更用如此無窮又夷人取木華績以爲火浣布亦剩以灰煮爲布但不及華細好耳　又曰有白鼠大者重數斤毛長三寸居空木中其毛亦可績爲布故火浣布有三種焉　春秋潛潭巴曰火從井出有賢士從人起火焚賢者衆從井出　春秋考異郵曰火者陽之精也　風俗通曰城門失火禍及池中魚按百家書宋城門失火自汲池中水以沃之魚悉露見但就把之　又曰夫火者南方陽光輝爲明聖人象之而治取其象也　原白虎通曰火之爲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　增白澤圖曰火之爲宋無忌

增河圖汴光篇曰陽精散而分布爲火　宋程子曰本朝鑽木取火謂火生於木非也兩木相戛用力極則陽生金以石相擊則有火非特木也　元臨川吳氏曰君火正夏之交東南之維震巽也相火正夏之時正南之方離也　原元中記曰南方有炎山焉在扶南國之東加營國之北諸薄國之西山從四月而火生十二月火滅正月二月大不然山上但出雲氣而草木生葉枝條至四月火然草木葉落如中國寒時草木葉落也行人以正月二月三月行過此山下取柴以爲薪然之無盡時取其皮績之爲火浣布　十洲記曰炎洲在南海中地方二千里去岸九萬里上有風生獸似豹青色大如狸張取之積薪數車以燒之薪盡而此獸在火中焚其毛不焦所刺不入打之如皮囊以鐵錐鍛其頭數十下乃死以其口向風須臾便活而起以石上菖蒲塞其鼻即死取其腦和菊花服之盡十斤得壽五百歲　又曰有火林山山中有火獸大如鼠毛長三四寸或曰山可百里許取其獸毛績以爲布名曰火澣布國人衣服之垢污以水浣濯之終日不潔以火燒布兩食久許出其垢即去白如雪　增西京雜記曰樊噲問陸賈曰自古人君受命於天有瑞應豈有是乎賈曰有之夫目瞳則

得酒食燈火華則得錢財故一瞬則祝之火華則拜之況天下大寶非天命何以得之哉 原 廣志曰火洲在南海中火然洲其木不死更鮮 博物志曰積油萬石則自然生火秦始中武庫火積油所致也 增 古今注曰陽燧以銅為之形如鏡照物則景倒向日生火 拾遺記曰岱輿山有草名莘煌葉圓如荷去之十步炙人衣服則燋鳥獸不敢近也刈以為席冬彌温以枝相磨出於中間折枝相鑽則火出 又曰燧明國有火樹名燧木屈盤萬丈雲霧乃至南垂日此樹表有鳥若鸚以口啄樹粲然火出聖人因取小枝以鑽火號為燧人氏在庖犧之前則火食起乎茲矣 原 地鏡圖曰黃金之見為火 異苑曰臨邛有火井漢室隆則炎赫彌熾相靈之際火勢漸微 增 郡國志曰遮渾府有火井炎氣上升以草焚之則煙騰火發故名焚臺 原 括地圖曰神丘有火穴光照千里 增 瞿地記曰東武有火木燒之不死亦不損也

火二

原 禮含文嘉曰燧人始鑽木取火 列仙傳曰甯封子黃帝陶正掌火能作五色煙 家語曰堯火帝而王尚赤 列仙傳曰陶安公六安治師也數行火一旦散上紫色衝天須臾朱雀止治上曰安公安公治與天通呂氏春秋曰伊尹說湯五味九沸九變火為之紀 增 淮史記曰武王既渡河有火自上復下至於王屋流為烏其色赤 原 韓詩外傳曰晉平公藏寶之臺燒救火三日三夜乃滅之公子晏束帛而賀曰臣聞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囷庾今百姓乏於外而賦斂無已昔桀紂殘賊為天下戮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此是君之福也 韓子曰魯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恐燒國哀公懼自將衆趨救火左右無人盡逐獸不救火乃名問仲尼仲尼曰夫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所以不救也事急不及以罰救火者盡賞之則衆國不足以賞於民請從行罰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令下未徧火已滅矣 又曰越王問於大夫

種曰吾欲伐吳對曰可矣何不試焚宮室於是遂焚宮室民莫能救火乃下令曰民之救火而死者比死敵之賞民之塗其體被濡衣走火者左右各三千人　吳越春秋曰越王思報吳冬則抱冰夏則握火　戰國策曰楚王遊雲夢野火之起也若雲霓　史記曰龐涓追孫臏臏量其行暮當至馬陵乃伏兵斫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於是令齊軍萬弩夾道暮火舉而俱發涓夜至見白書乃舉火燭讀之未畢萬弩俱發涓敗死又曰騎劫攻即墨田單取牛千頭衣以五采束刀其角結火其尾穿城而出壯士隨牛後火光明炫耀燕軍視牛皆龍文所觸輒死　列女傳曰梁姑姊其室失火兄子與二子在內欲取兄子輒得其子火盛不得復入婦人曰梁豈可戶告人曉聒邪被不義之名何面見兄弟國人哉遂赴火而死　增　魚豢典畧曰秦伯出獵至於咸陽有火鳥流下化爲白雀銜綠丹書集於公車　三輔黃圖曰秦始皇帝葬驪山六年之間爲項王所發牧兒隨羊冢中燃火求羊燒其槨藏　漢書曰項王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焚其宮室火三月不滅　東觀漢記曰郅惲爲長沙有義士古初遭父喪未葬鄰人火起及初舍棺不可移初冒火伏棺上會火滅　又曰廉范

爲蜀郡成都地迫屋狹百姓禁夜作以供衣食又禁火民復弊之失火者日輸范令夜作但使儲水百姓皆悅　又曰梁鴻牧豕長安上林苑中失火延人家問所燒財物悉推豕償之其主言少鴻願以身作躬執其勤　神仙傳曰樂巴爲尚書正旦會得酒西南漱云成都市失火漱酒作雨　樊英列傳曰英隱于壺山嘗有黑風從西方起英謂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漱之乃令記其日後有從蜀來者云是日大火黑雲平旦從東起須臾大雨火遂得滅　汝南先賢傳曰郭虞從南郊舍酒東北三里云齊失火以厭之後齊果上火事

口我天使去當往燒東海糜家感君見載故以相語竺
固請之曰不可不得不燒君使去我緩來日中必火發
竺乃急行達家便出財物日中而火大發　異苑曰晉
惠帝元康二年武庫火燒孔子殷漢高斬白蛇劒王莽
頃等　晉中興書曰殷浩北伐江遏爲長史遏取百雞
以長繩連脚皆繫火一時驅放飛過斬集於羊營火皆
然　葛仙公別傳曰公與客談話時大寒公謂客曰
居貧不能人人得爐火請作一大火以共煖耳仙公因
吐氣火赫然從口出須臾滿室坐客皆熱脫衣矣
晉書曰晉宮中當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愍懷太子年
五歲牽帝衽入閤中帝問其故太子曰暮夜倉卒宜備
非常不宜令照見人主也由是奇之　又曰韓康伯家
貧年數歲母爲作襦令伯執熨斗謂之曰且著襦尋當
作複褌伯曰不復須母問其故對曰火在斗中而柄尚
熱今著襦下亦當煖母甚異之　又曰王獻之常與兄
徽之共在一室忽然火發徽之遽走出不遑取履獻之
神色怡然徐喚左右扶出　又曰庾亮鎮武昌夜半望
見城內有數炬火從城上出如大車狀白布幔與火俱
出城東北行至江乃滅　抱朴子曰吳世姚光有火
術吳主積荻千束火焚荻了盡光悟坐灰中振衣而起

榮書曰阮孝緒家貧無以營備喪竊鄰人樵以繼火
孝緒知之乃爲不食令樵屋而炊　後魏書曰祖瑩
好學以夜繼晝父母恐其成疾禁之後然火讀書以來
被蔽窗户恐爲家人所覺也　又曰蕭寶夤作逆太倉口傳永以賊若夜來必應渡淮以火記其淺處
永既設伏乃密令人以鉦鼓火度淮南岸當深處置之
教之云若有火起即以然之其夜廣衝等衆斫水營東
西二伏挾之康許等奔淮水火既競起不能記其本濟
處遂望永所置之火而爭渡爲水深溺死斬首數千級
　北齊書曰神武西征登厭隄命李義深李士謇共作
檄文皆辭詞以孫寶代神武乃引寶入帳自爲吹火促
之寶神色安然援筆立就　孔帖唐太平公主下降自
興安門內設燎相屬道熾爲柱九獄
淵州節度城中火救之不息文進怒自出州門使名爲
步使將斬之幕至火即滅　續文獻通考曰唐鄭潛曜
母代國長公主寢疾潛曜刺血爲書請諸神丐以身代
火其書而神許二字獨不化翼日立愈　宋王銍默記
曰周王朴夜與世宗微行止五丈河寺中夜後指謂世
宗曰陛下見隔河如漁燈者否世宗隨亦見之一燈焚
然遶邊甚近則漸大至隔岸火如車輪矣其間一小

兒如三數歲引手相指朴曰陛下速拜之既拜漸遠而
沒　續文獻通考曰宋頔筆遇仙事年九十七一日
晴暮庭中坐其上自舉火焚之但見烈焰中乘火雲
而去　又曰遼太宗會同元年三月虎官楊軍赴乾寧
陵爲滄州節度使田武名所圍高模翰與趙延壽聚義
往救有火光自模翰目中出榮繞旗矛焰如流星久之
模翰喜曰此天贊之祥也遂進兵救援甚眾　又曰金
太祖初伐遼師唐括帶斡田者領之地諸軍環射介而立有
如列火起於人足及支矛之上人以爲兵祥明日至九
只永光復如初後果克敵　又曰收國元年正月進師

伐遼次寧江州有火光正圓自空而墜上曰此祥徵酌
白水而拜進逼遼古魯城大敗遼師　又曰金溫石相
小人幼不女效盧墓側旦作煙一五斬爲三食之不復
梁火　又曰郭祖女奴者斌字會川城破妻子自焚死
女奴自火中抱兒出投人曰好軍盡以與之言畢復投火死元將聞之爲保其孤　又曰元
而收之言畢復投火死元將聞之爲保其孤　又曰元
順帝二十三年石州有人持鉢矛忽生火焰抹之即無
猛之即有　元史余闕建德遂安人父亡結廬古山下
殯其中日閉戶守視有牧童遺火延殯廬闕與子函樸
不止欲投身火中與俱焚俄衆雨火滅　又曰劉源歸

德中年人母吳年七十餘病者前行火起延至其家源
超入抱母爲火所焚而死　續文獻通考曰明武宗正
德中山東文登縣火起桑樹樹燔而枝葉無損　又曰
江西餘干縣仙居寨夜大雷雷有光如箭墜旗竿上如
燈籠光照四野士卒攫其旗直飛上竿首因發砲衝之
其火四散鎗首皆有光如星須臾而滅　又曰裴慶蘇
州人二十七代天師某抵姑蘇知其異人長跪延之慶
約三年後俊我於盧峰頂上遂別去越三年果歸檐葉
履數石壘一洞自入寢其門火自內發於內院列焰由猶
見慶乘白鶴昇天天師俟於廬峰下去莫知
所之　又曰江西唐治父以九十幸親家火起或挽之
出曰父在此我死不出火息後所居歸然獨存孝子竟
以薰炙伏棺死

火三

原化

流鳥　外照　內陰　燈庫　構祠　東緼　徙薪　光鼓　生

矛 沈約宋書曰晉惠帝永興元年成都王伐長沙每夜矛戈戰鬬有火光如懸燭 漢書曰車師後王姑句家矛端生火其妻服答厭謂始句曰矛端生火此兵氣也 敵窗塗隙 上祖瑩詳前二 泥中水上 魏收後魏書曰殿屋之瓦泉方井蓂荷華者以厭火詳前一 牛 沈約宋書曰殿屋之瓦泉方井蓂荷華者以厭火詳前一 珠杆荷厭 上尚書公孫僧孺下毛詩並 臨邛井 神丘穴 並詳前一 延北閣越東家 范蔚宗後漢書章帝時新平王家大火延及北閣後殿崔鴻前趙錄曰劉曜失火風飄甚盛殷夫婦鬥禮爭春出火爭救納火注云金 去葉徙薪 漢書曰張天錫時有火從西南來家家競取火於日也 順星取日 漢書曰熒惑守心大風拔木發屋揚沙石晝昏天子避正殿減膳徹樂素服五日詔曰朕之不德上動皇天災異屢臻公卿百寮其各修職事以匡朕之闕 燔柴 書禋于六宗注云禋祀天神也 然管 書禋于六宗注云禋祀天神也 燔柴祭天 論衡曰夫日不燔待一尺冰置庖廚中終日不能動也今銷一尺冰置庖廚中終日不能動也 灸 書禋于六宗注云禋祀天神也 燒楼焚 左傳子產曰火見而救之不然將發 祭燿 祈壝 周禮改火燧人始用之火夏取楡柳之火春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中鑽火各異隨時也 徹屋 周禮改火燧人始用之火夏取楡柳之火春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中鑽火各異隨時也 禍始 治象 左傳士文伯對晉侯詢火是以知之 方揚不息 詩嘒嘒星言夙駕說于桑田 不親非愛 外傳不獸易非愛火也 不禁火 禮記禁火民始火 不禁火 禮記禁火民始火 不藏冰 禮記禁火民始火 不禁火 禮記禁火民始火 不禁火 禮記禁火民始火 不禁火

陽精上騰　炎氣旁達　雖政在救災　而仁唯愛物
徒望成都之雨　誰反江陵之風　配五行而攸序
備六府而孔修　季桓焉政猶止傷人　尼父退朝
不問乎馬　拜華　刈草　陸賈語火華則拜之詳前一

代日　勝月　拾遺記光大大如栗輝耀一室　以磨則滅石以

服霜　練雲　抱朴子曰立夏日服六壬六之符或服飛霜則不

啄枝　神異經曰南荒外有火山長四十里廣四五里

錯木　消金　史記姚興載記詳前一

如輪　似幔　屬世宗詳前二

內暗　外水妃　明陸深

光　宋張載正蒙曰火竹暗而外光水則合影

土母　宋蘇軾詩曰丁女貞水則火熄南方雞位雞主火火為土母雞晝筆錄曰香品有違土母火氣土得養

反風　澍雨　嘉祐前數日有能至誠字能火部中宜慎火元史大

獸吐　鳥銜　續文獻通考元憎振藏主性慧居鄯城西海會寺一日往

定海見主家火起以指之反鳥如故　漢葉巴詳前二

萬曆時災頻定宇四壞房屋給還記已而寄宇諸珍寮

常有鳥銜火以焚之　八人　四老　孔聚

人是此可善待之人不之悟火字也　又曰王雉鵬川林

則石中火　鑽　木摩　宋陸渾山火詩曰

婦壬　韓愈陸渾山火詩曰女丁婦壬傳世婚

唐書段秀實從涇州別將王翔之軍中曰服救者賜火磬

捕斬以徇　賜粟　恤災　皇甫湜中書請定宇詳一

遷澄州　畚田　焚棄　杜甫詩翁

上莊子詳一　焚和　燒山

照蟹　驚獲　宋蘇軾詩曰野竹爆

陰巖　陽鍛　歐宋

且大能不違於時可燔可不柴反可久不朽反可大利手生物及其成也可燔可柴反可久不朽反可大利手生物及其成也

始然　益子昏夜叩門之詩加丹護

樓五代史唐明宗本紀廣壽殿火始然有司理之請加丹護曾以修耶乳姆朱

炮於風　潛於窓　鄭玄曰炮毛炙也

足底生　石中出　皇甫湜高生石中出

一野　馬　釜出火於石及河水煮而

草焚　朽陽編唐明宗時拘剉一時一

不焚　朝拘編同上

其異　不焚　常爲　不焚　林品龍　盛六帝

己然　而　之孟春曰曾記宋綽與己酉永嘉災前數日有能至誠字能火部中宜慎火丁卯守鳥照謂其修先知已酉

遊龍　李白詩　劉禹錫州安鄉縣烏鵲巢元者　雞街　熊入　續文獻通考明孝宗時

萬曆中　遭火　乃　災　陳鎏曾曾災前數日有能至誠字能火部中宜慎火元史大

潛扇　承慶　明堂　災　陳鎏曾曾災前數日有能至誠字能火部中宜慎火元史大

餘丈　火上出人間盛火行百里餘二

稱河　燃　池　元順帝時事詳前二

水中有火　乃　焚大槐　陸景典語曰衛風

之吹枯枝烈火之　災　爰　草　武王上即少中夜有

紅　古今注曰宣帝地節元年上獲存火以紅

火　如栗出不熱　杜甫詩曰風

如栗　似　吹焚　然木　淮南子詩前一

內暗　外水妃　明陸深

補斬以徇　賜粟　恤災　皇甫湜中書請定宇詳一

遷澄州　畚田　焚棄　杜甫詩翁

上莊子詳一　焚和　燒山

照蟹　驚獲　宋蘇軾詩曰野竹爆

陰巖　陽鍛　歐宋

且大能不違於時可燔可不柴反可久不朽反可大利手生物及其成也可燔可柴反可久不朽反可大利手生物及其成也

始然　益子昏夜叩門之詩加丹護

樓五代史唐明宗本紀廣壽殿火始然有司理之請加丹護曾以修耶乳姆朱

炮於風　潛於窓　鄭玄曰炮毛炙也

足底生　石中出　皇甫湜高生石中出

一野　馬　釜出火於石及河水煮而

草焚　朽陽編唐明宗時拘剉一時一

不焚　朝拘編同上

其異　不焚　常爲　不焚　林品龍　盛六帝

己然　而　之孟春曰曾記宋綽與己酉永嘉災前數日有能至誠字能火部中宜慎火丁卯守鳥照謂其修先知已酉

遊龍　李白詩　劉禹錫州安鄉縣烏鵲巢元者　雞街　熊入　續文獻通考明孝宗時

萬曆中　遭火　乃　災　陳鎏曾曾災前數日有能至誠字能火部中宜慎火元史大

潛扇　承慶　明堂　災　陳鎏曾曾災前數日有能至誠字能火部中宜慎火元史大

餘丈　火上出人間盛火行百里餘二

稱河　燃　池　元順帝時事詳前二

水中有火　乃　焚大槐　陸景典語曰衛風

之吹枯枝烈火之　災　爰　草　武王上即少中夜有

紅　古今注曰宣帝地節元年上獲存火以紅

火　如栗出不熱　杜甫詩曰風

如栗　似　吹焚　然木　淮南子詩前一

內暗　外水妃　明陸深

志詳前二條博物志曰臨邛有人并昔人以竹木投之取火諸葛丞相往觀見火轉盛逐陸軍山火時形煙烽燧蓋藤絳帛緝為車紅幃宮施朱兜輝霞車紅幃日數輛丹裝京師屬火遣禮部尚書場雲舉之明宿之而獨壯

火四

原 火令 周禮時目施火令鄭司農云謂令焚萊之時火星入也

欽子產令行火 晉國語火無更火 漢馬融云周月令有火災宜緊燿廣設禁備火時火果起而不為害

奔火 居正註疏

培 知火 鄭元別傳曰元年十七在家見大風起詣縣曰某時當有火災之戒以甕盛水各置其方圓銳若不同蟲盂其方圓銳於滅火均也

清火道 述征記曰北征有張母墓前流張母是王

山火 敢起來望南山山火燒山田徼紅次如歲初超復相連

傷兔火 野人又燒逐兔傷得

然火為疑 軍王也先帖木兒軍陷通州薊城木兒及諸王至擊之敵軍狼走度潞河夾可軍欲引還而軍糧不以覘本然火為疑兵夜遁

火五

寒火 宋劉攽溫泉而無寒火

遇火不燒 晉南子曰救火猶拯溺也二字帖吳六甲律得虎符道後書盧植上書長春子寧海人六歲誦老子五千言

滅火均 淮南子曰救火者及水趨海清火道唐溫庭筠燒銀燭照紅妝詩

民妻王家其家奉之稱孟其方圓銳於滅火均也

火部

火光何處笙歌歸棹晚高燒銀燭照紅妝

賦 潘尼火賦曰覽天人之至周嘉火德之為貴含太陽之靈暉體淳剛之正氣先聖仰觀通神悟靈窮物盡數研幾至精形生於未兆聲發於無象尋之不得其根聽之不聞其響來則莫見其跡去則不知其往似大道之未離而元氣之灝溶故能博暗萬生資育萬類盛而不暴施而不費其變無方其用不匱鑽燧造火陶冶羣形協和五味革變煎腥酒醴烹飪於斯獲成爾乃狄牙典膳百品既陳和羹芍醬旨酒釀醇烹鼈煮鼉炙鼈炮鱉若乃流金化石鑠鐵融銅造制器以戒不恭砥鍊

兵械整飾軍容四海康乂邊境無寇韜弓戢劒解甲釋
冑銷鏑爲耒鑄戈爲耨戰士反於耕農戎馬放乎外廢
及至焚野燎原陸一作淡火赫羲林木摧一作拉沙礫並
一作糜騰光絶覺雲散霓披遂及衝風激揚炎光奔逸
元煙四合雲蒸霧萃山陵爲之崩弛川澤爲之涌沸去
若風驅疾如電逝紛綸紆轉倏忽橫厲蓊條長空野溫
矛遺無隙不灰無堨不焚震響達乎八冥流光燭乎四
裔榛蕪既除丸野謐清蕩枝痺於凜秋候來春而改生
其揚聲發怒則雷電之威也明照遠鑒則日月之暉也
甄陶品物則造化之制也齊育羣生則天地之惠也是

以上聖人擬火以制禮鄭僑據猛以立政功用闡乎古
今勳績著乎百姓 戴達流火賦曰火憑薪以傳燄人
資氣以享年苟新氣之有竭何年燄之恆延 唐王增
起鑽燧改火賦曰爾其始也命工徒案林麓選棍棫之
樹榆柳之木斬而取也期克順於陰陽鑽而改之序不
僭於寒燠爾其鑽也勢若旋風聲如驟雨星彩晨出螢
燿於宵煜爾其光於是日觀夫雷落天關紅排內垣乍歷闇璟
初鮮渥恩振香爐以朱噴和曉日而發潮出禁署而螢
分九陌入人竈而星落千門緩逶來命風遞驛騎咸就
地以照臨示廣德之遐被耀燿當明燭助松篁之茂焚
焚滿目燄如桃李之春

烽燧二

增 說文曰燧表候也邊有警則舉火　漢書注文穎曰邊方備寇立高土櫓櫓上設桔槔桔槔頭兜零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然舉之以相告曰烽多積薪寇至即然之曰燧顏師古曰晝則燔燧夜則舉烽　隋本紀曰隋法賊少舉二烽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　元史伯顏克宋拜表曰藩屏一空於江表烽煙直接於錢唐

原 廿氏天文占曰權舉烽表遠近沈浮權四星在軒轅尾西邊地警備烽候相望虜至則舉烽火十丈如今井桔槔火錘其頭若警備急然火其頭放之權重本低

則末仰見烽火　元一統經曰諸見舉烽火煙光傳言虜且欲起欲知審來否以言者時所加之得陽者不來得陰者為來法　墨子曰烽火已舉言寇所從來多少蔡邕徙朔方上書曰既到徙所乘塞守烽職在望候晝怖無灼無心復能操筆成草致章闕庭　庾闡楊都賦注曰燧火以炬置孤山頭皆緣江相望

增 唐六典曰凡烽候所致大率相去二三里其放烽有一炬二炬四炬者隨賊多少為差開元二十五年勅以邊隅無事內地置烽量停近畿烽二百六十所又鎮戍每日初夜放煙一炬謂之平安火　酉陽雜俎曰邊亭候烽

烽燧三

增 詩唐杜甫夕烽曰夕烽來不近每日報平安寨上傳

光小雲邊落點殘照秦通警急過龍自艱難聞道蓬萊
殿千門立馬看

原 書晉蔡謨與弟書曰軍中耳目當用鼓烽烽可遥聞形聲相傳須臾百里非人所及想得先知耳鼓可遥聞形聲相傳須臾百里非人所及想得先知耳近別赦麥者皆當解之而王荀諸人癡頑之甚乃至於是常令人怪之然烽鼓之法當豫敕諸軍見烽聞鼓便嚴而此間立舉烽之後須文書上言乃符遊軍須被符乃當嚴昔年石頭夜半舉烽至明日食時臺中乃知弟在石頭時陽中舉烽至下晡遊軍故未嚴此即是荀晞等覆車之軌也

原 說文曰煙火氣也焰然也 周禮蜮氏掌去鼈黿焚牡蘞以灰灑之則死以其煙被之則凡水蟲無聲

增 元史祭祀志十一曰香鼎大祭有三始煙爲歆神始宗廟則焫蕭祼鬯所謂臭陽達於牆屋者 又曰一曰禮神玉大宗伯以煙祀昊天上帝注煙之言煙也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黍牲體爲戎有玉帛 又曰三曰升煙祡之言煙也升煙所以報陽也 韓非子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煙焚

原 春秋繁露曰人之言醞也煙此奇怪也非人所意也禍福利害無有奇怪乎淮南子曰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煙青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煙黃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煙白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煙赤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煙黑七十二日 又曰湯之出於目此憤於中而形於外也譬水之下流煙之上尋火從南反夫又孰推之 又曰以東薪爲鬼以火煙爲氣惑也

增 抱朴子曰伯嗜識絶音於煙爐之餘 唐靈辟子曰煙灰同出飛沈自分 鍾會易義論曰焚林成煙其似如雲

原 拾遺記曰負嶓山西有星池出爛石常浮於水色紅質虛似肺燒之香聞數百里

煙氣升天則成香雲雲徧則成香雨

顏延之連珠曰火含煙而煙妨火桂懷蠹而蠹殘桂然火勝則煙滅蠹壯則桂折 唐柳宗元文曰夜爇膏炬晝凌風煙續文獻通考曰金受尊號殿上下鳴鞭戛敔樂止儀使副等添香爐煙升 宛署雜記曰燕城煙火有花草人物等形統名煙火動成家集百巧爲一架分四門次第傳爇通宵以爲樂

煙二

原 列仙傳曰甯封子黃帝時人爲陶正有神人過之爲其掌火能令火出五色煙教其積薪自燒而隨煙上下

猶有骨時人葬之　拾遺記曰晉文公焚林以求介子推有白鴟繞煙而號或集介子推之側火不能焚晉人嘉之爲立臺號曰思煙　列子曰趙襄子狩於山中籍藩燔林燔赫百里有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衆謂之鬼物察之則人焉　謝承後漢書曰吳郡徐相爲長吏政嚴猛姦盜止息道不拾遺有遠客寄宿財物而去後還主人不知所在客具以狀告相相曰卿但還家當自有物來相乃密使人隨客視其所往客還家主人驚喜謝客相聞之召主人詰問具服前後所得寄物悉還其本主人叩頭乞活相笑而遣之自是之後風俗大改　魏書曰蘇寬爲武威太守郡多盜賊寬乃設購賞明其法禁民有盜者與相坐一人爲盜舉家徙邊一人告盜賞以家財數十萬一時俱發其有先自告者除其罪於是盜賊各還贓物悉出所劫之家　元海瓊子曰人當治之時則六合煙昏七竅風動

煙四

原 火合　水滅　上詳前一　漢書曰漢元帝時有童謠曰井水溢城竈煙塞玉堂流金門

卡範之也覆舟山西鄙俚所出命縱火煙漲天讓等諸軍已中有簡牘朱火青煙將四塞止陳青氣四

增 咒聚　名雷　心朱　知其　五色　四合　上詳前一　尺大賦曰元煙起

函叩之道師乃知聚之煙者以藥和爲丸燒則煙聚繩上行又曰向有行人合而咒如雷神所至數向不知其人乃舉術也

增 凝光　含明　傍起　蕤雜　煙者　岳諸青

王勃序曰煙光凝而暮山紫明霞散而秋水共長鳴雁落　元海瓊子曰人當治之時則六合煙昏七竅風動　梁簡文帝煙詩曰浮空覆雜影含樹客花疑乍如洛霞發頗類巫雲登映光飛百仞從風散九層欲持翡翠色時吐鯉魚燈　陳張正見浦狹村煙度詩曰茅簷夜影水狹度浮煙收光暗交兩岸野燎燭中川村長合夜影水狹度浮煙收光暗鳥戈分火照漁船山人不炊柱樵薪幸共然　**增** 唐李嶠詠煙詩曰瑞氣凌青閣空濛上翠微凋浮雙闕路遙拂九仙衣桑柘迎寒色松篁帶曉暉還當紫霄上時接彩鸞飛　王良士南至日隔仗望含元殿爐煙詩曰霜戟羅仙仗金爐引御煙霏微雙闕近溶曳九門連拂曙祥光滿分晴瑞色鮮　崔立之南至日隔仗望含元殿

爐煙詩曰飄飄紫內殿漠漠前軒聖日開如捧卿雲近欲渾輪囷洒宮闕蕭索散乾坤　裴次立南至日隔仗望含元殿爐煙詩曰芬馨流遠近散漫入貂蟬霜仗凝瀧白朱閤映轉鮮始看浮闕在稍見逐風遷　僧處默遠煙詩曰靄靄前山上凝光滿薜蘿高風吹不起遠樹得偏多翠與晴雲合輕將淑氣和正堪流野日朱閣意如何　元趙孟頫贈放煙火者詩曰人間巧藝奪天工鍊藥然燈清晝同柳絮飛殘鋪地白桃花落盡滿街紅紛紛粲爛如星隕燈燈喧疑似火攻後夜再翻花上錦不愁零亂向東風　明袁凱新煙詩曰覆堤初冉冉渡水尚遲遲一樹梨花色猶能似舊時

燈一

原說文曰錠謂之燈　呂靜韻集曰無足曰燈有足曰錠　漢賦金缸磨詩銀缸及月缸星缸紅缸等皆燈名　漢書曰金枝秀華庶旌翠旌金枝銅燈百二十枝秀華中主有光華也　又曰膏以明自煎　金史章宗紀泰和二年幸芳苑觀燈　元史祭祀志太社太稷木燈籠四十綷羅燈衣百一十紅桃燈十　孫子曰火光明天者燈燭何施焉　淮南子萬畢術曰取紈脂為燈置水中即見

諸物　原離騷曰娛酒不廢沈日夜兮繼膏明燭華銅錯鏤象白金華也　西京雜記曰漢高祖入咸陽宮秦有青玉五枝燈高七尺五寸下作蟠螭口銜燈燃則鱗甲皆動煥炳若列星盈盈焉　王朗泰故事曰百華燈樹正月朔朝賀殿下設於三階之間端門外設三尺五尺燈月照星明雞夜猶晝　張敞東宮舊事曰宮有銅鴛鴦一作頭燈二銅倚燈三供戶外用夕供油七合太子納妃有金塗四尺長燈一銀塗連盤短燈二金塗連盤鴨燈一　洞冥記曰漢武然芳故燈於閣上光色

紫有白鳳黑冠黑龍鼎足來戲於閣　又曰丹豹髓白鳳膏磨青錫爲屑以淳蘇油和之照於神壇夜暴雨火光不滅以麟鬚拂拂霜蛾赴燈者芳苾草出奔盧國霜照歌舞則明嬾之性不革也　唐酉陽雜俎曰建中時蛾如蜂　增南越志曰昔有嬾婦睡機上姑怒之遂走投水化爲奇獸一枚可得脂三四斛然之照紡績則暗光宅寺僧竭鑄銅鐙爲息煙燈天下傳之　宋黃山谷與黨伯舟書云欲作錫燈槃一枚高七寸盤闊六寸足作三鴈足不須高受蓋圍徑二十半盞面三寸盞傍作小圈如釵股屈之鴈足燈漢宣帝上林中燈制度極佳

至今士大夫家有之　文獻通考曰宋朝上元觀燈樓前設露臺臺上奏教坊樂　續文獻通考曰金世宗大定中廣樂園燈山焚　又曰明永樂中增定鹵簿有甪燈三對　胡應麟甲乙剩言曰余嘗於燈市見一燈皆以卵殼爲之爲燈爲蓋爲帶爲墜凡計數千百枚每殼必開四門每門必有欄拱窗檻金碧輝耀可謂巧絶　帝京景物畧曰正月十一日至十六日鄉村人縛秫稭作棚周懸雜燈地廣二畝門徑詰曲藏三四里入者誤不得徑即久迷不出曰黃河九曲燈　又曰燈市惟內臣秉筆朝臣閣部外臣計吏不得過市猶古罰帝幕蓋

惟遺意

燈二

增拾遺記曰周穆王設常生之燈以自照列瑠璃之燭偏於宮內又有鳳腦之燈光如朝霞人乘霞舟以雕囊盛數升龍膏獻燕昭王王坐通雲之堂亦曰通雲堂燃龍膏爲燈火色曜百里煙色如丹　說苑曰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燈燭滅乃有人引美人衣者美人挽絶其冠纓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遣使謂帝曰七月七日我當暫來帝至日埽除宮內然九光之燈漢書曰武帝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設燈燭帷幄而令帝居他帳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而不得就視　西京雜記曰長安巧工丁緩作恒滿燈九龍五鳳雜以芙蓉蓮藕之奇　王子年拾遺記曰董偃夜宴設琉璃屏風列金麻油燈於內外如無屏風　劉向別傳曰待詔馮商作燈賦　增東觀漢記曰上從長安東歸過泭水幸祭遵營士衆作黃門武樂至夜御燈火　原風俗通曰郅伯夷宿亭止樓上然數燈夜有魅來伯夷蹴殺之以燈照乃老狸也　漢書曰嵇中散燈下彈琴見一人黑木康乃吹燈滅曰耶伯夷與雅懸爭吮　荀采傳曰荀采爽

女爲陰瑜妻而夫亟亡爽遍嫁與太原郭爽采入郭氏室暮乃去其帷帳建四燈斂色正坐郭氏不敢逼鄰中記曰石虎正旦會於殿前設百二十枝燈 增唐書曰皇甫無逸爲益州長史嘗夜宿人家遇燈炷盡主人將續之無逸抽佩刀斷衣帶以爲燈 又曰睿宗好樂元宗又善音律先天二年正月望日僧崔湜請夜開門然百千燈 唐宗御延喜門觀樂 天寶遺事曰韓國夫人造百枝燈高八十尺光照數里 言行錄曰范文正公門下多延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覯之徒與公從遊晝夜肄業帳中夜分不寢後公貴夫人猶收其帳頂如墨

色時以示諸子孫曰爾父少時勤學燈煙跡也 家求云陳彭年幼好學每以一子特所鍾愛禁其夜誦彭年輒篝燈密室不令外知 續文獻通考曰遇聖宗統和元年十二月然萬燭燈於雙溪 元史曰張養浩濟南人十歲讀書不輟父母憂其過勤而止之養浩晝則默默夜則閉户張燈窮讀後拜禮部尚書英宗即位命參議中書省事會元夕帝欲於內庭張燈爲鼇山即上疏於左丞相拜住拜住袖疏入諫帝大怒既覽而喜曰非張希孟不敢言即罷之 宋濂孫孝子傳曰元李瑾據蜀都孫明十歲被掠至洪溝明夜遁父母亦避兵方歸

舉燈索明不得相向哭燈忽作花復相慰曰我兒其反乎不然此花何徵也言未訖忽聞叩門聲啓視之明也巫挽以入 又主晃傳曰元王晃七八歲時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策映長明燈讀之琅琅達旦四友齋叢說明孝宗嘗問內侍曰在京各衙門官每日早起朝參日間坐衙其同年同僚與故鄉親舊亦須識會那得工夫內侍答云惟是夜間飲酒孝宗曰夜間飲酒騎馬醉歸何處覓燈燭令後各官飲酒回家逐鋪皆要燈籠傳送自是兩京皆然雖風雪寒凜之夕夜半呼燈未嘗缺乏

燈三

原 豹髓 龍骨 上詳前一下詳前二 銅倚 玉枝 並詳前一 葛籠 鼉頭 鳳腦 上詳前一下詳前二

荷蓋 元幼宋詩上有荷蓋燈籠下詳前一 芳苡 上詳前一 蓮花 上詳前一 鳳腦注 百枝 九光 傳元朝會賦曰華燈百枝之煜煜 蛻脂 鳳膏 並詳前一 恆滿 常生 下詳前一

增 紅裳 青凝 異聞集云唐楊穆於昭應寺讀書每見一女子一日誦詩曰金殿不勝秋月冷石牀吟徹玉相鉤人寒帷帶影楊問姓名無忌姓宋十四代祖因繫楊釋教封西明公封西明寺之經幢封矣爲西明夫人因楊珊寶帳居之自此遺事云寧王宮中帳前羅列錢 衙壁 班固賦曰金釭衙壁

是鳥列錢注曰燈心列子室南似列錢長宵久光清夜寒 浮水 長明無盡山堂即夫江宇騰寺有晉時長明燈未滅 幽摩經浩弟子有去一 琉璃形 瑪瑙樹 裴時雜記覺樂州廣 黃龍吐水 白鷺轉花 轉花黃龍吐水皆燈也 燈四 燈燼繁 杜詩云何須問燈燼 禁松明 天中唐昭宗時財窘乞行禁止蓋民間須有一利便可并月燃松明為燈故也優人張廷範曰月明燈之淺止矣 燈影照 又曰燈影照無窮 乞神燈 北齊高元宗時常夜結彩樓三十餘間燃燈百數十里以鐵如意易之 影燈 唐開元宗閒日已在實樹之間 燈火異常 高燈燈西湖中燈火異常 漆燈 江南野史云有一大山燈又曰千頃萬山燈 燈火 裴陽點山燈 燈五 原詩晉習鑿齒詩曰煌煌京洛行 荷葉燈 陳志燕市七月十五夜兒童持荷葉栖荷葉然燈其中緣 挑殘雨 元稹詩昨夜挑殘雨 搖曳貫似然 鄉夢 楊炯又曰燈影鄉夢 臺上東秦學一盞燈 古燈 塚其間一古燈 城令已開雉開 宮夜遇 不葬埋落燈徒未 時語左右曰此必 道也明日燈之果 然 燈 燈 燈

明發此別豈徒然　韓愈詠燈花同侯十一曰今夕是何夕花然錦帳中自能當雪煖那肯待春紅黃裏排金粟鈿頭綴玉蟲更煩將喜事來報主人公　劉長卿寒釭詩曰向夕燈稍進空堂彌寂寞光寒對愁人時復一花落但恐明見累何愁暗難托戀君秋夜永無使蘭膏薄　萬　韋應物對殘燈詩曰獨照碧窗久欲隨寒燼滅幽人將遠眠解帶翻成結　李商隱詠燈詩曰皎潔終無像煎熬亦自求花時隨酒遠雨後背窗休冷暗黃茅驛暄明紫桂樓錦囊名畫掩玉局敗棊收何處無佳夢誰人不隱憂影隨簾押轉光信箄文流客自勝潘岳僮今定莫悠固應留半啟迴照下幃羞　韓偓詠燈詩曰高在酒樓明錦幕遠隨漁艇泊煙江古來幽怨皆銷骨休向長門背兩窗　宋范致能上元紀吳下節物俳諸體詩曰貧當仙子洞（坊巷燈戲洞門多以連枝竹燈數十里）萬苗化人城（萬花燈多以竹龍之如星）橋星評鶴成（橋燈）橋炬疑龍見（舟人懸一燈望之如星）　橋星評鶴成（橋燈）小家庖獨踞（大燈）高閣鹿雙擡（屏風燈）簾垂晃水精（琉璃燈）簾　萬窗花眼密（萬眼燈成工夫）千隙玉虹明（琉璃珠燈每一隙成花亦妙天下）　隋煬帝蒼蔔丹房挂（燈）子蒼蔔綠熒熒（蒼蔔燈）　方鍊繡史冊（方鍊繡史冊故事圖人喜看）圓睨綴門衡月（小綵燈時推綠滾地輕丸）掛燭騰空穩（小綵燈騰空中）　映光急

隱見（琉璃壺瓶貯水養魚以燈映之）轉影騎縱橫（燈）騎里巷分題句（每里）門竹花燈題好句其上）　官曹別扁名（官府名額或琉璃照映）　元胡乘龍燈花給韻詩曰寸燼能偷造化權花開花落自黃昏豈憑根本裁培力暫借膏油養育恩隔幔乍疑籠日幌展屏聊當避風幡影零滿案無人問付與青娥淬鬢痕　明唐順之元夕詠冰燈詩曰正憐火樹鬬春妍忽見清暉映夜闌出海蛟珠猶帶水滿堂羅袖欲生寒燭花不礙空中影暈氣疑從月裏看爲語東風暫相借來宵還得盡餘歡

賦　漢劉子駿燈賦曰惟茲蒼鶴修麗以奇身體刻削頭頸委蛇負斯明燈躬含永池明無不見照察纖微以夜繼晝烈者所依　魏殷臣鯨魚燈賦曰橫海之魚厥號惟鯨普彼鱗族莫之與京大秦美焉乃觀乃詳寫載其形託於金燈隆脊矜尾翳甲鈐舒張垂首俛視蟠於華房狀欣欣以竦峙若將飛而未翔懷蠙胸膺明制節之謹度伊工巧之奇容莫尚美於斯器因綺麗以致用設機變而罔匱匪雕文之足瑋差利事之爲貴永作式於將來跨千載而弗墜　晉夏侯湛缸燈賦曰珠珍寶器奇像妙工取光藏煙致巧金銅融冶甄流陶形定容爾乃隱以金翳疏以華籠融素膏於回燦發朱耀於

綺窗宣耀蘭堂騰明廣守欽煜燐於茵筵煥照披乎屏
組　孫惠百枝燈賦　以燭若雲停爛似星布　范堅蠋
登賦曰爾乃旋閨房升玉榻列華槃鏁凝蠋浮灶賴其
始然祕閣於是乃闔旁映文楹仰暉丹桷赫如燭龍吐
輝爛若暘陽復旭　梁簡文帝列燈賦曰何解凍之嘉
月值莫茨之盛開草含春而動色雲飛采而輕來九微
啓吐百枝交布熒煌同火樹競紅藻之晨舒葭莩之
序變蘭席以好停心寒生色漫露染光沈
江淹燈賦曰淮南王信自華淫命綵女兮倡升砂而
夢漢哲覩霞沒白日沈桂明燈散元陰顧謂小山儒上

斯可賦乎於是泛瑤池而召曰若大王之燈者銅華金槃
錯管鏤形碧為雲氣玉為仙靈雙流百枝盤帳充庭照
綿地之文房映繡柱之鳴箏徹修之浩蕩心何疑而
永平詔侯服之篤詡而處士刁莫營若庶人之燈者非
銀非珠無彩無繆心不貴器容窮於樸是以露冷帷幔
風結羅紈螢已引桂蛾欲歸蘭秋夜如歲秋情若絲怨
此懷抱傷此秋期必丹燈坐歎欲說忘辭至夫霜封園
橋水裂池蓀雲雪無際河海方昏冬膏既凝冬箭未度
惜連冬心寂歷冬暮亦復朱燈空明但為君故　周庾
仁燈賦曰九龍將暝三爵行棲瓊鉤半上弱木全低窗
藏明於粉壁柳助暗於蘭閨翡翠珠被流蘇羽帳舒風
滕之屏風掩芙蓉之行障卷衣秦后之牀送枕荊臺之
上乃有百枝同樹四照連盤香添然窗氣雜繞蘭燼長
宵久光青夜寒秀華掩映蚖龍下風起則流星細落況復
光芒於鳴鶴蛾飄則碎花亂下風起則流星細落況復
上簡深夜中山酳清楚妃留客韓娥合聲低歌著節游
絃絕鳴輝輝朱燼欲缺紅榮乍九光而連彩或雙花而
並明寄言蘇季子應知餘照情　梁簡文帝燈賦曰
嘉禽貞素燈賦曰
頗茲燈之燠炫保謙光於自藏推九華於洞房攢百枝
於複殿光遙色於舞袖影縢龍於歌扇絲竹夜響綺羅

春絢玉階星列金釭花偏至若上客將歡中尊未闌吐
風氳於玉宇流韻溢於金盤雜行月而浮杜乘流風而
泛簡發韻而分遒炳更籌深分轉寒覺離筵之間寂知
別恨之良難有蕩子遊水賤妾空閨掩錦屏而綿歎
下羅幌而長嘆既嬋娟於永夕亦要鬱於孤旃花伴故
而共落煙繞思而俱遠況乃古人處否通道居幽門庭
閒寂景物清秋撫書劒之無託意年華之不留抱枯簡
以銳想對寒燈而足愁及其遇曉籠曙來昏吐耀明以
利物光非自照希助美於太陽豈爭暉於庭燎雖寓詞
於感物終有類於體要　明鍾惺燈花賦曰夫何連卷

離奇之絳等今乃從寒歇而擢附惟青蓮之寄生於火中今故錫以嘉名曰夜舒作渠幹寸蕖之柔心今儼瑣碧筒之挺夫紅芙於是初苞蕾以熒熒稍吐瓣之簇簇丘輪囷以象華莖細莎累其若金粟微暈匯風而蕩曳輕光如雨而新浴雖蕤珠之流曜今或結繁而賢乎太青乃忍微露以養照今抱晨星其猶未明成佳人之誤拉今懼警傑而俄眺甦而哉生今終然華煜煜以數榮愚彼寒蛾之貪明而寨芳今敷遊蜂之營營乃有餘昧殘氛匪青匪綠中邊熒帶上下委屬作敝作

虧若離若續疑商雲之承夫柱輪今類朝霞之濯夫若水散幽鶩而結孤秀今皎翠眺與金支級春花於火樹今豈若獨草之秋持然青黎於杖頭今焉見夫夕秀之垂垂榮解語以獻笑今悰夫獨何悲而淚滋重曰微輝吐欲臺以樓今寸宵榮謝春而秋今油花可卜告我絲今曰有遠期晤言適今

原 覽晉支曇諦燈贊曰既明遠理亦弘近教千燈同輝百枝遞曜飛煙清夜流光洞照見形悅景悟音測妙

原 銘漢李尤金羊燈銘曰賢哲勉務惟日不足金羊載燈作明以續 魏嵇康燈銘曰肅肅宵征造我友廬光燈吐耀華縵長舒 晉傅元燈銘曰晃晃華燈含滋炳靈素膏流液元炷亭亭舟水揚輝飛景蘭亭

燭一

增 燈燭總論曰燭搖帛等物為心四向澆以蠟為之點之光輝連屬不息然有小大不等亦燈之別名也 原

周禮曰司烜氏掌凡邦之大事供貢燭 貢大也 祭祀共明燭 以燧取明火於日 儀禮曰燕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闇人為燭於門外

禮記曰侍坐燭至起 燭者燭之為燭若燈也 又曰燭不見跋 跋本或為蓺蓺則也 又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

離也 增 又曰男子入內女子出門夜行以燭無燭則止 又曰童子隅坐而執燭 又曰凡飲酒為獻主者執燭抱燋執燭不讓不離不歌 蜀志曰董不操燭日有餘光 唐國史補云京師咸旦曉漏前宰相三司使大金吾皆以華燭百炬擁馬方布如城謂之火城 元史祭祀志天壇樣燭四皆銷金絳紗籠自天壇至內壝外及樂縣南北通道絳燭三百五十素燭四百四十皆絳紗籠御位樣燭六銷金絳紗籠獻官樣燭四雜用燭八百 原 文子曰鳴鐸以聲自毀膏以明自銷 淮南子曰天下時有盲妄自失之患此膏燭之類也火 增

愈然而消愈急　王符潛夫論曰陽燭之施明於幽室也前燭則盡照矣後燭而益明二者相因以成大光抱朴子曰慕惡者猶宵蟲之赴明燭焉　又曰明燭宵舉飛蟲羣起　宋東萊呂氏家塾讀詩記曰燭以代明則天下之日暫矣　朱子曰日月或南北雖亦相近而日在內月在外則不蝕此正如一人秉燭一人執扇相交而過一人自內觀之其兩人相去差遠則雖扇在內燭在外而扇不能掩燭或秉燭者在內而執扇者在外則雖近而扇亦不能掩燭　原地鏡圖曰相玉見美女子載燭行壇陰從其所出入處石中有玉矣

增楚辭曰室中之觀多珍怪兮膚骨明燭華容備　陸士衡毛詩草木疏曰木蠟樹爲燭明如胡麻燭　續文獻通攷曰今法駕用簇燭二十二　又曰元祭祀有膏燭官燭二

增左傳曰陳公子完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燭繼之　原尚書大傳曰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曠曰臣聞老而學者如執燭之明執燭之明與昧行公曰善　增史記曰顏叔子獨居一室夜大雨比居舍崩舍女投之叔子令執燭燭盡乃撤草續之至明不二　原又曰始皇塚中以人魚膏爲燭　韓子曰鄭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謂持燭者曰舉燭燕相受書曰舉燭高明高明者舉賢而任之　列女傳曰齊女徐吾者東海上貧婦人其鄰婦李吾之屬合燭夜績徐最貧而燭不屬李吾曰徐吾燭數不屬請無與夜績徐吾曰妾以貧故起常先去常後婦陳席以待來者坐常處下爲貧故也今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爲益明去一人燭不爲益闇何愛東壁餘光莫之能應遂復與夜績　增西京雜記曰閩越王獻高帝石蜜五斛蜜燭二百枝帝厚報遣其使　又曰匡衡勤學而無燭鄰舍有燭乃穿壁引其光以書映而讀之　原地鏡圖曰相漢書曰已祇爲楊州刺史與客坐閤暝之中不然官燭元晏春秋曰計君又授予以馬相如傳遂涉漢書讀匈奴傳不識棠梨孫塗之字有一奴執燭頗而問之奴曰棠梨天子也言匈奴之號單于猶漢人有天子子於是曠然發寤　世說曰王君夫恰糖澳釜石季倫以蠟燭灼炊　增晉書云周顗弟嵩嘗因酒以所執燭投之顗神色無忤徐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　齊書云竟陵王夜集刻燭賦詩約四韻刻燭一寸藍文琰曰何難之有乃與丘惜江洪共擊銅鉢爲五韻詩響絕而成

後魏書曰世祖南伐劉義恭獻燭
嘗幸清徹堂命黃門郎崔光鄭羽邢巒崔休等賦詩
言志燭至公卿辭退高祖曰燭至辭退異姓之禮在夜
載考宗族之義卿等且還朕與諸王宗室欲成此夜飲
北齊書曰郎茂年十五師事國子博士河間權會受
詩易三禮元象刑名之學至忘寢食家人恐成病恆節
其燭　酉陽雜俎曰劉洎深入政境月黑風冷意必斃
吳忽有人投以雙燭曰君方大貴但燭在即無憂也洎
後拜將常見雙旌上有兩燭　唐書云令狐綯爲翰林
承旨夜對禁中燭盡帝以來與金蓮花炬送還院吏皆

驚吏以天子來及
至乃約故驚焉　又云柳公權爲翰林學士夜召書
詔燭窮而詔未盡宮人以蠟液濡紙繼之　天寶遺事
云申王以龍檀木刻童子綵衣東帶每遇夜集列執盡
燭謂之燭奴　開元遺事云寧王夜集有戲燭似蠟非
蠟似脂非脂每酒酣狂作則昏暗否則大明謂之妖燭
杜陽編云同昌公主病術士米實獻以香蠟燭其燭
方二寸上被五色文卷而熨之郁烈之氣可聞百步煙
出其上即成樓臺殿閣之狀燭中有蠶脂故也　凍水
記聞云韓魏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執燭於旁
兵倦顧燭然公髮遂袖揮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已

易其人公恐主吏鞭之亟呼頌痛公曰高祖
歸田錄云寇萊公自少不點油燈雖廁圊間燭淚成堆
杜祁公不然官燭與客相對油燈一炷　元楊仲弘集
序仲弘與臨江范亨父同爲史官每同舍下直回翔留
署或至見月月盡繼燭相與刻苦寒暑不易　寓圃雜
說明陳選崇尚道學爲編衣提學南畿惟以禮義廉恥
教化諸生讀書必自小學始其來居必學舍夜則秉燭
命諸生講解

燭三

原照鐸　映書　戴暠　王安石　女史　宋祁　無燭者讀女紅與

語歐去　仙　劉沙　如燭　室布席何　愛然　光之照　周鐸　故南先至　堦　下鐸前二

陳席　可馬　貞觀　戰者　已然　莊王　賜羣　燭者　下鐸　日暮　堦滅　有引

美人　仗者　美人　侵絕　其燭　王賜羣　臣絕纓　去冠纓　者上　燭故　下鐸前一

合何　欲滅　婦人　之飾　而舉　士冠　纓然　復上　燭

臣皆絕上冠纓然復上燭

閻詳前一　潛夫論

美女戴

飛蟲赴

翁夜張

王充論衡曰武王代商兵至牧野
晨舉照燭燈猶不滅

操左傳詳前一　隅坐執

蜀志譙周傳曰
夜長何不秉燭遊

夜遊秉

禮記詳前一　古詩曰晝短苦

武王晨舉　少

以繼　不

尚書大傳曰后夫人

留賓待

君息

特於君前息燭後舉
燭長夜何已曰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堂上滅燭

執燭投

燭留髮

史齊威王

滅燭

主人解冠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能無

絕纓

一石書詳前二晉非燭何見無燭則止禮記治國而無禮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下詳前一

鶴陵魚形 增連枝同心白李

檢書擊鋏 山

燭變雙照孤寢同心之燭

續世說五代淮南楊溥居一園之內以擊鋏一燭燒錢數萬火盡詳前一又明高季迪詩曰大城如畫開元遺事云楊國忠每家宴使每一燭短一燭以擊鋏一燭燒錢數萬火盡詳前一又明高季迪詩曰大城如畫

燭圍國史補十圍短燭燒盡呼為

龍涎昏脂 宋陸游逝暑漫抄曰宣政宮中用龍涎香燭兩行列數百枝鼇山燈棚亦然後改用蠟燭為燭奴剪燭刀申王事詳前一元祭祀志有剪燭刀二

冷翠愛紅 李賀詩曰墻東王公貰酒曲新豐千斛綠蟻酒金逸燭今尚侍郎詩曰重啟垂花比芳樹風吹燭光新合

檠紙凍本 柳公綽開元遺事前二

蘭膏道炬 合璧曰以蘭膏取其香也宋錢氏私志曰王岐公在中書時中秋有月名來賜酒宴罷月將西墜公上命翰苑秉燭送歸院

簷詩集曰更長愛燭紅

垂蘭吐日 李賀詩曰墻宴到蘭燈吐日杜甫詩曰盤燒燭短

原明燭 山堂肆考曰漢武故事武帝所幸夫人死甚思悼致其神乃夜張明燭上居他帳中又曰坤元史曰梁武帝陵中以蠟為燭多使親信發觀惟得燒燭不得燒燈

銀燭 龍衛街燭龍街燭漢

龍鳳燭 南唐近事曰韓熙載亡之日溫陵帥開其家識以白除絡巾發視惟得燒燭不得燒燈

發燭 乘苑詳注曰杭州刺松木為小燭宋陶穀清異錄曰杭人之所製燭用也同建德六年詹后如賀者坐木片頂分許名曰發燭又曰坤元之為引光奴

致神張鳳街 錦鳳街漢

題詩合璧曰隨紅燭

黃

原詩齊謝朓詠燭詩曰杏梁實未散桂宮明欲沈暖色輕帷裏低光照寶琴徘徊雲髻影灼爍綺疏金恨君秋月夜遺我洞房陰 梁孝元帝詠池中燭影詩曰魚燈且滅爐鶴欲暝暫停輝自有銜龍燭青光入朱扉映水疑三燭翻池類九微入林如燐影度渚若螢飛河低扇月落霧上珠星稀章華終宴所飛蓋且相追 又古意詠燭詩曰花中燭燄燄動簾風不見來人影迴光持向空 簡文帝和詩曰花中燭似將人意同憶啼流滕上燭燄落花中 庾肩吾燭影詩曰重啟垂花比芳樹風吹水動俱難住春枝拂坼影上來還杯繞客光中度 劉孝威和簾裏燭詩曰開閣簾影出參差風啟斜浮光燭綺席疑滴汗垂花 又禦飲嘉樂殿詠曲水中燭影詩曰火浣花心猶未長金枝寄影桃花水脈引行光 王筠詠蠟燭詩曰執燭引佳期流影度單帷膧朧別繡被依稀見蛾眉莫辨明不足貴焦燼豈為疑所恐恩情改照君尋履綦 劉孝綽賦照綦燭詩曰南皮絃吹罷終奕且留賓日下房櫳閣華燭命佳人側光全照局迴花半隱身莫辭纖手倦羞令夜向晨 唐太宗詠燭詩曰燄聽風來動花開不待春鎮下

千行淚非是爲思人　又曰九龍蠟燄動四照逐花生
即此流高殿堪持待月明　增　李嶠詠燭詩曰兔月清
光隱龍盤畫燭新三星花入夜四序玉調辰浮灶衣羅
幌次香匝綺茵若逢燕國相持用舉賢人　褚亮詠燭
花詩曰蘭徑香風滿梅梁暖日斜言是東方騎來尋南
陌車塵星臨夜燭看月隱輕紗莫言春稍晚自有錦開
花　鄭谷蠟燭詩曰仙漏遲遲出建章宮簾不動透清
光金圖露白新裁詔畫閣春紅正試妝淚滴杯盤何所
恨燼飄簡麝暗和香多情更有分明處照得歌塵下燕
梁　白居易因夢得題公垂所寄蠟燭因寄公垂詩曰

照梁初日光相似出水新蓮豔不如却寄兩條君領取
明年雙引入中書　王建長門燭曰秋夜牀前蠟燭微
銅壺滴盡曉鐘遲殘光欲滅還吹着年少宮人未睡時
宋孫明復蠟燭詩曰六龍西奏入崦嵫寂寂華堂漏
轉時一寸丹心如有用便爲灰燼亦無辭　元薩都剌
詩曰火盡無茶味燈長過燭心　黃庚詩曰分茶醒酒
客添燭了殘碁　孫淑詩曰繡簾當雪卷銀燭背風然
明楊慎華燭引曰高滿傳酒座欲闌碧玉舞羅雞衣單影度臨長枕煙生向果盤迴照金
屏裏脈脈兩相看　元帝對燭賦曰月似金波初映空
雲如玉葉半從風恨九重今夕掩怨三秋兮不同爾乃

花氍茱萸幔裏鋪錦筵照夜明珠且莫取金羊燈火不
須然下弦三更未有月中夜繁星徒依天於是挂同心
之明燭施雕金之麗盤眠龍傍繞倒鳳雙安轉辟邪而
取正推檻窗而畏寬綠炬懷翠柴燭含丹豹脂宜火牛
膠封寒銅芝抱帶復纏柯金藕相縈共吐荷視橫芒之
招曜見容淚之蹉跎漸覺流珠走熟視絳花多宵深色
麗駭動風過夜久唯煩鋏天寒不畏蛾昌蒲傳酒座欲
闌碧玉舞羅雞衣單影度臨長枕煙生向果盤迴照金
屏裏脈脈兩相看　元帝對燭賦曰月似金波初映空
雲如玉葉半從風恨九重今夕掩怨三秋兮不同爾乃

傳芳酥揚清曲長袖留賓待紅燭燭盡落燭花明花抽
珠漸落珠懸花更生風來香轉散風度餘還輕本知龍
燭應無偶復訝魚燈有舊名燭火燈花一雙炷詎照離
人兩處情　周庾信對燭賦曰龍沙鴈塞蚤應寒天山
月沒客衣單燈前衒衣疑不亮月下穿針覺最難刺取
燈花持桂燭還却燈藥下燭盤鑄鳳銜灌圖龍並眠燼
高疑數剪心淫暫難然銅荷承淚蠟鐵鋏染浮煙本知
雪光能映紙復訝燈花令得錢滿帳寒樂商佛嘂笋龍
熏火香盤絮傍垂細溜上綾飛蛾光清寒入鋏晴風過
楚人纓脫無燕君書誤多夜風吹香氣隨鬱金苑芙蓉

池秦皇辟惡不足道漢武胡香何物奇晚星沒芳蕪歇
還持照夜遊詎減西園月

原 銘晉傅咸燭銘曰煌煌丹燭皎皎飛光取則景龍擬
象扶桑照彼元夜炳若朝陽焚形監世無隱不彰

原 啓梁劉孝儀謝女出門宮賜紋綃燭啓曰孝儀啓左
右表文成奉宣旨宜知臣私誉發遣垂賜文綃二十匹
燭二十挺臣家本貧畝事多寡閥桓室金縷本非所宜
孟姬作具猶若未周殊澤曲臨珍華兼重制爲美服雙
綺步儔秉而不息三夜有待臣名品卑末事隔榮賜慙
溼之隆實見因心小人賤微豈能勝報不忘云云　陳

徐陵謝敕賚燭盤賞荅齊國移文啓曰昔班彪草移阮
瑀裁書馳譽當年遂無加賞非常大賚始自今恩雖貴
達之頌神雀實攸之對鼫鼠漢臣射覆之言魏士投壺
之賦方其寵錫獨有光前官燭斯然更懽良吏霄光可
學乃會者年臣職居南史身典東觀謹述私榮傳之方
策

庭燎一

原 說文曰庭燎大燭也　增 又曰火炬也　原 毛詩曰
庭燎美宣王因人箴之曰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
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增 又曰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
有輝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增 周禮曰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

原 禮記曰庭燎之百由
晰晰君子至止鸞聲噦噦　又曰夜如何其夜鄉晨庭
大戴禮曰天子百燎上公五十侯伯子男三十今侯國
共百燎非禮也　原 說苑曰齊桓公設庭燎爲士之欲
造見者期年而士不至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
桓公曰九九足以見乎對曰臣非以九九爲足以見也
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期年而不至夫士所以不至
者君天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論不及君故不至也
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禮之況賢於九九者桓公曰善禮

之期月而士至　晉起居注曰成帝咸和八年十二月有司奏庭燎在公車門外今更集議舊在端門內元明帝時在公車門內可依舊安司徒錄公命當率由舊章宜在端門內

晉中興書曰哀帝興寧元年詔庭燎樹端門內　趙書曰石勒造庭燎於檀末高十丈上盤置燎下盤安人以待燎絙繳上下　增金史幽鑄大燎一二人武弁緋寬袍花大袖革帶大口袴　原鄴中記曰石虎正會殿庭燎皆二合六處皆六丈　增荊楚歲時記曰正月一日庭前爆竹俗人以爲爆竹起於庭燎家國不應監於王者　宋太平寰宇記不夜木注曰菜如蒲草束以爲燎俗呼爲萬年火把　續文獻通考曰儀鸞局給用太廟等處祭祀庭燎

庭燎二

原晉傳元庭燎詩曰元正始朝享萬國執圭璋枝燈若火樹庭燎繼天光

增賦唐王起庭燎賦曰王者崇北辰之位正南面之威赫赫燎以具舉列彤庭而有輝助彼皇明可燭於夜色叶茲睿哲引曜於宵衣珠旒將出方燔燔以星懸綵仗徐來已煌煌而電設九儀稍布六樂爰分代晨光之照曜雜佳氣之細縕騰輝於曛暮行若離若合委照於熊羆之旅或友或羣昭昭彰彰紫氣紅光替明煒煥百物熒煌觀炎上之有赫知臨下之無荒遠而望之謂焚衷之煙昭於晉帝迫而察之似流屋之火星瑞於周王金釭莫齊銀燭非競長風乍拂高燄彌盛華袞燦爛以相鮮猛簇擭拏而交映其容烈烈其明杲杲附寒者變其春深假寐者疑其曙早昭其明也叶天鑒之清穆望而畏之靡天威之咫尺旂滓滓而成造鸞鏘鏘而可聆萬字乂多士寧豈徒美君子之至在宣王之庭　楊萬里詩朱陽曜紫微之旁皎如黃焚五夜而幽明已輝輝九重而鴻驚斯分息其燄而乍雜瑞雲

原表魏王朗冬臘不得朝表曰拘守留職驕誰車駕況乃踐長於至迎始於臘候端於正連歷天人三朝之元慶而無緣祇奉玉爵以獻萬壽宵夢庭燎之光晨想百蓽之耀

薪一

增靳蔡總論曰薪柴也所以供炊自茹毛飲血之俗易而斯人無不資火化以養生此薪木亦非一日所可闕

也　山堂肆考曰大曰新小曰蒸供燔燎曰樵　原易曰古之死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　毛詩曰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增又曰翹翹錯薪言刈其楚　又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　原禮記曰問士之子長曰能負薪幼曰未能負薪　增周禮曰供其薪蒸木材龍旅供其爨燎薪芻凡疏材共野委兵器　自止薪芻也　又九式七曰勑秣之式　左傳曰厥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　原戰國策曰蘇秦之笔三日乃得見王說卒辭行焚王曰先生不遠千里而臨寡人

曾弗肯留剔間其說對曰楚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見於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　原管子曰周容子夏以修靡見桓公桓公曰修靡可以爲天下乎子夏曰可夫雕攙然後成之雖卵然後淪之所發積蔵散萬物也　鄧析書曰薪猶抹弱而硬之以石救火燋者先著　增淮南子曰臣斧擊桐薪不待利時　原論衡曰或伐薪於山輕小之木合而束之至於大木十圍以上引之不能動推之不能移則委之於山林收所束之小木而去由此以論知能之大者其猶十圍以上木也人力不能舉薦其猶薪者推引大木也孔子周流無所留止非聖材不明道難行人不能用也　增典六典曰庶部凡五岳及名山能蘊靈齊興興雲致雨有利於人者禁其樵採　唐劉禹錫管城縣驛記曰積薪就陽　又上宰相啓曰夫溝中之木與機象同體追琢不至坐成枯薪　柳宗元霹靂琴贊曰桐生石上一夕暴震側卧道上震旁之民稍柴薪之　續文獻通考曰金典給署掌宮中所用薪　又曰元歲用　又曰明惜薪司供柴炭煎條等

　原左傳曰晉楚戰於城濮楚左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樂枝使與曳薪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楚左師潰　吳越春秋曰季札去徐而歸行道逢男子五月被裘採薪於道傍有委金季札見之謂薪者曰子來取此金薪者曰何子居之高視之甲五月被裘採薪寧是拾金者乎　晏子曰景公遊壽宮觀者年負薪有飢色公喟然令吏養之　漢書曰汲黯謂武帝曰陛下之於羣臣如積薪後來者居上　又曰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刈薪樵出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 增山堂肆考曰漢王褒僮約奴日暮以歸當送乾薪一三束 後漢書曰王郎兵起光武至南宮遇大風雨引車入道旁空舍馮異抱薪鄧禹鼓火光武對竈燎衣異進麥飯兔肩 原又曰戴封拜議郎遷西華令大旱封禱無獲乃積薪坐其上自焚火起而大雨至遠近嘆歎 晉中興書曰范汪家貧好學然薪寫書既畢誦讀亦竟 汝南先賢傳曰蔡順以至孝稱順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噬其指順即心動棄薪馳歸問其故母曰有急客吾噬指以悟汝耳 又曰侯瑾甚孤貧依宋人居晝爲人傭賃暮輒然柴薪以讀書 神仙傳曰樵先日入山伐薪以布施從村頭一家起而復始 世說曰荀公曾在晉武帝坐賜食荀進飯即謂坐人曰此是勢薪炊也坐者未之信帝密遣問外答云實是故車脚搜神記曰諒輔廣漢人也時旱以五官掾出禱積薪柴自焚須臾而雨作 增晉記曰王質常採薪於信都石室山中遇二老人圍碁石上質放柯於坐下觀之一局未終老人曰子何不去質起視柯柯柄已爛矣乃下山歸家門閭改換里之人俱不相識始覺圍碁者乃仙人

也後莫知其所終焉 山堂肆考曰唐畢誠夜然薪讀書母卽其疲奪火使寐竟不肯息 唐史韓思復以親喪蔬薪自給 高麗傳帝至渤錯水阻淖八十里車騎不通長孫無忌等率萬人斬樵築道聯車爲梁帝負薪馬上助役十月兵畢度 孔帖曰杜甫至秦州負薪采橡栗自給 續文獻通考曰唐許宣平負薪賣於市嘗獨吟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借問家何處穿雲入翠微李白入山尋之不見乃題其菴以歸是冬菴爲火所焚遂不見後百餘年有採新者見之南山石上 又曰宋彭氏女從父入山採樵父爲虎所攫女挺身亂斫虎父得不死 元郭鈺集自序曰鈺工於詩薪米不給不敢僥倖 元史曰董文蔚攻襄樊城南據漢江北阻湖水文蔚夜領兵士伐木拔根立於水實以薪草爲橋梁頃之即成 又曰王初應漳州長泰人至大中從父樵劉嶺虎搏其父初應抽鐮刀刺虎鼻殺之

原刈楚 樵桑 詩邶風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納伋之妻宣姜而生壽及朔朔與宣姜謀欲殺伋伋之將行其弟壽知之以告伋伋不聽壽竊伋之節先之齊而盜殺之伋後至曰我之爲使也今持節以殺我我死無以復命請反命壽曰君命殺我我死而君免猶有可以復命之義也今我死而君不免我將誰告乎遂行盜殺之伋至曰父母使我殺壽今殺我是父母使我爲不義之人也吾不忍聞請無殺壽盜又殺伋伋

妾人詳前一人置薪兩束當納租時納槀用炙薪規

藏鹿　山堂肆考見易孔子夜夢三槐之間豎帥之私有赤兒傷齕之左足未斷還之列子

養母　隨妻　蕭子顯書江淹一具時淹中書之體欲也以兒才行若此豈乃汝之休徵也以養母曾玉婦人哭曰吾舅姑所得貽燕之資以供甘旨今不幸中年喪夫家貧子幼無以為生願當歌棧樸君知天意無以此安吾族　陸樵家曰草木黃落時比鄰相見嘉門當清潤盡屋在寒雲裏山棚斷雪處人家曰竹深魚民傳遠山堆城下　晉

蟻穴　柳作　以蟻穴喻石崇富貴如疾顛吾從老於民當謂大矣

槁枯　樵蘇　出宋也　又曰槁枯者謂薪之

仰槐　晉石崇

傷麟　增　孔子夜夢三槐之間豎帥之私有赤兒傷齕之左足未斷還之列子

龜丘　谷口　馬期薪於谷口樵踏歌之皇覆之以燕

隨妻　蕭子顯書江淹一具時淹中書之體欲也以兒才行若此豈

東漸薪　史記　時一　漢書貢禹傳禹以為東漸之水薪盡乃復益薪水盡火滅

積薪寢上　增　漢書貢禹傳禹以為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及然因謂之安

積薪居上　又曰積薪後來居上　漢書朱博傳

林中薪　杜甫詩明妃林中薪

伐樹為薪　孔帖劉義則樹感天地之一　買臣薪　朱買臣負薪讀書

生薪　破竈墜生薪　諺

臥薪　漢法羅人

燎薪　易離卦焚如棄如死如又曰楊行密傳朱瑾徙屯安豐決以灌之城中薪且盡瑾乃夜遁

尺壞　增　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及然因謂之安

不流東薪　詩　無浸穫薪　又曰有洌泉無浸穫薪

伐鬼薪　增　漢書賈誼傳論文帝曰陛下即位之初謙讓未遑使賈誼之屬定官制興禮樂誼每上疏陳政事其大略曰可以為痛哭者一可以為流涕者二可以為長太息者六

臥薪　漢法羅人

買尺薪　韓白詩黃金買尺薪

薪盡火滅　易

薪將牛存　節苦弱會大雪士多凍死又曰楊行密傳

薪則槁感天地　劉義則

薪火相傳　孔帖

薪桂　古曬帖元稹詩落其妻亦自戴相隨許前二

薪米流東薪　詩

薪水　晉陳壽傳

薪盡火滅　易

薪將牛存　節苦弱會大雪士多凍死又曰楊行密傳

薪則槁感天地　劉義則

薪火相傳　孔帖

薪桂　古曬帖元稹詩落其妻亦自戴相隨許前二

薪米流東薪　詩

薪水　晉陳壽傳

薪　增　唐陸龜蒙樵人十詠樵路曰山高路且深蒼蒼但翠木抽條欲千尺衆亦疑樸斲一朝蕭若遇燎元穹微煙出雲族　皮日休和曰何時有此路應便生幽木樵實養山禽藤花蒙澗鹿不止產蒸薪願當歌棧樸君知天意無吾族　陸樵家曰草木黃落時比鄰相見嘉門當清潤盡屋在寒雲裏山棚斷雪處人家曰竹深魚民傳遠山堆城下　晉

樵蘇　出宋也　又曰樵蘇後爨

樵水　晉陳壽傳

自幽絶方愁山繚繞吏直雲遮截爭摧好林浪共約歸時節不似名利塗相期覆車轍　皮和曰蒙龍中一徑繞在千峰裏歇處遇松根危中值石齒花穿絮衣落雲拂苔鞋起自古行此塗不問顛與墜　陸樵斧曰淬礪秋水清攜持遠山曙丁丁在前澗杳杳無尋處巢傾鳥樹去李父傾巢啼木魅不知伏鉞者除害誰如此　陸樵檐曰輕無斗儲價重則筋力絶欲下半巖時憂襟兩如結風高勢還却雪厚疑中折負荷誠獨難移之贈來

晉雪飛傍邊暖白酒不覺瀑水垂　陸樵歌曰縱調爲野吟徐徐下雲磴因知負樵樂不減援琴與出林方自轉隔木猶相應但取天壤情何求郢人稱　皮和曰此曲太古音由來無譽奏多云採樵樂或說林泉候一唱疑閒雲再謡悲顧歌若遇采詩人無辭收鄙陋　元郭鈺負薪女詩曰山下女兒雙髻垂上山負薪哭聲悲辛勤主家奉晨炊主翁頭白諸郎癡干戈未解骨肉離來不識妍與媸長笑鄰姬畫蛾眉金屏孔雀何光輝珊弓羽箭來者誰綠楊終日青驄嘶人生年少如駒馳鴛鴦翠皆雙飛慈思百結心自知負薪拭淚背人揮黃

昏四壁寒猿啼　明高啓伐木詞曰竹檐挑多雨扇赤磵谷時尋澗邊石老夫氣力秋漸衰易斫喜有枯林枝白雲無人暗空谷遠聲丁丁如啄木暮歸待伴不獨行前塗虎多荆棘生長年不曾到城府聞比山中路尤阻

賦唐李德裕積薪賦此郡嚴谷重複榛林蠻盛採樵之子未嘗輟音往往沿流而下詣予求售予因積薪於庭竊有所歎乃爲積薪賦其畧曰交加積累高下齊均蠭若井幹疊若龍鱗避沈泉而無浸先曲突以斯陳苟知防患之術終無焦爛之賓嗟長孺之昧道常諭此而求伸雖後來之高處亦居上之先焚未若生幽崖之側

糾芳桂之輪不近野田之燎免罹匠者之斤冒霰雪以
終歲齊天年於大椿

炭一

說文曰炭燒木餘也　總說曰炭燒木留性寒月供
然火取暖者不煙不敗可貴也　周禮曰林衡掌炭之
徵令以時入之權量受之供邦之用　禮記月令曰季
秋之月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　晉書曰王沈爲豫州
刺史下教直言之士主簿褚䂮音累曰堯舜周公所以能
致忠諫者以其款誠之心著也氷炭不言而冷熱之質
自明者以其有實也若好忠直如氷炭之自然則諂諛

之臣將濟濟而盈庭逆耳之言不求而自至矣　唐德
宗帝紀大曆十四年十月戊午罷九成宮貢立獸炭
淮南子曰水勝故夏至溼火勝故冬至燥燥則輕溼則
重故先冬至夏至懸鐵炭於衡各一端令適停冬至陽
氣至則炭仰而鐵低夏至則炭低而鐵仰也　桓譚新
論曰舉火夜作然炭乾牆　抱朴子曰柳乃速朽者也
而燔之爲炭則億載不敗　交州記曰竈頭山越王
炊爨之處掘得炭　齊地記曰東南盧水水側有勝火
木方人俗音曰挺木經野火燒之不死炭亦不滅　豫
章記曰豐城縣葛鄉有石炭二百頃可然以炊爨　唐

開元遺事西涼國進炭百條各長尺餘其炭五色堅如
鐵石名曰瑞炭燒於爐中無煙而有光　潛確類書曰
金剛炭有司以進御爐圍徑欲及盆口自唐宋五代皆
然方燒造時置式以受柴稍劣者必退之少熾一爐可
以終日　宋陸游老學菴筆記曰北方多石炭南方多
木炭西蜀又有竹炭燒巨竹爲之易然無煙耐久亦奇
物邛州出鐵烹鍊利於竹炭炭皆用牛車載以入城子
親見之　又曰謝景魚家有陳無已手簡一編有十餘
帖皆與酒務官託買浮炭其貧可知浮炭謂投之水中
則浮故也　樂天詩曰日暮半爐麩炭火浮炭謂之麩炭

續文獻通考曰金典給署掌宮中所用炭　又曰元
至元中以東宮位下民一百户燒炭又馬鞍山大峪等
石炭煤窑雜課奉皇太后位下　戒菴漫筆曰北京諸
處多出石炭俗稱爲水和炭可和水而燒也　暖姝由
筆曰朝廷內用炭俱圓木所燒渾淪一樣長尺許兩頭
磨光外有麻路恐爆用鞭糠火煨熱一筐三四十斤

炭二

左傳曰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太子居喪柳熾炭
於位太子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汪欲其溫煖　史記曰
竇皇后弟少君爲人所略賣爲主人入山作炭暮卧崩

岸百餘人皆壓死少君獨不死　晉書曰孫登住宜陽山有作炭人見之知非常人與語登不應　神仙傳曰嚴清會稽人也於山中作炭忽有人與清一卷素書曰汝骨應得道長生故授神書也　語林曰洛下少林木炭止如栗狀羊琇驕豪乃構小炭爲屑以物和之作獸形名其徒共集乃以温酒火熱既猛獸皆開口向人赫然人皆效之　異苑曰信安鄭敞年少時登前橋彷徉見一老翁以小囊與敞云此是君命慎勿零落若有破碎便爲凶兆言訖失所在敞密開有一鋌炭乃密祕之雞家不之知也永初二年六十病篤語弟子云吾齒盡矣可試啓此囊見炭碎折於是遂亡　唐杜佑兼鹽鐵使以木炭歸司農　開元遺事楊國忠家以炭屑同蜜和塑成雙鳳至冬月則熬爐中　三賢典語曰李華燒三城絕品炭以龍腦異草觸爇之　品物類聚張燕公有石綠鏡臺得自胡川道士元宗聞其異取炭精十車燒之不變乃已　元史賈進大同人大德九年民乏食進以炭米濟之

炭三

原 陰陽　輕重　瓦鴨　烏鵲　陰除　陽冬炭分篇　准南子　詳商一　物勢　如水炭紀　何時乃合注　合水　天帝　熾位　在南　子曰智　水炭　寒炭　能無　時得　合人　物味　前二

炭四

原 昼炭　左傳華原樂舒文公用晝炭注以細澤也　陳其隧炭　又楚魏吳使隨人守之取而熬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　廢於爐炭　射姑弗得滋怒自投前泳廢炭中經也　獸炭　唐韓愈事詳二　**增** 炭精　燕公事　啖炭　**增** 炭　又

炭五

增 詩　唐孟郊荅友人贈炭詩曰青山白屋有仁人贈炭價重雙烏銀驅却坐上千重寒燒出白戶中一片春吹霞

弄日光不定暖得曲身成直身　白居易賣炭翁詩曰賣炭翁伐薪燒炭南山中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夜來城外一尺雪曉駕炭車輾冰轍牛困人飢日已高市南門外泥中歇翩翩兩騎來是誰黃衣使者白衫兒手把文書口稱勅迴車叱牛牽向北一車炭重千餘斤宮使驅將惜不得半疋紅紗一丈綾繫向牛頭充炭直　宋蘇軾石炭行曰君不見前年雨雪行人斷城中居民風裂骭澤菽半束抱余櫚日暮敲門無處換豈料山中有遺寶磊落如碧萬車炭流膏迸乳無人知陣陣腥風白吹散根苗一發浩無際萬人鼓舞千人看投風撥水愈光明爍玉流金是精悍南山栗林漸可息北山頑鑛何勞鍛爲君鑄作百鍊刀要斬長鯨爲萬段　金劉勳杜善甫乞炭詩曰筆口酸嘶解說窮寒爐隨手變春紅因君大笑浩翁拙費盡奇香得馬通

增 賦唐蔣防獸炭賦曰彼好奇者巧與之俱採煨爐兮是謀是度象猛獸兮爲貔腹俞絕以疑電口喊呀而奪朱曳尾垂頭似無心而暴物噓煙吐燄若有齒而焚軀鋸牙鉤爪乍騰倚於寒灰隅目高睚載光芒於烈火稽其狀也成豈獸之雄雄求其類焉笑形鹽之瑣瑣稍頓足以狼顧時迸裂以豺聲因炎上以委質殊檻中而徇生無野心以見誚非內熱以自照成而不猛謂馴優於中堂攫而莫前疑蹤跼於餘燼豈類火鼠兮炎丘是託比燭龍兮寒門是宅惟資於玩好抑亦彰夫伎能

原 啓梁庾肩吾謝賚炭啓曰識慙負倩似見昆明之灰清懷伯鸞不復因人之熱　劉孝威謝東宮賚炭啓曰洛城雪深不見海神之跡漳濱兵合無待王霸之規聚而爲嶽大壯黑山稱之以船將重千欵虛生烽發室滿紅光維棄人而識奇鼠布焚而無污

增 梁宋范致能炭頌曰播木不灰化爲鼫螫是衰至陽維火之傳雪霽六虛氷寒九淵環堵之室天不能寒有赫神物幹流化甄尺璧寸珠罔工江顏我維德之莫之名言既燠既寒爲之窮年

灰一

增 說文曰灰死火餘燼　禮記月令曰仲夏無燒灰　史記商君之法禁棄灰於道　續漢書曰以蔑苧灰實律之端按律而候之其月氣至則飛灰而管通　唐史食貨志奉天鹵池生水柏以灰一斛得鹽十二斤利倍

鹹鹵文宗時采灰一斗比鹽一斤論罪　莊子曰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　淮南子曰燭灰生蠅　又曰夫吹灰而欲無眯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　唐酉陽雜俎凡雕刻琉璃先以自然灰袁令軟陳藏器曰灰生南海狀如黃土可澣衣玉石以此灰霾之爛如泥　宋太平寰宇記曰不灰木俗多爲鋌子燒之成炭而不灰出滕州　續文獻通考曰元至元九年以採伐林木煉石爲灰徵發夫匠一百六十三戶置官以統之

灰二

增 漢書武帝紀元狩三年於長安西南鑿昆明池得黑灰問東方朔朔曰此非臣能知可問西域僧帝遣人往問僧曰此是天地劫灰之餘　又曰韓安國字長孺坐杜法獄吏田甲辱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則溺之　魏畧曰文欽爲廬江太守爲都督王淩所奏欽訴曹爽爽謂曰陵責卿載灰兩船何爲乎曰聞足下起染舍故作此灰耳　韻府羣玉曰梁陶弘景幼以荻畫灰學書　又曰陳搏以錢若水有仙風道骨坐中一僧以火筋畫灰曰做不得

灰三

原 環月灣　應律飛　淮南子曰律應灰環月闕其一　三斗洗腸　兩船染舍　先賢傳曰文欽事詳前二　積而止　禁其棄道　死而不然　上商君事詳前一　下漢安國事詳前二　水女竭取以救災　散以從風楊瑒周之時水浩蕩不息於是女媧積蘆灰以堤之乃制水後漢書瑒傳瑒改作石堤堰三十六所水遂不流百姓賴其利　增 汰寶　鍊石　主父以金貝寫孔帖曰文鈔公車數十乘　筋撥　爐委　錢若水詳前二　唐劉禹錫傳贊　燼灰　淮南子曰燭灰之火猶然　積薪　伐薪抱朴子曰吳士試之積薪數千束最上因孤燔之火而猛猛火而燼燼了盡猶老當已化爲煙灰而況一卷書吳主趣而視之了不灰木而起把一卷書吳主趣而視之了不灰木俗多爲鋌子燒之于曰伐薪爲灰　五百種　十二斤　水經注曰外國作燔草而爲灰　灰四

原 心若死灰　莊子詳一　昆明劫灰　漢書詳二　自然灰　西域詳一　柳灰　續文獻通考金時官奴嘗以火鎗破敵其制以勃海十六重爲筒長二尺實以柳灰等物　增 燭灰　淮南子曰燭灰

灰五

原 詩　唐李德潤詠灰詩曰圖規量不動氣改律還虛欲然愁徵吏棄道畏刑書未得逢彊陣輕舉欲焉如　增 李白詩曰愁

來飲酒二千石寒灰重暖生陽春　劉禹錫詩曰夷陵土黑有春灰　宋范致能詩曰榾柮無煙雪夜長地爐煨酒煖如湯莫共老婦無盤飣笑指灰中芋栗香

珍寶部一　寶　金

寶一

增 詩崧高曰王遣申伯路車乘馬錫爾介圭以作爾寶　原 爾雅曰琛寶也美寶爲琛　增 書盤庚曰無總於貨寶又旅獒曰分寶玉於伯叔之國時庸展親弗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原 禮記曰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敬叔魯卿也失位去魯復載其寶以獻君　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　增 又曰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　又曰儻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　原 左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　又曰宋人得玉獻諸子罕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　不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　增 國語曰晉定公享王孫圉趙簡子鳴玉以相問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爲寶也幾何對曰未嘗爲寶也楚有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諸侯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敎百物有澤曰雲夢金木竹箭之所生也此楚國寶也若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　原 史記曰梁惠王與齊威王田於郊惠王問曰王亦

有寶乎威王曰無惠王曰若寡人國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祭北門西門言燕趙之人畏見也）從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慙不懌而去

增 又曰秦逐客李斯上書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隋和之寶佩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劒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　唐書曰師子國在西海之中出奇寶商賈到則不見人但置寶物價值於洲上賈休價貿之而去以能養師子故以爲國名　元史朵羅台疏曰爲國以善爲寶凡子女玉帛及羽毛盎革珍禽奇獸之類皆喪德喪志之具今後回回諸色人等不許賫寶中賣以虛閑用其辭剴切當時稱之

原 管子曰玉起於禺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先王爲其從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

增 呂氏春秋曰世皆以珠玉爲寶寶愈多而民愈貧失其所寶也　陸賈新語曰聖人不用珠玉而寶其身也

原 淮南子曰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考敲也）明月之珠不能無類（類缺也）其小惡不足以妨大美也今志人所短忘人所長而求得賢乎天下則難矣

增 阮子曰雖金玉滿堂明珠滿室飢不爲寶非國之用　三輔黃圖曰金寶一銀二龜三貝四布寶五泉寶六凡寶貨六種二十八品

原 地鏡圖曰凡觀金玉寶劒銅鐵皆以辛之日待雨止明日平旦及黃昏夜半觀之所見光白者玉也赤者金黃者銅

黑者鐵

增 又曰視屋上瓦無霜其下有寶藏　晉郭璞奏曰臣以爲珍奇靡麗之物誠是玩弄之所寶然非經國之至寶　續文獻通考曰宋高宗紹興中謂輔臣曰近大將入覲有以寶貨鞍馬爲獻者惟馬不可缺餘皆却之　又曰元成宗時賈有獻寶珠求售者議以六十萬錠酬之曰此所謂狗忽大珠舍之則不渴貿面而可使日有光左丞尚文曰一人舍千萬人不渴則誠寶也若一寶止濟一人則用已微矣吾之所謂寶者米粟是也有之則百姓安無則天下亂以功用較之豈不愈於彼乎　又曰明穆宗隆慶中論買貓睛璨寶石科臣

魏時亮言猫睛無用物也而一顆價至百金孰非生靈之膏血乎上命罷之

寶二

原 穆天子傳曰西征至陽紆之山河伯馮夷所都是惟河宗氏天子至崑崙之丘以觀春山之寶玉　公羊傳曰虞公貪而好寶及爲晉所滅抱寶牽馬而去　又曰盜竊寶玉大弓　增 史記曰樂毅伐齊入臨淄盡取齊寶也　西京雜記曰武帝以七寶牀雜寶案屏風列寶帳設於柱宮時人謂之四寶宮也　原 謝承後漢書鄧人王逢得路遺寶物懸衢道求主還　增 後漢書

曰帝名見諸部計吏問其風俗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拳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而已帝聞良久歎息　原 晉安帝紀曰桓元尤愛珍寶常玩弄珠玉不離於手　增 晉中興書曰姚萇試諸子曰吾有一寶物萬金不易汝等技藝勝者吾以與之諸子皆素好馬欲於父前試之惟畧不動萇以爲賢故越諸兄立爲嗣子　梁書曰羊侃大同中魏使陽斐與侃在北嘗同學有詔令侃延斐同宴賓客三百餘人食器皆金玉雜寶　後魏書曰元義既專政乃於禁中自別作庫掌握之寶充物其中　明皇雜錄曰公主玉蕤冠號國夫人夜光枕楊國忠鏁子帳皆希代之寶莫能計直　宋長編乾德四年上遣使收蜀圖書法物見孟昶七寶溺器曰自奉如此欲無亡得乎命碎之元史拜住傳有盜其家金器百餘兩他寶直鉅萬既而獲之家僮來告色無喜慍　又亦黑迷失傳至元九年奉使海外八羅孛國十一年偕其國人以珍寶來朝又吐吐哈傳成宗遣使賜以七寶金壺盤盂各一

寶三

增 戀衢 挂屋 詳前一 鏡 志曰陳泰爲中郎將京邑貴人寄寶貨悉藏也　敝婢秦皆往放壁及後徵爲尚書悉以還之　變土 滿牀 晉書祖元爲劉裕所敗殷仲文請元西走其寶貨悉藏也中官變易土北齊書曰高德正嘗經即起題祖怒禁門下其妻出寶物滿四牀欲以寄人　齊歸 楚與 左傳曰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　魯重酌諸侯酒魯君先至與之大曰不足以辱吾君寡君有先君之宴器在敢以請　華臺伍犨見魯而悔之曰楚王之寶地實來之帶與犨兵甲之器而歸之　薦國 希代 晉中興書曰姚萇子修之則爲薦國夫寶物在城郭丘墟之中樹之則現柯偏有折枯是其候也視之見凡藏寶亡者物在下也　折枯 照影 地鏡圖曰大寶在其方又曰凡藏寶亡者物在下也　索珥 妝閨 元史孛端察兒傳本回鶻人時西朔方強命太師僧少監來臨其國騷然孟璮奉王曰少監珥珠先奉來輒之左右有疾貝功者潛於其王王之附太祖　唐書實甚急索刃之怒索刃失手度無以自明　後魏書曰元義既專政乃於禁中植於家園忠乃以百寶妝飾閣楯以實重之　唫

秦將賜隗囂漢書光武入武關欲擊秦隴下軍漁陽其美者謂之鎔音餅金謂之版已聞其將王元易動以利令聊倉皇曰吾聞其將王元易動以利令聊倉皇曰吾聞其將王元易動以利令聊倉皇曰吾

以不貪爲寶惟德其物豈尚茲難得之貨生其可欲之心耶其金坑任人折斲官不得禁之　宋三朝聖政錄太宗問杜鎬曰西漢賜子悉用黃金近代爲難得之貨何也對曰西漢多金由彼時佛事未興金價甚賤也

原 孟子注兼金好金也

增 莊子曰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鏌鋣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　又曰至仁無親至信辭金

原 列子曰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韓子曰荊南麗水之中生金　淮南子曰珠五百

歲生黃渦五百歲生黃金黃金千歲爲黃龍黃龍飲石而藏一作砥渦深淵黃龍飲石而藏故出黃金　秦以一鎰爲一金而重一斤漢以一斤爲一金

增 傅子曰懸千金於市人不敢取者分不定矣　風俗通曰衆口鑠金俗說有美金於此衆人成共誠說言其不純賣金者欲其售因取鍛燒以見真此爲衆口鑠金　白虎通曰金在西方西方者陰始起萬物禁止金之爲言禁也

原 孫氏瑞應圖曰王者不藏金玉則黃金見深山

增 白澤圖曰黃金之精名石嚩狀如豚居人家使人不宜妻白鼠以昏時見於丘陵之間視所出入中有金

原 異物志曰狼牖民與漢人交關常夜爲市以鼻鼾金知其好惡　扶南傳曰毗騫國食器皆以金爲之

幽明錄曰淮牛渚津水極深無可算計人見一金牛形甚現壯以金爲鞿絆　又曰巴丘縣白金岡以上二十里名黃金潭莫測其深上有瀨亦名黃金瀨古有釣於此潭獲一金鏤引之遂滿一船有金牛出身奔狀釣人被驅牛因奮勇躍而還潭鏤乃將盡釣人以刀斫得數尺潭瀨以此取名　華陽國志曰廣漢浩水有金銀之礦　林邑記曰上金爲紫磨金又曰揚邁金

增 唐六典曰金十四種曰銷金曰拍金曰鍍金曰織金曰研金曰嵌金曰鏤金曰貼金曰泥金曰鍍金曰撚金曰披金曰鏤金曰捺金曰圖金曰貼金曰嵌金曰鏤金曰織金曰研金　宋蘇軾物類相感志曰金遇鉛則碎　魯應龍括異志曰有人得青石大如磚背有鼻穿鐵索長數丈循環無相斷處海商見之以數十千易之云此協金石投於海中經夕引出上必有金　續文獻通考曰元雲南省參政忽剌上言建都地多產金可置冶令旁近民輸官從之　又曰中統二十八年罷洵金提舉司　又曰明初取用諸課皆因各處土產金有常例

穆天子傳曰披圖視天子之寶黃金之膏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有九丹金液金漿　晏子曰景公爲履黃金之綦　韓詩外傳曰楚襄王遣使者持金十斤白璧百雙聘莊子欲以爲相莊子辭而不許使者曰黃金白璧寶之至也卿相尊位也先生辭而不受何也　列女傳曰秋胡子既宦於陳五年乃歸未至見路旁有一美婦人方采桑秋胡子下車謂之曰吾有金願與夫人婦笑曰嘻夫采桑以作紡績經織以供衣食奉二親養夫子而已矣吾不願人之金　魯連子曰秦師圍趙而退平原君以千金欲爲魯連先生壽連笑曰所貴天下士者爲人釋難解人締結若即有取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　燕丹子曰太子自喜得荊軻永無憂秦後日與軻之東宮臨池而觀軻拾瓦投龜太子令人奉盤金軻用抵龜復進軻曰非爲太子愛金也但臂痛耳　吳越春秋曰延陵季子出遊於齊見路有遺金有披裘採薪者季子呼薪者取彼地金薪者曰吾當夏五月披裘而薪豈取遺金者哉　史記曰秦獻公十八年兩金櫟陽公自以得金瑞故作畦畤於櫟陽祀白帝　又曰秦始皇葬於驪山以黃金爲鳧鴈　列仙傳曰安期先生始皇請見之賜金璧數千萬　漢武故事曰帝年數歲長公主徧指侍者曰與子作婦好否皆不用後指陳后帝曰若得阿嬌當作金屋貯之　漢書曰梁孝王未死時金以巨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　又曰季布爲任俠有名楚人諺曰得黃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諾　又曰直不疑爲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已而覺亡意不疑不疑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　又曰疏廣徙爲太傅頃之兄子受爲少傅父子並爲師傅俱乞骸骨上以其年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　又曰王陽好車馬衣服及遷徙其載不過囊衣不畜餘財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風俗傳云王陽能作黃金　續漢書曰楊震爲東萊太守道經昌邑初震爲荊州舉茂才王密密時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　廬江七賢傳曰陳翼到藍鄉見道邊有馬傍有一病人呼曰我長安魏公卿聞廬江樂來遊令病不能前翼迎歸養之病困曰有金十餘斤以得金瑞故作畦畤於櫟陽祀白帝　又曰秦始皇葬以金置棺下騎馬出入後其兄長公見馬告吏捕翼翼具言之

棺下得金長公叩頭謝以金十餅投其門中翼送長安還之翼後爲魯陽尉號魯陽金尉　郡原別傳曰原以喪亂方熾遂到遊東時同郡劉攀亦俱在焉遼東人圍奪太守公孫度度覺之捕其家而攀得免度曰有藏劉攀同誅攀窘逼歸原曰窮鳥入懷原曰焉知斯懷之可入遂匿之月餘東萊太守太史子義素有義節原欲以攀付之攀臨去以其守所杖劒金三餅與原原受金辭劒還謂度曰將軍平日與攀無卻而欲殺之者但恐其爲蜂蠆耳今攀已去而尚拘閉其家以情推之其念爲毒螫必滋甚矣度從之即出攀家原以金還之　曹操別傳曰操入碭發梁孝王冢破棺收金寶數萬斤天子聞之哀泣　世說曰袁本初管寧華歆俱見金臺揮劒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去寧見諸生病甚困謂怕曰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與收藏尸骸未問姓名而絕怕貴金一斤以給棺殮九斤置生腰下後署大度亭長到亭日有白馬一匹入亭中其日大風有一編被隨風而來後乘馬突入金彥門彥父見曰異盜矣牴說狀又取被示之悵然曰此我子也以被馬歸彥父彥父不受遣迎彥喪金具存　錄異傳曰隗炤者汝陰鴻壽亭民善於易臨終書板授其妻曰吾

亡後當大荒窮雖爾而慎莫賣宅也到後五年春當有詔使來頓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卿以此板往責之勿違言也亡後果大困欲賣宅者數矣憶夫言輒止到期日有龔使者果止亭中妻遂賣板往責使者使者執板不知所言曰我平生不踐此何緣爾耶使者沈吟良久謂曰賢夫何能妻曰夫善易而未當爲人卜使者曰可知矣乃顧命侍者取蓍而筮之卦成抵掌歎曰妙哉隗生含明隱時而英之聞可謂鏡窮達而洞吉凶者也於是告炤妻曰吾不相負金賢夫自有金乃知亡後當暫窮故藏金以待泰平所以不告兒婦者恐金盡而困無已也到後五年當有五百斤盛以青甕覆以銅枰埋在堂屋東頭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還掘之皆如卜焉　英雄記曰董卓郿塢有金二三萬斤搜神記曰郭巨兄弟三人早喪父禮畢二弟求分以錢一千萬二弟各取千萬巨獨與母出居客舍夫婦傭賃以給供養居有頃妻產男巨念與兒妨事親一也老人得食喜分兒孫減餒二也乃於野鑿地欲埋兒得石蓋下有金一釜中有丹書曰孝子郭巨黃金一釜以用賜汝於是名振天下　異苑曰永康王曉井上有一洗兩時見赤氣後有二賈人寄宿忽求買之未及度錢子婦

孫氏覩二黃鳥鬬於石上疾往捻取變成黃金　葛洪神仙傳曰容成公服三黃得仙所謂雄黃雌黃黃金

增 宋書曰褚彥回爲吏部尚書有人求官袖中密將一餅金求間示之曰入無知者彥回曰卿自應得官無假此物若必見與不得不相啓此人大懼收金而去彥回敘其事而不言其名時人莫之知也　梁書曰盧陵王續之子應不慈王嘗至庫內閱珍物見金鋌問左右曰此可食否答曰不可應曰既不可食並總乞汝　後魏書曰孫軌字元慶爲諸軍司馬太武平赫連昌引諸帥入其府藏各令任意取金玉諸將取之盈懷軌獨不取

帝把手親探金賜之謂之曰卿臨財廉朕所以增賜者欲顯廉於衆人　隋書曰上手以外國所獻金精盤價值鉅萬以賜之　唐書曰閻元中杜暹爲監察御史往西覆屯蕃人裨金以遺暹固辭不受左右以不可失蕃人之情暹受而埋於幕下既出境乃移牒令收取之　又曰貞元元年四月南詔王異牟尋與其首長定計遣使致書於韋皐名裨生金丹砂爲贄且曰所獻生金以喻向化之意堅如金也丹砂示其心赤耳上嘉之　天中記曰宋祖詣趙普第時吳越王俶方遣使遺普書及海物十瓶列廡下上曰此海物必佳命啓之皆滿貯瓜子金普惶恐頓首謝曰臣實不知上笑曰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命普受之　又曰朝鮮國都中有兄弟二人偕行弟得黃金二錠以其一與兄至楊花渡同舟以濟忽投金於水曰吾平日愛兄甚篤今而分金忽萌忌兄之心此乃不祥之物不若投諸江忘之兄曰汝言誠是亦投金於水

語錄程伊川與韓持國善嘗約候韓年八十往見之一日因弟子賀正乃曰某今年有一債未還春中須當暫往見韓持國蓋韓八十也春中往造焉久留頓昌韓早晚供食禮貌加敬一日韓密謂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爲意或有黃金藥壻一重二十兩似可爲先生壽然未敢遽言我當以他事使子侍食因從容道吾意彬叔侍食如所戒試啓之先生曰某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是爲語朝遂歸韓謂彬叔曰我不敢面言政爲此耳再三謝過而別　續文獻通考曰遼聖宗統和中五院部進穴地所得金焉　元史杜瑛傳曰衛者言其所居下有藏金家人欲發視瑛止之後來居者果得黃金百斤其不苟取如此　又鐵連傳曰帝勅所受海都皮服全飾以金凡朝會宜服以表示焉　又朱國寶傳曰當夜行盧溝橋獲金一囊坐而待其主以付之其

人請中分笑而還之　明徐禎卿剪勝野聞太祖自敘朱氏世德之碑曰本宗朱氏出自金陵之句容地名朱巷元初籍淘金户金非土產市於他方以先祖初一公困於役遂棄田廬攜二子遷泗州盱眙縣　王錡寓圃雜記曰吳文正公訥爲御史時巡按貴州回三司遣人賫黃金百兩追送夔府公不落題詩其上還之曰萬壑千巖行李向東還要過前塗最險灘若有賊私併土物任他沈在碧波間

金三

原　紫光　赤氣　於殺滅北是居注曰盛江太守落永表請水岸盡紫赤光得金一枚

出　金

鳴山

金之氣　未貴千萬也

金　照魅　抵毒　王子年拾遺記曰黃帝時金氣大上衝於山銀扇於地或似人鬼之形崔鴻後燕錄曰董卓之初入關也長安有張氏者有金印文曰忠孝侯印一枚相傳以爲至寶卓既誅而印不知所在而得一金帶鉤長八寸有鳥如鵲飛臨其上銜以翻飛視之則帶鉤也又曰石虎鄴宮有金鳳凰一雙飛入止於對琳張者家其家以爲我福耶入止於我家以爲我禍耶止於我家以爲我福耶禍耶虎以爲不祥而得之又曰石虎時有金龍自鄴城東門入西門出或見或不見見則有兵事可以相攻擊不見則有大慶慶必明年以秋熟又曰長安有張氏者有金印文曰忠孝侯印一枚相傳以爲至寶卓既誅而印不知所在而得一金帶鉤長八寸有鳥如鵲飛臨其上銜以翻飛視之則帶鉤也又曰石虎鄴宮有金鳳凰一雙飛入止於我家以爲我福耶禍耶止於我家以爲我禍耶止於我家以爲我福耶禍耶

鐵

鐵　成器　鑄

鍼　治病　灸

鉗　制罪人　鎖

鋸　解木　截

鑽　穿木　鑿

鎚　擊物　打

鐮　刈草　鉤

鍬　起土　鍤

鋤　去草　耨

鏵　耕田　犁

鐵　成器　鑄

鍼　治病　灸

鉗　制罪人　鎖

鋸　解木　截

鑽　穿木　鑿

鎚　擊物　打

鐮　刈草　鉤

鍬　起土　鍤

鋤　去草　耨

鏵　耕田　犁

鐵　成器　鑄

鍼　治病　灸

鉗　制罪人　鎖

鋸　解木　截

鑽　穿木　鑿

鎚　擊物　打

鐮　刈草　鉤

鍬　起土　鍤

鋤　去草　耨

鏵　耕田　犁

鐵　成器　鑄

鍼　治病　灸

鉗　制罪人　鎖

鋸　解木　截

鑽　穿木　鑿

鎚　擊物　打

鐮　刈草　鉤

鍬　起土　鍤

鋤　去草　耨

鏵　耕田　犁

鐵　成器　鑄

鍼　治病　灸

鉗　制罪人　鎖

鋸　解木　截

鑽　穿木　鑿

鎚　擊物　打

鐮　刈草　鉤

鍬　起土　鍤

鋤　去草　耨

鏵　耕田　犁

鐵　成器　鑄

鍼　治病　灸

鉗　制罪人　鎖

鋸　解木　截

鑽　穿木　鑿

鎚　擊物　打

鐮　刈草　鉤

鍬　起土　鍤

鋤　去草　耨

鏵　耕田　犁

鐵　成器　鑄

鍼　治病　灸

鉗　制罪人　鎖

鋸　解木　截

鑽　穿木　鑿

鎚　擊物　打

鐮　刈草　鉤

鍬　起土　鍤

鋤　去草　耨

鏵　耕田　犁

鐵　成器　鑄

鍼　治病　灸

鉗　制罪人　鎖

鋸　解木　截

鑽　穿木　鑿

鎚　擊物　打

鐮　刈草　鉤

鍬　起土　鍤

鋤　去草　耨

鏵　耕田　犁

容焉 備六府而惟修 土穀惟修也 配五行而攸敘 金木水火

增 虹化螢飛

有赤虹見虹化黃金 書林邑國有山赤色其中生金 淺黃 深赤 雖金即在江沙水中淘汰而得之皆當銷鍊 赤色淺黃 少黃 堪生金 得之 堪銷鍊 金耗折少 堪作金 前後數四投數萬斤金於爐 堪作金 前後在爐 堪投石數萬斤金於爐 堪作金 前後在爐 堪投石數萬斤金於爐 堪作金 前後在爐 堪投石

寺庫夜明人雨

二十兩與宮妙權明有異於常金耳遂留宿驗之信然也

金天雨金賤加土柿子

刻工巧衆號於手物上商成如乾柿十人譏之柿子文

金掘地深丈餘至紡子色透

如石皆一頭黑餘黃皮時極軟即是真金大者如指小猶麻子之

加桑黃皮時極軟即是真金大者如指小猶麻子之

麻豆

襄陽記金鹹出中空四旁有文

趙之間多得鹿跡

得鈴進馬

冊元年時輔尊號改元統考遼太祖神

猫銜泵出

又門外站蘇陸

猫銜

猫也口長一寸餘

人奪之去其所出事詳家獨一猫雖入其懷中猫雖入其懷中

門戴一金鈴小民爭

曰一金鈴小民爭

猫銜

戴以算然金底

猫銜

猫也口長一寸餘

人奪之去其所出事詳家獨一猫雖入其懷中猫雖入其懷中

門戴一金鈴小民爭

曰一金鈴小民爭

猫銜

戴以算然金底

鎌釜

軍中鎌取馬掉晚歸鎌月遠成金色又曰於軍中鎌取馬掉晚歸鎌月遠成金色又曰於

變

軍中鎌取馬掉晚歸鎌月遠成金色又曰於軍中鎌取馬掉晚歸鎌月遠成金色又曰於

金

手

金

手

淵鑑類函卷三百六十一

金

山有蘿水多麩

酉陽雜俎山出金銀

山有蘿水多麩

酉陽雜俎山出金銀

戴一柯埋九里

閩貞觀中入貢貞觀十年畫政所有

戴一柯埋九里

閩貞觀中入貢貞觀十年畫政所有

寶

雲溪友議段氏僮豐年盡取所有金

寶

雲溪友議段氏僮豐年盡取所有金

錢戴與人之翰不

史記曰吳楚反孝景以竇嬰為大將軍嬰入家者數百人皆以

錢戴與人之翰不

史記曰吳楚反孝景以竇嬰為大將軍嬰入家者數百人皆以

閉門所賢陳之漢書曰梁孝王數上書請

閉門所賢陳之漢書曰梁孝王數上書請

雙陳無

孝景為太子不聽梁王怨袁盎等

雙陳無

孝景為太子不聽梁王怨袁盎等

張戴閉門

孝景為太子不聽梁王怨袁盎等

張戴閉門

孝景為太子不聽梁王怨袁盎等

金四

原不寶增儒行詩實一　不藏王者不藏金玉　三品之貢

雙南金詩大路南金謂黃揚州所貢惟金

三品

雙南金詩大路南金謂黃揚州所貢惟金

宅在洛陽利仁里後魏高顯業每夜光燭掘得金百斤銘曰蘇來令顯業每夜光燭掘得金百斤銘曰蘇來令

山之寶

增種金平

天中記漢建笞侯樊噲初征軍路時軍士於

增種金平

天中記漢建笞侯樊噲初征軍路時軍士於

金杖

搜神記曰吳文徵行

金杖

搜神記曰吳文徵行

子金

博物志世傳崔南土安葬令上有印子等

子金

博物志世傳崔南土安葬令上有印子等

麗水之珍

韓子

麗水之珍

韓子

金屑

又曰西方白官之金閼高

金屑

又曰西方白官之金閼高

金閼

東方朔神光照

金閼

東方朔神光照

金五

原詩晉粲據詩曰金王有本質焉能不堅剛惟在遠燔

炭幽居永潛藏

增唐李嶠詠金詩曰南楚標前貢西

秦識舊城祭天封漢嶺擲地警孫聲向日披沙淨含風

振鐸鳴方同楊伯起獨有四知名　白行簡賦得金在鎔詩曰巨冶方鎔物洪爐欲範金紫光看漸發赤氣望逾深燄熱晴雲變煙浮晝景陰堅剛由我性鼓鑄任君心踴躍徒標異沈潛自可欽何當得成器待叩向知音

宋歐陽修詩曰可笑人生不飲酒惟知白首戀黃金

黃庭堅詩曰頃公揮橐金　元元好問黃金行曰一夕詩腸老蛟吼十尺長人隨車走斫頭不屈三萬言欲向何門復低首何人尋我黃金千使君破鏡飛上天

增賦唐人金賦曰觀其山川含育之祕採掇工取之程鎔鑄陶鈞之術雕鐫磨礪之形非一塗而共貫實萬象而殊名用之爲鼎天下之至寶用之爲劒天下之至精用之爲量天下之至信用之爲鏡天下之至明亦有金河余賴金潭金穴金谷金陵金城金埒勃解水之仙宮西北荒之神闕魚龍雀鳥之玩鐘鼓樓臺之列皆具美於明圖豈能窮於縷說　韋岫金賦曰其難得也黍累不棄分銖是爭約人以懸市遺子以滿籯國用築臺之禮賦揚擲地之聲或三絀而永保或一諾而必行是以王者之時令修彝倫序泥封是用職貢有所垂衣守滿堂之誠命相與作礪之語則金爲世出兩示天與　周渭金精百鍊賦曰金火惟序載離寒暑光融融而後

疑雷擊以星流聲有往而有還若唱予而和汝始於一而終於百煉既存而鍛乃舉於是礪以越砥淬於江流爍龜文之奧絕射龍藻於清洋將四海而是震豈千金而可求　李程披沙揀金賦曰經營乎永昌之日徘徊乎麗水之濱初若決浮雲搖星光之的的又似剖羣蚌貫珠彩之灼灼出輕連而沉潛自照別麗景而光炅生姿洎乎沙之汰之既堅既好斷之則同心斯得用之則從革是宜　柳宗元披沙揀金賦曰其隱也則雜昏昏淪浩浩晦英精兮自寶和光同塵兮合於至道其遇也則散爽爽動融融煥美質乎其中欲蓋而彰故炯炯而見素不索何獲遂昭然而發蒙皎如珠吐類剖蚌而乍分粲若星繁似浮雲之初卷　李程金受礪賦曰利器久礪鋒鍔不全參差氷泮梅冉皆聯價減千金之直文滅七星之躔非夫堅石之鍛乃礪乃巧匠之裁焉修焉又安得而昭宜

原賦晉郭璞金銀贊曰惟金二品揚越作貢五材之珍是謂國用務經軍費農妥及雕弄

銀一

原 許慎說文曰銀白金也

州其利丹銀　原 爾雅曰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鏐

增 又曰鍾山之寶有銀燭（謂有精光如燭也）　孝經援神契曰神靈滋液有銀甕不汲自滿　山海經曰杜陽之山其下多赤銀（郭璞曰即銀也）　原 少陽之山其陽多白銀　漢書曰益州醯

町山出銀貴古亦出銀　又曰無雷國出銀　又曰黃金一斤直錢萬朱提銀八兩爲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品未復略名銀一流直千是爲銀貨二品　魏志曰濊國男女繫銀廣數寸以爲飾　後魏書曰銀出始興陽山縣又出桂陽陽安縣驢山有銀鑛八石得銀七兩白登山亦有銀鑛二石得銀七兩白登　增 唐書曰貢觀中御史權萬紀請採宣饒二州諸山銀坑上謂曰昔竟抵璧於山捐珠於谷由是崇名美號見稱千載後漢桓靈二帝好利賤士爲近代庸暗之主卿遂欲將我比桓靈耶是日放令還第　管子曰上有鉛者下有銀　原 抱朴子曰銀但不及金玉餌可以地仙　東方朔神異經曰西南有銀山焉長五十餘里廣四五里高百餘丈皆悉白金不雜土石不生草木　南越志曰遂成縣任山有銀穴銀沙　地鏡圖曰銀之氣夜正白流散在地撥之隨手散復合此是也　山有蔥下有銀光隱隱正白山有磁石下有銅若金　又曰白銀見爲雄雞及醉刑罰中人不爲非則銀甕出　廣州記曰廣州市用銀米　瑞應圖曰王者宴不山有黑銀　王韶之始興記曰冷君西北有小首山宋　增 桂陽記曰臨賀元嘉元年夏霖雨山崩自巔及麓崩處有光若星居人聚觀皆是銀礫錄得銀也　續文獻通考曰大定中定

襄部中有銀冶衆議官權爲便節度使張大節曰山澤之利當與民共貧而無業者雖嚴刑能禁其竊取乎宜明論民授地輸課則游手者有所資於官亦便從之　又曰元武宗至大時尚書省臣言別都魯思謂雲南朝河等處產銀令往試之得銀六百五十兩詔立提舉司以別都魯思爲達魯花赤　又曰明萬曆中雲南土司貢金壺銀盤

銀二

增 吳越春秋曰禹登委宛山得金簡青玉爲字編以白銀　原 列異傳曰故司隸校尉上黨鮑子都少時上計

採於道中遇一書生獨行無伴卒得心痛子都下車為按摩奄忽亡不知姓名有素書一卷銀十餅即賣一餅以殯殮餘金以坑之素書著生腹上哭之謂曰若子魂靈有知當令子家知子在此今奉使命不獲久留遂辭而去 吳志曰孫皓時掘地得銀長一寸廣一分上刻有年月於是改年為天策 又曰婁圭為劉表所圍圭飲食健兒數百人人賜銀一斤使擊表 後魏書 後魏孝明皇帝開恒州銀山之禁與人共之 南史曰梁陶季直早慧祖甚愛之嘗以四函銀列置於前令諸孫各取一季直時年四歲獨不取曰若有賜當先父伯不應度及諸孫故不取祖益奇之 彙苑南唐耿先生明道術保大中召入宮自稱耿先生以雪作錠投火中即化為銀 東軒雜錄云張文定公齊賢為南漕時家妓奴竊銀器數件公聰不問後居相位厮役輩多得班行此奴竟不沾祿乘間泣請公曰爾憶江南竊吾銀器乎吾憐之三十年不以告人爾亦不知也 合璧曰宋范文正公仲淹少極貧幼不足以付以方授子并告之取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識宛然 山堂肆考曰宋

共祀社衆買牲牢龍撰文以祭畢分胙久之不平逐出龍龍造汎飯以祭泣於樹下將焚文有白鼠銜文入地穴掘之得白金一斗龍不自私率衆首官縣令賢之奏聞旌表其廬曰義夫 山堂肆考曰元世祖時安童為丞相歸鄉里見一大蛇走入穴中令人掘之得一窖白銀安曰此天與我必與諸人乃召鄉里孤貧老弱者盡散其銀以賑之人沾其惠咸稱天公宰相 續文獻通考曰明陳完天台人舉鄉薦任涇縣教諭嘗與同僚及諸生分膳夫銀內一生多取一錢而去既而少者來告完曰多在此遂封一錢與之其人曰多在某人皆知

之先生本不多某安敢受完曰吾實偶多汝若不受盡
棄諸水乎遂棄諸涯

銀三

原 洗礦 鑄碟 斷道 元水經注曰黑水山源有金銀礦洗取火合之以成金銀也下始興記一訓前 搆宮 爲闕 列子曰周穆王執化人之宮構以金銀 史記曰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也皆以黃金白銀爲宮闕 漢武帝元封二年作柏梁臺以處神仙 和平二年鑄白銀黃金錯 榜闕門 雕鳳 右闕而立其高百尺建以五色分外門有銀榜曰勝以青雀銜題其額 東方朔十洲記曰東海中有宮焉左右闕上有銀字 鏤盤 飾鼎 魏收後魏書曰文成帝太安二年鑄金盤鏤以銀飾鼎 增 盂 椀 元史兵志曰三次給三珠虎符一金虎符一銀虎符一除架次文

銀四

增 詩唐李嶠詠銀詩曰思婦屏輝淹遊人燭影長玉壺初下箭桐井共安牀色帶長河色光淨滿月光靈山有珍寶仙闕薦君王

原 銘後魏太武帝作黃金盤鏤以白銀銘曰九州致貢殊域來賓乃作茲器錯用奇珍鍛以紫金鏤以燭銀

銅一

增 爾雅云白銅謂之鎏赤銅謂之鉟 原 尚書曰淮海惟揚州厥貢惟金三品金銀銅 增 山海經曰昆吾之山其上亦多銅 原 越絕書曰鄞山破石而出錫若耶洞而

出銅歐冶因爲純鉤之劒

鐵 原 漢書曰凡律度量衡用銅者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爲物至精不爲燥溼寒暑變其節不爲風雨曝露改其形似於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銅也用竹爲引者事之宜也竹長十丈高一丈陰數而陽宜爲六百之比 又曰吳有鄣郡銅山即招致天下人亡命者盜鑄錢以故土賦無而國用饒 世語曰太康八年凌雲臺上生銅 增 通鑑曰以銅爲鑑可正衣冠矣 唐書曰開元中許昌縣之唐祠掘地得古銅鐏又隱起雙鯉篆書文曰宜子 唐書食貨志劉秘曰銅之爲兵不如鐵爲器不如漆禁銅則人

無所用益鑄者少 淮南子曰銅出於石爲鈴則小鑄鐘則大 元中記曰銅之精爲童奴

荊州記曰衡陽重安縣有銅神今猶時聞銅聲水傳變綠魚爲之死 宋蘇軾有銅神今猶時聞銅聲水傳變綠魚爲之死 宋蘇軾物類相感志曰掌蓉煮銅則軟甘草煮銅則硬 朝野雜記宋朝銅坑冶閩蜀湖廣江淮浙路皆有之祖宗時天下歲產銅七百五萬斤有奇渡江後其數日減 續文獻通考曰金章宗明昌中監察御史李炳言頃聞有司奏在官銅數可支十年若復每歲令夫匠過界逮採不惟多費復恐或生邊釁若支用將盡之日止可於界內採煉從之 明蔣一葵長安客話曰太醫院署有古銅人虛中注水開竅畢通古色蒼碧瑩然射目相傳海潮中出者

銅二

原 左傳曰鄭伯朝楚楚子與之金曰無以爲兵使鑄三鐘 增 史記曰張孟談說董安于之治晉陽也宮室之堂皆以錬銅爲柱 原 又曰秦始皇鑄天下兵器爲十二金人各重千斤 漢書曰上使善相相鄧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於是賜通蜀東道銅山鑄錢許 增 又曰武帝即位好鬼神之事李少君以卻老方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于柏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 原 華嶠後漢書曰靈帝時蓬使鉤盾令宋典繕治南宮又使按庭令畢嵐鑄銅人四列於蒼龍元武門外又鑄四鐘皆受二千斛縣於堂及雲臺殿殿前又鑄天祿蝦蟇吐水渴烏龍於橋西用灑南北郊路以省百姓灑南道之費 地 後漢書曰馬援善別名馬於交阯得駱越銅鼓乃鑄爲馬式 又曰崔烈入錢五百萬爲司徒久之不自安從容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外議何如鈞對曰論者嫌其銅臭 原 魏畧曰明帝從長安諸鍾簴駱駝銅人承露盤折銅人重不可致

留於霸城又列坐於司馬門外　晉諸公贊曰司馬模
居關中鑄壞銅人鍾虡爲金器以易穀　林邑記曰林
邑王范文鑄銅屋　增後趙錄曰石勒徙洛陽銅馬一
於襄國列之永鄴門　唐書曰初天寶中天下州郡皆
鑄元宗擬其形容首冠環鍊足承蓋舊與佛之像間
列於殿堂號爲貞容　孔帖高麗地產銅周世宗時遣
尚書市銅高麗　續文獻通考曰金世宗大定中定棄
遠吏誣縣民匿銅者十八村節度使張大節廉得其實
抵吏罪民斲石碏之

原鑄鼎　探鉤　漢武帝秋風辭注門有銅鋪首銜
環以取鉤　朱家紀聞曰張華見人入古冢中得銅
鼎形製甚古　酉陽雜俎曰秦始皇帝墓以水銀爲
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
魚膏爲燭度不滅者久之　三秦記曰驪山之北周
穆王之城宮闕樓觀皆以銅爲之　西京雜記曰漢
文帝霸陵皆因山爲藏不復起墳欲使後人無得而
知也　吳孫皓寶鼎元年黃龍見於臨平湖中　草黃
詩注黃赤色也　黝　風磨銅鏡背面也　水綠
銅器上青色者名也　鑿山鑪德合

增賜盜龍錢號鄧通　原鑿井得　即山鑄

原萬物爲銅　貴溫也　采銅　漢書食貨志曰民
間鑄錢雜以鉛錫會稽海出銅　銅末和酒　魏武
帝與孫權書曰今送銅末酒一斛　增牡銅牝銅　以金
銀爲雌雄銅　和天下歲采銅一十六萬八千九百
八十斤　銅不可以多得　陶以爲金　南子曰銅不可以多得
陶以爲金　相　淮南子曰人爭金山而不爭石山

原萬物爲銅　貴溫也　采銅　漢書食貨志曰民
間鑄錢雜以鉛錫會稽海出銅　銅末和酒　魏武
帝與孫權書曰今送銅末酒一斛　增牡銅牝銅　以金
銀爲雌雄銅　和天下歲采銅一十六萬八千九百
八十斤　銅不可以多得　陶以爲金　南子曰銅不可以多得
陶以爲金　相　淮南子曰人爭金山而不爭石山

不可作磬　陶以爲金　南子曰銅不可以多得陶以爲金
相　淮南子曰人爭金山而不爭石山　無雷出　高麗貢漢書曰無雷國
柱狀故處鑄著廣德以明伏波之畫

曰韓伸上言今商州紅崖冶產銅不減洛源監久廢請鑿山
取銅即給舊監　禮記曰冶金丹之所在　馬總通安都護建二銅
柱狀故處鑄著廣德以明伏波之畫　無雷出　高麗貢漢書曰無雷國

原萬物爲銅　貴溫也　采銅　漢書食貨志曰民
間鑄錢雜以鉛錫會稽海出銅　銅末和酒　魏武
帝與孫權書曰今送銅末酒一斛　增牡銅牝銅　以金
銀爲雌雄銅　和天下歲采銅一十六萬八千九百
八十斤　銅不可以多得　陶以爲金　南子曰銅不可以多得
陶以爲金　相　淮南子曰人爭金山而不爭石山

原宋歐陽修詩曰素絲悲青銅　增貢郭璞赤銅精曰昆吾之山名銅所在切玉如泥
火炙其采尸子所謂之及寧　原秦收約爲銖也降上銅不入幣以周務貨以敗
民阜國康治莫尚乎北周氏攻平始於圜法漢世裁措
資於貫朽名鎰化金良工鑿方將盈金中藏收功上
苑南楚西其方府西京都其部分

錢一

原劉禮地官曰泉府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
人　注曰泉府主以錢物民之貨　國語曰周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以振

救人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母重也重人倍故為母子
漢書曰秦兼天下幣為二等黃金為上幣銅錢質如周
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
寶藏不為幣也漢高后二年行八銖錢六年行五銖錢
文帝五年除盜鑄錢令更造四銖錢五年罷三銖行半兩時
武帝建元中行三銖錢五年罷三銖行半兩時
郡國鑄錢多輕求師鑄官求反禁郡國無得鑄者令上
林三官鑄而天下非官錢不得行王莽居攝變漢制造
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人造契刀錯
刀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
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凡四品
並行莽即眞以劉字有金刀乃罷錯刀契刀及五銖錢
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小錢徑六分重一
銖文曰小錢直一次七分三銖曰么錢一十次八分五
銖曰幼錢二十次九分七銖曰中錢二十次一十九銖
曰壯錢四十次前大錢五十是為錢貨六品翟志曰黃
初三年以穀貴罷五銖錢華陽國志曰公孫述廢銅錢
置鐵錢百姓貨賣不行宋書曰元嘉七年六月錢署鑄
四銖錢裴子野宋略曰泰始中沈慶之啓通私鑄而錢

大壞矣一貫長三寸謂之鷹眼錢減此者謂綖環錢貫
之以繩入水不沈市井不復料數千萬不盈一擔斗米
一萬他物稱之至是若鷹眼綖環餘別通用也
梁有女錢雜錢對文錢貴錢
嶺以東八十為陌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為陌名曰
西錢京師以九十為陌名曰長錢大同中乃詔用足陌
陳宣帝鑄大貨六銖以一當五銖之十後魏初鑄太和
錢孝莊時更鑄永安錢北齊文宣受東魏禪改鑄常平
五銖製造甚精後周建德中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
大成初又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千隨開皇初更鑄新
錢背面皆好肉有周郭唐武德初鑄開通元寶乾封初
改鑄乾封泉實已而舊錢多實復行開通元寶錢肅宗
初以國用不足乃鑄乾元重寶五代相承皆用唐錢宋
初錢文曰宋元通寶太平興國後又鑄太平通寶錢太
宗親書淳化元寶作眞行草三體自後每改元必更鑄
以年號元寶為文及改號當元文當曰寶元元寶詔學
士議請改曰豐濟元寶仁宗特命以皇宋通寶為文慶
曆以後復冠以年號遵景宋始鑄乾亨新錢聖宗兼鑄
太平錢道宗之世錢有四等曰咸雍大康太安壽隆天
祚之世更鑄乾統天慶二等新錢金初用遼宋舊錢海

陵時始鑄正隆錢字文峻整世宗時鑄錢文曰大定通寶章宗時泰和重寶錢宜宗貞祐通寶錢元光初行興定寶錢元得天下行楮幣不用錢武宗時初行錢法其錢曰至大通寶者一文準至大銀一釐曰大元通寶者一文準至大銀一釐曰大元通寶者一文準至大銀一釐曰大元

用之昔之道也國無棄寶民無失利未可遽廢也言雖不用時論是之　明長安客話曰涿州舊有塔在桑乾河中名鎮河塔嘉靖元年塔崩內有古錢皆飛空如蝗錢二

原 六翁曰武王入殷散鹿臺之金錢以與殷民　漢書曰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圜者轉運無窮之義也錢布者言其流行如布之不窮也　史記曰初蘇秦之燕貸百錢爲資及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之與我至燕舁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

子今亦得矣　又曰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萬蕭何獨以五百及封鄭侯乃益封二千戶以獨贏奉錢也　又曰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焉沛中豪傑吏聞令有客皆往賀縣何爲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爲亭長素易諸吏乃紿爲謁者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座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者矣　又曰上使善相者相鄧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謂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號鄧氏錢布天下　詳龍幸篇

農太守使人掘地求錢所在市里皆有孔穴
曰王行字夷甫雅尚元遠又疾其婦貪口未嘗言錢婦
欲試之夜令婢以錢繞牀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閒之
命婢舉阿堵物去　世說曰王武子移地近北邙於時
人多地貴武子好馬射買地作埒編錢布地竟埒時號
金埒　宋書曰始興王濬嘗送錢三萬餉袁淑一宿
復遣追取令使人謬誤欲以戲淑淑致書曰間之前志
二年之中一與二奉義士猶或非之況密邇旬次何共
莫益之亟也竊恐二諸侯何以觀之　又曰劉延之
隱居荊州年錢衛陽王義季慮凝之餉錢十萬凝

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有錢色者悉分與之俄頃而盡
梁書曰宋季雅罷南康郡市宅居呂僧珍宅側僧珍
聞僧雅曰千一百萬買宅怪其貴季雅曰百萬買宅千萬買
鄰及僧珍生子季雅往賀署函曰錢一千問人少之不
為足強以入僧珍疑其故親自發乃金錢　又曰江
祏多武等賓頗有貨產積錢於壁壁為之倒注銅物皆
鳴人或之曰所謂銅山西傾洛鐘東應者也　後魏書
曰王昕為冀南王悅騎兵參軍悅數散錢於地令諸佐
左右諫止儻不如意恐沮師武襄不聽萬衆方聳視已
揮手俊一撫則百錢盡紅矣於是衆軍歡呼聲震林野
武襄亦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即隨錢疎密布地而釘

之而去未幾復於衙院晝卧見二崔相鬬罵各銜一錢
落於簽帽後所獲三錢皆必於市箱識者以為大富之
徵　侯畸錄曰從來錢文未有草書者淳化中太宗始
以宸翰為之既成以賜近臣　宋蔡絛鐵圍山叢譚曰
狄武襄征儂智高兵出桂林之南道旁有一大廟人謂
其神甚靈武襄遣為駐節禱之祝曰勝負無以為據乃
取百錢自持之且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盡錢面也
左右諫止儻不如意恐沮師武襄不聽萬衆方聳視已
揮手俊一撫則百錢盡紅矣於是衆軍歡呼聲震林野
武襄亦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即隨錢疎密布地而釘

帖之加之青紗籠覆手自封焉曰俟亂旋當謝神取錢其後破亂各關收却高平巡啓師還如言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祝之乃兩守錢也　俞文豹清夜錄曰溫公一日過獨樂園見創一庵屋問守園者何從得錢對曰積遺賞者所得公曰何不留以自用對曰只相公不要錢　續文獻通考曰宋理宗寶祐三年六月仙遊縣南橋溪上磐星河前溪中湧出開元錢居民取之錢背有開字或福字　又曰鄧珙湘陰人為豐城王簿夜開庫丁聚哭問之曰失官錢三百貫恐獲罪珙盡以錢代為還官其人感愧以二女獻不納時論高之　又曰歙人

查道湾化中赴衆天能行親族衰三萬錢遺之道出滑掌遇父友已貧家死貧無以葬女兄將鬻女道傾囊錢與之為其女婿所感錢　元史王都中傳武宗詔更鈔法行鈔錢以都中為通才除江淮錢貨監凡天下為監者六惟江淮所鑄錢號最精　續文獻通考曰明太祖洪武八年庫錢飛時南臺民家屋上有錢墜下瓦上各貫以竹或得一二十文皆庫錢也　稗史彙編曰錢文有癖無名貧財人謂之業鏡下詳前二夢磨　肉好買金埒

原鈔文　鷙眼　同上小節記丁帝時有三青鴨化為綺文鴛合遊歌文之大動國名曰輕影錢　丁詳前一影　贖罪　買官　漢書曰孟憲公千斤錢千萬為一金　王商曰名曰金錢　丁帝許之　九州春秋曰賈名賣官廷財雇烈入錢五百萬以買之　後漢書曰八馬君豫職一死罪武山公劉寬不肯聽之　又曰孫以子貴贈其一馬如其言　後漢書曰熹平中靈帝好聚錢於西園令富人入錢多者拜令長或因常侍輸之錢少者或至刺史太守　青蛉　白撰　後神異經曰西海中有青蛉大如鷹種得千實千萬　選一　投三　華陽國志曰白撰其人不見婁今翌當見棄去人賤愛之　趙岐三輔決錄注曰安陵人毋將永貧困賣田宅以葬母有好義名聞遠近　又曰扶風人孟他為茂陵富人賃其墓地他後葬其傍他子以錢數千萬求他墓地不與他子訟之　數一　贖　後漢書曰章帝時詔書曰惠帝時錢貴米賤乃令以錢代租賦　又曰建武中以穀數少而錢貨轉多乃令郡國以穀布市錢　官鑄　九府法　詳前一　泉布　詳前一　貿朽　古寶貨之布故名之行如泉下　買金埒　晉書曰石崇與王愷各以錢作埒崇錢三千萬愷錢四千萬　夢磨　晉書曰謝安夢人以手磨其口甚痛以問周宣周宣曰當有重喪安時兄弟子姪皆有重服　又曰晉穆帝時何充輔政桓溫上疏請都洛陽充不從溫乃率衆入朝帝與群臣皆拜於道側溫不答　又曰晉孝武帝時王恭舉兵討王國寶國寶懼詣恭罪恭不受國寶還以告其弟珣珣曰阿兄必無此理恭若不受國寶必不能相濟矣國寶不從珣乃更說國寶以恭必受之國寶從之恭果受之

賜銅山下詳前
竿繩磨貨漢武初筭錢也
採山沈水漢民入山採鑄錢へ水不死
飲馬投鉴井得錢魔飲馬投下詳銅
範金置鐶鑄錢公孫述置鐵官鑄錢
杖頭挂河間數百阮
散金藏鏹鼓鑄銘範
道元作論夷甫不言詹廣字道
重是母權子惠事作利之子母者錢之輕重也民患輕為
大小兼利漢以秦錢重行大利小利之子母相權而
流行銷漏文帝云銷漏參倍
輕重相權
龍以便農鑄而斂貨貢禹請罷鑄錢官以便農
元作錢神論見下詳前二
罷其租鉄之律注云
除其租鉄之律也使自鼓鑄
皆累盡府庫財貨軍
旅不足
豐
錢

國省刑多姦爭利
圓而函方立泉貨之法母以
權子制輕重之宜
龍鬥崔衙唐貞元和初洛陽縣
貧錢為濕彫蟲王滿因是獲利而歸
王清奉子孫之復
王語人曰我王清本也
錢五緡因買田畔
及暖忍有黑蛇舉頭如臂
汝勿破其人驚懼失斤而走及明
根下得大甕二數錢貨之
錢十餘年巨富遂
父還子敵梁書
百姓王清篇力得錢
以大利短宿為鄰人
王清奉子孫之復
王語人曰我王清本也
錢五緡因買田畔
及暖忍有黑蛇舉頭如臂
汝勿破其人驚懼失斤而走及明
根下得大甕二數錢貨之
錢十餘年巨富遂
父還子敵梁書
竹刑三尺難逭國章
貨錢為濕彫蟲王滿因是獲利而歸
庾丹父景休位御史中丞丹少有高才與伏挺何子明
百萬責者填門景休怒不為之償既而朝廷之丹不至
景休景休晚乃悉為還之宋書曰孫法興好學山陰有
或云戴顒子三兒敲賊
遠為武昌太守武昌太
江水還之郡原別傳
水温每

齊宋大風雨散錢飛至其家鋪簟間皆落於庭檐而
有數百斛錢飛至數千萬錢始定長老傳其先人
嘗夜語曰某年某月某日當有客持錢數十萬過
門其人不可強與之錢千不可多與之錢百其人
果至與錢百乃去

萬選 三燭 草書 潤筆 太

當元嘉二年以今上新主 草書 潤筆 太

用陽寒屋 帝文敬皇后崩於含章殿帝哀慟不已
侍臣以用陽寒屋勸帝帝曰昔漢文霸陵因山為
墳不藏金銀銅錫惟以瓦器其後發者無所利
吾以此送終何以興人

大郭厚輪 鮮差 縮 太

童子聚仙公呼 梁簡文帝幼而聰慧高祖每見
輒呼為小聖嘗十歲時高祖問曰汝讀書幾許答
曰讀論語已畢高祖曰汝試誦之應聲便誦自學
而至二十篇高祖大奇之

散斂有術 輕重相權 輕重良由於出令斂之
散賞在於得時 景王寶貨單穆公曰王其以錢
貶乎夫錢者所以權輕重而行布施也

四銖貫生深博換之歎 錢四

宵 雨錢 仕 明 山 谷 中 見 山 谷 中 有 數 百 斛 錢 俱 見 之 如 石 不 異 於 江 表 明 年 珍 傳 其 子 陽 承 曰 錢 八 銖 珍 素 一 日 發 之 悉 化 為 錢 又 復 禁 閉 百 錢 相 傳 出 大 中 元 年 珍 先 生 居 山 陰 道 士 與 諸 生 講 於 庭 前 忽 有 一 人 長 孺 與 民 爭 忘 而 見 隔 來 太 原 王 氏 一 門 皆 錢 穀 轉 轉 化 為 蛇 蝮 其 家 驚 怖 棄 之 而 去 自 能 脩 身 投 山 中 青 詞 於 後 井 中 史 馬 相 如 上 書 生 之 一 都 是 好 事 者 悉 以 錢 投 井 中 以 為 福 祥 也 書 生 訪 尋 其 故 處 乃 一 井 耳 深 不 可 測 以 五 百 貫 繫 石 沉 之 取 五 百 貫 錢 出 之 夜 聞 井 中 呼 云 錢 滿 手 接 成 偏 身 投 尉 遲 給 帖 月 形 花 徑 又 以 金 器 以 錢 必 止 有 人 家 少 錢 物 之 間 以 錢 貿 天 寶 遺 事 王 整 凍 爐 上 給 帖 元 寶 元 年 以 錢 貿 花 徑 又 以 錢 貿 天 寶 遺 事 王 整 凍 爐 上 給 帖 元 寶 元 年 以 錢 貿 花 徑 又 以 錢 貿 天 寶 遺 事 王 整 凍 爐 上 給 帖

錢

督錢數百枚排列錢文為一貫以繩貫之謂之督錢

放錢

今俗人放錢人以錢與人而收其利謂之放錢

雜錢

雜貨為錢謂之雜錢

小錢

小錢錢既入多而貴又錢小不便於用謂之小錢

紫絨錢

王莽造契刀錢則珍藏之以為寶貨

龍文錢

龍文錢文如篆書古人以龍貴故以為錢文

鳥文錢

鳥文錢文如鳥書古人以龜貴故以為錢文

貝錢

貝以為貨古人以龜貝為上貨則以為錢文

百搭白飛

錢

增

麩勝剪心

錢

濁屋之資

數多留少

之院錢

之戾

買春

獅金錢

光學錢

飛錢

食萬

錢五

錢文

事　孔平仲錄錢行曰三更趨役抵暮休寒呻暑吟神鬼愁從來鼓鑄知多少銅沙壘就城南道錢成水運入京師朝輸暮給苦不支海內如今半爲監農持斗粟却空歸　元吳萊題毘陵承氏家藏古錢曰我觀泉志頗識錢古今錢品不一傳歷山鑄金史廢紀泉府職幣開其前五銖半兩日以變輸莢鳥眼爭相緣重輕子母信有制周郭肉好俱完全吾知聖人利世用要在百貨得懋遷農夫紅女寔不易尺布斗粟儲爲淵嗟哉後王幣自此竟使匠廡握利權剪皮鑿鏤僞莫禁執籌障施壑梅賢四儲何嘗詞度足民食矧是蓋鹽先借交鬼神欲

著論臭街富貴仍開鄽治卒鋼工各鼓鞴偏爐盜鑄多煙熢一朝變通別收幣餘蓋沈朽徒埋船承君好古此收拾寘玩有若編埒然大貝南金特喬厚元珪博壁同瑛鮮漢官受一潔籃篕晉士挂百酬梧巷白水眞人笑有識上清童子猜非儔古錢勿用幸久聚古貨難賣空搞魄時能撫摩却嫌夢坐與餐濁收饑泛世間萬物裘可盡牀腳一甕踏欲癲試看營室鎌星處何似楊州騎鶴年

原　書後漢劉陶上書諫鑄錢事曰夫食者乃有國之大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以來良田盡於蝗螟之口汙軸空於公私之求野無青草室如懸罄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盬之事豈謂錢之鑄薄銖兩輕重哉就使當令土礫化爲南金瓦鹵變爲和玉沙石悉成隋珠犬羊盡作狐白縫盈堂文綺纖女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羲皇之純德大禹之勤勞周文之不暇猶不能以保黃鉤之內也

原　啓梁簡文帝謝勅賜解講錢啓曰無勞磁石之大金貨猥臻非增玉壘之川銅山可見訏王濟之埒猶覺有餘假劉寶之繩穿而不盡慧輪究竟爰降曲私福田成滿仰由慈被榮光獨照自均若木負恩知重窮譬蓬蒙

又謝賜錢啓曰殊澤隆厚造次被蒙重彼八銖珍斯九法赤仄成采出自水衡之藏紺文委貫忽積銅帛之裏謹長充放生用濟舍識發弘誓願等供無邊劾彼薄拘均茲流水方使怖鴿獲安窮魚水樂　劉孝威婚謝晉安王賜錢啓曰孝威問吉已通請期有日而賢夫之祭多愧張耳非壻之才偶同王粲聽二前事良以自羞曲降隆慈俯垂珍錫便使禽贄獲聚續幣有資佩服寵榮陋越非報　任孝恭謝賚錢治宅啓曰繩桓斷續蔣蓽荒蕪雨已傾席戶穿闚微風自卷不悟恩隆問舍降自天造事深更宅乃被庸微脆條可授毀垣再築遂得窗臨上

路户望東家人悅爽塵電驚輪奐門學于公逆容駟馬恭均王濬豫擬幡旗　陳張正見謝賜錢啓曰豈期疲病辭立徯蒙殊賜名稱揄揚非投飲馬之橋價重園泉寧棄兕雖之野暫移周府纔經漢鑄始降主門忽光私室清妖委質笑夷甫之不言赤仄垂緡重河間之能數

又　論晉魯褒錢神論曰有司空公子富貴不盛盛服而遊京邑駐駕于市里顧見綦毋先生班白而徒行公子曰嗟子年已長矣徒行空手將何之乎先生曰欲之貴人公子曰學奚學禮乎曰學奚學易乎曰學奚學詩乎曰學奚學書乎曰學奚學春秋乎曰學奚學老莊乎曰學奚學孔子乎曰學奚學墨翟乎曰學奚學孫吳乎曰學奚學兵法乎曰學奚學農桑乎曰學奚學賈乎曰學奚學屠沽乎曰學奚學雜糅乎曰學奚學雜厠乎曰學奚學雜廁乎曰學奚學雜錯乎曰學奚學雜揉乎曰學奚學雜拌乎曰學奚學雜攪乎曰學奚學雜和乎曰學奚學雜合乎曰學奚學雜混乎曰學奚學雜亂乎曰學奚學雜紊乎曰學奚學雜淆乎曰學奚學雜溷乎曰學奚學雜汩乎曰學奚學雜汨乎曰學奚學雜沓乎曰學奚學雜遝乎曰學奚學雜踏乎曰學奚學雜蹋乎曰學奚學雜踐乎曰學奚學雜履乎曰學奚學雜蹈乎曰學奚學雜踩乎曰學奚學雜踏

能使勇悍故已君無財則士不來君無貨則士不往諺曰官無中人不如歸田雖有中人而無家兄何異無足而欲行無翼而欲翔使才如顏子容如子張空手掉臂何所希望不如早歸廣修農商舟車上下役使孔方凡百君子同塵和光上交下接名譽益彰

增 議唐元稹錢貨議曰古今言錢幣之輕重者熟矣或更大錢或放私鑄或毀貝或皮或刀或禁埋藏或禁銷毀或禁器用或禁滯積皆可以救一時之弊也然而或損或益者蓋法有行不行之謂也臣不敢遠徵古證竊見元和以來初有公私器用禁銅之令次有交易錢

帛兼行之法近有積錢不得過數之限每更守尹則必有用錢不得加除之榜然而鉅器備列於公私錢帛不衰於賣鬻積錢不出於墻垣欺監偏行於市井亦未聞鞭一夫黜一吏賜一告訐壞一蓄藏豈法不便於時耶蓋行之不至也 宋陳耆卿奏言錢猶母也楮猶子也母子所以相權不可重子而輕母也夫有錢而後有楮其楮益多則其弊滯益甚則稱提之說興焉欲今在朝在野日夜講畫而未嘗有言及錢者楮日多錢日少禁楮之折閱者日嚴而禁錢之漏洩者日寬非果寬也寬於大而獨嚴於小則雖謂之寬可也

疏 金溫迪罕思敬論錢鈔疏曰錢之爲泉也貴流通而不可壅積於官而不散則病民散於民而不斂則缺用必多寡輕重與物相權而後可大定之世民間錢多而鈔少故貴而易行軍興以來在官珠少民亦無幾軍旅調度悉仰於鈔日之所出動以萬計至於填委市肆能無輕乎不若弛限錢之禁許民自採銅鑄錢而官鑄模範海忽不如法者令民不得用則錢必日多鈔可少出少出則貴而易行矣

增 詔元仁宗罷至大錢鈔詔曰我世祖皇帝參酌古今立中統至元鈔法天下流行公私蒙利五十年於茲矣

比者尚書省不究利病奉意變更既創至大銀鈔又鑄大元至大銅錢鈔以倍數太多輕重失宜錢以鼓鑄弗給新舊貿用曾未再期其弊滋甚爰洎議允協輿言皆願變通以復舊制其罷資國院及各處泉貨監提舉司買賣銅器聽民自便應尚書省已發各處鈔本及至大銅錢截日封貯民間行使者赴行用庫倒換

雜書曰王者不藏金玉則紫玉見於深山服飾不逾祭服則玉英出　瑞應圖曰玉甕者聖人之應也不汲自盈王者飲食有節則出　禮含文嘉曰玉石得宜則太白常明　禮稽命徵曰王者得禮制則澤谷之中有白玉焉　逸論語曰玉十謂之區（一作玉為貨五穀為區穀倍角）瑳玉色鮮白也瑩玉色也璆赤玉也璠璵美玉也璵舞三采玉也玲瑯珍琅玕琨瑤璟璵玉聲也璥玉佩也琪

充耳也瑮玉飾以水藻也　山海經曰珏二玉相合（珏音角）謂瑤琨瑰瑋玟瑰琳琅玕皆美玉　又鼎卦曰上九鼎玉鉉（鉉音玄）大吉　又曰維玉及瑤鞏鞏（鞏音恭）藻玉龍首之山若水出焉其中多美玉放皋之山明水出焉其中多美玉平丘在三桑東發有遺玉　十洲記曰瀛洲有玉膏如酒名曰玉酒飲數升輒醉令人長生　京兆記曰藍田出美玉如藍故曰藍田　本草曰玉其味甘生如白頭公服之延年　（增）財貨源流曰玉天地之精也有山元文者有水蒼文者有白如截肪赤如雞冠黑如純漆者黃如蒸栗者　潛確類書曰玉亦出

中國魯玉瑤琪楚玉曰理曰斯卞和之玉得於荊山其偶然耳惟出于闐國者為多　又曰玉有五色白黃碧俱貴白色如酥者最貴餐色油然及有雪花者皆次之黃貴色如栗者謂之甘黃焦黃者次之碧色青如藍黑者為上或有細黑星及色澹者次之碧有赤玉紅如雞冠最貴而世少見綠玉深綠色者為佳澹者次之甘青玉其色澹青而帶黃菜玉非青非綠色如菜葉最下墨玉僅亦不高　又曰赤玉曰瑞門曰瓊瓊又為瑩澈之美紫玉曰玭（玭音毗）赤白半曰璜（璜音橫）黃玉曰瑑（瑑音篆）黑玉曰瑎（瑎音難）黑玉可作鏡曰玖（玖音九）　周易

說卦曰乾為金為玉　（增）又鼎卦曰上九鼎玉鉉大吉　又曰維玉及瑤鞏鞏（鞏音恭）藻玉　禮記曰物天子以球玉不瑱　又曰受珠玉者以槅　又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　又曰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瑉何也為玉之寡而礱之多耶子曰昔君子比德于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而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墜音地）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詘音屈）樂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

忠也瑕玉中病也瑜其中閒美也孚尹旁達信也字論語浮于淵如竹箭之筠浮于淵謂玉采色也采色旁達有信似信氣若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珪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增又玉藻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又曰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元組綬公侯佩山元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玫而縕組綬

出左傳曰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

增又曰吳申叔儀乞糧于公孫有山氏曰佩玉纍今子無所用之

出爾雅曰西方之美者霍山之珠玉焉　又曰璆美玉也治玉謂之琢亦謂之雕雕琢也　周官曰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壁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珪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

增又天官下曰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齒則共食玉王是陽陰之純者食之可潤水熏

出大戴禮曰玉在山而木潤川生珠而岸不枯珠者陰中之陽也故勝水玉者陽中之陰也故勝木　禮斗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則玉見于深山　孝經援神契曰神靈滋液則有玉英華中多玉膏其源沸沸湯湯黃帝是食玉膏所出五色乃清五味乃馨黃帝乃取岑山之玉榮而挍鍾山之陽璿瑜之玉堅栗精密濁澤而有光五色發作以和柔剛天地鬼神是食是饗君子服之以禦不祥

增逸論語曰璠璵魯之寶玉也孔子曰美哉璠璵遠而望之煥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孚勝

出穆天子傳曰披圖視典用觀天子寶器玉果石似美玉可謂玉果璠珠燭銀黃金之膏金膏猶玉膏皆有精汁也　又曰天子北征東還乃循黑水至于羣玉之山四徼中繩皆直正也先王之所謂策府

戰國策曰周有砥宋有結緑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天下名器獨不足以厚國家乎　又曰蘇秦謂楚王曰楚國食貴于玉薪貴於桂　漢武故事曰上起神屋前庭植玉樹以珊瑚爲枝碧玉爲葉筆子青赤以珠玉爲之空其中如小鈴鎗鎗有聲　續漢書曰三老五更玉杖　魏略曰大秦國出五色玉　文士傳曰劉楨嘗預魏文帝坐見甄后不伏武帝大怒收付作部使磨石武帝嘗輦至尚方觀作者見楨楨磨石不仰帝問曰石何如楨因得喻已自理跪對曰石出自荆山外有五色之章內含和氏之珍磨之不加瑩雕之不增文棄氣

堅貞受茲自然顧其理枉屈紆繞猶不得申武帝顧左右大笑救楨復署吏 增 北史隋王邵上表云政道得則陰物變爲陽物自六年以來遠近山石多變爲玉石爲陰玉爲陽 唐書曰太宗嘗謂魏徵曰玉雖有美質在于石間不值良工琢磨與瓦礫不別若遇良工即爲萬代之寶朕雖無美質爲公所切磋勞公約朕以仁義弘朕以道德使朕功業至此公亦足爲良匠耳 又五行志曰上元二年楚州獻寶玉十三一曰元黃天符形如笏長八寸有孔云辟兵疫二曰玉雞毛文悉備白玉也三曰穀辟亦白玉也粟粒自然無雕鐫迹四曰西王母白環二枚五曰碧色寶圓而有光六曰如意寶珠大如雞卵七曰紅蘇鞨大如巨栗八曰琅玕珠一枚九曰玉瓊形如玉環四分缺一十曰玉印大如半手理如鹿陷入印中十一曰皇后採桑鉤如箸缺其末十二曰雷公石斧無孔凡十三寘之日中白氣連天 大金國志曰承安三年春國主幸蓮菜院陳玉器及諸玩好視其欵識多宣和物惻然動色宸妃進曰作者未必用用者未必作宣和作此以爲陸下用耳 管子曰夫玉之所以貴者九德出焉溫潤以澤仁也鄰以理者智也堅而不撓勇也瑕適皆見精也茂華光澤並通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搏徹遠純而不殺辭也是以人主貴之藏以爲寶剖以爲符瑞 范子計然曰玉英出藍田 原 尹文子曰魏田父有耕於野者得玉徑尺不知其玉也以告鄰人鄰人詐之曰此怪石也畜之弗利其家田父雖疑猶豫以歸置於廡下其玉明照一室大怖遽而棄之于遠野鄰人取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望之再拜賀曰大王得天下之寶臣所未嘗見王問其價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魏王賜獻玉者千金長食大夫之祿 又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爲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爲璞周人懷璞門鄭賈曰欲買璞乎鄭曰欲之出其璞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 鬼谷子曰鄭人之取玉也必載司南之車爲其不惑也 增 尸子曰玉者色不如雪澤不如雨潤不如膏光不如燭 原 呂氏春秋曰人不愛昆山之玉江漢之珠而愛已之蓍壁小璣有之利故也 淮南子曰水圓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 圓陽也方陰也 陰中之陽也玉陽中之陰皆以其類生也 又曰譬若鍾山崑崙之玉炊爨炭三日三夜重上有珠樹玉樹 又曰琬琰之在汚泥之中雖廉者不釋 又曰譬若鍾山崑崙

而色澤不變得天地之精也　又曰白玉不雕美珠不文質有餘也　春秋繁露曰公侯費用玉玉潤而不污至清潔也故君子比之于玉玉有瑕穢必見于外故君子不隱所短　韓詩外傳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輝　桓寬鹽鐵論曰崑山之傍以玉璞抵烏鵲　增桓譚新論曰雒陽季幼寶有小玉檢謁衛者史子伯素好玉器見而奇之使子報以三萬錢主也余驚駭云我若于路見此千錢亦不市也故知之與不知相去甚遠　論衡曰玉變爲石珠變爲礫毀謗使然也採玉者破石拔玉選

士者無惡取善　抱朴子曰玉脂生玉之山膏流出萬年以上則凝而成之鮮明如水精以無心草木和之須臾成水服之一升得千歲　增廣志曰白玉美者可以照面出交州青玉出倭國赤玉出夫餘瑜山元玉水蒼玉皆佩用

王逸正部論曰或問玉符曰赤如雞冠黃如蒸栗白如猪肪黑如純漆玉之符也　蔡邕琴操曰卞和者楚野民得玉獻懷王懷王使樂正占之言石王以爲欺誅斬其一足懷王死子平王立和復獻之平王又以爲欺斬其一足平王死子立爲荊王和復欲獻之恐復見害乃抱其玉而哭晝夜不止涕盡續之以血荊王遣問之于是和隨使獻王王使剖之中果有玉乃封和爲陵陽侯卞和辭不就而去作退怨之歌曰悠悠沂水經荊山精氣鬱浹谷巖中中有神寶灼明明穴山采玉難爲功於乎獻之楚先王遇王閽昧信讒言斷絕兩足難余身俯仰嗟歎心摧傷紫之亂朱粉墨同空山歔欷涕龍鍾天鑒孔明竟以彰沂水滂沛流于汶進寶得刑體離分斷者不續豈不怨　白澤圖曰玉之精名曰委然如美女衣青衣見之以桃戈刺之而呼其名則可得也夜行見女戴燭入石石中有玉也　增杜陽雜編唐順宗時西域有進美玉者二一圓一方徑各五寸光彩可鑑毛髮時伊祈元解方坐于上前熟視之曰此一龍玉此一虎玉圓者龍也生于水中爲龍所寶若投之水必有虹霓出焉方者虎也生於巖谷爲虎所寶若以虎毛拂之即紫光迸逸而百獸慴伏上異其言　孔帖曰于闐其南千三百里曰玉州山多玉者也其河源所出至于闐分爲三東曰白玉河西曰綠玉河又西曰烏玉河三河皆有玉而色異每歲秋水涸國王撈玉于河然後國人撈玉　宋程棨三柳軒雜識曰曾見玉麒符如今香囊白玉爲質石碾麒麟又有片玉長可八寸闊三兩指

如刀有把名扶衣古帝王既御袍帶以此抹腰無摺縐又片玉甚薄上銳下闊多壓舌殉葬含玉也又塊玉如筍名代指進講時以點顯經籍漢遺物　續文獻通考曰至元十一年迷兒麻合馬阿里二人言匪力沙淘玉之户舊有三百緛亂散亡存者止七十户其力不充而匪力沙之地旁近有民户六十阿淘于是免其差徭與淘户等所淘之玉立水站遞至京師　明水軒日記曰玉石產大石窩至京城一百四十里折方估價營繕司主之

玉二

原列仙傳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服水玉　尚書大傳曰堯致舜天下贈以荅華之玉　紀年曰桀伐琨山琨山莊王女于桀二女曰琬曰琰桀受二女無子斲其名于荅華之玉荅是琬華是琰也　周書曰武王俘商得寶玉萬四千佩有八萬　尚書中候曰武王至磻溪呂尚釣王趨稱曰望公七年今見光景荅曰望釣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檢檢相也　增帝王世紀曰周武王伐殷爲天子登臺見玉王曰誰之玉或曰諸侯之玉王不取反歸之天下聞之曰王廉于財矣　原十洲記曰周昭王時西胡獻玉杯是昔玉之精月明夜以杯照于庭中比明旦而水滿於杯中汁甘而香美斯靈器也　列子曰周穆王征西戎西戎獻昆吾之劒赤刃切玉如切泥　神仙傳曰沈義爲仙人所迎見老君以金按玉盤賜之　孔叢子曰秦王得西戎利刀割玉如割木　漢書曰宣帝幸河東鳳凰集得玉寶乃起萬壽宮　續漢書曰袁逢爲三老賜玉杖　魏書曰文帝甄皇后光和中生每寢寐家中髣髴見有人持玉衣覆其上者常共怪之　胡琮別傳曰吳時掘地得銅匣以琉璃爲蓋布雲母于其上開之得白玉如意大帝以當王土之氣此祚王以金陵有天子氣處處埋寶物以當王土之氣此祚是乎　搜神記曰楊公雍伯雒陽人性篤孝父母亡葬于無終山遂家焉山高無水公汲作義漿于坂頭行者皆飲之三年有一人就飲以一斗石子與之云玉當生其中又語云後當以得婦言畢不見乃種其石數歲時時往視見石子生玉北平徐氏女甚有行人多求不許公乃試求焉徐氏笑以爲狂乃戲云得白璧一雙來當爲婚公至所種石中得五雙以聘徐氏遂以女妻之天子異之拜爲大夫于種玉處四角作大石柱各一丈中央一頃地名曰玉田　異苑曰晉東瀛王騰字元邁鎮鄴遊常山時天大雪平地數尺營門前方數丈融液不

積掘得玉馬高尺餘　又曰弘農楊子陽閭土中有聲掘得玉狗長可尺許屋棟間仍自漏秣米如此三年晝夜不息米墜既止忽有一青蛇長數尺住在梁上每落糞輒成碎銀子陽獲銀米遂爲富兒鍛銀作器貨賣倍售餘家市者隨以破滅　涼州記曰呂纂咸寧二年有盜發張駿陵得白玉尊玉簫玉笛　世說曰長沙王徙封常山至國穿井入地四丈得白玉方三四尺後魏書曰崔挺爲光州刺史掖縣有人年逾九十板輿造州自稱少曾充使林邑得一美玉方尺四寸甚有光彩藏之海島六十歲欣逢明政今願奉之挺曰吾雖德謝有外國所貢玉一塊廣尺厚半尺此希世之物可作一

寶因命梁適探文名曰鎮國神寶　金史大定二十六年皇曾孫生宴于慶和殿賜曾孫玉山子兔兒垂頤一副章宗進玉雙駝鎮紙玉琵琶撥玉鳳鈎腎親等物世宗御酒歡歌一夜方罷　元史忙哥撒兒傳從憲宗征斡羅思阿剌欽察諸部常身先諸將及以所俘寶玉頒諸將則退然一無所取憲宗由是益重之　續文獻通考曰元丞相伯顏嘗至于闐國鑿井得一玉佛高三四尺色如截肪照之皆見筋骨脈絡即貢上方又有白玉一段高六尺闊五尺長十七步以重不可致　又曰明建文在儲宮時嘗夢神人致上帝命授以重寶及元年

使者遺自西方得青玉琯
曰明世宗嘉靖三十六年雲南布政鮑道明獻瑤石一
萬五千八百顆

玉三

抵鵲 棲烏 上詳前一 神寶 帝瑞曰上詳前一 禮舍之瑞烏 應 飾鳩杖 名鷹叙 六瑞 三棘 作問禮六瑞曰以玉

杖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王杖不壹之鳥也欲老人不壹也 元年起招靈閣有一神女留一 此叙共謀與帝記曰元鼎 宮人作王叙因名玉鷹叙後

劉楨清慮賦曰結東阿之現之堂玉樹翠葉上棲金烏 青質之山瑞琳琅上詳前一 西雷乎增龍上 禮之瑞烏 葉上棲金烏 應

玉四

輔國王敬鎮主公敬恒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敬 辭男敬蒲肆 墨子曰和氏之璧夜光之珠 此諸侯之 良寶也

青氣視之得玉發五寸曰分各一發玫鈞身中皆雕鏤也 禮記 以曰尚之以瓊華乎而 五經通義曰玉 有似于 劉楨清慮賦曰錯華玉 五德 詩毛

曰乎尹旁達信 也詳前玉一 白虹 青氣 荊璆 一 虞華 瑤蓮

曰氣如白虹天也 司馬彪續 乃是荊山璆 下詳前一 瓜瓞 草華 垂 兵抱朴子吳時發廣陵大冢 以傳鮮肯 下詳前一 投石 唐書曰高宗朝封禪

玉五

玉六

之夜 碎斗 得璜 斗史記亞夫擣碎漢王所獻玉 肪點漆白如截肪黑如點漆 山輝 木潤文選曰石韞玉而山輝 必佩 不趨 玉上詳前一 不趨 滅瘢 磨玷 王莽就國南陽 玉其人如玉潛光之中曰 抱朴子曰 玉荊山之 聰陽殿玉為牀 下詳圭象 為牀 化石 西京雜記漢 玉其山之 光制 牙 璋瑜 琬琰 下詳瑜 瑾瑜 匿瑕 吾實 磨礱 追琢 繅藉 被褟 上幣 美王吾實傳曰是 吾實也 下詳珠 虞叔獻 上詳寶 下詳前一 子罕辭 虞叔獻 上詳寶 前一 比德 潛光 其詩言念君子溫 如玉有女如 連城 希世 希世連城之寶 比德 潛光 其如玉有女如

玉七

玉八

于故屈卿先之白玉校泥豈能相污野曰既溫明時校昌中于廣平王第掘得古玉印又曰考校泥中于廣平王第掘得古玉印校召租營等辦爲何以世之物營云此是于闐國言

翠器　趙書二十二分龍鈕龍鈕金環四

家有一玉罌形制甚古且精巧始得之於馬上以墨塗字觀之果如營言

宗朝老臣宜聖庫有翡翠瑰一雙所以識也其後偶以金寶物皆藏真

中磨墨拈筆之間知翡翠之貴

山曰昔堯爲君有人獻後王于堯見而輕之使人棄擲于山曰無所用也

腹俘厥寶玉

延喜一辟邪

二長尺五寸工巧殆非人間所有其氣或以衣裾誤拂則百步踏壞于全函讓體終不能攜其氣或以衣裾誤拂則百步踏壞于全函讓體終不能攜其

芬馥四經年纔消歌舞羅

圓龍方虎

前並一詳

辦棄瓊枝

異聞集李章武與王物往來倡死後李經所居見王倡所遺玉玦冷狀如關業贈李

端又曰玉英也朝陰上山採瓊葉

如意　儲精　杜陽雜編同

主下降賓貨之異也

珣琪　瑯玕　淮南子

玉山之玉所遺蛟龍以爲標幟劍

瓊瑤　瓊琚　廣雅

六寸光自照也

文鱗　瓊葉

碧琳　赤瑕

白頭公　紅玉環　杜陽雜編同

唐元載子伾以紫玉鞭之事洩流死恩州等

玉蕤　玉柱　唐宣宗

玉箸　玉尊　王昭君玉箸處如玉箸也

玉山　玉琰　魏鍾繇銘有玉琰太子元常

玉精　玉琬　淮南子

玉精椀　軟玉鞭　又曰軟玉鞭之則首尾相就一寶中興國獻軟玉鞭之則動直如弦不

玉環　杜陽雜編同

唐元載子伾以紫玉鞭之事洩流死恩州等

玉蕤　玉柱　唐宣宗

玉箸　玉尊　王昭君玉箸處如玉箸也

玉山　玉琰　魏鍾繇銘有玉琰太子元常

玉精　玉琬　淮南子

玉精椀　軟玉鞭　又曰軟玉鞭之則首尾相就一寶中興國獻軟玉鞭之則動直如弦不

桃蓋　厭鉤　元史伯顏傳取宋玉帶鉤佩之平章阿合馬先取其玉帶鉤服玉鉤佩遺之且曰宋寶玉固多矣無所取勿以平宋時玉帶鉤佩阿合馬謂其輕己思中傷之乃誣以墨塗字觀之果如營言

龍鈕金印

既溫明時校昌中于廣平王第掘得古玉印又曰考校泥中于廣平王第掘得古玉印校召租營等辦爲何以世之物營云此是于闐國言

翠器　趙書二十二分龍鈕龍鈕金環四

家有一玉罌形制甚古且精巧始得之於馬上以墨塗字觀之果如營言

宗朝老臣宜聖庫有翡翠瑰一雙所以識也其後偶以金寶物皆藏真

中磨墨拈筆之間知翡翠之貴

山曰昔堯爲君有人獻後王于堯見而輕之使人棄擲于山曰無所用也

腹俘厥寶玉

延喜一辟邪

二長尺五寸工巧殆非人間所有其氣或以衣裾誤拂則百步踏壞于全函讓體終不能攜其

芬馥四經年纔消歌舞羅

圓龍方虎

前並一詳

辦棄瓊枝

視月而得　映日以觀　又曰夜漫月成規如珠璣缺日以觀則見日中宮銳方處圓必得美玉河渠四火

楚州獻　石國得　上詳二

公記扶桑國使使貢日玉大如盤陽修

取其玉椀蓋帝命按之無驗遂棄之無所取勿以平宋時

死有獻此蓋者帝撫然曰發篋

漢堂玉箸　處如玉箸也

名之在廢中云有神來降白稱白王之使者以杜光拂照人白頭公白天寶中興國獻軟玉鞭之則首尾相就一寶中興國獻軟玉鞭之則動直如弦不

得之西雞音密使臨溜侯因人送太子報紙書云

諺之荊山之片山之片山錄諺自謂荊

求玉于闐　求玉于闐於于闐得圭長一尺四寸廣三寸厚十分三駮內約事百斤并他寶等

玉蕤　玉柱　唐宣宗

玉箸　玉尊　王昭君玉箸處如玉箸也

玉山　玉琰　魏鍾繇銘有玉琰太子元常

玉精　玉琬　淮南子

玉精椀　軟玉鞭　又曰軟玉鞭之則首尾相就一寶中興國獻軟玉鞭之則動直如弦不

玉環　杜陽雜編同

唐元載子伾以紫玉鞭之事洩流死恩州等

玉蕤　玉柱　唐宣宗

玉箸　玉尊　王昭君玉箸處如玉箸也

玉山　玉琰　魏鍾繇銘有玉琰太子元常

玉精　玉琬　淮南子

玉精椀　軟玉鞭　又曰軟玉鞭之則首尾相就一寶中興國獻軟玉鞭之則動直如弦不

禹錫論清處而瑕不自掩深白而物莫能汚內堅剛而外昭潤有似乎君子者乎故門乎諸侯珉中玉表裏之孔帖唐賈躭等贊以大節玉既無煙又凡無氣元史祭祀志平章賈閭等漢南如祀事其禮與漢一曰禮神玉今大祀禮神之玉時出而用無得婚盛蓋潘者取其氣之臭聞王既無煙又且無氣但當貴于神座既卒事則收藏也

玉五五

詩晉司馬彪詩曰玉出閒風側珠生南海濱爽爽不周阪蘇桂揚其芬 宋鮑照見賣玉器者詩曰渾渭不可雜珉玉當早分子實舊楚客蒙俗謬前聞安知理乎采豈識質明溫我方歷上國從洛入函轅揚光十貴室馳譽四豪門奇聲振朝邑高價服鄉鄰寧能與爾曹猶能暢物情后變如為聽從此振琮琤 南巨川賦得玉

沽美玉曰抱玉將何適良工正在斯有瑕寧自掩匪石幸君知雕琢磨成器緇磷志不移飾尊光宴賞入佩奉威儀象德曾留譽如虹竊可奇終希逢善價滬得桂林枝 羅立言賦得沽美玉曰誰憐被褐士懷玉正求沽成器終期達逢時豈見誣寶同珠照乘價重劒論都浮彩朝虹滿懸光月影孤幾年淪瓦礫今日出泥塗采斷資良匠無令瑕掩瑜 陳中師賦得瑕瑜不相掩曰出石溫然玉瑕瑜素在中妍媸因異彩音韻信殊風讓美心方並求疵意本同光華開縝密清潤仰磨礱秀質非擾善貞姿肯廢忠今來儻成器分別在良工 武翊黃

賦得瑕瑜不相掩曰抱璞應難辨妍媸本自融貞姿偏特達微玷遇磨礲涇渭流終異瑕瑜自不同半留光透石未掩氣如虹縝密誠爲智包藏豈謂忠佇看分美惡今得值良工　裴次元賦得亞父碎玉斗曰雄謀竟不淺寶玉將何愛倏爾碎霜刃揮颯然春冰碎飛光動旗幟散響驚環佩霜濃繡帳前星流錦筵內圖王業已失爲虜言空悔獨有青史中英風冠千載　何儒亮賦得亞父碎玉斗曰嶷女昔解網楚王有遺躅破關既定秦碎斗聞獻玉貞姿應刃散清響因風續匪循切泥功將明懷辭辱莫量漢祖德空受項君賜事去見前心千秋渭水綠　元趙孟頫哀鮮于伯幾詩曰最後得玉鉤瑚琢蟠盤屈掬手傳玩餘嗽喜見顏色

原賦晉傅咸玉賦曰易稱乾爲玉玉之美與天合德其在玉藻仲尼論之備矣非復鄙文所可稱述萬物資生玉稟其精體乾之剛配天之清故能珍嘉在昔寶用罔極夫豈君子之是比蓋乃王度之所式其爲美也若此當其潛光荊野抱璞未理衆視之以爲石獨見知於卞和之先既展禮于天地亦分榮于殿堂垂纓冕珮兮齊濟有逍遙人俗髣髴仙府泛醴流膏崇臺結宇飛華崑閭之岫結影蓬瀛之浦使人主齋戒班垂歎揚磨礱規矩華睆文章琢之爲珪下辨君臣之節合之爲壁上連日月之光既展禮于天地亦分榮于殿堂垂纓冕珮兮齊濟有逍遙人俗髣髴仙府泛醴流膏崇臺結宇飛華崑閭之岫結影蓬瀛之浦使人主齋戒班垂歎揚磨礱規矩登鑒斡兮斲鎩入管弦而流韻備尊俎而含芳　趙昂玫玉賦曰直以爲珽圓而作辟無杼織毫皆知所適遇

今晨之發彩冀入珪璋察往日之屈蒙期分玉石于是虹氣干白雞冠與赤執之以禮故有藉而見文受之必齊非許城而不易　白行簡石韞玉賦曰積苔文而外暈涵冰形而內融煥乎有文既自抱其堅白敦兮在璞中誰復知其盈尺混清潤以潛穎託層崖而委積愛而不見雖類懷寶迷邦和而不同終辨我心匪石處于鑿則水折而方流依彼巖巖亦山輝而未潤　暢璀良玉比君子賦曰珪以爲瑞佩以比德上下有軌尊卑有冀既山水節其文亦元蒼差其色四者爰備勞逸是主

旋而矩其志不散其容斯取況居則設朝則結進退鏘鳴抑揚磬折禮樂之儀著非辨之心絕是則維身允固惟玉不撤　張餘慶青玉案賦曰小大合度高卑有程廁彼華筵雲母之屏邊色麗置乎虛室琉璃之窓下寒生玉貌宜臨丹心可瑩成其高而有足歷其遠而有腥甘寢之時虛色而空憐角枕閒居之處凝光而但對瑤琴是宜君子之好用資端操質美而微瑕莫容色淨而纖埃不到況能坦蕩而爲物以俟依憑而寄傲伊錦綸之段誠可見投此瓊玖之珍是宜相報　敬括玉斗賦

曰燕石既分楚圭未剝平準獻度良工就琢刻則爲瑾合而成殼口應吐納柄隨把握特達垂名切磋有成炯光月皎洞徹冰清揣摩律度比較權衡法帝車之枸如軒如輊校嘉量之趾不縮不盈爾以至公秉彝我以不貪爲寶和之則清越流響秘之則含弘守道是以在天成象在物可師立身而溫潤無匹應用而盈虛有時當爲國器藏諸有司　王起被楊懷玉賦曰外不婁而不曳中如辭而如璋隨手人誰謂無脛映于體乍若凝肪自有同夫蘊石亦何虞乎越鄉宜乎琢磨是賴清貞勿改映胸襟而發光雜山水而騰采成器而服之無斁開

桂而沽諸有待可以價奪象珍名高四海　杜顗白環賦曰玉華溫潤玉理精堅英光于以旁達肉好一以虛圓晶晶霜皎田田月懸分清輝于綺殿失皓質于瓊筵實三朝之盛禮恒五瑞而來覲彼昭華之珍兮爲往延喜之珪兮誰錫亦所謂歸有慶之理功告大禹之成績

盤贊庾肅之玉贊曰圓辟月鏡琴琳星羅結秀藍田蘊寶猶和元圭特違瑜不掩瑕質鮮氣潤流映滂沱郭璞瑾瑜玉贊曰鍾山之寶爰有玉華光彩流映氣如虹霞君子是佩象德開邪

原 說文曰玠大珪也璋大珪也長三尺杼上終葵首

易曰告公用圭　毛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增 又曰顓頊印如圭璋

原 尚書禹貢曰禹錫元圭告厥成功　元天色禹功開于四海故禹錫元圭以告厥成

周禮曰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搢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　緣有五采文所以薦玉木爲中幹用者示有所尊訓民事君也繅長尺有二寸謂安鎮四方以四鎮之山爲琢飾公執桓圭二王之後及王之上公雙植曰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圭長九寸謂安鎮四方以四鎮之山爲琢飾公執桓圭二王之後

皆三采三就　皆象以人爲以保身圭皆長九寸

男執蒲璧　說所以養人蒲柔安人不執圭者未成區也繅皆二采再就　義取其漸行子執穀璧

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

安養于人二圭或以數或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　于猶於

鎮圭無大圭于禮爲缺詔讀大圭尺度　墨子曰申徒狄曰周之靈珪出于土石楚之明月出于蜂蜜　白虎通曰珪以爲信而見何也珪者潔也信莫著于見故以見萬物之始莫不自潔珪之爲言潔也上銳陽也下方陰也　又曰東方爲圭之制上小下大狀如梨鋒

原 楚詞曰接徑千里出若雲　言楚國境界在路交接萬千餘里中有隱士慕已來出集聚若雲也

三珪重侯　三珪伯公侯　聽類神察

篤友隱孤寡存　言三圭也君但不知賢愚之類亦察知萬疾早夭孤寡賜賜之

增 唐

六典曰殿中監凡大祭祀進大玉執鎮圭　玉海曰宋齋崇元殿服通天冠絳紗袍

執鎮圭乘玉輅由明德門朝饗太廟十六日奉冊冕執圭合祭天地　又曰至道元年八月二十五日戊戌詔以九月冊皇太子有司言禮天子執鎮圭公執植圭無太子執圭之文請定制太子服遠遊冠朱明衣執植圭以受冊朝會謁廟亦如之詔可　又曰紹興十四年正月戊寅內出鎮圭付國子監以奉文宣王先是有司請以珉石上曰崇奉先聖豈可用假玉詔以真玉圭降出宮貴神用兩圭有邸凡九玉制以珉王用碧白二色公九侯七伯五皆六命之子男八命之孫皆四命之　又曰皇祐二年六月五日禮院言明堂行禮分祀九部下太常書鎮圭式樣大禮使據三禮圖以進用之又大定十一年大常寺言按禮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自西魏隋唐以來大圭長三尺一寸鎮圭尺二寸有緣副之　又曰明皇帝服衮冕用圭長一尺二寸皮弁同東宮服衮冕用圭長九寸五分皮弁同親王服衮冕用圭長九寸二分五釐皮弁同世子服衮冕用圭長九寸皮弁同郡王圭同世子郡王以下俱不得用圭

珪璋二

增 遯甲開山圖禹游東海得玉珪碧色長一尺二寸圓如日月以自照目達幽冥　史記正義孔文詳云宋末會稽修禹廟于土中得五等圭辟百餘枚形與周禮同皆短小此禹會諸侯以禮山神

案 穆天子傳曰天子賓于西王母西王母為天人謹長善歌乃執白圭以見西王母　左傳曰鄭駟帶伐伯有伯有死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八月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珪質于河已已復歸　又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侯以溫人南侵不侯敬王大夫人助敬王南侵子朝拘得玉者取其玉賣之則為石王定而獻之　古今注章帝建初七年玉珪出弘農華陰　孔帖唐德宗即位遣內給事朱如玉之安西求玉於于闐得圭一玉海宋建隆初于闐王李聖文遣使貢玉圭一盛以玉匣興國三年三月沙州曹延祿貢玉圭　又曰祥符元年將封禪七月已

未朔太食航主陀婆黎請以方物陪位太山十月戊申其國蕃官李麻初遣使貢玉圭長尺二寸自言五代祖得于西天竺長者傳曰謹守此候中國聖君行封禪禮即馳貢之　續文獻通考金初獲于宋者有元圭一白玉圭十九　又曰元成宗元貞元年賜天師張與棣宗師張留孫眞人張志優等十三人玉珪各一

珪璋三

昭度　藏禮　左傳昭其度也　輯五瑞　班羣后　輔弼也　弼五等諸侯之珪璋而朝覲　不琢　載弄　大圭不琢　詩載弄之璋　有章　申信　傳卓爾有章　徵君使執珪璋也　「洋一」

錫爾　瑑彼　詩曰錫介圭以作爾寶注思王錫申伯以介圭爲瑞又曰瑑彼玉瓚黃流鄭箋白瓚玉勺也周公攝王爲圭瓚祼鬯成王爲相禮焉圭瓚祼鬯之禮也　剪桐葉　爲槭　淮南子曰天子無戲言言蓬命封之楚重　王剪珪爲槭槭斛瓠也槭斧也　銳方之象　以法陰陽　長短之制　以辨上下　上洋白虎通周禮別貴賤之禮也

赤如日　碧如月　墨子曰堯北教乎八狄東教乎青夷南教乎交阯西教乎流沙北教乎幽都之鄉赤黑白青黃各如其方之色　鳥舍　介受　墨子曰鳥舍介受赤鳥舍介受玄鳥舍介受黃鳥舍介受白鳥舍介受青鳥舍介受　上銳下方　外黑內赤　淮南子曰堯之治天下上法圜天下方地外黑內赤

珪璋四

符采　寫四鎮之峯巒　以示彈壓之強　疏五德之符采　寫四鎮之峯巒　以示彈壓之強　疏五德之

屏辟與珪　植辟秉珪

屏辟與珪　植辟秉珪　並者　特達之德　禮記曰珪璋特達德也時聘時特用珪璋不假餘幣也　奉璋峩峩　詩　瑞玉　說文曰圭瑞玉也上　侯甸爰有執圭　特達珪璋之表　崔翰制文　指輝聯累　柳宗元文曰森然炳然若開羣玉之狀　珪璋交映　孔帖　宋祁指輝聯累珪璋琛璜之狀

賦唐元稹鎮圭賦曰想夫彤闕乍曉碧砌生寒當玉座而高居狀中峯之冠瑤岫透爐煙而迴出意秋月之壓雲端是以聖后矜持庶寮瞻重安八荒于術內故捧必當心握萬務于掌中故大不盈拱映晃旒則璿樞星緻間黼斧而瓊枝花擁豈僅獨使威儀可觀亦以明社稷

有奉聖人制器靡不有類銳上以象天方下而法地備采章以盡飾琛崇高而定位夫衆色不可以雜施依方面之正者惟五羣山不可以戲寫選域中之大者有四自天有命非因梧葉而封唐提象握機故配土行而執鎮豈得傳歷代之瑞寶抑以彰受命之符信　蔣防鎮圭賦曰皓爾凝結溫如可觀其色正其容端乃直乃方象名山而守固不瑕不虧配王室以常安想夫始自良工成茲國器端乎掌握撫寧天地邦有六瑞而圭列其初國有三山而象包其四雲虹發色冰雪成姿岱華衡恒之高自此而增峻琳琅琬琰之美自此而發奇所以

朝九有接萬靈大禹成功垂芳於帝典吾君致理酌憲
于國經　張仲素信圭賦曰瑟彼信圭諸侯是執當大
君之辨等與五玉而咸集皎以式孚堅如特立潔白其
質縝密其文得儀形之是表敛羔雁以成羣玷絕可磨
不愧南容之復性惟特達每勞宣代之分　楊謙珪璋
特達賦曰稽上古之貴德考先賢之立言偉珪璋之挺
異同君子之不議是以先王之制斯器也不資於瑞珉
而采之于璵璠欲使執之者比德佩之者克念自然威
儀式序而有要有倫班秩以明而不濫不僭徒觀夫貂
蟬蘊義以耀彩組綬輝映以生文使夫閱信義堅貞以

守職感瑕瑜不掩以事君故能靖恭厥位克舉其勳豈
不由珪璋與賢哲相成其業曠千古而流芬則聖哲之
創物也誠有足而稱云
晉郭璞珪贊曰玉作五瑞辯章有國君子鳴佩亦
以表德永觀厥祭時惟文則

辟一

說文曰辟瑞玉環也瑗大孔辟也璧半辟也
雅曰辟大六寸謂之瑄肉倍好謂之辟好倍肉謂之瑗
肉好若一謂之環　毛詩曰有斐君子如金如錫如
圭如辟　禮器曰束帛加辟尊德也　周禮曰子執穀

辟男執蒲辟以蒼辟禮天
月朝旦奉皮薦辟玉賀正月　漢書食貨志曰王侯宗
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帛薦辟然後得行　又外戚傳曰
昭陽舍辟帶往往爲黃金缸函藍田辟明珠翠羽飾之

續漢書曰大秦國有夜光辟　晉書載記曰燕
常山大樹自拔根下得辟七十三光色精奇有異常玉
符瑞志曰宋大明元年五月戊寅江秉縣得玉辟徑
五寸八分以獻四年二月乙巳徐州于汴水得白玉戟
以獻南齊永明七年錢塘蒼玉辟一　老子曰雖有
拱辟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莊子曰孔子問子

桑雽曰吾見王于魯伐樹於宋親交益疎何也對曰子
獨不聞假之亡歟名園林囿棄千金之辟負赤子而趨
彼以利合者迫窮相棄天屬者迫窮相收也　孫卿子
曰聘人以珪問士以辟
蒲辟以朝　賈誼新書曰梁有疑獄乃問陶朱公朱公
曰臣之家有二白辟其色相如其徑相如其澤相如然
其價不相如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則側而視之其
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　白虎通曰方中圓外曰辟
辟之爲言積也內方象地外圓象天　抱朴子曰余聞
唐堯之爲君也捐金于山虞舜之承禪也抵辟于谷

中興徵祥說曰王者不隱過則玉璧見　物理論曰語云士非玉璧談者爲價琮歸乎正色　玉海宋沈括曰今人得蒲璧刻文如蒲花數時穀璧如粟粒　又曰祥符六年八月戊寅詔奠獻大清宮用蒼璧　續文獻通考曰金郊祀昊天上帝以蒼璧蒼幣　又曰元郊祀器物之等其目有八一曰圭幣昊天上帝蒼璧一有繅籍青幣　又曰明上帝祭用蒼璧配祖祭用蒼璧

璧二

原尚書中侯曰堯沈璧于河　帝王世紀堯刻璧爲

書東次于洛言當傳舜之意　淮南子曰禹不貴尺璧而重寸陰　原穆天子傳曰天子賓于西王母乃執璧以見之　原又曰晉荀息請以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也　原左傳曰鄭伯以璧假許田爲周公祏故

又曰初衛莊公自城上見巳氏之妻髮美使謂淳于毚曰吾欲伐魏魏使謂淳于毚曰敝邑有寶璧爲呂姜髮既出奔而入焉示之璧曰活我吾與汝璧巳氏曰殺汝璧其爲往遂殺之而取其璧　又曰秋楚子圍許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于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靡經士奠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被除凶之禮也

又曰初楚恭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而祈請神擇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遍以璧見于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乃埋璧于大室之庭使五人齋而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　又曰晉公子重耳之曹僖負羈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　又曰秦伯納重耳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絏從君於天下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水投其璧于河　又曰秦伯以璧祈戰于河

呂氏春秋曰魯郁成子聘于晉過衛右宰穀臣饋之陳樂而不樂乃送之以璧成子曰饋我以酒歡我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送我以璧寄託之也衛其有亂乎背衛三十里聞竊殖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乃使人迎其妻子賜宅居之分祿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

戰國策曰齊欲伐魏魏使謂淳于髡曰敝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駟請致之髡入請說齊王曰魏齊之與國也伐之名醜而實絕齊王曰髡受魏璧馬王問髡曰先生有諸乎曰有之伐魏之事便魏雖刺髡于王何益若誠不便魏雖封臣于王何損百姓無被兵之患髡有璧馬之寶于王何傷　又曰張儀爲秦破

從連橫說楚王楚王遣使車百乘獻夜光之璧　史記

曰張儀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儀掠笞不服儀謂妻曰視吾舌存否妻曰存儀曰足矣　又曰虞卿屬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　又曰趙惠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王書曰願以十五城請易璧王召見藺相如遂遣奉璧西入秦秦王大喜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趙王齋戒五日使臣奉璧今大王見臣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為戲弄無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王必欲

急臣臣頭與璧俱碎于柱矣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舍相如廣成傳相如使人從他道以璧還趙　列士傳曰秦召魏公子無忌無忌不行使朱亥奉璧一雙秦王大怒將朱亥著猛獸圈中亥瞋目視之皆裂血出濺猛獸猛獸終不敢動　韓詩外傳曰楚襄王遣使持金十斤白璧百雙聘莊子以為相莊子固辭　抱朴子曰安期生賣藥海邊始皇異之賜以金璧值數千萬安期生去而置之于阜鄉亭以赤玉舄為報留書曰後千歲求我于蓬萊山　漢書曰沛公見項羽鴻門步從閒道走還軍使張良留謝羽羽問沛公安在良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間至軍矣脫身潛逃其軍故使臣獻璧羽受之

增又曰文帝賜尉佗書及衣被佗因使獻白璧一雙　原東觀漢記曰騶騎將軍東平王蒼辟朱暉為掾正月旦將軍當奉璧賀故事少府給璧時陰就為少府吏甚驕慢求不可得暉遂見就主簿持璧謂曰我素聞璧未嘗見借觀之主簿按暉暉按令史主簿處白就曰朱掾義士勿求之蒼罷朝謂暉曰掾自視孰與簡相如　玉海宋紹興元年八月七日始合祫八日出蒼玉璞付文思院上喜見玉色曰祀天不當計費

原和難　周禮敍辭以和難以聘次

不貴聖人不貴尺之辭　增祈戰　詳前

浮渚言書　竜昌書記曰石季龍起橋大小千餘間五百餘萬而成季龍遊于其上

斬蛟　博物志曰南陽侯波被斬蛟得璧于河伯羅而去

增詩唐李白詩泰欺趙氏辟却入邯鄲宮本是楚家玉

還來荊山中

賦唐李爲握中有元辭賦曰辭爲至寶握以藏輝與仙月之色異俾如虹之氣微懿夫藏黜點而獨青映纖纖而有象或微疑其手澤竟空勞于目想同錫元之後不遽去身驗守璽而居則先指掌似乎中而隱影若居外以藩身攬之爲盈手之玩出也爲連城之珍圓而琢之而能全璞温而執之何以不濯雖默默而沈潛每焚乎把握　獨孤授簡相如全辭賦曰秦王方坐章臺之中列萬乘之雄翠臣陪位使者趨風因發檢以求辭陳結觀而表柬浮光爛兮鏡吐潤色皎以冰空語未及于前約寶方傳于後宮果無有償城之意欲坐收獲辭之功蘭君乃探物揣情沈機内萌譎指瑕以復取遂立言而未平攄壯心而激發抗英辭以縱横怒援筆指瞋目電驚且使辱命將焉用生請以臣之頭辭俱碎君之軒楹我合說以全變彼示詐而望誠九賓之禮徒設問道之使已行義必付于知己色無懼于就烹卒能成兩國之勝負駭千古之威名　白行簡瀆臺滅明斬龍奪辭賦曰原夫被褐而來櫂舟以濟懷白辭爲利涉佩青蛇而自衛光連曉日若明鏡之高懸影落深澄狀白虹之初霽孤樟纔移于渡口二龍欻見于波際將至寶因此可求謂匹夫于焉易制滅明乃挺利劒整裾舟驅天吳比陽侯白刃下耀于淵室紫氣上衝于斗牛左絕其脰右森其喉既風恬而雨絕俄霧廓而煙收弭波瀾濟江干持拱辭而歎息眄中流而回顧豈不以懷寶者爲物所求恃力者爲人所惡且龍實恃力人惟懷辭爾實我欺我非爾惜遂投之河而神罔敢受毀于岸而人莫敢有紛然電散謂齊后之碎連環驍臣之不隱撞玉斗嗟乎仁必有勇信千古而不朽

唐表魏曹植獻辭表曰臣聞玉不隱情伏知所進非和氏之璞萬國之幣辭爲元貢　梁范雲謝示辭表曰非郊禋有日禮天之寶肯降學校且與圖永之符已集絳王元珪未足云譬

晉撽梁吳均撽江神責周穆王辭曰昔穆王南巡自郢徂閩遺我文辭僉曰此津實緯百紀薦歷千春念茲文辭故問水濱江漢昜之自求多益反我名瑞躍此華辭則富有漢川世爲江伯如有負穢心迷懷寶情戚藏玉泥中匿珪魚腹使公孫躡波而長吁子羽濟川而怒目伏飛舞劒而東臨蕭丘躍馬而南逐打素蛤而爲粉碎紫貝其如粥又有川人勇俊處乎閩濮水居百里泥行萬宿右脫而河傾左咤而海覆乃把昆吾之銅純鈞之

鐵被魚鱗之衣赴螺蚌之穴引澣東隅移燧北島使蓬萊之根鬱而生塵瀛洲之足淨而可埽按驪龍取其頷下之珠搦鯨魚拔其眼中之寶皇思所赴繁枯澗洞威之所加窮河絕漠願子三思反此明玉

珠一

說文曰珠蚌之陰精也

案周易川靈圖曰至德之盛五星如連珠　禮斗威儀曰其政平德至淵泉則江海出明珠　樊文淵七經義曰珠母者大珠在中小珠環之　後漢書曰珠蚌中陰精也玓瓅明珠色也瓌珠不圓也　常璩華陽國志曰廣陽縣山出青珠永昌郡博南縣有光珠穴出光珠有黃珠白珠青珠碧珠　後魏書曰河鈞羌國出金珠　伏無忌古今注曰章

帝元和元年明珠出館陶大如李有光耀三年明珠出豫章江底大如雞子圍四寸八分和帝永元五年鬱林降人得大珠圍五寸七分　山海經曰三珠樹生赤水上其爲樹如柏葉皆爲珠　徐衷南方草木狀曰凡採珠常三月用五牲祈禱若祠祭有失則風攪海水或有大魚在蚌左右白蚌珠長三寸半在漲海中其一寸五分有光色一亦小形似覆釜爲第一瑞珠凡三品其一寸三分雖有光色形不圓正爲第二滑珠凡三品潛確類書曰龍珠在頷鮫珠在皮蛇珠在口鱉珠在足魚珠在眼蚌珠在腹然惟蚌珠爲多餘則偶有之耳又

蜘蛛亦有孕珠者　又曰珠出廣東廉州珠池者四曰楊梅曰青鶯曰平江曰永安出雷州者一曰樂明實皆海而島嶼環回故梅池云　續文獻通考元珠課在太都者元貞元年聽民于楊村直沽口撈採命官買之在南京者至元十丁年命減杜安山等于宋阿江阿爺苦江忽呂古江採之在廣州者採於大步海他如兀難曲朶剌渾都忽三河之珠至元五年徙鳳哥等戶撈採勝州延州乃延等城之珠十三年命魯不解等撈採　明曹昭格古要論曰南珠出南海蚌中南番者好廣西者易黃要身分圓及色白而精光者價高以大小粒數等求市益得百則對曰若陛下化洽中國德流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帝默然　魏志曰文帝問蘇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域通使燉煌獻逕寸大珠可復分兩定價古云一圓二白又云一顆圓十顆錢北珠出北海亦論大小分兩定價　蜀志曰秦宓霍山之多珠玉焉霍山今在平陽永安縣東北　原爾雅曰西方之美者有璧出氐羌　尚書曰淮夷嬪珠暨魚　對載二大出蠙珠美魚　增周禮天官玉府曰若王合諸侯則共珠盤玉敦　原大戴禮曰川生珠而岸不枯　山海經曰開明北有珠樹文玉樹　增又曰數層之山楚水出焉其中多白珠　原穆天子傳曰天子北征舍於珠澤珠澤之藪方三十里　戰國策曰張丑爲質于燕燕王欲殺之走出境境吏得丑丑曰燕王所欲殺我者人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我令已亡之矣而王不信

今子且致我我且言子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且殺子劇子之腹友子之腸矣吾要且死子之腸亦且寸絕矣境吏恐而放之　增史記曰明月之珠藏於蚌中蛟龍伏之　東觀漢記曰永建四年漢陽太守文鞏獻大珠詔曰海內頗有災異藪不推忠誠而偷明珠之瑞以求媚今封珠却還　原魚豢魏略曰大秦國出明珠夜光珠眞白珠夫餘出珠珠大如酸棗　魏志曰文帝問蘇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域通使燉煌獻逕寸大珠可復求市益得百則對曰若陛下化洽中國德流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帝默然　增蜀志曰秦宓

珠之最好者一珠易一良馬懋珠也　晏子曰景公爲履黃金之綦飾以銀連以珠良玉之約其長尺冰月服之以聽朝晏子朝公迎之履重僅能舉足晏子曰古者聖人制衣服冬輕而煖夏輕而清今金玉之履冰月服之是重寒也　莊子曰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遺其元珠使智索之而弗得使離朱索之而弗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又曰河上有家貧窮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淵得千金之珠父謂其子取石來鍛之曰夫珠必在驪龍頷下子得之必遭其睡也使驪龍寤子尚奚微之有哉　又曰夫唾大者如珠小者如霧　呂氏春秋曰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何也所用重所要輕也　韓子曰楚人賣珠于鄭爲木蘭之櫃薰以桂椒綴以珠玉飾以玫瑰縝以翡翠鄭人買其櫃還其珠可謂善鬻櫃不可謂善鬻珠也　又曰子胥出走邊侯得之子胥曰上求我也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且曰子取之邊侯憂而釋之　淮南子曰明月之珠不能無穎　又曰楚王亡其猿而林木爲之殘宋王亡其珠而淵爲之殫　任子曰丹淵之珠沈于黃泥　鹽鐵論曰珠璣出桂林距漢千餘里　說苑曰墨子謂魯陽文君曰今以年有欲與子隨侯之珠者曰不得賣也以爲飾又欲與子鍾粟者曰得珠不得粟子將何擇魯陽曰粟可取也有富貴之命則幽居候之不須勢形求索也　論衡曰今審知不求貴價于人人自貴之命富之人筋力自輕命貴之人才智自高　抱朴子曰識珍者必拾濁水之明珠賞氣者必採臧穀之芳蕙　東方朔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二金闕高百丈（一作九丈）上有明月珠徑三寸一（一作尺）光照千里　蔡邕勸學曰明珠不琢不成珪璋　搜神記曰南海之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績其人能泣珠　萬震南州異物志曰合浦民善游採珠兒年十餘歲使教入水官禁民採珠巧盜者蹲水底刮蚌得好珠吞而出　廣志曰箕雞珠其色黃生東夷有明珠稱夜光有大珠徑寸或圍二寸已上出黃支（一作枝）有至圓珠置之平地終日不停有石珠鑄石爲之一名朝珠　裴氏廣州記曰鯨魚目即明月珠故死不見有目睛　博物志曰五月五日取青蛉頭上中埋皆成青珠　梁四公傳燕公語梁武帝曰如意珠上者一里光之所及無風雨雷電水火刀兵諸毒魔魅珠九色上者夜光

百步中者十步下者一室光之所及無蛇虺蟲豸之毒
蟲珠七色而多赤其蟲六足二目日當其陷處有四有
鐵鼻蚌珠五色皆有夜光及數尺無瑕者爲上有瑕者
爲下蚌珠生于蚌腹與川盈虧蛇珠所致隋侯即其事
也　唐劉恂嶺表錄異曰廉州海水之中有洲島島上
有大池謂之珠海每年刺史修貢白監珠户入池采珠
以充貢賦　耆舊傳曰大守貪珠即逃去孟嘗濯珠之
池皆生老蚌剖而取珠池在海上其底與海通又池水
至深無可測也取小蚌凶貫之篾曝乾謂之珠母容桂
人率如脯燒之以爲酒肉有細珠如粱粟乃知珠池之

蚌隨其大小悉胎中有珠矣　杜陽雜編開元初罽賓
國貢珠光明潔白可照一室視之則有仙人玉女雲鶴
絳節之象動搖其中及代宗即位寶庫中往往有神光
異氣　山堂肆考唐大曆中林邑獻雲珠五色又名誥
多珠同莒蒲煮食可數日不飢又容州海渚亦產珠置
官掌之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容州始貢珠百斤賜擔
負者銀帶衣服　續文獻通考金大定九年罷東南路
採珠　又曰元產珠之所大都南京羅羅水達達廣州
又曰世祖仲統三十年回回獻大珠要價數萬上曰
珠何用當留是錢以賑貧遂却之　又曰至大四年近
侍有言賈人獻美珠者帝曰吾服御雅不喜飾以珠璣
生民膏血不可輕耗汝等當廣進賢才以恭儉愛人相
規不可以奢靡蠹財相導言者愧而退　又曰明嘉靖
中廣東進珍珠三千二百餘顆

珠二

搜神記曰隋侯行見大蛇傷救而治之其後蛇銜珠
以報之徑盈寸純白而夜光可以燭室故歷世稱焉
又曰吳王夫差女名紫玉死亡童子韓重至塚前哭祭
之女乃見形將重入塚遺徑寸明珠　又曰有元鶴爲
弋人所射窮而歸命冬冬收養療治瘡愈而放之後鶴
爲　王孫子曰昔衛靈公坐重華之臺侍女數百隨珠
照日羅衣從風仲叔御入諫靈公下席再拜以寡人過
矣　呂氏春秋曰宋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亡王使人
問珠之所在曰投之池中于是竭池而求之魚盡死焉
此言禍福之相及也　拾遺記曰燕昭王懷黑蚌之珠
當隆暑體自輕涼號曰招涼珠　三輔故事曰秦始皇
葬驪山起陵高五十丈下以水銀爲泉以明月珠爲日
月　列仙傳曰朱仲者會稽市販珠人漢高后時募市
三寸珠乃詣闕上之賜金五百魯元公主私以七百金

從求之仲獻四寸珠而去不知所之　三秦記曰昆明池昔有人釣魚綸絕而去遂通夢於漢武帝求去鉤帝明日戲于池見大魚銜索帝曰豈夢所見耶取而放之問三日池邊得明珠一雙帝曰豈非魚之報耶　幽明錄曰漢武帝幸河渚聞弦歌之音俄而有老公及年少數人出皆長八尺九寸爲帝奏樂飲酒老公顧命取洞穴之寶一人受命下沒川底得一大珠徑數寸明耀絕世上問東方朔朔曰河底有一穴深數百丈中有赤蛙生此珠焉　漢書曰武帝時使人入海市明月大珠至圍二寸已下　又曰昭帝上官太后被珠襦廢少帝爲昌邑王　又曰董偃與母賣珠爲業偃年十三隨母入館陶公主家左右言其姣好召見曰吾爲母養之因得幸　漢武故事曰帝起神屋堂以白珠爲簾瑇瑁爲柙東觀漢記曰顯宗時鍾離意爲尚書交趾太守坐贓千金徵還伏法詔以資物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上怪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于盜泉之水曾參迴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此贓穢之寶誠不敢拜受帝嗟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之　謝承後漢書曰孟嘗爲合浦太守郡境舊採珠以易米食先時二千石貪穢使民採珠積以自入珠

忽徙去合浦無珠饑死者盈路孟嘗行化一年之間去珠復還　又曰汝南李敬爲趙相奴于鼠穴中得繫珠瑞珀相連以問主簿對曰前相夫人昔亡三珠疑子婦竊之因去其婦敬乃送珠付前相相慙追還去婦　續漢書曰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儉梁冀以馬乘遺之從貸錢五千萬奮以三千萬與之冀大怒乃告郡縣認奮母爲其守藏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逆收考奮兄弟死於獄中悉沒貲財億七千餘萬　蜀志曰宗預使吳孫權泣別曰君每銜命結二國之好今孫亮老恐不復見遣預大珠一斛　幽明錄曰王敦召吳猛猛至江口入水中命船人並進船至大雷見猛行水上從東北還逆船弟子問其故猛云水神數與波浪賊害行旅慙過約敕以眞珠一握爲信　拾遺記曰石季倫所愛婢數十人季倫嘗屑沈水香塵末布象牀上使所愛者踐之無迹則賜眞珠百琲若有迹者即節其飲食令體輕故閨中相戲曰爾非細骨輕軀那得百琲明珠琲貫之名也　唐書曰貞觀中桂州都督李弘節以清愼聞身沒之後其家賣珠上聞之曰此人生時宰相言其清白今日既然舉者豈得無罪魏徵諫曰弘節爲國立功前後大蒙賞賚居官終歿不言貪殘妻子賣珠未爲

有罪伏惟再思上撫掌曰造次不思遂有此語亦知談不容易　事文類聚狄仁傑調汴州參軍閻立本異其才曰君可謂滄海遺珠矣　開元遺事張說爲相有人惠一珠紺色有光事有遺忘玩此珠便覺心神開悟名曰記事珠說秘而寶之　明皇雜錄明皇賜虢國照夜璣蓋希世之寶也　瀟湘錄記事珠曰于嫂幼時以綠真珠勝爲篆押授讀書數真珠以記日輒一遍　杜陽雜編唐順宗時拘彌國貢履水珠色黑類鐵大如雞卵其上鱗皴其中有竅云持入江海中可行洪波之上上遂命善浮者以五色絲貫之繫于左臂遣入龍池其人則涉于波上如履平地潛入水中良久而出遍身略無沾濕上奇之至長慶中嬪御試弄于海池遂化爲黑龍入于池內俄而雲煙暴起不復追討　山堂肆考五代馬植爲安南都護州部發池珠玉復生　宋沈存中筆談熙寧中駐蹕國使人入貢乞依本國撒殿詔從之使人以金蓮花酌珠向御坐撒之謂之撒殿檻之間以金盤貯珠跪捧于殿之禮也朝退有司掃殿得珠十餘兩分賜　鳴鶴集宋慶曆中廣州有蕃商死珍珠沒官上命取禁中錢易之以賜張貴妃時禁中同輩因此有于上前乞者和買者京師珠價遂致騰踊上頗知之一日別殿賞牡丹妃嬪畢集貴妃最後至乃以前日珍珠爲首飾以誇同輩上望見以袖掩面曰滿頭白紛紛地更沒些忌諱貴妃慙赧起易之上乃大悅自是禁中不戴珠價大減　湘山野錄唐質肅公介諫潭州一巨商私藏蚌胎爲闔吏所搜太守以下輕其估悉自調兩路民夫採珠一年　元史察罕傳世祖即位賜珠二串　又耶律希亮傳希亮奉至葉密里城定宗遺以耳環二珠大如榛實價值千金欲穿其耳使帶之希亮辭曰不敢因是以傷父母之遺體也且無功受賞尤不可王乃解金束帶遺之曰繫此於遺體宜無傷

珠三

原夜光　明月上詳前一海中有大珠明月珠水精珠　尤懷遠南越志曰照金

闕歸瑤臺　上詳前一約之所拘刑罪太公六韜曰武王入殷臺之珠皆免之歸瑤臺之珠　吐澤藏淵　春秋保乾圖曰珠出于野吐珠於澤誰能不含取以爲寶也　莊子曰脩其道之謂德不以物志之謂完德不以物挫志之謂全　莊子明此則韜乎其澤渾乎其淵藏珠于山藏珠于淵也　編星照月　尚書考靈曜曰甲子冬至日月若編珠起牽牛日月若編珠　洞冥記曰帝起甘泉望風臺臺上得白珠如花一枝帝以飾九華之蓋建望風臺臺上得白珠也　鳳銜

龍吐一玉名曰蟄有拾遺記曰蟄之瑞號為白帝有圓明珠致昊少昊出於海乃捨珠擬命孔子符赤用藏龍吐珠也

九品六異　光彩一盡小千似蘿金分曰越志曰越南大九品有光彩一盡小千似蘿金分為大品有光彩一寸八分為次品有光彩一寸為下品一女

暗投不執　晉崔洪字良伯手不執珠行酒酒不至洪洪不執

水碕岸　淮南子水圓折者有珠長岸也珠生則草木不枯

上幣寶物　文選蚌蛤珠胎即明月珠生老

璀璨玲瓏　珠光彩貌

出黃枝遺赤水　林邑記曰林邑出黃枝洲上曰黃枝珠

之玉　少翁二夜光珠一名明珠一名曜珠一名洋珠一名月珠一名丹珠一名常珠一名定珠一名宵珠一名晝珠一名夜光珠一名照乘珠一名垂棘珠一名隨侯珠一名荊和珠一名驪龍珠一名走盤珠一名滑珠一名走珠一名光珠一名徹侯珠一名懸黎珠一名隨珠一名靈珠一名駭龍珠一名虎魄珠一名鮫人珠一名鮫淚珠一名龍燭珠一名龍睛珠一名龍精珠一名龍子珠一名龍腦珠一名龍目珠一名龍角珠一名龍鱗珠一名龍胎珠一名龍髓珠一名龍膏珠一名龍肝珠一名龍肪珠一名龍涎珠一名龍筋珠一名龍骨珠一名龍血珠一名龍珠一名龍精珠一名龍子珠一名龍腦珠一名龍目珠一名龍角珠一名龍鱗珠一名龍胎珠一名龍髓珠一名龍膏珠一名龍肝珠一名龍肪珠一名龍涎珠一名龍筋珠一名龍骨珠一名龍血珠一名龍珠

雜寶　文選蚌蛤珠胎即明月珠生老

多明珠　文選蚌蛤珠胎即明月珠生老

隋侯二雙自天而下　淮南子曰隋侯之珠蛇之隨也

鶴侯所謂良寶　淮南子曰隋侯之珠蛇之隨也

笑舞鶴　晉平公之瑞鷹玄光之珠玄光之珠名也

握靈蛇　晉平公之瑞鷹玄光之珠玄光之珠名也

遺赤水　林邑記曰林邑出黃枝洲上曰黃枝珠

捐泉委地　新語曰舜捐珠於江漢之泉以遺漢濱之女

解佩飾履　漢皐臺下遇二女佩二珠大如荊籠之卵交甫與言曰欲子之佩二女解與交甫而去不見二女其珠亦失

棄如遺土　漢皐臺下遇二女佩二珠大如荊籠之卵交甫與言曰欲子之佩二女解與交甫而去不見二女其珠亦失

墨子曰和氏之璧夜光之珠隨侯之珠此三寶皆諸侯之所寶也

三棘六異　墨子曰和氏之璧夜光之珠隨侯之珠此三寶皆諸侯之所寶也

珠玉之次為上幣　管子曰先王以珠玉為上幣

掌上口中　文選蚌蛤珠胎即明月珠生老

璀璨玲瓏　珠光彩貌

珠色鮫目　鮫全

蚌蛤胎　文選蚌蛤珠胎即明月珠生老

譜慧故　三輔決錄曰孫敖見韋元經仲將與其父書曰不意慧珠生于老蚌

一車人有譜之為文犀明珠　含始吞

含始吞　馮夷剖洛有玉雞含赤珠　含始遊女弄珠于漢皐之曲

珍寶部

吞之生高祖文選馬夷剖蚌列明珠　遊女弄玉雞衒　漢皐之曲

下詳上　採交州還合浦　晉陶璜表請下詳前二

詭暉別色　繁采　樊磼曰繁采乎端如　增一

含幽育明　含幽育明

策二升　左傳越圍吳晉趙孟使楚之一簏珠史記曰漢王明

珠二升良貝以獻項伯　封還　委去　東觀漢記曰漢王

珠榮一畫可直二百餘萬未主還　欲以半謝句踐句踐不顧也

王畫與盡大夫軍善等竟白珠五

救南史中天竺國奏月支東南數千里出火齊狀

如雲母名如紫金有光耀死人見之重皆也

如紗縠之輕如蟬翼猶之作小暉天女二十八年

和闐東有羅刹國出火珠狀如水晶日午時

以珠承影取艾藉之即火出論衡淮南子曰陽燧

懸鑒成盤阜名曰珠丘今舊墟之外有憑宋者時得青石

文選注云珠龍之珠也　本碧珠也　龍銜珠以為曜去而出珠

以與主人故吳都賦注引漢客據悅以注珠　捐泉委地

注之路文選注珠一　解佩飾履　漢皐

二珠大如荊籠之卵交甫與言曰欲子之佩二女解與交甫而去不見二女其珠亦失

遂解與交甫而去不見二女其珠亦失

投不執　晉崔洪字良伯手不執珠行酒酒不至洪洪不執

珠之次為上幣　墨子曰和氏之璧夜光之珠隨侯之珠此三寶皆諸侯之所寶也

水碕岸　淮南子水圓折者有珠長岸也珠生則草木不枯

潔如珠脫之不研磨則珠于四壁者皆輕現如石夜視如星烏藏家高鑑明珠有烏如鳳身翡翼丹名藏珠每鳴以其時仙掌輕而墜記曰蠙珠蚌胎也

羊吐　拾遺記曰蠙珠蚌胎也蚌常以其時仙掌輕而墜記曰蠙珠蚌胎也

于日月出明錄曰名山有洞穴縣數十里見人皆長三丈披羽衣經行數千步告飢長人指樹下有一羊一珠後得始令其徒之即得嗽飲之即飽年九百歲乃吐珠一斗大如此九枚最晚所得一珠最多時至底勿得令踐羊鬚初得一珠復從穴行出又一羊一珠凡得九羊為癡物一卅珠是名九德者九德之天地等久者延年後者充飢而飲

為字　求環　已

傳玄玉采如泊頻於行采只大珠只簇國王仙巳四只采只無我以應則為

台時大泊頻於行采只大珠只簇國王仙巳四只采只無我以應則為

鱉吐　東城集注有得孔子教以金玉采族人只耳子曰起于黑山珠出廣東

設為置之亦我宗族人只耳子曰起于黑山珠出廣東

得為置王亦我宗族人只耳子曰起于黑山珠出廣東

之　九曲　寶珠穿之不得孔子教以金玉采族人只耳子曰起于黑山珠出廣東

晉顧微廣州記海中多朱貝

蠙義通

淵鑑類函卷三百六十四　珠　南

狀如睛有瞳子曰起于黑山珠出廣東文類聚郭

狀如睛有瞳子曰起于黑山珠出廣東

珠　赤野　青鶯　管子曰起于黑山珠出廣東

物志曰前一魯志曰出廣東

蛉頭　魚石　張華博物志曰前一魯志曰出廣東

班魚頭中有白石如珠魯出北

蕞生　秦　戰國策蘇秦說

不能聽送秦以明月之珠

與楚　送秦　李

日映人　上

日東吾外嶋吐

丹淵　青泥　潤人

不如貴蛇西朝幸僧園住

見珠即於珠中視之必若見貴則天問貴

珠那向云必若見貴則天問貴

商不酤通定至十敢來

商不酤通定至十敢來

國使不酤通定至十敢來

國使尋不酤通定至十敢來

相中取出則天問貴

相中取出則天問貴

價白此何所聞之商云西國有青

價白此何所聞之商云西國有青

萬貫之商得珠納知詢中還西

萬貫之商得珠納知詢中還西

此商數日得之使者問珠所在于

此商數日得之使者問珠所在于

坐若明珠之在我則人曰財然安

坐若明珠之在我則人曰財然安

一枝珠靚拇指微青后來觀

一枝珠靚拇指微青后來觀

晉武王時有馬高出常馬數倍

晉武王時有馬高出常馬數倍

有異高故問欲買

有異高故問欲買

舊知其寶可得矣

舊知其寶可得矣

映波　滴翠　帝舜映映

淵鑑類函卷三百六十四　珠　南

腦　鮫皮　善信經云明月珠摩尼珠一名如意寶

內傳元女授帝五龍之印九明之珠七曜之珠次如七曜珠如七龍

實所貢珠圍三寸七分中有小珠七

暗者多　清水　縫川　如彈丸黑色

甚多　清水　縫川　如彈丸黑色

以示西國商人曰北清水珠也即彈丸黑色

之即瑩然清澈雪人曰北清水珠也即彈丸黑色

有四大實珠性極猛二水珠也即彈丸黑色

旧藏二大實珠性極猛二水珠也即彈丸黑色

五色　揚拾舊華云王以光明之珠照之五色

用之每月流王以光明之珠照之五色

前一　麻之　始山　狐墳記曰前一麻之始山狐墳記曰前一

皆見戒珠王噫且止勿記曰前一

吾老戒珠王噫且止勿記曰前一

嘗嘗老矣不喜復作大記曰前一

嘗嘗老矣不喜復作大記曰前一

燭　詩珍　珠　海　與楚　送秦　李　前一

燭詩珍珠海與楚送秦李前一

珍實部

淵鑑類函卷三百六十四　珠　南

人乃曰徐家來陰山前一

何由成子記曰前一

宗元龍城錄曰前一

兒于泥大珠曰前一

小兒于泥大珠曰前一

入試誰氏子泥不十入

試誰氏子泥不十入

左耳中線事明陰前一

已夫所在疏于明陰前一

絡臂　填耳　宋彭汝礪詩珍珠絡臂填耳

宋彭汝礪詩珍珠絡臂填耳

華陽洞口見一

華陽洞口見一

黃珍珠絡臂填耳

黃珍珠絡臂填耳

易　得　將中　吳錄地里志曰吳越皆出珠

易得將中吳錄地里志曰吳越皆出珠

易餅　撒殿　原化記章

易餅撒殿原化記章

聽其文易　得將中　吳錄地里志曰吳越皆出珠

聽其文易得將中吳錄地里志曰吳越皆出珠

女得農婦中

女得農婦中

堅　火鋏光　隔中出魚身長二十

堅火鋏光隔中出魚身長二十

以馬　金剛　大魚口結束洋九所成碧色

以馬金剛大魚口結束洋九所成碧色

超鳥　金　如意珠是寧湯曰金

超鳥金如意珠是寧湯曰金

萬里北珠名曰金

萬里北珠名曰金

得　隨意　皆得注

得隨意皆得注

副堅也當出一切寶物衣服飲食

副堅也當出一切寶物衣服飲食

北珠者毒不能害火不能燒下

北珠者毒不能害火不能燒下

沫　鯉魚　涎　珠也南越志大秦土人珍之

沫鯉魚涎珠也南越志大秦土人珍之

不如泥丸　彈于飛肉有所用也　太元經曰明珠彈不如泥丸

于飛而其得不復江海可行

不夜珠光照人無妍醜皆美上洋二飛頭外傳真臘獻萬年蛤

皆美蠻帝以蛤賜后后珠光彩皆若月照人無妍醜

日光異物彙苑云西域琉璃珠投之水雖深崩皆可見夢溪筆談云揚州新開湖時有一蚌夜忽放光自空中如橫一金線頃之競開白光如初日所照遠近皆有影不可正視十餘里外林木如拳大如野火燒然去其遠者但見天赤如芒燄人呼謂日光珠

珠四

無足自致

新序曰舟人對曰珠出乎公曰珠出乎舟人曰舟出乎珠曰皆平公曰善然而無足而自致也

走難得之貨希世之寶

晉王嘉拾遺記章武帝李夫人死帝思之置于延清室常若其生帝每至夜臨之輒見夫人容貌如平生帝悲感不已乃詔方士李少君招其魂魄少君乃設招魂之術夜半之時帝帳中髣髴如有人授帝玉唾壺一枚帝開壺視之有白珠如粟米大凡數十顆帝以付外庫藏之

增採珠

宋書武帝紀永初元年十月詔曰南越志端溪深五十丈採珠人皆繫綆入水乃得珠今官司遠採珠人入山萬仞採珠人入水百尋採珠之苦甚於耕田歲月之間所得蓋寡而採珠之人生死繫之可不愍乎自今採珠可悉以還民

古珠

漢東觀記章帝時王商輔政還章帝故鄉其家屬皆徙合浦王商致產數百萬一匱主名石乙太后乃詔見宮中大珠一顆問直幾何商對曰珠色黑示忠信宮人盜者即時首服

無腫而光

和熹鄧后時宮中大人珠一顆問直幾何商對曰珠色黑示忠信宮人盜者即時首服

棄珠

列女傳齊宣王后者齊宣王之后也王好射后常為王解弦更矢王之左右有進美珠者王內之后知而不受王問其故后對曰妾聞之好射之士持弓矢入門三步而發百步之外不過十矢三十步之內不過一矢今王射百步之外而以三十步為節則是王之志不在乎射也今王之志在乎珠矣妾恐其以珠故而忘其射也王乃還其珠

安知

晉鼂錯上書曰臣聞之不忍加之於身者不以強人不欲行之於己者不以責人是以堯舜不以其所安知易人之所不安故天下樂其政而歸其德

得少碎珠

語林王長史曰史公以孫興公語少碎珠理耳人舉班入山萬仞取還不光明照遠不足貴也

珠殿

南越志漢武帝元鼎六年起珠璣寶玉為殿名曰神明臺又有蓬萊殿合浦縣海邊有採珠戶採珠以為業其俗男年九歲好沒水取蚌蛤採珠與蛟龍居蛟龍不害也

水珠

梁簡寺僧忘注開元十年大安國寺僧忘注開元十年大安國寺僧忘注開元十年大安國

得元珠曰赤水今何處遺珠已渺然離婁徒肆目罔象乃通元皎潔因成性圓明不在泉暗中看夜色塵外照情田無脛眞難掬懷疑實易遷今朝搜擇得應免蜡晴川　王損之賦得濁水求珠曰積水非澄澈明珠出易求依稀沈極浦想像在中流瞪目思清淺褰裳惜暗投徒看川色媚空愛夜光浮月入疑龍吐星歸似蚌游終希識珍者採掇冀冥搜　項斯賦得濁水求珠曰靈魄自沈浮從來任濁流願從深處得不向暗中投圓月時堪惜滄波路可求沙尋龍窟遠泥訪蚌津曲是實終知責唯恩且用酬如能在公掌的不負明眸　崔藩賦得暗投明珠曰至寶看懷袖明珠出復收向人光不定離掌勢難留皎潔虛臨夜孤圓冷墜秋徐來驚月落疾轉怕星流有類甘瑕棄無媒自暗投今朝感恩處將欲報隋侯　莫宣卿賦得水懷珠曰長川含媚水波底孕靈珠素魄生蘋末圓規照水隅淪漣冰彩動蕩漾瑞光鋪夜迴星同貫秋清岸不枯江妃思在掌海客亦忘軀合浦當還日恩威信已敷　元稹採珠行曰海波無底珠沈海採珠之人判死採萬人判死一得珠計量買婢人何在年年採珠珠避人今年採珠由海神海神採珠珠盡死死盡明珠空海水珠爲海物海屬神神今自採何況人　元郭鈃詩曰珠連魚目知誰識劒吐龍光不自藏　釋至仁詩曰豈無大士同香飯會有神龍獻寶珠

賦　梁吳均碎珠賦曰寶月生焉越浦隋川標魏之美擅楚之賢既登席而趨麗亦綴履而升妍豈銜恩以赴時獨皎珮而騰天瀛淮激電甘海震雷明珠碎矣于川之限視圓流而失轉見折水之亡迴謝驪宮之瑞飾粉靈蜂之神胎若有人兮聲若昧芳徽斷兮明珠碎明珠碎兮何宜珠之形兮（一作珠兮）不復全撫陸離之瓊佩爭幽翳之金筵豈照車與璠燭但黃塵及寒煙聊歌曰五山之津兮已濡幽蘭之草兮亦舒又聞斬斲之獨照不見掌上之明珠已矣哉若使青雲之可尚當與碎珠而同棲　唐王泰珪明珠賦曰歷衆珍以採美惟明珠之獨妍自然虛靜不假雕鐫光燭東海之上逐明月而抱圓西山之下隨珠星而隱見吳江之際遊女弄漢皐之曲在蜀郡而浮青居石家而自綠無脛而至有感必通去映趙車之裏來還合浦之中垂輕簾而璀璨綴蛛網之玲瓏然明鑒不渝奇如可賞觀之則符彩溢目捧之則分明盈掌使野客取於麗龍仙帝歸之象閨豈直水懷川媚夜光晨朗而已哉偉夫宛轉周流通冥洞

幽物有求於我我于物無求是則文魚謝恩將我酬于漢室靈蛇報德將我答于隋侯　張隨海客探驪珠賦曰觀其發迹潛往澄神默想俄遲寸以盈握倏光輝而在掌初解積礫訶潭下星懸稍出漣漪謂川旁月上鄙鮫人之慷慨珠赤水之岡象　尹樞珠還合浦賦曰駭浪浮彩長川再媚迴夜光之錯落反明月之瑰異非經漢女之懷寧泣鮫人之淚于是煥清瀨輝淺灣奔璀璨走斕斑豈能與石前却隋珠還合浦賦曰宛若中流昭然之間而已哉　陸復禮珠還合浦賦曰珠一德而潛致盈虛無朕不隨月明媚對三光而分色契一德而合符

魄以哉生往反有爭殊異奔星之出使徒見其表迹罔知其炁自覩映水之新規謂沈泉之初棄為人利也且一貫以稱珍與衆共之跋十解而不匱　令狐楚珠還合浦賦曰發潤洲巔增輝岸草水容益媚澤氣彌好川實效珍地寶發寶隨現諒符乎龍躍蚌全非繫乎蚌老豈惟彰太守之深仁可以表天子之至道　王季友商丘開冰得明珠賦曰握照乘之珍出重泉之濱星輝耀掌雪彩浮身當太陽之益照射衆象而驚新虛白無瑕榮瓊華而納景清規半滿炯冰狀而流津　呂穎西域獻徑寸珠賦曰彼珠之靈積陰之魄稟金氣而堅固蟠

河澗之耀澤布指而大小無差洞物而纖毫不隔逈夜常滿初月每讓其圓明爽曙欲凝高星自掩其孤向信殊方所秘亦希代難致將配天光以輔三助皇明而照四　楊濤蟻穿九曲珠賦曰始蠢螬以中出稍連綿而外延豈不以內彼鴻輝曳燄纖纓纓容小徑之徑乍見規行之迂宛轉而進縈紆是尋似登折坂之峻如出重泉之深始九折以漸達終一貫而克任去似洞中方遊剖蚌之質動珠牀下窺閨闥半之音是知聖者之使宛如窮理誠在小而罔遺俾入微而有以蟻周遊而在內進必束身線抽纏以貫中出如繞指詰屈若茲周流出

之當曲轉之中才可容疑既旁通之後亦既牽絲苟柔弱之是引則綠統而冥辭　崔伯易珠賦序詳對偶子曲曰其始也天和景晴湖波夜平燈舟舟以四收萬籟息而無聲則是珠也榮氣將之若海月之升含彩吐曜周隅皆明呀紺石而為宮被綠苔以重纓挹奔星之光芒橫流瀅之精英木散影兮扶踈草露實兮紅膏林鳥警而移枝擊犬悸兮爭鳴于是玓瓅上流俱起撫鴻量以先趨領留筍之已試連徽挺杖灑網持紲雖鑑其肴睫未曉其機器方詭置之漸張惜造形而已逝而況伏現靡時倏彼倏此與蛟龍之爲朋曾風雨而作衛

原銘晉江統珍珠銘曰嗣茲陰景係晷太陽嘉彼金一作令生廉聲以彰

原贊晉郭璞蚌贊曰萬物變蛻其理無方崔雅之化含珠懷瑞與月虧盈協氣晦望

貝一

原說文曰貝海甲蟲也古者貨貝而寶龜至周而有泉到秦而廢貝行泉　歸藏曰有人將來遺我貨貝以至則徹以求則得有喜將至　毛詩曰錫爾純嘏子孫保之　毛詩義疏曰貝鼈鼊屬又有紫貝其白質如玉紫錦　毛詩義疏曰貝鼈鼊屬又有紫貝其白質如玉紫點為文皆行列相當大者有徑一尺六寸令九真交趾以為杯盤寶物也　增尚書禹貢曰淮海惟揚州厥篚織貝　又顧命曰大貝鼖鼓在西方　原爾雅曰貝居陸燊在水蜬音含大者魦音沙小者鱮音績今之細貝下黑色者出日南元貝白質白文質白又音治黃文黃又音餘錢白黃文餘貝胎貝者色餘蚆黃白文通論成是貝錦斑紫貝也紫貝以紫為質點貝文點也蛇蚹博而頯宜蚆反中央廣而頭銳也蝛大而險蟦小而情而長　注千蟦之澤中多文貝　又曰陰山濕水中多文貝　又曰赤水之東蒼梧之野有文貝　漢書曰王莽時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錢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一朋直五十么貝二寸四分以上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以上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不得為朋每枚直錢三是為貝貨五品貝不盈六分不得為貨　增宋書曰大貝王者不貪財寶則出　南史曰南海有婆利國在廣州東南二月日行出文螺紫貝有石名蚶貝羅初採之柔軟及刻削為物暴乾之則大硬　原春秋運斗樞曰瑤光得江吐大貝　鹽鐵論曰教與民改弊與世易夏后以元貝周人以紫石　增白虎通曰德至淵泉即江出大貝海出明珠　楚詞九歌曰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珠宮　河伯

以魚鱗蓋屋龍文紫貝以為闕言水仲所作謂者丹其宮之義也　原本草經曰貝子一名貝齒生東海　相貝經曰相貝經朱仲受之於琴高琴高乘魚浮于海河水產必究仲學仙于高而得其法又獻珠于漢武去不知所之嚴助為會稽太守仲又出遺助以徑尺之貝并致此文於助曰黃帝唐堯夏禹三代之禎瑞靈奇之秘寶其有次此者貝盈尺狀如赤電黑雲謂之紫貝素質紅黑謂之朱貝青地綠文謂之綬貝黑文黃畫謂之霞貝紫飾蔟朱明目綬消氣鄣霧伏蛆蟲雖不能延齡增壽其禦害一也復有下此者鷹啄蟬瘠以逐溫去水無奇功貝大者如輪文王請大秦貝徑半尋穆王得其殼懸于昭觀秦穆公以遺燕羆可以明目遠

蔡宜玉宜金南海貝如珠礫或白駁其性寒其味甘止水毒浮貝使人寡無以近婦人黑白各半是也濯貝使人善驚無以親童子黃脣點齒有赤駁是也雖貝使虐黑鼻無皮是也瞷貝使人善忘勿以近人赤緘內殼赤絡是也瑩貝使童子愚女人淫有青脣赤鼻是也碧貝使童子盜則重霧則輕委貝使人志強夜行伏迷鬼狼豹百獸赤中圜是也雨則輕霽則重　廣州志曰貝凡有八紫貝最其美者出交州大貝出巨延州與行賈貿易　萬震南州異物志曰乃有大貝奇姿采耀光流思離莫加欲琢匪遑在昔姬伯用免其拘徐衷南方記曰斑貝蠃大者圜之得六寸小者圜之得五寸延州土地採賣之以易絳青　劉欣期交州記曰大貝出日南如酒杯小貝出也善治毒俱有紫色

雜俎大貝文貝也交趾以南海中皆有之

增沈懷遠南越志曰潮陽南有小水注海濱帶曾山其中多文貝可以解毒　續文獻通考曰金異珍庫掌御用珍寶后妃公主首飾寶貝等　又曰元趙天麟上策曰方今纂組錦綾金珠辭貝未嘗無之　明長洲王錡寓圃雜記曰吳中素號繁華凡上供錦衣文貝之物歲有所益

貝二

原尚書大傳曰文王囚於羑里散宜生之江淮之浦而得大貝如車渠以獻紂　太公六韜曰商王拘西伯昌于羑里太公謂散宜生求珍物以免君罪之九江得大貝百馮馮作明　增事文類聚曰魯僖公時淮夷獻大貝南金貝魯頌　三輔故事曰始皇葬驪山起高陵五十丈下以水銀為泉以明珠為月水中多文貝　原漢書曰文帝賜南越王尉佗書及衣佗因使者獻紫貝五百

貝三

增百物為錢古者貨貝而寶龜周制以龜為大貝二朋為壯貝二朋為小貝十朋為漆貝二十朋為公貝五十朋為侯貝百朋為伯貝二百朋為子貝三百朋為男貝四百朋為孤卿貝五百朋為上大夫貝六百朋為卿貝七百朋為諸侯貝千朋為天子貝通考元天子冕服凡十二等服用白藤織白毛為之金綠質里則冠白藤質貝綴旒珠以五采繩貫之垂於前後各十二旒黃牙為之貝五十貫為一行凡五行也　唐詳前貝

白藤織人獻之貝五十貫為一行凡五行也　唐詳前貝

貝四

原贊晉郭璞貝贊曰先民有作龜貝為貨貴以文采賈以大小簡則易資犯而不過

珊瑚一

原說文曰珊瑚色赤生於海中或生於山也　孝經援神契曰珊瑚鉤瑞寶也神蟲滋液百珍寶用則見　增山海經曰珊瑚生海中欲取之先作鐵網沈水珊瑚貫

網而生歲高二三尺有枝無葉形如小樹因絞網出之

原 晉書四夷傳曰大秦國一名犁鞬在西海之西其地四方各數千里有城邑屋宇珊瑚爲梠棳琉璃爲牆壁水精爲柱礎 南史曰扶南國梁天監二年獻珊瑚佛像 增 又曰波斯國有鹹池生珊瑚樹長一二尺 唐西域傳大秦國西南距海中八百里到珊瑚洲水底有盤石珊瑚生其上海人乘大舶沈鐵網水底發其根取之有高三四尺者 廣雅曰珊瑚珠也 西京雜記曰衍蒙嘗見珊瑚一本高尺許兩枝直上分十餘岐將至其顛則交合連理仍紅潤有縱紋亦一奇物 原 元中記曰珊瑚出大秦國西海中生水底石上初生白一年黃三年赤四年蟲食敗 增 廣志曰珊瑚有長者爲御車柱出西海底 孫氏瑞應圖曰珊瑚鉤者王者恭信則見一本云不珍玩則出 又曰明暹羅烏思藏錫蘭山俱貢珊瑚

珊瑚二

原 西京雜記曰積草池中有珊瑚樹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四百二十六條是南越王趙佗所獻號絳火柏至夜光景昭然 述異記曰鬱林郡有珊瑚市海客市珊瑚處也漢元封二年鬱林郡獻珊瑚婦人帝命植于殿前命曰女珊瑚

珊瑚三

增 漢武故事云武帝起神堂前庭植玉樹青珊瑚爲枝 晉書云石崇王愷爭豪武帝賜愷以珊瑚樹高二尺許枝幹扶疎世所罕比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意以爲疾已之寶聲色方厲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令左右悉出珊瑚有三四尺者六七根條柯絕俗光彩曜目如愷比者甚衆愷恍然自失 宋書曰劉勔爲鬱林太守獻珊瑚 增 歸田錄宋錢思公性儉約子弟有欲錢者即竊之一錢公有珊瑚筆格平生珍惜子弟有欲錢者即竊之公乃榜家庭以十千購子弟非時不能取仍紅潤有縱紋亦一奇物 原 元中統間有人得珊瑚一株大如人臂以獻公欣然以十千與之一歲中率五七如此 續文獻通考曰遼太宗五年吳越王錢鏐遣使貢犀角珊瑚 又曰明世宗嘉靖十九年雜谷安撫司貢珊瑚

珊瑚四

續 連理 宋林鄂生珊瑚連理樹 枝 明王臺新詠序云王樹以珊瑚作映綠水 晉安木不擢賊物林若珊瑚之翠莢 繁鐵貓花 廣雅曰似長蘚之綠水 煥翠英 元傅若金五爪鐵貓用黑鉛爲墜貫若失時不取則盡歇 栖碧雞 圖經曰雞形色碧頭上有肉冠如珊瑚之樹上栖碧雞見風則勁硬無比色者爲雄

增詩唐韋應物詠珊瑚詩曰絳樹無花葉非石亦非瓊世人何處得蓬萊石上生　元趙孟頫詩曰仙人海上來遺我珊瑚鉤晶光奪日凡目奇采耀九州自我得此寶晝玩夜不休

瑪瑙一

原廣雅曰瑪瑙石次玉　增格古要論曰瑪瑙出北地南番西番以紅多者爲上其中有人物鳥獸形者最貴有錦花者間之花紅瑪瑙有漆黑中一線白者謂之合子瑪瑙有紅白相間者謂之纏絲瑪瑙俱貴有淡水色謂之漿水瑪瑙有紫紅色者謂之醬班瑪瑙有海蜇色鬼面花者俱低　原魏略曰大秦國多瑪瑙　元中記曰瑪瑙出月氏國　廣志曰瑪瑙出西南諸國　增潛確類書宋周公謹云見瑪瑙杯二雙其一純白中有金鱓魚一條其一純紅中有白鱓魚一條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曰政和間治極之際地不愛寶汝海諸郡縣山石皆變瑪瑙動千百塊而致諸輦下　續文獻通考曰金制庶人不得用瑪瑙之類爲器皿及裝飾刀把鞘　又曰元至元九年置大都等處瑪瑙局管領瑪瑙匠户五百有奇又曰明日本琉球常貢瑪瑙

增拾遺記曰帝顓頊時丹丘國獻瑪瑙甕以盛甘露丹丘之地有夜叉駒跋之鬼能以赤瑪瑙爲瓶盂及樂器皆精妙于中國有者一云瑪瑙者惡鬼之血凝成北物也黃帝時有瑪瑙甕時猶在甘露在其中盈而不竭　古今注曰魏武帝以瑪瑙石爲瑪瑙勒　原涼州記曰呂蒙成寧二年益發張駿陵得瑪瑙鐘磬　增北齊書曰武平中除傅伏爲并州刺史會周克并州遣韋孝寬來招伏曰并州已平故遣來報授上大將軍武鄉郡開國公即給告身以全瑪瑙二酒鍾來爲信伏不受

合辟曰唐裴行儉有瑪瑙盤廣二尺文采粲然軍吏趨跌盤碎悵懼叩頭流血行儉曰爾非故也何至是色不小吝　潛確類書曰宋周公謹云越人董六千蓄紅瑪瑙一塊徑二寸許搖撼之其中有聲汩汩然蓋中虛有水在內故也　續文獻通考曰金太宗天會中獲宋內府圖書印三十八內封字一御畫一二面並瑪瑙元史鐵哥傳成帝即位以鐵哥先朝舊臣賜以瑪瑙椀謂鐵哥曰此器先皇所用朕今賜卿以卿久侍先皇故也

柏枝　楚辭曰瑤碧之樹　增　柏枝青碧而有光華者名瑤枝　西京雜記曰高祖斬白蛇劍名五色琳劍者劍上有五色石如琳瑯玉之狀者名曰琳劍　縛文　陸機緩聲哀絃詩曰纏綿文綵繞　注　柏枝青碧而有光華者名瑤枝　西京雜記曰高祖斬白蛇劍名五色琳劍者劍上有五色石如琳瑯玉之狀者名曰琳劍　縛文　陸機緩聲哀絃詩曰纏綿文綵繞

瑪瑙四

原　詩　宋蘇軾詩曰瑪瑙盤承金縷杯

原　賦　魏文帝瑪瑙勒賦曰瑪瑙玉屬也出自西域文理交錯有似瑪瑙故其方人因以名之命夫良工是剖是鐫追形逐好從宜索便乃加砥礪刻方爲圓沈光內灼浮景外鮮繁文縟藻交采接連嘉鏤錫之盛美盛哉馬之首飾固嫉物之佼宜信君子之所服循乃壽彼朱罽

華勤用玫研居別趾煥若羅星　王粲瑪瑙勒賦曰遊大國以廣觀覽希世之偉寶總衆材而課美信莫臧於瑪瑙被文采之華飾雜朱綠與蒼卓於是乃命工人裁以飾勒因姿象形匪雕匪刻厥容應規厥性順德御世嗣之駿服表縣矚之儀則　增　陳琳瑪瑙勒賦曰託瑤溪之寶岸臨赤水之朱波

瑠璃一

原　廣雅曰瑠璃珠也　集韻曰瑠璃火齊珠也　增　孝經援神契曰神靈滋液則瑠璃鏡　續漢書曰哀牢出火精瑠璃

原　魏略曰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紺紺紅紫十種瑠璃　吳歷曰黃武四年扶南諸外國來獻瑠璃　增　魏書曰天竺國人商賈至京自云能鑄石爲五色瑠璃于是採礪山石于京師鑄之既成光澤美于西方來者乃詔爲行殿容百餘人光色映徹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爲神明所作自此中國瑠璃遂賤人不復珍之　宋書辟瑠璃王者不應過則見　又曰須彌之山有火瑠璃焉火不能燒金不能破或云是金翅鳥殼

原　十洲記曰方丈山上有瑠璃宮　廣志曰瑠璃出黃支斯調大秦日南諸國　南州異物志曰瑠璃本質是石欲作器以自然灰治之自然灰狀如黃灰生南海濱亦可浣衣用之不須淋但投之中滑如苔石不得此灰則不可釋　增　盛時雜記曰隴西窮州賣藥朱家燈號爲天下第一以瑠璃爲諸物之形

明古里貢瑠璃椀

瑠璃二

原　漢書曰武帝時使人入海市瑠璃　增　虞氏故事曰武帝好神仙起神屋扉悉以白瑠璃作之光明洞徹又曰漢成帝爲趙飛燕造合歡殿綠瑠璃爲户　拾遺記曰董偃設紫瑠璃屏風

原　諸葛恢集詔答恢令致瑠璃椀　世說曰滿奮畏風在武帝座帝以琉璃窓內坐實密似

疎奮有疑帝問之荅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　又曰武帝嘗幸王武子家供饌盤悉用瑠璃器　又曰王敦尚主至石崇舍如廁畢婢擎金澡盤盛水瑠璃椀盛澡豆王取豆著水中飲之謂之乾飯　増鄭侯家傳曰唐代宗大曆十三年上召李泌入見因言路嗣恭初平嶺南遺戴盤徑尺　五行志五代廢帝悉書清望官名投于瑠璃瓶中夜焚香祝天以著掖之首得盧文紀欣然相之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曰江湖閒小龍號靈異崇寧中發運使以香奩攜至都天子異之取大瑠璃盒貯龍

祠中針識如故變化去矣　増按太平廣記唐貞元中楊貴妃稱胡人自西來有玉瑠璃瓶可受半升表裏通明如不隔物曰此聖瓶中出瑠璃瓶子足矣瓶項如菓管與之百錢以投之萬錢亦不肯與之復有大如甕者以驢載之行動如故以至千錢投之方度支亦有瑠璃瓶中容數十車駕人駐車觀之如蠅大動口細令主戲曰汝入甌能令語車行瓶破蠅出即跳入瓶口細令車悉入甌中又增兒即跳入瓶口細令車悉入甌中又增兒即跳入瓶口細令車悉入甌中又增兒

注曰魏武帝以車渠爲牋牋飾堂詳一

車渠三

原 賦魏文帝車渠椀賦曰車渠玉屬也多纖理縟文生于西國其俗寶之惟二儀之普育何萬物之殊形料珍怪之上美無茲椀之獨靈苞華文之光麗發符采而揚榮理交錯以連屬似將離而復并或若朝雲浮高山忽似飛鳥屬蒼天夫其方者如矩圓者如規裯希不謬洪纖有宜 王粲車渠椀賦曰侍君子之宴坐覽車渠之妙珍挺英才于山岳含陰陽之淑眞飛輕縹于浮白若驚風之飄雲光清朗以內曜澤溫潤而外津體貞剛而不撓理條達而有文兼五德之上美超衆寶而絕倫

增 陳思王車渠椀賦曰惟椀之所生于涼風之峻渚光如激電景若浮星何神怪之瓌瑋信一覽而九驚

璆琳一

原 周書王會曰伊尹謂湯曰請以璆琳爲獻

增 孝經援神契曰神明滋液則璆琳琅玕

丹砂犀象璆琳珠璣 漢書西域傳贊曰故能覩犀布

璆琳則建珠崖七郡感枸醬竹杖則開牂柯越巂

續漢書輿服志曰貴人助葬璆琳玉

增 晉令曰士卒

原 廣志曰璆琳形似龜出南海

巨延州 南州異物志曰璆琳如龜生南方海中大者如蓮葉背上有鱗其大如扇發取其鱗因見其文欲取作器則煑之因以刀截任意所作冷乃以梟魚皮錯治之後以枯條木葉瑩之乃有光耀

金皇后犀冠上玉簪一下璆琳盤一 又曰元璆琳局大使至元十五年置 又曰明伯冠前後璆琳爲蟬

又曰明沙羅貢璆琳殼

璆琳二

原 史記曰趙使于春申君欲誇楚爲璆琳簿觔器悉飾以璆琳

增 後漢書曰和熹鄧皇后臨朝上方珠玉犀象璆琳雕鏤之物皆絕 齊書曰少帝夜醉乘馬如西步廊向北馳走如此兩三將倒臨汝侯坦之諫不從執馬控帝還拳坦之倒地坦之與曹道剛扶抱還壽春殿

璆琳牀上臥 又曰廬陵王爲荆州刺史在鎮營造服飾多違制度作璆琳乘具詔責之令速還都 杜陽雜編唐敬宗時南昌國進璆琳盆可容十斛外以金玉飾之盛夏貯水令滿遣嬪御酌水相沃終不竭焉

璆琳三

增 獻楹唐書曰憲宗朝河陵國獻璆琳楹生犀等 爲床兩京雜記曰韓嫣以璆琳爲床 後漢書曰大竺國出象犀璆琳也 天竺出 吳錄曰嶺南盧容縣海中生璆琳似玳

文甲 西坂傳昭珠文甲即瑇瑁也 綺波賦 詳潘

瑇瑁四

詩魏繁欽詩曰何以表別離耳後瑇瑁釵

賦晉潘尼瑇瑁椀賦曰有瑇瑁之奇寶亦同旅于介蟲下法川以矩表上擬乾而規隆或步趾於清源或掉尾于泥中隨陰陽以潛躍與龜龍乎齊風包神藏智備體兼才高下斯處水陸皆能文若綺波背負蓬萊爾乃遐夷效珍越裳貢職橫海萬里迴嶺千億挺璞荒巒摘藻辰極光曜炫晃昭爛煒煒嘉斯寶之兼美料衆珍而靡對文不煩于錯鏤采不假乎藻繢豈翡翠之足儷胡

犀象之能逮

後漢班固與竇憲牋曰明將軍賜固瑇瑁簪一枚

書口高文與婦書曰今致瑇瑁梳一枚

序陳徐陵序曰珠簾以瑇瑁爲扇

水精一

廣雅曰水精謂之石英 潛確類書曰水精千年水也倭水精第一南水精白北水精黑信州水精濁 山海經曰堂庭之山多水玉 注今水精也 續漢書曰哀牢出水精 魏略曰大秦國一名黎難宮室皆水精爲柱食器亦然 元史獻宗七年回鶻獻水精盆珍珠繖等物

可直銀三萬餘錢帝曰方今百姓疲弊所急者錢耳朕獨有此何爲却之乘輿赤以爲言帝稍償其直且禁其勿復有所獻 廣志曰水精出大秦黃支國 十洲記曰崑崙山上有水精闕 拾遺記曰蠻夷國于山上架樓室向明以開户牖以水精火藻爲階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曰政和間伊陽太和山崩奏至上與魯公皆有憾色及復上奏山崩者出水精也以木匣貯之進匣可五十斤而多至數十百匣來上 太平寰宇記曰幽州密雲郡都管有水精是寶出昌平縣 續文獻通考遼時臣寮繫帶以金玉水精靛石緻飾爲之 又曰明錫

闕山蘇門答剌等國貢水精 明曹昭格古要論曰多年老冰爲水精然日本國有青水精紅水精則水精非冰也明矣

水精二

列仙傳曰赤松子服水玉 拾遺記曰周靈王二十三年起昆昭之臺飾水精爲泥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馬侍中當寶一水精椀夏蠅不近盛水經月不腐不耗或目痛舍之立愈 宋邵氏聞見錄楚元輔家藏一水精中有杏一枝希世之寶也 續文獻通考金太宗天會中獲宋水精寶一 元史不忽木傳王師征交趾失

利復謀大舉不忍木請還使諭以禍福交趾感懼謝罪貢物帝嘉曰卿一言之力也即以其半賜之不忍木辭曰此陛下神武不殺所致臣何功焉惟受沈水假山象牙鎮紙水精筆格而已

水精三

增 杏枝 詳前仁

一被醋酒燈籠東齋記事宋朝通謂之水精如意拾遺記宋玉有聲日汨內有葉如芭蕉月下舒水精如意陽翁夫人嬌能調琴瑟

掣瓶 水精九國志蜀王衍有水精瓶貯酒自酌李紳欲買之商客曰此海客採自海底數百年所出光明洞徹內外通見非人間物也紳以金鳥性黑恐其盜取之翌日至其所令取其瓶客笑曰此瓶已為人取去矣

瓜寒瓜寒水精

花露花露水精

水精四

增 詩唐韋應物詠水精詩曰映物隨顏色含空無表裏持來向明月的皪愁成水 王建水精詩曰映水色不別向月光還度頃在荷葉中有時看是露 羅維水精環詩曰王室符長慶環中得水精任圓循不極見素質仍貞信是天然瑞非因樸斲成無瑕勝玉美至潔過冰清未肯齊珉價寧同雜佩聲能銜任黃雀亦欲應時鳴

賦 魏劉楨清慮賦曰入鏡碧之間出水精之都上青

艱之山蹈琳瑯之塗

琥珀一

增 廣雅曰琥珀珠也其上及旁不生草淺者五尺深者八九尺大如斛削去皮成琥珀初時如桃膠凝堅乃成其方人以為枕出博南縣 續漢書曰哀牢出光珠琥珀 典略曰大秦國多琥珀 西京雜記曰宣帝有身毒寶鏡一枚大如八銖錢帝以琥珀筒盛之 元中記曰楓脂淪入地中千秋為琥珀琥珀一名江珠地中千年化為茯苓又千年化為琥珀 博物志曰松脂淪入地中千年化為茯苓茯苓又千年化為琥珀 宋綽有海客善醫能醒蜀中卧人以琥珀屑之海客能醒等數倍李紳欲買之海客不與曰至其所令取其瓶客笑曰此瓶已為人取去矣翌日至其所令取其瓶客笑曰此瓶已為人取去矣

琥珀二

增 拾遺記曰漢武帝寶鼎元年西方貢珍怪有琥珀燕置之靜室自於室內飛翔 宋洪遵侍兒小名錄曰漢武帝所幸宮人麗娟以琥珀佩置衣中不使人知言骨節自鳴也 又曰吳主聞潘夫人有色令進其圖圖成吳主見之驚喜以琥珀如意撫案即折曰此神女也因納之 沈約宋書曰武帝時寧州常獻琥珀枕甚光麗

時諸將北征需琥珀治金瘡上命擣碎分付諸將　山堂肆考曰石虎爲浴堂以碔砆爲題琥珀爲枕　元黃文獻公集大德中嘉興張楓以官本船浮海至西洋遇親王合贊所遣使臣那懷等如京師遂載之以來那懷等朝貢事畢請仍以楓護送西還丞相哈剌哈孫荅剌罕如其請奏授忠顯校尉海運副千户佩金符與俱行以八年發京師十一年乃止其登陸處用私錢市其土物白馬黑犬琥珀蒲萄酒砳鹽之屬以進平章政事察那等引見于寢慶殿

琥珀三

增 和獵拾遺記孫和以白獺髓和琥珀末塗二美人頰如意誤傷鄧夫人頰令太醫療之以白獺髓和琥珀末塗二美人頰如意誤傷鄧夫人頰

燒蜂西域諸國志云有細腰蜂窠燒治以爲琥珀　物類相感志曰虞水精如意以白獺髓和琥珀末塗二美人頰

刻雞隨農本草總錄曰取雞卵黃白雜者熬令變色內琥珀粉中作雞子大以雞卵黃白雜者熬令變色內琥珀粉中作雞子大

者亂真矣　桃溪雜說曰琥珀世傳化松脂所化詳前

琥珀四

增 詩宋梅堯臣詩曰松液爲茯苓又因爲琥珀遇物必得形毛髮曾不隔　元郭鈺詩曰日射水精江石白雲封琥珀嶺松青

增 賦魏左思蜀都賦曰琥珀取芥氣有潛通數亦

增 贊晉郭璞贊曰磁石吸鐵琥珀取芥氣有潛通數亦

冥會物之相感出乎意外

玻瓈一

增 天中記曰大雪山中有寶山諸七寶並生取可得惟玻瓈寶生高峯難得　元中記曰大秦國有五色玻瓈紅色最貴　十洲記曰崑崙山上有紅碧玻瓈宮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曰千歲積冰結爲玻瓈一說獅子乳以金銀寶器盛之皆漏惟玻瓈則否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曰奉宸庫中玻瓈母二大簞玻瓈母者若今之鐵滓然塊大小猶兒拳人莫知其用又歲久無籍不知其所從來或云柴世宗顯德間大食所貢又謂眞廟朝物

也諸瑞以意用火煆而模寫之但能作珂子狀青紅黃白隨其色而不克自必也　續文獻通考金庶人不得以玻瓈之類爲器皿　明徐常吉事詞類奇曰今朝鮮諸國皆出玻瓈

玻瓈二

增 梁四公記云武帝時扶南大舶從西天竺國來賣碧玻瓈鏡　唐書曰高宗二年十二月投汗般王獻碧玻瓈龜茲王素稽獻銀玻瓈　太眞外傳李白進清平調太眞持玻瓈七寶杯酌西涼州所獻葡萄酒

玻瓈三

增 酒色 花點 白者是真其用藥燒者入手色紫色者與冰精相似器皿煎兩點花兒相似 積冰 盛乳 並詳前一

增 玻瓈 四

詩唐李賀詩曰義和敲日聲玻瓈

雲母一

增 淮南萬畢術曰雲母入地千歲不朽雲母在足無踐跡下踐林不能匿金 抱朴子曰雲母五色其多青者名雲英宜以春服之多赤者名雲珠宜以夏服之多白者名雲液宜以秋服之多黑者名雲母宜以冬服之但有青黃二色者名雲砂宜以季夏服之蟲蟲純白者名蟬石可四時長服 洛陽宮殿記曰宮中有林商觀皆雲母作窓日照之輝煒有光 裴淵廣州記曰增城縣有雲母向日照之光耀 地理志曰琅邪定山出雲母

雲母二

增 列仙傳曰方回堯時隱人練食雲母 三齊記曰東武城有雲母山山有雲母因以為名安期先生常所遊 西京雜記曰幽王冢甚高羨門開皆是石壁撥除深入乃得雲母深處見百餘人縱橫相枕籍皆不朽惟一男子餘皆女子或坐或立或臥衣服形色不異生人 後漢書曰鄭弘為太尉第五倫為司空初倫為會稽

召弘署督郵每朝弘曲躬自卑帝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 晉陽秋曰孫秀降賜雲母車 梁書曰南岳鄧先生名都隱居衡山極峻之嶺立小板屋兩間足不下山谷斷食三十餘載惟以澗水服雲母屑 唐書曰吳王杜伏威性好左道因合金丹求長生之術常服雲母散 又曰尉遲敬德飛鍊白石開居服雲母散

增 致水 淮南子曰雲母來水注雲母可致水 散星 春秋運斗樞曰五星散為雲母 三雲 西京雜記曰成帝設雲母帳雲母產于甘泉殿世謂之三雲 晉公卿禮秩曰揚太尉宰安平王雲母簟 名船 晉書闕名曰會稽地中有雲母船 五色 詳前一 賜錢

子102-561

素一

原 釋名曰素樸素也已織則供用不復飾也　毛詩曰素衣朱繡　禮記曰天子素帶朱緣　范子計然曰白素出三輔　鹽鐵論曰縞素不能自分於緇墨賢聖不能自治於亂世　增 史記曰蘇代遺燕王書云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　漢舊儀曰事天地鬼神壓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囊白素裹兩端無縫尺一板中約署曰素裹　漢官儀曰印綬以篋篋以綠綈表曰素裹　宋玉賦曰東家之子腰如束素　魏志曰學者資於人猶藍之染素　唐代宗大曆中敕曰朕思以恭儉克己敦樸化人每尚元素之服庶齊金玉之價

素二

增 韓子曰齊桓公好衣紫國人皆好服之至五素不得一紫　原 東觀漢記曰鄭擇守正盡節賜素六十疋由是顯名　增 又曰劉向典校書先書竹爲易刊定可繕寫者以上素　原 漢班固與弟超書曰今賈白素三匹欲以市月氏馬蘇合香關登　漢揚雄荅劉歆書曰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賈油

素三

原 東腰　擢手　洛神賦曰纖纖擢如束素　古詩曰纖纖擢素手　古詩曰纖纖擢素手　范子計然曰白縑梁書曰張欣泰輒著鹿皮冠挾素手　增 挾瑟　授經　武侯素輿　元忠素笏　諸葛武侯乘素輿葛巾毛扇則授以指麾三軍　北魏李元忠素笏牙笏

素四

原 新製　古詩新製齊紈素皎潔如霜雪　工織　縑素　古詩曰縑如素　原 尺素　古詩云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又文賦云非尺素之所裁　增 五素　洋素　改爲素

素五

原 古詩曰上山採靡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織縑日一匹織素

原 晉書要事云議立秩應詩冷不應着絮帳改爲素　油素　任彥昇爲范始興作米立太尉碑表人畜油素家懷鉛筆素團又　毫素　杜甫山水障歌對此欲無心託毫素　比素　詳素二　尚部新書論命自河南令除職方員外錄事參軍後之政如何對曰猶縑比素又選詩深心託素誠問　霜素　前後數五　潔白心　陸龜蒙詩藏笥霜綃比潔心　東園素　和宋元憲東園三素雲中侍王樓又請賜素絲詩端揚崎路　三素　李商隱詩萬年枝上看春色三素雲中望王宮

五丈餘持縑將比素新人不如故 增唐韋應物詩曰
殘工委篋餘素經刀尺 杜牧詩曰寒衣一匹素夜
借鄰人機 元稹贈素衣詩曰素衣涅兮在彼公庭誠
傷迫隘中心怔營

原賦漢班婕妤擣素賦曰若乃廣除懸月暉水流清桂
窗朝滿涼襟夕輕改容飾而相命卷霜帛而下庭曳羅
裙之綺靡振珠珮之精明若乃盼睞生姿動容多致弱
態含羞妖風靡麗於是投香杵叩玫砧擇鳴聲準風音
梧因虛而調遠桂由貞而響沈散繁輕而浮捷節疎亮
而清深調非常律聲無定本任落手之參差從風聽之
所尋

許遠或連躍而更投或斷續而暫舒而長老修長袖于妍袂綴
半月於蘭襟表纖手於微縫庶見述而知心計修路之
遲復恐芬芳之易泄書既封而重題筒已緘而更結

錦

原說文曰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價如金故制字帛與
金也 增又曰錦襄色織文也 原毛詩曰角
枕粲兮錦衾爛兮 又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
而作是詩也萋兮斐兮成是貝錦 彼譖人者亦
已太甚 增又曰碩人其頎衣錦褧衣 尚書大傳曰
古之帝王必有命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慝事力者

有金薄蜀薄來至洛邑皆下惡是爲下工之物皆有虛名　山謙之丹陽記曰歷代尚未有錦而成都獨稱妙故三國時魏則市於蜀吳亦資西蜀至是始乃有之

益州記曰錦城在益州南篠橋東流江南岸昔蜀時故錦宮也其處號錦里城壍猶在　陳留風俗傳曰襄邑縣南有澳水北有睢水傳曰睢澳之間文章故有繡

蔽蔡錦日月華蟲以奉天子宗廟御服　陸歲鄴中記曰錦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龍小交龍蒲桃文錦班文錦鳳皇朱雀錦韶文錦核桃文龍文錦或青綈或白綈或黃綈或

綠綈或紫綈或蜀綈工巧百數不可盡名也　異物志曰錦鳥文章如丹地錦而藻繢互交俗人見其端正似錦因謂之錦鳥　潛夫論曰夫攻玉以石治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物固有以醜而治好者矣　唐書曰舊俗賞歌舞人以錦綵置之頭上謂之纏頭宴享加惠借以爲詞　又曰唐代宗大曆中敕曰今師旅未戢黎元不康豈使淫巧之工更虧恒制在外所織造大張錦軟錦端錦綈錦琱背及大小獨錦竭鑿六梭以上錦並宜禁止斷其長行高麗白錦雜色錦及常行文字綾錦花紋所織盤龍對鳳麒麟獅子天馬辟邪孔雀仙鶴芝草萬

字雙勝及諸織差樣文字等亦宜禁斷

錦二

太公六韜曰夏桀殷紂之時婦人錦繡文綺之坐席衣以綾紈常三百人　王子年拾遺記曰周成王時有因祇國獻女工一人善織以五色絲內口中手引而結之則成文錦其國人來獻有雲崑錦文似雲從山岳中出有列堞錦文似雲霞覆城雉樓堞雜珠錦文似貫珠珮也有篆文錦文也有列明錦文似列燈燭也幅皆廣三尺　穆天子傳曰吉日甲子天子乃執白圭元璧以見西王母獻錦組百純西王母再拜而受之

左傳曰狄滅衞齊侯使公子無虧戍曹歸公乘馬夫人魚軒以魚軒夫人車飾以魚皮爲飾重錦三十兩重錦之輕細者以大雙衍故二十匹耳　又曰晉侯先歸公享六卿于滿圃賄荀偃束錦加璧　又曰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爲君夫人余胡弗知圍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　又曰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　言官邑重於美錦　又曰晉合諸侯次於衞地衞

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箸 薩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叔向受羹反錦 又曰平丘之會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 又曰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能貨子猶焉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 又曰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于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盡見太宰乃請束錦以行 典略曰孔子反衛夫人南子使謂之曰四方君子之來者必見寡小君孔子不得已見之夫人在錦帷中孔子北面稽首 說苑曰魏文侯與田子方語有兩童子衣錦而侍於前田子方曰此君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此子父死於戰以其幼孤收養人足矣今滋甚也君之寵此之子方曰臣以君之賊心爲足矣今滋甚也君之寵此子也又且以誰之父殺之乎 漢書曰韓生說項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地肥饒可都羽見秦皆已燒殘乃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

楚人沐猴而冠果然 又曰宣帝時呼韓邪單于來朝賜錦帛九十匹 神仙傳曰淮南王爲八公張錦綺之帳旛百和之香 增 又曰左慈字元放廬江人少有神道嘗在魏武帝坐帝曰恨無蜀中生薑耳放曰亦可得也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過敕使者增市二端須臾得薑還并獲使報 原 漢武內傳曰帝見西王母巾器中有一卷小書盛以紫錦之囊帝問此何書王母曰五岳真形圖也 增 西京雜記曰相如將獻賦未知所爲夢一黃衣翁謂之曰可爲大人賦遂作大人賦言神仙之事以獻之賜錦四匹 華陽國志曰閻憲字孟度成都人名知人爲綿竹令以禮讓化民莫敢犯者有民杜戍夜行得遺賄一囊中有錦二十匹求其主還之曰縣有明君何敢負也 後漢書曰宋寬小君孔子不得已見之夫家貧食脫粟臥布被朝廷賜錦被梁內皆不敢當 語林曰陳元方遭父喪哭泣其母愍之以錦被蒙其上郭子方語有兩童子衣錦而侍於前田子方曰此君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此子父死於戰以其幼孤收養人足矣今滋甚也君之寵此之子方曰臣以君之賊心爲足矣今滋甚也君之寵此子也又且以誰之父殺之乎 漢書曰韓生說項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地肥饒可都羽見秦皆已燒殘乃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

楚人沐猴而冠果然 又曰宣帝時呼韓邪單于來朝賜錦帛九十匹 神仙傳曰淮南王爲八公張錦綺之帳旛百和之香 增 又曰左慈字元放廬江人少有神道嘗在魏武帝坐帝曰恨無蜀中生薑耳放曰亦可得也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過敕使者增市二端須臾得薑還并獲使報 原 漢武內傳曰帝見西王母巾器中有一卷小書盛以紫錦之囊帝問此何書王母曰五岳真形圖也 增 西京雜記曰相如將獻賦未知所爲夢一黃衣翁謂之曰可爲大人賦遂作大人賦言神仙之事以獻之賜錦四匹 華陽國志曰閻憲字孟度成都人名知人爲綿竹令以禮讓化民莫敢犯者有民杜戍夜行得遺賄一囊中有錦二十匹求其主還之曰縣有明君何敢負也 後漢書曰宋寬小君孔子不得已見之夫家貧食脫粟臥布被朝廷賜錦被梁內皆不敢當 語林曰陳元方遭父喪哭泣其母愍之以錦被蒙其上郭子方語有兩童子衣錦而侍於前田子方曰此君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此子父死於戰以其幼孤收養人足矣今滋甚也君之寵此之子方曰臣以君之賊心爲足矣今滋甚也君之寵此子也又且以誰之父殺之乎 漢書曰韓生說項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地肥饒可都羽見秦皆已燒殘乃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

楚人沐猴而冠果然 又曰宣帝時呼韓邪單于來朝賜錦帛九十匹 神仙傳曰淮南王爲八公張錦綺之帳旛百和之香 增 又曰左慈字元放廬江人少有神道嘗在魏武帝坐帝曰恨無蜀中生薑耳放曰亦可得也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過敕使者增市二端須臾得薑還并獲使報 原 漢武內傳曰帝見西王母巾器中有一卷小書盛以紫錦之囊帝問此何書王母曰五岳真形圖也 增 西京雜記曰相如將獻賦未知所爲夢一黃衣翁謂之曰可爲大人賦遂作大人賦言神仙之事以獻之賜錦四匹 華陽國志曰閻憲字孟度成都人名知人爲綿竹令以禮讓化民莫敢犯者有民杜戍夜行得遺賄一囊中有錦二十匹求其主還之曰縣有明君何敢負也 後漢書曰宋寬小君孔子不得已見之夫家貧食脫粟臥布被朝廷賜錦被梁內皆不敢當 語林曰陳元方遭父喪哭泣其母愍之以錦被蒙其上郭子方語有兩童子衣錦而侍於前田子方曰此君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此子父死於戰以其幼孤收養人足矣今滋甚也君之寵此之子方曰臣以君之賊心爲足矣今滋甚也君之寵此子也又且以誰之父殺之乎 漢書曰韓生說項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地肥饒可都羽見秦皆已燒殘乃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

楚人沐猴而冠果然 又曰宣帝時呼韓邪單于來朝賜錦帛九十匹 神仙傳曰淮南王爲八公張錦綺之帳旛百和之香 增 又曰左慈字元放廬江人少有神道嘗在魏武帝坐帝曰恨無蜀中生薑耳放曰亦可得也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過敕使者增市二端須臾得薑還并獲使報 原 漢武內傳曰帝見西王母巾器中有一卷小書盛以紫錦之囊帝問此何書王母曰五岳真形圖也 增 西京雜記曰相如將獻賦未知所爲夢一黃衣翁謂之曰可爲大人賦遂作大人賦言神仙之事以獻之賜錦四匹 華陽國志曰閻憲字孟度成都人名知人爲綿竹令以禮讓化民莫敢犯者有民杜戍夜行得遺賄一囊中有錦二十匹求其主還之曰縣有明君何敢負也 後漢書曰宋寬小君孔子不得已見之夫家貧食脫粟臥布被朝廷賜錦被梁內皆不敢當 語林曰陳元方遭父喪哭泣其母愍之以錦被蒙其上郭子方語有兩童子衣錦而侍於前田子方曰此君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此子父死於戰以其幼孤收養人足矣今滋甚也君之寵此之子方曰臣以君之賊心爲足矣今滋甚也君之寵此子也又且以誰之父殺之乎 漢書曰韓生說項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地肥饒可都羽見秦皆已燒殘乃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

楚人沐猴而冠果然 又曰宣帝時呼韓邪單于來朝賜錦帛九十匹 神仙傳曰淮南王爲八公張錦綺之帳旛百和之香 增 又曰左慈字元放廬江人少有神道嘗在魏武帝坐帝曰恨無蜀中生薑耳放曰亦可得也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過敕使者增市二端須臾得薑還并獲使報 原 漢武內傳曰帝見西王母巾器中有一卷小書盛以紫錦之囊帝問此何書王母曰五岳真形圖也 增 西京雜記曰相如將獻賦未知所爲夢一黃衣翁謂之曰可爲大人賦遂作大人賦言神仙之事以獻之賜錦四匹 華陽國志曰閻憲字孟度成都人名知人爲綿竹令以禮讓化民莫敢犯者有民杜戍夜行得遺賄一囊中有錦二十匹求其主還之曰縣有明君何敢負也 後漢書曰宋寬小君孔子不得已見之夫家貧食脫粟臥布被朝廷賜錦被梁內皆不敢當 語林曰陳元方遭父喪哭泣其母愍之以錦被蒙其上郭子方語有兩童子衣錦而侍於前田子方曰此君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此子父死於戰以其幼孤收養人足矣今滋甚也君之寵此之子方曰臣以君之賊心爲足矣今滋甚也君之寵此子也又且以誰之父殺之乎 漢書曰韓生說項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地肥饒可都羽見秦皆已燒殘乃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

楚人沐猴而冠果然 又曰宣帝時呼韓邪單于來朝賜錦帛九十匹 神仙傳曰淮南王爲八公張錦綺之帳旛百和之香 增 又曰左慈字元放廬江人少有神道嘗在魏武帝坐帝曰恨無蜀中生薑耳放曰亦可得也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過敕使者增市二端須臾得薑還并獲使報 原 漢武內傳曰帝見西王母巾器中有一卷小書盛以紫錦之囊帝問此何書王母曰五岳真形圖也 增 西京雜記曰相如將獻賦未知所爲夢一黃衣翁謂之曰可爲大人賦遂作大人賦言神仙之事以獻之賜錦四匹 華陽國志曰閻憲字孟度成都人名知人爲綿竹令以禮讓化民莫敢犯者有民杜戍夜行得遺賄一囊中有錦二十匹求其主還之曰縣有明君何敢負也 後漢書曰宋寬小君孔子不得已見之夫家貧食脫粟臥布被朝廷賜錦被梁內皆不敢當 語林曰陳元方遭父喪哭泣其母愍之以錦被蒙其上郭子方語有兩童子衣錦而侍於前田子方曰此君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此子父死於戰以其幼孤收養人足矣今滋甚也君之寵此之子方曰臣以君之賊心爲足矣今滋甚也君之寵此子也又且以誰之父殺之乎 漢書曰韓生說項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地肥饒可都羽見秦皆已燒殘乃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

楚人沐猴而冠果然 又曰宣帝時呼韓邪單于來朝賜錦帛九十匹 神仙傳曰淮南王爲八公張錦綺之帳旛百和之香 增 又曰左慈字元放廬江人少有神道嘗在魏武帝坐帝曰恨無蜀中生薑耳放曰亦可得也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過敕使者增市二端須臾得薑還并獲使報 原 漢武內傳曰帝見西王母巾器中有一卷小書盛以紫錦之囊帝問此何書王母曰五岳真形圖也 增 西京雜記曰相如將獻賦未知所爲夢一黃衣翁謂之曰可爲大人賦遂作大人賦言神仙之事以獻之賜錦四匹 華陽國志曰閻憲字孟度成都人名知人爲綿竹令以禮讓化民莫敢犯者有民杜戍夜行得遺賄一囊中有錦二十匹求其主還之曰縣有明君何敢負也 後漢書曰宋寬小君孔子不得已見之夫家貧食脫粟臥布被朝廷賜錦被梁內皆不敢當 語林曰陳元方遭父喪哭泣其母愍之以錦被蒙其上郭子方語有兩童子衣錦而侍於前田子方曰此君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此子父死於戰以其幼孤收養人足矣今滋甚也君之寵此之子方曰臣以君之賊心爲足矣今滋甚也君之寵此子也又且以誰之父殺之乎 漢書曰韓生說項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地肥饒可都羽見秦皆已燒殘乃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

楚人沐猴而冠果然 又曰宣帝時呼韓邪單于來朝賜錦帛九十匹 神仙傳曰淮南王爲八公張錦綺之帳旛百和之香 增 又曰左慈字元放廬江人少有神道嘗在魏武帝坐帝曰恨無蜀中生薑耳放曰亦可得也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過敕使者增市二端須臾得薑還并獲使報 原 漢武內傳曰帝見西王母巾器中有一卷小書盛以紫錦之囊帝問此何書王母曰五岳真形圖也 增 西京雜記曰相如將獻賦未知所爲夢一黃衣翁謂之曰可爲大人賦遂作大人賦言神仙之事以獻之賜錦四匹 華陽國志曰閻憲字孟度成都人名知人爲綿竹令以禮讓化民莫敢犯者有民杜戍夜行得遺賄一囊中有錦二十匹求其主還之曰縣有明君何敢負也 後漢書曰宋寬小君孔子不得已見之夫家貧食脫粟臥布被朝廷賜錦被梁內皆不敢當 語林曰陳元方遭父喪哭泣其母愍之以錦被蒙其上郭子方語有兩童子衣錦而侍於前田子方曰此君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此子父死於戰以其幼孤收養人足矣今滋甚也君之寵此之子方曰臣以君之賊心爲足矣今滋甚也君之寵此子也又且以誰之父殺之乎 漢書曰韓生說項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地肥饒可都羽見秦皆已燒殘乃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

楚人沐猴而冠果然 又曰宣帝時呼韓邪單于來朝賜錦帛九十匹 神仙傳曰淮南王爲八公張錦綺之帳旛百和之香 增 又曰左慈字元放廬江人少有神道嘗在魏武帝坐帝曰恨無蜀中生薑耳放曰亦可得也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過敕使者增市二端須臾得薑還并獲使報 原 漢武內傳曰帝見西王母巾器中有一卷小書盛以紫錦之囊帝問此何書王母曰五岳真形圖也 增 西京雜記曰相如將獻賦未知所爲夢一黃衣翁謂之曰可爲大人賦遂作大人賦言神仙之事以獻之賜錦四匹 華陽國志曰閻憲字孟度成都人名知人爲綿竹令以禮讓化民莫敢犯者有民杜戍夜行得遺賄一囊中有錦二十匹求其主還之曰縣有明君何敢負也 後漢書曰宋寬小君孔子不得已見之夫家貧食脫粟臥布被朝廷賜錦被梁內皆不敢當 語林曰陳元方遭父喪哭泣其母愍之以錦被蒙其上郭子方語有兩童子衣錦而侍於前田子方曰此君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此子父死於戰以其幼孤收養人足矣今滋甚也君之寵此之子方曰臣以君之賊心爲足矣今滋甚也君之寵此子也又且以誰之父殺之乎 漢書曰韓生說項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地肥饒可都羽見秦皆已燒殘乃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

楚人沐猴而冠果然 又曰宣帝時呼韓邪單于來朝賜錦帛九十匹 神仙傳曰淮南王爲八公張錦綺之帳旛百和之香 增 又曰左慈字元放廬江人少有神道嘗在魏武帝坐帝曰恨無蜀中生薑耳放曰亦可得也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過敕使者增市二端須臾得薑還并獲使報 原 漢武內傳曰帝見西王母巾器中有一卷小書盛以紫錦之囊帝問此何書王母曰五岳真形圖也 增 西京雜記曰相如將獻賦未知所爲夢一黃衣翁謂之曰可爲大人賦遂作大人賦言神仙之事以獻之賜錦四匹 華陽國志曰閻憲字孟度成都人名知人爲綿竹令以禮讓化民莫敢犯者有民杜戍夜行得遺賄一囊中有錦二十匹求其主還之曰縣有明君何敢負也 後漢書曰宋寬小君孔子不得已見之夫家貧食脫粟臥布被朝廷賜錦被梁內皆不敢當 語林曰陳元方遭父喪哭泣其母愍之以錦被蒙其上郭子方語有兩童子衣錦而侍於前田子方曰此君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此子父死於戰以其幼孤收養人足矣今滋甚也君之寵此之子方曰臣以君之賊心爲足矣今滋甚也君之寵此子也又且以誰之父殺之乎 漢書曰韓生說項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地肥饒可都羽見秦皆已燒殘乃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

楚人沐猴而冠果然 又曰宣帝時呼韓邪單于來朝賜錦帛九十匹 神仙傳曰淮南王爲八公張錦綺之帳旛百和之香 增 又曰左慈字元放廬江人少有神道嘗在魏武帝坐帝曰恨無蜀中生薑耳放曰亦可得也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過敕使者增市二端須臾得薑還并獲使報 原 漢武內傳曰帝見西王母巾器中有一卷小書盛以紫錦之囊帝問此何書王母曰五岳真形圖也 增 西京雜記曰相如將獻賦未知所爲夢一黃衣翁謂之曰可爲大人賦遂作大人賦言神仙之事以獻之賜錦四匹 華陽國志曰閻憲字孟度成都人名知人爲綿竹令以禮讓化民莫敢犯者有民杜戍夜行得遺賄一囊中有錦二十匹求其主還之曰縣有明君何敢負也 後漢書曰宋寬小君孔子不得已見之夫家貧食脫粟臥布被朝廷賜錦被梁內皆不敢當 語林曰陳元方遭父喪哭泣其母愍之以錦被蒙其上郭子方語有兩童子衣錦而侍於前田子方曰此君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此子父死於戰以其幼孤收養人足矣今滋甚也君之寵此之子方曰臣以君之賊心爲足矣今滋甚也君之寵此子也又且以誰之父殺之乎 漢書曰韓生說項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地肥饒可都羽見秦皆已燒殘乃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

楚人沐猴而冠果然 又曰宣帝時呼韓邪單于來朝賜錦帛九十匹 神仙傳曰淮南王爲八公張錦綺之帳旛百和之香 增 又曰左慈字元放廬江人少有神道嘗在魏武帝坐帝曰恨無蜀中生薑耳放曰亦可得也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過敕使者增市二端須臾得薑還并獲使報 原 漢武內傳曰帝見西王母巾器中有一卷小書盛以紫錦之囊帝問此何書王母曰五岳真形圖也 增 西京雜記曰相如將獻賦未知所爲夢一黃衣翁謂之曰可爲大人賦遂作大人賦言神仙之事以獻之賜錦四匹 華陽國志曰閻憲字孟度成都人名知人爲綿竹令以禮讓化民莫敢犯者有民杜戍夜行得遺賄一囊中有錦二十匹求其主還之曰縣有明君何敢負也 後漢書曰宋寬小君孔子不得已見之夫家貧食脫粟臥布被朝廷賜錦被梁內皆不敢當 語林曰陳元方遭父喪哭泣其母愍之以錦被蒙其上郭子方語有兩童子衣錦而侍於前田子方曰此君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此子父死於戰以其幼孤收養人足矣今滋甚也君之寵此之子方曰臣以君之賊心爲足矣今滋甚也君之寵此子也又且以誰之父殺之乎 漢書曰韓生說項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地肥饒可都羽見秦皆已燒殘乃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

楚人沐猴而冠果然 又曰宣帝時呼韓邪單于來朝賜錦帛九十匹 神仙傳曰淮南王爲八公張錦綺之帳旛百和之香 增 又曰左慈字元放廬江人少有神道嘗在魏武帝坐帝曰恨無蜀中生薑耳放曰亦可得也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過敕使者增市二端須臾得薑還并獲使報 原 漢武內傳曰帝見西王母巾器中有一卷小書盛以紫錦之囊帝問此何書王母曰五岳真形圖也 增 西京雜記曰相如將獻賦未知所爲夢一黃衣翁謂之曰可爲大人賦遂作大人賦言神仙之事以獻之賜錦四匹 華陽國志曰閻憲字孟度成都人名知人爲綿竹令以禮讓化民莫敢犯者有民杜戍夜行得遺賄一囊中有錦二十匹求其主還之曰縣有明君何敢負也 後漢書曰宋寬小君孔子不得已見之夫家貧食脫粟臥布被朝廷賜錦被梁內皆不敢當 語林曰陳元方遭父喪哭泣其母愍之以錦被蒙其上郭子方語有兩童子衣錦而侍於前田子方曰此君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此子父死於戰以其幼孤收養人足矣今滋甚也君之寵此之子方曰臣以君之賊心爲足矣今滋甚也君之寵此子也又且以誰之父殺之乎 漢書曰韓生說項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地肥饒可都羽見秦皆已燒殘乃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

吳志曰蔣欽字公奕爲右護軍孫權入其內母練帳縹被權歎其在貴守約敕御府爲其母作錦被改易帷帳又曰諸葛瑾父兄貴素雖在軍旅身無綵飾而瑾錦爵文繡獨爲奢侈　夏侯孝若集羊太常卒夫人傳曰夫人字憲英衛尉侯毗之女不好華麗琇上夫人繡子帔緣以錦不肯服從外甥胡母暢上夫人錦被夫人反臥之　拾遺記曰吳趙達之妹善書畫巧妙無雙能于指間以綵絲爲雲龍虯鳳之錦大則盈尺小則方寸　張溫表曰劉禪送江溫款錦五端　王隱晉書曰泰所宜何以喻欲使宰民不可爲臺閣職乎甫曰人各有能此人雖好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爲帳　又曰石季龍僭立遷都於鄴傾心事佛圖澄有重于勒衣澄以綾錦乘以雕車　齊書曰江淹爲宣城太守時罷歸始泊禪靈寺渚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一匹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顧見丘遲謂足餘既無用以遺君自酬淹文章頓矣　後魏書曰甄琛爲定州刺史既至鄉衣錦晝遊荊南節度使是時方鎮爭剝下希恩制貢重異錦名貢奉有中使者即悉公帑市歡胃待之有節　又曰杜鴻

陵王駿獻錦一匹　北史曰齊畢義雲家有千餘機織錦并造金銀器物　後周書曰太祖曾在同州與羣公宴集出錦屬及雜綾絹數段命諸將樗蒱取之　唐書曰王琳字方慶天后初爲廣州都督境內清肅手制褒之曰朕以卿歷職有稱故授此官既美化遠聞實副朝寄今賜卿雜綵六十段并瑞錦等物以彰善政也　又曰大曆初代宗詔許宰臣元載王縉及左僕射裴冕戶部侍郎判度支第五琦京兆尹黎幹各出錢三十萬宴郭子儀私第內侍魚朝恩參其會焉出錦三十匹羅五十匹綾百匹爲子儀經頭之費極歡而罷　又曰謝廷諤大順中以詞賦擢名與徐寅不相上下時號錦繡堆　又曰李晟每與賊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指顧陣前　又曰張萬福爲和州刺史賊許果至楚州大掠節度使韋元甫命萬福追討未至淮陰果爲其將庾自勸所逐自勸擁兵繼掠循淮南東萬福倍道邀而殺之代宗發詔以勞之賜衣一襲宮錦十雙　又曰太和中賜修指南車記里鼓人故金忠義男公亮緋衣牙笏錦三十匹　又曰封敖武宗使作詔書賜以宮錦　又曰裴胄拜荊南節度使是時方鎮爭剝下希恩制貢重異錦名貢奉有中使者即悉公帑市歡胃待之有節　又曰杜鴻

漸蒸成都尹入朝獻錦五十牀　又曰嚴武白崔寧爲
利州刺史及武爲劒南節度使過州心欲與俱西而利
非所屬寧白節度使張獻誠見疑難輒去武以奇錦珍
貝遺獻誠且求寧　又曰杜亞拜淮南節度使泛九曲
池曳纜爲驅流曰要當稱是林沼李衡曰未有錦纜云
何亞大慙　唐酉陽編曰宣宗大中初女蠻國獻明霞
錦綠水香麻以爲之光耀芬馥著人五色相間而美麗
於中國之錦　唐元德秀視錦繡未嘗求見　盧氏雜
說曰唐有錦衣隸宮錦坊祿山亂後人尋其舊坊不收
曰如今花樣與前不同遺之　唐樂府錄曰康老子嘗
買一錦褥有波斯見之者乃曰此冰蠶絲所織錦著月
陳於座滿室清涼　五代史曰後唐莊宗開郭崇韜破
蜀遣宦官向正嗣還上蜀簿得文錦五十萬
匹　又曰吳越王錢鏐遊衣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
錦　文獻通考曰宋初因舊制賜將相學士禁軍大校
時服建隆三年乃編賜百官每歲端午十月一日文武
羣臣將校皆給焉十月近臣軍校增給錦襖袍中書門
下樞密宣徽院節度使及侍衛步軍都虞侯以上皇親
大將軍以上天下樂營錦三司使學士中丞內客省使
駙馬留後觀察皇親將軍諸司使廂主以上簇四盤雕

錦三

原文　龍　朱雀　上評錦二下評錦一　班文　緑地　錦中記曰織錦羅在中尚

坊二署皆織自人布班文錦武師天馬人改環不爲殿舊鏤以西京雜記曰巢金銀以緑地五色以白錦得龍之飾也織布衣錦神并細錦東疑舟夫輒割去以示奮戾賢備舍船步走號戾白　鸞章　虎文　臺以王子午拾遺記曰石季龍冬月施丁諱一錦　明光　柔滑　隆錦蘇綾十疋記四角安純金龍頭衙五色刺蘇或用黃綠博山文錦拾遺記曰員嶠之山名環丘赤東有雲石廣五百里有錦長七寸黑色有角有鱗以霜不濡其質輕軟作蘭長一尺其色五采織爲文錦入水不濕　龍鴻　文鳥　鄧子謂甘泉宮記曰編羽爲鳳元鼎元年起招仙靈　挽車　輦昭吳書曰陸上常以備攻擊以繒滿錦於維等昆照之入翔

錦鴻錦一名鴻文詳錦一條
錦下乘龍舟
錦乘龍舟凡錦繡衣錦畫錦耳

織鏡　鋪池　灌江　夜行　晝游

織鏡
每得一錦鏡成明光宮人每市一鏡照之輒增一倍
李石雜記曰宣帝繫郡獄臂上繫身國寶繞柱號泊筍盛之以琥珀大如八錢以蜀里織成辰書以琥珀筍盛之以蜀里織成
辰書以琥珀筍盛之以蜀里織成
城縣唐文宗論德宗喜服曰

鋪池
西京雜記曰宣帝繫郡獄臂上繫身國寶繞柱號泊筍盛之以琥珀大如八錢以蜀里織成辰書以琥珀筍盛之以蜀里織成
城縣唐文宗論德宗喜服曰

灌江
蜀有崖錦江山有錦石錦江山有錦石錦
庾肩吾記曰灌江山有錦石錦江山有錦石錦
李石雜記曰宣帝繫郡獄臂上繫身國寶繞柱號泊筍盛之以琥珀大如八錢以蜀里織成辰書以琥珀筍盛之以蜀里織成
城縣唐文宗論德宗喜服曰

夜行
隋帆漢書曰馮夫人出塞以錦車
隋大業記曰煬帝幸江都詳錦二張士貴薛舉傳曰顯州刺史帝曰顯州今
陵城州刺史帝曰顯州今
錦車
隋帆漢書曰馮夫人出塞以錦車
隋大業記曰煬帝幸江都詳錦二張士貴薛舉傳曰顯州刺史帝曰顯州今
陵城州刺史帝曰顯州今

畫游
上詳錦二張士貴薛舉傳曰顯州刺史帝曰顯州今
陵城州刺史帝曰顯州今

織鏡　鋪池　灌江　夜行　晝游

織鏡
每得一錦鏡成明光宮人每市一鏡照之輒增一倍
李石雜記曰宣帝繫郡獄臂上繫身國寶繞柱號泊筍盛之以琥珀大如八錢以蜀里織成辰書以琥珀筍盛之以蜀里織成
城縣唐文宗論德宗喜服曰

鋪池
西京雜記曰宣帝繫郡獄臂上繫身國寶繞柱號泊筍盛之以琥珀大如八錢以蜀里織成辰書以琥珀筍盛之以蜀里織成
城縣唐文宗論德宗喜服曰

灌江
蜀有崖錦江山有錦石錦江山有錦石錦
庾肩吾記曰灌江山有錦石錦江山有錦石錦
李石雜記曰宣帝繫郡獄臂上繫身國寶繞柱號泊筍盛之以琥珀大如八錢以蜀里織成辰書以琥珀筍盛之以蜀里織成
城縣唐文宗論德宗喜服曰

夜行
隋帆漢書曰馮夫人出塞以錦車
隋大業記曰煬帝幸江都詳錦二張士貴薛舉傳曰顯州刺史帝曰顯州今
陵城州刺史帝曰顯州今
錦車
隋帆漢書曰馮夫人出塞以錦車
隋大業記曰煬帝幸江都詳錦二張士貴薛舉傳曰顯州刺史帝曰顯州今
陵城州刺史帝曰顯州今

畫游
上詳錦二張士貴薛舉傳曰顯州刺史帝曰顯州今
陵城州刺史帝曰顯州今

衣衛人　盤龍對鳳　獅子麒麟皆錦名　天孫雲錦　龍鳳皆古錦名　舞鳳錦　天子龍袍　魚油虎頭皆錦名　蒲桃雄雌記霍光妻遺淳于衍蒲桃錦　鬼羅蝭鑿鬼羅出西京雜記其上有之緣文帝賜文綺文帝賜文綺文帝賜文綺

幽房人賤爲女有柔剛親所懷想思誰望純清志潔齊
冰霜新故感意殊面牆春陽熙茂雕蘭芳琴清流楚激
弦商秦曲發聲悲摧藏音和永思惟空堂心憂增慕懷
悽傷 晉 唐王建宮詞云魚藻宮中鎖翠娥先皇行處
不曾過只今池底休鋪錦菱角雞頭積漸多 鄭谷錦
詩云布素豪家定不看若無花彩入時難紅迷天子帆
邊日紫奪星郎帳外蘭春水濯來雲雁活夜機挑處雨
燈寒舞衣轉轉求新樣不問亂離桑柘殘 文君手裏
曉霞生美號仍聞借蜀城奪得始知袍更貴著歸方覺
畫偏榮宮花顏色開時麗池鳳毛衣浴後明禮部郎官

人所重省中別占好科名 元薩都剌題壽監司所藏
美人織錦圖詩曰蘭閨織錦泰川女大姬啞啞弄機杼
小姬織倦何所思簾幕無人雙燕語成都花發江水春
門前馬嘶車轔轔髻鬟兩鬟看欲隨蛾眉八字畫不伸
良人一去無消息冰蠶吐絲成五色柔腸九曲細於絲
萬縷春愁正如織綺窓睡起聞早鶯西樓月落金盤傾
暖霞拂地海棠曉春雪潑戶梨花晴日長深院機聲動
梭影穿花飛小鳳水心鶩起鴛鴦飛花底不成蝴蝶夢
織織玉指柔且和香鉤小襞裁春羅滿懷心事付流水
盡日雲錦生層波佳人自古多命薄風裏楊花隨處落
豈知醜婦嫁田家生則同衾死同槨君不聞長安市上
花滿枝東家蝴蝶西家飛籠中鸚鵡喚新主門外侍兒
更故衣我題此畫三嗟吁百年醜好皆虛無排雲便欲
叫閽閽爲我獻上蓋風圖 通賢題張萱美人織錦圖
詩曰織錦秦川窈窕娘新翻花樣學宮坊窓虛轉軸聲
滑腕倦停梭粉汗香雙鳳迴翔金縷細五雲飛動綠
絲長明年夫壻封侯日裁作宮花遠寄將 楊維楨題
織錦圖詩曰秋聲未寄衣絡緯上寒機斷織曾相戒夫
君不用歸 張昱題織錦詞曰行家織錦成染別牡丹
花紅杏花白作雙紫燕對銜春一匹錦成過半月持來

畫堂卷復開佳人細意爲翦裁銀鐙連夜照鐵筭平明
設宴章華臺爲君著衣舞垂手看得風光滿楊柳蝶使
蜂媒無定棲萬感千花動衣袖回回舞罷換新衣新衣
未縫錦下機憐新棄舊人所悲百年歡樂無片時 陳
基織錦篇曰絡緯秋啼金井根佳人當窓織鳳麟流雲
拂杖春無痕頃刻化作鴛鴦文銀漢含風星斗搖虛空
迸出黃盤鵾爲君裁作宮錦袍奪得當年盧肇標妾家
本住秦中渚與君共結同心侶人間怪多離別苦夢落
陽臺不成兩腸斷無心爲君織向君拋却支機石何時
頭帶蓮花巾相伴雙成禮白雲 又織錦圖詩曰佳人

織錦深閨叢恨入東風淚痕紫三年辛苦織迴文化作鴛鴦戲江水秋水悠悠人未歸鴛鴦兩兩弄晴暉料應花發長安夜不見閨中腸斷時

賦唐張何蜀江春日文君濯錦賦曰粵惟姑洗應律勾芒御辰雁橋風暖犀浦花新疊嶂榮郭長楸映津晚景彌秀晴江轉春即有卓氏名姝徂如麗室織迴文之重錦豔傾國之妖質鳴梭靜夜促杼春日布葉宜疎安花巧密績纖嫌遲頻蛾慕疾乍離披而成段或煥爛而成匹古濯春流鳴璫乃出於是近深沈傍清汜朱顏始映珍篋方啓其始也疑芳樹影落淵中少焉若晴霞色昭滯底奪五雲長風未散勝百花微雨新洗爾乃曝林崖出泉洞暹日徐轉和風暖送稍變迴鸞全分舞鳳戲蝶時遶矯鶯欲哢懿其彩色足重鮮明可嘉青爲禁柳紅作宮花能使御射縈障夫人飾車郎官居而列宿郡守衣而還家若夫齊紈之輕薄勝林花之新吐宛宁麗宁錯金彩以成章寂宁寥宁零玉箸而如雨於是披玉潔蘭薰對鳴機以抽恨織美錦而成文攢萬緒之荏苒採衆綠之細縕腸迴而綠字初結鬚亂而青絲共梦萋宁菲宁常屬思於黃絹不日不月長寄懷於碧雲其始也軫蕙心舊藻思披黃流之握彩等後素之繪事循環而覽夫言豈一端宛轉而求則韻皆居次寫別既久怨心有盈錦實駭而增麗詩綺霏而緣情自發于巧心素手何慙于墨妙筆精當其用寄遠方臨風載閱迹類雕蟲文如委纓既連珠而復貫又通理而不絕居人言念絨萬恨而在中君子寘懷宇三歲而寧滅是繹是尋攻乎織紓宛而成章見色絲之麗永以爲好表美人之心倘或以新而代故豈殊陋古而榮今　皇甫威迴文錦賦曰彼美人兮懸隴雲念寢上之征容迴機中之錦文千里馳心十年誓志相關山之阻夢托丹素而垂意札札鳴杼紛紛積翠校曳結而龍迴錦披雲而鳳至綠而芳樹搖影煥爛而明霞近榮振素手以鳴機關閨霜集欹翠蛾而績縷紗窓月生類乎錦卓氏服以妍精言乎詩謝女慙乎清切心惟念遠將績縷以同縈字是迴文與愁腸而共結笑莫露之輕薄勝林花之新吐宛宁麗宁錯金彩以成章寂宁寥宁零玉箸而如雨於是披閑風前光文爛然百花互進五色相宣匪類雕蟲工乎織豈徒悅目寄乎寫片心之贈遠代尺素之相傳

閨楚封臨風舒錦賦曰風響清韻錦明色綠閱攢花之麗綠當偃草之驚時拂袖而起翻光益滋始暉暉之

展也俄習習以動之且爛兮則舒爰假不周之力及斐然而異誠同紀妙之詞爾其補敝言開浸淫遠度縕鳴梭之巧思比擲地之麗賦暉光亂起如蕩漾之波翻彩狀開飄若遘迤之霞布當大塊之初發遇迴文之已成奪雲彩耀日晶激飄而愈疾動猶猱而增明向水而搖似挂帆之欲去當天而列謂施障之將行況復入座輕冷橫空擊曳當蜀郡之新濯擬潘文而更麗綢繆乍舉時牽素手之中煦嫗潛來遠自青蘋之際晚映花戶暗臨洞房簸煙暉之照灼騰藻豔而飄揚裹輕吹鑠流光扇涵和而迴觸擾柳麗而前當簫風初炙紅明正舒照瑣窓而粲兮煥雲幄以暉如彩耀兒宜涼本因於前飾精華可玩終亦藉其吹噓善染翰之瑰麗狀臨風之綺綪　李若芳海人獻文錦賦曰彼潛織兮泉室之人屯文約兮結冰緩灼錦彩兮照花新背窮海以入貢望君門而效珍非司慌氏之練更異仙家之織臨風始落全含琪樹之芳向閣爰開遙寫蜃樓之色固奇工之所就豈常情之可識當其紕縷方織鳴梭靜閙絢霞光于陰火緻綽藻于卿雲舞鳳翔鸞作徘徊而撫翼重葩疊葉紛宛轉以成文疑映地之花折似飲渚之虹分咯瑤函而駭視方霧穀而難擬離披耀彩臨玉砌以蓮舒爍

宮賚錦賂曰舒將並石堪來暮雨縈持結纔剩可蕩舟泰川書字妙能八體黏縣登高眞堪九日宋姬贈馬未足爲榮馮媛乘車方旋非寵　又謝東宮賚辟邪子錦白綸等賂曰江波可濯藉成都之水登高爲藍取映鳳凰之文至如鮮潔齊紈聲高趙縠色方藍浦光譬靈山試以照花含銀燭之狀將比月亂合辭之輝

原 釋名曰繡脩也文脩然也 尚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

增 詩曰君子至止黻衣繡裳 又曰素衣朱繡從子於鵠 又曰我覯之子黻衣繡裳

原 禮記仲秋之月乃命司服具飾衣裳文繡有恒 又曰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以同於所安樂之義也故有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工之始也 周官考工記曰五色備謂之繡此言刺繡衣所用也

增 尚書大傳曰未命爲士得衣繡

原 春秋元命苞曰織女之爲言神女也成衣立紀故謂能成文繡應天道

增 女工之事能神天下人衣此織

史記范雎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

原 漢書曰賈人無得衣錦繡綺穀紵紈縠紵罽 漢景帝詔曰錦繡纂組害女工也 賈誼治安策曰美者黼黻古天子之服也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以被牆

增 莊子曰子不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入於太廟雖欲爲犢其可得乎

原 孫卿子曰天子者勢至重尊無上矣衣被則五彩雜間色重文繡加飾之以珠玉也 范子計然曰古者庶人老耋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曰布衣今富者綺繡羅紈素縞冰錦繡細文出齊上價匹二萬中萬下五千

增 史記漢趙禹曰富人子無智略如木偶人衣之錦繡爾 楊子曰今之學者非獨爲華藻又從而繡其聲悅 論衡曰齊郡能刺繡恒女無不能者目見而手狎也 又曰刺繡之師能縫帷裳納繡之工不能織錦儒生能爲文吏文吏不能爲儒生也 淮南子曰繡爲被則宜爲冠則譏 焦贛易雜之大過曰被繡夜行不見文章安坐王堂 物理論曰夫論事比類不得其體雖飾以華辭文以美言無異錦繡衣掘株管弦樂土偶非其趣也 洞冥記曰廿泉有霞光繡藻龍繡連煙繡

二家所說制冕服乘輿刺繡文公卿以下織成文　魏略曰大秦國有金縷繡色絹　魏志曰張既爲尚書出爲雍州刺史太祖曰還君本州可謂衣繡晝行矣　拾遺記曰吳王孫權嘗獻蜀魏來平軍旅之隙思得善畫者使圖作山川地形軍陣之象趙夫人曰丹青之色易歇滅不可爲久妾能刺繡作列國圖乃于帛上寫五嶽河海城邑行陣之形進于吳王時人謂之錻絕　晉書曰魏明帝以公卿衮衣黼黻之飾疑於至尊多所減損始制天子服刺繡文公卿服織成文　晉東宮故事曰太子納妃有絳杯羅繡幅被一　晉中興書曰中宗所幸鄭夫人衣無文繡　後魏書曰王寓爲并州刺史還京師以憲年老時賜錦繡布帛珍羞禮餽

綵三

原 衣爲　藻龍　史記曰楚莊王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下席之以露床噢之以棗脯之則文繡之巧施鐵鑷之飾則金銀之功故甘泉宮備采　漢書曰五采備謂之繡

與絲　周禮云五采備謂之繡又云典絲掌絲宜文繡　漢哀詔曰朕不如時市門之物皆止無錦之利所以也

刺文　罷織　史記曰刺繡文不如倚市門

刺繡綺羅　王充論衡曰繡之本刺錦之末織綠帛何以異哉加五采之飾則文章煥曜學士有文章其猶綠帛之皮辨以馬騂以皮辨以馬騂以五色之功施鐵鑷之巧則文繡之美過於錦綺琫琫以錦琫琫以琫琫以諸侯之好　唐宮中以女功擬日之長短冬至後比明皇雜錄云唐宮中每日增一線之功故此詩曰刺繡五紋添弱線吹殘

增 漢使衣　唐妃刺上詳

六管動飛灰　賜裘一雙　致華一量　班固與竇將軍牋曰須繡鞏裘一雙　茱容曷與顯和書曰今致繡鞋一量

綵四

增 芙蓉　杜甫詩榼纔傾芙蓉　霧縠　成陽雲斜文繡

帽李賀詳錦　原 御史之服詳綵　夫人之衣衛詵公與夫人綵衣曰聽於二三子二三子大臣也綵取其文章順序

增 玉柅綵被　宇少林新都人游學京師晁一生病以金十斤相贈乞續忙即解一斤營塟餘置棺下後署大度亭長忽風飄一綵破痛馬突入馬主訪至囚告書生事驚曰是吾子也遂與共迎喪金封識如故衆皆義之綵不可勝計　張率賦綵梁張率作賦詳下

九文　難從衣馬之奢　宜禁被牆之僭　充邦國之儲具見周官　蔡茵賈之衣亦閨濛語　與繡同文爲天子之服書曰藻繡　映驂俱麗爲御史之衣

綵五

增 詩　梁沈約領邊綵詩曰織手製新奇刺作可憐儀縈飛鳳子結縷坐花兒不聲如動吹無風自裏枝麗色倘未歇聊承雲鬢垂　唐李白詩曰香玉春來困不勝啼歌舞衣　元元好問倦繡圖詩曰驚喚夢幾時鷹可憐顛頴田家女促織聲中對曉燈　陳旅題春宮倦繡兩圖二首曰上陽宮樹奏鶯簧蛺蝶羅衣逗暖香睡思已隨巫峽雨綵絲偏與日爭長　綵

樹垂垂護寶闌牀頭翠帕羅雙鸞阿嬌可是無情思又見春風到牡丹　又題趙叔隆倦繡圖曰龍綃碧幗挂秋水藕風吹香團扇底琵琶彈歇宮畫長釵落雲邊九疑紫二妹誰是薛靈芸繡得金塘兩鴛似宮奴夕殿喚更衣露濕銀牀響桐子　李俊民題周昉內人圖倦繡詩曰心情猶在未收時却顧花間影斷移不道春來添幾線日長只與睡相宜　陳基題倦繡圖詩曰宮門深鎖晝偏長嬪妃春雲繡作裳根不將身化蝴蝶去隨飛絮泛王　楊維楨繡牀凝思詩曰繡線添來日正遲香絨倦理一支頤心游飛絮渾無著身脫枯蟬忽若癡

花帖錯描愁伴覺金鍼閣住許誰知絕憐小玉情綠重到死春蠶始絕絲　又理繡詩曰揀得金鍼出象簡寫鴛雙刺扇羅中却嗔眞昨夜貍奴惡抓亂金牀五色絲

【原】臧榮緒張華繡賦曰尋造物之妙巧固飾化於百工嗟莫先於蒲蔵自帝虞而觀風雜藻火與粉米鬱山龍與華蟲若夫觀其締綴與其依放龜龍爲文神仙成象總五色而極思精雕純而發想具萬物之有狀盡衆化之爲形既綿華而稠彩亦密照而踈明若春曉之揚藹似秋漢之含星已間紅而韻紫亦表元而裏素間綠竹與蘅杜雜青松與芳樹若乃郢鄢之女宛洛少年顧影自

嫣窺鏡自憐極車馬之光飾盡衣裳之妖妍既徙倚於丹墀亦徘徊於青閣不息末而反本吾謂誰離乎淫薄

絹一

【原】釋名曰絹狷也一音古賢反又音古兩反其絲麤厚而踈也　廣雅曰繁總鮮支穀絹也　【增】說文曰絹似霜　【原】晉公卿禮秩曰品第一者春賜絹白匹秋賜絹二百匹　後魏書四民月令曰八月清風祇寒趣絹練帛民丁課田夫五十畝收租四斛絹三匹綿三斤凡屬諸侯皆減租穀畝一斗計所減以增諸侯絹户一匹以其絹爲諸侯秩又分民租户二斛以爲

絹二

【原】晉崎後漢書曰董承密招白波帥李岳等擊破李傕等乘輿乃得進承具舟爲應帝步出營臨河岸高不得下時中官伏德扶中宮以手持十疋絹乃取德絹連續

挽而下 原又曰陳寔在鄉閭平心率物有盜夜入其家止於梁上寔陰見之乃自整拂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與性成耳如梁上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然當由貧困今遺絹二匹自是縣無復盜竊 增謝承後漢書曰陳留夏馥避黨事遁迹黑山弟靖載絹往餉之於深陽縣客舍見馥顏色毀不復識聞其聲乃覺之 魏武帝令曰今清時但當盡忠於國效力王事雖私結好於他人用千匹絹萬石穀猶無所益 魏文帝詔曰今與孫驃騎和通商旅當日月而至而百賈偷利喜賤其物平價又與其絹故官逆爲平準耳官豈少此輩物耶 原魏略曰文帝在東宮嘗從曹洪貸絹百匹洪不肯與及洪犯法自分必死既得原上書謝 增又曰鮮卑素利等數以牛馬遺田豫輒送官乃密懷金三十斤豫張袖受之荅其厚意後悉付外具以狀聞於是詔褒之曰昔魏絳開懷以納戎今卿舉袖以受狄金朕甚嘉焉乃賜絹五百匹以其半藏小府後胡復來以半與之 又曰田豫爲汝南太守罷官歸魏縣會汝南遺健步詣征北慰豫宿恩過拜之健步慙其貧羸還爲故吏民說之汝南爲具資絹數千匹餉豫豫一不受 魏志曰趙儼爲朗陵長時袁紹舉兵南侵豫州諸郡多受其命惟安陽郡不動而都尉李通急斂户調儼見通曰方今天下未集諸郡並叛懷附者復收其綿絹小人樂亂能無遺恨且遠近多虞不可不詳也通曰紹與大將軍相持甚急左右郡縣背叛乃爾若絲絹不調送觀聽者必謂我顧望有所須待也儼曰誠亦如君慮然當權其輕重小緩調當爲君釋此患乃書與荀彧 又曰孫禮爲揚州刺史吳大將全琮帥數萬衆來寇禮身踰白刃奮不顧身賊衆乃退詔書慰勞賜絹七百匹 又曰景初中賜倭土王白絹五十匹 吳志曰丹陽大守李衡每欲治家妻輒止之衡初遣客十人於武陵龍陽洲上作宅種柑千株臨死敕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如是然吾洲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絹一匹亦足用耳後柑成歲得絹數千匹家道盈足 吳錄曰袁博爲太守黃君奏爲孝廉君爲華令以俸禄市縑絹餉黃君家黃氏負總里債債家到門輒應云待以狀聞於是詔褒之曰昔魏絳開懷以納戎今卿舉袖以受狄金朕甚嘉焉乃賜絹五百匹以其半藏小府後華令家餉 增王隱晉書曰王尼見太傅越曰公負尼物越荅初不識此事尼曰昔楚人失布謂令尹盜者以令尹執政賊盜公行是與自盜無異也今君左右有屋舍尼獨窮困是亦明公負尼物也越意解大笑與尼絹

五十匹 增 又曰蘇節從兄韶亡後著黃絹單衣來與節言 又曰武帝論平吳功唯羊祜王濬張華三人各賜絹萬匹其餘莫得比比 又曰劉寶爲伐蜀人作爭功文書得千匹絹 千寶晉記曰華譚依周顗及琅邪王遣甘卓攻顗譚先於卓有恩卓募人入城求譚入者問華侯在不吾甘揚威使也譚曰不知華侯所在抽絹二疋授之使人還以告卓卓曰是華侯 晉陽秋曰有司奏依舊調編絹武帝不許 原 又曰胡威少有志尚厲操清白父質爲荆州威自京都省之家貧無車馬童僕威自驅驢單行拜見父停廢中十餘日告歸臨辭質賜絹一匹爲道路糧威跪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我俸祿之餘故以爲汝糧耳 增 又曰荆州刺史庾冰中子襲嘗貸官曹絹十匹冰怒撻之市絹還官

原 又曰桓溫入蜀聞有善星者夜執其手於星下問國祚脩短星人曰太微紫微文昌三宮氣候淩亂無虞五十年外不論耳溫不悅送絹一匹錢五千與之星人詣主簿習鑿齒曰今受貢自裁乞爲標揭棺木問其故曰買棺故知之耳鑿齒曰君幾誤賜絹令僕自紱乞錢以買棺故知之耳鑿齒曰君幾誤死君聞子知星宿有不覆之義乎絹以戲君錢供資糧是聽君去耳星人喜以言告溫溫笑曰君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 增 晉中興書曰翟湯字道淵溥陽人太守干寶遣船餉之敕吏曰翟公廉讓卿致書訖便委船還湯無人送致乃更貨易絹物因寄還寶 世說曰王經字彥伯初爲江夏太守大將軍曹爽附絹二十匹令交市於吳經不發書棄官歸 又曰范宣潔行廉約韓豫章遺絹百匹終不肯受後韓與范同車就車枲二丈與之云寧可使婦無褌耶范笑而受之 趙書曰石勒參軍周雅爲館陶令盜官絹數百匹下獄後每設大會使與俳兄著介幘絹單衣優問曰汝爲何官在我俳中曰本館陶令因斗藪單衣曰政坐是耳故入汝絹一匹爲大笑 宋書曰阮佃夫幸專權有人餉絹二百匹嫌少不荅以書 又曰李安民行南齊州事城局參軍王迴素爲安民所親盜絹二疋安民流涕謂曰我與卿契闊備嘗今日犯王法乃卿負我也於軍門斬之

又曰孝武時齊庫上絹年調鉅萬匹綿亦稱此期嚴限峻人間買絹一匹至二三千綿一兩三四百沈懷文具陳人困由是綿絹薄有所減 齊書曰豫章王嶷拜陵還過延陵季子廟觀沸井有水牛突部伍直兵執牛推問嶷不許取絹一匹橫繫牛角放歸其家 又曰齊劉懷珍帝以白騮馬盜人不可騎送馬與之懷珍報百

匹絹或曰多懷珍曰吾方欲以身名托之豈計多少
梁書曰劉孝綽爲吏部郎坐受人絹一束爲鉤者所訟
左遷信威臨賀王長史　又曰任昉爲義興太守及被
代登舟止有絹七匹米五石至都無衣鎮軍將軍沈約
遺衫裙迎之　又曰費昶善爲樂府嘗作鼓吹曲武帝
重之敕曰才意新拔有足嘉異昔邯鄲淳博物卞蘭巧辭
東帛之賜實爲勸善可賜絹十疋　又曰周石珍建業
之屬隸也世以販絹爲業　又曰吉士瞻少時嘗於南
蠻國中攴博無棒搴露爲儕輩所侮及平魯休烈軍得
絹三萬匹乃作百褲其外並賜軍士不以入室　又曰
傅昭爲臨海大守縣令嘗餉粟冥絹於簿下昭笑而還
之　又曰裴邃爲北梁秦二州刺史復開創屯田數千
頃省息邊運人吏獲安相率餉絹千餘匹邃曰汝等不
應爾我又不可逆汝納二匹而已　後魏書曰陸馥爲
相州刺史百姓以爲神明七年徵爲散騎常侍百姓乞
留獻文不許謂羣臣曰馥之著政雖古人何以加之賜
絹五百匹　又曰韓麒麟爲齊州刺史性恭慎臨終之
日惟有俸絹數十匹　又曰元順能諫諍死無以斂莊
帝敕侍中元社曰宗室喪亡非一不可周贍元僕射清
苦之節死乃益彰贈絹百匹　又曰楊津除岐州刺史

巨細躬親孜孜不倦有武功人賈絹三匹去城十里爲
賊所劫時有使者馳驛而至被劫者因以告之使者到
州以狀白津津乃下敕云有人着某色衣乘某色馬在
城東十里被殺不知姓名若有家人可速收視有一老
母行哭而出云是已子於是遣騎追收并絹俱獲自是
閭境懾服　又曰楊津爲華州刺史先是受調絹度尺
特長從事因緣共相進退百姓苦之津乃令依公尺輸
物好者賜酒劣者無酒以示恥於是競勸官調更勝
又曰趙柔有人遺鞾數百枚與子善明鬻之市有人從
柔買索絹二十匹有商人知賤與柔三十匹善明欲取
之柔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利動心遂與之播
紳之流聞而敬服　又曰平陽王子衍轉徐州刺史至
州病重帝敕徐成伯乘傳療疾疾差成伯還帝曰卿定
名醫賚絹三千匹成伯辭請受一千帝曰詩云人之云
亡邦國殄瘁以是而言豈惟三千匹乎　又曰孝文帝
令王公以下從者百餘人皆令任負布絹即以賜之多
者過五百匹少者百餘惟長樂公持二十匹而出當世
稱其廉尚書令任城王澄疾不起賜絹百匹陳留李崇
與章武王融以所負過多顛仆於地崇乃傷腰融至損
脚時人爲之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貪人敗類穢我

明主　又曰辛穆再轉汝陽太守遇水潦人飢上表請輕租賦帝從之遂敕汝陽一郡聽以小絹爲調　又曰王露字羅漢爲南兗州刺史取官絹因染遂有割易御史糾劾會赦免　又曰宋鴻爲定州北平府參軍送戍兵於荊坐取兵絹四百匹　又曰公孫軌爲武牢鎮將初太武將兵北征發驢以運糧使軌部調雍州軌令驢主皆出絹一匹乃受之百姓語曰驢無強弱負絹自壯衆共嗤之　北齊書曰孝昭帝賜百官射王晞中的當得綵爲不書箭有司不與晞陶陶然曰我今可謂武有餘文不足矣　又曰崔暹遷尚書左僕射儀同三司時

調絹以七尺爲丈暹言之乃依舊　隋書曰庫狄士文嘗入朝遇上置酒高會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絹一匹兩手各持一匹上問其故士文曰臣手口俱滿餘無所須上異之別加賜物勞而遣之　唐書曰侍御史馬周上疏云往者貞觀之初一匹絹纔得一斗五天下帖然百姓知陛下甚憂憐之故人人自安曾無怨端自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皆以陛下不憂憐之或有怨言何則今所營爲者頗多不急之務故也　又曰太宗初即位風聞諸曹按典受賄乃遣左右試以財物遺之有令史受

餽絹一匹上將殺之裴矩進諫曰此人受賄誠合重誅但陛下以物試人則行極法所謂陷入其罪恐非道德齊禮之義上善之　又曰高宗朝詔自今已後天下嫁女受財三品以上之家不得過絹三百匹四品不過二百匹六品七品不得過百匹皆充所嫁女之資裝等用其夫家不得受陪門之財　又曰唐陽城隱中條山山東節度使遺絹五百匹不受使者委之而去城散與里人治葬　又曰權德輿言大曆中一縑直錢四千今止八百稅入加舊則出於民者五倍其初　又曰文宗太和六年賜故衛國公李靖五代孫前鳳翔司錄參軍孝

芳絹二百匹衣物一副并還先進高祖太宗書詔及官誥衣物等　唐六典曰開元二十五年敕河南河北不通水運州宜折租造絹以替開中　又曰唐州出絹又曰敕書頒下諸州用絹後唐史曰宰相李愚病上令中使宣問愚所居寢室蕭然四壁臥敝氈而已中使具言其事上曰嘻宰相月俸錢幾何而妻頓如此耶賜絹百匹錢百緡

絹三

疏　繁總俱詳絹一

贈　贈賜離

償　償債

愛此答云永為父送比父之綿永奪悲不自勝女於懷中袖西匹解與崔曰近自綿尺令以贈崔以錦八尺崔因此在箱中女亡之始婦出綿欲裁衣舊女取為絳帛零失耶答云家綿至旦告其家綿無零失耶答云家綿至旦告其家綿無零失耶答云家綿至旦告其家綿無

原 表梁沈約謝立皇太子賜絹表曰臣聞重離在天八絃之所共仰明兩作貳萬國所以咸寧太子體岐弱載表睿沖茂典冊既升休祚方遠率土合歡遐邇均忭天情載洽慶賜必周幣帛嘉貺猥班庸劣

原 啓梁徐勉謝敕賜絹啓曰臣勉言傳詔傳霊惠宣敕垂賜絹二十匹伏惟皇太子睿情天發粹性元凝作震春方繼離朱陸嘉日茂辰畢宮告始龍樓起曜博望增華含生鳥藻率土忭躍臣運屬會昌命逢多幸預奉休盛復頒恩錫白素起獨麗之色兼兩邁丘園之貴慶荷之情實百常品不任下情謹奉啓謝聞 庾肩吾謝武

陵王賚絹啓曰肩吾啓蒙賚絹二十匹清河之珍丘園鄭其束帛閬東之妙潛織亞其卷綃下官繆眷扁舟暫瞻還旆而天人渥貺增餘論之榮江漢安流無泝洄之阻遂使鶴露宵凝輕綃立變雁風朝急冶服成温有謝筆端無辭陳報不任下情謹奉啓事謝聞 沈約謝賜軫調絹等啓曰霜紈宵委霧縠冰鮮昔劉氏歸園未聞漢儲之禮曹植還藩非降魏而之賜恩逾杜道貢深東帛 又謝女出門宮賜絹綺燭啓曰桓室金縷本非所議孟姬作具獨若未周慈澤曲臨珍華兼重製為美服隻綺易儔舉而不息三夜有待 又謝敕賜絹葛啓曰

素采冰華綸文霜潔變滑暑於閨閣起涼風於襟袖周王褒謝賚絹啓曰似遂安車之徵如輕殷中之對臣善識山川應圖方丈脫能臨水必不棄書

綾一

原 釋名曰綾者其文望之似冰凌李理也 漢官典職儀曰尚書郎直供青綾白綾被 增 魏略曰大秦國有金縷雜色綾其國利得中國絲素解以為文綾 晉令曰第六品已不得服今縝綾錦有私織者録付尚方 唐書曰太宗初七品以上服龜甲雙具十花綾其色緑九品以上服絲布及雜小綾其色青 唐車服志曰中官不衣紗穀綾羅 唐制六品以上服雙細綾 唐六典曰凡賦役之制若當戶不成四端也綾者皆隨近合成其調六兩為也 又曰仙滑二州出方紋綾豫州出鸂鶒綾雙絲綾兗州出鏡花綾青州出仙文綾 又曰荆州出方穀紋綾圓州出重連綾 又曰隨州出綾幽州范陽出綾 又曰潤州出方棊水波綾澧州出龜子綾 又曰越州出吳綾遂州出樗蒱綾

綾二

原 太公六韜曰夏桀殷紂之時婦人錦繡文綺之坐席衣以綾紈常三百人 增 西京雜記曰霍光妻遺淳于

衍散花綾二十五匹綾出鉅鹿陳寶光家寶光妻傳其法霍顯召入其第使作之機用一百二十鏑六十日成一匹匹值萬錢又與走珠一琲綠綾百端值錢百萬黃金百兩 原 漢武帝內傳曰西王母侍女服紺綾之袖 增 魏志曰楊阜字義山爲城門校尉常見明帝着帽被縹綾半袖阜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帝默然 原 世說曰武帝嘗降王武子供饌槃悉用琉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綈褶以手擎飲食 晉咸康起居注曰詔林邑王使主范柳所貢物多絳綾是其所珍可等量增賜 增 晉安帝紀曰桓元幼時會於西堂設伎樂上施

綵帳金縷以爲飾 晉脩復山陵故事曰帝改服着白綾帽 原 符丕荅謝元書曰今往大文綾羅各五十匹 荀勗爲晉文王與孫浩書曰今餉雜色綾千端 增 後魏書曰辛穆字叔宗舉茂才東雍州別駕初隨父在下邽與彭城陳敬文友善敬文弟敬武爲沙門從師遠學經久不還敬父病臨卒以雜綾二十匹託穆與敬武久不得見經二十年始於洛陽見敬武以物還之封題如故世稱廉信 唐書曰長慶中浙西觀察使李德裕上表曰臣當道奉詔更令織定羅綠袍段及滿幅盤條綾一千匹況立鷄天馬搗豹盤條文采珍奇只合聖躬自服今所織千匹費用至多在臣愚誠亦所未諭乞詔許罷進盤條綾一千匹 又曰海陽蒼生無不受賜即時方紋綾船皆自尾相銜數十里不絕 唐固守贊普使尚綺心兒攻之都知兵馬使閻朝叛鼎殺之自領州事城守者八年出綾一端募麥一斗應者甚衆

原 鶴文綾 馬眼謝惠連詩云客從遠方來遺我鶴文綾 增 魚口龍油綾 開州貢水紋綾名又湖州貢馬眼綾又魚口綾文彩葉花紋異入綾 麒麟綾 鸂鶒綾 唐文宗紀大曆六年禁天馬文不得用麒麟鸂鶒綾 織花綾 鄭嶼記虎世坦謝公善歌者至公爲作詩呈曰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擲與是意緻 製鯉綾 晉令飼雜色綾千端製魚一頭 鵠軍綾 唐劉元佐不朝帝密詔軍將又以綾二十萬鵠軍綾賜東蠻 貢鶴綾 宋寇萊公善歌者王定公爲作詩呈曰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擲與是意緻 貢鵝綾 宋宣和間女寘宛轉不知綾得成 製鵝綾 楚王之鱠趙國之綾一魚一水所貴去共爲中有云製鱠楚王之鱠趙國之綾 走日綾 晉陽秋曰桓玄敗走日晉陽隱士二女布衣以素綾蔽小車載白樂天聞白行簡爲之服緇詩云彩動綾多以雁舍沸笑胞雁綾花 青綾傘 紅綾餅 唐章孝標詩云唐內園進紅綾餅圓如滿月薄似輕雲 堅暴陳 王峻請借乃成帝爲登樓召羣臣臨觀堅暴陳其上若蕃騎則宮端綾會舞舟各纂其部名之聲每一聲不絕 蔡州四窠 蔡州地理志曰蔡州土貢十窠花紋綾又曰蔡州四窠雲花龜甲等紋綾

完封不發　視封猶新　唐韓思復永淳中家藏思復上封日物食所於成公成家人曰女過岐作果致綾綺二百匹家人報之不受乃致于司農治穿之開後朱此交因取其封緘如初

綾四

原 蛇皮　竹根　柿蒂　金纏箭羽名

五十絲 唐生易八十一卦文興後日作成經爺多端也

綾五

原 晉梁庾肩吾謝武陵王賚白綺綾啓曰圖雲綺鶴鄂市錦逢寫霧傳花聚高堂遇雖復馬均騁思比巧猶慙虞卿受金方恩未重此扁舟獨反燕路有心裁寶言歸銜珠無日

原 晉梁庾肩吾詣綾紋書曰潔同雪霜華遊紵綺長裾可曳無媿王門之賓廣袖非裁翻有城中之製

羅一

原 釋名曰羅文羅疏也　陳壽魏志曰魏制自公列侯以下大夫以上皆得服綾錦羅紈素金銀飾鏤之物自是以下雜絲之服通於賤人　晉書曰晉令六品以下得服羅紈　范子曰齊俗有

羅二

增 王子年拾遺記曰周成王五年因祇國獻女工二人善于工巧體貌輕潔被織羅新繡之衣手把秦王袖右手揖其胃秦王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隨琴聲而死召姬人鼓琴琴曰羅穀單衣可裂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劒可負而拔秦王乃奮地而起遂殺輒

增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爲皇后女弟在昭陽殿遺書曰今日嘉辰貴姊懋膺洪冊上襚三十條以陳踊躍金花紫羅面衣織成襦羅帷羅幌羅帳羅幡

漢武內傳曰帝以七月七日埽除宮掖之內設大牀于殿上以紫羅爲地燔百和香燒九微燈以待西王母又曰漢武時西域獻蛺蝶羅日本國貢麒麟錦金光眩人耳目　漢書曰馮房父子兄弟三代爲侍中并帶青紫羅綺　拾遺記曰吳王孫權居昭陽宮趙夫人乃織織羅縠累月而成裁之爲幔內外視之飄飄如煙氣輕動而房內自涼　原　張敞倣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絳真文羅幅被一絳真文羅袴七　增　晉書曰謝元好帶紫羅香囊叔父安惡之不欲傷其意因賭而焚之遂絕　異苑曰張仲舒爲司空廣陵城北元嘉年七月中

輒見門側有赤氣赫然後空中忽兩絳羅於其庭內廣七八分長五六寸又有箋紙繼之廣長亦與羅等紛紛然張惡而焚之猶有數片存府州多相傳示張經宿暴病而卒　唐書曰杜鴻漸兼成都尹及入朝以羅五十牀獻於帝　白孔六帖曰高麗王以白羅製冠大臣青羅冠　南唐書曰韓熙載奉使中原或問江南何不食剝皮羊對曰江南地產羅紈故爾時皆不喻迨熙載去乃悟　宋高宗隆興二年賜吳益紫花羅公服　揮麈餘話曰建炎乙酉葉夢得少蘊爲左丞其自記奏對聖語云一日進呈知婺州蘇遲奏乞減年額上供羅聖訓問

祖宗額幾何臣等對皇祐編敕一萬匹問今數幾何臣等指蘇遲奏言平羅婺羅花羅三等共五萬八千七百九十七匹聖大驚曰苦哉民何以堪臣等奏建炎赦書諸榮寧以後增添上供過數非祖宗舊制自合盡罷今遲奏乞減一半聖訓曰與蓋依皇佑法　癸辛雜識曰張于湖知京口王宣子代之多景樓落成于湖爲大書樓扁公庫送銀二百兩爲潤筆却之但需紅羅百匹於是大宴合樂酒酣賦詩命妓合唱甚歡遂以紅羅百匹犒之　金史輿服志曰公服大定官制文資五品以上官服紫三師三公親王宰相一品官服大獨科花羅徑

不過五寸執政官服小獨科花羅徑不過三寸二品三品散搭花羅謂無枝葉者徑不過寸半四品五品服小雜花羅謂花頭碎小者徑不過一寸六品七品服緋芝蘇羅八品九品服綠無紋羅一應武官皆服紫凡散官職事皆從一高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窄紫亦同服色各依官制品格其諸局分承應人並服無紋素羅

羅二

原　絳文　金鼎　詳羅一　萬地　從風　上詳羅二　下詳羅一

鳳文　蟬翼　立羅名　披衣　爲襪　洛神賦曰披羅衣之又曰羅襪生塵　詳羅一

塵　沾裙　絕袖　別賦曰送愛子兮沾裙　詳羅二　似雲　如雲

古羅紈似雪輕如雲

增蛺蝶鴛鴦杜工部詩云花羅封蛺蝶韋蘇州詩云春羅雙鴛鴦

增城帕上詳羅二羅清集云貴知尚遇增城夫人杜蘭香以秋雲羅織成過雷雨時密藏之後知微口此羅是織女綃玉繭

貴戚大夫得服之

聽為大夫得服唐文宗性儉對馬虛處仁着夾羅巾紫綾袍門第清素故有選尚如此巾服聽他貴戚

神不爲羅

羅四

原飄搖羅衣刺搖歌搖鎮江貢花雀羅瓜子羅春羅

飄颻織物賦云紅羅飄颻綺組繽紛

花紋花花紋又曰越州貢寶

羅扇雲羅織羅曰馬相如子虛賦縠羅曼露欽

羅裳紫羅

原增瓜子地理志云

羅三代青

羅五

增詩古詩曰大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黃小婦無所作攜琴上高堂　晉阮籍詩曰西方有佳人皎皎如日光被服纖羅衣左右佩雙瑞

原啓周庾信謝趙王賚皂羅袍袴啓曰懸機巧練變鏤奇文鳳不去而恒飛花雖寒而不落坡千金之暫暖棄百結之長寒永無黃葛之曉方見青綾之重對天山之積雪尚得開襟冒廣夏之長風猶當揮汗白龜報主終自無期黃雀謝恩竟知何日

布一

增釋名曰布布列諸縷總慧也齊人謂涼為慧言服之輕細涼慧也　說文曰細布十五升布也纑布縷也絟細布也總蜀布也　易說卦曰坤為布　原禮記曰仲夏月暴布不於功市　又曰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尺廣狹不中量不鬻于市

增又曰大祭以疏布為尚反　女工之始也　又玉藻曰年不順成君衣布　又冠義曰始冠之冠緇布之冠也　周禮曰凡宅不毛者有里布　又曰并州其水涼易其利布帛　左傳齊晏子謂子尾曰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　漢書高帝曰吾詈布衣取天下　史記曰答布皮革千石古其價賤故與之革同量也　又食貨志曰周九府圜法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東於帛　原又貨殖傳曰通邑大都布千鈞比千乘家　增漢書曰曳阿錫如浮細布也細錫　孫卿子曰與人善言美若布帛與人惡言深於矛戟　淮南子曰布之新不如紵紵敝而不如布或善為新或善為故　潛夫論曰葛子升越簡中女布越布也　抱朴子曰寸裂之錦敝未若堅完

之韋布　又曰海中蕭丘有自生火常以夏起而秋滅生一種木里人以爲薪用之不窮取木葉績以爲布又曰白鼠毛長三寸許入火中不灼其毛又可績以爲布故火浣有三種 原 神異經曰南方有火山長四十里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燃得暴風不熾猛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觔毛長二尺餘細如絲恒在火中不出外而色白以水逐沃之即死取其毛織以作布用之若垢汚以火燒之即清潔也　搜神記曰崑崙之墟有炎火之山山上有鳥獸草木皆生於炎火之中故有火浣布非此山草木之皮枲則其鳥獸之毛也 增 吳錄曰日南北景縣有火鼠取毛爲布名火浣布　南史曰南海諸藻國東千餘里至自然火洲有樹取其皮作布有垢則投火中復潔或作燈柱用之不知盡　異物志曰斯調國有大洲在南海中其上有野火春夏自生秋冬自死有木生於其中而不消也其俗常以冬採其毛以爲布色小青黑若塵垢汚之便投火中則更鮮明也　唐六典曰勝寧等州出女稽布濟州出賓布海州出楚布涪州出連頭獠布巴州出獯千布涼州出毾㲪布西州出白氎南州出班布漢州出弱牟布韶州出竹子布

毳淹織緝以爲布　裴氏廣州記曰蠻夷不蠶採木綿爲絮皮圓當竹剝古綠藤績以爲布 增 顧微廣州記曰阿林縣有句芒木里人斫其大樹半斷新條更生取其皮績以爲布軟滑甚好　輟耕錄曰閩廣多種木棉紡績爲布名曰吉貝　元中記曰元菟北有山山有花人取紡織爲布　南州異物志曰五色班以爲布　南州志曰桂州豐水縣有緣藤俚人作此木熟時狀如鳧毳中有核如珠珣細過絲綿人將用之則治出其核但紡不織任意牽引無有斷絕欲爲班布則染之五色織以爲布弱軟厚緻上毳毛外徼人以班布文最煩縟多巧者名曰城城其次小麤者名曰文髮又次麤者名曰鳥蠻　海錄碎事曰高昌國有草實如繭中絲如細纑爲白疊子國人取以爲布　禪塵前錄曰高昌國出白氎繡文花惡布　洞冥記曰波祇國產荃蘿草亦曰春蕪草其皮如絲可以爲布所謂春蕪布亦曰香荃布　地理志曰慶州土貢胡女布四州土貢錦貨布　又曰湖州有黃草布布出各縣極細者與葛無異　又曰海西織水羊毛爲布曰海西布　越絕書曰白越細布也　張載擬四愁詩曰主人遺我筒中布何以報之流黃素

布二

增 說苑墨子曰古有用無文者禹是也土階三等衣裳細布當此時誅繳無所用務在堅完　王子年拾遺記曰周成王六年然丘國使貢獻使者衣雲霞之布如今之朝霞布也　列子曰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錕鋙之劒火浣之布其劒切玉如泥其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也　左傳曰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

原 又曰諸侯攻偏陽主人懸布以狗于軍三日乃退帶其斷布以狗于軍三日偏陽人恥而告也隧則又懸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及堞而絕之董父登之及堞而絕之

晏子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中有水而赤有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曰昔秦繆公乘龍理天下以黃帝布裹棗裹至海而投其棗布故水赤蒸棗故華而不實公曰吾佯問子耳對曰嬰聞佯問者亦佯對之

增 莊子曰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門粗布之衣而自飯牛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繆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復來求即不得

原 列女傳曰楚江乙母者楚大夫江乙之母也當恭王之時乙為郢大夫有入王宮盜者令尹以罪乙請于王而黜之處家無幾子詣敞自陳願乞一命敞多其母守節而出教更董所受布狹幅短度中疏虧二尺價值五百由此得不死

增 又曰公孫弘為丞相而臥布被　又曰張敞為京兆尹長安游徼受賊布罪名已定其母年八十守遺腹

又曰伏靈在菟絲之下燭之火滅即記其數以新布四尺環置之明即掘取

增 卬竹杖蜀賓布

原 又張騫傳曰臣在大夏時見

東觀漢記曰廉范年十五入蜀迎祖母喪及到葭萌渡船沒幾死太守張穆持筒中布數篋與范范曰石生吞前後相違不忍行也遂不受

又曰建初元年詔賈逵入北宮虎觀南宮雲臺講左氏傳又使發出左氏大義長於二傳者書奏上嘉之賜布五百匹衣一襲

後漢書曰馬太后詔曰吾為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以身率下也

又曰元和二年詔令天下大酺五日賜公卿以下錢帛各有差及洛陽民當酺者布戶一匹外三戶共一匹博士弟子見在太學者布人三匹

又曰靈帝時楊璇為零陵太守時蒼梧猾賊相聚吏民憂恐璇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蒙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燃馬驚奔突賊陣羣盜破散

織成文章如綾錦有梧木華績以為布幅廣五尺潔白不受垢污先以覆亡人然後服之

原 又曰王允與呂布持矛刺卓兵士趣斬之

增 又曰董卓發山東兵以猶齎塗布十餘丈用纏其身然後燒之先賢行狀曰國中有盜牛者牛主得盜者曰我雖追迷惑從今以後將改過幸無使王烈聞之人有以告烈者烈以布一端遺之曰是知恥惡知恥則善心將生故與之勸為善也

增 廣州先賢傳曰丁密荅梧廣信人也清貧高節非家織布不衣

魏略曰大秦國在安息條支西出細布有織成細布言用水羊毳名曰海西布又曰大秦國出金塗布絳持竹布發隆火浣布阿羅得布巴則布鹿代布溫宿布五色枕布

魏文帝詔曰夫珍玩所生皆中國及西域他方物比不如也代郡黃布龍三年西域重譯獻火浣布詔大將軍太尉臨試以示百僚

曹植表曰欲遣人到敦煌市上黨布五十匹作單衣

上小帳帷謁者不聽

竹林七賢論曰王戎為作中南郡太守劉肇遺戎筒中布五十端戎不受而厚報其書

識者以為譏世祖惠之為發詔讓乃悉

原 又曰王允與呂布於市

性慳吝從子將婚遺一單布衣婚畢却收之

又曰蘇

峻平後帑藏空竭庫中惟綀數千端蠲之不售而國用不給王導患之乃與朝賢俱制綀布單衣於是人士獻然做服之綀遂踴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　又曰桓仲堪特以布帆借之至破家遣大風愷之與仲堪牋曰地名破家直破家而出下官平安布帆無恙　郭子曰劉道真常爲徒扶風王以五匹布贖之既而用爲從事郎中當時以爲美談　孔羣嗜酒王導戒曰卿不見酒家覆甑布久糜爛耶　原笑林曰沈珩弟峻字叔山

有名譽而性儉恡張溫使蜀入內良久出語溫曰向擇一端布欲以送卿而無麤者溫嘉其能顯非　俗說曰桓豹奴善乘騎亦有極快馬有一詣葛郎自云能走與馬等桓車騎以百匹布置埒令豹奴乘馬諸葛競走先至者得布便俱走諸葛恒與馬齊欲至埒頭去布三尺許諸葛一躍坐布上遂得之　增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天竺國獻火浣布　拾遺記曰晉太康中有羽山之民獻火浣布前虞舜時獻黃布漢末獻赤布梁冀製爲衣　又曰方丈山東有龍場地方千里玉瑠爲林或云龍常關此處膏血如水流著如淳漆燕昭王三年海人乘霞舟以彫壺盛膏數斗以獻王王坐通雲之臺以火浣布爲纏以龍膏爲燈照耀百里　梁四公記曰有商人賫火浣布三端帝以雜布積之令杰公以他事至於市所杰公通識曰此火浣布也一是積木皮所作一是鼠毛所作以詰商人具如杰公所說因問木鼠之異公曰木堅毛柔是可別也以陽燧火山陰柘木熬之木皮改常試之果驗　宋書曰王元謨侵魏爲前鋒好營貨利一匹布賣人八百黎以此倍失人心　梁書曰鄱陽王蕭恢爲郢州刺史境內大寧時有進筒中布者恢以奇貨異服即命焚之於是百姓仰德　陳書曰姚察自居顯要一不交通嘗有私門生不敢厚餉送南布一端花綀一匹察謂曰吾所衣者止是麻布蒲綀此物於吾無用既欲相接歎幸不煩爾此人遜讓察屬色驅出自是莫敢餽送　又曰東海扶桑國其土多扶桑木故以爲名扶桑如桐初生如筍國人食之實如梨而赤至者得布便俱走諸葛恒與馬齊欲至埒頭去布三尺許諸葛一躍坐布上遂得之　原燕書曰宋謖字宜緒其皮爲布以爲衣亦以爲錦弘爲右長史太祖會羣僚以謖性貪故賜布百餘匹令負而歸重不能勝乃至僵頓以愧辱之　增後魏書曰楊大眼爲荊州刺史嘗縛蒿爲人衣以青布而射之名諸蠻渠指示之曰卿等作賊吾正如此相殺也　又曰

楊椿歸老臨行誡子孫曰國家初丈夫好服綠色吾雖不記上谷翁時事然記清河翁時服飾恒見翁著布衣韋帶常自約敕諸父曰若等後世若富貴於今日者慎勿積金一斤綠帛百匹以上用爲富也　北史曰齊鄭述祖爲光州刺史有人入市盜布其父怒曰何忍欺仁君執之以歸首述祖特原之自是境內無盜　隋史曰隋文帝焚綾文布　杜實大業拾遺録曰七年十二月朱寬征琉球國還獲男女口千餘人并雜物産與中國多不同緝木皮爲布甚細而幅濶三尺二寸亦有細班布幅濶四尺許　唐書曰貞觀時南蠻王一云西屠黎頭獻朝霞布　又曰貞觀十八年命將征遼東安州人彭通請出布五千匹以資征人上喜之比於漢之卜式拜爲宣義郎　六帖曰唐開元初日本粟由復朝請從諸儒授經詔四門助教趙元默即鴻臚爲師獻元默大幅布

原 奮衣　臥被　生詳下詳布一　全王星頊明瑞震聚纖緝細越青笠白竹名綠聲乎聲　黃潤吳部賦曰夏侯閎國

增 青笠　黃潤吳部賦曰夏侯閎國

原 獻越　贈我　後漢陸續祖父閎建武中爲尚書令　又左思蜀都賦曰細緝蠶絲黃潤鮮白　盖細布也　撞花　緣藤

增 賜郅憚夜還上東門郅憚拒不開上乃從東中門入　明日憚上書賜布百疋　東漢永平中衛尉馬廖以布三千匹私賜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霑給註云未冠蓋指幼少也　四幅內頭　唐郭子儀吏給九萬匹至臥內賜布九萬匹　賜布九萬　唐庾敬休出入如領中象　一幅敝身　城西晉王戎伐吳南郡太守劉肇賂贈戎細布五十匹戎不受肇固以與之戎乃受一幅布纔蔽身　有幅無邊　廣狹疎密　詳禮祝器

原 盛粟　楊王孫作瓦棺以布囊盛其屍而埋之　祭爲尚　詳布一　著縵　漢光武嘗出襆車駕不開上乃從東中門入　明日憚上書賜布百疋　東漢永平中衛尉馬廖以布三千匹私賜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霑給註云未冠蓋指幼少也　四幅內頭　唐郭子儀吏給九萬匹至臥內賜布九萬匹　賜布九萬　唐庾敬休出入如領中象　一幅敝身　城西晉王戎伐吳南郡太守劉肇賂贈戎細布五十匹戎不受肇固以與之戎乃受一幅布纔蔽身　有幅無邊　廣狹疎密　詳禮祝器

原 軍士作袴　朝賢製衣　俱詳布二　孔子冠　義皇造　義皇始作布冠　孔子作縞冠　衛侯衣　孟光裙　上詳布二　孟光裙　後漢梁鴻妻孟光常荷布裙　趙后舞衣　趙后體輕腰細能爲掌上舞衣　遺盜獻師　吳詳布二　露積　火浣　漢王幹字子良　魏志云張掖有火浣布皆用火浣布作之　凡火垢盡火性酷久絕魏文帝以火試之布得火然如凡時乘輿以火浣布作衣常在左右會賓客集羣臣飲酒失杯傾覆坐席衣服盡污之俾起解之曰燒之布用火水洗中則白若用水洗之布必敗乃刊石于廟門外與石相近明帝不從遂著洪論古必無火浣布之事後人試以示之果敗　義皇造　孔子冠　義皇始作布冠　孔子作縞冠　衛侯衣　孟光裙　上詳布二　孟光裙　後漢梁鴻妻孟光常荷布裙　趙后舞衣　趙后體輕腰細能爲掌上舞衣　遺盜獻師　吳詳布二　露積　火浣　漢王幹字子良　魏志云張掖有火浣布皆用火浣布作之　凡火垢盡火性酷久絕魏文帝以火試之布得火然如凡時乘輿以火浣布作衣常在左右會賓客集羣臣飲酒失杯傾覆坐席衣服盡污之俾起解之曰燒之布用火水洗中則白若用水洗之布必敗乃刊石于廟門外與石相近明帝不從遂著洪論古必無火浣布之事後人試以示之果敗　孔帖云唐明皇時南范兄著相續上詳布一　增香荃古貿

源 賦晉殷臣奇布賦曰惟泰康二年安南將軍廣州牧滕侯作鎮南方余時承乏泰備下僚俄而大泰國奉獻琛來經於州衆寶既麗火布尤奇乃作賦曰伊荒服之外國建大泰以為名仰皇風而悅化超重譯而來庭貢方物之綺麗亦受氣于妙靈美斯布之出類稟太陽之純精越常品乎意外獨詭異而特生森森豐林在海之洲煌煌烈火焚焉靡休天性固然茲殖是由牙萌炭中類發蠶蝎葉因絡潔麤與炎數焱榮華實焚灼擊珠井憚重近形炯星流飛耀衡霄光赫天區惟造化之所陶理萬端而難察資無樂而不燋在茲林而獨昵火焚木而弗枯木吐火而無竭同五行而並在與大椿其相傘乃採乃析是紡是績每以為布不盈數尺以為布帕服之無斁既垢既污以焚為濯投之朱鑊載燃載爇僅而冷之皎然凝白

源 洛梁劉孝綽謝越布啓曰比納方紬既輕且麗珍邁龍水妙越島夷 增 周南庾信謝趙王賚息絲布啓曰南冠獲宥既預禮廷稚子勝衣還蒙拜謁闕尹津梁之織鄭地雙絲扶風彩文之機仙園獨釀青衿宜襲書生無廢學之詩春服既成童子得雩沂之舞況復柚島挾子同知桂樹之恩澤雉將雛共喜行春之令根林一潤枝葉俱榮謹啟又謝趙王賚絲布等啓曰望外之恩實符大賚非常之錫乃溢生涯曳練且觀無勞白馬之望流泉欲委佇見青鳧之飛楊池掘荷李園移樹陳留下棄有愧深恩樵陽雨金翻慚曲施靈臺久客從此數炊黍谷長寒於今更煖 又謝趙王賚絲布啓曰某啓奉敬垂賚雜色絲布三十段去冬凝閉今春嚴勁霰似瓊田凌如鹽浦張超之辭未足郭風袁安之門無人開雪貛狗毛而不煖燃歌炭而逾寒遠降睠慈曲垂矜賑論其蠲月殆罄桑車才幾空織室遂令新市數錢忽疑販綵平陵月夜鶴聞擣衣妾還新繭自然心伏妻

開製帛方當舍笑莊周車轍實有涸魚信陵鞭前元非窮鳥仰蒙經濟伏荷深慈 又謝明帝賜絲布等啓曰臣某啓奉敕賜雜色絲布綿綢三十段銀錢二百文某比年以來殊有開之白社之內拂草看冰靈臺之中吹塵視甑慙妻狠妄既嗟且憎癖子羸孫虛恭實怨王人忽降大賚光臨天帝賜年無踰此樂仙童贈樂未均斯喜張袖而舞元鶴欲來撫節而歌行雲幾斷所謂舟楫無岸海若為之反風蔣麥將枯山靈為之出雨況復全和素鵠雪板疑傾併落青鳧銀山或動是知青牛道士史延將盡之年白鹿真人能生已枯之骨雖復拔山超

海負德未勝亟露懸鉦鼓思不盡蓬萊湖思之省白五四環漢水報德之蛇明珠一寸光之觀北寧無媿心直以物受其生於天不溺

增 錢宋范純仁布衾銘曰粢帛之用絺布之溫名敎之樂德義之尊求之孔易子之當安錦繡之名膏粱之珍揆窮之任刑恣之繁若推其利危孰殆取易去危就安至愚且知上帝不然顏樂簞瓢世師模紂居瑤臺死爲獨夫君子以儉爲德小人以侈喪躬然則斯衾之施其可忽諸 陀務觀司馬溫公布被銘曰公孫丞相布被人曰許不布被人曰偽布被可能也使人曰偽不曰許不可能也

帛一

增 財貨源流曰帛繒也繒帛之總名 晉曰肆覩東后五玉三帛 易曰賁於丘園束帛戔戔 禮記月令曰季春之月出幣帛聘名士禮賢者 又禮運曰後聖有作治其麻絲以爲布帛 又內則曰國君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宰體負子賜之束帛 又曰姊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則受而獻諸其姑 又王制曰布帛精麤不中數廣狹不中量不鬻于市 又坊記曰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 周禮地官曰媒氏凡嫁女

帛二

左 傳曰分康叔以大路少帛注少帛雜帛也 又曰魯伐邾以邾子益來邾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于吳季春之月出幣帛聘名士禮賢者 又禮運曰後聖有作治其麻絲以爲布帛 又內則曰國君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宰體負子賜之束帛 又曰姊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則受而獻諸其姑 韓詩外傳曰孔子之齊遇程子於譚郊之間傾蓋而語終日孔子曰取束帛十匹以贈先生 禮記曰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 史記曰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界迎與

抵禮者夫使孔子名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　又曰陳勝以帛書陳勝王罹人所留魚腹中卒得魚見書怪之　漢書曰漢文帝使人存問長老九十以上賜帛帛人三匹　又曰武帝使使來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　又曰漢宣帝賜鰥寡孤獨高年帛宣帝凡五年賜帛之曰卿位尚卑不可輕慢大王昭勃然曰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沈沒而不聞者安可勝數哉大丈夫豈可遂蘊　又曰館陶公主乃命私府曰董君所發必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　又曰樓護爲諫議大夫使郡國多持幣帛過奢上書求上先人家因會宗族故人各以親疎遺以束帛一日散百金之費　東觀漢記曰耿純於鄗鄗見上遂自結納獻馬及繒帛數百匹後漢書曰鄧禹願效尺寸垂功名於竹帛　又曰公孫述造十層赤樓帛欄船蓋以帛飾其欄檻也　又曰明帝出諸貴人當徙居馬太后感離別之懷賜越帛二千端雜帛二千匹　又曰永平六年雄山出寶鼎盧江太守獻之於朝賜三公帛五十匹九卿二千石半之　續漢書曰宋東字巨公拜御史中丞布被瓦器居無粟馬出無從車車駕幸其府敕曰雖楚王二龔不如宰陽宋巨公賜布帛帳幃十器　魏略曰陳留邯鄲淳奏投壺賦文帝以爲尚書郎賜帛十匹　魏志曰張伯英專精

于書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　晉陽秋曰董威輦常宿白社中時乞於市得殘碎綵結以自覆金帛往錦則不肯受　沈約宋書曰文帝表皇后常就上求錢帛贍家上性節儉所得不過錢三五萬帛三五千匹　南史曰宋鮑昭嘗謁臨川王義慶義慶未見知欲貢詩言志或止之曰卿位尚卑不可輕慢大王昭勃然曰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沈沒而不聞者安可勝數哉大丈夫豈可遂蘊才異士沈沒而不聞者安可聞者安可賭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乎於是奏詩知能使蘭艾不辨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乎於是奏詩義慶可之賜帛二十匹　齊書曰劉顯將之潯陽朝賢畢祖道顯縣帛十匹約曰險衣來者以賞之衆人競改綠絲布袴繡假種軒昂而至折標取帛　後魏書曰高允拜中書令帝幸其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縕袍廚中鹽菜而已帝歎息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即賜帛五百匹粟千斛　又曰韋珍字靈智累遷顯武將軍鄯州刺史所在有聲績朝廷嘉之遷龍驤將軍賜驊騮二匹帛十五匹穀三百斛珍乃名州內孤貧者謂曰天子謂我能撫綏鄉等故賜以穀帛何敢獨當遂以所賜悉分與之　隋書曰文帝嘗遣高熲大閱於龍臺澤諸軍部伍多不齊整惟聞此一軍法制甚肅然頷言之於上特蒙賜

帛　唐書曰高祖傾府藏以賜勳人而又惠國計不足劉義節進計曰今義師數萬並在長安樵薪貴而布帛賤若伐苑內及街衢之樹為樵易布帛歲取數十萬可立致也帝從之　又曰太宗召太子舍人陸敦信勞之曰爾所錄古先太子善惡之事多所規諷誠有可嘉因賜帛五十段　又曰唐太宗民八十以上賜粟帛百歲加版授　又曰貞觀中皇后所生長樂公主將出降敕貧送倍於長公主魏徵諫以漢明帝以朕子安得同於先帝子后聞之以為難可謂正直社稷臣也固請遣中使齎帛五百匹賜徵　又曰貞觀十一年賜遭水之家帛十五匹半毀者八匹　又曰開成中以諫議大夫蕭俛為荊楚州刺史俛故相倪之弟將赴任延英殿陛辭上曰蕭俛是先朝賢相筋力未衰即須一來京國朕今特賜手詔及帛三百匹以備山谷所乏　唐杜陽編曰同昌公主一日大會韋氏族暑氣特甚主命取澄水帛挂於南軒滿座皆思挾纊

帛三

原　水凍　蠶淫　周禮掌布以攝而布書帛之器淫漬之以灰濯而暴之白也蜃蛤也以今海旁有之漚音溫清其灰而出蠶而沃之注薄紾令帛

增 說文曰蠶眠成繭繭繰成絲　尚書禹貢曰濟河惟兗州厥貢漆絲海岱惟青州厥篚厥絲　詩曰其鈞惟何惟絲與縡　又曰淑人君子其帶伊絲　又曰絲衣其紑載弁俅俅　又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　禮記月令曰季春之月蠶事既畢分繭稱絲效功　又內則曰子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　又少儀曰國家靡敝則君子不履絲　又祭義曰夫人繅三盆手　文獻通考鄭氏釋士冠禮謂爵弁純衣絲衣也餘衣皆用布惟冕與爵弁用絲耳　左傳隱四年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　春秋考異郵曰四月蠶餌絲　墨子曰墨子見染絲者歎曰染于蒼則蒼染于黃則黃五入則為五色不可不慎非獨染絲治國亦然　楚辭曰茅絲宛宛兮宜笥兮綠縢纏兮約束　宋玉釣賦曰夫元淵之鈞也以三尋之竿八絲之綸　荀卿琴賦曰絃以周客之絲徽以鍾山之玉　呂氏春秋惠子曰使女工化為絲不能治絲大匠化為木不能治木　淮南子曰墨翟見岐路而泣為其可以黑揚朱見岐路而泣為其可以黃可以南可以北　又曰蠶吐絲則商絃絕商弦絕蠶吐絲故絕也　風俗通曰五月五日賜繢命絲俗說益人命　正部曰皎練絲得藍則青得丹則赤得檗則黃得泥則黑　七緯曰絲俱生於蠶為繒則賤為錦則貴　枚乘七發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斬以為琴野繭之絲以為絃　論衡曰蠶合絲而商絃絕按子生而父氣衰新絲既登故休者壞耳　蔡邕廣連珠曰參絲之絃以絃琴緩張則槐急張則絕　陸凱表事曰諸暨永安出御絲　孫康蠶賦曰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治　張景陽七命曰沈絲結飛綃理　謝靈運初去郡詩曰臺絲及元興　古樂府歌詩曰羅敷善蠶桑採桑城南隅青絲為籠鉤桂枝為籠鉤何用識夫婿白馬從驪駒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　白孔帖云織染著絲五兩為鈞　宋書門諸葛閎上言曰夫歲時有利害之收而蠶桑有經常之苦機杼居不窮之勤而民用有奢儉之異今南至有五絲合綾之服仲夏北至工元黃侵衣革之費飾綵雖貴於捐棄部一邑以推百城其費博矣謹率愚管誼宜禁　唐李白詩曰荊州麥熟蠶成蛾繰絲憶君頭緒多　杜牧之詩曰千秋佳節名空在承露絲囊世已無　宋黃庭堅詩曰

柏譚新論曰昔神農始制桐爲琴繭絲爲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序 玉子年拾遺記曰周成王時因祇園致女工一人能以五色絲約口中手引而結之則成文 管子曰齊桓公伐楚涉汝水踰方城使貢絲於周室 左傳曰晉中行獻子伐鼓鼓子張罔入宮子曰返身修道係玉二毂而將 家語曰子張罔入宮子曰返身修道故夫女工必自擇絲麻良匠完材賢君選左右 列女傳曰樂羊子遠遊尋師一年來歸妻引刀趨機曰此織本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至寸不已遂成於尺累尺不已遂成丈匹若今斷之則損全功羊感之七年不歸 瑯嬛記曰越鳥國有吸華絲凡華著之即不墮落用以織錦漢時國人奉貢武帝賜麗娟二兩命作舞衣 西京雜記曰漢公孫弘翠賢良國人都長倩贈以素絲一縷爲書以遺之曰五絲爲繩倍繩爲升倍升爲絙倍絙爲紀倍紀爲縷倍縷爲繈此自少之多自微之著也士之立功動効名節亦復如之勿以小善爲不足修而不爲也 又曰宣帝被收繫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采婉轉絲繩繫身毒國寶鏡一枚 漢書曰童子

魏照求入車郭泰供給灑掃泰曰當精義講書何來相近照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欲以素絲之質而就朱藍之染 謝承後漢書曰丹陽方儲爲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儲正住中曰臣文武兼備在所施用上嘉其才以繁亂絲付儲使理儲投所佩刀三斷之對曰反經任勢臨事宜然 魏略曰文帝欲受禪野蠶成絲 晉陽秋曰武帝時有司奏以青絲爲牛鞅詔以青麻代之 竹林七賢論曰嵇康家語曰子張罔入宮子曰返身修道廷以鼓虞樂遵山濤絲百斤衆人莫不受濤不欲爲異乃受之命內閣之梁上而不用也後毅事露令治濤所

濤於梁上下絲已數年塵埃黃黑印如初以付吏 晉書曰王愷作紫絲步幛石崇作錦絲步幛 又曰呂光窮號河右中書監張資病光尊給賜甚重羅又曰又不能爲益徒煩費耳冥運雖隱可以事試也乃以五色絲作繩結之燒爲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繩者病不可愈須臾灰聚浮出復爲繩又療果無效少日資亡 山海經曰歐絲之野有一女子跪樹而歐絲郭璞注曰蠶類也 梁四公記曰扶桑國貢黃絲三百斤即扶桑蠶所生扶桑灰汁所煮之絲也帝有黃鑪重五十斤繫六絲以

戀壩絲有餘力聊嬛記曰梁沈休文兩夜齋中獨坐風開竹扉有一女子攜絡絲具入門便坐風飄細雨如絲女隨風引絡絲不斷斷時亦隨口續之若其絲焉

日甫檻在手不搖而自涼　後魏書曰幽州刺史張亮初有薛倣夢亮於山上掛絲覺而告亮且占之曰山上絲是幽字君其爲幽州乎未期而授　唐書曰宰相張嘉貞欲納鄭元振爲壻元振爲壻爲壻曰吾五女各有姿色各持一線慢前取便庫之元振牽一紅絲線得第三女　遼史禮志五月重五日以五采絲爲索纏辟諸之合歡結又以絲絲宛轉爲人形繒之謂之長命縷　神仙傳曰仙人用五色絲作續命幡幡安五色　傅燈錄曰南泉師問陸亘大夫十二時中作麼生陸曰寸絲不挂師云猶是階下漢

絲三

原 王言　女治　機記云王言如絲其出如綸其治分　五鉈

九職　詩云素絲五紽五紽五紽　風禮云典絲掌絲入九職之增婦所治

凍溫　毗組　周禮云慌氏凍絲以沈水匿其絲七日去地尺暴之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沈水以灰凍水者愚之　朱綰　詩注沈水以灰凍水者愚之組之

絲四

原 布貿　詩云氓之蚩抱布貿絲　織成　詩云皎皎白素織成縑綃　有條　而不紊

同價　孟子軻重可行也今賤價相若則賈小王傳出越則姬生援筆立成　織錦爲鳥絲　東坡詩想見深屋彈朱絃

增 朱絲　蘇鶚見深屋彈朱絃　烏絲　黃庭堅詩正圍紅袖拂烏絲

華絲　東坡詩勸君青紵事桐絲　金絲　杜陽編云唐代宗幸興慶宮於複壁間得寶絲一縷長丈餘色如金其絲七節節有文如篆字云是龍鬚也

桐絲　又曰此日色絲　得寶絲一縷長丈餘色如金其絲七節節有文如篆字云是龍鬚也

同麻縷　西子上詩注　杜甫乞絲　詩注

原 受采之悲　里諺悲素絲之受采　積微之誠　禮記曰積微以爲顯積誠以爲大之誠

彥儒獻絲　五代史彥儒獻絲二詩注　當既籍之時且徵繭稅

及載續之曰爰成婦功詩八月織絳

絲五

增詩唐杜甫詩曰縑絲須長不須白越羅蜀錦金粟尺象牀王手亂殷紅萬箪千花動凝碧　陸龜蒙素絲詩曰爲綫補君裘爲弦繫君桐左右修闕職宮商還古風端然潔白心可與神明通　元馬祖常繅絲行詩曰繅車咿軋調抽絲桑薪煮水急莫遲黃絲白絲光縱縱老婦成蛹啖兒飢田家婦姑喜滿眉賣絲得錢買羅帨叟慣事罵婦姑只今長男戍蔡盧秋寒無衣霜河鳴機織素將何須翁叟喃喃罵未竟當門叫呼迎縣令驅

奴橫索馬鞭絲婦姑房中折纏經

增讀晉郭璞歐絲野蠶曰女子斂人體近蠶蚌出珠匪甲吐絲匪蛹化出無方物豈有種

增友唐杜牧謝賜新絲表曰晶比凝霜瑩如委雰

增賦唐張良器素絲賦曰羽雖白貴然而輕玉雖白堅然而貞未若素絲之爲用以轉化而爲名匪剛克以居體實柔正而有成其正也可以如繩之直其順也可以繞指而榮故能紛以隨時浩然養素揮流水則轉增其妍染繪色則不吝其用動必隨人寸無恒度其來也何所自園客而出該厥賦也何地由岱畎而貢之俯乎列

井將稽帡氏之凍實乎澤器徒爲墨子之悲信干旄之望美非庶士之可持不願充婺婦之緯不願托寒女之絲因弄杼以成韻庶補袞而爲期代若好五采我則大白以受質代若厥羣居我則衆纓以爲匹非異俗而招累將矯世而摭實夫其公孫奉駕長倩趨風贈以生芻之束最以素絲之總蓋取諸自徵之著積少成功君無謂我微君無謂我細若基之可織則假手以成勞如裳之可縫則因絲而善繫功無不給物無不濟彼服弁佩蘭衣荷帶蔥公牽絲之無日傷考槃之失計今將潔白以修身詠羔羊而取媲儻黃絹之可比希管蘭而無替

喬潭素絲賦曰色之貞者尚乎白質之細者珍乎絲自持將經綸以濟物先組織以修詞惟絲之故不憚乎素組以飾馬言好善而不忘絕之在羊時退公之有度始也重蠶事終婦功促季月候庚風爰求柔桑寧止於十畝既登分蘭乃布於三宮至若三盆既繰八月成績然而貞未若素絲之爲用以轉化而爲名匪剛克以居方動水線爰去地尺晝曝於日吸太陽之光華夜懸諸井滿庶氣之靈液於是典絲瞻臨慌氏引繹引之於手如皓鶴之飛承之以筐若凝霜之積既而嬪婦化理經緯縱橫當軒兮婀娜之織杼兮軋軋之聲映羅袖而

增庶度金梭而轉明每知白以自守亦合雨而可貞夫以白能受采文匪染質於公孫戒於從微里徒悲其患失書為譬亏非擬朱絲為繩亏本匹珍蠶恥越鄉而來獨繭嗟白圖而出唯彼兼葭之喻未妃皎皎之實乃續曰絲之素兮貞且吉人之質兮清且一若見用於當時寧捐棄於終日　薄芬賦曰物有正而可尚者其繩則直如砥之平如竹之植不舒卷以隨用終徑庭以守節也綜以弟緒盈數以尊卑正君受之則理倚欹待歟原夫被

貢奉君王懿壽絲之禮大綺寶命之天長衮冕紱斑榮壽綠以成錦游纓錫鬻比壽絲以無疆錯以五采準日以待節也綜以弟緒盈數以尊卑壽也龍燭幽伸光氣騰騰以禦邪也瑞筭乾坤拜啓獻也汪濊露止其兵辟也不待萬歲蟋蜂其理疾也豈藉單衣龍子四海銷天扎之癘百姓登仁壽之利微臣敢問天寶之建元則曰甘露黃龍之年紀

綺一

廣雅曰繒金流黃綦綺　說文曰綺文繒也　釋名曰綺倚也其文敧斜不順經緯之縱橫也有杯文形似杯也有長命其緣色相間皆橫也幅言長命者服之使人命長本造者之意也其棋文者方文如棋也　漢書曰賈人不得衣錦繡綺穀　又漢舊儀曰祭天用六綵

綺席六重長一丈　晉令曰第三品已下得服雜杯之綺第六品以下得服七綵綺　司馬相如賦曰張羅綺之帷垂楚組之連綱　班固西都賦曰紅羅颺纚綺組繽紛　潘岳秋興賦序曰今兼虎貴中郎將寓直散騎之省珥瑨冕裳綺紞之士此焉遊處

綺二

增 千寶晉紀曰初洛中名服有白石綺識者尤之曰石非繒絲之稱　晉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七綵杯文綺被一綵石杯文綺被一七綵杯文綾袴長命杯文綺袴　唐史曰天子巡狩點史令贊其土之寶錦綺繒布皆五兩為束

綺三

原 篤文　雜翼　古詩云紈與素裂以為裳　裁被　古詩云紈素裁為合歡被紈與素裂以為裳　琴名　琴名綠綺　客遠遺　士不衣　上不衣綺也　綺文　史綠綺文綺之類也　琴名　琴名綠綺　餘霞散成綺　上不衣綺也

綺四

注一下

增 一端　五兩　上詳下詳上篤文注

綺四

注一下

增 細綺　杜甫詩細綺垂蘇州詩云新裁細綺垂　紈綺　卓王孫被金陵酒家紈綺　振綺　唐李白詩云振綺揮手如振綺　綺井　晉令曰第三品已下得服綺井　列珮以懸帶　晉令曰第三品已下得服綺井列珮以懸帶

綺五

增 詩魏曹植詩曰西北有織婦綺綃何繽紛清晨乘機杼日暮不成文

綃一

增 財貨源流曰綃生絲織成也　廣雅曰綃謂之細　禮記玉藻曰君子狐青裘豹褎元綃衣以裼之　晉令曰第六品以下不得服羅綃　曹植洛神賦曰踐遠遊之文履曳霧綃之輕裾

綃二

增 瑯嬛記曰河伯宴伯禹于河上獻延蠏翡鳳鮫綃百兩　寶錄曰禹會塗山步卒以紅綃帕抹其額因以為軍容盛飾　王子年拾遺記曰燕昭王二年廣延國來獻善舞者二人昭王處以單綃華屋　又曰吳王孫權居昭陽宮倦暑乃褰紫綃之帷　北夢瑣言曰張建章為幽州司馬曾以府命往渤海遇水儳遺鮫綃自齎以進好事者為之傳亳州大清宮道士有收得其本者曰明宗皇帝有祀郊丘建章鄉人掌東序之寶且言國壑外惟有二物其一即建章所進鮫綃篋而貯之軸之如著以紅線纏之亦云夏天潛署展之滿室凜然　孔帖

云吐蕃乞贊妻文成公主弄贊喜中國服飾之美襯裆
裥製紈綃爲華風 唐逸豐年錄云開成中物價至賤邨
路賣魚肉者俗人買以胡綃半尺士大夫買以白樂天
詩

綃三

增 霞帔 龍衣 長見一人 理裳而以前 體輕人時東公於 白樂天詩出 氏子是 以人 千白 貧戍王宅二 贈為三 綃 織鮫人 比蟬翼 手織人 泉客織 一端 三破 志云梁 端 德林商集云李適平至 織成 貫肉 纏頭 上詳此 賈成都方士入 相錫 元載 薛 端 志云梁 端 端 端

三禮圖曰五綵方山冠以綵縠爲之　漢董巴輿服志曰羽林左右監左右虎賁皆冠鶡鳥冠綵縠單衣　揚子法言曰或曰霧縠之麗曰女工之巧　抱朴子曰勁弩之餘力不能洞霧縠　潛夫論曰小民或刻綺縠以檒葉水波文　宋玉諷賦曰主人女簡承日之華更被白縠之單衣　司馬相如子虛賦曰雜羅紈垂霧縠　曹植七發曰乃被文縠之華袿　劉繪魯都賦曰其女工則綷綺縠　唐六典曰蜀州出白縠　地理志曰唐絳州貢白縠河南貢縐縠越州貢輕容生縠　文獻通考曰宋制賜百官時服應給錦袍者汗衫以黃縠文遊曰冰綃霞縠

縠二

增戰國策曰先生王斗見齊宣王宣王曰願聞先生直言正諫十日王之愛國愛民不若王愛一尺之縠也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今王治齊國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王之愛國愛民不如愛一尺之縠也　漢高帝紀曰賈人母得衣綺縠

漢書曰江充召見犬臺宮自請願以所常被服衣冠見上上許之充衣紈縠單衣　東觀漢記曰建初二年詔赐相王上勿遣次縠方空　漢章帝紀曰詔省冰紈

方空縠謂紗薄如空也　魏志曰秦衛遂僭號荒侈滋甚後宮數百服綺縠餘粱肉書曰餉縠三端

縠三

原霧　引煙子虎賦曰霧縠雜色　增吹風　名物疏曰霧縠吹風皆非也

縠四

增白縠詳縠一　生縠詳縠一　河南貢詳縠一　曼姬始能製

練一

增白縠詳縠一

練二

周禮曰染人凡染春暴練　唐六典曰後漢大司農屬官有平準令丞各一人主練染作采色　宋書沈約恩倖傳論曰素練升儗至皆兼兩

北左傳曰楚子重伐吳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注被練練袍也　又曰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的歷練冠麻末跣行　韓詩外傳曰顏回望吳門馬見一匹練孔子曰馬也馬之先望后身衣大練　又曰虞延初生有物若匹練升天後至太尉　晉書曰王獻之書羊欣練裙　劉璠梁典

曰劉峻見任昉諸子西華兄弟等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恤西華冬月著葛巾帔練裙路逢峻峻法然矜之乃作廣絶交論、唐紀曰武則天長壽三年詔應天下民當用白練爲衣　文藝傳曰唐開元中張說與徐堅論近世文章張九齡如輕縠素練實濟時用而寡漫幅　唐國史補曰韓晉公滉開奉天之難以夾練裹絨盛茶末遺健步以進御

練三

增素練　白衣　俱見練一

原李孫冠　王導衣白夢孫冠白衣侍罪　練

練四

增楚練　楚練出荊州又越羅與白紵天詩云尺出始興　練

原吳門曳　詳練二　澄江靜　如練

練五

增詩元范梈練圖詩曰深宮佳人白日長夜感蟋蟀鳴中房起視河漢心回皇雲驂龍髮分作行清水如天妝素練翠娥帶月杵寒霜轆轤無繩金井悄邊頭不見梧桐黃栽縫尉帖坐在牀戴元載黃公子裳製成不遠煩寄將但見寒暑彫三光身體甚適平時康君不見古

來邊庭士雪靡關河征戰多折盡衣裘淚如水

絺綌一

增說文曰絺細葛也綌粗葛也綌絺之細者也　尚書禹貢曰海岱惟青州厥貢鹽絺荊河惟豫州厥貢漆枲絺紵　毛詩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惟葉莫莫是刈是濩爲絺爲綌服之無斁　又曰葛屨五兩冠緌雙止　又曰蒙彼縐絺是紲絏也　禮記月令曰孟夏之月天子始絺　又曲禮曰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爲國君者華之巾以綌　又玉藻曰振絺綌不入公門浴用二巾上絺下綌也　又檀弓曰綌衰非古也　說苑曰綌衣布帶

苑曰綿綿之蔓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爲絺綌良工不得枯死于野　服虔通俗文曰細葛謂之耗翅　嵇康高士傳曰善卷曰予立宇宙之中冬衣皮毛夏服綌葛王褒晐主得賢臣頌曰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悒　劉楨瓜賦曰承之雕盤羅之織絺　夏侯孝若大暑賦曰珠汗沾夫絺葛　庾翼與燕王書曰今致細絺十端竹絺二端　段氏蜀記曰邛州鎮南蕉葛上者一匹直十千　諸葛恢上表曰天恩罔極特賜織絺細竹　左思吳都賦曰焦葛升越弱於羅紈　唐六典曰申光二州貢絺紵葛　曹植七啓曰溫房則冬服絺綌

潘安仁秋興賦曰於是迺屏輕箑釋纖絺　柳宗元
曰纖葛綌紵克供以修　又乞巧文曰冰雪之交衆褻
我絺　杜甫詩曰喬知南鄰客九月猶絺綌　又曰冬
煖吏絺綌　又曰慣習炎蒸歲絺綌

絺綌二

帝王世紀曰堯見舜于貳宮設譽禮迭爲賓主南面
而問政然後賜以絺衣琴瑟大築宮室封之于虞　穆
天子傳曰天子策駭其卦遇革逢公占之賜之駿馬十
六絺綌三十箇　左傳曰葬敬嬴早無麻始用葛絰
漢書曰江都王建謀反與閩越通越遣建荃葛　東觀
漢記曰耿純字伯山葬宗族賓客二千人皆縗絺巾
迎上于霸上大哭　又曰馬嚴爲陳留太守嚴病迫功
曹吏李龔奉章詣闕以龔名見龔問嚴疾病狀以黃金
葛絺賜嚴　又曰黃香爲郎名震安福殿賜錢三萬黃
白葛各二端　魏武封魏王詔曰今以君爲魏王賜白
皃絳黃葛各二匹遠爲一端往欽哉　吳曆曰孫策送
華歆還洛并送越布香葛時多盜賊歆渡牛渚悉封還
諸物　江表傳曰魏文帝遣使於吳求細葛羣臣以爲
非禮欲不與孫權敕付使　後周書曰賀蘭祥梁睿州
刺史岳陽王蕭詧欽其節儉乃以竹屏風絺綌之屬及

絺綌三

著服　夏衣月令云孟夏天子初衣暑服　注云絺綌
爲服周禮云掌葛氏以時徵絺綌之功於山農　詩毛詩
曰葛屨五兩冠緌雙止　鄭箋云葛屨夏用之冠緌有
不服爲易　鄭玄禮記目錄云名曰喪服者以喪事
變冬之衣者曰喪不爲葛之易也　列女傳曰魯黔婁
曰昔者曾子衣弊衣而耕　皇甫謐高士傳曰黔婁
先生者齊人也　又曰黔婁先生死其妻以幅巾
蒙被絺絰　弱於羅紈　東觀漢記曰光武詔曰今
賜公主羅穀各一匹　詳禮記　削瓜之巾　履霜之
振古　遺詩絺綌二覺
遺王逸

絺綌四

詩唐李白詩曰黃葛生洛溪黃花自綿蠻青煙蔓長
條繚綠幾百尺閭人費素手採緑作絺綌　明程烈采

葛篇曰種葛南山下春風吹葛長二月吹葛綠八月吹葛黃腰鎌逝采擬織作君衣裳經以長相憶緯以思不忘出入君簏笥長得近輝光層氷布河水中野皓凝霜

增 啓宋顏測謝大司馬江夏王賜絹葛啓曰氷紈風綌腸日以摧葛葉日以衰願留枯根株化作萱草枝

事膺盛服

綿一

增 說文曰纊絮緜也 禮記玉藻曰纊爲藺緜爲袍衣有著之異名也 又喪記曰屬纊以俟絕氣 又內則曰婦事

舅姑左佩紛帨紷管線纊施鞶囊 晉左思吳都賦曰

綿以充御府 唐六典曰潁州出綿 日南志云一歲八蠶之綿 宋文鑑宋祁謝衣襖表曰均挾吳綿之煖

綿二

增 左傳曰楚子伐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謝承後漢書徐穉不就諸公之聘及有喪者萬里赴弔常於家預炙鷄一隻以一兩綿絮漬酒中曝乾至門以綿絮置水中候有酒氣以雞置前祭畢便去 後漢書曰張奐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腰銀艾不能和光同塵爲讒邪所忌通塞命也始終常也但地下冥冥長無曉期而復纏以綿纊絆以釘密爲不喜耳今幸前有穿穴朝殞夕下橫屍露牀幅巾而已 英雄記曰呂布爲曹公所攻甚急乃求救于袁術術先求布女布恐術爲女不至故不遣救也即以綿纏女身縛著馬上夜自送女出與術太祖守兵相觸格射不得過復還城 陸氏異林曰鍾繇嘗數月不朝或問其故云常有好婦女來美麗非凡問者曰必是鬼物何不殺之婦人後往不即前止户外繇問何以婦人曰公有相殺意繇曰無此勤勤呼之乃入繇有不忍心然猶斬之傷脚婦人即出以新綿拭血竟去明日使人尋跡至大塚木中有好婦人形體如生人著白練丹繡兩當傷一脚以兩當中絹拭血 晉陽秋曰有司奏依舊調房子睢陽綿武帝不許 語林曰謝萬就人乞蓑云畏寒荅曰君妄語正欲以爲豪具耳若畏寒無復勝綿者以三十斤綿與謝 宋書曰郭原平孝行既著睢陽許瑤之罷建安郡還家以綿一斤遺之不受瑤之乃自往曰今遇寒而建安綿好以此奉尊上下耳

原平乃拜而受之　又曰朱百年隱居山陰家室素貧母以冬月亡衣並無絮百年自此不衣綿嘗寒時就孔凱宿衣悉被裓布飲酒醉眠凱以臥具覆之百年覺引臥具去體謂凱曰綿定奇溫因流涕悲慟凱亦為之感傷

齊書曰阮孝緒年十六父喪不服綿纊雖流食有味亦吐之　遼史禮志五月重五日午時採艾葉和綿著衣七事以奉天子北南臣僚各賜三事

綿三

增 纏身　拭血 俱詳綿二

增 海棠煮　柳絮白 俱詳綿一

原 八蠻貢　三軍挾 上詳綿下詳綿

原 纊 續南貢曰所貢纊續謂細綿也　重繭 左傳楚子使遠子馮尹令尹蘇方暑鼎重繭衣狐裘以冷之

麗密 聘禮被礼者雖與道純綿也　懷冰 古詩云執如懷冰

增 楚綿 青琐高議曰楚綿少重貴類楚綿

鄭綿 宋志招魂曰素簪綪縞紫綿結

黃綿襖子 請曰

淵鑑類函卷三百六十七

儀飾部一　鹵簿　鼗鐸　鑾　鈴　鐘　鼓　幡　黃鉞　豹尾

鹵簿一

原 蔡邕獨斷曰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有大駕有小駕有法駕大駕則公卿奉引大將軍參乘太僕御屬車八十一乘　漢舊儀曰法駕公卿不在鹵簿中河南尹執金吾洛陽令奉引侍中參乘屬車三十六乘鑾旗車皆大夫載漢西都時祀天地於甘泉宮備大駕祀天法駕祀地五郎明堂者十三祀宗廟者九謂之小駕大駕太僕校駕法駕黃門令校駕

增 漢官制度曰長安時出祠天於甘泉用之名曰甘泉鹵簿者道車五乘在乘輿車前又有象車最在前試橋道哥江左駕猶有之　司馬遷傳從上上雍注如淳曰遷時從上在鹵簿中也　上林賦鼓嚴簿注孟康曰簿鹵簿也　又曰襲朝服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　西都賦曰乘輿備法駕　西京賦曰大駕幸乎平樂帳甲乙而襲翠被　谷永傳曰朝覲法出而後駕陳兵清道而後行　漢官志曰太僕卿掌車馬天子每出奏駕上鹵簿用大駕則執馭侍中侍顧問應對法駕出則多識者一人參乘餘皆騎在乘輿車後　應劭

漢官儀曰大駕鹵簿五營校尉在前名曰攝衛　又漢官鹵簿圖曰乘輿大駕則御鳳皇車以金根爲副　漢輿服志曰諸侯王法駕鹵簿傳相以下皆備鹵簿　又曰軺車洞朱輪輿大駕法駕出射聲校尉司馬史士載鹵簿中以備宦者四星　又曰行祠天郊以法駕祠地明堂省什三祠宗廟尤省謂之小駕每出太僕奉上鹵簿中常侍小黃門副車皆主者郎令史副侍御史兩省於小駕直侍尚書一人從其餘令以下皆先行後罷令史副官地注以給

齊志曰江海議云後漢唯南郊備大駕自北郊以下車駕十省其二　晉輿服志曰中朝大駕鹵簿先象車次洛陽亭長赤車導從次駕旗建華車相屬五時車高蓋左畢右罕華蓋裡皮輪駕服一皆終黑　隋禮儀志曰隋初鼓金根車建旌十二曲華蓋黃鉞車五牛旗大輦五色立車安車建旗十二如車色闕猶耕根車赤旗十二御鞶四望衣翡藥車豹尾車白豹尾後鹵簿蓋矣　張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有赤旄幢一石山安車一建九旗青色四馬鹵簿有黃麾大小會庭設三廂樂舞六佾　北史曰故事梁備鹵簿南朝御史中丞建旌幢門戟五色車旗各處其方諸王準從在甲騎內公在幢內侯在步騎內子在刀楯內五品朝臣夾列乘輿前而前官卑者先引王公侯子車次麾蓋信幢及散官騎服一皆終黑　隋禮儀志曰開皇初改太略車制漫輪以象乾數漢東京鹵簿所謂耀車其飾如木唐儀衛志曰唐制天子居門衛行曰鹵人君衆動必以扇出入則擁蔽庭設槊宮通路有司鳴鼓吹警百司備物而後動大駕鹵簿大小會庭設宮縣之樂於庭作中奏中嚴有司陳鹵簿將衛以次陳殿庭既外辦太僕卿執鞭天子乘輿以出天子升路太僕次鸞黃

門侍郎奏請發蹩駕動警蹕鼓傳音萬年令先導次京兆牧太常卿司徒御史大夫兵部尚書皆乘略卤簿如本品五路玉金象革木皆有副車有指南記里鼓白鶩鶴旗辟惡皮軒耕根安車四望羊車黃鉞豹尾及屬車十二乘輿有相風行漏腰輿小輿五牛旗輦輦有大幢方輦小輦以旗計者二十七曰青龍白虎辟邪應龍玉馬三角獸黃龍負圖黃鹿飛鳞駃騠鳳飛黃鳞角端赤熊兒太平犀牛駿騶騶騶騶蒼烏白狼龍馬金士衛門旗并黃麾元武幢絳麾孔雀旄罕畢以隊者七曰清游宿衛步甲持鈒元武諸衛馬隊大鼓隊以兵計者

四望金根及宮人車儀仗有偏扇圓扇方扇香蹬行障坐障雜尾扇大繖錦花蓋朱畫團扇錦曲蓋錦六柱絳麾黃麾牙門東宮鹵簿皇太子出鹵簿陳於重明門外升車鼓吹振作太傅乘車訓導少傅乘車訓從出延喜門家令先導次率更令詹事太保太傅太師皆軺車備鹵簿車有金路副路輅車四望車腰輿旗有龍旗五色絳引幡赤鷺戎器有橫刀儀刀細刀班劒鞞琱儀鉾油戟儀鋋旄戈弓箭儀物有誕馬繖雉尾扇朱漆團扇紫曲蓋隊有清游隊麾角隊佩橫刀騎隊左右廂馬隊佩橫刀騎隊後拒隊司禦衛率府步隊

東宮鹵簿六百二十四人分爲九隊列爲三十一行若常行常朝無馬隊鼓吹金路四望車又減隊仗三之一清道儀刀誕馬皆減半乘輅車而已皇太子妃有偏圍方扇行坐障翟車六柱犢車緑大扇曲蓋親王鹵簿有幰弩車輻絳引告止傳教信旛金塗鉤竿儀鉞儀鏗稍細稍油戟緑扇曲蓋象路駕四馬一品鹵簿有幰弩車輻誕馬儀刀戟旛緑扇曲蓋革路駕四馬自二品至四品青衣車輻每品減二人二品刀楯弓箭戟稍各減二十三品以下每品減十二品三品革路四品五品木路萬年令亦有清道幰弩騎青衣車輻誕馬輜車一馬

內命婦外命婦一品至四品各有鹵簿云　宋儀衛志

曰凡鹵簿四等大駕法駕鷩駕鸞駕小駕法駕鷩駕黃麾仗大駕鹵簿自開寶定通禮之後彌有增益大祀命五使鹵簿使專掌定字圖排列儀仗使糾督之大禮使及餘使同按閱致齋日巡仗凡車路大僕寺主之輿縗扇御馬殿中省主之皂纛豵稍十六騎引駕細仗衛門金吾主之槍仗六軍主之六引諸隊大角五牛旗兵部主之鐘漏司天臺掌之鼓吹太常鼓吹局實按門下省掌之鐘鎛簨虡金象革木絡主之旗器名物衣冠寶蓋錦繡等飾朝服法物庫出焉簜弩弓矢戎裝雜仗軍器庫內弓箭庫出焉總大駕鹵

簿二萬六十一人法駕三分減一鷩駕又減半兵部黃麾仗又減於鷩駕大駕凡郊祀藉田薦獻玉清景靈宮則用之法駕太山汾陰明堂則用之比於大駕則減太常卿司徒兵部尚書及白鷩崇德等車又減屬車四鷩駕朝陵封祀朝謁太清宮奏告玉清宮則用之又減縣令州牧御史大夫指南記里鼓等車法駕用萬一千八十八人鷩駕用七千人三駕之外有兵部黃麾仗用太常鼓吹太僕金玉輅殿中省大輦奉迎尺親征御樓省方還京迎天書鹵簿六廟上冊則用之大駕六引開封令牧兵部尚書太常卿司徒御史大夫始於金吾纛稍

清游隊朱雀旗隊十六騎纛欽飛前隊殳仗龍旗十二指南等車引駕十二重前部馬隊步甲前隊太常前部鼓吹司天相風行滿等與持鉞前隊殿中黃麾前部黃麾仗六軍儀仗引駕十六旗龍墀十三旗御馬日月合璧等旗青龍白虎旗隊班劒儀刀隊金吾細仗受命寶殿中緑扇千牛龍鳳衛翊驍衛等隊夾轂捧日奉宸隊導駕官鳴鞭御馬緑扇腰輿玉輅大輦持級後隊金吾大角後部鼓吹黃麾芳亭等輿輦五牛旗輿金象革木輅副五輅耕根車進賢明遠車羊車屬車十二乘黃鉞豹尾後部黃麾仗步甲後部馬隊後隊殳仗眞武隊大黃

龍負圖旗黃龍大神等二十旗大駕鹵簿凡繡文金吾衛以辟邪左右衛以瑞馬驍衛以雕虎屯衛以赤豹武衛以瑞鷹領軍衛以白澤監門衛以獅子千牛衛以犀牛六軍以孔雀樂工以鸞耕根車駕以鳳銜嘉禾進賢車以瑞麟明遠車以對鳳羊車以瑞羊指南車以孔雀記里鼓黃鉞車以對鷺白鷺車以翔鸞鸞旗車以瑞鸞崇德車以辟邪皮軒車以虎賁車以雲鶴豹尾虡以立豹相風烏輿以烏五牛旗以五色牛餘皆以寶相花六引繡衣文清道以雲鶴憲弩以辟邪車輅以白澤駕士司徒以瑞馬牧以隼御史大夫以獬豸兵部尚書以虎

太常卿以鳳縣令以雜餘悉以寶相花　續文獻通考曰遊故俗便於鞍馬隨水草遷徙則有轅車任載有大車婦人乘馬亦有小車富貴者加之華飾禁制踈闊貴於適用惟帝后加隆焉　又曰金初得遼之儀物既而免宋於是平有車輅之制熙宗幸燕始用法駕迫至世宗大定十一年將有事於南郊命太常寺檢宋南郊禮歯簿當用玉輅金輅等項制作乃定班班乎古矣　又曰元初立國庶事草創車輿一從舊俗世祖至元八年始造內外儀仗泰定之世復造象輦象輿英宗親祀太廟復置鹵簿損益唐制定大駕爲三千二百人法駕爲三千五百人又置五輅以及腰輿象輦始儀文

鹵簿二

漢文帝紀曰奉天子法駕迎代邸　孝文皇帝曰騶旗在前屬車在後　叔孫通傳注應劭曰月旦出高皇帝衣冠備法駕名曰游衣冠　後漢紀曰建武十三年四月大司馬吳漢自蜀還京師益州傳送公孫述督師鄧廟樂器葆車輿輦於是法物始備　儒林傳曰漢明帝行三雍之禮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　晉職官志曰武帝每出入將軍陳翫持白獸幡在乘輿左右鹵簿陳列齊肅　晉公侯贊曰賈后女宣華公主葬皆羽葆鼓吹熊渠伏飛爲鹵簿　夏統傳曰賈充欲耀以文武鹵簿命建朱旗舉旛校分羽騎爲隊軍伍肅然須臾鼓

吹亂作胡笳長鳴車乘紛錯　晉書曰帝自鄴還洛河間王顒遣張方將三千騎奉迎將渡河橋方又以新乘陽燧車青蓋三百人爲小鹵簿迎帝至邙山下　又曰王浚都督幽州和演欲殺浚并其衆演與烏丸單于審登謀之於是與浚期遊薊城南青泉水上薊城內西行有二道演與浚各從一道演與浚欲合鹵簿因而圖之值天暴雨兵器霑濕不果而還單于於是與其種人謀曰演圖殺浚事垂克而天卒雨使不得果是天助浚也違天大祥我不可久與演同乃以謀告浚浚密嚴兵夜與單于圍演演時白幡詣浚降浚遂斬之　隋書曰晉氏鹵簿有大駕有小駕有法駕有黃鉞車豹尾車通爲屬車十二乘以爲儀仗之用大駕行幸則分前後施於鹵簿之內若大陳設行則分左右施於儀仗之中　又曰元宗開元十一年冬祀南郊乘輅而往禮畢騎還由是行幸郊祀皆騎於儀仗之內其五輅要月與陳於鹵簿而已　宋志曰太祖皇帝建隆四年將郊祀大禮使范質與鹵簿使張昭儀仗使劉溫叟同詳定大駕鹵簿之制禮儀使陶穀建議令吾及諸衛將軍導駕及押仗舊服黻衣請依開元禮各服本色繡袍舊執仗軍士悉衣五色畫衣隨人數給之有無準式請以五行相生之色爲次黑衣先之青衣次之赤黃白又次之又大駕五輅各有副

東近代寖廢請依令文增造又按明宗舊圖導駕三引而儀仗法物人數多周太極鹵簿六引而人數少請準令文用六引其鹵簿各依本品以給從之　又曰乾德三年蜀平命右拾遺孫逢吉收僞法物之不中度者悉毀之始令畫衣爲繡衣至開寶三年而成謂之繡衣鹵簿其後郊祀皆用之軍衛羽儀自是寖盛其後令有司以絹畫爲圖凡三幅中車輅六引及導駕官外兩幅儀衛其諸場青城又別爲圖圖成以藏秘閣凡仗內自行事官排列執掌并捧日奉宸散手天武外步騎一萬九千一百九十八人此極盛也　宋會要曰仁宗景祐

五年侍講賈昌朝言儀衛三事一曰南郊鹵簿卤駕出宮詣郊廟日執瑟杖迎至齋宮唐世以資玩樂宜徹去二曰大駕鹵簿有羊車前列本漢晉乘於後宮遂爲法從宜改革三曰鹵簿儀衛五使略行按歷先後失序名物差互請於致齋前詳視詔禮儀使宋綬與太常禮院同詳定以綬等言羊車按劉熙釋名隋禮儀志漢代已有自唐至今著禮令宜仍舊其鹵簿儀仗南郊前五比之三駕復酌取其中稍增僞物具嚴法禁上以示尊極下以防未然革去因循其在今日詔大常禮院與兩制詳定遂合奏諸班直禁兵步騎爲禁衛仍舊數復增

元年宋庠上言車駕行幸非郊廟大禮具陳鹵簿外其常日導從惟前有駕頭後擁纛扇而已殊無前典所載公卿奉引之盛其仗從及百官屬下至厮役皆雜行其道中步趨之後但以親事官百餘人執楯以厮謂之禁衛諸班馳騎顚與乘輿相遠而士庶觀者率隨扈從之人夾道馳走喧呼不禁所過有旗亭市樓垂簾外蔽士民憑高下瞰莫爲嚴憚謹司街使恬不可止威令弛闕玩習爲常非所謂旋頭先驅清道後行之慎也且自黃帝以神功盛德猶假師兵爲營衛則防微禦變古今一體案漢魏已降有大駕小駕至唐又分殿中諸位黃麾

等仗名數次序各有施設國朝承五姓荒殘之餘事從簡略每鳴鑾游豫盡去戈戟旌旗之制儀衛寡薄頗同藩鎮此皆制度放失憚於改作之弊宜委二博學近臣討繹前代儀注及鹵簿令以乘輿常時出入之儀比之三駕復酌取其中稍增僞物具嚴法禁上以示尊極下以防未然革去因循其在今日詔大常禮院與兩制詳定遂合奏諸班直禁兵步騎爲禁衛仍舊數復增清道馬百佩弓矢爲五重騎而執翠羽者一騎而執牙門旗前後四騎而執緋繡龍鸞二十四雉扇十有二皆分左右天武兵徒行者執柯斜親從兵增其數爲三百

殿前指揮使增爲二百並騎左右相對開二門閒容二丈以擬周禮之人門凡前牙門旗後牙門旗前爲禁衛禁乘高下瞰垂簾外蔽夾道喧呼馳走者頗著于令其後寖弛　又曰神宗元豐元年詳定所言大駕鹵簿仗衛儀物蕪取歷代詭舛苟簡不足爲法詔令更定於是去二十八宿五星攝提旗所繪人形及龍虎僊童大神金黃鸚鵡縉子螭蛇神龜等旗及拂翟　又曰哲宗元祐七年十一月南郊鼓吹載於車上草奏明日敕有司嚴整仗衛自皇后以下皆不復迎謁中道　宋志曰徽宗政和七年兵部尚書蔣猷言陛下稽古制禮大輅之乘元戎之旗六引之名與車導駕之官與服革而新之多矣宜命有司取天瑞圖記考正詔改修宣和元年書成凡人物器服盡從古制飾以丹采三十有三卷目錄二卷名宣和重修

鹵簿記

鹵簿三

增 四馬　八乘　唐六典漢官儀鹵簿篇大駕四馬主簿前車八乘　出幄　踐

墀帝王之居外則飾以幄幕內則重門將行則設兵而後出幄幕而後轉轂警蹕清道而後奉引建旌旗而後鼓吹而後車駕所以尊嚴宮室而後息駕　厭蓋　虹旗　鸞旗　儀衛

所以謹法戒也　壽扇　蒼虬　鶡尾　豹尾

舜有羽旌於是有羽葆鼗鼓焉　周禮大駕鸞輅建太常十二旒畫日月升龍降龍以祀先王帥而駕馭之鄭玄注鸞和鸞在鑣象鸞鳥鳴則和應也鑣馬銜也鸞在鑣和在衡皆鈴也

千乘萬騎 曹植箜篌引 聲動天地 又 聲動八鄰 又 聲聞九天 又 聲聞于天 又 聲聞于四遠 又 聲聞于四遠 又 聲聞于四遠

與乃登夫厥皇兮而翳華芝駟蒼螭兮六素蜺雙格瀧虎峻縹帥簡陰閉雷然陽開騰清而映浮景兮夫何旗旄郅偈之旖旎也流星旄而電燭兮咸翠蓋而鬱其衍雙

志曰卓彼上天宮混成元戈居其左上將居其右弧矢場威羽林置陳天垂象聖人則之軒轅以師兵爲營衛至三代其儀大備漢武上廿泉甘泉列內海東

千乘騎萬匹其居前殿殿陛陳戟設轅門

尚矣

宋周必大繡衣局簿記曰藝祖皇帝受天眷命用肇造區夏武功既成文治斯廣郎部程正會劇稷威盛容以次畢行惟是承五季搶攘之後鹵簿數設路歌爲甚易而新之茲惟其時於是制詔范質張昭等正其繆整參定典式已而禮儀使陶穀奏言念乘輿將軍豎神仗導駕等官服皆以紫於禮未稱請按開元禮成用繡袍至若執仗之士舊服五色畫衣先後靡有所準式寖有差其先後可序揆厥所元宵自繡衣啓之貽謀垂裕永永無極肆皇帝陛下紹復祖宗之大業廼紹興十

有三年築壇南郊共祀天地鹵簿之制實纂乾德至於
歲用癸亥則祀建隆初郊之歲若合符節象視簡冊未
之攷聞蓋莫爲於前無以彰異時創業之功莫繼於後
無以知中興之治是不可以不特書也

序宋宋敏求景祐鹵簿圖記序曰古者黃帝氏創軒冕
之容列營衛之號輿駕儀物蓋本於此唐堯彤車有虞
鸞和夏后之綏商人之輅周官有司掌巾車之職虎賁
旅賁之從三五之際其所由來尚矣秦并六國蕪屬車
九九之數漢上甘泉備千乘萬騎之衆自時厥後損益
可知歷李唐之艱屯接五代之畢替風流文物蕩然罕

鈐我藝祖誕神武之姿應曆數之運寔惟王略載
清紹叡示天子之尊黃屋左纛諸侯之儀始議郊禮即諏
典文宰司儒臣討求揚搉補緝漏目榮飾新規扞衛既
雉羽儀蕪備初吏士所服皆用畫帛被襲且久汗蝕不
鮮乃命易以厚綿加之文繡采絳灼錯煥乎一時若繼
代相傳洎代國所得於古戾者必祓去其制朮者必增
益自是天時報功洛壇耕耤遣老嗟覩荐享頓還二宗
繼猷慎守丕則崇泰兆耕東壓象石仙關鼉牲汾游順
顯之以器數方軌周塗以觀法衆鏤錫辰旂以昭聲明
鞗鞳道紫歷上陵巡祭便蕃威容震耀羽旄與馬成趾
天東西人之望焉在昔蔡邕十意著車服之目范曄

之飾我后之置圖自正觀古作聖者其趾之湔歟漢在戊寅播祀有期救內省副鑒監諫屬艱難常從領護其屬車飾帝車爰及法物並加釐正詢博士之論撰周工之工巧惟藻絢臻夫典美臣又適分使節聘殊禮儀因念纂編宜益令制而名標天聖事從景祐義則非順理當改爲輒取近所修正各附其下他即如舊仍以新改之初元冠其篇題表一王而大居正也鷹鹿斛石之覽肹謹名山之藏庶幾裨中經內部之餘爲官注一家之說耳

磬蹕一

增周禮曰夏官隸僕掌蹕宮中之事蹕止行者又曰師氏掌以媺詔王告王以善道也使其屬守王之門外且蹕原又曰鄉士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夾道而蹕增衛宏漢舊儀曰皇帝起居儀宮司馬內百官所傳按籍而後出入營衛周廬晝夜誰何殿外門屬衛尉殿內郎舍屬光祿勳黃門鉤盾屬少府蹕動則左右帷幄者稱蹕車駕則衛官填街騎士塞路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建五旗丞相九卿執兵奉引先置索清宮而後往所以重威防未然也文獻通考曰唐制天子升路太僕卿授綏侍中中書令以下夾侍黃門侍

磬蹕二

增史記曰漢文帝過渭橋有一人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捕屬之廷尉曰縣人來聞蹕蹕下久之出見車騎即走耳廷尉張釋之奏此人犯蹕當罰金原漢書曰梁孝王武竇太后少子愛之得賜天子旌旗從千車萬騎出稱蹕入宮蹕擬於天子增又曰上官桀與燕王詐上書奏霍光逾上稱蹕原又曰長樂宮成皇帝蠶出百官執戟傳蹕列諸侯王以下東觀漢記曰銍期宇次況王郎收書到薊光武趨駕出蹕路不得行期騎馬奮戟與目大呼左右曰蹕衆乃披靡王郎滅期說光武即位帝曰卿欲遂前蹕耶又曰楊秉諫桓帝曰王者至尊出入則蹕而行續漢書曰建安二十二年命魏王建天子旌旗出蹕入蹕蜀志曰許靖與曹公書云昔營丘翼周仗鉞專征博陸佐漢虎賁蹕蹕晉安帝紀云桓元至京都蹕蹕不絕於音

磬蹕三

原夾道出殿詳磬蹕一增罰金山堂事出東觀漢記太宗克東魯山駐蹕山周禮宮正掌執之事蹕出入詐奏詳磬蹕二更

備永書傳秩伯
其而百體踟
躊躇四

增賜梁王命魏王漢宮執戟博陸虎賁
原叶呼而行
絕於音踟躇

節一

增釋名曰節者號令賞罰之節也說文曰節信也象相合之形書曰越小臣諸節禮記玉藻曰凡君
原
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注急也節以明緩急也傳符
周禮門掌門貨賄之節以辨貨賄為之節注謂門市
節
之節以聽門市

增又曰地官司市掌市之治教政令禁糾之事以合市而平市訟凡
原
其來者懲其偽而罰其貨之多少也
增又曰地官司市掌節出入之又曰地官大
司徒若國有故令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守邦國用玉
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為之道路用旌節
原
又曰掌節無節者不行於天下
刑童度禁令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
角節今之符也用以起兵發兵也
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掌守邦節
用虎節土圭用人鬼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簫輔之
必由市或賣於民家道路用旌節語若鄉遂大也共
璽節今之印章也不在政令及小大之吏皆由治五
有民者旌節加令之使者所擁是也皆有期以反節凡
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幾則不達
又曰秋官小行人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
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
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為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
侯使臣所執之節也凡邦國之節謂守邑之節也凡
國小則用小節大則用大節達諸侯之節如今之小行人
使符
增又
曰野廬氏掌達道路凡有節者至則為之辟又曰修
閭氏唯執節者不幾又曰掌交掌以節巡邦國又
曰地官調人凡和難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注瑞
節劇
圭牙璋穀圭琬圭琰圭珍圭王使之瑞節也人節虎節諸侯
使人之瑞節也又曰秋官大行人王之所以撫萬邦
諸侯者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周語內史過曰為
車服旗章以旌之鑾鸞鉦鐸以令之文物以導之夫
令聞嘉譽以聲之晉禮志曰漢魏故事遣將出征符
節郎授節鉞於朝堂其後有顯等所定新禮遣將仰詣
軒尚書授節鉞依古兵書跪而授之隋天文志曰畢南八星曰天節使
使信節皆為書之臣所持也天文要集曰天節星主秦使小而明則使

中正　唐六典曰漢因秦置符節令丞屬少府　又曰周有掌節之職漢有符節之令後漢符節令位次御史中丞別為一臺令一人為臺率屬少府睦孟張敬蔡衍為之　又曰晉武帝泰始元年置符節御史臺領符節郎　又曰旌節之制命大將即及遣使于四方則請而假之旌以顯貴節以顯殺　唐百官志曰符寶郎凡命將遣使皆請旌節以假之　節度使副人各雙旌雙節行則建節植六纛入境州縣築館樓迎以鼓角罷秩則鎖節樓節堂以節宛使主之　唐三朝志曰旌節唐天寶中置凡命節度使有司給門旗二旌

一節一麾旄二豹尾二金節隋制也黑漆竿上施圓盤同緻紅綵拂八層黃綢龍袋範之王公以下皆有節制同金節韜以碧油　韓文曰旌節有韜豹尾神旗棄兆戟纛　令狐楚曰旌惟進善節以詰姦　柳宗元平淮夷雅曰金節煌煌賜盾雕戈屢甲熊旂威命是荷

節二

原 左傳曰宋襄夫人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捏節以死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　增 又曰秦西乞術來聘曰不腆先君之敝器敢致諸執事以為瑞節　公羊傳曰齊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君欲立請立之陽生謂乞曰聞子將不立我也陳乞曰大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也與之玉節而走之　原 呂氏春秋曰墨者曰鴈欲見秦惠王留三年而不得見客有言之於楚王乃往見楚王王悅之與將軍之節以如秦至而得見出而告人曰吾不識秦之道乃當由楚也物固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　增 史記曰漢呂太后崩諸呂欲為亂平陽侯窋馳告陳平周勃勃欲入北軍不得乃令窋平侯紀通持節矯納勃北軍復令郎謂語呂祿解印以兵授勃　又曰秦盜使

吳吳王因之盜解節毛遂之遂歸報吳楚已破　漢書曰太尉周勃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袒左為劉氏　原 又曰劉章已殺呂產帝令謁者持節勞章章欲奪節謁者不肯章乃從與戲因節信馳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入北軍復報大尉勃勃起拜賀章曰所患獨產今已誅天下定矣　增 又曰吳王反周丘持入下邳至傳舍令吳酤酒無行王薄不任周丘乃上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固非敢求有所將也願請王以一漢節必有以報王乃與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至傳舍令斬之遂召昆弟所善豪吏一夜得三萬人　又曰眭弘

武帝時爲符節令　又曰漢汲黯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　又曰漢司馬相如建節往使　增又曰戾太子誅江充初漢節純赤以太子持赤節故更爲黃旄加上以相別　增荀悅漢記曰征和二年長安擾亂言太子反任安受太子節懷二心腰斬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降殿前有五十大仙童執綠旄之節　又漢書曰武帝天漢中東方盜賊滋起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殺二千石道路不通上乃使光祿大夫范昆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發兵以興擊　原又曰蘇武使匈奴單于欲降之幽武置大窖中絕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

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羊武仗漢節節毛盡落積五六年　又曰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上遣嚴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太守欲不爲發兵助乃斬一司馬遂發兵浮海救東甌　又曰張騫使月氏匈奴得之留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　又曰諸葛豐琅邪人爲司隸校尉作中許章以外屬貴幸奢淫犯事與章相連豐適逢許作中私出駐車廐節欲收之章馳入宮門自歸於上豐亦上奏於是收豐節司隸去節自豐始　又曰漢使王烏等窺匈奴匈奴法漢

使不去節不以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入穹廬單于愛之　增又曰漢昭帝始元元年遣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　又曰漢宣帝本始元年遣使者持節詔郡國二千石謹牧養民而風德化　又曰王莽篡位使尚書劾司命孔仁乘乾車駕坤馬左蒼龍右白虎前朱雀後元武右仗威節左負威斗號曰赤皇非以驕仁乃以尊新室之威命也仁擅免天文冠大不敬有詔勿劾更易新冠　續漢書曰光武行大司馬事持節北渡河　又曰鮑永爲更始大將將兵安集河東赤眉殺更始三輔道絕世祖即位遣諫議大夫儲大伯持節徵永疑爲不審群中遣人持至長安知更始審亡乃發喪出降　又曰温序守次房遷護羌校尉爲悍羌別將荀宇所拘劫序素氣力大怒叱宇等曰汝何敢迫奪漢將以節撾殺數人宇曰此義士可賜以劒序受劒欲自殺宇等既爲賊所迫殺無令賢污血遂伏劒而死　原東觀漢記曰光武使吳漢收謝躬令岑彭助漢爲方略上以常所自持節授岑彭　又曰郭丹爲更始諫議大夫持節使南陽安集受降更始敗丹無所歸節解節夜行求謁更始妻子奉還節傳因歸鄉里　又

曰永平中遣鄭衆使北匈奴衆因上書言臣前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恚恨放兵圍臣今復銜命必陵折臣臣誠不忍將大漢節對虜衆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強上不聽衆不得已既行後果爲匈奴所殺

獻帝春秋曰太傅馬日磾假節巡撫州郡袁術在壽春借節觀之曰孫不還日磾失節憂恚而卒　後漢書

曰董卓謂袁紹曰劉氏種不足復遺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橫刀長揖徑出懸節於上東門而奔冀州

魏書曰鎮北將軍劉靜卒朝廷以許允代靜已受節傳出止外舍大將軍與允書曰鎮北雖少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震華鼓建朱節歷本州此所謂著編畫行也允心甚況　又曰桓範黃初中爲洛陽典農中郎將使持節都督青徐諸軍事至下邳與徐州刺史鄒岐爭屋引節欲斬岐爲岐奏坐免　吳書曰婁圭字子伯初依袁表後歸曹公向荊州表子琮降以節迎曹公諸將皆疑曹公以問子伯曰天下擾攘皆貪王命以自重今以節來至誠公善之　晉書曰晉武帝伐吳杜預進攻江陵克之於是沅湘以南接於交廣州郡皆望風送上印綬預仗節稱詔而撫綏之遂指授羣帥徑造建業吳主皓降　又曰石苞遷徐州刺史文帝之敗於東

關也苞獨全軍而返帝指所持節謂苞曰恨不以此節授卿以究大事　又曰京師危逼王澄率衆將赴國難而飄其節柱　又曰晉江州都督何無忌討徐道覆還於豫章賊衆雲集遂握節而死誼忠清之衆遂奔潰無忌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執以督戰賊衆雲集遂握節而死　又曰段匹磾降石勒常若朝服持晉節勤於不倦　又曰元帝使司空王導拒王敦詔曰以我征東時節給司空又晉書曰陶侃討蘇峻王導出奔峻平導入石頭城令取故節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遽欲擊之諸將請遲疑侃指其節曰朝廷以此非以爲飾卓敬攻魏小峴城未拔城中忽出數百人陣於門外敬之法不可犯也乃進兵敗魏兵急攻其城中宿而拔

唐書曰穎王璬爲劍南節度大使時元宗將幸蜀璬赴藩卒遽不遑受節或設假大槩油囊蒙之璬曰但爲真王何用別節　宋史曰紹興三年陽劉光世兩鎮節度使印及別賜寧國軍旌節　又曰紹興三十二年孝宗詔藩邸旌節迎詣天章閣安奉

節三

以竹爲之長八尺重三斤一節之竹節之任建三軍之職

龍田邑書曰今以八節之竹龍牛之尾

旄豈特龍以八節終黑色加黃

照注節皇推始

節皆尚

王機廣州人號逐求節史節答曰天朝所以等賦義不相與自

可遣兵來取止

錦車持敕布纏

漢書西域傳曰初楚

之制兵符節分爲兩人各執一以合之

信也

虎人龍旌符管 玉角璽節 行道所執

周禮

天子建大常以象日月交龍爲旂以通帛爲旜以象鳥隼爲旗以

全羽爲旞以析羽爲旌以五彩繪五兵爲五旗以各象其物色

而畫之以令軍衆各有屬焉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

夫士建物雜帛爲旞以招之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旌道

車載旌車載旞斿車載物鄉里各以其名號注云大常日月之

大明也交龍爲旂畫龍而有飛者曰交通帛爲旜全羽爲旞析

羽爲旌雜帛爲物雜色也

節二

劉章奪王機求

上詳節二

晉中興書曰

辛毗制軍荀晬斬弟

魏志曰毗爲司馬懿使御軍持節

萬蜀漢諸葛亮既出祁山毗以中軍大將都督雍涼諸軍拒之

亮數挑戰毗不出乃遺以巾幗婦人之服毗怒上表請戰帝以

示武於是將士咸忿亮曰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

請者以示不可用也將士乃出亮笑曰彼不得出軍門當死晬

伏節爲軍法所犯乃素服哭之曰斬之不能得已乃素服哭之

曰斬之從母弟者充州刺史從弟者充州刺史弟者充州刺史

也

節四

虎人龍旌符管 玉角璽節 行道所執

周禮

鄭玄注云節信也使大夫時于邦國之信也

以滅蠻貉

俗說云凡伯聘爲匈奴所執單于欲殺之凡伯奮節不屈單于

無如之何乃徙之北海上使牧羝羊羝乳乃得還

握節以死與節見殺

晉中興書曰杜公子卬何無忌俱詳節二

尊大將軍遣參軍段宏齎詔書拜公子卬爲輔國將軍公子卬

曰無忌受朝廷重寄當與同休戚今無忌已死我何獨生乃收

宏付獄宏將死謂獄吏曰我受命宣國威靈不能奉節令以身

辱命罪合萬死今日之事我節也非卿所殺卿但速殺我我當

自知死處獄吏以告公子卬卬使殺之宏乃引節入口仰天而

死

執機破柱執賊還王機於道擊殺取文州刺史秦有意乃獨捉機

當相與送詣何可以節與之於是

機剪刻及溫劭劉流等並反皆爲御侮所殺

節唐制南節度使張伯儀與李希烈戰於安州大敗士其所持節

置塞上漢書南越傳云韓千秋兵擊千秋等滅之使人持節封

懸節於東門 詳節二

何隱危相負使其門希鑒閉城拒之詔十走至渭州其實田吾所投也

轘取投火 唐李晟收復京城宋北方人號逐求節史詢迎機爲刺史詢乃指節示之曰汝節

轘取投火中曰以降

增 命取故節 詳節二

唐杜甫詩曰主恩前後三持節軍令分明數舉杯

又曰崆峒使節上青霄 李白詩曰十年持漢節

增 便宜發粟 詳節二

漢書西域傳曰漢使者馬城能史書

原 授節拔幟城

左傳曰楚子登巢車以望晉中軍

增 偶詳節二

節五

增 詩唐杜甫詩曰主恩前後三持節軍令分明數舉杯

又曰崆峒使節上青霄 李白詩曰十年持漢節

增 記唐劉三復滑州節堂記曰受賜之日掌節者以玉

命傳信俾先啓行至則考善地庇豐屋麾旆以翼之歌

鍾以樂之非征伐宴犒申威行令未嘗出

原 說文曰鉞大斧也本作戉夏執元戉殷執白戚周左

杖黃鉞右把白旄 尚書曰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

尾 增 禮記曰賜鈇鉞然後殺　又曰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　淮南子曰國有難顧子將而應之將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齋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授旗鼓君入廟門西面將軍趨至堂下北面立王親操鉞持頭授將軍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又復操斧持頭授將軍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　晉輿服志曰中朝大駕鹵簿中有黃鉞車　原 傳元三都賦曰建黃鉞以禦姦 增 唐儀衛志曰乾德儀仗名物屬車十二有黃鉞豹尾車　又輿服志曰鉞黃金飾斧元三代通用之以斷斬幾　唐六典崔豹古今注曰金斧之飾元鉞諸王公得建之武王以黃鉞斷紂頭故王者以為戒太公以元鉞斬妲己故婦人以為戒漢制諸公建元鉞以太公助武王斷斬故為諸公之飾大將出征行則載以車可以斬幾　唐六典崔豹古今注曰金斧待加黃鉞以銅為之黃金塗刃及柄不得純金也　徐爰釋疑略注曰豹尾黃鉞金釘舊載馬車晉江左乘馬執之宋元嘉中復舊典　文獻通考曰黃鉞車唐備於大駕鹵簿天寶初改為金鉞車宋制赤質曲鉾中設金鉞錦囊綢杠左武衛隊正一人在車中執鉞

增 周書曰武王陳師牧野既擒以馳商師大崩商辛自焚於火王斬之以黃鉞懸諸大白　原 淮南子曰至精之感無所不通昔武王渡孟津而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武王舉黃鉞瞋目而麾之曰予在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去而波罷遂得濟　吳錄曰假陸遜黃鉞吳王親執鞭以兒之　世說曰諸葛亮之次渭濱也關中震動魏明帝深懼晉宣王戰乃遣辛毗為軍司馬宣王既與亮計渭而陳亮說誘詭謫萬方宣王果大忿憤將應以重兵亮遣間諜覘之還曰有一老夫毅然仗黃鉞當軍門立軍不得出亮曰必辛佐治也　增 晉公卿禮秩曰太尉賈充河間王顒梁王肜司徒王衍汝南王亮太傅楊駿東海王越義陽王望齊王攸琅邪王伷東平公荀晬皆假黃鉞　晉書曰石勒王彌寇京師以王行都督征諸都持節假黃鉞以伐之　原 晉中興書曰會稽王道子進位丞相牧揚州解黃鉞　增 齊書曰高帝輔政王儉議加黃鉞任遐曰此大事應報褚公命非有奇才異節遐能制之果無違異　彥回字也　帝曰褚脫不與卿將何計遐曰彥回保妻子愛性

原 元戎　白戚　旗詳黃鉞

怒　鹵簿車　乘輿飾

增 金刃　錦囊　槊矟　飾

原 黃鉞四

原 行天罰　楚辭曰后土之神蔽宇殷宗用事負之莽鉞以御於諸侯　殷宗謂武丁也又長　喪資斧　詳黃鉞三　操以授將軍　詳黃鉞二　負以徇諸侯　左傳曰楚子伐陳討其貳於楚也陳侯如晉慶封弑其君齊崔杼以盟其孤以盟其

人夫討文子曰無成加於諸侯如楚共王之子

國殺其君之子而自立以盟諸侯

黃鉞五

增 銘漢蔡邕黃鉞銘曰孝桓之季羣羊入塞盜起匈奴左部梁州叛羌逼迫兵誅淫衍東夷高句麗副子百固逆謀並發三垂騷然爲國憂念西府表橋公昔在涼州柔遠能邇不須軍師而車師克定及在上谷漢陽連在營郡督力方剛明集士衆徵拜度遼將軍始受旄鉞鉦鼓之任仟禦三垂公以吏士頻年在外勤於奔命人馬疲羸橈鈍請息州營橫發之役以補困憊朝廷許之於是儲糜豐饒室家不懸人逸馬壯弓勁矢利而經用省息官有餘資執事無放散之尤簿書有進入之贏治兵示威戎士踊躍旌旗耀日金鼓雷奮守有山嶽之

固攻有必克之勢羌戎授首於西疆百固冰散於東隣鮮罕收迹烽燧不舉視事三年馬不帶鉄弓不收弢是用鏤石作茲鉦鉞軍鼓陳之東階以昭公文武之勳焉銘曰帝命將軍秉茲黃鉞威靈振耀如火之烈公之在位羣狄斯柔嶠谷罔設人士斯休

增 麦梁江淹爲蕭驃騎解嚴輸黃鉞表曰臣某言逆沴電熾凶妖霧舒志大禋天情已類社故乃馳羽江郊驚燧山甸雖藏智審其黠戮涵識判其奔沮然兵庪難輕義險宜備故膺寵無辭奉鉞不讓令元凶既殪醜徒自紊朝靈方卷郢氛已廓樂琯登肆禮衣曳朝不宜復假殊服取鈇鼎則輒上還王府永戢秘館

豹尾一

原 豹尾　古今注曰豹尾車周制也象君子豹變尾言讜也古軍正建之今唯乘輿焉　蔡邕獨斷曰屬車八十有一乘最後一車懸豹尾以前皆皮軒虎皮爲之也

增 文獻通考三輔黃圖曰大駕屬車八十一乘作三行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乘垂豹尾以前皆爲省中豹尾車自豹尾後晉輿服志曰中朝大駕鹵簿內有豹尾車皮軒闕戟芝鹵簿盡矣　後魏禮志曰大駕鹵簿屬車蓋雲罕指南後殿豹尾　唐儀衛志曰大駕鹵簿屬車

十二乘有黃鉞豹尾 宋開寶纂衣鹵簿圖曰凡纂文豹尾車以立豹

豹尾二

原 漢書曰成帝趙昭儀方大幸每從上祠甘泉常在屬車豹尾中故揚雄賦云屏玉女而却宓妃以懲戒齋肅之事也 曹植獻辭表曰伏知車駕或出臣每馳心豹尾 增 武昌記曰樊口南百步有樊山孫權獵於山下傍夕見一姥問權獵何所得對云止得一豹姥曰何不豎其尾語竟忽然不見因爲立廟以其處樊山神故名曰樊山大姥 原 晉中興書曰張駿鏁六佾建豹尾所署官一擬王者 增 又曰晉義熙五年劉裕入長安超獲金鉦鞞豹尾舊式猶存

豹尾三

原 後車懸 乘輿建 昭儀常在 海西忘設 上詳豹尾二晉中興書曰豹尾亦服妖也豹尾儀服之主人所以豹文也海西已廢不可以主社稷故忘設豹尾示不能終 晉書曰高昭劉后年十七爲予明帝爲予求婚未成而帝崩后父欲嫁於常家迎法后不肯去次有定后至龍旂豹尾有異於常后喜而從之既而與裴氏不成婚竟嫁於上 增 曹植馳心 劉后入夢上

豹尾四

原 整豹尾 前壞前翻賦云整豹尾於後車 監豹尾 晉書曰王敦謀逆以沈充錢鳳爲謀主明帝討之使充糾合兵臨發謂妻子曰男兒不監豹尾約車兵臨發謂妻子曰男兒不監豹尾約不還也

豹尾五

建擬王者 詳豹尾二 圖解金吾 應劭漢官儀云豹尾通後曰施於道路豹尾之內爲省中故須過後也圖乃解解皆所以戒不虞也 執金吾 應劭漢官儀云豹尾通後曰執金吾前也解圖按胡廣

賦古賦曰風承豹尾日映鵷冠 記宋周必大續本鹵簿記曰雞翹豹尾天矯婀娜 增 秦宋紹興三十一年洪邁上言曰天子之出清道警蹕旋頭前驅豹尾後殿其往來馳道與闌出入者皆有禁自六飛時巡務爲簡便四孟朝獻前爲駕頭後止屬曲蓋仆牙拱扈之士步趨雜立無復行列觀者接袂不聞誰何願詔有司凡車駕行幸從駕禁旅以若干人爲一列相去各若干步其乘馬前導者豫上其數有司繪爲圖先一日以聞有不如令及不在圖而冒至者糾之令御史覺察

鼈頭一

增 史記曰弟星曰鼈頭 應劭漢官儀曰舊日羽林郎爲鼈頭放髮驅令但用營士 張衡東京賦曰騶鼈被繡注騶鼈鼈頭背騎也 宋禮志曰按周禮辨載法物莫不詳究然無相風單網旋頭之屬此非古制明矣 宋乾德儀仗志曰蠃本後魏制旋頭之象無文采

鬌頭二

原 列異傳曰秦文公時有梓化爲牛擊之不服或隨地解鬌披髮牛畏之入水故秦國置鬌頭騎使之先驅天中記曰終南山有梓樹大數百圍秦始皇惡而興兵伐之輒大風雨飛砂石人皆疾走一人傷寒不能去夜間有鬼來問樹曰秦王使三百人披頭以赤絲繞樹伐汝得無敢乎疾人報秦王案言伐斷中央有一青牛出逐之走入於河於是秦王乃置鬌頭騎　摯虞決疑要注云世祖曰鬌頭之義何謂也彭權對云秦記曰國有奇怪觸山截水無不崩潰唯畏鬌頭故使虎士服之衛

至尊也張華對世祖曰有是言而事不經臣以爲壯士怒鬌踊衝冠義取於此也

鬌頭三

原 置騎使驅（詳鬌頭二）　賜騎（詳鬌頭二）　腸彊　命操東觀漢記曰東海王彊明帝貴鬌頭宮殿設鐘虡之懸於乘輿曰陛下復加後命置鬌頭悉集於此　虎士服　熊皮冠（詳鬌頭二）上詳鬌頭二虎士服內有羽林騎弓箭手左右執事官帶熊冠謂之鬌頭故使執事者戴皮冠以儆其名

鬌頭四

原 鬌頭劒挺漢書曰宣帝劒挺陳有垂白上書願以劒擊匈奴中刀擊乘輿馬鬻名漂盧之即滄北地之秦故墟處也驗之果然　箭落鬌頭

駈還東方朔別傳曰武帝幸甘泉宮長安道中嘉慶而赤鬌頭駈還以聞上問朔對曰嘉名隆發以酒沃

增 詩　唐李白詩曰安得羿善射一箭落鬌頭

增 賦　古賦曰鬌頭先驅車齊躅奔星舞於旗旌行月張於羽旞　又曰茸騎鬌頭虹旆羽旆

增 秦宋康定元年參知政事宋庠上言曰車駕行幸自非郊廟大禮具陳鹵簿外其常日導從唯前有駕頭後擁扇繖而已其侍從百司官屬下至廝役皆雜行道中步輦之後但以親事官百許人執擁以殿謂之禁衛諸道馳走喧呼不禁非所謂鬌頭先驅清道後行之禮謹望專委一二博學近臣檢討前代儀注增嚴條禁上以示尊極下以防未然

蓋一　繖附

釋名曰蓋在上覆蓋人也　器物總論曰華蓋乃張帛爲之有頹題黃屋天子蓋也曰繖曰傘皆蓋之別稱　通俗文曰張帛避雨謂之繖蓋　漢官儀曰列侯熊軾皂蓋　文獻通考曰漢制皇后鴈輅青羽蓋　又曰後漢制公卿乘安車皁繒蓋　晉輿服志曰中朝大駕

函薄有高蓋華蓋、晉書王導曰今日臨郡無問賢愚輒有鼓蓋天官混雜、晉天文志曰天圓如倚蓋、輿服志曰皇后法駕乘重翟羽蓋先驅乘油蓋、又曰晉令三貴人曲蓋九旒直蓋　文獻通考曰梁御史中丞給方蓋軺形小如傘　後魏禮志曰大駕鹵簿前驅芝蓋　唐儀衛志曰大駕鹵簿儀物有曲蓋華蓋大繖花蓋錦蓋睥睨之屬　又曰太后皇后儀仗有大繖錦花蓋錦曲蓋太子妃親王一品皆有繖扇曲蓋　宋乾德儀仗志曰緋羅繡曲蓋內臣馬上執之謂之扇筩　晉輿服志曰功曹史繖扇騎從　金史儀衛志曰太子常行儀

增崔豹古今注曰華蓋黃帝所作也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於帝上有花蘤之象故因而作華蓋　又曰曲蓋太公所作武王伐紂大風折蓋太公因折蓋之形而制曲蓋焉戰國常以賜將軍自漢朝乘輿用之因謂睥睨蓋有軍號者賜其一焉　左傳曰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著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襚之與之屏軒直蓋　禮記曰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丘也貧無

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無使其首陷焉爲　家語曰孔子將行命使者持蓋既而果雨　又曰孔子門人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之爲人也甚吝於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遺其短者故能久也　尉繚子曰吳起與秦人戰僕嗷之蓋足以蔽霜露　漢武帝本紀曰元狩三年山東被水災使者分部護冠蓋相望　漢書曰上官桀少時爲羽林郎從帝上甘泉夫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投之桀奉蓋雖風常屬車兩下蓋輒御上奇其材力焉　漢元后傳曰王商立羽蓋　漢書曰黃霸爲揚州刺史三年帝詔賜車蓋特高一尺以彰有德　續漢書曰靈帝時講武平樂觀建十重五彩華蓋其高十丈建九重華蓋高九丈　漢于定國傳曰于公曰少高大吾門令容駟馬高蓋車　後漢書祭遵傳曰光武東歸過汙幸遵營勞將士卒作黃門武樂良久乃罷時遵有疾詔賜重茵覆以御蓋　增又曰光武東巡時虞延從駕到魯還經封丘城門門小不容羽蓋帝怒使捷御史延救之乃止　原東觀漢記曰段熲遷涼州刺史有功徵熲乘輕車曲蓋朱旂　增吳志曰曹休入皖城陸遜破之權令左右以御蓋覆遜　又曰劉基孫權愛

敬之當從御樓船時雨甚權以蓋自覆又令覆基餘人不得覆也　又曰賀齊爲將性奢侈甲兵器械極爲精好所乘船雕刻丹鏤青蓋絳襜弓弩矢箭咸取上材

原 又周泰傳曰孫權會諸將大爲酣樂權自行酒至泰前命泰解衣權手自指其創痕問所以起泰輒記昔戰鬬處以對畢使復服歡宴極夜其明日遣使者授以御蓋

增 文獻通考曰宋孝宗乾道中詔羣臣導從至太廟景靈宮牆並禁治張蓋　宋元嘉起居注曰御史中丞荀伯子奏左衛將軍何尚之公事每單笠有虧體制建野笠於公門棄華繖而不御　南史曰齊明帝驅使

寒人不得用四幅傘大存儉約　梁書曰王籍爲中散大夫彌日忽忽不樂乃至徒行市道不擇交遊有時逢中見相識輒以笠傘覆面　北史列女傳曰譙國夫人冼氏世爲南國首領撫循衆部隋文帝諭之歸化夫人親被甲乘介馬張錦傘自衛詔使循撫諸州　文獻通考曰宋徽宗政和時詔賜諸王三接青羅繖一皇太子用三簷青羅繖　又曰宋中興後天子出左右道五門各四繖有方繖大繖皆赤質素表朱裏四角銅螭首又曰紹興九年詔後殿射殿引呈公事日景已高作衙青涼繖十從舊制也　元史祭祀志曰世祖至元七年以帝師八思巴之言於大明殿御座上置白傘蓋一項用素緞泥金書梵字於其上謂鎮伏邪魔護安國利自後每歲二月十五日於大殿格建白傘蓋佛事用諸色儀仗社直迎引傘蓋周遊皇城內外云與衆生祓除不祥導迎福社帝及后妃公主於玉德殿門外搭金幕吾殿綵樓而觀覽爲及諸隊仗社直送金傘還宮復恭置御榻上帝師僧妃作佛事至十六日罷散歲以爲常謂之遊皇城

蓋三

原 高蓋　曲蓋　高蓋于公事詳蓋二　曲蓋詳蓋一

增 飛蓋　原 傾蓋

晉傅咸注云管仲射小白中其鉤遂相齊桓小白賜仲軒車駟馬傾蓋而語終日而解　漢高祖之項籍也陸機詩曰傾蓋若素交　鮑照詩曰傾蓋若舊遊　水車分前蓋駕兩龍分駢轅　魯靈光殿賦九軒乾豁豁啓戶洞開　後宮秉軒乾以正寢　唯百司定列觀蓋成陰　雞人始唱鶴蓋成陰　高門曰闕赤水擬彰　擬九疑蓋

九龍

三重　十丈　五彩

原 三重　十丈　五彩　鳳蓋　劉峻廣絕交論曰鳳蓋建華旗

增 七寶　張衡西京賦曰駕四應龍長城諸子持七寶蓋一具劉向九嬪曰太上大道君傳曰太上大道君乘九龍之輿駕三素之雲建華蓋之旗　芙蓉蓋　宋元嘉起居注曰御史中丞何尚之奏芙蓉蓋非所宜施　九層　上詳蓋二　鶴蓋　古賦曰高暉都賦曰鶴蓋雲張　班固幽通賦曰相鴻鵠之進趨兮　淮南小山招隱士曰桂樹叢生兮山之幽　蓋　楚辭曰乘回風兮載雲旗　蓋

置

原 傾蓋

帝車

金花瑞草 文獻通考曰蓋本黃帝時有雲氣為花蔓之象而作金花蓋亦古制

赤質如意而圓又有曲蓋差小編瑞草雕雲麗雙龍翼 古詩曰雕雲麗雙龍翼 雲麗張蓋

祥鳳銜綬舒翅而下 古賦曰

雙龍翼蓋八鸞鳴御

蓋四

原 翠蓋 宋王禹偁曰簡與元朗建翠蓋而上千里而應法服也超然以雲蓋為車修法服也抽翠羽為蓋 張衡東京賦曰揚桴發櫂之謳 薛綜曰桴小船也櫂長也謳齊人謂歌為謳 楊雄甘泉賦曰建華旗而鳥拂 古賦曰翠蓋逶迤而鳥拂 翠蓋 晉潘岳笙賦曰華蓋承翠 晉輿服志曰華蓋圓徑丈二以翠羽為蓋 翠蓋 高駢詩曰翠蓋朱旗下玉京 翠蓋 唐韓愈詩曰擁旄翠蓋 翠蓋 唐張籍詩曰翠蓋朱纓白玉鞍

天為蓋無表以天為蓋無表 莊子曰夫昭然以天為蓋昭然無表

淵鑑類函卷三百六十七

蓋

翠

增 綠雲蓋 南史曰陸杲為吳興太守綠雲蓋車

原 蔭華蓋 晉王嘉拾遺記曰田子方遊華蓋之山華蓋重疊翠霞蔭日

原 飛素蓋 劉公幹詩曰高車飛素蓋 劉公幹詩曰高車如飛蓋 晉潘岳藉田賦曰天子乃動 朝會賦曰動飛蓋於正文為蓋於後車

增 錦花蓋 又曰覽衣出花蓋 何遜詩曰出花蓋

一詳蓋

作佛事 白傘蓋二詳蓋

暑不張蓋 北史曰後魏高允為中軍將軍門不容蓋 二詳蓋

乘此羽葆 晉白褚裒傳曰裒為南中五丈如車 自標羽儀 南史曰殷茂祖與誌石戰每常以羽葆自隨軍中人相謂曰殷統車可避乎是日由是免

風飛輗蓋 晉安帝紀曰桓玄將至矣今與眾以羽葆自樂類若此射者十手攢射欲不斃得乎

元遊於永南驛

風飛輗蓋 兵起遂敗

龍銜寶蓋 虞喜志林曰周時以鳳為旗以龍為蓋

黃繖 宋蘇軾詩曰日高黃繖下西清 烏繖 宋祁宋景文筆記曰胡人以皮為烏繖

唐韓愈詩曰擁旄烏繖 宋孔平仲談苑曰烏繖張青蓋

紙繖 宋繖制手不可操曰紙繖

見龍女捕繖玲 蓮繖 搜神記曰胡人多蓮花繖

初疑而待餽婦自投皮中

是大蒼龍衣繖皆是蓮荷

子戴青繖乃是大狸抽刀斫段其繖乃是枯荷

傳曰武成子從洛陽還宿長沙野樹下夜聞樹上有人語贊成子舉頭乃見二鵠知其神異少時官爵必至三公

繖云人軍白 烏銜繖 俗說云徐干木年少時官爵必至三公夢見烏銜二白繖云

去徐後受以惡終 增 風飄繖 齊書江柘被誅安王庭下如此傳送疾也

光入殿告以罪光懼遽省使佩假繖出號哭外白此繖狂風飄入宮飄假繖

光是遇光行至入宮

蓋五

增 落北周庾信謝趙王賚馬并繖落曰迴茲翠蓋事重劉基之恩

雲罕一 闕戟附

增 徐廣車服注曰雲罕畢罕也 文獻通考曰罕畢象畢鄧為天階故為前引皆赤質金銅飾朱簷結網金獸面罕方上有二螭首銜紅絲拂畢圓如扇 徐爰釋疑略注曰畢通作畢因星形以名之一曰天衢故羽林前施畢罕以象之 漢舊儀曰法駕前驅有九旒雲罕

鳳望闕戟皮軒駕旗　蔡邕獨斷曰前驅有九旂雲罕
闕戟皮軒　增晉與服志曰中朝大駕卤簿有雲罕闕
戟左翼右罕　後魏禮志曰大駕卤簿前驅闕戟雲罕
雲罕二
原詩盧令篇序曰齊侯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
苦之故陳古以風焉按畢弋皆取禽獸之網襄公游獵
大施畢弋以爲行飾畢當作畢　增宋志曰宋康定元
年以參知政事宋庠言乘輿常出入儀增清道馬百騎
內執罕畢者一騎　趙良謂商君曰持矛而操闕戟者
傍車而趨　文獻通考曰宋元豐初禮文所言古者五

輅謂之道德之車考工記車戟榮於殳酋矛榮於戟各
四尺戟矛皆插車騎謂之兵車戰國尚武故增插四戟
謂之闕戟漢鹵簿前驅有鳳皇闕戟猶未施於五輅江
左以來五輅乃以祭戟於車之右韜以綈繡之衣後同
司輅左建旗右建闕戟闕戟方六尺而被之以繡皆戾
於古請去五輅闕戟以應道德之稱
雲罕三
增天單雲罕　古賦雲輜
游獵掩雅　上詳雲罕　鶴鳴鏡領曰雲罕旗也
詩小雅之材七十二人故曰羣雅　前漢蜜宇天馬翔路兮
又曰雲罕俳迴鳴鏡領曰大司馬相如上林賦曰大
原雲罕張戟羣雅捕捷捕也雅雅

雲罕四
原雲罕飛旒　傅元正郡賦曰
高旆指田賦曰五輅鳴鑾雲罕載
烈揚旌旒飯入蒸賓　雲罕畢翳
葛榮敗衆京賦曰雲
葛榮九旗戰聊萬

鼓吹一

增 文獻通考曰按漢志言漢樂有四其三曰黃門鼓吹
樂天子宴羣臣之所用四曰短簫鐃歌軍中之所用
則鼓吹與鐃歌自是二樂而其用亦殊然蔡邕言鼓吹
者蓋短簫鐃歌而俱以爲軍樂則似漢人已合而爲一
矣但短簫鐃歌漢有其樂章魏晉以來因之大樂皆叙
述頌美時主之功德而鼓吹則魏晉以來以給賜臣下
上至王公下至牙門督將皆有之且以爲葬儀蓋鐃歌

上同乎國家之雅頌而鼓吹下儕乎臣下之鹵簿非惟
所用尊卑懸絶而俱不以爲軍中之樂矣至唐宋則又
以二名合爲一而以爲乘輿出入警嚴之樂然其所用
棡鼓金鉦鐃鼓簫笳橫吹長鳴篳篥之屬皆俗部樂也
故郊祀之時太常雅樂以禮神鼓吹嚴警以戒衆或病
其雅鄭雜襲失齋肅寅恭之誼者此也又鼓吹本軍中
之樂郊禋齋宿之時大駕鹵簿以及從官六軍百執事
輿衛繁多千乘萬騎旅宿以將事蓋雖非征伐而所動
者衆所謂軍行師從是也則夜警晨嚴之制誠不可廢
至於冊寶上尊號奉天書虞主祔廟皆用之則不類矣

唐六典曰周禮鼓人中士六人掌六鼓四金之音所
謂雷鼓靈鼓路鼓鼖鼓鼓鼙鼓晉鼓金錞和鼓金鐲節鼓
金鐃止鼓金鐸通鼓　西京雜記曰漢朝輿駕有象車
鼓吹十三人中道　晉輿服志曰中朝大駕鹵簿先象
車鼓吹一部次黃門前部鼓吹次黃門後部鼓吹　唐
儀衛志曰天子居曰衙行曰駕出入則撞鐘庭設樂宮
道路有鹵簿鼓吹　六典曰白鷺車名鼓吹車上施層
樓樓上有翔鷺樓焉　又曰鼓吹令掌鼓吹施用調習
之節以備鹵簿之儀丞爲之貳凡大駕行幸鹵簿則分
前後二部以統之前部棡鼓十二夾金鉦十二大鼓長

鳴皆百二十鐃鼓十二歌簫笳次之大橫吹百二十節
鼓二笛簫觱篥笳桃皮觱篥次之棡鼓夾金鉦皆十二
小鼓中鳴皆百二十羽葆鼓十二歌簫笳次之後部羽
葆鼓十二歌簫笳次之小橫吹
百二十笛簫觱篥笳桃皮觱篥次之法駕則三分減一
小駕則減大駕之半皇太后皇后出則如小駕之制凡
皇太子鼓吹亦有前後二部親王以下亦各有差

漢書曰秦始皇末班懿避地樓煩致馬牛羊二千羣
值漢初定與民無禁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出入弋

猛旌旗鼓吹　又曰韓延壽在東郡植羽葆鼓車吹車
東觀漢記曰段類起於徒中爲并州刺史有功徵還
京師類乘輕車介士鼓吹曲蓋朱旗騎馬啟日　又曰
建初八年稱班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　應劭漢
官儀曰鼓吹爲國樂盤娛傑侻爪牙　吳志曰孫權拜諸
葛恪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授桼戟武騎三百拜畢令
恪備威儀作鼓吹導引歸家　江表傳曰孫策賜周瑜
鼓吹增比策令曰周公瑾英俊異材與孤有
總角之好骨肉之分前在丹陽發梁及船糧以濟大事
論德酬功此未足以報也　又曰周泰爲濡須督統諸
將諸將以泰本出賤微咸輕傲之孫權乃入泰營於都
帳中張繡大請官僚使泰脫衣幘見其瘡痍遍體指瘡
而問何地戰傷泰具對權把其臂流涕曰卿爲孤兄弟
戰不惜命身如漆刻孤何心而不待卿以骨肉之恩使
泰以兵馬遵從出作鼓吹　吳曆曰曹公出濡須口吳
主乃自乘船從濡須口入曹公巖兵待之乃作鼓吹迴
還曹公見吳舟船器仗法伍整肅乃歎曰養兒當如孫
會稽劉表子真是豚犬耳　吳質列傳曰質爲北中郎
將朝京師文帝喜其到比至家問訊相續詔將軍列鹵
簿作鼓吹望闕而止　荊州先賢傳曰羅憲以太始三
年進位冠軍假節給大車增鼓吹棨戟　語林曰陸士
衡爲河北督已被問搆內懷憂憚聞衆軍警角鼓吹謂
其司馬曰我今聞此不如華亭鶴鳴　俗說曰桓元作
吹固自來人思　增崔豹古今注云漢代鼓角橫吹者
始於張騫使西域得摩訶兜勒二曲其後李延年因之
立爲二十八解若隴頭折楊柳赤之陽黃鵠單于望行
人出關入關出塞入塞之曲是也　宋志曰祥符三年
趙安仁林特上天書車輅鼓吹儀仗帝御崇政殿名宗
室輔臣觀圖　又曰慶曆五年太常禮院言升祔二后
諸如四年改上諸后尊謚用兵部黃麾仗大慶殿細仗
太常鼓吹儀仗人數從之

鼓吹三

增六鼓　四金　鉦　鐃　歌　吹

（見鼓吹一）

來思　立解　（見鼓吹二）　揚穆

賜功　華里曰鼓吹軍樂也黃帝岐伯所作以揚德建武勳士還歸　崔豹古今注曰漢樂有黃門鼓歌也統天子所以宴樂群臣短簫鐃歌吹天子所以賜有功諸侯假七郡　給五

安動但作鼓吹以警聽　尋變聲　陵危節　陸機鼓吹賦曰曲終改以增繁聲尋變而又安陵危節以相給

增臨川夢聞　江夏射中獻　考異曰晉安帝紀云義熙八年夏太宇侯夢聞鼓吹聲中的當貴顯於是果有此拜又云太宇侯夢聞鼓吹聲中的當貴顯於是果有此拜又云太宇侯夢聞鼓吹聲中的當貴顯於是果有此拜

甘寧入敵　范慎宴賓　公江表傳曰曹公出居巢湖口權以數萬人臨江夾岸而軍公乘輕船從上風舉帆進流矢雨下甘寧謂呂蒙曰今日之事寧死之秋也若不以鼓吹為節者恐諸將謂吾畏懼也乃悉取鼓置船首作鼓吹之聲權聞之以為大戰增兵寧等皆沒權大笑還柴桑范慎宴賓客作長笛吹時與參佐數十人絕北軍驚鼓聲大起范慎在坐不動

原諧捷　世說曰王大將軍自吉利打鼓帝令取鼓與之王敦既至奮擊旁若無人舉坐驚懼

抑揚　何承天纂文曰抑揚謂音聲之輕重也

有節　禮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和則無相奪也

深情　進退緩急及為擒縱皆鼓聲也

詠懷思　悲翁之鼓曹植詩曰二京五經三都二京五經三都皆詩名無人舉其難者

字鼓吹　曹植上書曰竊不得筆尤不得書不得筆不得書不得意鼓吹

增蛙鼓吹　許慎注淮南子曰蛙一名坐鳴一名去黽一名青蛙一名蝦蟆一名蝦蠪一名土鴨一名雨久鳴則雨晴則旱

肉鼓吹　李淳風乾象曆曰不斷刑將軍一鼓

原羅潛魚　落鳥禽　傳元朝會重九天之潛魚高舍落之鳥

化民和神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給鼓吹有鼓吹議曰化民俗和神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也

古之軍聲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給鼓吹有鼓吹議曰古之軍聲振旅獻捷之樂也

震天動地　又曰六種樂天而動地湯武所作

町疏代和衆使勿無忘其舊而合宜者也所尊　龍黃門鼓吹　安帝紀曰桓玄簒位每宴會則奏凱歌鼓吹而已玄既擢羅又令黃門鼓吹

孟達鼓吹　羅先生曰郭主簿曰孟達在上庸鼓吹不輟助軍士氣

增孟嘗不測之泉　之愛非篤鼓合奏別無一學之名也　劉毅不敬之勃　干寶晉紀曰毅既貴盛每宴賓客必奏鼓吹而後入

帝之寶器　鼓吹賦曰信王之寶器固殊大貞之奪

乎曲折舒飄以遲洞卷徘徊其如結及其悲唱流音彷徨依違含歡嘯弄尔數乍稀音躑躅於層吻若將舒而復迴鼓砰砰以輕投簡嘈嘈而微吟詠悲翁之流思忽高臺之難臨顧穹谷以含哀仰歸雲而落音節應氣以舒卷響隨風而浮沉焉頓跲而增鳴士嘽喊而沾襟若乃巡郊澤戲野坰奏君馬詠南城慘巫山之遐險歡芳樹之可榮

原表魏曹植謝鼓吹表曰許以簫管之樂染以田遊之嘉陛下仁重有虞恩過周旦濟世安宗實在聖德　梁簡文帝讓鼓吹表曰寬博為善不飾被於聲明緣寵成

功未增榮於繞管豈宜響芳樹於西河鳴朝飛於黑水彼已之識何懼尸素之誠知慚　江淹爲齊高帝讓前部羽葆鼓吹表曰臣聞國容軍禮旌羽昭其華車騎品第鑾鞞譍其飾世教以之垂采民聽以之流文故勒岫銘海之功靡革寫其詠戚難夷邦之業管竹凝其聲朱鷺元雲既錫上德巫山芳樹以彼奇勳　陳江總謝勅給鼓吹表曰略尋近古漸聽前事王文憲佐革命沈隱侯經綸始運騎吹之榮猶難悉冒以臣況此實非倫幣豈可更崇文物重假名器高臺迢遞未朱夏而登臨芳樹華滋非青春而奏曲

璽一

說文曰璽王者印也以守土故字從土籀文從玉　漢舊儀曰秦已前民皆以金銀銅犀象爲方寸璽各服所好漢以來天子獨稱璽又以玉璽臣莫敢用也　莊子曰焚符破璽而民朴鄙　呂氏春秋曰民之於上若璽之於塗也印之以方則方印之以圜則圜　應劭漢官儀曰天子有傳國璽文曰受命於天既壽且康　漢書曰璽皆玉螭虎紐凡六其文亦殊文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外有大監田玉璽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囊白素裹兩端無縫尺一檀中約署　又曰皇后璽其文曰皇后之璽金螭虎紐　漢輿服志曰天子有傳國璽及八寶皆以玉爲之神寶以鎮中國藏而不用受命璽以封禪禮神皇帝行璽以報王公書皇帝之璽以勞王公皇帝信璽以名王公天子行璽以報四夷書天子之璽以勞四夷天子信璽以名四夷大朝會則符璽郎進神璽受命於御座行幸則合八寶爲五輅兩封從於黃鉞之內　又曰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子及妃璽皆以金爲之藏而不用太后封令書以宮官印皇后以內侍省印皇太子以左春坊印妃以內坊印　唐六典曰自

晉至梁相傳謂之鎮璽　北史記曰后妃傳與琮三人掌琮璽敕器　文獻通考曰隋制皇后有金璽盤螭紐文曰皇后之璽冬正大朝則并璜琮各以筒貯進於座隅　韓愈曰相歎也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窮之　鄧析書曰爲之符璽以信之

璽二

春秋運斗樞曰黃帝時黃龍負圖中有璽章文曰天王符璽　又曰黃龍五采負圖而出舜前白玉檢黃金繩芝爲封泥兩端有文曰天王有玉璽五字博衷三寸　周書曰湯放桀大會諸侯取璽置天子之座

拾遺記曰武王滅紂樵夫牧豎採烏巢得赤玉璽文曰水德方滅火祚文盛字皆大篆　漢書曰孔子稱封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七十有二君封者金泥銀繩印之以璽　春秋後語曰秦破魏軍於華陽走孟卯王使段干木子與秦南陽蘇代謂王曰欲璽者段干木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璽欲璽者制地魏地不盡則不和也　玉璽譜曰傳國璽是秦始皇所刻其玉出藍田山丞相李斯篆其文曰受命於天旣壽永昌漢高祖還定三秦秦王子嬰獻此璽及高祖即位仍佩之以相傳號傳國璽漢昭帝時殿中一夜相驚霍光名

持節郎取璽郎不與光欲奪之郎按劒曰頭可得璽不可得光善之明日遷郎秩二等光後廢昌邑王賀立宣帝光自手解取賀璽扶下殿至平帝時王莽篡位就太皇太后求璽乃出璽投之地璽上螭一角缺及莽敗帶璽綬避火於漸臺商人杜吳殺莽取綬不知取璽及莽首太尉公賓就斬莽首及得璽持詣弘農掾王憲憲得璽無所送乃自乘天子車駕將軍李松入長安斬之送璽詣宛上更始赤眉大司馬謝祿至高陵更始奉璽於赤眉立劉盆子建武三年盆子敗於宜陽赤眉君臣面縛奉光武以高帝璽傳至獻帝董卓作亂典璽者投諸

洛陽城南井中孫堅討卓至洛其帳下兵見井有五色以告堅乃浚井果得璽表絡有僭盜意拘堅妻奪之絡敗後璩得而上之漢及魏文帝篡漢璽歸於魏隸刻肩際曰大魏受漢傳國之寶晉武帝篡魏璽歸於晉趙王倫篡立使義陽王威就惠帝取璽帝不與強奪之晉永嘉五年漢大將軍王彌入寇洛陽執懷帝及傳國六璽詣平陽獻漢劉曜後爲石勒所并璽復屬勒刻一邊云天命石氏石氏爲冉閔所戚璽又屬閔閔敗璽存於閔大將軍蔣幹所晉鎮西將軍謝尚遣督護何融購得之以晉穆帝永和八年還江南晉元帝東渡歷數帝無玉璽北人皆云司馬家是白板天子　漢文帝紀曰代王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拜太尉周勃乃跪上天子璽符　漢書曰宣帝朝儿二千石有治理者輒以璽書增秩賜金　又曰孟喜王莽時爲中常侍叛父哀帝世爲中常侍時董賢爲大司馬帝臨崩以璽綬付賢曰無妄以與人時國無嗣主內外恐懼閤門元后請奪之即帶劒至宣德閤謂賢曰宮車晏駕國嗣未立君受恩深重當俯伏號泣何事久持璽綬以待禍至耶賢不敢拒乃跪授璽綬　後漢書曰涿郡太守張豐執使者舉兵反自稱無上大將軍與彭寵連兵四年祭遵朱祐破之初豐好方

術有道士言豐當爲天子以五綵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及執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璽遭爲破之豐乃知被詐仰天歎曰當死無所恨　又曰光武賜竇融璽書曰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夫水有鼉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今之議者必有任置郡尉佗制七閩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因授融涼州牧璽書至河西河西皆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陳其過則玉璧見璽亦璽也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曰河瑞元年汾水中得玉璽文曰有新保之蓋王莽璽也獻者因增深海光三字淵以爲已瑞大赦　又前涼錄曰張寔元年閻池趙嬰上言於青澗水中得一玉

漢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國號也大王襲先帝軌迹亦興於漢中也今天子玉璽神光先見璽出襄陽漢水之末明大王承其下流授與以天子位瑞命符應非人力所致　晉書曰義陽王威郎無撰行附趙王倫逼帝奪璽綬倫敗惠帝反正曰阿皮阿皮威小字也於是誅威及援吾指奪吾璽綬不可不殺阿皮威小字也於是誅威　晉中興書曰義熙十二年左衛兵陳陽於府事前淮水中得璽其文曰王者不隱其過則玉璧見璽亦璽也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曰河瑞元年汾水中得玉璽文曰有新保之蓋王莽璽也獻者因增深海光三字淵以爲已瑞大赦　又前涼錄曰張寔元年閻池趙嬰上言於青澗水中得一玉璽紐光照水外文曰皇帝璽羣像上賀寔曰何忽有此言乃送之於京師　晉書載記曰符堅奔五將山姚萇遣將軍吳忠圍之堅衆奔散神色自若俄而忠至執以歸新平幽之於別室萇求傳國璽曰長大膺符曆可以爲惠堅瞋目叱之曰小羌乃敢干逼天子豈以傳國璽授汝羌也圖緯符命何所依據五胡次序無汝羌名違天不祥其能久乎璽已送皆不可得也　宋書曰蔡興宗拜侍中每正言得失無所顧憚孝武新年拜陵興宗負璽　齊書曰謝朏爲宋侍中領秘書監及高帝受

禪胙當日在直百僚陪位侍中當解璽胙佯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授齊王胙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卧傳詔懼乃使稱疾欲取兼人胙曰我無疾何所稱遂朝服步出東掖門乃得車還宅是日遂以王儉爲侍中解璽即勸武帝誅胙高帝曰殺之則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　北齊書曰辛術鎮廣陵獲傳國璽送鄴文宣以璽告於太廟此璽即秦所制方四寸上紐交盤龍二漢相傳又歷魏晉惜帝敗沒於劉聰聰敗沒於石氏石氏敗晉穆帝永和中濮陽太守戴僧施得之遣督護何融送於建鄴歷宋齊梁敗侯景得之景敗侍中趙思賢以璽投景南兗刺史郭元建送於術故術以進焉

後周書曰宇文氏其先曰普回因待得玉璽三鈕有文曰皇帝璽普回異之以爲天授其俗謂天曰宇因號宇文國并以爲氏　唐書曰竇建德殘於長安市齊善行乃與裴矩及建德妻奉山東地并傳國八璽來降又曰太宗刻元玉璽以白玉爲螭首文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至武后改諸璽皆爲寶中宗即位復爲璽開元六年復爲寶初改璽書爲寶書改傳國璽爲承天大寶又曰肅宗元年建子月十六夜女尼真如忽見二皁衣引至一所見天帝因出寶授真如曰汝往令刺史崔

佽進達於天子肅宗寢疾方甚視寶名代宗謂曰汝自楚王爲皇太子令上天賜寶授於楚州天祚汝也寶宜受之代宗再拜受賜即日以寶授於廣平矣　唐莊宗將入汴梁主復名宰相謀之鄭珏請自懷傳國寶詐降以紓國難梁主曰今日固不敢愛寶但此策竟可了事否珏俛首久之曰但恐未了左右皆縮頸而笑梁主日夜涕泣不知所爲置傳國寶於卧內忽失之已爲左右竊之迎唐軍矣　又曰晉天福三年中書門下奏准勅製皇帝受命寶宜以受天明命惟德允昌爲文刻之　宋史曰舊制乘輿六璽唐改爲寶唐末喪亂或

多亡失周廣順中詔造二寶曰皇帝承天受命之寶及皇帝神寶宋太祖受命二寶猶傳至太宗別制承天受命之寶至道三年中書門下言皇帝受命寶請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爲文詔曰可　文獻通考曰宋真宗大中祥符中又別製恭膺天命之寶天下同文之寶用於封禪略受乾符之寶以印密詞　又曰仁宗明道元年禁中大寶冊悉焚其年九月改作寶及冊命參知政事陳堯佐書受命寶薛奎書尊號冊寶宰臣張士遜書仁宗爲皇太子冊參知政事晏殊書皇太后尊號冊寶二年冊寶成三司言用黃金二千七百兩爲泑寶法物詔

易以銀而塗黃金初眞宗嘗爲昭受乾符之寶前此亦
焚遂詔宰相陳執中書欽崇國祀之寶以代凡齋醮表
章用焉　又曰哲宗紹聖三年咸陽縣民段義斲地得
古玉印光照滿室四年十二月上之翰林承旨蔡京及講議玉璽官十三
下參驗五年三月翰林學士承旨蔡京及講議玉璽官十三
員奏按所獻玉璽色綠如藍溫潤而澤其文曰受命於
天既壽永昌其背螭鈕五盤鈕間有小竅用以貫組又
得玉螭一首白如膏亦温潤其背亦螭鈕五盤鈕間亦
有貫組小竅其面無文與璽大小相合篆文工作皆非
近世所爲臣等以歷代正史考之璽之文曰皇帝壽昌

者晉璽也曰受命于天者後魏璽也有德者昌唐璽也
惟德允昌石晉璽也則既壽永昌者秦璽可知今得璽
於咸陽其玉乃藍田之色其篆與李斯小篆體合飾以
龍鳳鳥魚乃蟲書鳥跡之法於今所傳古書莫可比擬
非漢以後所作明矣今陛下嗣守祖宗大寶而神璽自
出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則天之所畀烏可忽哉
漢晉以來得寶鼎瑞物猶告廟改元肆眚上壽況傳國
之器乎其沿寶法物禮儀乞下所屬施行詔禮部太常
寺考按故事詳定以聞至四月禮官言五月朔故事當
大朝會宜就行受寶之禮依上尊號寶冊儀有司豫製

寶既備宜重典司之賦可令尚書省置官如古之制又
詔曰朕承祖宗休烈萬邦作孚永惟受命之寶當有一
代之制度越百年之久尚循六璽之用或未大備今自
天申命地不愛寶獲金玉於興域得巧工於編氓八寶
既成實無前比殆天所授非人能爲可以來年元日御
大慶殿恭受八寶尚書省言請置符寶部四員隸門下
省二員以中人充掌寶於禁中從之又政和七年制定
命寶時從于闐得大玉踰二尺色如截肪帝又制一寶
赤螭鈕文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命太和萬壽無疆
凡十六字篆以蟲魚制作之工幾於秦璽其寶九寸檢

亦如之合前八寶而爲九寶矣　又曰高宗紹興十六年郊祀始陳寶如承平之儀凡中興御府所藏玉寶十有一金寶三八寶皆高宗皇帝所作一曰鎮國神寶二受命寶三天子之寶四天子信寶五天子行寶六皇帝之寶七皇帝信寶八皇帝行寶九大宋受命之寶十定命寶十一大宋受命中興之寶金寶三一曰皇帝欽崇國祀之寶二天下合同之寶三書詔之寶　又曰遼自遥輦氏之世受印於回鶻至耶瀾可汗請印於唐武宗始賜奉國契丹印太祖神冊元年梁幽州刺史來歸詔賜印綬是時太祖受位遥輦十年矣會同九年太宗伐

晉末帝表上傳國寶按傳國寶秦始皇作唐更名受命寶後遂亡失晉亡歸遼自三國以來僭僞諸國摸擬私製歷代府庫所藏不一莫辨眞僞聖宗開泰十年馳驛取石晉所上玉璽於中京興宗重熙七年以有傳國寶者爲正統賦試進士天祚保大二年遺傳國璽於桑乾河焉　又曰金太宗天會三年三月斡魯獻傳國寶時獲於遼者玉寶四金寶二獲於宋者玉寶十五金寶七金塗銀寶五玉寶者受命寶一咸陽所得三寸六分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相傳爲秦璽也至寧末胡沙虎既弑主時尚宮左夫人鄭氏掌御璽使黃門取之鄭曰

璽天子所用胡沙虎人臣取之何爲黃門曰今天下大亂天子尚不自保況璽乎侍御當思自脫計鄭大罵曰爾天子近侍被恩尤厚君難不以死報之反助逆臣奪璽我死可必璽不可得也黃門乃退後竟取宣命之寶授逆黨官職焉　又曰元朝於踐祚之始必布告天下惟詔西番以粉書詔文於青羅而繡以白絨綢以異珠至御寶處則用珊瑚遣使齎至被圍張於帝師所居處十三年孟祺以故宋金玉寶及牌印來上命太府監收之至三十年御史中丞崔或得玉印以爲傳國璽獻之時木華黎曾孫碩德已死而貨其妻出玉璽一鬻之或

以告或名秘書監丞揚桓辨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此歷代傳國璽也遂獻之故太子妃弘吉剌氏偏示羣臣丞相以下次第上壽慶曰神寶之出實宮車晏駕之後此乃天意屬於皇太孫也乃遣右丞張九思齎授之丘瓊山曰此印得之故相之家楊桓考証以爲秦璽按璽在漢爲元后所擲角有微玷魏文帝刻其旁曰魏受漢傳國之璽今此印非秦所製者明甚疑即宋元符所得於咸陽民家者也　又曰明符璽俱尚寶司官職掌有事請於內既事奉而藏之御璽凡十有四寶璽之大者曰奉天之寶爲唐宋傳寶惟祀天地用之　又

曰建文三年春正月辛酉朔凝命神寶成方一尺六寸九分帝親定其文曰天命明德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先是帝在儲位夢神人致上帝命授以重寶元年使者還西方得青玉於雪山方跗二尺質理溫潤二年春正月帝郊祀宿齋宮夕夢若有覩乃驚寤命玉人琢爲大璽冬十二月工成名凝命神寶至是以告天地祖宗爲文宣示遐邇百官稱賀大宴於奉天門頒賞四夷朝使　又曰明皇后有金冊金寶皇貴妃而下有冊而無寶獨宣德元年以貴妃孫氏有容德請於皇太后製金寶賜之且命太師英國公張輔爲正使少師吏部尚書蹇義爲副使二公元臣也未幾而貴妃有子自是貴妃受寶遂成故事焉

璽三

投地　抵軒　俱見璽二

傳國璽以爲帝王將繼入鏡傳真名行璽歲一巡守監軍奏使國璽在所與之俱至郡國齋戒授璽訖還之至都藏於高廟五代史曰晉石敬瑭入洛傳國璽也非宜有之歟

投佛寺　棄草間　唐六典曰侯景敗璽爲將侯子監所盜走江東懼追兵至投諸佛寺文獻通考曰梁末侯景之敗也

王母佩　漢武內傳上詳璽二

西王母金刀靈寶五篇真文也

市　**埋庭**　通鑑曰黃巢破長安僧傳其得玉璽也非宜有之歟五代史曰晉石敬瑭入洛傳國璽以爲帝王將繼入鏡傳真名行璽歲一巡守監軍奏使國璽在所與之俱至郡國齋戒授璽訖還之至都藏於高廟五代史曰晉石敬瑭入洛傳國璽以爲帝王將繼入鏡傳真名行璽歲一巡守監軍奏使國璽在所與之俱至郡國齋戒授璽訖還之至都藏於高廟

試士　建元千上詳璽二

晉書載記曰冉閔敗神其事吉層還在已乃以傳國璽永和八年閔僭位建元曰永興

李斯書

璽四

王者之印　詳璽

傳國之器　詳璽

晉由斯書曰藏於府璽陰陳蓬南王此二義未詳傳璽遷創之始歷代以來及大約不初擢避相授故是傳國之名也始秦一宜慶賀

表信神祇　神祇在殷則敬職君上臨用民下

養思慈

親　詳璽二

改授太祖　魏志云天子改授太祖金璽

改號宇文　詳璽二

井氣五色　詳璽二

黃霧四塞　遼史曰興宗重熙十年時幹遣劉特齎傳國璽詣晉

為楼霞寺僧永得之以傳國璽自隨使其侍中兼平原太守趙思賢偉之曰

玉檢金繩　玉押銀緘

龍紐五　龍紐玉押銀緘文獻通考曰貞觀十年詔造之至都信也天子璽者信也天子璽以玉

魚鳥文　蟠虎紐　上詳璽二

後漢輿服志諸侯王印璽皆龜蟠虎紐古者尊卑共之以玉

盤龍璽一鈿　石虎傳曰以金玉雜寶飾璽一鈿以龍文

元年　上詳璽二

魏志曰高貴鄉公即位改元甘露元年十月大赦改元

腹中璽　上詳璽二

魏志曰高貴鄉公即位改元甘露元年十月大赦改元

張嘉獻　張邦昌傳曰邦昌僭位改元大楚自稱皇帝以傳國璽授金人陳平仲得王之宇在殿中之宇宋史曰大宋受命

邦昌命　自三十字

張邦昌傳曰邦昌僭位改元大楚自稱皇帝以傳國璽授金人陳平仲得王之宇在殿中之宇宋史曰大宋受命

負登大散嶺　五代史曰晉石敬瑭及虜主從珂與曹安等據晉山帝與太后遣宋延渥賫命書及玉璽歸于延渥以作人工斬以降項諸于洛陽十里不知所在此

攜登元武樓　唐書曰玄宗自蜀還至咸陽大赦改元乾元上以傳國璽授肅宗肅宗御元武樓受命

光照水外字在　如寶

今日本敕封如寶之建自仁以

龍紐五　龍紐玉押銀緘文獻通考曰貞觀十年詔造之至都信也天子璽者信也天子璽以玉

金人劫取宋寶遼主敗遺

女真之滅遼也金人劫取宋寶玉和和氏璧也是秦始皇所尚元代實其八寶金人所劫也堆積世祖時有北制西番者

張豐繫肘

晉簡文拜受

晉中興書曰張豐一旦繫肘簡文拜受之

西山石闕百丈

水經注曰龍門河水一旦盛漲九日乃止西山盛石闕百丈

表絡向肘

晉王羲之與人書曰表絡向肘之痛門生以為天絕之疾

郗恢奉表

晉王羲之與人書曰郗恢奉表羅容永歸分四

神璽

前漢文帝元年有司奉璽上議尊皇帝太后及立皇后事丁酉上曰朕不敢當其定議而上之丁酉天璽

下士

晉書曰王導與周顗俱為中興名臣顗每稱導之德曰公神姿高徹雅識淵通海內人士莫不以公為準的公亦以此期之故能使遠近之情皆悅其下士

璽室

晉書曰王導與周顗俱為中興名臣顗每稱導之德曰公神姿高徹雅識淵通海內人士莫不以公為準的公亦以此期之故能使遠近之情皆悅其璽室

劉毅微璽

晉書曰王導與諸公及劉毅破元興之後毅出奔谷追還之委任如初

璽送璽

趙書曰石季龍起上林遣主簿送玉璽太子玉璽各一於

龍門河水

趙書曰龍門河水一旦盛漲四丈

西山石闕百丈

晉中興書曰王導與周顗俱為中興名臣顗每稱導之德曰公神姿高徹雅識淵通海內人士莫不以公為準的公亦以此期之故能使遠近之情皆悅其下士

表絡向肘

晉王羲之與人書曰表絡向肘之痛門生以為天絕之疾

郗恢奉表

晉王羲之與人書曰郗恢奉表羅容永歸分四

神璽

前漢文帝元年有司奉璽上議尊皇帝太后及立皇后事丁酉上曰朕不敢當其定議而上之丁酉天璽

璽筒

天璽

東觀漢記曰光武得天璽之符

璽令史

晉書曰王導與周顗俱為中興名臣顗每稱導之德曰公神姿高徹雅識淵通海內人士莫不以公為準的公亦以此期之故能使遠近之情皆悅其璽令史

主璽

前漢文帝元年有司奉璽上議尊皇帝太后及立皇后事丁酉上曰朕不敢當其定議而上之丁酉天璽

璽

晉書曰王導與周顗俱為中興名臣顗每稱導之德曰公神姿高徹雅識淵通海內人士莫不以公為準的公亦以此期之故能使遠近之情皆悅其璽

伯顏磨璽

魏略曰孫權得傳國璽以琥珀九寸盤盛之

晉中興書曰王導與周顗俱為中興名臣顗每稱導之德曰公神姿高徹雅識淵通海內人士莫不以公為準的公亦以此期之故能使遠近之情皆悅其

唐武氏璽玉色

晉王羲之與人書曰表絡向肘之痛門生以為天絕之疾

可供肌送什藝文監成之完作如官印模建半寸許因不

永存為武氏之智能扩之

璽五

詩

唐李白詩曰天書降紫泥元王逢長樂未央玉

曲歌曰赤龍銜日照赤子白蛇橫絕烏雖死東風吹冷

咸陽灰長樂未央連閣起昆丘寶刀截玻防陰文小篆

雲漢章盤螭作紐徑二寸歷歲四百傳天王黃星李明

銅爵舞銅仙淚泣如絲雨盈將神器竟不歸璽亦漂淪

頻易主使君購得心良苦君不見豐城有劒氣上衝米

賦

唐開州人名 咸陽獲寶符賦曰玉鈕惟舊芝泥尚新

船也貫滄江虹陋歌先附蘇卿鴻

序

唐梁肅受命寶賦序曰昔之輕重與璽之去留莫

不視德之高下位之安危若以負扆之尊被竊鈇之言

此片玉耳復何為哉

表

宋曾鞏賀上傳國寶表曰受命之符為時而出自

天之祐維聖是承方拜賜於大庭遽均思於率土官師

動色海寓紫休臣聞夫岡璽之有去來猶周鼎之有輕

重好治而惡亂舍昏而即明頃自有唐之衰薦更五代

之季伏而不發殆且百年忽爾自歸將傳萬世所以表
祖宗積累之慶告社稷靈長之休在聖與仁宜昌而壽
陛下沉潛迪哲剛健好生參天地以成能垂子孫而作
則果有神物是貽皇家固將配甘露以紀元豈止擬芝
房而度曲臣職專守土志切慕君講稱壽之儀阻陪下
列奏升中之頌故俟方來　趙南唐代任參賀玉璽表
曰天道左旋炎圖復振望成北暢珍物遞歸元正會朝
普率呼抃伏以海嶽所產惟玉稟陽宗廟之傳以璽守
位元帝得之興晉祚光武因之洪漢京恭惟皇帝陛下
席累聖之休受一讓之益以時和歲豐為上瑞以兵寢

刑措為極功識租弛民羣生莫不安業解網恤物異類
亦且懷仁函封遠致不知何國之白環築刻孔彰咸曰
寧王之大寶故府之藏既入神州之復可期臣病解極
機勉之藩服鶴稱萬壽白惟漢陽於慶儀品列三金貂
幸獲供於貢職

【通】記宋鄭文寶玉璽記載傳授本末曰秦璽者李斯之
魚蟲篆也其圖四寸至漢謂之傳國璽迄於獻帝所寶
用者秦璽也歷代皆用其名永嘉之亂沒於劉石永和
之世復歸江左者晉璽也太元之末得自西燕更涉六
朝至於隋代者慕容燕璽也劉裕北伐得之關中歷晉

暨陳復為隋有者姚秦璽也開運之亂沒於耶律女真
獲之以為大寶者石晉璽也蓋在當時皆誤以為秦璽
而秦璽之亡則已久矣

【通】論宋胡致堂論曰有天下者必汲汲於一璽求之不
得則歉然若郡守縣令之官而未視印紱也夫璽何所
本哉二帝三王不聞傳是物而後為君也舜受之堯禹
受之舜湯受之禹文武受之湯先聖後聖若合符節者
豈符之謂歟故詩書春秋紀事詳矣曾不及璽獨秦誇
大使李斯以蟲鳥之文刻之美玉兼稱皇帝以識詔令
自是而後始有璽書使秦善也而璽無所本固不當法

使秦不善也而璽雖美擊而破之為宜又何足傳也故
嘗論之官府百司之印章一代所為而受之君者也不
可以失失之則不敬天子之璽亦一代所用而非受之
於天者也必隨世而改不改則不新故漢有天下當刻
漢璽而不必襲之秦唐有天下當刻唐璽而不必襲之
隋所以正位改命革故而取新也苟以為不然曷不於
二帝三王監之彼世之璽以亂亡毀速者固多矣必以
相傳為貴又豈得初璽如是之久耶

【原】釋名曰印信也所以封物以為驗也亦言因也封物

相因付也　衛宏漢舊儀曰諸侯王印黃金橐駝鈕文曰璽列侯黃金印龜鈕文曰印丞相將軍黃金印龜鈕文曰章中二千石銀印龜鈕文曰章千石六百石四百石銅印鼻鈕文曰印

印　崔豹古今注曰秦勑者締爲囊盛印於前示奉法而行非奏劾者以青繒爲囊盛印於後　文獻通考曰宋制諸王尉子金印紫綬郡公侯嗣子銀印青綬尚書令僕射中書令監秘書監銅印黑銅印唐制諸司皆用銅印宋因之諸王及中書門下印二寸一分樞密宣徽三司尚書省諸司印方二寸惟尚書省印不塗金餘皆塗金節度使印方一寸九分塗金餘印並方一寸八分惟觀察使塗金　文獻通考曰宋制禁中所用別有三印一曰天下合同印中書奏覆狀用之二曰御前印樞密院宣命及諸司奏狀用之三曰書詔印翰林詔勑別錄勑榜用之皆鑄以金　又曰淳化五年賜諸王印章至道元年鑄左右春坊印給興三十二年鑄皇子鄧慶恭三王印　又曰祥符二年鑄龍圖閣印文曰龍圖閣御書記天禧元年泰州奏瀆州軍士王貴白云得于闐玉印一以獻四年編御集朱允中等言御製書印三請用金鑄從之　又曰宋英宗治平三年命知制誥邵必殿中丞蘇唐卿詳定天下印文必唐卿皆通篆籀尋復廢罷亦無所釐改爲神宗熙

寧四年詔中外奉使除文臣兩省武臣橫行已上不以職務緊慢餘官如使外國接送伴體量安撫制勘之類給奉使印餘給銅記以奉使朱記爲名元豐四年詔三省印銀鑄全塗給事中印爲門下外省印舍人印爲中書外少印六年別鑄禮部貢舉之印舊制貢院有印院廢印亦隨毀禮部遇鎖試則牒印廢事故也又詔臣僚所授印亡歿並賜隨葬　遼史志曰軍官印契丹字漢字各一面金銀銅鐵四等以職高下佩之其制不一有用遼宋舊印及契丹字者遂定制命禮部更鑄金印二品三品用兩臺銀印其餘大小衙門印雖有大小不同皆用銅其印文皆用八思麻帝師所製蒙古字色目人之爲官者多不能執筆

文官制誥兵部印文曰兵部之印銀鑄以印武職制誥契丹樞密院契丹諸行軍部署漢人樞密院中書省漢人諸行宮都部署印並鑄文不過六字以上　又曰金天會六年始詔給諸司印其前所帶印記無問有無新命悉上送官敢匿者國有常憲至正隆元年以內外官印新舊名及階品大小不一有用遼宋舊印及契丹字者遂定制命禮部更鑄　又曰元制一品衙門用三臺銀印其餘大小衙門印雖有大小不同皆用銅其印文皆用八思麻帝師所製蒙古字色目人之爲官者多不能執筆

花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宰輔及近侍官至一品者得旨則用玉圖書押字非特賜不敢用然按周廣順二年平章李穀以病臂辭位詔令刻名印用據此則又押字用印之始也　續文獻通考曰明制各衙門印信俱禮部鑄印局專管鑄造印信俱有定式其後又有鑄換辦驗等例凡開設各處衙門合用印信劄付鑄印局官依式鑄造給降其有改鑄銷毀等項悉領之凡內外各衙門印信年久篆文平乏不堪用使具奏鑄換候領新印然後以舊印繳納凡在外文移到京悉送鑄印局辨其印信眞僞

印二

格遺記曰禹治水黃龍曳尾於前元龜負青泥於後龜頷下有印文皆古文仆九州山水之宇禹所穿鑿之處皆使青泥封記其所使元龜印其上後世印章皆肇此也　史記曰秦會稽太守殷通聞陳涉起欲發兵應涉使項梁將梁使兄子籍拔劒斬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慴伏莫敢起　又曰張耳責讓陳餘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豈以臣重去將哉乃脫解印綬與耳耳不敢受餘走如廁客有說耳者曰天予不取反受不祥急取之乃佩其印遂

收其兵由此有大隙　又曰廉寄與典客劉謁說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遂解印與典客而以兵授之太尉　漢書嚴助曰陛下以方寸之印尺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煩一戰而威德並行　史記曰漢武帝遣詔以討南粵何羅功封金日磾爲秺侯日磾以帝少不受封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光白封日磾卧受印綬　又曰漢元帝時石顯爲中書令與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克宗結黨附者皆得寵位民歌曰牢邪石邪五鹿客耶印何纍纍綬若若耶言其兼官據勢也　衛青傳曰元朔五年春令青將三萬騎出高闕圍右賢王得右賢裨王十餘人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爲大將軍　烏孫傳曰漢都護韓宏奏烏孫大吏大祿大監賜金印紫綬　西域傳曰凡國五十自譯長城長君監吏大祿百長千長都尉且渠當戶將相至侯王皆佩漢印綬凡三百七十六人　漢書曰王莽篡位遣謁者即拜龔勝太子師友祭酒以印綬就加勝輒推不受曰吾受漢恩厚無以報今老矣旦暮入地豈宜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　東觀漢記曰更始立以上爲太常偏將軍時銀印得定武侯家丞印佩之　後漢書曰寇恂初爲功曹太守耿況甚重之王莽敗更始立使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爵位至上谷況迎上印綬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恂勒兵入見使者曰天下初定使君建節衛命郡縣莫不延頸傾耳今始至上谷而先隨大信將復何以號令他郡乎使者不應恂叱左右以使者命召況恂進取印綬帶于況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詔之況受命而歸　又曰東漢光武欲保全功臣爵土不令以吏事爲過遂罷左右將軍官耿弇等上大將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奉朝請　東平王蒼傳曰永平十一年正月來朝月餘還國明帝懷思乃遣使手詔國中傳

曰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東觀漢記曰馬援上書言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大外鄉成皐令皐字爲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爲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　後漢書曰東漢桓帝初受學於周福後以福爲尚書時語曰因師獲印周仲進仲進福字也　又曰獻帝遷許徐璆以廷尉徵當詣京道爲表術所劫術死軍破璆送前所假汝南東二郡

印綬司徒趙溫謂璆曰君遭大難猶存此耶璆曰昔蘇武困於匈奴不墜七尺之節況此方寸印乎　又曰延熹八年沛國戴異得黃金印無文字遂與廣陵人龍尚等共祭井作符書稱太上皇伏誅　又曰張魯在漢中民有地中得玉印者羣下欲尊魯爲漢寧王功曹閻諫以必爲禍失魯從而止　魏武設官令曰魏諸官印各以官爲名印如漢法斷二千石者章　魏志曰咸熙元年鎮西將軍衛瓘上雍州兵於成都縣得碧玉印各一印文似成信字依周成王歸禾之義宣示百官相國府勑取印囊及山雞毛著器中使管舊事紀彈印綬在前故也　又曰王瓚拜將軍印工鑄其印六鑄而龜六毀既成鎮空不實補而用之居職六日暴卒　後魏書曰孝昌中於廣平王第掘得故玉印勑名祖瑩與李琰韓之瑩曰此于闐國王晉太康中所獻乃以墨塗字觀之果然時稱其博物　唐書曰唐肅宗在靈武鑄印追兵文曰六合大同之印　又曰裴度平章中書失印自如左右白復於故處得之度不應或問其故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則投水火緩則復故處時服其識量　唐會要曰正元十年詔賜南詔蠻異牟尋鑄印一用黃金鉤銀爲篆其文曰正元冊南詔印　又曰朱泚遣其將韓旻領兵三千趣奉天時奉天未有武備泚名段秀實與謀秀實陰圖之乃與將吏謀殺泚且欲遣韓旻兵回竊城令言印不遂乃以司農寺印倒印符牒旻莫辨其印遣還而回　宋史曰寇準

在樞密院王旦在中書有事送密院印違詔格準以上聞旦被責堂吏皆被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送還密院而已準大慙謝又曰宋郎官何洵直失印誠有罪然重譴之則後猾吏皆得以制主司洵直失印上欲重其罪呂正獻公曰矣乃薄其罪

印三

桃枝印

漢禮儀志曰夏至陰氣萌作恐傷物不茂以桃印長六寸方三十五色書文以施門戶

兔鈕印

黃君制使虎豹法曰道士當刻桑心作印方四寸也

龜鈕印

陰人孔愉字敬康嘗經會稽中流頓者數四後愉以討華軼功封餘不受

給馬印

晉中興書山遵為征西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鎮襄陽遵性豪放不修威儀每酣飲輒醉時人謂之酒狂及遵臨去悉以軍府事委別駕趙彥彥乃取遵印而藏之遵還復取之彥又藏之遵無如之何

金龜玉蛟上詳印制

三輔決錄曰尚書郎初印工以開檢檢結束三組繫於腰吾禁潭濕金銀又為檢船三組奪軍封梁侯銀印青綬

相法

從仲將法相印法以本出誰語得許陳相印

防法

仲將問將受法之經長文以法語韋伸將印法之要石高法百印神丈有其主非吉孫楚大之石臨水印遠使都作壓印揚榮印統作壓天陵拜洛遠井不

文鐵銘

江表傳曰吳大帝有七寶印孔陵相傳有是長文以法占吉凶中八九皆宗養之士宗私曰本出師有世又千可工楊利從仲將印法長文以語韋伸將印法之要石高法百印神丈有其主非吉孫楚大之石臨水印遠使都作壓印揚榮印統作壓天陵拜洛遠井不

相法

從仲將法相印法以本出誰語得許陳相印

防法

仲將問將受法之經長文以法語韋伸將印法之要石高法百印神丈有其主非吉孫楚大之石臨水印遠使都作壓印揚榮印統作壓天陵拜洛遠井不

文鐵銘

江表傳曰吳大帝有七寶印孔陵相傳有是長文以法占吉凶中八九皆宗養之士宗私曰本出師有世又千可工楊利九利伯也

不與軍令稟印綬而入會稽都尉陶潛彭澤令棄印綬而入山開室封

買臣懷印綬會稽都尉陶潛彭澤令棄印綬而入山開室封

朱買臣拜會稽太守懷其印綬而入會稽都尉陶潛彭澤令棄印綬而入山開室封

十其宅百二十畝以封泥著之所住之室中回化而褐去更以方回

以封泥著之所住之室中回化而褐去更以方回

以封泥著之所住之室中回化而褐去更以方回

抱朴子曰古之入山者皆抱朴守素封侯萬戶不可開也

抱朴子曰古之入山者皆抱朴守素封侯萬戶不可開也

抱朴子曰古之入山者皆抱朴守素封侯萬戶不可開也

入山佩印

入山佩印

入山佩印

列仙傳曰方回上谷居人所敬事之入山不取鹿中人所敬事之入山不取鹿中人所敬事之入山不取鹿中

列仙傳曰方回上谷居人所敬事之入山不取鹿中人所敬事之入山不取鹿中人所敬事之入山不取鹿中

列仙傳曰方回上谷居人所敬事之入山不取鹿中人所敬事之入山不取鹿中人所敬事之入山不取鹿中

封泥著之所住之室中回化而褐去更以方回

封泥著之所住之室中回化而褐去更以方回

封泥著之所住之室中回化而褐去更以方回

印 唐裴寂遷左僕射封魏國公賜甚寵頓首曰始發太原約天下已定許上四海安願不敢知印 唐太宗承璀遙授朝議郎與皇甫鈞同為宰相又賜以黃紙作詔書制門下事用之 印授維則 三年給假還鄉中回新舊路悉與之實八分其篆 印賜錢鏐 吳越王 印 宋寧宗元年以世子從天賜于錢塘 印 倭四將印 唐王忠河東節度 納三省印 開寶元年以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印 王豐隆印 新增記曰王豐為敕令印一曰鎮地損其鼻鈕明曰視之 印 是年第三子生 印 多用覆斗也鑿其中以受印綬令上故印見之 印 問功曹張齊對曰自昔君封乎後果封中山君 陳 饒椎印 金 東書記室王荀為敕令上故印綬令上故印見之 印 新增記曰吳楚軍時李將軍分道出朔方甘泉論功誰第一將軍金印照白日尚方寶玉將作匠別刻姓名示殊賞蟠螭交紐古篆文太常鐘鼎旌奇勳君不見祈連山下戰骨深中原父老淚滿襟衛后廢殂太子死茂陵落日秋風起天荒地老故物存摩挲斷文弔英魂

增 詩 元泰不華題衛將軍玉印歌曰武皇雄略吞八荒將軍分道出朔方甘泉論功誰第一將軍金印照白日尚方寶玉將作匠別刻姓名示殊賞蟠螭交紐古篆文太常鐘鼎旌奇勳君不見祈連山下戰骨深中原父老淚滿襟衛后廢殂太子死茂陵落日秋風起天荒地老故物存摩挲斷文弔英魂

增 賦 唐趙良器印賦曰域中四大得一者王混同區宇諸拱叢廊運元功而莫測故神用之無方穴處巢居時尚傳於朴略結繩刻木化始漸於昭彰暨夫扇澆薄事征討智慧出而下有大偽忠信興而上失其道聖人以智周萬物仰觀俯考追淳化於往初發鳥跡而爰造是鑄至堅之金騁至巧之性方圓設象以迴合雕錯得宜而笙淨其道恒其體正其若者是効故有聞於至孚王者是司故不待於嚴令詳觀其貌且橫且直文線繞而外轉字連綿而內通迹處泥而騈臻容因朱而翕艷迫而察之若披彩畫之圖遠而望之若散晴霞之色爾其

大小咸準委曲相襲隨時而行仗義而立羣吏則有慮其誕故合之而給天子則不責於人故司弊而執借如九命作伯三朝謁帝服冠冕而去來佩印綬而有繼當司存之部領覽職事之巨細罔不典常作師圖忱之子且契之不明訟之所起契之既用人得而理豈徒常山張氏化隆鵲而初成餘不亭侯感迴龜而相似光錫忠義若斯而已亂曰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人執其左契欲使還淳故得永全大寶不斁彝倫斯亦爲政之機要宜止更光于紹紳

原 銘後漢李尤印銘曰赤紱在躬非印不明榮傳符節非印不行龜鈕犢鼻用爾作程 胡廣印衣銘曰明明上皇旌以命服紆朱懷金爲光爲飾遵種其澤撫寧四國宣慈惠和柔嘉雅則克厭帝心膺茲多福登庸歷壽子孫千億 晉傅元印銘曰往昔先王配天垂則乃設印章作信萬國取象器度是銘是刻文明慎密直方其德本立道生歸乎元默太上結繩下無荒慝

原 表魏武帝讓還司空印綬表曰臣文非師尹之佐武非折衝之任遭天之幸忝竊重授內踵伯禽司空之職外承呂尚鷹揚之事斗筲處之民其瞻觀水土不安姦宄未靜臣常媿辱憂爲國累臣無智勇以助萬一夙夜

慙懼若集水火未知何地可以隕越

符一

原 文心雕龍曰符者孚也徵名防僞事資中孚三代玉瑞漢用金竹末代從省代以繻矣 楊子曰僭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圭 漢書曰高祖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 又曰文帝爲銅虎符竹使符注銅符當發兵遣使至郡合符乃受之竹符以竹箭五枝長五寸鐫刻篆書與郡守各分一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 杜詩列傳曰初禁網尚簡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詩上疏曰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微名竹使而已符策會合取爲大信所以明著國命

欽持咸重也間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詔命如有奸人詐僞無由知覺愚以爲名兵郡國可立虎符以絕奸端

文獻通考曰初唐高祖入長安罷隋竹使符班銀篦符其後改爲銅魚符以起軍旅易守長宮殿門城門給交魚符巡魚符左右廂給開閉門符閉門符雌雄各十二朝貢使各齎其月魚而至傳信符者以給郵驛通制命皇太子監國給雙龍符京都留守給麟符東方諸州給青龍符南方朱雀符西方騶虞符北方元武符隨身魚符者以貴賤應名命太子以玉親王以金庶官以銅皆

盛以魚袋有傳符銅魚符者給封符印發驛封符及封魚函用之木契符者以重鎮守愼出納又有喚人木契有勅名者用之魚契所降皆有勅書尚書省符與左同乃用　又曰宋康定初製銅符上篆文曰某處發兵符下鑄虎豹爲飾而中分之右五符留京師左符付總管符請綸錢門則請綸者白隨以時參驗而啟閉之　宋史曰建炎二年改鑄虎符紹興五年改鑄東南十將京畿第二將紹興銅虎符

符二

龍魚河圖曰黃帝攝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誅殺無道黃帝以仁義不能禁止乃仰天而歎天遣元女下授帝兵符遂伏蚩尤　史記曰黃帝修德振兵未嘗寧居東至於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於空桐登鷄頭南至於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　古史考曰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卒有緩急吾將以近通遠奈何太公曰主與將有陰符八等有大勝得敵之符長一尺破軍禽將之符長九寸陷城得邑之符長六寸請糧益兵之符長五寸殺軍亡將之符長四寸夫利地之符長二寸又孟

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絕賢願得子楚立以爲嫡嗣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爲嫡嗣　史記曰楚急圍成皐漢王出成皐東渡河與滕公俱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臥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　漢文帝紀曰除關無用傳注傳信也或用棨或用繻爲合符　唐書曰太宗曰今我有房元齡猶鄧禹也居府出入十年宜符府撥駐馬即辦

符三

銅虎　玉麟上　唐六典曰隋煬帝幸東都留守樊子蓋爲東都留守遣上柱國王辯齎銅虎符給之

銀菟　金魚　史記曰金魚符

女赤伏　伏符曰劉秀發兵捕強暴赤眉於宜陽上謀符二後秀兵破之赤眉降合同於後發兵

辟兵調水　元女授黃帝五曰蓍卦雲符於心神可辟兵今紋頭符是也女洞水兜使者見於洛水兜使者白龜負文出以爲信符一破以爲二以代銅魚

符四

竹符一　桃符一　風俗通曰東海度朔山大桃蟠屈三千里卑枝向北曰鬼門有二神一神荼一神鬱壘主領衆鬼黃帝曰以時驅之執以葦索而以桃梗插門畫二神以禦凶鬼

盜符一　史記趙公子無忌竊如晉鄙軍符以救趙

乾符一　東觀漢記乾皇雄乾符曰聖

陰符二　詳符

伍符一　六韜曰軍中伍伍相保

剖符一　詳符

合符一　詳符

焚符一　莊子曰焚符破璽而民都樸

魚符一　詳符

符　譯符　龜符　唐南陵志曰武后以元武為瑞龜符

漢文帝為霸陵第一至第五以代其中馬蒂刻石以表以獻景文小墓也

左符　猶左契也說文曰券

不奉急符　唐六典曰凡征鎮諸軍鎮守之處有緣邊境及山險要害之處皆置烽候每烽置帥一人副一人烽子五人若有賊盜及煙火警急者即舉烽及放炮以報鄰烽鄰烽相次傳告

齊女守符　王昭君出塞

不死不出關

寧成刻符　漢書寧成為關東大豪宗人以訾為郎補武騎常侍以法抵罪免官家居數年貧困乃貰貸陽陵大豪氏賈椎埋為姦穿窬盜鑄錢發冢無所不為徙南陽宛中改行修節以貲雄閭里出入車騎人隨其後乘勢利交關府縣力過吏二千石與亢禮宛孔氏為中家南陽俗以貴人富人為中家

郭汜買符　後漢郭汜為李傕所攻汜乞和傕不聽汜乃詐稱天子詔召傕入宮汜又詐稱詔傕使出宮門外拜傕不疑即出拜汜因將車入宮

寒冷符　後漢文帝為霸陵依山因地形不起墳不種樹以瓦器為送終之具不藏金銀銅錫一以代其中馬蒂刻石以表以獻景文小墓也

堪乞符　猶敕也說文曰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為兩半各執其一以為信

銅獸符　唐六典曰武后以元武為瑞龜改為銅獸符典曰

增　元朱德潤莫虎符歌曰建章前殿金鳳鳳兵符五出單于落莫明詔下雞鹿將軍夜送呼韓王棘門驟馳不起霸下年換陵谷銅狄上花青似玉班班黑點如星上流矢擊幼願效死征和水相佐君王從此合符一不起霸下年換陵谷銅狄上花青似玉班班黑點如星上流矢擊幼願效死征和水相佐君王從此合

增　爾雅曰綏安也即佩玉之組也所以連繫瑞玉者因通謂之繶也　說文曰綬紫青色綬也　應劭漢官儀曰綬者有所承受也所以別尊卑彰有德也　呂忱字林曰綬紱也　董巴輿服志曰戰國解去紱佩留其絲繶以為音表秦乃以采組連結於繶光明章表轉相結綬故謂之綬漢承秦制用而弗改故加之以雙印佩刀之飾乘輿黃赤綬五采黃赤縹紺淳黃圭長二丈九尺五百首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后綬同制地貴白羽為緣者也諸侯王赤綬四采赤黃縹紺淳赤圭長二丈八尺三百首公主太貴人諸侯王又萬官儀曰四采綠地貴白羽為緣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青黃赤縹為緣二丈八尺諸國貴人相國綠綬二采綠紫紺淳綠圭長二丈一尺二百四十首公侯將軍紫綬二采紫白淳紫圭長丈七尺百八十首公主相國御史大夫向故亦同九卿中二千石一云青綬三采青紺青黃赤縹為緣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青紅淳青圭長丈九尺百二十首只萬官儀曰綬貴青青綬以上縹白青黃赤為緣青圭長丈八尺二寸首地吸花綠長丈八尺白者古佩綬也佩綬相迎受故曰綬紫綬以上綬八寸綬之間得施玉環玦千石六百石黑綬二采青赤紺淳青圭長丈六尺八十首又官儀曰綬貴長丈八尺四百斛三百石長二百石青綬一采淳黃圭長丈五尺六十首官職曰綬貴太子及妃諸王元朱綬郡公主朱綬郡侯青朱綬　輿服志曰白黑綬以下綬皆長二尺與綬同采而首半之百石青紺綬一采宛轉繆

織圭長丈二尺凡先合單紡爲一絲四絲爲一扶五扶爲一首五首成一文文采淳爲一圭首多者絲細少者絲麤皆廣尺六寸 增 漢百官表曰丞相金印紫綬御史大夫銀印青綬秩二千石已上銀印綠綬大邑宰銅章墨綬秩六百石 蔡邕獨斷曰皇后赤綬玉璽貴人綠綈金印紫綬音戈綬文也 又雜章曰相國金印綠綬位在公上所以殊異休烈羣臣莫得而齊 焦贛易林曰二千石官白艾綬 文獻通考曰漢世著韠囊者側在腰間謂之傍囊或謂之綬囊蓋以紫囊盛綬也 唐六典曰晉令有通德殿太監尚衣尚食食飽少見其綬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監竝銀章艾綬 文獻通考曰齊制綬乘輿黃赤縹紺四采太子諸王纁朱綬赤黃縹紺色亦同相國綠綬三采綠紫紺郡公朱諸侯伯青子男素朱皆三采公嗣子紫侯嗣子青鄉亭關中關內侯紫綬白二采郡國太守內史青尚書僕射中書監秘書監皆黑丞皆黃

唐六典曰隋煬帝令牛弘制皇后服用翟綬 又曰凡綬親王纁朱綬一品綠綾綬二品三品紫綬四品青綬五品黑綬凡有綬則有紱 元史輿服志曰玉環綬制以納石失金鋂也上有三小玉環下有青綠織網造花綬五等陛下取之而與賤人臣以爲不可願陛下收之 東觀漢記曰諸王當歸國詣書選三署郎補王侯王二千石黑綬黃綬與左右佩之襲遂諫曰高皇帝

家長史除第五倫爲淮陽王長史但輩除者多印綬皆
假倫請於王王賜之綬　又曰馬防爲車騎將軍城門
校尉置掾史位在九卿上詔封穎上侯特以前參醫藥
勤勞省闥以襄城亭千二百戶增防身帶三綬寵貴至
盛　漢名臣奏曰大司空朱浮奏曰車府丞宏受詔乘
輿綬五采何多黃也可更用赤絲爲地　漢黃憲傳曰
陳蕃爲三公臨拜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
　魏志曰太祖與呂布書曰國家無好金自取家好金
更相爲作印國家無紫綬自取所帶綬以表孤心　又
曰丁謐父斐字文侯建安末太祖征吳斐隨行自以家
牛羸困私易官牛被收獄奪官後太祖調斐曰文侯印
綬何在斐亦知見戲也對曰以易餅　晉書曰衛瓘錄
尚書事加綠綬履上殿入朝不趨　晉永安起居注
曰太原四年有司奏鄴國遣子元英入侍以英爲騎都
尉佩假歸義侯印青紫綬各一具　梁書曰張纘爲尚
書僕射議南郊印綬官若備朝服宜竝著綬時竝施行

綬三

原 桃花　蠶草　上詳綬一注　又漢官儀曰卿大夫藩
高帝初置金璽盭綬如淳注曰盭綠也晉灼曰盭草
名也出鄗聊平昌縣似艾可染綠因以爲綬名音庵
五色　三彩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爲皇后其
上遺五色文綬　下詳上

增 貫玉　玉藻注綬者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也
漢高祖紀注組綬也所以帶璽也　結繫
佩青　齊東郭先生武帝召爲郡都尉久待詔公車行
雪中履有上無下及其拜二千石佩青綬於腰吾其足矣　史記曰
主人榮華道路謂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此之謂
也　蛇走　鼠咋　風俗通曰車騎將軍宇鴻卿爲
南北走大用憂怖季山孫宇穿方得其先人秘要綬請
使卜云君後三歲當爲邊將東北四五千里以爲名官
復五年爲大將軍南征北討吉祥也居無幾拜遼東太
守會武陵蠻夷黃高攻燒南郡鴻卿以威名素著選登
亞將奮擊虜虎之勢　管氏易林曰
鼠咋紫綬衣服皆遷新之象
臣所服下詳綬二

原 赤韋　紫艾　漢官儀曰綬長一丈二尺
人舊用赤韋不忘古也秦漢因制不改漢記曰馬勃孫石襲母公主封侯至今以爲常侍
中遷衛尉能取悅當世爲安帝所寵具劒刀紫艾綬玉玦各一　虎頭鳳文　虎頭
歎十許日賜駁犀具劒佩刀紫艾綬玉玦各一　虎頭鳳文　虎頭
綬武

增 帶綬虎　吐綬雞　五行書曰懸虎鼻門上子孫帶
諸王傳相王子年五歲以上皆公侯子年五歲以上皆
綬以別臣　王公師子　中丞練鵲　文獻通考曰宋
公以下服有師子錦　元朱純綦縕　黃赤
綬三公奉祀則服之　又曰宋公侯佩山玄玉白玉而
制御史大夫中丞有練鵲錦綬　綠紫青檀　記曰天子佩白玉而
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
玉而綦組綬士佩瑿玟而縕組組綬纁玄而
組者五色絲織成綬文　下詳上　增貫五

增結綬篇育漢哀帝時執金吾陳咸朱博爲友著名當時性者有王貢陳涯言綬王貢陳涯其相薦達也　陳綬

原朱紱魏文帝謝武解綬以帶李忠皆人主酬勞報功之心也今特軍獨力勤勞朕嘗以心也今特軍獨力勤勞朕嘗以昔時自所佩朱紱與卿　紫紱漢末諸事曰詔賜陳留蔡邕金龜紫綬綬邕表云邕退省金龜紫綬之飾非臣庸體之所能當也　藍紱魏武內誡令云公主責人金印藍紱

青紱曹植表曰若得辭違遊藏武弁厭朱紱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情之至願　增納藏陸機弔魏武曰今爲一作銘詳下

青綬文紫綬京兆尹張敞作郎遊秘閣見魏武帝時爲一作銘詳下

綠文紫綬京兆尹張敞作郎遊秘閣見魏武帝時爲一作銘詳下

綬五

源銘後漢張衡綬笥銘曰南陽太守鮑得有詔所賜先公綬笥傳世用之時得更理笥衡時爲得主簿作銘曰

懿矣茲笥爰藏寶珍冠纓組履文章日信皇用我賜俾作帝臣服其令服鷺封艾綈天祚明德大賚福仁垂光厥世子孫克神厥器維舊中實維新周公惟事七涓有

鄉

淵鑑類函卷三百六十八